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三九・子部・雜家類

履園叢話二十四卷〔清〕錢泳撰……………一

竹葉亭雜記八卷〔清〕姚元之撰……………三七一

尖陽叢筆十卷續筆一卷〔清〕吳騫撰……………四四五

桃溪客語五卷〔清〕吳騫撰……………五一九

鐙窗叢錄五卷補遺一卷〔清〕吳翌鳳撰……………五七三

瑟榭叢談二卷〔清〕沈濤撰……………六一七

醒世一斑錄五卷附編三卷雜述八卷（一斑錄卷一至卷二）〔清〕鄭光祖撰……………六四一

棋華溪居士輯

履園叢話

述德堂藏板

元
和

履園主人於灌園之暇就耳目所親聞者叢話

二十四卷間以示余曰吾以是遣愁索笑也

子讀而歎之曰此非遣愁索笑之為也先生歎

余哉主人改容起曰噫子知我者試為我序之

其曰舊聞識軼事備野乘也曰閱古擇所見三

代秦漢以來法物而資小學也曰條議曰水學

專為三吳水利輯錄先世舊文而增益之以紀

時事也曰景賢勸薄俗垂典型也曰耆舊思老

成奉楷模也曰臆論警頽風也曰譚詩正雅音

也曰碑帖從所好也曰收藏曰書畫慨雲烟之

過眼正法眼藏也曰藝能即形下以見道也曰

科第紀人才之盛也曰祥異明天地之大也曰

鬼神曰精怪窮陰陽之變也曰報應昭天人之

合也曰攷索雜取古書事物疑異以證心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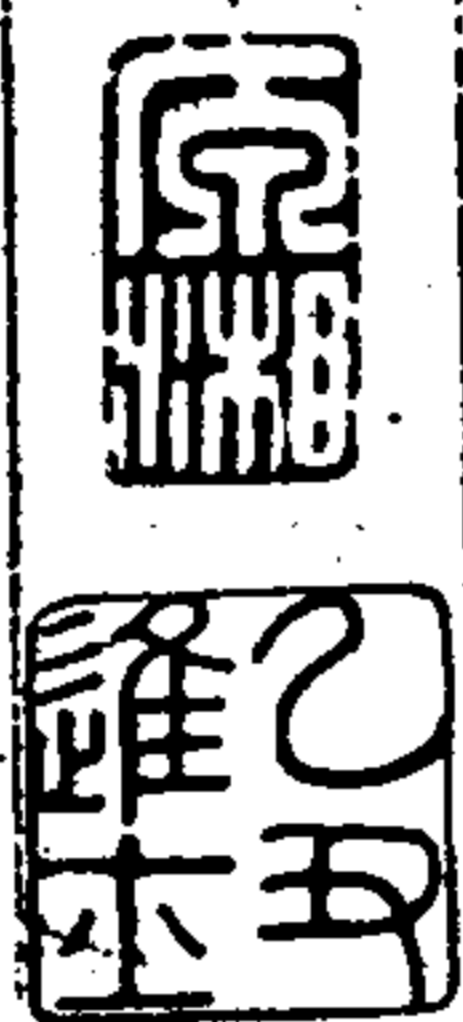
曰陵墓曰園林記雪泥之鴻爪也曰笑柄寓莊

于諧也曰夢幻示實于虛也而以雜記終焉凡

人情物理宇宙間可喜可愕之事無不備也此

溫伯雪子目擊道存之義也序既畢以復于主

人曰履園之義何昉乎履之言禮也將以辨上下定民志也顧履而園則責于止園之謂也其殆將託於芟芟者以諷世與抑話者言之善也不話於朝而話於野亦各言其志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履之九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履園有焉然則是話也即以為遣愁索笑可也時道光三年十月廿有三日昭文孫原湘書



履園叢話序目

昔人以筆劄為文章之唾餘余謂小說家亦文章之唾餘也上可以紀朝廷之故實下可以採草野之新聞即以備遺忘又以資譚柄耳余自弱冠後便出門負米歷楚豫浙閩齊魯燕趙之間或出或處垂五十年既未讀萬卷書亦未嘗行萬里路然所聞所見日積日多鄉居少事抑鬱無聊惟恐失之自為箋記以所居履園名曰叢話雖遣愁索笑之筆而亦齊諧世說之流亞也曩嘗與友人徐厚卿明經同輯

履園叢話序目

熙朝新語十六卷已行於世茲復得二十四卷分為三集以續其後云

道光十八年七月刻始成棣花溪居士錢泳自記時年政八十

履園叢話二十四卷

總目

舊聞

叢話一

閱古

叢話二

攷索

叢話三

水學

救荒附

叢話四

景賢

叢話五

耆舊

叢話六

臆論

叢話七

譚詩

叢話八

碑帖

叢話九

收藏

叢話十

書畫

叢話十一

藝能

叢話十二

科第

叢話十三

祥異

叢話十四

鬼神

叢話十五

精怪

叢話十六

報應

叢話十七

古蹟

叢話十八

陵墓

叢話十九

園林

叢話二十

笑柄

惡俗附

叢話廿一

夢幻

叢話廿二

雜記上

叢話廿三

雜記下

叢話廿四

舊聞

鼓話一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有福

皇朝定鼎大難悉平顧有明諸藩僭號自立江南則有福
王浙西則有路王浙東則有魯王江西則有益王福建則
有唐王兩廣則有桂王旋竄入楚入黔入滇是時滇黔大
亂始而土司普吾沙繼而張獻忠養子孫可望李定國日
尋干戈摧殘粵楚而海寇鄭成功乘機竊發肆擾江南其
他揭竿持挺者所在多有 王師征討歷十有八年翦除

舊聞

殆盡乃越十年而耿精忠叛于閩尙之信叛于粵東孫延
齡叛于粵西吳三桂叛于滇黔陝甘楚蜀流毒尤甚雖曰
劫數其中玉石俱焚正復不少今幸遇 承平之世
聖聖相傳且又生于蘇杭福地自當立心行善各執其業
以荅天庥諺有云有福不可享盡願人人深省焉

天道好還

雲南五華山故宮桂王所建順治丁亥洪公承疇 督師由
貴筑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於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
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城桂王遁至阿瓦三桂以重賞購

得之縊於桂陽府遂以功封平西王鎮守雲貴因據五華
山故宮增脩十有餘年備極壯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
長沙潮州鎮劉進忠首叛遙為聲援平藩尙可喜發兵討
之以次子尙之孝督師屢出無功乙卯歲三桂僭尊號丁
巳病死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
自福建進征粵西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三桂孫
偽洪化斬之滇南大定金陵邵為章有詩云擒人即是人
擒處誰道天公不好還

沈百五

舊聞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號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
疇于客舍是時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為非常人見
其窮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為西席即課承疇故承疇感
德嘗呼沈為伯父後承疇已貴適山東河南流賊橫行淮
河糧運輒阻當事者咸束手於是洪薦百五百五乃盡散
家財不請帑藏運米數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見授戶
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加光祿寺卿不數年承疇已歸順
本朝百五獨不肯脫身走海尙圖結援為 大兵所獲洪
往諭降百五故作不識認曰吾眼已瞎汝為誰洪曰小姪

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爾何人斯欲陷我于不義乎乃擊洪衣襟大批其頰洪笑曰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遂被執至于江寧戮淮清橋下妾張氏收其屍盡鬻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結援時手下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後哭聲震天一時同殉殆有慘於齊之田橫云

血袍

蘇州楊忠文公廷樞以順治元年殉節於里第事載府志有血袍一件忠文之子易亭先生名无咎者謹藏于家珍

舊聞

同球壁易亭生文叔先生繩武文叔生石埭教諭慶孫教諭十二三歲時曾受業於先外祖華嶢山先生其時易亭尚在年八十餘矣外祖既設帳于其家擬請忠文公血袍一見久之而未允也一日忽命家人入書房請外祖遂衣冠而進見易亭服斬衰上香三奠酒三奠畢俯伏大哭命啟箱取袍出復大哭然後呈示外祖亦拜而觀之是紅袍有繡補俱變黃色刀痕血跡宛然外祖亦不覺失聲趨而出蓋外祖之祖曙生公故為忠文弟子也後外祖謂人曰易亭真孝子吾早知如此何忍觀之以傷孝子之心耶教

論之子名一鴻號梅溪中乾隆癸卯鄉榜余曾見之聞此袍至今猶在

席氏多賢

蘇州東洞庭山有席康侯者名本樞吳縣諸生其父右源為山中巨富搜勢豪之網牙角十年家遂中落至康侯成人遂解其紛排其難勢豪怯退舍避然不使其父之知也選庖尋勝杖履追隨日娛親於弦歌山水之間色養以終其身迨父歿未幾適當明季蝗旱不登餓莩載道而齊魯幽燕之區為尤甚康侯以為畿輔重地也不可飢饉乃日夜焦心思所以賑濟之法時司農告匱百姓洶洶地方大吏亦惟有束手而已康侯遂散家財走襄樊挽粟數十萬石普為賑救當事者以上聞帝喜授中書舍人晉太僕少卿以風勵天下不數年大兵下江南天下大定而吳中少年乘機竊發倡言起義實縱剽劫康侯乃糾結鄉勇數千人助當事破平之中丞土公國寶恨洞庭兩山不靖將大索湖中康侯聞之急宰牛載酒厚款求解湖民以安當流寇之再出即襄也朝廷發兵防禦以兵糧不繼成卒謹然康侯聞之亟以十萬金為鹽菜費戢亂兵而安帖之

舊聞

履園叢話 卷一

本朝蘆政既行計畝起科濱山咸擾將為民累矣康侯力爭於王侍中止革之間竟東被燹暴露骸骨數十萬募人而悉掩之知親舊通者不能償契券數千紙一旦而悉焚之至於塗窮計盡之輩則呼而周之命懸絲縷之人則助而救之迷津難渡則具舟楫以濟之峻嶺難行則整道路以坦之有郡邑鬻官頽頹朽壤墜茨而丹雘之孔道舊蹟門樓表坊有輕棄而賤售者倍其價而存之墓以封也樹以表也有伐樹而削墓者厚其遺而使人守之凡此忠君卹民利人利物之事指不勝屈說者謂比之陶朱公輸財

舊聞

五

親黨卜大夫毀家助邊康侯實有過之吾友 欽賜舉人

世臣 其六世孫翰林編修 煜 其七世孫也

順治戊子年吾鄉膠宛兩山之間有賊匪萬人嘯聚擊掠村民其頭目曰吳匏山華七陸四俱自稱大王或操舟數百出沒於鵝湖菱蕩旗鼓相應當是時城門晝閉官兵斂蹟莫有聲言殺賊者常熟羊尖鎮東有席華甫 瑛 席宗玉 琮 席荆生 珩 兄弟家素封其先本東洞庭山遷居於此與康侯為兄弟行三人者皆名諸生而多智略乃相議曰民之銜賊也深矣攜其貲淫其婦火其廬恨無人為之

率先耳袒臂一呼人必響應此摧枯之勢也荆生曰欲為民除害當散財而養士然不可以輕試且擅兵與眾即為罪階或請命於上官又恐掣肘雖然必假手於官而後可也於是荆生入城見邑侯瞿公 名四達 河內人 語之曰鄉賊多乞速請鎮兵不然蔓延難治矣邑侯曰鎮兵暴徒擾民荆生曰然則起一城之眾父臺自將之某兄弟率鄉人之勇者從旁相助必剋賊矣邑侯曰城無守奈何荆生默然良久曰賊所耳而目之者鎮兵縣兵也兵來賊去兵去賊來民無噍類矣夫鎮兵縣兵之不可遣誠如公慮今賊跨城邑

舊聞

六

掠貲重淫凶焚殺而官兵莫之撻驕甚矣彼不虞鄉兵之猝至也今能得父臺委片札使愚兄弟得長一鄉率眾出不意所謂批亢擣虛是父臺不資糧不折矢可一戰而滅矣邑侯大喜即給旗委札出庫兵恣荆生所取荆生歸而華甫已先集三千人為防守計兄弟三人又各以千金為助日給錢米為諸鄉勇安家禦賊之日則倍是更班巡警直宿外悉守家肆農業有不從者罰從賊者殺之以首解縣約束既定推山明為隊長山明故烈士勇力絕人而爽直和易無不敬愛之五月望日宰牛享士部伍始定廿五

日賊知之突擊羊尖鎮勢甚張建大旗曰大明中興有數人來約戰荆生慷慨慢罵曰汝等豈不知 聖主賢臣之俱出乎尚猖獗如是不日而殄滅矣宗玉乃集衆議言人人殊荆生銳然欲出謂宗玉曰此先來者零賊也避堅而擊瑕莫踰於今日如賊衆齊集則彼勢盛我怯矣乃貫甲提刀出勒衆衆唯唯廿七日平明賊索戰列陣天台寺日方午華甫率勇敢者數十人先出衝其鋒賊皆陷荆生與諸弟姪繼進砲銃齊發呼聲動天賊大潰追至宜橋賊縱火焚燒烟焰迷目宗玉越火而前與賊相攻擊殺七人

舊聞

七

華甫大呼曰前近宛山皆賊巢不可進彼衆我寡難敵矣不若收兵固守爲萬全計宗玉聽之乃三轉旗衆皆退退至鎮鎮民之老弱婦女逃避者已盡歸咸望塵而拜六月六日賊復熾扎營李家墳營廣二里許華甫宗玉荆生以三千人繼進因與山明上馬而馳賊惶急散走以百艘越菱菱南去大衆集無以渡遙望賊旗飄飄然惟歎恨而已七月朔薄暮適大霧荆生曰翦此賊在今夕矣因與宗玉聚百舟將啟行而邑侯手札至且遣捕役官兵以相助勢愈壯因穿入蘆葦縱砲鳴鑼賊聞聲而遁遺舟八百餘艘

被獲者二十餘賊并器械糧食等次日荆生縛解縣民皆歡呼駢肩塞路而胥吏衙役輩鼓唇咋舌欲以罔利且言賊非真器械自所制也荆生怒立公庭下斥言曰我輩得縣官親札靖一方之害乃汝等翻欲陷我耶寧死賊毋媚役也縣官出爲周旋之罵而散然諸邑民聞席氏起義相效之咸結鄉兵擒殺百里內賊屍填港舟不得行而諸邑有楊大宗常州鎮副總兵有曹虎本縣有徐參將詎吳匏山華七陸四輩及諸賊匪多黨於三營之兵兵無賊資貧

舊聞

八

甚銜恨刺骨惻惻然思一隙以中席也入楊營者誣荆生窩盜入曹營者誣華甫宗玉叛謀入徐營者誣席氏一門擅殺凡控六大案一日忽有常州副總兵曹虎提兵來將滅席氏荆生有族姪號長康者善然諾能辭辯偕友徐敬賓挺身見曹呈之以邑侯之榜與札言起鄉兵者本出自邑侯無他意曹總兵不識字惟左右是聽用極刑令招叛謀逼之甚長康不屈死而敬賓兩足斷十指折亦不屈遂以席氏弟兄名申文按道而拘提甚急華甫荆生既被執下之獄將一網無遺矣邑侯知其事急具文詳六案以鳴

其寃卒弗解席氏家破身刑沉寃莫愬窮詰連引親朋避
逃惟宗玉一人奔走蘇常哀籲於權勢之門而已有紀綱
陳賢者任俠而好施廣交而多智爲傾身護持賄通折獄
者得輕比然而人懷賄賂需索萬端荆生曰必見撫軍方
直供也撫軍者土公國寶也素重常熟令勦賊功而不知
出諸華甫宗玉荆生也公旣閱申文接荆生甚和煦荆生
因供曰大人提雄兵下江左軍民人等所以望馬首而懼
服者以戢奸禁暴得保斯民於故業也今暴者縱之安者
撓之而衆執事兵弁等又奉行無當毋乃非大人之初意

舊聞

九

乎某居常熟之羊尖地土絃歌民稼穡俗馴風厚無過此
者然三湖逼其前四蕩列其後大海寰其後長江注其肩
固烟波蘆葦奸雄藏伏之藪也治之爲甚難亂之則甚易
况挺而走險人之本性也大人蒞茲土慮深而謀密外則
江海內則湖蕩設官委兵分守要害眞犬牙錯制詰奸禦
盜之良法也不意官兵肺腸更甚於盜賊兵來盜去縱使
劫焚兵去盜來盡行抄蕩甚而至于賄脫眞盜誣指善良
行者斷路居者巷哭民自知死於盜死於兵等死也遂譁
然爲盜三府之民不謀同起械船飛槩徧布洪濤建幟立

固絡繹村鎮白骨枕於野赤血流於河斯豈厄數之未盡
耶抑民心之好亂耶夫不亂於招撫之初而亂於安撫之
後者其故可知也本縣瞿父母蒿目時艱熟籌本計以爲
請鎮兵庫竭而糧耗出縣兵城虛而勢危是以委札鄙儒
略無疑忌者以生世儒家誠謹可倚也受任以來勦賊是
務捐資竭產臥甲枕戈凡數月不寢處得以平劇盜復耕
作輸賦稅是非爲身謀而爲國謀也生並不敢干當路
望厚賞與彼弁爭尺寸而彼弁者喪心病狂誣縱殺誣叛
謀誣窩盜又誣造僞札置僞官果是者一死不足以塞責

舊聞

十

而滅族有餘矣瀝肝碎首無以鳴寃誓日指天莫能伸曲
伏願大人提貪弁與生質是非鞠情實得一言之見雪者
死亦瞑目也今生已被虜人被殺兒孤婦寡飢寒交迫形
槁心灰雖生亦猶死也生死不足惜而大人保釐江左嘉
惠萬民竊憂諸執事武弁之未可信任也荆生言旣切淚
下交頤土公見之愴然色變顧左右而嘻曰不意官兵之
至此也華甫荆生之獄已涉期年至是始雪卽彙集文書
發本縣一讞而還旋將華七杖斃其吳匏山陸四已爲鄉
人所殺磔其尸時猶有薦紳先生得盜賄爲之出結保護

於當事者土公乃飭江南分巡諸鎮將一時收營旋上聞非奉檄毋許出兵武官不得受民詞擅詰斷權歸有司自此民不苦賊而江南大治

吳留村

吳留村名興祚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陰人中順治五年進士時年十七其明年卽選江西萍鄉縣知縣遷山西大寧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以事鑄級左補江南無錫縣知縣者十三年政通人和士民感戴忽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庫金三千兩吳疑之詰以數語其人伏罪乃告之

舊聞

廿

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能作此伎倆若落他人手立斬矣雖然看汝狀貌尙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後數年聞寇日熾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忽逢盜劫已而盡還之盜過船叩頭謝罪曰公大恩人也詢之卽向所持札取庫金者由是其人獻密計爲內應將以報吳時閩浙總督爲姚公啟聖與吳同鄉商所以滅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閩旣復姚上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陞兩廣總督

留村在無錫旣膺殊遇夙駕將行錫之父老士庶被澤蒙麻者自縣治以至河干直達於省城之金閶門八九十

里號泣攀留行趾相接不下數萬人其搢紳及受知之士則操舟祖道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或有執卮酒以獻於道路者亦連檣數十里依依不舍使君爲之泣然士民之感德如此

王永康

蘇州王永康者逆臣吳三桂壻也初三桂與永康父同爲將校曾許以女妻永康時尙在襁褓未幾父死家無擔石寄養鄰家比長飄流無依至三十餘猶未娶也一日有相者謂永康云君富貴立至矣永康自疑曰相者言我富貴

舊聞

廿

立至從何處來耶有親戚老年者知其事始告永康時三桂已封平西王聲威赫奕永康偶檢舊篋果得三桂締姻帖始發奇想遂求乞至雲南無以自達書于壻帖詣府門越三宿乃得傳進三桂沉陰良久曰有之命備一公館授爲三品官供應器具立時而辦擇日成婚粧奩甚盛一面移檄江蘇撫臣爲其買田三千畝大宅一區在今郡城齊門內拙政園相傳爲張士誠壻僞駙馬潘元紹故宅也永康在雲南不過數月卽攜新婦回吳終未接三桂一面永康旣回窮奢極欲與當道往來居然列于公卿之間後三

桂敗事永康先死家產入官真似邯鄲一夢吳中故老尙有傳其事者

礮異

明季亡將王蜚結水寨于太湖沉一大礮于吳塘門值水涸里人秦宇明獲之利其鐵夜靜時袖椎搥擊礮作大聲吼聲聞數里懼而埋之田十餘年邑武弁張姓者鎮守吳塘門居人有與秦相仇指稱田中藏炮秦因此破家移礮置無錫縣南城門上以朱紅虎頭牀覆載之歷二十年耿精忠反于閩檄四方礮赴南取而去

舊聞

小韓都堂

順治十六年海寇作亂蘇郡有駐防兵來守將軍祖大壽圍封民居以為駐防之所號大營兵自婁門至桃花隄寶城橋而止獨不及後板廠一隅緣後板廠有李灌溪模曾任前明兵備時祖公為微員有事當刑幕友勸李解救李適擲色曰此人有福當得全色一舉而得六紅遂救之得免祖故以此報之也康熙三年撫軍韓公心康奏請以駐防兵移至京口去之日恐兵有變預與將軍謀先備船于城外令兵一時盡行出城不得停留一刻違者斬首蓋當

時民間有借兵銀者償之無已名曰滿債韓公深知其意預令欠戶遠逃貼撫軍封條于門兵來索債見之舍去民賴以安吳人感其德惠立祠于虎邱半塘春秋祀之今韓公祠是也公撫吳時年未三十耳俗呼為小韓都堂

欠糧

順治十八年春巡撫朱國治奏銷十七年分條銀計江南紳士以逋欠除名者一萬四千餘人常熟一縣計七百餘人官牆為之一空

善知識

舊聞

吾鄉華公亦祥中順治十六年進士第二人 聖眷甚優康熙初嘗隨 車駕幸香山有某禪師者德望素著聖祖見之如禮佛然而此僧箕踞自若也亦祥含怒未發頃之 車駕出門亦祥遂取所持錫杖痛毆之慢罵曰爾何人敢受 天子拜耶僧曰不拜我拜佛華亦曰我不打你打佛僧乃合掌曰阿彌陀佛善知識

康熙六 巡江浙

聖祖仁皇帝南巡始于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十月二十六日 御舟抵滸墅關先于廿四日過揚州將由儀徵幸江

宰府忽遇順風可以速達京口遂乘沙船順流而下次早
上金山晚而登舟揚帆過丹陽常州無錫俱未及泊一晝
夜行三百六十餘里時湯文正公斌正為巡撫務儉約戒
紛華御舟已入邑境縣令猶坐堂皇決事也 上騎
馬進閭門士庶夾道至闕塞不得前 上輒緩轡命
勿跪訪求民間疾苦藹然若家人父子至接駕橋南行幸
瑞光寺巡撫前導由盤門登城窮簷蔀屋極目無際
上為睠念者久之遂從齊門而下幸拙政園晚達葑門
駐蹕織造府

舊聞

五

第二次 南巡是二十八年己巳二月初三日 御舟抵
許墅關蘇州在籍諸臣汪琬韓菼歸允肅繆彤等接 駕
日晡時 上入城衢巷始結燈綵次日幸虎邱登萬歲
樓時樓前有玉蝶梅一株盛開芳香襲人 上注目良
久以手撫之出至二山門有蘇州士民劉廷棟松江士民
張三才等伏地進疏請減蘇松浮糧 上命侍衛收進
諭九卿科道會議至十九日 車駕自浙江回蘇合郡士
庶進萬民宴 上頷之命近侍取米一撮曰願百姓有
飯喫士民復請 上又取福橘一枚擲下曰願爾等有

福也

第三次 南巡是三十八年己卯奉 慈聖太后以行
三月十四日 駕抵蘇州在籍紳士耆老接 駕俱有黃
綢幡幡上標明都貫姓名恭迎 聖駕字樣自姑蘇驛
前虎邱山麓凡屬 駐蹕之所皆建錦亭聯以畫廊架以
燈綵結以綺羅備極壯麗視甲子己巳逾十倍矣十八日
恭逢 萬壽聖誕凡百士庶獻康衢謠若干帙頌 聖
詩若干帙 萬壽詩若干帙分天地人和四冊以祝 萬
年之觴又于諸山及在城名刹廣列祝 聖道場百姓歡

舊聞

六

呼塗路十九日 召蘇州在籍官員翁叔元繆曰藻顧汧
王原祁慕琛徐樹穀徐升入見 賜賞各有差又 賜彭
孫通尤侗盛苻升 御書扁額二十日辰刻 御駕出葑
門登舟幸浙江時兩江總督為遂寧張鵬翮江蘇巡撫為
商邱宋犖也 上問云聞吳人每日必五餐得母以口
腹累人乎臣鵬翮奏云此習俗使然 上笑云此事恐
爾等亦未能勸化也四月朔日 駕由浙江回蘇初二日
傳 旨明日欲往洞庭東山初三日早出胥口行十餘里
漁人獻饌魚銀魚兩筐乃 命漁人撒網又親自下網獲

大鯉二尾 上色喜 命賞漁人元寶時巡撫已先到

山上少頃有獨木船二撥樂前行 御舟到岸而隨從者

未至巡撫備大竹山轎一頂伺候 上升輿笑曰到也

輕巧有山中耆老百姓等三百餘人執香跪接又有比邱

尼豔妝跪而奏樂 上云可惜 太后沒有來其時

翠峰寺僧超揆步行先驅引路者倪巡檢陳干總也在山

士民老少婦女觀者雲集 上分付眾百姓你們不要

踴壞了田中麥子是時菜花已經結實成角 上命取

一枝細看問巡撫何用奏云打油 上曰凡事必親見

舊聞

七

也是日有水東民人告菱湖埭田賠糧收紙付巡撫

上問扈駕守備牛斗云太湖廣狹若干奏云八百里

上云何以具區志止稱五百里奏云積年風浪衝埭隄岸

故今有八百里 上云去了許多地方何不奏聞開除

糧稅乎奏云非但水東一處即如烏程之湖溇長興之白

茅嘴宜興之東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澱口長洲之貢

湖吳江之七里港處處有之 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

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初四日即由蘇起 鑾北發

第四次 南巡是四十二年癸未二月十一日 駕抵蘇

州時巡撫宋犖尚在任一切 行宮綵亭俱照舊例犖扈

從時見 上勤于筆墨每逢名勝必有 御製詩或寫

唐人詩句犖從容奏云 臣家有別業在西陂乞 御筆兩

字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獨有千古 上笑曰此二字

頗不易書犖再奏云 臣曾求善書者書此二字多不能工

倘蒙出自 天恩乃為不朽盛事 上即書二字頒賜

頃之又 命侍衛取入重書 賜之 上勤于筆墨如

此

第五次 南巡是四十四年乙酉三月十八日 駕抵蘇

舊聞

六

州是日為 萬壽聖誕奉 上諭江南上下兩江舉監

生員人等有書法精熟願赴 內廷供奉抄寫者著報名

齊集江寧蘇州兩處俟朕回鑾日親加考試四月十四日

命掌院學士揆敘赴府學考進呈冊頁取中汪泰來等

五十一人同前考過郭元鈺等十人俱赴行宮引 見各

蒙 賜御書石刻孝經一部是年 駕又幸崑山縣登馬

鞍山旋往松江 閱提標兵水操

第六次 南巡是四十六年丁亥二月二十六日 上

幸虎邱山三十日幸鄧尉山聖恩寺僧際志恭迎 聖駕

午後傳 旨宮門伺候 御賜人參二觔哈密瓜松子榛子頻婆果葡萄等十二盤 上云吾見和尚年老也六次 南巡中 天恩 温諭莫可殫述江南父老至今猶能言之初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枝葉皆香千年物也 聖祖每幸園嘗撫玩不置 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慎行詩云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 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迨聖祖賓天此樹遂枯亦可異也

門富

康熙初有陽山朱鳴虞者富甲三吳遷居申衙前即文定公舊宅其左鄰有吳三桂侍衛趙姓者混名趙蝦豪橫無比常與朱門富凡優伶之遊朱門者趙必羅致之時屆端陽若輩先赴趙賀節飲酒皆留量趙以銀杯自小至大羅列於前曰諸君將往朱氏吾不强留請各自取杯一飲而去何如諸人各取小者立飲趙令人暗記笑曰此酒是連杯借送者其播弄人如此朱曾於元宵掛珠燈數十盞於門趙見之愧無以匹命家人碎之朱不敢與較商于雅園顧吏部子咸顧唯唯乃以重幣招吳三桂婿王永康來謙

飲席散遊園置碎燈于側王問曰可惜好珠燈何碎不修朱曰此左鄰趙蝦所為因平西之人未敢較也王會意耳語家人連夜逐趙出城另遷一時大快人心鳴虞之子後入翰林常與王往來王居北街拙政園俱先三桂死今申衙前尚有陽山朱衙之名問所謂朱鳴虞趙蝦之號竟無有知者

南州逸事

王峯徐大司寇乾學善飲啖每早入朝食實心饅頭五十

黃雀五十雞子五十酒十壺可以竟日不饑同朝京江張

相國王書古貌清臞每一朝止食山藥兩片清水一盃亦

竟日不饑二公之不類如此徐公解組後常寓蘇州雅園顧氏凡人有一面者終身不忘無材藝者不入門下有執贄者先繕帙以進公十行俱下頃刻終篇其有不善處則折角志之其人進見公面命指示一字不爽故凡人有奇材者必有異相也

測字

閩門外上津橋朱某家貧欲入山尋死遇仙解救授測字一書其驗如神求之者必需預定日期每日只測一字取

資一兩懸牌門首某日測某人字時吳三桂將反有文書
來向蘇藩庫借餉十萬兩方伯慕公天顏躊躇莫決乃延
朱測字且告以故朱曰請命一字適几上有殘東慕公隨
手翻轉指正字為枚朱曰不可借正似王字王心已亂且
東正面合几上正而反矣即反之兆也慕即拒之未幾果
應其言其子亦習父業占驗不減于父但非一日測一字
也有人以武字問有子否朱曰絕矣一代無人自此而止
其人果無後朱子死其書徧尋不得或以為仙人收去遂
失其傳朱之孫號心傳曾孫號孔亭俱習醫亦頗有名

舊聞

三

題壁

康熙十八年三藩為亂調兵四出有卒過橫涇宿關帝廟
題二絕句云昔為典兵使今反在兵列十載從軍行太阿
混凡鐵四海男兒志沙場得行深閨今夜月同此照淒
清此人亦奇士也

騏驎詩

吾鄉有錢一飛者嘗賦騏驎詩七古一首言馬至騏驎之
良尚為人駕馭羈絆其身故結句云何如猛虎深山裏一
嘯風生百獸寒其父見之愀然曰此子將來必為盜賊欲

殺之一飛遂逃去後為逆臣吳三桂將領參謀康熙十九
年正月勇略將軍趙良棟領兵追勦一飛始逃歸老而無
子竟以壽終

人心刁詐

康熙二十三年兩江總督于清端公成龍喜微服潛行察
疑獄求民隱然奸人造言散布以傾怨家或反失入屬吏
雖灼知而不敢言也有布衣程姓者進見直言且指目擊
一二事為微公悚然曰微子言吾安知人心刁詐若此耶
陳恪勤公鵬年守吳亦喜微行有金獅巷富室汪姓兩子

舊聞

三

以曖昧事殺其師賄通上下衙門以疑案結局惟公不可
以利誘汪遂重賄左近茶坊酒肆脚夫渡船諸人囑其咸
稱冤枉公察之眾口如一遂不深究又劉家浜富家孔嫗
攜一小孩看稍懈忽不見殺死城干剝去金珠衣服緝凶
無著公夜出查訪遇醉漢曰此沈某殺也次日拿沈審問
沈極口稱冤其實並無此事略加刑即釋焉孔子曰衆好
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善夫

鐵面御史

湯文正公斌蒞任江蘇聞吳江令卽墨郭公琇有墨吏聲

公面責之郭曰向來上官要錢卑職無措只得取之於民
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職何敢貪耶公曰姑試汝郭回
任呼役汲水洗其堂由是大改前轍公喜特保舉卓異而
前任督撫江蘇者余公國柱也方掌綸扉徵賄巨萬聞之
啣恨刺骨嗾人劾奏虞山翁鐵庵司寇從而和之賴
聖祖皇帝英明稔知郭無他故得以保全時長洲貢生何
義門焯在京考選爲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攘罵不已索
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爲師義門由是知名二十六年
郭公內陞御史于半年中叅罷三宰相兩尙書一閣學直

舊聞

五

聲振天下稱爲鐵面御史旋以吳江張令虧空舉發舊案
株連落職擬遣戍幸蒙 聖明洞鑒以郭秀居官尙有風
力免其治罪二十八年擢兩湖總督

明哲保身

湯潛庵先生撫蘇時嘗詣東林講學有邑紳某曾委蛇闖
逆而脫歸者于座講明哲保身之義縷縷不絕潛庵厲聲
云比干諫而死亦是明哲保身邑紳面發赤無地可入然
先生實不知其舊事也

陸清獻公

陸稼書先生宰嘉定日坐堂上課子讀書夫人在後堂紡
績民有事控縣者卽出票交原告喚被告如抗出差其聽
訟也以理喻以情恕如家人父子調停家事漸成無訟之
風有兄弟爭訟不休公謂之曰弟兄不睦倫常大變予爲
斯民父母皆予教訓無方之過也遂自跪烈日中訟者感
泣自此式好無尤嗚呼若先生者誠聖人所謂道之以惠
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者也公生辰貧不能備壽筵夫人笑
之公曰汝且出堂視之較壽筵何如但見堂上下香燭如
林斯民敬之若神明焉

舊聞

五

相傳稼書先生歿後爲嘉定縣城隍縣民數百人直至平
湖接公上任時先生夫人尙在謂縣人曰公在縣時不肯
費民一錢今遠道見迎恐非公意耳

御舟卽事詩

吳南村廷楨博學多才書法少師趙董館于巡撫慕公天
署中南村故吳人因冒陝西籍中式北闈行查斥革康
熙三十八年三月恭逢 聖祖南巡廷楨 獻詩四月朔
日 上自浙江回鑾伏謁平望河干 上召見 命
作御舟卽事韻限三江一絕吳援筆立就云金波溶漾照

旌幢共慶回鑾自越邦正在構思聞自鳴鐘響宋中丞學奏曰將到吳江矣吳遂得續句云 御幄裁詩行漏報計程應已到吳江 上得詩甚喜稱賞次日引 見命廷 寫擘窠大字訖問廷 曰蘇州民既庶矣看來是庶而未富對曰並非不富只因 皇上視民如傷之心太切了覺得如此 天顏甚豫遂 命禮部註冊復選舉人其明年會試中進士入翰林官至宮諭

重遊虎邱詩

滄州陳公鵬年 康熙辛未進士以大學士張鵬翮 薦出知

舊聞

五

江寧府四十二年 聖祖南巡總督阿山 借供帳名欲加賦稅公力爭曰官可罷賦不可增阿銜之公嘗逐羣娼建亭其上月朔宣讀 聖諭阿乃劾公大不敬以此落職下之獄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餌為守者李丞偵知杖卒四十日與一勺水如之公自問命絕矣適浙撫趙公申喬 過之叱獄官得以生 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尋起知蘇州府重遊虎邱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踪蹟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選匣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

山繞夢思塵鞅公餘半晌閑青鞋布韞也看山離宮露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時總督鳴禮 以為誹謗句句旁註而劾奏之摘印下獄中 聖祖詔曰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命復其官尋擢霸昌道旋陞江寧布政使

燒坯

康熙末年總督噶禮由晉撫陞任兩江辦事勤敏喜著聲威嘗以南關號舍逼窄請 旨增建即今平江府各字號

舊聞

五

是也而貪婪不法無敢言者辛卯歲江南科場事發噶禮護之得銀數十萬兩又大縱估客糶米出洋米價一時騰躍以至軍民交怨時儀封張清恪公伯行 為江蘇巡撫密飭查拿果得總督令箭並訪獲張元隆等交通海賊情狀以實參奏 聖祖震怒正 欽差張鵬翮出京審辦科場兼訊噶禮而噶禮權勢甚盛遂以反誣革張伯行職事聞 聖祖曰朕素所知張伯行為天下第一清官著加恩免議旋調倉場侍郎而噶禮修熱河城工以贖前愆五十一年九月 上知城工未完懈於督辦遂將噶禮

拿交刑部適噶禮之母詣都察院訟禮忤逆令家人進毒
弑母等事奉 旨廷訊果然發部議以凌遲處死 上
命先將噶禮眼珠打出又割其兩耳籍沒其家妻子同謀
法皆斬首其母恨禮甚又詣刑部請照陶和氣例凌遲後
焚尸揚灰有 旨賜帛而噶禮又賄噶帛繫未絕時卽行
棺殮監絞官候至夜分忽聞棺中語云人去矣我可出也
聞者大駭劈其棺噶禮遽起坐因耳目俱無不知所之監
絞官懼事洩一斧劈倒連棺焚化始行覆 命 聖祖
笑曰這奴才真燒坯也此案見康熙五十一年邸抄

舊聞

三

水鑑

雍正初年田公 文鏡 撫豫十有二年威不可犯大法小廉
查逐坐省長隨禁止府州縣官毋許逗留省城往來晏會
隨到隨見見後卽去如有言未盡只許留宿城外次日稟
見遶行自此怨聲載道清則清矣而郡中商民之生計絕
矣古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徒是知爲人上者
毋爲民鑑當以水鑑也

爲政不相師友

雍正間朱文端公 賦 以醇儒巡撫浙江按古制婚喪祭燕

之儀以教士民又禁燈棚水嬉婦女入寺燒香遊山聽戲
諸事是以小民肩背資生如賣漿市餅之流施擔閉門默
默不得意迨文端去後李敏達公 衛 蒞杭不禁妓女不擒
擄捕不廢茶坊酒肆曰此盜線也絕之則盜難踪蹟矣公
雖受知于文端而爲政不相師友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
平細民益頌禱焉人謂文端是儒者學問所謂齊之以禮
敏達是英雄作爲所謂敏則有功也

獨力捐辦 御道

乾隆十六年辛未 高宗第一次南巡江南總督黃廷

舊聞

三

桂馥下嚴催督急州縣奉行不善因科派地方紳富各人
承辦人心惶惶蘇州紳士畏廷桂勢唯諾不辦在籍翰林
蔣恭棐負重望暨其兄戶部郎中蔣日梅弟刑部員外蔣
楫姪內閣中書蔣應焟力持不可見廷桂侃侃議論不稍
貶損適御史錢琦風聞其事劾廷桂一摺奉 旨嚴行
申飭時蔣氏官監司郡守州牧邑令者三十餘人相約助
捐惟楫力拒之曰吾承先人餘業衣食稍給理宜報効
朝廷于萬一弟姪輩居官在外一郡有一郡之政一邑有
一邑之政學校農桑有關國計民生者事事可取之家財

以利地方果能罄家為國百姓受福吾榮多矣乃獨力捐辦 御蹕臨幸大路計費白金三十餘萬兩親自督工晝夜不倦楫宇濟川諸蔣中家最饒性慷慨仗義疎財官刑部十年明慎練達圖國有頌聲焉

失一知己

胡中藻之文見賞于鄂西林相國目為昌黎再世後相國薨左遷為光祿寺卿乃鬱鬱不樂發言多犯卒于大戮失一知己便爾喪身可畏哉

安頓窮人

舊聞

三

治國之道第一要務在安頓窮人昔陳文恭公宏謀撫吳禁婦女入寺燒香三春遊屐寥寥與夫舟子肩挑之輩無以謀生物議譁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為蘇藩禁開戲館怨聲載道金閭商賈雲集晏會無時戲館酒館凡數十處每日演劇養活小民不下數萬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于治昔蘇子瞻治杭以工代賑今則以風俗之所甚便而阻之不得行其害有不可言者由此推之蘇郡五方雜處如寺院戲館遊船青樓蟋蟀鶴鶉等局皆窮人之大養濟院一旦令其改業則必至流為遊棍為乞丐為盜賊害

無底止不如聽之潘榕臯農部遊虎邱冶坊浜詩云人言蕩子銷金窟我道貧民覓食鄉真仁者之言也

田價

前明中葉田價甚昂每畝值五十餘兩至百兩然亦視其田之肥瘠崇禎末年盜賊四起年穀屢荒咸以無田為幸每畝祇值一二兩或田之稍下送人亦無有受諾者至本朝順治初良田不過二三兩康熙年間長至四五兩不等雍正間仍復順治初價值至乾隆初年田價漸長然余五六歲時亦不過七八兩上者十餘兩今閱五十年竟亦長至五十餘兩矣

舊聞

三

米價

康熙四十六年蘇松常鎮四府大旱是時米價每升七文竟長至二十四文次年大水四十八年復大水米價雖較前稍落而每升亦不過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米價每升十餘文二十年蟲荒四府相同長至三十五六文餓死者無算後連歲豐稔價漸復舊然每升亦祇十四五文為常價也至五十年大旱則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後不論荒熟總在廿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間為常價矣

銀價

顧亭林日知錄記明洪武八年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四貫易黃金一兩十八年後金一兩當銀五兩永樂十一年則當銀七兩五錢萬曆中猶止七八換崇禎中已至十換矣 國朝康熙初年亦不過十餘換乾隆中年則貴至二十餘換近來則總在十八九二十換之間至於銀價乾隆初年每白銀一兩換大錢七百文後漸增至七二七四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余少時每白銀一兩亦不過換到大錢八九百文嘉慶元年銀價頓貴每兩可換錢

舊聞

注

一千三四百文後又漸減近歲洋錢盛行則銀錢俱賤矣

闕古

叢話二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周召鼎

鎮洋畢秋帆先生巡撫陝西時得此鼎高漢尺二尺四寸周四尺八寸兩耳三足中有銘文二十四行共計四百又三字銘分三節第一節蓋因王錫召赤環赤金等而用金作牛鼎以祀文考宥伯也第二節則小子敬訟于井叔以金百爰贖五夫召受五夫而為誓詞也第三節匡眾寇召禾十秭召告東宮因與匡季為誓詞也案說文曰部出

闕古

氣習也象氣出形籀文從口今無此字皆作忽余謂象人言時口中出氣易于散也春秋傳曰其亡也忽焉楚詞忽而來兮洛神賦飄忽若神漢樊敏碑奄召藏形皆言易散之義古人命名自有意見不必定取吉祥語如論語之仲忽春秋之鄭太子忽皆名忽也先生既得此鼎久置經訓堂之東樓余嘗請于先生盍送曲阜孔廟供奉殿庭垂之千古乎卒未果惜哉

周邢叔鐘

秋帆先生家又有邢叔鐘一具高漢尺五尺二寸前後面

俱十二乳滿身青綠間有硃砂斑真寶物也銘文四行剝蝕過半惟有邢叔母曰髀叔文祖皇考對揚乃德得屯乍魯承終于吉母不敢弗帥用文祖皇考三十二字尙可辨因名之曰邢叔鐘此器曾開貢單 奏進以斤兩太重難于擡運入 乾清門而侍衛內監又不敢據以進 宮遂發還先生歿後家產入官不知此鐘猶在人間否也

周太簇鐘

金陵司馬舍人 宣 有周鐘一具高一尺五寸銘文中有營字不可識遂將搨本質之歛縣程瑤田先生以周尺度之

閱古

曰此太簇鐘也瑤田深于小學當必有據

周散邑銅盤

散邑盤舊藏揚州徐氏今歸洪氏華秋嶽嘗繪圖其形如盤盤中有文十九行末一行蝕其半共計三百五十七字山陽吳山夫紹興俞楚江嘉定錢辛楣儀徵江秋史曲阜孔光生蘇州江鄭堂皆有釋文阮雲臺先生爲浙江巡撫時收入積古齋鐘鼎款識嘗命工仿造一箇可以亂真案商周之器西漢時已有出土者得之以爲祥瑞因而改元立祀作歌至張敞鄭衆皆能辨識其來尙矣魏晉六朝

隋唐之間無有明其學而爲考訂者自宋劉原父刻先秦古器記遂有歐陽永叔葉少蘊李公麟踵其後而趙明誠董彥遠黃伯思薛尚功王子弁翟耆年亦有著錄自此好古之士每得一器必將諸集錄證之而 本朝之西清古鑑尤備千古未有之奇近時阮雲臺宮保又刻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洋洋大觀愈精愈博不特可補經傳之所未備且可益許氏之所未及者豈僅足資考訂而助翰墨哉余生平所見商周之物如鼎鐘彝卣壺爵盤觚觶敦匜鬲以及戈劍弩機之屬甚多以有款識者爲上品無款識者次之亦如看書畫作雲烟過眼可也

閱古

秦權

余於嘉慶甲子在邗上見一秦權上有文云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縮法度量則不壹歎疑者皆明壹之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皆有刻辭焉今龔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其一百字雖青綠遍體並不剝蝕一字心竊疑之自後又見兩枚與甲子所見者無異乃知皆仿

造也

漢量

漢銅量一重今曹平三斤十二兩其文云律石衡蘭奉二字
容六斗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其二十二字向
藏桐鄉汪硯畦家今不知所歸又見長白斌少僕家亦有
銅量一具容米四斗許亦是漢物說文殿字許委切注云米
一斛春為八斗又云米一斛春為九斗據此則量有大小
不同非若今之定以五斗為一斛也

漢陶陵鼎

闕古

四

是鼎為揚州阮雲臺宮保所藏蓋上有文云重十一斤器
上有文云容一斗重八斤一兩又云重十斤今除蓋以庫
平法馬秤之重四斤十三兩三錢二分所云容一斗者以
今官斗較之得一升八合何古今權量之不同也宋陳無
擇云二十四銖為兩每兩古文五銖錢四箇開元錢三箇
至趙宋廣科以開元錢十箇為兩今之三兩當漢唐十兩
故今之升斗尺寸斤兩皆後大於前也官保云器與銘辭
不相應者恐當時共鼎正多不知何時互錯耳鼎今藏焦
山方丈嘉慶十九年冬余從高郵回吳適遇王南陔中丞

同遊焦山撫摩一過

漢銅洗

漢銅洗余所見者不下十數具即古盤匱之屬也有陽嘉
洗有大吉羊洗有富貴昌宜侯王洗有章和中平永建洗
有宜子孫大富貴洗大約皆 本朝出土者居多

建昭雁足鐙

青浦王蘭泉司寇家有雁足鐙其鐙槩似雁一足立起上
燃以鐙燭油並用製作甚精上有建昭三年考工輔為內
者造銅雁足重三斤八兩云云五十九字阮雲臺宮保考

闕古

五

為大將軍王鳳之物鳳于永光二年嗣封陽平侯陽朔元
年成帝所賜也嘉慶廿五年春余嘗仿造四具贈斌笠耕
觀察觀察自為製銘每當夜宴四鐙爛然頗令人發懷古
之幽情也

漢長安銅尺

銅尺一今藏嘉定瞿木夫通守家銅質堅貞青綠可愛上
有文云長安銅尺卅枚第廿元延二年八月十八日造計
十有八字篆法精密的是漢人與曲阜孔氏所藏慮僂銅
尺相等惟此尺作陽文疊起較之慮僂尺短六分按慮僂

尺造于後漢章帝建初六年距前漢成帝元延二年不過九十二年已長短之不同如此漢書地理志長安縣高帝五年置屬京兆尹為領縣第一今文云長安銅尺卅枚當是在長安鑄者三十枚此為第二十未必鑄三十枚以頒郡縣也晉書律歷志載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玉律度以為尺相傳謂之漢官尺未聞有鑄銅為尺者今慮僂尺既流傳人間或又疑此尺為劉歆所造然案宋秦煇鐘鼎款識搨本中有晉尺上有文云周尺漢志鍾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十九字今將

閱古

六

此尺與晉尺較之又短八分則知非歆造矣案今之裁尺大於工部營造尺猶之宋三司布帛尺大於晉尺晉尺大於漢建初尺建初尺大於元延尺元延尺大於周尺是也時代既殊尺有贏羨難以定論云

古泉

古者金貨布幣刀俱謂之泉其名始見於史記平準書及食貨志梁顧烜有泉譜宋陶岳有貨泉錄杜鎬有鑄泉故事羅泌路史有泉幣考金光襲有泉寶錄李孝美董道俱有泉譜洪遵徐象梅俱有泉志近方氏嵩年有錢譜十卷

朱氏近漪又有古金待問錄華氏師道有錢幣考翁氏宜泉有古錢攷異所載貨布幣刀大備案管子言燧人氏以來未嘗不以輕重為天下也蓋謂制貨以權輕重此即用幣之始而其制則未聞或謂太昊氏以前已有錢矣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夏商謂之幣亦謂之布齊人謂之刀曰泉曰布者取流通之義也故太公作九府圖法周景王鑄寶貨秦鑄半兩漢興亦有半兩又三銖四銖五銖八銖而王莽又鑄貨泉小泉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壯泉三十大泉五十及貨布契刀五百一刀

閱古

七

平五千大布黃千之類又東漢正平亦有五銖蜀漢正平有直百直百五銖又有曰大泉五百大泉當千者皆古泉也

晉初用魏五銖吳興沈充又鑄小錢徑三分名沈郎錢又有趙石勒鑄豐貨成李壽鑄漢興之類宋有四銖五銖二銖孝建孝建四銖景和永光之類年號入錢文自此始齊梁有五銖五朱大通五銖大富五銖大吉五銖拓跋魏有太和五銖永安五銖之類陳有大貨六銖宇文周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布泉隋亦有五銖錢至唐初始有開元通

寶乾封錢寶乾元重寶大厯元寶建中通寶咸通元寶之類而開元通寶最爲繁多其幕有字乃武宗時所鑄如京洛兗福興平昌潤襄益鄂丹梓洪梁越潭宣廣荆桂藍之字猶如 本朝順治通寶幕文有同福臨東江宜原西薊昌南河荆雲浙陽鞏陝延襄是也卽如五代十國所載鑄錢之事如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以及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閩吳諸國流傳之錢亦日漸日少矣

嘉慶三年海州嵇家溝鄉民濬池得巨甕二發之中實大泉五十大布黃千皆滿土花剝蝕蒼翠可愛

閩古

八

嘉慶戊寅春紹興西郭門外西彝山下土人掘得一墓皆大甕砌成狀如隧道其中空洞無物外有砂缸二具不甚古中貯五銖錢數萬枚並無青綠郡人陳圭堂親見之搆以示余余謂漢蜀兩晉時無密器唐宋無五銖錢皆事之不可解者

吳江翁海村言迪化州有屯兵墾地得坎窞深不逾丈下見墻屋積米盈倉青蚨一堆大徑寸文曰永安一千皆是鐵鑄此又前人之所未及者也

乾隆己酉歲荊州築隄取土得古錢無數余時在武昌節

署偶渡江至漢口見肆中有古錢三千枚皆購得之其錢

文曰宋通元寶太平通寶淳化元寶至道元寶咸平元寶

景德元寶祥符元寶天禧通寶天聖元寶明道元寶景祐

元寶皇宋通寶康定元寶慶厯重寶皇祐元寶至和元寶

嘉祐通寶治平元寶熙寧重寶元豐通寶元祐通寶紹聖

元寶元符通寶聖宋元寶崇寧通寶崇寧重寶大觀通寶

政和通寶重和通寶宣和通寶宣和元寶靖康元寶建炎

通寶紹興通寶隆興元寶乾道元寶淳熙元寶紹熙元寶

慶元通寶嘉泰元寶開禧通寶嘉定元寶嘉定之寶大宋

閩古

九

元寶紹定通寶端平元寶嘉熙重寶淳祐元寶皇宋元寶

開慶通寶景定元寶咸淳元寶德祐元寶皆有宋一代之

錢余爲分次甲乙計五十三種幕中友洪稚存徐朗齋方

子雲孫香泉輩見之半被分去案高宗南渡建都改杭州

曰臨安府鑄銅牌行用其文曰臨安府行用五字其陰面

曰準參伯文省亦有準伍伯文省者是當時國貧補救變

通之法其牌最少

嘉慶十八年三月高郵州城北撫軍樓後爲加築河工隄

岸民夫掘土得鐵錢數萬枚並古鏡刀劍之屬又有銅盤

磁碗甚多其錢文曰祥符天聖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崇寧

政和宣和乾道背有同字淳熙同十五春十四 紹熙春元

春四 同五 慶元春二 漢四 嘉泰春元 開禧春元

漢二 嘉定春四 漢三 春十一 同六 漢元 紹定春三

漢三 嘉定漢二 漢十三 漢十四 漢元 紹定春五

祐景定皇宋大宋計二十餘種余皆見之其中亦有銅者

按宋史食貨志兩宋錢幣本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

五折十則隨時立制太祖初鑄錢俱用銅凡諸州輕小惡

錢及鐵鐵錢悉禁之蜀平後仍用鐵錢其所謂小平錢夾

錫錢最後出然亦不能通行郡縣大觀二年蔡京復相江

南東西福建兩浙始許鑄使鐵錢至紹興末年淮楚屯兵

月費五十萬南北貿易緡錢之入境者不知其幾于是沿

邊皆用鐵錢乾道初詔兩淮京西亦用鐵錢司農許子中

以舒蘄黃皆產鐵請各置監鼓鑄舒州有同安監蘄州有

新春監廣州有齊安監江西有廣寧監興國有富民監大

冶監臨江有豐餘監撫州有裕國監湖北有漢陽監是以

大小鐵錢通行于兩淮今諸錢之背有文曰同日春曰漢

者即同安新春漢陽諸監之所鑄也

錢范

翁宜泉太守有錢母說即朱竹垞所謂泉范以銅為之所

以鼓鑄也今官局鼓鑄皆用翻砂所云板板六十四者余

嘗親至錢局看鼓鑄有一板成二三十有一板成四五十

不等未必定是六十四也今錢范亦不等有五銖泉一板

成八枚者有大泉五十一板成六枚者亦有四枚兩枚者

范必兩塊合成中有二小筍作牝牡形所以符合取不移

動也惟古來博古家總未及此余所見有四五種近亦漸

少矣

秦漢銅印

集秦漢印者莫備于顧從義之集古印譜雖宋宣和印譜

趙子昂印史王休嘯堂集古錄皆所不及也余少時最嗜

漢印所見官印私印不下千萬枚皆能鑒別尤留心於官

印以為漢人繆篆紛紜參雜隸法不足以引證說文而職

官之因革廢置古今不同實可以表裏史傳也嘗欲專摹

秦漢魏晉六朝職官及蠻夷諸印為一集有志而未逮云

秦漢瓦當

瓦當者宋李好文長安圖志謂之瓦頭蓋屋瓦皆仰當兩

仰瓦之際為半規之瓦以覆之俗謂筒瓦是也云當者以

仰

瓦文中有蘭池官當宗正官當宜富貴當八風壽存當是秦漢時本名說文解字云當田相值也韓非子外儲說玉卮無當史記司馬相如傳華榱璧當司馬彪日以璧爲瓦之當也西都賦裁金璧以飾當注家謂當卽底也故謂之瓦當按瓦當之文歐趙洪氏俱不載蓋當時人猶未之見逮元祐六年寶雞縣民權氏濬池得古瓦文曰羽陽千歲其事載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又黃伯思東觀餘論亦載有益延壽三字瓦自是而後閭無聞焉 國朝康熙間侯官林佶人得有長生未央瓦一時名士俱有詩見于王阮亭朱竹垞集中乾隆初年浙人有朱楓者以其子官關中又得瓦當之有文者三十餘種因作秦漢瓦圖記至四十八年間鎮洋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嘗著關中金石記採瓦當文字十餘種入記中幕府諸客如張舍人墳宋孝廉葆醇趙文學魏錢別駕址俞太學肇修所獲瓦當最多後青浦王蘭泉先生爲陝西廉訪亦獲廿餘種而海內通博之士依兩公以遊者歲不乏人亦往往獲瓦以去時陽曲申大令兆定正候補長安亦深好古篆籀之文見諸君所得有異文奇字者皆爲雙鉤用舊甄摹仿較之原本毫

閱古

十二

髮無遺故特備于諸君而歛縣程彝齋敦爲作秦漢瓦當文字一卷逮畢王二公相繼遷擢諸君亦皆星散近亦不可多得蓋物之顯晦有時誠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今就程彝齋申大令兩家所搨本錄之較畢公之關中金石記王公之金石萃編爲尤備焉

十二字瓦

文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十二

字此宋芝山趙晉齋得于長安市中者諸君斷爲秦瓦

蘭池官當

此瓦晉齋得之咸陽攷漢書地理志渭城

有蘭池官又史記始皇本紀始皇微行咸陽與武士夜

閱古

十二

出逢盜蘭池正義引括地志蘭池陂卽古之蘭池在咸

陽縣界據此則始皇因池以爲官又卽以名官也

衛 此瓦晉齋獻之皆有之俱得自漢城長安志云又

有作楚字者秦作六國宮室用其國號以別之也彝齋

謂漢百官表有衛尉掌官門衛屯兵當爲衛尉寺并官

內周垣下區廬瓦也

長樂未央 張宋趙錢諸君俱有之皆得自漢城漢書

高帝紀五年後九月關中治長樂宮史記高祖本紀七

年長樂宮成八年蕭丞相作未央宮九年未央宮成據

此則長樂未央本兩宮此瓦文合而一之亦取吉祥語意配合成文耳未必某宮即用某字瓦也

長生未央 此瓦最多諸君俱有之皆出于漢城蓋亦未央宮瓦亦取長生二字配合成文也

長生無極 此瓦亦出漢城當是未央長樂宮瓦也

與天無極 此瓦當與長生無極同意頌禱之辭也

億年無疆 此俞太學得于長安市上不知所施或謂王莽妻陵瓦非也攷秦漢宮殿以年壽命名者甚多率取頌禱之辭耳

延年益壽 此瓦趙錢俞申諸君俱有之亦得于長安市上當是甘泉宮益壽觀瓦

延壽萬歲 此瓦俞太學所得當亦萬歲殿或延壽觀瓦也

千秋萬歲 此瓦亦諸君所有出于漢城者長安志引三輔黃圖謂未央宮有萬歲殿此即其殿瓦歟

長母相忘 此張舍人所得亦出自漢城不知何官所施案長安志引漢宮殿名有相思殿者不知所在此疑為後宮所用也

闕古 十五

永受嘉福 此瓦四字俱是蟲篆蓋漢人有此篆法也俞太學得于長安肆中引董賢傳為椒風嘉祥或又引楊雄傳為迎風嘉祥細審之實是永受嘉福四字耳

永奉無疆 此瓦錢俞申三君俱有之皆得于漢城錢別駕定為漢太廟上所施

便 此瓦惟一便字作陰文申大令得于長安市引漢書武帝紀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小顏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據此則為便殿所施

飛廉 此瓦作飛廉形俞太學得于漢城攷史記孝武本紀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于是上令長安作飛廉觀當是飛廉觀瓦也

朱鳥 此瓦作朱鳥形錢別駕得于漢城案張平子西京賦李善注引漢宮闕名有朱鳥殿又長安志未央宮有朱雀殿一名朱鳥殿此其所施也

元武 此瓦作元武形上蟠一蛇趙文學得于漢城引史記高祖本紀八年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注云東有蒼龍闕北有元武闕即元武闕瓦也

闕古 十五

鳳 此瓦作鳳形俞太學從漢城仙女樓下得之攷漢書武帝紀及郊祀志建章宮有鳳闕此其瓦也

萬物咸成 此瓦申大令得于長安市肆攷三輔黃圖云后宮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以長秋長信為名今云萬物咸成者當是長秋殿瓦

上林 此瓦錢申俞三君皆有之案史記始皇本紀漢書楊雄傳及東方朔傳俱有上林苑此上林門署衛垣之瓦也

鹿甲天下 此瓦上有二鹿形下甲天下三字左行書

闕古

其

乃俞太學于淳化友人處索得者不知其所由來或謂天鹿閣瓦非也案長安志引關中記上林苑中有二十

二觀有衆鹿觀甲天下者言其多也豈即衆鹿觀瓦耶

三鳥 此瓦有三鳥形俞太學得于長安道上長安志

二十二觀中有三雀觀此其觀瓦也

黃山 此瓦惟黃山二字俞太學得自興平漢書地理

志槐里有黃山宮孝惠二年起長安志云漢黃山宮在興平縣西南十里其為黃山宮瓦無疑

宗正官當 此瓦申大令得于漢城案漢書高帝紀七

年二月置宗正官以序九族百官表云宗正秦官掌親

屬史記文帝紀注正義曰漢置九卿七日宗正此瓦當是宗正官瓦也

都司空瓦 此瓦趙文學得于漢城案漢書百官表宗

正屬官有都司空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

右空 此趙文學得之長安市中案漢書百官表少府

秦官掌山海地澤之稅以給供養屬官有左右司空據此當是右司空瓦

上林農官 此瓦錢別駕得于長安市中據史記平準

闕古

其

書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則上林之有農官當自此始此即農官治事處之瓦也

宜富貴當 此瓦亦取吉祥語意中有二小字或說金

旁作刃為劉字非也余嘗見古鏡上有小印曰千金細

審之實是千金二字

高安萬世 此錢別駕得自漢城別駕據漢書佞幸傳

董賢封高安侯上為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窮極技巧此即其殿瓦耶

天 此瓦俞太學得之漢城不知所施

有萬憲 錢別駕于漢城得一殘瓦惟萬憲二字後申

大令在長安市亦獲瓦半片惟一有字合而觀之上下
文藻相合實有萬憲三字耳漢碑憲喜二字通用

八風壽存堂 此瓦程彝齋得之漢城長樂鐘室舊址

南百步埃塵之間因攷漢書郊祀志王莽二年興神仙
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于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
上此當是八風臺瓦也

此瓦嘉定錢既勤所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甚奇

古阮雲臺先生定為豐字瓦

閱古

十六

仁義自成 此瓦程彝齋所得不知所施

虎 此瓦作虎形虎口前有一申字不知何義或曰此

真白虎觀瓦也

右秦漢瓦當三十六種其中有重文者異文者殘闕者

共記所見一百二十餘塊較諸家著錄為多

古磚

按古磚題字亦不載于歐趙著錄惟洪氏隸續有永平及
汝伯寧諸磚自後無有見者近來好古之士漸次搜羅日
出日多老友海鹽張芑堂徵君作金石契山陰陳雪樵騎

尉有古磚題字攷又吳興陳抱之太學作金石圖俱載有
漢魏兩晉六朝諸磚又借揚他人所得者計三十種傳之
藝林亦可備嗜古之一助云

漢萬歲磚 此磚乾隆辛卯吳興莘芹圃得之桐城胡

雒君又于長興得一磚亦有萬歲二字隸續載汝伯寧
磚曰萬歲舍曹叔文磚曰千萬歲署舍邯君篆磚曰萬
秋宅觀此則知漢人尚吉語如瓦當文曰千秋萬歲萬
年無疆之類必是漢磚無疑也

漢五鳳磚 此磚揚州阮雲臺先生案頭見之文曰五

閱古

十五

鳳三年四字海鹽張芑堂所貽也

漢竟寧磚 文曰竟寧元年歲五字下缺上端作大獸

面形模古異吳興陳抱之太學所得按元帝紀第四改

元曰竟寧歲字下當是在戊子三字無疑

漢建平磚 文僅建平二字下缺按哀帝紀元曰建平

磚右側有一宜字上有廷尉書三字文獻通攷云廷尉
秦官漢因之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
復為廷尉哀帝元壽元年復改為大理知建平時猶未
改也

漢永建碑 文僅永建二字下缺按後漢順帝紀順帝在位十九年紀元五初紀曰永建凡六年

漢本初碑 文曰本初元年歲在丙戌下端日造作助十四字按後漢質帝紀元本初只一年此亦抱之所得

漢中平碑 文曰中平五年七月下缺計六字其左側有萬歲富貴四字按後漢靈帝紀帝在位廿二年紀元四末改元曰中平凡六年

漢亭長碑 揚州羅兩峯有一碑畫像車騎外貌一人方面豐頤髮髯有須兩手執旗干而立上有八分書亭

閱古

三

長二字宛如漢石室畫像按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五十六乃得免爲民就田合選爲亭長亦漢碑也

吳寶鼎碑 康熙四年吳之村民于小雁嶺掘地得之

文曰大吳寶鼎二年歲在丁亥作計十一字書法在篆隸之間一面有螭文筆勢勁挺朱竹垞曝書亭集亦載此碑以爲宮殿上所用引孫皓起昭明宮爲證然魏晉以前磚上大率皆有文不獨此碑也

吳潘冢碑 文曰嘉興象西潘儒南父母墳塋磚十二

字又兩頭有曰潘冢曰潘墓皆篆書共十六字浙江嘉興海鹽諸處委巷頽垣中往往有之其書法非隸非篆絕似國山碑張芑堂金石契定爲孫吳時磚引赤烏五年避太子和謙名改嘉禾爲嘉興亦一證

晉太康磚 太康磚余所見者甚多其文亦不一乾隆五十年吳中大旱居民于太湖中掘井得數百塊皆太康磚也其文曰太康七年七月十七日吳賀申作十三字又吳興陳抱之亦得有太康八年臨安口弼制萬年十一字磚磚右側有萬歲不敗四字又一塊曰太康口

閱古

三

年五月十三日九字此吳門陸默齋舍人所藏也

晉蜀師碑 蜀師碑嘉興之海鹽揚州之平山堂皆掘有蜀師碑或以爲蜀都城碑非也然蜀師二字義終未詳嘉慶六年冬浙中陳南叔得一磚文曰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師所作計十二字則知蜀師爲陶人也

晉永平碑 嘉慶丁巳歲南康謝蘊山先生爲浙江布政使關東園屋得永平碑八塊先生大喜定爲晉惠帝時物遂名之曰八磚書舫賦詩紀之一時和者至數十家或以爲明永平廠所造非晉磚也先生怒曰爾輩嗜

古家每以穿鑿附會為長區區瓦礫何足深究耶

〔晉元康磚〕 文曰元康八年八月廿六日宜作十一字

按晉書惠帝第三改元歲在戊午

〔晉永寧磚〕 文曰永寧元年六月十九日淳下缺計十

字近嘉興張叔未解元得有一磚文與前同下曰淳于氏作奉在立共十有六字載芑堂金石契又一磚文曰

永寧元年歲在辛酉蔡作上下兩端作蕉葉文亦惠帝

改元也

〔晉永興磚〕 文曰永興二年八月下缺計六字亦惠帝

閱古

匡

改元當在乙丑歲也山陰陳雪樵所得

〔晉永嘉磚〕 文曰永嘉二年歲在下缺計六字按晉書

永嘉懷帝紀元此云二年當是戊辰歲也此亦抱之所

藏

〔晉建興磚〕 文曰傳世富貴左側有建興三三字當是

建興三年也按晉書愍帝改元曰建興攷三年是乙亥

即蜀漢建元元年也

〔蜀建元磚〕 文曰建元二年七月八日故民王有張申

明仲和馬十八字按建元是蜀漢年號也亦雪樵所得

又東晉康帝秦苻堅亦曰建元

〔東秦元磚〕 晉秦元磚有數種其一曰秦元元年八五

字一曰晉秦元九年十月又一曰晉太元十六年又一

曰卜氏墪太元廿一年皆陳抱之所藏阮雲臺尙書有

跋語又嘉慶四年山陰蘭渚山人掘地得一穴大逾

甕有好事者縋入昏黑不可辨地寬廣約一間屋許以

火照之輒滅以手捫壁得古磚五每塊長一尺六寸厚

二寸博一尺許上有晉太元廿二年建墓凡八字作陽

閱古

匡

文凸起四磚皆同其一磚尺寸相仿文已磨滅惟存君

諱堅字君實會稽山陰人也長子玩次子玟凡廿二字

則陰文五磚皆楷書今藏吳比部蘭馥家

〔晉咸康磚〕 此磚搨本在吳門陸謹庭孝廉家見之文

曰咸康四年按咸康是東晉成帝年號也

〔晉永和磚〕 余見者有兩磚一曰永和四年陸謹庭所

藏車氏搨本也一曰永和九年七月十下缺張芑堂曾

刻入金石契者也梁山舟侍講嘗題一詩云頑物千年

遂不磨不知蕩滂幾滄波昭陵玉匣今安在斷甃猶傳

晉永和

宋元嘉磚 文曰宋元嘉六年太歲己巳俱反文按宋文帝元嘉元年是甲子六年乃己巳也此亦陳抱之所藏

宋泰始磚 此宋明帝年號也文曰泰始二年四月六字下缺陳雪樵得于山陰

梁天監磚 文曰天監八年五月六字杭州萬氏營葬于西溪掘土得之磚藏丁龍泐先生家載金石契

梁臺城磚 本朝康熙中江寧民人于臺城舊址掘得一磚計有文四行曰南康府提調官下缺都昌縣提調

官下缺總甲曹才下缺密匠鄧下缺共十九字車氏搨本也

隋大業磚 乾隆五十八年紹興府城蕺山下居民商

姓于住屋清暉軒下掘土得之磚旁有隋大業九年太歲癸酉袁凡十字磚頂上又有遲杼二字疑陶人名也

唐大和磚 文曰大和六年四字按唐文宗有大和年號後人誤作太和耳

唐大中磚 文曰大中四年四字按唐宣宗年號也此二磚俱陳抱之所藏余曩在吳門又見有柳磚二字筆

法顏魯公想亦唐時磚也

右漢魏晉唐磚合重文異文及殘缺者計四十餘塊又有無年月可攷者如功曹史磚左將磚柳磚崔氏造磚李氏磚王宥磚東遷磚潘氏磚孫氏磚大泉五十磚五銖磚可久長磚長樂磚壽考磚安富貴磚大吉祥磚之類不能盡記皆漢唐物也

銅鼓

銅鼓形如坐墩中空無底扣之有聲面圓而多花紋其上隱起有四耳作蛙鼉之狀無鑄造年月字樣有徑二尺餘

者有徑尺許者亦大小不等余生平所見不下三四十枚惟晉陵趙甌北先生家所藏一枚爲最大今雲南四川廣東西俱有之 國初趙秋谷有銅鼓歌朱竹垞有銅鼓考謂皆出自諸葛孔明所鑄其實非也後漢書馬援傳於交趾得駱越銅鼓援取其鼓以鑄銅馬是在孔明之前晉書食貨志廣州夷人寶貴銅鼓又載記云赫連勃勃鑄銅爲大鼓以黃金飾之又在孔明之後惟嶺表錄異云蠻夷之樂有銅鼓焉新唐書云蠻人譙聚則擊銅鼓則銅鼓者實苗蠻之所造非孔明也

銅帶鉤

古銅帶鉤余見者有二十餘種形如螳螂要皆是漢魏之物其下有文皆吉語如位至公侯長宜君官大吉祥富貴昌之類考者謂革帶所施隋書禮儀志革帶案禮博二寸今博三寸半加金縷鯨螳螂鉤以相拘是也金縷者即今之嵌金銀絲也

玉昭文帶

昭文帶本名瓊說文瓊劍鼻玉也所以鼻劍者也今人謂之昭文帶古玉者固多後人仿造者亦復不少余見有漢玉者十餘條其色有紅者白者黑者白質黑章者白質紅章者恐皆是古人殉葬之物

古鏡

余三十年來所見古鏡極多而各有不同一曰黃帝治鏡于西方青龍白虎辟不羊朱鳥元武調陰陽于孫備具居中央為保長生富貴昌一曰鍊冶同錫清而明以之為鏡宜文章光照天下達四方長保二親世世昌一曰十言之紀從竟始調鍊同華去惡滓刻竟均好置孫子長保二親樂母已壽同金石天王母富如江海東西市一云青蓋作

鏡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服風雨時節五穀熟長保二親得天力兮又云人鑑以形我鑑以心暗室屋漏上帝汝臨又云得月之光長母相忘按洪氏隸續所載鏡銘與此亦大同小異余謂諸鏡恐是唐宋人翻沙未必盡漢鏡也

唐鏡

嘉慶己卯三月錢塘趙晉齋來吳門攜有一鐵鏡徑六寸許背有嵌金飛龍兩條中有字曰武德壬午年造辟邪華鎖鐵鏡十二字其銘文云三乾鎖鐵作鏡辟大旱清泉虔祈甘霖感魅孽當前驚破膽服之疫癘莫能犯雙龍雙畧垂長領回祿睭眈威早斂共四十四字金色煌然真奇物也

鐵券

唐昭宗乾寧四年賜先武肅王鐵券當為吾家至寶派拜觀者凡兩次第一次乾隆五十六年在紹興府與修郡志李曉園太守專札台府克公借觀第二次則道光三年三月派省先世墳廟至浙親往台州觀之券藏東門外五十里白石山下一小村莊皆錢姓地名裡外錢其守券者曰

錢承興兄弟三人皆務農輪流值管有小樓三間專爲藏券而造并有五王遺像及忠懿王草書真蹟並宋元明人題跋極多惜鄉城遠隔未得裝池爲可惜耳謹案鐵券之制其形如瓦高今裁尺九寸闊一尺四寸六分厚一分五厘重一百三十二兩蓋鎔鐵而成鏤金其上者文二十四行行十四字惟忠以衛社稷一行社稷二字平擡連後官銜一行中書侍郎云云合三百四十二字然剝蝕者已十之三四矣鐵色如墨並無銹濫而金書爛然光彩射目尙如新製按自忠懿王納土後至太宗之淳化元年杭州守

閱古

天

臣以前券及竹冊玉冊各三副詔誥百餘函進呈詔賜忠懿王嗣子惟濬藏之汴京賜第仁宗登極霸州防禦使晦侍左右帝問券欲見之晦遂進呈帝覽訖賜還券藏于昭化坊賜第神宗元豐四年特令錢氏孫朝奉大夫藻進呈仍降付本家承傳後裔至駙馬都尉景臻尙主宗器屬焉券遂安于都尉之第靖康元年金人入寇詔公主子榮國公忱奉母出居江南以券行因避地湘湖間紹興元年遷台高宗遂卽台城崇和門內賜公主第由是券世藏于台之美德坊德祐二年丙子元兵南下破台時有家人竊負

以逃莫知所在迨至順二年辛未漁者偶網得之乃在黃巖州南地名澤庫深水內一村學究與漁鄰頗聞賜券之說售以鐵價然二人皆不悟其字乃金也有報于宗子叔琛之兄世珪用十斛穀易得之失水五十六年青氈復還誠爲異事明太祖洪武二年秋八月燕都西北州郡次第皆平郊祀天地大告武成又念開國大臣勞烈將錫之以鐵券前一月下禮官議立制度翰林學士危素奏言唐和陵時嘗賜錢武肅王其十五世孫尙德字允一號存齋天台人元末官青田教諭實寶藏之遣使者訪焉尙德卽世

閱古

天

珪子也奉詔積券及五王遺像以進上御外朝與丞相定國公李善長禮部尙書牛亮主事王肅觀之鏤木爲式敕省臣宴于儀曹恩意有加陛辭日命還券像劉基宋濂王禕等咸贈以詩尙德併其祖王手跡各裝潢爲卷歷代名賢俱有題跋二十一年正月十六世孫克邦以大臣薦赴闕吏部引見上以錢氏納土至今子孫尙存尋授克邦建昌知府二十三年都察院引見奉天殿諭孺子前當五代時天下大亂各據偏方爾祖能保兩浙之民不識兵革到宋朝來知太祖太宗是真主便將土地歸附爾之祖先忠

孝好處可延賞也券像復與爾歸守永樂五年正月禮部奉旨差行人曹閏馳驛至台十七世孫廣西參政汝性同行人奉券進呈覽畢以禮敦遣藏于宗子鳳墀家世守不墜至 本朝乾隆二十七年 高宗皇帝南巡三月初五日 予告刑部尚書裔孫錢陳羣率台之族孫武進士錢選等進呈 乙覽當奉到 御製七古詩一首 臣陳羣進表稱謝一時隨 駕諸大臣及守土大吏在藉搢紳如莊有恭范清供齊召南沈德潛蔣士銓沈初費淳等皆有恭和 御製詩原韻為一時之盛案是券凡七登天子之

開古

臣

庭非若世之商彝周鼎徒以世遠得名者所可比並也

金塗塔

先忠懿王造金塗塔事不載于吳越備史故自宋元明以來人無有知之者雖嘉泰會稽志周文璞方泉集台州府志輿地紀勝及程孟陽破山寺志俱載有吳越金塗塔而未見其物故亦未詳其制至 本朝朱竹垞曝書亭集竟視為塔之瓦誤矣乾隆壬子三月余遊蕪湖忽見于吾友陳雪樵案上塔高今工部尺四寸三分中有一頂已缺塔四版合成上有四角鑲金剛八位下層每面有佛三位其

中一層即沙門德清所謂釋迦往因本行示相也腹內有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八萬四千寶塔乙卯歲記十九字下又有一保字想是造塔時所編記目耳余始為之作者曾經供奉案頭者累月一時士大夫賦詩傳為佳話後聞是塔為朱文正公所得 陸見時作面貢矣嘉慶己卯歲常熟劉君在市中亦得一枚云自石門縣田野中掘土出之與前所見者無異孫子瀟庶常為作七古一首甚妙古人云傳聞不如親見信哉

宋宣和銅器

開古

臣

宣和年所鑄銅器甚多據所見者則有銅瓶銅香鑪銅爵銅壺銅如意之屬雖製作精妙大約總不如周秦兩漢之樸而華也

宋磁器

陶九成輟耕錄謂磁器始於五代非也嘗讀杜少陵乞章少府大邑磁盃詩云大邑燒磁輕且堅則唐時已有之至五代兩宋而始盛耳明永樂宣德以及成宏正嘉諸朝皆稱極盛而 本朝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四朝製作尤精實超出乎前古惟質地頗鬆而脆不比宋明之堅且結可以

垂久

岳氏銅爵

乾隆甲寅歲七月余寓西湖監修表忠觀桐鄉金雲莊比部示余銅爵一高裁尺五寸六分深二寸七分中鑄精忠報國四篆字爵右邊有小印曰岳珂建造按珂為武穆王孫孝宗初政始雪武穆之冤訪求裔孫賜葬建祠此爵之造必其時也比部云擬將此爵歸之岳廟中以垂永久武進趙味辛為作賦紀之

秦檜鐵鍋

浙江藩署南宋秘書省也著作郎石待問嘗書蓬巒額于省中謝蘊山先生為方伯時命余亦書此二字以名其軒軒前有大鐵鍋一具可煮五石米飯相傳為秦會之家中舊物也

元石礎

吳郡齊女門內有潘氏巷及拙政園任蔣橋一帶皆元時張士誠女夫潘元紹舊宅故今尚有駙馬府及七姬廟之稱俱為元紹遺蹟嘉慶二十年春三月偶同潘榕臯畏堂兩先生及其令子理齋戶部樹庭中翰遊拙政園園西有

閱古

三

粉牆露出桃花幾枝因問兩先生為何家所居曰程氏也

遂通知主人並往遊焉見後園有石礎八枚製作奇古每一礎上蟠螭六面下列三獸穿於螭首之下高二尺許圍圓四五尺心竊喜之主人曰此元時潘元紹家中物也隔三四年聞此宅已為他人所有遂從程氏購歸置之履園報春亭下余所得者僅四礎其餘四礎為榕臯先生取去亦置之須靜齋中余嘗有詩云七姬塚上亂鴉翻駙馬堂前秋草蕃留得蒼苔蟠柱礎任人移置別家園按明史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改名曰隆平府開宏文館設官

閱古

三

屬自立為吳王妻劉氏為后以女夫潘元紹為駙馬都尉視同腹心元紹好治園圃聚斂金玉及法書名畫日夜歌舞自娛凡擣蒲蹴鞠遊談之士無不羅至及元紹敗士誠俱置不問世所謂七姬者皆元紹妾也余得礎後友人賦詩者甚眾吳門陸君果泉又為賦石礎歌用韓昌黎石鼓歌韻九妙附記于此錢君新得元石礎命我試作石礎歌元季偽周潘駙馬謀畫自謂同蕭何事見明史出兵邀請美田宅擣蒲蹴鞠提戈皆元紹事大興土木駙馬府石工朝夕相躄磨結客少年曳珠履藏嬌金屋皆綺羅回廊曲榭

何深邃雕畫棟真巍我豫章梗柁遠採取武康文石搜
 巖阿石破天驚金鼓震檄飛八罪空譏呵皂林一敗勢漸
 孤西風黃葉謠非訛摧坊倒碣作飛礮羅雀掘鼠搜池蚪
 平江被圍九月兵食俱盡至取坊碣 府中礎石偏完固堅
 充礮石取水蟲食之一鼠直百錢 比金鐵蟠蛟鬣書畫收藏更充滿豈藉鑒定丹邱柯三獸
 刻鏤猛如虎六龍圍繞飛如梭風雲際會思航海熟知海
 運路委蛇趙家舊例受周禪後房妝飾同宮娥士誠改至正十四年
 為天祐元年皆元紹謀也元紹本為趙宋子孫改姓潘氏
 其國號曰大周者思繼周也後降元去偽號由海運漕粟
 十一萬石於大都蘇城被圍元紹等又勸士誠即用海運
 船襲取日本自立如虬鬚故事蓋元時安南亦以壻受禪

閱古

星

誰知一朝心膽碎七姬涕淚流滂沱銘留墨寶稱三絕七姬
 墓志張羽撰文宋克書 盤薦紅顏調六和元紹後房妾有蘇氏者才色俱
 丹盧熊篆蓋世稱三絕 絕元紹醉後殺以饗客楊 殺妾何辜饗士卒加租有額私
 鐵崖作金盤美人行歌 陞科 徐明太祖平定平江藉沒元紹及周仁 郎君投溷鬚眉
 動夫人摩笄流血多 諸士誠既死太祖復慮元紹叛殺而投
 亭館淒涼存石礎何異荆棘悲銅駝回想當年全盛日朝
 歌暮舞常經過周仁徐義同筵燕宋克盧熊相切磋或倚
 雲根斜點筆或乘畫舫浮清波勒石銘勳誇衛霍投戈立
 馬輕翦頗石人無眼已如此石城有國難如他元末有童謠云石人

一隻眼明太祖以 堂呼都尉尊璫像廟傍宰詬鄰婦娶馬
 金陵石頭城為都 府堂塑潘元紹夫婦像在盤門麗 至今尚有潘氏巷竭來
 娃鄉是鄉相傳為吳伯轄舊宅

弔古三摩抄玉冊流星鏡影散太平新曲今誰哦士誠盛時嘗于

元夜張燈有玉冊流星萬點金百花團諸名目與其母曹 氏其妻劉氏登觀風樓召元紹等開賞燈宴賦望太平諸

曲 齊雲樓廢啼烏鵲金女墳沈來鴨鵝士誠既厚葬其妻金姬復用其父李

素為隆平府丞立廟建碑命饒介撰文周 伯琦書丹其後墓陷為湖今俗稱金姬湖 滄海桑田五百

載石火電光一刹那礎底尙鑄天祐歲痕疑銅柱七中軻

君因訪碑得四礎如聞漢碣來東河今年河決山東聞有新出漢碑 珍藏

不殊鐘與鼎我欲來看常蹉跎

閱古

星

考索

鼓話三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動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宋儒解之曰同一動也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故君子慎動推其意將必有以枯禪入定始謂之吉矣余以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凡事皆從動而生動而成者未有不動而生不動而成者所以仕宦要勤儉種田要勤儉工作要勤儉商賈要勤儉凡事勤則成懶則敗故君子之動也以禮自吉多而凶少小人之動不以禮自吉少而凶多陸象先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所謂擾之者庸人也非君子也無禮而擾之小人之道也有禮以當之君子之道也

錯簡

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之下緊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中間似有錯簡或曰論語堯曰咨爾舜數語當在此又孟子萬章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一節注中有殷受夏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斷簡或闕文者吾鄉秦元官先生謂當在滕文公彭更章非其道之下孟子曰非其

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皆屬有理

出母

世傳孔氏三世出妻此蓋誤會檀弓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之說按其文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又曰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

考索

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及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此則後人謂孔子子思出妻之証也按左傳康公我之所自出出之為言生也謂生母也其曰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蓋嫡母在堂不得為三年喪耳其曰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者正其妾之謂也必白為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喪故也考之年譜孔子六十六歲夫人元官氏卒六十七歲有伯魚母死期年猶哭子曰誰與之間六十八歲孔子歸魯又考

之古禮父在為母服期合諸夫子六十六歲而元官夫人卒六十七歲正伯魚期年喪畢之時而伯魚猶哭者蓋賢者過之也夫子之言殆謂父在而哭母之禮不可過非謂母出而為子之服又當降也乃迂執者拘于期字之義謂出母無禫期可無哭必以實孔子出妻之說如謂孔子所出者即元官夫人則後人何不記夫人之出而反記已出之夫人之卒如謂伯魚之期而猶哭者又一夫人則孔子有二夫人而伯魚為生母之喪矣然則子上之不喪出母生母也非見出於父之母也更無待辨何疑乎子思有出

考索

三

妻之事而兼疑乎伯魚為出母之喪哉况檀弓止有出母字並無出妻字後人因出母字而溯從前一代為出妻亦弗思之甚謂伯魚出妻者蓋亦據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又據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即以此說論之既曰庶氏之母則固明指

為庶母矣何曲為之解者反曰伯魚卒而其妻嫁於衛之庶氏也子思又嘗居於衛則母之從子於衛亦尋常事而何言乎嫁於衛也禮諸侯一娶九女惟嫡夫人耐廟魯隱考仲子之宮為春秋所譏則妾之不可祭於嫡室自古而然是子思之哭生母於他室而不於廟固其宜也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非不能申喪於生母之謂也然則夫子為政三月而魯國大治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塗豈室家之內朝夕薰陶及於積世獨不能如有虞之化率二女以執婦道耶學者偏信彼而疑此亦惑之甚矣此說始

考索

四

於周櫟園南匯張友白亦極論之可以破千古之疑

苟

說文部首有苟字居力切讀曰急恭敬之敬字從此許祭酒曰苟自急救也從羊省從口者猶慎言也與義善美同意段懋堂大令說文注謂此字不見經典惟爾雅釋詁寔駿肅亟遄速也釋文亟字又作苟同觀此則與苟字絕然相反若言苟苟艸也從艸句聲古厚切苟且之苟字從此案燕禮賓為苟敬鄭注云苟且也假也又聘禮賓為苟敬鄭注云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又毛詩無日苟矣鄭

亦遷就並解爲苟且之苟誤矣余以爲論語苟志於仁矣
大學苟日新朱子章句並解爲苟誠也亦誤

仁

論語學而篇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卽上文其爲人也
孝弟之人非仁義之仁也案篆文人作尺或變作尺隸書
亦作人漢禮器碑士人作士仁則人仁二字古蓋通用猶
之井有人焉作仁也若作仁義字解便投入荆棘其義反
晦近刻十三經校勘記論語古訓俱未言及

三歸

考索

五

論語八佾篇管氏有三歸集說據說苑云三歸臺名考韓
非外儲說筮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
三歸之家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景公曰昔吾先君桓公有
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國策齊桓公宮中中市
女間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史記禮書周衰
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包咸註三歸娶
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王伯厚亦曰惟正己可以格君
故管仲有三歸不能諫六嬖之惑合觀諸說則非臺明矣
劉向因國策宋君築臺齊桓女間賴子罕扶民管仲三歸

以掩君過遂以三歸繫於築臺之下誤爲臺名紫陽襲其
誤耳

毫

顧亭林日知錄論說文云毫爲京兆杜陵亭此地理之不
合者案史記集解徐廣曰京兆杜縣有毫亭索隱秦寧公
與毫王戰毫王奔遂滅湯社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毫
王號湯非殷也此毫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
南偃師之薄書傳及本書原作薄如逸周書殷祝解云湯
放桀而歸薄郊特姓薄社北牖管子地數篇云湯有七十

考索

六

里之薄墨子非攻篇云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荀
子議兵篇云古者湯以薄呂覽具備篇云湯嘗約於鄆薄
矣高誘註薄或作毫惟孟子作湯居毫蓋借音字則說文
所指京兆杜陵亭者未嘗誤也桐城孫岌之教授嘗著推
經齋劄記考之甚詳

嵩周

爾雅釋鳥嵩周註子嵩鳥出蜀中下云燕燕亂案嵩字音
規嵩周卽子規也說文誤其句讀解嵩字曰周燕陸德明
經典釋文亦承許氏之誤

寡公

左傳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是丈夫喪耦亦可稱寡俗語有寡公寡婦之說非無本也

廋詞

晉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詞於朝註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聞於朝也案隱語如左傳庚癸鞠藭及鄒衍淳于髡東方朔之微言皆是也故曰廋詞東坡詩云巧語屢曾遭惹苒廋詞聊復託芎藭或作廋詞者誤

考索

七

元堂

呂覽天子居青陽高誘注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元堂今吳語呼客堂曰員堂殊無意義恐是元之誤以人家朝南上元堂俱北出耳

並為傍

史記始皇本紀並海上北至瑯琊遂並海至平原津並海南至會稽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大宛傳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漢郊祀志遂登會稽並海上東巡碣石並海皆在齊北並渤海溝洫志並北山東至洛薛宣傳酷吏並緣

為奸以上並字索隱師古注皆步浪反讀曰傍今吳語所云靠並依並是也

草書

昔人謂草書在篆隸之前趙壹曰草書起秦之末衛恒曰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作草書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謂章草之始余以為皆非也草書之名實起於草藁史記屈原傳屈原屬草藁未定是古篆隸皆有草藁書非今之草書也熟觀二王草書字字從真行而生豈草書反在篆隸之前乎雖淳

考索

八

化閣帖有漢章帝草書實是王著妄作不可遂為典據

老先生

老先生之稱始見於史記賈誼傳明時稱翰林曰老先生雖年少總稱老先生 國初稱相國曰老先生兩司稱撫臺亦曰老先生近時並不以稱老先生為尊而以為賤何也

名士

漢書聞張耳陳餘兩人乃魏之名士名士二字始見月令云聘名士又史記律書亦云自是之後名士迭興謂名家

法家之士非有名德有詞章之謂也今人往往誤用

古今人表

班孟堅列古今人表於漢書中顏師古以為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于是後人有議之有駁之訖無定論余獨謂不然蓋上古之世聖帝明王接踵而生故聖人仁人智人居多中古之世則漸生中下之人至戰國時則下愚之人接踵而生上上之人少矣故自周公孔子而後無有一人列於上上者班氏意蓋本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二語是借古人以鑑今

考索

九

人此立表之深意也若必欲以有漢一代之人盡列表中試問將高祖以下諸帝置于聖人之列耶仁人之列耶抑孟堅是漢人能雌黃本朝人物耶且序中立意原歸乎顯善彰惡勸戒後人故博採焉後人讀書每每誤會前人意見如此暇時擬著兩漢人表以補班范兩家之書亦一快事

親家

今人呼嫻親為親家始見於後漢書禮儀志親家公三字則見於隋書李穆弟李渾傳皆作平聲讀今吳人呼親家

為親家又作去聲讀左傳師服曰庶人工商各有分親是

親家之親本讀去聲也案說文親至也初僅切秦刻石文窺巡遠方窺巡天下猶言親之至也唐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可見呼親家為窺家者其來久矣

大長公主

先六世祖會稽郡王諱景臻尙宋神宗第十女賢穆大長公主事見宋史外戚傳心竊疑之以為行次第十何以加大長二字案漢書天子女稱公主姊妹稱長公主姑稱大長公主至高宗朝蓋賢穆已長三四輩矣

考索

十

關侯世家

關侯神廟始于唐貞元十八年為玉泉伽藍有董佺為記宋元明以來皆有封號至本朝顯靈尤盛尊為武廟祀以太牢與孔子並重今且尊之為帝矣余嘗晤江都校官鄭君名環者為作關侯世家以三國志本傳為主而注之以歷代祀典雜說直至本朝加封徽號及恩錫致祭典禮為一卷頗為詳備惟稱周將軍為實有其人見本傳中不知何據

打踉

本朝禮制幼輩見長者下屬見上司僕人見主人以一足
畧屈欲作拜勢謂之打跽此上古已有之史記滑稽傳魯
講鞠臧徐廣曰臧與跽同謂小跪也說文曰跽蹠也一曰
卑也祭也莊緣切又後漢書高句麗在遼之東跪拜曳一
足卽鄭注周禮奇拜之義爲屈一膝是也

海市蜃樓

王仲瞿常言始皇使徐福入海求神仙終無有驗而漢武
亦蹈前轍真不可解此二君者皆聰明絕世之人胡乃爲
此捕風捉影疑鬼疑神之事耶後遊山東萊州見海市始

考索

七

恍然曰秦皇漢武俱爲所惑者乃此耳其言甚確

高郵州西門外嘗有湖市見者甚多按高郵湖本宋承州
城陷而爲湖者卽如泗州舊城亦爲洪澤湖矣近湖人亦
見有城郭樓臺人馬往來之狀因悟蓬萊之海市又安知
非上古之樓臺城郭乎則所現者蓋其精氣云

請雨

請雨祈晴之說自古有之如檀弓呂氏春秋荀子春秋繁
露皆有載者如董江都之閉陽門則雨欲止則反是之謂
也余謂晴雨是天地自然之理雖帝王之尊人心之靈安

能挽回造化哉卽有道術如畫符遣將呼風喚雨諸法亦
不過盡人事以待天耳杭人請雨祈晴則全仗觀音力尤
爲可笑究竟觀音果能祈雨耶不能祈雨耶吾不知之也
阮雲臺宮保巡撫浙江適逢大旱未往天竺進香而人心
遂大不服噴有繁言世俗之惑一至於此

水車

大江以南灌田之法俱用水車其來已久又名曰桔槔莊
子天運篇桔槔者引之則俯舍之則仰故水車爲桔槔也
太平御覽引魏畧曰馬鈞居京都有地可爲園患無水以

考索

七

灌之乃作翻車令兒童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
百倍水車之制始此東坡無錫道中賦水車詩云翻翻聯
聯銜尾鴉犖犖磳磳脫骨蛇分畦翠浪走雲陣刺水綠針
抽稻芽可謂形容盡致近吳門沈狎鷗孝廉按之古法製
龍尾車不須人力令車盤旋自行一日一人可灌田三四
十畝豈不大善然祇可用之北地不可施之江南且一車
需費百餘金一壞卽不能用余謂農家貧者居多分毫計
算豈能辦此猶之風車非不善在大江邊可行若是日無
風便不得水總之不如水車之妙

土地之神

今墳墓上有土地之神每年祭掃必設酒脯祀之其來已久見檀弓以几筵舍奠於墓左注虞翻云舍奠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正義云置於墓左禮地神也

潤筆

潤筆之說昉於晉宋而尤盛于唐之元和長慶間如韓昌黎為文必索潤筆故劉禹錫祭退之文云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李邕受餽遺鉅萬皇甫湜索縑九千白樂天為元微之作墓銘酬以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類不可枚舉

考索

十三

鄉勇自古有之

古人寓兵於農言兵即可以為農農即可以為兵也後世分兵農為兩途言兵不可以為農農不可以為兵也今之所謂鄉勇者非兵非農與之言兵素不知干戈之輕重與之言農又不知稼穡之艱難然則何以用之哉韓非子有言曰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乃知鄉勇自古有之

泉之為錢

余年二十七入館于吳門徐復堂家正錄先世大宗譜譜中載錢鏐第二十六子孚為周文王師拜官錢府上士因

去錢之竹而為錢氏此定姓之祖時內閣學士頤年纔十

四五見之笑曰周禮泉府字皆作泉說文曰錢銚也古田

器不可以錢作泉也余荅曰子不見鄭司農注云泉故書

作錢耶蓋泉之為錢其來久矣近嘉定獻之別駕姑凡為

人書碑版楹帖條幅名款竟書泉帖亦尚古好奇之甚蓋

泉別有一姓後周書有泉企上洛豐陽人新唐書諸夷蕃

將傳有泉男生獻之畢竟以錢為泉亦覺無謂

札樸

老友桂未谷大令嘗作札樸二十卷考訂精確發前人所

考索

十四

未有畧記數條于此

或問今學宮之樂舞生本于何書桂未谷曰周禮籥師掌

教國子舞羽翯籥鄭注所謂籥舞也今人稱樂舞者誤也

或問青黑異色今北地人輒呼黑為青者何也桂未谷曰

史記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

之至今猶存其語耳

或問今之善訟者謂之刁風南北通行何義也桂未谷曰

此字循習不察久矣史記貨殖傳而民雕悍索隱注云言

如雕性之捷捍也吏胥苟趨省筆以代雕耳猶福州書吏

書藩臺為潘台是也。

或問四月八日為浴佛日有典乎桂未谷曰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見眾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灌佛即鑄金象佛也文選七命乃鍊乃鑠萬辟千灌王粲刀銘灌辟以數皆鑄之義也今人以為浴佛誤矣或問今之履歷有典乎桂未谷曰今之履歷猶古之腳色也通鑑隋虞世基掌選曹受納賄賂多者超越等倫無者註腳色而已注云注其入仕所歷之色也宋末參選者具腳色狀即根腳之謂也

考索

十五

或問棺有前和後和之稱何也桂未谷曰案呂氏春秋昔王季歷葬陽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謝惠連祭古塚文云兩頭無和是也

北音無入聲

顧亭林曰入為閏聲李子德編入聲俱轉去聲蓋北音無入聲以五經左國盡出北人也如費無極之極字史記吳越春秋俱讀作忌猶如酈食其審食其食字俱音異也易未濟初六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朱子註曰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協若讀如忌聲則上下韻俱叶矣或解作

無忌憚義亦通或曰如子言古無入聲與中原韻何別余曰五經左國上世之北音中原韻後世之北音也

古韻

今所用韻與唐韻不同以今音叶唐詩者悞矣而昧于學者以唐韻叶三百篇尤悞要知古今言語各殊聲音遞變漢魏以還已不同于詩騷况唐宋乎且一方有一方之音豈能以今韻叶古韻乎近金壇段懋堂大令有六書音均表高郵夏澹人孝廉有三百篇原聲吾鄉安彙占孝廉有說文韻徵皆可補顧氏音學五書之闕

考索

十六

鯤鵬

余幼時讀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數語為之大駭以為斷無此理問之長者云此莊生寓言也嘉慶丙子十月安東縣知縣詳報沿海有大魚一頭兩目已剝去計長三十六丈自背鬣至腹高七丈有餘又袁叔埜刺史言山東蓬萊縣與海最近一日有大物從空而來兩翼垂天日為之晦滿城人大懼羅拜焚香逾時而去日光復明又南匯縣志載 國初有大魚過海中其鬣如山蠕蠕而行過七日七夜豈即莊子所謂鯤鵬者非耶

梅梁

再廟梅梁為詞林典故由來久矣余甚疑之意以為梅樹
屈曲豈能為棟梁乎即如金陵隱仙庵之六朝梅西川崇
慶州署之唐梅滁州醉翁亭有歐陽公手植梅浙江嘉興
王店鎮有宋梅太倉州東園亦有王文肅手種一株曰瘦
鶴皆無有成拱抱而直者偶閱說文梅字注曰楠也莫杯
切乃知此梁是楠木也

補天射日

太平御覽載女媧氏煉石補天后羿射畢十日豈可信乎

考索

七

余釋之曰煉石補天者言燒石成灰可補屋漏也射畢十
日者言射的如日之圓十日並中也山堂肆考又謂羿善
射河伯溺殺人則射其左臂風伯壞人屋舍則射中其膝
有功於天下皆不經之言

顏淑冉子

漢石室畫像題字云顏淑獨處飄風暴雨婦人乞宿升堂
入戶燃蒸自燭懼見意疑未明蒸盡縮芒續之顏淑字叔
子事詳詩巷伯疏與魯男子閉戶事異又紹興府學中有
一唐碑刻十哲贊稱冉子字子我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云宰子字子我裴駟引鄭康成注曰魯人淮南子人間訓
亦稱宰子未聞其姓冉也然自必有據

繖

古有笠無繖說文笠字注蓋也笠字注笠無柄也然則笠
即今之繖也晉書王雅傳雅遇雨請以繖入此為繖字初
見又史記五帝本紀舜以兩笠自扞而下皇甫謐注云繖
也崔豹古今注太公伐紂遇雨乃為曲蓋亦即繖也故今
吳人呼繖為持笠蓋本此又三國志忘其行軒疑亦是繖
今俗作傘然唐碑吳嶽祠堂記已用之

考索

六

扇

或謂古人皆用團扇今之摺扇是朝鮮日本之制有明中
葉始行于中國也案通鑑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胡三省
注云腰扇佩之于腰今謂之摺疊扇則隋唐時先有之矣

轉蓬

漢書賈山傳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塚而託葬焉師古
注云蓬顆謂土塊張華博物志徐人謂塵土曰蓬塊今吳
人方言謂之蓬塵即灰塵也杭人方言又謂之蓬坡兒坡
亦塵也如曹植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回飈舉

吹我入雲中蕪城賦孤蓬自振驚砂坐飛卽莊子蓬之心管子飛蓬之問皆言塵土之義未必是蓬草也然古人亦有認作蓬草者如司馬彪詩百草應節生含氣有深淺秋蓬獨何辜飄搖隨風轉又唐人蔣防轉蓬賦凌寒後雕雖有慙于松栢近秋俱敗亦無愧于蘭蓀觀此則知古人錯認之處不少試思蓬草何物豈能吹入雲中而隨風轉耶此理之易明者也

宗譜

唐尙氏族貞觀初有詔令天下貢氏族譜奉敕旨第其甲

考索

抗

乙勒爲成書有譜者爲望族後世謂之譜學此讀書人別是一種學問又在詞章攷據舉業之外者也如吾族錢氏有大宗譜武肅王自敘云蓋聞古賢垂訓先哲修身莫大於上承祖禰之澤下廣子孫之傳是故堯舜之理天下其先則曰敦睦九族然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是知爲人子人臣之道莫過於尊祖敬宗揚名立身者也云云其所謂大宗譜者以少典氏爲第一世黃帝爲第二世其畧曰錢氏之先出於少典初少典氏爲諸侯八傳而生黃帝譜宗黃帝而追帝之所自出故

以少典爲一世黃帝爲二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偃偃生老童老童生重黎重黎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白樊曰惠連曰錢鏗曰永言曰安曰季連樊爲昆吾氏惠連爲參胡氏永言爲鄧人安爲曹姓季連爲芊姓而錢鏗卽彭祖是也商時爲彭城伯仕夏商周三代爲國師年七百九十七歲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其第二十六子孚承其後爲周文王師拜官錢府上士因去鏗之竹而爲錢氏此定姓之祖也自此以下第七十一世而至武肅王原原本本一絲不亂詠謂此譜斷非武肅所作尙是

考索

正

沿襲貞觀初所貢之氏族舊本卽他姓之譜如此類者甚多皆渺茫之言不足信也故顏師古極論之謂私譜之文出于閭巷家自爲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託無所取信寧足據乎如歐陽氏譜祗序世系自詢以下僅五世已閱三百年自琮以下才百四十年而業已十八世據三十年爲一世之說何長短之不齊也又蘇氏族譜引云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案神堯者高祖謚也而味道並非高祖時人又載諱新者爲始祖注云不仕娶黃氏享年若干七月二十

六日卒既不詳世次又不著紀年究竟在何年之七月二十六日皆可笑其自敘云蘇氏族譜小宗之法也凡天下之人皆得而用之而未及大宗也其疎畧如此而亦謂之譜至今人尙有歐譜蘇譜之稱皆以爲典據謬矣宋狄青不認梁公爲同族世爭重其言吳毅父駁之謂其武臣少讀書昧於譜牒而疎于原本若梁公之在唐望雲思親何其孝也反周爲唐何其忠也旣忠且孝青恐不能克肖前人耳何云一時遭際安敢自附前人邪况狄之先由周成王封少子於狄因以爲氏青與梁公實係一派惟世遠人

考索

至

亡徙遷靡定譜牒莫稽舉原一本者而途人視之又何怪焉至今人家無譜牒可攷者輒以狄青之言爲證亦不足以爲典據也惟吾錢氏一族家家有譜或此詳彼畧或彼詳此畧要其指歸大約相同自武肅王以下至派凡三十世獨忠懿王後一支最爲繁多以納土於宋無有兵革未嘗破家故合族三千餘人俱入汴京至高宗南渡仍回臨安自此散居江浙故江浙之錢氏視他省爲尤盛所以譜牒之傳亦較別家爲可信無有渺茫之言及歐蘇狄青之病也然每見讀書人俱不留心如嶼沙方伯之先出常熟

千一公後名應龍者字吟溪係鹿園支至方伯爲三十一世誤認奚浦支應隆公爲祖則忽長五世爲武肅王二十世孫矣又黼堂少宰爲文僖公第十子景畧公後實三十世而行狀以爲武肅三十三世孫亦失攷之甚更有奇者竹汀宮詹博雅嗜古著作如山爲當代之通儒而不及譜牒一字余嘗親問之曰無稽矣後見虞山世譜知宮詹亦出自常熟千一公後有諱浦者遷嘉定是卽宮詹之所祖也

墓碑

考索

至

墓之有碑始自秦漢碑上有穿蓋下葬具並無字也其後有以墓中人姓名官爵及功德行事刻石者西京雜記載杜子夏葬長安臨終作文命刻石埋墓此墓志之所由始也至東漢漸多有碑有誄有表有銘有頌然惟重所葬之人欲其不朽刻之金石死有令名也故凡撰文書碑姓名俱不著所列者如門生故吏皆刻於碑陰或別碑漢碑中如此例者不一而足自此以後諛墓之文日起至隋唐間乃大盛則不重所葬之人而重撰文之人矣宋元以來并不重撰文之人而重書碑之人矣如墓碑之文曰君諱某

字某其先為某之苗裔並將其生平政事文章畧著於碑然後以某年月日葬某最後係之以銘文云云此墓碑之定體也唐人撰文皆如此至韓昌黎碑誌之文猶不失古法惟考功員外盧君墓銘襄陽盧丞墓志貞曜先生墓志三篇稍異舊例先將交情家世敘述或代他人人口氣求銘然後敘到本人是昌黎作文時偶然變體而宋元明人不察遂仿之以為例竟有敘述生平交情之深往來酬酢之密媿媿千餘言而未及本人姓名家世一字者甚至有但述已之困苦顛連勞騷抑鬱而借題為發揮者豈可謂之

考索

三

墓文耶吾見此等文屬辭雖妙實乖體例大凡孝子慈孫欲彰其先世名德故卑禮厚幣以求名公鉅卿之作乃得此種文何必求耶更可笑者昌黎文集中每有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字樣此是門人輩編輯時據藁本鈔錄未暇詳考耳而後之人習焉不察以為昌黎曾有此例刻之文集中而其子孫竟即以原藁上石者實是癡兒說夢矣

四金剛

今寺院門首必設四金剛即佛家所謂四大天王也溯其所由乃唐代宗時西蕃寇西涼詔不空和尚入誦仁王密

語神兵見於殿庭西涼累奏東北雲霧中見神兵鼓噪蕃部有金色鼠皆咋絕弓絃而城坳忽幻光明有四天王怒睨蕃帥蕃帥大奔由是敕諸寺院皆置四天王像此其始也

孟蘭盆會

舊唐書王綰傳載代宗奉佛綰為宰相嘗七月望日於內道場造孟蘭盆飾以金翠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座備幡節龍傘衣裳之制各書尊號于幡上以識之昇出內陳于寺觀是日排儀仗百寮序立于光順門以俟之

考索

二

幡花鼓舞迎呼道路歲以為常今孟蘭盆會之始也

宋儒

六經孔孟之言以覈四子書注皆不合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與六經孔孟之言大異六經言理在於物而宋儒謂理具於心謂性即理六經言道即陰陽而宋儒言陰陽非道有理以生陰陽乃謂之道戴東原先生作原善三篇及孟子字義疏證諸書專辯宋儒之失亦不得已也

蕭山毛西河善詆宋儒人所共知同時常熟又有劉光被者亦最喜議論宋儒嘗曰朱晦庵性不近詩而強注詩此

毛詩集傳所以無用也又曰一部春秋本明白顯暢爲胡安國弄得七曲八曲其言類如此西河同鄉有韓太青者著有說經二十卷爲西河作解紛皆平允之論

時藝

袁簡齋先生嘗言虞夏商周以來卽有詩文詩當始于三百篇一變而爲騷賦再變而爲五七言古三變而爲五七言律詩之餘變爲詞詞之餘又變爲曲詩至曲不復能再變矣文當始于尙書一變而爲左國再變而爲秦漢三變而爲六朝駢體以至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變而爲時藝

考索

三五

文至時藝亦不復能再變矣嘗見梨園子弟曰不識丁一上戲場便能知宮商節奏爲忠爲孝爲奸爲佞宛對古人爲一時之名伶也其論時藝雖刻薄然卻是有理余嘗有言虛無之道一出不知收束天下多少英雄時藝之法一行不知敗壞天下多少士習

董思白云凡作時文原是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牽由人無一定也余在汴梁識海州凌仲子進士仲子自言嘗從江都黃文暘學爲時藝乃盡閱有明之文洞澈底蘊每語人曰時藝如詞曲無一定資格今人輒刺刺言時文者終

于此道未深與思翁之言相合

題目

余嘗論考試寫題目低兩格寫文則頂格皆習焉不察題目是聖賢經傳時文乃發明聖賢精義者何以反高兩格試看十三經注疏豈有注高于經疏高于注耶卽廿一史本紀列傳志表題目亦無有低兩格者不知當時何人定此式樣

紙錢

紙錢之名始見於新唐書王嶼傳蓋漢以來葬者皆有瘞

考索

三五

錢後里俗稍以紙翦錢爲鬼事開元二十六年嶼爲祠祭使始用之以禳祓祭祀然古人有用有不用者范傳正謂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宋錢若水不燒楮鏹邵康節祭祀必用紙錢有明以來又易紙錠大小元寶黃白參半與紙錢並用近人又作紙洋錢鄉城俱有之真可笑也

七七

喪家七七之期見於北史魏書北齊書及韓琦君臣相遇傳又顧亭林日知錄徐復祚村老委談郎瑛七修類藁皆載之要皆佛氏之說無足深考惟臨淮新語謂始死七日

冀其一陽來復也祭於來復之期卽古者招魂之義以生者之精神召死者之靈爽至七七四十九日不復則不復矣生者亦無可如何也此說最通

考索

毛

水學

叢話四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總論

嘗論天下之水自淮而北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爲逆河入于海者是也自淮而南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今九河既塞故燕趙之間多霖潦三江既塞故三吳之間多水患

水學

江南治江淮北治河同一治也而迥然不侔黃河之水遷徙不常順逆乍改其患在決雖竭人功而天司其命江南之水紆迴百折趨納有準其患在塞雖仰天賦而人職其功

大都論水于江北其利在漕論水于江南其利在田江北懼水黃河之徙江南病水太湖之溢以治河之法治江恐未必有濟以治河之費治江則事半而功倍矣

三吳澤國也萬水所歸東環滄海西臨具區南抵錢塘北枕揚子其中滯蓄者則有龐山陽城沙河昆城諸水宣洩者則有吳淞劉河白茅七浦諸水縱橫聯絡如人之一身血脈流通經絡貫串蓋血脈不和則病經絡不舒則困然

一人得病無傷于天地之和一方得病實有關於萬民之命

昔人于溧陽之上嘗為堰壩以遏其衝于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于蘇州則開江湖以導其流並疏塘浦以通其脈又備規制以善其後惟是上源之來者不衰下流之去者日滯潮汐往來易于淤塞故唐末五代有撩淺夫開江卒以時濬治水不為害而民常豐足

治水之大要惟二道曰蓄曰洩而已蓄以備旱洩以防潦早則資蓄以灌溉水則資洩以疏通

水學

宋政和間趙霖體究治水之法有三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啟閉三曰築圩裏田隆興間李結又獻治田之法一曰敦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故郊直言水利專于治田單鏗言水利專于治水要之治水即所以治田治田即所以治水總而言之似瀚漫而難行析而治之則簡約而易辦高田之民自治高田低田之民自治低田高田則開濬池塘以蓄水低田則挑築隄防以避水池塘既深隄防既成而水利興矣

范文正公曰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至哉言乎故水

利之不興有六梗焉大都為工費浩繁庫無儲積一時難

于籌劃則當事為之梗享其利者而欲避其事恐科派其膏腴之田而為累也則官宦家與富豪者為之梗或有惑于風水之說某處不宜開某處不宜塞為文運之攸關則科第家與諸生監為之梗小民習懶性成難與圖始則刁頑為之梗賣法者多程功者少則吏胥為之梗甘苦之相畸勞逸之相懸張弛之相左則怨咨者為之梗此六梗者水利之所以不興而人心之所以未定也

水學

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吳水利者三十餘次明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三吳水利者亦三十餘次蓋開江治水未免擾民然正恐其擾民故開江治水夫天下事最誤于因循而亦忌速成如治水大事也豈能限時日而奏功乎大約一年二年而圍畝可成三年四年而溝洫可深五年六年而浦瀆可通七年八年而三江可入至于九年十年則無不告厥成功矣

太湖

太湖之為震澤具區笠澤五湖前人載之甚詳可不具論惟是襟帶三州眾水所宅東南之利害繫焉其西北則自

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河并鎮江丹陽金壇茅山諸水會于宜興荆溪以入其西南則自宜歛天目諸山由臨安餘杭以及湖州之安吉武康長興烏程合苕霅兩溪之水以入滙為巨浸分布諸河一由吳江出長橋入吳淞一由長洲出崑山入劉河一由無錫出常熟入白茆皆入于海其底定也則灌溉三吳之民田而享其利其汎濫也則浸淫三吳之民田而被其害是以古人之治水也疏其源導其流皆為民興利除害而已

水學

四

導其歸洶至言也今五堰既塞廣通又廢而吳江長橋一帶亦淤墊幾成平陸然上築周行以通行旅下開堰洞以洩湍流似可以為萬世之利矣而不知湍流不暢則不達于枝河枝河之水不達于三江三江之水不達于大海故遇旱則赤地千里遇水則一望汪洋而農田為之害農田日害而下民窮感下民窮感而賦無所出皆聽命于天時而實非也
或有問于余曰太湖之水為長橋所塞致三吳有漂沒之憂何不去之以復古之舊蹟乎曰不可也從來治水治田

兩者相兼舟行陸行不能偏廢且病積日久難以施功豈去一長橋而遂能為三吳之利耶只求斬其菱蘆濬其淤積相其地宜順其水性修其堰洞通其湍流而已矣

說者謂吳江未築長隄以前吳中自來無水患既築長堤以後橫截湖流不能宣洩水患始于此矣余曰不然吳地襟江帶海淤潮易積雖不築隄亦難治也試看五代宋元以來有營田軍庸田使農田水利使都水營田使以及都水監諸官又有所謂撩淺夫開江卒者年治月修故得豐稔夫修治而不得其法即為水患況不修治耶由此言之

水學

五

太湖諸口自宜常通不宜略塞水利之官自宜特設不宜兼領耳

三江

三江之說自昔互異或以班固韋昭桑欽諸家為是或以孔安國郭璞張守節程大昌為是余以為俱可弗論總之以導江入海為第一義俾有蓄洩以溉三吳之民田為第二義蓋古之治治水也今之治治田也時代既移滄桑莫定雖考訂精詳尋其故道豈再能復禹之舊蹟乎但以目前而論震澤之下可通入海者惟吳淞劉河白茅為最利

卽今日之三江也

王同祖曰三江通則太湖諸水不爲害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皆安而民被其利三江不通則太湖東注汎濫爲災三吳先受其害矣故東南治水三吳爲急

自禹導三江之後歷周秦漢魏晉唐不言三吳有水患而水患之來却有故焉一塞于東江再塞于長橋水已失其宅矣後之人但知開濬三江之爲利而不知屢開屢塞之爲害也今之治水者莫若因其勢之便而導之如近三泖者使入黃浦近沙河者使入婁江近昆城者使入白茅是也

水學

六

大凡治事必需通觀全局不可執一而論昔人有專濬吳淞而舍劉河白茅者亦有專治劉河而舍吳淞白茅者是未察三吳水勢也蓋浙西諸州惟三吳爲卑下數州之水惟太湖能儲蓄三吳與太湖相聯絡一經霖潦有不先成巨浸乎且太湖自西南而趨東北故必使吳淞入海以分東南之勢又必使劉河白茆皆入揚子江以分東北之勢使三江可并爲一則大禹先并之矣何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也後之人有能翻大禹之舊案乎

昔人有以錢塘揚子吳淞爲三江者謂杭州築長林堰而太湖東南之水不得入于錢塘自常州築五堰而太湖西北之水不得入于揚子獨吳淞一江當太湖下流洩三州之水以注海此又一說也

治三江者自當以吳淞爲急劉河白茆爲次三吳諸水衆流所歸總匯于太湖而吳淞當太湖之衝使先洩上流其勢然也假使嘉慶二十四年不開吳淞則癸未年之水汎溢于三吳之間民皆魚鼈矣可不危哉

來源

水學

七

三吳水源天目爲大其水東出臨安汎溢而爲茗霅入于具區又自天目東南出杭州天竺諸山匯而爲西湖一由昭慶寺前流入松木場爲下河一由湧金水門入城爲濠分布諸河至得勝諸壩爲上河以灌海寧之田如西湖水溢則由諸壩流入下河合于餘杭塘河一遇霖潦則從石門桐鄉嘉興松江以入吳淞黃浦諸港則下流先爲浸溢太湖之水相與抗衡反無歸縮之路矣

溧陽之上有五堰古來治水者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諸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之蕪湖以入大江其後

以商人由宣歙販運木簾東入兩浙以五堰為艱阻因紿官司廢去五堰則諸水皆入于荆溪而滙于震澤

廣通壩者實與五堰相表裏所以障宣歙廣德金陵諸水使之不入太湖也明永樂元年成祖遷都于燕京蘇州民吳相伍以水為下流患引宋單鏐書上奏改築土壩設官吏僉同溧陽溧水兩縣民夫四十名守壩使宣歙諸水不入震澤正統二年周文襄又為重修增高土石奉有欽降版榜如有漏洩水利淹沒蘇松田禾者壩官吏皆斬夫鄰充軍如此其重也今之議論三江輒從下流開濬而無有

水學

八

言及五堰廣通壩者是東坡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太湖諸水於上流既有五堰又有宜興荆溪陽湖之百瀆烏程長興之七十二瀆矣下流則又有無錫之二十一港而獨山門吳塘門為之大長洲之六港而沙墩金市為之大吳縣之九港而銅坑胥口為之大吳江震澤之七十二港而長橋為之大皆所以通經遞脈以殺其奔衝之勢而為太湖分洩者也今大半湮塞難于復舊而民之利其業者又憚于疏濬以積其弊日復日深故郊廛日譬諸一人之身五堰為首荆溪為咽喉百瀆為心震澤為腹旁通震

澤枝河則為脈絡眾竅而吳江為足今廢五堰使宣歙諸水不入于蕪湖反東注震澤而長橋又阻之使太湖之水積而不洩是猶桎其手縛其足塞其眾竅以水沃其口沃之而不已必腹滿而氣絕矣

近世言東南水利者輒引尙書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二語以開濬三江為首務然既知太湖之水有去處而不知太湖之水從何處來耶上古地廣人稀以治水為急今則賦繁財重以治田為急若不量其遠近視其高下察其淺深與夫水源之來歷而欲興水利亦難矣哉

水學

九

枝河

三江為餘河諸浦為枝河餘河則用孟子之水利濬河導海是也枝河則用孔子之水利盡力溝洫是也

既知太湖之來源矣則太湖諸水從何處去乎曰枝河也既知三江之入海矣則三江諸水從何處來乎曰枝河也故治水者餘河既深而枝河亦自要緊凡民田落在官塘者不過百分之一分其田多在腹內其利多在枝河譬如花果樹百千枝榦皆附一本而生開花結實者則從枝榦而發若僅治餘河不治枝河徒費財力無益也

大凡濬治水利者往往于大工告成之後力疲心懈不復議及善後經久之計每置枝河于不問輒曰且俟異日而不知前功盡棄矣必使各枝河得利業戶照田論工先後並舉各治已田水遠路遙一時尙難周遍況漠然置之哉濬幹河時凡幹河諸水悉決諸枝河而後大工可就濬枝河時凡枝河之水悉歸諸幹河而後小工易成此不易之論也

水利

郊直有言天下之利莫重于三吳三吳之利莫重于水田

水學

十

蓋江南之田古爲下下今爲上上者何也有太湖之蓄洩

江海之利便也故大江南北財賦所出全資乎水利

三吳地勢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則引湖水以溉

田水多則洩田水繇江以入海潴水洩水兩得其宜故鮮

水旱之憂皆膏腴之地今以蘇松常鎮杭嘉湖太倉推之

約其土地無有一省之多而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是

以七郡一州之賦稅爲 國家之根本也

凌雲翼曰東南水利猶人身之血脈也東南財賦猶人身

之脂膏也善養生者必使百節不滯而後肢體豐腴元氣

自足蓋財賦俱出農田農田資乎水利故水利不修則田

疇不治田疇不治則五穀不登五穀不登而國用不足矣

欲求水利先除水害蓋水之害在泛溢此水年之所以不

洩而爲田害也水之利在滄泓此早年之所資灌溉而爲

田利也以治田之法治水則水利興以治水之法治田則

田自稔故曰善治農田者必資乎水利善治水利者必溯

其源流

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則當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則

當拔其本塞其源況水之利尤當深探其本而窮究其源

水學

七

者也

古聖人盡力溝洫非止爲治田之計正欲就其順下之性

引而導之入于江入于海俾無阻滯旱澇皆宜國計民生

卽賴于是國計者何賦稅是也民生者何力田是也

王叔臬曰國家之視江南猶富室之視腴產不可使農田

一日不加勤恤也使患至而賑撫之一出一入其費增倍

與其修治于已患不若預防于未來與其驟興于一時以

多兩倍之費不若施工于平日以成十倍之功

吳中水利固惟濬枝河爲要務築圩岸爲急需究其本源

則枝河淤塞者由圩岸坍塌圩岸坍塌者由人力怠惰余以為開渠者土無堆積而即為圩岸築隄者無從取土而即以開渠二者相兼其功百倍蓋開得河深灌溉自利築得隄高泛溢無虞也故邾賈曰取塘浦之土以為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不至使水衝決勢必趨于江與海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矣

五代錢氏不廢漢唐治水之法自今之嘉興松江沿海而東至于太倉常熟江陰武進凡一河一浦皆有堰閘使蓄

水學

十二

洩以時旱潦無患而田自利其時歲豐人樂每米一石錢五十文范文正守三吳大興水利斗米十錢至南宋農政不修水利不舉三吳之田日漸墮壞則石米一貫矣以此推之興水利則如此不興水利則如彼

鄺道元曰東南地卑萬流所湊而常熟之地在三吳尤為卑下何也上流則太湖東洩之水由吳江經郡城合元和塘諸流會于常熟下流則太湖北洩之水由無錫而東合宛山鵞湖華蕩諸流亦會于常熟在漢唐時本有三十二浦以洩諸水旱則資潮汐以灌田澇則分諸浦以入海田

常豐熟而民力有餘故謂之常熟每年賦稅甲于三吳今則不然白茅七鴉諸浦已廢矣而獨留福山港一線之道亦淤塞僅通舟楫欲其常熟得乎此所謂知其末不知其本矣

國家修治黃河費無所惜修治運河費無所惜者為轉漕故也漕從何來乎江浙之賦為重也江浙之賦何憂乎曰水利之道不興也

許光凝曰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濬一浦有一浦之利考之前古有置閘之啟閉有圍田之厲禁有濬川之舟楫有水課之殿最所以為三吳之利者甚備濟旱如救焚防潦如拯溺故曰欲享其利不得不除其害也

水學

十三

水害

王政所重莫先民食而食出于農農資于水水得其用可以挽凶而為豐化瘠以為沃利莫大焉水不得其用可以反豐而致凶化沃以為瘠害莫甚焉

三吳水利固在太湖三吳水患亦在太湖所謂有大利必有大害也昔錢公輔守金陵常究五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東之害所謂知其利不知其害也又謂三江通則三吳

均受其利三江不通則三吳均受其害今地方縣令但知奉檄追徵痛恨小民之逋負而不知逋負之所由大吏監司但知謹守前規痛惜東南之凋弊而不知凋弊之所至禾生于水溺之則死禾資于水養之則熟三吳之間低田多而高田少故水平則爲利水溢則爲害

古人治水之道必觀其源溯其委上築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西出于蕪湖下疏三江以殺其勢而使諸瀆之水東入于滄海後世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隄既障則去者復緩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

水學

四

沙之湧其不爲三吳之害者幾稀矣

或謂自海塘南障三江北折而太湖之尾閭已失其勢矣或又謂太湖洩水第一要處全在吳江之長橋自宋時築隄駕橋元時又易以石雖留堰洞以洩水勢而咽喉已塞積淤漸高使上流阻遏下流散緩而吳淞日壞者石隄之害也

昔人論吳江東通青龍江由青龍入海之處因監司相視恐走漏商稅遂塞此江夫商稅利國無幾而湮塞湍流其害莫大

農人之利于湖也始則張捕魚蝦決破隄岸而取魚蝦之

利繼則遍放菱蘆以引沙土而享菱蘆之利既而沙土漸

積乃挑築成田而享稼穡之利既而衣食豐足造爲房屋

而享安居之利既而築土爲墳植以松楸而享風水之利

湖之淤塞浦之不通皆由于此一旦治水而欲正本清源

復其故道怨者必多未爲民便也或曰興舉水利正所以

便民也譬諸惡人不懲治病者無醫藥恐歲月寢久日漸

填塞使水無所洩早無所溉農民艱困賦稅無由爲三吳

之大害當何如耶余則曰方將興利以惠民何忍擾民以

水學

五

增害然單錫有言上流峻急則下水泥沙自然嘴去今能

以太湖之水通洩三江之口不淤則向之豪民占而爲田

爲屋爲墳墓者可十埒其五六此不待懲而自治不待醫

而自藥矣

三吳之民但知水旱之爲害而不知人事之不修遂謂湖

之淺深江之通塞無關緊要而一經水旱事窮勢迫搶地

呼天而莫之應是誰之過歟今太湖百瀆七十二漚皆湮

沒矣枝河枝港半成菱蘆矣白茅劉河七浦皆爲平陸矣

吳淞雖開水流不暢以浩渺無涯之水決他何處去耶嗚

呼旱年則水無自蓄水年則水無自洩三吳水旱之憂恐自此始矣

水之為利甚廣而害亦甚廣蓋治之則為利不治則為害也所謂害者害民田也民田一害則民食何由而生賦稅何由而出餓死者有之鬻兒女者有之迫而為盜賊者有之至如去年之水田禾既湮沒矣民舍亦漂流矣而城郭之坍塌墳墓之衝決桑麻之枯萎花豆之不登至于流離載道民不聊生反勞 聖躬之籌畫不惜數十萬帑藏以加惠元元水之為害至于此耶故曰治之則為利不治則為害

水學

十六

建閘

范文正公曰三吳水利修閘濬河置閘三者缺一不可余以為三江既濬建閘為急何也蓋水利之盈虛全在乎節宣今諸江入海之處岡身既高而又有潮汐往來一日夜凡兩至前人謂兩湖積淤厚如一錢則一年已厚一二尺矣十年而一二丈矣故沿海通潮港浦歷代設官置閘使江無淤澱湖無汎溢前人咸謂便利惟元至順中有廢閘之議閘者押也視水之盈縮所以押之以節宣也潮來則

閉閘以澄江湖去則開閘以洩水其潮汐不及之水又築隄岸而穿為斗門蓄洩啟閉法亦如之安有不便乎

古人治閘自嘉興松江而東至于海遵海而北至于揚子沿江而西至于潤州一江一浦大者閘小者堰所以外控海潮而內防旱潦也今惟于初開之時務深而不務闊且有石閘以衛之既開之後務通而不務塞再設撩淺以導之然後可圖永利

水學

十七

或謂設閘之道有數善焉如平時潮來則扃之以禦其泥沙潮去則開之以刷其淤積若歲旱則閉而不啟以蓄其流以資灌溉歲澇則啟而不閉以導其水以免停汎且沿江設險私販難以度越因閘設官盜賊易于斂跡嚴啟閉之規添疏導之卒庶幾乎可也

前人常議及潮汐易淤海口於治河時開至盡頭處留一壩不開以斷海口既無退潮留泥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若逢水災洶湧請牌開壩舉錘如雲半日可通水洩復塞此亦一法也

圍田

古人治低田之法必先治塘浦即取塘浦之土以為隄岸

塘浦既深則水流易暢隄岸既高則低田不涇雖大水之年水流激湍無虞矣若但知治水而不知治田則所開之地不過積土于兩岸之側一經霖雨蕩滌復入塘浦不三年淤塞如舊全功皆棄今徒陽運河可鑿也

范文正公常言江南圍田每方數里內有河渠外有門閘早則啟之潦則閉之旱潦不及爲農之利故治水必先治田治田必先治岸蓋水道爲農田之命脈低田以圍岸爲存亾今門閘不可復矣而修築隄岸堰壩之策獨不可行耶

水學

六

高田之浦港常通則無曠旱之虞低田之隄防常固則無水潦之患夫人而知之矣其所以不力者亦有故焉或因田主但知收租而不修隄岸或因佃戶利于易田而致涇塞或因一圩雖完全而同圩有貧富之不等有公私之相吝而一人爲之阻隔以致因循誤事夫愚民豈知後日之利益哉但厭目前之畚耜耳人心之不齊皆以此也

三災之田最低下衆水所歸爲民利亦爲民害大約畏澇者十之七八畏旱者十之二三不築隄岸不可也既築隄岸矣而無楊柳以植之菱蘆以衛之風雨之衝牛羊之踐

不及數年又復如故而欲田之稔歲之豐豈可得乎

老農有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蓋高鄉不稔無溝故也低鄉不稔無岸故也是池塘爲高鄉之急務大約有田百畝必闢十畝之塘以蓄水而防旱隄岸爲低鄉之急務大約有田百畝必築三尺之圩以洩水而防潦夫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也

增築隄岸亦有法焉必今年築若干高取葭葦以蔽之明年增若干高插水楊以護之後年增若干高取筒泥以益之三年之後草木根深隄岸堅固矣

水學

九

或謂每歲農隙令民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足畏也或于田旁近地取其圩塞河道之土以築之或筒河底之泥以益之如最低之田無從取土則在田中開一塘挑泥增岸蓋農人每以糞壤爲肥禾之用一年高一年仍取田土以實之並無妨于田也

宋轉運使王純臣常建議請蘇湖常秀卑下之田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防水旱以禦風濤水漲則專增其裏水澗則兼築其外遇旱年則車水以入遇水年則戽水以出高低之田皆熟矣

濬池

昔人治高田之法凡陂塘池堰可以儲蓄以備曠旱可以宣洩以防霖潦者皆所以治田者也蓋高田去河遠無水可溉者則必有陂塘池堰土人謂之藏浜所以藏水也又謂之上浜言高于通河也其年雨暘時若則無資于上浜或雨水霖潦亦無妨于田土一遇乾旱之年苗禾立槁人心皇皇則滴水如珠全藉接濟使轉凶而為豐者上浜之力也

三吳之田雖有荒熟貴賤之不同大都低鄉病澇高鄉病

水學

三

旱然自古言水利者往往詳于治水而略于治旱蓋低鄉田圩不修水固不能自避高鄉池塘不落水亦安能逆上哉故梁寅鑿池論曰嘗觀畝畝之間有田十畝而廢一畝以為池則九畝可以資灌溉常豐稔矣民非不知此也蓋以膏腴之壤人人所惜孰能以一畝之田為九畝之利乎今高區皆有陂有塘有池有堰而民不知濬深以蓄水一遇亢旱束手無策坐看苗槁有哭于野者有歎于路者有流離四方者惜小費而失大利亦愚矣哉

上浜一濬為利無窮早年蓄水以資灌溉水年藏水以備

不虞深者養魚為利淺者種荷為利其地瘠者每年以簞泥取污即為肥田之利其與通河較遠者每日汲水洗紗兼為飲食之利今常鎮各州縣大半高區農民不但不濬而反皆填塞或築為道路或廓其田疇有誰禁之哉棄天之時失地之利罪莫大焉無怪乎低田常熟而高田常荒也

專官

王叔杲曰水利有專官至急之務也以田疇之廣衍民力之勤惰不可無專官以督率之也夫州縣之長既苦于政

水學

三

務之繁而違計其農政之瑣身坐堂皇目周四境雖神禹不能也若非有專官之治帶同丞貳巡行阡陌浮泛江湖問農民之疾苦察田蕩之利弊量河渠之大小定土方之深闊料灘岸之遠近為夫役之多寡時當農忙則勉民以勤儉時當農隙則督民以疏濬不特此也窮鄉僻壤去城遼遠民有善惡事有輕重豈無冤抑豈無控訴者使有專官以協理之則訟自鮮水自治利自益而民自安矣

治三吳之水有六策焉一曰開洩水之川二曰浚容水之湖三曰殺上流之勢四曰決下流之壑五曰挑潮漲之沙

六曰立治田之規而又請專官以督之庶幾乎可也若以三災之利而責于三災之民譬諸一國之事責辦于一家以百人之負而責荷于一人勢有所不能也

張內蘊曰治水者天下之大事也而足國裕民天下之大功也任天下之大事以成天下之大功非有天下之大智秉匡時之大忠者其孰能與于此

或曰小民力田爲生固所自盡添設專官徒以增擾或又曰今各府州縣未嘗不設水利之官而卒未見有裨于農事也如低鄉畏潦則急于築岸高鄉畏旱則急于濬池某

水學

三

處病于淤塞某處應增泥土至近湖之濱灘漲不一坍則速爲開除糧稅俾小民免虛賠之累漲則速爲照丈陞科俾奸豪銷專利之謀今官水利者有知之乎

吳韶曰今府州縣水利官皆四海九州之人驟官臨蒞莫識水土之性種植之宜不數年間卽陞調去有秩滿而不知湖浦之通塞不分五穀之貴賤者比比是也不若分隸于近衛之官軍則土著之人功緒易施而水易治

徐桓曰專官非難得人爲難修舉非難經費爲難蓋專官之要雖在于得人而修舉之宜惟先于足用人不得所設

皆具官也用不足所議皆空談也故治水之道得人最難卽得人矣亦需通達古今熟識時務凡地形高下之宜水勢通塞之便疏濬決排之方大小緩急之序夫田力役之規官帑出納之要經營度量之法催督考驗之術了然胸中方能任以大事非僅精明強幹清廉自持者所能施功也

或議治水之道當以豐穰之年爲始俾人民樂輸工料易辦備預不虞策之上者此言是也然余以爲譬如治病今人尙有無力就醫而聽之呻吟者豈有病未至而先服藥

水學

三

者乎病既至矣初則擇醫甚難繼則服藥無效或調理之不得其宜反至增重吾見病未去而人已憊矣故曰得人最難

治水之法旣不可執一泥于掌故亦不可妄意輕信人言蓋地有高低流有緩急緒有淺深勢有曲直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詢不窮其致是以必得躬歷山川親勞胼胝昔海忠介治河布袍緩帶冒雨衝風往來於荒村野水之間親給錢糧不扣一釐而隨官人役亦未嘗橫索一錢必如是而後事可舉也如好逸而惡勞計利而忘義遠嫌而避

怨則事不舉而水利不興矣

金藻曰治三吳之水有六事焉曰探本源也順形勢也正綱領也循次序也均財力也勤省視也五者既行而不省視則不及十年又復廢弛故專官尤爲所急

又曰欲水患消除必專任大臣而輔之以所屬責成于守令而催辦于糧里不宜他官分督而有失厚利某處係上游水滙某處係下流支港應分某水以殺其勢應濶某岸以緩其衝應濬某河以會其流某處壩閘宜修某處塘堰宜築應復舊應新開非專官而能之乎

水學

孟

所謂勤省視者官廉能矣或惰于省視與無廉能同既省視矣而無賞罰與不省視同既賞罰矣而不能繼與不賞罰同也

一圖之省視責在里長一區之省視責在縣丞一縣之省視責在邑令一府之省視責在太守提七郡之綱領而以水功分數爲殿最者大臣也參贊于上綱紀乎下者大臣之佐也如能行之而水利不興農田不熟者吾未之信也

協濟

東南水利爲 國家至切至急至重之務工繁費鉅而必

資帑藏以行之非下民之所能辦然爲民者亦當思所以協濟 國家之要務而後可以告厥成功如帑藏之外或動支衙門之間欸或量罰有罪之豪右或激勸仗義之巨室或舉賢才或起廢員或收投效計工籌費相爲表裏蓋費足則工舉工舉而水利興焉

小民難于慮始可與樂成如官帑先行則協濟自至若徒以空文催督彼亦以空文謾應雖有興修之虛名終鮮興修之實效故設處錢糧爲第一著

庫無盈餘似以濬築爲緩事然水利爲民生之本鄉閭之

水學

孟

休戚賴焉 國賦之盈縮系焉協濟之功尤不容已

大凡運河官瀆通江大湖以及閘壩陂堰蓄洩利民者其施工自在有司凡府州縣城內外濠河浜港可通舟楫者其施工則在本城富家舖戶凡府州縣地方與官河稍遠處有通河支港及蓄水圍圩可資農田者其施工則在近處居民凡江南江北有通海道藉以運鹽者其施工又在鹽商矣此協濟之一法也

國家承平將二百年生齒日繁太倉無三年之蓄所藉七省漕運是以設官分職從事淮黃惟河身日高河岸日加

設有衝決運船阻塞此最危之事往者封疆大吏嘗議及海運一事卒不果行何也 朝廷不忍使民以蹈海有司不敢保漕以無事即運官運丁水手人等生平未嘗出海亦何能挺而走險以濟事耶此斷斷不能行也今查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關東山東海船五千餘隻每船可載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戶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實有數十萬之富者每年載豆往來若履平地常時放空北去而必以泥土磚石以壓之及裝豆回南亦無貨不帶一年之中有往回四五次者是海船去空而回重較運船去重而回空正

水學

三

相反也蓋請有司上 奏先以減一存造之糧乘其放空北去之時試行有效遞年增加送往天津交卸以江浙江西湖廣全漕受載牽算每船運以千石處之豫如也其法只求地方官先選殷實船戶花名注冊取其連環保結方許出運如果踴躍從事運載功多則賞之以幣帛加以以銜名船戶無不樂從者況近年海道清平百無一失因風乘便不勞人力而所費無多既省 朝廷治河治漕之帑又省州縣陋規幫費之煩自此太倉日積 國課口盈亦協濟之一法也

水陸官兵原所以衛民者也每年坐食銀糧以億萬計可派在城在鄉以佐開濬之用古人有寓兵于農者今則寓兵于治水亦協濟之一法也

相傳宋時修治東南水利輒下空名度牒二千道給與承德郎將仕郎等官告身或仿其法而行之亦協濟之一法也

謹查康熙十七年戊午有 旨令該各直省童生每名捐銀一百兩准予入泮一科一歲後不爲例其歲科兩試之原額仍照舊辦理其法良善蓋秀才無額不礙仕途一也

水學

三

隨處捐納 國帑豐盈二也所取甚廉不傷百姓三也不開俸進多造人才四也亦協濟之一法也

水利之興莫急于財力而財力亦出于民間非照田科派之謂也蓋高田無變更而湖田有坍漲亦有挑土塞河以寬廣其田者今三吳之間不下數十萬頃其利倍于常田大約仕宦富豪所得者十之七八平民所得者十之二三雖有陞科不及其半以姑息之小恩忘浩博之大利苟能辨定字圩挨邱編號通行量丈照數徵收其賦必倍亦協濟之一法也

積荒田土在在有之江南四郡一州惟常鎮兩府爲尤甚或以官逋爲累或以水道不通或以古墓相連或以瓦礫難種茲欲區處農民必其開墾而成熟之事亦難矣然亦有說焉一以賦負民逃而不墾一以糧重租多而不墾一以其地爲遠難于照應而不墾一以小民窮困舍本逐末而不墾是以荒瘠之地日多而懶惰之民日積使膏腴成棄地糧稅爲積逋所以府庫日虧而農民日困也惟有專官而治時時省察就近招徠輕其租賦勸其開墾勉其勤惰使民無棄地家有餘糧而庫無積欠矣亦協濟之一法也

水學

三

三吳圩田亦在在皆有農民習懶性成惟知種苗禾種豆麥蔬菜而已其有水者則棄之何也余以爲水深三四尺者種菱芡一二尺者種芡荷水不成尺者則種菱白芡芡芡齊芹菜之屬人能加之以勤儉雖陂湖亦田也試看杭嘉湖三府桑麻遍野菱芡縱橫有棄地如蘇松常鎮四府者乎如此則民不偷惰而賦常足民不告勞而食不匱也亦協濟之一法也

俗語云百年田地轉三家言百年之內興廢無常必有轉

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則不然農民日惰而田地日荒十年之間已易數主蓋賦有舊額田無一定或築墳墓或造房屋或此開彼塞或東漲西坍至于田疇交錯鱗冊無徵有有田無糧者有有糧無田者不知凡幾故小民交怨訟獄頻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必得官爲量丈重畫圖冊田段一準而田自多田既多而賦自盈然後除其坍角荒瘠之地抵其不足而均其有餘計畝均收似與小民有益而無損卽以治田之利爲治水之利不必一一仰資乎公帑而亦無待加派於窮民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可

水學

三

勞而勞之又誰怨乎倘能職之以專官輔之以協濟因天之時設地之利皇皇曉諭奮激必多奮激多而水利興水利興而田自治則豈特活東南數百萬生靈之命抑亦培朝廷億萬年富庶之基也

救荒附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公督私藏法

公督私藏之法可以行之一里一鄉一鎮無不善者然必以豐年爲始思患豫防其法公舉里中長者一人通告有田之家凡有糧田若干捐米若干舖戶典押則捐錢文如一里中有田千畝舖戶數家則有米十餘石錢數千聽里長者開明數目立一簿存於公家其所捐之錢米仍聽各家自爲藏積如歲豐人樂並不支動一粒支用一錢一遇

履園叢話

卷四

救荒

十一

水旱凶荒之年凡里中有寒不能衣饑不能食病不能藥死不能葬者則請里長者查明將簿上所捐錢米酌量濟之或有他縣饑民流入境內者一集村莊不能不仰望於富戶男男女女扶老攜幼轟然而來驅之不去則里長者同地保等與流民通語每人給米幾合錢幾文幼孩者半之倘有流民百人不過分數斗之粟數百之錢可以令其欣喜感激不頃刻而他往矣在此一鄉一里一鎮之家既能濟鄰近之困貧又能杜流民之擾累而家無所耗處之晏然真積德行善弭盜安民之第一法也謹陳條例如左

一公舉之人不過稍通文理而略能識字者一二人同地保到有田之家查明糧田自田租田分爲三等糧田一畝約捐米一升自種自糧田一畝約捐米一升五合租田十畝約捐米五合其所捐多寡不同各隨其田地之肥瘠力量之大小不必拘於一格也

一舖戶典當本錢多少不一約舖戶有本一百兩以上者捐錢五百文典當小押有本一千兩以上者捐錢五千文以此類推如能多捐聽其自便

一小戶人家種田不滿十畝開舖不滿四五十金者不

履園叢話

卷四

救荒

十二

必過強其捐如能慨然上捐亦不可沒其美意

一有田有舖之家既經起捐登簿簿上須注明總結米若干石總結錢若干其總簿存於公家收存

一公捐錢米仍係各家自藏並不交於他人然既已捐出卽視同公家之物似宜另貯一處不可妄取已用致臨時短少呼應不靈

一里中極次貧民惟本處人知之最悉須預先查明注簿令本人自來給領以杜存私虛報

一貧民有缺少棉衣入典當者卽取其典票贖回給發

本人有實在寒冷無衣者則買舊棉衣一件與之其價約三四百文為率新者恐其當去

一捐施諸貧人必要斟酌盡善方能行之不可執一而論亦不可太多太多則恐難繼也

一貧民每日每人約給米六合錢十二文幼孩者半之或其鄉富戶捐多則請益之各隨其便

一病者醫藥勢難遍及查明實在有病每一病者約給百文以為買藥之費十日一領

一死者施棺一時未能猝辦需預為做就以待不虞

履園叢話

卷四

救荒

三

一有他縣流民來集村莊索錢索米者每口定以給米五合錢六文幼孩者半之如流民不遵理法強索硬討者則里長邀同地保將流民為頭強橫之人送官究治一里中所有饑寒疾病之人既蒙有田有舖之家公捐周濟自當感激不遑不可再生覬覦或有結通外來豪強之輩搶擊偷盜者許本人指名報官從重治罪一里長地保諸人亦有貧富不等年終當在公簿內酌量分出米若干錢若干謝之以作勞神之費一公捐錢米分派貧民倘或不繼則里長再向各家續

捐賑給以下年麥熟為止或所捐錢米尚有盈餘則各家仍收為己用可也

一公捐錢米倘其鄉富戶眾多而年歲屢豐各家堆積毋須取用則將此項動支辦理地方上至公至要之事如河道橋梁渡船道路義塚施藥施衣茶亭之類俱可獨不可將此項用盡則一遇荒年難為繼也亦不可以此項作迎神賽會燈棚煙火演戲敬神說書彈唱諸事以博一日之歡則俾晝作夜婦女雜遝聚賭窩賊由是而起尤為貧家畱客之累及地方之害也

履園叢話

卷四

救荒

四

一此舉專為富家而設必當踴躍從事切莫視為虛文若富家一吝貧人怨生便不可問慎之慎之

稟帖稿附

為歲荒人困謹呈管見叩恩給示各鄉令民遵辦事竊

某居鄉並不多事本年五六月內霖雨過多田地湮沒雨澤愆期河水乾涸

遂至不能插種現當青黃不接之時各鄉各鎮人情洶洶以搶擊為能豪強者得米而炊懦弱而忍饑而臥今冬明春尤為可慮某目擊心傷不忍坐視今有公督私藏之法可令每鄉每鎮有田有舖之家各捐錢米注明

公簿仍聽各家自爲藏積責令里長地保查看本鄉極次貧民開單注簿即將所捐錢米分出周濟令貧民自來給領或流民乞食亦可依此而推仰體老父臺大人愛民如子之心出示境內被災各處將此法行之在有田有舖之戶並無傷耗而里巷貧民均沾實惠豈但積德行善實可弭盜安民伏乞憲慈俯准及早設弛實爲德便上稟

圖賑法

嘉慶甲戌歲江南北大旱赤地千里時督撫大吏命各州

履園叢話

卷四

救荒

五

縣勸捐賑恤而無錫金匱兩邑侯韓公履寵齊公彥槐亦下鄉勘災順便勸捐無錫計捐十三萬餘緡金匱計捐十二萬四千餘緡活人無算其圖賑之法前人未有已載齊公徵信錄中茲特再錄一通無論水荒旱荒勸捐放賑者當以此爲法

嘉慶十有九年江南大旱金匱分無錫地地勢視無錫爲高被災尤劇八九月間槐嘗以事赴鄉竊見赤地數十里民間炊無米爨無薪汲無水惻然憂之夫官發常平倉穀平糶於民便矣然遠在數十里之外者不能爲

升斗之米來也故官平糶但能惠近民不能惠遠民殷

富之家以其餘米平糶於其鄉遠近咸便矣然無升斗

之資者不能糶也故民平糶但能惠次貧不能惠極貧

天恩浩蕩極次貧戶悉予之賑而靡不徧德矣然賑者

賑災也於例但及有業之貧民而不及無業之貧民故

欲推廣皇仁不使一物不獲其所惟邑之殷富捐貲

接濟乃救荒之大者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殷富之家

幸足於衣食目擊鄰里鄉黨之人饑且寒以死孰不欲

解衣衣之推食食之者顧上勸捐而下或不應何也則

履園叢話

卷四

救荒

六

經理之不得其道不能使人無所疑惑無所瞻顧也且人情之所甚不忍而急欲救之者亦第於其親者近者耳其目所不及見耳所不及聞者固非情之所甚迫者也向之捐者大抵設立公局令一邑之錢悉入局中彼殷富者以爲吾既捐矣不知是錢也官將發之於何人之鄉董事者將散之於誰氏之里而我鄉我里之貧乏無賴者猶不免於我乎擾也而吝不捐者遂妄生議論曰是特以飽官之囊橐供董事者之侵漁而已以故願捐者少而不願者多今也定爲尙賑之法以各畝所捐

之錢各賑本邑尚有貧富以富者之有餘協濟貧者之不足令其自舉一人焉以經理之其錢即存於捐者之家而不必入於公局官與公局之董事者第紀其數為之調撥而已某邑饑口若干數捐若干數協濟若干數各書一榜於其邑內使貧富見之曉然明白施者知其財之所由往食者知其食之所自來則捐者無所疑而不捐者無可藉口且以富稽貧其戶口必清以貧核富其捐數必實於郵貧之中寓保富之意則事易集而官不勞也是說也槐嘗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皆以為可

履園叢話

卷四

救荒

七

自十月初旬捐廉以倡至今歲三月計捐錢十有二萬四千餘緡矣而殷富之家好行其德復於其間為粥以賑城鄉設廠十餘處計所捐又不下萬數千緡饑民賴以全活者無算嗚呼孰謂人心之淳風俗之厚今不古若哉賑既畢尚有餘錢六千餘緡而無錫之賑亦有錢餘於是復謀之鄉先生言之上游以所餘錢畱為修建南北二橋之費亦以工代賑也邑之人樂其事之集刊為成書用垂永久而歸美於槐嗟乎槐何功槐既不能善政及民使歲不饑又不能使民儉且勤皆有蓋藏雖

饑而不至於困其起死人而肉白骨者鄉先生之謀邑人殷富之力也槐則何功雖然人各有樂善好施之心而能不阻之使其無所疑惑無所瞻顧者則邑賑之法良也用是書之以告後之官斯土者

履園叢話

卷四

救荒

八

景賢

叢話五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鄉賢一

華景輝字曙生吾邑之南塘人裔出南齊孝子寶後祖楷父禮卿俱以資雄於鄉年十七從吳門楊忠文公廷樞遊研窮性命之學明鼎革時禮卿為遊騎劫掠驚悸死景輝椎心泣血喪葬盡禮事母以孝聞常建祖祠置墓田修宗譜慎終追遠務本為急兩弟早世撫其孤至成立從弟允斌為邑諸生無子亦雄于資允斌死有遺腹子而族中洵

景賢

洵利其家產者甚眾景輝為掌護之歷二十年既授室景輝乃為文祭弟而盡以家產還之凡母黨親屬鄰里故舊有貧乏失怙恃及婚嫁喪葬者景輝必力為經紀委曲矜全各慰其欲以去屢遇歲荒米穀騰貴必減價平糶捐粟賑濟遇豐年則必出所餘以周貧困而尤以孝弟為行仁之本故自家而族而鄉而親莫不德之者順治元年忠文公被難景輝奔赴慟哭止而起賀其子无咎曰吾夫子道德文章負海內重望今又就義成仁若此千載而後莫不知有維斗先生矣士論偉之後迹跡蠡濱閉關獨處擁

書萬卷晨夕嘯歌尤精研經義雖盛暑祁寒必衣冠點勘至老無倦容所著有存心養性編三卷家訓必遵錄一卷年八十卒里中學者私謚為端肅先生云

吾邑有老儒鮑震西者事母孝二子亦孝謹而仲子尤篤摯得一病甚劇伯子禱于城隍廟夜宿廟中夢神謂曰汝弟篤孝上帝已命為淮陽侯期在三月弗能久矣伯子寤識其語不使父及弟知震西有弟館于淮安者忽返家人詢之曰吾夢淮南郭門有多人掃除行道問之云淮陽侯將到任矣問淮陽侯為誰曰汝仲姪也吾恐姪病故急返

景賢

耳仲子果於三月卒卒之夜里中人皆言有儀仗燈綵入鮑家云康熙中事

華世棟字爾任南塘人生母黃早卒事後母秦或無過鞭扑世棟略無愠色惟引咎順受而已從弟世楨被誣力為營救代白撫軍事得雪嘗置墓田廣祠宇臨事果決鄉黨稱之卒年七十九子琦字景韓少聰穎好讀書年三十餘始補博士弟子員為文雄放有先輩風而困於場屋乃設家塾引掖後進師範諸生言規行矩至數十百人皆拾青紫以去年七十七卒

華世楨字元臣世棟從弟年十四喪父哀毀如成人母郭守節年九十餘世楨每食必躬親視膳先意承歡不少懈有弟已嗣出矣而仍將父產兩析之族人以居屋售於世楨者將遷矣其家有兩寡婦哭甚哀不肯去世楨爲之惻然焚其券仍令安居而不責其值後復念其兩寡勵志守節并爲之請 旌年七十餘公舉世楨爲鄉飲賓辭不受卒年七十六

王榮祖字霽雲磚橋人狀貌奇偉博學能文不爲章句之學而孝謹聞於鄉里嘗以古事預擬成敗學者服其智識

景賢

三

國朝順治初天下初定榮祖嘗自躬耕與二三知己如吳郡林梅孟皋輩對酒賦詩以爲樂也年八十八而卒著有耕隱集八卷

王之芳字伯聖邑諸生嚴毅方正學博識精膠庠中推爲眉目詩文力追漢魏而尤敦于本行每以孝友齷齪爲後生家言鄉里多化之咸以爲彥方復見云卒年八十七著有古文詩家訓十則

張元義字心才邑諸生苦心力學友愛天至與其邑東美同居五十餘年無間言家甚貧以館穀爲生伯嘗少子仲

心才乃言曰余兄弟垂老同居安能保子姪之久合乎盍分爨也仲媳惲氏聞之卽出見二翁檢衽曰家不可析也憶媳于歸時父嘗戒曰張氏家庭最雍睦同居已三世矣若汝去而析居是汝之故也言畢而泣二翁笑曰有此賢婦吾無憂矣乃同爨終身

王雨來磚橋人少貧未讀書而持身恭儉孝友性成有弟四人俱幼雨來能開拓田園給與諸弟諸弟有逋負人者雨來出已財償之終身如是毫無怨色雨來嘗以事入官應受杖諸弟號泣願代今日爾何人也諸弟對曰身受胞

景賢

四

兄覆育之恩故願代也令乃嘆曰爾等手足之情如此其爲人可知矣命免杖一時嘖嘖人口雨來年七十餘卒子應魁字裕臣亦以孝稱

吾鄉有蔡翁者板村人家甚貧爲人傭工家中僅種田一二畝以此爲食父母死後盡築爲墓負土成封植以松楸且編籬以衛之見者莫不竊笑其貧如故也隔二三年松楸漸長松下時出鮮菌鄉人謂之松花菌日出不窮每朝持一二筐入市上賣得數百文如是者十餘年積資千金以之買田得屋近且爲小富翁有田數百畝矣史記淮陰

侯傳贊謂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亦此意也

景賢

五

鄉賢二

顧大任字永肩號价仔長洲庠生官廣東按察司司獄陞知事或薦補邑宰大任因辭曰我才豈能爲百里長耶當明崇禎間世路日非乞歸力行義舉十四年蘇州大疫饑饉載道顧傾囊賑濟賴活甚多家竟中落僅存一屋青苔滿壁甲申之變呼天大慟曰我雖微秩豈可偷生乎遂縊於庭家人救之公厲聲曰汝輩欲污我耶又赴水不死遂成瘋疾跛左足不能起或歌或哭髮髮皆截終日慟號間日而食順治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嘔血數升連呼皇帝

景賢

六

臣來也而沒年六十一子瑣字君儼由鄉薦官學博甲申後閉戶不言數日一起南都再建阮大鍼屢聘屢卻與同里韓馨鄭敷教結社闡學丙戌父喪哀毀成疾築廬於墓梅花繞室自矢清操以終其身

毛爾張字宅卿長洲庠生忠愍公維張弟兄宦在都公孝養其母甲申之變縊于庭不死旋至西跨塘祖祠中自經死此二人殉節錄失載故補之

長洲蔣宇均字理平父廷宣名燁由庠生官貴州巡檢借補龍里縣典史民心頗洽緣事呈誤謫戍新疆宇均萬里

相隨寸步不離同抵戍所未幾得家信知母彭氏患病卽
子身回蘇侍疾母歿守喪甫踰百日又至戍所省父居數
月又回蘇葬母葬畢仍往戍所居半載父遇 恩赦乃侍
奉回南前後五六載中四次跋涉爾足齎面備嘗艱險途
中懸崖絕壑豺虎蠶等水火盜賊之虞無所不歷瀕於死
者屢矣從姪大鎔倣黃向堅萬里緣傳奇製曲播其事字
均聞之怒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爲拉雜摧燒之字均
爲時菴少司馬姪芝庭大司馬外孫自幼見賞于二公謂
其至性有過人者

景賢

七

孝子楊士選字有貞吳縣人父公瑞業賈走中州營什一
之利屢竭其貲鬱而成疾欲歸不得父之客徐生者來蘇
言其狀士選時年十三聞之瞿然驚起向母曰父病危隔
二千里縈營無倚有子不得侍何以立天地間兒今日行
矣遽束裝出門舟經黃河顧視東南雲氣昏黑未幾風雨
大作鄰舟覆者無算舟人相顧失色士選竊禱曰某數固
應死但願一見父死無恨矣有頃風止舟竟無恙抵懷慶
人呼爲孝子舟先是其父病逆旅久家問不通自度無生
理夢神人語之曰爾子當來比士選至父驚喜病少愈遂

奉父歸方公瑞業賈時家已中落至是益窘逾二載娶婦
唐氏值歲荒米價騰貴士選與其妻忍餓惟饜糠粃間屑
豆食之而於父母曲盡甘旨父病思食枇杷時移居下堡
村僻不可得下堡近洞庭東山因渡太湖覓之中流遇風
波浪衝激同舟數人皆溺獨士選以漁船救免漁人前夕
夢神呼曰明日楊孝子有厄吾從中保護煩爾一手之力
必有重賞及救至船詰之則楊姓也而身無一錢不解所
謂厚賞也是夜月明泊舟湖濱得白金一定始信神言之
不爽楊妻唐氏庠生姜震女亦有孝行姑病疽醫言不治

景賢

氏含泣吮之出毒血數碗而愈而已亦病疽者三載不令
姑知後遇村嫗授之藥疽以痊李客山作傳紀其事
長洲蔣示吉名仲芳居婁門編竹爲屋環以疎籬興至吟
詠以此自終尤精岐黃術著有醫宗說約八卷望色啟微
三卷詩文十卷卒於康熙癸巳年九十其父君輔先生名
元允前明諸生鼎革後鍵戶著述不復省人間事所著四
書注解山居閑集爲世傳誦韓慕廬宗伯未遇時嘗袖文
求正君輔曰子異日名臣也屬其加墨不可曰我爲世外
人尙欲品題天下士耶

蔣逢源字深資長洲諸生事親至孝年十二母病夜半走神祠呼籲願以身代歸而迷其路遇鄰嫗攜歸父歿三年不入內鄰里罕見其面家中偶失火適祭祖塋歸遂冒烈焰負母出復冒火搶先世粟主鬚髮盡焦死而復甦火焚後母居堂兄家晨夕省母往來十餘里一夕衝雨過橋失足墮河傷一股人救之終身不令母知葬父母親自穿窬卽廬居墓側每一哭烏鳥俱下家有一僕母病欲歸未決逢源怒逐之曰天下豈有無父母之人哉僕感泣而去乾隆初 詔舉孝廉方正當事者將以逢源名上 間逢源

景賢

九

不可大哭曰周官不孝之刑猶恐蹈之安敢邀曠典乎無其實而有其名吾不願也其伯兄學海以五經領鄉薦選績溪教諭報至適父諱日大哭不赴任仲兄文河以五經食餼於庠亦有孝行鄉黨稱爲蔣氏三孝子云
顧培源字立忠號笠舫元和人祖鼎榮早卒祖母繆甘貧守節常至絕糧有碩鼠投錢之異咸稱苦節所感培源天姿穎悟切志於學因父遠慕不歸業市以養事祖母恪代子職飲食起臥必躬自扶持未敢稍怠及壽終哀毀成禮尋父歸傲居角直旬日必往一省自攜時物欣然餉之遇

風雨匍匐數十里不顧也迨父病數月不解帶蟣蝨滿身生母陳患疽親吮其瘡病目亦舐其目並得瘥如故及卒毀容泣血絕而復蘇者四父止之雖聽命日必數慟終年不復見齒孝養其父十有三年雖處寒微必極奉甘旨父沒居喪形枯骨立廬墓三年種松芟草常致悲號逢諱日祭祀至老猶孺子泣與兄同炊三十餘年如一日二嫂早故撫其女厚嫁之三兄遠慕依表兄申贊皇署養嫂二十餘年必恭敬止晚年家漸饒裕擴宅構園以娛泉石倡修祖塋不吝千金薈然成林族中代嫁者四娶者五殯葬者

景賢

十

九凡有所求必傾囊以助之及老力行善舉家道旋落宅屬他人亦無難色也嘉慶十八年九月卒年八十近重修郡志尙未採入
毛金墉字韓望齊門內華陽橋人性至孝事母唐極盡扶持甘旨之事母享期頤金墉亦耆耄嘗作老萊之戲其平生孝實莫可枚舉至今閭里猶有傳述者

嘉定錢氏兩先生傳

錢民字子辰嘉定人年十三而孤家奇貧不得已廢書學賈久之乃嘆曰世多妄人求其不妄者聖賢而已初名樞嘗夢人教以名民覺而思之曰聖人與民亦類也遂易名慨然有希聖之志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擇日齋戒擬往謁是夜又夢有告者曰汝能謝絕漢以來諸儒論說乃可爲學也自是始讀六經正文題所居之室曰存養廬端坐其中學日益進時陸稼書先生知嘉定縣民謁之議論多不合人怪而詢之則曰陸公從朱文公入某從孔子入耳

景賢

十一

嘗與友人書謂先聖之學貴乎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知所作聖之基也誠正者爲其作聖之功也中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未也卽物窮理其誤在於無本六經爲我註腳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文公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求末之治豈可得乎此未合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徧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文公教初學者卽責以知既盡而後意可誠語類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致知者知事事

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亂殊甚又何可誠且使堯舜復生亦恐知不徧物况初學乎此未合于孟子也程子曰不必盡格天下之物又云存心一草木器用之間如此而望有得如炊沙而欲其成飯也文公則曰上而無極下而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未讀卽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卽闕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卽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件與他理會過愚意無極太極是天人合一之學學至有成亦可自得初學者學之雖非先務無傷也草木昆蟲事物之衆人無百歲壽算何能一一盡之孟子以

景賢

十一

爲治天下不可耕且爲文公亦以爲大臣不當親細務奈何志在學聖而反務盡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哉此未合於程子也又言今之學者不知追求孔孟之實而只辨朱陸之所以異非聖學本務去道甚遠所以近世學文公者止得念庵之學而已矣學象山者止得陽明之學而已矣在朱陸當日雖有不同亦不至相關如明儒之甚也學聖而相關是務故聖學日亡也其議論類如此民後以資死稼書先生嘗作錢子辰字說以勉之

錢王炯字青文嘉定縣學生少博學經籍事父母以孝聞

其兄早歿撫其孤成立幼從太倉李景初課誦李歿無子
迎其妻黃氏敬養三十餘年及其歿也爲制喪服葬而除
之嘗謂讀書必先識字於四聲清濁辨別無少譌漏經史
之外旁及天文地學以及卜筮祿命之書亦無不窮究也
惟不喜二氏之學嘗云仙言長生佛言不滅二者皆未可
信夫神依形以立未有形去而神存者今二氏之徒遍天
下卒無一人能見古仙古佛者則長生非生不滅乃滅也
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卽
吾儒之長生不滅也乾隆二十三年有司舉鄉飲禮延爲

景賢

三

大賓知縣介玉濤問何以致壽答曰某生平不知導引服
餌之術但文字外無他嗜好未嘗輕易喜怒耳卒年九十
二以孫大昕貴誥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晉贈中憲大
夫詹事府少詹事

書會寧令李君守城事

李君名堡號石濤元和人少讀書刻厲爲學中乾隆三十
六年辛卯科二甲進士四十五年選授陝西會寧縣知縣
堡到任之明年適歲歉視民疾苦乃捐廉賑飢男婦老幼
就食者以數萬計度不能貲日夜焦心查有前任詳請修
署之官帑得千金遂詳報上官以工代賑自此城郭儒學
衙署俱煥然一新爲士民所悅會寧爲關中衝要其東北
三百里接平涼府鹽茶廳之小山正北爲靖遠縣境其自
小山至靖遠界所經村落則有打喇赤劉家井狼山黑虎

景賢

四

空黃家均等處皆隸縣之北境西北二百里外則有鐵木
山山以西爲安定縣之馬家堡官川里山以東爲黑莊郭
城驛金壇坪乾溝皆會寧境內地也縣西南接通渭縣之
牛營堡正西則接安定縣之西鞏驛距會寧城六十里正
南爲通渭隴西伏羌三縣東南爲通渭之石峯堡直接一
岡川皆與會寧接壤僻路也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忽有
逆回田五倡亂初在平涼府鹽茶廳之小山中結衆起事
不過三百餘人先焚西安州土堡肆行劫掠時陝甘總督
李公侍堯按察使陳公步瀛固原提督剛公塔聞之咸統

兵先赴賊營十七日辰刻已過會寧境賊聞官兵至紛紛四竄田五中鳥鎗自刎死而賊黨會集山中猶稱未死煽惑諸回遂入靖遠縱火燒木廠煙燄蔽天蘭州省城亦震動矣官兵復追擊之賊遂從黃河以北繞至靖遠山後奪舟而渡又嘯聚於安定縣之馬家堡因入官川里勢甚猖獗五月初六日西鞏驛焚劫一空賊遂於初七八兩日直抵通渭縣之牛營堡徑奔馬營馬營爲通渭衝衢距城九十里商賈雲集乃鞏昌府之一大都會也居民數千家及寺廟十餘所俱爲煨燼惟存禮拜寺初九日賊直抵渭城

景賢

十五

縣官王某四川進士也懦弱而寡謀初聞賊來邑紳前威遠令李仲晦者原請王勳帑練兵抵禦王故迂因循不聽適有密告王胥役中與賊通者王遂收之獄賊聞之圍愈急王乃逸去不三日而城陷矣仲晦父子亦遇害積屍如山填塞道路凡倉庫衙署寺廟民居盡付烈炬靡有孑遺反不如馬營之民尙有逃亡也當是時會寧爲彈丸小邑而四面受敵無井泉去河甚遠李堡初聞賊警遂戒嚴卽令四關廂居民拆毀房屋移居城內給之口糧親率諸軍民登城鼓噪以示其衆未幾賊果來幸城外無民居無從

焚劫去而復來者數次李堡守益堅下令軍民有獲殺一賊者懸重賞賊竟不敢至郭城驛距城僅百里有鄉倉可貯粟萬石堡懼爲賊所擊率兵役營護之行至五十里鋪大雷雨不得前從泥濘中又行數里時夜將半昏黑莫辨聞有舊吏王朝宰居此遂於雨中扣門歇馬且欲問訊其家不敢留亦不知有王朝宰者但云賊已至馬家堡聞安定尉已死於賊賊將至金壇坪去此不過二里許恐陷不測請速行堡曰若果爾命也如冒雨而進則前路高山深窾路更崎嶇人馬一墮當奈何乃集隨從者各持器械以

景賢

十六

備賊來堡獨坐土室中衣帽淋漓滅燈待旦天旣明雨亦止鄉民知邑宰來咸荷鋤捍衛又前行十餘里遇有司馬荆公道乾奉檄運糧草牛羊馳至軍營者謂之曰城池倉庫縣令事也不宜前往矣堡乃還時賊氛愈熾蟻聚蜂屯鎗炮之聲晝夜不絕賊往來於邑境蹂躪於村莊者以千萬計各村民間變驚逸呼號者亦以千萬計一見煙起則訛傳賊至而各鄰邑難民間會寧賊少皆絡繹趨赴而來而會寧之民出逃者過之以爲賊至矣亦呼號奔竄自相踐踏而死者亦以千萬計通渭既陷遠近驚駭惟恐官軍

之不至也先是晉撫巴公延三奉使出口於四月二十五日過會寧見李堡初任未諳軍務爲指示機宜堡隨送啟行而忽聞報至賊卽至會寧矣適逢巴公前騎先驅賊驚而散蓋不虞巴公之驟至也於是西安將軍傅公玉帶兵一千名巴里坤副都統永安自山西進京前來協勦卽傅公塔也陝西巡撫畢公沅調西安同州各營兵暨西安滿標撫標兩營兵五千名又調四川屯練降番兵二千名寧夏兵一千二百名又川北兵二千名山西兵二千名至西安候撥又河洲韓土司兵一千名又五寺土司桑朗雍中等自願効力挑選精兵四百名而興安鎮總兵官三公德亦帶兵一千名由秦州一路堵截延綏鎮總兵官策公卜坦又帶兵一千名由靜寧州一路堵截不數日而欽差大臣福公康安偕領侍衛內大臣海公蘭察暨巴圖魯侍衛章京等相繼而至大學士阿公桂又挑選火器健銳兩營京兵一千名次第會集賊見官兵勢甚遂退聚隴西之狼山出攻隴西伏羌二縣復攻靜寧州隆德縣城俱堅守不動賊乃至底店子底店子者在靜寧州界回民聚俗而居不下千餘家沿途脅從者又數千人以至驛遞不通

景賢

七

者數日至六月初三日賊聞王師北來遂退入石峯堡石峯在萬山中其高插天石路甚險惟北面一線可上賊踞爲巢穴築壘開溝爲負隅計實絕地也福公旣至爲相度地勢斷其樵汲立柵設卡時當三伏七日無雨賊下視四面重圍勺水不得遂大困七月四日夜半賊有佚圍而出奪路奔逃者官兵四面截殺賊投崖墮奔無算生擒萬餘賊無一脫者賊旣平乃班師而通渭王令忽從民間出猶懷印綬似尙欲復任者遂伏法李堡時年五十餘貧而傲剛而直兩月之間鬚眉盡白實有守城功而祿弗及也

景賢

七

其明年遂改教皖江時按察使陳公步瀛已擢安徽布政使司馬荆公道乾亦陞調池州太守而前任秦州刺史王公寬適爲敬敷書院山長邊城僚屬重聚一方酒酣耳熱每譚往事輒欷歔欲泣而不能自己也陳公贈詩云隴上鴻泥不可尋偶來皖水共題襟循陔早誦歸田賦磨盾猶懷禦敵心乍喜放鵬歌跌宕豈因失馬怨崎嶇眼前此會知難得且把松醪仔細斟荆公贈詩云分襟何意復登堂回首臯蘭雁幾行三月烽煙金甲赤五年冰雪鬢毛蒼心驚往事同孤壘天遣離人聚一方老我馳驅筋力憊輸君

報國有文章王公贈詩云河陽脫幘茹葢鹽回首邊城飲
水廉計拙真同泝泝統譚高欲捲雪霜每冬烘病愈頭風
檄春酌燈沉細雨簷家近百花洲畔住歸來訪我九峯尖
隴坂長驅昔並鞍險如蜀道豈辭難石峯紀事心逾壯講
院談兵膽尙寒帆逐雁聲催欲別歲如客意送將闌寓人
薪木期無毀曾聽蕉窗夜雨殘蓋惜之也

景賢

十九

書南園先生事

先生姓錢氏諱澧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其先有名
鑄者本籍浙江爲錢武肅王後明成化間以遊幕至滇南
會司理監太監錢能出鎮雲南以其同姓欲引附鑄耻之
避居迤西後能去仍還昆明入傳而至拙叟公生五子先
生其長也少穎異刻勵爲學中乾隆三十七年進士授庶
吉士散館爲翰林檢討飽讀中秘書文名藉甚充 國史
館纂修官四十五年充廣西副主考其明年冬擢江南道
御史稽查通倉事務適是年二月逆回犯蘭州而甘肅冒
賑事發獄已成矣誅竄者幾百人而獨不及陝西巡撫畢
沅先生奏言冒賑折捐固皆由王賈望飢法營私但查賈
望爲藩司時畢沅曾兩署陝甘總督近在同城豈竟豪無
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至如此之甚卽陷於刑辟
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雖不敢必其利令智昏甘受所
餌惟是贍狗回護不使舉發甚非大臣居心之道奏入
上是之奪沅爵三級先是臺諫衙門自李瀚芳左遷後
無人敢言事者居無何復劾山東巡撫國泰吏事廢弛借
納貢名貪婪無厭官民苦之所屬州縣虧空累累奏請按

景賢

二十

問且言嗣後願 皇上勿受貢物俾天下督撫無以藉口 上覽奏卽命軍機處傳訊禮部曰御史例得封固言事臣有見聞不敢不告也已而有 旨隨同軍機大臣和珅劉墉諾穆清等前往查訊當是時和珅柄國而國泰素奔走其門下者人皆爲先生危及垣山東境而和已早授意於國泰彌縫輒以危言動先生先生曰且到山東再看惟劉墉深知其弊常與先生密商比到省盤庫則和珅先言不用全數彈兌第抽盤數十封無短絀可也和遽起回館舍先生請封庫次日徹夜折封則多係圓絲雜色銀是借諸商舖尸以充數者因詰問庫吏得其實遂出示召諸商來領大呼曰遲來卽封貯入官矣於是商賈皆紛紛具領庫藏爲之一空復改道易馬往盤他處亦然案遂定而和亦無可如何也於是國泰與藩司于易簡俱挈交刑部治以罪 上嘉之以禮敢言擢通政司參議三十八年四月晉太常少卿轉通政司副使 上常召對便殿其言秘外人無有知者惟總管國子監事務尙書劉墉知之遂宣言於諸生曰錢南園已將科場舞弊事面奏矣諸君慎自愛也是年八月以本官出爲湖南學政到任後絕

景賢

五

干謁不受陋規衡文取士一秉至公士子莫不感服迨歲科期滿有 旨留任適丁母憂星夜出城宿於旅舍卽委員賈印交巡撫而於次早啟行各官有追送賻儀者俱拒不受未幾又丁拙叟公憂先生在籍閉戶讀禮絕蹟公門每日惟自課子弟讀書而已五十八年服闋北上先是督學湖南時適荆州水災城圯而孝感有活埋人命之案又有匿喪應試並出首違礙書籍諸事者先生適在丁憂急歸之際遂將諸事移交巡撫浦霖查辦而浦霖捏辭奏以爲諸事皆已所發也 上責以錢禮近在省不行查奏奉部議革職留任 上曰禮爲官尙知持正著加恩以主事用選戶部江南司主事引 見奉 旨以員外補用卽補戶部河南司員外郎復奉 旨授湖廣道御史時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公桂議論不和辦事不同一處慮開朋黨之禍先生上疏曰軍機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互商可否此定禮也近惟阿桂在軍機處餘或在 內右門或在 南書房或在造辦處一切咨事畫稿司員皆趨走多岐將來必生事端况 內右門近接 禁寢向來有 養心殿帶領引見之例所以 皇上加恩大臣不

景賢

五

令與百官露立是以設廬許得暫止每日清早於未辨色之先一大臣入各司官亦隨入一大臣出各司官亦隨出為日既久不能不與內監狎熟萬一有如從前高雲從之事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杜漸防微理宜改正請

皇上飭諸大臣悉照舊章同止軍機處其 圓明園辦事亦同一體以昭畫一之規 上覽奏遂切責諸大臣謂

錢漕所奏甚是即命在軍機章京上行走當時阿文成桂以下咸稱為南園先生不以名也惟和坤頻加詰究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轉資商確耳六十年乙卯扈 蹕

景賢

三

灤陽九月還京偶感風寒遂病卒年五十六是年冬浦霖以福建巡撫任內事伏法京師越四年己未正月和坤亦賜死刑部獄中惜先生之不及見也初先生提學湖南時巡撫為吳江陸燿燿居官清正每事必商稱為知己適燿卒幾無以治喪先生亟典質二百金為賻而率諸生俱白衣冠步行往弔遂俯伏慟哭曰公生平不名一錢願公受之母却也其風義如此

書周孝子事

周孝子名芳容字鐵巖華亭人其父文榮弱冠遊楚自楚歸娶時年二十有八其明年生芳容又明年復往楚越五載以省親旋里不數月即去芳容纔六歲稍能記其聲音笑貌後八年楚中移文至華亭則客死歸州官舍矣寶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十七日也時芳容已十四歲祖父母猶在堂家無毫末之產賴其母汪勤事紡織仰事俯畜又以門祚衰薄親戚皆聞訃而嘆豈能往楚迎柩乃招魂設奠喪不成禮既而祖父母相繼死臨終撫芳容歎曰安得汝

書事

為尋親孝子使我瞋目九泉乎芳容泣而志之由是始有負骨歸葬之念而連遭喪病家亦奇貧筆耕所出不能謀半菽之養欲行復止者數載春秋家祭聞其母哭聲甚哀而芳容自顧年已及壯可跋涉險阻乃自奮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遂屏棄葷血茹齋衣素節日用為母氏餘糧焚香告家廟曰此去不得父骨誓不歸矣又思途長費重孤貧下士豈能徒手適征必至京隨宦遊者以往事或稍易因於嘉慶十七年二月附漕艘傭書入都先是芳容嘗為童子師見人畫蘭竹竊效其法又於書肆中得曹全碑

殘本亦時時臨仿既登舟以其餘晷學書作畫又取官僚中啟事尺牘晨書夕寫以爲數者兼習之庶可藉以遊楚也六月抵京師寓西河沿之泰來店徧謁同郡官輦下者泣告之故皆惘然歎息許爲覓楚館初意江漢爲天下通途吳中往仕者指不勝屈橐筆幕遊意不計重值當無所難乃遲之又久竟不可得芳容自思曰必待遊幕往楚則就道無時吾爲尋親而出無論佐人持籌握算下至傭保儻從苟可因以到楚者皆所願也又以此意告同郡諸公亦皆哀憐其志而楚館仍不可得遂擬行乞道路訪求踪

書事

跡而寓京半年典衣度日積逋甚多寓主人督促旅費又甚急時當十二月同里耿君省修方以需次在京甚篤交誼乃往告其事求其資以薄少爲出都計耿以歲將逼除期於正月初商之至時復往適有朝士在坐聞者導入傍舍則故鄉數客在焉坐有戴寶德者年逾六旬曾與文榮同客歸州芳容向之號泣叩頭求示以旅瘞處耿適至爲詳述其故寶德挾芳容起曰汝卽周文榮之子今已成立將入楚尋親耶孝哉孝哉雖然自京師至歸州水陸數千里觀汝形容儼然一寒士勢不能枵腹往返其難一也歸

州於戊午己未間遭白蓮教之亂城垣房舍盡已焚燬今廬而處此者皆流移雁戶汝父渴葬亂塚中兵火之餘安能尋覓其難二也孤子當室家有內顧之憂自宜昌以上江波絕險舟行稍一失勢卽下飽魚鼈汝縱孝不顧身其如母夫人倚閭之望何其難三也爲今之計莫如暫且歸里盡潔白之養我官江夏日久賓客多有從歸州來者當代汝訪之候有影響卽以相告然後往尋未晚也芳容哭不止耿復告以將行乞往尋之事寶德歎曰愚哉愚哉雖然其愚不可及也汝既有此孝思當爲汝圖之今歸州吏

書事

目江寧鍾君光範我友也作書付汝齋以往見鍾君乃好義之士不汝欺也是日耿首倡餽贖袁方伯秉直趙侍郎秉冲輩俱有所贈足以稍資屏履明日戴持書至復出路程目一紙曰自漢口西上記載極詳不憂迷道戴因親老乞改近地歸時當相見里門也乃敦勉而去芳容走別耿君將束裝向漢口有同寓張某者金陵人曾爲某郡司閭熟遊齊魯各官署適流落在京乃曰子善書畫而無門可投吾多交遊而無物爲贄盍牽連南行彼此各有所濟且南京楚船甚多屈指可達也遂於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

相伴出京一路取筆墨所給僅足餬口抵臨淮關張以訪友他去芳容獨坐旅舍愁思淒然忽念同郡史君本泉方爲穎上教諭盍往訪之兼問入楚道路乃與張分手自出都後芳容日行風霜雨露中寒煥失度飢飽無時精神日爍由臨淮至正陽關舟行四日始投止旅店頭日暈眩偏身焦灼如火飲井水數升神思稍定次日病不能起時夏令初屆淮泗間癘疫流行多朝發夕死者主人見芳容病狀懼不敢畱欲徙置鄰廟廟故摧頽無主旅病者移置其中無不卽斃芳容乃曰吾本孤客主人慮之固當然吾病

書事

四

雖劇心實了然藥之可以卽愈且吾有大事未了爲吾招里正當告以故未幾里正至語以將入楚尋親迂道往穎上訪史君事又出戴君書及囊中銀二錠曰吾命懸此書恐病中失去故以相託因指銀曰盡此醫病病如不起卽以具殮過松山人過此以書視之必有反吾柩者里正閱書色動邀鄰醫至醫乃壽州諸生受業於史君者見書甚駭叩得其詳曰此吾師之戚大孝子也病必無虞汝輩勿草草時觀者甚多皆慙惠主人相畱不復議徙醫者以史君故盡力診治日或二三至七日熱稍退漸能饋糜又七

日病愈因急欲登途當風薙髮病復大作自此之後或因食復病或因勞復病直至六月初旬始能步履已畱滯正陽關兩月資斧衣裝又復罄盡乃步至穎上謁史君於學舍見芳容病容柴瘠體無完衣固止其行言其次子熙文將就試江寧若同舟以往則旋松江甚便以死父而缺生母之養孝者不爲也芳容志不可轉史惻然憐之乃命作書畫數十幅以已名刺遺齋夫徧投門下諸生諸生有答者餽銀或四三錢或五六錢聚之得二十餘兩因具衣履別史君而行自穎上至漢口道經商雒黃麻間一路人烟

書事

五

稀少崇巖巨嶺綿亘千餘里爲車馬所不通行者惟乘竹輜輳日費千錢非有力者不能也加以秋暑未退草木正盛瘴烟毒霧終日不一開霽又滑縣邪教將亂奸人乘間伏莽道多梗塞芳容則麻鞋短服日行三四十里遇無旅舍處輒據石倚樹露宿草間或風雨驟至往往淋漓達旦嘗宿山家檐下夢中爲物所驚覺則有長蛇一條黑質白章從領穿袖而出芳容悸不敢動又夜行青石嶺下山半雙燈炯然以爲人也呼之燈忽不見聽猛虎一聲遮道而立因竄身荒塹間以免又山蹊過雨水勢洶洶赤腳行石

齒中忽踵決膚裂流血不已時有賣草帽者數人同行有地名往流集者芳容至此不能復前數人先去未幾有兩人倉皇而反曰過此八九里峯迴路轉處突出十餘人挺刃交下劫所有以去已斃一人餘各他竄吾所以逃歸者欲懇之官也芳容駭甚明日俟多人爲伴始敢前行山中

書事

六

所經危險之地不可勝數及抵漢口則已清風戒寒矣前在京時戴君以路程目相贈凡江途夷險城市疏密及停帆易艇旅行水宿之事無不詳備遂依目中所載附估客船以行適公安水發不能前進枉道由洞庭湖折而西上舟中側席而坐臨食而歎時時以淚洗面或竟夜不眠咄咄自語同舟者怪而問之不以實告也至宜昌空囊如洗飲食俱缺檢隨身物凡值一錢半鏹者悉付質庫得錢一千餘文易舟就道是夕芳容夢其父形貌如昔誠曰明日上灘汝宜留意明日過青灘水勢狂悍石角參錯波濤間觸舟舟漏幾沉沒江中旣出險各賀重生乃於九月初一日抵歸州城下自宜昌浮江上溯灘灘梯接勢若建瓴歸州城瀕江設險雞鳴犬吠恍在霄漢明初崇墉屹立後爲張獻忠所夷乃柵要害守之近復燬於寇亂重事版築官

府方招集流亡疏節濶目與民生聚由是閭閻闐闐較舊制更嚴且整芳容就寓州署之側乃持戴君書謁吏目鍾君鍾見書駭然一再閱之蹙然曰此鄉自被寇後城郭人民皆非疇昔卽十年前事知者甚鮮况二十年耶土著之民墓田丙舍皆已爲谷爲陵矧旅櫬耶汝旣來此且少弛擔簦當行尋郊外裹草根片土招魂歸葬於孝子之心亦可無憾如欲求真骨以歸正恐徒勞無益耳芳容固求公訪之因徧詢州役及城內外琳宮佛宇訖無知者州有老役徐某避亂居巴巫間常回州應役一日至署芳容適在

書事

七

座鍾問曰前二十年浙有黃公鍾岱官此汝知之乎曰知之曰黃有幕客周病歿於署汝知之乎曰知之其年某爲役總董率各役黃本官係六月到任攜幕客三人一戴一許一周周到署已病一童子侍湯藥一日童子喚某入則已氣絕牀上藥甌猶在手也時黃本官與戴姓者在省未歸惟許姓爲具棺殮雖事越二十餘年猶能記其髮鬚芳容聞之感泣不能止急詢瘞埋之所曰似在東關外骨墳塘依稀偏左自遭教匪蹂躪恐迷其處矣鍾謂芳容曰今略得影響子宜移寓就近東關外有太平庵者可往居之

明當遣徐某爲導求其殯所芳容乃移寓庵中次日乞徐爲導至骨墳塘塘去城一二里荒山亂草四周立石爲界爲商旅叢葬之所芳容偃僕草際求之不可得次日復往尋覓日將趨仍不可得芳容自念曰此間四五里白骨如莽陳陳相因擬盡半月之功窮索瘞所吾萬里遠來不得父骨當投江而死耳正然疑間忽見十餘步外片石半沒土中亟培土視之石上字凡三行中一行云清故周文榮係江蘇松江府華亭縣人左行云歿於癸丑年九月十七日卯時右行云某年月日同人公立芳容心喜極而悲號

書事

八

慟不能起欲露宿塚上徐某謂地多豺虎常白晝齧人因挾芳容歸寓明日趨告鍾鍾欣然曰親骸旣獲大志已慰若迎歸故里則江路遼遠約略計之非二百金不可且掩土已久不如無動南宋大儒多有父母異葬者可法也芳容決意負骨歸鍾不能止曰此事宜告本州次日乃告州牧劉公清祥劉憫芳容志命里正與伍伯爲助鍾亦遣人來預具水囊二黃布囊一油紙數幅綿紙八番蠶綿一束線一絢及筆墨疏布小刀之屬擇於重九日登山收骨是日天朗氣清僱土工二人持祭物偕往至則里正州役咸

在乃陳祭塚下啟土見棺則前和已朽觸處糜濫棺破而骸見芳容擗踊哀號以口銜左臂肉右手持刀割之用力過猛皮裂及肘又割之以肉抵父頰齧間輒膠合如漆左臂血沾漬骨上亦深入不流乃搗泥掩創裹以疏布匍匐拾骨伍伯展油紙陳之土工次第加纊裹以綿紙芳容乃以血和墨寸別件記凡若干股裝爲一囊護以綿被又以餘墨拓石上字數紙爲歸日徵信然後掩石入土歸州江山雄奇東郭尤勝時登高者數十百人聞有此事至骨墳塘環而視之無不淚下稱歎乃負骨至太平庵冀賣書畫

書事

九

作歸計而窮途跼踖費無所出有湖州商人某亦來遊叩及里居因曰今遊擊張將軍廷國亦松江人也子如未相識當爲之介紹乃謁將軍於江上各敘故舊并告以不能歸骨之故將軍惻然許爲謀之次日鍾歡笑而至曰大好遭際昨有晏會文武官皆集張將軍以汝事告劉公公謂孝行如某而困不能歸官斯土者之咎也首贖白銀五兩餘官皆三兩幕客二人各二兩已二十餘兩矣張將軍贖錢十緡遣旗牌檄江船送至漢口刻期於三日後起程豈非大好遭際哉芳容惘然不知所對因遣僕導芳容謝劉

公劉延至書室命以隸寫孝經數幅曰藏此孝子手跡可
爲吾子孫勸也又徧謝文武諸官芳容臨行鍾君持劉公
官封書一通俾歸投華亭縣互相咨照遂白衣冠負骨登
舟居人出郭爭視途爲之塞時嘉慶十八年九月二十日
事也及解纜風順水急不數日卽達漢口作書託旗牌謝
張將軍乃由漢口易舟而東舟人於柁樓祀金龍神甚虔
芳容亦早晚焚香稽首禱求默助半月餘竟達里門急省
其母雖望眼將穿猶幸康健如昔因寄骨城東佛舍懸所
拓石刻字於前扶老母哭而祭之聞者皆爲酸鼻旣而卜

書事

十一

兆於祖墓之旁營治井柳卽於十一月初九日安葬時戴
君寶德改官金華尉乞假省親適芳容負骸骨歸亦來送
葬則又相顧詫爲奇絕也歸時以劉公官封書投華亭周
公煒葬旣畢周招至署中獎歎不置以爲至性至情非尋
常庸行所及將聞其事於 朝廷門如制是役也芳容在
京師時幾凍餓死正陽關幾病死商雒萬山中幾中蛇虎
盜賊死宜昌灘險幾破舟死蓋及於死者數矣非耿君不
能出京非戴君書卽往歸州與不往等非史君濟以資斧
不能至漢口非鍾君遣老役指迷力任其事無由覓塚得

棺非劉州牧與張將軍倡賻贈舟不能浮江歸里乃瀕死
更生負骨窳窳得報其祖父母遺命於地下者皆其父文
榮之靈其母汪氏之節鄉邦親故賑窮救患之德而尤敬
芳容之至孝爲不可及也其事與蘇州黃向堅萬里尋親
相類記之以傳其人焉道光三年二月勾吳錢泳書

書事

十一

姑蘇閶門內顧市
卷中湯晉苑刻印

耆舊

叢話六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安安先生

先生姓金氏諱祖靜字會川一號定濤吳縣人雍正七年己酉以國子生薦舉引 見授戶部雲南司主事除廣西司員外遷雲南司郎中從大學士忠勇公傅經略金川佐理軍務 奏凱知四川敘州府事以親老改近省補山東濟南府知府擢濟東泰武道調運河兵備道又調浙江金衢嚴道陞貴州按察使年七十五致仕歸所居授經堂在

耆舊

金閭門內之皋橋里築安安室以自居蘆簾斐几瓦枕藤牀宴如也先生好讀書老而彌篤案頭嘗置五色筆見載籍中有人地事蹟年月先後可疑者必釐而點乙之時作蠅頭小楷撮記大要以便緝閱書法自幼模虞永興繼從外舅楊大瓢先生遊專攻晉帖四十後由二王稍降趙集賢而尤近文待詔羣從子弟以時相見問字必博徵古今緣起根末終日無倦平居多禮而好儉常語人口惟儉可以惜福惟儉可以養廉起居飲食澹泊寡營溽暑祁寒不爐不扇每日早起晚罷向夜視火熒熒為苦志明經所不

逮也所著有定濤詩文集十二卷趙秋谷沈歸愚兩先生為之序藏於家年八十一卒 年十七曾受業於先生之門得與吳中賢士大夫游自此始也

隨園先生

錢塘袁簡齋先生名枚字子才少聰穎年十二能為文嘗作高帝郭巨二論莫不異之乾隆元年先生遊廣西省其叔父於巡撫金公幕金公奇其狀貌命為詩下筆千言遂大為賞歎適是年有 詔旨舉博學鴻詞科金公專摺奏聞云有袁枚者年未弱冠經史通明足應是選乃送入

耆舊

京師當是時海內老師宿儒賢達之士計九十有八人而先生年最少天下駭然無不想望其丰采也居無何報罷旋中戊午科順天鄉試其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散館以知縣用分發江南年二十五耳越十年乃致仕築隨園于石頭城下擁書萬卷種竹澆花享清福者四十餘年著作如山名聞四裔年八十二而卒學者稱隨園先生云

抱經學士

盧抱經先生名文弼餘姚人乾隆壬申 恩科進士以第三人及第官至翰林學士邃于經學所著有儀禮新校羣

經拾補鍾山劄記諸書平生最喜校正古籍爲鍾山書院山長其所得館穀大半皆以刻書如春秋繁露賈子新書白虎通方言西京雜記釋名顏氏家訓獨斷經典釋文孟子音義封氏見聞錄三水小牘荀子韓詩外傳之類學者皆稱善本

覃溪閣學

大興翁覃溪先生名方綱字正三乾隆壬申 恩科進士歷官至內閣學士降鴻臚少卿先生之學無所不通而尤邃於金石文字著有兩漢金石記粵東金石攷諸書所居

者舊

京師前門外保安寺街圖書文籍插架琳琅登其堂者如入萬花谷中令人心搖目眩而無暇譚論者也嘗得宋板施注蘇詩海內無第二本每至十二月十九日必爲文忠作生日會卽請會中人各爲題名以及詩文歌詠盡海內賢豪垂三十年如一日也嘉慶十六年重赴鹿鳴其明年又重赴瓊林卒年八十六世之言金石者必推先生爲歐趙焉

山舟侍講

錢塘梁山舟先生名同書字叔穎乾隆壬申 恩科進士

官翰林侍講引疾歸以重宴鹿鳴加四品銜家居六十年博學多文而尤工於書日得數十紙求者接踵至於日本琉球朝鮮諸國皆欲得其片縑以爲快余少時遊幕杭州嘗修士相見禮謁先生於竹竿巷里第必縱譚古今書法源流以啟迪後生有董思翁老年風度年九十餘尙爲人書碑文墓志終日無倦容蓋先生以書法見道者也

響泉觀察

吾邑顧響泉先生名光旭乾隆壬申 恩科進士以監察御史出爲寧夏府知府旋調平涼府知府擢鞏秦道俱有

者舊

惠政總督文公綬知其賢奏請署四川按察使以失出罷官歸田後爲東林書院山長善誘恂恂培養後進能詩工書著有響泉詩鈔十二卷求書必索潤筆亦甚廉卽取以市大布製棉衣以施寒者凡邑中同仁堂施藥施粥施棺諸善事先生必力爲調度以得宜而後已鄉里稱善人焉

西莊光祿

王西莊先生名鳴盛字鳳嗜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第二人以內閣學士降光祿卿尋丁艱歸遂不出遷居蘇州閶門外之間德橋余年十六七時始識于金安安先生坐上

先生勤于著述嘗與元和惠棟吳江沈彤研精經學有尚書後案周禮軍賦說十七史商確蛾術編諸書選生平交遊之能詩者十二家為苔岑集自刻所為詩文曰西莊始存稟年六十餘雙瞽越十年雙目又明嘉慶二年卒於吳門世之言學者以先生為圭臬云

竹汀宮詹

家竹汀先生名大昕字曉徵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詹事府少詹自廣東學政銜歸里掌教蘇州紫陽書院者十餘年其學無所不通著有廿二史攷異金石文跋

者舊

五

尾十駕齋養新錄潛研堂詩文全集三統歷述諸書精深純粹貫綜百家是合惠戴兩家之學而集為大成者也余嘗謁先生于書院中聽其言論娓娓不倦大江南北學者莫不推尊先生為第一人其弟可廬先生名大昭為太學生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著有廣雅疏義詩古訓兩漢書辨疑後漢書補表說文統釋諸書

蘭泉司寇

青浦王蘭泉先生名昶字琴德與王西莊吳竹嶼錢竹汀趙樸菴曹習菴黃芳亭為吳中七子中乾隆甲戌進士官

至刑部侍郎自倬值 內廷參與戎幕以至秉臬開藩躋秩卿貳邊歷中外者三十餘年並著懋績與 千叟宴子告歸田年八十三而卒先生嘗東至 興京西南至滇蜀所至訪求金石延覽人材從征緬甸有功 賞戴花翎而謙恭下士著作等身聞人有一才一藝者即錄其姓名籍貫細書小摺盛以錦囊各分門類每與人坐談一聞佳士輒從錦囊中取出補之自古憐才愛士之誠未有如先生者也著有述菴文鈔二十卷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又類集所知識之詩與文為湖海詩傳湖海文傳若干卷

者舊

六

二林居士

吳門彭尺木先生名紹升自號二林居士前兵部尚書啟豐第四子乾隆丁丑科與其兄紹觀同中進士未 殿試迨尚書公歿後遂閉關城東文星閣精心禪理闡揚淨業不復與人間事著書甚多如居士傳善女人傳諸作大半皆釋氏勸世普濟眾生之言古文宗法歸震川有二林居集二十四卷內有 國朝名臣小傳二十篇曾以上諸史館余嘗謁先生於文星閣必從門外擊磬三聲而後延入揮塵譚文終日不倦嘉慶元年七月忽作辭世偈一病而

歿

秋帆尚書

鎮洋畢秋帆先生負海內重望文章政績自具 國史乾隆五十二年先生為河南巡撫六月廿四日夜湖北荊州府江水暴漲隄潰城決淹沒田廬人民死者以數十萬計七月朔日得襄陽飛信先生即於是日先發藩庫銀四十萬兩星夜解楚賑濟一面奏 聞 高宗皇帝大加獎賞以為有督撫才不數日即擢授兩湖總督兼理巡撫事務 時在幕中親見其事先生為人仁而厚博而雅見人

者舊

七

有一善必咨嗟稱道之不置好施與重然諾篤於朋友如蔣莘畬程魚門曹習菴諸公身後事皆為料理得宜雖千金不顧也家蓄梨園一部公餘之暇便令演唱余少負翫直一日同坐觀劇謂先生曰公得毋奢乎先生笑曰吾嘗題文文山遺像有云自有文章畱正氣何曾聲妓累忠忱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余始服其言時和公相聲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撫皆欲奔走其門以為快而先生澹然置之五十四年夏和相年四十自宰相而下皆有幣帛賀之惟先生獨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錢數物為公相

壽余又曰公將以此詩入冰山錄中耶先生默然乃大悟

終其身不交和相六十年二月貴州苗民石柳鄧湖南苗民石三保等聚眾劫掠人民震恐先生聞之即馳赴常德籌辦滅賊之計事既平尚駐辰州以積勞成疾卒于當陽旅館年六十七後二年和相果伏法先生著作甚多一時不能盡記尤好法書名畫嘗命余集刻經訓堂帖十二卷海內風行至今子孫尚食其利云

夢樓太守

丹徒王夢樓太守名文治字禹卿乾隆二十五年進士第

者舊

八

三人以翰林侍講出知臨安府其未第時嘗為侍讀全公魁幕客冊封琉球有海天遊草太守既工書法詩亦深純精粹遠過時流有夢樓詩集二十四卷袁簡齋太史謂其細筋人骨高唱凌雲非虛語也其書亦天然秀發得松雪華亭用筆至老年則全學張即之未免流入輕挑一路然較劉文清梁侍講兩公似有過之無不及耳

竹嶼中舍

長洲吳竹嶼先生名泰來字企晉為吳中七子之一中乾隆庚辰進士與秋帆尚書同年二十七年 召試進內閣

中書先生意致蕭閒才情明秀作詩一本漁洋著有硯山堂集十卷五十二年尚書為河南巡撫延先生為大梁書院山長余時亦在幕中與洪稚存方子雲徐朗齋輩飲酒賦詩殆無虛日未幾卒

穆堂侍御

許穆堂先生名寶善青浦人乾隆庚辰進士歷官浙江道監察御史丁艱歸遂不出常寓吳門以詩文自娛尤工於詞曲善戲謔舉座莫不傾倒著南北宋填詞譜吳中曲樂部莫不宗仰之者

者舊

九

蘇潭中丞

南康謝蘊山先生名啟昆乾隆庚辰進士通于史學嘗補西魏書以正魏收之陋先生官浙江布政使時余時在轉運使幕中蒙先生垂盼往來甚密著有補史亭詩浙東小草蓬繼軒草諸刻所交皆一時名士如胡棻君沈磐谷皆在幕下唱和甚多後擢廣西巡撫又著粵西金石記十二卷卒于任

耘松觀察

陽湖趙耘松觀察名翼幼聰穎年十二學為文一日成七

藝莫不異之以直隸商藉入學乾隆庚午中順天舉人辛巳成進士以第三人及第由編修出守廣西民淳訟簡人民悅服適緬甸用兵奉命赴滇贊畫軍事調廣州監司未幾擢貴州貴西兵備道而以廣州職事鐫級遂乞養歸田十年母既終不復出五十二年臺灣林爽文作亂李公侍堯奉命赴閩過常時邀先生為參贊事既平李公欲入奏起用先生固辭之遂由建寧分道遊武彝九曲過常玉山遍歷浙東山水之勝與當世賢士大夫相唱酬以為樂年八十八而卒所著有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陔

者舊

十

筠心學士

餘叢考四十三卷簷曝雜記六卷 皇朝武功紀略四卷 甌北詩抄甌北詩話甌北集共若干卷學者稱甌北先生 吳門褚筠心先生名廷璋字左莪為先外祖華嶠山先生受業弟子始以明經教授太和旋入為中書舍人癸未進士入翰林至侍讀學士嘗奉 敕纂修西域圖志暨西域同文志於同部山川風土最為熟悉三典省試四校禮闈舟車所及山水之勝人物之奇莫不發之於詩王蘭泉司寇謂過於宋之范文穆公云著有筠心詩鈔十二卷

秋室學士

仁和余秋室先生名集乾隆丙戌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先生為人端雅修潔工書畫尤精于人物歷典鄉會試以病告歸為大梁書院山長既又為婁東書院山長年八十餘尚能作蠅頭小楷沒於吳門

杜薊宮保

元和姜杜薊宮保名晟字光宇為前明給事中採四世孫家赤貧忍饑勵學中乾隆丙戌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官刑部尚書湖廣直隸兩省總督加太子少保吳中科第官刑

者舊

十一

部而洞悉刑名者首推宮保與韓桂舫兩尚書云宮保官湖南巡撫時偶見余筆墨遂大稱賞屢囑屬吏馳書來聘時余以母老辭不赴也前後二十年中南北往來雖未一面而有知己之感云

榕皋先生

吳縣潘榕皋先生名奕雋字守愚少聰穎年十六以商籍補仁和縣學生中乾隆壬午鄉榜已丑成進士及殿試名列第七以引見不到降附三甲末道御試保和殿欽定第十名以內閣中書用補官十餘年除戶部主事遂拂衣歸自此林居四十餘年讀畫評詩遊心物外怡然樂也道光壬午歲重赴鹿鳴已丑歲又將重赴瓊林時年已九十矣以兩江總督大學士蔣公攸銛奏陳奉旨加四品卿銜著加恩免其進京以示體恤耆儒之至意是

者舊

十一

年適遇覃恩胞姪世恩以所得一品封典馳封光祿大夫先生生一子名世璜中乙卯探花亦授戶部主事兩孫俱補博士弟子員嘗賦紀恩詩十首海內名公卿和者甚眾莫不榮之所著有三松堂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自束髮遊吳門與先生為忘年交往還最密相知亦最深嗚呼若先生者可謂五福兼備者矣

二雲學士

邵二雲先生名晉涵餘姚人乾隆辛卯科會元五十七年余初入京師謁見先生于橫街寓第時官翰林侍講為人

樸野德行恂恂今之召伯春也而經學之修明文章之通達實鮮其匹是時蕭山王南陔中丞尚為秀才常在先生坐中遇之劇談古今每至竟日所著爾雅正義可補邢昺之陋略又有公羊傳孟子義疏諸書未傳于世

黼堂少宰

嘉善家黼堂少宰名懋中乾隆壬辰進士歷官至吏部左侍郎少工書法歷踐清華年七十餘自營生壙一切飾終之具皆自經理一日早起命家人將書籍筆硯字畫什物及生平玩好之具盡行點檢關鎖封固若將有遠行者遂

者舊

十三

坐後堂儵然而逝余見少宰為翰林時其貌絕似趙榮祿畫像過五十後兩耳下忽添長鬚至七十餘鬚髮俱白惟兩耳下鬚尚黑亦罕見者少宰歿後二十年其令子熙屬余刻神道碑立於墓左裴哀丙舍者三日而去時道光壬辰四月也

芝巖太史

吳縣范芝巖太史名來宗字翰尊為宋文正公後中乾隆乙未進士入翰林告歸時年五十餘矣范氏故有義莊積逋累累不能資族中咸推先生為主奉清釐整頓一秉至

公不三十年增置良田一千八百餘畝市廛百餘所每歲可息萬金文正公墓故在河南洛陽縣之萬安山文正祖墓在蘇州之天平山俱煥然一新而子孫之窮困者例給錢米一切喪葬助恤考試之費俱倍加自此義莊又復振興皆先生力也年八十一卒著有治園詩藁十八卷

魚山比部

馮魚山先生名敏昌廣東欽州人乾隆戊戌進士入翰林改戶部主事丁外艱回籍為南海書院山長卒于羊城先生之學經經緯史而詩歌古文金石書畫亦靡不貫綜欽州在中華極南地接連交阯有明至今從無科第得之自先生始也京師士大夫咸稱為南方之學云

者舊

十四

杜邨觀察

吳杜邨先生名紹浣安徽歙縣人世以鹽筴為業寓揚州已百餘年家道殷富乾隆乙未戊戌兩科先生與其兄紹燦同中進士入翰林先生精于賞鑒所藏法書名畫甚多當時如彭南昌董富陽王韓城劉長沙諸相國所貢圖籍書畫必經先生品題而後奏進家有顏魯公竹山聯句徐季海朱巨川告懷素小草千文王摩詰輞川圖貫休十八

應真象皆世間希有之寶至宋元明人其次焉者也嘉慶初年余每到邗上輒主其家而先生喜余之至亦必掃榻以待之後家事中落不得已報捐觀察補河南南汝光道卒於官

秋史侍御

揚州江秋史侍御前安慶太守恂子中乾隆庚子恩科進士第二人博雅能詩尤嗜古碑帖自周秦兩漢魏晉六朝唐宋元明金石文字搜羅殆遍余于乾隆壬子年在京師始識之時秋史丁太守公艱賦閒無事時相過從語必

者舊

五

終日不知誰爲賓主也忽以青田石一塊高二三寸許琢爲漢碑式極古雅上刻云君諱德量字量殊江都人太守君之元子也舉進士官御史世精古文金石竹素靡不甄綜乃于乾隆五十七年霜月之靈刊茲嘉石以傳億載其明年將服闋卒于京師咸以爲碑識云

平階中丞

清平階中丞名安泰滿州鑲黃旗人中乾隆辛丑進士爲人謙雅能詩歌清新有法喜隸書亦蒼勁入古而政事修明雖猾吏莫能燭其竈也中丞歿後公子尙幼其青衣李

某爲刻其詩菊溪相國序之

淵如觀察

孫淵如觀察名星衍陽湖人父勳舉人爲山西河曲令觀察生之夕祖母許夢星墮于懷因以名之幼聰穎年十餘齡能背誦昭明文選不遺一字比長肄業金陵鍾山書院袁簡齋太史屢稱之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今淵如乃天下奇才也一時名士如楊西禾洪稚存顧立方錢獻之汪容甫趙味辛呂叔訥楊蓉裳黃仲則何南園方子雲儲玉琴汪劍潭輩皆爲傾倒觀察尤好山水之遊金石之學錯

者舊

六

綜經義泛覽百家以及釋道諸書莫不賅貫原始要終先達中如王西莊朱竹君錢辛楣王蘭泉姚姬傳趙雲松諸先生亦莫不賞異之也乾隆五十一年始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對策稱旨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三通館校理散館以刑部主事用旋陞員外除郎中總辦秋審處每有疑獄平反核讞全活甚多出爲山東兗沂曹濟道權臬使治行廉平活死罪誣服者十餘輩亦不以之罪縣官曰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僚幕誤之也是以山左吏治爲之一變丁母艱後不復出買屋金陵築五松園將爲終老計當

道延為主講如揚州之安定紹興之戴山西湖之詒經精舍造就後學問字者千餘人一時推為學者嘉慶八年為貧起官補授山東督糧道請開東省水利宣泄衛河以滋漕運增給兵米以恤滿營又以先儒伏生鄭康成有功聖學直在唐宋諸儒之上請立博士俾膺承襲上之撫部其後劉學使鳳詒又以邱氏為左邱明後與伏鄭並置博士俱奉部駁未得行公事之餘惟與二三同志稽古論文著書刻書為事他如伏犧陵陽陵柳下惠閔子曾點澹臺滅明諸墓以及季桓子井皆搜求遺逸立石表之俾不失墜

耆舊

七

又創建吳將孫子祠於虎邱重建烈愍祠于金陵於金壇九里鎮揭得孔子延陵十字碑於句容得三國吳葛府君碑及梁天監井欄文於德州得北魏高湛碑插架盈箱神與古會十六年辛未引疾歸金陵奉侍河曲公又五年而卒年六十有六公生平最喜刊刻古書籍有平津館叢書若干卷

蘭士太守

靈石何蘭士太守名道生與其弟元煥俱中乾隆丁未進士其為人也溫純縝密其行事也習襟爽朗其為詩文也

磅礪渾灑不名一格要能鎔鑄古今以自抒其性靈嘉慶五年嘗為山東巡漕御史適余由水路入都歡聚於南池行館者凡四五日飲酒賦詩為一時佳話後出知九江丁外艱服滿遷知寧夏卒于官著有方雪齋詩集十二卷

宜泉太史

大興翁宜泉太史名樹培覃溪先生子乾隆丁未進士入翰林博雅好古能傳家學尤明于錢法凡古之刀幣貨布皆能辨識所著有泉幣考較洪遵泉志精博殆過之間某處有一古錢雖遠道必躬自往訪以為快其天性然也後

耆舊

六

記名以繁缺知府用未至官而卒

仲子教授

凌仲子名廷堪海州板浦人其父係海上竈戶也仲子年十餘歲未嘗上學至十三四偶逢讀書人輒喜切三問四遂以水滸傳熟讀通部不移一字廿餘歲遊京師始見知于翁覃溪先生自此淹貫百家窺于三禮天文律算之學所作詩歌沉博絕麗古文經解亦皆有根據而尤長于詞曲雖老宿見之亦為俯首都人士知其才咸仗助之捐監應順天鄉試不中乾隆戊申歲余往汴梁遇于畢秋帆中

丞幕中兩眼若漆奇談怪論咸視爲異物無一人與言者嘗與余同居一室聽其言論之刻觀其文章之妙遂謂仲子曰以君之才必中進士然少福澤當自勉之耳至壬子癸丑果連捷中會榜第四後補寧國府教授丁母艱窮甚竟無子

香杜舍人

長洲蔣香杜舍人名廷恩初名棠字萼輝乾隆四十年余年十七始見舍人于吳門井儀坊胡恪靖公家舍人長余七歲當時已爲吳中名士與顧西金張清臣吳玉松石竹

者舊

九

堂韓聽湫王鐵夫沈芷生輩齊名迨諸公相繼登第鐵夫亦應 召試舉人而舍人仍困場屋不得已走京師館質郡王府至嘉慶庚申始中順天鄉榜旋充正黃旗覺羅官學教習屢試禮部不第乃竊自念曰今潘芝軒世恩吳棟華廷琛兩殿撰皆見其爲兒童嬉戲時今且爲大僚矣擬取廷恩兩字改名或有得也乃己卯 恩科果中進士朝考列第二授內閣中書時年已六十八矣舍人少聰穎十一歲嘗謁沈文愨公于里第公以近作詩命和舍人援筆立成有馬依古道嘶殘月蟬寄高枝噪晚風之句遂大

加稱賞舍人之學無所不精所著有晚晴軒筆述二十卷愛日堂文稿二卷又晚晴軒詩集並駢體文集各數十卷俱未刻道光壬午十一月舍人薄遊淮甸猶與余相遇于揚州歸而卒于家年七十一

鶴侶比部

長洲褚鶴侶先生名寅亮字摺升乾隆十六年 召試舉人官刑部員外郎傳惠氏之學一以注疏爲歸精于三禮兼通公羊春秋蓋何休之學久無循集者惟先生與武進莊侍郎存與能會其說年六十餘乞假回吳爲龍城書院

者舊

十

山長著書甚富俱未刻于鳴翹號觀亭以孝廉爲湖北通山縣知縣能傳家學

十蘭判官

嘉定家十蘭先生名玷字獻之兄塘中乾隆庚子進士先生以國子監生中式乾隆甲午順天副車就職州判巡撫畢公奇其才奏畱陝西補乾州直隸州州判先生自幼通于小學及長博極羣書於漢唐先儒之學無不洞悉底蘊穿穴訓詁斷以謹嚴著作宏富無一字苟率非深信確據者不著于篇也尤精篆籀之書頗自負嘗刻一小印曰斯

亦之後直至小生晚年病風痺罷官以左手作書饒有古趣所藏金石文字三千餘種既老且貧皆以易米其初仕關中時嘗貽余書云奉七十五歲之老親作三千餘里之羈客官二十年始歸而母夫人康健如故也初先生在閩中兼理武功縣印值白蓮教匪滋事溢出郿縣斜谷口直躡盤屋盤屋距武功不過六十里中界渭河嘯聚行來焚燒殺掠邑之民大恐先生率縣人武進士楊君糾鄉勇萬餘人分據要害賊觀望不敢渡時嘉慶三年正月二十日也至廿六日二更忽有騎馬賊二十餘突至縣之北門先

者舊

王

生急啟門縱兵殲之生擒其三人旋訊伏梟示益增置軍器弓弩淬以毒藥晝巡夜守凡十二日未嘗解衣賊始去危城以全州人宋某者有富名有地當衝衢州民爭之者前後數百人訟起于乾隆七年其家已易兩世屢定讞屢控不已案牘山積先生至獨不以利動曲折論之宋乃悅服竟捐地為衢訟以息此皆卓然可紀者未可以文章而掩其功績云

蓉莊都轉

吾邑秦蓉莊先生名震鈞幼貧苦以國子生充膳錄得議

敘授山東臨清州判值賊匪王倫作亂陷壽張陽穀逼近州城時先生權州事戒備堅守不為動凡十七晝夜會欽差大學士舒公赫德統大兵會勦適是夜大霧吳聲震野城中執火視之見數千人奔城下環呼乞命官軍疑為賊將發鎗炮秦曰不可來城下者皆難民也開門納之苟有不測吾任其咎然猶懼奸人之測入也乃使勁兵數百人排列城門左右兵刃如雪祇許老弱及婦女先進城其餘畱在城外天明再盤查而後入分置各廟住宿給以食全活者無算賊既平以守城功擢州刺史繼調高唐平度

者舊

王

陞陝西平涼府知府旋擢督糧巡道至兩浙都轉運使嘗仿范文正義莊之例置田千畝以贍族人秦氏自有明以來科甲而富有者無算未嘗有此舉也先生能書得張天瓶司寇法嘗聚古今名蹟刻寄暢園法帖十卷

香洲先生

吳縣蔣香洲先生名耀宗字思彥前光祿少卿文瀾孫刑部員外曰樑子以國子生遵豫工例報捐知縣歷任廣東湖南知縣陞廣州府同知又陞澧州皆以事去職先生任石城時有監生曹某以殺人繫獄曹故鄉居比鄰張某素

無行縣役詣張催糧張不能應時已薄暮偕役告貸於曹
推戶入則張之父死門內血蹟淋漓張遂大呼曹殺其父
急告縣中先生閱案牘宣言曰死於門內曹殺何疑當就
鄉親勘忽命輿大搜張室得木杵於牀下血痕殷然尺寸
與格傷合遂定以凌遲詳報蓋子致父死潛納尸門中役
適踵至詭言告貸寔欲其作証人雖疑張莫之肯直也曹
感再生恩且悔過乃輸金修其村中之觀音閣旦夕焚香
曰我非自求福願祝我將父母子子孫孫富貴壽考也後
令邵陽署祁陽皆有惠政民德之子厚培官廣西桂林府

耆舊

三

通判元復乾隆丁酉舉人官山西榆次縣知縣萬寧嘉慶
辛酉進士官河南封邱縣知縣先生有堂弟名曾煥字德
昭亦積學礪行有醇儒風余總角時尚見其在學舍中誦
讀也後兩子俱成進士長泰階由中書歷官監察御史次
慶均由庶吉士歷知河南杞縣陞補知州年八十三而卒

良庭徵君

余於乾隆甲辰乙巳之間教授吳門始識江良庭先生先
生爲惠松崖^棟入室弟子時年七十餘古心古貌崇尚經
學余嘗雪中過訪見先生著破羊裘戴風巾正錄尙書集

注音疏筆筆皆用篆書雖尋常筆札登記亦無不以篆讀
者輒口噤不能卒也嘗言許氏說文爲千古第一部書除
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之外無字除說文之外亦無學問也
其精信如此畢秋帆尙書間其名延至家校劉熙釋名亦
用篆書刻之生平不作詩賦時文而好填詞有烏雲春山
櫻桃藕簪金蓮諸闕柔情旖旎又絕似宋元人筆墨潘榕
皋農部云觀良庭所學決非西漢以後人不謂其老樹尙
能著花也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年八十餘而卒

懋堂明府

耆舊

三

金壇段懋堂先生余於乾隆五十年三月始識之後先生
卜居吳門時相過從其學無不貫綜初受業於戴東原以
顧亭林江慎修兩家之學攷證音韻定古音爲十七部條
分縷析成爲一書曰六書音均表實能窮文字之源流辨
聲音之正變復以許叔重說文解字十五篇爲之注疏且
以發明二徐爲說文解字注殺諸家之說祛後學之疑攷
攷攷斫垂三十年始得成書自有說文以來莫有備于此
者先生名玉裁字若膺以孝廉官貴州玉屏縣知縣有政
聲

端卿刺史

元和顧端卿先生名元揆中順天鄉試為果親王賓客除浙江龍泉令擢紹興府南塘通判顏其堂曰吏圃自課其子日坐堂皇據案著書儼如學舍陞羅平州知州未赴任適丁繼母憂服闋起補黔西州知州端卿居官不名一錢而清俸無多猶時時分給寒苦雖盜無儲粟弗顧也老年益自刻勵終日賦詩作畫猶不輟云

子居明府

武進惲子居明府名敬乾隆癸卯舉人其先為漢平通侯

著書

五

楊惲因名為氏惲之子梁相遷毘陵自漢至今未嘗他徙南田翁其族也子居以官學教習出為浙江富陽知縣其為官也剛方正直清廉自守而訟斷如流雖老吏莫能窺其奧一時有神君之目與同邑張皋聞為莫逆交兩人俱以古文自命而子居之文尤為傑出以韓歐為宗以理氣為主如長江大河浩乎其不可測也丁艱起服後歷官江西瑞金新喻知縣卒以剛方為上官所忌註誤後隨一僕遨游山水間數年而卒余嘗有書寄之云昔司馬子長有言如方柄欲納圓鑿其能入乎良可歎也

春墟叔訥兩明府

陳春墟名昶陽湖人入籍大興中式順天鄉試出為浙江知縣歷署桐鄉秀水餘姚諸縣事皆有惠政在餘姚時有仙壇一所相傳陽明先生嘗降此壇春墟素不信為駁詰數事凡中俱能辨雪乃大服請受業為弟子一日早起忽見陽明先生現形脩髯偉貌高冠玉立而面如削瓜遂下拜已不見矣因手摹一像凜凜然有生氣余嘗見之雖老畫師不及也春墟學問淹博不特明於政事凡古文詩賦詞章及書畫藝術諸家無不通曉而尤邃于地理及兵家

著書

五

言真經濟才也後補奉天錦縣縣中俱習武俱不讀書春墟為立書院涵濡教育不三三年中式者數人嘉慶十一年 仁宗巡幸關東獻賦者十六人文教從此大興任錦縣七八年圖治益精士民感德為立生祠卒於官年未五十耳

呂叔訥名星垣為毘陵七子之一 國初呂殿撰官之後也以明經官海州學正得保舉為直隸邯鄲縣知縣余戲寄一詩云自笑書生骨相寒出門何處是邯鄲早知富貴原如夢誰肯將來作夢看愁緒苦長鬚髮短功名容易別

離難君家老祖如還在爲我先求換骨丹叔訥著書甚富
尤長於詞曲嘉慶己卯 萬壽嘗填康衢新樂府傳奇爲
世所稱

大神先生

吳郡汪大神先生名籍其先休寧人入籍爲吳縣學生好
爲古文覃思奧蹟游刃百家積滿而流沛然無阻嘗爲建
陽書院山長以正學導諸生生平志趣殆不可測自作無
名先生傳與瑞金羅臺山長洲彭尺木爲莫逆交三人皆
通禪理大約以釋氏爲指歸者也

者舊

七

青湖先生

杭州朱青湖先生名彭工詩著有抱山堂詩集十卷武林
名士半出其門先生又有南宋古蹟記若干卷搜羅頗富
寄託遙深一生心力盡萃於此嘉慶丙辰冬不戒於火惜
哉

謙士侍郎

侍郎爲上海趙光祿文哲少子名秉冲字硯懷號謙士由
國子生 召入懋勤殿行走以勤慎著 欽賜舉人授內
閣中書 南書房供奉久歷部科卿寺累官戶部右侍郎

加翰林銜亦異數也侍郎博雅嗜古工篆隸能模印尤好
金石書畫之學嘉慶十三年七月余在英相國所寓之近
光樓時侍郎亦在澄懷園朝夕往還以金石相切磋怡然
樂也十九年卒於京師有 卹典

味辛司馬

趙懷玉字億生江南陽湖人爲恭毅公申喬曾孫少讀書
刻厲爲學家本素封以乾隆四十五年 高宗皇帝南
巡獻賦 賜內閣中書擢侍讀出爲山東青州府同知以
母憂去官家漸貧益自刻勵發爲文章粹然而純淵然而

者舊

天

雅一以韓歐爲宗所著有亦有生齋文集二十四卷詩詞
集若干卷

淥飲先生

鮑廷博字以文安徽歙縣人少習會計流寓浙中因家焉
以治坊爲世業而喜讀書載籍極博乾隆三十八年 詔
求天下遺書廷博獨得三百餘種資浙江學政王杰上進
奉 旨以內府所刻圖書集成一部 賜廷博鄉里榮之
廷博嘗校刻知不足齋叢書二十四集嘉慶二十年流傳
禁中 仁宗見之傳 諭撫臣曰朕近日讀鮑氏叢

書亦名知不足齋為語鮑氏勿改朕帝王家之知不足鮑氏乃讀書人知不足也迨廿五至廿八集進 呈有 旨 欽賜舉人傳為盛事年八十四卒於家

晉齋文學

趙魏字晉齋浙江錢塘人諸生精於金石文字今之趙明誠也家貧無以為食嘗手抄秘書數千百卷以之換米困苦終身

曼生司馬

陳鴻壽字曼生浙江錢塘人以明經 朝考得知縣揀發

者舊

元

廣東兩江總督鐵公保 奏留南河効力久之補溧陽縣知縣多惠政擢河工海防同知卒於任曼生幼聰穎能詩工畫精篆刻得丁敬身之法雅好賓客傾襟聯襪所在咸集迨然樂也年五十餘卒

枚菴先生

吳枚菴先生名翌鳳長洲人少為諸生工詩家甚貧以館穀自給嘗手抄秘書至數十百卷無倦色乾隆五十年吳中大饑乃攜其母夫人暨妻子出遊歷湖北湖南廣東江西諸省凡二十餘年無所遇母已百歲枚菴亦七十餘矣

余嘗書楹帖贈之云賣賦卅年惟奉母浪遊千里為尋詩晚年家居仿漁洋感舊集之例選平生交遊之詩曰懷舊集十八卷又叩須集十八卷吳梅邨詩集箋注二十卷

二陸先生

吳門陸西屏先生名超曾幼通文史補長洲學生家本素封能詩嗜古所藏法書名畫甚多與其弟白齋先生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所居曰鴨藍半舫每得一書一畫必相對終日怡然樂也後以子姪輩不克家各移居處圖籍亦星散無餘矣

者舊

子

陸白齋先生名紹曾字貫夫工篆隸書精於賞鑒余幼時喜八分嘗師事之先生平生所見碑帖字畫皆為抄錄成編凡二十四函曰續鐵網珊瑚曰吉光片羽又有不惑編名扇錄遊杭書畫錄刻碑姓名錄及捧雲籠烟記之類皆作小楷書其精勤於翰墨如此畢秋帆尚書以千金購得之

雪樵總戎

陳廣寧字靖侯號默齋浙江山陰人少讀書能詩乾隆五十二年得其從父聖傳難陰世襲雲騎尉咨部引 見著

回標學習期滿攝紹興都司時制府伍公閱兵至浙東廣
寧執弓矢五發俱中以是知名五十八年四月又攝象山
左營守備象山在東海中忽有大樓船三停泊錢倉疑海
寇至合城驚駭廣寧乃攜二卒駕小舟出洋查詢乃西洋
暎咭喇夷船來貢獻者也遂上船呼其譯者夷人皆窄衣
羽帽兵刃如雪廣寧從容語譯者先宣我中華 大皇
帝威德故特遣官護視汝國來 朝之意宣畢就賓席晤
兩貢使兩貢使點頭警服頻行以金盤奉寶貨數種一無
所受嘉慶元年有 詔舉孝廉方正鄉先生同爲保薦廣

者舊

三

寧力辭不就曰盛名非所宜當今供職軍門報 恩有藉
豈敢與者儒競進耶是歲温台所屬屢遭海寇剽掠商民
巡撫吉公親赴督剿廣寧隨往一切軍書奏摺皆出其手
戴功旋省補海昌海防守備其地濱海風雨潮汐出入尖
山塌山范公塘等處每歲修築動費鉅萬撫軍諭廣寧分
任其事八年春撥工賑例捐陞階級選福建督標右營參
將旋以大府保舉擢本標中軍副將時海盜蔡牽正弄兵
海嶠劫掠民船廣寧從事軍需局旋奉大府檄出五虎門
巡視洋面颶風大作波濤山湧不避險阻徧歷島嶼隨壯

烈伯李公長庚商滅賊計目營指畫咸中款要李大悅視
廣寧有文武才十二年冬署汀州鎮總兵官又繼署建寧
漳州兩鎮總兵官皆能整飭兵弁巡邏海島聲威肅然十
八年有 旨擢安撫壽春鎮總兵入 覲 仁宗召對

詢廣寧出身履歷 頒賜克什抵任未幾又調山東兗
州鎮總兵其明年充屬游飢廣寧與郡守捐廉施粥又預
貸府庫普加賑給活者甚衆九月十日忽得直隸長垣教
匪倡亂之信卽挑選精兵起行前往行至鉅野又聞定陶
曹縣有戍官陷城之事而金鄉又復告急當卽分兵派守

者舊

三

一面飛調各營兵齊赴曹州聽候守禦時曹人惶惑一日
數警廣寧親督諸將搜查奸宄復檄附近各州縣團練鄉
勇嚴加防衛以待大軍旋獲賊匪王朝棟等二十餘名梟
首賊聞之少却而金鄉之圍亦解當是時山東巡撫童公
興提兵亦至曹州奉 廷寄現在大軍未集總兵陳廣寧
毋得輕自赴敵等語廣寧聞之益加奮勉時各路賊匪方
窺東明據滑縣圍濬城勢甚張毘連三省廣寧以本標將
士可用請先擊賊防其蔓延合一以入東境遂率兵分三
路兜剿自髡山至安陵集且殺且追殲賊無算及全軍告

捷而東省以安時有嫉之者評于經畧某公遂奏劾之

仁宗知其賢置不問調任雲南騰越鎮總兵廣寧奏言

今開州未平滑縣未破請暫留軍營俟大功告成再赴新

任奉 旨依議適拏獲偽知府王學禮偽總兵朱文盛等

一百七十八名亦附片奏 聞十二月滑縣平撤兵回究

交印信星夜進京 上召見詢山左戰功勞績奏對稱

旨又 賜克什等物 諭云滇江重寄毋得稍延廣寧

即日日出都兼程遄發行至潛江卒年五十廣寧孝悌性成

篤於朋友而文章詞翰金石圖書無不精心研究著有壽

者舊

三

雪山房彙一時朝貴如韓城大興諸城三相國韓桂船黃

左田兩尚書以及袁簡齋梁山舟王夢樓三太史皆稱之

秦參將

有秦標者盱眙人少為縣中吏嘉慶初年同房科某以賑

濟侵蝕事下獄罪應軍向秦大哭曰吾上有老母妻年少

且無子如我行君為我周急之雖死他鄉亦所感激也秦

慨然曰吾惟一身無所累願代子行遂白於官改供自認

乃發遣秦中適教匪滋事川楚蔓延陝西一路荆棘秦充

鄉勇以協官兵屢得功議敘為守備越三年教匪平而軍

年亦滿遂回鄉初補千夫長屢擢至海州錢家坎都司旋

陞儀徵參將秦通文學有將畧能通詩古文詞畫山水花

卉亦頗得生趣余在淮陰都督府識其人暢談者久之儼

然一書生真奇人也

者舊

三

臆論

叢話七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五福

洪範五福以壽爲先有富貴而壽者有貧賤而壽者有深山僻壤衲子道流修養而壽者未必盡以爲福何也今有人壽至八九十過百歲者人視之則羨爲神仙爲人瑞已視之則爲匏繫爲贅疣至於親戚故舊十無一存舉目皆後生小子不知誰可言者且世事如棋新樣百出並無快樂但增感慨或耳聾眼瞎或齒豁頭童或老病叢生而沉

臆論

吟於牀褥或每食哽噎而手足有不仁雖子孫滿前同堂五代不過存其名而已豈可謂之福耶

洪範五福富居第二余以爲富者極苦之事怨之府也有貴而富者有賤而富者有力田而富者有商賈而富者其富不一其苦萬狀豈曰福乎蓋做一富人譚何容易必至殫心極慮者數十年捐去三綱五常絕去七情六欲費其半菽如失金珠拔其一毛有關痛癢是以越慳越富越富越慳始能積至巨萬稱富翁若慷慨尙義隨手揮霍銀錢易散不能富也或駁之曰力田商賈之富或致如此若今

之吏役長隨包漕興訟之輩有一事而富者有一言而富者亦何必數十年殫心極慮耶余答之曰子不見吏役長隨等人中有犯一事而窮者矣或一死而窮者矣總之如溝澮之盈冰雪之積其來易其去亦易若力田商賈之富譬如園河作壩聚水成池然不可太滿一旦風雨壩開亦可立時而涸要知來甚難而去甚易也

洪範五福其三曰康寧蓋五福之中康寧最難一家數十口長短不齊豈無疾病豈無事故今人既壽矣既富矣而不康寧以致子孫寥落訟獄頻仍或水火爲災或盜賊時

臆論

發則亦何取乎壽富哉

或問云壽富非福何者爲福余則曰壽非福也康寧爲福富非福也攸好德爲福人生數十年中不論窮達苟能事行樂知止足亦何必耄耄期頤之壽耶苟能足衣食知禮節亦何必盈千累萬之富耶

人生全福最難雖聖賢不能自主惟攸好德却在自已所謂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也然人生脩短窮達豈有一定寧攸德而待之毋喪德而敗之可也

有生前之福有死後之福生前之福者壽富康寧是也死後之福者留名千載是也生前之福何短死後之福何長然短者却有實在長者都是空虛故張翰有言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持一盃酒其言甚妙

三教同源

儒家以仁義為宗釋家以虛無為宗道家以清靜為宗今秀才何嘗講仁義和尚何嘗說虛無道士何嘗愛清靜惟利之一字實是三教同源秀才以時文而騙科第僧道以經懺而騙衣食皆利也科第一得則千態萬狀無所不為

廣論

三

衣食一豐則窮奢極欲亦無所不為矣而究問其所謂仁義虛無清靜者皆茫然不知也從此秀才罵僧道僧道亦罵秀才畢竟誰是誰非要皆俱無是處然其中亦有稍知理法而能以聖賢仙佛為心者不過億千萬人中的一兩人耳

天道人道

自古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喻之余以為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天道不可強也人道不可挽也何以言之以堯舜之仁而其子皆不肯以禹湯之仁而不能不生子孫

如桀紂者以文武之德既生周公復生管蔡以孔子之聖而幼喪父老喪子棲棲皇皇終其身無所遇以顏子之賢年三十二而卒皆不可強也不可挽也天地生物者也而有水旱疾疫兵戈之慘人心至靈者也而有貧賤夭殤殺戮之虞故曰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也

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皆天所生將使天下盡為君子乎天不能也將使天下盡為小人乎天亦不能也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然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此天地之盈虛亦陰陽之運

廣論

四

會也

行仁義者為君子不行仁義者為小人此統而言之也而不知君子中有千百等級小人中亦有千百等級君子而行小人之道者有之小人而行君子之道者有之外君子而內小人者有之外小人而內君子者有之不可以一概論也

寬容密察

天地之道尚寬容故君子小人並生鬼神之道尚密察故為善為惡必報帝王者即天地也天地不寬容則人民擾

亂人臣者即鬼神也鬼神不密察則姦先縱橫

富貴貧賤

富貴如花不朝夕而便謝貧賤如草歷冬夏而常青然而霜雪交加花草俱萎春風驟至花草敷榮富貴貧賤生滅興衰天地之理也

大處判小處算此富人之通病也小事諳大事玩此貴人之通病也而皆不得其中道所以富貴之不久長耳余嘗論好花如富貴祇可看三日富貴如好花亦不過三十年能於三十年後再發一株遞謝遞開方稱長久然而世豈

臆論

五

有不謝之花不敗之富貴哉

富者持籌握算心結身勞是富而仍貧貴者昏夜乞憐奴顏婢膝是貴而仍賤如此而為富貴者吾不願也

五穀蔬菜

五穀蔬菜之屬見於經史子集者不少或古有而今無或古無而今有每為留心又將爾雅及明人之農圃六書彼此詳校乃知古今名色各有不同蓋五穀蔬菜必順土之性因地之宜始能蕃植然亦隨時更換總無一定猶之禹貢所載厥田惟上上者今為下下厥田惟下下者今為

上上也

鳥獸草木

余五六歲時先君子教以爾雅所見之鳥獸草木皆能辨識及長奔走四方所見之鳥獸草木又各各不同至五十年以後偶返故鄉忽園中墮一鳥紅頭白尾長足短翼又有草花幾莖蒼翠纏藤黃白可愛俱是少時未經見者乃知天地生物遞更遞換不可以一律拘也人自不留心耳以此觀之唐虞三代之鳥獸草木與今時之鳥獸草木不知其幾經變改但以古書圖畫證之聚訟紛紛實隔千里

臆論

六

援墨入儒

業師金安安先生有句云一官騙得頭全白推此而言人生富貴功名聲色貨利以至翻雲覆雨之事何莫非騙局耶甚而騙到身後之名可悲也故佛家有五蘊皆空六根清淨之說為之一筆鈎消甚屬暢快然余以為畢竟六根清淨始可立聖賢之基果能五蘊皆空方與言仁義之道若一入騙局便至死而不悟矣斯言也並非援儒入墨直是援墨入儒

忠厚之道

人之誠實者吾當以誠實待之人之巧詐者吾尤當以誠實待之乃爲忠厚之道莫謂我之心思人不知之也覺人之詐不形于言此中有無限意味

覆育之恩

錫山北門外冶坊有名王仙人者愛畜珍禽奇獸羣呼之曰仙人乾隆己酉六月余與仙人遇于漢口見其窩中養一小鹿甚馴架上有白鸚鵡能言天子萬年吉祥如意等語自言嘗得一彌猴高不過六七寸與老母雞同宿猴索食雞啄庭中蟲蟻哺之猴不顧猴亦將所食果栗與雞久之竟成母子猴每夜宿雞必以兩翼覆護以爲常也又蕪湖繆八判官亦愛畜禽獸蟲魚之屬官揚糧廳駐邵伯鎮余過訪之錦雞鳴於座白鶴行於庭有孔雀生卵兩枚取以與母雞哺之半月餘果出二雛一雄一雌繆大喜兩雛漸長身高二三尺猶視雞爲母飛鳴宿食刻刻相隨殊不自知其羽毛之多彩而母雞行動居止喔喔相呼亦不自知其族類之不同也大凡覆育之恩雖禽獸亦知之似較人尤爲真切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烘開牡丹

吾嘗謂今人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捐官有捐官而十倍于富者有捐官而立見其窮者總之如烘開牡丹其萎易至雖有雨露之功豈復能再開耶所謂倘不烘開落或遲者其言甚確

商賈作宦固由捐班僧道做官須謀方丈然而亦要看運氣看做法做得好自可以窮奢極欲做得不好終不免托鉢沿門

恩怨分明

史記信陵君列傳或者之言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此言最妙然總不如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二語之正大光明今見有人畢竟在恩怨上分明者吾以爲終非君子

貧乏告借

凡親友有以貧乏來告借者亦不得已也不若隨我力量少資助之爲是蓋借則甚易還則甚難取索頻頻怨由是起若少有以與之則人可忘情於我我亦可忘情於人人我兩忘是爲善道

爲善爲惡

大凡人爲善者其後必興爲惡者其後必敗此理之常也
余謂爲善如積錢財積之既久自然致富爲惡如弄刀兵
弄之既久安得不傷哉此亦理之常也

不多不少

銀錢一物原不可少亦不可多多則難于運用少則難于
進取蓋運用要縈心進取亦要縈心從此一生勞碌日夜
不安而人亦隨之衰憊須要不多不少又能知足樽節以
經理之則綽綽然有餘裕矣余年六十尚無二毛無不稱
羨以爲必有養生之訣一日余與一富翁一寒士坐譚兩

隱論

九

人年紀皆未過五十俱鬚髮蒼然精神衰矣因問余修養
之法余笑而不荅別後謂人曰銀錢怪物令人髮白言其
一太多一太少也

不貧不富

商賈宜於富富則利息益生僧道宜於貧貧則淫惡少至
儒者宜不貧不富不富則無以汨沒性靈不貧則可以專
心學問

官久必富

語云官久必富既富矣必不長何也或者曰今日之足衣

足食者皆昔日之民脂民膏也烏足恃乎一旦敗露家產
籍沒而爲官吏差役剖分偷竊人情洶洶霎時俱盡可嘆
也余嘗誦某公抄家詩云人事有同筵席散盃盤狼籍聽
羣奴

收藏爲旺

虞山江蘊明嘗問閔處士銘曰術家言水旺於冬何以至
冬反落處士曰意以收藏爲旺耳此言最有味今大富極
貴之家如能事事收斂謙退而行自可大可久卽收藏爲
旺之義也

隱論

十

治家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然吾見家人嗃嗃
而操切太過者不但不吉凶悔隨之吾見婦子嘻嘻而和
易近人者豈特不吝家道興焉總之治家以和平兩字爲
主卽治國亦何獨不然
權歸于上者但願賢子孫子孫多良其家乃昌權歸于下
者不可聽奴僕奴僕執柄其家將隕

早起

古人有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故凡蚤起者其人必勤富

之基也晏起者其人必情窮之基也今人有俾晝作夜者自以為適意而不知奸盜邪淫之事由此而生士農工賈之業由此而敗矣

種田

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乃腐儒語斯人也真所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也如余者雖不自耕而食而農工之事瞭如指掌蓋生在田間自幼熟聞又能留心察聽故知之獨詳有奴婢之所不盡知者耕讀二事明是二途而實則一理大凡種田者必需親自力作

臆論

十一

方能有濟若僱工種田不如不種即主人明察指使得宜亦不可也蓋農之一事算盡錙銖每田一畝豐收年歲不過收米一二石不等試思傭人工食用度而加之以錢漕差徭諸費計每畝所值已去其大半餘者無幾或遇兇歲偏災則全功盡棄然漕銀豈可欠耶差徭豈可免耶總而計之虧本折利不數年間家資蕩盡是種田者求富而反貧矣吾故曰必需親自力作方能有濟也

秀水王仲瞿孝廉與余論區種之法大罵今之種田者余笑云田地古今不同不可執一而論區種雖始於伊尹而

古法不傳稻叔夜養生論亦言區種之法一畝可得百斛然自晉至今鮮有行者猶之王荆公行青苗錢不能治國適足害民總之種田以勤儉得時督率有法為主便勝於區種矣

水利

南北風土異宜種植亦不同如江以南穀熟為有秋江以北豆麥熟為有秋也然歲之豐熟全在乎雨暘時若設有雨暘非其時則成偏災矣余年纔六十已遇兩次大旱一乾隆五十年丁未一嘉慶十九年甲戌雖江南烟水之區皆成赤地在處乾涸禾苗盡槁見之傷心夫苗之得水猶小兒之食乳乳已涸矣兒豈能生故凡地方公事最重水利今有田富戶全不關心一到旱年束手無策為之父母者將何以為情耶

臆論

十二

大江南各府州縣皆種稻而田有高低大約低田患水高田患旱吾鄉高田多低田少每遇旱年枝河乾涸則苗立槁一鄉之人言之保長將水車數十百具移至大河有水處車進枝河以灌苗田謂之踏塘車塘車一踏則租米全欠租米全欠則官糧無所辦故有田之家每至百孔千創

先糴米以納糧後糴米以爲食饑民之困苦未甦而公家之徵催已急是有田而反爲田累矣推其本源總在不講水利之故蓋官河運河是有司之事枝河池蕩是居民之責不知河道一年淤塞一年則居民一年窮困一年人自不覺耳

余嘗在王南陔中丞座上見兩邑宰晉謁中丞問兩宰云貴縣城周圍幾里有幾門兩宰枝梧茫然不能對余在旁不覺竊笑夫城郭之大小爲邑宰者尙不知又安知水利之通塞耶故凡官于東南而留心民瘼者必先明水利再講田賦是致治之本

應論

三

產業

凡置產業自當以田地爲上市屢次之典與鋪又次之然田地有水旱之患市屢典鋪有風火之虞俱要看主人家運家運好則隆隆日起家運壞則漸漸消磨而亦要看主人調度調度得宜自能發大財享大利調度不善雖朝夕經營越做越窮而已

子弟

素所讀書作宦清苦人家忽出一子弟精於會計善於營

謀其人必富素所力田守分殷實人家忽出一子弟喜談風雅篤好琴書其人必窮

立志

大凡英雄豪傑其立志必與人有異司馬子長謂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是也然余見敗家子弟其志亦與人有異有某公子最愛度曲每登場必妝束小旦驚豔絕人觀者讚服有某富翁子最慕長隨嘖嘖稱道不數年間家資蕩盡而竟當長隨得遂其志可見賢愚之分只一反掌耳

應論

四

吃虧

吃虧二字能終身行之可以受用不盡大凡人要占些小便宜必至大吃虧能吃些小虧必有大便宜也

無學

功名富貴未到手時望之如在天上一得手後亦不過爾爾然從此便生出無數波折無數覬覦既得患失勞碌一生而終不悟者無學故也故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也

謹言

遇富貴人切勿論聲色貨利遇庸俗人切勿談語言文字
寧緘默而不言毋駛舌以取戾此余曩時誠見輩之言也
可以為座右銘

所業

人莫不有所業有所業便可生財以為一歲之用又必堅
忍操持則一歲如是明歲又如積之既久自有盈餘即
無盈餘亦不至於凍餒矣凡子孫眾多者必欲使之各執
一業業成而知節儉又何患焉今見世家子弟既不讀書
又無一業自給終日嬉笑坐食山空忽降而為遊惰之民
自此遂不可問臧獲皂隸為盜為娼者豈有種耶

臆論

注

利己

今人既富貴驕奢矣而又喪盡天良但思利己不思利人
總不想一死後雖家資巨萬金玉滿堂尙是汝物耶就其
中看畧有良心者不過付與兒孫享用幾年否則四分五
裂立時散去先君子嘗云人有多積以遺授於子孫者不
如少積以培養其子孫也

習氣

子不克家雖是家運而亦習氣使然是中人以下之人不

可以語上者也嘗見某相國家子弟開賭博場某相國家
子弟開蟋蟀場某殿撰某侍郎子喜為優伶某孝廉乞食
于市某進士困於旅舍死無以殮皆事之有者唐權文公
不自棄文謂房杜子孫倚其富貴驕奢淫佚惟知宴樂當
時號為酒囊飯袋及世變運移餓死溝壑不可數計知自
古而然焉

拒客

士相見禮自古有之未聞有拒客為禮者大凡王公大人
越富貴則賓客越多賓客越多則越拒客其勢然也王夢

臆論

注

樓侍講出為雲南太守參見督撫始到官廳至于腹飢口
渴欠伸倦坐終不得一見者嘗有詩云平生跋扈揚揚氣
消盡官廳一坐中誦之令人齒冷昔蘇子瞻為鳳翔判官
陳希亮為府帥以屬禮待之入謁或不得見子瞻客位假
寐詩云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髻髮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
臾亦此意也

相傳裴文達公為尚書時最喜提獎後進體卹寒酸是以
賓朋日多車馬日盛無有不見之客者每日 朝回請賓
朋聚于一堂而自居末座一一問語或有未飯者輒留飯

使賓朋鼓腹歡欣而去而私謁之輩從此杜絕愛士賢聲亦從此益著矣家恬齋爲翰林時嘗謁一大吏而爲所拒心甚惡之及官太守擢至方伯客來必見以清廉爲政務以禮貌當幣帛客亦歡欣而去無有怨者皆不拒而拒之法也

或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則孔子亦嘗拒客矣子以爲非禮乎余荅之曰孔子之拒陽貨是抑權勢拒孺悲是明教誨與尋常拒客不同然孔子周流列國僕僕皇皇卒至無所遇者又安知非陽貨孺悲之流爲之阻抑乎是可歎也

臆論

七

拒客二字不知褻慢多少人物或有必不得已之事者或有進益良言者或有剖白冤誣者或有以詩文就正有道者或有舟車跋涉越千里而至者或有並無所事以一見爲榮者未必盡是有求而來若槩行拒之恐非處世之道余見有某比部富而狂嘗拒客卽爲客賣至于破家辱身可不警懼乎

釋道寺院有客堂有主客師使四方遊人善男信女咸可小憩有來禮佛者有來布施者從無拒客之禮今富貴家

亦有賓館有客座原所以待客者也或主人他出或實在無暇或適有公事或偶摠疾病亦可使主賓之友相陪問因何事而來有所言否若拒之必生衆怨衆怨一生便多浮言殊非處世保家之道豈富貴家反不如釋道耶

凶器

兵者是凶器人人知所避矣而不知財者亦是凶器人人知所趨何也財之爲物如水火多不得少不得用之得當則爲善用之不得當則爲惡非特爲惡也可以殺其身殺其子孫至於瓦解冰消而不自知者故曰亦凶器也

臆論

六

驕奢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法凡遇春秋祭祀以及吉凶喜慶等事各服其應得之服然後行禮如子弟已入泮者始易藍衫其妻亦銀笄練褙否則終身著布余五六歲時吾鄉風俗尙樸素與王氏頗同不論官宦貧富人家家子弟通稱某官有功名乃稱相公中過鄉榜者亦稱相公許著綢緞衣服今隔五十餘年則不論富貴貧賤在鄉在城男人俱是輕裘女人俱是錦繡貨物愈貴而服飾者愈多不知其故也

今富貴場中及市井暴發之家有奢有儉難以一概而論其暴殄之最甚者莫過於吳門之戲館當開席時譁然雜選上下千百人一時齊集真所謂酒池肉林飲食如流者也尤在五六月內天氣蒸熱之時雖山珍海錯頃刻變味隨即棄之至于狗彘不能食嗚呼暴殄如此而猶不知惜耶

新序謂昌邑王以冠賜奴龔遂曰今以冠冠奴是以奴虜畜臣也按古者奴婢皆有罪之人為之故無冠帶所以分貴賤別上下也墨子曰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旨哉言乎

醉鄉

時際昇平四方安樂故士大夫俱尚豪華而尤喜狹邪之遊在江寧則秦淮河上在蘇州則虎邱山塘在揚州則天寧門外之平山堂畫船簫鼓殆無虛日妓之工於一藝者如琵琶鼓板崑曲小調莫不童而習之閒亦有能詩畫者能琴棋者亦不一其人流連竟日傳播一時才子佳人芳聲共著然而以此喪身破家者有之以此敗名誤事者有之而人不知醒譬諸飲酒常在醉鄉是誠何心哉

收成

大凡苗禾豆麥花果蠶桑及一切種作總須勤健培植自然蕃茂然而亦要看後來收成如何于人亦然任憑富貴功名享盡人間之福祿者亦要看老年來結局如何如結局不好不可盡推之命運而亦由自己之不知止足不識分量不會收束故也

名利

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可見仁之與名原是相輔而行見利思義以義為利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可見義之與利又是相輔而行後世既區名利與仁義為兩途已失聖人本旨而又分名與利為兩途則愈况愈遠矣

名利兩字原人生不可少之物但視其公私之間而已夫好名而忘利者君子之道也好利而忘名者小人之道也求名而計利計利而求名者常人之道也吾見名不成利不就者有之矣未有不求名不求利者也若果不求名不求利不為仙佛定似禽獸

神仙

自昔秦王漢武皆慕神仙求長生之術余以為生而死死而生如草木之花開開謝謝纔有理趣列子云死之與生一往一反若生而不死僅留此身有何意味哉丁令歸來人民已非劉阮出山親舊零落至于邑屋變更無復一人相識者當此之時方將傷心悼痛之不暇而尚復能逍遙極樂耶豈寡情少義忍心害理者方能為神仙耶

貪巧

貪吏歌於春秋巧宦目於晉宋自古已然不足論也夫貪巧而明于民事者尚有人心者也貪巧而懵于民事者則禽獸之不若何也虎狼嗜人吾知其為虎狼也避之可也鸚鵡能言吾知其為鸚鵡也畜之可也人而至於不能避不能畜害及萬民害及天下將何以禦之哉使為堯舜之臣豈特流放殺殛而已

雅俗

富貴近俗貧賤近雅富貴而俗者比比皆是也貧賤而雅者則難其人焉須於俗中帶雅方能處世雅中帶俗可以養生

培養

大凡一花一木雖得雨露自然之功而欲其本根之蕃茂花葉之鮮新非培養不能也先君子偶種鳳仙花數十盆置于庭砌朝夕灌溉頗費精神及花開時千枝萬蕊五色陸離竟有生平未經見之奇者次年灌溉稍懈仍是單葉常花平平無奇矣乃知培養人材亦猶是耳或曰每見葑莽中時露好花一枝則誰為之培養耶余曰本根有花雖不培養亦能開放然狂風撼其枝嚴霜凌其葉吾見其有花亦不舒暢矣

子弟如花果原要培植如所種者牡丹自然開花所種者桃李自然結實若種葑竹蔓藤安能強其開花結實乎雖培植終年愈生厭惡

賁緣

每見官宦中有一種賁緣鑽刺之輩至老不衰一旦下臺恍然若夢門有追呼之迫家無擔石之儲在此人固自甘心而其妻子者將何以為情耶余嘗有遊山詩云踏遍高山復大林不知回首夕陽沉下山即是來時路枉費賁緣一片心蓋為此等人說法耳

順逆

人生順逆之境亦難言之譬如行舟遇逆風則舍艫上絳遲遲我行或長江大河不能施絳者惟有守風默坐而已見順風船過去輒妬之慕之未幾風轉則張帆箭行迨搖乎中流呼嘯于篷底而人亦有妬我羨我者余嘗有詩云順逆總憑旗腳轉人生須早得風雲然既遇順風張帆不可太滿滿則易于覆舟一旦白浪翻天號救不應斯時也雖欲羨逆風之船而不可得矣

寬急

或問富者所樂在何處曰不過一箇寬字而已貧者所苦在何處曰不過一箇急字而已然而處富者常亟亟天下皆是處貧者常欣欣實少其人故孔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皆為人所難若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非有聖賢工夫未易言也

貧富

貧者是天下最妙字但守之則高言之則賤每見人動輒言貧或見人誇富最為賤相余則謂動輒言貧其人必不貧動輒誇富其人必不富乃知處富者不言富乃是真富

處貧者不言貧方是安貧

刻薄

吾鄉有富翁最喜作刻薄語嘗謂人曰錢財吾使役也百工技藝吾子孫也官吏搢紳亦吾子孫也人有詰之者富翁荅曰吾以錢財役諸子孫焉有不順命者乎語雖刻薄而切中人情
余嘗謂發財人必刻薄惟其刻薄所以發財倒運人必忠厚惟其忠厚所以倒運

同此心

同此心也而所用各有不同用之於善則善矣用之於惡則惡矣故曰人能以待己之心待其君便是忠臣以愛子之心愛其親即為孝子

童蒙初入學舍即有功名科第之心官宦初歷仕途先存山林逸樂之想故讀書鮮有成而仕宦鮮有廉也

安心於行樂者雖朝市亦似山林醉心於富貴者雖山林亦同朝市

不足具

王安石以新法致宰相專以理財用刑威亂其君且謂天

變不足畏此其所以為小人也余謂譬如父母教子繼之以怒將鞭撻之亦可云不足畏乎是必當遷善改過方可以為人子

關學問

水火盜賊兵刑凶荒徭役及一切人世艱難之事無不可以老我之才增我之智勿謂無關學問也

不會做

後生家每臨事輒曰吾不會做此大謬也凡事做則會不做則安能會耶又做一事輒曰且待明日此亦大謬也凡

臆論

事要做則做若一味因循大誤終身家鶴灘先生有明日歌最妙附記於此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

大才智

有才而急欲見其才小才也有智而急欲見其智小智也惟默觀事會之來不動聲色而先機調處思慮預防斯可謂大才智

回頭看

余見市中賣畫者有一幅前一人跨馬後一人騎驢最後一人推車而行上有題云別人騎馬我騎驢後邊還有推車漢此醒世語所謂將有餘比不足也有題張果老像曰舉世千萬人誰比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此亦妙語

人身一小天地

人稟天地之氣以為生故人身似一小天地陰陽五行四時八節一身之中皆能運會始生至十五六春也十五六至三十餘夏也三十至四十餘秋也五十六十則全是冬

臆論

景矣故二十歲以前病一番長成一番若四十歲以後病一番則衰老一番猶之春時雨一番暖一番秋時雨一番涼一番也

凡事做到八分

風雨不可無也過則為狂風淫雨故凡人處事不使過之只需做到八分若十分便過矣如必要做到恰好處非真有學問者不能

厚道勢利之別

凡遇忠臣孝子及行誼可師文章傳世者之子弟必竦然

敬禮焉此厚道之人也凡遇大臣貴戚及豪強富商有錢有勢者之子弟必竦然敬禮焉此勢利之徒也

得氣長短厚薄

人得天地之氣有長短厚薄之不同萬物皆然而况人乎試看花草之屬有春而槁者有夏而槁者有秋而槁者有冬而槁者雖松柏經霜未嘗凋謝然至明年春氣一動亦要墮葉故知人有天殤者有盛年死者有壽至七八九十至百歲者不過得氣之長短厚薄耳

過

臆論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只要勿憚改而已改過遷善而已天下但有有過之君子斷無無過之小人吾輩與人交接舍短而取長可也但要辦明君子小人之界限蘇文忠公云我眼中所見無一个不是好人是真君子之存心也所以一生喫虧然亦一生墮小人術中而終免於禍

儉

晏子春秋云嗇于己不嗇于人謂之儉譚子化書云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故吾人立品當自儉始凡事一儉則謀生易足謀生易足則於人無爭亦於人無求無求無爭

則閉門靜坐讀書談道品焉得而不高哉

苦

鄉曲農民入城見官長出入儀仗肅然便羨慕之視有仙凡之隔而不知官長簿書之積訟獄之繁其苦十倍于農民也而做官者於公事掣肘送往迎來之候輒曰何時得遂歸田之樂或採於山或釣于水乎而不知漁樵耕種之事其苦又十倍于官長也

慳

臆論

或問有致富之術乎曰有譬如為山將土一簣一簣堆積上去自然富矣然有三大關焉自十金積到百金最難是進第一關自百金積到千金更難是進第二關自千金積到萬金尤難是進第三關過此三關日積日富矣亦尚有祕訣焉問何訣曰慳

累

古人有云多男多累余謂凡天下有一事必有一累有一物必有一累富貴功名情欲嗜好何莫非累豈獨多男哉故君子知其累也而必行之以仁義則其累漸輕小人不

尙清靜也佛家無累悟空虛也聖人無累行仁義也
田爲利之源亦爲累之首何也蓋天下治則爲利天下不
治則爲累以田爲利大富將至以田爲累大患將至

醒

人生一切功名富貴得意之事只要一死卽成子虛夢中
一切功名富貴得意之事只要一醒亦歸烏有當其生時
豈復計死當其夢時豈復計醒耶是以人生一世變化萬
端若能凡事看空卽謂之仙佛可也若能凡事循理卽謂
之聖賢可也

臆論

元

譚詩

叢話八

總論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白香山使老嫗解詩爲千古佳話余亦謂詩非帷簿之言
何人不可與譚哉然不可與譚者卻有幾等工于時藝者
不可與譚詩鄉黨自好者不可與譚詩市井小人營營于
勢利者亦不可與譚詩若與此等人譚詩毋寧與老嫗譚
詩也

譚詩

詩文家俱有三足言理足意足氣足也蓋理足則精神意
足則蘊藉氣足則生動理與意皆輔氣而行故尤必以氣
爲主有氣卽生無氣則死但氣有大小不能一致有若看
春空之雲舒卷無迹者有若聽幽澗之泉曲折便利者有
若削泰華之峯蒼然而起者有若勒奔蹏之馬截然而止
者倏忽萬變難以形容總在作者自得之
沈歸愚宗伯與袁簡齋太史論詩判若水火宗伯專講格
律太史專取性靈自宗伯三種別裁集出詩人日漸日少
自太史隨園詩話出詩人日漸日多然格律太嚴固不可
性靈太露亦是病也

余嘗論詩無格律視古人詩即為格詩之中節者即為律詩言志也志人人殊詩亦人人殊各有天分各有出筆如雲之行水之流未可以格律拘也故韓杜不能強其作王孟溫李不能強其作韋柳如松栢之性傲雪凌霜桃李之姿開華結實豈能強松栢之開花逼桃李之傲雪哉尚書曰聲依永律和聲即謂之格律可也

古人以詩觀風化後人以詩寫性情性情有中正和平姦惡邪散之不同詩亦有溫柔敦厚噍殺浮僻之互異性靈者即性情也沿流討源要歸於正詩之本教也如全取性

譚詩

靈則將以樵歌牧唱盡為詩人乎須知笙鏞箏笛俱不可廢國風雅頌夫子並收總視其性情之偏正而已

唐人五古凡數變約而舉之奪魏晉之風骨換梁陳之俳優譬諸書法歐虞褚薛俱步兩晉六朝後塵而整齊之耳若李杜兩家又當別論然李之古風五十九首儼然阮公詠懷杜之前後出塞無家別垂老別諸篇亦曹孟德之苦寒行王仲宣之七哀等作也

七古以氣格為主非有天姿之高妙筆力之雄健音節之鏗鏘未易言也尤須沈鬱頓挫以出之細讀杜韓詩便見

若無天姿筆力音節三者而強為七古是猶秦庭之舉鼎而絕其臍矣余每勸子弟勿輕易動筆作七古正為此如以張王元白為宗梅村為體雖著作盈尺終是旁門

詩之為道如草木之花逢時而開全是天工並非人力溯所由來萌芽於三百篇生枝布葉於漢魏結蕊含香於六朝而盛開於有唐一代至宋元則花謝香消殘紅委地矣間亦有一枝兩枝晚發之花率精神薄弱葉影離披無復盛時光景若明之前後七子則又為刮絨通草諸花欲奪天工頗由人力造 本朝而枝條再榮羣花競放開到

譚詩

高仁兩朝其花尤盛實能發洩陶謝鮑庾王孟韋柳李杜韓白諸家之英華而自出機杼者然而亦斷無有竟作陶謝鮑庾王孟韋柳李杜韓白諸家之集讀者花之開謝實由于時雖爛漫盈園無關世事則人亦何苦作詩亦何必刻畫哉

每見選詩家總例以蓋棺論定一語橫亘胸中祇錄已過者余獨謂不然古人之詩有一首而傳有一句而傳毋論其人之死生惟取其可傳者而選之可也不可以修史之例而律之也然而亦有以人存詩以詩存人者以詩存人

此選詩也以人存詩非選詩也

詩人之出總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則不出也如王文簡之與朱檢討國初之提倡也沈文愨之與袁太史乾隆中葉之提倡也會中丞之與阮宮保又近時之提倡也然亦如園花之開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兩淮運使刻邗上題襟集東南之士羣然嚮風惟恐不及迨總理鹽政時又是一番境界矣官保爲浙江學政刻兩浙輶軒錄東南之士亦羣然嚮風惟恐不及迨總制粵東時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瓊花吐豔惟爛漫于芳春璧月含暉只團圓于三五

譚詩

四

其義一也

蒙古法時帆先生工詩尤長五律爲世傳誦余一日謁先生于京邸索余書一小額曰四十賢人之室是時吳蘭雪舍人亦在座因問所與先生曰昔人論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其中著一屠沽兒不得而四十人中又須人人知己心心相印方臻絕詣余謂觀此則凡古今體五七言皆然如人之身微有一點痛癢則滿身不適也先生與蘭雪俱以余爲知言

有某孝廉作詩善用僻典尤通釋氏之書故所作甚多無

一篇曉暢者一日示余二詩余口噤不能讀遂謂人日記

得少時誦李杜詩似乎首首明白閱者大笑始悟詩文一道用意要深切立辭要淺顯不可取僻書釋典夾雜其中但看古人詩文不過將眼面前數千字搬來搬去便成絕大文章乃知聖賢學問亦不過將倫常日用之事終身行之便爲希賢希聖非有六臂三首牛鬼蛇神之異也口頭言語俱可入詩用得合拍便成佳句如歸真子之無可奈何仍話別不曾真個已魂銷樂溪弟之未免有情終視覷明知無益卻思量皆妙

譚詩

五

元中峯和尚詠雪詩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作水看近人詠牡丹詩云漫道此花真富貴有誰來看未開時此詩家先後一層法也

作詩易于造作難于自然坡公嘗言能道得眼前真景便是佳句余嘗在燈下誦前人詩每有佳句輒拍案叫絕一妾在旁問何妙若此試請解之余爲之講釋乃曰此自然景象何足取耶余笑曰吾所取者正爲自然也

唐寶泉論書入微不聞其書法過于歐虞司空圖論詩入微不聞其詩學過于李杜乃知善醫者不識藥善將者不

言兵也

以詩存人

唐瑀字仙珮一字孺含常熟之葑溪人爲明諸生工歌詩
甲申乙酉後遂棄去教授於沙溪直塘之間以終其身與
長洲汪鈍翁友善鈍翁序其詩以爲使陸務觀范致能而
在與先生角逐於文酒之會雖善論者未易優劣之也其
推重如此今遺集不傳余偶得數首錄於左破山寺云松
光澹陰陰數里度林樾精藍隱深翠恍與前山絕峯回壑
自幽地破泉迴合神物無端倪諸天有遷越摩挲古檜庭

譚詩

六

挑薛讀殘碣如聞老龍吟叫窾風濤雜山僧寡威儀客至
懶酬接晚鐘戛然鳴投暝命迴轍桃源澗云羣溜爭有托
一逕入深杳清響散高林暗流出淺草石脈互起復安所
窮杳渺潛羽靜不飛幽花寂相照久立神智生返濺濕芒
屨不見桃花紅彌徑翳松蒿閑心淡忘歸避世苦不早武
陵何必優肯與外人道江樓云江樓望不極颯颯亂帆迴
落日千家郭秋風萬里臺但聞南雁至不見北書來孤客
正愁絕那堪畫角哀擬出塞云將軍猿臂志成灰馬上琵琶
去不迴偏向沙場留勝蹟明妃青塚李陵臺古戰場邊

蟋蟀吟月寒沙白夜陰陰悲笳嗚咽三更動喚起封侯萬
里心仙佩又自號雪井老人

吳喬又名及字修齡崑山人高才博學尤工於詩王阮亭
嘗稱之曰善學西崑陳其年贈詩亦有最愛玉峯禪老子
力追豔體關西崑之句然觀其語必沈雄情多感激正不
僅以妝金抹粉步趨楊劉諸公而已所著詩名舒拂集余
僅見其七律一卷寒食虎邱云王澤潛消帝座傾黃腰白
幟遍神京金甌不閉千重險麥飯誰澆十二陵一半山光
埋朔雪五分花氣落春冰香羈寶轂相娛賞肯信江淮只

譚詩

七

兩層登北固山云渺渺川原坐榻前村村暝色亂吹烟江
邊鐵甕城三里雲外金焦石二卷今夜且呼京口酒明朝
重泛渡頭船生平不忘中流楫每到登臨便愴然雪夜感
懷云酒盡燈殘夜二更打窗風雪映空明馳來北馬多驕
氣歌到南風盡死聲海外更無奇事報國中惟有旅葵生
不知冰沍何時了一見梅花眼便清

康熙末年有葉先生者名景高號菊垞太倉諸生篤學好
古能文章尤刻意於詩喜遊覽徧歷滇黔閩廣老年倦遊
買田於張涇之上築學耕草堂因自號學耕老人今無有

知其人者其詩和平淵雅可以直接盛唐明月山次韻云
窈窕如螺髻青青倚遠天虹飛深澗曲寺聳小山巔秋雨
浮嵐濕晴波落澗圓吟懷堪寄托待照我歸船清平道中
云細雨迷征騎涼颺動客衣午晴雲氣薄秋老樹聲微參
錯山邱稻青葱石徑薇前頭沽酒店買醉興先飛懷俞心
在符又魯兼寄柴胥山二首云俞子真同氣符生實妙才
如何一別後不見尺書來異地仍留滯伊人切溯洄窮愁
應似我時命豈須哀踪跡千山隔心期萬里通翦燈同聽
雨揮翰各臨風夢別江城近思深雲樹窮西冷富篇什早
譚詩
八

愁外草殘杯紅駐醉中顏茫茫歸思情應劇髮落邊城幾
點斑便水驛早發云曉烏啼向驛門前便水茫茫早放船
仰面人家看不見午雞聲出亂山巔漫興云細數殘花到
夕陽獨傾村酒問春光可能借得東風力吹落儂頭兩鬢
霜鈔錄數首以存其人
余十三歲遊虎邱于肆中見舊扇一柄以百文購得之上
有七律二首云長夏成詩未附書今來把讀是冬初琴中
雅調惟孤澹筆下陳言早破除寒雨平添津岸闊衰楊遠
映水亭疎相思一見爲經歲又待梅開訪佛廬自恨摧顏
暈暮年况兼多病少安眠幾枝晚菊經霜後百種秋悲在
雁先匿影不成鍵戶計取譏真待買山錢何妨旨酒看君
飲但對清淮易惘然後題先著藁爲大瓢先生正因問先
著爲何如人皆不知也比長讀 國朝別裁集始知著字
遷夫四川瀘州人流寓金陵有之溪老生集或云是明季
遺老也
華氏爲吾邑望族至今猶盛幼時在表兄華性焉家見華
碩宣詩一卷寫作俱妙求問其族中無有知之者已卯春
日偶于友人破書中得一冊始知碩宣字養聖鵝湖人康

熙間諸生年七十餘卒自號東籬居士讀其詩五律最工
題友人園亭云小築深林裏幽懷獨往還亂雲封竹徑野
鶴護花關松老鱗方密梅欹蘚白斑南華初讀罷蘿月照
人間聞笛云橫笛秋江上江空夜更清韻隨風暗度愁向
月明生楊柳離亭淚梅花故國情無端添別恨迸作斷腸
聲登塔云孤塔倚霄漢登臨象外幽亂山排檻入遠水接
雲流日月簷前過樓臺天際浮遙看霞五色極目是神州
和友云雨過江臯淨移舟落照間興同孤鶴曠心與野雲
閒古澗聞寒水疏林見遠山欣然載尊酒訪菊扣花關湖

譚詩

十一

上云何處堪棲隱湖濱烟柳莊溪聲常到枕花影半侵牀
拂石眠蒼蘚敲詩倚夕陽忽驚鷗鷺起漁笛響滄浪貞女
云秦樓引鳳曲幻作斷腸音未識生前面難移死後心惟
知因義重非是為情深空負絲蘿約蘭閣淚滿襟僧舍利
花云擬入羅浮窟疎香一徑通澹煙疑遠近明月悟真空
雪影幽窗外詩情曉夢中朝來輕帶雨寂寞淚東風歸鴉
云遠水殘邨外爭飛噪晚晴染園朝見影楚幕夜聞聲落
葉愁霜冷驚棲妒月明孤琴幽韻遠猶似隔林鳴喜晴云
夢回禽語碎知是報新晴雲散春衣薄花迎曉日明紅橋

烟柳色紫陌管絃聲好聽香風曲芳郊踏草行春遊云紅
杏依江岸青山到郭門舟橫春水渡人醉落花邨嬌鳥酬
歌韻香風散霧痕勝遊應不倦歸院欲黃昏

徐務邨有歲暮寄內詩云雙手空空歲又闌西風心與鼻

俱酸依人自笑馮驩老作客誰憐范叔寒寫到家書千點

淚算來歸計十分難此身只當從軍死累爾青鸞鏡影單

時務邨方客如臯吾鄉陶學博國果正為校官其夫人顧

氏偶見此詩讀之淚下謂學博曰邑有斯人可令其流落

不歸耶盍為謀焉于是夫人自典簪珥為倡同學諸生聞

譚詩

十一

之亦贖金以贈俾其早歸事傳遠近又聞秀宋蘅臯名之
淑李輪霞室也輪霞久客未歸宋寄以秋夕感懷云銀鴨
燒殘放碧窗閒庭風起露華涼梧桐影裏秋如水蟋蟀聲
中夜漸長千里關山添別夢十年羈旅憶他鄉低頭怕見
團樂月只恐天涯也斷腸嗚呼安得有願夫人之賢者為
厚贈之團聚其天倫樂事也
人從絕巘如魚貫馬入寒林列雁行此和致齋公相隨圍
詩也案庾子山遊獵詩有石關魚貫上山梁雁翅行似即
本此然余以為和相未必有此詩在胸中而用其典故亦

偶爾相同耳和相有嘉樂堂集其子駙馬公豐昇殷德所刻聞駙馬亦工詩古文惟不自收拾樊學齋主人嘗爲余言

余於癸酉秋日以事往雲間道出崑山風阻泊舟遂登岸散步草堂寺見壁間所挂扇面有沈師濂七律四首中一聯云文壇恥說爲偏將酒國甘居是附庸可想見其抱負徧訪斯人無有知者

有人詠雁來紅詩云漢使傳書託便鴻上林一箭墮西風至今血染堦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此詩甚妙不知誰作

譚詩

七

近友人張映山亦有詩云塞鴻嘹唳菊離披庭際幽叢故出奇是草獨無遲暮感不花能放豔陽時麤枝大葉風流在綠意紅情夕照知欲寫秋容傳晚節畫圖猶覺不如詩又蔣伯寅之秋深忘歲晚葉老代花開一聯亦妙

邑侯邵公名颯山陰人以中書舍人出宰吾邑去官後改名無恙字夢餘陳雲伯少時嘗從學詩其詩秀骨天成非時輩所能跋及登徐州城樓云霜引邊聲來朔塞日搖河色上城樓北固山看雪云雲痕四合沈諸島雪色中開見大江樓霞放舟云青山入夢成知已明月同舟當故人秋

夜云鶴影倦依涼月立雁聲寒帶夜霜飛皆名句也邵歿後雲伯爲刻其詩

徐湘浦司馬公子德泉名珠性冲澹詩情幽逸如花開絕塞雁唳清秋七古尤雄健有讀友人侯貞友焦山詩題後一首云文章擅變幻造化多雄奇陰陽無軌範山川有殊姿長江西來一萬里發源岷蜀東注此奔衝直下少歸東金焦兩山相對峙海門扼鎖氣不洩萬古中流作砥柱金山如貴人焦山如隱士蒼巖翠壁睨欲無青螺點點浮春水山靈奇氣自鍾秀侯生蘊蓄天所授憑軒句挾海濤飛

譚詩

七

拾級語侵山骨瘦焦先不可作江月投山均眼前名士獨醉倒狂歌喚起春江潮情于此放詩于此豪幻想欲跨雲中橋橫空萬丈連金焦安得爾我相招要看君落筆青天高

古者奴婢皆有罪者爲之謂之臧獲然婢之中亦有等級有素敏慧通音律或善炊爨能持家卽漁童樵青亦不過供驅使盡執役而已未聞有以美麗而得名者近來士大夫家喜蓄美婢而青樓尤多題以雅號如惜花朵香待月續春之類然而甘蔗旁生荔支側出似掃眉人不可無此

陪襯馬藥庵有贈婢改子詩四首云阿母傳呼兩字妍新
題錦瑟改么絃曾聞了角依蘭姊不信蟠根是李仙綽約

二分籠歷淺玲瑋六寸稱膚圓多情也似雕梁燕相傷烏

衣已十年盤脫嬌姿絕代誇管城分蔭託琅邪儉妝未肯

依時世清韻真堪擬大家綠綺窗前金可鑄白團扇底玉

無瑕阿誰空學夫人樣那比芳名豔榜花丁棧仙侶有方

干謂子聯袂尋春扣綺闌時復中之音噫噫翩何遲也步

珊珊周旋翻累當筵立平視驚從隔座看多謝小紅真解

事金筒玉椀許頻餐一飲瓊漿百感生藍橋夢影尙分明

譚詩

七

平添杜牧重來恨久負羅敷已嫁盟未免有情空復爾似
曾相識轉憐卿欲將細語從頭問怕聽鸚哥喚客聲四詩
可稱絕倒

以人存詩

于宗堯字二魏遼東廣寧衛人康熙七年年十八由蔭生

出令常熟精敏慈惠一時有神君之頌病中詠懷云三年

花縣鎖江烟南國風流事渺然雲外錦峯餐秀色甌中琴

水拂廉泉流亡滿目愁填壑水旱焦心欲問天草野不肥

吾貌瘦強將憔悴弄冰絃按公卒時年纔二十一詳縣志

此詩蓋公當日為醫士陸顯甫書扇頭者陸氏子孫至今
寶藏焉

南城曾賓谷中丞以名翰林出為兩淮轉運使者十三年

揚州當東南之衝其時川楚未平羽書狎至冠蓋交馳日

不暇給而中丞則且接賓客晝理簡牘夜誦文史自若也

署中闕題襟館與一時賢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簡齋王夢

樓王蘭泉吳穀人張警堂陳東浦謝蕪泉王詩町錢裘山

周載軒陳桂堂李齋生楊西禾吳山尊伊耐園及公子述

之蒲快亭黃賁生王惕甫宋芝山吳蘭雪胡香海胡黃海

譚詩

七

吳退庵吳白鹿詹石琴儲玉琴陳理堂郭厚庵蔣伯生蔣

藕船何豈匏錢玉魚樂蓮裳劉霞裳諸君時相往來較之

西崑酬倡殆有過之中丞嘗於九峯園作秋稷之會賦詩

云昨得蘭亭春稷硯便思招客蘭亭遊蘭亭去此一千里

春稷故事知誰修揚州虹橋亦名勝治春詞句今傳謳漁

洋遺韻繼者少百有餘歲空悠悠今年三月動佳興頗乏

知己相賡酬竭來名士稍長集江天雨霽開涼秋安江門

外水新漲浩蕩豈可輸閒鷗棹歌聲發古渡頭蒹葭深處

清而幽濃春桃李反嫌俗秋稷之樂前無儔南園水木况

明瑟九點烟嵐出庭側硯池一曲含風漪倒影奇峯嶽蓮
碧我攜硯硯適來此一洗寒泉翠欲滴此池爲我硯硯開
此峯爲余硯山石異哉此會非偶然蘭亭之人幾曾得座
中名士咸歎息復有丹青潤州峯謂陸曉峯明朝寫出秋硯圖
洗硯之人宜可識一時和者甚多吾鄉徐閩齋孝廉一詩
尤妙附記於此春秋二七逢秋硯故事千年人不記魯都
賦手建安才臨河敘錄蘭亭字蘭亭蘭紙昭陵收此文未
入文選樓一時詩句總寂寞細檀碑打蛟龍愁秋硯主人
有秋骨白面繡衣持玉節錦帶紅迎吉慶花金樽綠瀉銀

譚詩

十六

河月直教江水作流觴江月照客江花香園中九峯欲飛
去齊吐雲氣天蒼涼羣賢少長列坐次知公今年三十四
右軍修硯三十三公長一歲應兄事前日公攜春硯硯新
詩揚州忽傳徧今朝又作秋硯會觀者人人盡稱羨殘醉
江臯寄采牋風流不讓永和年相思一夜秋蘭發花裏新
吟秋硯篇
憶自乾隆戊申歲余嘗與閩齋同客秋帆尙書河南幕府
其年七月尙書擢兩湖總督余回江東閩齋以與修衛輝
府志獨留汴梁送詩云我留黃河邊送君黃河口黃河八

月浪連天白日蛟龍挾船走因君寄信報平安家有高堂
可健餐春來更望長安去愁絕天涯行路難嗚呼以閩齋
之才之美不得中進士入詞館卒以從軍功試爲縣令鬱
鬱以歿可悲也

阮雲臺宮保以嘉慶元年提督浙江學政諸生中有長於
一藝者必置高等賞歎不已是以人材蔚起小學奮興爲
一時之盛宮保嘗試湖州賦秋桑詩和者數十家有諸生
胡名敬者和云微黃比似菊衣痕幾樹蕭疎蔭葦門材美
早需當世用價高留待異時論禦寒祇爲蒼生計歷久空

譚詩

十七

餘直幹存多少綺羅叢裏客何曾根本與酬恩西郊昨夜
有霜侵減卻茅簷一片陰但使陽和調晚節幾曾經緯負
初心春閨自昔相須急寒士於今得庇深菊秀蘭芳休把
玩直垂青眼到疎林便爾吐屬不凡頗有霖雨蒼生之志
不數年果中鄉榜成進士今官翰林侍讀學士
長白斌少僕良爲前任兩江總督玉公德第八公子嘉慶
己卯辛巳之間官蘇松糧道駐劄常熟署後卽虞山也有
小樓可以望遠題曰辛峯一角樓與吳中諸名士讀書論
詩殆無虛日自題一聯云羣彥集東南有溫李詩才荃熙

繪事高樓占西北挹石梅香月辛嶺晴雲年未四十著書
盈尺矣過拂水山莊二首云江總歸來白髮新劫灰餘燼
戀無因風騷壇坫三朝重金粉河山半壁陳貂珥苦思推
輔座蛾糜甘讓作完人孝陵銅狄昔花冷詞館空吟舊院
春海天閒話感滄桑猶有交情憶孟陽淚化絳雲紅躑躅
詩題拂水綠荒涼彥回有壽寧為福庾信多才亦不祥禪
悅簡栖聊自慰東風愁殺柳枝娘

吳杜邨觀察名紹浣其祖父俱業鹺至杜邨與其兄蘇泉
俱中進士入翰林杜邨詩不多作亦無專集而筆甚通峭

譚詩

六

嘗記其舟中感懷二首云楓葉兼蘆荻紛紛滿客舟水雲
千里白風露一天秋獨宿同孤雁愁懷寄遠鷗披衣人不
寐翦燭數更籌江湖天地闊感慨別離多壯歲猶如此衰
年更奈何懷人看落日倚枕發高歌長嘯驚龍蟄寒風起
碧波七言如鄉思暗隨燈影動客愁齊逐雨聲來亂山鐘
響僧歸寺古渡燈昏月滿船詠梅花云山間月照誰橫笛
江上春寒獨掩門又寒夜云衆星皆淡漠孤月自精神十
字亦妙

輔國公裕瑞為豫親王弟自號思元主人所居曰樊學齋

有亭臺花木之勝一時名士如楊蓉裳吳蘭雪輩皆與之
遊所著有萋香軒吟草一卷十韻駢豐紳殷德稱其詩清
華幽豔是能鎔鑄長吉飛卿而自成一業者記其灤陽道
中云一馬長驅挂玉鞭清秋風景倍蕭然野蛾亂落荒林
雪山烏斜衝古寺煙雀舌宜烹疎雨夜豆棚欲話晚涼天
無眠靜對寒檠影起視雲邊月正圓殊清新可喜主人嘗
贈余七古一首又和京師冬日八詠及春遊八詠諸作詩
甚長未錄也

葵源齊梅麓庶常彥槐散館後出宰吾邑未及數載即賦

譚詩

九

歸田遂卜居陽羨為侍養計於其行也余為刻坡公種橘
帖贈之其留別梁溪詩四首云撫字催科兩弗堪八年竿
濫大江南政難言美差無惡吏豈能廉只不貪苗長但須
除一莠馬蕃焉用禁原蠶此生足傲東坡處腹貯山泉百
獲甘年年清興在春深局戶重將舊業尋校士可能持玉
尺論文誰與度金針佇看騏驎雲路莫遺鴟鴞集泮林
畢竟詞章總餘事讀書須得聖賢心可憐秋旱稻苗枯火
急符書尙索逋拙吏甘同道州考流民終賴鄭公圖 聖
恩浩蕩如天大鄉俗敦龐自古無推解不緣諸父老哀鴻

安得命全蘇自注云甲戌大旱自思賑外邑之殷富一捐貲接濟不下十四萬緡全活飢民無算

橋一墓五年修點綴青山與碧流俗變荆蠻思泰伯自注云泰伯墓在鴻山歲久名題豐樂憶滁州自注云望亭橋舊名傾圮子募貲修葺龍匯久圮子以賑餘之錢興修平川日落漁樵渡寒食花開士女遊俯仰之間改名豐樂

已陳迹他時還念故侯不

袁簡齋先生通遲兩公子雖不以科第起家而皆能詩遲

子名壽芝者年未弱冠藁已笱束記其遊棲霞寺一聯云

清靜尚嫌禽作語玲瓏誰與石爭能頗有乃祖家法又鉛

山蔣心餘先生曾孫名志伊者號小樹能詩道光壬午九

月余偶至邗江相晤于王古靈席上有題小紅雪樓詩卷

後一律云續書香海記前回曾見山陽舊雨來小草每依

庭際長寒花獨向畫圖開春風自掃元卿徑尊酒誰傾杜

叟醉贏得詞人題妙筆欲招黃鶴醉江梅俱可謂善承家

學者

東鄉吳蘭雪舍人有姬人綠春本蘇州人生長盛京性修

潔愛貞靜善畫蘭法陳古白又能詩舍人甚愛寵死時年

二十二耳舍人悼痛不已賦詩云冷暖相依僅五年不應

草草賦遊仙早知一病無醫法何苦三生種夙緣嫁日歡

娛如夢裡殮時明麗倍生前定情詩扇教隨殉誰誦新詞

徧九泉深春妍暖似秋涼池館蕭閑接洞房瓶水浸開紅

芍藥鬢花簪遍白丁香蟲聲嗚咽吟幽砌樹影玲瓏畫粉

墻即用綠春舊句佳句而今零落盡但思清景亦沾裳縞衣一換

淚先傾奉母艱難百事并望遠魂消歸櫂影追逋夢怯打

門聲賣文辛苦憐何補投絨蹉跎悔未成孤負同心謀養

急勸拋微祿辦歸耕津門迢遞隔江關旅泊經春苦未還

廿四花風蝴蝶瘦一雙人影鷺鷥閒衣香小立飄隋苑泉

味同嘗愛惠山輸與梁溪唐孝女白頭賣畫向人間孝女以賣

畫養親五十餘年帶圍寬盡舊湘裊支枕哀吟未忍聞雙頰斷紅

疑中酒一梳濃綠怕消雲翻書風過微嫌冷沈水香多重

怯熏為愛梅花猶強坐寒香禁受兩三分夜半天風沸海

潮仙舟綵伴似相邀及前一日夢中買舟與姊偕行買山只道成偕隱臨

水何堪誦大招心力無多愁易盡聰明太過福難消他生

合作癡兒女莫憶前身是翠翹其餘妙句甚多不能盡錄

漁家曬網每于古戍沙灘斜日西風之下鱗次櫛比而青

山每為所掩亡友蔣敬齋有漁家樂詩云莫教曬網如城

堞留得青山一面看此言未經人道敬齋名溶長洲諸生

年二十許輒喜講道學言語坐立不苟嘗自製寢衣長六尺餘本論語所謂長一身有半也余笑謂之曰古之寢衣似卽今之衾被恐泥古太甚敬齋愕然曰吾過矣吾過矣至于下拜其風趣如此

鍾祥彭毓圃名志傑以孝廉作宰浙江任烏程十年有惠

政嘗捐俸刻陳無軒湖州詩錄三十六卷爲一時所稱毓圃能詩而尤工於五字道場山云斷山雲爲補淺澗月能添梅雨云竹翠搖新影溪流沒舊椿送友人云雙鶴去不返孤雲還幾時晚晴云古樹含雲潤新花借月明皆名句

譚詩

三

也其子慶長字五雲亦能詩余爲書題裴室三字贈之

揚州阮梅叔明經爲雲臺宮保之弟年未弱冠卽能詩歌爲藝林傳誦所刻有珠湖草堂詩四卷余最愛其萬樹紅連斜照外一峯青插白雲中之句此吳澹川南野堂筆記楊芸士述鄭齋詩話所未採也

鄒君春帆與余同庚同月先後一日而生自幼相愛工於帖括屢困小試偶過其書齋有詠落花詩尙未脫藁起句云花落客心驚小園鳥亂鳴春光原是夢流水本同行讀未畢愀然曰子正在盛年何作此種語耶春帆笑而不答

卽於是年十月死不意竟成詩讖

顧西軒名銑同鄉東湖蕩人余十七八歲時嘗與同寓吳

門之石榴亭有鮑子知我之感記其櫻桃花詩云頻年作客緣何事每到春來不在家暗中用典令人不覺

張鐵琴彰長洲人年十五六貌如美人世所希見余長其

一二歲每與談論古今輒以張良自命一日同往城南看菜花鐵琴有詩云嫣紅姹紫彌天下關係蒼生只此花其抱負如此不數年而死惜哉

余姊夫楊廷錫吳縣光福人少工詩語能動人句必有味

譚詩

三

月下獨酌云盃中有影人成耦天上無雲月不孤春闈云春來心事憑誰問惟有簾前雙燕知初夏云新篁未慣經風雨卻傍疎籬護落花皆妙死時年三十惜無存藁

紀存

先曾祖奉麓公當明鼎革時年僅十三隨先高祖避難陽山白龍廟至 本朝順治三年始回故里嘗築歸鶴庵以自寄卽今西莊橋西岸之觀音庵也庵門正對陽山蘇州府志云陽山一名四飛山又名秦餘杭山寶一山也公有詩云一巢重結古荆蠻真似蘇耽化鶴還忍棄先人棲隱

處故教門對四飛山其二云烽火驚心事已非翻身雲外
作孤飛故園猶有前朝樹留得清陰待我歸今刻石庵中
留示子孫

余有一扇畫折枝杏花秋帆先生書一絕於上云上林佳
處午橋邊半染紅霞半著煙記得曲江春日裡一枝曾占
百花先一日過京口王夢樓太守見之又書桃花詩於後
云桃花一樹豔猩唇獨占名藍似海春誤入溪流原有路
重來門巷竟無人迷離夕照紅如夢悵望天涯綠少鄰我
願大千花世界有花開處盡詮真隨園詩話載嚴海珊咏

譚詩

三

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謂其暗中用
典絕世聰明余以爲不如太守之誤入溪流一聯更妙
古英雄不得志輒以醇酒婦人爲結局者不一其人隨園
先生入翰林時年纔弱冠散館後改爲知縣簡發江蘇歷
知沐陽江寧諸縣事有政聲三十五而致仕享清福者五
十年著作如山名滿天下而於好色兩字不免少累其德
余有弔先生詩云英雄事業知難立花月因緣有自來實
爲先生補過也

團扇之名甚古漢時已有之有明中葉乃行摺扇至本

朝爲尤盛遂不復知有古制矣阮雲臺先生於嘉慶丙辰
提學浙江嘗得一古團扇有馬和之畫楊妹子題因依式
仿製以賞諸生之高等者時錢塘陳雲伯大令尙爲秀才
歲試賦此題有云江南三月春風歇櫻桃花底鶯聲滑合
歡團扇翦輕紈分明採得天邊月南渡丹青待詔多傳聞
舊譜出宣和入懷休說班姬怨羞見曾憐晉女歌班姬晉
女今何有攜來合付纖纖手闌前撲蝶影香遲花間障面
徘徊久樓臺花鳥院中春馬畫楊題竟逼真歌得合歡詞
一曲不知誰是合歡人先生閱此卷大爲稱賞故置第一
刻入浙江詩課及定香亭筆談不二十年團扇之制遂行
滿天下余亦有團扇詩贈先生云用舍行藏要及時製成
團扇寄相思時來畢竟如公少明月清風一手持
余年十七嘗受業於金安安先生之門先生時年八十精
神尙健日以賦詩作書自課偶命諸公子分賦瓶菊詩余
亦分得堂字韻有云寄人籬下非長策喜帶新霜入畫堂
先生爲之作歎賞謂諸公子曰此生出筆頗有作意將
來必能自立者嗚呼余一生坎坷不遇豈能自立耶追憶
師言輒呼負負

譚詩

三

黃野鴻賣書祀母忌辰一首云母沒悲今日兒貧過昔時
人間鮮樂歲地下其長饑白水當花薦黃梁對雨炊莫言
無長物亦足慰哀思所謂窮而益工其信然耶程山溪者
名亮 閩秀張文煥子也有春日感懷云一年佳日是春光
底事逢春更感傷雨際孤花難著力風前歸雁不成行
縵袍已敝還思典土竈生塵久絕糧多少閒愁何處寫滿庭
芳草易斜陽又王坦庵春感云韶華如繡豔陽天春到貧
家亦枉然破屋正愁連日雨荒厨已斷昨宵煙鷓鴣窮海
剛三載燕返空巢又幾年滿地蓬蒿人過少臨風獨立登

譚詩

三五

吟肩嗚呼安得廣厦千萬間留此輩人煖衣飽食飲酒賦
詩快樂以終其身耶

一官匏繫垂老離家此人間最苦之境願甘心受之者不
一其人或者此人之心思反以為樂亦未可知也陳石橋
大令官富平著雁宕山人稿閩中別兄一首云十載離家
音信稀聞闕執手見還疑風塵到老境非昔兒女來前名
不知舊里半凋聞欲淚餘生相見語多悲饑驅明日又將
別立馬斜陽塗路岐真令人不堪回首

途中遇沽酒者或賣花者其香撲鼻可愛擬將此意採入

詩中而未得也偶見市中掛一楹帖有沽酒客來風亦醉
賣花人去路還香不知何人所作真先得我心矣

詩有無心譏刺而拈來恰合者余中年常出門每於四五
月夜獨宿舟中聽蛙聲喧雜終夜不寢偶書絕句云信宿
扁舟夜未央蛙聲閣閣最淒涼荒江月落天將曉不辨官
私鬧一場一日在長安有某冢宰見之笑曰此詩當為江
南吏治而作也余大驚遂謂草茅下賤何敢妄議時事偶
然得句實出無心此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
之智也

譚詩

三五

唐守之嘗題漁翁失網圖云一網復一網終有一網得笑
殺無網人臨淵空嘆息然余嘗見人有營營於名利場中
者數十年至白首無成依然故我則不如困守固窮之為
得也故有詩云前舟網網張空水後有簑翁獨坐看程魚
門太史亦有句云旁人束手休相怪空網由來撒最多與
守之之詩正相反

詠物詩最難工太切題則黏皮帶骨不切題則捕風捉影
須在不即不離之間汪春亭詠燈花云影搖素壁夢初回
一朵花從靜夜開想到春光終易謝攪殘心事欲成灰青

生孤館愁同結紅到三更喜亂猜頗覺窗前風露冷斯時
那有蝶飛來吳野渡詠紅蓼花云如此紅顏爭奈秋年年
風雨歷滄洲一生辛苦誰相問只共蘆花到白頭吳信辰
詠虞美人花云怨粉愁香繞砌多大風一起奈卿何高桐
邨詠牽牛花云莫向西風怨零落穿針人在小紅樓皆妙
客中夜宿秋蚊未靖雖懸幃子倚如長城而一蚊闌入則
不寐通宵其時新涼退暑殘月窺人四壁蟲聲百端交集
實難爲懷耳余嘗有詩云十年落魄未成歸心事如雲澹
不飛一箇秋蚊纏客夢半窗殘月冷宵衣擬留詩卷才難

譚詩

完

副欲薄功名計亦非惟有一封憑去雁爲傳親故莫相譏
因誦宜興儲長源之燈搖旅思風盈幔蟲語秋心月半墻
之句令人心骨俱冷

余嘗論人生如行舟忽前忽後忽左忽右無有一定張帆
者自然在前搖櫓者自然在後然而亦看風水之順逆江
湖之險夷居先者固可羨落後者亦未爲失也偶賦前舟
嘆二首云前舟後舟一時發搖搖共指天邊月須臾月暈
生長風前舟張帆如執弓霎時箭行三百里白浪翻天黑
雲起欲卸長檣勢未能載得百人同日死後舟聞變追前

舟無那滄江水急流看他傾覆不得救吞聲躑躅心煩憂
前舟張滿帆後舟滯沙灘前舟忽破山腳石後舟反過前
舟前人間風浪何浩浩爲吉爲凶未能保總看收帆到岸
時區區前後何足道

摘句

隋書載煬帝以薛道衡空梁落燕泥句至于殺身此古人
忌才過甚也卽如謝靈運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庾
信之琴從綠珠借酒就文君取亦平常語耳近日詩家愈
出愈奇命意鮮新立辭典雅皆古人之所未有如翁朗夫

譚詩

完

之煙波雙鬢老風雨一身秋彭念堂之日邊停水上山已
墮雲中方南塘之月出江花落詩成海月圓楊谷簾之柳
搖春雨晴江漲水雲流張瑤英女史之短垣延月早病葉
得秋先范履淵之櫓聲搖夜月帆影落晴波商響意之蜂
巢當午鬧蜩壤越涼歌俞楚江之紅憐花別樣綠愛柳當
初劉企山之缺月依橋斷孤雲背郭流趙仁叔之蝶來風
有致人去月無聊童二樹之晴流鳴斷壑山影臥空田黃
星巖之竹鉞穿泥壁蠅酣落酒樽許子遜之鐘聲涼引月
江氣夕沈山李維饒之峽雨無朝暮春風有別離吳杜村

之落葉疑疎雨秋雲學遠山儲玉琴之伴佛燈雙穗窺人
月半環汪澤舟之木落山無障江流月有聲吳師石之斷
崖殘雪補清磬夕陽浮周東標之疎雨下黃葉秋風翦綠
葵湯述庭之行共孤雲懶歸輪獨鳥閑趙味辛之水清魚
入定山古樹無花吳象超之白雲留晚磬黃葉捲歸樵秦
大樽之風梳平野樹雲湧一樓山儲長源之雪晴春有態
山活翠難名莊印三之寒鳥依夕照落葉碎秋聲張仲子
之門臨流水岸犬吠隔花人沈奕風之夜雨洗村徑曉風
開稻花何秋山之白頭增舊感黃葉落新愁石竹船之帆

譚詩

注

隨春樹遠水帶夕陽流繆牧人之江連三楚白山接九華
青李少白之一鳥翻雲外千峯落馬前夏頴江之病因看
月減情到惜花深于秋渚之綠餘三逕草紅露半墻花龔
素山之夜從花影轉秋帶樹聲聽孫漣水之江光搖佛面
石色上僧衣使阿慶見之又當何如嫉妬也

本朝七律金聲玉振不特勝于有明一代直可超出宋元
而亦有高出唐人者可謂極一時之盛 國初諸公無論
矣就余所見聞者如王少林大梁懷古云三花樹色開神
嶽萬里河聲下孟門黃浩浩秋柳云小驛孤城風一笛斷

橋流水路三义何南園感懷云身非無用貧偏暇事到難
圖念轉平黃野鴻清明云村角鳥呼紅杏雨陌頭人拜白
楊烟浦翔春野望云舊塔未傾流水抱孤峯欲倒亂雲扶
魯星村郊外云春田牛背鳩爭落野店墻頭花亂開汪澤
周賜書樓眺雨云亭遠忽從烟際出樓高先覺雨聲來史
位存汴梁道中云雲垂平野星初上馬走春沙夜有聲有
感云撲蝶會過春似夢前裘人去水如煙潘汝庭春日云
草不世情隨意綠花知客意入簾紅石遠梅山海關云萬
頃日華浮海動九邊風色捲沙來湯述庭閑居即事云得

譚詩

注

句偶逢花照眼舉杯喜見月當頭郭頻迦即事云月與梧
桐尋舊約秋將蟋蟀作先聲春感云三月落花如夢短一
湖新漲比愁多高爽泉春草云新愁舊恨縈三月細雨斜
陽送六朝林遠峯靈隱寺云靈泉百道飛涼雨古磴千盤
入亂雲皆妙又如曹棟亭之三秋月色臨邊早萬馬風聲
出塞多張崑南之松間細路通僧寺花裏微風颺酒旗朱
子穎之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石曉堂之窺
魚淺渚翹雙鷺待渡斜陽立一僧邱學敏之山連齊魯青
難了樹入淮徐綠漸多李嘯村之春服未成翻愛冷家書

空寄不嫌遲惠椿亭之宿酒大都隨夢醒殘燈多半爲詩
留劉春池之道在已時惟自適事求人處總難憑凌香坪
之春風久負青山約舊雨難尋白鷺盟吳尊萊之莫雲抱
郭籬紅樹寒雨連江凍白鷗儲長源之春衣乍暖飛蝴蝶
綠酒初香薦蛤蜊劉元贊之三春鄉思先花發萬里征人
後雁歸秋水懷人楓葉落蓬窗臥病雨聲多莊印三之青
溪渡口餘三戶黃葉聲中有六朝倪稼咸之衰柳共憐殘
鬢短閒雲應笑客程忙吳退庵之樹碧兩行臨曲水天青
一角見高山方升矣之小艇仍維前度樹斜陽已挂右邊

譚詩

屋

樓湯衍之之社雨不知春事判東風已覺落花多毛洋冥
之夜永驂鸞歸碧落風清有鶴響空山林漢閣之窺客挑
燈來黠鼠移秋入戶有寒蛩王饒九之兩岸白蘋秋水渡
一林紅葉夕陽邨吳梅原之愁消白下鵝兒酒人在青山
燕子磯黃臙山之人間萬事成秋草我輩前身是落花仲
松嵐之吳楚帆檣隨樹沒金焦山色上衣來鄭芸書之絕
壑凍雲棲古塔枯僧破衲補斜陽宗蕙亭之酒不能攻愁
有陣曲爲自度唱無腔魏野塘之有客抱琴停午至呼僮
沽酒趁花開顧蘭厓之蒼苔滿逕客稀過涼雨到門僧未

知冒葦原之廢苑春來花自發空庭月落鳥相呼汪可堂
之三徑春歸花似雪一齋人靜日如年汪周士之徑仄秋
花迎客座夜深涼月戀人衣石晚晴之瘦馬踏乾黃葉路
寒鐘敲碎白雲峯吳玉田之山色和煙沈遠浦潮聲挾雨
吼滄江顧蘭暉之萬種羈愁當夜集一年鄉夢入秋多曹
劔涵之別浦帆歸千樹碧隔離人語一燈紅王籽園之報
喜燈花紅一夜相思春水綠三年阮梅叔之腳底白雲雙
屐滑擔頭紅葉一肩春吳雲坡之煙迷古塞晴疑雨雲擁
深山晝亦昏朱天飲之娛人可愛當窗樹留客遙看雨後

譚詩

屋

山常蹇齋之秋從夜雨窗前聽月在美人樓上圓吳蒼崖
之清夜思公惟有淚白頭知己更無人徐春圃之鍊句每
存千載想看花不放一春過徐德泉之家無儲蓄期鄰富
邑有流亡望歲豐黃少淵之芳草池塘尋舊夢落花庭院
算殘基如此類者甚多摘之不盡又趙甌北先生集中有
幾老杜詩將之作張船山太守集中有寶雞縣題壁詩長
歌當與俱不可不讀也

碑帖

叢話九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周石鼓文

周石鼓文在京師太學儀門內為石刻中最古高二尺廣

徑尺餘形似鼓而頂微圓其一如曰相傳為周宣王獵鼓

也初棄陳倉野中

按續漢郡國志右扶風陳倉注引辛氏三秦記云陳倉有石鼓山鳴則有兵並

非上有石鼓舊文也今金石

家輒曰陳倉石鼓者恐誤唐鄭餘慶徙鳳翔縣學而亡

其一宋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大觀二年徙汴京國

學以金嵌其字靖康二年金人蓋至燕剔其金置大興學

元大德十一年大都教授虞集始移國學其篆凡六百五

十言至元中存三百八十六字今僅存者二百八十餘字

而已謂為周宣王鼓者韓愈張懷瓘竇泉也謂為文王鼓

至宣王刻詩者韋應物也謂為秦氏之文者鄭樵也謂宣

王而疑之者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者趙明誠也謂為

成王鼓者程琳董道也謂為宇文周物者馬定國也故王

伯厚皆駁正之至楊用修云得李賓之家唐人搨本全文

恐是升菴偽造今陽湖孫淵如觀察竟取楊本刻諸虎邱

孫子祠亦好奇之甚矣

高宗純皇帝以乾隆庚戌

親臨辟雍見石鼓漫漶為立重欄以蔽風雨即以原文集

為十詩再刻十石並 御製石鼓文序仍從韓愈定為宣

王時刻 聖訓煌煌垂示萬古真藝林盛事云

秦泰山石刻

秦泰山石刻唐時已亡今所傳者二十九字二世之文也

據宋人劉跂模搨尚有二百廿三字可讀者一百四十有

六字據集古金石二錄猶存四十字 本朝乾隆初碧霞

元君廟災則并二十九字亦亡之矣嘉慶乙亥歲前泰安

令蔣君伯生賦閒無事獨遊岱頂聞之故老云玉女池中

有古刻遂車水尋覓果得殘石兩小塊審之僅十字即二

十九字中文也遂搨數十紙以貽海內博雅君子則有翁

覃溪閣學阮雲臺宮保梁蔭林方伯孫淵如觀察俱賦詩

作跋為一時佳話按二世元年是壬辰至今道光壬辰已

三十五甲子矣

秦琅琊臺刻石

琅琊臺刻石十二行計八十有六字亦是二世之文今在

山東諸城縣東南百六十里三面臨海即琅琊臺也案始

皇刻石之文具載史記凡七處嶧山泰山琅琊之東東觀

漢記

碣石會稽是也惟嶧山之文獨闕故宋時鄭文寶補刻之元至正間魯人申屠駟又以會稽刻石模於紹興府學余又嘗得徐鉉所模碣石門墨本刻之焦山方丈實可補史記闕文而學者有信之有疑之皆尙古之過也

新莽天鳳刻石

山東鄒縣野田間新出王莽時天鳳二年刻石七行俱有界道其後有後子孫毋壞敗六字似是墓間石也今五經博士孟公繼煊移置孟廟嘉慶庚午春山東金鄉縣馬進士又於鉅野縣之昌邑聚田間得殘碑一段僅存銘文上下亦不相連續有云宣仁播威賞恭糾悞又云奮旅揚旌殄滅醜類助烈煥爾聿用作詩云云似此人以武功而顯者惜無紀年可攷惟存七月六日甲子造七字而已

漢燕然山銘

吳江翁海村徵君惠余雙鈎燕然山銘云得之曲阜桂大令未谷未谷得之玉虹樓所藏宋搨本真如景星慶雲世未易見余細審之謂必是後人重模如西之作肉豆之作氏寢之作寇鑠之作爍負之作奠皆非漢人字體又脫去乘燕然三字然未谷深於漢隸必有精鑒卽是重模亦非

近時人所能爲之案此銘集古金石二錄及隸釋隸續漢隸字原俱不載惟劉球隸韻引模數十字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孫克宏金石志皆謂原石在今宣化府而絕無傳搨之本何耶余恐宣府之本亦是重模耳

漢西嶽華山廟碑

延熹八年

是碑舊在陝西華陰縣西嶽廟中明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毀片石無存海內所傳惟有兩本一爲商邱宋氏漫堂所藏一爲華陰王無異所藏然宋本缺十字王氏本缺百五字可以辨搨本之先後近阮雲臺宮保又得一本云是寧波天一閣藏本亦有缺字是在王本後矣宮保嘗自刻一石於雷塘祖塋并將歐陽集古錄跋語真蹟附刻其上可謂嗜古者矣

漢元儒先生婁壽碑

熹平三年

是碑舊藏吳門蔣韻濤學博家前闕四十八字後有豐道生題跋知明時與夏承碑同藏于吾鄉華東沙氏卽眞賞齋主人名夏者也乾隆六十年余從韻濤姪春皋明經雙鈎得之以寄翁覃溪先生曲阜桂未谷遂以刻之京邸此顧南原作隸辨時所未見

漢熹平石經

熹平四年

熹平石經見於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議郎蔡邕與堂谿典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奏求正定諸經而刻至光和中尋遭董卓之亂焚燒洛陽宮府官舍碑已殘闕後魏武定四年由洛陽移至鄴城周大象元年又從鄴城移至洛陽隋開皇六年又從洛陽徙至長安轉移遷徙碑益漫滅故唐初已有十不存一之歎洪氏隸釋所載不過九百七十又一字而已余於乾隆五十年七月偶於書肆中購得舊本管子一部中夾雙鈎五六紙率皆殘闕不全細心

碑帖

五

尋繹得尙書洪範篇七十八字君奭篇十三字魯詩魏風七十三字唐風三十一字儀禮大射儀三十七字聘禮廿八字公羊隱公四年傳十八字論語微子篇百七十字堯曰篇三十九字又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及博士左立姓名十八字合五百餘字不詳何人所摹惟視管子第一本上有 國初徐樹丕印記則知爲牆東老人所鈎無疑矣故翁覃溪閣學有詩云熹平石經紙摹十錢子得自徐牆東蓋紀實也自余模勒之後南昌學宮有重模本紹興學宮有重模本如皋姜氏有重模本而王司寇金石萃編

亦載之五十七年余北行過濟寧錢塘黃小松時爲運河司馬又藏有舊搨尙書盤庚五行論語爲政八行堯曰四行小松屬余并刻之均爲藝林罕見之寶

漢涼州刺史魏元丕碑 光和四年

魏元丕碑泰安趙氏所藏世無第二本洪氏碑圖云碑十六行石已斷剝所存者行三十一字題名四行行四人然則洪不言有陰者是題名即在正面也翁覃溪張瘦銅孔荏谷孫淵如諸先生俱爲考證實存四百九十九字較隸釋少二十五字此本卻多出七字審其用筆之妙較張遷

碑帖

六

結體相似而蒼勁過之漢隸中能品也

漢幽州刺史朱龜碑 中平二年

是碑係舊紙舊搨亦是人間希有之物據隸釋云有四百十三字今本只有一百六十四字尙是三分之一惟碑中書惠兩字洪氏所無也

漢郭有道陳仲弓碑 建寧二年

郭有道陳仲弓二碑皆蔡中郎撰文所謂無媿辭者惟兩碑久亡歐趙亦未之見也今山西介休驛路旁有郭有道碑是 國初傅青主重書後鄭谷口又書一碑與傅書並

時故顧南原有以五十步笑百步之譏陳仲弓碑世亦無有洪氏所載惟有大邱長陳寔壇碑嘉慶元年余偶書一本贈山陰陳雪樵騎尉騎尉遂以刻石因椎搗數百紙傳播坊間不知何時流入海外日本人視爲原刻戊辰己巳之間寄信中華海舶一時要五百本市者仍以余書翻刻以應之海外人以耳爲目不知真僞如此

漢淳于長夏承碑 建寧三年

吳門陸謹庭孝廉家有夏承碑中闕化行以下三十字後有豐人叔楊景西二跋即吳山夫雙鈎之所自出也王虛

碑帖

七

舟所見亦即此本明嘉靖間是碑與婁壽碑俱吾鄉華東沙氏故物今重刻本甚多不堪入目矣

漢成陽靈臺碑 建寧五年

此碑是黃小松司馬所藏翁覃溪先生定爲重刻本近亦不可多得矣碑中字數與隸釋相符惟筆畫間稍有譌處江秋史侍御嘗釋出數字可補洪氏之闕

漢小黃門譙敏碑 中平四年

是碑前有額曰漢故小黃門譙君之碑九篆字亦小松所藏審其結體用筆其爲重刻無疑洪氏亦載此碑優游下

似是氏字蓋借作京邸之邸也喪亡上似是乃字又七月廿八日癸卯今驗此本是十八日俱可證隸釋之誤

漢圍令趙君碑 初平三年

往時見海鹽張芑堂徵君案頭有此碑是全張未裝者既復見家竹汀先生家亦有全碑一張洪氏云碑在南陽卽今河南之南陽府數年之內凡兩見似此碑猶在人間或隱於荒山窮谷間難以尋覓耳

漢巴郡太守樊敏碑 建安十年

碑帖

八

乾隆四十九年余寓吳門春暉堂陸氏友人王晉康示余樊敏碑視其搨本的是原刻爲臨一過而還之以爲坊間尙有也後數年欲購不得當面錯過至今猶悔是碑在四川雅州府蘆山縣後山陰李松雲先生知雅州屢有書託其尋訪終不可得道光辛卯四月余在袁浦節署晤武威張介侯大令知此碑尙在蘆山完好如舊又知高頤碑在綿州之德陽縣城外大路旁則諸漢碑之存於人間者自亦不少特無好古之士爲之傳搨耳

漢酸棗令劉熊碑

廊道元水經載酸棗城有縣令劉孟陽碑卽是碑也曩時

見歙縣巴雋堂氏有雙鈞本既又見揚州汪容甫家有宋
搨原本雖經殘蝕其字較多於巴氏且有出于洪釋之外
者後江秋史又為雙鈞以巴汪兩家合參之然總缺上半
截後見明州天一閣舊搨本有君諱熊字孟陽下缺十字
始接大帝

漢楊氏四碑

太尉楊震沛相楊統繁陽令楊君高陽令楊著四碑歐趙
洪氏俱有之惟罕見搨本嘉慶元年春青浦王蘭泉司寇
遊西湖攜於行篋時余在兩浙轉運使幕中司寇出以見

碑帖

九

示觀其刻畫顯著神氣不侔且字多別體與隸釋不合當
是宋人翻本

兩晉六朝碑

兩晉六朝之間最重書法見于晉書南北諸史而碑刻無
多今所傳者惟刁遵司馬紹高植高貞高湛元太僕以及
孔廟乾明賈使君鄭昭道啟法寺龍藏寺諸碑最為烜赫
其時已重佛法造像尤多要而論之大半為俗工刻壞故
後人皆宗唐法而輕視六朝殊不知唐初諸大家之皆出
六朝也余則曰譬諸友朋但擇貞賢可
交而已遑問其乃祖乃父乎

唐觀音寺碣

陸德明為秦王世民撰觀音寺碣在武德五年謂秦王平
王世充寶建德班師凱旋駐蹕廣武值夜雨作東南雲際
光燄射天見觀音菩薩全身畢露王頓首拜瞻乃建此寺
觀此已開有唐一代奉佛之端矣余謂德明著經典釋文
世稱儒者何乃作此語為後世口舌乎援儒入墨當自德
明始

唐化度寺碑

歐陽率更化度寺碑李百藥撰文世無全本案解大紳春
雨集載河南范諤跋語云慶歷初其高王父開府公諱雍
舉使關右歷南山佛寺見砌下有石視之乃此碑也歎為
至寶既而寺僧誤會石中有寶破而求之不得棄之寺後
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急問之僧以實對石已分三段乃
取數十縑易之以歸置于里第賜書閣下遭靖康之亂范
氏諸子取而藏之井中兵罷後好事者始搨之已而碎其
石又分為數片今世所傳宋搨本皆是也宋潛溪集謂當
時南北俱有翻刻南本失于瘦北本失於肥殊乏率更精
絕之氣則今世所傳宋搨者恐未必盡是原石耳

碑帖

十

唐孔子廟堂碑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有兩本一在西安府學一在城武縣學皆非原刻在西安者五代王彥超所刻也至元明時已剝蝕不全矣往時見商邱陳伯恭學士家一本尚有全文余嘗縮臨刻入小唐碑中

唐九成宮醴泉銘

歐陽書醴泉銘自宋元明以來爲藝林所重幾至家絃戶誦人人家有一本惟推搗日多佳本日少故字多殘闕又經俗工洗鑿滿紙模糊率更面貌十不存一矣少時間吳門蔣氏有佳本據唐搨刻之一字無損然未見原搨不敢信也惟吾鄉秦氏有舊本千金不易有秦仲堅者遂取翻刻以售於人謂之秦板今坊家錦裝檀匣轉相售易所稱宋搨者大半皆秦板也

唐磚塔銘

磚塔銘明末時始出土石已分爲三塊近則愈搨愈壞又亡去百二十餘字無全本矣然得片紙隻字猶珍藏之不置者因其秀勁有法在歐褚之間故學者紛紛遂爲名碑可見古人用筆一挑一趯皆有法度可尋也撰者爲上官

靈芝其下惟有敬客書三字學者謂敬客當姓王氏或又以敬客爲方外者余獨不謂然撰文爲上官氏則敬客亦姓上官無疑與李輔光碑巨雅書同一例今吳門重刻有十餘本皆以西紙搨之以充原刻可發一笑

唐郎官石記序

張長史以草書得名世謂之草聖惟郎官石記是真書太倉王敬美家有一本爲天下所無董思翁嘗模入戲鴻堂帖者是也嘉慶乙丑歲余在京師南海葉雲谷農部以此見示後有王濟之元美敬美諸跋余爲雙鈎一本藏之近日吳門顧湘舟上舍又取雙鈎重模一碑立于蘇州府學尊經閣下以存長史舊蹟云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

李北海書雲麾將軍碑有二一爲李思訓一爲李秀其官同其姓同也李秀碑本有六礎明萬歷初宛平令李蔭於署中掘地得之後爲王京兆惟儉取去今所存惟二礎康熙中有宛平令吳涵者移置順天府文丞相祠中前人載之詳矣其有全文者一藏吳門蔣春皋氏一藏歙人羅養芝家相傳俱是唐搨余猶疑其翻本殆宋元物也嘉慶元

年六月余嘗雙鈞蔣本寄翁覃溪先生先生報以詩云觸

暑吳間蔣逕閒手模唐搨李碑遠心馳六礎苔岑合袖有

千年翠墨斑想對湖山盟北海肯隨董莫跋張寰此碑莫

自張寰各石經重晤中郎後扁二邕齋待我顏梅溪嘗手

有手跋石經今又模北海此碑燕山名蹟幾人知郭逸鈞模復許

故余以二邕題其齋扁誰借問羣鴻戲海意董文敏會模

入戲鴻堂帖何如衣帶過江時畢潤

稱暉南田蓄一舊本嘗縫貞珉元氣憑君得落筆精微不

入衣中以防失墜云云我欺今日錢君新拓出重開仙鶴伏靈芝越四年余至京

師毘陵胡蕙麓為宛平令即以余所雙鈞者刻石署壁仍

書李蔭舊題曰古墨齋蕙麓聞余至乃置酒招同先生與

法梧門祭酒共觀新刻兩公又賦詩見贈為一時佳話云

唐滑臺新驛記

李少溫滑臺新驛記不載於諸家著錄似碑亡久矣吳門

貝簡香氏得一舊本有元人吾衍跋語遂摹之磚板可以

亂真又緡雲縣城隍廟記有重刻本在今常熟縣城隍廟

戲樓下南向明嘉靖壬戌年刑曹杞山鄭公刻邑人徐杖

有記

唐麻姑仙壇記

南城縣有麻姑仙壇記大小二本今人但知有小字本而

不知大字本為魯公原刻其小字者則趙明誠所云慶歷

中一僧所書黃魯直猶能道其姓名也自歐陽集古錄稱

之咸以為魯公親手書至陸放翁比之羊叔子峴山故事

亦過矣試觀魯公書碑如多寶塔東方朔畫贊郭敬之家

廟臧懷恪中興頌宋廣平元次山元靖先生顏氏家廟諸

碑有書大小兩本者乎則永叔所謂愈看愈妙者不過一

時與會語不可遂為典據也今會賓谷中丞家有一大字

本尚是舊搨

唐開成石刻十二經

余家有開成石經舊本其用筆絕類歐陽率更可備書家

一格舊唐書譏其字體頗乖師法言其與經文相淆雜非

議其書法也故顧寧人尤詆之而不知原刻殘闕為後人

修改補綴以至魯魚莫辨顧氏未見原刻但憑修改之本

而駁詰之誤矣乾隆壬辰歲畢秋帆先生為陝西巡撫見

諸碑率棄榛莽瞻顧歎惜始議興修賴以不墜第卷帙浩

繁椎搨之難裝池之費不能家置一部也茲記其目錄于

此周易九卷計九石尚書十三卷計十石毛詩廿卷計十

石

六石周禮十一卷計十七石儀禮十七卷計二十石禮記廿卷計三十三石春秋左傳三十卷計六十七石春秋公羊傳十二卷計十七石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計十六石孝經一卷計一石論語十卷計七石爾雅三卷計五石又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共十石每石高七八尺廣三四尺不等都計六十五萬二千五十二字乾隆國學石經卽仿開成舊式也

四唐碑

畢秋帆先生巡撫陝西時得唐碑四種其一爲中大夫守

碑帖

五

內侍上柱國渤海高福墓志開元十二年其二爲京兆府美原

縣尉張昕墓志開元廿四年其三爲內侍省內常侍孫志廉墓

志天寶十三年其四爲游擊將軍守左衛馬邑郡尙德府折衝

都尉左龍武軍宿衛上柱國張希古墓志天寶十五年乾隆戊

申八月余在先生河南幕府由黑岡口登舟乘黃河南下

會將四碑帶回安置樂圃之賜閒堂至嘉慶四年九月有

旨查抄爲錢塘馮鷺亭編修購去道光六年又爲嘉興

張叔未解元所得今在新篁里

唐石幢

吳門碑刻遭建炎兵火十不存一故漢唐之碑絕少今所

存者惟石幢耳其一在西洞庭山包山寺會昌二年九月

僧契元書又一幢無年月與前幢東西對峙又一幢亦無

年月座上有宋開禧乙丑閏中秋續刻題名又一幢座上

有明僧呆菴道人法住偈語按朱長文墨池編載有成通

五年于僧翰書在洞庭山者似卽此中之一也其二在光

福寺前大中五年五月立又一幢大中六年十二月立俱

正書亦東西對峙其三在甬直鎮今元和縣所轄大中八

年秋崔煥書有宋皇祐五年重立字樣其四在常熟北山

碑帖

五

興福寺卽唐時破山寺也寺前有二幢一平原陸展行書

年月剝蝕不可辨後有女弟子徐十四娘及樹幢僧智峯

等名一京兆全貞書亦無年月按錢叔寶續吳郡文粹云

破山寺石幢唐大中間建造宋建炎三年己酉八月重立

偶閱縣志竟以爲宋時所建是前人未之考耳其在常

熟梅李鎮胭脂墩菴中上刻乾符五年歲次戊戌七月乙

未十四日戊申建又一座同勾當弟子許亮李帖代贊各

捨三千文云云計五處余皆推搗之又一幢在虎邱劔池

顯德五年高陽許氏建則五代周時物矣

後梁鎮東軍牆隍廟碑記

乾隆辛亥歲余在紹興與修府志於臥龍山上城隍廟揭
得此碑前載表奏次列敕旨最後作記時在梁開平二年
先武肅王撰文有官階甚長碑以城隍為牆隍以戊辰為
武辰俱避全忠祖父名也

後晉吳越文穆王神道碑

先文穆王神道碑在今杭州城外玉皇山之陽墓前三百
餘步地名頭城門玉皇山即龍山也東坡表忠觀碑龍山
之陽歸焉新宮是也碑甚豐大約高二丈許龜趺螭首上

碑帖

七

有一穿額題大晉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守尚書令吳越國
文穆王神道之碑二十四字篆書本文五十行行九十字
剝蝕過半今存者尚有一千八百餘字取家刻全文校之
皆無悞撰文者為丞相和凝書丹篆額者則司農卿權令
詢也余嘗命石工護之作護碑圖碑西南三百餘步名玉
屏峯峯下吳氏墓茶園之內尚有王子忠獻王神道碑一
座亦螭首碑略小據十國春秋太常卿張昭撰文則剝蝕
無一字矣相傳為明時太常吳誠尚書江瀾先後佔葬時
所毀乾隆五十八年九月余始訪得之

吳越僧統慧因普光大師塔銘

是碑在臨安功臣山下淨度寺桑園中碑載普光號令因
為武肅王第十九子幼通禪理梁乾化三年出家住安國
羅漢寺時年十三梁授法相大師封安國羅漢寺主加兩
浙僧統龍德三年改授吳越僧統賜號慧因普光大師寶
大元年八月十三日夜集眾諷經乃為遺章申辭王父圓
寂于真身寶塔寺時年二十有四王命歸窆於錦里功臣
山南營建塔院是碑撰書系銜皆磨滅難辨惟有鎮東軍
節度使六字及文內業職忝詞林五字十國春秋載皮光
業以文字受知武肅特賜進士第秘書郎右補闕尋遷兩
浙觀察使文穆王嗣位拜丞相此碑雖殘闕而詞句清麗
其為光業無疑光業即日休子也

碑帖

六

蜀石經

福州梁蔭林先生為江蘇方伯得孟蜀石經春秋殘本正
文三百九十五字注二百六十七字計三頁共三十五行
皆昭二年傳左氏之第二十卷也後有翁覃溪閣學家竹
汀宮詹跋語攷之甚詳定為孟知祥廣政中據蜀時所刻
曾宏父石刻鋪敘謂為皇祐元年樞密直學士田况刻非

也先生既賦詩于後復以示余真古刻中之秘寶云

馬楚銅柱銘

嘉慶四年楚南苗民既平有好事者揚得五代時楚王馬殷銅柱銘至京師者銘文爲李宏舉所撰吳任臣十國春秋朱竹垞五代史記注皆引之南昌相國爲裝池巨冊以爲至寶余題其後云楚王樹國建功多銅柱鐫書繼伏波欲識五溪平復事誓文墨搨好摩挲八百年來瘴雨零行人指點一痕青吾家鐵券今還守敢勝溪州柱上銘相國見之笑曰此的真錢生詩不可移易他人

碑帖

十九

宋高宗御書石經

高宗御書石經在今杭州府學櫺星門內左右兩廡計周易尙書毛詩中庸論語孟子左傳七種僅存八十七石余於嘉慶初年嘗館於兩浙轉運使署府學卽在其西南隅每當春秋佳日輒同二三知己步入學宮徧觀石經及李伯時所畫七十二賢像贊曩余做熹平石經體書孝經論語大學中庸刻石卽於是時始也案元史載申屠致遠爲杭州路推官時有西僧楊璉真仰欲取高宗所書諸經石刻築浮屠賴致遠力拒之則今之僅存者寔致遠力也

宋表忠觀碑

蘇文忠表忠觀碑有四一刻有趙清獻官階九十餘字卽宣和書譜所稱有張有篆額者今不存矣一刻紹興二十年歲次己卯三月丙辰朔會孫壻左朝散大夫權書工部侍郎楊傑重刊一刻行書本字如大指今在杭州府學惟二小石亦不全一刻明嘉靖三十九年杭州府知府陳柯重模今立在湧金門外重建表忠觀 御書堂前右廡兩面刻者是也其紹興間所刻者本在龍山表忠觀舊址宋末兵興觀廢遂露立于草莽中至明正德十二年巡按

碑帖

二十

御史宋廷佐始將此碑移入郡庠後復遺失 本朝乾隆

四年諸暨余懋棟爲府學教授其同年友趙石函者來視余忽于齋旁隙地得之計二石又缺其下半截因置名宦祠中一時名士如傅玉笥桑葢甫勵樊榭周穆門丁龍泓諸公俱賦詩以紀其事至五十九年八月余監修表忠觀落成始請諸兩浙轉運使秦公震鈞 杭嘉湖道秦公瀛 浙江督糧道張公映璣 暨錢塘知縣蔣公重耀 從郡庠名宦祠移至觀中立於 御書堂之左廡而以三石柱副之于時翁覃溪閣學梁山舟侍講阮雲臺中丞亦各有詩文以

紀其事俱刻于三石柱之側真藝林佳話也楊文襄一清記云表忠觀諸碑十有四徙於櫺星門北之兩偏疑此兩石之外尚有十餘石不知淪沒何所矣案紹興舊刻所云曾孫壻楊僕者卽楊和王沂中子代州崞縣人見宋史楊沂中傳惟稱曾孫壻殊不可解據榮國公忱墓志僕娶榮國第三女其系銜尙是右中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榮國爲武肅七世孫實是第八代孫壻何云曾孫壻耶考古亦無此稱呼也

墨妙亭詩刻

碑帖

三

宋孫莘老嘗知湖州彙集漢唐諸賢名蹟石刻於郡齋署曰墨妙亭東坡爲作記並賦詩刻石中有云吳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繪龜跌入座螭隱壁空齋晝靜聞登登蓋紀實也吳興志云元人守湖州粗砂大石皆磨去是以漢唐諸刻無有存者惟存東坡詩一石而已後此石亦斷缺不全其一片嘉靖中王陽明守仁謫龍場驛丞時得之會琢爲硯存十二字見裘文達公日修記一時朝貴俱有詩蔣心餘七古一首尤爲絕妙其一片天啟初黃石齋道周得之亦琢爲硯存十七字爲吳興姚玉裁所藏後歸

桐鄉汪氏當時如厲樊榭丁龍泓蔣心餘諸公亦各有詩紀之載吾友張芑堂徵君金石契中余幼時猶見搨本今戲鴻堂帖所刻全篇是思翁取舊刻重摹非真蹟入石也

宋刻

古有碑無帖隋開皇時嘗以王右軍蘭亭模于石版其墨本猶在人間唐太宗旣得蘭亭真蹟命供奉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真四人各鈎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時能書者如歐褚諸公皆臨搨相尙又樂毅論相傳爲右軍親手書刻者其餘皆紙素所傳太宗哀集二王墨

碑帖

三

蹟惟樂毅論爲石本當爲刻帖之始自賀季真手模右軍書十卷爲澄清堂帖以開其端至南唐昇元二年李先主又出秘府所藏右軍真蹟刻爲四卷爲昇元帖則刻帖成部者實南唐始也宋太宗削平諸鎮四方圖籍悉輸內府江南文物素盛藏蓄前代遺墨尤多至太宗淳化三年壬辰有詔命翰林侍書學士王著鈎模三代秦漢魏晉六朝唐人諸名蹟彙刻爲淳化閣帖又有秘閣前帖然大半皆仿書或唐人雙鈎隨意集成未必盡是真蹟也米元章黃長睿辨之甚悉自此之後法帖盛行仁宗慶歷五年乙酉

僧慧超與希白臨模諸帖刻石長沙謂之長沙帖皇祐中
廬陵蕭太傅汝器與其弟汝智相繼宰和州之含山得劉
楚公丞相被賜閣帖重模載以歸廬陵謂之廬陵帖哲宗
元祐五年秘書省鄧洵武孫諤等請旨乞以淳化閣所未
備取前代遺墨刻之至建中靖國元年畢工歷十二年而
成凡費緡錢一百十五萬是為秘閣帖十卷元祐七年壬
申劉次莊得呂和卿閣本臨模為戲魚堂帖有釋文十卷
因刻于清江又名之曰清江帖是年又有詔旨以淳化秘
閣二帖未有之蹟入石為秘閣續帖十卷實居長沙廬陵

碑帖

三

清江三刻之後大觀初徽宗以淳化閣帖漫漶且王著標
題率多舛錯有詔出內府所藏真蹟命龍大淵等更定次
序又命丞相蔡京重題名大觀帖又增入十七帖書譜並
他帖總二十卷因刻石于太清樓下為大觀太清樓帖三
年己丑汝州守穀陽王案又採集晉唐五代名人書刻石
置於郡齋之坐嘯堂每段皆刻汝州印記謂之汝州帖會
稽有翻本黃長睿深譏其謬又駙馬都尉潘師旦所刻之
絳州帖劉楚公丞相所刻之潭州帖今人謂之絳帖潭帖
是也又黃山谷所刻之臨江帖山谷自有釋文刻于後紹

興初有國子帖又米帖紹興十一年辛酉郡守張斛集秘
閣潭汝臨江諸帖參校而成為武陵帖又鼎帖亦張斛所
摹紹興十四年甲子六月九江郡守林師說為鐫薛尚功
鐘鼎款識帖後郡守譙令憲又別鐫王右軍之十七帖置
于庾樓淳熙十二年修內史奉旨又翻刻淳化秘閣帖謂
之前帖又集王右軍樂毅論不全本與黃庭經起及唐明
皇歐陽詢褚庭誨孫思逸狄仁傑張旭顏真卿李陽冰李
德裕畢誠李商隱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等書共為六卷
每一卷後俱有淳熙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奉聖旨模勒上

碑帖

四

石字樣謂之秘閣續帖紹熙慶元之間太師平原郡王韓
侂胄刻闕古堂帖開禧二年以罪死籍沒其家石入內府
改名羣玉堂帖計十卷他如吳雲壑之玉麟堂帖岳倦翁
之寶真齋法書秦子明之黔江帖武岡軍重模之武岡帖
前後總二十卷湖州張氏之烏鎮帖福州所刻之福清帖
灋陽所刻之灋陽帖上蔡所模之蔡州帖彭州所刻之彭
州帖山陰陸放翁之荔枝樓帖新昌石熙明又模漢熹平
石經殘字以及黃庭樂毅曹娥像贊并歐虞褚顏小楷謂
之越州石氏本嘉熙淳祐之間會宏父所刻之鳳墅帖及

續帖前後共四十冊置吉州鳳山書院七年乃成云鳳墅者刻于廬陵郡之鳳山別墅故名也曾又刻有畫帖時賢題詠帖宋宣獻之賜書堂帖廬江李氏之甲秀堂帖曹尙書彥約之星鳳樓帖王曼慶之百一帖曹之格之寶晉齋帖賈似道之世綵堂帖太平府學之姑熟帖嘉定間劉元剛集顏魯公諸書爲忠孝堂帖又畱忠宣與曾無玷三帖又宋人集諸家法書刻石爲博古堂帖又英光堂帖大半皆以淳化大觀爲祖本而遞增遞改者亦有采集諸名家法書在諸帖之外者亦有專刻一家者凡此之類皆謂之

碑帖

五

宋刻其中優劣之各殊推揚之先後真僞之混淆無序昏墨之濃淡不同未可同日而語也

明刻

有元八十餘年中無刻帖者雖如趙松雪之工書亦惟究心二王於有唐一代除褚中令李北海外似無當於意臨模亦鮮卽虞伯生鮮于伯機鄧善之柯丹邱張伯雨輩善於賞鑒亦未聞刻帖成大部者明洪武初有泉州府知府常性始以閣帖祖本重刻之爲泉州帖周憲王爲世子時又以閣帖爲主而參之以秘閣帖又增入宋元人書爲東

書堂帖晉靖王爲世子時又以閣帖大觀寶晉爲主而益以所藏刻爲寶賢堂帖肅王又翻刻淳化閣帖舊本謂之肅府本成化間長洲文徵仲父子刻停雲館帖章簡甫再模之今謂之章板校原刻略瘦嘉靖中錫山華東沙刻真賞齋帖章簡甫又刻墨池堂帖歙縣吳用卿刻餘清齋帖天崇間華亭董思翁刻戲鴻堂帖金壇王太史肯堂刻懋岡齋帖宜興蔣一先刻淨雲枝帖雲間陳眉公聚集蘇文忠書刻晚香堂帖又集米元章書刻來儀堂帖莆陽宋比玉集臨蔡君謨書爲古香齋帖漢陽太守孫克宏刻東皋草堂帖崇禎庚辰陸起龍又刻片玉堂詞翰十二冊皆陸深書莫方伯如忠及其子雲卿刻崇蘭館帖雲間顧從義曾翻刻淳化閣帖十卷上海潘氏亦曾翻刻淳化閣帖十卷明末潘允端又刻蘭亭松雪十八跋後周東山又翻刻之又曾見有國朝名人書十二卷皆有明一代之人不記何人所刻也海寧陳氏刻玉煙堂帖二十四卷又渤海藏真帖八卷又取思翁最得意書爲小玉煙堂帖四卷蓮華經七卷他如銅龍館帖大來堂帖來仲樓帖鶴鶴館帖以及汲古堂帖董氏家藏帖寶鼎齋帖清暉閣帖皆思翁一

碑帖

五

手書也

本朝帖

本朝康熙中有旨將內府所藏舊人墨跡遠自晉唐以迄本朝編次模刻題曰懋勤殿法帖二十八卷雍正中刻有御書法帖四卷乾隆中奉旨刻三希堂法帖二十八卷又墨妙軒法帖二十卷又八柱蘭亭帖四卷嘉慶九年諭內閣命成親王刻詒晉齋石刻四卷十年又命戶部侍郎劉鏞之刻其叔父相國劉墉書名曰清愛堂石刻四卷又成親王自刻所藏晉唐宋元舊蹟爲詒晉齋

碑帖

手

模古帖十卷按本朝刻帖尤多於前代涿州馮相國之快雪堂帖刻始于崇禎末年至本朝順治初尙未刻完遂以行世故僅有五卷而題頭亦未全也自是以後真定梁蕉林相國刻有秋碧堂帖八卷王孟津相國有擬山園帖華亭沈氏有落紙雲煙帖又賜金堂帖陳香泉太守有子寧堂帖虞山蔣相國子名洲爲山東巡撫時刻有敬一堂帖二十四卷丹徒笄解元重光刻有東書堂帖四卷江西曾觀察恒德刻有滋蕙堂帖十卷揚州江氏有潑墨齋帖唐氏有秀殮軒帖曲阜孔氏有寶鼎齋帖孔舍人繼凍

刻有玉虹樓鑒真帖十六卷又取張文敏照平生所爲書

日玉虹樓帖十六卷舍人孫昭薰刻舍人手書爲隱墨齋帖十卷長白鄂公西林爲陝西巡撫時刻有環香堂帖嘉興唐作梅大令刻有綠蕙山莊帖大興李味莊觀察刻有平遠山房帖雲南周侍郎於禮刻有春雨樓帖陽湖孫淵如觀察刻有平津館帖吾鄉秦容莊都轉刻有寄暢園帖嘉善謝若農編修刻有望雲樓帖吳縣謝氏刻有禊蘭堂帖錢塘金氏刻有清嘯閣帖南海葉氏刻有貞隱園帖揚州鮑氏刻有安素軒帖近崑山孫少迂刻壽石齋帖蜀中卓海帆刻快霽堂帖余與盛松雲員外先刻有詒晉齋帖四集十六卷皆詒晉齋主人書也

碑帖

手

偽法帖

吳中既有偽書畫又造偽法帖謂之充頭貨舊有含翠亭偽帖以宣城梅鼎祚真娘墓詩爲米南宮詩後有元豐壬辰米芾書字樣考元豐紀元始戊午終乙丑而無壬辰其爲偽蹟可知矣更有奇者買得翻板絳帖一部將每卷頭尾兩張重刻年月以新紙染色搨之充作宋刻凡五部一日絳帖卽原刻也二日星鳳樓帖三日戲魚堂帖四日鼎

帖五日潭帖各省碑客買者紛紛其價甚賤不過每部千
文而已遂取舊錦裝池外加檀匣取收藏家圖章如項墨
林高江村之類印于帖上以為真宋搨而官場豪富之家
不知真偽竟以厚值購之其價不一有數十金者有百餘
金者有至三五百金者總視裝潢之華美以分帖之高下
其實皆偽本也嘉慶初年有旌德姚東樵者目不識丁而
開清華齋法帖店輒摘取舊碑帖假作宋元明人題跋半
石半木彙集而成其名曰因宜堂法帖八卷唐宋八大家
帖八卷晚香堂十卷白雲居米帖十卷皆偽造年月姓名

碑帖

三

拆來拆去充舊法帖通行海內且有行日本琉球者尤可
嗤鄙

論刻帖

張懷瓘書斷云楷者法也式也後世以為楷法者也余亦
曰楷者法也式也後世以為法帖者也近世刻帖者不明
此意但以古人墨蹟無論可法不可法輒刻之帖中以為
備則非法帖矣如岳忠武文信國以功顯以忠著非書家
也王荊公陸放翁以文傳以詩名非書家也藏其墨蹟可
也刻諸法帖不可也近有某君刻 國朝名人尺牘成大

部者費至數千金殊覺無謂大凡前人手札皆率意為之
非如二王真蹟之字字可法也其中有大家書有名家書
有託名書有同名書又有並不善書而隨手屬筆者亦有
他人代書者未必字字可法而刻諸石其可乎哉是不知
書斷之所謂法帖者也

家刻

余生平無所嗜好最喜閱古法帖而又喜看古人墨蹟見
有佳札輒為雙鈎入石以存古人面目亦如戴安道總角
刻碑似有來因也乾隆五十三四年間始出門負米初為

碑帖

三

畢秋帆尚書刻經訓堂帖十二卷又自臨漢碑數種刻攀
雲閣帖二冊便為海內風行嘉慶四年己未遊京師鈎刻
成親王法書為詒晉齋帖四卷十年乙丑復至京師又增
益二集三集四集共十六卷又得成王書一鱗片爪集成
小冊為詒晉齋巾箱帖四卷是年七月 仁宗皇帝有
旨 命吏部右侍郎劉鐸之刻其叔父文清公壩平生所
為書余時在京師為之鈎勒名曰清愛堂石刻四卷十一
年夏五月刻成進 上十三年戊辰為長白鐵冶亭宮保
刻惟清齋帖四卷是年余始命兩兒日奇日祥將余歷年

所臨漢碑五十餘種模刻名曰攀雲閣帖十四年己巳秋七月爲相國英煦齋先生鈎刻松雪齋帖六卷十五年庚午五月成十六年辛未自取唐宋元三代墨蹟或舊搨本擇其尤者輒爲模刻命曰小清秘閣帖十二卷十七年壬申七月成十八年癸酉爲雲間沈綺雲司馬刻小楷集珍帖八卷十九年甲戌冬山居多暇偶取蔡君謨諸書帖刻爲四卷曰福州帖以寄汪稼門制府及王南陔中丞時二公俱鎮閩中爲督撫也二十年乙亥自刻寫經堂帖起于鍾王終於松雪凡八卷是年秋八月爲韓城師禹門太守

碑帖

三

刻秦郵帖四卷皆取蘇東坡黃山谷米元章秦少游諸公書而殿以松雪華亭二家時太守正攝篆秦郵是年蕭山施秋水少府曾以余所臨漢魏隸書大小數十種刻成四卷曰問經堂帖二十一年丙子南城黃雨峯嶺爲昭文令介余選集山谷大小行書六冊曰黃文節公帖蓋蔡蘇米三家各有專刻而文節無之耳二十二年丁丑婺源齊梅麓太守彥槐令吾邑偶見前英相國所刻松雪齋帖而愛之視相國所未備者又續刻松雪齋帖六卷是年冬鍾祥彭毓圃志傑爲烏程令余爲刻吳興帖六卷贈之二十三

年戊寅又自刻述德堂帖自唐人臨本黃庭顏魯公竹山連句及宋四家趙榮祿俞紫芝張伯雨吳仲圭郭天錫倪雲林等書合而爲一計八卷以續寫經堂帖之後是年九月攀雲閣帖刻成計十六卷二十四年己卯孟冬爲長白斌笠耕觀察取趙董兩文敏墨蹟刻爲抱冲齋帖十二卷其明年三月告成道光元年辛巳二年壬午兩年之內爲歙縣鮑讓齋觀察刻余向所縮臨唐代諸碑三十二冊至四年而始成是時儀徵巴樸園宿匡昆仲索視余所刻諸帖余因檢得六十四石贈之藏之樸園壁間命曰樸園藏

碑帖

三

帖八卷次見日祥所刻枕中帖四卷亦以是時成焉七年丁亥爲嘉善周又山觀察刻其尊甫山茨先生遺墨大小楷行草書六冊爲仁本堂墨刻八年戊子爲膚施張河帥芥航先生刻文與可蘇東坡畫竹題跋計兩大冊分裝四卷曰澄鑑堂石刻是年又自刻學古有獲之齋帖四卷自鐘鼎款識並周秦兩漢魏晉六朝以及有唐一代諸書各摹數字略備體格本爲課孫而刻亦以便初學觀覽爲書法之源流也其餘所模刻者尙多有古碣有今碑有墓志傳誄有詩刻題名如秦會稽刻石與碣石門刻石泰山琅

邪之采東觀諸刻石漢熹平石經殘字郭有道陳仲弓楊伯起曹娥諸碑及縮本漢碑定武蘭亭褚模蘭亭舊本樂毅論九成宮醴泉銘磚塔銘孫過庭書譜之類不可枚舉俱別載寫經樓金石刻目錄中

碑帖

收藏

叢話十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總論

收藏書畫與文章經濟全不相關原是有可無之物然而有篤好為性命者似覺玩物喪志有視為土苴者亦未免俗不可醫余嘗論之其為人也多文雖不知書畫可也其為人也無文雖知書畫不可也大約千人之中難得一人愛之即愛之而不得其愛之之道雖金題玉躐插架盈箱亦何異于市中之骨董鋪邪

收藏

考訂之與詞章固是兩途賞鑒之與考訂亦截然相反有賞鑒而不知考訂者有考訂而不明賞鑒者宋元人皆不講考訂故所見書畫題跋殊空疎不切至明之文衡山都元敬王弇州諸人始兼考訂若 本朝朱竹垞何義門王虛舟輩則專精考訂矣然物之真偽恐未免疎略
收藏書畫有三等一曰賞鑒二曰好事三曰謀利米海岳趙松雪文衡山董思翁等為賞鑒秦會之賈秋壑嚴分宜項墨林等為好事若以此為謀利計則臨模百出作偽萬端以取他人財物不過市井之小人而已矣何足與論書

畫耶

看書畫亦有三等至真至妙者爲上等妙而不真爲中等真而不妙爲下等上等爲隨珠和璧中等爲優孟衣冠下等是千里馬骨矣然而亦要天分亦要工夫又須見聞又須博雅四者缺一不可詩文有一日之短長書畫有一時之興會雖真而乏佳趣吾無取也

清河書畫舫謂看字畫須具金剛眼力鞫盜心思乃能看得真切余以爲不然看字畫如對可人韻士一望而知爲多才尙雅可與終日坐而不厭不倦者並不比作文論古

收藏

二

必用全力赴之只要心平氣和至公無私毋惑人言便爲妙訣看得真則萬象畢呈見得多自百不失一然而亦有天分存乎其間並不在學問之深長詩書之廣博也

晉唐名蹟品題甚少卽有品題不過觀款題名而已至宋元人始尙題詠題得好益增名貴題得不好益增厭惡至明之項墨林則專用收藏鑒賞名號圖章見長直是書畫遭劫不可謂之品題也余見某翰林題思翁山水卷以文衡山用筆比擬之是隔雲山一萬重矣

國初北平孫退谷築萬卷樓藏書甚富而賞鑒書畫尤精

著有庚子銷夏記八卷退谷歿後其物大半歸黃崑圃家而散于海內者亦復不少如記中所載之唐僧懷素小草千文歐陽文忠集古錄跋尾黃山谷松風閣詩朱晦翁城南二十詠貫休羅漢易元吉猴猫圖宣和御題十八學士圖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趙榮祿書陶詩小楷及枯樹賦余皆親見之

高江邨嘗言世人之好法書名畫而必欲竭資力以事收蓄與決性命以饜富貴者何異其言甚確然觀其有小印一枚曰江邨三十年精力所聚可見其好之篤嗜之深未

收藏

三

必能作雲煙過眼觀也銷夏錄中之物亦有真有僞如蘇文忠送安國教授詩有陳石礪跋者今藏家黼堂侍郎家的是雙鉤廓填而江邨亦收蓄之視爲至寶何也

收藏書畫是雅事原似雲煙過眼可以過而不留若一貪戀便生覬覦之心變雅而爲俗矣試觀古來收藏家從無有傳之數百年子孫尙能守者

有明一代書家前有三宋二沈後有文祝董思翁諸公此其最著者其餘如吳匏庵李貞伯陸子傳王雅宜張東海婁孟堅陳魯南王百穀周公瑕之流亦稱善書可爲案頭

珍玩大約明之士大夫不以直聲廷杖則以書畫名家此亦一時習氣也

有明一代畫家盛推文沈唐仇為諸家之冠然而可傳者尚多如王孟端戴文進杜東原姚公綬陶雲湖呂廷振周東村陳道復王仲山袁叔明陸包山宋石門王西室錢叔寶謝樗仙趙文度張君度孫雪居丁南羽莫秋水董思白楊龍友陳仲醇李長蘅輩亦卓然成家近時收藏書畫者輒曰宋元宋元豈易言哉即有一二卷冊條幅又為海內士大夫家珍秘反不如降格相從收取明人之易為力耳

收藏

四

唐

元宗鵝鵠頌紙本高七寸八分長五尺八寸紙凡四接岐縫內俱有開元二字小印結構精嚴筆法敷暢迥非唐以後人所能為之有蔡京蔡卞二跋前後俱有宣和政和小璽蓋宋時曾入內府者相傳尚有黃山谷一跋已亡之矣謹案 御刻三希堂法帖第二十七冊有明洪武初人林佑跋語云唐元宗鵝鵠頌宋時藏于秘府徽宗朝有鵝鵠千數集于後苑龍翔池遂出此卷示蔡京蔡卞因題于後宋亡卷遂流落民間為指揮方明謙得之佑謂元宗有一

李林甫徽宗有一蔡京正鴟梟蔽日鳳皇遠避之時雖有鵝鵠數萬何益于治亂存亡哉據此則知卷後不止失去山谷一跋也今刻經訓堂帖者即此本

歐陽率更夢奠帖真蹟計七十八字宋時曾入御府有悅生圖書則知又是賈秋壑家中物也後有趙子昂郭天錫二題乾隆戊申歲太倉畢竹癡員外曾購得呈其兄秋帆先生先生以夢奠二字非吉語旋復還之余時在先生河南節署一見後不知所歸

收藏

五

虞秘監書汝南公主墓志起草凡十八行有李東陽莫是龍王世貞毛澄王鴻儒陳繼儒文嘉嚴激諸題又錢穀張鳳翼獻翼觀欵相傳是王敬美奉常家故物也敬美謂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種種有筆外意高可以入蘭亭頭眩方之室卑亦在枯樹賦上其稱重如此張氏清河書畫舫則定為米元章臨本余亦未敢視其必真然董思翁曾刻入戲鴻堂帖金壇王肯堂太史又模入鬱岡齋帖經諸賞鑒家品題自足寶貴耳

顏魯公竹山書堂聯句詩真蹟書于絹素雄古渾厚用墨如漆迥非後人所能模仿 國初藏真定梁相國家刻入

秋碧堂帖者是也乾隆辛亥歲爲畢秋帆先生所得先生歿後圖藉星散又爲揚州吳杜邨觀察所有嘉慶丁卯歲粵東李載園太守來吳門攜有杜少陵贈衛八處士詩墨蹟卷其書皆狂草如張長史筆意而杜邨觀察適至顏冊亦在篋中余因邀二君各持墨蹟同觀于虎邱懷杜閣下余笑曰顏杜生于同時而未及一面今千百年後使兩公眞蹟聚于一堂實吾三人作介紹也按新唐書天寶十二載安祿山反魯公守平原少陵避走三川後魯公以元載謗貶湖州在大厯初年正少陵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時

收藏

六

也

靈飛經四十三行墨蹟在上清瓊宮陰陽通眞祕符之前卽海昌陳氏藏眞帖祖本其最後十二行是藏眞之所闕也按靈飛經爲唐開元廿六年玉眞長公主奉敕寫元袁清容始定爲鍾紹京書其說蓋本思陵於經生書不收入內府一語然亦未能斷定爲鍾書也明萬曆三十五年冬董思翁得之吳用卿家後思翁寫蓮華經必展開一過珍如球璧庚戌歲思翁出所寫蓮華七卷質于太常卿陳公增城所每卷議值百金而虞太常有難色乃以靈飛一冊

輔之越十六年思翁遺其子持金來索蓮華甚急而陳氏正在勒石不便遽反往復不已太常之子湖廣參政名之伸者遂將靈飛抵蓮華以塞其意參政私將靈飛割畱四十三行藏于家意作雷煥雷劔公案而思翁竟未檢及也至戊辰歲參政遇思翁於西湖昭慶寺問靈飛無恙否則已作王謝家燕矣自此四十三行藏于陳氏傳至體齋中丞名用敷者亦能世守吾鄉秦味經司寇素聞靈飛名從中丞借觀數四中丞故爲司寇門生不得已乃贈之司寇旣得祕不示人歿後其子靜軒太史稍稍誇于人間中丞

收藏

七

任安徽布政時偶過錫山以計賺歸仍爲陳氏所有眞藝林佳話也余老友陳無軒學博曾載入寓賞編與余備述甚詳是細麻紙本甚完好都四十三行計六百八十五字較諸全本雖僅吉光片羽而與石本對勘則結體用筆豪髮不爽至于精神奕奕自在遊行又非石本所能幾及也余年來奔走衣食以不獲一見爲恨後見曾氏滋蕙堂帖乃知卽從藏眞翻刻故亦缺此十二行並作趙松雪偽跋于後則較藏眞有霄壤之隔矣余前年冬在邗上知爲吳餘山文學所購今中書舍人謝君若農借以上石嘉慶辛

未十月廿日過楓涇鎮始觀于若農齋中摩挲石刻幾三十年一朝得見真蹟喜不自勝他日尙擬從餘山再乞一觀僅模此十二行以補陳會兩家之闕不亦大快事耶
徐季海書朱巨川告白麻紙本高八寸五分長五尺八寸六分計三十二行前後有尙書吏部告身之印四十三方又宣政小璽蓋宋時嘗入內府者其鮮于樞張可與張宴三題之後并書新唐書本傳二十行又董思翁一跋即戲鴻快雪祖本也余在畢秋帆先生家見之後爲豪貴所索遂入京師

收藏

八

范隋告身絹本高八寸長三尺六寸僖宗咸通二年六月告上署云將仕郎權知幽州良鄉縣主簿范隋十四字即文正公五世祖也後有宋人跋語二十一人元人跋語二人今藏吳門范氏義莊有石刻
懷素小草千文卷黃素絹本高九寸長八尺七寸六分筆法嚴密字字用意脫去平時劒拔弩張之習而一趨于自然後題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於零陵書時年六十有三字勢略偏側正其晚年作也後有宣政三璽即宣和書譜所載四卷之一卷用黃素八方每交接處用軍司馬印

印之相傳素師居永州龍興寺即吳呂蒙故宅寺後沒并得軍司馬印故素師每作書必用是印後有文休承一題具載始末嚴分宜冰山錄中物也 本朝康熙中爲商邱宋中丞所得不知何時歸入明府乾隆丙午歲吳杜邨太史購于京師以贈畢秋帆先生余嘗模入經訓堂帖較停雲所刻有過之無不及處

收藏

九

有唐一代墨蹟告身而外惟佛經尙有一二大半皆出於衲子道流昔人謂之經生書其書有瘦勁者近歐褚有豐腴者近顏徐筆筆端嚴筆筆敷暢自頭至尾無一懈筆此宋元人所斷斷不能跋及者唐代至今千餘年雖是經生書亦足寶貴往時雲閒沈吧雲司馬託余集刻晉唐小楷爲其聚唐經七八種一曰心經即吧雲所藏一曰鬱單越經蘇所藏一曰長壽王品迦絺那經寧波孫曉江所藏一曰大般若經吳門陸庭所藏一曰蓮華經揚州徐芝亭所藏一曰漢陽塔中殘經張芭堂所藏一曰兜沙經吳門葉氏所藏律藏經王夢樓所藏之類生平所見者不一而足乃悟靈飛經之非鍾紹京書不辯而自明矣
羅昭諫嘗爲先武肅王鎮海軍掌書記昭宗賜王鐵券時

羅正在幕府則謝表必其手筆也余年十九在吳門清嘉坊書肆中見昭諫手書謝鐵券表稿字如中指大後書乾寧四年月日臣羅隱代脫十二字代脫者代爲脫棄之義也後有劉青田一題考之最詳 國初藏勵宗萬家不知何時流落吳門當時索價五百金無有售者後爲粵東一客所得屈指四十餘年至今猶在心目

張僧繇沒骨山水一幅絹本上列兩峯青綠相間其下蒼松三株白雲一道掩映于紫翠之間落筆雄奇出人意表舊爲宛平王相國家所藏畫之上方有禹鴻臚之鼎題記

收藏

十

尉遲乙僧天王像絹本著色真唐人筆法也本立軸作袖卷裝池橫看自宋時已然後有宣和紹興小璽及內府圖書之印並明道元年十月十日奉聖旨審定及內侍盧道隆等官銜又元張金界奴上進題名一行項墨林家物也畢秋帆尙書以五百金得之乾隆五十六年七月進呈今藏 內府

五代

先武肅王賜崇吳院長老僧嗣匡墨牒一道前一行有天下都元帥五大字後題龍德二年十二月牒最後又大書

都元帥吳越王六字下有押猶今之畫彙也文作駢體字徑六分絕似蘇靈芝憫忠寺碑蓋晚唐書法皆如此是物自元明以來世藏台州本家與鐵券並守憶於乾隆辛亥歲余在會稽同修郡志嘗借觀爲雙鉤一通刻小清秘閣帖中至道光癸未歲余再至會稽則知爲家薪溪族祖所得矣按姑蘇志崇吳寺在今吳江縣充浦前臨太湖兩洞庭山在望惟地僻鄉隔鮮有至者他日擬再刻一通付之寺僧猶見五代時牒封寺院之文也

收藏

十一

乃手狀七行後具押字余前已雙鉤刻石其米元章危太樸諸跋皆爲人竊去惟存熙寧元豐元祐題名而已中有賈平章觀款書法極工癸未春三月余往台州因觀鐵券又復摩挲者累日

楊凝式神仙起居法真蹟凡八行後有米友仁商挺留夢炎諸題阮雲臺宮保嘗以示余余頗疑之未爲雙鉤其後卒以刻石有跋記於後

王齊翰挑耳圖卷前有徽宗御題勘書圖三字又王齊翰妙筆五字畫一貴人自挑其耳坐于屏幃之前衣紋精細

設色甚工儼然吳道子法也後有蘇東坡頴濱兄弟及王晉卿題跋舊為吾鄉安氏之物嘉慶壬戌十月在揚州吳杜邨太史家見之

世稱唐小李將軍之畫今所傳者絕少余嘗在吳盤齋大令膠城署中觀五代時衛賢所畫廣寒宮圖樓臺殿閣細逾毛髮中有一宮門上書廣寒清虛之府六字離宮別館用筆若絲刻劃精整幾無剩意其款兩字在一石隙之間恐小李將軍亦不能過之也鑲邊絹上有梁蕉林鑒賞印記其上又有一小璽模糊不辨想是南宋故府之物

收藏

十二

董北苑瀟湘圖思翁舊物也藏畢秋帆尚書家卷長丈許神采煥然具有遠山蒼翠江水潏洄景象中流有一舟坐朱衣烏帽一人旁有二妹及鼓瑟吹笙者又岸上漁人布網漣魚者蓋取謝宣城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二語為境耳思翁一生畫學得力於此前後有三跋隨筆中亦載之後為豪貴奪去今不知所歸

宋

高宗賜岳忠武墨敕草書十四行在硃色雲龍箋上有皇帝上用書詔之寶兩璽此敕舊藏西湖岳廟為奉祀孫世

守乾隆六十年汪稼門先生為浙江布政使始為裝池題一詩一跋刻諸石上嵌于廟壁時余在轉運使署因將搨本寄翁覃溪先生先生欣然賦詩見寄余乃請方伯并刻之自此海內之士題詠遂遍近已滿卷如牛腰矣

高孝二陵墨蹟一高宗草書在團扇上書芳草西池路柴荆三四家憶會騎款段隨意入桃花一首後用德壽硃文璽當為高宗晚年筆一孝宗書春雲初起拂青林冉冉因風度碧岑既解從龍作霖雨油然出岫豈無心甘八字合裝一冊為仁和趙晉齋文學所藏近時士大夫題詠甚多

收藏

十三

余亦題二絕云石經剝落長苔痕遺恨冬青不足論留得二陵真蹟在蓬門猶識趙王孫焚香再拜啓題封想見揮豪德壽宮龍鳳昇天陵谷改尚餘文翰扇清風

陳簡齋詩卷紙本凡一百零一行計詩二十三首舊有張宣公標題今不存後朱晦菴劉西臺危太樸諸跋具在案宋史簡齋名去非仁宗時為資政殿大學士太樸跋語具詳始末

蔡忠惠謝賜御書詩表字如指大結構精嚴後有文與可米元章二跋按續書斷載仁宗深愛君謨書嘗以御筆書

君謨兩大字并詩以寵異之君謨乃作詩表謝卽此卷也
往時見雲南周氏刻入春雨樓帖後見墨蹟在五柳居陶
蘊輝家索價五百金無有售者

又忠惠自書詩稿計八頁每頁十行共七十三行第一行
書詩之三下書皇祐五年二月正忠惠自福州入京一路
紀行之作也其第二頁題龍紀僧居室之下有此一篇極
有古人風格九字則歐陽永叔親筆也是冊南宋時曾入
賈似道家前後俱有悅生葫蘆及長字印記又有楊龜山
張正民蔣璨張天雨張樞胡粹中諸題其書雖草草不經

意實君謨妙墨也

蘇文忠書余所見者不下十餘種真偽參半按崇寧大觀
閒蔡京用事以黨藉禁蘇黃文詞并墨蹟而毀之至政和
閒始弛其禁故後世傳者少也曩在京師見翁覃溪先生
家有六書偃松屏贊乃其謫惠州時爲書示其子過者第
絹本毀濫不全余集其數句刻入小清秘閣帖又有九歌
六段是從家恬齋方伯處得雙鈎上石未見真蹟

又文忠書四十二章經真蹟余于乾隆六十年二月在福
州觀于汪筠莊明府齋中書在絹素織成朱絲闌高九寸

收藏

十四

許長七尺二寸小楷微帶行筆共一百廿八行前有十數
行破裂者而後幅完好無闕有宋僧悟靜元王原吉吟存
素石羊山樵四跋吾友陳無軒載入寓賞編茲不復贅後
爲筠莊子元度攜于行篋在晉陵舟中遇賊竊去越二十
餘年京口楊子堅忽于友人家見之今不知所在惜哉
又文忠橋頌卷有趙松雪題跋向藏洞庭山席氏乾隆丙
午有沈某兄弟二人善作偽書以售於人遂借以雙鈎與
原蹟無二以示畢秋帆先生時先生爲河南巡撫竟以千
金得之實偽蹟也

收藏

十五

黃文節松風閣詩卷高九寸餘紙本三接長六尺三寸無
款印元至治閒爲皇姊大長公主收藏不擇人而題者十
四人大半皆有官銜乾隆己酉春三月觀于鎮洋畢澗飛
家

又文節書劉禹錫伏波神祠詩卷明時爲嚴分宜舊物有
張于湖范石湖兩題今藏諸城劉文清公家信芳尙書嘗
以示余生平所見山谷墨蹟此爲第一

米禮部書宗室崇國公墓志銘鄭居中撰文幾二千字余
所見者有大小兩本絕似褚河南哀冊後有袁桷鄧文原

黃潛柳貫揭泐葉盛吳寬七跋其一今藏婺源齊梅麓員外家其一藏揚州鮑氏按米襄陽志林當時臨模米書酷肖可以亂真者有二人焉一吳雲壑名珺一陳伯修之子陳寺丞禮部俱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或兩人所臨也

又禮部虹縣舊題真蹟卷無款有儼齋秘玩圖書是華亭王氏之物後有金大定閒劉仲游元好問兩題雲南周氏曲阜孔氏皆鈎模入帖

又禮部書杜詩王宰山水歌墨蹟卷絹本後有徐守和兩跋雲南周氏曾刻春雨樓帖今藏吳門汪省吾茂材家

收藏

十六

朱文公註經草稿真蹟余見者有二種一為嘉善謝若農中翰所藏易繫辭自无咎者善補過也起至凡三百有六十句止計六十一行一為吳門陸謹庭孝廉所藏論語顏淵問仁至司馬牛問仁計五頁近日又有人刻集注稿行款尺寸大約相同當是文公一手書者

朱文公和張敬夫城南二十咏北平孫退谷侍郎所藏前有李賓之篆書晦翁手澤四字後有干文傳黃潛于淵李東陽吳寬周木陸簡何高新董越李士實張元楨費宏十三人題跋楊鐵崖和詩後又有陳白沙謝肇淞徐渤三題

其黃潛書城南齋記稱常熟錢君伯廣早從其鄉先達尙書干先生遊先生守婺源時得朱子手書城南齋二十詠而寶愛之卒乃歸諸伯廣遂即所居東偏構一齋扁曰城南且以城南自號焉按虞山譜伯廣諱廣千一公七世孫柳溪先生寬之胞兄也

庚辰十月廿六日偶晤趙季由太守於吳門寓齋出示吳雲壑書歸去來辭真蹟筆筆飛舞全用米法後有董思翁一題傾倒殊甚惜其物已經落水有斑痕墨光亦退矣

收藏

十七

文信國書慈幼堂三字為吳中顧頤醫陳仲和所得即以名其堂後有陳繼王鏊劉吉邱濬費閻吳寬楊士奇胡濙楊榮金幼孜李東陽楊燾馬紹榮王恕耿裕白昂倪岳陳鑑朱仲陽張昇靳貴劉忠毛澄楊守陟吳儼李傑楊廷和陸簡宋穀二十九人題跋此吳門陸謹庭孝廉所藏嘗倩同邑陶君名賡考諸人名號爵里甚詳有小記附於後馬遠松陰高士圖吾鄉李芥軒先生所藏閱百年矣嘉慶庚申從子有毅持以示余按遠畫本師李唐用焦墨作樹石筆力矯矯千古獨絕吳小仙所從出也

李營邱秋山行旅吳門繆武子家藏凡宋人大幅畫絹素

狹俱是雙楨此僅存半幅矣乾隆戊申歲畢秋帆先生爲河南巡撫聞其名爲物色之有客攜至汴梁者余時在節署因獲觀焉

米元暉雲山圖卷紙本款題紹興十一年九月五日懶拙米元暉戲作十六字後有元人韓性王逢楊遵顧祿字文公諒宋文瑛陶九成諸題道光乙酉四月偶於汪氏見之

元

趙榮祿書壽春堂記大楷書是絹本屏幅剪裝巨冊者嘉慶元年余客兩浙轉運使幕中雲閒陳古華太守攜以見

收藏

六

示同海豐張穆菴都轉烏程陳無軒學博披覽一過後阮雲臺先生嘗刻石武林

元妙觀重修三門記烏絲方格字大逕寸前有篆書八大字作四行本文計六十三行每行八字有董思白李日華兩跋錢塘梁文莊公家藏物也嘉慶元年二月余謁山舟先生始觀此卷曲阜孔氏既刻鑿真帖而長白煦齋相國見而愛之因介余往錢塘雙鉤又收入松雪齋帖

二贊二圖詩卷凡二百三十二字後有卞華伯王弇州董思白陳眉公文湛持五跋思翁謂是卷學顏魯公送蔡明

遠叙兼米海嶽用筆迥異平日之作洵至論也向藏畢秋帆尚書家余嘗鈎刻入經訓堂帖嘉慶己巳偶遊京師知爲劉文清得之今又爲煦齋相國所有矣

汲黯傳小楷用歐筆爛漫千餘言當爲松雪平生傑作惟余近年所見者已三本俱有文衡山補書絹紙相雜真贋莫辨甚矣哉作偽之人也

天冠山詩本廿八首今陝刻祇廿四首乾隆戊申己酉閒北平翁覃溪先生督學江西得一本紙墨完好後松雪自題云道士祝丹陽示余天冠山圖求賦詩爲作此廿八首

收藏

九

按其時是延祐二年松雪在京師官集賢學士未嘗至此山也陝刻跋云予昨遊天冠山且謂山在丹陽郡不知是山在江西貴溪丹陽乃道士號足證陝刻之不真然用筆自佳非近世人所能爲之或曰文待詔少年作也

小楷過秦論三篇刻于戲鴻堂帖者惟一篇耳嘉慶乙亥婺源齊梅麓員外宰吾邑偶談此卷云真蹟在其同鄉董小檀編修處越數年果得之既而董又取去且云五年後當惠贈也梅麓賦詩云鷗波妙墨世原稀况復香光論入微趙壁竟從千里去吳鉤今許五年歸米顛豪奪真無賴

季布盟言豈有違寄語山靈好呵護莫教化作朶雲飛他日此卷竟來余當爲員外一并上石以與戲鴻滋蕙雨刻抗衡亦快事也

洛神賦松雪平生臨本最多相傳松雪曾見過王子敬墨蹟者余曩在京師見司馬達甫中翰家一本紙墨如新今爲孫制府平叔氏所藏粵東吳荷屋方伯亦有一本惜前缺數行乞詒晉主人補書之其餘如梁蕉林所藏刻入秋碧堂者尙是真蹟至經訓堂帖所刻楷書本則僞矣而學者甚多有翻刻盛行于世異哉

收藏

三

頭陀寺碑文吳門蔣氏所藏余於己卯三月在斌笠耕觀察舟中見之用筆在洛神枯樹之間可寶也

神仙篇五首一張正見二盧思道三王融四陳思王五郭景純後書大德改元三月廿六日水精宮道人書字如中指大靈和峭拔當似松雪中年得意之筆然觀其卷中如億之作憶娥之作蛾阿誰作何誰進趨作進趨恐松雪未必至此其爲僞本無疑今在英相國家

舊聞當湖家夢廬處有松雪臨黃庭經卷思之十年不得一見道光丙戌春日偶於梅麓員外寓齋閱之後無年月

可考審其結體用筆實松雪早年書殊乏英俊之氣有鄧善之楊載等十六人題跋皆真

臨褚河南枯樹賦卷白宋箋本長洲宋小巖編修所藏後歸畢秋帆先生有趙孟淳白珽陳深龔璠周天球黃姬水彭年文嘉王世貞文伯仁黎民表諸題最後有太僕寺印及撫治鄖陽等處關防是明時王敬美家舊物

快雪時晴四大字乃是題張伯雨臨右軍帖前者後有徐幼文山水一幅今藏查小山比部家

仇府君墓碑字與壽春堂記相等前篆額六行計廿四字

收藏

三

丙兩行爲後人重補此卷今藏笠耕少僕家惜文中闕數行失去仇公諱字後有倪鉦一跋云仇字彥中又見虞道園書仇公墓志始知仇名鏐也

嘉慶己未春余在京師過質郡王府見松雪畫陶靖節像濶袖幅巾手攜一杖翩翩欲仙上書歸去來詞小楷十二行真妙筆也郡王薨後世子尙幼惜不能再見矣

孫平叔制府家有松雪小楷歸去來詞是畢氏廣堪齋舊物余嘗模入集珍帖中審其用筆當爲中年之作

松雪所題蘭亭十三跋墨蹟並定武蘭亭余嘗于吳杜邨

太史家見之所謂獨孤長老本是也尙有吳傳朋錢舜舉及柯九思二跋爲商邱陳望之中丞所藏後德清談韜華觀察得之談沒後被火圖籍俱失惟此卷尙存數字今在英相國家

吳門陸謹庭嘗得松雪畫李太白廬山觀瀑圖青綠山水一紙皆滿無空隙處而一種幽深元遠之趣溢于尺寸閒非松雪妙筆不能傳之也後有元明人題識甚多其姚公綬一跋最長惜爲後人妄加趙氏子昂四字朱文印眞爲蛇足

收藏

三

庚戌三月余往婁東在畢澗飛員外家見魏公自繪小像紙本長尺許濶七寸作一鏡像居其中僅畫半身頭戴一笠身著月白氈衣面圓而俊偉丰神奕奕微鬚眞元世祖所稱神仙中人也上惟有仲穆書贊兩行又在友人處見一像有自題七律云致君澤物已無由夢想田園雪水頭老子難同韓子傳齊人終困楚人咻濯纓久判從漁父東帶寧堪見督郵準擬新年棄官去百無拘繫似沙鷗後題大德二年正月八日趙孟頫自題又一行云至治二年八月男雍拜裝觀魏公此詩其出山服官非素所願然亦何

苦作此白珪之玷也

趙松雪嘗拜中峯和尙爲師爲畫一小像甚妙盤椅一張師橫卧其上朱履一雙脫在椅前此種畫法古所未見後有偈云身如天目山寂然不動尊慈雲灑法雨徧滿十方界化身千百億非幻亦非眞覓贊不可得爲師作贊竟至大二年正月八日弟子吳興趙孟頫焚香謹贊此幅往在吳門陸白齋先生家見之會倩南潯陸梅圃臨過一幅後爲友人攫去觀此兩像皆畫于正月八日或命意有在世所傳管仲姬墨竹最多而眞者絕少憶于甲寅三月余

收藏

三

在錢塘晤鮑綠飲先生于西湖寓中見一卷當是夫人生平傑作後有夫人之姊名道杲者嫁於姚居南潯一詩一跋寫作俱妙題云綠窗無長物樹蕙與滋蘭光風布淑氣揚揚畹畝閒窗外何所有修竹千萬竿密葉敷下陰勁節當歲寒方欣同臭味且以報平安吾妹忽來過綠紗生薄寒幔結貽佩纓重之青琅玕寫眞一揮灑翰墨猶未乾古意鎮長在高風渺難攀况有斐媿德懿名垂不刊後跋云至大二年四月二日吾妹魏國夫人仲姬見訪于南潯里第燕坐君子軒夫人笑曰君子名軒何以無竹爰使女奴

磨墨寫此幅于軒中夫婦人之事箕帚中饋刺繡之外無餘事矣而吾妹則無所不能得非所謂女丈夫乎為吾子孫者可不寶諸俟他日妹丈松雪來看當又乞題詠也姚管道杲識

趙仲穆書畫昔人稱其克紹家風然用筆太重則近俗無復有乃翁秀色因知筆墨一道各有天分存乎其間雖父子不能傳也余弱冠時在吳門見仲穆手書長卷所錄古今體樂府小詞共計三十五首後題延祐六年春正月寄吳德璉姊丈一觀云云後有文衡山許初兩題皆精衡

收藏

三

山跋謂德璉者即王國器魏公長壻也德璉長于新樂府當時為楊鐵崖所稱故此卷所書樂府為多豈亦投其所好耶

虞文靖公書其先世宋丞相雍國忠肅公允文所撰誅蚊賦桂花紋白綾本共計七十二行最後十七行參錯書在紙上蓋應其方外交閉上人所請也後有魯威柯九思蘇大年王敬方鄭元祐楊椿并元祐書刻石疏共七題此卷明時藏沈石田家後歸吾鄉華東沙氏至本朝又為梁蕉林所得畢氏經訓堂帖始刻之

饒介之號醉翁本籍江西以元末亂隱居姑蘇跌宕自喜嘗與雲林生往來工草書宗懷素余嘗見其蕉池積雪詩卷童梧岡侍郎所藏也後有金問魏瀚呂憲吳昂王淮朱應祥蔣宗誼姚公綬鮑浩馬時正十人題跋並下台

鹿邨書畫印記惜為後人填墨殊失真面目矣張伯雨書實出自松雪翁而又有一種逸韻與柯丹邱異曲同工曩從王夢樓太守案頭見所書台僊閣記殊妙竟似松雪矣其片縑短幅平生所見甚多一時難以悉記

趙大年江邨秋曉圖絹本無款前後有元初人圖書印三

收藏

三

方後有龔璠吳訥趙孟頫陳敬宗四題真蹟也

高房山山水簡澹超逸可與二米相伯仲余嘗見其墨竹一幅亦可與吳仲圭顧定之相伯仲矣有趙松雪一詩題其下云高侯落筆有生意特立兩竿煙雨中天下幾人能解此蕭蕭寒碧起秋風

黃子久與王叔明倪雲林吳仲圭俱為有元一代名家惟子久清真秀拔煩簡得中不特為三公之冠實可越房山松雪而上之余曩時所見畫幅甚多惟在京師內務府胡某家見浮嵐暖翠一幅為最妙

王叔明爲松雪外孫畫宗李昇而皴法少異其品在松雪大癡之間萬壑千巖長松修竹又是一種谿逕余嘗見叔明畫紫雲山圖真蹟出筆奇古與平時所作迥異固知名家一邱一壑無不臻妙境也

叔明嘗爲陶九成作南邨真逸圖余在秋帆先生家見之高八寸長三尺許紙本不著名款惟用黃鶴山樵印一方後附孫作撰傳王掖撰序胡儼撰記金聲跋語皆一時名手張丑題云萬歷戊午春獲於長洲吳氏是原博太史故物也又云叔明與九成爲中表兄弟每過南邨輒流連不忍去與酣落筆穠郁深至可一掃丹青故習非松風閣聽雨樓琴鶴軒諸卷所可比倫也舊時尙有叔明白題篆書五字今失去

倪高士懶遊窩圖卷紙本高六寸五分長一尺四寸後有記二十行書法類右軍東方先生畫像贊題款曰壬寅九日句吳倪瓚爲安素先生寫最後有彭敬叔徐乘二詩按雲林集載此文文中所謂金君安素者實先世永謙公也至正末年人洪武初累薦辟以人材科將授官以疾引退改姓金氏字曰安素耕讀埃山之陽以終其身距雲林所

居甚近家譜所載是卷昔嘗見于陸白齋先生家既又見一幅有記無圖畢秋帆尙書所藏曾刻入經訓堂帖者實僞本也

又嘗見雲林溪亭山色一幅款題丁未五月東海倪瓚畫後有吳匏菴卞華伯二詩吳云聽松庵裏試茶還第二泉邊更看山獨有去年詩典在雲林清閨墨斑斑下和云倪迂仙去幾時還留得溪亭對遠山老我今爲亭上客啜茶閒試鷓鴣斑俱是真蹟

梅花道人書畫俱妙余所見不下一二十種畫竹尤多於山水嘉善家黼堂少宰有大幅竹最妙次則斌笠耕少僕所藏之絹本兩竹皆仲圭生平傑作也又道人有草書心經一卷爲詒晉齋主人所藏後贈少宰以少宰是嘉善人與道人同里也少宰遂屬余刻石梅花菴有跋記之

顧安字定之善畫墨竹吳仲圭以蒼老勝定之以秀色勝也揚州吳杜邨觀察有小幅立軸余曾雙鈎刻石贈江元卿員外又吳門王月軒所藏長卷中有折竹一枝殊妙又在錢塘趙氏見一幅後有屈生題云海內人傳顧定之生平畫竹發清奇披圖記得湘江夜翠影參差月下時

僧大祐書七寶泉開山順菴主行實並道衍書順庵主塔銘合卷有錢仁夫李應禎戴冠三題吳縣光福寺中舊物也按道衍即姚恭靖書時在洪武十三年是未見成祖之前

元僧善繼三世血書華嚴經八十一卷在今虎邱半塘橋龍壽山房相傳金華宋景濂是善繼後身今有景濂一跋在第二卷後明人題跋觀款散題于諸卷上者凡數十處不能盡記也

有元一代書法大約俱由松雪門逕如柯丹邱白湛淵郭

收藏

天

天錫張伯雨仇山村俞紫芝是也亦有獨自成家者如虞伯生鮮于困學康里子山鄧善之周公瑾楊鐵崖陸宅之是也

有元一代畫家全講氣韻不名一格實能超出唐宋人刻畫之習黃王倪吳無論矣生平所見者山水則朱澤民高房山盛子昭方方壺曹雲西諸家花卉人物則王若水王元章錢玉潭孟玉澗諸家蘭竹則鄭所南李仲芳蘇昌齡顧定之李息齋及其子遵道諸家如過眼雲煙不能悉記皆所謂以氣韻勝人者也

書學

叢話十一上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鐘鼎文

三代已有文字而今不傳所傳者惟大禹峒嶺山碑比干銅槃銘周宣王石鼓文穆王壇山刻石孔子延陵十字碑及詛楚文之類前人有信之有疑之即如薛尚功鐘鼎款識刻本載有夏瑀戈鉤帶銘及商器各種款識余亦未敢信也惟周鐘周鼎及尊彝壺爵卣鬲斝觶敦簋簠盃盌匱盤之文尚有可據雖後世亦有依式仿造者而其銘文之古奧字畫之精嚴決非後人所能偽作故讀書者當先讀六經為文章之源流講篆隸者當先考鐘鼎文為書法之源流也

書學

小篆

學篆書者當以秦相李斯為正宗所謂小篆是也惜所傳石刻惟有泰山二十九字及琅邪臺刻石十二行而已自程邈一變小篆而為隸書篆學漸廢蓋篆體圓有轉無折隸體方有折無轉絕然相反今人有認漢器款識印章及五鳳題字三公山碑為篆書者誤矣觀徐鼎臣所模繹山

會稽碣石諸刻尙得秦相三昧而唐之李少溫宋之夢瑛張有元之周伯琦明之趙宦光愈寫愈遠矣 本朝王虛舟吏部頗負篆書之名既非秦非漢亦非唐非宋且既寫篆書而不用說文學者譏之近時錢獻之別駕亦通是學其書本宗少溫實可突過吏部老年病廢以左手作書難于宛轉遂將鐘鼎文石鼓文及秦漢銅器款識漢碑題額各體參雜其中忽圓忽方似篆似隸亦如鄭板橋將篆隸行草鑄成一鑪不可以爲訓也惟孫淵如觀察守定舊法當爲善學者微嫌取則不高爲夢瑛所囿耳獻之之後若

書學

洪稚存編修萬廉山司馬嚴鐵橋孝廉及鄧石如吳山子俱稱善手然不能過觀察別駕兩公中年書矣

隸書

隸書之名見前後漢書又曰八分見晉書衛恆傳八分者卽隸書也蓋隸從篆生程邈所作秦時已有亦謂之佐書起於官獄事繁用隸人以佐書之故曰隸書取簡易也篆用圓筆隸用方筆破圓爲方而爲隸書故兩漢金石器物俱用秦隸至東京漢安以後漸有戈法波勢各立面目陳遵蔡邕自成一體又謂之漢隸其中有減篆者有添篆者

有篆隸同文者有全違篆體者魯魚之惑涇渭難分真書祖源實基于此迨鍾傅一出又將漢隸變爲轉折畫平豎直閒用鈎趯漸成楷法謂之真書篆隸之道發洩盡矣自此兩晉六朝從事真書真書一行隨有行草行草紛雜隸學自掩唐人習者雖多實與漢法愈遠何也唐人用楷法作隸書非如漢人用篆法作隸書也五代宋元而下全以真行爲宗隸書之學亦漸泯沒雖有歐趙洪氏諸家著錄以發揚之而學者殊少至元之郝經吾衍趙子昂虞伯生輩亦未嘗不講論隸書然郝經有云漢之隸法蔡中郎已

書學

不可得而見矣存者惟鍾太傅又吾衍云挑拔平硬如折刀頭又云方勁古拙斬釘截鐵方稱能事則所論者皆鍾法耳非漢隸也至文待詔祖孫父子及王百穀趙凡夫之流猶勦襲元人之言而爲鍾法似生平未見漢隸者是猶執曾元而問其高曾以上之言自茫然不知本末矣曷足怪乎 國初有鄭谷口始學漢碑再從朱竹垞輩討論之而漢隸之學復興然谷口學漢碑之剝蝕而妄自挑趯竹垞學漢碑之神韻亦擅自增損識者病之惟長洲顧南原隸辨一作能以諸碑參究其法已開又有吳江陸虔實贈

公吳縣徐友竹處士爲昌其學而終未純耳蓋古碑雖在用筆不傳無有授受淵源親承指畫如花之初蕊色香未備栽培既久羣豔爭芳其勢然也今北平有翁覃溪閣學山左有桂未谷大令吳門有錢竹汀宮詹揚州有江秋史侍御閩中有伊墨卿太守天都有巴雋堂中翰浙江有黃小松司馬及江秬香孝廉皆能以漢法自命者而學者自此日益盛云

隸書生于篆書而實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書一畫一直一鈎一點皆有義理所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

書學

四

是也故謂之六書隸既變圓爲方改弦易轍全違父法是六書之道由隸而絕至隸復生真行真行又生草書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體雜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來而祖宗一點血脈亦忘之矣老友江艮庭徵君常言隸書者六書之蝨賊余亦曰真行草書又隸書之蝨賊也蓋生民之初本無文字文字一出篆隸生焉余以爲自漢至今人人習中原有篆隸第爲真行汨沒而人自不知耳何以言之試以四五歲童子令之握管則筆筆是史籀遺文或似商周款識或似兩漢八分是其天真本

具古法則篆隸固未嘗絕也惟一習真行便違篆隸真行之學日深篆隸之道日遠欲求古法豈可得乎故世之學者雖多鮮有得其要領至視爲絕學有以也夫

唐人隸書昔人謂皆出諸漢碑非也漢人各種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無有同者卽瓦當印章以至銅器款識皆然所謂俯拾卽是都歸自然若唐人則反是無論元宗徐浩張廷珪史惟則韓擇木蔡有鄰梁昇卿李權陸郢諸人書同是一種戈法一種面貌既不通說文則別體雜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與漢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

書學

五

隸書固不如漢人以篆法作隸書也

或問漢人隸書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見者余荅曰猶之說經宋儒旣立漢學不行至本朝顧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輩出始通漢學至今而大盛也

顧南原作隸辨實有功于隸書近人所學賴爲圭臬惟所引漢碑半用字原隸韻或無原碑可攷其中亦有沿誤而翁覃溪先生排擊之幾至身無完膚未免過當

許叔重云秦滅經書滌除舊典官獄務繁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余亦曰三國旣分圖籍無徵鍾法

一變遂有真書流爲行草而隸書由此絕矣

書法分南北宗

畫家有南北宗人盡知之書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嘉慶甲戌春三月余至淮陰謁阮雲臺先生時先生爲七省漕務總督欸畱者竟日論及書法一道先生出示南北書派論一篇其略曰書法變遷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反于古蓋由篆變爲隸隸變爲真書行草其轉移皆在漢末魏晉之間而真書行草之分爲南北兩派者則東晉宋齊梁陳爲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爲北派也南派由鍾繇衛瓘及

書學

六

王羲之獻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及崔悅盧湛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至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南派不顯于齊隋至貞觀初乃大顯太宗獨喜羲獻之書至歐陽虞褚皆習蘭亭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然此時王派雖顯緣緒無多世間所習猶爲北派及趙宋閣帖一行不重碑版北派愈微故寶泉述書賦自周至唐二百七人之中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十五人於北朝不列一人其風遷派別可想見矣不知南北兩派判若江湖不通習南派乃江左風流疏

放妍妙宜于啓牘北派則中原古法厚重端嚴宜于碑榜

宋以後學者昧于書有南北兩派之分而以唐初書家舉而盡屬羲獻豈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物具有淵源不可合而一之也真爲確論余以爲如蔡蘇黃米及趙松雪董思翁輩亦昧于此皆以啓牘之書作碑榜者已歷千年則近人有以碑榜之書作啓牘者亦毋足怪也

六朝人書

晉宋南北齊梁陳隋之間工書者林立兩晉稱二王之妙南北重崔盧之書又羊欣阮研徐淮南陶隱居姚元標丁

書學

七

道護等皆其選也據金石萃編所載六朝碑刻有一百四十餘種近阮宮保孫淵如黃小松趙晉齋諸家所藏又益二三十種其間如刁遵高湛鄭昭道元太僕啓法寺龍藏寺諸碑實歐虞褚薛所祖惟時值亂離未遑講論文翰甚至破體雜出錯落不檢而刻工之惡劣若生平未嘗識字者諸碑中竟有十之七八可笑也

唐人書

有唐一代之書今所傳者惟碑刻耳歐虞褚薛各自成家顏柳李徐不相沿襲如詩有初盛中晚之分而不可謂唐

人諸碑盡可宗法也大都大厯以前宗歐褚者多大厯以後宗顏李者多至大中咸通之間則皆習徐浩蘇靈芝及集王聖教一派而流為院體去歐虞漸遠矣然亦有刻手之優劣一時之好尚氣息之相通支分派別難以一槩而論即如經生書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顏徐者觀其用筆用墨迥非宋人所能跂及亦時代使然耳今之學書者自當以唐碑為宗唐人門類多短長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門類少蔡蘇黃米俱有毛疵學者不可不知也

有唐一代崇尚釋氏觀其奉佛念經俱承梁隋舊習非高

書學

八

祖太宗輩始為作俑也有唐一代崇尚法書觀其結體用筆亦承六朝舊習非率更永興輩自為創格也今六朝唐碑具在可以尋繹

宋四家書

董思翁嘗論宋四家書皆學顏魯公余謂不然宋四家皆學唐人耳思翁之言誤也如東坡學李北海而參之以參寥山谷學柳誠懸而直開畫蘭畫竹之法元章學褚河南又兼得馳驟縱橫之勢學魯公者惟君謨一人而已蓋君謨人品醇正字畫端方今所傳萬安橋碑直是魯公中興

頌相州畫錦堂記直是魯公家廟碑獨行草書又宗王大令不宗爭坐帖一派乃知古人所學人各異途變化莫測不可以臆見論定總之宋四家皆不可學學之輒有病蘇黃米三家尤不可學學之不可醫也

坡公書昔人比之飛鴻戲海而豐腴悅澤殊有禪機余謂坡公天分絕高隨手寫去修短合度並無意為書家是其不可及處其論書詩曰我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謂不學可又曰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真能得書家元妙者然其戈法殊扁不用中鋒如書表忠觀碑醉

書學

九

翁亭記柳州羅池廟碑之類雖天趣橫溢終不是碑版之書今類帖中所收及陳眉公集刻晚香堂帖有真蹟有偽蹟夾雜其中若秋碧堂所刻之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賦孔氏玉虹樓所刻之小字表忠觀碑全是惡札何嘗是坡公真蹟耶故友蔣藝萱中進士後酷喜蘇書余勸之不可學藝萱不以為然余問之曰君自學蘇書後每書一幅心中可得意否曰實自得得意余告之曰此即受病處也藝萱深服余言余年過五十自分無有進境亦不能成家擬以蘇書終其身孰知寫未三四年毛疵百出旋復去之迺知

坡公之書未易學也

余弱冠時輒喜學山谷書雖老學見之亦爲稱賞不置心甚疑焉因求教於林蠡槎先生先生一見詠書便云子錯走路頭矣因問曰將奈何先生曰必學松雪翁書方能退轉也後見馮定遠論山谷詩以爲江西粗俗槎枒之病一入筆端便九牛拔不出必以義山西崑諸體退之乃悟先生之言之妙由此觀之山谷之詩與書皆不可沾染一點余謂文衡翁老年書亦染山谷之病終遜於思翁沈石田無論矣

書學

十一

米書不可學者過於縱蔡書不可學者過於拘米書筆筆飛舞筆筆跳躍秀骨天然不善學者不失之放卽失之俗如國朝書家盛推姜西溟汪退谷何義門張得天諸公皆一時之選余謂西溟拘謹少變化退谷書能大而不能小義門書能小而不能大惟得天能大能小然學之殊令人俗何也以學米之功太深也至老年則全用米法至不成字卽如查二瞻本學思翁老年亦用米法終不能成家也

趙松雪

或問余宋四家書旣不可學當學何書爲得余曰其惟松雪乎松雪書用筆圓轉直接二王施之翰牘無出其右前明如祝京兆文衡山俱出自松雪翁本朝如姜西溟汪退谷亦從松雪出來學之而無弊也惟碑版之書則不然碑版之書必學唐人如歐褚顏柳諸家俱是碑版正宗其中著一點松雪便不是碑版體裁矣譬如清廟明堂林居野館截然兩途豈可渾而一之哉或曰然則何不徑學唐人而必學松雪何也余曰吾儕既要學書碑版翰牘須得兼備碑版之書其用少翰牘之書其用多猶之讀三百篇國風雅頌不可偏廢書道何獨不然

書學

十二

總論

余嘗論工畫者不善山水不能稱畫家工書者不精小楷不能稱書家書畫雖小道其理則一昔人謂右軍樂毅論爲千古楷法之祖其言確有理據蓋黃庭曹娥像讚非不妙然各立面目惟樂毅沖融大雅方圓適中實開後世館閣試策之端斯爲上乘如唐之虞褚元之趙明之文祝皆能得其三昧者也

碑榜之書與翰牘之書是兩條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

余以黃庭樂毅真書放大爲人作榜署書每懸看輒不佳思翁不知碑帖是兩條路而以翰牘爲碑榜者卽得佳乎古來書碑者在漢魏必以隸書在晉宋六朝必以真書以行書而書碑者始於唐太宗之晉祠銘李北海繼之北宋之碑尙真行參半迨米南宮父子一開風氣至南朝告敎碑碣則全用行書矣總之長箋短幅揮灑自如非行書草書不足以盡其妙大書深刻端莊得體非隸書真書不足以擅其長也

思翁于宋四家中獨推服米元章一人謂自唐以後未有

書學

七

過之此所謂僧贊僧也蓋思翁天分高絕趙吳興尙不在眼底況文徵仲祝希哲輩耶元章出筆實在蘇黃之上惟思翁堪與作敵然二公者皆能縱而不能伏能大而不能小能行而不能楷者何也余謂皆坐天分過高之病天分高則易于輕視古人筆筆皆自運而出故所書如天馬行空不受羈束全以天分用事者也

米元章董思翁皆天資清妙自少至老筆未嘗停嘗立論臨古人書不必形似此聰明人欺世語不可以爲訓也吾人學力旣淺見聞不多而資性又復平常求其形似尙不

能況不形似乎譬如臨蘭亭序全用自己戈法亦不用原本行欵則是抄錄其文耳豈遂謂之臨古乎

凡應制詩文牋奏章疏等書祇求文詞之妙不求書法之精只要勻稱端正而已與書家絕然相反元章自敘云古人書筆筆不同各立面目若一一相似排如算子則奴書也

或有問余云凡學書畢竟以何碑何帖爲佳余曰不知也昔米元章初學顏書嫌其寬乃學柳結字始繁知柳出于歐又學歐久之類印板文字棄而學褚而學之最久又喜

書學

七

李北海書始能轉折肥美八面皆圓再入魏晉之室而兼乎篆隸夫以元章之天資尙力學如此豈一碑一帖所能盡

虞道園云坡谷出而魏晉之法廢米元章黃長睿乃知古法雖過高之論然其言甚確

張丑云子昂書法溫潤閒雅遠接右軍第過爲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非正論也褚中令書昔人比之美女嬋娟不勝羅綺而其忠言讜論直爲有唐一代名臣豈在區區筆墨間以定其人品乎

一人之身情致蘊于內姿媚見乎外不可無也作書亦然古人之書原無所謂姿媚者自右軍一開風氣遂至姿媚橫生爲後世行草祖法今人有謂姿媚爲大病者非也思翁書畫俱是大作手其畫宗北苑而兼得大小米之長尙在第二乘惟書法無古無今不名一格而能卓然成家蓋天資高妙直在古人上也余嘗見思翁一畫卷用筆淹潤秀絕人寰後有款云時年八十有一又見一書卷臨鍾王虞褚顏柳及蘇黃諸家後有題云此數帖余臨仿一生纔得十之三四可脫去拘束之習書時亦年八十一夫以

書學

十四

思翁之天資學力尙作書作畫老而不衰自成大家也

近日所稱海內書家者有三人焉一爲諸城劉文清公一爲錢塘梁山舟侍講一爲丹徒王夢樓太守也或論文清書如枯禪入定侍講書如布帛菽粟太守書如倚門賣俏余謂此論太苛文清本從松雪入手靈峭異常而誤於淳化閣帖遂至模稜終老如商鼎周彝非不古而不適于用侍講早年亦宗趙董惟自壯至老筆筆自運不屑依傍古人故所書全無帖意如舊家子弟不過循規蹈矩飽暖終身而已至太守則天資清妙本學思翁而稍沾筮江上習

氣中年得張樛寮真蹟臨模遂入輕佻一路而姿態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纖終不莊重耳三公者余俱嘗親炙奉爲圭臬何敢妄生議論然見文清笑侍講爲竈下老婢侍講亦笑文清爲滕公佳城太守笑兩公兩公亦笑太守雖文人相輕自古而然而謂三公必傳可與松雪思翁爭席者則吾未敢信也

書學

十五

畫學

叢話十二下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總論

唐張彥遠名畫記云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六功四時並運發于天然非由述作又曰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歸於用筆此千古不易之論也故凡古人書畫俱各寫其本來面目方入神妙董思翁嘗言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齊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珪寫錢塘山趙吳興寫茗

畫學

上

雪山黃子久寫海虞山是也余謂畫美人者亦然浙人像浙臉蘇人像蘇粧或各省畫人物者亦總是家鄉面貌雖用意臨寫神采不殊蓋習見熟聞易入筆端耳猶之倪雲林是無錫人所居祇陀里無有高山大林曠途絕嶽之觀惟平遠荒山枯木竹石而已故品格超絕全以簡澹勝人是即所謂本來面目也若說病討藥限韻賦詩死法矣安能妙乎

畫當以山水為上人物次之花卉翎毛又次之唐宋之法以刻畫為工元明之法以氣韻為工 本朝惲南田則又

以姿媚為工矣然三者皆所難能也

畫家有南北宗之分工南派者每輕北宗工北派者亦笑南宗余以為皆非也無論南北只要有筆有墨便是名家有筆而無墨非法也有墨而無筆亦非法也

國初王秋山高其佩皆工於指頭畫自此開端遂徧天下然賞鑒家所不取也又有以指頭畫者又有以箸削尖作字者謂之借箸書余謂凡此之類皆不可以為訓書畫二事以筆寫尚難于工況以指以箸耶又如左手書足寫書或以口啣筆作書俱不足為奇吾所不取猶之以鼻吹笙笛以足打十番是皆求乞計耳豈可謂絕技乎

畫學

二

作偽書畫者自古有之如唐之程修己偽王右軍宋之米元章偽褚河南不過以此遊戲未必以此射利也 國初蘇州專諸巷有欽姓者父子兄弟俱善作偽書畫近來所傳之宋元人如宋徽宗周文矩李公麟郭忠恕董元李成郭熙徐崇嗣趙令穰范寬燕文貴趙伯駒趙孟堅馬和之蘇漢臣劉松年馬遠夏珪趙孟頫錢選蘇大年王冕高克恭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諸家小條短幅巨冊長卷大半皆出其手世謂之欽家款余少時尚見一欽姓者在虎邱

買書畫貧苦異常此其苗裔也從此遂開風氣作偽日多就余所見若沈氏雙生子老宏老啓吳廷立鄭老會之流有真蹟一經其眼數日後必有一幅字則雙鉤廓填畫則模仿酷肖雖專門書畫者一時難辨以此獲鉅利而愚弄人不三十年人既絕沒家資蕩盡至今子孫不知流落何處可嘆也尙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此之謂歟

余生平遊歷不過六七省見有一才一藝者無不默識其人而於書畫一道尤爲畱心工書者固多工畫者亦復不

畫學

少嘗與友人論及書畫兩事較時文似易而實難時文易於中式書畫難於入彀試看中舉人進士者通天下計之三年內必有二千餘人工書工畫者通天下計之三年內數不出一兩人也因就平生所見工畫者彙而記之各爲小傳云

畫中人

錢載號箴石秀水人乾隆壬申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能詩工寫生不甚設色蘭竹尤妙書卷之氣溢于紙墨間直在前明陳道復之上余少時尚見之

王元勳字湘洲山陰人少未讀書而喜於畫人物尤其所長嘗爲余臨宋本先武肅王像出筆如篆自在遊行恐吳道子亦不能過之也年八十餘卒

王三錫字懷邦自號竹嶺太倉人王日初弟子也山水宗大癡而加之以秀潤當時與張墨岑齊名遊歷名山幾遍天下得其片紙如獲球璧余與竹嶺爲忘年交有膝上鳴秋圖其所繪也年八十餘尙喜遊遊山水

畫學

王宸號蓬心爲麓臺司農曾孫以舉人官內閣中書出知湖南永州府知府畫宗家法多用渴筆蒼勁中有氣韻爲海內所稱太守在京時有小僕陳桂者窮甚夜惟一被而桂甚孝嘗以被覆母而已則和衣以睡太守憐之爲作山水小幅上題云刮毛龜背不成瓊破被將來老母眠戲語山僮休悵望爲伊十指換青錢後題云此畫懸之市肆當有好事者以布衾易之也其風趣如此畢秋帆先生云太原子弟俱能動筆作畫太守其尤著者也

羅聘號兩峯江都人嘗受業於金冬心先生山水人物俱工頗有逸趣其畫梅宗華光長老喜畫鬼有鬼趣圖 當代王公大人騷人墨客題詩幾遍余初至京師識其人往

來最密其妻方白蓮子允紹允續俱傳其學

徐堅字孝先號友竹又字親園吳縣光福人少貧苦而好

學凡詩文書畫樞印皆能自闢門徑追蹤古人嘗臨董北

苑夏山煙靄江貫道秋山雨霽諸卷海內名公鉅卿俱有

題贈余十餘歲時即識之年八十八而卒

余集號秋室仁和人乾隆丙戌進士官至翰林侍讀學士

工書而喜畫人物宗陳老蓮畫美人尤妙京師人稱之曰

余美人年八十餘尚能作蠅頭小楷

陸燦號星三長洲人工人物花卉長于寫真乾隆庚子奉

畫學

五

旨召寫 御容其弟子尤伯宣亦吳中傳真妙手也

姚仔號笠山為鄒小山宗伯書畫弟子工於人物乾隆三

十二年 高宗南巡嘗獻畫冊 賞荷包等物至今錫

山工人物者猶傳其派

張敬號雪鴻江寧人中山東商籍舉人任湖北竹山知縣

以冒籍事去官遂徧遊海內工于寫生可以突過陳白陽

能左右手書畫尤奇雙歌推絳樹二牘有黃華真近時罕

見者年七十餘卒

陶鼎號笠亭江都人工山水花卉臨模宋元明各家略備

惟少書卷氣余初至邗上識之又有虞蟾字步青者亦工

山水其學相似

華冠號吉崖無錫人傳真妙手山水樹石亦工嘗為質府

賓客官四川司馬 仁宗在潛邸識其人 召寫

御容 賞賚甚厚

史鳴鶴字松喬江都人畫梅宗王元章一派千枝萬蕊著

手成春大小幅俱臻絕妙與山陰童二如截然兩途童以

蒼老勝史以韻致勝亦各人出筆也余嘗有詩贈之云伸

緜寫得一枝春王立冰姿越有神酒醒夢回明月夜欲呼

畫學

六

小宋是前身 宋器之有梅花喜神譜自稱曰小宋 嘗介余刻梅譜一卷旋為

祖龍取去

張賜寧號桂巖直隸滄州人為南通州判官山水宗石田

翁或似文待詔粗豪之筆花卉人物雖不甚工而落筆有

奇氣乾隆壬子歲余入都見憫忠寺方丈畫濟顛一幅頗

得吳道子法因識其人遂成莫逆其子百祿傳父學亦官

江南稍勝乃翁矣

莘開號芹圃烏程人與同邑陸棊圃學畫于沈芥舟山水

人物花卉俱妙芹圃沒後其夫人徐氏號湘生亦能畫尤

善傳真然僅畫婦人至今猶在年近八十矣

陸楷號煤圃其學與芹圃略相似與余同館吳門春暉堂陸氏者三年後煤圃無所遇坎坷以終

秦儀號梧園無錫人工山水宗趙大年入王石谷一派畫楊柳尤工人稱曰秦楊柳

黃震號竹廬鎮洋人山水宗太原尤工人物畫古聖賢像翎毛花卉亦其所長與余同寓畢秋帆尚書家

金鐸字亦山本太湖廳人流寓于蕪湖者四十餘年山水在石田衡山之間亦工花卉

畫學

七

方薰號蘭坻石門人能詩工山水淹潤如南田翁又工花卉近白陽山人與奚鐵生齊名寓桐鄉金比部德輿家最久余嘗訪之為余作前舟網網張空水後有蓑翁獨坐看

詩意

奚岡號鐵生錢塘人工山水筆墨蒼秀得思翁南田兩家法老年入李檀園一派為浙中畫家巨擘近日杭人言書法者必宗山舟言畫學者必宗鐵生此亦一時好尚鐵生嘗為余作養竹山房圖又似雲林生蓋其天分極高無一點塵俗也

王學浩號蕉畦崑山人乾隆丙午舉人工山水亂頭粗服殊有理趣晚年入沈石田之室近吳中畫學咸推蕉畦為第一云

朱本號素人江都人工山水筆端頗橫不受羈束北遊京師與陽湖朱昂之青笠泰州朱鶴年野雲齊名號為三朱黃易號小松錢塘人松石先生子官山東濟寧運河同知工漢隸書尤邃于金石文字偶畫山水入李檀園查梅壑一派可稱逸品

畫學

八

周左號漁石鄞縣人工人物為余臨上官周鹿門偕隱圖見者無不稱賞

汪炳文號星菴江寧人工山水人物秀韻莫比中舉人後會試十次不第余在京師識之官桃源教諭

宋葆醇號芝山西安邑人舉人不甚畫山水畫則必宗北宋精于賞鑒流寓揚州為廣陵書院山長沒時年近八十矣

周瓚號采巖吳縣橫塘人工山水人物細逾毛髮用唐宋人法識者謂自仇十洲後無此種筆墨矣阮雲臺官保為浙江巡撫時常在幕府然吳門士大夫鮮有知其人者

古煌號鏡水鄞縣人工人物界劃妙絕一世今之仇實父也嘗贈余試茶圖一幅見者莫不歎賞

張應均號東畚長洲人以明經官四川知縣山水宗北苑嘗為富陽相國代筆與董耕雲椿同在相府後來者為太倉李大令祥鳳也

馬履泰號秋菽錢塘人乾隆丁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卿能詩工畫筆下頗有奇氣近金壽門

胡鐘號蘭川江寧人乾隆丁酉舉人官雲南澂江府知府工山水書法亦精篆隸正草各體俱備

畫學

九

孫銓號少迂崑山舉人以南漚教諭保舉官山東惠民知縣工于山水蒼秀有法書宗趙董為諸王記室最久

李榮號散木錢塘人少未讀書好學不厭能詩工書尤愛六法俱臻妙境山水初宗石谷後入思翁南田一派又工蘭竹花卉嘗為諸幕府書記有名公卿間歿于粵東可惜也

張莘號秋穀工山水花卉能詩與余同寓虎邱秋穀嘗作畫百幅乘海舶散布海東諸國夷人有得之者珍為至寶亦以海物為潤筆余贈其楹帖云筆底煙花傳海國袖中

詩句落吳船

吳文澂號南蕪歙縣人流寓山左能詩尤工書畫凡篆隸真草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以及刻碑模印諸事莫不通而習之嘉慶十八年以布衣詣闕上書奉旨回籍不加罪也晚年嘗寓吳門行醫自食可稱奇士

潘恭壽字慎夫自號蓮巢丹徒人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所不工又能模印當時與王夢樓太守常到吳門人有得其片紙者如獲至寶余嘗乞其畫佛像一幅絕似丁南羽近時鮮有其比

畫學

十

錢靖字鹿泉其先本山陰籍遊幕蜀中遂為成都人自號梅花和尚不削髮不披緇狀貌雄傑修髯過腹為人豁達不羈而豪于飲喜吟咏善顛草畫梅尤入妙品醉後落筆逸趣橫生自謂醒時不及也嘗愛虎邱之勝築生壙于後山左右俱植梅花自題其墓柱曰槐夢醒時成大覺梅花香裏證無生以嘉慶戊寅年卒于吳門其故人周勗齋太守葬之成其志也

侯雲松號青甫江寧舉人工花卉淹雅可愛書法亦精嘗畫松竹圖壽余六十較張雪鴻大令別出機杼

汪梅鼎號澣雲休寧人中乾隆癸丑進士山水花卉皆臻絕妙其出筆之雅似不食人間煙火者咸謂之南田後身嘗與王鐵夫同寓揚州廣儲門之樗園余過訪之相得甚歡

錢楷號裘山嘉興人中乾隆己酉會試第一入翰林官至安徽巡撫巍科碩望政事明能為海內稱重而不知其詩之精畫之妙也余嘗得中丞山水小幅其法在思翁煙客之間上題小詩云萬壑千巖夢乍回還教弱翰寫蒼苔莫嫌下筆多凝滯瘴海寒雲撥不開此幀蓋在粵西提督學

畫學

十二

政時所作也

錢維喬號竹初陽湖舉人稼軒司寇之弟官鄞縣知縣山水用家法稍遜于司寇嘗為余作寫經樓圖氣韻頗似元人

黃鉞號左田蕪湖人乾隆乙卯進士今官戶部尚書山水喜宗北苑而為余畫秋林曳杖一幅又似倪黃合作先太安人九十壽誕尚書為作金萱圖直是白陽山人矣隨筆點染變化莫測皆成絕妙所著有畫品二十四則仿司空表聖例也其弟子王子卿太守澤中嘉慶辛酉進士亦工

山水嘗畫梅花溪上圖為贈知其學有淵源

萬承紀號廉山江西南昌人以明經補授江蘇知縣三任三已擢海防司馬山水宗吳仲圭亦工蘭竹篆書尤其所長在江南二十年名聲籍甚

裘世璘號守齋儀徵人以資為郎歷任浙江知縣捐陞道

員署江西驛鹽道能詩工花卉宗虞山蔣相國一派

程壽齡號漱泉甘泉人中嘉慶壬戌進士入翰林擢右春

坊庶子工篆隸真草山水人物花卉白描俱備為人孤峭

寡言語不輕與人交接而聰明絕世至于詞曲及笙笛簫

畫學

十三

管之屬咸能通習與同邑諸生王古靈應祥齊名

姚元之字伯昂桐城人中嘉慶乙丑進士授翰林編修陞

侍講工於花果翎毛落筆蒼秀如石田翁亦畫山水近華

秋岳寥寥數筆精妙入神

改琦號七簫其祖本北直隸人官松江遊擊遂占籍華亭

工山水人物有聲蘇松間小楷亦精天然丰秀

王霖號春波江寧人官福建鹽場大使工山水人物為余

作只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詩意一幅殊妙

盛惇大號甫山陽湖人官內閣侍讀工山水近黃大癡

屠倬字琴陽錢塘人嘉慶丁卯進士入翰林出知儀徵縣有政聲工書山水宗北苑而喜用側筆又近雲林

顧洛號西樸錢塘人工花卉人物而尤以美人得名筆下有書卷氣嘗見其為阮雲臺宮保畫花影吹笙圖又有曉

粧圖扇頭俱妙絕一時恐六如十洲無此韻致

徐鉞號西澗錢塘人諸生能詩工山水嘗乞奚鐵生指授

中年頗近大癡

陳鴻壽號曼生錢塘人以選拔得縣令官至海防司馬引

疾歸花卉宗王西室山水近李檀園嘗官宜興用時大彬

畫學

三

法自製砂壺百枚各題銘款人稱之曰曼壺于是競相效

法幾徧海內余謂曼生詩文書畫印章無所不精不意竟

傳于曼壺亦奇事也

丁以誠號義門丹陽人工于傳真中年補山水花卉皆成

絕妙

陸鼎號鐵簫吳縣人工山水人物兩耳俱聾終身不娶以

筆墨自給若有所甚適焉者嘗有句云買山無計憑人笑

却寫青山賣與人為一時傳誦

馬岡千陝西乾州人能傳真工于界劃適學秋帆先生為

陝西巡撫撰刻關中勝蹟圖志延岡千入署繪圖時董耕雲黃竹廬諸君皆在幕府為指示之又命臨模宋元明各家畫學自此大進為畢公作行樂圖二十四幅無不稱賞焉

金鵲泉吳縣香雪海人少為木工喜于畫嘗寓吳門繆松

心進士家松心精于賞鑒家藏李營正江南半幅及諸元

明人畫極多皆命臨摹咄咄逼人亦奇士也

胡桂號月香吳人少時為梨園子弟在景山最久而工於

山水酷似南田 高宗愛其筆墨嘗 召入內府呼之

畫學

四

曰桂花嘉慶四年三月仍 命供奉 內廷年已五十餘

矣凡 內府所有 賞賜諸王公貴人畫扇皆其筆也余

于戊午冬入京識其人謹飭謙雅澹于榮祿外人鮮有知

者其子九思號默軒亦工畫山水無有乃翁之秀色矣

僧主雲吳興人為西湖淨慈方丈工山水能書俱宗華亭

尚書今之巨然也余每至湖上主雲必攀留坐談終日不

倦年七十餘尚能作書畫

僧鐵舟湖北武昌人工蘭竹能詩天姿清妙有名江淮間

畫當勝于鄭板橋亦貫休齊已一流人也歿葬虎邱後山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余為題其墓

僧懶庵俗姓沈長洲人為畫禪寺方丈工山水能詩今退院住善慶庵築精舍數間種竹澆花有蕭然自得之致

畫學

十五

藝能

叢話十二

書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楊子曰書心畫也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釋名曰書度也紀庶物也無論士農商賈俱所當習惟書之為道甚廣有心手之妙用有美醜之攸分不可忽也近日書家稍知執筆便好為人師謂之字館鄉村市井之徒亦紛然雜選即有一二好天分好筆資皆為其師汨沒何也蓋先知覺後知原未嘗不可惟不知因材而篤之道但令其臨模已

藝能

書合已意而後為善者此書法之所以日壞而無傑出者也余以為教人學書當分三等第一等有絕頂天資可以比擬松雪華亭之用筆者則令其讀經史學碑帖遊名山大川看古人墨蹟為傳世之學第二等志切功名窮年兀兀豈能盡力於斯只要真行兼備不失規矩繩墨寫成殿試策子批判公文式樣便可為科第之學第三等則但取近時書法臨仿具有奏摺書啓稟帖手段可以為人傭書而騙衣食者為酬應之學也然而亦要天分要工夫如無天分少工夫雖盡日臨碑學帖終至白首無成

數

數學通於天文律歷雖為六藝之一其法廣大精微非淺學所能盡也自周髀算經開其前儀象法要系其後至元明乃大備而國朝尤精實超出於前古 聖祖仁皇帝有 御撰歷象考成四十二卷又數理精蘊五十三卷

高宗純皇帝又有 御定儀象考成三十二卷於圓歷儀象璣衡七政之術無不洞悉其中可以無餘蘊矣其餘明是學者前則有薛鳳祚梅定九江慎修戴東原諸公近時則有錢辛楣屈煥發焦理堂凌仲子張古愚李四香蔣蔣

山諸公稱一時之盛云

射

射為六藝之一古有鄉射禮載於禮經故今天下儒學俱有射圃原所以教諸生之射者 國朝之制凡八旗子弟十六歲以上俱令習弓矢是行古之道也今蒙師教子弟於小學大義尚未通曉又安知弧矢之為用乎夫射者但求執弓堅心平體正自然中的亦以養性情備國用故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也余嘗論之今文學諸生有歲科考書院考院課月課甄別諸名目而

武生以弓矢而進者何獨令其荒廢反為詐人武斷包漕說訟之事乎

投壺

今士大夫家子弟年五六歲即令從師識字隔三五年知識漸開便多嬉戲之事如博奕飲酒唱曲皆可以賦子弟之性情廢讀書之事業雖父師教訓不嚴亦父師之少學問也至如投壺之禮今雖不行亦可使子弟習之以收束其身心其法以十二籌更相為用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使身如鶴立籌如燕飛能十投九中自心曠神怡則賢於博奕飲酒遠矣

彈琴

余年未弱冠不甚喜笙笛簫管及絃索琵琶之音深有慕乎彈琴而未得其人也遂購一琴朝夕撫弄始從學於鹿裘道士黃忠夫習者有七八曲如良宵引靜觀吟秋江夜泊塞上鴻梧葉舞秋風梅花三弄普安咒之類乃知世之能琴者蓋星羅棋置焉其時有俞宗灝号梅華膝鑿号古明潘奕正号月池孔繼洛号沛霖田英号靜蓮又有夏芝巖計松年華嵩玉巖卓雲邵象洲諸人審其音節大略相

同一旦恍然有悟曰琴制雖古音則非古實是今之樂而非古之樂也遂廢棄不復彈蓋音之起由人心生人心不古音豈能古耶殆與笙笛簫管絃索琵琶之音相類似也

琵琶

琵琶本胡樂馬上所鼓大約起于晉宋齊隋之間至有唐而極盛若賀懷智康崑崙王芬曹保及其子善才皆有傳襲自此歷五代宋元明俱不廢其音急而清繁而瑣白香山詩所謂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者也近時能者甚多工者絕少吾鄉有楊文學廷果精于此技然所

藝能

四

彈者皆古曲非新腔小調之謂也其曲有鬱輪袍秋江雁語梁州漫月兒高諸名色楊沒後無有傳其學者近惟有吳門之姚香汀松江之俞秋圃可稱善手以此技遨遊公卿閒亦今之賀老也

著棋

余少時每喜看人著棋娓娓不倦比長偶讀韋曜博奕論遂深惡之以爲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事何必深究耶人生數十年光陰迅速則又何必做此癡事棄業忘寢與食之勾當耶世傳范西平施本菴諸人爲一時國手所刻桃

花泉棋譜奕理指歸諸書直可付之一炬

相傳范西平與施本菴寓揚州偶于村塾中夜宿施戲與館中童子著棋不能勝范更之又不能勝兩人悵然若失又西平遊巖社湖寓僧寺有擔草者來范與奕數局皆不能勝問其姓名不荅忽笑曰近時盛稱范西平施本菴爲天下國手實吾兒孫輩耳奕小數也何必問出身與兒孫輩爭虛譽乎荷擔而去

摹印

摹印始於秦盛於漢晉以後其學漸微每見唐宋人墨蹟

藝能

五

上所用印章皆以意配合竟無有用秦漢法者至元明人則各自成家與秦漢更遠矣 國初蘇州有顧雲美徽州有程穆倩杭州有丁龍泓故吳門人輒宗雲美天都人輒宗穆倩武林人輒宗龍泓至今不改乃知雕蟲小技亦有風氣運會存乎其閒近來宗秦漢者甚多直可超唐宋元明而上之天都人尤擅其妙如歛之巴雋堂胡城東巴煜亭鮑梁侶績溪之周宗杭皆能浸淫乎秦漢者然奏刀稍懈又成穆倩矣習見熟聞易於沾染其勢然也

山陰董小池通守名洵素精摹印罷官後寓京師三十年

無所遇以鐵筆遊公卿間余觀其奏刀却無時習輒以秦漢為宗然必須依傍古人如刻名印必先將漢印譜翻閱數四而後落墨譬諸畫家無胷中邱壑以稿本臨模終是下乘同時公卿大夫之好摹印者如仁和余秋室學士蕪湖黃左田尚書上海趙謙士侍郎揚州江秋史侍御江寧司馬達甫舍人又有紅蘭主人與英夢禪董元鏡趙佩德諸公俱有秦漢印癖者也

汪繡峯啓淑歙之綿潭人家本素封以資為戶部員外郎

喜藏古今文籍字畫九酷嗜印章搜羅漢魏晉唐宋元明

藝能

六

人印極多凡金銀玉石碼瑙珊瑚水晶青金蜜蠟青田昌化壽山及銅磁象牙黃楊檀香竹根諸印一見輒收至數萬枚集有詠庵集古印存二十四卷又刻飛鴻堂印譜三集皆延近時諸名家攢集而成海內傳為至寶余在秋帆尚書家與繡峯時相過從見余案頭有一銅印鼻鈕刻楊惲二字的是漢人繡峯欲豪奪余不許遂長跪不起不得已笑而贈之其風趣如此惟少鑒別不論精粗美惡皆為珍重亦見其好之篤也自稱印癖先生

余頗嗜篆刻十五六時始見吳江張雨槐是專學顧雲美

陳陽山者比長聞光福鎮有徐翁友竹亦擅此技乃投刺謁之一見傾倒因得見所刻西京職官印錄八卷是按前漢書百官公卿表為之考正如淮陰侯韓信鄴侯蕭何依次刻之吳中篆刻自雲美後又一變矣

近時模印者輒效法陳曼生司馬余以為不然司馬篆法未嘗不精實是丁龍泓一派偶一為之可也若以為可法者其在天都諸君乎蓋天都人俱從程穆倩入手而上追秦漢無有元明人惡習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他如江寧之張止原蔡伯海錫山之嵇道崑吳鏡江揚州之程漱泉王古靈長洲之吳介祉張容庭海鹽之張文魚涇縣之胡海漁仁和之陳秋堂虞山之屈元安華亭之徐漁村武進之鄒牧村皆有可觀亦何必一定法曼生耶

藝能

七

刻碑

自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以來碑板不下千萬種其書丹之人有大家書有名家書亦有並不以書名而隨手屬筆者總視刻人之優劣以分書之高下雖姿態如虞褚巖勁如歐顏若刻手平常遂成惡札至如唐騎都尉李文墓志其結體用筆全與磚塔銘相似王虛舟云必是敬客一手書

而刻手惡劣較磚塔銘竟有天壤之隔又西平王李晟碑是裴晉公撰文在柳誠懸當日書碑時自然極力用意之作乃如市儈村夫之筆與玄秘塔截然而兩途真不可解也唐人碑版如此類者甚多其實皆刻手優劣之故大凡刻手優劣如作書作畫全仗天分天分高則姿態橫溢如劉雨若之刻快雪堂帖管一虬之刻洛神十三行是也

文氏停雲館帖章簡甫所刻也然惟刻晉唐小楷一卷最為得筆其餘皆俗工所爲了無意趣

藝能

八

書法一道一代之名人而刻碑者亦一時有一時之能手需其人與書碑者日相往來看其用筆如爲人寫照必親見其人而後能肖其面目精神方稱能事所謂下真蹟一等也世所傳兩晉六朝唐宋碑刻其面目尙有存者至於各種法帖大率皆由搨本贗本轉轉模勒不特對照寫照且不知其所寫何人又烏能辨其面目精神耶吾故曰藏帖不如看碑與其臨帖之假精神不如看碑之真面目刻手不可不知書法又不可工於書法假如其人能書自

然胸有成見則恐其將他人之筆法改成自己之面貌如其人不能書胸無成見則又恐其依樣葫蘆形同木偶是與石工木匠雕刻花紋何異哉

刻行楷書似難而實易刻篆隸書似易而實難蓋刻人自幼先從行楷入手未有先刻篆隸者猶童蒙學書自然先習行楷行楷工深再進篆隸今人刻行楷尙不精況篆隸乎

選毫

筆以吳興人製者爲佳其所謂狼豪兔豪羊豪兼豪者各極其妙然豪之中有剛柔利鈍之不同南北中山之互異每一枝筆只要選其最健者二三根入其中則用之經年不敗謂之選豪相傳趙松雪能自製筆取千百枝筆試之其中必有健者數十枝則取數十枝拆開選最健之豪並爲一枝如此則得心應手一枝筆可用五六年此其所以妙也諺云能書不擇筆實妄言耳

大凡書家以小筆書大字必薄以大筆書小字必厚其勢然也功夫淺則薄功夫深則厚其理然也余幼時聞老輩作書有取香火燒其筆尖然後用之者故其書禿無有鋒

穎以此為厚不亦謬乎

製墨

昔人有云筆陳如草墨陳如寶所謂陳者欲其多隔幾年稍脫火性耳未必指唐宋之墨始為陳也今人言古墨者輒曰李廷珪潘谷否則程君房方于魯甚至有每一笏直數十百金者其實皆無所用余嘗見詒晉齋主人及劉文清公書凡用古墨者不論卷冊大小幅皆模糊滿紙如滲如污蓋墨古則膠脫膠脫則不可用任其煙之細製之精實無所取不過置案頭飾觀而已

藝能

十

說文墨者黑也松煙所成只要煙細東坡所謂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為佳也近時曹素功詹子雲方密菴汪節菴輩所製者俱可用如取煙不細終成棄物

硃紙

紙類不一各隨所製近時常用者不過竹料綿料兩種竹料用之印書綿料用之寫字然紙質雖細總有灰性存乎其間落筆輒滲若欲去其灰性必用糯米漿或白芨水或清膠水拖之然後卷在木料上以椎千硃萬硃則灰性去

而紙質堅米南宮製紙亦用是法若欲灰性自退非百餘年不可然其質仍鬆不可用也

賤紙近以杭州製者為佳硃箋粉箋蠟箋俱可用蓋杭粉細水色峭制度精松江蘇州俱所不及也有虛白齋製者海內盛傳以梁山舟侍講稱之得名余終嫌其膠礬太重不能垂久

書箋花樣多端大約起于唐宋所謂衍波賤浣花賤今皆不傳每見元明人書札中有印花研花精妙絕倫者亦有粗俗不堪者其紙雖舊花樣總不如近今自乾隆四十年

藝能

十

閒蘇杭嘉興人始為之愈出愈奇爭相角勝然總視畫工之優劣以定賤之高下花樣雖妙紙質粗鬆含本逐末可發一笑

硃硯

石之出于端州者槩而名之曰端端非一種種非一類只要質理細發墨易便是佳硯其他名色甚多如鸚鵡眼黃龍紋蕉葉白之類而石質粗笨不發墨則亦安用其名色耶近日阮雲臺官保在粵東又得恩平茶院石甚發墨五色俱有較端州新院為優此前人之所未見石之細而發墨者亦不必端州即如歙之龍尾蘇之磬

漢宮之瓦當魏晉之宮殿磚松花江之砥石俱可爲硯近
又以日本國石爲硯者皆出于通州福山一帶人家墻壁
內時時有之相傳爲明時倭寇入江南壓船帶來者其質
堅而細甚發墨有黃紫黑三種莫名其爲何石近亦漸少
矣

余嘗論硯硯之工全在乎取材不必問做手如硯材不佳
雖妙手亦何能爲耶曩時在小倉山房識江寧衛鳧溪手
段卻好惟所琢之硯皆是棄材不過陳設案頭與假古銅
磁飾觀而已

藝能

七

銅匠

鑄銅之法三代已備鼎鐘彝器制度各殊漢魏而下鐵木
並用至唐宋始有磁器磁器行而銅器廢矣鮑照詩云洛
陽名工鑄爲金博山于斲復萬鏤上刻秦女攜手仙則知
古人之精于此技者代不乏人如梁之開皇唐之開元鑄
有造像宋之宣和明之宣德鑄有爐瓶則去古法漸遠矣
近吳門有甘王兩姓能仿造三代彝器可以亂真又嘉定
有錢大田者能仿造壺爵與古無異子秉田亦傳其法嘗
爲吳盤齋大令鑄祭器十種爲余鑄金塗塔鐵券又有江

寧人馮錫與者爲余鑄如意百柄蟾鏡一具及帶鉤銅璧
靈鐘清磬鈸簫鈸笛書鎮之屬亦能仿商周之嵌金銀此
又甘王錢三家所不及也

自鳴鐘表皆出于西洋 本朝康熙開始進中國今士大
夫家皆用之案張鸞朝野僉載言武后如意中海州進一
匠能造十二辰車回轅正南則午門開有一人騎馬出手
持一牌上書午時二字如旋機玉衡十二時循環不爽則
唐時已有之矣近廣州江寧蘇州工匠亦能造然較西法
究隔一層

藝能

七

測十二時者古來惟有漏壺而後世又作日晷月晷日晷
用于日中月晷用于夜中然是日有風雨則不可用矣嘗
見京師天主堂又有寒暑表陰晴表其法不傳于中國惟
自鳴鐘表不論日夜風雨皆可用推此法而行之故測天
象又作渾天儀以南北定極衆星旋轉玩二十八宿于股
掌之間法妙矣而近時葵源齊梅麓員外又倩工作中星
儀外盤分天度爲二十四氣每一氣分十五日內盤分十
二時爲三百六十刻無論日夜能知某時某刻某星在某
度豪髮不爽今天星旋轉時刻運行一望而知是開于古

以來未有之能事誠精微之極至矣其法日閒開鐘對定時刻然後移星盤之節氣線與時針切如立春第一日則將時針切立春第一則得真正中星如夜閒開鐘對定中星然後移時針與星盤之節氣線切則得真正時刻

玉工

攻玉之工古尚質樸今尚工細故古玉器中以宋做為最精而本朝製作較宋尤精此亦商質周文之義也近三十年來玉工漸漸改業則賤金玉而貴粟菽矣

周製

周製之法惟揚州有之明末有周姓者始創此法故名周製其法以金銀寶石真珠珊瑚碧玉翡翠水晶瑪瑙玳瑁琺瑯青金綠松螺甸象牙密蠟沉香為之雕成山水人物樹木樓臺花卉翎毛嵌于檀梨漆器之上大而屏風桌倚窗榻書架小則筆牀茶具硯匣書箱五色陸離難以形容真古來未有之奇玩也乾隆中有王國琛盧映之輩精于此技今映之孫葵生亦能之

嘉慶十九年 圓明園新構竹園一所 上夏日納涼處其年八月有 旨命兩淮鹽政承辦紫檀裝修大小二

百餘件其花樣曰榴開百子曰萬代長春曰芝仙祝壽二十二年十二月 圓明園接秀山房落成又有 旨命兩淮鹽政承辦紫檀窗櫺二百餘扇鳩工一千餘人其窗皆高九尺二寸又多寶架三座高一丈二尺地單三座高一丈二尺俱用周製其花樣又有曰萬壽長春曰九秋同慶曰福增貴子曰壽獻蘭孫諸名色皆 上所親頒

刻書

刻書以宋刻為上至元時翻宋尚有佳者有明中葉寫書匠改為方筆非顏非歐已不成字近時則愈惡劣無筆畫可尋矣然康熙雍正乾隆 三朝所刻之書如佩文齋書畫譜駢字類編淵鑿類函及五禮通考諸書尙有好手今則寫刻愈劣而價愈貴矣豈亦有運會使然耶

裝潢

裝潢以 本朝為第一各省之中以蘇工為第一然而雖有好手亦要取料淨運帶勻用漿宿工夫深方稱善也乾隆中 高宗深于賞鑒凡海內得宋元明人書畫者必使蘇工裝潢其時海內收藏家有畢秋帆尙書陳望之中丞吳杜村觀察為之提獎故秦長年徐名揚張子元戴彙

昌諸工皆名噪一時今書畫久不行不過好事士大夫家略有所藏亦不精究裝法故工于此者日漸日少矣

成衣

成衣匠各省俱有而寧波尤多今京城內外成衣者皆寧波人也昔有人持匹帛命成衣者裁剪遂詢主人之性情年紀狀貌並何年得科第而獨不言尺寸其人怪之成衣者曰少年科第者其性傲胸必挺需前長而後短老年科第者其心傭背必偃需前短而後長肥者其腰寬瘦者其身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緩者宜衣長至于尺寸成法

藝能

七

也何必問耶余謂斯匠可與言成衣矣今之成衣者輒以舊衣定尺寸以新樣為時尚不知短長之理先蓄觀觀之心不論男女衣裳要如杜少陵詩所謂穩稱身者實難其人焉

雕工

雕工隨處有之寧國徽州蘇州最盛亦最巧乾隆中高宗皇帝六次南巡江浙各處名勝俱造行宮俱列陳設所雕象牙紫檀花梨屏座並銅磁玉器架墊有龍鳳水雲漢紋雷紋洋花洋蓮之奇至每件有費千百工者自此

雕工日益盛云

乾隆初年吳郡有杜士元號為鬼工能將橄欖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東坡遊赤壁一方篷快船兩面窗榻桅干兩櫓頭稍篷及舵篙帆檣畢具俱能移動舟中坐三人其中袍而髯者為東坡先生著禪衣冠坐而若對談者為佛印旁有手持洞簫窗外望者則相從之客也船頭上有童子持扇烹茶旁置一小盤盤中安茶杯三盞舟師三人兩坐一卧細逾毛髮每成一舟好事者爭相購得值白金五十兩然士元好酒終年遊宕不肯輕易出手惟貧困極時

藝能

七

始能鏤刻如暖衣飽食雖以千金不能致也高宗聞其名召至啓祥宮賞賜金帛甚厚輒以換酒士元在禁垣中終日悶悶欲出不可忽詐癡逸入圓明園將園中紫竹伐一枝去頭尾而為洞簫吹于一大松頂上守衛者大驚具以狀奏高宗曰想此人瘋矣命出之自此回吳好飲如故余幼時識一段翁者猶及見之為余詳述如此余嘗見士元製一象牙臂擱刻十八羅漢渡海圖數寸間有山海樹木島嶼波濤掀動翻天之勢真鬼工也

竹刻

竹刻嘉定人最精其法始於朱鶴祖孫父子與古銅玉宋磁諸器並重亦以入貢 內府近時工此技者雖多較前人所製有霄壤之分矣

營造

凡造屋必先看方向之利不利擇吉既定然後運土平基基既平當酌量該造屋幾間堂幾進街幾條廊廡幾處然後定石脚以夯石深石脚平為主基址既平方知丈尺方圓而始畫屋樣要使尺幅中繪出濶狹淺深高低尺寸貼籤註明謂之圖說然圖說者僅居一面難于領略而又必

藝能

大

以紙骨按畫仿製屋幾間堂幾進街幾條廊廡幾處謂之燙樣蘇杭揚人皆能為之或燙樣不合意再為商改然後令工依樣放線該用若干丈尺若干高低一目了然始能斷木料動工作則省許多經營許多心力許多錢財余每見鄉村富戶胸無成竹不知造屋次序但擇日起工一憑工匠隨意建造非高即低非濶即狹或主人之意不適而又重拆或工匠之見不定而又添改為主人者竟無一定主見種種周章比比皆是至屋未成而囊錢已罄或屋既造而木料尚多此皆不畫圖不燙樣之過也

屋既成矣必用裝修而門窗榻扇最忌雕花古者在墻為牖在屋為窗不過渾邊淨素而已如此做法最為堅固試看宋元人圖畫宮室並無有人物龍鳳花卉翎毛諸花樣者又吾鄉造屋大廳前必有門樓磚上雕刻人馬戲文瓏瓏剔透尤為可笑此皆主人無成見聽憑工匠所為而受其愚耳

造屋之工當以揚州為第一如作文之有變換無雷同雖數間小築必使門窗軒豁曲折得宜此蘇杭工匠斷斷不能也蓋廳堂要整齊如臺閣氣象書房密室要參錯如園

藝能

大

亭布置兼而有之方稱妙手今蘇杭庸工皆不知此義惟將磚瓦木料搭成空架子千篇一律既不明相題立局亦不知隨方逐圓但以塗汰作生涯雕花為能事雖經主人指示日日叫呼而工匠自有一種老筆主意總不能得心應手者也

裝修非難位置為難各有才情各有天分其中欸與雖無定法總要看主人之心思工匠之巧妙不必拘于一格也修改舊屋如改學生課藝要將自己之心思而貫入彼之詞句俾得完善成篇略無痕蹟較造新屋者似易而實難

然亦要看學生之筆下何如有改得出有改不出如僅菲屋三間梁朽棟折雖有善手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汪春田觀察有重葺文園詩云換却花籬補石闌改園更比改詩難果能字字吟來穩小有亭臺亦耐看

治庖

凡治菜以烹庖得宜爲第一義不在山珍海錯之多雞猪魚鴨之富也庖人善則化臭腐爲神奇庖人不善則變神奇爲臭腐曾賓谷中丞嘗言京師善治菜者獨推茅耕亭侍郎家爲第一然每桌所費不過二千錢咸稱美矣至矣

藝能

干

可知取材原不在多寡只要烹調得宜便爲美饌

古人著作汗牛充棟善于讀書者只得其要領不善讀書者但取其糟粕庖人之治庖亦然

欲作文必需先讀書欲治庖必需先買辦未有不讀書而作文不買辦而治庖者也譬諸魚鴨雞猪爲十三經山珍海錯爲廿二史葱菜薑蒜酒醋油鹽一切香料爲諸子百家缺一不可治庖時寧可不用不可不備用之得當不特有味可以咀嚙用之不得當不特無味惟有嘔吐而已同一菜也而口味各有不同如北方人嗜濃厚南方人嗜

清淡北方人以肴饌豐腴食多爲美南方人以肴饌潔果品鮮爲美雖清奇濃淡各有妙處然濃厚者未免有傷腸胃清淡者頗能自得精華

隨園先生謂治菜如作詩文各有天分天分高則隨手煎炒便是嘉肴天分不高雖極意烹庖不堪下箸

易曰尊酒簋二詩曰每食四簋可知古人飲食儉約不比今時之八簋十簋始爲敬客也

僕人上菜亦有法焉要使濃淡相閒時候得宜譬如鹽菜至賤之物也上之于酒肴之前有何意味上之于酒肴之

藝能

三

後便是美品此是文章關鍵不可不知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能掌之味向亞于今之南腿不過存其名而已惟魚之一物美不勝收北地以黃河鯉爲佳江南以螺螄青爲佳其餘如刀魚鱸魚鯽魚時魚連魚鱖魚必各隨其時愈鮮愈妙若陽城湖之壯鰻太湖之鼈與鼈終嫌味太濃濁比之鄉會墨卷不宜常置案頭者也

王輔嗣易經頤卦大象注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蓋古來已有此語食者不可不慎如河豚有毒而味甚美當烹庖

時必以蘆芽同煮則可解坡公詩云萸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蓋謂此也蝦味甚鮮其物是化生螞蟻蝗蟲之子一落水皆可變煮熟時有不曲躬者不可食鱸魚背脊有十二刺應一年十二月有閏則多一刺如正月之毒在第一刺二月之毒在第二刺以此類推有中之者能殺人惟橄欖汁可解雜味最鮮不論雄雌養至五六年者不可食又如蟹者深秋美品與柿同食即死

刀魚本名鯊開春第一鮮美之肴而腹中腸尤為美味不可去之此為善食刀魚者或以腸為穢污之物輒棄去余

藝能

三

則曰是未讀說文者也案說文魚部鯊飲而不食刀魚也此魚既不食穢從何來耶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飲食一道如方言各處不同只要對口味口味不對又如人之情性不合者不可以一日居也

近人有以菓子為菜者其法始于僧尼家頗有風味如炒蘋菓炒葶苈炒藕絲山藥栗片以至油煎白果醬炒核桃鹽水熬花生之類不可枚舉又花葉亦可以為菜者如胭脂葉金雀花韭菜花菊花葉玉蘭瓣荷花瓣玫瑰花之類

愈出愈奇

喜慶家宴客與平時宴客絕不相同喜慶之肴饌如作應制詩文只要華贍出色而已若平時宴飲則烹調隨意多寡成宜但期適口即是嘉肴

或有問余曰今人有文章有經濟又能立功名立事業而無科第者人必鄙薄之曰是根基淺薄也又曰出身微賤也何耶余笑曰人之科第如盛席中之一鸞肉本不可少者然僅有此一鸞肉而無珍饌嘉肴以佐之不可謂之盛席矣故曰經濟文章自較科第為重雖出之捐職亦可以

藝能

三

治民珍饌嘉肴自較鸞肉更鮮雖出之家廚亦足以供客

堆假山

堆假山者 國初以張南垣為最康熙中則有石濤和尚其後則仇好石董道士王天子張國泰皆為妙手近時有戈裕良者常州人其堆法尤勝于諸家如儀徵之樸園如臯之文園江寧之五松園虎邱之一樹園又孫古雲家書廳前山子一座皆其手筆嘗論獅子林石洞皆界以條石不算名手余詰之曰不用條石易于傾頽奈何戈曰只將大小石鉤帶聯絡如造環橋法可以千年不壞要如真山

洞壑一般然後方稱能事余始服其言至造亭臺池館一切位置裝修亦其所長

製砂壺

宜興砂壺以時大彬製者為佳其餘如陳仲美李仲芳徐友泉沈君用陳用卿蔣志雯諸人亦藉藉人口者近則以陳曼生司馬所製為重矣咸呼之曰曼壺

度曲

儀徵李艾塘精于音律謂元人唱曲元氣淋漓直與唐詩宋詞相頡頏近時則以蘇州葉廣平翁一派為最著聽其

藝能

三五

悠揚跌蕩直可步武元人當為崑曲第一曾刻納書楹曲譜為海內唱曲者所宗

近士大夫皆能唱崑曲即三絃笙笛鼓板亦嫻熟異常余在京師時見盛甫山舍人之三絃程香谷禮部之鼓板席子遠陳石士兩編修能唱大小喉隴俱妙亦其聰明過人之一端

十番

十番用緊膜雙笛其聲最高吹入雲際而佐以簫管三絃緩急與雲鑼相應又佐以提琴鼗鼓其緩急又與檀板相

應再佐之以湯鑼眾樂既齊乃用羯鼓聲如裂竹所謂頭似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方稱能事其中又閒以木魚檀板以成節奏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雨打梧桐諸名色憶于嘉慶己巳年七月余偶在京師寓近光樓其地與圓明園相近景山諸樂部嘗演習十番笛每于月下聽之如雲璈疊奏令人神往余有詩云一雙玉笛韻悠揚檀板輕敲徹建章太液池邊花外路有人背手聽宮墻

演戲

梨園演戲 高宗南巡時為最盛而兩淮鹽務中尤為

藝能

三五

絕出例蓄花雅兩部以備演唱雅部即崑腔花部為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班余七八歲時蘇州有集秀合秀擷芳諸班為崑腔中第一都今絕響久矣

演戲如作時文無一定格局只須酷肖古聖賢人口氣假如項水心之何必讀書要象子路口氣蔣辰生之魁子路於季孫要象公伯寮口氣形容得象寫得出便為絕構便是名班近則不然視金釵琵琶諸本為老戲以亂彈灘王小調為新腔多搭小旦雜以插科多置行頭再添面具方

稱新奇而觀者益眾如老戲一上場人人星散矣豈風氣使然耶

雜戲

按文獻通攷雜戲起于秦漢門類甚多不可枚舉然則今世之測變器物及弄缸弄梳諸劇愈出愈奇皆古所無也道光初年以 國喪不演戲大家酒館輒以戲法弄梳雜以詼諧為佑觴之具自此風行一時同鄉言心香通守嘗置酒招余戲書二絕云空空妙手能容物臺臺清言欲笑人謾道世間人作假要知凡事總非真踢球弄梳真無匹

藝能

五

舞劍緣竿未足多觀者滿堂皆動色一時里巷廢絃歌惟攷元吳淵穎有梳珠詩云梳珠聞自宮掖來長竿寶梳手中迴似卽今之弄梳也可補古雜戲之缺

雜戲之技層出不窮如立竿吞劍走索壁上取火席上反燈弄刀舞盤風車簸米飛水頂燭摘豆抽籤打球鉛彈攢梯弄缸弄囊大變金錢仙人吹笙之類一時難以盡記又有一老人年八十餘能以大竹一竿長四五丈豎起獨立竹竿頭上更奇不知操何術也他如抽牌算命蓄猴唱戲弄鼠攢圈蝦蟆教學螞蟻鬥陣等戲則又以禽獸蟲蟻而

為衣食者也

藝能

五

科第

鼓話十三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種德

吾鄉鄒于度忠倚前身相傳爲金山寺老僧明末有新狀元舟過金山者觀者咸歎羨之老僧曰狀元亦人爲之耳有何難哉崇禎庚午科于度之父名兌金者挾重資赴金陵鄉試泊舟京口忽起大風行舟多覆鄒君啟其篋指謂人曰吾財不吝有救得一人者予十金於是人爭赴救溺者皆活而金亦盡矣老僧于山上見之曰此人有德吾可

科第

去矣遂入定坐化是科鄒君中式歸見老僧入室而于度生 本朝順治九年壬辰于度果狀元及第

陳理山陰人字厚菴康熙初官廣西平樂府司獄因入籍孔兵之亂曾救釋被掠婦女千餘人恐不得脫遂自燒其廬事平回籍幸獲無恙後長子允恭登康熙三十三年甲戌進士官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次子廷綸登三十九年庚辰進士官安徽廬州府知府孫齊襄應雍正七年保舉賢良方正科歷官至江西廣饒九南道次齊魯江南鎮江府通判次齊賢陝西鄜州知州次齊芳湖北監利縣知縣次

齊庶刑部直隸司員外四人皆雍正元年同榜舉人次齊綬 恩蔭生次齊紳中乾隆十七年壬申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至其曾孫聖瑞官刑部陝西司郎中聖時官山東道監察御史聖傳官福建臺灣縣縣丞殉賊匪林爽文之難世襲雲騎尉聖修官雲南府通判皆舉人立孫廣寧以襲雲騎尉世職歷官壽春兗州騰越三鎮總兵官與余爲總角交故能知其家世如此

科第

崑山徐健菴司寇之祖贈公某於明時嘗爲常熟嚴文靖公記室時三吳大水贈公代具疏草請賑文靖猶豫未決筮之因囑卜者第曰吉乃請於朝全活無算生子開法於鼎革時有鎮將某寇掠婦女數百人鎖閉徐氏空宅大樓嚴命開法監守開法悉縱之送還其家遂將空宅焚燒及某來索取曰不戒於火俱焚死矣某默然而去開法連舉三子元文中順治己亥狀元乾學中康熙庚戌探花秉義中康熙癸丑探花

吳縣東洞庭山嚴氏明季以貧雄於鄉順治乙酉以賑濟難民傾其家至嚴曉山家業又裕乾隆乙亥歲大稔曉山倡捐穀米同諸善士放賑四鼓即起始終理其事不假手

僕從夢神告曰汝家乙年種德當於乙年受報至乙未歲曉山子福中會元入翰林乙卯歲福子榮亦入翰林官至杭州府知府道光乙酉歲榮子良裘又中舉人良裘胞弟良訓辛卯壬辰鄉會聯捷又入翰林

吳門蔣憲副公改葬貞山堪輿云大不利於長房公冢媳盛夫人謂其子榮祿公之遠日子姓至多若僅不利於我無妨也榮祿素孝聞母命卽以言達於各房爲憲副公改葬焉時盛夫人弟御史符升曰此一言已種陰德堪輿之說且將不驗論時日生剋當于丁年發長房後榮祿公子

科第

光祿少卿文瀾舉康熙丁巳禮部主政文淳舉康熙丁卯自此孫曾逢丁年成名者相接踵乾隆丁酉順天三世同榜時少司馬元益自江西學政任滿還 朝朝士賀之公曰此吾高祖母一言種德之餘澤也

繆蘇書名慧隆吳縣諸生父國維由進士歷官貴州右叅政嘗平蠻寇之亂民德之蘇書乃敘次歷官政績走數千里請祀於閩於浙於黔吳人稱公孝行子彤自幼穎悟中康熙丁未狀元孫曰藻乙未榜眼曰芑戊戌進士曾孫敦仁遵義俱中甲科

錢塘王文莊公際華之父名雲廷陰德甚多嘗於除夕有販者索僕所負賬時僕已更他主告之故販遽肆咆哮公卽代償之又一日家人市帚賣帚者旣去復來云失其一公償以錢賣帚者睨視謂曰使汝不匿帚肯與我錢耶人咸謂公公怡然也其忠厚類如此封公登雍正丙午鄉試文莊中乾隆乙丑探花官至禮部尙書

科第

張映葵字筠亭長岸生好學能文敦行不怠賴硯田盡心教誨貧無修脯者無異視也從學五百餘人成進士者濟濟後以拔貢任天長教諭旬課月試寒暑不倦成就甚衆嘗攝縣篆有廉聲以賑荒積勞成疾卒於官祀鄉賢子光焯孫鳳翼相繼科甲

四

石琢堂殿撰爲諸生時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凡淫詞豔曲壞人心術與夫得罪名教之書悉納其中而燒之一日閱四朝聞見錄內有劾朱文公一疏痛詆文公逆母欺君竊權樹黨并及閩閩中穢事有小人所斷不爲者竟敢形諸奏牘以污蠟之此編書者亦逆知後人之必不信也且僞設文公謝罪一表以實其過閱竟不勝髮指拍案大呼思欲盡購此書以付諸火而苦無資也夫人蔣氏時菴侍

郎姪孫女頗明大義欣然出奩中金釧助之遂遍搜坊肆得三百四十七部悉燼於孽海中是年登賢書至庚戌歲遂大魁天下後官至山東按察使

太倉李學字仁山父維德以節儉起家力行善事學有父風見人緩急必周濟之而推誠相與益以積德行善爲事延師課子必敬必恭生五子長錫恭中嘉慶丙辰進士官翰林次錫信乾隆癸卯舉人錫瓚已酉舉人錫惠錫晉嘉慶辛酉同登鄉榜

姚秋農總憲中嘉慶己未狀元臚唱之前一夕京師人有

科第

五

夢迎天榜者見金牌二道上書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八大字蓋姚高祖陳臬江南曾以事活萬人知其有陰德之所致云

立品

科名以人重人不以科名重旨哉是言吾邑錫金兩學儀門前明時有一榜九進士六科三解元兩匾志一邑科名之盛也 本朝順治丁亥己丑兩科皆中十一人自壬辰

壬甲辰六科中有四鼎甲

壬辰狀元鄒忠倚乙未探花秦錫已亥榜眼華亦祥甲辰探花

三元備焉

解元范龍會元秦錫

前明未有此盛康熙中修學有欲

易此一匾者一士人爭之曰匾不可去也九進士中有高忠憲三解元中有顧端文皆一代名賢豈可去乎至今尚仍舊額

康熙初有人見趙恭毅公申喬應童子試儀容肅穆言語安詳寓一樓終日兀坐不聞有步履聲歛之聲後中進士官至尙書立朝謇諤爲一代名臣

科第之得不得在衡文之中不中與其人之人品學問原不相涉不是中鼎甲撥魏科者就有學問也梁溪雜事載明初開科時諸生大比文在高等者必得縉紳三老保舉

科第

六

生平無過方准入試其結狀分款至十餘條永樂初邑中有徐紹德者以會共倡女飲酒爲鄰人所詰降廩不與試其遴選人材如此其重云

狀元會元解元雖三年內必有一人然其名甚美婦人女子皆所健羨一隔數年便茫然不復能記其名矣須其人

有功業文章膾炙人口者方能流傳卽如三元翁覃溪先生嘗考過自唐至今計有十三人所傳者惟宋之王曾明之商輅而已

馮鈍吟先生嘗言子孫有一才人不如有一長者與其出

一喪元氣的進士不若出一能明理的秀才昔江陰有某進士者少無賴不齒于人中式後鄉人不禮焉有一士人曰公等誤矣凡人中過進士原該稱呼老先生譬如呼牛為牛呼馬為馬勢不能稱其為牛馬也故讀書人必先立品

孝感

彭一菴名瓏字雲客長洲人方言矩行士林推重舉京兆試謁選留都忽心動急南還父病正篤閱五晝夜而歿人謂誠孝所感服闋補長寧令潔已愛民以不善事上官受

科第

七

誣被揭其子定求聞難赴粵焚香籲天事得白公回籍殯葬父母畢懸親遺像於書室中寢與出入必拜告終其身如此後定求中會元狀元曾孫啟豐亦會元狀元官至兵部尚書啓豐子紹觀紹升孫希濂希洛希鄭曾孫蘊輝俱中進士科甲不絕

吳編修廷珍字叔琦吳縣人幼孤奉母極孝十八歲遊庠後夢神謂曰汝壽止二十汝知之乎吳夢中驚泣曰修短固定數但無以報老母奈何神曰既有此念自可延生但須努力行善耳驚而悟即奉立命功過格實力奉行閱六

年戊辰登鄉薦忽夢遊神廟廟中見一老翁旁有人謂曰汝得鄉舉乃力行功過格之報也從此益自奮勉奉行愈力并將功過格諸善本參酌採輯刊刻行世嘉慶辛未以第二人及第

求籤

康熙己未編修徐逸少先生公車北上禱其鄉大乘菴土神得一籤後二語云今日杏園沉醉後聲聲報道狀元歸徐大喜以為必登大魁是科一甲一名乃常熟歸允肅也而先生亦捷南宮授庶吉士云

科第

八

吾鄉王殿撰雲錦康熙庚午舉南闈至丙戌年年五十矣擬不與禮部試求籤於關帝廟有五十功名志已灰誰知富貴逼人來之句乃赴京遂捷南宮大魁天下

關聖帝君籤有前三三與後三三之句鄧小山教授雲倬為諸生時祈得之乾隆癸卯鄉試中三名閱十年癸丑會試中九名毛養梧主政繡虎嘉慶己卯鄉試亦祈得之是科中三十三名道光壬午會試中式亦三十三名未幾歿于京邸年三十三歲又一士子祈得是籤中六十六名

蘇城蔣騰越公配黃淑人懷孕時遣嫗禱於韋馱神得一

籤云懷孕生男已有期後來金榜掛名時旋生長子曾忻
越十年復懷孕又得是籤生四子曾煌後兄弟俱中甲乙
科曾忻爲長沙知府曾煌爲郴州知州又是籤旁註有綿
長寶貴字曾忻於長沙任題陞長寶道尤驗

嘉慶甲子科江南鄉試長洲蔣廣文景曾於關帝廟祈得
一籤有云自南自北自西東及入場首題爲謹權量至四
方之政行焉文後比即用此句下股對無黨無偏無反側
主考戴可亭先生以經語現成密圈批中

夢

科第

九

朱竹垞檢討於康熙辛酉主試江南拔胡任輿領解初胡
夢有人授以詩有手弄雙丸小天下之句而久困公車至
甲戌會試題爲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章
試後謁其房師趙恒夫於寄園恒夫曰子必大魁也廷對
果第一

吾邑趙舜儀寄居妻族康熙乙酉春夢有人告曰今科解
元教場巷趙姓也趙訪之巷中並無趙姓應試者舜儀乃
重價得巷內數椽遷居以應所夢及榜發解元爲黃音果
居巷內岸姓趙也鬼神之弄人殆不可曉

康熙戊子科蘭谿鄭孝廉集素有弱症入闈復發倦極朦
朧夢人語云子中式須待一千五百年醒而大志明早得
孟子題乃由堯舜至于湯三節也甚喜揮毫如意遂與鄉
薦

雍正癸卯以登極連開鄉會恩科范浣浦咸先一歲
夢泥金報捷有齊第五三字及鄉試題乃子華使於齊一
節會試乃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一節皆齊字在第五范遂
聯捷入翰林

科第

十

寧河崔解元鳳集乾隆庚辰赴試祈夢有功名祇在草橋
頭之句醒而不解行至草橋正演紅梨記趙解元事是科
果掄元

吾鄉有顧東田者名與沐曾宿關帝廟夢一人屠狗而去
其心又一人殺牛而去其首皆置東田前醒而惡其不祥
後中式戊午科舉人始悟戊去心爲戊牛去首爲午也

蘇州蔣古愚學博秉鐸穎上督課諸子甚嚴時穎上人有
兒童都識孔夫子祖父當如蔣老師之句古愚子國華乾
隆庚午舉人丁丑進士官至永平守國萃庚辰辛巳聯捷
官中翰惟長子學文富於學屢躋南北闈古愚憂之甲申

元旦夢家中廳聯更換上聯長子克家居易俟命下聯二人同心頌詩讀書落款鍾離子彭錢書古愚醒後以告學文學文愈加發憤每日三文一詩寒暑不輟明年乙酉舉京兆試書經房南元次題君子居易以俟命一節從弟禹邁同榜以詩經房中式主考同鄉彭芝庭大司馬為正滿洲鍾公名音為副也

吳香亭玉綸登乾隆辛巳 恩科進士先於戊寅年除夕

夢竈神引至一處列坐十神而九神起立開鐵櫃示以金牌有古篆二十餘字可辨送公登舟畔旁鳴金伐鼓見洪

科第

十一

濤中一蛇緣楫而上一蛇從空而降寤以告觀察公玉衡公之兄也謂公必中蛇者已也金屬辛其歲適 聖壽

開科乃取金牌中字改名玉綸至是果中會榜時公年纔三十耳見湘船閣學所撰年譜

李石渠先生名殿圖嘗官福建按察使少時祈夢卜科第

夢神語之曰遇亨而通不解所謂乾隆乙酉中式北榜出劉侍讀亨地房丙戌會試盧學士文昭薦中撥入紀太僕復亨房夢始驗

蘇州何一山中翰桂馨入泮前夢中得詩云第一才名第

一仙聲華好並李青蓮世人莫笑詩腸澀匹馬秋風落照前後中甲科授庶吉士散館 欽定一等第一授編修及翰詹大考以詩中錯字列下等改授中書何下名即李重翰也則秋風落照前五字悉應矣

涇陽怡廷相鄰居有村學究夜夢城隍廟前有大紅緞金書云庚子科解元柳邁祖八大字遂以夢告之廷相廷相即於是科中式其榜首果柳邁祖也

鼎甲

順治十年江南學政石公申歲試案遲遲不發既而謂諸

科第

十二

生日余苦心力索得三狀元是以遲滯一崑山徐元文一吳縣繆彤一長洲韓粉石公召韓謂之曰子文元氣渾濁如玉在璞中其光必發然光燄太藏不在其身將在其子孫乎後徐繆兩人俱中狀元韓以青衿終其身其子莢果中癸丑狀元始知石公巨眼文有定評如此

順治乙未會試題詩可以興七句會元素斌卷本房以為平而棄之會 世祖作此題典試官探知破題為詩教有七急欲索七股格者以定元遍索不得再翻落卷得秦文正七股遂置第一及進呈 世祖大稱賞硃筆濃圈

擊節不置臚唱日一甲至二名不及秦 世祖色變至

第三名為秦弒 世祖乃大悅拍案曰吾意此人必鼎

甲也 賜袍服特比狀元一時稱之以為異數

順治戊戌狀元為常熟孫公承恩 世祖甚器重之時

公生子入朝 世祖問曰爾子曾取名乎公對曰未也

世祖曰爾是狀元盍名為元既而曰狀元是爾已做

過將來必為宰相當名曰相後公隨 駕冒風寒未幾卒

其子相坎軻終身

蘇城吳氏始祖瑩明時葬在胥門外桐涇與七子山相對

科第

十三

有術者過其地曰此吉壤也逢壬戌當發惟先旺女家耳

及嘉靖壬戌申文定公時行中狀元申為吳婿天啟壬戌

陳文莊公仁錫中探花陳為吳甥康熙壬戌彭太史寧求

中探花彭為吳婿乾隆壬戌陸明府桂森中進士陸為吳

甥嘉慶壬戌吳裔孫棣華殿撰廷琛始中會狀道光壬辰

廷琛堂姪鍾駿又中狀元

韓文懿公葵字元少家故貧能力學嗜酒有李太白風

其為文也原本六經出以典雅不蹈天崇決裂之習補博

士弟子員以欠糧三升為奏銷案黜革旋冒籍嘉定拔取

後又以攻訐除名應吳邑童子試題係狂者進取一句

其在宗廟 邑宰見其文以為不通貼文於照牆不取時海

寇作亂蘇郡中有駐防兵來守韓公家居妻門其屋盡被

圍封為屯兵之所其裝摺尙欲著房主辦理公既無居益

落魄不偶迨崑山徐大司寇乾學來蘇方夜寢育門生候

于門者爭誦公之文以為笑柄徐聞之急問公姓氏曰此

文開風氣之先真盛世元音也次早即命延見收為門生

遂引入都中援例中北闈鄉榜康熙癸丑會狀連捷官至

大宗伯噫韓非徐不足以為師徐非韓不可以為弟誠千

科第

十四

古知已也

常州莊本淳學士培因少時頗自負才華不作第二人想

乾隆乙丑其兄方耕少宗伯存與榜眼及第時學士猶未

捷南宮也賦詩調之云他年小宋魁天下始信人間有弟

兄後果中甲戌狀元潘芝軒尙書未第時與其兄樹庭中

翰咸為名諸生有聲賢序其封翁雲浦參軍索余書楹帖

一聯云老蘇文學能傳子小宋才名不讓兄後芝軒中癸

丑狀元樹庭頗惡此聯為易去之皆識也

乾隆辛巳 殿試時兆將軍惠方奏凱歸 高宗隆其

遇亦派入閱卷兆自陳不習漢文 上諭以諸臣各有
圈點圈多者卽佳也將軍檢得趙翼卷獨九圈遂以進呈
先是歷科進呈卷皆彌封俟 上親定甲乙然後拆封
是科因御史奏改先拆封傳集引見 上是日閱卷逾
時見第一卷係趙翼江南人第二卷胡高望浙江人且皆
中書而第三卷王杰則陝西人也因 特召讀卷大臣問
本朝陝西曾有狀元否對曰未有 上卽以三卷互易
趙爲第三人及第傳臚之日三人者例出班跪而趙獨帶
數珠 上陞殿遙見以問傳恒恒以軍機中書對且言

科第

十五

昔汪由敦應奉文字皆其所擬也 上心識之其明日
諭諸臣謂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狀元無足異陝西則
本朝尙未有卽與一狀元亦不爲過耳於是趙翼之名益
著

吳中有諺云潮過唯亭出狀元唯亭鎮名也去郡東四十
餘里乾隆庚子六月十八日夜東北風大作海潮洶湧直
至婁關明年辛丑長洲錢湘船解元榮果中會元臚唱第
一道光辛卯八月潮水又過唯亭其明年壬辰吳縣吳鍾
駿狀元及第是科會元馬學易亦在同城

本朝鼎甲之盛莫盛于蘇州一府而狀元尤多於榜探順
治戊戌科則常熟孫承恩順治己亥科則崑山徐元文康
熙丁未科則吳縣繆彤康熙癸丑科則長洲韓菼康熙丙
辰科則長洲彭定求康熙己未科則常熟歸允肅康熙乙
丑科則長洲陸肯堂康熙庚辰科則常熟汪繹康熙壬辰
科則長洲王世琛康熙乙未科則崑山徐陶璋康熙戊戌
科則常熟汪應銓雍正丁未科則長洲彭啓豐乾隆丙戌
科則吳縣張書勳乾隆己丑科則元和陳初哲乾隆辛丑
科則長洲錢棨乾隆庚戌科則吳縣石韞玉乾隆癸丑科

科第

十六

則吳縣潘世恩嘉慶壬戌科則元和吳廷琛嘉慶戊辰科
則吳縣吳信中道光壬辰科則吳縣吳鍾駿也

康熙丁丑科榜眼爲常熟嚴虞惇康熙乙未科榜眼爲吳
縣繆日藻嘉慶乙丑科榜眼爲長洲徐頌嘉慶辛未科榜
眼爲吳縣王毓吳

順治乙未探花長洲秦鉞也順治己亥探花崑山葉方藹
也康熙庚戌探花崑山徐乾學也康熙癸丑探花崑山徐
秉義也康熙丙辰探花常熟翁叔元也康熙壬戌探花長
洲彭寧求也康熙壬辰探花吳江徐葆光也乾隆乙卯探

花吳縣潘世瓚也嘉慶辛未探花吳縣吳廷珍也

元

自有科第以來中式三元者十有一人唐張又新崔元翰
宋孫何王曾宋庠楊寘王巖叟馮京金孟宗獻元王宗哲
明商輅 本朝則錢棨陳繼昌二人而已

吳中會狀連元者凡六人韓奕彭定求陸肯堂彭啟豐錢
棨吳廷琛也惟彭氏一家祖孫會狀其餘則寶應王氏丹
儀徵陳倓仁和金性嘉善蔡以臺秀水汪如洋及近時陳
繼昌六人也

科第

七

相傳蘇州解元自明宏治戊午科唐寅以科場事斥革後
總不利長洲范龍吳縣申穉施震銓崑山王喆生吳縣張
兆鵬長洲惠士奇施陞錦薛觀光元和梅賾常熟仲嘉德
崑山孫登標昭文李景訢惟錢棨中會狀顧元熙官翰林
侍講其沈清瑞張祖勳陸仁虎俱不甚顯達亦異事也
吳門蔣時菴侍郎元益字希元中乾隆乙丑會元圓妙觀
道士有李仙隱者戲謂侍郎曰君本三元惜名與字已占
兩元耳初侍郎會試原擬第七名進呈 高宗御筆親
改第一殿試卷以重寫策字不得進呈 高宗每拆一

卷必問會元在那裏問至三阿文端公在旁對以不在內

自六卷以下遂不復拆甲午典試浙江陸辭請 訓

高宗謂元益曰你是狀元乎元益對曰臣是會元 高
宗曰你很可做狀元可知凡人命名之與遭際竟有暗合
者後錢湘舫閣學棨為侍郎門生且館于侍郎家最久竟
得三元

乾隆乙酉科吳門顧梅坡為龍泉令入闈分校至九月初
四日各房薦卷俱已中定將出榜矣諸房考相聚飲惟一
令尚在房閱卷共邀之某令持一卷出謂此卷可中魁惜

科第

六

首場第一藝已用藍筆抹奈何諸人取閱咸稱善第已抹
無復薦理顧公曰如果欲薦吾能洗之其法將白紙襯用
淨筆洗去有微痕加密點焉隨呈薦主司擊節嘆賞即發
刻因魁卷已定置廿餘名外揭榜乃杭州潘庭筠也赴鹿
鳴宴見房師某某指梅坡謂潘曰此汝恩師也因告之故
潘泥首謝稱門生焉至辛卯會試潘首場遇同鄉友抱病
擬曳白潘勸之且示以已作囑其運化其人喜直鈔之餘
仍自作病乃愈完二三場闈中兩卷俱薦此人定魁而會
元卽潘也後以雷同並黜潘大恚遂成心疾後仍捷禮闈

入詞林官至御史其孫恭壽中道光辛卯 恩科解元
嘉慶戊午科江南鄉試揚州出文武兩解元黃承吉江都
人張金彪甘泉人其明年會試會元又江都史致儼也
道光壬辰元旦黎明蘇州正誼書院講堂前有喜鵲數十
飛鳴往來山長涇縣朱蘭友先生親見之以為祥是年會
元為馬學易狀元為吳鍾駿俱肄業於正誼者
康熙乙酉科長洲蔣學海以五經中式是科進 呈題名
錄蔣列於解元之前稱五經解元前此無有也

異事

科第

九

吾邑中父子同榜者前明惟崇禎己卯科秦欽翼及子沂
也 國朝康熙乙酉則秦道然與子芝田然父北而子南
雍正壬子則周永禧之與子曰萬皆南榜也曰萬與弟某
同入泮與父同舉鄉試與季弟曰瓚乾隆辛未同捷南宮
亦科名異事

有寧波秀才金法者素有心疾發狂鎖禁者已數年矣乾
隆乙酉年秋試時忽愈遂進場及揭榜中魁選赴鹿鳴宴
憶及策內脫寫第三問心恐磨勘罰停會試仍發狂復鎖
禁數年而死

康熙中有長洲周某年纔舞勺應院試遇一癡道人謂周
曰功名有路消寒會喜氣全憑一字中不解何義及十八
歲入泮則九九也應鄉試數科始中副車聞報日值重陽
亦九九也八十一歲以老生 欽賜舉人亦九九也歿後
以子貴贈官適九十九歲亦九九也消寒之數無不相符
亦奇矣哉

科第

二

吳門蔣西原中康熙癸巳科鄉榜第四至乙未科又中會
榜第四虞山孫子瀟中乾隆乙卯科鄉榜第二至嘉慶乙
丑科又中會榜第二又有楊沂秀者貴州定遠人嘉慶甲
戌進士幼時為童子試縣府察院考俱列第五後鄉會榜
亦俱中第五挑選陝西鄜縣知縣掣籤亦第五名人稱為
楊第五尤奇

嘉定秦簪園殿撰為秀才時曾入韋蘇州祠祈夢終夜目
不交睫天明而起覺頭上似有一物以手摸之乃大蜈蚣
為其一夾痛不可忍隔十年後中狀元始悟頭上一甲耳
夢神之巧如此

吾鄉有蔡瓊枝者曾遇日者言子當得科第然必為僧乃
中耳後入泮學官索贖儀蔡奇貧無所贖學官乃拘而閉

之一室瓊枝讀書不輟時場期已逼邑中大半赴金陵會
學官他出其夫人偶步外庭聞讀書聲問何人曰生員也
夫人曰今試期已迫奈何拘此放之出乃步行赴試將入
城門已閉寄宿僧寮是夜衣冠盡被偷兒竊去不得已借
僧衣帽服之入城訪友寓始易去是科遂中式果應日者
言此康熙初年事

餘姚邵二雲先生名晉涵中乾隆辛卯科會元是科首題
爲若臧武仲之知四句是日忽文思澀滯至夜半而首藝
尚未成心甚慌惚憶前已丑科落卷內有子在陳曰至狂

科第

世

簡後二比似可移置不暇脩改而竟直抄之聊以塞責完
篇並不妄思捷獲而主試者閱至此二比遂句句歎賞以
爲空中議論通場所無竟置榜首先生學問素充經經緯
史下筆千言何至有枯索之時而爲帖括題所束縛耶卽
或文思偶滯亦何至抄錄絕不相關之題文耶乃竟以此
得元亦奇矣哉可見時藝一道原可通融是在慧心人能
自得之耳

汲縣林午橋司馬溥乾隆丙午鄉試詩題山呼萬歲因書
帝謂爲三擡詩經帝謂文王乃天帝也遂貼出時舉公沅

爲監臨偶見林卷曰 帝謂原該三擡豈可貼耶遂送彌
封是科竟中式至己酉會試捷南宮覆試詩中出句有從
心應莫踰又爲閱卷大臣所貼批云踰字入七虞從無仄
用適和相來見此卷遂將批條揭去仍以進呈莫解其故
咸以爲此人必有囑託而林茫如也隔數年後讀 高
宗御製詩有從心不踰矩斯貞之句已作仄聲用矣始知
和相記此詩以爲證耳

科第

世

本朝同邑人而一榜及第者康熙壬辰科狀元長洲王世
琛探花徐葆光也康熙乙未科狀元蘇州徐陶璋榜眼繆
日藻傳臚李錦也雍正庚戌科狀元錢塘周濤探花梁詩
正也乾隆壬戌科榜眼武進楊述會探花湯大紳也乾隆
乙丑科狀元武進錢維城榜眼莊存與也嘉慶辛未科榜
眼吳縣王毓吳 復姓吳
改名英 探花吳廷珍傳臚毛鼎亨也

祖孫父子兄弟同科者江西奉新縣有甘汝來與其父萬
達弟汝逢子禾雍正丙午同舉於鄉惟汝來官至尙書
國史有傳父子同登進士者乾隆己未科烏程費瀛子蘭
先甲戌科嘉善周翼洙子升桓辛巳科大興邵自鎮子庚
會嘉慶甲戌科仁和陸堯春子以烜也三世同榜者乾隆

丁酉科順天榜吳縣蔣會煌與其弟業謙姪元復姪孫榮也嘉慶甲子科蔣榮之子景會與其叔祖元封同登江南榜叔瑛順天榜又三世同科

本朝同胞兄弟同登進士者順治三年丙戌科膠州法若真法若貞六年己丑科烏程姚延啓姚延著康熙六十年辛丑科宜興儲大文會元弟儲郁文儲雄文俱同榜雍正五年丁未科宜興儲方慶儲善慶八年庚戌科福山鹿廷瑛鹿廷瑄乾隆元年丙辰科歸安沈涵沈三會且聯名入翰林二年丁巳科歸安潘汝誠潘汝龍十三年戊辰科涿

科第

三

州劉湘劉洵三十四年己丑科長洲張學庠張學賢大興黃叔琬黃叔璣山陰沈詩李沈詩杜二人本學生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科長洲彭紹觀彭紹升三十七年壬辰科咸寧賈策安賈策治四十三年戊戌科大興邵自昌邵自悅五十二年丁未科靈石何元煥何道生六十年乙卯科烏程王以鏞中會元胞兄王以銜即中第二 廷對狀元嘉慶四年己未科大興俞恒澤俞恒潤滿洲廉善廉能同登鄉榜同中進士十六年辛未科固始祝慶蕃祝慶揚同胞兄弟俱中甲科者崑山徐乾學之子樹穀樹敏樹

屏駿兄弟五人俱中進士長洲張孟球之子學庠紹賢應造企齡景祁兄弟五人俱中鄉榜學庠紹賢同榜進士應造亦中進士大興金澍金溶金潢金洪金濬又邵自昌邵自華邵自悅邵自本邵自和邵自翼邵自彭則六正榜一副榜代州馮履咸馮履豫馮履泰馮履豐馮履謙亦同中甲科又鄒平李鵬九兄弟五人俱中鄉榜內中兩進士太倉李錫恭兄弟五人亦俱中鄉榜惟錫恭中進士

科第

齒

青年十六辛未黃叔琳年二十庚辰史貽直年十九壬辰舒大成年十八辛丑勵宗萬年十七雍正庚戌嵇璜年二十乾隆丁巳德保年十九蔣麟昌年十九乙丑夢麟年十八戊辰朱珪年十八壬申熊恩綬年二十甲戌戈源年十九丁丑彭紹升年十八辛巳秦承恩年二十丙戌祥鼐年二十甲辰蔣攸銘文寧俱十九嘉慶辛未侯官李彥章年十六長洲一邑中蔣埴彭紹升二人而已
道光乙酉科廣東鄉試有陸雲從者年一百二歲 欽賜舉人陸赴鹿鳴宴房師戲謂之曰三場辛苦還能耐耶陸

對日百歲蹉跎竊自慚耳詢其何年入泮陸日鄉先達莊有恭中狀元之年門生已應童子試第二次去年歲試始入泮也其明年丙戌會試又 欽賜國子監司業銜實年一百又三歲京師哄然咸往觀之貌如六十許人耳聰目明步履甚疾

吳門周存喜放生嘗作放鯉詩末句云儻若乘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成苦結句不佳忽憶放鯉詩因以二語作結主司嘉賞遂中式

陽湖趙甌北先生中乾隆庚午鄉榜其外孫湯文卿錫光

科第

甚

又中嘉慶庚午鄉榜先生賦詩云我方重赴鹿鳴筵且喜東床有後賢一代賓興傳異事外孫外祖聚同年文卿亦賦詩呈先生云騷壇一代主齊盟少小相依識性情難得母家成宅相竟於甥館繼科名翹才也算登黃閣執拂會經侍碧城但願王筠同外祖再看春榜問前程

武科

馬全初名瓌乾隆壬申武探花官福建遊擊與同官某狎語失歡奮拳相角某敗走全騎追之及城濠橋上相搏俱墮濠水中觀者解紛至督轅全復大譁事聞制府俱爲參

効時年未三十耳遂罷官流落京師相國傅公惜其材勇留京營教習己卯科改名全又中式武舉其明年聯捷廷試技勇冠多士又中狀元前後兩榜鼎甲亦所未聞

歸安胡某恂恂爲善人極風雅勉子弟讀書不許馳射所生四子長元龍次躍龍三虬龍四見龍俱中武進士元龍官廣西左江鎮總兵官躍龍官江蘇揚州營遊擊虬龍官陝西新安鎮總兵官見龍官山東濟寧衛守備元龍次子開璉以武舉官廣東龍門協副將躍龍二子亦中武舉胡某四授 誥封年八十餘而卒以同懷四人而俱中武進

科第

甚

士大江以南所罕見者也

秦州劉榮慶劉國慶同胞兄弟爲武狀元古今未聞亦可爲 熙朝盛事

祥異

叢話十四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日月合璧五星連珠

乾隆二十五年八月欽天監奏稱明年元日午時日月合

璧五星連珠并繪圖進呈 御覽宣付史館案漢書高祖

元年五星聚東井宋史開寶元年五星聚奎殆千有餘年

始一遇也 本朝雍正三年二月初二日乾隆二十六年

正月初一日嘉慶四年四月初一日道光元年二月十六

日三月廿八日俱有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之瑞距宋時又

祥異

已七八百年今雍正三年乙巳至道光辛巳甫九十六年

而瑞應已五見實我 朝億萬年無疆之祥瑞也

彩雲

嘉慶庚辰七月初九日申初東月將升忽見西南方彩雲

滿天縣亘西北五色陸離不可名狀三十四五更時俱

有白雲如龍從天河而下若煙非煙凌空天矯日出始散

水牛

國初安東縣長樂北鄉名團墟鄉民張姓者畜水牛百頭

入水輒失其一一夕張夢牛云我已成龍與桑墟河龍鬪

不勝君可於吾角上繫二刀以助之乎張旦起視羣牛中

誰可繫刀者有一牛最大腹下起鱗如龍然遂以雙刃繫

之次日大風雨桑墟河龍傷一目遁去此牛遂入大河化

為龍今過大河諱牛字過桑墟諱瞎字否則風濤立至矣

丁丑秋日余遊海州雲臺山聞之舟人所述如此亦載海

州志

聚寶珠

順治間福建漳州平和縣范某妻夜起見地上有紅光從

暗中取所帶冠子罩住以火燭之得一大珠藏妝匣中匣

祥異

惟一簪明日啓視得簪無數珠在其底始知為聚寶珠也

因試以金銀無不然者其妻常以佩身家日殷富後改葬

其親與妻同在墓上及啓壙有無眼白蛇一條見風化水

是日取視珠遂無光試之亦不驗矣

道士驚

嘉興紫虛觀 國初有道士薛存素者為含山盜所劫索

金不與盜殺之視其首乃鷲也存素仍無恙盜異而釋之

王澹人有化鷲堂記

邱三近

邱三近者是勝國遺老削髮爲僧名正詣學問淹博工書法何義門先生總角時業師也年八十一盥漱而逝有白蛾從鼻孔中飛出

烏城

順治十六年嘉定縣東南鄉有烏數千營一巨巢四圍戶牖儼如城堞土人毀之計柴三百餘擔明日復營謂之烏城

銀變蝦蟆

常熟桂村有何太素者作麵店生理適有人還銀十兩卽置於麥囤中一傭工人見而竊之隨逃出行不半里許覺身畔蠕蠕而動乃走至荒墳取銀解視則盡變蝦蟆躍入草中於是仍歸供作迨後太素尋覓此銀其人直言所以乃與其跡之則銀固儼然在也此康熙初年事

一產四子

康熙二年山陰縣寶盆陳姓婦一產四子腹上微見鱗甲十年五月單港民家有猪生十二隻皆四耳載縣志袁簡齋詩話載直隸完縣亦有一產四男者又金陵伍少西之妻十六乳而產三十二男不雜一女又有王殿臣者紹興

潞家莊人其婦六胎而得十二男此乾隆中年事

珠光

康熙五年寶山縣民見海中一蚌長約四五丈許中銜一珠如小兒拳時時吐納白光亘天俄有五龍盤旋其上霎時間風雨晦冥一白龍奮爪攫珠爲蚌所啣嚙良久始脫忽沉入海餘四龍悉散須臾天霽蚌仍浮海面珠光照耀如雪聞此蚌至今尙在上海崇明之間海上珠光一現數日內必有風雨其光紫赤上燭霄漢忽開忽闔難以言狀或謂珠光現兩三年內其地必有漲沙屢試屢驗友人陳雲伯嘗爲崇明令親見之作神珠引以紀其事

小蛇

康熙中嘉興王店鎮西偏有關帝廟僧偶焚香殿上見小蛇長尺許蟠伏神座前驅之不去諦視之首有二角僧知其異以果餅飼之輒食葷腥則不食也夏夜每就河中飲水人有見之者約長十餘丈居人逐之則歸廟中而不知卽此小蛇也一二年後有估舶過此舟人見有小蛇蟠伏柁上驅之又來如是者數次舟人遂載以行行至雙板橋忽天黑作雷雨急泊舟俄見一龍自船尾上昇水隨之湧

而估船竟無恙自此以後廟中小蛇不復見矣

搏虎

康熙丁卯吾邑揚名開化兩鄉之間有虎患夜行晝伏報之縣官飭獵戶捕捉絕無音響至癸酉二月忽于石鴨見之虎臥草中莫敢攫者少年沈二業販柴適見之以堅木幹直前擊其頭虎大吼跳起嚙其左臂少年以右手托虎腮旋以膝踢其咽喉臂得出呼獵人前放鳥鎗斃之少年以藥敷其臂不十日而痊矣又己巳歲虎入董陽民居傷一行路人有朱伯卿者持鳥鎗借眾逐虎利獨擒得之揮

祥異

五

眾人退挺身而追虎迫撲朱鎗不能發被傷面額朱即以鎗直入虎口兩手相持鎗為之屈虎亦負痛而遁朱猶縱步回家云

魚鬪

康熙三十四年有巨魚鬪于海中其聲如雷一魚死流入嘉定縣地方之小練祈港龍首人身長五六丈腥聞數里

牛腹中人

康熙四十四年嘉定縣大場民家有一牛病且死破其腹有一兒不啼亦不動稱之重二十七斤

句容某鄉有夫婦二人喜於為善老而無子家有一牛忽孕及彌月生出一兒甚肥白能啼哭遂撫育之如己子後知為牧童與牛頑耍而成胎者也異哉亦為善之報

魚吐珠

康熙中 恩免田賦例業主得七佃戶得三時吳門蔣懷民吏部家居次子手槐甫十齡謂公曰窮佃無告盍盡與之公從其言佃甚感德相率至蔣門叩謝中有佃網得一魚重十餘觔以獻蔣受之給錢二千文忽見魚口中吐出一珠蔣謂佃曰此汝物也汝其持歸佃喜甚歸舟至太湖

祥異

六

珠漸大從掌中躍入河忽起祥光湧出一塔塔頂現樓臺閃爍絢爛五色氤氳頃刻而滅蔣即以此魚饋其內兄韓東籬太史孝基畜之池三日化小魚數百頭亦異事也

塔裂

西安府城南十里有雁塔嘉靖乙卯地震塔裂為二癸卯復震塔合無痕康熙辛未塔又裂辛丑復合不知其理

天然大士像

嘉善武塘地方有劉姓世業醫其祖墓上古柏一株偶為暴風雨所摧遂伐去柏幹中空其脂膏凝結成普門大士

像長五寸許妙相端嚴纖悉畢具因送招提供奉焉

錫杖禦盜

康熙中諦輝和尚駐錫靈隱寺一夕忽呼侍者曰取吾錫杖橫山門間今夜有凶人來當慎之三更後果有大盜數十人各持器械號呼而來僧衆皆驚但見錫杖空中自舞盜皆退避少頃又來復如之凡三次而天明矣自後寺中儲粟富有而盜終不敢犯也

鶯粟雞

吾邑龍尾陵潘姓者以訓蒙爲業而喜植花卉所種鶯粟

祥異

七

結一瓶其大如拳既老而採之中有三卵若鵝鴿子潘藏之書篋未一月間篋中啾啾有聲啟視之出三雛試與家雞領之不十日而大逾於鴨觀者如市未幾俱生子每月伏百卵碩如鷺卵人來購者十倍其價潘姓不十年家饒裕矣吾鄉張介軒翁所目擊作文記之甚詳

鼻中人

有唐與鳴者東鄉人偶晝臥椅上齁齁睡熟忽鼻中出兩小人可二寸許行地上疾如飛家人驚異將攬之仍躍入鼻中而寤詢之具述夢狀始知短人者卽唐之元神也

見祥爲禍

吾鄉蕩口鎮華某同其子赴江陰科試舟過錫山泊王婆墩忽水中有鯉魚躍起正落其舟華大喜以爲祥遂將此鯉烹而食之舟將發忽起大風舟爲之覆華溺死餘人皆無恙此所謂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者也

樑中出血

吳門徐太守忠亮於雍正初任雲南昭通府知府一日其吳門舊居樑上忽有鮮血自空而下家人異之遂將屋脊拆開並無他異不數月忠亮以任內虧缺銅斤遂落職監

祥異

八

追而死

抉目魚

海州通潮之港每歲逢閏必有一巨魚或龜鼈之屬隨潮而上遂膠于灘若有人抉其目者大者或至數丈海濱人候之屢驗大凡東海有巨魚流入內地者必無目無目故隨潮而進也相傳此魚在海中作風浪翻船至傷人者必有海神抉其目使其自殉或爲人所殺亦如人間殺人案罪之例亦奇矣哉案崔豹古今注鯨魚眼精爲明月珠異物志鯨魚死沙中得之者皆無目任昉述異記南海有珠

卽鯨目瞳夜可以鑿謂之夜光珠桂未谷云鯨爲陰精神明在目其身將死而神明早已銷亡矣歷參衆說以未谷爲長

猫作人言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子孫至今繁盛舊第猶在有一猫能作人言一日猫眠榻上有問其能言否猫對云我能言何關汝事遂不見又江西某總戎署亦有兩猫對談總戎偶見欲擒之一猫躍上屋去獨擒其一曰我活十二年恐人驚怪不敢言公能恕我卽大德也遂放去亦無他異

詳異

九

失金釧

吳江城外地名盛莊者有某家開油酒舖一日友來假貸不能應手因將其女金釧付之暫置質庫閱兩月其友來將金釧送還某隨手放店櫃中是夜寐未熟聞櫃中有聲似鬼嘯舉火燭之見一紙人手持翦刀觸手卽仆取夾賬簿中乃查櫃內銀錢俱無所失惟金釧無有也明晨取紙人出視胸前有鮮血一點焚之啾啾作聲不知其何怪也擬託人到龍虎山控告友笑曰控亦多費是又失一金釧矣遂止究未明其故

食鼈食龜

吾鄉葛友匡爲里中富翁一生好食鼈常買數十頭養于囊中以備不時一日獨坐中堂聞囊中作人語云友匡汝欲滅盡我族耶汝月內當死還欲害如許性命友匡駭之遂大怒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滅盡烹而大啖之不十日死蘇州有某富翁者致貲鉅萬其子某好食異味一日宴客市得巨龜庖人將殺之見龜垂淚以白某請放之河某怒遂持刀自斷其首首墮地忽躍至梁上咸異之遂烹而食味極美以半饋其姻家以半宴客某坐席僅嘗數瓣卽目眩神迷但見屋梁上皆龜首扶至寢室則牀帳皆滿矣某自言曰有數百龜來嚙我足痛不可忍叫號三日而死諸人食龜者皆無恙

詳異

十

食橋化蛇

廣西太平府城東十餘里有大橋樹一株廣蔭數畝浙江縉雲縣有某明經者宦遊過此時值九秋紅黃實滿方停輿渴甚採擇其巨而紅者一枚噉之忽兩目發赤徧體腫痛先脫兩臂復墮兩股化巨蛇入橋林中亦奇事也

背生

歙縣槐塘地方有程姓者產二男背脊相聯啼聲甚響乃將琴絃作弓鋸之分而為兩以藥敷之不數日平復生肌矣後兩弟兄皆壽至九十餘此乾隆初年事

雞作人言

乾隆十年東鄉黃渡地方有勞姓家畜一雄雞忽作人言云大家要活命其家以為妖而殺之未幾以訟獄破家後見三岡志略載明嘉靖間有高橋鎮民家一雞作人言云燒香望和尚一事兩勾當後倭寇至適值婦女燒香大肆焚掠而去其事相同

祥異

十一

大石

五臺山清涼寺有大石一相傳為文殊菩薩遺跡其石方廣四丈上可容數百人而一人挽之即動不解其理

高宗庚午西巡 駕臨試之果然 上為霽顏

蟲荒

乾隆二十年江以南蟲荒四府不登其冬蘇州封門盤門外紅燈四集有人馬之聲其次年春瘟疫大作死者枕藉

牛背書

朱明經 雲翔 有佃戶蔡鳴臯者家畜黃牛忽生黑毛排八

大字左日主皮字三字可辨又一字模糊右則天下太平四字一時觀者甚眾汛兵牽入城報城守營用醋噴濕其毛不落撫軍某亦見之擬奏 聞不果仍發還是歲田禾大熟並無他異殆豐年佳兆也此乾隆辛巳六月事見明經自撰年譜

紅雞蛋

乾隆廿五年余時纔周歲有雞生蛋甚紅如胭脂新染連生八九子皆然一兩年間合家康安並無祥瑞亦無災異失印

祥異

十二

諸城劉文正公為東閣大學士時閣中有銀印一顆忽失去徧索無蹤已三日矣公謂中書舍人某日繪扉重地豈有穿窬耶宜仔細再尋三日後如不見 奏請交部議處至第三日暮舍人某如廁於路上似有物礙足審視之乃銀印柄也取之竟如鐵鑄不可拔急稟劉公用畚鍤掘地始出不知何緣入地也此乾隆辛卯年事

潮來

上海縣城內化龍橋為喬氏世居廳事前有小池一夕潮忽至直通堂上高一二尺許潮退荇藻浮萍淋漓滿壁莫

不驚異未幾喬公光烈為湖南巡撫其弟照為浙江提督後三十年陸氏竹素堂上小池亦通潮陸耳山先生錫熊為工部侍郎著四庫全書提要海內聞名

螢火城

乾隆癸巳夏六月嘉定南翔鎮西郊忽一夕螢火團聚至數十萬周圍三四里望如火城其光燭天觀者如市五日後方滅

醃蛋有光

乾隆己亥年干將坊黃天禽家夏日切醃蛋一盤暗中有

詳異

十三

光如螢火移燈視之則無有也惡而棄之未幾天禽夫婦寡媳兩孫相繼死家道亦落余謂天禽家本應敗壞未必此為祟也案沈括夢溪筆談載鹽鴨卵通明如玉屋中盡明前古已有之

古樹自焚

乾隆庚子六月偶閱邸抄見太常寺奏社稷壇外圍街墻內有年久老槐樹一株于五月十四日巳時忽于樹節內生烟即率領步軍衙門人等立時上樹以水灌滅事甚奇憶余乙未歲八月同吳鏡江母舅遊虎邱見鐵華巖上大

楓樹亦如之并有火心爆出遊人聚觀寺僧亦以水灌滅之歸而問家君家君曰木能生火此理之常何異為并言曰雍正年間礮橋之東楊巷蕩中一夕有火光甚盛里人王氏素富疑為盜舟也遂令家人備器械鼓噪而前並無一舟但見火浮水面而已觀此則知水亦能生火也

異僧

吳門東禪寺有林酒仙像即宋異僧遇賢也好酒喜食鴿每食後鴿仍從喉吐出飛集梁間至今塑之以示靈異乾隆四十九年春一僧至漁舟以十文買蝦視其錢皆太平通寶啖後悉吐於河蝦皆紅色跳躍而去

詳異

十四

陰兵

乾隆乙巳歲大旱是年十一月初中石湖中每夜聞人聲喧噪如數萬人臨陣響沸數里左近居民驚起聚觀則寂無所有第見紅光數點隱見湖心而已自鎮江常州以至松江嘉湖之間每夜俱有燈光照徹遠近村人鼓譟其光漸息俄又起於前村矣

黑土

乾隆五十年江南旱其次年三月米至石五千文饑民載

道吾鄉斗山田中忽生一種黑土其色微黃而帶白星可以做餅煮粥頗清香食之亦飽一時哄動近鄉居民來取土者日以萬計同時安徽太和宿松兩縣地方亦有掘藏得米者其色純黑至數萬石活人無算當事奏聞有

御製詩

風龍陣

乾隆丙午四月初八日未刻起風龍陣吾鄉石家橋至沈瀆官塘一帶拔木發屋者不計其數最奇者有夫婦二人在田中種豆俱隨風飛去至數里而墮卻無恙青石一塊

祥異

十五

重二百餘斤亦隨風而去不知所之曹家墳前荒田中有湖廣划子船一隻自空而下中無一人惟有青錢四百千一家臥房內忽發大響墜一包裏內有錢七千文銀二錠又有二人自運河塘上同行皆飛上天一墮吳江一墮常熟各傷折一手一腳更有奇者卽于是月十四日晚馬橋板村鴻山一路發水頃刻二三丈居人逃避倉皇凡草屋土室盡爲漂沒至吾家西莊橋水勢略緩然亦至門檻而止此故老所未聞也

小牛

乾隆戊申年四月有江西客一人持小牛一頭來吳門寓於東華嚴寺來觀者每人索錢七文日以千萬計其牛不足二尾四足在腹四足倒植於背反覆皆可行是年五月徽嚴二府俱大水田廬俱沒餘無他異

猫異

乾隆庚戌年閏峙庭中丞錫元撫吳已數年矣時有內陞之望署中蓄一猫潔白如雪爲中丞所愛公餘之暇每置之膝上而撫摩之一日見猫尾上漸有硃斑三四日間則純赤矣中丞大喜抱視諸幕客咸以爲祥且曰此得花翎

祥異

十六

之兆也未匝月爲高郵巡檢陳倚道叩關入奏遂被逮時馮墨香外翰在幕中親見其事

雪中人蹟

乾隆辛亥正月大雪一晝夜堆積盈尺雪中有男女履蹟各一兩兩相並屋上尤多蘇松嘉湖一帶皆然不知其理也

雙面人

乾隆辛亥秋餘姚儀家橋謝姓產一兒兩面五官皆備作直聲啼成爲不祥棄置野田中聚觀如市嘉慶丙子七月

常熟西南鄉羊尖鎮北塘岸上朱姓家生一女有兩頭肩目鼻口皆具遠近觀者數千人案述異記漢平帝元始二年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頭面相向四臂共胃卽此類也

一乳六男

乾隆五十七年嘉定縣茶區南四圍地方有周姓者一胞生六男此亦僅見者知縣吳盤齋謂余言載入縣志

神龍攫珠

河南蘭陽城東有王家林離城四里許乾隆五十八年六

祥異

七

月廿一日大雷雨雨止後但見紅光燭天人以為火咸往趨救並無影響惟見大楊樹上有爪痕深寸許寬四寸從根直上樹瘤中出烟蓋白楊自焚也先是有兩人避雨立林旁小屋中見有圓光一團從窗孔中入大寸許其光四繞不定頃之又有一物如水獺從樑隙中入四足方頭長尺許盤旋梁棟間忽向東壁伸爪一攫圓光瀉地又漸縮小而上仍從窗孔中出其物亦隨而出忽聞霹靂一聲但見此物身長數丈已飛上天大雨又至始知所謂如獺者神龍也圓光者珠也此蕭縣劉君竹一為余言之甚詳

老母雞

楓橋市浜高家橋顧姓為兒暮歲使庖人殺老母雞方執刀劃然自斷人皆詫之及烹熟和麵食之受毒者四十餘人三人立斃蓋此雞已畜七年矣此乾隆五十八年事

二龍

乾隆癸丑夏予友周竹珊寓于蜀之犍為一夕旋騰突起屋瓦皆飛天地晦冥霹靂山傾雨雹齊發耳訇神眩食頃始定平地水深尺許有巨舟為風所掣架大樹上者有持傘行人飄去數十里之外者庭中捲蓬門窗俱吹出城外之翠屏山前者惟 文廟未損一椽完好如故是夕風雷時有鄉人見二龍空中追逐向東南而去

祥異

八

大龜

乾隆甲寅六月太倉瀏河口有沈姓者以鯊貨為業于海中網一大龜長一丈二尺載至梁姓行數十人曳之上岸沈臆念此龜必有明珠索價二千兩久之無有售者越二十三日不飲不食觀者填門梁厭其喧擾詭言有司查訊幸即持去無累我也沈懼仍曳上船放入于海始舍之圍罔焉不動船乃還約離三里許見龜頭一伸放白光三丈

餘悠然而去觸浪排空左旋右轉海水爲之沸騰乃知前此之任人捕之曳之視之載之放之而巍然不動者恐傷人耳真靈物也

鐵人

杭州城隍山東嶽廟有鐵人高四五尺俗謂之鐵哥哥厲樊榭有詩翟晴川湖山便覽亦載之言江上浮來也或傳李宮保衛築錢塘挑土出之杭人云此鐵甚靈顯凡有人盜竊銀錢物件者失主禱之十日內必有應驗余監修表忠觀時暫寓湧金門外王氏祠堂一日失去銀十兩心疑

祥異

九

是燒飯人張姓者問之不認余以危言嚇之其人計無所出乃到東嶽廟叩禱曰十日不報應則投爾於西湖其事僅隔七日祠丁之妻忽發痧脹半日而死此銀尙未用也後張姓告余如此事亦奇

龍皮

乾隆五十九年五月吳郡有龍鬪于空中風雨驟至吹坍洞庭山湖濱民居無算壓死若干人至六月二十九日昧爽吳江垂虹橋畔忽墮龍皮一張約長三四丈鱗大於茶盃

海獸

乾隆甲寅六月朔日海鹽八團地方大雨雹海潮退後有一獸涸轍沙灘長八尺餘色純黑毛如海虎尾尺許無毛四足如魚刺頭如駱駝眼口若塗硃以挺擊之不動以刀示之則垂淚土人觀者數百人咸以爲不可殺擡至海口遂躍起入海中不知何物也誌之以俟博物者

元旦雷雨

乾隆六十年元旦余在福建按察司署中先一日天氣甚熱僅能著單夾衣垂晚更甚如四五月下走廚夫皆赤身

祥異

十

用扇黃昏時雷聲殷殷不絕元旦辰刻霹靂數聲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二三尺至午後始止其年四月鎮閩將軍魁公倫入奏閩省虧帑六百萬自總督巡撫藩臬道府州縣皆伏法

棺影

陝西臬司某山東人其誕日前一日於署中廳事陳設燈綵壽聯鋪墊之類時有西安太守同幕中客高晴江俱在座晴江忽見玻璃屏影中有黑漆棺木一具太守亦見之兩人失色僵立臬司某者來問亦見之某遂不樂憮然去

棺影頓滅其次日某以舊案被逮入京乾隆六十年事

異事

西藏及苗匪邪教未起事先川中所種包穀根下宛如人首眉目畢具李樹忽生刀豆一日早起成都北門忽緊閉不得開視之有大蟾蜍百萬填塞日高始散皆異事也

錦江巨龜

隴蜀餘聞載成都東門江岸有巨龜不輕易出出則小龜千百隨之康熙癸丑滇藩謀逆時曾一見之嘉慶丙辰三月巨龜見於城東之九眼橋後隨小龜無數游漾水面者

詳異

廿二

三日是歲卽有黔苗石三保之亂逆苗未靖而達東教匪接踵起事蹂躪七載人民死傷至億萬計此龜豈預知之耶按物類相感志載秦惠王破蜀之後張儀掘土築城隨時頽圮後有大龜從澗而出周旋行走儀命依龜行處築之城始成又云龜嘗處其中出則境內有賊觀此則是龜由來久矣

白虬

余自幼居鄉鄉間有白虬之患每當白露秋分節間稻禾初熟於四更時忽起大霧漫空遍野霧中有白氣一條或

兩三條隱隱如白龍而無頭尾其行甚疾人呼之曰白虬此物一過秋收頓減轉熟為災農民苦之告荒不准而州縣官亦不能據實具詳最為民害此物總在蘇常嘉湖之間別處無有也案字書無虬字猶言白虹也然此究竟何物殊不可解大約明季始有之

星異

嘉慶戊午十月廿八九日夜眾星交流如織人人共觀庚辰七月十八日夜亦有星移之異廿五月初更有大流星隕于南方光如白晝先是五六月內太陽旁有一點小星與日同行八月十五日夜太陰旁亦有一點小星與月同行甲申十一月初十夜西北方星隕如雨乙酉十月廿四五兩夜星移如織俱由西北而至東南廿六日夜東南方星隕颯颯有聲最後有大星墮於地其聲如雷

地中犬

嘉慶八年膠城顧浦地方東岸民家掘地得二犬雌雄各一置之囊中旋失所在按晉書元康中婁縣人懷瑤家聞地中有犬聲掘之得犬子大于常犬哺之能食還置穴中覆以磨石越宿失所在與此事相同尸子曰地中有犬名

詳異

廿三

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賈蓋前古已有之矣

蛤中珠

嘉慶甲子長洲徐少鶴學士類已中鄉榜除夕與其夫人夜飯食白蛤中出一珠如桐子大以為祥其明年乙丑中進士一甲第二

迎涼

有陳某者居近婁門家道素封房屋深遠夏日閑居苦于煩熱因將水龍噴水以迎其涼忽空際墮一磚有朱篆是夜暴卒

祥異

廿三

搶米

嘉慶甲子年五月吳郡大雨者幾二十日田俱不能插蒔忽于六月初一日鄉民結黨成群搶奪富家倉粟及衣箱物件之類九邑同日而起搶至初六日不知其故共計一千七百五十七按真異事也其時撫軍汪公稼門僅殺余長春一人草草完結

墨線

嘉慶十年三月家小癡客四川之中垣巡司署初五日早俱傳街上彈有墨線痕親自出署觀之自大堂暖閣至頭

門百餘步甬道上貫墨線一條詢之居民咸稱本鎮各街巷暨幽僻處皆然成都龍安嘉定皆同日彈有墨線不知何異也至立夏後民間疫病大作四五月尤甚成都省城各門每日計出棺木八百四五十具亦有千餘具者先是

三月初簡州刺史徐公鼎奉檄赴嘉定催銅夜夢五人從東來自稱行疫使者將赴成都問其何時可回答云過年看龍燈方回也徐旋省後適見瘟疫流行憶及夢中語即告制軍議以五月朔為元旦曉諭民間大張燈火延僧道誦經禮懺紫龍燈放花爆民間亦助結燈綵每夜火光燭

祥異

廿四

天金鼓之聲不絕自錦江門直至鹽市口男女喧啻歌曲滿街即每歲元宵亦無此盛也如此半月疫果止

板機自行

嘉慶十二年冬十月長山袁叔堃刺史出京過其焦家橋舊第已下行李叔堃起如廁廁上有板機一條無端自動初不甚怪遂步至後園距廁上已遠忽見板機不丁而來其老僕亦見之叱之而止殊不可解

龍帶石牌坊

嘉慶十三年五月歙縣槐塘地方忽起風龍陣有一龍從

石牌坊下穿過兩牌坊俱為龍帶去去數十步外始落地石為齏粉並未傷人廿三年三月離槐塘四五里地名潭渡村亦起風龍陣有兩三抱大樹一株從地拔起落于三里之外樹旁居民甚密亦無所損也

漢口鎮火

漢口鎮為湖北衝要之地商賈畢集帆檣滿江南方一大都會也畢秋帆尚書鎮楚時嘗失火燒糧船一百餘號客商船三四千隻火兩日不息嘉慶十五年四月十日鎮上又失火延燒三日三夜約計商民店戶八萬餘家不能撲滅凡老幼婦女躲避大屋如會館寺廟亦皆蕩然無餘死者枕藉

天不可測

嘉慶十九年正月十三十四十五三夜有月華人共見五月初一二日余往高郵途中聞蟋蟀聲六月初一日蝕七分中伏日寒冷異常俱著皮衣地生白毛江南安徽浙江三省皆然七月初一日夜太白經天十四日熒惑入斗牛度十六日狂風拔木十七日夜雨雪河南尤甚十八日夜天雨血凡有白羅衫白手巾在露天者皆為之紅自五

月至八月水望西流種種奇異然是年僅旱災米價每石至五千六七百文秋收不登而已二十一年冬月華更甚皆以為明年必又旱詎于正月起至十一月零雨閒作天無十日晴稻穀俱腐柴薪大貴真天之不可測也

山鳴地動

二十年九月十九日山西解州各屬及蒲州同州一帶地方皆地震河南之陝州閩鄉靈寶亦皆震動惟解州為尤甚民房城垣祠廟倒塌無算死者至三十餘萬人惟關帝廟大殿五間屹然不動自九月起或三四日一動或數日

詳異

廿六

一動直到次年丙子春夏之交至七月十四夜解州運城諸處復大動如前後遂寂然其動時如聞地中有波濤洶湧之聲人民男婦老幼俱露坐富者用布帳遮風而已更可異者是年之十月十二日中條山大鳴絲亘黃河八百餘里十二月甘肅省又有山移之異

妖言惑眾

嘉慶二十年八月十八日妖人方榮升就擒自稱蓬萊無終老祖朱雀星寶霞佛下降有四十二宿九十甲子十八地支之說編造萬年時憲書以四十五日為一月十八月

為一年金木水火土之外增慧動二者為七行並指通行正字為五行字私以二三四字併為一字稱曰七行字編造字母一書所佈逆詞及所造破邪顯正明心錄並所刻印記皆從七行字體又襲舊教有五等執儀名目復增為九等以花紀官一品紅梅二品白梅三品牡丹四品芍藥五六七八九品均以雜花卉為等威有九品蓮臺名目以分習教等差又定官制有三宮六院大將軍大學士丞相王侯公伯下至大夫六部諸等級又稱能出神上天親見天宮殿庭路巡捏畫十圖並造腳冊記載宮室名目謬稱

詳異

其

成事後規仿營建又以黃冊捏寫星宿名凡十萬八千七百三十有一每於私造書畫成輒向同教人自誇神奇天縱妄自尊大同教諸人因其幼本村童忽能書畫竟託為天授深信不疑也前一年江南北大旱民人饑饉方榮升竊謂災黎易動起意倡亂八月間潛引其黨刻九龍捧珠印記一顆名為九蓮金印云俟三年後坐朝問道時啓用實則逆詞逆書先已印用也十月十五日潛糾徒眾于李喬林家會合拜印遂將偽造諸星名目諸書焚化謂能使諸星宿降附人身而徒眾咸敬信之有三醮婦李玉蓮者

本有氣厥病腹便便然自稱懷孕者乃彌勒佛信者甚眾玉蓮又自稱曾神遊天上知其福大應與同舉大事而方榮升亦稱玉蓮為開創聖母訂期起事云云其語長不能備錄時節相百公制府兩江遂奏上其事于九月十一日將逆首方榮升處以極刑其巨魁朱上信朱上忠等廿四人俱凌遲其與知逆情之周智榮趙順等十人斬首其言遂息方榮升濃眉大目兩顴高峙臨刑時猶顧謂其妻曰我等本在天上原不肯下降今仍回天上此後斷斷不可再下降矣其謬妄如此

詳異

其

村牛搏虎

陝西漢中府西鄉縣出一猛虎傷人無算獵戶與官兵莫能制之有善搏虎某者年老不能下車矣眾獵戶官兵稟縣固請其人始出遂入山手握鐵鞭拾級而上卒遇此虎竟為所殺時村家養牛數十頭正在山上見此虎至羣牛皆退縮惟一牛獨前與虎熟視者久之忽奮力一角正穿虎喉虎立斃報之縣官遂將此虎賞畜牛之家并以銀五十兩獎之一縣稱快未一年畜牛之家偶將虎皮出曬於石磨上牛臥其旁醒而見之以為真虎也又奮力一角力

盡而死

八月十五晡

嘉慶乙亥八月初福建省城南門外地名南臺人烟輻輳泊舟甚多大半妓船也衢巷間忽有兩童子衣朱衣連臂而歌曰八月十五晡八月十五晡洲邊火燒宅珠娘啼一路闕語謂夜為晡屋為宅妓女為珠娘以方言歌之頗中音節連歌三日不知其為誰氏子也居人以其語不祥遂告鄰近于中秋夜比戶嚴防小心火燭至期絕無音響至次年丙子四月廿九日夜半洲邊起火延燒千餘家毘連

詳異

虎

妓舟皆為煨燼至五月初一日晡時始熄計上年八月十五夜再數至八月又十五日適符八月十五晡之謠也吾友王子若茂才在福州親見其事

龍鬪

丙子七月廿五日蘇州胥門外雙橋茶亭頭有兩龍相鬪風雨大作覆舟者無算染坊架上布皆飛上天

風暴

嘉慶丁丑六月十三漢口鎮大江中忽起風暴飄蕩大小船一千餘隻死者無算戊寅二月十六日即于大江原處

漂沒大鹽船十七隻其月二十二日垂晚湖南岳州府東三十里城臨磯陡起大風暴一時人力難施沉溺糧艘十七隻並淹斃運丁水手男女數百人巡撫巴公奏 聞奉旨豁免一月之內兩遇風暴且同是十七隻亦奇

大木

嘉慶丁丑六月十七蘇州元妙觀雷擊三清殿西北隅大柱碎裂無餘有封門外道士遊觀其下同時擊死未幾地方官吏及紳士輩欲於東西兩滙購大木而重葺之竟無此料其年十一月常熟福山港口有兩漁船入海捕魚見

詳異

序

水面浮一大木頭尾甚長因言狼山有觀音寺正在興修如帶往江北可得善價即繫纜向北行堅不可動漁人又言曰豈有神靈護持耶吾今帶往江南可乎言未畢木即向南頃刻抵岸矣其木長八丈九尺四寸圍圓二丈有餘地方紳士備價購之始得興修此木之所來亦奇歸湘帆少府曰噫天豈以此木將出因而震其柱歟抑殿之不宜毀特遺此木以成之歟不先不後適當其時然則需材之世不患無材而抱材者亦不患不見用于世也

老鶴

吳門有潘姓者居胥門內之來遠橋家有老鶴巢于庭樹聞其聲頗類人言似言某處有藏金乃于後園掘地果得之自此致富道光壬午六月潘姓失火老鶴庭樹亦俱燒死

蛟與龍鬪

嘉慶戊寅五月廿七日蘇州婁門外有地名龍墩者元和縣所轄忽出一蛟與龍鬪冰雹大作狂風拔木雨下如注者一兩時拖壞民房廬舍五十餘家失去男女數人有一人隨風而飛爲龍所攫背上爪痕顯然從空落下卻不死

詳異

三

有一家失去米五十石亦隨風飛去數十里內並無一粒墮者又一家船四隻牛一頭與船坊牛棚一齊上天不知所往先是龍墩地方有地一塊不積霜雪不生草木有以青草擲其地次日必焦枯如焚所謂蛟者卽起于此處蛟之形似狗而大初起時有黑龍自東飛來與蛟鬪良久旋有白龍從北來如佐黑龍者踰時而去其近處居民俱所親見也

塵霾

嘉慶廿三年四月八日酉初刻京城忽有暴風自東南來

俄頃之間塵霾四塞室中燃燭始能識辨其象甚異

聖心震惕因降旨近京之馬蘭峪古北口天津府等處徧行查訪據馬蘭關總兵官慶惠奏是日酉初南風不過塵霾障翳旋有迅雷陣雨傾盆而已據古北口總兵官徐錕奏是日酉初西南風其色黑黃聞有雷聲風氣卽散小有陣雨未能及寸據天津長蘆鹽政嵩年奏是日酉初並無塵霾室中明亮北風大作雨勢霏霏自宵達旦亦無雷聲又據山東巡撫陳預奏是日酉初無風雨至初九日卯寅時大雨竟日極爲深透合觀各處奏報情節不同古人所謂千里不同風是其明驗也

詳異

三

黑雲

嘉慶己卯三月十八日山東臨清州城東有黑雲三四團自東南而至西北白晝晦冥有一二時次年七月某日臨清城外三四里許有一井井中出黑氣一條其長徑天上冲雲際一晝夜而滅

龍見

是年五月初八日有龍見于洞庭東山鬚角畢露凡十三條觀者如堵須臾油雲四塞大雨如注龍亦不復見矣是

日一雨至六月七月八月皆無雨高田乾涸農民苦之八月初大府尙爲祈雨

蟾蜍

嘉慶己卯八月河決開封蘭陽一帶皆成巨浸先是十日
前有大蟾蜍數千百頭隨小蟾蜍幾十萬自北而南若遷
徙狀人莫如其故蟾蜍大者至四五尺不等亦是奇事

火毬

庚辰四月初江蘇織造府旗千斗上忽有火毬兩個升上
落下更餘便起四更時息如是者五六夜撫軍知之差巡

詳異

三

捕官往視果然先一月前濬野關雷擊旗干並擊漏稅房
庭柱牆壁與火毬之異不過相距二十餘日耳

羣鼠渡江

案明史藁神宗四十五年江南鼠異自五月下旬起千萬
成羣啣尾渡江而南嘉慶庚辰五月瓜州儀徵一帶亦羣
鼠渡江上年四五月間河南開封府黑岡口一帶先有羣
鼠渡黃河或言鼠屬于水位此水沚也又六月廿六日計
州東北鄉地震倒塌瓦房九千一百餘間草房一萬六千
九百四十餘間壓死男婦四百三十餘口被壓受傷者五

百九十餘名見邸報時州刺史爲膚施張芥航先生其公
子杜園爲余言之甚悉

暢春園虎

嘉慶庚辰五月廿七日京師雷雨夜作暢春園虎園之虎
忽逃其一次早有中貴人三在前湖看荷花卒遇之虎食
其一兩人躍入水中獲免越五日奉 旨命三額駙殺虎
翰林編修吳慈鶴紀以詩云太液蓮開白于雪三人曉起
看花入涼風吹鬢巾袖香池邊駭見於菟出兩人急躍清
池裏一人已爲虎所餌 至尊頻感催賜金 旨賞
銀五十兩

詳異

三

與死 一半殘骸付妻子黑河猛將行如風長槍大槊何豪
者 雄虎知當死伏不動翻身一箭穿其胸萬夫擣舌軍吏賀
此勇真能不膚挫吁嗟乎期門羽林盡如此太白機槍安
敢起

六月雪

辛巳八月余往邗上得偏報云探得督憲差官從北回南
於六月十六日路過山東西大道陰平地方是日天氣奇
冷異常下雪五六寸不等兗州府濟寧一帶皆然

雞異

辛巳秋蘇松一帶雞異者甚多一雞兩翅上俱生爪到處皆然前人謂之雞距有五爪者皆飛上天又常熟東河下有雞生子中有小蛇一條如蚯蚓而動又余居之南顧家灣有雌雞變雄作高聲啼又徐市農家有雄雞變雌生子不已更可異者江陰有一家雄雞一隻重五六斤忽不鳴不食若有病者其家殺之以佐盤飧剖腹中有小人一個長二三寸許頭面手足皆具

南方丙丁北方壬癸

道光二年九月十八日廣東省太平門外大災焚燒一萬

祥異

三

五千餘戶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館與夷人貨物約計值銀四千餘萬兩俱為煨燼先是四五月間蘇州有謠言不用洋錢銷燬至數百萬枚此或其先聲耶是年直隸山東發水被災者八十餘州縣北方壬癸南方丙丁似有定數云

巨蟒

道光壬午五月十七日午刻上海縣城內忽狂風拔木白晝晦冥大雨霹靂轟然而來滿城人無不驚駭是時學宮左右風雨尤甚有魁星閣最高屋梁瓦石皆飛上天見火

龍一條從閣下蜿蜒而起斗入雲中拖坍民房樓觀寺廟數千餘間直至城外向東南入海而去是日黃浦客商漁戶等船四百餘號漂沒者三十餘隻亦見有黑龍四條追逐火龍逾時而沒後聞學中老門斗言魁星閣下有大小蟒一頭其長數丈每于春夏之交蟠據閣之絕頂仰天吸露已有年矣此火龍者或即其化身耶

環雲

丁亥九月初六日天日晴和交未刻忽見日傍有暈一重須臾暈左右又加兩重如連環然須臾連環上又加一小

祥異

三

重日在三環之中而外又加大環環之其光如火焰有五色正貫于日之正中千百條白氣俱向東北未起酉止是年十月十三午刻亦如之日光之外又生兩暈亦如連環然日之正中大環貫之直圈于兩連環之外其向亦在東北其大環四角有耳如小月狀兩明兩暗至酉而散不知是何祥也

鬼神

叢話十五

張撫軍退鬼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張清恪公

伯行

撫蘇時值江寧鄉試公為監臨故例將點

名先召恩仇二鬼進公大怒正色而言曰進場考試者皆

沐浴 聖化束身珪璧之士爾輩平日何以不報乃正當

國家取士大典一切闕防嚴肅時豈許紛紛鬼祟進場

訛擾耶是科南闈無一病者

鄒二癡

鬼神

鄒公履名德基工於書法出入平原北海之間而性情孤

峭如醉如癡至今吾邑中人尚稱鄒二癡為名筆也其父

迪光中萬歷甲戌進士為湖廣提學副使積資鉅萬俱為

公履造園園有鍊石閣公履所居也忽一夕為羣盜所殺

官捕數年不得至 國朝康熙初有捕役高姓者婪賄無

數豐衣足食常夏月避暑設一榻張紗幬臥于閣上怡然

適也時月色甚明似有人緣梯而上帶烏紗巾著紅道袍

徘徊大步高懼心知為鄒公子乃下牀叩首不止公子曰

汝何等人敢據吾閣邪以足蹴之遂墮樓下從人驚起高

自言如此天未明遂氣絕人傳而快之初公履死索盜無蹤有女巫能召亡者焚符畢巫忽起行如鄒公子狀喚家奴取杖痛責之曰巫者至賤安得令彼召我家奴言因主人被害實為不平求主人明示巫言以人殺人事甚平常安問盜言訖巫仆而醒

緋衣神

康熙十一年八月廿六日夜太倉嘉定寶山一帶大雷電空中有二燈前導中有一緋衣者乘白龍甲士數十亦持燈隨其後遠近鄉民盡見之其燈忽高忽低明長視燈光

鬼神

低處花禾悉壞

鬼戲

康熙中常熟有包振王者係梨園中吹笛手一日忽有人來定戲云在北門王姓以銀十錠期于某日至期而往則巍然大第堂中設宴主人出謂振玉曰今日係周歲不可大鬧以官人幼不任驚嚇也遂點西廂記減去惠明寄書及殺退孫飛虎兩齣乃定席開場眾方演唱振玉獨執笛旁坐暗窺坐中賓客凡飲酒俱呷入鼻中其往來男女侍從人等俱足不帖地而行心甚異之以私語其眾眾曰彼

不欲鬧豈所畏在此乎於是忽將大鑼鼓一響倏無所覩乃在昏黑中則一古墓惟聽松風謾謾而已通班大驚振玉遂得疾不數日死

錢蓮仙

康熙甲子嘉定陳涵源授徒于龍江里一夕月下忽有女

子來自道其姓名曰錢蓮仙係元季錢鶴臯之女

按太倉州志鶴

臯上海人元季吳元年太倉知州張某以城降張士誠而鶴臯不從結諸邑弟子數千人為變入嘉定俱送松江獄脅以兵刃當時有集仙宮道士楊仁實救之即其人也言與陳有文墨緣晨夕相聚

錢才調雋絕命題無不立就已而漸聞於人陳亦不以為

鬼神

三

諱至丁卯歲形蹟漸踈一去杳然陳著仙姝傳述其事并錄其送別詩云整頓簪環泣送君依依難向小橋分他年不斷情緣處把酒還澆隴上雲而陳故無恙也

乩仙

秦對巖宮諭家有乩仙適吳令君伯成至知其召仙必欲觀之宮諭延之入時所請者云是李太白令君曰請賜一詩乩判云吳興祚何不拜令君言詩工固當拜又判云題來時有一猫蹲于旁吳指之即詠此又判云韻來吳因限九韭酒三韻以難之乩即書云猫形似虎十八九喫盡魚

蝦不喫盡只因捕鼠太猖狂翻倒牀頭一壺酒吳乃拜服

打肯神

太倉西門水關橋有龐天壽者素好拳勇年七十餘忽喪其子肯同之夕其徒數十人聚集豪飲聞總帷中窸窣有聲秉燭照之但見一大鳥人面而立龐急將鈎連鎗扎住其背此鳥欲飛不得兩翼撲人宛如疾風室燈盡滅其徒亦皆仆地喊不能出聲如夢魘者獨天壽盡力拗住死不放手天將曙力乏腕疲鳥竟逸去次日龐滿面皆青數十人仆地者面上亦俱有青印龐後猶活十餘年每見人述其事猶言當時恨無人助我一臂之力也

鬼神

四

送涼

崇明李明經杜詩年七十餘率其徒數人應科試自崇抵崑已薄暮矣徧覓寓所已無下榻處惟東南門柏家廳有樓五楹李遂偕其徒居之時方六月下旬盛暑鬱蒸諸徒舟車勞頓已就榻酣睡矣李獨臥不成寐見殘月漸明樓下如有人聲竊竊私語聞一人曰如此炎天樓上諸公得毋太熱乎我輩夜涼無事胡不上樓代為驅暑于是漸聞梯上有聲如連步而上者李素稱膽壯亦不畏之少頃漸

至榻前各執蕉扇一柄有無頭者則以扇插頸答答若搖狀無臂者以扇插肩盤旋于幃前見數十鬼中肢體無一全者或馳于東或趨而西一人曰廂間進士公下榻我輩盍先送涼既而曰某某雖秀才爾輩何薄待之我爲之拂暑而獨不至李迨諸徒榻前搖扇幾遍將作下樓狀忽齊聲曰揚仁風而不及老貢生非情也遂各舉扇一搖呼嘯而去李徐呼其徒曰今夜得毋太涼乎皆荅曰涼甚李曰汝不知其故乎因徐爲道之諸徒愕然驚起不敢復臥次早詢之士人有老者曰明季被兵時有民人百餘皆潛伏此樓下既而兵入悉被屠戮無一存者今百餘年此樓尙多巢也是日亟遷寓而去

聞角菴相士

揚州聞角菴有相士寓其中好酒同寓有王叟者亦好酒相與友善每夕共入市中飲以爲樂也一日叟謂相士曰我鬼也能知人死期吾語子自此相者日盛能定人生死咸以爲神仙久之王叟忽不樂顧相士而泣曰某日將與君別去欲借尊嫂腹爲我寓也不解所言未幾叟不見是夜相士妻腹中有聲絕似叟語其言死生如故而相益神

鬼神

五

積金甚多妻死後遂不知其所終

董庶常

海寧董東亭庶常名潮在京師偶步近郊瞥見一苑有美人彈琵琶甚哀潛識其地次日與同人訪之惟古塚荒煙荆棘刺衣而已爲之駭然未幾卒其同年友湯緯堂弔之云紅袖琵琶摧玉樹青山煙雨葬瓊華蓋紀實也

誦大悲呪

長洲吳西橋業醫其父名元祐字天自年六旬餘甚康健每晨起茹素誦大悲呪十餘徧寒暑無間偶感微疴從昏瞢中見二鬼攝去覺天黯慘如黃昏至元妙觀東嶽殿仰見有一人正坐者色甚和問汝平日作何事對曰誦大悲呪旁一吏曰心不盡誠雖多不算逐之出兩足無力天又陰雨沿途喚肩輿過其妹婿家停輿直入見其家方晚餐不起延接因詰問之皆驚竄吳怒而拍案有煮蝦一碟墜滿地乃出門仍乘輿歸覺已身臥牀上大駭急命子往詢妹家云鬼嘯案傾不知何故也吳病痊後改號曰補餘

春杏

吳門沈某其弟早卒所聘某孝廉女過門守貞有年矣忽

鬼神

六

發狂疾孝廉往問之忽訶詈不識其父也乃默禱于乩仙判曰汝女前生係湖州沈姓子少年時私其婢春杏有孕爲沈子父母逐之投繯死後欲向沈子索命而沈子又瘵沒今其魂尙來作祟欲以捉沈子也須延高僧禮大悲懺三日呼春杏名祭之斯可矣如其言狂疾乃瘳

馬公宋相

吾鄉凡完願酌神俱有馬公宋相別設下筵必先祀之忽忽送出然後歌樂薦登上筵實不知其爲何神也後見土風錄相傳馬公是蘇州葑門人名福以賣菱爲業每晨擔

鬼神

七

出閭門過宋相公廟必敬禮之後與人爭角不勝投水死適宋相公神舟至因收作帳前驅使巫祝家信之私相尊奉或云馬公宋相俱是五通神部下傷官湯文正公滅燬淫祀時五通神俱用鐵鏈鎖押加以手靠腳錄如重犯者先命縣官拿下其像長屹然不動公正色大罵曰汝還囑疆耶遂親自動手五像俱倒杖四十投之石湖惟馬公宋相兩像終不能動問是何神廟祝詭以財神對乃釋之至今鄉人猶存其祀

城隍

賓退錄極言城隍神之靈顯且各立名字如漢之紀信彭越蕭何灌嬰張騫之類不一而足卽祀典所云凡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之意也據蘇州府城隍而言向聞神是湯文正公斌繼又改陳榕門先生宏謀旣又改巡撫吳公壇繼又改觀察顧公光旭今聞又改陳稽亭主政鶴矣三四十餘年中屢易其神豈陰陽亦一體耶

鬼神

八

嘉慶元年十一月余在兩浙都轉運使幕中十五日夜月食七分二更餘俱已寢矣忽聞人聲沸天急報城隍山上火起通天皆紅延燒四五千家所有杭州府仁和錢塘兩縣及布政司糧道學院衙門前一帶民居皆成白地是夜有原任嘉興府方公雲亭在運司前一小樓作寓見火光中有紅燈數百圍護一宅火至輒息意此宅必是積善人家當記之及天明往看乃城隍廟也

錢桂芳者通州秀才爲人慷慨正直古之君子也年四十餘忽與妻子泣別將爲陝西襄城縣城隍言明日本州城隍神來拜會相約吾當去矣妻子大哭桂芳曰死生定數哭之無益乃灑掃一室供設香案衣冠而待次日城隍神果來儀從甚盛妻子無所見也桂芳哀求曰我有七旬老

母可稍遲數年否城隍神首肯曰當代為轉詳東嶽神其
準不準吾不能主也忽不見越三年其母卒未幾桂芳亦
死其門弟子李西園為余言

惠山王婆墩對岸有漢紀信廟里人謂之都城隍廟每年
三月廿八日為城隍生日是日歌樂喧天遊人無數惟後
樓三間寂靜無人登之可以眺遠有男女兩人私約至此
將解褰衣忽見金甲人叱之投兩人於樓外適墮河中一
生一死甚矣哉神明之靈也

長洲蔣時菴少馬尊甫篁亭先生生而聰穎四歲入塾祖

鬼神

九

佚圃公授以忠臣孝子四字即記憶不忘佚圃公知其為
大器且訓之曰汝高祖參議公於明鼎革時杜門養父母
喪哭泣以致雙瞽此吾家之孝子也汝高叔祖都督公甲
申之變一門十五人殉節此吾家之忠臣也篁亭八歲即
為二公作忠孝傳伯父光祿少卿紫峯先生奇之十一入
長庠康熙辛卯癸巳登鄉會榜官戶部郎中 特簡廣東
廉州府知府時同邑吳容齋先生由工部員外出知江西
吉安府二公俱為名宦有吉安安民廉州廉吏世治官清
歡天喜地之謠及蔣公罷官歸兩浙制府李敏達公薦督

浙江海神廟工仲子元泰隨行公一日清晨忽謂元泰曰
吾廿三四間當死人咸不信廿三日果病二十四日早復
呼元泰曰我平生不言鬼神事但奇兆有徵今夕當去第
我守廉郡實有愧於朱仲卿之嗇夫桐鄉也公從叔瞿圃
公亦在海寧詳詢奇兆公曰參議公遺訓二篇忠孝兩全
此時已證佛果矣餘不言至戌刻端坐逝未病前家人夢
中恍惚聞呼殿聲儀從甚盛云是廉州來接新官者此雍
正九年事乾隆中公姪芝岡公名銜官江西糧道署藩臬
篆有藩署書吏邵某云伊父向在粵東高廉道幕屢至廉

鬼神

十

州城隍廟瞻拜廟祝常言神蘇州人最重忠孝節義有節
婦族人欲奪其產將謀害之節婦知其事避於廟族人尋
蹤至甫入廟突見阜役數人持棍擊其背不勝痛苦遂逃
歸節婦自此安居無恙

揚州有倪瞎子者子然一身寓舊城府城隍廟起課每日
得數十文以此度日有風雨無人來則枵腹過夜一日有
商家小夥發財偶攜妻妾入廟燒香與從甚盛倪知之竊
於神前默祝曰彼為下賤榮耀如此我本故家飢寒如此
何天之無眼神之不靈也是夕忽夢城隍神拘審神曰爾

何以告狀彼命應享福爾命應受苦俱有定數敢怨天尤人耶殊冒昧著發儀徵縣杖責二十一驚而醒其明年冬倪有姊嫁儀徵病死往送之至三更時忽肚痛不可忍遂開門欲出恭適遇巡夜官問之不答遂褫其衣責二十板其甥聞之立出辯明已杖畢矣神之靈顯如此

鬼迷

杭州張仲雅先生名雲璈自言幼時隨其尊人任安慶太守年才七歲有婢某者嘗伺之一日婢閉門浴忽不見遍處尋覓見地板隙似露衣襟遂發開婢已昏迷久之始醒

鬼神

十一

自言近日獨坐房中有好女子年可十七八嘗往來於窗外每曝衣履此女告以將雨宜早收又言明日應有某夫人來應辦何事可預為之無不驗也今日我方就浴見此女來約到其臥房初至一小逕甚窄遂側身入見所居甚華麗正臥其榻也太守疑為鬼物所憑遂將是室關鎖署中老吏云數十年前有某太守妾為夫人所妬死於署此其鬼耶然婢並無恙今年七十餘矣

滕縣遇鬼

蘇州有盛雲川金藻庭者為吳茂生店夥進京貿易共僱

一車過滕縣天忽曠黑不復辨路見一大宅擬投宿謂其闢人曰不意迷塗至此欲求一席之地但不知主人為何大官闢人曰是都統徐大人之居都統歿後惟夫人在須稟命乃可遂入白之少頃延客入高堂峻屋明燭盈前已羅列杯盤一公子出冠服華盛便與同宴侍兒歌舞之妙目所未覩金蹠踏不安盛以貿易而有措大風謂公子曰

尊大人官至極品公子得恩廢否公子不答盛又曰子所

雅言詩書執禮俱瀾翻否乘此良宵相敘且有此美酒佳

餚盍行一令以見公子才學公子又不答金視之似有怒

容離席去侍兒隨之入內一蒼頭出謂二人曰汝等觸怒

鬼神

十二

我公子將羅禍念汝等俱蘇州人與我有同鄉誼速隨我行二人即呼車隨之行計走三里許至茅舍蒼頭推門入曰汝等請進吾有職司不能奉陪二人秉燭四照見斗室中止有一榻揭帳視之一人閉目而睡寂然無聲鬚髮皓然身祇尺許正驚疑間忽有狂風自帳中起燭光遽滅二人竄伏暗室怖不敢喘假寐于地久之東方既白人屋俱亡實臥于棘叢古塚間耳狼狽而起車夫亦如昏迷者逢耕人始得官道又行數里乃見滕文公問井田處

神人呵護

蘇城史家巷當雍正乾隆間蔣沈兩家各有四第蔣氏助教坦菴公在堂父子會魁兄弟館閣沈氏毅齋礪齋浴溪三太史同時貴顯里人夜見兩紅燈往來東西照耀光徹通衢凡二十餘年迨助教歿後沈亦中落自此紅燈不復見矣

瞽目見鬼

乾隆戊子歲蘇州沈塵緣學博需卒於婺源任其太翁蘭谷明府正宰四川郫縣已七旬家人隱其事莫之告及蘭

鬼神

三

谷以雙瞽告病歸一日忽謂家人曰頃間吾目忽明見需兒袍服對我叩首殆已死耶家人乃以實告

鬼阜隸

錫山北門外有泉安土地廟隣女年十七頗有姿色一日女入廟燒香見泥埽阜隸而笑之是夕似有人來求歡似夢非夢雞鳴而去自是無夕不來女知其鬼也乃告父母問其貌女曰似類某廟中右邊阜隸者遂授以計候鬼來時以蠶蠶塗其面次早瞞之果然其父乃持挺擊碎之鬼不復至余聞其事笑曰阜隸如此淫惡為土地神者何在

耶

彭半壺

彭半壺江西人忘其名游幕蜀中善敷勒術未弱冠已入泮食廩餼有文名既長即棄舉子業在龍虎山學法三年遨遊天下歷幕顯要飲酒食肉如常人彭不自言術人亦不知其術也有某宦者官蜀中太夫人年老常臥病見鬼物一鬼以扇扇之即背冷如冰一鬼以火熨之即身熱如火百醫不效彭適在座聞其事曰此病既有鬼吾能治之某甚喜至晚於篋中取木劍一小羊角笈二披青布道袍

鬼神

四

盥漱畢焚香朝北據案而坐執筆書符甫一點疾呼天君名焚符後取羊角小笈三擲三立觀者驚駭彭在外方召將而太夫人已親見鬼物被神擒去矣旋聞庭中如數千鴨足聲逃避後園彭一路追逐至後園默運片時日吾已放火箭三枝恐鬼物復來也次日見後園枯桑樹上有三焦眼高低不差累黍太夫人病自此愈後半壺忽道裝芒鞋竹杖辭別故人曰從此入山不復與諸君相聚矣問何往笑不答或留與飲仍茹葷酒不知所終

鬼婚

有洞庭漁人蔣姓者其妻死所遺一子年四五齡無人照應時適有漁船吳氏新喪其夫生女亦四五齡於是媒人爲之說合竟再醮於蔣姓蔣婚未一月病甚忽見吳氏故夫鬼來索命甚急且大哭曰吾與汝無仇何得占我妻又占我女決不汝代也蓋兩家子女長成又欲爲婚姻已有成說矣蔣大懼乃答鬼曰吾故妻某氏與君妻年相若亦與君爲妻可乎鬼大喜跳躍而去乃寫婚書一紙與楮鏹同焚之不數日而愈以後寂然按張華博物志任昉述異記俱載有鬼神婚嫁之事卽近代五勝郎君又其最可異者也

鬼神

十五

淨眼

揚州羅兩峯自言淨眼能見鬼物不獨夜間每日惟午時絕蹟餘時皆有鬼或隱躍於街市之中或雜處於叢人之內千態萬狀不可枚舉畫有鬼趣圖卷中朝士大夫皆有題詠真奇筆也乾隆壬子歲余遊京師晤兩峯輒喜聽其說鬼言在玉河橋翰林院衙門旁見金甲神二長丈餘焦山松寥閣前見一鬼長三四丈徧身綠色眼中出血口中吐火或曰此江魑也一日有友人留夜宴推窗出榻一鬼

倉卒難避影隨溺穿狀殊可憐又松江胡中丞寶璵亦淨眼嘗清晨見屬員有兩鬼在前橫坐於窗檻中丞呼止之以告此員聞者莫不驚駭而中丞怡笑自若

吳蔗薌名鳴捷安徽歙縣人嘉慶辛酉科進士出爲陝西

咸陽令能白日見鬼每日所見者以數萬計似鬼多於人一日見有兩鬼爭道適一醉漢踉蹌而來一鬼避不及身爲粉碎一鬼拍手大笑傾之又有一人來碰笑者碎裂如前碎鬼亦拍手大笑看此兩鬼情狀最妙蔗薌親自言之

關聖顯靈

鬼神

十六

嘉慶元年白蓮教匪據楚北之當陽我軍急攻其利用礮總督畢公正檄軍中立時督鑄有一人詣營門言荊州右衛署後廢地中有之雖立時鼓鑄所不及也其人忽不見如言掘之果得大礮十三位過山鳥二十七小礮九位大小鐵彈子無數咸以爲關聖顯靈云

鬼差救人

蘇州王府基相傳爲明初張士誠故宮今橋道廢址猶在有旱河一條天雨積水天晴則涸一夕有醉人從此經過被鬼迷惑下水水甚淺不得死忽見持燈者從南來大聲

日爾被鬼迷耶隨吾燈走醉人隨之但見燈上有長洲縣正堂五字意此人是衙門中人也行至元妙觀前宮巷見持燈者從一家門隙中隱然而入時醉人方醒叩之門閉甚固少頃有人開門哭曰吾兒死矣乃知持燈者為鬼差耳

鬼燒天

余寓居釣渚者十二年釣渚之水東接華蕩西連家菱苑山諸蕩水中蘆荻甚多每於春初黑夜西風颯然見水灘上燈光閃爍須臾數千百燈又并為一燈天為之紅土人

鬼神

七

見之者號曰鬼燒天聞之故老云順治間天下初定此地賊盜甚多羊尖有席宗王者練鄉兵拒之焚燒盜艘數千隻於家菱白米諸蕩民賴以安此燈之異或尚有陰魂未散耶

陣亡鬼

乾隆五十三年臺灣既平所有杭州京口江南各處駐防兵丁出師陣亡者例將辮髮解回原籍照例撫恤其解官是閩縣五虎門巡檢韓興祖也行至同安投宿適客店窄小巡檢官另住一店其夜便有無數鬼物作鬧有一解差

膽甚壯大呼曰吾奉憲牌解汝等還家因何抄開耶有一鬼答曰韓老爺不在此吾等便說說話何妨次日韓知之不論水陸總在一處住宿安靜之至先是軍需局設在廈門之天后宮前臨大海每至深更聽海中鬼哭似有百萬軍鼓之聲夜夜如此撤兵後遂寂然

大娘娘

余姪媳楊氏于歸後生一子一女忽發狂登牆上屋如履平地一夕作吳興口音云大娘娘我尋你三十年乃在此地耶婢嫗駭之因問尊神從何處來有冤孽否答曰我本

鬼神

十六

某家妾主人死我方懷孕而大娘娘必欲以內姪為後及分娩是男也大娘娘佯喜不意於三朝洗浴時竟將繡花針插入小兒臍中啼哭死我亦自經已告之城隍神不日來捉汝矣言訖乃大笑不數日狂益甚伏地號呼若用刑者然未幾死論者云如此案情極應早報乃隔三十餘年耶於以知冥司亦廢弛公事也

喚鴛鴦

錫山有司馬問渠者喜吟詠館蘇城華陽橋顧氏最久死後降乩適顧氏有人在乩前問家中休咎乩云兄弟睽違

同燕雁君臣遇合喚鴛鴦不解其語是年顧氏侍護名翔雲者北闈中式首題君君臣臣四字從弟秋湄得信即遣婢至侍護夫人處報喜婢名鴛鴦斯已奇矣後侍護兄春甫常客河南不得聚首如燕雁之代飛更奇

嫖鬼

福建南臺閩安口多妓船妓名珠娘又名蹀躞婆以其赤腳不裹足也每與嫖客宴飲正嬉笑間忽有一妓欠伸者便神色如迷不省人事即入臥榻自解褻衣若有人來淫之者客知之必遠避移時而醒問其故曰此水魃弄人也

鬼神

九

或曰是善嫖之鬼也

無常鬼

烏程江某以翰林改官任直隸青縣知縣適發賑從中節省得七八萬金恐上官督過之乃告病歸初至家即見一巨鬼長數丈青面高鼻紅眼著白衣手持鐵鎗若欲殺之者江大懼急呼家人忽不見既而有謠言抄其家江愈恐遂將所有盡埋之人無知者未幾忽中風疾不能言語兩手足皆跣終日臥榻上如醉如癡而已自此室中鬼日益多厥狀猙獰五色俱備作鬧無虛日江既死家中亦顛倒

祇剩一孫由是遷居屋售他姓嗚呼財之作祟固如是邪

還我鬚鬚

虞山歸氏有小婢名金杏者隨主母往祖師廟上長幡見前殿有塑像鬚甚長金杏戲挽其鬚隨手脫去歸而病忽發狂作囈語云還我鬚鬚不絕于口莫解其言適與夫來知其事主母許以重裝病乃愈

鬼說話

齊梅麓先生名彥槐中嘉慶十四年進士以翰林改官出宰吾邑自言少時同兩三友人遊後園看梅花有表叔某

鬼神

三

者沒數年矣忽於梅樹下見之遂執手痛哭談論家事移時而去同遊者絕不知也時日將暮友人相呼欲返遍尋不見及點燈招之先生從梅樹下應聲而出並無他異不一年其表叔家事大變蓋冥中亦逆料之也

買乳

濱川有周某五十無子因娶妾越數年始得男喜甚惟妾體弱竟乏乳因僱乳媪哺之一日妾忽作囈語云我在冥司費多少錢買一孫汝產薄乃不自乳而僱他人耶某審知其為故父語也因以妾之乳對復言曰此易事我仍向

冥中買乳來明日可速遣乳媪去且命多焚楮鏹次日妾醒兩乳湧出遂自乳之遣媪去

神洲廟

虞山有神洲廟不知始于何時其神為女像端嚴美麗凡婦人求子者輒禱焉嘉慶己卯歲有諸生錢雲驤者偕二友人讀書其中錢素狂適夏月暑甚謀移神像而置臥榻于殿上一友領之一友止之聞于廟僧僧亦曰神最靈不可也錢笑曰吾視神美若果靈當現形與我同宿遂上殿抱之出而移其榻是夕錢驟病家人知之迎以歸病益劇

鬼神

主

不數日遂死其一友領之者亦染外症幾半年而止之者則無恙也

逆子冥殛

吳門沈某居葑溪家本小康其叔擁厚貲無子死遂立某為嗣某素無賴不善事嗣母又日事嫖賭不顧家及母卒草草殯殮停棺不葬者至十餘年并歲時祭祀亦忘之矣一夕鬼嘯某秉燭出忽見其叔父母以挺擊之某大呼逃避復來擊立時死家貲蕩然

吾邑諸生有鄭宗臣者生一子年纔十五六習為不善宗

臣惡之子亦苦父之拘束也乃取墨匣為小棺捏泥像置棺中題曰清故邑庠生鄭宗臣之柩埋於庭前其僕見而諫之不聽埋甫畢兩足忽騰踴痛哭不已一彈指間氣遂絕天之誅逆未有若是之速者也

討債鬼

常州某學究者以蒙館為生有子纔三歲婦忽死家無他人乃攜其子於館舍中哺之至四五歲即教以識字讀書年十五六四書五經俱熟亦可為蒙師矣每年父子館穀合四五十金稍有蓄積乃為子聯姻正欲行聘忽大病垂死乃呼其父之名父駭然曰某在斯汝欲何為病者曰爾前生與我合夥負我二百餘金某事除若干某事除若干今尚應找五千三百文急急還我我即去矣言訖而死余每見人家有將祖父之業嫖賭喫者不數年而蕩然者豈亦討債鬼耶

鬼神

主

鬼物憑臨

大凡人之生死或有恩德或由冤孽皆有鬼物憑臨其間不憑臨不死也如水火刀繩鬪毆跌撲以及虎傷蛇噬墮馬墁牆之類雖是定數亦由其人之冤孽使然人不能主

也揚州鈔關對河有何姓者開豆腐店頗積資財年二十五六忽喪其偶有鄰婦新寡年相若遂與通約爲夫婦婦將所蓄五六百金盡以畀何未幾何聽媒妁言別娶他姓女婦聞之憂鬱成疾然不敢告人也及病將死始呻唸語其所親曰吾昨控城隍神與何質訊彼已定腰斬矣言訖而絕是年冬江南北苦寒風雪時作黃淮俱凍不解者至二十餘日何偶欲入城過渡失腳落水適有尋丈大冰隨流而下觸其腰斬爲兩截觀者如雲莫不駭異嘉慶十四年事也又廿三年四月蘇州承天寺前有老嫗年五十許

鬼神

三

忽思遊虎邱日日自念曰吾能一到虎邱死無恨矣其夫笑曰虎邱不在天上行卽至耳遂命一童隨之出閭門未逾時已到千人石上仰見樓閣巍峩喜形於色遂拾級登五十三參至天王殿下癡立不動忽聞梁上訇然一聲殿傾矣此嫗壓爲齏粉而童子無恙也觀此二事豈非有鬼物憑臨者耶

王大王二

江陰有殷某者中乾隆癸丑進士官湖南同知嘉慶初年教匪滋事殷同在軍營佐理有兵卒王大王二者爲教匪

所板害殷未分曲直竟殺之以爲功後丁艱服闋補順天府治中忽發痰疾嘗持刀欲殺王大王二日日作鬧家人輩恐傷人以錫刀換去鐵者殷忽將窗櫺亂斫皆爲之斷卒狂死

三善

吳門顧杏川太史元愷於嘉慶十八年秋從金陵鄉試歸

過京口偶感冒寒熱大作忽作噤語云有北固山神偕鎮江府城隍丹徒縣城隍俱來迎且賀曰君今科必魁榜君祖父有三善上帝皆紀錄之矣顧不信遂同往文昌宮查

鬼神

三

訪云云及歸家病旋愈是科果中式

祭品用熟

邵北崖桃渚隨筆載松江某氏請乩仙有近鄰陸成衣亦降乩曰我爲某家土地受其香火甚安但祭品皆生冷不可饗乞寄言某家爲我具熟者如其言以告鄰某越數日乩復降曰前日我一言累其家多費幸爲我再告之以後祀我不拘葷素但求熟者可也大凡祭祀之品需用熟者余亦嘗持此論考古之鼎彝皆有蓋俱祭器也其法先將犧牲黍盛貯其中而以蓋覆之取火熬熱上祭時始揭蓋

若今之煖鍋然所謂款此馨香也若祭品各色俱冷安謂之馨香耶余家凡冬日祭祀必用煖鍋即古鼎彝之意以此法用之掃墓尤宜敢告世人共知之此理之易明者

兩指

太倉王氏一樓素有鬼人不敢居諸生陸某館于其家獨不信竟移榻中夜見二鬼徙倚漸近一鬼曰樓有貴人一鬼曰什麼貴人伸其兩指曰不過此耳陸心喜以為必登兩榜及年六十餘以歲貢鄉試中副榜蓋兩貢生云

倒划船

鬼神

五

虞山風俗以三月二十日興龍舟余見有划船老爺者一敞口船載一木像以舳倒行紗帽袍笏鬚鬢有鬚邑中無賴子弟以儀仗擁護奉若神明旌旗滿船雜以鼓吹其船有南划船北划船之目南划船相傳是前明錢御史繡峯家園中採蓮船也不知何人取以出城奉張睢陽手下將官南霽雲像以實之故牌額上稱南府後北城無賴羨慕之亦照樣打一船稱曰北府俚鄙可笑一至於此然其所謂南府北府者皆無廟祀借民房為居言神愛其家居住其家必發大財每家居一月亦有居十日者又遷別家輪

流旋轉香燭盈庭宛如祠廟謂之落社雖邑中士大夫亦不以為怪也龍舟一出兩船隨之民船皆讓男女老少雖坐舟中咸起立屏息無譁極其誠敬道光五年萍鄉劉君元齡字房伯即金門侍郎子來署昭文縣事以其在 聖宮前落社竟敢乘轎放炮以為大不敬遂燒其船碎其像一方稱快焉

陳三姑娘

鬼神

五

青浦金澤鎮有淫祠曰陳三姑娘者有塑像附東嶽行宮每年逢三月廿八九月初九遠近數百里內男女雜還絡繹而至者以數萬計燈花香燭晝夜不絕鄉中婦女皆裝束陪侍女神以祈福祐或有疾病者巫輒言觸犯三姑必須虔禱於是愚夫愚婦亟具三牲到廟求免廟僧拒門不納索費無已亦看其家之貧富富者至少三十番然後延入以為利藪地方上有庠生楊姓者為廟中護法與僧朋比剖分相傳禱祝時必檢擇美少年入廟哀求尤為響應真可笑也三姑娘者云是吳江之蘆墟人居三白蕩邊年十六七美麗自命有桑間濮上之行其父覺之遂沉諸湖後為祟由來已久道光六年十一月余友徐君既若為青

浦少府先有孝廉倪皋者稟於臬憲奉文禁止又有徐某與楊姓爭利互控松江府歷年未審既若抵任後聞此言之鑿鑿乃奮然親往廟中果有其事遂鎖拿三姑娘下船其像盛粧纖足體態宛然觀者數千人咸以爲不可褻瀆神明叩求寬免恐觸禍也乃載歸置縣堂下縱火焚之其訟遂結民之愚惑如此其後聞東嶽廟左近有鄉婦半夜忽然譫語自言爲三姑神欲求一舟送其渡河遠從其夫少遲則三姑神大哭曰天旣明恐不及矣此亦氣數也言訖寂然卽徐少府鎖拿之日也

鬼神

三

王老相公桑三姐

又常熟鄉民每有疾病輒禱王老相公及桑三姐相傳老相公者係本地人一生好酒乘醉投河一靈未泯因而爲崇禱者先備餚饌醇酒置病人榻前使兩鄉愚作陪酒三行漸移席出門外且至近水河濱預僱一舟又移席置舟上卽解纜搖到大河空濶處陪者忽詭相怒大罵攘臂遂將席上所有餘酒殘餚盡棄河中以爲送老相公去矣桑三姐者亦本地人生時頗美偶與和尚一笑彼此直出無心其父疑之遂將三姐捆束投諸水中和尙聞有此事亦

投河以明心迹一靈未泯亦爲崇鄉間至刻畫像俗稱爲佛馬是也病者亦禱之此三事相類皆狄梁公之所謂淫祠當禁也

人而鬼

有傭工李姓者自言在嘉定東鄉爲人挑棉花入市其時有四更餘霜風颯然聞荒塚中隱隱哭聲迤邐漸近見一女鬼紅衣白裙披髮垢面李挺立不懼遂將所挑之杖敲之鬼隨墮地號呼視之則人也蓋慣以此法奪人財物者李罵曰汝欲嚇人耶吾破汝法矣嗚呼人而鬼獨是人也

鬼神

三

哉

精怪

叢話十六

鼠食仙草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吾鄉九里橋華氏家有樓扇鑰已久除夕之夜忽聞樓上有鼓吹聲異之家人于牆隙中偷窺有小人數百長不盈尺若嫁娶狀儀禮前導奩具俱備旁有觀者曰明日嘉禮當更盛也主人頗不信至次日夜乃親視之聽鼓吹復作花光鏡彩照耀滿樓有數十人擁一轎輿而新人在輿中哭作嗚嗚聲後有老人坐兜轎掩涕而送之女從如雲俱

精怪

出壁間去主人大駭自是每夜于隙間探之不半月間呱呱聲生子矣又數日所生子就塾矣其師織長烏喙白鬚飄然向坐兜轎老人手攜童子出拜師授以中庸章句歷歷如人間里中有聞之者疑信參半一日有道人過其門曰君家有妖氣當為驅除之但須以穢物穀食酬神始能去也主人強諾之道人仗劍作法噓氣成煙旋繞空際即有金甲朱冠者現前領道人指示梁柱而退少頃空中擲小人數十道人飛劍叱之須臾皆死盛以竹筐幾盈石許道人曰我遠來不敢言勞惟驚擾諸神酬之宜速也言訖

而去主人自念曰除妖正也因妖而索食是亦妖也遂不酬神忽聞梁間疾呼曰汝輩強項若此吾為施神術而求一飽不可得吾曹小繁將奈我何乃知所謂道人即掩涕送女之老人金甲神者亦即烏喙白鬚之師也而竹筐所盛之小人一石許亦無有矣因此穿堂穴壁齧案脚穢箱無完衣遺矢淋漓作鬧無虛日主人不得已急往江西訴張真人真人禱之壇乃曰此羣鼠悞食仙草變幻為祟也乃書符數紙主人歸懸諸樓上復以小符用桃木鍼鍼其穴遂寂然越數日穢氣大作啟樓視之見腐鼠千餘

精怪

頭中有二白毛長尺許者似即向之作法者也此前明萬歷末年事按今邑中風俗歲朝之夜皆早臥不上燈誑小兒曰聽老鼠做親即以此也

張氏怪

吾邑有諸生張熙伯喜談術數多讀志怪之書忽聞梁間有呼相公者始聞其聲繼見其形形無常或作偉丈夫或作十一二歲童子或作女鬟舉家見之一日熙伯子晨起讀書怪挾書亦爭誦貌如一熙伯莫能辨子衣肩有綻處驗之亦同無何怪笑簷隙間熙伯子仰窺其

榻悉具

怪僅長寸許踞几朗誦乃金正希稟也適客至熙伯方咨
嗟無以爲饌怪云吾當爲相公致之旋有酒一壺佳餚四
五品墮於桌上賓主啖之極歡熙伯故貧士無錢糶米忽
有錢數百置案頭怪亦談人禍福無不中者有客來熙伯
家作歇後語云君家索隱行尙在耶怪應聲云子不語固
在也如是者年餘適張真人過邑境邑令吳澹元爲言於
真人真人遣法官至怪寂然法官出旋又至熙伯挽令公
再懇真人曰怪自外來者易去自心發者難除然吾終當
有以治之可移檄城隍怪當自去比暮怪言于熙伯曰吾

精怪

卽去但須遲我三日卽收拾筐箱器皿衣履什物至於醢
鹽食具莫不捆載而去越數日復還日大江以北烽煙甚
熾吾未有備將鳩工而飭材焉惟重驚動相公起居有足
愧耳卽召函人矢人造作干戈器械鍛鍊刮磨鈔鈔有聲
數日而畢乃集數百人甲冑而馳耀武庭中庭不甚廣而
縱橫馳驟五花八門宛如教場演習兵弁也一呼擁而去
此明季事

朱方旦

湖廣人朱方旦鰥居好道偶于收舊店買得銅佛一尊衣

冠如內官狀朱虔奉之朝夕禮拜者三年忽有一道人化
綠其形宛如佛像朱心異之延之坐因問此佛何名道人
曰此斗姥宮尊者談論投機道人問朱曾娶否曰未也道
人曰某有一女年已及笄願與君結絲蘿可乎朱大喜請
同行俄至一處門庭清雅竹石瀟灑迥非凡境少頃有女
出見芳姿豔雅奕奕動人道人道曰老夫將倚以終身君無
辭焉朱曰諾遂涓吉合巹伉儷情篤日用薪水不求而自
不乏居無何女曰此間荒野不足棲遲聞京師爲天下大
都會與君居之始可稍伸驥足道人力阻不從嘆曰此數

精怪

也遂別而行朱與女旣入都賃居大厦廣收生徒傳法修
道出其門者以千百計時京師久旱天師祈雨無有效也
女愆朱出教以法呪暗中助力朱甫登壇而黑雲起于東
南須臾甘霖大沛有司上聞聖祖因名見賞賜甚
厚儼然與天師抗衡天師不得已心妬之乃佯與之親昵
以探其爲何如人而女不知也如是者一年女忽謂朱曰
妾有一衣懇天師用印諒無不允朱如命遂求之天師心
疑與法官商此衣必有他故不可驟印姑以火炙之竟化
一狐皮女已早知遂向朱大哭曰妾與君緣盡矣妾非人

乃狐也將衣求印原冀升天詎意被其一火原形已露骨肉僅存死期將至卽君亦禍不旋踵矣彼此大慟遂不見其日天師已奏進下旨將朱方旦正法先是雲間王侍御鴻緒劾朱妖言惑眾至是上嘉之擢官至大司寇

石妖

華子旦者吾邑人居嚴家池北暑月每偕友乘涼于學宮前石閣上一夕月色甚明黃昏人靜欲喫煙思覓火不得獨步入學宮見小門半啟有女郎露半身絕色也見華凝盼與之火良久掩扉入華心蕩歸臥書館思之不置忽聞

精怪

五

叩門聲啟視之卽所見女郎也自言是學官家人女見君畱情故脫身至此幸無漏洩華喜甚遂同枕席纏綿甚篤至天明而去自是無夕不至家人或窺見之親友亦知其事者咸謂學官家人並無此女恐爲妖所魅華以詰女女曰吾實仙也與子有緣幸勿疑嘗偕華詣其所居幽房曲徑實異人間又挾華遍遊天下諸名勝悉記其聯額筆之書然華體日羸困不能支心亦疑爲妖而遠之無計一友教以銀硃塗其額如其言女不覺也試踪躋于學宮見碑趺石龜首有硃焉乃具呈於官集衆碎其首中有小圓石

精怪

六

堅如鐵斧不能傷火不能焚也乃舉而投諸湖絕蹟者旬餘一夕女復至衣袂皆濕曰吾固無恙但來路稍遠今住此不復返矣自是常居其家日中亦不避女工精絕華妻怒甚及見之反轉怒爲喜不知其所以然至明年春二月惠山神誕賽會甚盛且聞張真人將過境華匍匐行至南郭憊甚憩驛前石上見一道人丰神特異謂華曰子訪真人無爲也華曰子能治妖乎道人曰易耳華遂跪求道人出二符曰一粘于房門一粘于臥榻吾今有事期中秋爲子除之華曰吾憊甚不能歸奈何道人偕至道旁酒肆中取酒一盃書符其中令華飲之華故能飲持盃覺重甚飲不能盡道人取盃盡之曰子緣淺可惜也道人徑去而華覺足有力歸如誠粘符女至門不能入越窗而進至臥榻不能上惟抱牀足痛哭而已歷數往日恩情曰奈何遠絕我華寂不爲動自後女雖居其家不能近矣至中秋夕華方夜飲耳中忽聞呼華子旦名知道人至尋聲至後園見道人背劍繫胡蘆立月下出一符令華偕其妻縛妖出妖曰吾至此復何言但祈置我于暗處乃出擲于牆邊見道人仗劍指妖有氣一條如白練遶劍而上插于胡蘆中遂

不見後張真人過錫山索其符觀之曰此呂祖親筆篆也

後子旦年至八十餘而歿康熙初年事

憶余于嘉慶二十年秋偶拜無錫校官郭晴川先生於明倫堂後見一美婢年可十六七手抱嬰孩舉止閑雅衣妝亦華麗絕俗意謂是門斗之女余時正欲買妾使人訪之僉云並無其人異哉或此怪尚在學舍中耶

小三娘

湖廣麻陽縣方壽山中有女妖白晝現形空中聞語自稱小三娘為民厲民懼多遷徙避之縣令設醮驅之不去時蘇州蔣敬夫名燾官辰州知府手草檄文率役數十人操一豚蹄一盃酒親履其地詢妖所在土人曰山陰有一洞

精怪

七

時間異聲窺者輒暴死人莫敢近蔣曰居官不避難過難而死無所悔也况吾為天子吏為忠臣孝子之裔雖有妖足以制之吏胥相顧驚愕紳士再三勸阻蔣曰諸君豈不知韓昌黎之驅鱷魚乎諸君視吾為何如人而虞吾不能步昌黎後塵乎即至其處吏胥勉強相從洞口極狹投以豚酒焚檄呪之俄頃洞中黑風旋起草木皆鳴蔣曰妖能作祟現形我前我坐此待之良久無所見率眾歸路旁見繡鞋一雙皆曰是矣妖所履也蔣曰妖已遁民可無恐矣此康熙六十一年事

石虎

蔣光祿公坐在婁門外壩基橋康熙四十年間有墳之鄰近一養媳買麵過蔣墳稍佇立倏失去覓之不得歸而告其姑姑怒疑其誑也罵之養媳哭泣至蔣墳向天拜禱同視兩旁石獸有石虎口吐麵一縷因拉姑觀之怒始息是夕有人見壩前神燈照耀逾時滅明日視之虎已缺其口後不復怪矣

寄囊致富

吳門有某行賈虧本抑鬱無寥一日有老翁來寄囊甚重

精怪

八

一去年餘並無蹤蹟因發之盡黃白物也暫取運用致貲鉅萬越數年翁忽至詢知其故如數還之翁笑曰我欲此物何為我實仙也汝命應富但須祀我一室每晨以火酒一盃雞子十枚供我座前便足矣如其言如此者數十年後其子孫不甚信祀奉稍怠遂屢患火災不十年而大敗

龜祟

嘉定外岡鎮錢又任途遇人攜一小龜背穹隆如塔詫而市之畜諸簾中或取置之地龜亦時行時止不肯人亦不行他處鄰人吳鼎之妻頗有姿色嘗坐檐下積以口孽麻

亂者卽吐棄之龜時至食其吐餘未匝月吳妻忽見一客衣黑衣軒然而來方趨避間客突入抱吳妻宛如夢寐遂爲淫褻自是無夜不來婦日就疴瘠詰其由乃知龜之爲祟也遂殺龜婦忽大呼日是不可饒也氣頓絕矣無何而鼎亦亡

蛇妻

湖州歸安縣菱湖鎮某姓者以賣碗爲業納一妻甚美而持家勤儉異於常人一日謂其夫日我見子作此生涯飢寒如舊非計也子如信吾言自有利益其夫聽之遂棄舊

精怪

九

業買賣負販一如妻言不及十年遂至大富生二子俱聰慧延師上學惟每年端午輒病而拒人入房其夫不覺也長子方九歲偶至母所見大青蛇蟠結于牀遂驚叫反走回視則母也因告於師師故村學究以禍福之說聳動其夫妻已知之遂謾罵日吾家家事何與先生是夕忽不見乾隆初年事

妖人

吳門有素封某以質爲郎人亦恂恂儒雅居城東偶于井中見黑氣召巫視之曰此冤孽也須令道士牒往鄆都如

其言而黑氣滅後三年氣又從井中出繚繞屋宇巫曰孽已深須再牒又從之而滅復三年氣再見巫曰孽不可道矣須以某道士來收治之某道士者善符水精勒術重幣延請始至云法事須百金三日可滅但需先付其半從之第一夕道士誦呪持燈黑影繞燈旁第二夕黑影入燈內道士云明日須付清百金妖始滅不從僅付二十金日且俟妖滅始清付道士怒碎燈而去但見黑影滿帳鬼聲啾啾而病者卒矣或日道士善隱形術能召鬼妖皆由道士所遣也聞此道士每夜宿必獨居一室有鑿壁窺之者見有兩女子侍寢想能攝生魂與之狎真妖人也

精怪

十

黃相公

余舊居金匱泰伯鄉之西莊橋東北半里許有村名新宅者鄒氏世居其旁舍有倪姓爲木匠娶一妻頗有姿一日忽微笑日黃相公來了遂入臥房自此每一月輒來五六次其夫無如何也有一夕其夫忽見有白面書生從內出急將大斧刃之人隨墮地視之一大黃鼠也自後寂然

蛭蚰精

閩門葉廣翁精于崑曲有納書檢曲譜行世其族子某年

少能文頗好狹邪一日獨坐書室中有女來奔頭挽雙髻曰西鄰某家女也遂與同寢膚柔滑如凝脂生竊自喜惟此女每來茵褥上必有白光一團如泥銀者莫解其故越數月生得疾以瘵死或謂此蜒蚰精也

桃妖

嘉定外岡鎮徐朝元家舊有桃花一株其妹方笄甚美常曝和衣於樹上一日忽見美男子立於旁調笑者久之遂通衽席女益嬌豔而神氣恍惚家人密覘之疑桃爲妖鋸之血蹟淋漓妖遂滅而女亦尋斃

精怪

狐老先生

山東兗州府城樓上相傳有狐仙好事者欲見之必先書一札焚化并小備餽饌至期而待夜半必至稱之曰狐老先生其人著布衣冠言貌動作絕似村學究問其年曰三百歲矣于天地古今一切語言文字無所不曉獨未來之事不言人有見者因詰之曰貴族甚夥傳聞異詞每見有以淫穢害人者何耶先生嘆曰是何言歟世間有君子小人之分吾族亦然其所以淫穢害人者不過如人間娼妓之流以誘人財帛作謀生計耳安得謂之人乎又詰之曰

然則君子所作何事曰一修身二拜月如是而已聞者爲之聳然

天狗

蘇州宋文恪公墓在沙河口乾隆中有墳旁老嫗陸姓月下見一物如狗者從空而下躍水中攫魚食之如是者旬餘不解其故一日守墓者遙見華表上少一天狗過數日天狗如舊或疑此物爲怪擊碎之

男女二怪

精怪

膠山鄉上舍里之東南地名煨焦洞有村民夫婦俱年少婦微有姿色乾隆戊午三月婦偶于門首佇立見一美男子俊服麗容過其居彼此流盼至夜適夫他出月甚明忽有人排闥入即日間所見之美男子也擁婦同寢極歡自是每夜必至夫不之覺也未幾其夫亦見一女子至其門美甚疑近村無此女迨夜將掩扉而女在室矣即與之登榻而妻亦不知厥後夫婦男女四人共臥彼此各有所私似若無見聞者然夫婦日漸羸瘦心知爲怪而莫由窮其源里中父老聞之乃言村南數百步有古墓墓有老獾或日久爲妖耳探之墓果有大穴集衆掘之迫以火繼灌以

石灰水訖無所見而怪終不去有道士葉某習驅妖術乃
延之設醮三日遂不復至

有聲如牛

先君十餘歲時常侍先祖母顧太孺人寢于貽燕堂之北
廂一夕聞堂中有聲如牛猛厲欲絕急召家人持燈燭之
一無所見惟半窗殘月而已其明年春先祖紹美公忽發
痰疾越五年而終不識何怪

管庫狐仙

乾隆丙午四月杭州錢塘門外有狐仙作二女形借寓人

精怪

三

家言語似北直隸人其長者年貌不過十七八少者垂髻
僅十一二惟十餘歲童子能見之每日索清水一盃茶二
盞置几上日午後倚童子借書看手不釋卷看畢即令童
子還之有人以金瓶梅與看者女略一翻閱微笑曰此宣
淫之書不足觀即擲地下有老諸生王姓者博學善考據
攜一童子欲謁之女適他往王悵然返及出門童子隨指
空云女回矣於是復入女指座云先生請坐王望空而言
曰吾聞汝等有三十六種汝何產也女曰西山派王曰然
則汝何不居燕趙之間女曰自乾隆二十七年二月 聖

駕南巡吾等護 蹕而來王曰何不護 蹕而返女曰上

帝使吾等看守藩庫王曰既如此不居藩庫何也女曰本

居藩庫今已滿期將欲歸故鄉耳王又曰聞汝喜於看書

所看何書女笑曰老書歎凡世上所有之書皆可觀也王

曰何書最妙女曰易經王曰自漢至今注易者不一其人

如漢之施孟梁邱京氏費氏焦氏全注汝能盡見之乎且

何者為優何者為劣乎女又笑曰此不過講名物象數識

緯之說而已精義不在是也坐話移時滔滔不窮然女所

答問諸言皆因童子傳話王無所聞也越數日忽去酬房

精怪

四

主人以庫銀五兩

髓精

世傳育詞中有白蛇傳雖婦人女子皆知之能津津樂道
者而不知此種事世間竟有之乾隆戊申七月有幕友某
君者吳郡人其女嫁同城某氏吳門俗例新嫁娘每過端
陽節輒歸寧銷夏輿從而歸其女忽在輿中大叫一聲急
急至家氣已絕矣舉家驚惶不知其故一日夜方醒問之
女云昨在輿中見黑衣人揭轎簾遂為持去至石湖中旋
有數十人來似搶奪者黑衣人亦率其從者數十人拒之

大戰良久忽聞空中語云光天化日中汝等敢如此搗弄人耶不知是何神也但見兩造人皆變原形俯伏請命而已
已黑衣者乃鼈精從者則蝦蟹魚蚌之屬而與之奪者則為猴為蝴蝶為蝦蟆水雞也又聞空中語云速送還居有頃但聞水聲風聲兩耳轟然已抵家中矣實似一夢也女既醒無他疾苦醫者來視亦不服藥以為無事矣越三日黑衣者復至自此作鬧無虛日言其夫家在石湖中悞食其子報仇而來欲娶為婦有蝦精者亦佐鼈精為祟鼈精至女則縮頸而行蝦精至女則曲躬而坐許其食則食量

精怪

五

兼人不許其食則滴水不能飲因延圓妙觀道士結壇設醮事或將易經扎其額或持寶刀覆其頸百計千方總無有效一日諸精怪私相語曰吾等在此無所畏不過難過京口耳女聞告其父某忽生一計買大舟攜其女將至揚州過年一面遣人詣江西張真人告狀詎舟至丹陽鼈精怒謂其女曰汝輩欲我過江耶今日便殺汝言未訖女忽暝不得已仍還家時已十二月廿八日矣至次年二月十日張真人遣法官至先一夕諸精怪告黑衣者曰聞明日有江西道士來吾等先去矣黑衣人笑曰江西道士奈我

何耶至次日黑衣人亦去怪遂絕

猪首人身

甘肅張佩青先生乾隆辛丑進士官至翰林學士未第時同其友人王元堂攜二僕俱在蘭州皋蘭書院肄業路經猪嘴鎮是日適有大官過境大小店住宿俱滿惟西口一小舖尚有空房三間云素有怪不敢招人張王兩公不得已將就借宿至三更時四人俱熟睡忽訇然一聲元堂先驚醒見有一物高七八尺許猪首人身藍毛垢面彳亍而來一見大駭恍如夢魘佩青亦驚覺大聲呼僕皆不應店

精怪

六

主人聞之亦驚起視之一僕死矣不知何怪也後元堂僅舉於鄉得大挑為校官耳此膚施張芥航河帥為余言之

投井

吳門陶汝恭曾受業於族兄嘯樓明經嘉慶元年年三十許為鬼怪所惑自投於井賴家人救撈得不死問其故據說是日垂晚有素不識認之藍衣婦人領至一處洞門齊開燈彩炫目前入門遂覺身在盤井無他異也自此如醉如癡者累年遂狀其事於張真人適真人有事來蘇命其法官鄒姓者結壇行符咒一日夜至次日之寅刻乃獲之

藏其怪於甕中是早余自杭州回蘇晤汝恭言語如常時家人咸喜曰愈矣其甕上有天雷火三字符四條貼於四遭兒童不知欲看其怪作何狀乃揭開未半時癡如故越年餘遂死其家道亦蕭索矣

狐報仇

嘉慶乙丑年陝西甘泉縣有高中秋者素無賴而美須鬚身長八尺嘗入山打獵有狐數十頭盡為所殺剝其皮而食之是年十二月忽有二女子從天而降嬌美絕倫自言瓊宮侍者謂中秋曰上帝使我侍君君有九五之尊願自

精怪

七

愛也中秋竊喜而無相佐之人即以是言告之同邑武生王三槐及本營參將旗牌官高珠皆大喜高遂以其女許中秋為正宮而讓二女為妃嬪二女者能撒豆成兵點石為金之法試之果然遂起意謀為不軌中秋有傭工史滿匱者欲脇之以為將史不允一夕間二高與王將割滿匱頭祭旗起事約有日矣滿匱急星夜入城擊鼓縣令知其事一面飛稟上司而以滿匱為眼目盡獲之是時金陵方寶巖先生為陝西巡撫狀其事於 朝中秋等皆凌遲惟兩女子杳無蹤蹟蓋孤報仇也

高柏林

江陰高柏林者少無賴貌韶秀住廣福寺旁偶于佛前求終身得吉笈心竊喜私計他日得志當新是寺及長有某邑宰召為長隨頗寵任之呼曰小高宰治故衝繁差使絡繹一日有 欽差過召小高付以千金令辦供應小高至驛中前站已到倉皇迎接忽失金憤極擬投水死忽有一老人救之曰汝命應發大財此非汝死所也自此供應舖設一無所備 欽差故廉吏一見大悅以為此人是幹僕即令跟隨嗣後勢益大凡關差鹽政皆任為紀綱不十年號稱數十萬至郡守監司皆與通蘭譜出入衙門延為上客後果重建廣福寺地方官仰體小高意亦為科派民間未免太過百姓譁然有作碑記一篇假官封直達撫軍者撫軍察其事乃據實奏 聞有 欽差訊辦先是小高感老人恩得不死乃塑像于家每晨必禮拜至是而泣跪像前尚求救我其夕家中聞馬喘聲明晨視塑像汗出如是者三夜忽聞事得輕辦矣或曰即此老人往託某公為緩頰小高實不知後聞老人乃狐也

精怪

六

樹神現形

陽湖洪大令節孫為翰林編修洪稚存子中嘉慶戊午舉人選授湖南某縣知縣署中廳事舊有園池古木參天洪嫌其黑暗遂命伐之吏役不敢曰千年大樹素有神不可伐也洪不信怒曰亟先芟樹枝明日再斷其根是夜洪夢綠袍者數十人皆折臂流血訶洪曰汝家福祿盡矣尙敢肆毒耶洪驚覺晨起至廳事但見池水盡變成血樹皆人立而啼洪大駭因得疾越日死

蜘蛛網龍

海州大伊山中有千年蜘蛛能噓氣爲黑風居民每望見其風如黑煙蓬蓬人皆嚴閉戶牖行路者則面牆伏壁不敢觸恐其毒也或幻作老人形如村學究喜與嬰兒嬉戲人盡見之習以爲常並無他害嘉慶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忽大雷雨有兩龍來擊之蜘蛛吐絲布網縛住兩龍兩龍窘格鬪半時濱海皆漫又突出火龍兩條焚其網前兩龍始遁去須臾雨收雲散龍與蜘蛛皆不見居民於數十里外拾得蛛絲大如人臂其色灰黑其質堅膩或長丈餘或數尺兩頭皆有焦痕眞奇事也大興舒鐵雲孝廉爲作蜘蛛網龍篇七古一首刻集中案大伊山在海州城東南四

精怪

十五

十里秦漢時謂之伊閭史記淮陰侯列傳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閭是也

借寓

嘉慶辛未歲諸城劉信芳尙書爲江蘇學政將考揚州府屬其試院故在泰州院東有富家某者主人偶坐堂中忽見一老人來謁白鬚飄然約年七十餘矣老人曰劉學使將到此間鄙人有家眷十餘口可否暫借尊府後園寓一月乎主人怪之頗聞試院中有狐仙之說慨然允諾老人忽不見遂將後園關鎖不許家人闌入隔數日有小婢抱

精怪

三

官人到園門見關鎖旋回內宅忽空中似有人將所抱官人奪去者其婢惶遽哭告主母主母亦會意戒勿言頃刻間見小官人在房中臥榻上嬉笑如常手上添金鐲一雙

放火

淮城王姓者素封開質庫因擴鄰屋見有小狐三頭遂斃其二其一逃去自此家中作鬧無虛日嘉慶乙亥冬日質庫大燒深受賠累以此控告張真人給牒而歸安靜數月復鬧如故王不堪其擾將燼餘當包陳本四萬餘金賣與程姓忽聞空中人語云吾與王姓有仇爾可不買其妻聞

之甚明程不信仍買其包丁丑三月包樓復起火燒盡無餘

採蓮朱桂

清江浦有採蓮者本倡家女風騷絕世一夕有美丈夫來宿並無纏頭每夜輒來驅之不去知其為狐仙也搗母哀求之曰仙來此間已八十餘日無一客上門者豈仙必欲餓死我母女二人耶仙始慙而去又有朱桂者為茶坊傭工每夜有好女子來奔桂窮甚其女稍稍周濟之後桂母欲為娶妻其女不許桂與爭之遂批其頰如此者二三年

精怪

五

一日忽不見此二事清江人傳為奇談

獺鬼

長洲有徐某者富而慳親友借貸拒弗見也其子年弱冠頗思幹蠱每為延接或私自周給之父大怒以為不肖俟其見客時持杖撻之欲以絕其將來未幾其子病醫藥難治或云獺肝可療也乃重值尋覓得一小獺取其肝未及服而獺鬼索命云殺吾子以療爾子豈天理之所能容乎徐百計禳禱卒無效願瘞以死而家道貧矣

賴婿

有鄉人周姓者生一女年及笄矣臨河浣衣忽見水中躍出一少年大驚疑為鬼物次日有客來議姻事周末許客既去而案頭留紅紙一張乃賴氏求親帖也正怪鄉村無此姓擬待客來還之兩月餘忽一少年趨庭盛服自稱子婿周大怒逐之少年笑曰婿實姓賴翁何得賴婚耶遂據房屋設茵榻餽儀物并謁親鄰方擇吉期忽一人來告曰老安人死矣亟亟歸夫少年大慟不止入水而滅或謂此少年是獺精也云老安人死遂不敢娶亦奇已哉

醫狐

精怪

五

屠施張子涵茂才閱余所輯履園叢話精怪一門因言其先世東白公善岐黃性嗜酒居家在古坊州之西原曰古路村每至市中輒醉戴月而回率以為常一夕忽遇美少年若素相識者欲請診視云所居甚近遂同行約二里許入深谷中及入門見童僕如雲往來不絕問所診者何人少年曰內子臨盆三日矣診其脈帶弦而手微熱似受涼者視其面則雪白如玉絕色也因開一方囑之曰市上惟王姓藥鋪為道地遂辭歸次日至藥鋪果見所開方於案上不知從何來而藥已空中撮去矣其異之其地故多狐

好事者循途而往唯見山色空濛蒼苔滿徑血蹟淋漓而已

火怪

長洲縣北鄉屈家漾諸處忽於嘉慶乙亥年冬有火怪從荒墳中出如煙一團滾于地土凡腐草枯葉無不拉雜摧燒之居民驚懼伏地哀求恐其上屋也怪在空中自言吾愛看戲地方上倘能唱戲敬我我即去矣于是鄉人咸釀錢演戲三日其怪寂然

佛雲夫人

錢唐王疎雨觀察第四女名稷生號佛雲年十七德容兼備尙未出閣偶遊西湖花神廟似見花神回眸而盼之者正訝詭聞忽有白雀飛入袖中覓之不得歸而夢與花神相見自此得病如醉如癡自言自語觀察甚甚遂牒于城隍神病少減隔一二年嫁於介休馬方伯書欣之公子名鑑者婚之夕拜起似有神人擊其背公子驚而病二載而沒佛雲柏舟自誓至今嘉慶庚辰已十餘年矣並無恙也佛雲能詩工書畫彈琴奕棋無不通曉而尤明于音律初佛雲年六七歲其母夫人鍾愛之送尼院拜爲弟子有老

尼酬以銀鎖歸而變金問老尼尼曰實銀也殊不可解

老段

陝西太白山中有樵者四十餘人夜宿山下取胡琴鼓板作秦腔以爲樂時殘月初升見一人長數丈頭大如栲栳口潤二三尺卓卓然來樵者恃人多不畏也唱畢長人大笑曰唱得好再唱一曲老段聽聽樵者復唱長人復笑如前每一笑時山鳴谷應樹木颯颯生風中有一惡少年以樵斧燒紅投之長人口中大叫一聲而去明日樵者四處尋覓惟見枯樹一大株節隙處樵斧猶存耳此乾州馬岡

精怪

千言之其事與石濤和尚相同相傳石濤在黃山夜坐見一藍髮紫面長人張口突入石濤適圍爐火遂將鐵箸夾一紅炭置其口中其人負痛疾走閱三日石濤偶出山忽見路旁核桃樹一本杈杈如人狀鐵箸與炭俱在焉此皆山魃木魅之屬也

山魃木魅之屬在處都有總出于深山中婺源齊梅麓太守爲秀才時嘗與同學讀書大障山古寺一夕聞窗外窸窣有聲須臾漸入室喧攘殊甚不知何物幸臥房緊閉未能入也及天明看室中所有書籍筆研字畫以及桌椅器

具無不為之顛倒寺僧曰此山魃也又吳門張涿卿隨其
父宦閩中聞某縣官署後有鬼物人不敢近涿卿素膽壯
夜宿其處從梁間偷看至三更時果有數物非人非獸往
來於庭砌之間又有龐然而大者一頭長七八尺亦無首
無尾私念曰必山魃也其次夕戲將鞭爆五六串以華線
相聯復以火藥三四斤布置周遭仍從梁間以待看所謂
鬼物者復來涿卿炷以火鞭爆齊發火藥亦飛熾滿地但
見數物從火中跳躍大叫移時而去及天明並無蹤蹟後
遂寂然

精怪

五

報應

叢話十七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德報

元末明初有張某江西人積德累世人無知者嘗卜一地
葬其父母葬畢歎曰吾子孫如不墜先業必當為三公張
生子五人長曰振次日賢次日昭次日簡次日鐸分居五
處其一居湖廣後為江陵相國居正諡文襄最先發其一
居四川入 本朝為遂寧相國鵬翮諡文端其一居江南
為京江相國玉書諡文貞其一居安慶為桐城兩相國英
諡文端文端子廷玉諡文和其一居長白山入漢軍即菊
溪相國百齡諡文敏也一支五房而出六宰相且科甲蟬
聯數世不絕古今所無而文和弟廷璐為禮部侍郎廷瑑
為工部侍郎文和子若靄若澄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若淳為刑部侍郎尤為一門之盛

報應

長洲韓宗伯世能與清流令蔣育馨同登隆慶丁卯榜宗
伯之祖永椿居陸墓家貧早起持帚掃兩岸螺螄盡入水
中四十年不倦蔣祖京義居婁門外敦倫慕義家貧稍有
蓄必助族人讀書膏火送弟士修入城應郡邑試徒步在

來雨雪饑寒不顧也後永椿以孫貴贈一品京義以曾孫若來貴贈一品韓蔣兩家三百年來為吳中望族

蔣皆我公名育馨長洲人年十八領隆慶丁卯鄉薦萬歷中官福建清流令多惠政錄其陰德尤大者二端清流山民多畜蠱毒人至輒死公親自按捕殲其渠魁且以治蠱良方刊示通衢人賴以生者甚眾又清流民俗女婢鬻於人者日椎髻赤腳負汲道中過時弗嫁健兒多舫鯨自處終身不得娶公下今年二十外弗婚嫁者有重罰能遵令者各贈以銀一夕而畢願者數千人民感其德為立生祠

報應

迨公去任老幼攀轅以豆一石置公車前日願祝好官子子孫孫發科發甲也公之子燦即中崇正元年進士孫德峻中順治十五年進士孩中順治十六年進士埴中順治十八年進士俱以文學官績著名東南自此曾元以下登甲第躋顯秩者至今不絕

李明整字山顏號蓼園明末補嘉興縣學生順治元年舉鄉試授福建古田縣學教諭受知於巡撫佟公國鼎時聞有流民數千或疑為寇將殺之蓼園力白其寃得免嘗上佟大中丞詩云閒嘗從行閒歷歷摩高壘慷慨談世事與

酣掌每抵海上揚風波柙中出虎兇書生佐軍威母乃失所倚妖人布流言間左竊姦穴城南數千人如肉登諸几多公重一言豪民類遷徙一時反側徒渙然釋疑似余力何有焉公惠可知矣相知貴知心如公寧有幾平生一片心士為知己死長吟以報公詩人歌樂只蓋紀實也是年山寇四出榕城被圍累月及事平則檄按士子之脇從者人情洵懼公謂中丞曰此邦初定猶新國也宜用輕典惟亟請廣招徠以消反側於是諸學生畢出復業他邑效法全閩以安後蓼園引疾歸生子五人長秀官處州教諭次

報應

我郊官廣西鹽驛道次陳常中康熙癸未進士歷官兩淮運使陝西道監察御史次在莘中康熙丙子副車次維鈞附貢生初授江西都昌縣歷官至直隸總督門第之盛一時無兩皆積德所致也見嘉興李金瀾明經所記之天香錄

韓誦先公名勗長洲人至性過人父治由舉人知黃巖縣事有政績卒於官公奔喪千餘里遂病咯血伯兄以役事被累公盡哀所有以濟兄家雖破絕無幾微憾也待女兄弟尤有恩意一適張氏夫婦相繼歿撫其孤成立其篤於

倫誼類如此子葵康熙癸丑會狀仕至禮部尚書諡文懿孫曾俱占甲科

沈韓倬公名世奕長洲人先世自玄谷公以下積德累仁世奕登順治乙未進士官翰林請假歸杜門讀書培植寒峻賞識韓文懿公於未遇時人咸服其精鑒子旭初康熙丙辰進士官編修朝初康熙己未進士官侍讀朝初子曾純康熙庚辰進士官義烏縣俱以文學政績稱後裔入館選者相接焉

報應

四

事未彰乃敘巡按山東狀伏闕上書得贈卹弟歿撫孤女踰己出凡宗族貧者必竭力周之無難色中順治十二年進士官至大學士子駿業大業俱顯貴孫曾科甲至刑部侍郎鎔七世顯貴

蘇城蔣公表名維城由歲貢 廷試第一授學正生平敦厚好施康熙癸卯歲大饑偕弟公遜設粥廠於南翔甫里日計粟五十石罄家賑濟又仿京師舊制與許香谷張循齋張晉侯諸先生設堂元妙觀以收棄嬰各捐田百畝其餘善行不能殫述年六十隱居洞庭尚未得子往來太湖

買生物放湖中三日為期其夫人袁氏為先生置造室一人五年之中連舉五子先生歿時其弟公遜先生已卒甫里人請于當事為先生昆季建祠春秋俎豆至今不替

廣東欽州營遊擊阮公名玉堂為今雲貴總督阮雲臺宮保之祖少善馳射中康熙十四年武進士授藍翎侍衛出放湖北撫標中軍遊擊改署苗疆九溪營遊擊乾隆五年五月湖南城步綏寧兩縣苗民為亂時雲貴總督張廣泗為經略總制全軍阮隨各營官兵進勦殺獲甚多苗民糧盡不能支乃乞降近營跪哭阮察其誠為請于經略經略

報應

五

云設賊詐汝當此咎耶阮以死自任次日率眾賊乞降經略云發三礮不畔去乃真降耳即對眾發三大礮斃數十人餘眾股慄莫敢仰視于是受降當是時各山賊寨亦並破老幼退保入橫坡山梁險隘正路不能攻而各營官兵由左路奮登突殺賊之精銳殆盡生擒男婦子女三千五百餘人解赴大營經略欲盡誅其生口阮為再四諫阻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夫能執兵抗殺者當誅之其婦女及男子十六歲以下者必宜赦免經略始可其請阮既出營為分別男女年歲苗民環跪哭聲震于山谷先擇壯年強

項者斬之其餘全活給以口糧阮之德也至宮保中乾隆已酉科進士入翰林現官雲貴總督晉宮保銜 賞戴花翎以文章經濟稱于時咸以爲積德之報云

吳縣潘大家宰世恩其先世歛人上祖某居鄉有盛德嘗以除夜人定後秉炬至廳事見一人蒲伏黑暗中迫視之鄰子也呼而詢之良久始言曰某不肖好携蒲家盡落且負人纍纍今除夜索逋者甚亟不得已欲爲舫篋之行素習公家門戶甚熟故乘夜至此今猝遇公有死而已翁曰汝得若干可了諸負日須十金翁曰十金事不難何不早

報應

六

告命之坐出二十金子之曰十金債負者十金權子母作小經紀勿再蹈故智我亦誓不以向者之事告人也其人感泣叩頭去隔十餘年翁入山下地得一吉壤而未知主其地者爲誰因就一村店飲有男女兩少年見翁至羅拜於前諦視之卽除夜贈金之鄰子也蓋其人得金後爲旗亭業居數年頗獲利娶婦且生子矣翁大喜其人欵洽倍至殺雞炊黍留翁宿其家翁詢以向所卜地其人曰此我所買欲以葬先人者今大恩人以爲佳兆請獻之翁不可其人再三懇始立券仍厚給其直遠近地師相度之皆以

爲此鼎元地也數世後遷吳家宰伯父農部奕雋比部奕藻先後成進士家宰暨其從兄編修世璜俱得鼎甲古語云吉地非遙根於心地良不誣也

吾鄉孫春臺中丞名永清未第時嘗佐廣西方伯胡公文伯幕中爲友值土司以爭蔭襲相告訐驗其文皆明時印璽總督某公將擬以私造符信律當斬株連者甚眾春臺先私具一稿懷袖中見方伯曰土酋志在承襲無反狀豈宜以叛逆坐之方伯曰是上官意且限迫奈何春臺出稿示之方伯讀竟大喜陳于督撫從之得活千人後中丞以

報應

七

中書舍人起家官至廣西巡撫第三子爾準中嘉慶乙丑進士入翰林歷官至浙閩總督常州費歐餘觀察潘之父故府中書吏也爲人肝膽有智略狀貌奇偉乾隆三十三年大旱有江陰饑民千餘人結黨滋事大吏某欲坐以叛案將入奏矣費翁直其行私將文書名簿詐稱失火盡行燒毀而自首于府中太守知其賢置不問從輕發落事隔二十餘年至觀察遂中乾隆丙午副榜今官陝西督糧道其公子開綬中嘉慶庚辰進士授庶常年纔弱冠耳

蘭州有秦某者自幼出門謀生爲督撫堂官日積月累家頗饒裕年過四十尙無子忽自省曰吾以家資數萬將欲與誰耶遂攜萬金入京將報捐道員又自念曰官場如戲場一朝下臺皆非我有不若不官之爲美也盡以橐中金購買書籍捆載而回一到家先立義學以教鄰里之不能習業者每當朔望親詣學舍輒以筆墨紙硯給賞諸生以鼓勵之并立行仁堂以濟貧乏凡施衣施棺施藥之事靡不周至未幾連生兩子長維嶽號曉峯中乾隆庚戌進士入翰林少子某亦中鄉榜官山西知縣後秦某年九十餘

報應

八

享福二十年而卒

乾隆五十年間天津人有徐北山者以縫務起家後漸中落嘗以除夕避債巷聽黑暗中有哭聲甚慘以火燭之則一寒士以負人無償將欲自經者北山告之曰余亦負人無償者爾亦何必尋此短見耶問其所負若干曰二百金探懷中銀適符其數盡以與之其人叩謝去隔十餘年北山之貧如故而長子瀾次子淮中文武兩進士第三子漢中嘉慶戊午舉人其孫文煥又中道光戊子舉人夏源泰在齊門西匯開木行家道甚殷其先本成衣匠開

一舖與茅廁相近一日在廁上得遺金約三百兩待其人而還之乃木商夥計也其人歸喜而告其主主奇夏之爲人乃招之家中令其成衣數年後亦爲夥計遂發財傳其子傳其孫至今猶盛

無錫東門克寶橋有某姓者偶入茶館拾得一包裹開示之皆金珠也某素有膈症竊自念曰吾死期將至安用此爲坐有頃見一老嫗踉蹌而來且哭且尋問其故乃還之感謝而去是日某回家忽目眩惡心吐出硬痰一塊堅如牛皮以刀斷之旋合爲一咸驚異之自此膈症遂愈其人

報應

九

至今尙存家道小康矣

吳江縣皂隸石魯瞻居心甚慈清閑無事輒取竹板磨極細或浸糞缸使人不痛不傷有私託打重板者石嗚咽不應曰吾不忍爲也如是者五十年間至今尙在年九十五矣四代同堂兒孫繞膝

冤報

康熙時吳中有顧某者宦於河南商邱縣有富室寡婦族人謀其產誣以姦情且云腹中有娠州縣官得賄寡婦上控而顧某案其事既不能爲之平反而又得賄以護州縣

官寡婦知冤不能白竟於上堂時藏匕首於膝襖中自剖其腹立時殞命顧某以此削職歸田數年安居而已有齊門外楊姓貿易蘭陽路過其地卽寡婦之宅也其宅已售他人作飯店有大樓三間素多鬼不能居住是時天已晚楊急於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惟大樓有鬼不能留也楊自恃膽壯遂投宿未二更果有鬼是一婦人衣冠而來問客是蘇州人耶吾有冤欲報非禍君也楊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婦曰倘能帶我去必有以報大德楊曰惟命是聽其如何能帶之法幸示我也婦曰但於君啟行時呼賢妹

報應

十一

一聲及上船過橋俱低聲呼我至蘇日以傘一柄我藏於中到顧某家一擲其門中斯可矣婦又曰我所以不離此樓者有金珠一篋值千金藏於某處卽以報君也言畢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楊如其言果獲之遂回吳顧某是日方演劇請客楊從衆人雜遝中持傘進門人不覺也顧方與客燕飲歡笑忽見一女鬼手持匕首鮮血淋漓立於堂下遂大呼曰冤家到矣衆客驚愕無所見是夜顧自縊死吳門人至今傳其事

余鄉張塘橋有某甲種田爲業家道小康鄰家有傭者娶

一妻甚美某甲見之嘗竊自念云若得此婦爲妾死無恨矣遂召傭者置之家每俟其飽食後令之負重如是者年餘遂得疾死其妻旋嫁之以爲得所願矣越一二年當八九月間新雨乍晴稻禾初熟某甲往田畔遊行見叢莽中傭棺欲朽忽生善念意以爲此人吾所致死今年冬底必將此棺入土以慰其幽魂也忽聞棺中有聲突出一蛇噴其足甲大驚負痛疾行蛇尚在足蟠數圍鈎之不去而甲已憊矣因將前謀告人一村老幼咸來且觀且駭甲死而復甦者數次忽謂其妾曰我腹癢不可忍急取刀破吾腹

報應

十一

看其中有何物也遂抱持其妾而死須臾妾亦死

山陰沈西園遊幕河南爲光州陳刺史所聘州民有老貢生某一子遠遊數年不歸媳少艾有姿色育一女僅五齡翁媳相依紡績度日其子出門時曾貸鄰某錢若干久未償窺其媳美書一僞券以妻作抵與權州吏目朱景軾賈緣賄囑具詞控告西園判以媳歸鄰某貢生不從發學夏楚憤甚自經其媳痛翁之被辱身亡也知必不免先將幼女勒斃亦自經越一年陳刺史擢開封守朱景軾瓜代而西園亦改就杞縣周公幕又爲朱景軾謀幹勒令杞縣尉

戴師雄告病以景軾補其缺乾隆丙午正月七日西園夜見一戴頂者攜一少婦幼女登其牀教之咳嗽旋吐粉紅痰自此三鬼晝夜纏擾遍身擰捏作青紫色或獨坐喃喃白爲問答時有知其事者而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黃昏西園有大小兩僕取粥進瞥見窗下立一長人身出簷上以巨掌掌大僕面其小者亦見之同時驚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灌救始醒被掌之僕面黑如鍋煤莫不駭異十五日署中正演戲西園在臥房大叫一聲而絕其尸橫撲椅上口張鼻掀鬚皆矗立兩目如鈴見者反走朱景軾爲買棺

報應

十三

殞殮寄於西門外之觀音堂不一年景軾二子一妻俱死又以風癱去官杞縣尉仍以戴師雄坐補味良之報應如此汲縣林午橋司馬爲周公薦卷門生時在杞署目觀其事云

丹徒富翁有左姓者同其友往蘇買妾看一女甚美詢其父爲某營守備以事謫戍女願賣身以贖父罪索價千金左既看中矣其友謂左曰外貌雖美而不知其肌膚何如有暗病瑕疵否必觀之方成交也左亦以爲然商于媒女泣曰吾爲父死尙不願何惜爲人一看耶乃於密室中去

其衣褻呼左進其友亦隔窗偷看見腰下有黑疵又謂左曰此未爲全璧也事遂寢女大哭曰吾爲父罪至於自賣其身而羞辱至此尙得爲人乎自經死未一年其友見此女來索命亦自經左後得一子美丰姿而有潔癖酷嗜書畫珠玉玩好之物見有微瑕立棄之如土其嘗造一園工匠皆易以新衣然後得進樓臺池館曲闌花榭間稍沾一點塵土則必改作衣履一日一換恐其污體每日肴饌非親自檢點則不食也以此破其家丹徒人無不知之者

報應

十三

余同鄉鄒劍南媳顧氏娶三年矣有姪生子不數日顧氏病下體潰爛日夜號哭忽自言云姑娘恭喜首產麟兒今日特來索命母見懼也聞者驚詫強問之顧曰余病不起矣余未出閣時與嫂本無嫌隙只因藏過其金方一隻以致嫂咒罵不止後吾母許其賠還嫂故必求原物適因嫂小產服藥遂將鹽水攪入血暈而死今事隔數年嫂亦乘我產後來索且日夜坐我牀中藥餌皆被其吹噓豈能愈乎及將絕復醒如是者數次自云已到陰司審問抄兩手夾兩足痛極難忍家人啟視之手足青紫如用刑然此乾隆癸丑五月事也

孽報

國初蘇州大猾有施商餘袁槐客沈繼賢吳縣光福鎮則有徐掌明俱攬據要津與巡撫兩司一府二縣聲息相通魚肉鄉里人人側目太傅金之俊歸田後屢受施商餘之侮至患膈症而歿施下鄉遇雨停舟某船坊內主人延之登岸盛饌款留施見其家有兵器遂挽他人以私藏軍器報縣拘查施佯爲之解救事得釋曰以此報德而其人不知也再三感謝餽之銀不受適鱗魚新出覓一擔送施以爲奇貨施卽命其人自挑至廚下但見鱗魚已滿廚矣又

報應

十四

見一銀匠妻貌美曰此婦眼最俏匠聞之以石灰瞎妻眼恐其計奪也其勢焰如此後金太傅門生某者來官江蘇臬使聞其名百般羅織杖斃之沉其尸於胥江沈繼賢嘗與人鬪牌被人捉一張曰我之牌誰敢捉其人曰捉爾何害沈喚家人耳語少頃縣差捉其人去其人恚曰犯何法而捉我沈笑曰捉爾何害又一勢家款客沈上坐有一少年至向沈一拱滿堂駭然責少年少年曰我不認得沈繼賢何妨乎未幾少年被盜攀害下縣獄其父兄以五百金求沈解救得脫踵門叩謝沈曰此事乃余討情以五百金

還之少年懇受不從感激無地叩首不已沈笑曰如今是認得我了少年始悟吳俗語云得罪了你又不是得罪沈繼賢怕什麼亦可想見其爲人矣後被巡撫湯文正公杖斃元妙觀三清殿下滿城人稱快徐掌明與崑山之徐聯譜勢可炙人諺云長吳兩縣印不及掌明一封信嘗與至戚黃振生有隙令人毆死村農擡屍至黃門如張員外殺王德保正詐周羽故事訐訟十三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制臺王公新命斷結辦徐掌明發遣尋以逃歸論死其子遜如扮盜入孫氏室強姦婦女以洩舊忿一婦被姦時摸盜

報應

十五

手六指知爲掌明子案破立斬掌明之父亦被湖寇赤腳張三餘黨斫死三代不得其死殆所謂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耶袁槐客死後其子爲盜問立斬亦天報也康熙乙巳嘉善有朱君達妻顧氏頗美縣役某催科至其家瞞君達遠出突入內室舉手摸其頸顧大驚旋入房自泣曰此頸爲人加手豈可洗乎遂縊死越兩月役偶乘舟往郡中忽見顧氏上其舟役作魅語云吾知之矣遂投水適遇來船絳纏其頸不能解立時流血死報應亦奇崑山徐健菴司寇有幼子冠卿名駿少聰慧延孝廉周雲

該教授冠卿中式後與其師同入京試禮部師管束太嚴冠卿以巴豆食之卒於逆旅其年冠卿即捷南宮入詞館京師人有知其事者題其混名曰藥師佛藥師佛恃才狂放怨者頗多雍正初年以其詩中有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之句怨家遂以出首當刑部審訊時有與司寇瓜葛者欲寬其罪預告之曰實出無心及訊冠卿仰見堂上有司員松江胡宗琳侍立於旁與其師周貌無異乃大驚悞供有心誹謗者胡亦力爭遂畫稿定罪將正法時所親猶恠之冠卿曰吾命也餘無一言余舅祖葛聖修

報應

去

先生嘗館于冠卿家課其子知之最詳

昔程伊川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是以忠臣孝子節烈之婦國家有旌表之例覺羅雅公巡撫江蘇奏准不許濫膺遂使陋巷窮嫠向隅飲泣雖然忠孝二事固人子之所當爲而婦人女子素未讀書而能守志不移始終一轍是不可泯滅者雅公素稱循吏此舉未免過當恭逢 聖明御宇凡有水旱偏災不惜數百萬帑金以嘉惠元元雅公豈不知之而獨爲此省區區小費耶後公以征庫車城失機正法安知不以此一事之報也

康熙四年六月十四日嘉定西門外有一徐氏婦荷鋤往田忽爲暴雷震死其子甫垂髫亦爲雷火所焚而未死擊其履粉碎人爭拾視則以字紙置其子之履也此慢襲字紙之報

桐鄉一士好閱淫書搜羅不下數十百種有子少聰俊每伺父出輒向篋中取淫書觀之從此纏綿思想琢鑿真元患癆瘵天死其父悲慟不已相繼卒又某邑一書賈刻淫詞及春宮圖像易於銷售積資四五千金不數年被盜席捲兩目旋盲所刻諸板一火盡燼及死棺殮無措妻子離散此編造淫書之報

報應

去

湖州某姓爲人陰險有刀筆才凡非理之事經其飾說便足奪人之聽平生所害不一人後得一奇疾發時輒自咬其指必鮮血淋漓方得少愈十指俱破傷風而死此刀筆害人之報也

有某翰林簡放學政取士頗不公盈箱篋滿載而歸遂爲富翁不復出矣營造大宅兩區一在故鄉一在京師二十年後同夕火起燒盡無餘

吾邑有黃君美者好結交胥吏捕役靡惡不爲被其害者

不可數計一日忽發狂赤體持刀出門外斃人中自割其肌肉每割一處自言此某事報割其陰曰此淫人妻女報割其舌曰此誣人聞閩報人問之曰汝舌已割去何尙能言耶黃曰鬼代吾語耳又曰今到剝皮亭矣指亭上有一聯云冤孽而今重對對人心到此再惺惺如是者一兩日復以刀自割其腹至心而死此康熙年間事

乾隆初年吳門有土豪某者作威作福人人痛恨而莫可如何也某一日遊山見一婦美豔異常遂與門下客謀取之訪知爲鄉鎮某家乃姻戚也廢然返後復思之至忘寢

報應

十六

食門客獻計云可立致也某大喜問其故客耳語而去越數日鄉鎮某家有巨盜明火執仗戴面具縛其婦而淫之財物一無所取衆恠之有潛尾其後者見盜悉下船去面具卽土豪某也遂鳴官緝捕得其實問立斬無不快之業師金安安先生外孫中銑中鈺俱家文敏公稼軒司寇之公子乾隆甲午歲余年十六在安安先生家見之時中銑已得內閣中書中鈺亦議敘中書科中書兩公子俱年二十外狀貌魁梧聰明絕世能詩工六法真善承家學者不數年後俱無疾而死中銑死于舟中中鈺死于車中云

皆遇鬼祟活捉其事甚確後余在揚州晤趙甌北先生譚及此事云文敏公因奉旨差辦貴州威寧州劉標虧空一案訊得原臬司高積曾辦公表姪蔣牧論絞竟挾私加意苛求遂斬高以報復之事隔十年兩子俱爲所祟甚矣哉鬼神之靈也先是公出差貴州時道經衡陽知回雁峰有老僧名通慧者善相人公往求相僧云觀公之相必登台輔兩子簪纓然眉宇間稍露殺氣公能種德相可改也公其勉之及返衡陽復見其僧僧大驚曰可惜餘無一語公有兩孫余亦曾見之一中副車早死一有痰疾不言不

報應

十九

語家道亦凌替矣常熟黃草塘有須姓者以屠牛爲業每殺一牛必割其舌食之以爲美味一日將牛刀安置門上方忽聞二鼠相爭仰面看之刀落其口斷舌死又魚行橋有一獵戶打鳥無算後患病醫藥無效忽得一夢夢神告之云汝要病愈須將稻柴扎一入用汝平日所着衣冠披之中藏生年月日挂在樹上將鳥鎗打之便可愈也及醒乃以夢告其子命如法行之詎鳥鎗一發大叫而絕

余近鄰有薛慶官者以屠羊爲業家頗饒年四十餘忽病病愈後面成羊狀以三百金往安徽宗陽糴米死于江中不得其尸以空棺歸葬一兩月後有人見薛背一包持一傘從后宅周打鼓橋自行自哭蓋鬼復還家云

楓涇鎮有沈二者好食狗肉生平殺狗無算乾隆丙子歲沈抱病甚篤昏迷中見羣犬繞床爭噬其體號呼求救臨死時自投牀下兩手據地作犬吠數聲

婁東有無賴楊姓者以攘雞爲食其術甚秘人莫知也其後楊背上忽生雄雞毛一莖乞人拔之痛不可忍因自言

報應

廿

曰此吾偷雞之報也

湖州荻港某姓者娶一妻頗有姿色而冶容放誕不異青樓其夫憤之未得間也一夕聞妻房中有人聲卽持刀入但殺其妻而脫逃其姦者其夫懼罪卽時商于地棍某某曰此事不難必送吾三十金方可救汝無可奈何卽書借票與之棍乃爲之計日爾急急回家勿動聲色點燈室中而半掩其門俟有人來卽殺之是已果如其言天明辨之卽此棍之子也辛亥六月間事

婁門陳生某者少聰穎能文年十七其父遠宦依外祖以

居延師課讀一日晨起泣謂其師曰昨夜夢先母告余云汝三世前罪案發矣明日冥司當提訊聞鐵索聲卽去第囑家人勿哭毋移尸尙可還陽否則不能轉也師聞之叱曰是噤語耳至次日晚生自謂聞鐵索聲師無聞也一霎時生已死舉家大驚師亦駭因述所夢並囑勿哭之語閱兩三時始甦生自言暈絕時被二役拘出胥門外見一廟引入跪階下與一女鬼質辨知三世前係諸生有同學婦新寡與之奸並誣其財物致鬱死訴冥司削其籍轉生爲乞丐其鄰有某舉人者恒周給之于是諸惡丐亦求索于

報應

廿

舉人不遂欲相約焚掠其家生陽許之而陰告其事及期諸丐譁然至其家已有備咸爲拘縛投諸火而生亦與焉入冥冥中謂已償夙孽矣冥司以生有報恩善念卽將舉人枉殺事奪其祿籍與生判今生可登科官五品而前世所私婦不服屢控東嶽神不已東嶽神遂判曰且察其今生倘再有罪孽不妨提訊定奪可也近因偶萌惡念故被拘執耳生與婦力辯是和非強渠先來奔而婦執以誘奸兩造爭不能決冥司怒乃命一鬼取孽鏡來與婦照果得淫奔狀是雍正十三年八月廿四日事也婦與生仍謹辨

冥司遂判婦入犬胎生仍作丐有號哭跪求于側者乃生
亡母也冥司曰汝子應削籍不許識字急命一鬼持湯來
將灌生口其母又哭傾其半僅三嚙口甚腥而腸欲裂矣
乃放出羣鬼爭索賄其母又爲生支持之其母曰汝回陽
速行善事三百條尙可遊庠耳推而醒生遂病月餘始平
復後此生力行善事不數年果入學其師王君壽祺言之
甚悉

蜀中有一無賴子夏日大醉裸體仰臥文昌殿前道士勸
之反被辱詈道士畏而避之無賴猶訕謗不已且對神像

報應

廿二

遺溺忽風雷大作霹靂一聲削柱木一片鋒銳如刃適破
其腹劃然中開腸流滿地更有奇者神前布幡器具柱木
皆爲雷火所燒惟兩柱上所挂金字長聯雷火燒處逐字
跳過無一筆燒壞者時吳門周勗齋太守適官叙永廳親
自往驗目擊其事

余見有某太守者家蓄美麗甚多選其精于一藝者號十
二金釵慕金瓶梅葡萄架之名以金絲作藤穿碧玉翡翠
爲葉取紫晶綠晶琢爲葡萄搭成一架其下鋪設宋錦爲
褥褥上置大紅呢繡花坐墊旁列古銅尊彝白玉鴛鴦洗

官哥定審瓶碗及圖書玩好之屬與諸美人彈琴奕棋賦
詩飲酒或並觀唐六如仇十洲所畫春冊調笑百端以此
爲樂不數年太守死而美人星散宦橐蕭然又有某顯宦
者好優童豔婦不惜重費入其室者兩行侍立朗如玉山
唯有垂涎不敢平視怦怦心動而已後官敗出戍死于黑
龍江家事亦顛倒不可問嗚呼天道福善禍淫如此其速

耶

常熟南門外有七圖張姓者兄弟四人無惡不作皆力田
頗饒裕新造廳堂一所費至數千金尙未進屋也道光元

報應

廿三

年五月忽染時疫兄弟叔姪以及老少婦女接踵而死者
至十八人僅存兩歲幼孩而已聞者爲之吐舌

有某生者籍潤州自其祖貿易吳門遂爲吳人年少美丰
姿見鄰有好女兩小無猜目成心許求姻不諧生已別聘
女將嫁矣生又誘與爲亂復設計破其婚姻擬納爲妾而
復不果女遂抑鬱死未幾時見此女爲祟生遂患羊頭風
每發卽暈成婚後延親用演劇譙會生忽仆地口稱潤州
城隍同吳郡城隍欲會審須往聽訊遂暝忽聞號泣聲又
聞杖責聲醒曰女先告本郡神因原籍文書未到不能出

關潛伏貢布船至本籍告準始會審定罪也遂死

道光元年閭門崇真宮橋左右失火時有鄉人搶劫一箱未至家適其弟自賭博場見之遂奪去計值百金一夕而盡鄉人悲憤致病醫藥半年賣田去屋始得就痊枉費老心轉破其產

東臺姜又白言其鄰有翟姓者以胥吏起家造孽不少而其子甚樸誠娶一妻美而賢事翁姑惟謹初生一子頭頂尖出數寸如牛角然每一哭則更高以為怪而斃之繼又生一子鼻止一孔甚小人間缺寸許可望其喉亦以為

報應

世

怪而斃之後生二女皆嬌美如其母嗚呼豈天將斬翟姓嗣故隱其惡而顯其報耶

道光庚寅五月十九日大雷雨高郵新工汛震死三人在太平船上行人聚觀詢之乃分發廣東候補知府卓齡阿與其妻關氏並本船舵工一人其僕言主人在京伉儷甚篤獨不孝于其母分院而居有黃泉相見之誓母知子將出守使人謂卓曰吾母子不見久譬如與汝為鄰今日遠遊亦當來一面而卓與關竟驅車早行矣一事如此其他可知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惟舵工同時震死不知其故或

言卓在京時負人七萬餘金債主十三人皆山陝放賬者跟隨坐索卓不得已即與其妻同謀差舵工郭元良買砒霜欲藥之也時州刺史某為驗其尸下棺交其僕從回旗而以放賬者提解回籍云

忤逆報

吳門蔣榮祿公瑩在陽抱山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大風潮墓前華表倒地中一逆子腦即時隕命公之曾孫古思封公曰先榮祿生平純孝見重于湯文正公歿後猶不容此不孝之人偷息人世也

報應

世

乾隆己酉十一月常熟東南任陽鄉有不孝婦欲殺其姑置毒藥於餅中而自往他所避之其姑將食忽有一乞人來求其餅姑不肯乞人袖中出一紅綾衫與之換婦歸家姑喜示其衣婦又奪之初著身忽然墮地姑急扶之不能起忽變成猪鄰人咸集不孝婦猶語曰我本應天誅以今生無他罪過故變猪以示人耳言訖而竟成猪叫矣獨其前脚猶似人手太倉毛稼夫親見其事為余言之甚詳嘉慶己卯五月十日有蘇州營兵遣擔夫挑火藥百斤往教場偶過都亭橋周啞子巷打鐵舖門首舖中正在打鐵

有火星爆入藥內忽轟然一聲滿街如焚死者五六人中
有不孝子乳名和尚者鬚髮俱燒去尚未死其人係遊手
棍徒日以賭博爲事有老母年七十餘和尚既不能養亦
從未一呼其母至是而母愀其創楚猶百計醫治之和尙
乃痛哭大呼其母者一日夜而死

陝西城固縣鄉民有不孝婦平時待其姑如虐奴婢非一
日矣嘉慶庚辰正月初一日早起不孝婦忽向姑詈罵喃
喃不絕口姑竟不理而往別家拜年有頃不孝婦入房關
門而臥久之不開但聞房中有聲如牛馬走姑聞之欲入
房視不得也急呼他人打門惟見不孝婦臥于地一腿變
成驢越數月死

山東定陶縣一農家婦素虐其姑姑雙瞽欲飲糖湯婦詈
不絕口乃以雞矢置湯中與之姑弗知也忽雷電大作霹
靂一聲婦變爲猪入厠上食糞一時觀者日數千人其後
是猪終日在污穢中游行見人糞則食之歲餘猶未死案
南部新書有河南酸棗縣下里婦事姑不孝忽雷震若有
人截婦人首而以犬頭續之其事相類

刻薄

有某公子最刻薄在河南節署習無墨水而善於罵人偶
將闖署賓客出具考語每人定以八字無不形容絕倒嘗
謂人曰吾見世之所謂經濟文章遊山玩水吟詩作賦徵
歌度曲掃地焚香以及書畫琴棋風流儒雅之輩一應著
卽處斬其議論類如此其治家也事事親裁不經奴僕而
一錢如命恐人侵蝕不利于己也自此家道日富積有良
田萬畝大屋一區計每日進門可得百金而猶以爲未足
後以好事爲人告發自詣縣中覲面行賄縣官怒立坐堂
皇取賄置庫一面通稟上司關提收禁自此花消二十餘
萬兩事始平又有一孝廉才調有餘而言語尖辛必欲勝
人以爲快後官縣令積資數萬金惟有一子亦聰明絕世
遂將所有宦囊揮擿殆盡至於客死他鄉一孫癡呆不識
丁字矣可畏哉故凡人出一言行一事寧忠厚毋刻薄刻
薄之至者必有奇禍云

殘忍

有某公平生好食鷺掌以鷺置鐵枒上其下漫火烤炙鷺
跳號不已遂以醬油旨酒飲之少焉鷺斃僅存皮骨掌大
如扇味美無倫康熙二十八年賊匪夏包子起兵謀反以

鐵楞炙死慘酷異常

山西省城外有晉祠地方人煙輻輳商賈雲集其地有酒館所烹驢肉最香美遠近聞名來飲者日以千計羣呼曰驢香館蓋借驢為驢也其法以草驢一頭養得極肥先醉以酒滿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釘四椿將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橫于背繫其頭尾使不得動初以百滾湯沃其身將毛刮盡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後腿或肚當或背脊或頭尾肉各隨客便當客下箸時其驢尚未死絕也此館相沿已十餘年至乾隆辛丑歲長白巴公延三為山西方伯聞其

報應

廿

事遂命地方官查拿始知業是者十餘人送按司治其獄引謀財害命例將為首者論斬其餘俱邊遠充軍勒石永禁張味石大令為余言

浙中有搢紳寓吳門御下最殘忍性好淫家中婢媼無不污狎之者然稍有不遂則褫其下衣使露雙股仰天而臥一筆數十有號呼者則再笞如數或以烙鐵燙其胷或以繡針刺其背或以剪刀剪其舌或以木枷枷其頸其有強悍者則以青石一大塊鑿穿將鐵鏈鎖其足于石上又使之掃地一步一搗千態萬狀難以盡述後有傳其事於鄰

近者咸為憤憤率眾詈其門主人大怒皆縛之自此人益眾打毀殆盡因成訟大吏知其事下太守窮治之乃下獄卒以無證據僅辦提解回籍而案始結然其家已破矣有僕人某深知其事言之甚確將來又不知作何報應也

折福

戴堯垣春水居筆記載杭州余秋室學士厠上看書折去狀元一事甚詳乾隆壬子七月余初次入京見學士即問此事學士曰有之可見堯垣之言非妄大凡人以厠上看書最為可笑

報應

廿

雲間蔡禮齋者為侍郎鴻業之孫左都御史馮公光熊外孫通才也最喜在箭榻上看書鄉試十餘科不第以援例作江西縣丞候補南目窮苦殊甚有長子甚聰慧未婚而死禮齋亦旋歿余嘗勸之不聽其一生困頓者又安知不如余學士之折福耶

廣陵有鹺商女甚美嘗遊平山堂遇江都令令已醉認此女為娼也不由分辨遂笞之女號泣即回家其父兄怒欲白太守是夜夢神語之曰汝平日將舊書冊夾繡線且看小說曲文隨手置牀褥間坐臥其上陰司以汝福厚特假

醉令手以示薄懲否則當促壽也事遂止後痛自悔改以夫貴受封雍正初年事

報應

古蹟

藝話十八

句吳 錢泳 梅溪 輯

余生癩墮憚于行役紀游之處不過直隸山東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諸省而已足跡所到略志鴻泥以備遺忘不可謂之閱歷也江蘇為父母之邦習見熟聞則從其簡

萬歲山

萬歲山在 皇城西北隅其南為太液池中駕以金鰲玉竦之橋橋之北為北海橋之南為南海樓臺掩映金碧交

古蹟

輝松檜連雲秀出天表嘉慶十年七月曾隨前國子祭酒法時帆先生與文穎館提調官孫平叔徐心伯諸公由西苑門至萬善殿查道藏諸經紅蓮綠水瑞日祥雲恍在趙千里仙山樓閣中也 京師

豐臺

豐臺在京城西便門外為京師看花之所鑿池開沼連畛接畦無花不備而芍藥尤勝于揚州相傳即金時之拜郊臺當時有豐宜門遠風臺諸名故曰豐臺也 京師

樓桑村

余出入京師者數次每過涿州求所謂劉先主之樓桑村
渺不可得惟黃沙撲面而已按蜀志先主涿郡人少孤與
其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五丈餘童
童如車蓋皆謂當出貴人因號曰樓桑村即今之涿州也
涿州

董江都讀書處

董家里在景州城西南廣川鎮相傳為仲舒讀書處成親
王有詩云何人自有春秋對下馬應尋董學村即此 景州

直沽

古蹟

直沽在靜海縣東北丁字沽小直沽俱大禹治水時疏導
之處 天津

九河故道

余嘗過南皮訪之士人云九河故道渠岸形蹟猶有存者
徒駭在西北太史在古皮城南馬頰在城西南覆鬴在東
南胡蘇在西北下簡潔俱在城西鉤盤在西北惟鬲津即
今之天津皆為當時注海之處 南皮

岱廟

岱廟余凡三至在山東泰安府城中南向進泰安門半里

許至遙參亭即岱廟前門廟五門三闕東西角樓五層如
天子宫室之制進廟門則老樹參天古刻林立東西兩傍
有穹碑二座一為宋宣和間立一為大中祥符間立迤北
而行上丹陛九級登峻極殿殿壁皆畫東嶽帝君出巡回
駕儀仗奕奕有神回出殿門東有漢柏五株皆枯朽無葉
西有巨石如石浮圖而無一字相傳為漢武帝時所立殿
正中甬道上有名扶桑石者不知何時置此出二門轉西
進延禧門有唐槐枝葉凌霄蒼翠可愛槐之南為右闕門
攬衣而上北望三峯所謂南天門日觀峯者俱在指顧閒

古蹟

矣 泰安

泉林

泉林在山東泗水縣泗水出焉 高宗南巡常幸於此其
地竝無高山大林水由平地流出勢甚洶湧真是奇觀論
語子在川上相傳即此地也 泗水

趵突泉

趵突泉在山東濟南府西門外呂祖廟前三窟突起聲如
殷雷相傳此泉自王屋山來為灤水之源也乾隆壬子六
月余入京為遊第一次自後每過濟南必往觀焉 歷城

南池

山東濟寧州城下有南池因杜少陵集有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詩而得名也故今東偏小室中埭一二部像而以許主簿配之城上有太白酒樓前工部尙書和公爲巡漕御史時重建嘉慶庚申四月余由水路入京泊南池是時靈石何蘭士亦爲巡漕御史錢塘黃小松爲運河司馬同在南池會飲者三日小松出示所藏金石圖書與州人李鐵橋山西劉鏡古吳江陸古愚同觀爲一時佳會云

良獄

良獄舊址在河南開封府城東北隅約略計之在今鐵塔上方寺左右初宋徽宗未有子嗣聽方士劉混康言京城東北形勢增高當有多福多男之祥政和七年遂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錄宮之東築爲山林象餘杭之鳳凰山曰萬歲山周十餘里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構求天下奇花異木太湖靈璧以及珍禽異獸佳果文竹之類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于平江每歲所費以億萬計調民夫發運皆越海渡江至于鑿城穿山而至時東南監司郡守亦有應奉又有不待詔旨但行進物

古蹟

四

至都通宦官以獻者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

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技藝凡六載而成飛樓傑閣瑤島瓊臺雄瓌偉麗於斯極矣宣和四年上自爲記以此山在國之良方故名良獄至靖康中金人犯闕城門不開大雪盈尺凍餓以死者無算詔令民任便斫伐爲薪以炊飲食是日百姓入良獄者以數萬計臺榭宮室爲之一空則當日之所謂芳林園玉津園同樂園宜春苑凝碧池者更無從蹤跡矣今相國寺尙存湖石數峯相傳爲當時舊物畢秋帆尙書巡撫河南嘗築嵩陽吟館于內

古蹟

五

署之西偏亦有數石峙于窗前每逢宴會必在此閒余親到也

詳符

吹臺

吹臺漢梁孝王築在開封城東南二里許卽師曠繁臺梁孝王增築之一曰平臺坏然高聳鬱然深秀阮嗣宗詩所謂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是也乾隆五十三年三月余在舉秋帆尙書幕下嘗偕方子雲洪穉存徐朗齋凌仲子輩登此臺惟一望平疇黃沙撲面而已上有禹王廟故土人又謂之禹王臺又有三賢祠

祀李白杜甫高適三人今又增李崆峒何大復為五賢矣
祥符

相國寺

在開封府城內齊天保六年始建名建國寺唐睿宗時改
為相國寺明成化間更名崇法寺崇禎十五年賊李創以
黃水灌城遂湮沒 本朝順治十六年巡撫賈公漢復捐
俸重建今仍曰相國寺百物充盈游人畢集為汴梁城勝
地

梁王城

古蹟

在今開封府城西北二里即戰國時梁惠王故城唐高常
侍詩所謂古城蒼莽繞荆棘駐馬淒涼愁殺人是也

汴故宮

在開封府城內正北本宋之大內金人廣之明洪武十二
年即故址建周王府今之貢院是也當時之所謂太乙宮
景靈宮玉清昭應宮者皆不可問矣

夷門

在府城安遠門內亦曰夷山即汴城東門也為魏侯嬴故
蹟乾隆五十三年八月十日南歸有出夷門詩二首刻橐

中

梅花堂拱奎堂

梅花拱奎二堂俱在開封府治內先世翰林侍讀學士藻
及文肅公總先後知開封時所築今廢 以上皆祥符

黃鶴樓

黃鶴樓在湖北武昌府城外臨江以唐崔顥詩得名其樓
高七丈飛簷畫棟八面瓊瓏登樓一望帆檣千樹烟火萬
家真大觀也乾隆己酉八月十日余在畢秋帆尚書武昌
節署將回江南方子雲洪稚存徐朗齋諸君設餞于樓上

古蹟

七

吹笛賦詩月出而罷余亦書兩絕云倚樓橫笛未成音雲
影飛來似有心黃鶴不歸雲不去一詩傳誦到如今晴川
閣上月初環鸚鵡洲邊對別顏惟有大江流日夜不知何
處是鄉關 武昌

赤壁

赤壁在黃州府城西門外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七日夜
過此是時月色甚明因泊舟城下賦詩云東山初上月江
水自中流赤壁固無恙雪堂猶在否孤舟留枕席人世總
浮游兩賦傳千古光苾射斗牛志所稱東坡竹樓橫江館

寒碧堂快哉臨臯亭諸勝俱付之引領而已黃州

廬山

余自幼夢遊廬山未得一至道書所謂第十八洞天者有香爐峯五老峯康王谷白鹿洞石梁瀑布之勝余過九江舟中望之若隔天表嘗有詩云朝發潯陽江遙望香爐峯百里連青蒼千巖勢龍嵒境幽罕人蹟雲迷訝天通奔悅未能往亦足開我胸其二云嘗讀石門詩渺若登靈闕想見諸道人拂衣步空碧此事千餘年應與仙雲絕惟有鮑參軍凌風幾探閱南康

古蹟

八

馬當山

彭澤縣東北有馬當山橫枕大江唐王子安舟過其下遇神人助以順風一夕而至洪都者即此彭澤

石鐘山

石鐘山在湖口縣城外臨江乾隆己酉八月十六日余從楚北回吳偶泊舟北門外楊港遂由西門乘一小舟遊石鐘土人謂之上鐘崖下鐘崖者也初見巨石無數如樓閣然汨沒中流而又有如牛馬如虎豹者盤踞於樓閣之下又有一石人高三丈許作彎弓引箭之勢上題英雄石二

字時東北風甚急仰見石壁一削千仞而怒濤搏擊石罅其聲果如洪鐘正駭愕間忽見紅墻古廟隱隱有人舟師指曰此觀音崖也乃攝衣而上登一小閣閣之左崖有凌波仙掌四大字旁有石穴澹不可測曰黃龍洞憑閣而望但見風帆亂飛半入九江半入鄱陽湖也余急登舟更欲遊所謂下鐘崖者舟人且懼且唱其歌云荒城正對白沙洲但聽江聲日夜流人家富貴無三代每有清官不到頭其聲宛轉亦可以見風土人情之一班耳頃之回過城西門繫舟普陀菴下循逕而上登懷蘇亭亭中有碑刻東坡

古蹟

九

石鐘山記亭右即爲大江丹崖林立嵌空瓊瑰俯聽鐘聲宛在足底亭左右皆石壁莫能名狀石上題名甚多其王文成一題在白雲洞之上文云正德庚辰三月丁未都御史陽明王守仁獻俘自南都還登此參政徐達同行凡四行其旁又有五言詩一首不復記憶似卽紀擒宸濠以後事也讀畢而下復乘舟循石壁行其洞壑之奇不亞上鐘崖而兩壁如剪夾一小閣則奇險更甚于觀音崖也是時日色已晚風亦稍定始命舟回已上燈矣余生平所歷佳山水若江寧之燕子磯鎮江之金焦兩山和州之天門彭

澤之小姑黃州之道士汨嚴州之釣臺紹興之繞門山與吼山皆不足奇得此而嘆觀止矣 湖口

潯陽江

九江府治後城上有庾樓庾亮刺江州時所建樓下即潯陽江也城西半里許有琵琶亭以白香山詩得名前權使姜公開陽所建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垂晚余嘗停橈亭下時江波漾月柳影翻風南望廬山青蒼不斷江上時有小舟載婦人彈琵琶真江行絕景也友人周竹珊詩云琵琶一樣聽來慣聽到潯陽便有情 德化

古蹟

十

礮磯

礮磯在安徽蕪湖縣西七里大江中高十餘丈周圍十畝有奇上有靈澤夫人廟相傳為三國吳大帝妹孫夫人殉蜀主以黃武三年薨于此余友王仲瞿孝廉嘗作礮磯孫夫人廟碑典雅可傳余為刻石廟中可補裴松之注三國志之闕 蕪湖

太白樓

太白樓在太平府城西南采石山亦名謫仙樓樓上下墻壁間題詩幾徧有蕭尺木畫壁甚妙咸以為畫勝于詩近

亦剝去不存 當塗

識舟亭

亭在蕪湖鶴兒山頂俯瞰大江帆檣四列相傳為謝宣城天際識歸舟處也壁間有前明方逢時王思任題詩石刻 蕪湖

滴翠軒

滴翠軒在蕪湖赭山廣濟院塔旁宋黃山谷讀書處舊名檜軒為鳩江名勝 蕪湖

烏江

古蹟

十

烏江在和州東南距江口三里許有土山甚峻叢木鬱然山下有項王廟遺像在焉兩側以亞父范增司馬龍且配享後殿堦夫人像是為虞姬也又有項王墓在廟後據史記葬項王穀城安得復有墓在此乎想前人附會耳讀汪佃碑記知舊時有唐李少溫篆額今不存又一碑刻王畫像半身石光瑩然若鏡余有詩云不渡江東忍自亾天心人事本難量英雄已足稱千古香火還畱祭一方鼓木秋風餘殺氣鬼燐墓雨落星光我來艤櫂寒塘晚惟聽江流悲未央 和州

天門山

天門山在和州東南與太平府之博望山東西對峙中隔一江今人謂之東梁山西梁山乾隆五十四年三月廿九日余泊舟山下因登岸攜一僕造其絕頂山形秀削石路盤紆俯瞰大江聲喧足底即李青蓮詩所謂天門中斷楚江開是也山下設遊擊一員以備守禦距蕪湖關不過四十里耳

和州

濡須

濡須山在巢縣東南濡須水所經也方輿勝覽云濡須山

古蹟

古蹟

謂之東關七寶山謂之西關胡三省通鑑注東關即濡須口亦謂之柵江口當三面之險相傳為夏禹所築按東關之名見于三國志魏書陳書及水經注唐書地理志云巢縣東南四十里有故東關是也其地高峻險狹實守阨之所余於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六日扁舟過此又行數里過踰躡山春秋昭五年楚子觀兵坻箕山即此乃披衣而起回望濡須龍洞諸山已在微茫烟靄之間秋林墮葉半紅半黃落日暮雲忽青忽紫宛如一幅徐崇嗣沒骨法也

巢縣

孔子臺

孔子臺在巢縣西北五十里土名柘皋名勝志云孔子南遊至橐皋與弟子憩臺而反即此按巢縣即夏商時南巢地周為巢伯國後屬楚秦置居巢縣史記項羽本紀居巢人范增是也其云橐皋者春秋時為吳邑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漢置橐皋縣屬九江郡三國吳志朱桓傳及杜預左傳注括地志俱有橐皋之名不知何時訛為柘皋想橐拓音相近後人又因拓字類柘而再訛也

巢縣

芍陂

古蹟

古蹟

芍陂在壽州南八十里春秋時為楚相孫叔敖所造陂周三百二十四里橫徑百里陂有五門上承淝水吐納川流西北為香門陂水北流經孫叔敖廟下謂之芍陂瀆又北分為二水一水東注為黎漿一水曰葛瀆又北流入壽春城中又北逕相國城東又北出城注淝水壽州志云西自六安州龍穴山東自濠州橫石東南自龍池山其水胥會于此按後漢書建初八年王景為廬江太守郡界有故芍陂稻田景率吏民修起蕪廢灌田可萬頃境內豐贍魏書志建安五年劉馥修芍陂堰宋書高祖遣毛修之復芍陂

灌田數千頃又長沙王義欣鎮壽陽使參軍殷肅因舊溝引淠水入芍陂溉田萬餘頃自唐宋元明以來或濬或廢本朝順治十二年壽州知州李大升又修之真萬世之利也壽州

淮水

淮水出桐栢山胎簪峯下有禹廟廟前三井是為淮源自漢以來治淮者嘗禱之余至正陽關必渡淮水是年淮水大決淹沒民田以數十萬計為歎息者久之乃作詩云淮濱滔滔控數州東馳千里未能休幾看禱廟尋三井安

古蹟

古蹟

得探源溯上流秋潦漲時成竄鼠阪田沒處有浮鷗我來問渡斜陽晚白草黃沙漫野愁壽州

潁水

潁水出潁州府城北余自乾隆丁未十月將之汴梁道出潁川由太和至周家口舟行者數日遇如皋林鐵簫有詩云潁水流不息楓林落日黃扁舟獨西走羣雁向南翔兄弟經年別關河去路長篷窗無限意還見野鴛鴦水邊鴛鴦甚多暮寒泊邨店沽酒認青旗犬吠閉門早樵歸生月遲喜聞鄉國信況有故人期相對挑燈坐舉杯聊酌之阜陽

錢塘江

余以乾隆乙巳歲春三月始遊錢塘嗣後往來于浙東西者幾三十餘年其山則有南高峯北高峯之峻險其水則有西湖玉泉之清冽其寺宇則有淨慈靈隱之雄壯其洞壑則有飛來金鼓之幽淡古蹟之多名勝之雅林木之秀花鳥之蕃當為海內第一惟八月之濤最為奇觀其來如三座雪峯其聲如百萬軍鼓心搖目眩頃刻而至則天下所無矣按錢塘之號先于周秦見史記始皇本紀至先武肅王築塘捍海而名益著耳錢塘

古蹟

古蹟

煙雨樓

嘉興府東南有煙雨樓五代時武肅王第六子元璩為中吳軍節度使築煙雨樓于滬湖之上即此又名鴛鴦湖嘉興

橋李城

按史記吳泰伯世家吳伐越句踐迎擊之敗于橋李據府志云在桐鄉濮院之西濮院即橋李墟也其地有范蠡鴨秀水

魏塘

嘉善東門外有河一道通清風涇曰魏塘亦名武塘相傳魏武帝經此故名嘉善

石尊

石尊在湖州府城南二里峴山上是大石一塊中窪可以貯酒故又名窪尊唐開元中李適之為湖州別駕每挈所親登山酣飲後顏魯公為湖州刺史偕賓客門生弟姪輩作窪尊聯句詩即此今石尊上有一亭未圯而所謂逸考堂者已片瓦無存矣烏程

墨妙亭

墨妙亭在湖州府署後嘉慶癸酉初冬余始至吳興時陽湖趙季由為吳興太守遂與尋覓漢唐諸刻竟無有存者遂賦二詩云茗花正浮雪橘林新著霜謝公到郡久今始來斯堂握手招殘碑一笑傾壺觴墨妙已無亭寒花尙餘香義獻不可作顏徐亦難量俯仰感古今緬焉暗神傷坡公來吳興嘗晤孫莘老酬贈詩最多當時和者少屈指七百年此事誰復討青山依然在古刻蹟如掃乃悟金石質年壽猶不保何如飲美酒令我顏色好烏程

王右軍別業

古蹟

十六

按嘉泰會稽志卽山陰縣東北戴山下之戒珠寺寺門有右軍瘞像青巾道服坐于正中王梅溪有詩云欲弔右軍千載魂祠堂荆棘斷碑存老僧相見話遺事問我蘭亭幾世孫山陰

東府

吳越備史云唐乾寧三年先武肅王平董昌敕改威勝軍為鎮東軍以王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遂有越州之地梁開平二年陞為大都督府謂之東府周廣順元年大元帥吳越國忠懿王卽越州東府又築宮治園圃卽今之紹興

古蹟

七

府治也山陰

清白堂

紹興府治中有清白堂宋康定中范文正公仲淹知越州時所建并自作記乾隆五十七年余與修郡志太守李公屬余隸書刻諸堂上山陰

越王臺

名勝志云蕭山縣西九里有越王臺李太白詩西陵拱越臺是也祥符圖經云種山東北亦有越王臺種山卽今之卧龍山在紹興府城內其山盤旋回繞形如卧龍相傳越

大夫文種葬此故名府志云嘉定十五年郡守汪綱于卧龍山西南又築一臺有會者年篆書三大字刻諸石今不存山陰

柯亭

柯亭在山陰縣西南四十里今亭已廢即為柯橋寺按郡志千秋亭一名柯亭又名高遷亭漢末蔡中郎避難會稽宿于柯亭仰觀椽竹因取為笛今詞家所謂柯亭辨笛是也乾隆十六年 高宗皇帝南巡有柯亭詩山陰

蓬萊閣

古蹟

六

閣在紹興府署後名勝志云錢武肅王建即五代鎮東軍節度使官廨今府門前有鎮東閣尙其遺址其名蓬萊者取元微之詩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也宋淳熙元年武肅八世孫端禮知越州重修自元祐戊辰郡守章棻修之又四十八年汪綱復修由來久矣乾隆辛亥壬子之閒余嘗盤桓于此啟窗一望千巖萬壑畢呈案前幽鳥聞雲時親坐上又在趙千里仙山樓閣中也山陰

雷門

雷門即今紹興府城之五雲門元和郡國志云句踐所立

以吳有蛇門得雷而發表事吳之意會稽記云雷門上有大鼓圍二丈八尺每一鼓聲聞洛陽孫恩之亂鼓為軍人碎破有雙白鶴飛出後遂不鳴會稽

窆石

會稽禹廟後坐鏡湖前對宛委山地甚宏敞而無唐宋舊碑惟窆石為最古石在廟之左偏狀如稱錘上有亭覆之圖經云禹葬會稽取此石為窆上有古篆不可讀王順伯金石錄以為漢刻或以為三國吳告祭文有宋元人題名可辨者惟會稽令趙與陞及元人員嶠真逸李侗兩題而已會稽

古蹟

九

蘭亭

蘭亭在山陰縣西南二十七里其地相傳為越王句踐種蘭處因名晉王右軍曲水詩序即于此作也由婁公羊舍舟而途約行五六里許即天章寺亭在寺東右軍書序所謂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激湍映帶左右者至此始信國朝康熙三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臨幸于此有御書大字蘭亭寫碑一座上覆以亭乾隆十六年春高宗純皇帝南巡又有 御製蘭亭即事詩一首即刻其

陰癸丑三月三日郡守李曉園亭特嘗邀袁簡齋太史平
寬夫宮詹輩二十一人作修禊之會余亦與焉今五十餘
年矣歲月易遷歡情難再可爲太息者也會中有桐城姚
秋槎觀察仿西園雅集圖作記一篇刻于郡志會稽

智永禪師書閣

書閣在會稽縣之雲門寺後卽王右軍七代孫智永禪師
臨池之所也隋唐閒稊帖真本卽藏此閣閣凡七間甚高
敞閣後皆植竹直接山頂世所傳退筆塚卽在竹中今無
其蹟矣乾隆壬子三月余嘗與袁簡齋太史平寬夫詹事

古蹟

三

徐朗齋孝廉陳斗泉文學一宿其中會稽

江文通宅

江文通宅在蕭山縣城今爲覺苑寺寺前有夢筆橋相沿
已久寺中古刻甚多蕭山

天台山

天台山在浙東三百里自古來遊天台者要皆得之耳食
或蹈前人紀載未必皆親歷其境也惟 本朝王太初王
季重潘稼堂齊巨山四公爲得其詳然此山周圍數百里
一正一壑一溪一澗風雲之出沒花木之興衰古今不同

隨時變幻移步換形卽四公者亦不過領略其大概豈能

窮幽歷險一一筆之于書余遊天台凡兩次所到之地百
不得一如讀史漢選本不可謂之讀過史漢也卽如石橋
之瀑險怪百出桃源之山壁立萬仞豈語言筆墨之所能
盡然古人記載往往言過其實逾于所見孔靈符會稽記
曰懸溜千仞謂之瀑布臨海記曰飛泉懸流千丈如布啟
蒙記注謂天台去天不遠有石橋澗不盈尺長數十丈下
臨絕冥之澗者皆傳聞之誤卽如李太白詩所謂天台四
萬八千丈又誰爲之量丈耶天台

古蹟

三

桃源洞

桃源洞在天台縣北二十里十四都護國寺之東相傳漢
永平中劉晨阮肇遇仙子此攢峯疊嶂左右回環中有一
澗隨山曲折水窮道盡則有一洞潛通山足仰頭一望但
見諸峯插天殆非人鏡道光五年九月余以重修先世會
稽郡王墓時過桃源真奇境也天台

桐栢宮

桐栢宮在天台縣西二十五里道家所謂七十二福地之
一由清溪迤北而入其路曲折清幽至宮門則一望如平

疇四山蒼然九峯迴抱別有天地縣志云唐景雲二年為司馬承禎建然梁沈約有桐栢山金庭觀碑記則唐以前先有之矣至太和咸通之間道士徐靈符葉藏質新之元微之劉處靜為記五代開平中先武肅王重建名桐栢宮至宋大中祥符元年又改名崇道觀觀中有上清閣閣藏宋太宗真宗御書及高宗所臨晉唐法帖共五十三卷又吳越國王所捨銅像天尊十位連金銀銅所鑄火燄臺座檀香三清像一龕計二百六十區玉花八株銅三清像金銀字經二百函睦親宅昭成太子宮聖蹟四十軸歷代珍

古蹟

三

襲供奉至明吳元年遭火化為土墟惟存檀香像一區而已洪武閒重建永樂中又加新之其時尙有唐人碑刻如崔尙碑頌韓擇木八分書 本朝雍正閒又火一椽無存大吏 奏請重建乾隆初年始訖工今觀基雖宏壯不過十之二三矣 天台

李太白書堂

唐李白書堂在華頂峯最高處相傳太白嘗遊天台讀書于此今為拜經臺高僧修道結茅其上四圍築以石城護之防風雪也其下有積水為王右軍墨池 天台

石橋

石橋在天台縣北五十里橋之上下有上方廣下方廣兩寺其橋在曇華亭之下如一龍橫卧于兩崖之間其上則雙澗合流俱由橋下衝激遂成飛瀑一落數丈聲如殷雷真奇觀也 天台

白雲山

台州府城東北隅有白雲山宋紹興初有先世賜第賢穆大長公主所居也道光三年三月余往台州拜觀唐賜鐵券曾一至焉惟有祠堂三閒左右皆菜圃而已 臨海

古蹟

三

嚴子陵釣臺

七里瀧在嚴州府東北二十里乾隆甲寅乙卯之閒余往來者凡數次其所謂釣臺者甚高臺上有嚴公祠兩側配享者為唐之賀知章宋之謝皋羽也臺下急流洶湧怪石嵯峨綠樹青山四圍環繞祠旁有嚴氏子孫數家以奉祀事多以漁樵為業余有詩云直鉤釣國曲鉤名富貴原無足重輕我亦久忘名利者合來祠下拜先生祠堂傾側草蕭蕭奉祀雲祊亦寂寥猶有先人家法在多因避客混漁樵 建德

九仙山烏石山

福建省城藩署前南行里許曰獅子樓卽五代王審知還珠門也又里許過保泰橋其東爲九仙山有定光塔其西爲烏石山有堅牢塔九仙山大石縱橫疊如樓閣磨崖題名甚多其可辨者小華峯之側有熙寧元年光祿卿直昭文館知軍州事程師孟及沈紳劉彝等七人題名又廓然臺後有紹興壬子程晉道題名平遠臺左方有淳熙丙申陳休齋分書兩題又紹興二年鄭滋德篆書其郡志所載野意亭丹井醉石杏壇諸勝俱無從蹤蹟矣烏石山上有

古蹟

三

李少溫篆書般若臺三字摩崖其旁亦有宋人題名不暇細讀堅牢塔凡七級其第五級有林同穎造塔記有永隆紀年今俱鑿去尙露筆尖第七級又有偽閩王延曦宮嬪官屬題名此朱竹垞吳志伊輩所未搜求者余嘗賦詩云
瑯琊建國太怒怒兩世兵戈一霎中負海自居天子座因山猶築梵王宮至今殘石畱名姓細辨題年記永隆極目孤城思往事塔鈴無語怨東風

閩縣

延平津

延平津在福建延平府延福門外相傳爲雷華沉劍處山

上有明翠閣景雲樓鳳冠巖諸勝余以乾隆六十年二月

十六日過此是日東北風甚急松杉怒號桃李無色與山僧坐話者久之有建河歸權詩云建河天下險說起便生愁眾水趨崩壑羣山夾亂流身居烟靄國家在木蘭舟最怕前灘急停橈更縮畱落日張湖坂奔流勢漸平急鳴巫峽雨又激海濤聲對飯誰能食推蓬暗自驚仙霞望不見惟有暮雲征夜泊延平驛津頭月一彎悲風號獨樹野火燒空山干莫何時出斗牛不可攀我來憑弔古歎息水潺

潺南平

古蹟

五

陵墓

叢話十九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夏禹陵

禹陵在紹興府城南十五里見吳越春秋越絕書史記漢書正義皇覽諸書嘉泰會稽志云禹巡狩江南死而葬焉猶舜之陟方而死遂葬蒼梧古聖人所以送終事最簡易非若漢世人主之豫自起陵也案自先秦古書帝王皆不稱陵陵之名實自漢始今名禹陵者是後人尊之之辭也陵有禹廟甚巍煥背湖南向自唐宋元明以來春秋祭祀

陵墓

不絕明嘉靖中閩人鄭善夫定禹陵在廟南數十步時知府南大吉因立石刻大禹陵三字覆以亭攷古者不封不樹後之人何能定其故處恐附會耳今廟旁有妣氏者數家守衛之相傳卽禹之苗裔廟中無古碑皆有明以來所立惟窆石一塊甚古上有篆書隱隱可辨說者謂當是三國吳告祭之文也乾隆五十七年春余嘗與修郡志借平寬夫侍郎徐朗齋孝廉親往拜之

商吳泰伯墓

吳泰伯墓在吾邑之鴻山舊名皇山南徐記泰伯宅東九

里有皇山泰伯所葬地按史記世家正義注云泰伯居梅里平墟在無錫東南三十里是也漢桓帝永興二年詔吳郡太守糜豹修之周以垣墉給五十戶守衛其墓晉肅宗太寧元年詔祀泰伯用王者禮樂具王者冕服建廟于塋城南三十步命晉陵太守殷師領焉宋武帝永初元年勅泰伯以太牢祀唐太宗貞觀十三年詔重廣泰伯門殿遣禮部尚書韓太冲祀以太牢賜金銅香爐一具十五年賜泰伯六十四世孫駙馬都尉吳世偉苗田千頃永充廟祀宋太平興國二年勅朝散大夫梁周翰賜墓旁田二百二

陵墓

十二畝令歲收供奉灑掃仁宗天聖元年勅賜繞墓田一百畝耕種併入墓倉貯用哲宗元祐七年有詔吳泰伯以至德廟爲額遣官致祭元符間制封至德侯崇寧初進封王爵元仁宗元貞元年命祭三讓王吳泰伯於姑蘇至德廟英宗至治二年詔遣御史中丞察罕帖木耳致祭明洪武二年改封吳泰伯之神春秋祀之宏治間邑人楊文建亭表墓 本朝康熙中巡撫吳存禮邑令吳興祚先後與修後爲山民侵削楮木殆盡雍正四年邑令王喬林勒石永禁乾隆二年又給 帑修葺邑令王允謙增建享堂墓

門至嘉慶初年墓之前後皆為近民開墾墓門亦頽圮無餘僅存一小碣有高忠憲公題字向例有泰伯廟道士東西兩房輪流值管而終年未嘗一至蓋荒廢久矣十六年婺源齋公彥槐來宰吾邑先余嘗畫一圖請翁閣學方綱會中丞煥吳祭酒錫麒吳學士秉范編修來宗輩作為詩文面呈齊侯且請修墓以發其端至十九年邑中大旱侯勸賑鄉閭始謁墓所其明年歲大熟尙有贏餘即取造豐樂橋且以修墓凡費白金三千兩有奇自此垣墉復整墓門復立植以松柏栽以梅花添置守墓道士一人田八畝

陵墓

時加防護侯之力也後侯以忽忽去縣未立碑文他日當為書刻之以傳諸後來云

商仲雍墓

按史記索隱注仲雍冢在常熟縣西虞山上與言偃冢並列太平寰宇記云虞山有仲雍齊女墓即簡文帝招真治碑所云遠望仲雍而高墳蕭瑟旁臨齊女則哀壟蒼茫蓋齊梁時猶不廢也唐宋元明以來無有為之表者 國初始修葺之乾隆二十五年裔孫有周姓者相傳為仲雍之後又立墓門于北門大街由山麓發路直達墓所五十四

年裔孫等又建石坊學使曹秀先題曰南國友恭四字近來邑之士大夫輒有訟官謂周氏侵占言子墓者可發一笑

商大夫彭祖墓

浙江通志云彭祖墓在臨安縣東南十里嘉靖臨安志云因彭祖壽年八百故號其山曰八百里山曰八百里昔武肅王禦黃巢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即此東坡詩集有彭祖廟詩云踰歷商周看盛衰欲將齒髮鬪蛇龜空餐雲母連山盡公自注山有雲母不見蟠桃著子時施注老彭善補導之術并服木

陵墓

桂雲母麋角常有少容子由亦有詩曰猖狂戰國古神仙曳尾泥塗老更安厭世乘雲人不見空墳聊復葬衣冠而朱文公雪心賦亦引用之云天柱高高而壽彭祖名山勝概云八百里踰橫礎次彭安有孤冢如堂或曰是商大夫老彭墓也旁有一碑仆且泐不可讀據諸說則彭祖實有墓在臨安矣案水經注彭城有彭祖塚又續漢郡國志武陽彭亡聚引益州記注云亦有彭祖塚二蘇之詩恐是彭城或武陽兩地之墓未必在臨安八百里也

周延陵季子墓

吳季札墓在江陰縣北七十里地名申港墓前有石碑古篆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十字字大徑尺相傳為孔子手書體勢奇偉舊志載唐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然則唐以前已刻之大厯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模勒石今廟中所存者是宋崇寧二年常州太守朱彥立蓋屢次重刻矣今丹陽驛前及金壇之九里鎮俱有一碑未知孰是

周先賢言子墓

言子墓在虞山北麓乾元宮下史記索隱及吳地記皆載

陵墓

五

之宋元以來不廢明宏治中知縣楊子器為表其墓崇禎初巡按御史 始振飛再修 國朝康熙間參議王儒重修墓道雍正間方伯鄂爾泰又建石坊題曰南方夫子而蘇松糧道王澄慧又築墻垣衛之乾隆二十三年裔孫襄陽太守言如泗五經博士言如洙等屢為修建規模宏敞松楸鬱然為吳中古墓云

周先賢會點澹臺滅明二墓

山東費縣舊有會點澹臺滅明二墓碑志久闕矣嘉慶十三年九月余入京會偕孫淵如觀察同過費縣訪得之遂

以隸古書丹付縣令郭志青刻二碣一立於會點墓前一立於澹臺滅明墓前以垂永久

周先賢閔子墓

閔子墓據太平寰宇記在范縣東今所傳在歷城者誤也嘉慶癸亥冬陽湖孫淵如觀察為山東兗沂曹濟道以查賑按行范縣知墓所在時以河決不能詣謁及官糧儲道忽夢浚井出古丈夫布衣泥塗狀自稱閔子憲覺而異之因出俸錢屬縣令譚文謨訪視廢基申禁樵採嗣以縣令屢更事未施行至華亭唐晨宰是縣始捐廉重修栽種樹木乞觀察為文紀之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于縣之義城寺東并放其原委以存志乘焉

陵墓

六

周要離冢

余少時在閭門內十廟前沿城脚下見水潭邊有石碣上刻古要離冢四字橫臥荒草中據後漢書注梁伯鸞墓在要離冢北却無碑碣可考道光七年福州梁茵林方伯為訪古蹟僅于潭水中得一碣即是刻也後有成化十年渤海高出題字樣而伯鸞墓終無踪蹟

漢高密太守錢成墓

成化湖州府志云在長興縣西五里浙江通志云咸爲彭祖四十七代孫墓在長興縣西五里其山名繖蓋山西吳里語云墓柱上題漢故旗門將軍高密太守錢府君之神道

漢富春公錢護墓

萬曆湖州府志云富春公墓在長興縣西五里按公諱護字德高高密太守咸之曾孫順帝永和元年舉孝廉除歷陽章安二縣長後從太尉趙峻辟爲西曹掾遷黃門選部侍郎九江寇盜周生范容作亂詔授廣陵太守征東大將

陵墓

七

軍討平之桓帝建和元年拜廣陵相征東大將軍使持節都督江東諸軍事徐充二州刺史封富春公食邑五千戶實封一百五十戶夫人徐氏合葬長城縣平望鄉西北梓山乃江東錢氏第一代祖也

長城卽今之長興縣

漢太子洗馬錢京墓

案先世太宗諱公諱京字仲恭富春公第二子仕後漢歷東宮舍人太子洗馬葬長城縣吳概山

漢孝女曹娥墓

按嘉泰會稽志云在縣東七十二里後漢書元嘉初度尙

設祭之誅之改葬娥於江南道旁卽此余於乾隆嘉慶間嘗三過其廟廟之東偏有雙楹亭宋張卽之書亭後有大小兩塚其大爲娥之父母其小者卽娥墓也余爲補書一碑刻石墓上

漢東海孝婦墓

余曩嘗入京過郟城縣路旁有東海孝婦祠香火甚盛嘉慶廿三年夏偶遊海州之雲臺山過新縣北二里亦有孝婦祠祠後有二塚相傳孝婦死附于姑墓土人爲立祠焉然案沈括夢溪筆譚今東海縣卽漢之贛榆屬琅邪非古之東海也廣輿記謂孝婦是郟人一統志云冢在郟城東十里又似以郟城爲眞墓云

陵墓

八

三國吳王夫人墓

華亭南二里許有屋基廢地一塊近處居民有劉叟者每見有紅裳女子徘徊其間人有見者旋入地中而滅甚怪之疑土中有異發之不數尺獲一磚甚古下有巨柳如屋旁有穴以火燭之有石榻上臥髑髏一具前植短碑有吳陸公遜第三女王夫人之墓十二字非篆非隸左列石几供一瓦盆其色如玉乃取出貯水甚清經年不竭後見紅

裳者復來或隱或見其人隨感疾死益為好事者取去並無他異此乾隆初年事

吳大將軍丁奉墓

華亭新橋鎮東市有丁奉墓嘉慶八年農人墾田見一石攜歸石上有大將軍丁奉墓六字餘俱漫滅今墓尚存高三尺許案三國吳志丁奉安豐人以斬孫綝遷大將軍迎立孫皓擢大司馬左軍師

晉謝太傅墓

謝太傅安墓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地名三鴟岡今尚有

陵墓

九

子孫守墓者按晉書文靖卒本葬于建康之梅嶺至陳始興王叔陵淫暴好發古墓晉世王公貴人多葬其地叔陵乃發謝墓以葬其生母彭氏時文靖裔孫名夷吾者適為長城令徒葬於此立廟祀焉有大觀二年墓田碑可攷嘉慶二年吾友邢佺山太守來宰是邑重修其墓并賦詩云謝公原上夕陽斜華表巋然樹半遮雷雨元功高百辟風雲荒塚護三鴟古陂已泐唐人石野草猶開晉代花賴有烏衣賢裔在蘋蘩重薦不須嗟錢竹汀宮詹秦小峴少寇阮雲臺宮保俱有詩紀之為一時盛事云

晉永安侯錢廣墓

宏治湖州府志云在長興縣西二里按先世太宗諸公諡廣字敬仲西晉舉孝廉除上將軍平賊石冰封雲等有功徵補軍諮祭酒揚威將軍領江州刺史使持節征虜將軍都督江洪二州諸軍事封永安侯謚忠壯夫人周氏合葬長城縣胡陵山按晉書永安侯廣名見周玘傳

梁臨川王錢伯仁墓

按臨川王伯仁字仲方宋明帝泰始中舉孝廉除王府兵曹參軍員外散騎常侍蕭梁革命義不再仕遂挂冠歸天

陵墓

十

監二年詔舉世家勲德之士郡守柳渾表薦之拜揚州刺史卒葬高密太守墓西二里夫人吳郡張氏子五人肅之樂之豈之敬之和之有女名寶媛歸文瓚陳公生子勳先即陳武帝也永定初追贈臨川王見陳書外戚傳又按顏魯公湖州石柱記云錢氏長城人父仲方高祖微時先娶之早卒及即位追尊為昭皇后墓曰嘉陵在縣北五里

梁妙嚴公主墓

蘇城間邱坊巷有息園今為錢氏家廟族弟槃溪司馬購顧氏依園地增築之園中有高阜曰妙嚴臺者即梁時妙

嚴公主墓府志已載之案徐柯妙嚴臺詩序云考梁時公主之見於史書者有玉姚玉婉玉嬭令嬭合員又長城吉安皆有封號不知妙嚴主何封也簡文王皇后生長山公主名妙碧則妙嚴爲簡文女無疑矣舊志以爲梁武帝女誤也公主之墓西去數百步今爲蒲林巷巷之西口有石馬一區故老相傳尙是墓前物今俗稱石馬鞍頭是也墓上建一亭登亭南望有傑閣卽禪興寺閣上有公主像戴毘羅帽兩手合十作跏趺狀有宮女十人侍其兩旁相傳公主曾下降郡人孫瑒瑒死梁亦旋滅陳高祖以先朝公主

陵墓

十一

主賜十宮人以優禮之年八十餘而卒嘉慶十八年樂溪濬池得宋時舊刻似是界石有東至王從事地云云則此墓唐宋時猶存也

陳黃門侍郎顧野王墓

案吳地記顧野王墓在橫山東平陸橫山今在吳郡西南十八里隋書十道志云山四面皆橫故名橫山顧炎武詩序亦以爲在今蘇州府吳縣橫山之東越來溪上今三吳顧氏皆其後也

唐褚中令遂良墓

唐褚中令墓據河南府志在偃師者誤也案新唐書本傳遂良貶死愛州卽卒於彼二男彥甫彥冲一孫俱祔咸通九年詔訪其喪歸葬陽翟唐人有詩紀其事安有葬在偃師之說且宰相世系表云褚氏出自漢褚少孫後裔孫重始居陽翟又褚亮傳云亮父玠玠祖澹皆錢塘人是其先並無居緱氏之說自史載遂良自愛州貶所歸葬陽翟亦應在今禹州不得云偃師也乾隆戊申正月余在開封偶閱河南府志與洪稚存論及此故記之

唐工部郎杜甫墓

陵墓

十二

案河南通志云唐工部郎杜甫墓在河南府偃師縣之土婁村元和八年元微之志其墓劉煦舊唐書載宗武子嗣業遷甫之柩歸葬於偃師西首陽山之前墓志亦云啟子美之柩襄耐事於偃師耐者耐當陽侯墓也是墓在偃師土婁無疑矣自河南府志有鞏人與事之語遂沿司馬溫公詩話誤載入鞏縣反駁元微之耐葬偃師爲江陵途次懸擬之詞豈舊唐書亦不可據耶以嗣業數千里乞丐焦勞遷柩歸葬豈不知其祖平日不忘本不忘仁之言耐葬當陽以慰泉壤禮也乃去土婁咫尺遷就葬鞏既違祖遺

志而又悖元公襄附之言斷無是理乾隆初年為村民所
侵耕為麥地邑令朱公訪出造營碑記以復舊制閱四十
餘年又復侵削舊時墓前本有杜公祠為鄉民改祀土穀
神欲復其舊不可乃於城西五里堡專建焉前臨通衢過
者易識後洛水暴漲棟宇摧頽五十二年邑令南皮湯公
毓倬又為清理廣其兆域崇其塚封環以牆垣前開墓道
樹碣大道邊至今不廢湯公又於城西五里堡以舊茶亭
改建其地軒敞足以棲靈即以舊祠僧奉香火五十三年
余遊河南深悉其事

陵墓

十三

唐魯郡開國公顏真卿墓

顏魯公墓在偃師縣東北之邙山明嘉靖中先世祖樂開
公曾任偃師嘗為清理墓前有米芾書碑云公之使賊也
謂餞者曰吾昔在江南遇道士陶八八授以刀圭碧霞服
之可以不死且云七十後有大阨當會我於羅浮山後公
葬偃師縣北山有賈人至南海見道士奕託書寄至偃師
顏家及造訪乃坐也守墓蒼頭識公書大驚乃卜日開壙
視之棺已空矣其事甚奇附錄於此

唐遜璞先生墓

按先世大宗譜先生諱師寶字道圭隱居不仕武肅王六
世祖始卜居臨安卒葬臨安縣石鏡鄉大錢邨世稱遜璞
先生

唐贈尚書右僕射長城令公墓

慶系譜云公諱仁昉字德純遜璞先生子武肅王五世祖
也卒葬大錢邨父塋

唐贈尚書左僕射檢校司空常州刺史公墓

慶系譜云公諱碩置字文甫武肅王四世祖也高隱不仕
晦蹟邱園夫人陳氏合葬於臨安縣石鏡鄉

陵墓

十四

唐宣州旌德縣令贈尚書禮部郎右諫議大夫洪勝

王墓

慶系譜云公諱沛字仁澤武肅王高祖梁開平中追贈吏
部尚書左僕射建廟於臨安春秋致饗追封洪勝王配童
氏追封齊國太夫人改封趙國太夫人合葬於臨安縣錦
南鄉石鏡溪祖塋

唐贈尚書左僕射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初

王墓

慶系譜云公諱字字道古武肅王祖也幼承庭訓精習詩

書而性尤至孝唐贈尚書左僕射加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梁贈檢校司空彭城侯追封建初王墳廟記云建初王墳在天目鄉官田橋中沙里去縣五里計十三畝二角墳客宋德東至盛自福桑園西至眾戶行路并水田南至大官路北至墳後直上大隴分水爲界

水邱太夫人墳

墳廟記云在錦南鄉上錢王堡計一十四畝一角四面有高石塘墳客李承禮東至官路西至錢照田是錢壽田爲主南至朱仁佑田是俞宗貴爲主北至戴照田是錢長兒

陵墓

十五

爲主康熙舊志云水邱夫人墓在縣南水邱陽旁有定安院慶系譜云水邱太夫人爲武肅王祖母建初王之原配也景福二年勅自河南郡太君加封河南郡太夫人歷封楚魏梁陳四國太夫人累贈晉國許國太夫人九華太夫人年九十餘而薨準勅耐廟配享生子一諱寬卽英顯王也

英顯王墓

吳越備史云皇考諱寬字宏道僖宗文德元年以子吳越王功高勅授威勝軍節度推官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加檢校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進太府少卿朝散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乾寧二年夏四月乙巳薨贈尚書左僕射累贈特進檢校司徒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大尉太傅太師中書令追封英顯王至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葬皇考太師於安國縣錦北鄉清風里之原初太師薨王因受制討董昌而淮帥楊行密遣將臺蒙等圍我姑蘇嘉禾等處以應昌又遣安仁義田頴等攻我鎮戍昌復構湖州刺史李師悅率兵四千人侵我封境王命顧全武許再思自西陵趨石城討昌進圍越城遂拔之昌

陵墓

十六

旣死至四年四月我師復從海道以救嘉禾破賊寨十有八所擒賊將魏約張宣等及士卒三千餘人嘉禾平秋八月王再命顧全武等復姑蘇而昭宗賜鐵券適至其明年我師救蘇州生擒淮將李近思斬首一千餘級再戰又斬其將梁琮張庸等而楊行密復遣將李簡率兵屯無錫我師復攻之獲其偏將陳益等餘皆散走冬十月乃克姑蘇淮將臺蒙等皆宵遁蘇州平其年閏十月婺州王壇抗命而衢州刺史陳岌復貳於我光化二年春我師復大敗陳岌黨於龍邱而命副指揮使方密羅聚等濟師於婺州其

次年正月淮將康儒徐從臯等復攻婺州王命從弟錄率師討之遂大敗賊徒于軒渚并絕其糧道王壇急奔宣城陳岌降王以岌為浙東安撫使是年冬十月勅遣中使取王形圖於凌煙閣五年之中王未嘗有一日之安是以緩也英顯王配水邱氏即太夫人姪女勅封越國秦國太夫人天復元年九月壬子薨累贈太元太夫人與英顯王合葬焉墳廟記云墓在錦北鄉去縣五里計三頃六十六畝二角四十步看管羅青東至官路見有石云云 詠謹案縣志錦北鄉即今之縣治也宋時始建則今縣治二堂之後

陵墓

七

有錢王墓者其為英顯王墓無疑矣 國朝乾隆十年滇南李公名元來宰臨安見縣治二堂時有異鳥翔集且循厖巷道空洞有聲因令一人持炬就空穴處入丈許則石屋寬敞行數十步磚甃堅固見有一碑模糊不辨疑為武肅隨道既出遂蓋淨土就堂改祠以奉香火其後絳州趙公民治蒞任謂神人不並治墓可存疑而堂不可為祠也因移建於舊墓前工垂成調去嶺南嚴公天召繼之立石存焉今七人俱誤視為武肅王墓而實非也 以上先世七墓臨安縣志俱失載

武肅王墓

先武肅王墓在今臨安縣城內安國山下備史云長興二年壬辰春二月唐主遣吏部侍郎盧詹刑部郎中楊薰賜王國信湯藥等三月己酉夜大雪至庚戌 三月二十八日 王薨於正寢年八十有一在位四十一年朝廷聞訃廢朝七日哀悼不已詔諡曰武肅命將作監臣李錯光祿少卿臣張褒宣命夏四月庚午奉靈輜殯於衣錦軍即今之臨安也應順元年甲午春正月壬午勅葬王於安國縣衣錦鄉茅山之原命工部侍郎楊疑式為碑文墳廟記云武肅王墳山

陵墓

八

并祠堂在縣城內計二頃四十五畝二角五十步看管羅青吳贊東至縣子城西至縣牆南至官街火星池北至大溪廟基計一十一畝祠堂基計九畝二角三十步廟後墳山地計一百四十畝二角又云裏城東桑園地計七十畝祠堂西桑園地計一十四畝二角二十步墓南向後坐安國山即茅山也前對功臣山上有一塔為功臣塔甚聳秀墓營左右有龍虎沙兩條回抱前神道碑已倒一字無存華表一對石馬石羊石虎俱全石翁仲兩對石將軍一對享堂五楹其中供奉武肅王木主以文穆忠獻忠遜忠

懿四王配享享堂之東數武有關帝廟卽吳越之太廟也
今居民尙稱之曰太廟山廟後有石室卽所謂五祖祔也
墓門之前卽是大街詠謹案武肅王墓載于浙江通志杭
州府志臨安縣志及吳越備史十國春秋五代史記諸書
宋時墓基并祠堂據碑記載有二頃四十五畝二角五十
步其四至餘地皆歷歷可考元明以來如舊宏治間邑令
王公翔鳳毛公忠相繼知縣事嘗爲置立屋舍柵門令人
看守禁止作踐春秋設祭後被土人將墓上東西龍印二
山及甬道左右各築墻垣佔爲園圃鋤犁耕種放牧牛羊

陵墓

沈

月裔孫刑部郎德洪等又請于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傅公
卽批本縣查勘清理又命會稽裔孫生員祀守墓以舊時
祭費不敷于本縣祠典內每年增設祭儀春秋二仲致祭
每祭照鄉賢名宦品物外加帛四端共計銀四兩議將種
地山民編爲塋戶專管護其荒穢不治坐之以罪墓域地
形周圍五百一十步并令多植松柏以壯觀瞻至隆慶二
年間又被土民吳阿五等三十人佔據并毀壞石器私砌
淫祠復經裔孫彪題呈于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李公批准
清查遂限侵佔之人立書退狀將所佔之地還官著守祠
人照址管業其久住房屋并山田魚池等俱令納租以爲
祭費崇禎初又被土民趙應元王七等盜斫松樹裔孫簡
討國本受益等又呈于欽差督撫軍門張公勒石禁約以
懲侵盜又批准下縣 國朝以來墳廟無恙子孫雖散處
四方未能年時祭掃而春秋享祀不絕詠於嘉慶元年在
兩浙轉運使幕中往臨安瞻拜第一次道光三年由吳門
至杭州瞻拜第二次十一年又偕族弟懋溪瞻拜第三次
則知于七年七月爲住祠人唐阿七勾結縣書張德銓等
盜伐墓上大松五株本邑裔孫振禮錦昌等具呈縣主詎

陵墓

王

德銓朦混謂以此為變賣充公之用反將振禮等七人管押勒結于是裔孫生員丹陛大聚等又上控經杭州府知府成公親提嚴訊追價在案時詠以惠山家祠未會竣工因循至十二年冬始與族人松坡蔭軒懋溪佩之視茶董酬費與脩而太倉宗人伯瑜觀察名寶琛者正為浙江糧儲道將除雲南按察使亦有所捐共得三百餘兩重建照牆石庫門上署錢武肅王神道六字而再立墓前大碑題曰唐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兼中書令吳越國王諡武肅錢王之墓三十字又于東會錦門口立一碑

陵墓

三

曰錢武肅王故里六大字時以經費不敷僅將祠堂添瓦小修神牌更正而甬道上之蒼苔瓦礫神宮前之積水滌洄未能挑濬一律擴清此十四年四月事也至十五年春詠偕諸宗人祭埽則知伯瑜廉訪又擢浙江布政使矣是時地方大吏正入 奏大修海塘其 欽差大臣為歙縣吳退旃都憲與詠本舊好遂面遞一呈請修先墓至次年海塘工竣奉 旨欽頒朝宗效祉四字額恭懸祠內而都憲還 朝先捐白金百兩為倡自是撫藩臬運以及兩浙諸觀察各有所捐合一千七百餘兩正欲興修而為伯瑜

方伯借挪先修會稽祠墓至十六年方伯始飭臨安縣知縣馮雲祥再修清出胡姓所佔東南角竹園一所于東邊照牆上再建一石庫門稍肅觀瞻而已

陵墓

三

廣陵郡王墓

廣陵郡王諱元璋武肅王第六子石晉時為中吳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天福七年五月薨以王禮葬於吳縣南宮鄉楞伽山之原即今之南橫山玉濟之姑蘇志及蘇州府志俱以為忠獻王者悞也墓久湮沒並無碑志惟存翁仲石將軍麒麟數事而已嘉慶初年為廣東嘉應州軍犯張樂真盜葬至十五年春余與族弟槃溪不忍坐視首發其事控諸縣府自此涉訟二年卒為清復至今祭之而廣陵嫡支子孫居浙江之象山縣者最盛而未之知

陵墓

三

十八

也余嘗賦詩云薦福山前落日遲我來祭掃又何辭螭頭

有石眠荒草馬鬣無封記斷碑小子尙能清譜牒

時永正修廣陵

王一支之譜及諸孫早為建崇祠槃溪新建五王祠堂以廣陵王墓域志

王靈赫赫今如在為祝山神好護持

文穆王墓

先文穆王墓在錢塘縣龍山之原

今名玉皇山

後晉天福七年

二月十九日勅葬舊時墓基有三百餘畝前案登雲山外案浙江會稽諸山歷歷可數墓前二百步外有神道碑一座龜趺螭首地名頭城門蓋當時尙有墓城也宋熙寧十

年郡守趙清獻公抃以錢氏墳廟蕪廢奏改廢利妙因院

為表忠觀即在墓左蘇文忠公賦為作碑文終宋之世墳

廟無恙元時燬于兵火則觀廢而墓存明正德十二年浙

江按察使許公讚始為清理已被土豪江氏佔葬圖蔽所

侵謬指他向十餘年不決至嘉靖十年裔孫德洪大經應

揚邦祥楞等復呈監司請掘墳志以為驗於時御史王公

繼禮僉憲王公臣移文杭州守婁公至德發土夫百餘人

而郡佐敖公文瑞劉公望之躬執畚鍤以從事十日而志

見乃命七日不掩築縱民來觀以示徵信遠近相聞扶老

陵墓

三

攜幼焚香羅拜觀者塞途其明年德洪請諸高陵呂柟大

書吳越國文穆錢王墓八字而浙江提學僉事林雲同暨

錢塘知縣王鉞為之刻石即今墓前所立者是也 國朝

康熙三年奉文清丈而舊時墓基所有三百餘畝者惟存

十之一矣雍正六年間為土民先後盜賣至九年又有土

豪孫蘭臺之故父貪涎風水盜葬其親并將墓前石人石

獸及華表并天下兵馬都元帥牌坊石柱等盡皆毀埋以

圖滅蹟爰有二十六世孫志成者于乾隆三年四月控縣

為吏胥得賄蒙蔽遲延不結志成憤而成疾鬱鬱以死旋

有二十七世孫時號心湖者體志成之志刈力擴清又為
弓算經承與管墳人王君瑞父子及族逆錢在中等通同
作弊訟延至二十六年心湖抱憤無告忽奮然起曰明春
車駕南巡吾當叩 闕與孫氏權輕重耳孫故富家聞之
大懼而當事亦恐負廢施之咎俾通省理事同知納公興
安治其事即鎖押王君瑞父子及錢在中孫蘭臺等一訊
而明立限孫氏及盜葬者三十餘家統于十日內起遷清
出墳山二十八畝九分有零另請歸額其案始定今之得
以春秋祭掃者心湖力也嘉慶初年 詠 遊兩浙都轉運使

陵墓

三

幕中歲時往拜至十三年春又捐錢三十千文而與住杭
諸宗人勸資增築石冢計周圍十六丈高八尺餘上覆以
土亦四尺許而請巡撫阮公元書碑立石冀垂永久道光
十七年宗人寶琛為浙江布政使瞻拜墓下命族人廷烺
廷燠治增等又修之

忠獻王墓

忠獻王墓在文穆王墓西兩墓並列僅隔一山其神道碑
一座在今玉屏峯下明成化間先為太常吳誠佔葬由吳
墓北行數十步為江氏墳堂墳堂之後有一澗水甚清激

再上數十步有平坡即忠獻墓域也松楸鬱然並無封冢
又上數十級為嘉靖中官保尚書江瀾之墓相傳江氏佔
葬時既將神道碑文燬滅而墓之左右前後皆為江氏所
有其時子孫亦有控縣者而江氏勢焰甚盛既不能復又
坐誣告流戍金陵土人至今尙目為江半朝舊有墓基三
畝 國初猶為錢氏辦糧雍正八年江氏一并盜買竟無
從識認矣乾隆五十九年三月錫山裔孫天球文炳俊選
等同來祭掃見平坡上有洞穴疑為隧道即呈之杭州太
守李公亨特立碑表志諭錢塘知縣鄧公雲龍親勘立界

陵墓

三

有案存焉自神道碑至墓基計二百四十步

忠遜王墓

忠遜王墓在會稽縣南秦望山北地名昌源今誤為桑園嘉泰
會稽志亦云在昌源坂流光譜云在石織峯大石屏之下
今土人謂之田螺石是也案元至元中有西僧楊璉真伽
將發宋諸陵浙東西騷動大家之墓各將石器埋藏伐松
平塚恐罹此厄墓之荒廢當在是時宋末林景熙詩云牛
頭一星化為石千仞峻增垂鐵脊隆隆隱隱佳氣藏列峯
環拱效圭璧又裔孫養廉詩云零落穹碑春雨裏埋藏臥

馬夕陽邊細味二詩其墓在田螺石下無疑矣 國初爲
邑人屠氏所得造爲墳墓松楸已高幸正域尙存惟存兩
石柱道光三年三月初六日 詠 遊天台回路過會稽嘗同
宗人雲亭翁之輩放舟入山至昌源坂拜墓下紀以詩云
扁舟出城南雙槳如輕翮乍過樵風涇悠然入深碧攜我
綠玉杖著我遊春屐來看射的峯更上田螺石峭壁何崢
嶸飛泉亂噴激禔室已無踪墓門亦殘闕憶昔先讓王踐
祚方六月禍起碧波亭一朝棄簪笏猶幸骨肉恩愛護同
毛髮遷徙鎮東車竟入神仙窟詩酒樂餘年子孫滿朝籍
陵墓

至今越州民思念猶未歇

以上諸事俱見吳越備史

遙遙七百載幾見

滄海易何況古墓田松楸異今昔翁仲既無語桑精豈能
白亦有父老言此中是真域清酒誰薦芳烏啼自朝夕四
山落蒼翠滿路生荆棘一顧三回頭行者咸歎息我來昌
源坂憑人問遺蹟徑窄滑蒼苔馬鬣終難識古寺留斜陽
鐘聲送行客 謂顯聖寺款款信歸橈鏡湖水流急至十六年冬
有宗人寶琛爲浙江布政使 詠 遂告之始知是墓所以荒
廢之故旋命紹興太守及山陰會稽兩邑宰勸明清丈表
志立碑

忠懿王墓

先忠懿王墓據宋史在河南洛陽縣邙山賢相里之陶公
原而河南通志河南府志俱失載何也案靖康之亂吾錢
氏合族俱隨高宗南渡居於江浙兩省者十之八九紹興
元年榮國公忱奉母賢穆大長公主定居台州時金人盤
踞汴梁不能往祭故又立忠懿王衣冠墓於天台以便春
秋奉祀惟舊時譜牒無一言及之者乾隆五十九年春錢
塘袁簡齋先生遊天台見有一碑大書宋秦國忠懿錢王
墓八字臥於路旁亦明嘉靖中裔孫德洪立先生有詩云

陵墓

天台路旁古墓歎大書忠懿錢王碑更書南京尙寶呂爲
十七世德洪題其墳旁隆中窪陷頗似發掘遭赤眉在昔
錢王薨逝後宋主恩禮無少衰賜葬洛陽賢相里不聞此
地曾輿機或者子孫衣冠葬七百載事難參稽從來正史
與碑碣往往傳聞多異詞崇韜枉哭子儀墓安生誤受熊
光欺我非成精老桑樹難呼翁仲說是非且題數行書所
見郢書燕說存其疑道光三年 詠 遊天台遍求不得問山
僧亦無知者他日當再爲尋訪扶其碑而樹之

會稽郡王墓

先六世祖宋駙馬都尉會稽郡王暨賢穆大長公主合葬之墓在天台縣西北三十里護國寺東五百步鳳皇山之陽詠謹案郡王以靖康元年十月六日薨於汴京賜第年七十二未幾金人入汴二帝北巡高宗卽位於南都建炎二年五月王長子榮國公忱等奉母賢穆與郡王靈輜奔江南權厝於丹徒縣之南山以一弟守之卽奉賢穆避浙東旋遷台州高宗既定鼎杭州卽台城賜公主營第紹興十二年冬皇太后變輿北歸賢穆歡呼大喜乃求入覲或謂主年高恐撻寒暑主曰吾蒙上恩至深自恨老矣不獲

陵墓

三

春秋時見今國有大慶可卽安不一賀天子乎遂行既至臨安見上并見太后相爲涕泣上與太后遣使勞問相望于道居數日主寢疾上趣國醫診視疾少閒十一月壬寅忽索衣冠命湯沐端坐而薨年八十有四其明年九月十三日先有旨遷郡王靈輜與賢穆合葬焉事具家傳道光三年二月詠遊天台親拜墓下荒涼不堪墓前石坊已圯僅存兩石柱中間甬道有巨碑上刻會稽郡錢王墓五字明嘉靖間餘姚裔孫刑部郎德洪立而郡王塚封已窪陷如坎窞似久無人祭掃矣爲感歎者久之歸而告諸宗人

適是年江南水災莫有應者至五年九月始往重修凡費白金三百兩有奇半皆出自宗人捐助亦以十三日築成並訪得郡王長子少保瀘州軍節度使榮國公忱墓在護國寺東北山之麓及三子德慶軍節度使贈咸寧郡王恂墓在護國寺西半里許大嶺山之陽卽詠本房祖也又榮國第三子觀文殿大學士忠肅公端禮墓在護國寺前山其子越州安撫使管墓在桃源山與其孫左丞相贈太師魏國忠靖公象祖墓在忠肅墓東偏凡五所俱高其塚封立碑表志祭奠而歸嗚呼先世自武肅王以布衣提三尺

陵墓

三

劍鎮十四州保民立國傳子及孫至忠懿王順天納土澤及雲初功德著於史冊自古莫有倫比故 國家有祀祭之典官吏有防護之冊而爲之子孫者豈忍聽其荒廢不治而漠然置之耶且武肅王後惟忠懿一支子孫最盛忠懿之後惟會稽一支子孫最盛今江浙郡縣奚啻數百萬家皆郡王嫡支也竟無一人爲道之而祭之者亦奇矣哉

宋六陵

宋六陵者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也俱在會稽縣寶山今名為攢官山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余隨紹興太守李公往拜之按六陵元順帝至元中有西僧楊璉真伽者恃恩橫肆為江南總統與會稽天衣寺僧福開及剡之演福寺僧允澤帶同西僧及部領無賴人等詐稱朝廷有旨以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羣擁陵上時有陵使中官羅銑者拒之兩相爭執羣夫擁而毆之羅大哭而逃逸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而理宗之

陵墓

三

陵所藏尤厚啟棺之初有白光竟天蓋寶氣也復發微欽高孝光五帝及孟章吳謝四后之陵浙東之民莫敢言者時有唐林兩義士于暗中醵金以收真骨一一表識葬於天章寺旁以冬青樹識之後真伽事敗其資皆籍沒入官理宗頭顱亦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危素在翰林時偶燕見備言始末帝太息者久之至明太祖洪武二年詔下北平返理宗頭顱葬舊陵而天章寺之真骨亦得歸葬仍名六陵其明年即有旨遣官訪歷代帝王陵寢令各行省臣同詣所在審視陵廟并圖以進於是浙江行省繪圖

奏上始行建復終明之世禁人樵採 本朝雍正七年三月欽奉 上諭飭令該地方官於宋高宗以下六陵加意防護故春秋祭祀至今猶不廢云

陵墓

三

園林

藝話二十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澄懷園 京師

澄懷園在 圓明園東南隅每年夏月 車駕幸園 尙書房暨南書房諸臣侍直之所芳塘若鏡紅藕如船傑閣參差綠槐夾道真仙境也余嘗於嘉慶十四年七月相國英公有筆墨事見囑小寓于此時公爲戶部侍郎兼副提督適姚伯昂席子遠兩編修新入南書房同在近光樓盤桓者四十餘日而上海趙謙士少農亦在園中讀書評書

園林

徵歌度曲殊不知有春明門外十丈紅塵也余時將同江南因賦七律四首云樓前車馬響如雷人在青山紫禁隈百頃池臺因地起千年雲木傍天開久欽二妙同民部恰見雙星列上台惟我清閒無一事獨隨野鶴步蒼苔有隣鶴常來棲止飛翔樓下蓬萊十日小勾留喜共羣仙會一樓太液蓮華猶自發薊門山色最宜秋仲宣不免思鄉淚鄭衆偏多爲國憂別院笙歌聽未歇雞人傳唱月如鉤一番秋雨一番涼立馬重門夜未央謂英公也玉露珠圓雙闕曉宮槐花落四蹄香明朝 綵仗應無事昨夕銀河倍有光我亦相思

千里道欲憑行止費商量從今歸去聽秋聲恰與飛鴻結伴行雲水偶然畱雪爪江天何處覓鷗盟回思舊事千腸結乍覺新涼百感生卻羨昆明池上柳世間離別不關情

惠園 京師

惠園在京師宣武門內西單牌樓鄭親王府引池疊石饒有幽致相傳是園爲 國初李笠翁手筆園後爲雛鳳樓樓前有一池水甚清冽碧梧垂柳掩映于新花老樹之間其後卽內宮門也嘉慶己未三月主人嘗招法時帆祭酒王鐵夫國博與余同遊樓後有瀑布一條高丈餘其聲琅然尤妙

園林

萬柳堂

萬柳堂在京師廣渠門外今爲拈花寺余嘗往遊數次國初爲馮益都相公別業仿元時廉希憲遺制亦名萬柳堂當時如毛西河喬石林陳其年朱竹垞輩皆有詩文紀之然昔之所謂蓮塘花嶼者卽今日之瓦礫蒼苔也成親王有詩云十日春陰五日雨崇文門外無塵土寒草同青趁馬蹄越陌度阡成漫與居人猶自說馮家指點荒亭帶殘堵野春無門關不住鎖綠惟憑萬煙縷老僧灑掃 御

書樓滿壁雲龍照騰翥 國初筆蹟此間多竹色墻邊無
片楮不知秋井幾回塌莓苔掩抑雙猊礎故老風流香可
思詞林句律能從古賦詩飲酒樂承平攬迴臨深慰騷旅
豈無葫蘆嘲學士亦有蓮華歌相府敝車羸馬江南客眼
明到此思洲渚羣鴉剩有後棲啼雙燕如看舊時舞希憲
崇情且莫論淡對悽如別南浦落花紛紛已覺多回首東
風眞莽鹵以上京師
隨園江南
隨園在江寧城北依小倉山麓池臺雖小頗有幽趣乾隆

園林

辛亥春二月初余始遊焉時簡齋先生尙健同坐蔚藍天
看小香雪海梅花盛開讀畫論詩者竟日至道光二年九
月偶以事赴金陵則樓閣傾墮秋風落葉又是一番境界
矣其舊僕某尙識余姓名眞所謂猶有白頭園叟在斜陽
影裏話當年也近年聞先生長君蘭村又葺而新之遊人
雜遝矣

張侯府園

張侯府園在江寧府城東 國初爲靖逆侯張勇所建今
爲劉觀察承書得之園不甚廣大廳東偏有賜書樓一座

最高可以望遠萬家烟火俱在目前亦勝地也其他如邢
氏園孫淵如觀察所構之五松園皆有可觀邢氏園以水
勝孫氏園以石勝也以上江南

樂圃蘇州

畢秋帆尙書爲陝西巡撫時嘗買得宋朱伯原樂圃舊地
引泉盛石種竹栽花擬爲老年退息之所余爲輯樂圃小
志二卷贈之尙書歿後家產入官無托足之地一家眷屬
盡住圃中可慨也已案樂圃五代時爲吾家廣陵郡王金
谷園遺址伯原增築之元時爲張道所居明成化間又爲

園林

杜東原所有申文定公致仕後又構得之有賜開堂鑑曲
亭招隱樹諸勝嘗賦詩云棲遲舊業理荒蕪徙倚葺篁籬
楫梧爲圃自安吾計拙歸田早荷聖恩殊山移小島成愚
谷水引清流學鑑湖敢向明時稱逸老北窗高枕一愁無
又有園居詩云樂圃千年跡蕭齋五畝身蓬蒿常謝客花
竹總宜人清曠懷長統風流屬季眞臨溪時獨釣吾自老
絲綸其二云投老身猶健探幽興未闌花神催爛漫竹使
報平安茂樹禽聲合高樓蝶夢殘不知人世上何處有風
濤嗚呼文定之與尙書同是狀元同是一品官何福命之

不相及也

獅子林

獅子林在吳郡齊女門內潘樹巷今畫禪寺法堂後墻外元至正間僧天如惟則延朱德潤趙善長倪元鎮徐幼文共商疊成而元鎮為之圖取佛書獅子座而名之近人誤以為倪雲林所築非也明時尚屬寺中 國初鞠為民居荒廢已久乾隆廿七年 純皇帝南巡始開闢葺草築衛墻垣其中有獅子峯含暉峯吐月峯立雪堂臥雲室問梅閣指柏軒玉鑑池冰壺井修竹谷小飛虹大石屋諸勝

園林

五

湖石玲瓏洞壑宛轉上有台抱大松五株又名五松園後為黃小華殿撰府第其北數百步有王氏之蘭雪堂蔣氏之拙政園皆為郡中名勝每當春二三月桃花齊放菜花又開合城士女出遊宛如張擢端清明上河圖也余二十許時嘗往遊焉作獅林竹枝詞云蘭雪堂前青草蕃蔣家三徑亦荒園尋春問說獅林好借問誰家黃狀元虬鬚園子倚門邊分得秋娘買粉錢入門疑到天台路且避前頭兩少年蒼苔新雨滑弓鞋斜倚闌干問小娃曾記飛虹橋畔立不知誰拾鳳頭釵一雙繡鞵污泥濺日暮歸來空自

憐不是貪遊生小慣明朝還上虎邱船

拙政園

拙政園在齊門內北街明嘉靖中御史王獻臣築文待詔有記御史歿後其子好蓀蒲一夕失之歸于徐氏 國初為海寧陳相國之遷所得未幾以駐防兵圍封為將軍府園內有連理寶珠山茶一樹吳梅村祭酒有詩紀之迨撤去駐防又改為兵備道行館既而為吳三桂壻王永康所居三桂敗事乃籍入官康熙十八年改蘇松常道新署旋復裁缺散為民居後歸蔣太守榮改名復園春秋佳日名

園林

六

流觴詠有復園嘉會圖太守歿後非復舊時景象嘉慶中為海昌查懋餘孝廉所得修葺年餘頓還舊觀今又歸當湖吳菘圃相國家為質庫矣

歸田園

歸田園在拙政園東僅隔一牆明季侍郎王心一所構中有蘭雪堂泛紅軒竹香廊諸景今王氏子孫尚居其中相傳王氏欲售于人屢矣輒見紅袍紗帽者隱約其間或呼嘯達旦似不能割愛者人亦莫敢得也余少時嘗見侍郎與蔣伯玉手札其時在崇禎十六年之十二月廿四日書

中言小園一花一木皆自培植乞分付園丁時加防護云云其明年侍郎卽歸道山宜一靈之不泯耳

息園

息園卽顧氏依園舊址族弟槃溪購而葺之中有妙嚴臺相傳爲梁簡文帝女妙嚴公主葬此嘉慶十三年濬池得古碣是四至界牌知唐宋時尙有防護也十六年又添建先武肅以下五王家廟於前北向有江蘇方伯慶公碑記按府志宋信安郡王孟忠厚府在閭邱坊巷有蔽春園或卽其地也其東爲秀野園康熙中翰林顧嗣立所居有秀野草堂額一時名士如朱竹垞韓慕廬輩俱有詩紀之

園林

七

繡谷

繡谷在閭門內後板廠國初朔州刺史蔣深築初刺史之祖垓成進士後隱居讀書偶課園丁薙草土中得一石有繡谷二字作八分書遂以名其園園中亭榭無多而位置頗有法相傳爲王石谷手筆也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刺史嘗集郡中諸名宿作送春會坐中年最長者爲尤西堂朱竹垞兩太史張匠門惠天牧徐澂齋諸先生尙爲諸生畫師則王石谷楊子鶴方外則目存上人是時沈歸愚尙

書年纔二十七居末座賦詩作畫爲一時之盛刺史之子仙根亦好風雅乾隆二十四年又作後己卯送春會則以尙書爲首座矣世傳張憶娘簪花圖卽於是園作也嘉慶中爲葉河帥觀潮所得道光初又歸南康謝椒石觀察作板輿之奉今又爲婺源王氏所有矣先是蔣氏欲將是宅出售他姓猶豫未決爲問于凡仙仙判一聯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是宋人晏殊句也而不解其義迨歸葉氏則上句應矣後葉氏轉售于謝謝又售于王則下句應矣異哉

園林

八

懷雲亭

懷雲亭在東白塔子巷乾隆間郡人沈觀察某佔買大乘菴舊基而造爲園宅未及二十年而售於周勗齋太守太守復拓而廣之頗有幽趣改名樸園有一峯名歸雲甚峭其東爲蔣氏種梅亭春時百花齊發羣豔爭芳係樂安全盛時四十八第一今歸潘氏爲古香亭

瞿園

瞿園卽宋氏細師園故址嘉定瞿遠村氏增築之其西數十步卽前大宗伯沈歸愚先生舊宅也嘉慶戊寅四月余

嘗同范芝巖潘榕臯吳槐江諸先生看園中芍藥其花之盛可與揚州尺五樓相埒范有詩云看花車馬聲如沸誰問尙書舊第來今又歸天都吳氏矣

涉園

涉園在新橋巷東郡人陸閣亭太守所築園不甚廣東近城垣有小鬱林觀魚檻吾愛亭藤花舫浮紅漾碧諸勝近爲崇明祝氏別墅

逸園

逸園在吳縣西脊山之麓康熙中孝子程文煥廬墓之所

園林

九

右臨太湖左有茶山石壁諸勝每當梅花盛開探幽尋詩者必到逸園其主人程在山先生名鍾即孝子孫也少工詩同邑顧退山太史擇爲佳婿太史之女曰蘊玉者自號生香居士亦能詩與在山更唱迭和較趙凡夫之與陸卿子殆有過之在山嘗有詩云空齋盡日無人到惟有山妻問字來可想見其高致也當時如沈歸愚大宗伯彭芝庭大司馬金安廉訪諸老入山探梅輒畱宿園中余年十二三時嘗隨先君子遊逸園並見先生及生香居士其所居日生香閣閣下爲在山小隱琴尊橫几圖籍滿牀前有

釣雪槎其西曰九峯草廬白沙翠竹山房騰嘯臺下臨具區波濤萬頃可望縹緲莫釐諸峯雖員嶠方壺不是過也嗣生香沒後在山亦旋卒一子尙幼爲地方官買得而造行宮則向之亭臺池館皆化而爲方丈瀛洲矣乾隆四十五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 駐蹕於此有 御製詩五古一首其結句云園應歸故主吾弗更去矣 同變後此園遂廢今隔四十年已成瓦礫場無有知其處者

靈巖山館

靈巖山館在靈巖山之陽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間

園林

十

畢秋帆先生所築菴裘也營造之工亭臺之勝凡四五載而始成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將扁額懸挂其門曰靈巖山館先生自書下有一聯云花草舊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畫障臥遊終古定何年二門曰鍾秀靈峯乃阿文成公書又一聯云蓮嶂千重此日已成雲出岫松風十里他年應待鶴歸巢自此蟠曲而上至 御書樓皆長松夾道有一門甚宏敞上題麗燭層霄四大字是嵇文恭公書樓上有楠木櫺一具中奉 御筆扁額福字及所 賜書籍字畫法帖諸件樓下刻紀 恩詩及謝表藁凡八石由

樓後折而東有九曲廊過廊爲張太夫人祠由祠而上有小亭曰澄懷觀道左有三楹曰畫船雲壑三面石壁一削千仞其上卽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冽遊魚出沒可數其中一聯云香水濯雲根奇石慣延採硯客畫廊垂月地幽花曾照浣紗人池上有精舍曰硯石山房則劉文清公書也其明年庚戌二月十四日余與張君止原嘗邀王夢樓太守潘榕阜農部暨其弟雲浦參軍及陸謹庭孝廉輩載酒攜琴信宿其中者三日極文酒之歡至嘉慶四年九月忽有旨查抄以營兆地例不入官此園尙無恙也

園林

十一

自是日漸頽圮蒼苔滿徑至丙子年間爲虞山蔣相國孫繼煥所得而先生自出鎮陝西河南山東兩湖計二十餘載平泉草木終未一見可慨也道光甲申八月余偶過是園回思庚戌之遊屈指已三十四年矣爲題四絕云賣去靈巖一角山園門已付老僧關林泉也自遭磨折笑我重來鬢亦班憶昔春遊花正紅曾隨杖履殿諸公坐中最羨三松樹依舊掀髯倚碧空謂榕皋先生雲壑勢然絕世奇當年亭榭半參差此中感慨誰能悉試問墻間沒字碑舊時石磨眼前富貴總堪哀世事無如酒一盃卻喜今朝風日好

山靈應爲故人來

寒碧山莊

寒碧山莊在閶門外花步洞庭劉蓉峯觀察所築園中有十二峯皆太湖之選道光三年始開園門來遊者無虛日傾動一時

水木明瑟園

明瑟園在上沙初吳江高士徐介白隱居于此後郡人陸上舍稹增拓之遂稱勝地秀水朱竹坨檢討爲作明瑟園賦後復荒蕪乾隆五十二年其族孫萬仞嘗得王石谷所

園林

十二

繪園圖見示余爲補書朱賦於後忽忽三十年又爲畢秋帆尙書營兆地今且松籟如怒濤聲矣以上蘇州

東皋草堂常熟

東皋草堂在常熟大東門外明左少參瞿汝說所築子稼軒先生式耜增拓之有浣溪草堂貫清堂鏡中來諸景稼軒官戶科給事中本朝順治三年以議立永明王事畱粵東西數年此園遂廢其子伯申守之吳梅村祭酒有後東皋草堂歌七古一首爲伯申作也近爲趙叔才文學所購亭臺樹石猶有存者道光癸未四月余偕蘊山弟往遊

烹茶坐話有滄桑之感焉

壺隱園

壺隱園在常熟縣西門內致道觀西南明左都御史陳察舊第嘉慶十年吳竹橋禮部長君曼堂得之築為亭臺頗有旨趣其後即虞山也越數年復得彭家場空地亦明時邑人錢允輝南泉別業舊址造為小築田園種竹養魚亦清幽可想

燕谷

燕谷在常熟北門內令公殿右前臺灣知府蔣元樞所築後五十年其族子泰安令因培購得之倩晉陵艾裕良疊石一堆名曰燕谷園甚小而曲折得宜結構有法余每入城亦時寓焉 以上常熟

康山 揚州

康山在揚州徐寧關口兩門之間相傳為明狀元康對山讀書處故名余每至邗上必偕友遊康山作半日清談其主人為江鶴亭名春初為儀徵諸生能詩工于制藝當時與天台齊次風齊名風格高邁一時名士皆從之遊余於嘉慶二年始到康山鶴亭已沒見其子吉雲今閱三十年

復見其孫守齋矣

小瓊瓏山館

揚州馬主政名曰瑄字秋玉住東關街好古博雅考校文藝評隲史傳旁及金石書畫鼎彝古玉玩器諸物與其弟曰齡俱能詩好客為東南壇坫所居曰小瓊瓏山館有看山樓紅藥階七峯草堂清響閣藤花書屋鼓書樓覓句廊澆藥井梅寮諸勝今亭榭依然惜非舊主人矣

雙桐書屋

雙桐書屋即王氏舊園關中張氏增築之在左衛街園門北向進門轉右有竹徑一條由竹徑而入小亭翼然亭中四望則修桐百尺清水一池曲徑長廊奇花異卉真城市中山林也余於嘉慶初始至揚州園主人張丈琴溪輒來相招極一時文酒之樂今垂三十餘年則亭臺蕭瑟草木荒蕪矣豈園之興廢亦有數歟

片石山房

揚州新城花園巷又有片石山房者二廳之後秋以方池池上有太湖石山子一座高五六丈甚奇峭相傳為石濤和尚手筆其地係吳氏舊宅後為一媒婆所得以開麵館

兼爲賣戲之所改造大廳房彷彿京師前門外戲園式樣俗不可耐矣

江園

揚州江晚香侍郎家有一園在關口門大街同廊曲榭花柳池臺直可與康山爭勝中有黃鸝數箇生長其間每三春時宛轉一聲莫不爲之神往余嘗與中丞之姪元卿員外把酒聽之未三十年侍郎員外叔姪相繼殂謝此園遂屬之他人余每過其門不勝惘惘

靜修儉養之軒

園林

去

靜修儉養之軒在齊寧門內鮑肯園贈公所築四圍樓閣通以廊廡階前湖石數峯盡栽叢桂繡毳丁香白皮松之屬余於壬午癸未兩年寓其中最久每逢花晨月夕坐臥窗前致足樂也

樗園

樗園在廣儲門內嘉慶甲子乙丑間吳門王鐵夫學博爲儀徵書院山長寓此最久同時汪浣雲華吉崖亦嘗寓焉

平山堂

揚州之平山堂余於乾隆五十二年秋始到其時九峯園

倚虹園篠園西園曲水小金山尺五樓諸處自天寧門外起直到淮南第一觀樓臺掩映朱碧鮮新宛入趙千里仙山樓閣中今隔三十餘年幾成瓦礫場非復舊時光景矣有人題壁云樓臺也似佳人老剩粉殘脂倍可憐余亦有一句云畫舫錄中人半死倚虹園外柳如煙撫今追昔恍如一夢

九峯園

揚州九峯園奇石瓊瓏其最高者有九故以名園相傳皆海嶽菴舊物也 高宗南巡見之選二石入 御苑止

園林

去

存七峯近又頽廢不過四五石而已高東井有詩云名園九箇丈人尊兩叟蒼顏獨受 恩也似山王通籍去竹林惟有五君存 以上揚州

錦春園 瓜州

錦春園在瓜州城北前臨運河余往來南北五十餘年必由是園經過園甚寬廣中有一池水甚清淺皆種荷花登樓一望雲樹蒼茫帆檣滿目真絕景也 高宗純皇帝

六次南巡俱 駐蹕于此成親王有詩云錦春園裏萬花榮媚景照陽照眼明百里蜀岡遙挹翠一渠邗水近涵清

獨憐廢砌橫今古頗見幽墓記姓名來日江船須早放倚
闌愁絕莫風生

樸園 儀徵

樸園在儀徵東南三十里巴君樸園宿崑崙仲以其墓旁
餘地添築亭臺為一家子弟讀書之所凡費白金二十餘
萬兩五年始成園甚寬廣梅萼千株幽花滿砌其牡丹廳
最軒敞吳山尊學士書楹帖一聯云花候過了香喜我至
剛逢穀雨仙根依丙舍祝君家看到仍雲有黃石山一座
可以望遠隔江諸山歷歷可數掩映于松楸野戍之間而

園林

七

湖石數峯洞壑宛轉較吳閫之獅子林尤有過之實淮南
第一名園也道光癸未秋九月余自邗上往遊與童君石
林張君石樵輩信宿其中得十六景有梅花嶺芳草垓含
暉洞飲鶴澗魚樂溪尋詩經紅藥闌菌萑軒宛轉橋竹深
處識秋亭積書巖仙棋石斜陽坂望雲峯小漁梁諸名目
各系一詩刻石園中

珠媚園 通州

珠媚園在通州城東北隅有州人王景獻者嘗為廣州太
守得前明顧大司馬舊第為增築之極池臺花木之勝其

正中為花對堂堂前大紫薇二株海內罕見明時植也王
午三月余由福山渡海到州城時泗州陳雨峯為狼山總
鎮嘉興馮椒園為州刺史置酒園中歡會竟日因書四絕
句云辟疆舊有小峯巒築就平泉滯一官斯事原來千古
恨空畱花木讓人看萬箇竹同文太守一拳石肖李將軍
探幽莫訝淮東少如此名園自不羣一灣春水曲通池池
上桃花紅幾枝為語園丁好培植再栽垂柳萬千絲朱廊
寥落莫雲多滿徑蒼苔絆薜蘿置酒念念人欲去紫薇花
發再來過

園林

六

文園 如皋

如臯汪春田觀察少孤承母夫人之訓年十六以資為戶
部郎隨 高宗出園以較射得花翎累官廣西山東觀
察使 告養在籍者二十餘年所居文園有溪南溪北兩
所一橋可通飲酒賦詩殆無虛日惟求子之心甚急居常
於邑不樂道光壬午三月余渡海遊狼山將至揚州繞道
訪文園時觀察年正六十鬚髮皓然矣余有詩贈之云聞
訊如臯縣來遊豐利場兩園分鶴徑一水跨虹梁地僻樓
臺靜春深草木香桃花潭上坐畱我醉壺觴曲閣飛紅雨

閨門漾碧流使君無量福樂此復何求濶別成清夢相思
竟白頭挂帆吾欲去海上月如鉤

塔射園 松江

松江張氏有塔射園在東塔街後舊爲許氏別業郡人張
孝廉維煦購得其半葺爲小園以近西林寺塔故名園中
有紫藤花開時爛漫可觀舊聞崑山徐健菴司寇家有愴
園園西池內有小浮圖影又蘇州虎邱有塔影園此皆近
于城市與塔相近理或有之吾鄉小馬橋有寶泉堂族會
叔祖蓉峯先生所建堂前一井水甚清冽井中亦有塔影
馬橋距錫山五十里距蘇亦五十里塔影從何而來此理
之不可解者

嘯園

嘯園在婁縣治東明太僕卿范惟一所築內有振文堂天
游閣諸勝乾隆間沈氏虞揚得之再爲修造清池峭石窈
若深幽不知在城市間也

右倪園

古倪園在松江府城北門外沈綺雲司馬恕所居今謂之
北倉卽姚平山構倪氏舊園而重葺者也相傳元末倪雲

林避亂嘗寓于此恐亦附會園中湖石甚多清水一泓叢
桂百本當爲雲間園林第一 以上松江

豫園 上海

豫園在上海城內明潘恭定公恩之子方伯允端所築方
伯自有記其地甚寬廣園中有樂壽堂董思翁爲作樂壽
堂歌書於屏障字徑三四寸許其墨蹟至今存焉余於張
芥航先生案頭見之堂前爲千人坐有池臺之勝池邊有
湖石甚奇峭名五老峯有玉玲瓏飛駿玉華之名相傳爲
宣和遺物也今造城隍廟於其中爲市估所佔作會集公
所遊人雜遝婦女如雲醫卜星相之流亦無不畢集雖東
京大相國寺不能過之

日涉園

日涉園在上海縣治南明太僕卿陳所蘊別業後歸陸氏
起鳳至其元孫耳山先生錫熊貴尤增築之園中舊有竹
素堂爲吳門周天球題三面臨流最爲宏敞 高宗朝
先生以總纂四庫書成蒙 賜楊基畫松南小隱圖卽以
園中傳經書屋改爲松南小隱以敬奉之紀 思也此園
垂二百餘年陸氏至今世守

吾園

吾園在上海城西邑人李氏別業得露香園水蜜桃種植數百樹桃花開時遊人如蟻園中有帶鋤山館紅雨樓諸勝桃林中築一亭二鶴居之每歲生雛畜之可愛

從溪園

從溪園在法華鎮亦邑人李氏別業法華故多牡丹為東吳之冠而園中所植者尤蕃茂花開時園主人必設筵宴請當道摺紳輩為雅集焉 以上上海

三泖漁莊 青浦

園林

三

三泖漁莊在青浦縣之朱家角刑部侍郎王蘭泉先生所居也有經訓堂鄭學齋蒲褐山房諸額先生博雅好古尤精金石之學著有金石萃編 一百六十餘卷又湖海文傳湖海詩傳共百餘卷皆收羅天下賢豪長者及騷人墨客之作為東南壇坫

南園 太倉

太倉州城南有南園前明王文肅公所築中有繡雪堂潭影軒香濤閣諸勝皆種梅花至今尚存老梅一株曰瘦鶴亦文肅手植也余於乾隆庚戌早春會同畢澗飛員外過

之已荒蕪不堪矣繡雪堂壁間有話雨二字是董華亭尚

書書左方書天啟丁卯同陳眉公訪遜之山館聽雨題四

月七日其昌計二十二字墨瀋猶存道光庚寅冬日偶見

程芳墅所畫南園瘦鶴圖不勝今昔之感因書二絕句於

後云昔年踏雪過南園古寺斜陽草木繁惟有老梅名瘦

鶴一枝花影倚頽垣相國門庭感舊知滿頭冰雪最相思

偶然畱得和羹種曾聽前朝話雨時 王文肅董文敏與陳眉公三人者最相善

俱年臻大耋

平蕪館 嘉定

園林

三

嘉定有張丈山者以質遷為業產不踰中人而雅好園圃鄰家有小園欲借以宴客主人不許張恚甚乃重價買城南隙地築為園費至萬餘金署曰平蕪館知縣吳盤齋為作記遂大開園門聽人來遊日以千計張謂人曰吾治此園將與邦人共之不若鄰家某之小量也識見亦超

澹園 清河

澹園在清江浦江南河道總督節院西偏園甚軒敞花竹翳如中有方塘十餘畝皆植千葉蓮華四圍環繞垂楊間以桃李春時爛漫可觀而尤宜於夏日道光己丑歲余應

河間張芥航先生之招寓園中者凡四載余有澹園二十
四詠爲先生作也

長春園 蕪湖

長春園在蕪湖北門外卽宋張孝祥于湖舊址本邑人陳
氏廢園山陰陳岸亭先生聖修宰蕪湖時構爲別業園中
有鴻雪堂鏡湖軒紫藤閣剝蕉亭魚樂澗卓筆峯狎鷺隄
拜石廊八景赭山當牖潭水滌洞塔影鐘聲不暇應接絕
似西湖勝槩曩余楚北往回屢寓于此時長君恒齋次君
默齋皆與余訂兄弟之好極文酒之歡迨先生擢任雲南

園林

三

此園遂廢矣惜哉後三十年而爲邑中王子卿太守所購
故名希右園有歸去來堂 賜書樓吳波亭溪山好處亭
觀一精廬小羅浮仙館諸勝時黃左田尚書亦 予告歸
來日相過從飲酒賦詩爲鳩江之名園焉

玉玲瓏館 杭州

玉玲瓏館在城南橫河橋前大宗伯姚公立德所居以窗
前有湖石號玉玲瓏故名按此石相傳爲宋宣和花石綱
之遺本包氏靈隱山莊舊物也後歸沈氏庾園又歸龔侍
御翹麟已屢易主矣其石高丈許頗有皺瘦之趣道光癸

巳冬日余偶訪順德張雲巢都轉會一至焉

皋園

皋園在清泰門北俗名金衙莊以金中丞曾居於此故名
國初爲餘姚嚴少司農沆所構中有梧月樓小滄浪墨琴
堂綠雪軒芙蓉城怡雲亭諸勝余以嘉慶元年自半山看
桃花回同海豐張穆菴都轉訪之園主人託故不納悵然
而返至道光壬辰歲又爲嚴河帥煊卜築於此 國初嚴
公官少農今河帥嚴公號小農俱住此園斯已奇矣其明
年冬余偶至杭州又偕范吾山觀察訪之甫入門見菘桂
編籬枯槐抱竹正顧盼間園丁出報云有官眷遊園不便
入也乃知一遊一豫俱有小數存乎其間

園林

三

潛園

潛園在張御史巷其門北向前儀徵令屠琴鳴得餘姚楊
孝廉別業增築之園中湖石甚多清池中立一峯尤靈峭
名曰鷺君道光壬辰歲嘉興范吾山觀察得之自徐州遷
居於此賦詩云窗前有石何亭亭頻伽銘之曰鷺君當時
得者潛園叟太息主客傷人琴此石之高高丈五四面玲
瓏洞藏府峭然獨立波中央但見羣峯皆伏俯瘦骨稜嶒

莫傲人羽毛為累失秋林何日出山飛到此不辭萬里同
歸雲石乎石乎何不油然而作雲沛霖雨空老荒山吾與汝
安心且作信天翁莫羨窮鴉銜腐鼠以上杭州

長豐山館

長豐山館在湧金門外郡人朱彥甫舍人得王氏別業而
擴充之蓋其先世居休寧之長豐里故名園中有拳雲樓
六橋烟柳盡在目前可稱絕勝舍人豪邁好客每于春秋
佳日與郡中諸名宿載酒題襟致足樂也戊戌六月余借
寓樓上有詩贈之云塞雲樓外水如天樓上團團月正圓

園林

清酒一壺詩百首全家同汎採蓮船已上杭州

倦圃嘉興

嘉興府城西門內有倦圃即宋岳鄂王孫倦翁珂故宅圃
甚寬廣儼若山林嘉慶甲子三月嘗同家恬齋過圃中荒
廢久矣近為陳氏所購葺而新之據朱竹垞曝書亭集所
載有叢菊徑積翠池浮嵐范湖草堂靜春軒圓谷禾山樓
狷溪金陀別館聽雨齋橋田芳樹亭溪山真意軒容與橋
漱研泉潛山錦淙洞畱真館澄懷閣春水宅諸勝俱仍舊
題為嘉禾勝地

曝書亭

曝書亭在嘉興之梅會里朱檢訢彝尊築僅有一亭吾鄉
嚴秋水先生書額汪蛟門為集杜詩一聯以贈曰會須上
番看成竹何處老翁來賦詩嘉慶初揚州阮雲臺先生督
學浙江嘗過訪既為修葺又刻集杜一聯於石柱并賦詩
紀之道光七年東萊呂公延慶知縣事又捐俸重修

南園

李元孚名原嘉興王店人通申韓之學所居南園即王復
旦梅墅舊蹟在曝書亭後園中有延青閣聽月廊蕩溪草

園林

堂涼舫玉蘭逕見山亭梅花嶺桂屏片雲軒虛舟息機處
鏡香橋知樂亭凡十三景元孚俱有詩命曰南園雜詠諸
前輩亦多和作為一時之盛元孚歿後竟成棄地近復種
為桑園事隔五十年而元孚尚未葬停柩園中可歎也以上嘉興

二十五峯園嘉善

二十五峯園在嘉善縣城內環整坊科甲埭本海昌查氏
舊園有春風第一軒八方亭清夢軒平遠樓諸勝園多湖
石洞壑瓊瓏今歸蘇州汪厚齋氏終年關鎖命僕守之三

十年來園主人未嘗一至也

青藤書屋 紹興

青藤書屋在紹興府治東南一里許明徐文長故宅地名觀巷青藤者木連藤也相傳爲文長手植因以自號藤旁有水一泓曰天池池上有自在巖孕山樓渾如舟舳字堂櫻桃館柿葉居諸景 國初陳老蓮亦嘗居此皆所題也後屢易其主乾隆癸丑歲郡人陳永年翁購得之翁之子姪如小巖九巖十峯士巖輩皆名諸生好風雅始將天池修濬而重闢之復求文長手書舊額懸諸坐上卽老蓮所

園林

尾

題諸景亦仍其舊并請阮雲臺先生作記一時遊者接踵飲酒賦詩殆無虛日嘉慶戊申余重遊會稽會寓于此爲作青藤書屋歌云昔我來遊書屋裏青藤蟠蟠老將死滿地落葉秋風喧似歎所居託無主今我來時花正芳青藤生孫如許長天池之水梳洗出天矯作勢如雲張花開花落三百載山人之名尙如在發狂豈肯讓彌衡醉來直欲吞東海潁川兄弟荀家龍買得山人五畝宮引泉疊石作詩料三楊七薛將無同吁嗟乎石簣石公呼不起門前走狗何足齒能令遺蹟不湮淪便是青藤舊知己况復披榛

木柵鄉年年寒食拜斜陽塤篋迭唱歸舟晚春水桃花何處香蓋文長無後有墓在木柵鄉將湮沒矣而陳氏昆仲復爲修葺而祭掃之又文長身後之遇也

寓園

寓園在山陰縣西南二十里寓山之麓明末御史祁彪佳所築有芙蓉渡玉女臺回波嶼梅坡試鶯館卽花舍歸雲軒遠山堂八景崇禎乙酉閏月六日夜彪佳衣冠投池殉節于此其子理孫等遂葬公園旁今爲祠塚公像子孫至今守之 以上紹興

園林

末

造園

造園如作詩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後呼應最忌堆砌最忌錯雜方稱佳構園既成矣而又要主人之相配位置之得宜不可使庸夫俗子駐足其中方稱名園今常熟吳江崑山嘉定上海無錫各縣城隍廟俱有園亭亦頗不俗每當春秋令節鄉傭村婦估客狂生雜遝歡呼說書彈唱而亦可謂之名園乎

吾鄉有浣香園者在嘯傲涇江陰李氏世居康熙末年布衣李芥軒先生所構僅有堂三楹曰恕堂堂下惟植桂樹

園林

五

兩三株而已其前小室即芥軒也沈歸愚尚書未第時嘗與吳門韓補瓢李客山輩往來賦詩于此有浣香園唱和集乃知園亭不在寬廣不在華麗總視主人以傳

有友人購一園經營構造日夜不遑余忽發議論曰園亭不必自造凡人之園亭有一花一石者吾來嘯歌其中即吾之園亭矣不亦便哉友人曰不然譬如積貲巨萬買妾數人吾自用之豈可與他人同樂耶余駁之曰大凡人作事往往但顧眼前儻有不測一切功名富貴狗馬玩好之具皆非吾之所有况園亭耶又安知不與他人同樂也

吳石林癖好園亭而家奇貧未能構築因撰無是園記有桃花源記小園賦風格江片石題其後云萬想何難幻作真區區邱壑豈堪論那知心亦為形役憐爾饑軀畫餅人寫盡蒼茫半壁天煙雲幾疊上蠻牋子孫翻得長相守賣向人間不值錢余見前人有謂烏有園心園意園者皆石林之流亞也

園林

五

笑柄

叢話廿一

太無竅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吳梅邨祭酒既仕 本朝有張南垣者以善疊假山遊于公卿間人頗禮遇之一日到婁東太原王氏設宴招祭酒張亦在坐因演劇祭酒點爛柯山蓋此一齣中有張石匠歎以相戲耳梨園人以張故每唱至張石匠輒諱張為李祭酒笑曰此伶甚有竅後演至張必果寄書有云姓朱的有甚虧負你南垣拍案大呼曰此伶太無竅矣祭酒為之

笑柄

逃席

闌玻璃

太倉東門有王某者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構一樓求吳祭酒梅邨榜額梅邨題曰闌玻璃樓人咸不喻其意以為必有出典或以詢梅邨梅邨曰此無他意不過道其實東門王皮匠耳聞者皆大笑乾隆中鉛山蔣心餘題一醫者之堂曰明遠堂人問其典心餘曰子不聞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尤妙

五兩輕

國初有某監察眷戀一優兒連袂接枕者五六夕賞以五金其人不憚一客問之笑曰此唐時王右丞有詩已說其輕矣問何詩曰惡說南風五兩輕

打生員

康熙間蘇州太守盧某試童子有一秀才混入為吏指出守曰汝秀才欲為人代作文耶其人倉皇急遽曰生員並不是秀才太守笑之責以數板逐出曰我不打你秀才打你生員

雌雉

笑柄

顧三公中翰梁汾子也少穎異讀論語山梁雌雉忽謂先生曰前讀衛風雌雉之詩此其配乎先生笑之莫不驚其敏悟

但願姨姨

吾邑吳承濂黃蛟起皆名諸生黃繼娶即前妻之妹而不睦於昆季一日兩君各送子院試同一寓既出場詢知試題為兄弟怡怡黃講題義作法吳曰子母但願怡怡忘卻兄弟也黃面赤不言者半日

性畏蟾子

王司農茂京性畏蟻子每見必驚懼失色西田相國其叔也一日令與夫密置數枚於肩輿中囑勿使知之明日司農升輿忽見蟻子惶懼仆地將責與夫從者具以實告然司農之憤猶未釋也計思有以報之越日命工修足呼僮聚其皮將酒醋蔗糖共貯於瓶以遺相國明日遇於朝謂司農曰昨日見惠之品大嚼之而無味究係何物耶司農莞爾荅曰老叔以蟻子見嚇小姪不得不以老腳皮奉敬也

蝸子太守

笑柄

三

雍正初有一同知引見不意帽中藏有蝸子欲出不得鉤其首甚痛涕淚交并 世宗望見駭異詢其故乃免冠叩首詭云臣感念 聖祖仁皇帝六十一年深仁厚德臣家兩世受恩遂不自知涕淚之橫集也 世宗曰此人尚有良心遂記名以知府用後人稱曰蝸子太守

王老虎

雍正間太倉知州有王某者素性嚴厲人稱為老虎治賊尤不肯一毫假易其時有口號曰三擊升堂鼓跳出王老虎不是一夾棍定責三十五又曾以試事責死嘉定縣假

盲童生嘉定人羣起鼓噪時亦有集四書句以成文者其破題云有衆逐虎自取之也

侮聖人之言

吳門有某秀才者狂放不羈每以經文斷章取義或涉穢褻語作四書文如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則慕少女男女居室為題令人不能卒讀較西廂制義春郊演劇尤有甚焉曾在某督學幕中閱文忽折其臂痛苦萬狀作歇後語詩云拋卻刑于寡妻來看未喪斯文止因四海困窮得七年之病既折援之以手全昏請問其目且過子游子夏棄甲曳兵而走多以虛字押韻匪夷所思可以槩見後是人竟偃蹇終身未及中年喪身絕嗣哀哉大凡喜於侮聖人之言者其人必遭大劫

溺于聲色

乾隆中有某太守告老歸田溺於聲色慕西湖之勝借居曲院荷風日與梨園子弟青樓妓女徵歌度曲為長夜之飲遂收梨園為義子青樓為義女無分上下合為一家有輕薄少年書東坡和文與可洋州園池詩二首云煙紅霞綠曉風香燕舞鶯啼春日長誰道使君貧且老繡屏錦幃

咽笙簧其二云日日移牀趁下風清香不斷思何窮若爲化作龜千載巢向田田亂葉中太守聞之卽移寓去

糊塗人

人貴曉事不貴辦事能辦事者亦能債事能曉事者決不敗事也尹望山相國總督兩江時戲謂屬員云諸公平日最怕何物或言蛇蝎或言虎狼公曰都不怕只怕糊塗人滿坐盡笑明將軍亮亦嘗言吾出軍打仗者數十年從無所怕生平最怕者糊塗人耳兩公之言相同

牡丹亭顏色

笑柄

五

乾隆庚辰一科進士大半英年京師好事者以其年貌各派牡丹亭全本腳色真堪發笑如狀元畢秋帆爲花神榜眼諸重光爲陳最良探花王夢樓爲冥判侍郎童梧岡爲柳夢梅編修朱小巖爲杜麗娘尙書曹竹墟爲春香同年中每呼朱爲小姐曹爲春香兩公竟應聲以爲常也更有奇者派南康謝中丞啟昆爲石道姑漢陽蕭侍御芝爲農夫見二公者無不失笑

喜對

獻縣紀相國善諧謔人人共知有天津牛太守名稔文者

其子坤娶婦相國與太守本爲中表兄弟送喜對一聯云繡閣團圓同望月香閨靜好對彈琴初尙不覺也次日相國來賀指此聯曰我用尊府典故何如

什麼東西

乾隆戊申年京師工部衙門失火 上命大司空金簡鳩工新之時京師有一聯云水部火災金司空大興土木久之無有對者中書君某河間人也語於人曰此非吾鄉曉嵐先生不能因詣紀求之紀曰是亦不甚難對躊躇有頃先生忽笑曰但有妨足下奈何中書曰有對固無傷也

笑柄

六

先生曰北人南相中書君什麼東西其人慙而退都中人哄傳

交相拍手

吾鄉嵇滌圃先生承志嘗爲河東河道總督父子兩世奇遇其封翁某少無賴置身賭博場貧益甚乃就食于叔父文敏公曾筠河東官署文敏甚惡之恐其滋事訓誡甚嚴不許出署翁抑鬱無聊遂逃出充作河標兵拔百夫長後文敏薨文恭公璜又邀 聖眷最隆乾隆三十四年文恭奉 命勘南河工程時封翁正在標下捧茶一杯打腔以

進文恭爲之起立請大吏皆見之疑而不敢問也至公事畢有某公從容竊問文恭荅曰此余族兄也乃大驚自此屢次拔擢至瓜州守備而滌園亦中鄉榜歷官至長蘆都轉運使遂引疾歸一日偶與如夫人戲曰吾不欲做顯官耳若出山珊瑚頂孔雀翎有何難哉如夫人曰妾不敢信主公若得赤頂翠翎妾願作綠珠紅拂以事主公交相拍手自此出山已而果然

臣愚不敢妄對

蘇州汪竺香元亮博聞強記爲吳中名宿中乾隆壬午經

笑柄

七

魁朱文正公深器重之每有不得意事則風病時發有一科會試頭二場已入彀矣至三場策問皆元元本本通場無及然只對四問有一問僅六字云臣愚不敢妄對房官閱之大笑遂落孫山

平上去入

平寬夫侍郎官翰林日新置一妾同僚賀之李松雲先生以詩韻含英一部爲賀平納之而不解其意且怪其儀之輕也明日李來平詰其故笑曰此非四聲韻乎以尊姓第一字略作一讀音豆下三字一氣連讀則得之矣平大慚先

生大笑

雁行

李安公名鎮吳郡名諸生中某科副車爲人甚迂事母與兄動必以禮而其兄之迂亦不讓安公也一日兄弟兩人往金陵鄉試將登舟矣其兄謂安公曰弟有科舉兄尙錄遺今日之行弟當先登安公遂巡不敢日豈有以弟而先兄耶遂讓不已遂作雁行船頭窄狹兩人俱墮水中同伴者大笑

小字

笑柄

八

崇明張南溪諡身長八尺同時有王鐵夫芭孫沈芷生清瑞俱短小不過南溪之半三人最爲莫逆往來相隨每到玉峰考試鐵夫在前南溪在中芷生在後諸少年見三人目爲小字癸卯鄉試芷生中解元以去則又目曰卜字嗣鐵夫入京 召試 欽賜舉人竟成一字矣讀日今諸生中尙以此爲笑柄者嘉慶元年南溪始舉孝廉方正小字則全不見矣

打兔子

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幕中賓客大半有斷袖之癖入

其室者美麗盈前笙歌既叶歡情亦暢一日先生忽語云快傳中軍參將要烏鎗兵弓箭手各五百名進署伺候或問何爲曰將署中所有兔子俱打出去滿座有笑者有不敢笑者時嘉定曹習菴學士以丁內艱爲關中書院山長與先生爲親戚常居署中先生偶於清晨詣其室學士正酣臥尙未開門也見門上貼一聯云仁虎新居地祥麟舊戰場先生笑曰此必錢獻之所爲也後先生移鎮河南幕客之好如故先生又作此語余適在座中正色謂先生曰不可打也問何故曰此處本是梁孝王兔園先生復大笑

笑柄

九

何須畏

乾隆五十八年百菊溪相國爲浙江按察使李曉園河帥爲杭州太守兩公皆漢軍甚相得也忽以事阻晤李大愷同在一城至一月不稟見遂欲告病文書已具矣時方酷暑相國遺以扇并書一詩有句云我非夏日何須畏君似清風不肯來李讀詩不覺失笑相得如初

勢利

人情勢利自古有之左傳則晉文公重耳之及於難也國策則蘇秦始將連橫史記則司馬相如傳漢書則朱買臣

傳言語形容可發一笑余謂天下之勢利莫過於揚州揚州之勢利莫過於商人商人之勢利尤萃於奴僕似能以厘數權人輕重者當爲古今獨絕

此亦妄人也已矣

松江張公星爲諸生有才名嗜酒而狂嘗以夏日浴於泮池門斗禁之弗聽也後漸聞於正副兩學師乃出而呵責之張則以污泥浮藻覆面赤身立水中兩手擊水拒之學師怒因命門斗拘之尊經閣令作文以此亦妄人也已矣句命題張援筆立就其後二比出股云此其人不可以教諭者也對股云此其人不可以訓導者也此亦妄人也已矣兩學師愈怒欲斥除之然愛其才竟釋焉

笑柄

十

情癡

有紫珊居士者喜步平康一日遊秦淮河上與妓者翹雲相愛甚篤頗行翹雲嚙舌上血染素帕爲贈以訂終身兒女情癡一至于此紫珊爲賦青玉盃一闕云生綃誰倩佳人纖纖就相思難織同心結私願欲教郎解識爲郎忍痛嚙破蓮花舌點點猩紅親染出不是胭脂不是鴟啼血一片情天容易缺幾時雙槩迎來桃葉煉取媧皇石袁蘭村

賦沁園春詞一首尤為絕妙亦附于後是胭脂痕是吐絨
歟何其豔耶怪斑斑柴出似靈芸淚輕輕點就異守宮砂
眉作煙含齒剛犀露忽見蓮開舌上花明燈下果檀郎細
認一口紅霞華清汗漬休誇試比並香痕總覺差想櫻唇
欲啟故教欸欸丁香強遞愁送些些色較情濃心如絲潔
廣袖何須鬪石華生綃好得親承薌澤儂卻輸他

讀時文

余少見鷺湖華思愚先生為人質直好學不倦或有謂先
生曰鷺湖真讀書里也先生曰此處並無讀書人子何以
見或驚訝曰若某某者皆諸生有名於場屋何謂無之先
生笑曰子言謬也此讀時文者耳烏得謂之讀書人耶

又何加焉

乾隆某科禮部會試有某舉人甚富以夾帶枷號有同年
友嘲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陳見山

陳見山蘇州人嘗賣藥邗上以此起家開有青芝堂藥材
為揚城第一鋪得鄭侍御休園為別業捐同知銜居然列
於諸搢紳商人之閒每有喜慶宴會輒著天青褂五品補

服一日在席上有刻薄少年云我有一聯曰五品天青褂
諸公能對否傍一少年應聲云六味地黃丸

識字

昔蒲城王孝齋進士名綜入京謁選唱名者讀如梁王不
應曰此讀京字也吾鄉周定齋進士名揆入京謁選唱名
者讀如扇周不應曰此讀炎字也京師人笑之咸謂進士
不識字之故小學太淺余見嘉定李許齋方伯 廣芸中進
士後刻同登錄李酷嗜說文因書許齋為穰齋寫書匠不
識穰字竟書作穰邑齋三字京師人亦笑之又謂李公識

笑柄

十一

字之故小學太深也

出題

南昌相國彭文勤公嘗以周興嗣千文顛亂另成一本一
字不易進呈祝 嘏 高宗稱其敏慧其督學江蘇時
考已未進出題俱有巧思如考兩學則出率西水許踰東
家牆有象逐虎其父攘羊之類考三學則出王之不王朝
將視朝行堯之行之類不可枚舉其時適值 萬壽考八
學則出臣彭恭祝 天子萬年嵌在八題之第一字如臣
事君以忠彭更問曰恭則不侮祝鮀治宗廟天子一位子

服堯之服萬乘之國年已七十矣之類有提調官王姓雅

號王二麻子適考四學遂出王二麻子四題王何必日利

麻縷絲絮考六學則出李陵荅蘇武書嵌在六題之末一

字如井上有李必因丘陵夫子不荅後來其蘇又盡善也

謂武子所雅言詩書之類一日考四學出洋洋乎注鬼神

章又洋洋乎注大哉聖又洋洋乎注師學即欲退堂早膳

學官稟曰尙少一題相國沉吟曰少則洋洋焉堂下諸生

莫不掩口而笑

李滄雲先生爲河南學政鄉試前考遺材士子恐不取輒

笑柄

三

欲資緣以期必得謂之買科舉先生知之再錄一場出題

云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宜桂舫中丞爲江蘇巡撫考

內簾官稽查甚嚴諸明府大窘竟有不能完卷者題云其

中非爾力也凡屬此種出題皆文勤開其端云

小姐班頭

吳門稱妓女曰小姐形之筆墨或稱校書或稱錄事有吳

興書客錢景開者嘗在虎邱半塘開書鋪能詩尤好狹邪

花街柳巷莫不經其品題甲乙多有贈句三十年來編爲

一集名夢雲小稿嘗曰苟有餘資必爲付刻可以紀吳中

風俗之盛衰也袁簡齋先生每至虎邱輒邀景開爲密友

命之曰小姐班頭一日余在先生席上遇之贈以詩云把

酒挑情日又斜酒酣就臥美人家年年只學梁間燕飛去

飛來護落花先生見之抵掌大笑曰此真小姐班頭詩也

張都轉詩

海豐張穆菴映璣爲兩浙都轉鹽運使時余爲幕中學書

記每聽都轉閒話必以諧謔出之丙辰三月與閩學阮公

元方伯謝公啟昆觀察秦公瀛同遊西湖三公皆即席賦

詩惟都轉一人默坐他席笑曰公等皆科目出身吟詩作

笑柄

十四

賦余捐班人亦有句可請教否曰春來老腿酸於醋雨後

新苔滑似油台座稱善方伯謂都轉曰君肯作詩便是名

家矣一日呼騶出署有老婦認爲地方官號哭叫冤都轉

停輿訊問者久之供稱其夫某又置別室停妻再娶有干

法紀等語都轉忽正色向此婦曰我是賣鹽官不管你吃

醋遂呼騶而行合市大笑

館

歙縣諸生曹某者素貧苦惟蒙館自給年四十餘以優貢

入京朝考列二等仍寓京蒙館爲作一詩云本爲求官去

反從問舍來何時官與舍兩字得分開亦可發一笑也

醬

今南方烹庖魚肉皆用醬故不論大小門戶當三伏時每家必自製之取其便也其製醬時必書姜太公在此五字為壓勝處處皆然有問於袁簡齋曰何義也袁笑曰此太公不善將兵而善將醬蓋戲語耳後閱顏師古急就章云醬者百味之將帥醬領百味而行乃知雖一時戲語卻暗合古人意義見隨園隨筆

打油詩

笑柄

十五

按打油詩始見於南部新書其無關於人之名節者原未嘗不可以為遊戲若借此報怨或發人隱私或誣人挾囊此陰律之所最重不可不慎也友人陳斗泉云金腿蒙君賜舉家大笑歡柴燒三擔盡水至一缸乾肉似枯荷葉皮同破馬鞍耳關三十六箇箇不平安此種詩雖諧謔而鍊字鍊句音節鏗鏘非老手不能又金陵有一僧嘗作打油詩四十首命其集曰牛山四十齣中有一首云春叫貓兒貓叫春聽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亦有貓兒意不敢人前叫一聲莫謂是打油詩其筆甚峭不可及也

又王講泉明經言其友郎蘇門庶常留館後乞假回里由糧船挈眷入京有七律三首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館裏兩年過半歐半趙書雖好非宋非唐賦若何要做駱駝留種少但求老虎壓班多當時譬喻話三錢卷子三錢筆四寶青雲賬亂拖幾人雅雅復魚魚能賦能詩又善書那怕朝珠無翡翠只愁帽頂有瑇瑁先生體統原來老吉士頭銜到底虛試問衙門各前輩此中風味近何如糧船一搭到長安告示封條亦可觀有屋三間開宅子無車兩腳走京官功名老大騰身易煤米全家度日難怪底門工頻報道

笑柄

十六

今朝又到幾知單

兩槐夾井

舊傳有一秀才於歲試前一日偕友閒步見道旁有兩槐樹中界一井戲謂其友曰明日入場即用此典故也一時笑其妄言試後出場驗其文果有自兩槐夾井以來一段云云及案發列高等得補廩餼蘇州有徐孝廉者肄業紫陽書院課題是九人而已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後二比有九貂九騷對三薰三栗發案亦前列同人叩問用何書徐曰吾昨見市中有乞兒搶薰肉三塊物主毆以栗子拳三

下至九貂九騷俗語所謂十個鬍子九個騷十個鬍鬚九個刁此其典耳滿座大笑近時風氣衡文者大率類此曾既空疎而喜用典故明知獺祭而視爲妙文所以受人欺妄而諸生之以聰明自用者亦以此欺人時文變遷皆由此輩可歎也已

畫猪

或謂文中之時藝猶畫中之猪余駭然問故曰牛羊犬馬各有專家曾見有以鬣鬣爲點染者乎今所流傳字幅詩文詞賦以及雜言小說無不可書之屏幃曾見有錄荆川

笑柄

十七

鹿門歸胡陶董之制義者乎

文王課

今人占文王課多用錢以定奇耦因名曰金錢課是筮法之變非京房易傳之錢卜也人有以問余者荅曰錢可通神自然靈驗耳

賦得詩

今大小試俱有賦得詩命題多不注出處偶有知者其人未必淹博偶有不知者其人亦未必空疎也況歲科兩試並不在詩題之知與不知而必欲使人暗中摸索耶或誤

認題旨轉爲所累彭文勳公爲江蘇學政考長元吳三學出詩題平仲君遷四字諸童生未讀庾子山枯樹賦惟賦冥子搬家爲一時笑柄

戲言

吾鄉華雨棠先生通申韓之學有名公卿閒常曰吾長子才庸而糊塗故使其出仕次子才敏而練達故使其治家聞者莫不笑之雖是戲言實抒懷抱

三百銅錢

余友揚州王古靈能畫人物無古無今用筆如篆今之吳

笑柄

十八

道子也嘗畫兩仙對酌圖贈余余題其上云三百銅錢沽十斤兩人對酌恰平分頽然醉倒白石上仰看千峯推白雲有一商翁見之啞然失笑曰三百銅錢可以入詩則三百紋銀三百洋錢皆可以爲詩矣殊不知余用少陵語也故俗子難與言詩

陋吏銘

近日捐官者輒喜捐鹽場大使以其職與知縣相等而無刑名錢穀之煩也有揚州輕薄少年用劉禹錫陋室銘而爲陋吏銘者其辭云官不在高有場則名才不在深有鹽

則靈斯雖陋吏惟利是馨絲圓堆案白色減入杯青談笑
有場商往來皆竈丁無須調鶴琴不離經無刑錢之聒耳
有酒色之勞形或借遠公廬署印官有借佛或醉竹西亭
候補人員每喜遊平山孔子云何陋之有

圈文章

吾鄉有王榮世者其父乃販牛估也一字不識而榮世少
聰穎喜讀書既開筆作時文每至文期父必索其文而閱
之數其圈多者則喜形於色圈少則撻之未數年榮世果
入泮昔趙青藜先生館選後掌教徽州紫陽書院娶兩妾

笑柄

丑

各生一子俱同庚後皆長成能作文矣趙自為批閱二妾
亦各閱其子之文較相比對以圈多者為偏愛必諄罵終
日至於不食趙不得已每閱文時必置筭盤于案頭總以
圈點同其數以平兩妾之冒後二子皆中式

不准

為官者必用讀書人以其有體有用也然斷不可用書狀
子凡人一跌而萬事隳矣有名進士某者選得知縣到任
未幾有報竊案刃傷事主者刑席擬批總嫌不當乃親書
狀尾云賊凶人也兵凶器也以凶人而持凶器爾必攫其

鋒而試之其被殺也宜哉不准昔傳歸震川先生作令視
民如子每坐堂皇觀者如雲不禁也一日訊奸情觀者益
衆先生曰汝等若不退吾灑墨水矣滿堂大笑

木蘭詩

有某公子迷於兩伶人一日演佳期間兩人誰為優余笑
曰我有定評只不敢說耳某固問答曰木蘭詩結末二語
座中皆大笑

鑲邊酒

近時俗尚驕奢挾妓飲酒殆無虛日其座旁陪客或有寒
士不能具纏頭揮霍於筵前者謂之鑲邊酒余笑曰昔杜
少陵嘗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詩所謂公子調冰
水佳人雪藕絲者豈非鑲邊酒耶

二婢

有某搢紳致仕歸一日之內連納兩妾人笑其非余獨謂
此公當深於經學者何以言之易曰枯楊生梯禮記曰行
役以婦人皆老年娶妾之證余如有錢必欲效之亦買二
婢人問曰二婢何為余曰與其夾我于死後寧若夾我於
生前之為樂也

笑柄

丑

狗醫

吳郡新郭里有藥材舖舖主人姜姓者浙江慈溪人姜素知醫理里中有疾病輒請其調治頗有驗家畜一狗甚馴姜每出診狗必隨之搖尾侍坐以爲常一日主人偶他出有鄉人患濕氣一腿甚紅腫不知其所由來以示姜此狗忽向其腿上咬一口血流滿地作紫黑色主人歸痛打其狗而以末藥敷之一宿而愈有患隔症者姜誤以爲虛弱開補中之劑狗又號其旁乃改焉飲數服卽痊有孕婦腹便便飲食漸減姜認其水痾狗侍其側作小兒聲乃悟其

笑柄

世

旨而以安胎藥治之越月而孿生產母無恙也姜以此狗知醫每出診必呼其同行一時哄傳有狗醫之目後狗忽亡去不知所之姜歎曰吾道其衰乎未幾亦病死余聞之笑曰江南之人最信醫藥而吳門尤甚是狗既知內外科而又兼婦人科以匡主人之不逮歷數諸醫中豈可多得哉以視今之舟輿出入勒索請封若有定價而卒無效驗或致殺人者真狗彘之不若也

長隨

長隨之多莫甚於乾嘉兩朝長隨之橫亦莫甚於乾嘉兩

朝捐官出仕者有之窮奢極欲者有之傲慢敗事者有之嫖賭殆盡者有之一朝落魄至於凍餓以死者有之或人亡家破男盜女倡者有之據所見聞已不一其人皆由平生所得多不義之財民脂民膏也而閒亦有喜於語言文字者雖無甚要緊而實可惡昔阿文成公出使湖北忽問畢秋帆制府曰聞某翰林爲尊紀書聯竟稱某兄大人何無恥也制府默然後察其實遂召此僕逐出之有周良者蘇州伶人亦取號蓮塘百文敏公之長隨也嘗畫蓮塘圖求海內名公卿及騷人墨客之輩題詠幾徧而諸公亦若

笑柄

世

惟恐後者後爲曾賓谷中丞司聞知其事逐之落莫以死一家星散又劉松庵者陶雲汀宮保之長隨也嘗畫夢遊佛境圖求大人先生題詩卷中有五狀元兩尙書皆稱其先生或稱某兄某丈者余初不知其爲何如人也詭託官親或曰幕友遂爲屬筆後知之懊悔無已故爲人書題卷冊不可不慎近復有以秀才而當簽押門上者真斯文掃地矣

武進劉煦堂刺史官直隸昌平州時有司關王誠者順天人自言其曾祖已當長隨積貲鉅萬家有質庫八所其爲

人也老成練達既無嗜好亦不捐官公事之暇惟靜坐一室而已余聞而異之遂謂人曰夫執鞭之事原所以求富也既富矣而仍為執鞭何也意此人以長隨為樂者耶

孝經通四書熟

江鉄君明經薦一業師與某富翁家其徒賦質甚鈍每日讀論語兩三行掩卷即不復記憶主人嫌其師之不善課讀有繁言鉄君曰此甚易事當令先講孝經富翁喜因令師以孝經訓其子朝夕講誦越月餘而其鈍如故也翁疑其給已復造江而詢其故鉄君曰翁豈未讀三字經耶孝

笑柄

經通四書熟也

緋仙

有女校書號緋仙者揚州人善譚笑愛文墨修短合度秀絕人寰一時士大夫為之哄動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年未二十而積蓄數萬金尙未許人也一日在謝君琅林席上談及緋仙余曰此人前身必是大商曾將金銀揮霍於衆人者故今生衆人亦將金銀作纏頭實是收債耳此余偶然戲言琅林目余拍案大笑始知為某商翁孫女也為歎息者久之

面貌冊

凡歲科試諸生面貌冊向為循例虛應故事而已胡希呂先生視學江蘇詳細殊甚恐有頂冒也常熟生員沈廷輝年三十餘冊填微鬚詎先生以微訓無凡有鬚而填微鬚者俱不准入場廷輝聞之曰吾必被逐矣進場之前一日擬囑學書改正適學書他往尋至三更不得已往剃頭鋪將鬚刮去旋聞鼓吹聲急赴轅門聽點及唱沈名先生熟視廷輝曰此人又一頂替者冊上填明有鬚何以無鬚蓋此學書素與沈善因學使有斥逐之信特為沈改微為有

笑柄

而沈則未見學書不意反變有為無也無可置辯癡然而出旋有一生素狡黠亦以微鬚被斥生故與學使強項先生大怒曰汝讀書尙不知朱註微無也解耶生笑稟曰若然則孔子微服而過未脫得赤膊精光成何體制也先生默然後無被逐者

和相

嘉慶己未正月初八日辰刻儀親王傳 旨命乾清門侍衛立拿和相交刑部密問一面抄其家產至十八日早賜死獄中余時在京師聞見較詳偶閱冰山錄知嚴分宜家

產不過二千餘萬比之和相百中之一分耳嘗記元人弔
脫脫丞相詩云百千萬貫猶嫌少堆積黃金北斗邊可惜
大師無腳費不能搬運到黃泉吾於和相亦云

朱玉

秦淮女校書朱玉頗敏慧能識人蓬雲孝廉未第時玉最
欽重以才子目之後蓬雲中式玉自誇鑑賞之真嘉慶庚
午趙甌北先生重赴鹿鳴嘗主其家是時玉有徵蘭之信
先生書楹帖一聯贈之云憐卿新種宜男草愧我重看及
第花一時傳爲佳話

笑柄

甚

素不相能

吾鄉鄒曉屏相國與秦小峴司寇素不相能每有言論輒
彼此咀唔後司寇以目疾告歸而相國亦以教匪林清謀
叛不能先事預防有旨著回原籍閉門思過因此同在
林居一日兩公子惠山卒然相遇司寇曰公何以入山相
國曰君能見我耶從者皆竊笑

馬上得之馬上失之

上海趙謙士少農由監生入懋勤殿行走歷官至戶部
侍郎上每巡幸熱河侍郎輒隨駕以較射得孔雀

朝嘉慶十六年恭繕御製詩譜書駐爲注字業已刻石
進呈矣侍郎急入奏自行檢舉上以趙素醇謹不
加之罪僅拔去花翎京師人有謔之者曰如侍郎之翎可
謂馬上得之馬上失之矣

繡閣英才

本朝文運天開文章日盛而間及于女子亦著作如林惜
無人爲之選錄成大部者近時某君雖有蕪芳集何足數
也余嘗戲語孫子瀟庶常云君詩才絕妙刻集盈尺而多
閒暇何不精選繡閣英才之詩都爲一集俾掃眉人吐氣
乎昔顧俠君選元詩畢夢中有古衣冠者數十人來謝他
日君夢中自亦必有無數紅裝翠裏深深拜謝于君前者
豈非一大快事耶

笑柄

甚

官妓

唐宋時俱有官妓如白香山之與元微之歐陽永叔之與
蘇東坡皆所不免近時無官妓而竟有太守監司俱宿娼
者余笑曰此無他亦行古之道也趙甌北先生有題白香
山集後云風流太守愛魂消到處春遊有翠翹想見當時
疏禁網尙無官吏宿娼條

陞官屬

韓城師禹門太守兩次落職余作書慰之曰一官何足介意耶亦如擲陞官圖其得失不係乎賢不肖但卜其遇不遇耳太守閱之為之解頤

王良善馭

余弟子徐季雅名穎長洲人內閣學士頌之胞弟也年未弱冠能為古文筆端頗橫因促其受業於王鐵夫越一年余偶在友人席上問鐵夫云季雅近為文有進境否鐵夫曰如小駒亂走向未馴也余曰是在王良之善馭耳

笑柄

其

兩耳太聰

族叔印川少府少與前兩廣總督吳槐江先生同入泮宮最為莫逆先生年八十少府年八十五俱強健如少年一日兩公相晤各言近狀少府曰余所恨者兩耳太聰也先生愕然問故荅云近日後生家專以詐人搭橋包漕說訟等事似為一業者余不欲聞之耳

耆者居

余遊歷之地不過七八省每見古碑石刻及匾額楹帖之類其最佳者輒為手記而最可笑者亦不能忘也如酒店

匾額曰二兩居楹帖曰劉伶問道誰家好李白回言此處高在處皆有河南永城睢州一帶又有酒店一聯云入座三盃醉者也出門一拱歪之乎已足供噴飯矣而南陽夏鎮各處家家門上有一聯云五湖天馬將四海地龍軍竟不知作何語尤可笑者湖北武昌府城隍廟大殿上有金書大匾四字曰不其然而又山東濟南府省城有酒店曰耆者居余不解一日在孫淵如觀察席上談及此條有一士人在座荅曰此出之論語余問曰論語何章曰近者悅遠者來也一時為之絕倒

笑柄

其

男慕貞潔女效才良

聞西洋人以婦人當家其夫則反處深閨插花傅粉若為其妻妾者今廣東嘉應州亦有此風然較西洋為優男人在家讀書女人支持家務或開張店鋪或出門營生以養其夫一切米鹽瑣屑之事俱不使其夫壻知之恐曠功也故粵中通省以嘉應一州文風為最盛科第亦甲於他州縣一日余在袁浦張河帥席中有北平楊桂山都轉自粵東來偶談及此事者河帥笑曰此欲翻周興嗣千文二句當云男慕貞潔女效才良者也滿座大笑

先為閻羅王定案

昔毛西河有女弟子徐昭華為西河佳話乾隆末年袁簡齋太史效之刻十三女弟子詩當時有議其非然簡齋年已八旬尚不妨受老樹著花之誚近有士子目負才華先後收得五十三女弟子詩都為一集其中有貴有賤雜出不倫或本人不能詩為代作一二首以實之以誇其桃李門牆之盛此雖從事風流而實有關名教曩余在三松堂客有豔稱其事者潘榕臯先生歎曰此人死後必轉輪女身自亦工畫能詩千嬌百媚而長安游俠公子王孫為其所惑者當十倍之必得相於到五百三十人方能抵其罪過余笑曰公竟先為閻羅王定案耶

笑柄

廿九

惡俗附

出會

大江南北迎神賽會之戲向來有之而近時為尤盛其所謂會首者在城則府州縣署之書吏衙役在鄉則地方保長及遊手好閒之徒大約稍知禮法而有身家者不與焉每當三春無事疑鬼疑神名日出會咸謂可以驅邪降福消難除蝗一時哄動舉邑若狂鄉城士女觀者數萬人雖有地方官不時示禁而一年盛于一年其前導者為清道旗金鼓肅靜迴避兩牌與地方官吏無異有開花面而持鎗執棍者有絆為兵卒挂刀負弓箭或作烏鎗藤牌者有偽為六房書吏持簽押簿案者有帶腳鐐手靠而為重犯者有兩紅衣劊子持一人赤膊背插招旗又云斬犯者種種惡狀習慣自然恬不知恥而反以為樂實可笑也近江陰李明經見田亦極論之有賽會十弊以為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而通乎上下唯社為然然自古方社祈年不過燒紙錢擊鼗鼓扮榆壇下酒奠春風桑柘林邊人嬉夕照樂太平之有象式禮法于不愆未有侮弄神明叫囂鄉里妄違禮法敗壞風俗若此之甚者也其言確切深中時

惡俗

三十

弊略記于後

一日瀆鬼神論語曰未能事神焉能事鬼未聞有敬鬼神而近之者也不過借衆人之錢財供會首之醉飽愚民不知其故遂從而和之一時成俗百弊叢生其宜禁者一也

一日亂法度凡一府一邑俱有山川社稷壇文武城隍廟以及鄉賢名宦諸祠此皆列於祀典官民之所宜春秋祭祀者至若某土地神之爲某王某侯某將某相則不列于祀典名爵既別尊卑無序古今倒置儀仗各殊

惡俗

三

卽所謂淫祠也而僧道借以弄錢婦女因而遊玩其宜禁者二也

一日耗財用一方賽會萬戶供張竟有勉強支持百端借貸而入會者亦有典衣糶米百孔千創而入會者以有限之錢財爲無益之費用至於債不得償租不得還凍餓窮愁而不自知者雖斯民之自貽伊慙亦由土俗之有此厲階其宜禁者三也

一日誤本業城市之民俱有其業鄉曲之民各有其事民以勤儉爲本安有空閒時耶且賽會皆在三春旣失

其時又失其業吾實不知其肺腑且試問此等事爲名利乎爲衣食乎小人之愚一至於此其宜禁者四也

一日混男女凡鄉城有盛會觀者如山婦女焉得不出婦女旣多則輕薄少年逐隊隨行焉得不看趁遊人之如沸攬芳澤于咫尺看回頭一笑便錯認有情聽嬌語數聲則神魂若失甚至同船喚渡舟覆人亡挨躋翻輿鬢蓬釵墮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其宜禁者五也

一日煽火燭無論在城在鄉迎神之日燈燭輝煌香烟繚繞茶坊酒肆柴火薰天更有扎綵燈出夜會者亦有

惡俗

三

飲民錢放烟火者設有不虞難于撲救奸民亦乘機搶奪遂不可問其宜禁者六也

一日興賭博賽會人雜易於聚賭搖攤押寶紛紛而來或輸錢已竭尙求匹羊于無何有之鄉或借貸無門陷此身於不可知之地剝衣而去攘臂而來貽禍地方不知所止其宜禁者七也

一日聚打降鄉曲狂徒市中匪類平時聚飲三三兩兩尙多相打相擊之事況賽會人衆千百爲羣遇店行沽逢場入局一撻忿怒便逞橫凶或莫與解紛卽釀成命

案因而禍延保甲訟累村坊其宜禁者八也

一曰招盜賊異方匪類混蹟人敲稽察綦難穿窬甚便
日閒以熱鬧盡歡夜靜而熟眠失竊富者金帛霎時俱
罄貧人米粟一掃而空至于覓賊追賊計已晚矣其宜
禁者九也

一曰壞風俗人本質樸因出會而多置衣裳家本貧窮
因出會而多生費用甚至在城在鄉俱崇華美小街小
巷迎接親朋使斯民咸入豪奢而風俗因之敗壞其宜
禁者十也

賭

惡俗

家語哀公問于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諸孔子曰有之
爲其兼行惡道也司馬子長謂博貴梟言便則食不便則
止貪之至也近時俗尙葉子戲名曰馬吊碰和又有骰子
之戲曰趕洋跳猴擲狀元牙牌之戲曰打天九鬪獅虎以
及壓寶搖攤諸名色皆賭也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編氓徒
隸以及繡房閨閣之人莫不好賭者按諸律例凡賭博不
分軍民俱枷號兩個月杖一百偶然會聚開場窩賭及存
留之人抽頭無多者各枷號三個月杖一百官員有犯者

革職枷責不准收贖若是其嚴也余嘗論女子小人未嘗
讀書識義理犯之有也若公卿大夫受國重寄食祿千鍾
不以致君澤民爲心而以草竊狗偷爲事亦終日吃吃彼
此較量而斯民號呼門外拘候堂皇愁怨難伸飢寒交迫
者不知凡幾而皆不之省斯人也大約另具一種心肝者
耶記戊辰十月余遊濟南時菊溪相國尙爲方伯有太守
監司俱爲此戲方伯聞而責之監司曰此不過消遣而已
方伯怒曰君等非無事者盍卽以公案簿書消遣乎監司
莫能對也

惡俗

夢幻

叢話廿二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汲古閣

虞山毛子晉生明季天崇開時流賊橫行兵興無定子晉本有田數千畝質庫若干所一時盡售去即以爲買書刻書之用創汲古閣于隱湖又招延海內名士校書十三人任經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因此大爲營造凡三所汲古閣在湖南七星橋載德堂西以延文士又有雙蓮閣在問漁庄以延緇流又一閣在曹

夢幻

溪口以延道流汲古閣後有樓九間多藏書板樓下兩廊及前後俱爲刻書匠所居閣外有綠君亭亭前後皆種竹枝葉凌霄入者宛如深山又二如亭左右則植以花木日與諸名士宴會其中商推古今殆無虛日又有所謂一滴菴者爲子晉焚修處中揭一聯云三千餘年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爲王新城尙書筆也當崇禎末年穀屢荒人民擾亂凡吳郡鄉城諸富家莫不力盡筋疲而子晉處之自若其用意良深矣子晉沒後其子名辰字斧季者于諸子中最爲知名又補刻書數十種以承父志實爲海內藏

書第一家也初子晉自祈一夢夢登明遠樓樓中蟠一龍口吐雙珠頂光中有一山字仰見兩楹懸金書二牌左曰十三經右曰十七史自後時時夢見至崇禎改元戊辰忽大悟曰龍卽辰也珠頂露山卽崇字也遂于是年誓願開雕每年訂証經史各一部其餘各種書籍亦由此而成焉

楊貴妃

順治乙未陝西興平令賀文龍嘗夜夢一女子明璫靚妝由儀門直升堂級訴人侵地而去後一日賀出門經楊貴妃墓乃悟所夢爲之清界而封樹焉

夢幻

許昌

嘉定有老儒名朱綱爲人方正不苟頗信佛老之說一日忽夢二冥使來召便隨之行至冥府心甚怖之少頃聞君打鼓陞殿司門者報云東昌府知府到綱聽稱其知府遂不甚驚綱上階問君下座相揖分賓主禮問君問曰公在任時判許昌弑母一案得無過當耶綱一聞此言前世事忽然現前對曰許昌實不曾弑母毒殺其母者乃惡妻也昌從外歸一知消息卽當黜妻首官正罪乃以情愛難割含糊隱忍猶同枕席尙得爲人子乎綱疑以春秋許世子

不嘗藥趙盾不討賊之例斷之曰弑母誰曰不宜聞君點頭曰公言是乃長指送下階仍命一冥使導之歸遂醒朱綱自此益信鬼神之事長齋繡佛杜絕世故以終其身焉此康熙初年事

傳聞之甚

錢塘吳志伊檢討著十國春秋最詳雅可傳嘗作吳越世家讀至歐陽五代史攷錢氏之始終非有德澤施于一方百年之際虐用其人云云乃歎曰錢氏據有兩浙幾及百年武肅以來善事中國保障偏方厥功實鉅至竭十三州之物力以事中朝國以是漸貧民以是漸安何云非有德澤虐用其人歟豈仁者之言耶乃盡削五代史江表志歸田錄之譏謂傳聞之甚是夜檢討夢數百騎皆鐵兜鍪有金甲繡衣者擁一神人方準豐下雙童如電朱衣赤烏指吳而言曰我唐吳越國王錢某也崎嶇山海間斬蛟刈鱷保民立國不爲無功而爲歐陽氏濫貶幸公爲我雪千載冤再拜去吳驚悸而悟戈聲劍采猶擊耳輪聞也吳農祥就正藁載其事

鬼胎

國初羊六席氏有老奴朱雲者嘗以其女爲主人妾主人逝女輒夢侍寢懷孕四五月而墮則一物如敗荷葉紫色醫者曰鬼胎也三年凡三孕後其女遣嫁夢遂絕

自矜埋葬

劉秀才名大佑字約齋長洲人累舉鄉薦不售其所居在察院巷城守署之西署南有高墩明季兵燹後瘞骨纍纍雍正初城守某將盡徙其遺骸而築照牆秀才聞其議爲之憫然而窘於力因告貸於友朋得數金就其骸之藏於瓶者倩人善埋之計埋一百一十一具而金盡矣秀才雖心憐之而無如何也是年秋應省試仍薦而不售益鬱鬱不樂臘月廿四之夕秀才因於竈神前具疏自道其平生雖無大陰德然掩骼一事當亦可挽回造化何神聽之不聽也辭色憤憤越夕夢至城隍廟中神陞座呼大佑謂之曰汝讀書人豈不知功名遲速有定何得自矜埋葬一事罔瀆神聽若再不悛當褫汝矜矣汝苟作善不怠何患不登科第耶秀才唯唯而覺越三載中雍正己酉科鄉榜第一百十一名後官中書舍人

改名

王奎字效乾吾邑磚橋人博學能文記其春怨云楊柳依依綠春風拂拂吹封侯君自覓日暮妾心悲頗得古意少時夢家門口貼進學報單認其名曰余奎遂易姓名赴試是年江南學院為余公正健果入泮相傳余公本無錫人三四歲時有遠客買去為子猶不忘其舊云

夢中判囚

乾隆廿一年蘇州府前石碑忽倒觀者如堵緣兩童拋毬誤落碑後一童爬取碑倒壓死一童折左腿有老婦負回是時府尊薩公載適回署詢知其事乃謂書吏曰昨夜本

夢幻

五

府夢上官委余判兩囚罪一囚判斷字再判一囚有老婦再四哀求乃判減等茲聞老婦負回真符所夢也此童係滕疇藥之子孫及其壯也無惡不作混名海鬼以母控忤逆發遣正合滅等之言

文敏公逸事

家文敏公維城以少司寇丁艱回籍夢見一大碑上書哀哀哀三字心甚惡之語其弟竹初明府竹初日三口為品兄將來當著一品衣耳未幾卒 詔贈尚書銜 賜葬立碑乃悟其夢

永和銀杏

揚州鈔關官署東隅有銀杏樹一株其大數圍直幹凌霄春花秋實乾隆四十八年冬月有某觀察夜夢一人長身玉立手持一紙上書甲寅戊辰甲子癸酉八字曰吾樹神也居此一千五百餘年興亡屢見公知我乎寤而恍然乃命精于推算者算得晉穆帝永和十年甲寅三月三十日也後厄于火凡一晝夜乃息既而復青

陳太守

吳門陳太守基德為諸生時祈夢見一所似堂皇者屏門

夢幻

六

上惟有皇恩雨露深五字遂醒後入京鄉試以在科場中為人代作文字事發拿交刑部會大旱得雨有 旨赦獄犯減等遂得出後卒中式舉人充教習館期滿挑知縣不數年擢河間府知府接印時入公館見有新黏楹帖適帝德乾坤大一門搖轉僅見下聯恍記夢中事到任未幾旋告病卒于家

夢斷龍獄

金蘭畦司寇官部曹時有同僚夢至一所燈燭輝煌侍衛森列堂上正坐者為蘭畦旁坐更有二人外聞數千百人

呼冤聲擁一龍至階前俱訴曰孽龍行雨漂沒居民無算一吏趨進曰據天條當斬金不應旁坐者曰依例金拍案叱吏曰行雨因公漂沒過出無心法當流徙吏以例爭金怒曰汝等舞文宜斬命卽釋龍龍忽躍上天去呼冤者羣晉金金推案起遂寤

損陰騰除名

乾隆丁酉科龔太史大萬姚主政某同典廣西試首題爲斯民也二句某房官得一卷欲薦之忽夢見一人曰此人三破人婚姻損陰騰不可薦某以夢不足信遂薦之夜復夢曰此卷係抄襲陳勾山舊作窗稿中有其文可查薦而不售衣巾尙在薦而或售據新例必除名汝雖無大處分何苦害人耶某以夢告主司謂我輩識勾山文足徵眼力若置前列恐遭磨勘附榜末或無害也主司以爲然及到部磨勘官復夢如前遂以抄襲除名

寫婚書

蘇州有韓生某能文章其嫡母有所愛僕婦新寡與僕某通欲嫁之而嫡母主其事無人爲作婚書命生作生恐傷陰騰辭之母固強之不得已爲作一稿令他人代書時值

秋闈生有婦歸寧母家未幾婦翁夢神告曰汝婿今科本當鄉薦以爲人寫婚書除名矣醒以詢女女曰無之後歸家與姑言其夢始告以前事婦曰休矣是科貼出不得終場後數應試竟不第

鯉魚求救

蘇州婁門金命之之姪媳郭氏夜夢紅衣人伏地叩頭曰我東海縣人也明日有大難乞夫人救之郭氏不解其言因謂之曰汝住何處得來救汝紅衣人曰現住吊橋堍下某家魚桶內郭應之及天明召老僕告其故至吊橋堍下某家果有一赤鯉不過四五斤重耳遂送至婁江搖尾而去

賀氏第

如臯高雲廬有妹名蘭生而穎異通五經工書法爲人持重寡言笑年十九隨其叔父漣漪公之衡陽官署適中元日晝寢夢有一老嫗謂曰迓太夫人回故第促之登輿隨風飄飄然至一宅院扁曰賀氏第迴廊複道恍如舊遊惟空曠荒涼類久無人居者檻外老梧一枝風過蕭蕭有聲堂中設筵席席上燃香燭而遂居首坐老嫗旁侍階下有

蒼頭祝日主人遠宦在外今屆太夫人二十周年老奴具酒饌冥資望來受享祝畢焚楮帛金銀傾出老嫗急取納諸袖中餘散滿地復令登輿送之歸遂寤以告家人且曰各品吾俱未食惟食西瓜少許覺胸中作惡吐出瓜瓢猶未化也是年秋旱暑內久無此物矣逾年而卒雲廬悼之云魂遠可能歸故土夢殘曾記話前因蓋紀其事云

先伯桂山公索嗣

先伯父桂山公幼聰穎十二歲能文先祖甚愛之至十六尚未婚娶以暴疾卒後七十餘年先君在夢中屢見一

夢幻

九

少年並不識認謂先君曰吾汝長兄也吾既無子又無祭享奈何醒而異之遂以第二孫庭蘭為公後且命承增修其墓立石存焉陰陽一理之說斯可見矣然隔七十餘年始為示夢何其遲也

沈肯松

蘇州沈念亭孝廉璠為諸生時居京師最久一夕夢侍

上側捧盤進 御盤中有紙卷數十件 上從盤中

掣一卷以與璠手曰就是他璠啟視之乃肯松二字醒而異之偶歸家適其弟赴童子試更名璠以夢告父父日用

此二字可也是年肯松果入泮乾隆癸卯科登順天鄉榜其明年甲辰中會試第二應官河南祥符知縣陞歸德通判余遊畢秋帆先生幕中正沈君官祥符時也

夢董思翁

潘榕皋先生書法董思翁且慕思翁之為人嘗臥病半歲一夕夢徬徨水濱一巨軻自遠來泊中有一叟鬚眉皓然潘掘衣入謁問其姓名叟曰子董其目也潘心喜下拜起而言曰久欲見公不識公近在何所叟云欲識吾居頗憶我所書經否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光白光白色白光彼

夢幻

十

有人焉子其無意乎潘初不記是何經語因言夙昔愛公墨妙如渴思漿亦能少酬鄙願否叟起立就几醮墨疾書俄成巨幅精靈變幻不可名狀潘喜甚復請日能再書一幅否叟仰天而笑化成白鶴望空飛去潘急起追之了無所見惟見蓮影搖波香風四布潘手攀蓮子嚼而咽之甘美無倫遽然而覺病遂愈彭二林先生嘗記其事

司馬達甫

司馬達甫 江寧人河東河道總督 之公子中乾隆癸卯副車以甲辰 召試 欽賜中書坦白無疵汲古不倦

常收藏漢銅印譜最多用願從義集古印譜之例分爲職官私印而私印又分爲四聲凡十六冊余遊京師嘗寓其家爲定甲乙後一年中翰忽病沒年纔三十二也時上海趙謙士侍郎尙爲御史亦有同好遂將印譜借去隔一二年侍郎忽夢達甫來索印譜甚急且曰吾生平所好豈肯割愛讓他人耶侍郎異之遂將十六冊檢出還其子名淳者後遂不夢云

曹方廣

先君故友曹方廣 鎮讀書自厲淹貫古今嘗取前人注釋

夢幻

十一

諸書輒爲駁正人笑其迂惟一生不遇坎軻終身嘉慶壬戌十月族兄嘯樓忽夢方廣來補服頂帽招要同往嘯樓辭以足疾曹曰此軀壳也至此復何顧耶吾先來致意緩日再相請耳嘯樓曰信如君言則吾將死矣吾死並無所怖第不知增何疾苦曹曰無他疾亦無所苦也遂去隔數日嘯樓果歿年八十一

擊蛇

吳縣鄉民有往穹窿山進香者見舟子擊一小蛇某在旁戲語曰蛇能索命擊之者往往不祥亟避去亦不救也是

夜夢有一蛇人立而言曰見死不救何忍心耶遂以尾擊其腮而醒覺而齒痛異常忽出黑血數升延醫視之曰此蛇毒也醫治半載始痊而其人之家資已蕩然矣

十神人

乾隆五十年丙午江南大旱自三月不雨至於七月時先君子年六十四偶觸暑腹疾大作醫藥罔效飲食不進者至四十日先君子亦自分不起乃謂 詠曰吾嘗自占年可逾七十今病至此豈數之不驗耶一夕漏四下忽聞異香滿室庭樹蕭然先君子忽張目曰頃吾夢見十神人來邀余行余辭之已首肯去吾病其痊乎自是漸思飲食腹疾亦止月餘始平復至六十年七月先君子並無病夜夢十神人復至遂謂 詠曰吾將殆矣竟以八月廿七日子時歿計延壽者十年亦奇矣哉

枯骨託夢

吳縣木瀆鎮有一富家買地作生壙某孝廉者爲經紀其事孝廉夜夢古衣冠者數人長揖而言曰公貴人也將來福祿無涯惟我輩枯骨全仗公成全幸勿拋棄當有以報大德也覺而異之至期開土果獲枯骸孝廉素不信鬼乃

棄擲太湖中未幾孝廉竟發狂疾月餘而死

詩人黃達

乾隆辛亥九月余應紹興太守李曉園之聘與修府志同徐朗齋孝廉寓臥龍山下之慎餘堂即通判衙署也一夕夢有人布衣藍履指余而言曰某玉壺山人也聞君等修志來助抄寫之役可乎余唯唯醒後猶能記憶次日早起偶展蘇州府志塚墓門見有山陰詩人黃達者客死於蘇葬虎邱半塘寺號玉壺山人墓因補入文苑傳

鬼神弄人

夢幻

嘉慶癸酉科江南首場有吳江某姓者夢一老人告曰汝文須用稻梁初熟啄糧戀彭蠡之濱橘柚方濃擇木念衡陽之浦四句方可入殼醒而思之竟無可用之處因置之至次場禮經題係鴻雁來一句遂用夢中語及榜發竟未售後領落卷知文已呈薦被主司抹此數語故擯之因歎鬼神之弄人亦甚無謂也

秦檜鐵像

千古姦邪無踰秦檜墮豕胎而雷殛掘狗葬而熱灰人心猶未快也今岳墳鐵像明正德八年浙江都指揮使李隆

始鑄銅為之僅秦檜王氏万俟卨三人反接跪墓前久之被遊人擊碎萬厯中按察副使范洙更鑄以鐵而又添張俊一像 本朝乾隆中熊公學鵬為浙江巡撫四鐵像又

四十一

已擊壞縣官稟聞擬請重鑄熊未批准竊念岳王靈爽在天逆檜沉淪地獄久矣頑鐵無知何煩重鑄耶是夜熊夢四鐵像來叩謝階下醒而異之仍飭縣官重鑄至今存焉蘇州蔣以暄於葦蘇州廟祈夢夢至一巨第門首牆上有真草隸篆四行每行三字相同乃四十一也真書一行下

夢幻

有註一悲字草書一行下有註一去字隸書一行下有註一存字篆書一行下有註一喜字醒後不解何義未幾其尊甫贈公容齋先生歿時為乾隆四十一年真書一行乃驗服甫闋以暄亦歿年四十一歲草書一行又驗以暄生前耽吟咏多散佚歿後友人檢其遺稿僅存四十一首隸書一行又驗嘉慶庚辰以暄胞姪秦塔官起居注主事加三級恭遇 覃恩賜贈以暄朝議大夫距以暄歿已四十一載篆書一行又驗

三十三

元和徐孝廉名孝華初次鄉試在省寓夢途中粹有一貴人肩輿至僕從如雲徐避至道旁輿中人忽招手諦視之卽其故父也言語甚多醒後都不記憶惟臨別曰汝三十三徐記在心然亦不明其義及嘉慶癸酉鄉闈報捷拆條乃三十三名始悟所夢

南遊夢

康茂園先生名基田山西興縣人乾隆癸酉鄉薦後曾作南遊夢數十年升沉顯晦了不記憶惟記舟至太倉州城下聽岸上人語云此太倉西門也欣然登岸進西門流覽

夢幻

十五

逾時出北門而去丁丑成進士簡發江蘇知縣似太倉或有緣矣凡水陸所經如夢中所遇補新陽縣東去太倉西門三十里調昭文出太倉北門七十里以爲夢兆已驗於此或以陞太倉爲言終無驗嗣任嶺南調中州再至江蘇官職日顯擢任河道總督年已六十有七矣因邵工大壩被焚降太倉州知州至西門入城如舊遊旋署松江府知府州人遮道送別公避之由北門登舟然後知夢徵之乃如此也因作南遊夢記

紅面金甲神

乾隆戊申年六月廿四日夜荊州大水灌城人民死者以千萬計半月前荊州府署中有幕友某蒲圻人夜夢有紅面金甲神持長鞭驅之甚急次夜復夢如前遂欲辭館太守問其故笑不言固叩之乃以實告太守驚曰署中恐有火災耶因備水缸數十百具置之大堂前此友竟飄然歸矣及水至滿城盡爲衝決四更初又有紅面金甲神隨燈數百盞由西北至東南城門自開水爲之洩活人無算制府畢秋帆先生有七律十章以紀其事

注蘇詩

夢幻

十六

桐鄉馮星實先生應榴中乾隆辛巳恩科進士歷官至四川布政使告養回籍從事蘇詩羅百氏之說以證王施查三家之訛勤心博考朝夕不輟者至七年先是己酉十二月忽夢文忠公來高冠長髯相視而笑自此益力成之凡五十卷大約精誠所至便形夢寐其理然也

冥獄

僧允中俗姓張號蘊輝長洲人其兄芝岡先生鳳翼中乾隆辛丑進士余舊交也蘊輝少讀書不成遂出門習錢穀遊幕湖南有辰州府瀘溪縣知縣黃炳奎者延爲錢席嘉

慶元年苗匪滋事地方官競欲立功每得苗人不辨其是非曲直輒殺之黃適獲得張有一案七八人正欲辦理刑席他出遂交蘊輝屬稿蘊輝力勸不從卒詳上論斬後一年苗匪平黃死年未三十耳至十九年秋八月蘊輝偶至揚州寓一飯店夜夢有兩人持去至一處高門大戶若今之督撫衙門見一少年上坐於堂皇兩旁吏役肅然如訊獄者蘊輝竊自念豈有人訟我耶何為至此回頭忽見黃黃亦視蘊輝若不相識者蘊輝意以為必是虧空案故累我也頃之召蘊輝名上坐者曰苗人張有一案汝所辦耶

夢幻

七

蘊輝始豁然記其事供曰大凡刑錢兩席辦案總聽東家做主如此案當時原勸過東家不聽非我罪也上坐者曰汝屬稿詳上官豈能逃避相持者久之上坐者遂目一吏曰暫令還陽若能出家行善念金剛經三千遍懺悔罪過便赦汝蘊輝不敢再辨但見黃痛哭已上刑具矣前兩人復掖之出忽暗黑不辨道路且雨雪交下滿地泥溇一跌而醒遂于次日收拾行李買舟詣高旻寺削髮為僧余親問蘊輝自述如此

西華山神

秀水王仲瞿 乾隆甲寅科舉人載籍極博落拓不羈嘉慶丙子七月與余同遊雲臺山看其病重因促之歸杭州寓館丁丑八月初一日果死死月餘有錢唐馮需田者仲瞿弟子也忽夢仲瞿著古衣冠自稱西華山神生前原欲在世間大興佛法因聲色之孽太重降為岷山山神過五十年始可復位惟欲報一仇必致荼毒生靈則終古墮落然此仇必報也醒時猶能記憶此夢亦奇

王太守

夢幻

六

江陰王儕嶠名 蘇以翰林出為衛輝太守者數年丁艱後服闋北行歿于京邸適有嚴方伯名 煥者與太守舊好遂遣一介攜其柩送回江南隔一二年太守有愛妾某忽夢其主人來召且命烹庖醒後猶能記憶自此不時夢去一日儕嶠諭之曰今日有嚴大人在此急作一兩樣好菜嗣後每夢嚴大人常在座中心甚疑之後詢之他人曰嚴方伯早卒矣又聞太守柩南還時路遇他舟觸其船者其水夫立暈暈而復蘇曰王大老爺命跟隨諸鬼答之甚痛余在京時與儕嶠往來人甚謙雅不謂其死後靈爽如此

東平王馬夫詐人

江陰諸生有陳春臺者家甚貧以蒙館自給一日出門忽遇旋風一陣覺心骨俱冷歸而病作叩之巫者說有東平王爲祟家中人競請祈禱春臺素不信亦無力也有鄰媪代爲張羅借得五千錢一禱而愈後春臺知其事大怒乃寫一紙告諸東嶽謂東平王是正神何得向人索祭擾累寒士耶忽一夕夢東嶽神拘審春臺到案下聞堂上傳呼東平至矣回顧有著黑袍者參謁案前神問曰今有人告狀爾知之乎東平不認又召本境城隍神查訪城隍神上曰卑縣已查明是東平公馬夫狡獪東平實不知今馬夫亦帶在此也東嶽神遂命斬之春臺跪案下見馬夫已綁出遂訴曰馬夫雖蒙正法生員所費之五千錢是挪措者尙求追還東岳神不荅作遲疑狀忽語曰汝于兩月後到靖江取之可也遂醒滿身大汗隔一兩月有至交在靖江以事札致春臺渡江去偶在路旁檢得小紙一張乃錢票適五千也忽思所夢因向鋪戶取之而歸此嘉慶廿四年五月事

自挽詩

虞山趙子梁同錄能詩才名洋溢庚辰九月十五日夜夢

夢幻

十九

若有人謂之日爾百日内當死尙悻悻耶醒而怪之乃仿隨園老人作自挽詩四首云本來原是夢中身噩夢無端記得真就使百年仍倏忽可堪餘日再因循安排牀簀須防病商酌衣衾要顧貧一事在心怎瞑目未刊詩卷託何人細想吾生亦快然卽今五十四流年絃雖兩斷難回首丁巳雙添是踏肩薄有才名傳世上差餘識見出人前便教真箇形銷化也算逍遙極樂天多謝閻浮不遽收寬期猶得十旬休已忘書替來生讀未看花增幾處游亟典薄田償客負牢持寶硯囑妻留直須一點無牽呈纔把文章地下修呼來芍藥是將離畢竟瑤棺降幾時學淺忍拋詩弟子歸遲端誤女孩兒事經逆料雖無定夢出憑空卻可疑萬一不材冥主棄罡風還有引回期越三月餘並無恙真夢之不足徵也

松雪翁入夢

余自束髮卽學松雪翁書至十八九歲最喜臨摹山谷業師林蠶槎先生謂詠受病已深仍以松雪爲退轉之法後每見松雪墨蹟輒留神披覽如黃庭經樂毅論汲黯傳過秦論及洛神枯樹雪賦頭隨寺碑歸去來辭之類不一而

夢幻

二十

足中年為其煦齋相國家鈎勒松雪齋帖六卷既又為齊
梅麓太守鈎勒松雪齋帖六卷則余與松雪雖不同時若
有深契焉者嘉慶十八年九月余始遊吳興求所謂水晶
宮蓮花莊紅蓼灘諸勝皆草煙木瘁矣惟一品石尙在高
氏一老寡婦家鷗波亭則僅存基址在蘆葦中松雪舊宅
惟有一門甚低元時舊制也余徘徊于門外者久之遂告
之太守趙公學轍歸安陳公三立烏程彭公志傑刻一碣
曰元趙文敏公故里七大字立于舊宅之前一時觀者雲
集歸至南潯舟中夜夢松雪翁來謝面圓而白鬚髮有鬚

夢幻

世

身著藍衫一如曩時在畢淵飛員外家所見松雪自繪小
像者醒而異之乃作詩曰北海追魂迹已陳公來入夢又
何因燕臺一宦原如寄公與中峯札云一官如寄鴻蹟千年自有真爭
說畫禪成獨絕但言書法亦誰倫雌黃卻在華亭老不肯
從公步後塵蓋董華亭一生評論松雪至老年則漸漸服
膺乃知松雪之書未易言也

夢神狡獪

大凡人心地不寧則多夢語又云日之所思夜之所夢余
生平無妄想心而所夢者皆非所思也豈夢神故作狡獪

以挪揄弄人耶一夕夢至一處宛如舊遊高門大戶樓閣
巍然一童子出驚喜曰主公回矣忽見僕從如雲左右環
列入堂內則姬妾滿前擁夫人出見謂余曰兩子入京考
試尙未歸家自君之出所喜得三孫闔家康安豈非幸事
遂入內室見金銀如山若比今之藩庫尤為充裕有五
六大櫃啓視之皆珠玉寶器無暇賞玩又一櫃皆貯古錢如
齊吉貨太公九府錢以至兩漢六朝錢幣不下數千百種
既而又見唐宋各監所鑄之錢中有年號從未經見者正
欲翻閱洪遵泉志及宋史食貨志為之考訂源流忽聞外

夢幻

世

堂人聲甚沸一老僕飛報曰兩郎君皆中鼎甲矣銅鉅數
聲夢為之醒悵然於枕上者久之 又一夕夢與中貴人
坐坐上皆列寶器及唐宋名人書畫圖籍有玉鴛鴦一對
高二尺許瑩白如雪中貴人謂余曰此連城璧也余取視
之失手落地分為數片中貴人聲色俱厲余亦踟躕不安
跪謝曰願賠還乃取家產及所愛書帖悉贖之不足又乞
舊好張羅借貸莫有應者自此大困飢寒交迫妻子亦鳩
形鵠面不堪屬目也乃竊自念曰人生至此尙何足言吾
聞世上事有真有夢若真也願速死若夢也願速醒頃之

果夢也余嘗有詩云人生如夢幻一死夢始醒何苦患得失擾擾勞其形李青蓮云處世若大夢爲千古達人語特未言夢之醒耳

和神國

幽怪記載李元之嘗夢往和神之國如死者數日而復生見其國人壽皆一百二十歲皆生二男二女與鄰里爲婚姻地產大瓠瓠中有五穀不煩人栽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氣候常如深春樹木葉皆綵綠可爲衣襟云云余每有此論吾輩若能在此國作百姓則何有於功名富貴謀衣謀食事耶雖羲皇上人不是過也乃作詩云欲買青山願未成心頭萬緒任縱橫何時夢到和神國無事縈心過一生

夢幻

世三

雜記上

叢話廿三

三教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或問儒釋道何以謂之三教余答之曰天地能生人而不能教人因生聖人以教之聖人之所不能教者又生釋道以教之故儒釋道三教並行而不悖無非教人同歸於善而已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蓋聖人之教但能教中人以上之人釋道不能教也釋道之教但能教中人以下之人聖人亦不能教也紀曉

雜記上

嵐相國有云帝王以刑賞勸人善聖人以褒貶勸人善刑賞有所不及褒貶有所弗恤者則佛以因果勸人善頗與余言相合今爲儒者不知仁義爲釋者不知慈悲爲道者不知清靜惟與利是圖則天地亦無如之何矣

先君子養竹公有言曰以雪爲白以墨爲黑常人之見也雪可化黑墨可化白聖人之見也雪卽是黑墨亦是白道家之見也白者非雪黑者非墨佛家之見也常人之見實聖人之見大道家之見與佛家之見空此三教之分也

兄弟和家之肥

天地開闢即有九州九州之君皆天所生天之視君猶諸子也諸子和則天下治諸子不和則天下亂伊古以來事莫妙於堯舜之遞傳尚有嫌乎湯武之革命雖曰順應實起爭端爭端一生天下反覆兄弟不和一家反覆故致中和則萬物育兄弟和則家之肥也

天人異論

金正希先生云聖賢所自信者天命而人事則未敢必也蔣雉園先生云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家竹汀宮詹曰兩先生皆通儒也其言異其旨一夫子曰不尤人人事可必乎又曰不怨天天道可知乎

雜記上

二

情

天地不可以無情四時萬物皆以情而生人生不可以無情三綱五常皆以情而成推而廣之風雲月露因人而情山川草木因人而情聲色可以移情詩酒可以陶情情之所感寢食忘焉情之所鍾死生繫焉然則情也者實天地之鎖鑰人生之樞紐也然情有公私之別有邪正之分情而公情而正則聖賢也情而私情而邪則禽獸矣可不警懼乎

可知

兄弟不和婦女作主几席生塵飲食無度一家之事可知矣官吏相蒙奴僕執柄是非倒置惟利是圖一國之事可知矣仁義不施廉恥道喪神人交怨災異疊生天下之事可知矣

戒殺放生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戒殺放生尤惻隱之至者也然而天下皆戒殺則禽獸將為人害矣天下皆放生則人將為禽獸役矣要之扶危濟困是君子之存心而救蟻埋蛇亦仁人所並用則亦何必戒殺何必放生哉究為釋子之慈悲而非聖人之仁義也

雜記上

三

徒陽運河

今丹徒丹陽百里之間為江湖淤墊舟楫難行每到漕船回空之後輒兩頭打壩僱夫開濬每年所費不貲而一經水淺不特不通漕運而商船亦以阻塞至於物價騰貴行路咨嗟而莫可如何也查請當事抽分開濬之費為造船百餘隻計口授食以備不虞水淺則藉以撥糧糧過則取以載土過江棄於瓜步之下不久成田招民耕種而徒陽

兩縣之開以時啟閉不使長開行之五年必有大效

不可少

鹽米為斯民之食用不可少也鹽無稅則私販絕蹟米無徵則市價自平官吏為斯民之父母不可少也官能清則冤抑漸消吏能廉則風俗自厚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語有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二者不可偏廢然二者亦不能兼每見老書生矻矻紙堆中數十年而一出書房門便不知東西南北者比比皆是然紹興老幕白髮長隨走徧

雜記上

四

十八省而問其山川之形勢道里之遠近風俗之厚薄物產之生植而茫然如夢者亦比比皆是也 國初魏叔子嘗言人生一世間享上壽者不過百歲中壽者亦不過七八十歲除老少二十年而即此五六十年中必讀書二十載出遊二十載著書二十載方不愧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者也

廿一經

昔人以六經而廣為九經又廣為十三經其意善矣近金壇段懋堂先生又言當廣為廿一經取禮益以大戴春秋

益以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又謂周禮六藝之書爾雅

未足以當之當取說文解字九章算經周髀算經三種以

益之庶學者誦習佩服既久于訓詁名物制度之昭顯民

情物理之隱微無不瞭如指掌無道學之名有讀書之實

其說甚新

蔣都督

長洲蔣龍江都督守皖江時 王師已下金陵不日將至

痛哭曰天乎不可為矣乃召妻妾子女於廳事前諭之曰

吾以匹夫受天子厚恩國亡與亡死復何憾若輩盡為俘

雜記上

五

矣妻王夫人進曰臣既死君妻亦死夫理之當然者妾七

人言亦如之次子傳三子祖皆曰父為忠臣兒敢不學孝

子耶二女與未婚媳趙氏曰願吾門全忠孝節義也乃積

薪縱火闔門燒死都督顧視灰燼提刀而出巷戰經日猶

殺四十餘人旋自刎是時公胞姪珍官蘇州遊擊亦遇敵

亡事與周將軍遇吉一門盡節事相類為千古不可磨滅

者 國朝乾隆四十一年 詔旌勝朝殉節諸臣都督已

子諡忠烈詳明史矣而其隨從殉節者共十四人俱遵

旨入祀忠義節孝二祠而志乘闕焉特記於此

父子大拜

本朝父子大拜者有四家桐城張文端公英次子文和公廷玉常熟蔣文肅公廷錫子文恪公溥無錫嵇文敏公會筠子文恭公瑣諸城劉文正公統勳子文清公墉也其父子俱為一品者海寧陳清恪公詵為禮部尚書子文勤公世倌大拜錢塘徐文敬公湖為吏部尚書子文穆公本大拜富陽董文恪公邦達為禮部尚書子文恭公誥大拜

席宗玉

國初吾鄉羊尖鎮有席宗玉慷慨尚義遠近稱為長者崇禎十六年冬忽有如臯李元旦攜其母許其妻姚並子女僮僕輩悉投奔於宗玉元旦係大家宰大生之子官詹事府少詹許係大學士許穀女姚係癸未探花永言女也元旦贈宗玉詩云君豈蓬蒿侶龍蛇偶寂寥霜搖三尺劍月冷數聲簫疏竹成幽徑荒廬接小橋家貧還甚俠車蓋敢相招疇昔怨離歌前宵來渡河那堪芳草路只送馬蹄過烽燧殊方滿星霜客鬢多願期春色裏同剪北窗蘿已駕寒江楫還為卒歲留老慈牽嫂秧稚子曳君裘候雁常虛帛呼天欲寄愁即今空汗漫不復似依劉每成別後夢即

檢隔年書天地情難老江湖淚有餘寒雲生舊榻落日憶空廬滿目交遊盡思君總不如其明年三月間思陵崩遂大哭辭去回如臯闔門殉難時有義士柏仲祥者一日能行三百里負元旦子祥官而逃不知置何處仲祥後被獲死南京嗚呼自古聖帝明王皆以民為邦本而至於此極耶故民貴而官賤則天下治官貴而民賤則天下亂官貴而民貴則天地開官賤而民賤則天地閉矣

率由舊章

大凡處事不可執一而論必當隨時變通斟酌盡善乃為妙用余嘗論率由舊章一語不知壞盡古今多少世事有舊章之不可改者有舊章之不可不改者至如吾鄉之北望亭橋今改為豐樂橋南境為無錫所轄北境為金匱所轄嘉慶二十年將重建時諸鄉民原請造絳路以便往來舟楫錫令韓君履寵因問諸鄉民向來有否曰無之韓曰然則率由舊章可也而監造之紳衿華鳳儀輩因人碌碌亦不與韓君辯將陋就簡數月而成每遇西北風其流直衝無有約束覆舟殞命者一歲中總有數次此率由舊章之誤事也可畏哉

峨嵋老僧

江陰朱中丞勳以佐貳起家官至陝西巡撫賞戴花翎先是中丞誕生時適有老僧在門首化齋告其家曰聞卽刻公喜生一相公此兒將來當大貴六十年後或可於長安相遇也道光初年朱正在陝西偶有差役以事入峨嵋遇此僧僧曰有一書煩爲我寄朱大人我尙知其誕生時也差回省城不敢投稟之長安令啟其書無他語合爲轉呈但言今年某月某日當東裝北上果於是日得旨召入京師以四品京堂用

雜記上

八

修志

郡縣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家之有譜也書因革之變掌褒貶之權發幽潛之光垂久遠之鑑非志之不可然志之有二難焉非邑人則見聞不親採訪不實必至漏略如邑人而志邑事則又親戚倚倚好惡紛沓必至濫收沒其所有則不備飾其所未有則不實此其所以難也
凡重修府州縣志無論文章鉅公縉紳三老總不可以涉手以其易生叢謗也蓋修志與修史同一杼柚作文難評文易吹毛求疵文人惡習試觀諸史如史記漢書雖出馬

班之手尙不能無遺議况他人邪

嘉慶十九年余與修高郵州志將刻成署曰嘉慶高郵州志州中諸縉紳見之譁然以爲不通仍去嘉慶二字余笑謂州刺史馮椒園曰吾見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乾道臨安志乾道毘陵志淳熙三山志紹熙雲間志嘉泰會稽志嘉定赤城志寶慶四明志景定建康志咸淳臨安志至元嘉禾志大德昌國州圖志延祐四明志之類不可枚舉豈諸縉紳亦以爲不通耶少所見多所怪也

雜記上

九

書地理志無錫有志始於元人王仁輔一修於景泰馮擇賢再修於宏治吳鳳翔李舜明三修於萬歷秦子成本朝康熙二十九年鄉先正秦對巖巖滿漁兩先生修之乾隆十六年浦二田華劍光兩先生又修之嘉慶十七年少司寇秦小峴先生又修之頗將舊志刪改且懶於採訪凡鄉閭所有人物節孝概行疏略頗不滿於邑中余因請之司寇閱新志所未載者爲採錄一編名曰梁溪補志存稿以俟後來云

道光五六年間余擬修虎邱志有一縉紳曰錢某並非本

地人何勞涉筆耶余聞之而止夫虎邱一區無關緊要而尚遭人謗其他可知案虎邱志始於明洪武初王仲賓久已失傳重修者為松陵周安期再修於婁東顧湄元和令周岐鳳又修之震澤任兆麟又修之皆非本地人也

八體

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今世所傳亦有八體一曰鐘鼎文薛尚功鐘鼎款識是也二曰秦篆泰山琅邪臺刻石是也三曰秦隸兩漢金石器物款識是也四曰漢隸東京漢安以後諸碑是也五曰鍾隸上尊號奏受禪孔羨碑是也六曰真書六朝隋唐諸碑是也七曰行書蘭亭與集王聖教序是也八曰草書二王帖書譜是也

性恭謹

余有老友徐翁長出門曾見山陰何恭惠公婿為河南巡撫時性恭謹每得各省同寅親友公文書啟命僕開函時必起而拱立兩手捧誦畢然後坐及答書亦必拜而後發其誠如此公子裕成亦任河南巡撫然不及乃翁矣

袁簡齋

袁簡齋先生一生不信釋氏每遊寺院僧人輒請拜佛先生以為可厭乃自書五言四句於扇頭云逢僧必作禮見佛我不拜拜佛佛無知禮僧僧見在似深通佛法者又先生一生不講說文一日宴會家人上羊肉客有不食者先生曰此物是味中最美諸公何以不食耶試看古人造字之由美字從羊鮮字從羊善字從羊羹字從羊即吉祥字亦從羊羊即祥也滿座大笑似又深通說文者皆可以開發人之心思

蘇東坡生日會

畢秋帆先生自陝西巡撫移鎮河南署中築嵩陽吟館以為燕客之所先生於古人中最服蘇文忠每到十二月十九日輒為文忠作生日會懸明人陳洪綬所畫文忠小像於堂上命伶人吹玉簫鐵笛自製迎神送神之曲率領幕中諸名士及屬吏門生衣冠趨拜為文忠公壽拜罷張宴設樂即席賦詩者至數百家當時稱為盛事迨總督兩湖之後荊州水災既罷苗疆兵事又來遂不復能作此會矣嗚呼以公之風雅愛客今無其繼而後未幾家產籍沒子孫式微可慨也已

改嫁

改嫁之說袁簡齋先生極論之歷舉古人中改嫁之人若漢蔡中郎女文姬改嫁陳留董祀新唐書諸公主傳其改嫁者二十有六人又權文公之女改嫁獨孤郁其實發也韓昌黎之女先適李漢後適樊宗懿范文正公之子婦先嫁純禮後適王陶文正母謝氏亦改適朱氏陸放翁夫人爲其母太夫人之姪女太夫人出之改嫁趙氏薛居正妻柴氏亦攜貲改嫁而程伊川云婦人寧餓死不可失節乃其兄明道之子婦亦改嫁不一而足余謂宋以前不以改

雜記上

三

金石文字

金石文字雖小學之一門而有裨於文獻者不少如山川城郭宮室陵墓學校寺觀祠廟以及古蹟名勝第宅園林輿圖考索全賴以傳爲功甚鉅而每見修志秉筆者往往視爲土苴而棄之眞不可解也王蘭泉司寇爲金石粹編

一書有與諸史互異輒以證之此深於金石者也孫淵如觀察嘗言吾如官御史擬請旨著地方官吏保護天下碑刻此癖於金石者也

算盡錙銖

每日費用雖小不苟所以惜物力謹財用也蘇州人奢華糜麗寧費數萬錢爲一日之歡而與肩挑貿易之輩必斤斤較量算盡錙銖至於面紅聲厲而後已然所便宜者不過一二文之間耳眞不可解也相傳沈歸愚尙書貧困時鮮於僮僕每早必提一筐自向市中買物說一是一從不與人爭論諸市人知其厚道亦不敢欺彼時尚有古風

雜記上

三

布衣可貴

嘉慶己巳歲七月余在京師英煦齋相國家有筆墨事嘗招余住澄懷園之近光樓時公爲戶部侍郎兼副提督同寓者爲席君子遠姚君伯昂兩編修也一日五鼓天未明大雨如注聞雞人傳唱聲知公已早到宮門矣兩編修聞之亦急具衣冠冒雨入朝不遲晷刻余時正高臥枕上朦朧謂兩編修曰吾今日始知布衣之可貴也

南北氣候

故老嘗言大江以北麥花晝開大江以南麥花夜開總未
留神察看嘉慶七八年間偶見麥花皆晝開殊不信一老
農曰麥花自 國初以來俱如舊說其晝開者始於嘉慶
初年蓋由南北氣候日轉猶之北方產梨棗瓶果之屬今
南方亦有之南方產薑蓮慈菰芋齊之屬今北方亦有之
余於乾隆壬子始入京師夏閒蚊蟲絕少至嘉慶十三四
年六七月內每到垂晚則蚊聲如雷矣

水倉

揚州有余觀德者人頗豪俠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新城多
子街一帶不戒於火延燒達旦觀德率眾撲救甚力因創
為水倉起名甚新其法在鬧市中距河較遠處買地一區
前設小門後為大院置水缸數十百隻貯以清水設有不
虞水可立至此良法也余友孫春洲嘗作門聯云事有備
而無患門雖設而常關自余觀德創後揚州城內隨處皆
置水倉惜其法不行於蘇杭之間耳

大歸四事詩

蓮池大師臨終時有詩云病藥兩非何足辨死生雙幻不
須忙真達者之言也余嘗見雲間張文敏公照有小冊蠅

頭細書上題曰大歸四事詩殊妙四事者衣衾棺槨也今
錄於此兒女千行淚點污著來寒暖不關膚誰能立地明
三事漫說升天重六銖翠袖明璫長已矣繡裳命卷更何
如早知一向為黃土虛費區分紫與朱 衣 越紵吳綾細剪
裁千條百結裹枯骸閨中繡滿梵王宇原上飛成鬼伯灰
不許鴛鴦棲並翼任他蝴蝶夢千回恰如旅客和衣睡欵
枕鰥鰥子夜來 衾 誰信千年永不開徒教骨肉隔黃埃收
回天上三春豔蓋盡人間一石才水土幾番灰卻了山林
又復龔斯來還愁仙骨埋難盡碧落殷勤選玉材 棺 雙手
卷然鬆沐餘榻來小有洞天居渾如護惜加窮袴莫是隄
防用檻車螻蟻一生忙不定牛羊他日此相於漆園再向
枯體語為問王孫意底如 柳

吳書數

吳江吳菴堂先生名燮乾隆丙辰嘗舉博學鴻詞科不遇
浮沈諸生中年七十餘無家室宿食紫陽書院後輩輕薄
腸肥腦滿視菴堂如怪物無與言者一日書院課期蘇州
太守孔公名傳炯點名及菴堂菴堂趨而前與太守執手
問好太守怒曰汝一老諸生太無禮節敢與我抗禮耶菴

堂遂挺立慢罵曰汝父與我同舉鴻博科汝尙在子姪行豈有孔門子孫而輕視長者乎太守大駭詢之他人知其賈蹕踰謝罪人稱爲吳書敬

朱文正公逸事

朱文正公相業巍巍莫不稱爲正人君子待人接物必恭必敬晚年益自刻厲宏獎人材後輩門生仰之如泰山北斗一日有通家子某欲晉謁閩人辭以請客問請何人閩人曰昨日請老師父執及前輩今日請同年同寅皆已故者某駭然問其禮每一席設五六位不等椅坐上書某名

雜記上

七

易于傳播

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重修馬嵬驛伊墨卿太守在惠州重修朝雲墓陳雲伯大令在常熟重修河東君墓皆民事之不甚急者而易于傳播人人樂道之何耶如阮雲臺宮保提學山東重修鄭康成祠於浙江重修曝書亭巡撫江西重修玉茗堂唐陶山方伯令吳時重修桃花庵林少

穆中丞爲杭嘉湖道重修放鶴亭陶雲汀制府梁荏林方伯在蘇州重修滄浪亭并肇建五百名賢祠及梁伯鸞祠孫淵如觀察在山東重修閔子墓並訪義士左伯桃羊角哀墓於范縣之義城寺東則又在畢秋帆諸公上矣

福慧庵

余舊居之東有福慧庵者地頗幽闐又謂之靜室有蓮華城越雲窩文昌閣諸勝 國初有杲道人來卓錫於此道人名圖通相傳爲崇禎某科進士文章書畫無所不長至於雕文刻鏤皆親自製作良工見之縮手嘗手寫蓮華經七卷楞嚴經十卷而葡萄一幅尤爲絕作隱然以溫日觀自命余少時讀書庵中嘗披閱之辛巳秋日偶過圓公塔院題壁二首云艱難心事總成灰師自紅羊劫裏來收束儒書歸佛剎獨持禪悅老巖隈空門安用雕龍手舉世誰憐吐鳳才留得葡萄遺墨在焚香展讀不勝哀廿年不到憩雲窩殿屋蒼涼絆薜蘿拂面紅塵成底事滿頭白雪又來過窮通有命憑誰問福慧難兼奈老何禮罷遠公舊時塔數聲清梵莫雲多

紅白盛事

蘇杭之間每呼婚喪喜慶為紅白事其來久矣乾隆六十年冬阮雲臺先生以詹事府正詹提督浙江學政旋有旨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其明年正續配夫人孔氏為衍聖公胞姊公館在錢塘門外先生乘八座行親迎禮鹵簿鼓吹填塞道路杭城內外士民婦女觀者以數萬計是年秋孫補山先生靈柩由廣西 賜葬錢塘奉 旨入城輿馬之盛執事之多從來未有其上一年富陽董相國丁邠太夫人憂從京師扶柩歸里自鎮浙將軍都統巡撫鹽政司道以下暨合郡縉紳皆素衣跪送而滿城兵甲侍從

雜記上

六

旌旆飛揚自江頭至六和塔直接秋濤宮分列皆滿蕭公福祿其先本回部人為狼山鎮總兵官年已七十二忽然喪耦尙欲續弦久之無有應者嘉興馬姓亦是教門有閨女年二十八尙未字人早擬守貞以終其身矣至是蕭來求親女私念曰婿年雖老究屬二品官一嫁便作夫人較守貞不字老苦於空房自為優也欣然願嫁擇日成婚未期月蕭公陞浙江提督與夫人赴任道出嘉興行歸寧之禮旌旗輿馬笳鼓喧闐自參將以下與標兵二千餘人皆披甲掛刀排列成行跪迎於西城門外觀者萬人咸為歎

羨吳門韓旭亭公與潘榕臯農部及其弟雲浦公皆八十稱觴旭翁以子封 貴封光祿大夫刑部尙書雲翁以子世恩 貴亦封光祿大夫戶部尙書俱蒙 欽賜壽杖福字荷包等物榮耀鄉閭而榕臯嗣君世璜 亦鼎甲稱觴之日數郡畢至胞姪殿撰公世恩 中翰公世榮 俱侍左右晉接賓朋此皆紅白事之最盛者也

詰經精舍

雜記上

六

於一藝者習業其中有東京馬融氏之遺風余每遊湖上必至精舍盤桓一兩日聽諸君議論風生有不相能者輒訶攘面赤家竹汀宮詹聞之笑曰此真所謂沫泗之間齷齪如也其精舍中肄業諸生則有洪頤煊洪震煊徐養源徐養浩陳鴻壽陳文杰胡敬徐熊飛吳東發汪嘉禧孫同元趙春沂趙坦范景福何蘭汀徐鯤丁子復李遇孫金廷棟陶定山張鑑沈濤周聯奎顧廷綸邵葆初蔣炯李方湛吳文健陸堯春朱壬湯錫蕃王仁朱為弼何起瀛錢林張立本輩凡三十餘人為一時之盛及先生還 朝諸生皆

散去或仕或不仕近且彫落作古人者又不一其人矣

畢

唐杜牧之夢改名畢而卒宋鄒忠公夢道君賜筆而卒蓋畢字古人已有忌之者畢秋帆尚書名元為兩湖總督八年忽以事降調山東巡撫心竊喜之未幾仍復兩湖之任遂愀然不樂謂人曰吾將終老於斯乎已而苗匪起事領兵堵禦沒於當陽乃知姓名亦有忌諱焉

茂林

族弟榮溪家有一青衣名茂林者滕姓湖南辰州府滕家堡人係武世家族中有十三武舉兩進士自言嘉慶元年苗匪滋事福大將軍督師一夕有苗千餘人來撲官軍官軍急號救於滕氏立率父兄子弟持器械出佐官軍殺苗數百人苗遁去將軍以為功題陞十餘輩不數日苗知為滕氏兵遂約數千人直殲滕氏滕氏亦號救官軍官軍皆不應無一人出者此堡遂成瓦礫場茂林其遺孤也余時寓息園聞其語為歎息者久之

菴香校書

菴香校書者本舊家子長洲人能畫工詞曲其父某曾為

府司馬父沒後與母獨居遂落籍余嘗有詩云鸞飄鳳泊尋常事一墮迷樓最可憐又云見卿惟念南無佛安得開籠放雪衣蓋惜之也後為鴇母凌虐憂鬱成疾不知其所終

楊婉春

庚申六月十二日余出都從潞河歸權有楊氏女婉春者蘇州人年十五善言笑在某王府度曲將附余舟余以同鄉誼弗卻也行至泃河適逢七夕婉春乃言曰今夕當唱唐明皇拜月一曲其聰慧如此遂命僕人吹笛和之歌聲嘹亮聽者莫不淒然因書三絕句為贈云泃河水碧鷺雙飛人到良期心事違賴有盈盈年十五能令秋客坐忘機客裏年華去若馳撫今追昔不勝悲聽卿一曲長生殿想見開元全盛時銀河有影度窗紗烏鵲無心踏彩霞同是孤舟淪落客不知好夢屬誰家

趙梅卿

白璧千雙珠作闕金釵十二玉為裾人間多少繁華夢比到梅花總不如此王惕甫學博詩也道光乙酉年蘇州閨門外有妓趙梅卿素未著名吳江周蓉裳見之大為賞識

戲書此詩於梅卿扇上自是聲價十倍車馬盈門

定數

乾隆十二年秋東北風起海水大上南人謂之海嘯漂沒人民屋舍無算有一人既溺於水矣忽有一紅面者挽之曰此吾家人也不一二年火起寢室其人燒死始知紅面者是火神也又壬寅六月立秋日沿海崇明寶山福山一帶亦海嘯死者無算有老婦年八十二歲亦死此厄生時自言海嘯已經七次俱得救援至此而仍溺於水又蘇州葉某者性迂拙一無所能其父死既無產業且有逋負葉

雜記上

世

終日不樂屢欲尋死或獨宿於枯廟或時走於荒墳欲投井則有人救之欲自經則有人解之遂投入太湖忽見朱衣人持挺驅之得達彼岸適遇其戚送以歸葉自述如此而人亦謂歷經諸難不死將來必有後福居無何竟竊刃自戕昔晉惠公死於高梁卜者先知周亞夫餓紋入口卒死於獄乃知人之死於水火命之短長俱有定數

荅巴雞

吾邑瘍醫竇西巖之父少時在金陵以千錢買蜀買荅巴子三升已用其半曝於庭為家畜白雞啄食之雞日漸高

大金胸翠翼雪羽朱冠鮮妍五彩巨過於鵝而高倍之人不識為雞也人來觀者如市膏藥遂大售日進千錢子孫温裕者三世

機神廟

機杼之盛莫過於蘇杭皆有機神廟蘇州之機神奉張平子不知其由廟在祥符寺巷杭州之機神奉褚河南廟在張御史巷相傳河南子某者遷居錢塘始教民織染至今父子並祀奉為機神并有褚姓者為奉祀生即居廟右余於戊辰歲為阮雲臺中丞書褚公廟碑記因悉其事按唐時以七月七日祭機杼想又以織女星為機神也

雜記上

世

烏槍打雨

嘉慶元年苗人滋事 上遣福公 康安 提兵征討時值四五月霖雨閒作無一日晴者福公憂之命道士祈晴不應乃遣烏槍兵向天而開始放日光隔數日雖開槍亦不應也此余弟子楊生補帆在軍中親見其事聞甘肅省每遇陰霖致損田禾須開烏槍打散亦此意也

五雲

五雲者丹徒王夢樓太守所蓄素雲寶雲輕雲綠雲鮮雲

也年俱十二三垂髻織足善歌舞余時年二十五六猶及見之越數年五雲漸長成矣太守惟以輕雲綠雲鮮雲遣嫁攜素雲寶雲至湖北送畢秋帆制府審視之則男子也制府大笑乃謂兩雲曰吾為汝開釋之乃雍其頭放其足為僮僕云

換棉花

余族人有名焜者住居無錫城北門外以數百金開棉花莊換布以為生理鄰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嬌豔絕人常以布來換棉花焜常多與之並無他志也不二三年焜本利虧折遂歇閉慨然出門流落京師者十餘載貧病相連狀如乞丐一日行西直門外忽見車馬儀從甚盛有一綠幃朱輪大車坐一女珠翠盈頭焜遙望不敢近其女見焜亦注目良久遂呼僕從召至車前曰君何至此也焜已不識認渾如夢中唯唯而已遂命從者牽一馬隨之入城至一朱門大宅見其女進內宮門去蓋某王府副福晉也頃之召焜進謂之曰余即鄰女某人向與君換棉花者感君厚德故召君因認為中表兄妹出入王府三四年間焜得數千金上館充膳錄生以議敘得縣尉旋陞內黃縣擢直

雜記上

廿四

隸河間府同知署太守印篆此乾隆初年事

刺史新聞

有某州刺史者故賊也先是壬子癸丑間有雲南劉某入京謁選隨一僕住驢馬市篋中頗裕有同寓客知之故與僕善殷勤異常僕偶出客必為其主左右之較僕尤為周慎劉甚感未一年掣籤得縣丞分發河南客大喜詭曰小人有胞弟在河南藩署當門上擬隨老爺同行可乎劉亦喜乃束裝雖僮僕之親無以過也行至邯鄲劉忽病痧一日死僕與客俱大哭抱持殯殮寄棺古寺中客忽向僕曰吾兩人所恃者主人耳今主人死尙復何言雖然有計焉幸篋中悉文在吾為官爾為官親誰復知之耶遂與僕行未渡河僕又死客抵省中祇一人耳乃繳憑未匝月委署某縣丞獲巨盜有功題陞知縣乃改名不數月屢獲盜連破七案又陞某州刺史以良能稱一日有探差來報云探得州境百里外某舖有夫人自雲南來隨一弟曰舅爺早晚將抵署矣刺史伴喜即遣兩妾前迎詢其所來妾還報曰太太衣履甚破行囊亦罄竭矣刺史急取衣飾滿一箱白金百餘兩仍遣兩妾前為開發路費且曰某日最良可

雜記上

廿五

以進署復以白金二百兩與舅命辭以署齋甚窄斷不能款留請即回滇命一差送之越四五日刺史命僕從執事鼓吹人等接太太入署而刺史託故他往謂家人曰今夜回衙恐遲爾等勿伺候宜早息僅留一嫗守內宅門可也至三更時始回署而直入夫人之室諸妾婢僕皆早睡但聞主人進房切切私語而已後二年正月有老僧踵轅門適刺史回署遙拱手曰僧與大老爺別二十年今為大官矣刺史懼不與言使家人許其三千金僧不允謾罵曰汝今逃避何處去耶蓋此僧是名捕也刺史急吞金死而劉

雜記上

其

夫人亦為殯殮寄棺於某寺而與兩妾收拾行李積蓄萬餘金同歸雲南車輛甚多

刑罰不中

自古來官家辦命案莫不舍重就輕輒引尚書罪宜惟輕一語或者曰實刑罰不中耳

奇案

余友陳春嘯大令嘗官盛京錦縣知縣凡八九年有一案甚奇有民家迎娶新娘已登輿矣行至數里忽大風雪不能行由小路入一枯廟中暫避誰知風雪更甚計五日夜

不止至雪晴後則已二十餘日矣兩家始通音問杳無蹤蹟大為駭異尋至數日方得之計兩家隨從男女七十餘人皆凍餓死

富賊貴賊

吾邑有富翁某開質庫每到庫中必於無人處竊小物以為得意其夥皆知之以此開銷而向主母索還以為常也又虎邱杜開周翁言有某觀察者每日必竊他人物一兩件一日管門家人有皮馬褂置在籤押房觀察竊之家人不敢問乃推杜翁索之翁以是問觀察觀察曰不知也翁固問始笑曰吾早知爾衣亦不取矣此二人一富一貴皆犯竊疾何也

雜記上

其

經訓堂帖

乾隆庚戌歲三月三日余寓畢秋帆尚書樂圃之賜閒堂時正為尚書刻經訓堂帖遂取松雪齋所藏蘭亭五字未損本及唐懷素小草千文徐季海朱巨川告蔡君謨自書詩葉蘇東坡橋頌陳簡齋詩卷朱晦庵城南詩虞伯生誅蛟賦趙松雪枯樹賦諸墨蹟置諸案頭同觀者為彭尺木進士潘榕臯農部張東畬大令郭匏雅陸謹庭兩孝廉彈

琴賦詩歡敘竟日爲一時佳話尙書歿後家產蕩然家人輩搗之爲餬口計可憐也忽忽三十年諸公半皆凋謝卷册亦已散亡惟經訓堂帖歸然獨存金石之可貴如此

悟情

悟情女士姓翁氏揚州人其姊雲卿爲和希齋大司空側室和歿後雲卿殉節時悟情年十五六同在京師親見其事忽悟曰人生富貴功名一死便了又何必作葵藿之傾心楊花之飄蕩耶乃慨然出京相依京口路佩香夫人以守貞自誓嘉慶甲子十月余偶過丹徒見之悟情狀如男子意氣豪放善吹簫能填詞尤嫻騎射上馬如飛一時名公卿皆敬其爲人真奇女子也後出家爲比丘尼趙甌北先生有詩贈之

裹足

婦女裹足之說不載於經史經史所載者惟曰窈窕曰美而豔或言頷言齒言眉目從未有言及足者案太平御覽云昔製履男子方頭婦人圓頭見宋書五行志唐六典內官尙服注謂皇后太子妃青襪舄加金飾開元時或著丈夫衣靴則唐時尚未裹足也雜事秘辛載漢保林吳炯足

雜記上

共

長八寸脰跗豐妍底平趾斂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鈿尺長八寸減四分爲七寸六分韓渥詩六寸膚圓光緻級

雜記上

共

李白詩履上足如霜不著鴉頭襪杜甫詩羅襪紅渠豔乃青履紅襪非金蓮之謂也卽大唐新語並國史補亦祇云馬嵬店媪收得楊妃錦鞦一隻並不言足之大小也又唐詩紀事段成式光風亭夜宴伎有醉毆者詩云擲履仙臆起捲衣蝴蝶飄門毆時其履可以擲人者其不小可知然則裹足之事始於何時道山新聞云李後主窈娘以帛纏足令纖小屈足新月狀唐綰有詩云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窈娘而作也或言起於東昏侯使潘妃以帛纏足金蓮帖地謂之步步生蓮花張邦基墨莊漫錄亦謂弓足起於南唐李後主是爲裹足之始至宋時有裹有不裹湛淵靜語云程伊川先生家婦女俱不裹足不貫耳陶九成輟耕錄謂扎腳始於五代以來方爲之熙寧元豐之間爲之者尙少此二說皆在宋元之間去五代未遠必有所見非臆說也大約此風至金元時始盛自此相沿而成俗矣其足小而銳者考之於古亦有所出出於古之舞服史記云臨淄女子彈絃縱足又云榆修袖躡利屣集解徐廣注

云利屣舞屣也舞則見屣舞屣赤色花紋薄底頭利銳綴以珠似卽今女人之鞋式也他如張衡西京賦振朱屣於盤樽許昌賦振華足而卻蹈又文選舞賦庾信舞賦顧野王舞賦以及曹植妾薄命詩簡文帝昭明太子舞詩俱有言及足者蓋古者女衣長而拽地不見足惟舞見足故言履言屣也因知窈娘裹足乃舞服也

說文尸部屣履中薦也吳中古蹟記有西施響屣廊似卽今女人鞋中之高屣故行步有聲足之稍大者欲令使小則用高屣言高薦也今人謂之高底者非也要之亦舞服

雜記上

三

也古樂府有雙行纏曲或疑爲裹足之證曲云朱絲擊腕繩真如白雪凝非但我言好衆情共所稱又云新羅繡行纏足跌如春妍他人不言好我獨知可憐謝靈運詩可憐誰家婦綠流洗素足陶淵明閒情賦願在絲而爲履同素足以周旋又唐人詩兩足白如霜夫賦足而言其白言其素言其妍其不纏也可知矣所謂雙行纏者乃纏其兩股非纏其足也總之婦女之足無論大小有高屣無高屣貴乎起步小徐徐而行卽焦仲卿詩所謂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也若行步蹣跚醜態畢露雖小亦奚以爲

大凡女人之德自以性情柔和爲第一義容貌端莊爲第二義至足之大小本無足重輕然元明以來士大夫家以至編民小戶莫不裹足似足之不能不裹而爲容貌之一助也其足之小者莫如燕趙齊魯秦晉之間推其能小之道蓋亦有法焉凡女子兩三歲便能行走四五歲之間卽將兩足以布條闌住不使長不使大至六七歲已成片段不纏而自小矣而兩廣兩湖雲貴諸省雖大家亦有不纏者今以江浙兩省而言足之大莫若蘇松杭嘉四府爲其母者先憐其女纏足之苦必至七八歲方裹是時兩足已長豈不知之而不推其故往往緊纏使小女則痛楚號哭因而鞭撻之至隣里之所不忍聞者此蘇杭人習焉不察之故也然則蘇杭皆大足耶曰否得其法則小不得其法則大

雜記上

三

天下事貴自然不貴造作人之情行其易不行其難惟裹足則反是並無益於民生實有關於世教且稽之三代考之經史無有一言美之者而舉世之人皆沿習成風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婦女者眞所謂戕賊人以爲仁義亦惑之甚矣 國朝八旗婦女皆不裹足

古道猶存其風足尙莊子云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耳尙不穿豈可裹足耶蓋請地方大吏出示禁約凡屬貴臣望族以及詩禮之大家俱遵王制其倡優隸卒及目不識丁之小戶聽其自便如以此法行之十年則積習漸消天下萬民皆行古之道矣

本朝崇德三年七月奉諭旨有效他國裹足者重治其罪順治二年禁裹足康熙三年又禁裹足七年七月禮部題爲恭請酌復舊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疏內開順治十八年以前民間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

雜記上

三

遵奉 上諭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員會議元年以後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該部議覆等因於本年正月內臣部題定元年以後所生之女若有違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則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長不行稽察枷一箇月責四十板該管督撫以下文職官員有疏忽失於覺察者聽吏兵二部議處在案查立法太嚴或混將元年以前所生者捏爲元年以後誣妄出首牽連無辜亦未可知相應免其禁止可也裹足自此弛禁事見蜩庵瑣語及池北偶談

考古者有丁男丁女惟裹足則失之試看南唐裹足宋不裹足得之宋金閒人裹足元不裹足得之元後復裹足明太祖江北人不裹足得之明季后妃宮人皆裹足本朝不裹足得之從此永垂萬世由是觀之裹足爲不祥之金明矣而舉世猶效之何也蓋婦女裹足則兩儀不完兩儀不完則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而萬事隳矣且裹足爲賤者之服豈可以行之天下而且行之公卿大夫之眷屬耶子所以喋喋言之者實有係於天下蒼生非僅考訂其源流而已

雜記上

三

雜記下

叢話廿四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阿文成公

阿文成功業巍巍富貴福壽近世無比 高宗純皇帝

賜其七十壽聯云耆筵錫慶高千叟雲閣銘勳贊上台八

十壽聯云純椒懋勳延帶礪耆齡碩望重絲綸嘉慶元年

九月以疾乞假其明年八月薨年八十有一圖像紫光閣

者四大兩子四孫俱登顯秩真所謂出將入相全壽全歸

者也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文成奉 命勘荊州隄工余時

雜記下

在畢秋帆尚書幕下見之乃身裁短小弱不勝衣並無龍

威燕領之相也亦奇矣哉

示子

欲子弟為好人必令勤讀書識義理方為家門之幸否則

本根拔矣今人既不能讀書豈能通義理而欲為好人得

乎天下豈有不讀書不通義理之好人乎

語云忤逆弗天打一代還一代其言雖俗甚是有理余則

曰欲知祖宗功德今日所受者是也欲知子孫賢愚今日

所行者是也

勿以小善為無益小善積得多便成大善勿以小惡為無傷小惡積得多便是大惡

君子小人之分在乎公私之閒而已存心於公公則正則便是君子存心於私私則邪邪則便為小人

婦言是聽兄弟必成寇仇惟利是圖父子將同陌路而不知兄弟者手足也不可偏廢父子者根本也豈可離心

凶人為不善善人自必笑其非而善人為善凶人亦必笑其非也故賢者視己似己非而人是愚者視己必己是而人非

雜記下

得隆慶失隆慶

嘉慶元年吾鄉秦蓉莊都轉購得族中舊第曰寶仁堂土

中掘得一小碣上有六字曰得隆慶失隆慶詢此屋蓋建

於明隆慶初年至乾隆六十年冬始行立議嘉慶元年交

價故曰失隆慶也亦奇矣哉

知音犬

吾鄉孫方伯家有一犬聞曲聲便至坐於笙笛者之前

暗暗然似遙相和狀驅之不去聞之又來共呼之曰知音

犬此犬前世必是優伶聞紀曉嵐相國之祖姚安公有里

人負其金不還反出怨言其人死後姚安公忽夢此人來適園中生一青騾疑其託生以其名呼之輒昂首作怒狀此人平生好彈三弦唱邊關調辛彤甫先生有詩云六道誰言事杳冥人羊轉轂迅無停三弦彈出邊關調親見青騾側耳聽卽紀其事也

蘇小妹

或有問於余曰俗傳蘇小妹嫁秦少游事有之乎余謝曰不知也時余適修高郵州志翻閱淮海集乃知少游之夫人姓徐氏爲里中富人徐天德之女天德字賡實號元孚有義行少游爲作事狀載集中而舊志竟未及案墨莊漫錄菊坡叢話俱載東坡止有兩妹一適柳子玉一適程璿之子之才也

劉王氏

陽湖有劉王氏者甚美麗嫁某氏子十七而寡再嫁劉氏不一年劉又沒其族人又欲嫁之王大哭曰吾再醮已無面目安能三醮耶遂自經死時無爲吳盤齋爲縣令驗其尸得實遂將所逼人置之法惟王氏雖烈是已醮婦於例不能請旌乃賦一詩刻諸墓上云分釵劈鳳已聯年就義

何妨晚概愆鳩以換巢難擇木鶴經別調任更弦也同豫讓傳千古莫恨蘇章有二天究勝世閒長樂老幾回生敬又生憐

秀才

乾隆乙巳歲余春秋二十有七始識袁簡齋先生於吳門偶與先生大論時文一時傾倒因呈所作西湖詩就正遂載於隨園詩話中及刻成後先生稱余爲秀才嘗寄書求改先生荅曰秀才二字昉於漢在可改不改之閒昔楊素稱孔子爲秀才非今之生員也強辭奪理可發一噱

小棺材

蘇州府城隍廟住持有袁守中者所居月渚山房因以自號余嘗借寓其齋見案頭有紫檀木小棺材一具長三寸許有一蓋可闔可開笑曰君製此物何用耶袁曰人生必死有死死則便入此中吾怪世之人但知富貴功名利慾嗜好忙碌一生而不知有死者比比是也故吾每有不如意事輒取視之可使一心頓釋萬事皆空卽以當嚴師之訓誠座右之箴銘可耳余聞之悚然守中其有道之士歟

前世事

每見士大夫家忽出一子弟澹於榮祿繡佛長齋與釋子往來常誦經禮拜此人前世必是高僧每見平等人家忽出一女子喜於筆墨弄粉調朱寫趙昌之花吟徐淑之句此人前世必是名士

大蛇

吾鄉長邱頭有大蛇其穴在於水車棚之下有早起耕田者見之身長數丈仰頭吸露於高阜之上其人驚而逸去近民受其毒者不一其人皆浮腫死居民患之非一日矣有一年十二月居民聚數十人欲捕之其先一日設香燭

雜記下

五

酒醴祭土神告以故忽起東南風黑氣一條迤邐向西北去其次日發之惟有古墓磚大如其杳無蹤跡蓋龍蛇之靈事誠有之今京師都察院有蟒蛇其圍如大柱而能出入窗櫺內務府西十庫內亦有蟒二條皆首盡一角鱗甲作黃金色將啟鑰必先鳴鉦恐見之也京中士大夫莫不知之

難得糊塗

鄭板橋嘗書四字於座右曰難得糊塗此極聰明人語也余謂糊塗人難得聰明聰明人又難得糊塗須要於聰明

中帶一點糊塗方為處世守身之道若一味聰明便生荆棘必招怨尤反不如糊塗之為妙用也

東澗老人墓

虞山錢受翁才名滿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罵名千載乃不及柳夫人削髮投繯忠於受翁也嘉慶二十年閒錢塘陳雲伯為常熟令訪得柳夫人墓在拂水巖下為清理立石而受翁之塚即在其西偏竟無有人為之表者第聞受翁之後已絕墓亦荒廢余為集刻蘇文忠書曰東澗老人墓五字碣立於墓前觀者莫不笑之記查初白有詩云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信哉

雜記下

六

豪侈

朱鳴虞素豪侈一日忽有僧踵門請見朱出迎僧貌甚古延之坐問其何來僧曰吾與君同住空山修行數十年竟忘本來面目耶特來點化耳命取三盆清水來曰請君看前生親水中一老僧也次看今生即已形容也再看來生一瘋丐也朱大詫僧曰君如再不悟暴殄天物雖瘋丐亦不可得矣遂出門去朱急遣人尾之忽不見

四字

嫖賭喫著四字人得其一即可破家有兼之者其破更速吳門有二紳俱官縣令一好喫一好賭好喫者有一姬善烹調一僕善買辦其蒸炙之法肴饌之美迥非時輩庖人所能夢見每一日餐費至十餘金猶嫌無下箸處其後家事日落姬僕亦相繼死至不能食糲糲臥死牛衣中其賭者家中無上無下俱好之遊手之徒亦由此入門凡田地產業書籍器用盡付擄捕不及十年一家蕩然其人死後至兩女尙未適人亦邀羣兒賭博不知其所終云

雜記下

七

紅褰

婦人無貴賤母以子貴妻以夫貴古之定禮也至於服色無有一定今作妾者不許著紅褰此妬婦之立論不可遂為典據杜少陵納涼遇雨詩越女紅褰濕白香山琵琶行血色羅褰翻酒污東坡詩云更將文字惱紅褰則紅褰者唐宋時妓女所用無所為貴賤也今大小百家皆服之青樓之假冒良家者亦服之又誰為之分辨耶按大清會典婦女之服飾惟八旗有定制然今亦不用况民間耶

尺

尺寸古今不同余嘗仿製一尺準以工部營造尺為則將

周制銅劍莖較於今尺則五寸一分半以曲阜顏氏所藏

周尺較於今尺則六寸七分以漢元延尺較今尺則七寸

二分以漢建初尺較今尺則七寸三分半以晉尺較今尺

則七寸六分半以宋三司布帛尺較今尺則八寸九分半

可知尺寸之長短一代長於一代若以今之裁衣尺較工

部尺則又盈一寸許矣

貧官

金陵瑣事載南坦劉公罷嘉興太守訓蒙自給遠庵李公

雜記下

八

罷江西副使殊無生計授徒於高淳又願橫涇先生罷河

南副使歸家環堵蕭然客來從鄰家乞火煮茗當時傳為

佳話近日長洲蔣少司馬元益應官主試學政致仕家居

惟以硯田糊口典質度日吾鄉鄒曉屏相國歸田時年已

七十又四一裘三十年僅存其韓賴門生贈遺以為薪水

其子光駿官徽州司馬署府篆有巨商某嘗捐郎中在刑

部行走其家出喪以三千金為壽乞太守一至為榮往返

再三終不應笑曰豈能以阿堵物污吾家風耶其廉如此

一品夫人

吳門韓旭亭封公初聘蔣氏蘭石司馬女也始生日其伯父西原太史命門下士某為女推算曰異哉據命當為一品夫人然日上衝剋太甚而必死折何也至八歲果殤韓又娶顧氏賢淑知大義力勸封公迎初聘蔣遺像歸而自居繼配後以仲子封貴歷官至刑部尚書屢遇 覃恩贈一品夫人

孫春陽

蘇州臯橋西偏有孫春陽南貨鋪天下聞名鋪中之物亦貢 上用案春陽寧波人明萬應中年甫弱冠應童子試

雜記下

九

不售遂棄舉子業為貿遷之術始來吳門開一小鋪在今吳趨坊北口其地為唐六如讀書處有梓樹一株其大合抱僅存皮骨尚舊物也其為鋪也如州縣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貨房海貨房醃臘房醬貨房蜜餞房蠟燭房售者由櫃上給錢取一票自往各房發貨而管總者掌其綱一日一小結一年一大結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十四年子孫尚食其利無他姓頂代者吳中五方雜處為東南一大都會羣貨聚集何啻數十萬家惟孫春陽為前明舊業其店規之嚴選製之精合郡無有也 國初趙吉士載入寄園余

澹心板橋雜記亦載之近時袁簡齋食單亦有其名但未詳耳

形家言

堪輿家每視地輒曰某形某像以定吉凶雖渺茫不足信然亦有其事者吳門汪廉訪圻少孤露年二十餘以蒙館自給在陽山聚徒數年因父母未葬以二金買一地在瓜山絕頂峻險異常葬後便出門遊京師冒宛平籍入泮連捷中進士不二十年官至雲南按察使因思父母墓葬山頂難於祭掃託所親就山下築石路一條蟠曲而上費至

雜記下

十

二千金甚堅固也一日有形家過其墓曰此穴如燕巢棲於梁間惜築甬道如長蛇注穴中禍不旋踵矣未幾果以虧空事謫戍家產入官此乾隆四十五年事

陳狀元犯土禁

術家有太歲大將軍之說凡動土遷移者必避其方犯者輒不利其說皆出之陰陽家前史所未聞也吳門陳永齋觀察卜築於因果巷之薛家街不信陰陽選擇之言乃自擇一日啟工開土至尺許忽見有物如豬頭滿頭生眼競為張閉觀察心甚懼又竊自解曰吾狀元是文曲星可以

壓之少頃忽不見餘無他異說者以爲卽太歲也築至後堂見骷髏甚多急命工人同瓦礫堆於後圃堂後又有一巨棺硃漆尙堅十餘人擡之不動不得已仍覆土而築牆半棺在牆內半棺在牆外也工始畢其長子在京謁選忽生腰疽而沒訃至其媳大慟吞金幾死不一二年觀察卒未幾蔣夫人亦卒咸以爲犯土禁所致云

命中缺水

歸安王勿庵侍郎 以銜 初生時星家推算八字中缺水或

謂其太夫人曰必令小兒在漁舟上乳養百日以補之乃

雜記下

七

召一漁人婦畀其錢米寄養百日及中狀元歸侍郎忽念此婦養育之恩使人蹤蹟之其婦尙在年七十餘矣招致家中向婦四拜不數日此婦病乃送回卽死咸以爲折福所致云

樟柳神

星命之學自古傳之而絕不可解者年用夏正而月首寅日用周朔而時起子也宋儲泳祛疑說會辨之究未明晰且年月日時相同者而富貴貧賤各異又何說焉於是看五星辨分野說愈歧而術愈謬矣然而巫蠱厭勝皆用本

人生命今吳越間有所謂沿街算命者每用幼孩八字呪而斃之名曰樟柳神星卜家爭相售買得之者爲人推算靈應異常然不過推已往之事未來者則不驗也乾隆甲辰七月有鄰人行荒野中聞有小兒聲似言奈何傾聽之又言奈何乃在草間拾得一小木人卽星卜家之所謂樟柳神也先兄柏溪見之持歸戲玩留家兩三日請小兒皆不安或作寒熱或啼哭不止先君子曰此不祥物也速還之安然如故

治賊

雜記下

七

盜賊橫行捕役庇縱最爲里閭之害而殺人放火奸究百出亦因此而生焉是皆地方官平日不能留心視爲無甚要緊以至釀成大案比比是也余友陳春虛名昶以舉班大挑得知縣分發浙江其令桐鄉時獨坐二堂飲酒捕偶獲一小賊來問之無有實供令含笑自若謂賊曰汝能飲酒乎曰能遂賜以酒數盃賊醉矣復問之近石門縣有棉花案半年未破汝知之乎賊曰非小的地界春虛訝曰然則汝地界在何所賊分說甚明又曰汝窩有若干人賊不肯說令大怒示以刑賊惶遽遂招三處卽乘夜親率捕役

民壯四十餘人以此賊爲眼目一夜中獲數窩得三十餘賊起贖無算訊之連破十三案棉花案亦與焉春噓令桐鄉二年境內肅清可以開門過夜近有周太守名燾者爲通州知州時每獲一賊卽斷其腳脛有一賊甚強項謂刺史曰小的做賊多年亦頗知讀 大清律例割腳脛在何條例周笑曰汝言甚是惟吾亦問汝三百六十行行行喫飯著衣裳汝在那一行賊口噤遂割其腳脛衆賊聞之皆逃散士民感德

琴心曲

嘉慶丙辰八月余在兩浙轉運使幕中十五日夜與許君春山孫君復初攜古琴茶具出湧金門泛舟西湖小泊聖因寺前於時已二更餘萬籟寂然月明如晝因命篙師烹茶余撫琴作數弄忽有兩女子著碧羅衫挽墮馬髻容儀不凡翩翩從柳影中來竊聽者久之余與春山復初皆肅然不敢問訊究不知是仙是鬼也其明年春偶過陳雪樵寓齋晤陳雲伯挑燈夜話爲述其事雲伯賦琴心曲云珠簾宰地春燈紅主人醉客邀春風團團明月夜三五一庭花霧香濛濛座中慘綠江南客攜琴獨坐花閒月自譜新

聲信手彈細將舊事重頭說蘭橈雙槳去年秋曾向西湖載月遊紅豆低吟波渺渺白蘋閒採水悠悠高城夜靜沈魚鑰桂花流影驚飛鵲佳客相逢得許衡詞人更復招孫綽片片流雲送畫橈高樓何處夜吹簫迴環梵宇排三塔指點蘇隄認六橋銀浦無聲沈萬籟賓朋連襪邀情話風月無邊明遠詩湖山如此華源畫午夜無聲月滿天一聲柔櫓破孤煙秋江三疊臨風弄欲託琴心問水仙紅牆隱隱離宮近樓臺金碧琉璃映秋花深鎖六宮閒夜烏夢穩雙隄靜玉宇高寒展畫圖此身濯魄到冰壺夜山如影人聲寂瑟瑟西風瘦綠蕪忽聞笑語花閒出兩美雙雙隄上立顧影低徊若有情月華如水秋衣濕對此蒼茫百感生憑將幽意託瑤琴冰絃掩抑焦桐語寫盡相如曲曲心最憐此際情難識半是躊躇半憐惜人影遙隨花影流芳心暗與琴心合羅帶風飄雲鬢斜分明咫尺隔天涯空教綠綺憐君意何處紅樓是妾家苦向篙師詳姓氏曲中暮雨依稀是衣香人影最魂消一葉扁舟歸去矣此時珠斗影闌干囊住龍腰不再彈獨對銀蟾愁不語夜潮聲急海門寒歸舟載取新愁重玉釵惆悵牆東宋天風環珮蕩餘音

殘燈紅暈芙蓉夢，夢魂彷彿向瑤臺。依稀舊明粧，約步來涼
月影中。情縹緲，萬花深處意徘徊。花前月下還相見，分將
團扇遮嬌面。自言天上謫仙人，謝君深意空留戀。雞聲喔
喔動晨光，一枕遊仙未許長。自寫新詞憐蛺蝶，空將錦字
託鴛鴦。從此段家橋畔路，愁過當時鼓琴處。滿地苔錢燕
子飛，桃花門巷迷崔護。屈指相思秋復春，鏡中眉黛畫中
身。祇應一片西冷月，曾照微波解佩人。我聞此言重太息，
世間萬事空陳迹。花月姻緣事有無，情禪參破成鴻雪。我
亦人間有半生，花前曾解唱雙行。月中人去琴聲悄，一曲
長歌萬古情。此詩刻入碧城仙館集中。

唐竹莊

吳門唐竹莊名景煌，本富家子，因家事中落，爲人販買人。
葭往返瀋陽者凡數次，而好爲詩，著有出關詩草。出塞云：
驅車出邊塞，天地何茫茫。四顧不見人，千里塵沙黃。橫視
一氣中山海，交青蒼。北風裂地來，沙礫皆飛揚。嚴陽盛寒
氣，白日無晶光。堅冰不可渡，駑馬停仿徨。區區衣食事，驅
我適遠方。白雲自南來，浩然思故鄉。燕臺懷古云：騎馬出
遠郊，落日天蒼皇。經過碣石館，不見燕昭王。市駿得國士

雜記下

五

雜記下

六

報齊闢土疆，迨後六國衰。全秦獨橫強，丹雘寡謀識。激烈
志慨慷，脫不披逆鱗。燕亦終淪亡，至今易水上，風色猶悲
涼。遙遙建國始，布政流風長。召伯有餘烈，吾其思甘棠。筆
力沈雄，直接漢魏，非抽黃對白家所能道也。登澄海樓云：
到此長城盡，洪波入杳冥。百蠻分島嶼，一氣混空青。故土
思南國，高樓俯北溟。何當趁風色，萬里獨揚舲。度懷愴嶺，
至山海關，望長城云：策馬嶺雲高，關門倚石牢。千峯蟠朔
漠，一綫走臨洮。樓角侵邊色，城根撼海濤。每懷今古事，不
盡水滔滔。宵征云：肅肅戒征鞍，蒼蒼夜色闌。草枯風力勁，
林靜月光寒。邊柝宵爭發，霜鐘曉未殘。關心長路客，於役
敢求安。途中寒食云：寒食青山下，鶯花客路稀。雲陰低古
戍，柳色上征衣。墟落新煙起，溪橋夕照微。那堪逢令節，遊
子未忘歸。登泰山云：靈鎮東邦望，秩崇巖巖岱。岳荷神功
陰，陽混合二元上。齊魯青蒼一氣中，碣石煙橫霄漢紫。扶
桑日曜海濤紅，蓬萊宮闕分明近。抗手羣仙欲御風，山海
關云：雄關特立勢噴噴，屹東北封疆。此鬱蟠匝地海聲騰，朔
漠極天山勢控辰韓。龍沙積雪三邊白，雁蹟風高萬里寒。
牢落長征豪氣在，重來躍馬問登壇。吉林感懷云：朝朝靜

對吉林峯迢遞音書意萬重知已向誰尋鮑叔小人有母愧茅容心依羌笛三邊月夢繞江楓半夜鐘鄉土不同時物換一樽濁酒度嚴冬皆慷慨激裂之音

牛次原

天津牛次原名坤中嘉慶己未進士乾隆壬子余初入京師卽識之貌不甚揚而聰明絕世廣於交遊偶作詩亦清新可喜嘗記其臨清卽事一首云幾樹垂楊官道斜不成村落野人家偶從三尺竹牆裏時露一枝山杏花畫水人稀初叱犢隴深麥淺不藏鴉仲春天氣寒猶峭想得江南

摘早茶

喪子

顧南雅學士視學雲南忽喪其子至於痛哭不輟廢寢忘餐余作詩慰之云亡羊當補半喪馬勿輕逐君是南國才豈效西河哭不見東家翁有子俱碌碌不見西家子雖多何足齒酒囊飯袋奚以爲臧獲與臺亦如此人生擾擾無彭殤直是一夢炊黃梁百年長作牛馬走促促總爲兒孫忙吁嗟乎多男多累何時了有子不如無子好東門不哭增離憂伯道無兒少煩惱我聞青邱言君應傳眞詮惡兒

亦何須願得一子賢無災無悔到卿相昂然直上青雲巔

言過其實

贊美之辭往往言過其實東坡與米元章書云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余觀元章露筋碑相論及五七言詩與其平時筆札殊無過人處今人但重其書法之神妙不暇計其詩文之工拙也元暉尤遜乃翁其奉勅審定晉唐名人墨蹟不過但書右某人書臣某鑒定恭跋數字從無一字論斷亦無一字考訂者乃知古人贊美不可盡信東坡贊人尙如此何況他人耶

滄江虹

滄江虹揚州阮雲臺宮保坐船也壬午六月 陛見出京道出邗上乘滄江虹直達洪都時宮保爲兩廣總督舟中賦詩云可是江天夜夜虹蒲帆一路月明中開窗遠接滄浪水振柁初回船棹風銀漢微明低入海匡廬深碧上連空米家書畫尋常事莫與雷家劍氣同是年九月余于役金陵亦乘此船宮保是詩尙在篷板上也又書四絕句於後云挂席滄江正好風舉頭西望水連空柁樓喜讀新詩句知是米家貫月虹兩岸衰楊水一灣蒼蒼都是六朝山

古來無數興亡事盡入寒濤暮靄閒蕭蕭蘆荻已深秋我
比蘆花亦白頭二十餘年如一夢也將舊事付東流指點
金陵話昔時白雲紅樹最相思故人猶有何載在書寄羊
城開府知

陳疋吾

陳疋吾名格前工部尚書文和公五世孫少工詩稿多散
失祇記其感懷云桂花香冷露華新小院秋風伴客身料
得今宵明月下一家團坐說征人留別云莫向臨岐折柳
枝柳枝原不管相思人生難得惟知己天下傷心是別離
皆妙

雜記下

十九

浮簽

蔣礪堂相國以乾隆四十三年入泮時方十齡後中鄉榜
成進士入翰林至道光五年大拜偶於舊篋中檢得童子
試卷上浮簽一紙云蔣攸銘年十歲廂藍旗金文淵佐領
下身小面白無鬚習易經坐東文場餘字第二號二十三
字按此號在聚奎堂後會經堂席舍中也次年丙戌適典
試禮闈復得至會經堂此紙之出若爲之先兆者相國因
囑順天府學官將是年滿洲蒙古漢軍同進諸生名注明

旗籍彙爲一冊裝池而什襲之而請曹盧英諸相國題詩

一時和者甚衆其明年丁亥相國出爲兩江總督是時延

州張芥航先生爲南河河帥亦賦七律四章云童子掄科

肇有唐羌無故實隸青緇詞林此日添佳話名紙多年閱

古香身小已疑公輔器文成知噪鳳鸞翔十齡集泮何勞

羨不朽勳猷紀太常綸閣平章贊 太清春風桃李又持

衡檢來故紙呈符識抱得初心荅 聖明舊地會經身再

到髫齡譚易客皆驚蟬聯科第看雙鳳早注餘慶作瑞徵

冊入春秋迹已陳當時片楮亦堪珍弄持可但同鰲鱗呵

雜記下

二十

護端疑有鬼神淡墨填將年貫備錦緹裝就色香新朱文

記錄皆名貴鄭重留題老健身更憑若個話前游九十八

中第一流苦憶主司衡鑑好也教同學姓名留秀才本色

基台鼎元老深情託倡酬誰續據言須記取宗臣韻事足

千秋

豔雪山房藁

小湘公子名文焯內府正黃旗人以玉牒館議敘得知縣
未補缺道光己丑歲始出京師省其尊甫南監督公於淮上
時余在袁浦節署遇之嘗以所著豔雪山房藁見示從戎

曲云玉門關下飲葡萄霜氣稜稜逼戰袍醉後渾忘家萬里枕戈笑看月如刀沙場白骨積成山二十從戎老未還夜半驚聞傳羽檄將軍卽刻破完顏深得唐人樂府遺意能暗用秋青故事尤妙又紀夢二絕云春來心事等飛鷗夢到青溪舊酒樓滿樹桃花人不見斜陽紅暎碧波流夾岸垂楊風動搖醒時轉側尙魂消分明記得溪頭路杖策聽鶯過板橋亦復清新有味可補 熙朝雅頌之遺

題壁詩

嘉慶庚午秋偶過燕子磯山亭蔓草侵階頽垣欲倒見粉

雜記下

廿

牆上有七絕一首云垂垂楊柳碧山嵌風捲楊花上客帆燕子無家飛不起半江絲雨濕春衫後無姓名不知誰作隔三四年復過其處則修葺一新此詩尙未抹去豈巧者亦知詩耶

有人過邯鄲見題壁云生死世閒原草草功名夢裏太公忿不如歸去滄江上醉倒花香鳥語中又京口題壁云滿篷飛雪覺春寒怪底停舟縮頸看似此風波公莫渡不如歸去老江干兩詩皆用不如歸去可見出門者有何意味而必欲朝秦暮楚何耶清江浦已近東省凡小民廬舍大

半皆以蘆荻爲之道光辛卯歲四五月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民房半皆漂沒有旅客題壁云盲風怪雨日縱橫紙閣蘆簾拽水行堪笑主人同客窘一時攜手入愁城旅寓之苦如此尤不堪以一日居也高季迪詩云富老不如貧少美遊不如惡歸可爲久客者誦之

題壁詩鮮有佳者有不寐詩云夜永寒偏覺迢迢送遠更朔風何凜冽殘月轉淒清失學羞言祿無田莫問耕曉來翻欲臥曙色半窗明讀其詩全是天籟後題秋舫山人不知誰氏

雜記下

廿

釋道詩

釋道詩最易工何也以其所居境界清閒力學甚易也亦最難工何也自幼披剃卽讀經懺誰能以經史子集貫於胸中哉若讀書人半路出家自有不得已之事卽有一二詩篇亦必寫其半騷抑鬱而終非釋道之詩也記日存和尙題張憶娘簪花圖云他年得入維摩室不許簪花許散花乃爲得體若祥上人之水藻半浮苔半濕浣紗人去不多時佛裔之魚亦憐儂水中影悞他爭唵髮邊花句雖新乃色鬼語尙得爲釋道耶

有青螺庵客僧名量周者貌甚惡俗惟念佛而已一日有諸名士集庵中作詩社賦梅花詩輕視此僧不之顧量周忽技癢求分韻得音字云幾被霜侵與雪侵孤根留得到而今誰於冷處垂青眼只合空山抱素心茆屋風高門正掩板橋凍折路難尋稜稜莫謂無相識曾有何郎爲賞音諸名士皆垂頭喪氣爲之擱筆

余偶見禪鑑僧詠四皓云因秦生白髮爲漢出青山一聯甚妙又墨禪師盤山詩云一鳥墮寒翠千峯明夕陽隆光師卽景云水繞柴門碧花欹釣檻紅又雨後云返照一條溪畔路晴雲幾疊畫中山皆僧道中不可得之句也

雜記下

廿

閩秀詩

沈佩玉夫人葉中丞世倬孫媳克昌孝廉室也有月下睡起云蛩啞深夜月人臥一庭花十字頗爲士林傳誦又云四壁蟲聲秋已老半窗月色夜如年清明有懷云走馬路迷紅杏雨啼鴛聲斷綠楊煙

虞山女史邵秋士名廣仁五六歲時祖母蘇太恭人授以詩卽能吟誦後歸仁和家小謝廷煇爲謝庵吏部之媳卒年二十六有詠白秋海棠云閑房寂寂掩重門相伴冰肌

玉一盆涼月西風成獨對花光人影共滄魂頗多慘綠淒清態絕去媽紅點染痕雜閣不須銀燭照斜陽亭院未黃昏題黃仲則悔存齋詩稿後云纔去愁魔又病魔詩人心力漸消磨才如李賀天還忌哭比唐衢淚更多入坐無言惟嬾慢挑燈有得費吟哦吾家衣鉢相傳後自注仲則先生曾受業於叔公彩筆從今嘆逝波著有吟秋閣遺稿吳山尊學士爲之序

雜記下

廿四

吳筠字湘屏號晚芬上虞學博吳竹溪季女適嘉興李杏村孝廉貽德杏村好學擅詩歌晚芬相與唱酬常欲出杏村上有句贈杏村云柳絮因風傳謝女梅花何福作林妻其風致可想見也

余以癸酉年春卜居翁家莊相傳爲翁司寇叔元舊宅也嘗作七律四首自寫胸臆一時和者至數十家字字珠璣不能盡錄周勗齋太守押門字韻云虞山拱笏青延屋春水如油綠到門袁茂才治押仙字云不求聞達寧非福得聚妻孥便是仙席上舍世楠押肩字云莫將清福看如水好去紅塵息此肩陳上舍柘慈烱云載酒定多人問字司花應遣鶴看門又云已逢叔度思投轄乍見洪厓笑拍肩

皆名句也惟第一首悲字最難押如王艾軒之得完太璞
非容易一瑣名繮便可悲袁茂才之邱壑從心容我嬾煙
花過眼替人悲俱妙陳柘慈爲伯恭學士之長君其夫人
王氏名崑藻號綺思華亭人所和四首尤爲絕妙附錄於
此其一云軟紅撲面復何爲收拾歸心上釣絲已卜鶯遷
酬燕喜何勞鶴怨與猿悲高情陶令營三徑妙喻莊生戀
一枝看盡稻花香十里耦耕生計未嫌遲其二云振衣千
仞恥徒論占得臨溪郭外村豈爲逃名辭越水偶因長嘯
寄蘇門緩歌漫弔前朝蹟風雅能歸異代孫定有新詩吟

雜記下

蓋

白紵清樽檀板付桃根其三云小住吳中隔一牆傲居何
幸近華堂花開綺陌青春短燕蹴晶簾白日長落紙乍驚
詩筆健當歌不厭酒杯忙請看袞袞登臺者可有閒情把
玉觴其四云才名夙昔動幽燕瞥眼星霜歷廿年筆陣鍾
王無敵手譚鋒荀陸本齊肩早趨朱邸稱詞客晚臥滄江
作散仙最是撐腸五千卷一甌茶熟正高眠
沈采石夫人名穀嘉興人父山漁明經諱光春故禾中宿
學著有醉墨齋詩集母許氏諱英號梅村著有清芬閣吟
藁采石少學詩於明經旋學畫於母氏而又與其弟西雍

雜記下

其

太守相切磋一時有左太沖貴嬪之目著有白雲洞天詩
一卷出塞曲云漢王不輕戰命將守塞口行行日已遠夜
夜驚刁斗丈夫重意氣君恩故難負日落塵沙昏身當三
軍首大破強胡膽執馘獻我后功繪麒麟閣名垂千載後
中興四將歌云中興有四將韓岳乃可稱張劉何爲者而
亦居其名張驕劉情不足道握兵乃比韓岳早韓岳自是
生死臣金牌痛哭騎驢老圖其像者劉松年笑他亦廁韓
岳間此圖傳之萬萬古論功論罪俱昭然吁嗟乎張劉地
下如有知請看靈巖西湖兩墓定國元勳碑題劉阮入天
台圖云做到神仙便有情會仙石上訂三生重遊未必來
時路幾樹桃花照眼明春遊云知我春遊天乍晴鳥啼花
落踏春行雲山佳處真如畫一幅生綃寫不成聞鄰曲云
歌聲宛轉是誰家自啟珠簾月半斜聽到四絃淒絕處一
庭銀海浸梨花皆妙
李璠字瑤圃嘉興人明經李金澗姊也適同里太學生張
芝梁芝梁貧不能治生終年館於外瑤圃親操井臼奉姑
教子之外輒喜吟詠著有倚閣吟百餘首嘉慶戊辰正月
忽有別外子詩云卅載蕭蕭甘澹泊一宵風雪了因緣是

夕死

虞山王雲上名岱能詩家素貧常出門負米其夫人席氏

亦工吟咏有愁連雙鬢改貧覺一身多之句傳誦藝林

合肥女史趙景淑字筠湄少有夙慧喜讀書嘗集古今名

媛四百餘人各為小傳題曰壺史又著香奩雜考一卷徵

引詳博至於韻語特其餘事耳其論 本朝詩則取王阮

亭李丹壑一派而不喜明七子輒效李長吉蓋天性然也

記其舟中間雁一首云柁樓不寐寒燈挑愁聽征雁聲噉

噉西風穿林霜月小北斗插地秋天高羈臣海上魂應斷

雜記下

廿

獨客天涯渺河漢祇有漁舟自在眠空江影落寒星亂又

湖上弔韓蘄王云君相籌邊只議和北來鼙鼓震關河小

朝已定紅羊劫大將空悲白雁歌三字獄成同調少兩宮

讐在痛心多江山滿眼都殘闕忍向西湖策蹇過慷慨沈

雄能寫出蘄王一生心事則又絕去阮亭蹊徑矣沒時纔

廿四尙未字人惜哉

蒙城張麗坡將軍好風雅嘗為江蘇撫標中軍參將有女

公子名襄號雲裳者年十餘齡即能詩不三四年著書盈

尺矣有錦槎軒詩集十卷各體俱備擬古別離云漠漠塞

上雲渺渺榆林樹青山幾萬重一別從茲去前程尙模糊

安問歸時路風雪滿征衣今宵宿何處遊山云指點青山

郭真堪作畫圖心隨流水逝目送片雲孤樹色分朝暮山

光乍有無歸來忘遠近喜不藉人扶擬岳大將軍鍾琪奉

詔起征金川留別故人之作二首云未許身閑水石間

九重恩詔起衰顏蔣侯已擬長閑徑李廣無端又出山老

別那能期後會壯行原不計生還卻憐舊雨紛紛集亂樹

寒雲擁劍關乍拋釣艇脫羊裘共唱陽關賦遠遊憐我已

成強弩末感君還望大刀頭牙旗影落邊城月筆策聲高

雜記下

廿

絕塞秋此去百蠻應見笑邯鄲夢裡又封侯公常有句云只因未了塵

寰事又作封侯夢一場春日閒居云深閨夢短思悠悠為怯春寒嬾下

樓自笑年來嬌養慣滿簾紅日未梳頭七言如穿雲慣舞

雙龍劍踏月能開十石弓捲起湘簾看寶劍燒殘銀燭讀

陰符俱有穿雲裂石之聲真將家子也

自古婦人工詩畫者甚多而能評論古今作詩話者絕少

如臯有熊澹仙夫人者名璉苦節一生老而好學嘗著詩

話四卷其略云詩本性情如松閒之風石上之泉觸之成

聲自然天籟古人用筆各有妙處不可別執一見棄此尙

彼又云詩境即畫境也畫宜峭詩亦宜峭詩宜曲畫亦宜曲詩宜遠畫亦宜遠風神氣骨都從興到故昔人謂畫中有詩詩中有畫也澹仙詩詞俱妙出於性靈題黃月溪乞食圖云田園蕩盡故交稀舞榭歌筵一夢非未必相逢皆白眼憑他黃犬吠鴉衣借題發揮罵盡世人澹仙又有感悼詞數十首集曰長恨編類皆為閨中薄命者作也未能全錄茲僅記其題辭金縷曲一闋云薄命千般苦極堪哀生生死死情癡何補多少幽貞人未識蘭蕙香消荒圃埋不了茫茫黃土花落鶯啼悽欲絕剪輕綃那是招魂處靜

雜記下

完

裏把芳名數 同聲一哭三生誤恁無端聰明磨折無分今古憐色憐才憑弔裏望斷天風海霧未全入江郎恨賦我為紅顏頻吐氣拂霜毫填盡淒涼譜閨中怨從誰訴吳藻字蘋香仁和人著有蘋香詞長短調俱絕妙實今之李易安也記其有虞美人二闋云風漪八尺玲瓏展午睡何曾慣自煎湯藥倦攤書長日如年強半病消除綠沈瓜是清涼飲熱惱須臾盡斜陽偏到小窗紅爭得階前添種碧梧桐曉窗睡起簾初卷十指寒如剪昨宵疏雨昨宵風無數海棠搖得可憐紅分明人也因花病幾度慵看鏡日

高猶是不梳頭只聽喃喃燕子話春愁清平樂二首云一庭苦雨送了秋歸去只有詩情無着處散入碧雲紅樹黃昏月冷煙愁湘簾不下銀鈎今夜夢隨風度忍寒飛上瓊樓彎彎月子偏照深閨裏病骨闌珊扶不起祇把紗窗深閉幾家銀燭金荷幾人檀板笙歌一樣黃昏院落傷心誰似儂多可想見其心事矣蘋香尤多穎悟心境甚達記其金縷曲後半首云心情漸覺今非昨看庭前殘紅滿地又添離索狼藉胭脂香粉散多半隔宵風惡因悟到人生榮落回首繁華原若夢再休提我命如花薄茵與溷偶然錯

雜記下

三

讀之令人下淚 任蘊昭字夢檀嘉興人生數月而孤六歲復失恃育于祖母姚幼聰慧耽書史倚兩姑習女紅分題拈韻調笑為樂年十九嫁同邑諸生陸少枚頤高其于歸時有別兩姑詩云分手各無言惟有淚如雨寄語世間人生男莫生女生男離別少生女別離多鼓吹喧滿堂行矣將如何頗有古樂府音節少枚遊學廣陵夢檀食貧自若不數年而沒二十七 畢秋帆先生購得朱長文樂圃不過千金沒後未幾有

旨抄其家產園已造爲家廟例不入官一家眷屬盡居園中近亦荒廢不治無有過之者有女史胡智珠題壁一絕云清池峭石古亭臺深鎖園扉晝不開此日恰逢搖落後花時悔我未曾來智珠又有詠蠶豆云花開低傍麥畦邊面面勻圓結實鮮且喜嘗新共櫻筍正當四月養蠶天燈謎詞云胸中不必多書卷只要聰明悟得來不卽不離清新有味其女淑慧號定生亦能詩

國初王文簡公嘗爲揚州推官提唱風雅極一時之盛後盧雅雨先生爲兩淮轉運使在平山堂篠園築三賢祠以

雜記下

三

歐蘇兩文忠配以文簡四方遊客每來謁祠輒有議論以文簡尙不稱與歐蘇同祀也近復移三賢祠於桃花菴又以汀州伊墨卿太守附入爲四賢者嘉慶己卯六月有蓮因女史過祠下題壁云誰人于此祀三賢風雅豎壇有後先堪笑揚州花月地不知水部與樊川語中帶刺頗見心思

做詩阿娘

長洲蔣竹浦封翁尊慈陳太淑人用一嫗素不識字而喜吟詩時贈公容齋暨其兄辛齋兩先生填篋唱和殆無虛

日此嫗每從門屏竊聽有明白易解者輒記不忘久之亦能自爲詩中秋無月云最怕中秋風雨來人家佇月尙徘徊七齡小姐癡憨甚拜祝天門兩扇開用唐人七歲女子賦詩事九典切後辛齋以病廢長臥牀褥知嫗能詩召而詢之適榻前有佛手柑二枚置于几上指以爲題嫗應聲云十指拳拳不肯開掌中定捧寸珠來何緣得近詩人榻香氣還宜問蠟梅時有婢名蠟梅者亦侍于旁蓋戲之也辛齋爲之歎賞給以吳綾一端笑謂容齋曰此嫗可匹鄭婢初宅中婢僕素輕嫗以爲癡及見主人優禮咸呼之曰

雜記下

三

做詩阿娘阿娘又有句云讀書盼望爲官早畢竟爲官遜讀書亦妙

穆慶能爲駢體文

嘉慶初吳門蔣氏玉照堂有小僕穆慶者喜爲駢體文許穆堂侍御偶過其家聞鸚鵡能言春日晴和新鶯百轉秋風蕭瑟病蝶孤飛詢之乃穆慶所撰也

優伶能解韻語

近日優伶中亦有能解韻語者陸晚卿云吟詩忘月出弄酒喜更長潘映蓮云愁至聞歌解花開晤別難顧蓉卿云

日暮揚鞭疲馬倦更深擊柝素娥來有沈文振者曾搭集
秀班能書仿松雪天冠山詩尤奇

竹葉亭雜記

卷八

光緒癸巳七月
陽湖汪洵署檢

竹葉亭雜記目次

桐城姚元之伯昂

卷一

五十一則

卷二

四十五則

卷三

五十六則

卷四

十八則

卷五

四十三則

目次

卷六

十九則

卷七

三十九則

卷八

四十一則

先伯祖閣學公博極羣書而無撰述官京朝數十年每就見聞所及成竹葉亭雜記十萬餘言一時士大夫相與傳錄福州梁蔭林中丞採入歸田瑣記尤多咸豐壬子公捐賓客圖書散佚手澤僅存先君珍藏篋衍欲付刊傳世間關兵事卒未暇為長沙周自庵侍郎取錄副本謀代梓亦因循未就也穀以麤官供差畿南公餘多暇乃發舊

藏編校凡 國家掌故四方風俗前賢遺事下及物理小
識各以類次共成八卷歸田瑣記採擇多屬因果不關事
實不復更載仲弟虞卿時權京邑遂捐俸付諸手民用成
先志經始於癸巳四月四閱月竣工原鈔間有脫誤謹從
闕疑云從孫穀謹識

目次

二

竹葉亭雜記卷一



聖祖仁皇帝之登極也甫八齡其時大臣鰲拜當國勢甚張
且以 帝幼肆行無忌 帝在內日選小內監強有
力者令之習布庫以為戲 布庫國語也 鰲拜或入奏事不之避
也拜更以 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一日入內 帝

令布庫擒之十數小兒立執鰲拜遂伏誅以權勢薰灼之鰲拜
乃執於十數小兒之手始知 帝之用心特使權奸不覺
耳使當日令外廷拿問恐不免激生事端如此除之行所無事

神明天縱固非凡人所能測也

高宗朝滿州蒙古王大臣有由 上命名者豐紳濟倫本

名濟倫豐紳二字 上所加也 豐紳清語有 福澤之謂也 御前行

雜記一

走科爾沁王鄂勒哲依忒木爾額爾克巴拜亦係 上所

名鄂勒哲依 蒙古語有福之謂也哲依 忒木爾 有壽 額爾克 也

巴拜 寶貝也音 讀若罷擺 王為大長公主長子 上愛之幼時期其

有福有壽結實如鐵而又珍之若寶貝故以是名之一名至十

二字向所罕有

每年 坤寧宮祀竈其正炕上設鼓板 后先至 高

廟駕到坐炕上自擊鼓板唱訪賢一曲執事官等聽唱畢即焚

錢糧 駕還宮蓋 聖人偶當游戲亦寓求賢之意

不知何獨於祀竈時唱之此儀 睿皇則不唱鼓板亦不

設矣蓋非 國初舊儀也徐君善慶言

嘉慶戊寅九月十六日 聖駕自盛京旋蹕侍衛慶善時年

二十二先期啟行私至陽驛向莊頭索租陽驛去盛京四百餘

里未行之先商之敏徵敏乃教之捏病請假 特旨用 內廷發出版責慶善六十發往伊犁責敏徵四十發往吉林仰見家法之嚴不以宗室少貸也

初 聖駕再幸盛京涓吉七月二十四日啟 鑾九月回

蹕以青龍橋為水冲塌直隸方來青制軍受囑請展期改於二十八日啟鑾十月初四日回蹕至盛京禮畢諷吉九月初七日旋蹕乃以陰雨改於十一日又改十六日是歲 萬壽慶節駐 蹕興隆寺隨扈王大臣官員均於 行在行禮

其在京王大臣有 旨概不許差人至 行在呈遞如意貢品其輪赴 行在接 駕謝 恩者亦不許攜帶如意呈遞十月六日開 乾清門在京王以下五品京堂以上俱在門外行慶賀禮 萬壽聖節例不進本戊寅 聖駕駐蹕興隆寺辦事處奉 旨傳知各衙門應行呈奏事件仍由報呈遞不可因恭遇 聖節以致耽延 聖人之勤如此今上即位初御史多有條陳彈奏時事者下軍機大臣及部議時 上多裁去銜名及摺尾年月或條陳數事只議一事則裁去前後之文不欲令人知之恐其取怨也 聖主矜恤言官至意如此湖北袁道長銑陳奏一摺問有十事 上裁出核賦課平刑法廣教化三條下大臣會議餘俱留中不知何事也

雜記一

上即位內府循例備 御用硯四十方硯皆鑄道光 御用四字 上所備過多間置足惜因 命分賜諸臣英協揆師得其三焉 聖人之儉如此 御用筆向皆選取紫毫之最硬者方得奏進筆管皆鑄天章雲

漢等字 上以其不合用命英協揆 時為戶部尚書以外間習用者進試之取純羊毫兼毫二種 命仿此製造復以管上鑄字每多虛飾 命以後各視其筆但鑄純羊毫兼毫字而已

內廷 召見年老大臣頗以升階登降為苦道光八年有嗣後凡文武大臣年逾六十五歲者准由 內右門出入之

旨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上念前旨於帶領引見諸老臣未經分晰因再准文武三品以上年逾六十五者遇養心殿帶領引見一體由內右門出入體卹老臣之恩如此

圓明園 召見向在 勤政殿三楹榻扇洞開殿中有橫榻分前後焉殿東有套間曰東書房無前廊夏日 召見在殿中春秋則在 書房 書房門向東前加牌板臣工等由東首

上階上進 殿過橫榻轉牌板向南稍東即南向跪則面聖矣此地不大蓋截書房北段為小間北牆有榻扇門 駕由此出入是以 上面北坐也丁酉冬將書房添前廊南向開門北安窗炕倚窗設 御座炕之西頭東南向窗間設大玻璃以防苑外人竊聽 聖人防閑之嚴如此臣工由 殿外南向之門入 見自戊戌正月始也

雜記一

御門日遇忌辰刑部不進本例也韓桂林司寇對在署時問同列曰是日無本我輩仍照舊隨班上 殿否眾皆不記憶呼本房筆帖式問之以其專司是事知之必悉也筆帖式但對以總理捧本入 殿眾堂官俱隨上 殿再問復如是對焉 御門吉慶事也故向無左遷者每歲入春初次例不進刑部本為其非吉事耳丙戌二月十六日 御門同年朱大京兆為病調補府丞蓋宗人府丞三品京兆亦三品 上以對品故

調之然府丞差二級矣後有日者張雲徵至都朱少君以八字屬推張云本年官運大不利不見風波亦當鑄兩級蓋其命定如此然 御門降官向所少有也

賢良門外有河河有橋式如弓背 上看箭鵠設於橋西河邊射者立橋北北向而射每發矢 上右顧以視其中否歲

已亥將橋拆平鵠於橋南對 上設焉射者立橋北面向西而射以免 上右顧之煩也談風水者謂此橋架河上如弓

之有靶今拆平則弓去靶矣恐武不振明年有英夷之擾其果以是歟

圓明園福海之東有同樂園每歲 賜諸臣觀劇於此

高廟時每新歲園中設有買賣街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館飯肆一切動用諸物悉備外間所有者無不有之雖至攜小筐賣

雜記一

四

瓜子者亦備焉開店者俱以內監為之其古玩等器由崇文門監督先期於外城各肆中採擇交入言明價值具於冊賣去者給值存者歸物各大臣至園許競相購買之各執事官退出後日將哺內宮亦至其肆市物焉其執事等官俱得集於酒館飯肆哺啜與在外等館肆中走堂者俱挑取外城各肆中之聲音響亮口齒伶俐者充之每俟 駕過店門則走堂者呼茶店小二報張掌櫃者核算眾音雜選紛紛並起以為新年遊觀之樂至燕九日始輟蓋以 九重欲周知民間風景之意也造辦處筆帖式徐君善慶每歲入直言之最詳晚間仍備嘎嘎燈焉嘉慶四年此例停止
慶隆舞每歲除夕用之以竹作馬頭馬尾綵繪飾之如戲中假馬者一人躡高趨騎假馬一人塗面身著黑皮作野獸狀奮力

跳躍高趨者彎弓射旁有持紅油篋箕者一人著刮箕而歌高趨者逐此獸而射之獸應弦斃人謂之射媽狐子此象功之舞也有謂此即古大儺之意非也聞之盛京尹泰云達呼爾居黑龍江之地從古未歸王化彼地有一種獸不知何名喜鬻馬腿達呼爾畏之倍於虎不敢安居 國初時曾至彼地因著高趨騎假馬竟射殺此獸達呼爾以為神也乃歸誠焉因作是舞
圓明園宮門內正月十五放和盒例也即煙火盒子大架高懸一盒三層第一層天下太平四大字二層鵠雀無數羣飛取放生之意三層小兒四人擊秧歌鼓唱秧歌唱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中駕六龍一首惟其時余觀之朝陽滿地不見燈光矣後停止

雜記一

五

王建宮詞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居易錄云今外國猶傳其制引鄭麟趾高麗史云教坊奏王母隊歌舞一隊五十五人舞成四字或君王萬歲或天下太平此其遺意云云今圓明園正月十五日筵宴外藩放煙火轉龍燈其制人持一竿竿上橫一竿狀如丁字橫竿兩頭繫兩紅燈按隊盤旋參差高下如龍之宛轉少頃則中立向上排列天下太平四字當亦前人遺意耶
舊庫內陳物堆積有明代物年久無用發崇文門變價內有朝靴以綵繪錦緞攢集而成似繹絲前作虎形以皮金作睛屈曲者為雲氣五色迷離如廟中神象所著者亦有繹絲者乃明帝之御物也或朝或祀或晏居正不知何時著此耳豈明制當如此耶俟再考
年節王大臣呈進如意取兆吉祥之義也自雍正年間舉行嘉

慶元年貝勒貝子公等以至部院侍郎散秩大臣副都統俱紛
紛呈進兩分於是定以限制凡遇元日 萬壽及慶節唯宗
室親王郡王滿漢大學士尚書始准呈進其餘一槩不准外省
鹽關織造向有年例辦進備賞等物亦止准備進一分時蘇司
空榜額為兩淮鹽政於例進風猪肉一百塊皮糖八匣加倍進
呈擲還一半仍處分之而如意之例後又減去慶節一次至已
未則併王公大臣督撫等呈進之例悉行禁止焉

御用時憲書寫本名曰上書首頁節氣次頁次年神方位三頁
列二十花甲子四頁列六合末二頁紀年與外本同每日於五
行下注明陰陽於除危後添注寶義專制伐五字五行生剋之
謂也上生下為寶如甲午木生火下生上為義如辛丑土生金
上下同宮為專如戊戌同屬土上剋下為制如庚寅金剋木下

雜記一

六

剋上為伐如壬辰土剋水之類其義不過陰陽剛柔之理耳於
用事宜忌無關又每日但注吉神不注惡煞每日宜忌及款識
俱與頒行本不同今列其式於左亦多識之一端也

上弦某時	角	吉神	宜祭祀祈禱求嗣上冊進表章願諸事恩惠赦
某某日甲子水陽開	生	氣	恩封拜詔命公卿招賢舉正直施恩惠恤
	孤	寡	布政事行惠愛雪冤枉後刑獄慶賜賞
	貧	富	會入學行幸遣使上官赴任臨政親民
	結	婚	納采問名嫁娶般移解除沐浴試製
	營	建	宮室繕城郭興造動土監柱上梁開市
	納	財	立券交易修置產室開渠穿井安確磴
	栽	種	收養納畜整頓頭整手足甲求醫療
	病	捕	舍字平治道塗行幸進人口徑絡捕捉
	針	刺	

書高一尺二寸寬約七寸每四頁為一月每日分四層寫陰
陽字用朱書吉神一層全用朱書每日推其所應有之吉神
注之五日注候半月注氣一月注節節氣候三字朱書某節
某氣亦朱書墨注某時某刻其某候則墨書如其日應注日

出日入時刻則朱書於吉神之後分作兩行又墨書畫若干
刻夜若干刻於日出日入之後分作兩行若是日應書躔及
某將亦注於吉神之後朱書此日二字下云某時某刻日躔
某某在某官為某月將某月將三字復朱書其每日所宜宜
字朱書其宜用何時亦雙行注於下與頒行本同但朱書耳
其日不宜者亦注明不宜某某不宜字則墨書矣但其日注
宜則不注不宜注不宜則不注宜宜與不宜不同日注也遇
上下弦則書於上格日辰之右朱書上弦及下弦二字墨注
時刻遇日干與 皇上景命同者則亦朱書

雜記一

七

禮正月辛日祀感生帝以祈穀郊之用辛代有明議然於春前
春後其義未昭齊永明元年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王儉啟
云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
年正月六日南郊其月八日立春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為
嫌宋英宗治平二年正月上辛祈穀禮院言元日朝會壽聖節
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尊事天神之意真宗景德四年
以前祈穀止用上辛其後則用立春後辛日尋南齊王儉之議
不以後春為非推治平禮院之言必以上辛為是有明祀典多
曠嘉靖九年以孟春上辛日祈穀嘉靖十年以啟蟄日祈穀蓋
亦無定制也歷代以來或乖古制或拘上辛典籍所陳迄無一
例我 朝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十日上辛以尙未立春議改下
辛雍正十三年正月十日上辛十二日立春以典禮不應在春

前議改次辛乾隆十六年三十年五十四年俱以辛在春前改
用次辛嘉慶己未九月 上以孟春祈穀為本年預兆農祥
若在春前於乘陽之義未當始以立春為度著為令如春在臘
月而上辛亦在年內未便隔年行祭辛之禮則改用次辛如春
在年內而上辛在元旦及初二三日未便於歲除新歲之日出
城宿壇亦改用次辛如得辛遇正月七日 世祖忌辰祇
承之義統於一尊不以展期惟禮成回宮樂設而不作若遇元
旦齋戒則停止朝正于祈穀次日補行受賀禮祀大義至我
朝始正嘉慶二十五年正月初五日朝賀以元旦為齋戒期也
地壇於乾隆十七年初建齋宮口口年 高宗宿齋從官
多受賜者以後夏至俱 齋宿宮內祭日至壇嘉慶庚申禮
官以舊儀請 上以是歲升配禮須前一日致告未便回宮

雜記一

九

因於 雍和宮齋宿 睿皇揆義定禮精詳周備如此
嘉慶十七年壬申三月二十日 皇帝幸南苑大閱盛典也
先期會議所有儀注錄於左辦理閱兵大臣事務管理都統事
務和碩莊親王 臣 綿課等為恭進大閱儀注事 臣等公同會議
明年三月二十日 皇上閱兵之日請將馬上儀仗在 行
宮門外排列設 黃幄於南苑涼鷹臺幄後設圍幄恭候
皇上躬御甲冑列陣時八旗號纛各按本旗汛地建立 黃幄
兩旁以前鑿儀衛排列蒙古畫角二對次排親軍畫角又次八
旗海螺護軍乘馬從兩旁依次排至鹿角前八旗傳宣官俱穿
馬褂戰裙在臺下兩旁乘馬排立大門侍衛每翼各派六員亦
令穿馬褂戰裙乘馬在傳官之前近臺排立領侍衛內大臣等
於新滿州索倫蒙古侍衛內派馬上嫻習者三十員不使撥甲

令乘馬在傳宣侍衛之末按翼排列備控鞍馬令警蹕官兵在
臺下兩旁雁翅排列將陣內設立正黃旗漢軍信礮於鑲黃正
黃二旗之間排列漢軍八旗鹿角在陣前首纛下排列鳥鎗兵
在鹿角後排列漢軍礮位在鹿角兩旁排列護礮鳥鎗護軍礮手
礮位之後排列漢軍礮位之次內火器營礮位鳥鎗護軍礮手
畫分兩翼間隔排列頭隊八旗前鋒護軍在火器營之後按翼
分旗排列次隊驍騎亦按翼分旗在頭隊之後排列翼隊交衝
官兵請照乾隆四十二年將左翼之健銳營右翼之外火器營
官兵每翼各派三百五十員名乘馬向前雁翅排列翼隊驍騎
在交衝兵後按旗雁翅排列廂黃旗漢軍信礮在 行宮門前
稍遠之處排列辦理閱兵事務之王大臣等撥甲在涼鷹臺排
列接 駕閱操之前兵部大臣具奏 聖駕將出行宮門

雜記一

九

前所設信礮施放三次 駕出之後作鑼歌大樂奏壯軍容
之章馬上儀仗導引 皇上陞涼鷹臺圍幄躬撥甲冑扈從
王大臣侍衛等亦輪流甲冑撥甲畢前引大臣兵部大臣導引
皇上御黃幄陞座部院大臣等咸蟒袍補褂前進在黃幄
前兩旁排列豹尾班兩旁之次散秩大臣三旗侍衛等量其地
方按翼駐立豹尾班之後建立黃龍大纛酌派侍衛等於兩邊
駐立斷後管轄眾旣排定恭獻 御茶 皇上用茶時眾
皆跪叩獻進茶侍衛退 賜眾飲茶照例派捧茶侍衛等咸
服蟒袍補褂 賜茶畢兵部大臣等進前跪奏請鳴角 黃
幄前蒙古畫角先鳴次親軍海螺傳令海螺以次遞鳴聲至鹿
角前鹿角海螺前鋒護軍海螺接鳴後蒙古畫角親軍海螺止
鳴傳令海螺退回臺下兩邊排列陣內視傳令退後將正黃旗

漢軍信礮施放三次舉鹿角兵聞擊鼓而進鳴金而止麾紅旗則鎗礮齊發如此九進至第十進連環鎗礮齊發連環鎗礮發畢鹿角分開入門入旗簾牌兵丁由鹿角出排班駐立各隨金鼓而舞簾牌舞畢退回入旗漢軍鳥鎗滿州火器營鳥鎗兵亦由鹿角出各按汛地排立整齊施放進步連環鎗頭隊前鋒護軍各旗結隊由鹿角出以待施放進步連環鎗畢次隊亦隨同前進兩翼交衝官兵亦即催馬前進左翼於鑲白旗號轟右翼於鑲紅旗號轟之下伺候進步連環鎗畢退回時頭隊前鋒護軍一齊鳴螺吶喊前進各按汛地排立交衝官兵即催馬吶喊交衝交衝畢殿後前鋒護軍各至本旗號轟下排立殿後兵進後鎗礮鹿角兵前鋒護軍隊各旗結隊鳴螺撤回撤後殿後兵結隊鳴螺撤回入陣仍在原排列處整齊排列兵退至原排列

雜記一

十

處立定兵部大臣等奏大閱禮成請 皇上御圓幄釋甲胄扈從王大臣侍衛等隨釋甲 駕還行宮作饒歌清樂奏樂皇威之章俟 皇上入行宮後正白旗漢軍施放信礮三次閱兵大臣官員等各回營釋甲帶領該官兵各按隊伍沿途嚴行管束陸續進城查舊例八旗滿州蒙古漢軍前鋒營護軍營內火器營共安營三十四座此次既加增健銳營外火器營交衝 等請於左翼之末增健銳營一座右翼之末增外火器營一座共安營三十六座明年開印後 等將派出操閱之大臣官兵帶往仰山窪多演數次仍帶往 南苑操演數次以備大閱嘉慶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奏又為查閱隊伍儀注事 臣等會議得三月二十日 皇上大閱之期大臣官員兵丁等將隊伍齊兵部大臣奏聞 駕出行宮陸原鷹臺圖幄躬

親甲胄隨從王大臣侍衛等亦環甲胄俟環甲畢 御前大臣奏聞 駕自原鷹臺乘騎由中路行至左翼鹿角之末正藍旗漢軍鹿角開門入隊伍在鹿角之後漢軍兵丁之間查閱至右翼鹿角之末鑲藍旗漢軍鹿角開門出隊伍仍由中路陸原鷹臺查閱隊伍時前引大臣兵部大臣等導引隨從大臣閱兵王大臣等隨行 御前侍衛 乾清門侍衛等皆隨行其次豹尾槍隨行豹尾槍後金龍大纛隨行三旗侍衛等按次隨行派出帶隊大臣等各在所帶隊伍汛地乘騎駐立部院大臣等是日皆蟒袍補服在陸原鷹臺排列 皇上查閱隊伍畢臨陸原鷹臺黃幄陞御座進茶及大眾 賜茶畢兵部大臣跪奏請鳴螺演陣恭繪陣圖一併恭呈嘉慶十七年二月初八日奏 國朝喪制 皇帝二十七日而除 高宗當

雜記一

十一

世宗升遐之日欲行三年之喪諸臣引據經義陳懇乃持服百日嘉慶四年 仁宗欲持服三年王大臣以大禮服制著有定制再四請循舊制始勉從所請縞素百日仍素服二十七月嘉慶二年二月七日 孝淑睿皇后之喪時以禮統於尊報朝五日 睿皇素服七日遇奠輟縵所有王公大臣及官員兵民人等俱只素服七日不摘纓照常薙髮睿皇仍諭報朝期內各衙門章疏及引見等事照常呈遞其七日內 圓明園值宿奏事之王大臣等及引見人員俱常服不掛朝珠此禮之變也蓋禮以義起當日 睿皇尊養之孝思 高宗慈愛之周至具見和福二摺中實千古未有之盛事也摺並附錄 奴才和坤福長安跪 奏竊奴才福長安子見當將此七日內 皇上不過 乾清宮中一路如諸 安所時俱出入蒼震門不由花園門行走 永思殿更換素

朕凡隨從人等俱在景山東門外... 皇太后在宮時亦仍換常服... 皇太后在宮時亦仍換常服... 皇太后在宮時亦仍換常服...

雜記一

十三

禮為天子斬衰 國朝喪儀王公百官持服二十七日孝袍毛... 邊夏則涼帽去纓冬則煖帽去纓屆期除服易青袍百日而止... 衣更青則冠用纓惟恭理喪儀及殯前守衛執事人員及派出...

少卿科道以下主事以上公侯伯以下參領雲騎尉以上前鋒... 參領護軍參領八旗參領副參領上三旗頭等侍衛下五旗王... 府長史內移取能事者每班四員照管三十八人旗槓一分沿...

雜記一

十三

官齊集 景運門外二十三日行殷祭禮自是日至九月十六... 日每日三次齊集舉哀早以辰初三刻午以午正一刻晡以申... 初三刻當 梓宮入城時臣民跪迎者無不同深悲戚...

皇帝即位恩詔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俱得磨子一品者廢五品二品者廢六品朱韞齋詹事士彥以庚辰七月二十五日擢內閣學士是日

仁宗疾漸本下字跡已近模糊

蓋卽獲麟之筆也韞齋子乃得二品之廢是時陳荔峯閣學於

圍前告假歸葬送 駕後始行至山東臨清聞 龍

馭上賓奔回而所有磨子加級之恩均不能邀陳之出缺朱

奎王庭少詹照得滿詹事 韞齋荔峯皆 餘鄉試同年

臣工奏摺凡經有 硃筆雖一圖點俱呈繳不獨有 硃批而

後繳也其在任久者或每年奏繳一次或任滿彙繳則無定制

繳進之件俱存於紅本處遇纂修 實錄時奏明請出事畢

仍交紅本處奉藏嘉慶十二年以 列聖以來積漸既多

雜記一

四

始移藏於 太和殿東夾室內其館中請出者於應繳時卽由

本館恭送夾室不復繳進矣

御前行走與 御前侍衛同官而有別外藩蒙古王公及貝

勒貝子八分公則稱行走滿洲則稱侍衛侍衛有缺行走無額

缺也

嘉慶初以軍機辦理樞務之地理宜嚴密時部員多以同事畫

稿爲名擁擠窗外探聽於是派科道一人每日輪至隆宗門內

北首內務府值房監視軍機大臣散後方得退直自王貝勒貝

子公文武滿漢大臣俱不得至軍機與軍機大臣談論軍機之

有科道稽察自庚申十一月十八日始也嘉慶二十五年十月

初三日復裁撤

軍機處向無親王與行走者嘉慶四年成親王與焉自正月至

十月二十二日卽出暫時之例也

軍機章京從前未定額數和相在朝時其挑補俱由軍機大臣

自取並不帶領引 見嘉慶四年正月定爲滿漢章京各十

六缺由內閣六部理藩院堂官於司員中書筆帖式內選擇品

方年富字畫端楷者送軍機帶領引 見二月三十日軍機

以保送人員引 見長齡等十五人充章京富綿等二十人

記名按次補用其奉 旨記名按缺挨補卽自是年始

軍機挑取章京舊只內閣保送中書繼而亦有六部司員工部

雖保送而司員邀 用者獨少蓋以衙門次序在後故也丙

寅歲始奏請考試軍機大臣挑取若干員帶領引 見奉

旨用者挨補若帶領十人用者不過六七也此次取二十人

同年童蔞君工部槐第一題爲勤政殿疏童有句云所其無逸

雜記一

五

弼丕丕基於億年萬年彰厥有常思贊襄於一日二日軍機章

京之有考試自此次始至道光辛巳願送者日多各堂官無如

何始有本衙門自試之例試取者方得送內閣及刑部試時更

限以三刻交卷字須三百遲者不閱而例愈嚴矣

軍機章京向令大臣子弟迴避嘉慶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始有一體保送之例

翰林無充軍機章京者若由舉人中書充章京一改庶常俛出

軍機戴文端由中書充章京改修撰奉 高廟特旨仍留

章京至侍講學士時始 特賞三品卿在軍機大臣上行走

翰林之充軍機章京惟戴文端一人而已

翰林開坊中允以上則進本贊善司業則帶領俸深之前二十

名引 見二十名內有出差者但於摺中敘明而不用綠頭

牌以其人不在引見之列也辛巳冬十一月 命以後引

見贊善凡出差者一例進綠頭牌自是月始壬午三月二十
六日引 見贊善易石坪元善以第一得之時易充會試同

考官在棘闈中人未見而邀擢以進綠頭簽也

內閣中書向以得稽察房為要津蓋其時非由稽察房不能得
侍讀也終南捷徑人競爭之自戴文端公入閣挑協辦侍讀俱
由散值派取稽察房遂為無足重輕之地矣

巡城御史輪住海甸自嘉慶十九年始也是年因逆匪林清餘
黨未盡稽察保甲抽對門牌不符令巡視西北兩城御史自正
月至十月輪班在海甸各駐半月至嘉慶二十五年十月有條
奏巡城御史駐園恐誤公事始議准裁撤

三庫 綱綴顏 向歸江南道滿漢御史輪往查察嘉慶二十年十

雜記一

去

月始每庫派御史一員監放以專責成一年更換從浙江道御
史拍清額之請也二十一年十月復添三員定為每庫滿漢各
一員每當應更替時本堂帶領引見 簡用六人同署當堂掣
簽分庫歲戊戌引見時 上即派定不掣簽矣

武英殿有露房即殿之東稍間蓋舊貯西洋藥物及花露之所
甲戌夏查檢此房瓶貯甚夥皆丁香荳蔻肉桂油等類油已成
膏匙七取之不動又有狗寶鱉寶蜘蛛寶獅子寶蛇牙蛇睛等
物其蜘蛛寶黑如藥丸巨若小胡桃其蛛當不細矣又有日德
力雅噶者形如藥膏日噶中得者製成小花果如普洱小茶糕
監造列單交造辦處進呈 上分賜諸臣餘交造辦處舊傳
西洋堂歸 武英殿管理故所存多西洋之藥此次交造辦處
而露房遂空舊檔冊悉焚於是露房之稱始改矣

端門樓舊貯腰刀撒袋一萬八千分梅針箭十八萬枝為乾隆
四十六年從給事阿那布之奏照大閱合操時用盃甲一萬八
千餘副之數備製收存者八旗各營用則領取畢則交回嘉慶
庚申二月西司空成復請官造八旗兵應用箭枝撒袋腰刀等
件據稱此項器械向係兵丁自備并無照驗之例官既不加督
責兵丁乃多不整齊大學士等議八旗應照點驗軍器之親軍
前鋒護軍披甲等共六萬三千有餘若每名官給梅針箭六十
枝或八十枝撒袋一副腰刀一把為數過多不特需費浩繁亦
無公所存貯若令兵丁自貯更易滋弊定親王因言門樓收貯
事遂如舊例西司空之為此奏蓋不知舊行事例也又請擇健
銳營價使腰刀技藝者分撥各營教之使刀之法尋駁曰腰刀
為行兵要件自當隨時練習於別營挑選未免紛煩應毋庸議

雜記一

七

步軍統領即古之執金吾也今俗稱為九門提督舊秩三品後
侍郎尚書大學士親王皆兼為之嘉慶己未六月二日

皇后闕防出神武門有恆謹者不之避兵部罪步軍統領不能
稽察時定親王綿恩攝此職 上以布彥達資代之定秩從

一品更仿綠營提督總兵之例設左右翼總兵各一員秩正二
品其巡捕五營將中營作為提標副將作為提督中軍管圓明
園一帶五汛南左二營參將以下並所轄之十汛歸左翼總兵
管北右二營參將以下並所轄之八汛歸右翼總兵管是年十
月定總兵每人在南城外輪住半月 以順城門外十間房鄭
年改左翼總兵駐劄城外右翼總兵駐劄圓明園先是副將駐
圓明園自總兵駐劄副將則移駐樹村
總兵駐劄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旨也十一月三十日又

令明年詣圖後步軍統領與左右翼均輪替在圖駐班正陽

門外仍照舊輪流駐劄

部院各衙門用印各有監印之員防竊漏也外官則多交發押司其事嘉慶己未有縣丞職銜程卿延假名程炎以湖廣總督印封書函投安徽巡撫衙門內開轉准勒保福甯來信川省軍糧囑於楚省代買二十萬石除湖廣採辦十萬石外餘令候補知縣程炎前赴江南江西採買奏明即於九江蕪湖濟墅三關各接銀五萬兩發交云云後訊出程卿延父程焜官湖北咸甯令曾在畢制軍沅行署司理筆墨存有預印空封之故可知銓蓋印信時監視不實則有此弊可不慎諸

奉天等處向有派員巡查之例每屆五年巡查一次奉天則京卿往吉林黑龍江則盛京侍郎往其盛京各寢陵

雜記一

太

宮殿嘉慶十年有旨令盛京將軍同工部隨時修整屆二年軍機奏請派宗室王貝勒貝子公暨大學士六部尚書數人往查二十三年始停此例以後俱特旨派員以定立年限恐作弊者得以先期掩飾也

吉林將軍副都統及甯古塔伯都訥三姓阿勒楚喀副都統等每歲慶賀年節必有表文文曰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上賀伏以德純乾元首正六龍之位建用皇極肇開五福之先

恭維皇帝陛下率育蒼生誕膺景命蘿圖

席瑞共球集而萬國來同黼展凝禧陔溢恬而八方和會太平有象慶祚無疆等恭遇熙朝欣逢聖誕伏願

玉燭常調溥時雍於九牧金甌永固綿泰運於萬年等無任瞻天仰聖懼忭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吉林屬每歲進貢方物

四月內進油炸白肚鱒魚肉釘十罈 七月進窩雛鷹鷄各九隻 十月進二年野豬二口 一年野豬一口 鹿尾四十五盤 鹿尾骨肉五十塊 鹿肋條肉五十塊 鹿胸岔肉五十塊 曬乾鹿脊條肉一百束 野雞七十隻 稗子米一斛 鈴鑊米一斛 十月內由圍場先進鮮味二年野豬一口 一年野豬一口 鹿尾七十盤 野雞七十隻 樹雞十五隻 稗子米一斛 鈴鑊米一斛 十一月進七里香九十把 公野豬二口 母野豬二口 二年野豬二口 一年野豬二口 鹿尾三百盤 野雞五百隻 樹雞三十隻 鱒魚三尾 翹頭白魚一百尾 鯽魚一百尾 稗子米四斛 鈴鑊米一斛 山查十罈 梨八罈 林檎

雜記一

九

八罈 松塔三百箇 山韭菜二罈 野蒜苗二罈 柳木鎗鞘八根 柳木線鎗鞘八根 駃馬木線鎗鞘八根 駃馬木鎗鞘八根 樞梁木虎鎗杆三十根 樺木箭杆二百根 椴木箭杆二百根 白樺木箭杆二百根 楊木箭杆二百根 海青蘆花鷹白色鷹俱無額數 窩集狗五條 年貢進賀哲匪雅喀奇勒哩官貂鼠皮二千五百八十張 進御覽紫樺皮二百張 上用紫樺皮一千四百張 白樺皮改為紫樺皮一千四百張 隔一年進官紫樺皮二千張 又交丁五旗官紫樺皮一萬二千張 白樺皮三千張 煖木皮四百五十斤 莖草四百五十斤 又交下五旗每旗煖木皮各五十斤 莖草各五十斤 以上俱備院接駕及恭賀萬壽進貢物產 貂鼠 白

毛梢黑狐狸 倭刀 黃狐 貉 梅花鹿 角鹿 鹿羔
 麋 麇羔 麇 虎 熊 元狐皮 倭刀皮 黃狐皮
 狝狍皮 水獺皮 海豹皮 虎皮 豹皮 灰鼠皮
 鹿羔皮 雕鶴翎 海參 白肚鮑魚肉釘 烤乾白肚鮑
 魚肚囊肉 油炸鮑魚肉釘 以魚油炸魚 烤乾細鱗魚
 肚囊肉 草根魚 鱒頭魚 鯉魚 花鱒魚 魚油 曬
 乾鹿尾 曬乾鹿舌 鹿後腿肉 小黃米 炕稗子米
 高糧米粉麪 玉秫米粉麪 小黃米粉麪 蕎麥粉 小
 米粉麪 稗子米粉麪 和的水餛飩餛飩 搓條餛飩 豆
 麪剪子股餛飩 打糕肉夾搓條餛飩 炸餃子餛飩 打
 糕餛飩 撒糕餛飩 豆麪餛飩 豆糝糕餛飩 蜂糕餛
 飩 菓子餛飩 水餛飩餛飩 魚兒餛飩 野雞蛋 葡

雜記一

干

荀 杜李 羊桃 山核桃仁 松仁 榛仁 核桃仁
 杏仁 松子 白蜂蜜 蜜脾 蜜尖 生蜂蜜 山韭菜
 貫眾茶 藜蒿茶 鎗頭茶 河白茶 黃花茶 紅花
 茶 蕨菜 芹菜 叢生磨菇 鷲掌菜
 高麗例貢崇德八年九月 文皇帝遣諭朝鮮王曰寬溫
 仁聖皇帝勅諭朝鮮國王李祘歲貢方物悉出於民夫民皆吾
 民朕恐重致疲困今將歲貢綠綿綢二百五十疋紅綿綢二百
 五十疋各減五十疋白綿綢一千五百疋減五百疋細紵絲四
 百疋減三百疋麤布七千二百疋減二百疋上等腰刀二十六
 口減六口五爪龍蓆四領減二領雜色花蓆四十領減二十領
 其餘仍舊順治元年十一月額進紵布四百疋蘇木二百斤茶
 一千包俱蠲免再各色綿綢二千疋減一千疋各色細布一萬

疋減五千疋布一千四百疋減四百疋麤布七千疋減二千疋
 順刀二十把減十把刀二十把減十把餘如舊自 列祖
 郵藩以來蓋屢減矣
 朝鮮國遣使年貢有例賞由禮部具奏新正宴 紫光閣又例
 有加賞及該使臣在 圓明園獻詩復有加賞國王及使臣物
 件俱由軍機具奏在山高水長頒給
 賞國王物件
 龍緞二疋 福字箋二百幅 雕漆器四件 大小絹箋四
 卷 墨四匣 筆四匣 硯二方 玻璃器四件
 賞獻詩使臣物件
 大緞各一疋 筆各二匣 墨各二匣 箋紙各二卷
 紫光閣筵宴加賞物件

雜記一

羊

正使錦各三疋 漳絨各三疋 大卷八絲緞各四疋 大
 卷五絲緞各四疋 大荷包各一對 小荷包各四個 副
 使錦各二疋 漳絨各二疋 大卷八絲緞各三疋 大卷
 五絲緞各三疋 大荷包各一對 小荷包各四個
 嘉慶丙辰緬甸王以恭逢 國慶遣使敬關朝貢雲南勸總督
 保以該使臣上年進京叩祝甫回將原貢表文貢物合來使帶
 回 上以該國地居炎徼遣使遠來致徒勞跋涉向化未伸
 因命軍機代擬巡撫江蘭檄諭開導之檄曰雲南巡撫為檄知
 事照得該國王以今歲恭逢 國慶遣令頭目人等欽關貢
 到表文貢物懇求朝貢進京經總督部堂勒以該國貢使甫經
 回國將此次原貢表文仍交來使帶回該國王俟嘉慶五年
 再行遣使赴京祝 嘏具奏蒙 大皇帝俯鑒該國王抒

忱效順實出至誠而總督部堂勒新任雲貴不能仰體 大

皇帝懷柔至意率將賚到表文貢物仍令來使帶回辦理錯謬
已欽奉 諭旨將勒保革去總督並交部嚴加治罪仍

命將辦理錯誤原由傳諭該國王知悉至該國使臣業經遣回
若又令進京朝貢長途跋涉未免來往煩勞 特令本撫諭

知該國王應俟嘉慶五年 太上皇帝九旬萬壽再遣
使來京祝 嘏以遂瞻就之忱並 特賞該國王繡蟒

袍料一件織金蟒緞一疋大紅片金一疋大紅緞緞一疋以昭
恩賚而示體恤為此知會該國王敬謹遵照祇領須至檄

者

喀什噶爾伯克等年班進京定例每伯克一名准帶跟役一人
其行李斤兩三品伯克准四千斤四品准三千斤五品准二千

雜記一

三

斤六品准一千五百斤回子王照三品伯克加一倍准八千斤

貝勒六千斤貝子四千斤公三千斤各伯克子弟六百斤行李

斤兩較多跟役名數較少回子等每於例外多帶跟役於是驛

站被滋擾矣嘉慶二年閏六月大學士議回子公及伯克子弟

行李尚不甚多照例准帶其回子王貝勒各減行李二千斤貝

子至五品伯克各減行李五百斤六品伯克減三百斤有於例

外多攜跟役者多一人則再減行李二百斤多二人則減四百

以次遞核時長牧庵相國麟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從其請也

哈密所屬塔爾納沁蔡巴什湖兩處設屯田例額有種地遣犯

一百八十名隨兵耕種乾隆三十八年陝甘勒制軍爾謹以遣

犯陸續撥完各省改發新疆人犯俱擬烏魯木齊安置哈密並

無續發之犯因請於發遣伊犁二處人犯經過哈密時擇其年

力精壯堪任力作者截留備補五年期滿其原擬為奴者仍發

原配為奴原擬種地當差者仍發原配種地當差得 旨只

准截留情罪本輕之人重者不准五十八年屯田缺額遂於加

重改發新疆為奴人犯內擇其情輕者截留後以發遣新疆情

輕人少不敷耕作遂議除洋盜被脅服役發往回疆為奴各犯

不准截留外其情重人犯內有年力精壯者暫准截留補額俟

有情輕者到哈密再將所留重者更替照原擬發落從僧公保

住之請也

雜記一

三

竹葉亭雜記卷二

桐城姚元之伯昂

開坊翰林大考三等非降職即改官壬申二月六日大考黃左田庶子鉞考列三等第二十七名同年瞿子皋贊善昂三等二十六名恐懼見於顏色 旨下黃庶子以上俱照舊供職瞿得無虞沈侍講學厚張□□師必皆以三等未改官甯庶子右齋亦改員外時桂香東侍郎掌院事以甯為庶子係正五品始奏請改郎中此次一等四名徐少鶴編修題以第一授侍讀學士陳荔峯編修嵩慶以第二授侍講學士顧南雅編修苑以第三名授侍讀余以第四授侍講彭春農編修以二等一名授左贊善戊寅二月十三日翰詹大考瞿子皋以庶子考列三等仍符上次名數官階則與黃同乃改郎中福建楊蓉峯侍講以三

雜記二

等九名衡山聶鏡圖洗馬以三等二十名俱改郎中同年彭寶臣修撰以侍講考三等三十名改員外揚州程漱泉宮贊壽齡以三等三十四名改主事此次一等五名潘雲閣編修錫恩以第一授侍讀顧耕石編修元熙以第二同年錢金粟編修林以第四俱授侍講吳藹人修撰信中以第三授庶子許萊山編修邦光以第五授贊善白小山學士考三等第五未改信乎其有數也修撰之改部則彭寶臣一人而已

校勘館書本當加慎達 徽號抬頭處尤為緊要余壬申

歲充 武英殿提調以刊本錯誤降職同事及校對禮遺有差戊寅順天鄉試場中號口貼科場條例 高宗廟號宗字

誤寫祀字姚上舍宴指其誤監臨始知之查係舊刷條例之錯具摺奏舊提調官禮部孔郎中昭慶禮職纂修員外郎常德

黃維烈達麟主事諭元準尹濟源前郎中蔡鑾揚前員外薩迎阿以頒發條例時隨同畫稿校對主事程喬采梁章鉅以所校黃綾本不悞只此本因供事未曾送校俱降一級留任舊堂官戴協揆革職留任穆少寇克登布姚少農文田降四級留任多侍郎山以頭等侍衛前往哈密作為辦事大臣寶大理與降二級以三等侍衛前往吐魯番作為領隊大臣周府丞鉞以專辦科場降三級調用監臨善侍郎慶韓京兆鼎晉以自行覺察免議

典京兆試向來三人四人不等嘉慶戊辰只二人英煦齋先生是年以七月二十八日奉 命赴盛京查案及旋京

睿廟諭云凡事皆有一定鄉科本擬命爾主試其時忽忘令赴瀋陽他無可勝任者因少一人始知是科主試本亦三人屆時

雜記二

以一人出差遂缺耳先生之出差蓋亦冥冊中是科無先生名也師生豈偶然哉

壬午順天鄉試旂生中有兩錫麟一官卷一民卷彌封所悞以官卷包入民卷中式及填榜係官卷是科官卷額中三名今且溢額乃以中式第九十一名之旂官一卷去之去一官卷則民卷缺額一名勿遽以落卷補之俄頃之間一得一失豈非數哉辛卯順天鄉試德遠村副憲之弟以本旂送考冊未列官卷秀楚翹侍郎之子以彌封官錯入民卷俱以民卷中式是科旂官應中四名今中六名亦數應如此而巧為此錯也

順天鄉試例於九月朔呈進中式前十卷辛卯 上以解元文甚不佳移第三以南元為第一發卷出奏事太監曹某奏順

天榜向以順天省人為第一 上乃易還之順天鄉試及會

試同考薦卷向不許夾批語壬午九月有 旨令以後考官薦卷加批從王御史松年之請也

新進士殿甲後朝考最重蓋庶常之得否只爭朝考入選與否耳其入選有不用庶吉士者或其省入選人多不能全用如甲戌科浙江省入選者十二人用庶常者九人其三人則一部兩即用其不入選者而得授庶吉士必其省或有全不入選或有而太少故不入選者亦得選用一二人每科朝考約取七八十人道光壬午朝考取六十五人擬定名次進呈 上抑第一名王煜為第三抑第四名陳憲曾置於末第五名陳嘉樹為四十九名餘皆前後更易家弟束之以二十一名改五十三名取第六十名許冠瀛為第一復於不入選者 欽取七人第二名楊上容即初不入選者也及引 見時 上但視其人

雜記二

三

之可否而已不論朝考入選與否也朝考入選而年輕者授庶吉士其有鬚者俱即用知縣蓋以其歲長可外任也此榜庶常三十九人祇張少寇映漢之姪一人有鬚耳其朝考不入選而最幼者以部屬用 上洞悉各部人員擁擠補缺實難以年輕者足以學習需補也是科用部屬者十七人用知縣者一百五十二人雖三甲末俱錄用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其已有職官者向俱儘先補用此次俱歸班蒙古郭絡碩瑚以候補主事歸班直隸殿試二甲朝考入選之徐青照以捐納同知銜充館上騰錄歸班河南第一名王庭蘭以候補中書歸班壬午科廣東朝考入選者惟張進士維屏一人張素善詩殿試得二甲朝考入選自幸可冀庶吉士及引 見張以知縣用會君望顏殿試三甲朝考未入選乃得庶常是固有幸有不幸也張蓋

亦為鬚累矣

試差未回即授學政每科間有之然不多得壬午歲除直隸督學毛伯雨式邠浙江杜石樵粵江西周式方系英調江蘇廣東白小山鎔雲南陳午橋鴻例應留任外李芝齡閣學宗昉以江西正考為江西學政沈定甫讀學維鏞以福建正考為福建學政張海山編修岳崧以四川正考為陝甘學政祝蘅畦編修慶蕃以江西副考為廣西學政沈編修魏皆以四川副考為湖南學政李卷卿編修浩以某省正考為湖北學政余同年何仙槎祭酒凌漢以山東正考為山東學政門生吳梅梁御史傑以陝甘正考為四川學政考官留學政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其由內簡者四人而已程春廬理少同文授奉天府丞兼學政吳巢松編修慈鶴授河南學政同年徐少鶴閣學額授安徽學政鄒禮

雜記二

四

耕侍講植行授山西學政諸君中李芝齡閣學春闈充副總裁祝蘅畦李卷卿兩編修春闈充同考官一歲三差尤為盛事徐少鶴閣學於嘉慶壬申任安徽學政此次復至安徽癸酉乙酉兩度拔貢皆出其門亦藝林佳話學政莫利於廣東已卯傅石坡光少同年棠將終任而卒繼之者為顧根實侍讀元熙未終任亦卒再繼者為朱編修階吉到任數月又卒於是將為不利之地矣壬午四月朱編修缺出以伍石生編修長華補之六月伍改授廣西右江道以白小山少詹鎔補之其時伍莅任甫按部南雄未畢事也傳說學政衙門與運司衙門相接運司素不利有道士為之樹天燈杆自此杆立運司每升而學政乃不利三年之中四易學政其前相繼死者三人伍到任復不及一月而去果有關於風水歟

廣東朱督學階吉汪筆山方伯之甥也其未得學政之前夢一人告之曰君之祿位與君舅氏相若也汪時為廣東方伯竊意異日或亦任嶺南方伯耶未幾汪卒於任朱憶前夢殊惡之不數月乃有督學之命莅任數月即卒朱以編修從未衡文驟得廣東督學孰知乃其死所也與其舅官職雖不同而同卒於廣東亦可謂妖夢是踐矣

程鶴樵中丞國仁以御史督學廣東任滿晉卿階後出為山東甘肅方伯游擢山東巡撫以事左遷部郎辛巳起為廣東方伯壬午夏調江甯方伯其時廣東朱督學新沒伍石生編修方出京上以新任到廣東需時歲屆大比多士觀光志切因命程權督學簿書姓裏抽身衡文星家嘗有文星頂度之說其或然耶

毛伯雨少宗伯式郁其先德名輝祖曾在 上書房行走毛以嘉慶已未與毛靈舒閣學同舉進士及散館閣學留館宗伯改部閣學擢詹事時 睿皇謂董文恭公曰毛師傅之子亦官詹事矣董乃以新授詹事某為浙江人前 上書房行走某為山東人其子某與新詹事同榜進士現官吏部郎對未幾宗伯遂擢京堂靈舒閣學雖曰因人致福豈非命哉

雜記二

五

關鏡軒侍郎善畫 內廷畫事嘗與筆焉 高宗寵賚甚優時戴文端公以四品京堂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一日高廟召見語及畫事文端以不知對詰之則對曰善畫者關槐也人始知關之疊受 恩施皆 上之所以予戴也朱文正公之為掌院學士也 睿皇嘗問以衙門中有學問最優者否文正誤以為內閣衙門乃以葉雲素舍人繼雲對又

適忘其名輒以字對葉時為中書充軍機章京余同年葉芸潭紹本時為編修一日忽有督學福建之命入謝 上問其官中書幾年充章京幾年典試幾次同考幾次時翰林中書葉姓只一人 上意朱所奏者即其人矣芸潭到閩已過歲試例得留任在閩凡五年雲素由部郎改御史以言事降職遂不得補官一幸得一終不得皆其命也人謂君相造命之說未確余曰此足見君相之造命也

雜記二

六

舊臣恩禮之隆如此 道光辛巳陳午橋御史鴻充河南正考官余同年尹竹農濟源為之副時尹官禮部郎中嗣陳擢給諫尹改御史壬午夏尹有督學雲南之命次日 召對 上詢知上年以御史充河南正考官乃陳鴻也改 命陳視學雲南尹仍守原官以尹視陳固各有幸有不幸也尹以是年八月出為建甯太守後仕至巡撫陳止終於通政參議 舊例鄉會試於聽宣之日各赴午門前先時內閣拆本傳出某某為考官某某為同考官其得差者咸集朝房更換朝服俟宣旨時出行三跪九叩禮禮畢鄉試赴順天府上馬宴會試赴禮部宴宴畢各取金花表裏杯盤等件再赴貢院竟亦問有不赴午門在家聽信得信後再趕赴行禮蓋得信距行禮時尚有

同徐少鶴穎王申以學士督學安徽癸酉一榜拔貢出其門壬午後以閣學督學安徽乙酉人才又羅而致之門下同人羨之到任逾年而卒 癸未十月 特旨加侍郎銜其子賜舉人徐會供職 上書房亦異數也九月 聖駕謁 西陵迂道臨朱文正公墓 賜其曾孫舉人 聖人眷念書房

數刻不致誤也房考多不起宴於行禮畢竟奔入闈其表裏等件屬親友領收或託衙門中友代送至家其不肯赴宴者蓋以第三房為孫前輩辰東不利之屋嘗見鬼害人恐後到則闈中房舍為人占滿只餘第三房與之故由行禮後竟奔入闈為先占屋舍也嘉慶□□年凡聽宣者始有投遞職名之例有不到者御史指名參奏二十四年己卯因袁金溪給諫銑奏其本始不發開屆期派 乾清門侍衛二員齋至午門前拆封宣讀得差者不用更換朝服即於宣畢行三跪九叩禮即行入闈所有上馬宴停止其應得表裏等件鄉試由順天府會試由禮部派員齋至午門前按名給賞其欲先行占屋者亦爭車驟遲速而已

新進士臚唱鼎甲跪聽宣 詔畢鴻臚寺鳴贊官贊禮然後

雜記二 七

行禮先期鴻臚官必教演嫻熟嘉慶壬戌殿撰吳棟華先生延琛聞讀 詔聲以為贊禮也乃行禮讀聲不已乃起跪叩首無算時陳春澂師官副都御史劾其失儀乃議處鴻臚官教演不善者摺中有尼雅枯魯之為跪也亨奇那之為叩首也伊哩之為起立也等句人佳其有文調

會試中額向無一定乾隆元年丙辰科會試取中二百八十五名較節年中額多至一倍乾隆末額漸少嘉慶元年丙辰科會試取中一百四十八名較節年中額加增三十一名

乾隆丙辰科
滿洲蒙古取中十名 漢軍取中四名
直隸取中三十名 奉天取中一名
山東取中二十名 山西取中十六名

河南取中十八名 陝西取中十二名
江南取中三十八名 浙江取中三十六名
江西取中二十一 湖北取中十四名
湖南取中八名 福建取中二十名
廣東取中十四名 廣西取中三名
四川取中六名 貴州取中六名
雲南取中八名
嘉慶丙辰科

滿洲取中四名 蒙古取中一名
漢軍取中二名 直隸取中十六名
奉天取中一名 山東取中十一名
山西取中七名 河南取中七名

雜記二 八

陝西取中五名 江蘇取中十五名
安徽取中十五名 浙江取中十六名
江西取中十五名 湖北取中五名
湖南取中五名 福建取中七名
廣東取中七名 廣西取中三名
四川取中五名 貴州取中三名
雲南取中四名

嘉慶朝鄉會試主考總裁從無聯得衡文之差者戊寅鄉試王宗伯引之充浙江正考官己卯復充會試副總裁鄉會聯次衡文惟王宗伯一人亦 異數也
國朝滿蒙由詞林入闈者道光以前只尹文端繼善一人可謂難矣座師英協揆未得即真至同年穆鶴舫相國拜 命同

譜榮之英師賀詩有曰豈為門牆私志喜喜君直接尹文端今川督寶獻山同年不由協揆即拜 命入綸扉同年中一時有兩人為滿蒙翰林所難得之人可為大幸

嘉慶戊辰庶常散館崇同年經改三等侍衛以庶常改武職從未之有同時步軍統領俗稱九門提督文公甯為廣侍郎興所許降編修都中有一聯云翰林充侍衛提督作編修文武互易天然對偶

沈舍人欽霖典試湖南其家人因索蚊帳戳傷內監試沈以失察褫職嗣以會典館効力 賜舉人又以會典告成開復中書因由舉人開復原官不准作進士出身其時為之奏請之堂官俱以不即斥駁處分云

雜記二

九

庶常散館改歸原班自嘉慶辛酉科始甲戌庶常散館無歸班者同年彭春農學士之兄邦峻以主事用雲南藍公瑛以知縣用軍機已述 旨進呈乃 特改彭為知縣藍歸原班是科歸班者藍瑛一人而已

故事新進士 朝考閱卷大臣取足名數擬定名次進 呈乙丑四月二十七日 朝考 上特命選擇十卷呈 覽欽定前五名大臣所閱自第六名擬定頃復傳 旨試卷中有詩意末句切東巡者自當選入閱卷諸公即以此卷置第一呈入 欽定為第一即 臣元之卷也其餘四人 上於九卷中選

取親加次第焉是日午刻雨 聖心大喜令軍機南齋大臣暫緩退直俟試卷去取畢發出此五卷令諸大臣閱看因具奏 頌 睿鑒焉 小臣何幸仰蒙曠典作紀 恩詩末有云新鷲出谷翎猶弱慚愧人稱第一聲蓋不勝幸且愧矣第二為徐

星伯松後以編修督學湖南落職遣戍復起為中書遷禮部郎御史出為榆林守第三為孫平叔爾準後以編修出守汀州擢安徽巡撫浙閩總督諡文靖第四為童望軒潢以庶吉士改禮部主事數年病卒第五為陳奠坪俊干以庶吉士改戶部出守肇慶

乾隆間考試差入選者注榜揭示然得差者多不問榜上之有無名也嘉慶間考者交傳訖不揭浮簽浮簽由 內揭去次日發派大臣閱卷取者總定甲乙呈 覽不拆彌封取否均不知也有典試者或 召見時 上語之名次或語軍機大臣

雜記二

十

然後得知余戊辰科充陝西正考官名列第八副考官程家督第十一其江南副考前科皆以考取第一者為之是科 上有第一係安徽人不能充江南考官之諭蓋太湖李編修振翥也後李得浙江副考以是知之及庚午 上欲使未邀 恩者均得衡文之榮凡會充考官及同考者俱不復用然辛未會試同考江西夏生圃給諫修恕山東張秋圃侍御源長湖北劉筠圃給諫彬士均邀復用蓋名單久定屆時有外出者有已故者臨期更易偶未細核耳癸酉以後考差則派出閱卷諸臣各以去取標記進呈不復總定甲乙以御史某之奏也考差向用文二篇試帖詩一首已卯裁四書文一篇改易經文一篇後即以此為例

嘉慶十三年戊辰六月二十三日奉 命典試陝甘程小鶴同年家督為副小鶴尊人鶴樵先生國仁上年丁卯科充陝西正考官父子連科典試一省亦佳話也榜發有張樹德者上科文已入殼附刻矣因二場不合例而黜鶴樵先生愛其文因已

刻不忍去之爲加評語以誌惋惜及次年乃得第蓋張不當出鶴樵先生門必待小鶴而後舉信乎科名其有數也榜發來謁語畢汕然

關中鄉試有聿右字號專爲甘州西甯設也有聿左字號則合關內之敘州關外之安肅鎮西迪化統計之也每試聿左右各輪一科科中一卷嘉慶戊辰余典試時聿左七十三卷中取一卷以迪化至長安計官路及萬而中額如此其少未免過苦其時撫陝者爲同里方葆岩制軍維甸余向商之甚欣然擬便奏請增額無何方擢浙閩總督去事乃寢嘉慶己卯增設聿中一號分敘州玉門敦煌歸之從長制軍齡請也一額之增遲以一紀殆有數耶

甘省文風初惟甯夏最盛今則莫盛於涼州之武威昔時甯夏

雜記二

七

與涼州別一丁字號取中二人涼州人以爲苦具呈願歸大號屢不准至乾隆戊子涼州始得歸大號應試至此每科涼州獲售者不僅一人矣又有木字號爲榆林設也甯夏歸之然甯夏以一科歸木字號取中一科歸大號取中不專守木字號也

貴州學政向無棚規取進童生歷有紅案銀兩嘉慶四年二月有人條奏奉 旨詢之任滿談學使組綬屬實 上諭曰

各省學政棚規係陋習相沿非私賣秀才可比若將棚規紅案銀兩概予裁革則學政辦公竭蹶豈轉令其營私納賄耶况各省地方官所得各項陋規不一而足尙難一一禁止乃獨於讀書寒畯出身膺衡文之任者遇事搜求亦殊屬無謂惟此項紅案只應令新進童生量力交送實無力者卽當量爲減免儻於規外復加多索則必重治其罪 聖人準情立制如此其人

蓋彈前學政陳伯恭先生崇本而類及之也其時有酌定每名四金之例次年 上以貴州地瘠恐日久復舊遂裁革增學政養廉五百兩貴州學政向爲美官今不然矣

道府同知准封章奏事雍正年間行之後亦漸止嘉慶四年 上以監司大員職任巡查視京中科道相等除知府外有准各省道員照藩臬兩司例密摺封奏之 諭三月十日也

各省教授向係從九品教諭學正訓導均未入流其加教授爲從七品教諭學正爲正八品訓導爲從八品自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始也

乾隆末年 宮內太監時不敷用因取之各王公大臣家蓋緣王公大臣所用過多向無定額太監多投充私宅嘉慶四年始定額數親王准用七品首領一名太監四十名郡王准用八品

雜記二

七

首領一名太監三十名貝勒准用二十名貝子准用十名入八分公准用八名一品以上文武大臣准用四名公主額駙准用十名民公准用六名其不入八分公及二品以下民爵侯以下俱不准私用其宗室王公等所用年終報宗人府查核一品文武大臣等所用年終報都察院查核俱各彙奏

道光元年十月內務府檢查內庫綢緞等項存者若干件奏請發交外庫備用 上乃命悉數分賜大學士九卿及翰詹科

道于是以官職高卑爲差等余官編修分得天青江緬一端回子錦一疋小臣不勝慶幸之至臘月充 實錄館纂修復有磁器之 賜時余以奉使瀋陽不與焉二年八月入日館臣又有水果四盒之賜余分得蘋婆脯三枚此次較對亦得分食麟侍講兒亭慶不取果而以盒與之

近京師宴客器皿精緻不獨外省所未見即京師向亦未之有也器之由來多出於內府嘉慶十年磁器庫以庫貯充斥請發出變價口口年再發一次于是舊磁悉出間有明代者其式樣之工顏色之鮮質地之美往時外人偶得一具必將珍為古玩今乃為酒席之用每一庖人且備至十數席古云美食不如美器官哥定汝何以加茲

歲丁酉秋入朝站班之象行至西長安街一象病而臥地少頃力起跪而向北若叩首者三復轉而向西又若叩首者三倒地乃斃向北而拜蓋謝恩也向西而拜蓋不忘所生之地也象亦可謂靈物哉

凡寶物皆有精氣宣和玉孟之將敗有白光從閣上冉冉去明時銅鼎之將毀靜夜長鳴如此吟韻石齋筆談載之固不獨寶

雜記二

三

劍之氣見於豐城也余為舉子時謝賜衣恩五更往右

上門時冬夜寒甚天色尚早因入護軍直宿之室小憩有老驥騎校話及嘉慶二年十月廿一日乾清宮災時伊在殿屋上救火初見白煙一縷起自殿脊直上高約一二尺煙中即現一冠帶人高亦不過尺許愈上愈小頃聞裂帛一聲化為黑煙而散自是或現女子身或現道士身或現書生身或現盛甲身高者尺許短者數寸不一而足及殿香火出乃止蓋皆殿中珠寶精也為火所焚真精上出火熱逆裂故聞裂帛之聲黑煙一散下亦燬燼矣

和坤查抄議罪後分其第半為和孝公主府和之子豐伸德半

為慶親王府時尚為郡王及嘉慶二十五年慶親王薨五月十五日

管府事阿克當阿代郡王懋綿呈出毘盧帽門口四座太平缸

五十有四銅路燈三十六對皆和家故物也此項親王尚不應有而和乃有之慶親王未及奏者且二十年缸較大內稍小燈則較內為精緻因分設於紫禁今景運隆宗兩門外凡所陳設鐵缸及白石座細銅絲罩之路燈皆其物也

和孝固倫公主下嫁和相國之子額駙豐紳殷德主未嫁時呼

和相國為丈人一日高宗攜主遊同樂園之買賣街和時入直在焉高宗見售估衣者有大紅夾衣一領因謂主口可向汝丈人索之和因以二十八金買而進之主呼為

丈人不知其故問主少時衣冠作男子狀或因戲為此稱耶各關徵稅國初定有正額後貨盛商多遂有贏餘而司權者競苛取以求勝於是贏餘一項更有比較上三屆最多年分之例見好者固日漸加增缺數者亦時多賠累上洞悉其弊

雜記二

古

嘉慶己未三月分別核減著為定額其三年比較之例永停而是年有德御史新以山海關減數較每年所解少至二萬五千餘兩請再增二萬兩其餘仿此酌增上擲還原摺切諭其非然自減後九江關猶虧缺二十六萬餘兩任觀察蘭後其任者遂於木料過時多報其數厚征以補其缺國家之稅量貨而征加則不可於是少為多商雖怨而無如之何余過九江關船戶言此船向報稅銀五兩今當七兩有餘蓋本一丈者量為一丈數尺以此取盈焉

嘉慶四年核減工關贏餘數目

辰關三千八百兩 武元城二兩

臨清關三千八百兩 宿遷關七千八百兩

蕪湖關四萬七千兩 龍江關五萬五千兩

荆關一萬三千兩	通水道三千九百兩
渝關	由開關 南新關 潘桃口 潘家口 古北口
殺虎口	以上木稅正額之外向無盈餘
嘉慶四年核減戶關贏餘數目	
太平關	七萬五千五百兩 額稅四萬六千八百二十九兩零
粵海關	八十五萬五千五百兩
九江關	三十六萬七千兩
淮安關	十三萬一千兩
海關廟灣口	三千八百四十兩
閩海關	一十一萬三千兩
燕湖關	十二萬兩
揚州關	七萬一千兩
雜記二	
沂墅關	二十五萬兩
西新關	八萬八千兩
鳳陽關	一萬七千兩
江海關	四萬二千兩
贛關	三萬八千兩
北新關	六萬五千兩 額稅銀十萬七千六百六十九兩
浙海關	四萬四千兩
天津關	二萬兩
臨清關	一萬一千兩
坐糧廳	六千兩
崇文門盈餘	十七萬三千二百兩
左翼盈餘	一萬八千兩

雜記二

五

右翼盈餘	七千三百二十兩
夔關	十一萬兩
武昌關	一萬二千兩
歸化城	一千六百兩
梧州廠	七千五百兩
潯州廠	五千二百兩
打箭爐	向無例額照例儘收儘解
山海關	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兩零
殺虎口	一萬五千四百一十四兩零
張家口	四萬五百六十一兩零
乾隆朝江南地方黃河漫口次數	
乾隆七年七月銅山縣石林口等處漫口	本年十二月合龍
雜記二	
乾隆十年七月阜甯縣陳家浦漫口	本年十月合龍
乾隆十五年六月清河縣豆班集漫口	本年七月合龍
乾隆十八年八月張家馬路漫口	本年十二月合龍
乾隆十九年八月孫家集漫口	二十一年十月合龍
乾隆三十一年八月韓家堂漫口	本年十月合龍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陳家道口漫口	本年十月合龍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老壩口漫口	本年九月合龍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睢甯縣郭家渡漫口	本年九月合龍
乾隆四十六年六月魏家莊漫口	本年八月合龍
乾隆五十一年七月李家莊等處漫口	本年十月合龍
河南地方黃河漫口次數	
乾隆十六年六月陽武十三堡漫口	十七年正月合龍

雜記二

六

乾隆二十六年七月楊橋等處漫口本年十一月合龍

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儀封等處漫口四十五年二月合龍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考城五堡芝蔴莊等處漫口本年八月

合龍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張家油房漫口本年十二月合龍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焦橋漫口本年本月合龍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青龍崗漫口四十八年三月合龍

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睢州漫口本年十一月合龍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睢州十三堡漫口本年十月合龍

順治間林司農起龍條奏軍營綠旗兵制畧曰有制之師兵雖

少以一當十餉愈省兵愈強而國富無制之師兵雖多萬不敵

千餉愈費兵愈弱而國貧今天下綠旗營兵幾六十萬而地方

雜記二

七

有事即請滿洲大兵是六十萬之多仍不足當數萬之用推原

其故總緣將官赴任召募家丁隨營開糧軍牢伴當吹手轎夫

皆充兵數甚有地方鋪戶命子姪充兵以免差徭其月餉則歸

之本管又馬兵關支草料多有剋扣短少至驛遞缺馬亦借營

兵應付是以馬皆骨立鞭策不前又器械如弓箭刀鎗盔甲火

器等項俱鈍敝朽壞至於帳房窩鋪雨衣弓箭單從未見備又

春秋兩操之法竟不舉行將不知分合奇正之勢兵不知坐作

進退之法徒空國帑而竭民膏雖有百萬之眾亦屬何益然其

大病有二一則營兵原以戡亂今乃責之捕盜一則出餉養兵

原以備戰守之用今則加以剋扣兵丁所得僅能存活又不按

月支發貧乏之兵何以自支今總計天下綠旗兵共六十萬誠

抽得二十萬精兵養以四十萬兵餉餉厚兵精不過十年可使

庫藏充溢云云足見營伍廢弛大概然以兵為伴當器械鈍敝

之弊今亦不免古北口提督衙門兵馬冊檔內有騎夫十八名

皆戰兵充役為阿公迪斯所奏山西之兵以將領令之服役過

嚴遂懷恨砍傷本管參將王棟為倭公什布所奏豈舊習相沿

未可除耶余於乾隆甲寅乙卯隨任六安有德參將海者莅任

合兵演習鎗箭無一日或輟每晨曠欲吐而教場之鎗聲已發

矣兵初苦之既復甚感蓋月餉可得足平也六安營兵素多事

至是地方安帖蓋整頓與廢弛惟在其人也德滿洲人

鄭方伯源璫之伏法也或謂侍郎羅國俊劾之余於史館曾見

彈章銜名由 內裁去畧曰如湖南布政司鄭源璫者凡選授

州縣官到省伊即論以現有某人署理暫不必去俟有好缺以

爾署之有守候半年十月者資斧告匱衣食不供聞有缺出該

雜記二

六

員請示伊始面允而委牌仍然不下細詢其故需用多金名為

買缺以缺之高下定價之低昂大抵總在萬金內外該員財盡

力窮計無所出則先曉諭州縣書吏衙役人等務即來省伺候

書役早知其故即攜重資而來為之幹辦及到任時錢糧則必

假手於戶書漕米則必假手於糧書倉穀採買軍需等項則必

假手於倉書聽其率意濫取加倍浮收上下交通除本分利至

於衙役以訟事入鄉先到原告家需索銀兩謂之啟發禮次到

被告家不論有理無理橫行嚇詐家室驚駭饜飽始得出門由

此而入族保詞證各宅逐一搜求均須開發迨到案時不即審

結鋪堂散班之費莫可限量蓋各有所挾積漸之勢使然也是

以賊盜鋒起不敢申報報則枉費銀兩不為緝獲獲即受賄放

去毫無裨益諺云被盜經官重被盜凡此皆由署事官員貽害

之所致也蓋不見機取利則瓜代者又至矣內有一二自好者任其擺弄不肯曲從如長沙府屬之湘鄉縣知縣張博實授已七年在任不滿四月湘潭縣知縣衛際可實授已五載至今并未到任大率好缺皆然不勝枚舉巡撫姜晟近在同城豈無聞見祇以其納賄和珅莫可誰何蓋自守則有餘而振刷則不足也且聞鄭源璫在署家屬四百餘人外養戲班兩班爭奇鬪巧晝夜不息昨歲九月因婚嫁將家眷一分送回用大船十二隻旌旗耀彩輝映河干凡此靡費皆民膏脂是以楚南百姓富者貧貧者益苦矣臣不忍坐視一方赤子日填溝壑冒昧直陳不敢隱諱亦不敢虛飾云云此摺頗簡切是以王三槐之亂則曰官逼民反由此觀之倚仗權門魚肉百姓正不獨一鄭源璫也其時雲南尹閣學壯圖召至京即以整飭吏治入奏畧曰現今

雜記二

九

所急者川省軍務尤莫急於各省吏治吏治日見澄清賊匪自然消滅賊匪不過癩疥之疾而吏治實為腹心之患也以今日外省陋習相沿幾有積重難返之勢惟在亟宜剔刷破格調劑庶乎有益似非徒仗雷霆誠諭所能聳其聽也臣以為除弊者不搜其作弊之由則弊終不可除治病者不治其受病之根則病終無由治伏查乾隆三十年以前各省屬員未嘗不奉承上司上司未嘗不取資屬員第覺彼時州縣俱有為官之樂聞聞咸享樂利之福良由風氣淳樸州縣於廉俸之外各有陋規儘足敷公私應酬之用近年以來風氣日趨浮華人心習成狡詐屬員以夤緣為能上司以逢迎為喜踵事增華夸多門靡百弊叢生科斂竟溢陋規之外上下通同一氣勢不容不交結權貴以作護身之符此督撫所以竭力趨奉和珅而官民受困之

原委也云云語極明快後半則請清查陋規以乾隆三十年前舊有者存之乾隆三十年以後續加者去之謂與其任憑隱瞞以贖無窮之弊何如明為指破以施調劑之恩耳

鹽法之弊鹽價愈增而弊愈甚江南私鹽充斥固由私梟亦半由糧艘鹽船之夾帶成寅歲江廣緝私頗力孫寄圃制軍奏言與其巡查於私鹽上船之後不若嚴緝於未經上船之先江安回空酒船收買蘆鹽入山東境即行隨路售賣其至江廣者則由淮南淮北揚州之透漏淮北則海州沐陽一帶由□□集運至北運河上船淮南則寶應高郵甘泉境內由六關鳳皇壁虎等橋上船乃北運河一帶責成河標右營遊擊淮南一帶責成揚州營遊擊均協同文員按所撥巡仍由運司籌給員弁兵役薪水飯食僱坐船隻燈燭等項之用其江廣鹽船夾帶則責成

雜記二

十

奇兵營遊擊協同文員巡視黃連港老虎頭等處禁其私運上船其法似嚴而私鹽如故良以私梟俱為亡命巡查者莫可誰何而鹽船之夾帶名為官物監製處或守舊規遂致偷漏糧船之回空催趨者或恐遲誤極力趨行不暇盤詰即如吾邑之官鹽每斤五十八文私鹽每斤四十二文私銷公然於江岸售賣百姓利之官不能問他郡當亦同然甚有本為官鹽名為私梟河南項城食蘆鹽上蔡食淮鹽上蔡與項城接壤蘆鹽價半而色白其鹽真淮鹽價倍而色黑其鹽雜上蔡之人即於項城買鹽是官鹽也然一入蔡境則為私販故項城鹽每歲暢銷上蔡令每年處分紅請等輩俱以私販而起然必上蔡以南不準買蘆鹽不但價貴民自不肯且一年即有半年淡食民亦不能明萬歷間黃河以南鹽價騰踊私販甚眾各執利器往來自如官

軍莫敢誰何御史李戴奏曰私鹽之衆由官鹽之不行官鹽之所以不行者商人因脚價重不挽和不足以償本沙土參半味苦不佳官鹽價重味苦民又不堪淡食故私鹽日衆可知鹽法之弊今昔一轍是安得賢有司籌一善良之策息事足民行之永久而無弊也

嘉慶十年四月十五日山東全中丞保代奏江西監生況元禮條陳時務策一摺 上以況元禮所陳五款皆係條列時事利弊其中不但無違礙字句且有可採之處尙堪嘉許着全保賞之銀百兩給二正令其自行回籍 聖德淵涵不遺葑菲而元禮慷慨直陳亦有足傳者特錄全公原奏及所上全公書以貽當事觀鑒焉署山東巡撫臣全保 奏本月初五日有江西監生況元禮赴 衙門呈送封章條陳懇乞代 進並稟稱

雜記二

三

因中途馬斃不得叩關等情查該監生年已七十詰其因何越分言事是否意圖干進據云 皇上求治若渴廣開言路草茅下賤不過藉達愚誠且年已衰老實無希倖之心等語 臣查稟內所列五條款目皆係時事既據彌封呈請代 奏不敢壅於上 聞茲將封策原稟一并恭呈 御覽況元禮上山東全撫憲代奏稟爲挾策入都中途馬斃不得叩 闕恭進乞代轉 奏欽惟我 皇上臨御大寶求治若渴不棄芻蕘多方容納惟恐言路阻塞天下有志之士無不感激思奮欲以自獻生家處江右念切日邊齋沐被濯謹就時務切要者五事一曰足兵二曰理財三曰靖洋抄附乾隆五十八年上廣東長總督海盜條議四曰除弊要得情法之平五曰善後當圖久遠之計卽此五者彙成一策敬謹繕寫裝潢本擬馳赴都門叩闕恭

進奈事有相左遇不從心以三月十五日在王家營僱車起早行至紅花埠遇雨泥濘邊馬倒斃一頭次日至李家莊轅馬又斃三馬斃二原車不能前進一路短盤至濟資斧告罄進退維谷竊念生所言者均屬關係 國家現在切要之圖自嘉慶四年蒙 皇上廣開言路以來七年之內曾無一人言及若以馬斃之故輒廢半途無由上達 天聽在生固不足惜誠恐上辜 聖主天恩破格求言之典而薄天下之無人耳山東接壤畿輔大人體國公忠是敢特叩崇階懇乞代爲轉奏生謹當待罪憲轅恭候 皇上命下不勝戰栗之至原策甚長未錄

雜記二

三

竊鄰近之家資財殷實而無頂帶者扳出指爲高戶拘押索錢每報一案牽連數家名曰賊開花鄉曲無知懼于法網出錢七八千至十數千不等胥役欲壑既盈始釋之謂之洗賊名一家被賊卽數家受累如此數次殷實者亦空矣有魯典史者刻一聯榜於堂聯云若要子孫能結果除非賊案不開花此川省之弊盡正恐不獨川省爲然也地方大吏安得盡天下蠹役一一而知之在能使親民者極力整剔而已親民者又安得盡一縣蠹役一一而除之在能使作姦者有所忌憚而已上能整剔下有忌憚其弊久而自除吾願凡膺民社之責者人人如魯典史之存心則善矣典史忘其名

程御史摺又云川省吏治日趨嚴酷州縣多造非刑有綑杆鈎杆站籠等名此類當與吾鄉鸚哥架美人粧相等地方官待胥

役則付之寬典治愚民則繩以峻法幾何不輕重倒置耶古來貪酷二字連綴而言貪則鮮有不酷酷則鮮有不貪者蓋酷正所以濟其貪也作法於涼古人深戒

有人持手卷一軸求售者白綾行書爲明主事楊眉伯自書舊劾太監題本一件云署管街道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楊所修題爲內員擅毀部官微臣因公受辱乞賜乾斷以申體統事竊照朝廷設官分職各有職掌孰敢紊而孰敢拒者職奉部劄署管街道莧業自持每以蚊負是懼恭炤五月初三日夏至聖駕大祭地於方澤凡經繇處所一切柁棚接簷椽杆例應拆去以肅觀瞻業已行令各坊拆卸去後又於本月二十日該司禮監掌印太監褚憲章差內使秦陳二員同會極門李旗尉到職公署傳將一應椽杆柁棚接簷務要盡行拆卸等因奉此遵又檄

雜記二

三

行各坊尤恐奉行不力職親赴地方公同拆卸即出嚴示如下役需索戶人分文者許即喊稟以憑究贓題叅正罪張掛通衢曉諭外臣見都會之下居處鱗集非公侯貴戚即紳士內臣凡遇郊祀經繇處所一應排接等項依限拆卸并無抗違所以遵朝廷之功令也乃有方澤壇泰拆街牌坊對面侵占官街高架育棚一座用黃紙大書司設監堆設上用錢糧公署字樣臣詣視之並無上用錢糧實開張燒酒雜貨店也及再訊係何人戶突有內官一員挺身出辱問係何官乃稱司設監管理官陸承受也其棚實係望駕往回迎面御覽之處萬一上問咎將誰諉職宛言相勸仍責開鋪戶趙二立行拆卸今本月二十六日本部尙書劉遵憲侍郎李覺斯營繕司郎中夏士馨都水司郎中韓友范監督郎中何敦伯監督員外侯効忠太常寺少卿提

喬署工科印務左給事中尹洗巡視城工工科給事中李如璧巡視廠庫四川道監察御史葉初春內官監總理工程太監蘇我民等公閱方澤壇工而陸承受統內官十餘員并黨惡王識

貨等懷拆卸脊棚之恨率領多人攢臣署毆扯碎公服將跟隨皂役亂行毒打又捉班役董科在於祭壇禁地擅行重責二十三板幾斃現鎖羈鋪即眾臣對面莫敢誰何臣思拆卸一事原所以淨街道肅觀瞻而光大典也內臣陸承受等不遵功令即行拆卸反蔑祖制冒毀部官敢於祭壇重地擅自行刑事出異變夫臣子氣節祖宗將萬年以培養之皇上將百計以振育之安忍挫辱之至於此極也其原棚所貼黃紙并本官陸承受親書職名不敢擅進御覽除送司理監照驗外伏乞勅下該衙門將陸承受等及黨惡王識貨等一併嚴提究治施行緣係內員

雜記二

三

擅毀部官微臣因公受辱乞賜乾斷以申體統事謹題請旨五月初二日奉聖旨陸承受等王識貨等著司理監問明具奏該司理監典簿何景立覆奉聖旨典理街道宜清陸承受擅行辱官責役殊屬不諳著降三級打二十照舊王識貨等著釋放徐之麟等姑免究該衙門知道崇禎十五年八月日偶自公無事憶及長安往跡不覺愴然書之用志聖恩之難忘也

楊印所修眉伯甫

勝朝闕寺肆無忌憚於此可見

竹葉亭雜記卷三

桐城姚元之伯昂

跳神滿州之大禮也無論富貴士宦其內室必供奉神牌只一木版無字亦有用木龕者室之中西壁一龕北壁一龕凡室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則以南方為上龕設於南龕下有懸簾幃者俱以黃雲緞為之有以簾幃者北龕上設一椅椅下有木五形若木主之座西龕上設一机机下有木三春秋擇日致祭謂之跳神其木則香盤也祭時以香未灑於木上燃之所跳之神人多莫知遂相以為祭祖嘗與嵩觀察齡伊孝廉克善詳言之南方人初入其室室南向者多以北壁為正龕西為旁龕東向則以西壁為正龕南為旁龕不知所謂旁龕正其極尊之處始悟禮所謂以西方為上南方為上與此正合極尊

雜記三

十一

處所奉之神首為觀世音菩薩次為伏魔大帝次為土地是以用香盤三也相傳 太祖在關外時請神像於明明與以土地神識者知明為自獻土地之兆故神職雖卑受而祀之再請又與以觀音伏魔畫像伏魔呵護我 朝靈異極多 國初稱為關瑪法瑪法者國語謂祖之稱也中壁所設一為 國朝朱果發祥仙女一為明萬厯帝之太后關東舊語稱為萬厯媽媽蓋其時明兵正盛我 祖議和朝臣執不宥行獨太后堅意許可為感而祀之 國家仁厚之心亦云極矣餘則本家之祖也其禮前期齋戒祭用豕必擇其毛純黑無一雜色者及期未明以豕置於神前主祭者捧酒尊而祝之畢以酒澆入豕耳豕動則吉若豕不動則復叩祝曰齋盛不潔與齋戒不虔與或將有不吉或牲毛未純與下至細事一一默祝以牲動為限

蓋所因為何祝至何語而牲動矣其牲即於神前割之烹之煮豕既熟按豕之首尾肩脇肺心排列於俎各取少許切為釘置大銅盆中名阿嗎尊肉供之行三跪三獻禮主祭者前次以行輩排列婦女後之免冠叩首有聲禮畢即神前嘗所供阿嗎尊肉蓋受胙意也至晚復獻牲如晨禮撤燈而祭其肉名避燈肉其禮祭神之肉不得出門其骨與狗狗所餘骨則夜中密棄之街看街者即為埋之亦有焚為灰而埋者惟避燈肉則以送親友云舊禮舍外一見祭室竈煙起不論相識與否羣至賀席地坐以刀割肉自食後漸以主人力不足供眾遂擇請親友食肉矣其日炕上鋪以油紙客圍坐主家僕片肉於錫盤饗客亦設白酒是日則謂喫肉喫片肉也次日則謂喫小肉飯肉絲旨以湯也其所謂阿嗎尊肉初不以食客意謂此不可令客食也然

雜記三

二

亦有與客食者蓋主家人多當其自嘗尚不足故不能食客若主家人少自嘗有餘又恐棄之故以食客初非秘不與客也客食畢不謝唯初見時道賀而已客去主人亦不送又主屋院中左方立一神杆杆長丈許杆上有錫斗形如淺椀祭之次日獻牲祭於杆前謂之祭天舊有祝文首句云阿布開端機國語阿布開天也端機聽也謂曰天聽著下文為某某設祭云云今多不用祝文唯主祭者默自口祝而已又覺其文首句詞氣闊大其祝時多亦不用此首句但言某某今擇於某月日獻牲設祭是祭也男子皆免冠拜婦人則不與其錫斗中切猪腸及肺肚生置其中用以飼鳥蓋我 祖為明兵追至匿於野羣鳥覆之迫者以為鳥止處必無人用是得脫故祭神時必飼之每一置食鳥及鵲必即來共食鷹鵲從未敢下是一奇也錫斗之

上杆梢之下以猪之喉骨橫銜之至再祭時則以新易舊而火之祭之第三日換鎖換鎖者換童男女膊上所帶之舊鎖也其鎖以線爲之舊禮生人後乞線於親戚家爲之作鎖今不復乞線但自買線爲之線用藍白二色亦有用紅黃者聚爲纒線作圈線頭合處結一疙疸結處剪小綳三塊縫其上舊例上次祭時所帶必至下次祭時始換之今多只帶三日即取而藏之下次祭時再帶之以俟換其換鎖之儀用箭一枝搭扣處繫以細麻及新鎖院中神杆旁別置小杆杆上扎柳枝一束柳上剪白紙作垂綬二以繫之神座木版前有一釘用黃絨繩一條其繩極長一端掛於釘上一端牽於門外繫之柳枝上令帶鎖者羣聚圍座一處主祭者持箭以麻纒新鎖繞於香煙上然後取一細纒搏於帶鎖者之懷置已遍復繞於煙每繞一度懷麻纒一度如是者三然後換新鎖其舊鎖即繫於所牽之黃繩上自國初以來所易者均在若有以年久朽壞者始取而焚之神座前平時每挂一黃布袋卽用以貯黃繩者也當祭時開袋取繩祭畢仍貯之懸於神前其帶鎖男子至受室女子至于歸後始止每換鎖時有祭品一席撤供卽置於帶鎖者圍座處羣爭攫而食之其未受室于歸者雖年二十餘亦行此禮亦與羣兒攫食蓋受福之意也

雜記三

滿州跳神有一等人專習跳舞誦祝文者名曰薩嗎亦滿州人神之家先期具簡邀之及至摘帽向主家神座前叩首主家設供獻黑豕畢薩嗎乃頭戴神帽身繫腰鈴手擊皮鼓卽太平鼓搖首擺腰跳舞擊鼓鈴聲鼓聲一時俱起鼓每抑揚擊之三擊爲一節其節似街上童兒之戲者薩嗎誦祝文旋誦旋跳其三

位神座前文之首句曰伊蘭梭林端機譯言三位聽著也五位前文之首句曰孫扎梭林端機譯言五位聽著也下文乃某某今擇某某吉日云云其鼓別有手鼓架鼓俱係主家自擊緊緩一以薩嗎鼓聲爲應薩嗎誦祝至緊處則若顛若狂若以爲神之將來也誦愈疾跳愈甚鈴鼓愈急取鼓轟然矣少頃祝將畢薩嗎復若昏若醉若神之已至憑其體也卻行作後仆狀主家預設椅對神置扶薩嗎坐於椅復作閉氣狀主人於時叩神前持盃酒灌豕耳豕掙躍作聲主家乃闖族喜曰神聖領受矣乃密爲薩嗎去鼓脫帽解鈴不令鈴鼓少有響聲薩嗎良久乃蘇開目則闖然作驚狀以爲己之對神坐之無禮也急叩謝神徐起賀主家禮畢眾乃受福薩嗎卽古之巫祝也其跳舞卽婆娑樂神之意帽上插翎蓋卽鷲羽鷲翻之意也必跳舞故曰跳神

雜記三

二十年前余嘗見之今祭神家罕有用薩嗎跳祝者但祭而已此亦禮之省也
湯山之東三家店有一破廟外有碑臥焉爲趙子昂書大楷頗近顏魯公寶五峯冠軍奎手搦數字惜無人護持也
木蘭爲較獵之所又謂之哨哨者哨鹿也哨鹿者著鹿皮衣鹿角冠夜半於曠山中吹哨作牡鹿聲則牡鹿啣芝以哺之蓋鹿性淫一牡能交百牝必至於死死則牝鹿啣芝草以生之故哨之以取其芝也每秋 駕臨以行秋獮之典其中有地名半截塔有一塔傾圮已久內有字曰敬德監造乃元時物也五峯言半截塔之北有地忘其名有一墓前有二小石皆作成房室之狀其左者上一小額曰孝敬之墓以過路未將榻出左者門半開露半身小兒

大覺寺在 圓明園西金之清水院也今猶擅泉竹之勝斌笠耕太僕嘗游憇焉次日晨起欲窮附近山水因至山有二棧其山甚高山頂有玉皇廟惟一老內監盧姓養靜其中每日下山樵汲自給山有洞洞口石明淨若有人常摩挲者又至城子山上皆磚砌若城山頂有真武殿一間其門內塵封乃返告之方丈慧徹慧徹戒莫再往問其故告曰二棧之內監頗有道行前曾有女子至其旁挑之誦經如故久之不為動女乃言曰本欲食汝我乃洞中之蟒也洞中之淨石即我出入所致汝修行頗堅不能害自後約為談友可乎內監許諾女出入必風於是日至城中有所見聞歸必以告因言但不能進內城正陽門有關聖守之各城皆有神惟外城可至耳此處有蟒妖不可輕至也

雜記三

五

城子山之麓地名水塔寺有園一區本傅東山部郎園也同年英竹泉少寇瑞得之園固有池竹泉芟刈古柳而廣大之後歸於香叟相國師師乃修葺名之
京城貢院內有一白蛇出則不利於考官十八房惟第三房屋舍孫辰東沒於其中孫蓋非考終命者同考官多不肯居是屋或於親友同為房考者約共一室此屋遂空戊寅鄉試楊編修希銓與某以此舍為會食之所一日甫晚餐屋牆忽傾倒如人力推者然懼而不敢食於此而家人及鄉廚場中謂鄉官遂以為廁一日有青蛇一自戶下出了不畏人眾趨視則更有大白蛇一巨如茶盃長六七尺蟠於舍中昂首視人羣懼而奔不數日同考廣東崔舍人槐沒於闈中貴州某病亦幾危此蛇不知是何怪也更有青蛇則又不僅一白蛇矣

孫沒於第三房後頗為厲拆而改葺亦復未安自其子河間太守憲緒釋褐後稍稍安靜某科憲緒以充同考官眾留此屋與之孫已攜香楮入闈至舍設奠哭而祝之此舍由此稍安已已會試同年邵編修葆鍾充同考不知此舍為孫之屋也居之試事畢亦無他異揭曉前一日同人有賀之者詢得其由是夕寒熱大作填榜時竟不能升堂出闈半月而沒甲戌春闈孫少蘭侍御入闈最後惟餘此舍少蘭乃約與余同居闈之辛未同考已無人敢居者此舍由此遂廢今復有崔舍人之事又將廢一屋舍矣

雜記三

六

壁下閉一目以觀東壁則曲房洞徹珠簾盡捲南窗半啟日光在地牙籤玉軸森然滿架有多寶閣焉古玩紛陳陸離高下北偏設高几几上有瓶插孔雀羽於中燦然羽扇日光所及扇影瓶影几影不爽毫髮壁上所張字幅篆聯一一陳列穿房而東有大院落北首長廊連屬列柱如排石砌一律光潤又東則隱然有屋焉屏門猶未啟也低首視曲房外二犬方戲於地矣再立東壁下以觀西壁又見外堂三間堂之南窗日掩映三鼎列置三几金色迷離堂柱上懸大鏡三其堂北牆樹以榻扇東西兩案案鋪紅錦一置自鳴鐘一置儀器案之間設兩椅柱上有燈盤四銀燭臺其上仰視承塵雕木作花中凸如蓋下垂若倒置狀俯視其地光明如鏡方磚一一可數磚之中路白色一條則甃以白石者由堂而內寢室兩重門戶簾櫳窅然深靜室內

几案遙而望之飭如也可以入矣卽之則猶然壁也線法古無之而其精乃如此惜古人未之見也特記之

尺五莊在南西門外里許都人士夏日遊翫之所也有亭沼荷池竹林花圃可借以酌酒娛賓其西北爲柏家花園有長河可以泛舟有高樓可以遠眺茂林修竹曲榭亭臺都中一勝境也尺五莊乃其附庸耳其初俱爲王氏之園繼爲果親王府所有後乃歸之柏氏柏氏不卹其材人嘉慶六年大水近園饑民競相蹂躪高樓則拆毀之大木則斧戕之林竹池荷鞠爲茂草柏氏不能有乃鬻於明氏尺五莊則分鬻於多氏明太守者豐於財乃購料庀材欲復其舊而更壯之費資萬餘材甫備未及修而沒其家乃轉售其材於匠氏半造者亦毀而售其材荒煙蔓草中但餘一片長河而已尺五莊亦轉爲特廉訪所有廉訪

雜記三

七

名特通阿初守河南之汝甯海擢爲陝西廉訪廉訪之購斯莊也將以娛老未幾卒公子乃於此地營窳窳焉轉眼滄桑可勝感歎莊外餘一亭沿河構屋數間周曲設以葦籬有售酒食者以供遊人飲歡城市莊嚴到此饒有野趣都人稱小有餘坊焉余少讀書經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及十餘歲稍解文意以爲黃河雖大焉能懷襄山陵以至滔天也當係史臣故甚其詞耳後督學中州按部陝州罷親至三門以觀禹功山距城三十里此三十里兩面皆山中夾一河寬可數十丈湖騰澎湃至三十里將盡之處忽有一山如堵牆橫截其中禹將此山鑿三洞如城門而大中爲神門右爲人門左爲鬼門河乃由其中奔流而下當未鑿門之先河流如入囊中不得出所謂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勢不得不漫左右兩山而下水自山而下欲其不浩浩

滔天不能也今神門船不敢過人門亦不可進蓋門旁有磯稍不得法則船必觸磯而敗往來者惟鬼門耳第當其時禹如何而鑿此其所以爲神功也立三門山上遙望之可里許中流有一大石如柱河水奔激勢甚猛悍至此觸石柱分流而下其勢稍殺此卽所謂砥柱也又東則至孟津矣孟津以上有山夾河勢不得逞是以亘古無潰決之患下此則不可言矣

河南少林寺後殿西壁前設供桌供一石高幾二尺強上下寬五七寸不等石面似平凸凹實不平也石質似淨黃黑實不淨也卽之一處石了無異處向之後退至五六尺外漸有人形至丈餘則儼然一活達摩坐鏡中矣諦視腮邊短髭若有動意與世所畫無纖毫差蓋傳者實真像也寺僧言乾隆三十六年駕幸嵩山欲觀祖師面壁石石在少室山洞中故浮置之者

雜記三

八

因請以呈 覽焉精氣所存終古不滅此余所親見者由陝州至三門循山邊而過中有一段差役輿夫齊聲吶喊而疾趨蓋山上時有人拋石實則無一人也不喊則必被擊大喊則少停余過此回首視之石復緩緩由山飛下如有人拋之者拋石積河邊日積月累當亦成小山而河邊固無多石也此理殊不可解

少讀左傳於秦之孟明頗重其人重其能奮志終取晉邑也後人亦未有議之者當其出師時蹇叔哭送其子謂晉人禦師必於穀果敗於穀何其智不蹇叔若也殊爲之惜後考穀有二東穀在今永甯北六十里西嶠在今陝州其中相距三十五里或謂故道今峽石驛是余親至其地詢知古道在張茅去峽石五里因策騎至張茅見山川險巖望之生畏蓋王莽以其地險乃

開今峽石之道今峽石之路猶不能並軌而驅則當日殺函之險阻可想而知晉自滅虢據殺函之固有桃林之塞以拒秦人之東顧秦安能越此而東逞哉於此乃知孟明非將才矣為大將者必知天時必明地利孟明竟昧昧以致匹馬隻輪不返其為擒囚也固宜况由秦而東渡河以道計之當過虢之桑田今閿鄉入桃林塞今靈寶越下陽今陝州虢玆今澠池周墻人今新安越王城今河南府歷滑國今偃師鞏今鞏縣成皋今汜水鄆今密縣又西而後入鄭今新鄭孤軍深入兵家所忌無論其必不可得即使得鄭將誰屬哉不得已滅滑而還終亦為晉有不能自守此一定之理也似不應憤憤至此蓋穆公之納晉公久欲圖其割地藉以為東圖耳迨晉諸臣不與乃欲乘其喪不及備以掩而通東出之謀為異日東轍計也觀其自華陰出關

雜記三

九

經歷二嶠遶周之輜轅今鞏縣伊闕今嵩縣而後至今河南之偃師行嶽巖深谷中二千餘里被弦高破其機關乃滅滑還其計原有在也不料晉諸臣皆姦雄早已窺破豈肯令其越嶠函以東一步耶是以雖敗而穆公不肯罪之此行蓋非孟明之得已也然欲行險僥倖罪亦無辭耳讀書論世其時其地其事不了了於胸中未可輕易雌黃也

山西平陸縣春秋虞國也河南陝州春秋虢國也今陝州至平陸不過五里由大陽渡河而行雖迂道亦不至十里山西到陝非由平陸不得達自春秋至今二千餘年此道不易晉欲取虢舍虞即無由通借之道以滅虢歸不滅虞是終不能有虢也此理不論何人亦當明之而虞公竟冥然自安千古愚人莫虞公若矣

嘉慶戊辰九月二十二日行抵華陰縣將欲游華細雨不輟虔心默祝早飯罷忽然開朗縣尹遣人告曰天助游興少俟路出可先至玉泉院明晨入山當具匹帛布履山輿以待及晡時與小鶴同年乘馬出郭對嶽前行危峯插天秋樹紅黃相間日光射影如畫裏行也過古雲臺廟宇宏壯惜傾圮已甚又轉而過十方院綠竹夾徑清泉細流其聲琅琅然則至玉泉院也泉自山嶺而下清澈毛髮飲數甌味甘洌沁入心脾院有亭亭下大石鑄山孫二字人因稱曰山孫亭字方二尺餘體似隸筆法蒼古不知何時書也有石洞卑而狹傳內藏希夷遺骨上有小碑署希夷遺塚四字有石屋內塑希夷睡像聯為蔣爰亭侍郎撰云住常寂光八百年恍如一日開大法眼三千界妙入微塵額則侍郎先德霽園侍郎書也有石船傳是希夷臥處船上樓房

雜記三

十

傾圮矣院中有大石刻大字數行一云五嶽當先一云五嶽朝天一云三峯插秀一云蓬萊仙景字法頗端凝皆萬歷年人書有一院顏曰小有洞天堂上塑歷來入華登仙者中一座像稍大則老子也四圍列座五十六有戴笠者有雙髻者有老者少者有宮人有公主每座後皆木牌書仙之姓氏出身及飛昇脫化顛末又有堂五間旁有回廊廊之中有曲房糧儲素觀察誦為女公子崇蘭坡同年綬夫人游院而造者也道人出迎客吐屬殊雅急欲知華山景狀先令述之宛然如已經歷矣二十三日天明即朝食縣尹已具匹帛及山輿至遂易布履曳袍裾四人輦山輿俗名爬山民壯二左右掖繚夫二前曳而行道人隨焉經張超谷繞河而進河聲活活山石叢立如戟行其上數折至三里龕山中有小菴即龕也言行已三里矣過王猛臺有孳窠

字三鐫於石壁遙望嶽路惴惴然如不屬前進盡臺則地脈與嶽連而其山固獨成一峯絕不相與也又進爲五里關關前大石上鐫金天初地大字四旁小字無算石龕年久茫不能辨過此一山壁立中割數丈寬尺許道人告曰此希夷峽也聞峽中有路上通其下有二洞闊腹弁口其旁舊有希夷廟今亡矣又里許爲小上方大上方皆於石壁鑿小窠僅容趾舊時有鐵鎖可攀而上山半有洞洞前有臺非人跡所到矣對上方者爲毛女峯山嶺有毛女洞再進而山腰有臺有洞道士指云舊有女乘白鹿飛昇爲白鹿岩也歷十八盤輿不能進以匹帛繫腰旋螺曳而前古樹青蔥遠連天碧道人曰是青柯坪矣心旌搖搖小坐乃定遂作上山計越二里許及同心嶺有同心石二一爲何仙書其一字絕大而回作迴則不知誰何書也石壁大刻孝

雜記三

子回頭及當思父母字又一壁大書英雄進步四字壁之上鐫有詩云削出芙蓉峻且深世人到此怯登臨峯名落雁留邊雁石號同心倦客心玉女池中雲漠漠老君洞外柏森森煙霞滿目仙踪渺惟有黃鶯託好音蓋國初人作又前而陟壁插天鐵鎖垂若長繩則所謂千尺幢也將欲援而登忽冷雨密飛凍雲四布山峯發黧黯然無色向聞瀑布僅於雲隙窺見片白於是游興嗒然慨歎而已急下山石磴如沐油大風作簫聲木葉亂下寒氣逼人毛髮道人曰歲逢閏九月下旬卽往時十月之杪士人當此時相戒不行卽使今日晴明固亦不得至蓮花峯也將何宿焉豈非山靈之默佑星節乎遂與道人別輿而歸夜柝已相屬於道矣道人妻姓鄉人呼婁師謝蕪泉儀部曾作登太華記視明李攀龍所作爲詳然於入山之前路猶畧且以上方

有希夷峽叙述舛錯故爲詳記補之

蒲州文昌閣三層內皆軋級盤旋而上如登塔者戊辰九月過寺坡底寺卽普救寺也登其頂面中條山橫瞰黃河長沙如練秋氣暮澄遙望白雲若燧籠寒水則太華矣可稱西道勝境閣曰桂籍閣四圍嵌小碑刻明歷朝武科第自洪武丁卯科起蓋亦武榜之雁塔也閣之三層祀梓潼帝君王父母中祀帝君父母下祀帝之妃及聖女聖子聖孫俱有像像前立木主俱有封號中層木主書曰聖父顯應慈佑仁裕令德王太元初帝儲眞延慶天尊聖母昭德積慶慈懿恭惠妃嗣祥儲慶元君其上下封號皆不記憶閣創何時亦未及細考蒲州府志云明成化中建州人楊瞻初欲卜藏室於此術者言此爲蒲中風水第一主科甲任宦瞻曰吾家何以當此願公之州人因建閣其上云云閣中

雜記三

碑像俱未之載據言閣建於成化今碑刻洪武丁卯以來科第豈成化以後追記耶

普救寺與文昌閣隔坡志云寺有窰堵波合輿成之於地擊石有聲若吠蛤過其地因觀焉寺甚古而不宏闊志所謂明初併廣化旌勳藏海乾明四寺入焉者蓋皆傾圮無有矣寺外西偏有浮屠高十三層當卽西廂記所云日午當天塔影圓也塔前丈餘地有微凹塔後亦然蓋瓦石擊久所致試以石擊凹處有聲出塔中如巨蛙土人不知空谷之應響也遂以爲塔中有大蝦蟇精矣然擊前地則聲在塔底擊後地則聲在塔頂前後上下所應不同理未可解寺建於隋代塔修於明嘉靖十三年塔上有宋刻陀羅尼經蓋宋時亦重修之小兒輩欲聞蝦蟇聲日以瓦石擊塔經字漫漶矣按志云寺唐時名西永清院五代漢

遣郭威討李守貞於河中周歲城未下威召院僧問之對曰將軍發善心城即克矣威折箭為誓翌日果破乃不戮一人因改院曰普救是普救之名五代始有西廂記作於金章宗時董解元故稱普救何以元稹作會真記已有普救之名

夷齊廟在首陽山水經注所謂雷首山一曰獨頭山山南有古塚陵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其水西流亦曰雷水晉書地志雷首山伯夷叔齊隱其陽所謂首陽山太平寰宇記云首陽即雷首之南阜余至河東問其山去官道不遠因往謁蹊徑荒僻廟宇樸古惟一道士守焉瘠而且老面有菜色殿中二像皆枯槁形左廊壁間一石鐫昌黎伯夷頌為皇統己巳上黨趙漢卿書字用柳家法右立一石隸書兩面刻乃開元十三年梁昇卿書字法在御史臺精舍銘上前堂數碑惟一大篆書可

雜記三

三

觀蓋學李陽冰者殿西大塚二中立一石大字草書首陽山古賢人之墓字法古峭石皮皆剝落不知為何代書字之空處鐫篆字數行乃明嘉靖間人蓋後人所記耳墓之對面有一碑黃庭堅書文動業頌山谷此書絕佳以僻遠無人到碑亦鮮拓者故唐宋碑石皆完好無剝蝕之病然亦幸其無人知為能完潔也按蒲州府志載有顏魯公碑丁約立石惜勿遠未得徧審若昌黎頌則書於皇統己巳為金熙宗之十四年當宋高宗之紹興十九年志乃以為唐碑則誤矣

索倫索音近贊風氣剛勁故兵以索倫為強其出師歸有願留京者聽之月給糧銀四兩然此中不盡索倫也有達呼爾在焉達呼爾者本居黑龍江之地自為一部落與索倫雜處其習俗極鄙其行輩有得官者則以叔視之不必一族也官進一階則以叔

祖視之受者亦居然叔居然祖也及平日以叔以祖事人者一朝得官官且同等則稱之以兄弟焉級若或過之則向之所事以叔所事以祖者即反其禮以待之有不然者則相戾矣此達呼爾之習也不知者通目之曰索倫

黑津乃微欽二字訛音也在三姓東三千里外散處至東海邊以魚為生即以魚皮為衣故曰魚皮篋子或謂黑津篋子或謂微欽篋子名異而實同也所食之魚曰達布哈魚牙最利食小魚類內地之烏魚或以為乾或以為麵亦不一品烹熟先以大碗而入則人知其有親也食時狗蹲於左右骨出即以飼狗狗有時急欲食則攫於其口邊其人愛蟒衣懸而不著得蟒衣則張於所居多者以為富其水曰戊子江蓋海汶也冬時水凍坐扒犁駕狗而行或五或七或十一或十三日行可六七百里前

雜記三

十四

狗之領而行者曰狗頭狗頭一可直銀四五十兩蓋行時頭狗前行知有虎豹則回其知也以聞氣而知也人視以為備故貴之余內弟左子恕宜任伯都訥巡檢知之最詳為余言之溝民者雜處於黑津之中非黑津有別種也蓋皆漢民掘人參者及內地逋逃者其中有老大哥為之長羣聽令焉老大哥者不計齒其人公正為眾所服則眾奉而尊之條教嚴明眾不敢犯其刑有四有門殺者大哥號於眾宰牛設酒生祭之問其人死所願水則以大石繫而投之海願火則圍木致其人於中而焚之願坐簽子則攀楊枝削其梢插其人殺道中而撒之楊枝上挑人之腸出矣願埋則穴土而坑之以是無敢輕犯法者三姓中有民覺羅 國初之黑津秀而黠者來投因編入旗其人以 國家有民公之封自以為宋後因自名為民覺羅

吉林多雨蓋其地多山重嵐釀溼密霧蒸陰晴暄和朗之天歲
不得多見也伯都訥多風常以三四月起大木拔折屋瓦飛空
碎轟若千軍萬馬之奔洶湧若拔地掀天之浪令人神懾心悸
四月以後則止三姓多雪雪時無花無片如四兩半斤之絮團
漫天而降深及丈或七八尺常事也故其地諺曰吉林雨三姓
雪伯都訥風

宜古塔與高麗以江爲界曰高麗江其江半黑半清近高麗者
水黑近宜古塔者則清水色兩分蓋天之所以界內外也江邊
采薪者每見必相詈隔水而詛習爲風氣此理殊不解

吉林等處皆土城無雉堞左子恕任伯都訥巡司於鄉村近圍
場處每晨起常見對面城郭鮮明女牆排列樓閣煙村互相掩
映城上行人往來或騎而過或倚而望居然蜃樓海市一大觀

雜記三

五

也彼地人不識女牆竟有不知其爲城郭者初見時覺相距不
過三四里許急令人踪跡之出三十里仍無所見每見必以清
晨日出則滅土人謂之現城蓋凡有城郭人民之地精氣所結
時或現形如洪澤湖邊人猶見泗州城郭樓臺卽其證也是地
舊去黃龍府不遠或遼金舊有州縣歟

葉爾羌西域一大都會也其辦事大臣公署卽小和卓木之花
園有大池水池中造八面亭有長橋高下曲直可達亭前居室
臨水有艇子艤於水旁開門卽可泛舟其地恆煥夾水長隄花
木蒼春垂楊兩岸掩映水碧西域無楊惟此園獨有居其中恍
如西湖上游也辦事大臣向多三年更易有福公勒洪阿任此
集唐詩白首卽今行萬里 皇恩只許住三年二語爲聯屬
徐星伯同年爲之書

徐星伯言福公喜爲詩曾任伊犁索倫營領隊大臣伊犁西南
邊外有特穆爾圖渾爾旁多古翁仲福公巡邊至其處作詩云
斜陽奇語雙翁仲不是前朝舊鼓笳殊清致可喜居易錄云陳
給事說過喀魯三百里喀爾喀車臣部落界卽南望北斗矣余
嘗以問同年那太僕偶堂丹珠前任內閣學士言此說未確至彼地望斗
覺七星相距空處較都中所見加寬耳同年寶獻山相國興云
此地高之故也地高去天覺近故望星之空處覺寬寶時自吐
魯番來因言彼地望月中影似加明晰望天河中白氣乃是小
星吐魯番較京師高一百五十餘里去天較京師將近一度塔
爾巴哈台其地較京師高一百〇〇里故望星如此其說似可
信

雜記三

六

東廂屋脊蓋其地在天河之西也其地每月朔卽見月
葉爾羌和闐皆產玉和闐爲多然入貢則由葉爾羌大臣奏進
其商回之售賣初無例禁自乾隆四十三年高公樸請開年一
次官爲開採于是定例玉禁始嚴凡私赴新疆偷販玉石卽照
竊盜律計贓論罪又辦事大臣期公成額阿公揚阿等先後請
于密爾岱及巴爾楚克地方各添設卡倫一處以防回民私採
及商民夾帶之弊又請將採剩河玉賣與兵丁俾轉售商民以
沾微利自是以後玉器遂爲無價寶矣嘗見雙冠軍搆玉煙壺
二枚用白金一千八百兩又冷姓商搆玉碗四口徑五寸索直
五千兩及己未春弛玉禁其從前因販玉獲罪者俱核釋兵丁
轉售之例及密爾岱巴爾楚克卡倫俱議裁先是葉爾羌奏進
大玉至是令卽於所至之處棄之因棄於烏沙克塔克台焉惟

商販應稅者於起票進關時注明若干每月造冊移付嘉峪關稅員查核于是王大賤年餘猶見前索價五千之四碗祇須八十兩矣

和闐產玉之地有五曰玉隴哈什曰哈喇哈什曰桑谷樹雅曰哈琅圭曰塔克惟出玉隴哈什哈喇哈什二河中者美其水皆出南山東西夾和闐城而下和闐古于闐漢書所謂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是也西曰哈拉哈什河哈什譯言玉哈喇譯言黑也故玉色黯東曰玉隴哈什河玉隴譯言察視之辭俗言其玉尤佳嘉慶間充貢之地皆罷採歲唯取玉於此河其葉爾羌之玉則採於澤普勒善阿採恆以秋分後為期河水深總沒腰然常渾濁秋分時祭以羊以血灑於河越數日水輒清蓋秋氣澄而水清彼人遂以為羊血神矣至日葉爾羌幫辦蒞採於河

雜記三

七

設鴉帳於河上視之同人入河探以足且探且行試得之則拾以出水河上鳴金為號一鳴金官即記於冊按冊以稽其所得採半月乃罷此所謂玉子也近年產亦稀同民應貢出費購以獻矣葉爾羌西南曰密爾岱者其山綿亘不知其終其上產玉鑿之不竭是曰玉山山恆雪欲採大器同人必乘羴牛挾大釘巨繩以上納釘懸繩然後鑿玉及將墜繫以巨繩徐徐而下蓋山峻恐玉之卒然墜地裂也今斧鑿碎玉堆積隨時可以之抵雀矣其玉色青蓋石之似玉者爾雅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密爾岱是其地矣記之可補爾雅註
烏沙克塔克台所棄玉三即密爾岱所產也徐星伯同年行經其處大者萬斤次者八千斤又次者三千斤共置一處初覆以屋年久屋圯玉之面南者俱為風日所燥剝落起皮聞輩此大

玉時用馬數百匹回民不善御前却不一鞭筆交下積沙盈尺軸動輒膠回民持大瓶灌油以脂之日裁行數里奇公豐額奏回民間棄此玉無不歡欣鼓舞其喜可知也

蒙古外藩王貝勒及胡圖克圖死皆遣官致祭或賜奠致祭者有祭文星使行一跪三叩首禮賜奠者星使至立奠三爵而已然賜奠之禮隆於致祭也星使回有私觀羊幾頭馬幾匹駝幾隻或佐以銀星使反其銀與駝或取一二羊焉或取一二馬焉如是而已貧者猶不能也嘉慶己巳土爾扈特汗死遣子爵策侍衛楞往喀喇沙爾賜奠汗之夫人

七額駙拉旺多爾濟之姪女也策侍衛至夫人已往山中避熱其地有古廟祇三楹汗之柩置於外廊之地其簡畧如此策奠畢回夫人遣其官等數人餽以小哈噠哈噠者薄絹也紅黃二色蒙古買以敬佛

雜記三

末

為貴物焉大者長丈餘小者數尺小鳥鎗一元寶二策受哈噠反銀物仍以哈噠答之受哈噠者必轉答以哈噠其人固請留其鎗不獲已將留之先取以觀其人乃曰鎗門實有損此地無能治者策固婉却之乃還某問其儀具以告某笑曰猶是小鳥鎗也昔以餽我我不受今為襲封復持往伊犁獻松將軍松將軍又不受一損缺無用物耳乃為至寶是則可憫已

恰克圖讀若去聲我國與俄羅斯交界之所庫倫大臣所轄也庫倫土謝汗地商民皆居毳帳大臣衙門壁瓦則皆以木交易即在恰噶爾設監督焉彼亦遣人於恰噶爾總其事以我之茶葉大黃磁線等物易彼之哦噎紉灰鼠海龍等物恰噶爾地最高至其地如登嶺然俄羅斯地漸窪下故其國氣候恆燥若矣我之貨往客商由張家口出票至庫倫換票到彼繳票庫倫者圍

子之謂也庫讀若平聲今有喇嘛圈子園內皆喇嘛買賣圈子園內皆買賣人客貨俱載以駱駝俄羅斯人每以千里鏡窺之見若干駝即知所載若干物商未至前四五日已瞭然蓋其鏡已見於三四百里外矣子爵策侍衛榜言之

耐損回俗大喜事也凡未成丁者十五歲以下勢前必小割一刀名曰耐損其禮擇日請阿呼阿呼者老師傳也至其家為割之親友咸賈有以禮物餽遺者富家仍置酒饌留賀者飲食此禮不可解李鼎和為余言之李臨清人言其鄉回教俱如此但不知惟臨清一州行之抑天下回教皆然也當訪之

庚辰九月五日徐星伯見過出小銅佛示余言烏魯木齊所屬之濟木薩保惠城為唐北庭都護地保惠城北五里有舊城基址土人名曰破城其地往往得古錢皆開元錢銅器而銅佛尤夥大小不一近時牟利者置窩棚於其地掘而貨之然取之不竭多餘山侍郎慶歸攜銅佛數尊皆新出土者星伯乞其一高約二寸厚約二分為韋陀狀下有座似蓮花形座有四孔皆穿下有圓柱似冠上頂柱蓋用以安插者也佛腦後有銅鼻一直孔穿蓋用以備縮繫也又有一銅七長約七寸綵墳起如粘翠厚將及分蔥然可愛皆唐物也

雜記三

九

同年徐星伯學使自伊犁歸攜一小圓錢盒相示大如拇上鏤銀文絕細遠觀儼若草麻子狀下有鏤所以梵開闔者上有鈕若洋表之環闔之蓋之裏色精底之裏色銀其中有翠色小雀紅其首單以玻璃如指南針但雀之首西向云為回子阿渾所佩者同俗每日以未以後五時向西禮拜蓋其祖國在西故禮之且以送日也此物惟阿渾之最尊者方得佩之蓋出於藏地

即回疆亦少有得之甚不易也星伯過葉爾羌時遇克什米爾部人貨得之其名曰克闕勒拉默回之祖國曰默特

西藏古吐番也其地不耕不耨播時普灑其種及苗高二三寸青葱一片則分隴拔而棄之隴之存者仍青葱一片也迨再長至四五寸則腰割而棄之存者再發收可十倍蓋地氣之壯也其俗人家門首屋脊上安一物如人之勢以屋之大小為物之大小未有無此物者大招則大可數尺矣女子每日必塗面如戲中鐵勒奴蓋以喇嘛多恐其見色不誠耳鄂雲浦中丞駐藏時有一傅粉抹脂者居然名妓也身價甚高招之不能即至其名四字人喚不清即以倉場侍郎呼之蓋其字音相近也可為絕倒

雜記三

三

葉庶常桂云晉甯州當國初尚有科名自城南天台山崩後科名遂絕後越六十年始間有獲第者今乃稍盛蓋此山崩其半自崩後山勢向外形家說地氣六十年一轉今蓋其轉機也風水之說其信然歟

礪砂出庫車徐星伯云其山無名在唐呼為大鵲山其山極熱夜望之如列燈取砂者春夏不敢近雖極冷時人去衣著一皮包露兩目入洞鑿之然不過一兩時即出而皮包已焦不能逾三時也其砂著石上紅色星星取出者皆石塊每石十數斤不過有砂一二厘許攜此者用瓦鑊盛石密封其口鑊不可滿蓋火氣特重滿則熱甚砂走也然受風亦走受潮溼亦走賈人攜此每行十數日遇天氣晴明無風時揭其封以出火氣星伯過庫車時曾攜數石密封之及抵伊犁則石皆化成黃粉而砂已不見矣故攜此甚難即其地亦不易得惟白色成塊者不化乃

其下等也然可以及遠內地所謂確砂類即此耳

錕水以真礪砂合五倍子水而成可爛銅鐵星伯同年寓伊犁時適有一舊鐵香爐戲取燭油畫一龍題數字於上置水中一宿爐上鐵銷鎔一二分而燭油所畫則凸起不動龍與字高出而其地光平如鏡攜至京觀者以為刀法之平非秦漢以後人所能斷其為秦漢器可知鑿古者大率易欺也

空青恆產於關外戈壁中其地無水盡沙所謂旱海也惟蘆石有之沈縣令

仁樹初官甘肅徽縣及兩當雜職其地為蒙古年班入京孔道

一歲蒙古包過蒙古所攜物俱以皮貯為包里下馬家兒從之凡官差用里下

從人蒙古押包者前行過一處下騎見若蹲地者見其手若釋子

之捻訣者見若拾地上物塗目者馬家兒從後觀之瞭然而而

不知所以追及之騎者去視其地無有物也諦尋之見沙中有

雜記三

小石剖為二就審之剖處皆有窩有滴水貯窩中意前騎者之

塗目必是水也亦醮而塗其目水盡乃行及夕問之前下騎者

莫肯告復自言其塗目事前騎者驚曰爾何來得此造化耶明

日騎者行從馬者以其馬歸無他異也久之里中有聚賭押寶

者此子至即見其盒中物或青龍或白虎若置於前無障礙者

因大笑眾人之皆盲也眾隨之輒中寶主患之異日有出寶者

此子至無不中寶主因相約賄之乞勿至亦勿言於是衣服

飲食不謀而裕如矣一日眾飲之詢其術祕不言又極飲之醉

苦詢之始具道其故眾共謀曰此子不死此目不得除也因共

殺之遂成獄沈備得其詳余忘其為兩當為徽縣矣此子亦忘

其名可知空青不徒治目疾也

徐星伯云烏魯木齊開鉛廠工人掘地得一石碎之水出厥官

聞之急令往取水已散地無餘天生異寶每誤棄於無知者之

手亦何可恨

西域賈人能識寶以有驚寶也徐星伯之僕李保兒者舊從廣東觀察朱爾廣額在伊犁曾見其人知其法其法遇得驚寶與之約相隨十年或八年其物大若豆喜食血亦與之約每日食血若干厘不及分也約明即以小刀劃臂納之臂中自此即能識寶過期物自去矣始知西域多識寶者非生而異人亦非別有幻術也

嬰國名白蠻也字書多不載蓋廣韻嬰字下只注為姓未注為

國名故相承遺漏耳按隋書蘇孝慈傳兄子沙羅檢校利州總

管事從史萬歲擊西蠻累戰有功進位大將軍冊府元龜載孝

利州總管事蓋以又梁睿傳睿請甯州朱提雲南西蠻並置總

雜記三

管州鎮報耕錄載宋戲曲院本有五花嬰弄院本五人一日副

淨一日副末一日引戲一日末泥一日孤裝又謂之五花嬰弄

或曰宋徽宗見嬰國人來朝衣裝鞵履巾裹傳粉墨舉動如此

使優人效之以為戲於是諸雜院嬰有人參腦子嬰斷朱温嬰

變二郎嬰等名其地在漢為牂牁地雲南新出嬰龍顏碑南北

朝宋太始二年九月刻書之以補嬰字注之漏

國學內有俄羅斯學康熙間許俄羅斯通中國始遣其子弟入

學十年一更子弟若寄信於其國皆露函交理藩院理藩院譯

其文進呈無私語方為寄之嘉慶己巳忽寄書一本皆漢字其

書卷前二頁有圓圖如太極狀圖內黑白雜錯若畫雲氣者其

解以為陰陽二氣有此二氣是生一男一女男女自為配是生

天主反復辨論大意似祇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書奏

仁

宗合察其書所自來得其刻板燬之案俄羅斯古丁零國也人狡而狠好利其國教宗耶蘇

海船敬奉天妃外有尙書擊公二神按尙書姓陳名文龍福建興化人宋咸淳五年廷試第一官參知政事宋史有傳明永樂中以救護海舟封水部尙書擊公閩之擊口村人姓卜名偃唐末書生因晨起恍惚見二豎投蛇蝎於井因阻止汲者自飲井水以救一鄉因而成神五代時卽著靈異二神亦海舟所最敬者

雲南土司惟宣慰司最大秩口品其地隸版圖而爲南掌老揭所奴隸每蹂躪索餽獻有喀魚拉者爲尤甚宣慰司初尙富今已彫敝則不勝其擾而喀魚拉之來更煩思茅同知轄是境也能爲之逐喀魚拉卽爲稱職蓋南掌諸國皆瘠而窮又爲緬甸

雜記三

三

附庸意者供億不足不免旁索嘉慶已卯南掌入貢其從者所過雖辦差之草簾亦取而留之鄙可知矣

滇粵多蠱有以藥成者有自生者熊編修常鐔典試雲南偶與內監試某觀察談及某曰此易見耳翼日告曰蠱起矣熊出室望之如放洋燈者然某曰貴人指之則落星使何不試之熊指之果墜熊曰觀察亦貴矣何獨屬我某曰非 欽使不應也

省中惟巡撫學政乃可耳考官 天使故請試之此理殊不可解

雲貴邊境常有瘟氣氣之至也鼠必先災鼠災必吐血而死人家或見梁上鼠奔突墮地吐血者其人卽奔莫回顧出門或橫走或直馳竭其力奔數十里或可免人有中之者吐血一口卽死此氣之災時或一條時或一段如一村分南北街竟有街南

居室一空而街北完然者如一村數十百家竟有中問數十家一空而村兩頭完然者初聞此災不禍有功名之人凡生監皆可免近今生監亦不免矣此理亦不可解

南掌古越裳地自周以後不通中國明有刁線歹始通貢雍正七年遣頭目叭猛花貢象乾隆十年以該國寫遠定爲十年一貢五十九年始賜勅印彼時國王召温猛不克自振逃赴越南越南國將其勅印收繳其國乃爲其胞兄召蛇榮代理嘉慶十八年召温猛死於越南之南雅其國遂爲蛇榮子召蟒塔度脂

所有每貢用蒲葉金字表文其貢使稱曰大怕音近怕字之上音耳從者稱曰後生曰大怕者蓋其貴者尊稱也大怕衣紅袍帽則若官轎前劊子手之式其內衣布緊纏其身亦著靴聞在其地則赤足且不著褲也後生或衣藍布袍或葛布不帶領暑

雜記三

三

日亦戴駭鼠帽其狀不文大怕之服富亦如此今所服者蓋入雲南境後地方取戲中衣帽使著之非其國服也

安南國嘉慶九年 錫號越南古交趾也其隨貢使來者衣紅短襖束綠帶以藍布纏頭出兩角若戲中之扮漁婆者貢使則寬袍紗帽帽上加一鑿花銅片若女子之翠圍其地東南界雲南人無尊卑皆赤足見有以繩作絡人坐絡中扛而行則其長官出也儼若中國之擡豬者矣

廣東香山屬有地曰澳門爲通夷船之所其地隔海廣東人及客廣者多未至其地余嘗往游之夷屋鱗次番鬼雜處儼然一外國也明代許西洋租地交市只一千三百八十人耳今所侵殆數倍矣其人皆樓居高樓峻宇窗扇悉以玻璃軒敞宏深令人意爽樓下多如城之甕洞賤者處之其屋用白石攢灰聖之

宛如白粉潔淨可翫其俗有尊客至當家老翁出迎禮以脫帽為恭以婦女出見為敬男子無少長則避之客至款留酒果設大橫案鋪以白布列果品茶酒於其上近門處為尊客座排列依次而北其婦坐於案之橫頭女子環案坐客西向則坐於客右東向則坐於客左案前各置磁盤內置刀一叉一疊白布於上布即飯單也飲以熬茶和以白糖一女斟茶則一女調糖令鬼奴接客座以進食果則女子切片置盤內鬼奴遞送客前取客前之盤返於主人別置他果往復傳送酒貯以玻璃罌紅黃白各色俱備杯亦玻璃大小羅列以酒之貴賤分盃之大小飲時則主翁自酌鬼奴傳送客飲愈多食愈多則主人愈樂婦人粧束悉與洋畫同其髻式與內地無異但無尾耳願前留垂髮長二寸許被於額上如內地未嫁女子之看毛髮捲如畫獅

雜記三

五

即詩所謂卷髮如蠶也生於其國者髮淺絳色而目光綠生於澳門者與內地同淺絳者天然卷毛黑者則盤束而成矣女之大者兩肩被以水紅綉及乳如雲肩而無瓣聞富者仍加金繡胸俱露而不蔽裙亦束於衣外女之幼者垂以褲脚布之細如蟬翼有必晒花園者園中以銅絲結網蒙之內有大樹一株小樹數株有假山有水池壁上多插以樹枝蓄各種鳥紅黃白綠五色燦然鳥之上下飛鳴宛如在園林中也或巢於樹或巢於山間水旁或巢於簷壁及所插枝上名曰百鳥巢又有曰八角巢者別一家之園也巢乃一六方亭子耳園中曲道逶迤竹樹蔥蘢與唐人園亭無異番夷稱內地人為唐人惟屋宇不同園蓄雞一大若小驢額上有肉角食火即火雞也番人之有職者所居牆外有黑鬼持火鎗守之隔數十步立一人衣以純黑似戲中所扮

朱八戒者其冠亦似戲中孫行者之冠胸前用白皮條寬二寸左右交纏用以兜鎗其人以左手插於皮條內掘鎗柄鎗直豎於左乳前火鎗之旁復有鐵鎗鎗雖兩用重笨已極矣持鎗者直立不動宛同木偶人過其旁但一目覷頭不轉也近旁有脫帽臥地者三四蓋即循環替代者也此乃番國之官兵也其富而無職者門前立紅衣人如戲中之劊子手帽亦似孫行者而斜其一邊執藤鞭以守門焉其俗有詞訟事呈於番官番官具文列所訴狀下於被控者被控者復呈訴如此三四轉難明則聚訟者與被訟者於庭列坐於地以質之屈伸莫定則以經冊列地或翻之或踐之理曲者不敢踐則負矣其國制和尚為尊有犯罪者請於和尚和尚命之殺則殺命之宥則宥然和尚之尊不及女尼凡和尚所判必告於尼尼若不然則不行矣婦

雜記三

五

女與人有私遇禮拜時必跪白於和尚前蓋求和尚申天主莫之罪也婦人最重者兩乳惟本夫得撫摩之若與唐人私和尚問以會否撫乳如會撫及即戒以下次不可當即懺悔其婦亦唯唯而退女之欲為尼者先閉於寺樓惟留一穴通飲食於是者一年至期其父母問之曰其苦如此能否堅受如不能受者即令回家願苦者再閉一年復問之立志堅定即終身閉於此樓永不與人見始佛家所謂真苦修行者故其尊莫與比並矣又其俗男子不得置妾不得與外婦私其婦約束極嚴而婦人隨所愛私之其夫不敢過問若其夫偶回本國往來須時必托一友主其家其友三四日一過宿若逾多日不至婦則尋至責以疎闕其夫歸問友之往來疎密密者即為好友疎則不與之交矣習俗所尚全與禮教相反此天之所以別華夷也

番婦見客又有相抱之禮客至婦先告其夫將欲行抱禮夫可之乃請於客客亦允婦出見乃以兩手奉其裙跳且舞客亦跳舞舞相近似接以吻然後抱其腰此為極親近之禮也

番國官職有文武文由考校而得主文字案牘職有六等武多世職凡沒於王事者即以其子襲其官其住澳門之大班多其國之貴者曾有一大班病死剖其腹細按其五臟某臟受病一為圖註明歸白其國主屍則葬於澳門其墓似浮圖與僧家葬禮無異其非貴人之沒於澳門者死即埋久之則去其骨骸更以埋新死者

聞番人言紅毛國中水火皆有專家只許一家賣火一家賣水無二肆也人家夜不舉火至晚驚火者能令室中自明無俟燃燭也欲水亦先告驚者屋宇皆有水法水即自至無俟擔桶也

雜記三

毛

夷人多巧工此語或不虛也

夷船只許進澳門易小舟進黃埠此外不得至也戊寅有一夷船至守口者問之答以遭風將整蓬索而後去越數日蓬索不整亦不去守者稟於制府禁米菜小艇不得出口夷船不得食具狀以訴不由其大班轉稟阮制府令責其大班以該船既不應到所不當到之地乃又不訴所應當訴之人何該國漫無統屬至此大班乃實訴其船係為提取軍餉六十萬而來非數日所能卒辦俟餉齊即去乃不禁米艇越半月果去蓋紅毛時為雁雕戰敗而提餉也紅毛善水戰雁雕善弓矢引以登陸以強弩毒矢射之大喪其師紅毛近漸強橫遭此損折是亦天挫其鋒也

竹葉亭雜記卷四

桐城姚元之伯昂

太學石經凡一百九十碑為江南拙老人蔣衡書乾隆五十七年始勒石先是五十六年冬 上欲勒石經於太學初命

彭文勤公元瑞司校讐金司空簡司工五十九年 上啟

蹕幸避暑山莊以文勤不隨扈 命每晨攜筆硯至乾清宮

徧校 內府所弄宋刻各本金司空備食文勤因得觀人間罕

見之本考其同異著為一書名曰乾隆御定石經考文提要凡

蔣書不合於古者俱改正之碑成文勤面奏云石經將垂訓萬

世只臣與金簡二人列後銜臣以末學金又高麗人恐不足取

信因加派和相國珥王文端杰為總裁董文恭誥劉文清墻及

金司空彭文勤為副金司空士松沈司農初阮制軍元瑚太宰

雜記四

圖禮那太宰彥成隨同校勘獨文勤得邀 官銜並 命仿

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例每經勒考文提要於後和相國族焉大

毀提要不善併言非天子不考文議文勤重罪 高廟論

云彭元瑞本以乾隆御定石經加其上何得目為私書和計不

行乃令人作考文提要舉正分訓詁偏旁諧聲三門以為已作

也以進又嘗提要多不合坊本不便士子請飭禁銷毀併命彭

某不得私藏 高廟嘆曰留為後人聚訟之端亦無不可

其事乃寢和乃密令人將碑字從古者一夜盡挖改之而文勤

之考文提要亦不果刊嘉慶八年文勤奏請詳加察覈

仁宗命董文恭紀文達朱文正戴文端那彖宰查對但將碑字

之草率漏畫畧加修補而已阮制軍之撫浙江也始以考文提

要屬門下士許進士紹京刊刻焉提要之作嘗萃宋本之善者

嘉慶二年 乾清宮燬於火宋本俱盡今乃藉是書以存其大概豈非深幸耶碑無故被一夜之災抑又何也蔣衡江蘇金壇恩貢生乾隆五年以手書十三經進 賜國子監學正衡為人作書每自稱曰江南寫十三經拙老人蔣衡後更名振生

駢字類編書板久不存人家有藏者亦據為奇貨嘉慶甲戌夏武英殿奏請清查板片書籍時同年謝峻生編修為提調官

查至 南薰殿見爐坑內 燒火坑出灰之坑 都中名曰爐坑 有物貯焉命啟之板片堆積審之則駢字類編板也核校短二千頁因奏請刻板

千補之 板兩面刻字 故只用干板 今此書發賣士子俱得見之矣 武英殿書籍其存而不發賣者向貯於 殿之後 敬思殿甲

戊夏清查將完好者移貯前殿其殘缺者變價符呪等書悉付之丙於是 敬思殿空為貯板片之所謝峻生云查書時窗臺

雜記四

二

上有黃袱包貯一物拂塵展視得書十二本蓋兵書也無名目

書中畫圖按圖解說如白虹貫日惡風震雷之類天見何象則何如應畫有斷尸橫陳將軍缺首等像圖皆著色畫見之可怖

解俱稱朱子曰恐係秘本不敢細讀因進 御覽奉 旨仍謹藏於殿中案兵家書有圖者惟虎鈴經撮天時人事之變

凡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風雲備舉其占有飛鸞長虹八卦四陣諸圖經為宋許洞撰又握機經於衝衝風雲諸陣皆繪有圖為

明曹允儒撰此稱朱子則不知何書疑為偽託紫陽者也其變價之書峻生購得通志堂經解白紙本雖缺少三禮圖而其本

絕佳書內有謙牧堂印猶是內府收存之初本也 活字板造始於宋沈括筆談云宋慶曆中畢昇為活字板以膠

泥燒成陸深金臺紀聞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板印尤巧妙

蓋其始或以泥或以鉛也乾隆三十九年金侍郎簡請廣四庫全書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板式鐫木單字二十五萬餘 高宗以活字板之名不雅馴賜名曰聚珍板

有元一代之史明人不解其國語於其人姓名多謬舛錯謬 高宗御定三合音訓先擬依其國語改定如脫脫當為託

克託阿里不哥當為額時布格帖木兒當為特穆爾之類其名始正惜自國子監取三史板交 武英殿久未舉行善讀者取

音訓查對即了然矣趙國北纂二史劄記將音訓刻入正此意也道光初年勅改軍機章京又率意翻換如額時布格更為阿

里克布克和爾果斯更為和爾和遜此類不可勝數閱者幾不能識為何名尤可笑者史中有金復蓋海句是總金州復州蓋

平海城四縣而言也纂者改為金復哈噶蓋誤以蓋海為人名 雜記四

三

也又睿宗傳飲酒歡甚願謂左右曰纂者以甚願二字改為薩賴蓋甚願二字刷本畧有模糊遂誤以兩字為人名若此之類

甚多且挖改原書不久必有脫落之弊後奉 旨校正常州吳伯興宗丞孝銘時官水部郎分得列傳與余話及足知纂書

官不出一手亦重得其人也 廣東省城內雙門底拱北樓上有銅壺滴漏其時最準三層大

小五桶皆以銅為之桶旁鐫字云延祐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造以後另行小字云 作頭沈運行 作頭杜子盛南海縣該吏

陳用和 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陰陽提領簡德轉監鑄承務郎廣州路南海縣尹兼勸農事周勝寶提調監鑄 廣

州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常天錫 廣州路總管知事宋君敬 承直郎廣州路總管推官王亨 承德郎廣

一書... 十... 15... 五... 小

州路總管府推官王思聰 廣州路總管府判官扎忽 廣東
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令史常文廣 承宣郎廣東道宣慰使
司都元帥府都事王巨威 承務郎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
府都事楊復 承宣郎廣東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穆齊候
承宣郎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捏古何 中順大
夫廣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王從政 奉議大夫廣東
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拜降 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
宣慰使司副都元帥阿刺不花 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
元帥帖里 賁善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馬速忽 此壺
至今五百餘年尚能不差時刻猶可見古人之制作也阮芸臺
制府仿其式以錫爲壺置於廳事之旁時刻俱不能準蓋工人
未能得其中之消息也或曰錫不能如銅之堅故易壞耳

雜記四

四

文王鼎宣和博古圖載鼎銘七字曰魯公作文王尊彝薛尚功
鐘鼎款識載魯公鼎銘同蓋即博古之文王鼎也姜紹書韻石
齋筆談記李脩吾節鎮淮陰遣中翰黃黃石以千三百金得文
王鼎於梁谿嵇少峯家後記此鼎之轉徙甚詳劉公敞七頌堂
識小錄云文王鼎所見凡二馮涿鹿孫退谷二家所藏形制皆
同孫氏翡翠尤勝云云此中或卽有脩吾之物亦未可知然世
安得有知許文王鼎哉脩吾之物其篆文及鼎之輕重大小筆
談已言其與宣和所藏迥異誠如所謂飛鳧家見鼎之方而古
者卽指名爲文王鼎恐不免見牛呼戴見馬呼韓矣
通志堂經解納蘭成德容若校刊實則崑山徐健菴家刊本也
高廟有成德借名徐乾學逢迎權貴之 旨成爲
明珠之子徐以其家所藏經解之書蒼而付梓鐫成名攜板贈

之序中絕不一語及徐氏也書中有宋孫莘老春秋經解十五
卷而目錄中無之山東朱蕙湖在武英殿提調時得是本以外
間無此書用活字板印之蓋以通志堂未曾付刻也其時校是
本者爲秦編修敦甫恩復秦家有通志堂刻本持以告朱朱愕
然不知當日目中何以缺此也秦云據其所見爲目中所無者
尙不止此豈是書有續刻歟

復齋鐘鼎款識冊南宋秦氏煇物也煇爲檜子其門客董良吏
爲之摹繪成冊今歸揚州阮制軍元刊本傳世此冊自宋流傳
展轉至明項氏以銀二百得之又展轉至揚州秦編修敦甫欲
仍以銀二百購之其人不售有陸氏者增銀二十乃歸陸氏陸
後攜至杭州時阮撫浙因乞跋阮欲以原購之數取之不可西
湖多 御碑一日陸忽於碑旁鐫內閣中書臣陸某敬觀守

雜記四

五

土者以陸大不敬將寘獄阮以書生無知乃爲解釋陸感德之
獻是冊以謝遂歸阮夫煇之爲人不足重而其所寶之器其猶
存人間與否亦未可知而乃藉是圖以至於今使人按圖知古
則微楮勝於吉金多矣豈其中亦有神物護持之歟
楊妹子善畫圖繪寶鑑載其畫有趙清獻琴鶴圖特佳但云不
知其名或曰是清獻之妹或曰公之女也或又曰清獻公媳也
總不可考案姜二酉韻石齋筆談乃宋甯宗恭聖皇后妹也姓
楊氏且爲南宋人與清獻姓既不同而年代復遠或人所云舛
誤甚矣筆談又云凡御府馬遠畫多命題詠曾見馬遠松院鳴
琴小幅楊娃題其左方云閒中一弄七絃琴此曲少知音多因
澹然無味不比鄭聲淫松院靜竹樓深夜沈沈清風拂軫明月
當軒誰會幽心調寄訴衷情庚辰秋有友持山水畫幅屬題畫

遠山一角近坡老松葱鬱松下一人鳴琴款署馬遠名雖賡物而頗有韻致幅邊多題詠余乃為一絕云宛然如對晚風清松院沈沈夜月明但少題詞楊妹子輕吟一闕訴衷情

古人收藏名跡多鈐以私印記識賞鑒家一經品題後人多藉以珍重即賈似道之奸惡世反以有長字印及秋壑圖章半山堂等印為可寶項子京蒐羅名品固一世之豪其傳於今者私印纍纍殊不傷雅而韻石齋筆談遠以石衛尉黠美人臂之其載價於楮尾亦欲後人不輕視耳乃謂與賈豎甲乙賬簿無異未免惡詈是則毛西河一流習氣矣

詩以道性靈故往往有識語齊五行志日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輒云愁和諦後果有和帝禪位又日文惠太子在東宮作兩頭織織詩後句云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諸王宰相相繼薨

雜記四

六

祖二宮晏駕唐駱賓王帝京篇云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人謂賓王與敬業與兵揚州大敗逃死此其識也崔曙試明堂火珠云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以是得名明年卒唯存一女名星星元張之翰除松江知府題桃符云雲間太守過三載天下元貞第二年是歲即卒六安陳鰲中嘉慶丙辰科進士覆試第一時題為首夏猶清和陳起句云入夏初居首春光剩幾分丙辰以前數科凡覆試第一多得狀元人俱以狀頭期之乃不數日即卒竟未與殿試又曾見吳雲莊上舍持一扇為畢某詩忘其末句有空濛人浸一江煙之句余曰此人恐有水厄越歲雲莊為言前見扇頭作詩人已死於水矣無心出之往往有應蓋亦機之先見者歟

宋曹士冕作法帖譜系世罕得其本浙江鮑士恭家有藏本人

亦希見余嘗於永樂大典中寫出之其論淳化帖之支派甚詳內有灃陽帖云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佚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或云武陵帖蓋以灃陽本重刻未知孰是云云而灃陽刻石之原委未明於鼎帖云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云云而所刻卷數之多寡未述按晁公武讀書志有武陵法帖二十二卷王若谷以秘閣法帖合潭絳臨江汝海諸帖參校有無補其遺逸成是書鼎中張斛刊之石曹云武陵板本增益最多或言武陵以灃陽本重刻則灃陽自較諸帖為多矣又係石本當即張斛所刻之武陵法帖也晁公武見此帖距曹氏作譜系時三十餘年或士冕未見全帖未能詳考耶書之以補曹氏之未備

雜記四

七

宋李莊簡公光致胡忠簡公書云見公漢隸甚奇古今漢碑絕難得不知左右何從而學之乃超勝如是僕有轉物菴碑乃鄒德久書不甚佳得暇為作此三字甚幸據此帖足見南宋得漢隸之難如此洪趙諸君所藏乃能如彼之富則其購求之艱用心之苦為何如也後世乃猶欲持一帖之漏以普議之耶

歲辛未見蔡璽場大使傳聲購朱文公手書注魯論先進第十一篇猶是未定草稿也竹紙墨格以今本較之其塗改及不同處不過數十字曾逐字開寫一紙收存今不見矣書法極蒼秀可愛然以所改字讀之亦無大緊要或明代善書者偽託之耳

存復齋集載有跋司馬溫公於范忠宣手帖上書通鑑彙跋云此彙標題晉永昌元年之事是年王敦還鎮元帝崩此江左立國之一變也故公不得不手書之云云今讀通鑑於是年事簡明詳盡令人瞭然可見先輩不知費幾許心血往復審正而後

脫棄也存復齋集元朱德潤撰字澤民隴陽人流寓吳中延祐末以薦授翰林應奉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授鎮東行中書省儒學提舉虞伯生序惜以畫事掩其名周伯琦作墓誌謂山水人物有古作者風其雪臘賦稱天子大蒐於柳林召小臣朱德潤圖而賦之是善畫矣今罕有傳者按德潤移疾歸至正十二年起爲江浙行中書省照磨官參軍事攝守長興集題征東儒學提舉案集中文止於至正十一年是集蓋成於未起官以前也

嘗見墨筆細竹一副畫爲道昇題爲子昂殆偽造者仿本也故不入錄題曰文湖州詠竹一字至十字成詩竹竹森寒結綠湘江濱渭水曲帷幔翠戟矛蒼玉虛心異眾草勁節逾凡木化龍杖入仙坡呼鳳侶鳴神谷月娥巾帳淨丹丹風友笙竽清藪

雜記四

八

叢林間飲酒瘦影搖尊石上圍碁輕陰覆局屈大夫逐去徒悅椒蘭陶先生歸來但存松菊若論檀樂之操無敵於君欲圖瀟灑之姿莫賢於僕歷代題畫詩類及廣羣芳譜俱未選故錄之盧村硯余在中州曾得其一瓦質而龜形余既莫知其所出試以墨亦不甚奇未之重也及試陝州見士子有用此者問之云殊不易得有不發墨者僞也然不能言其詳山長馮夢花綬浙人也在陝久見而問之乃爲余具道所攷時當冬寒且言遇寒不凍驗之果然馮有長詩一章前有序敘述甚詳記以備考序云村在陝州城南三十里傳有隱士盧景者好造瓦硯硯成悉塞之厓壁間村以是得名然莫詳其時代州乘亦逸其人惟硯密故址猶在人於得硯處時見開元古錢因疑硯爲唐時物云硯之大者徑尺小者三四寸形製如箕如瓢如龜鱉之甲下有

兩足或四足質似麤而甚薄然堅緻密栗不可磨削性發墨而不滲以盛水暑月不涸寒月不凍或謂其古澄泥類也硯之在村隨處皆有乃入土輒數丈上多居人屋廬禁人發掘必俟其旁厓崩裂始爭鋤土出之又往往爲沙石壓損完者百不得一故村人甚秘惜焉辛未夏於州城偶得之因記以詩鏗然片瓦堅於鐵大或如瓢輕如葉陝人貽我向我言此爲古硯歲千百父老相傳作硯人姓盧名景多高節平生造硯不賣錢害之土內如埋壁至今時代不可稽求之志乘皆湮沒廢審毀敗子孫亡村以盧喚未會易審外村前百丈厓田夫往往揮鋤掘掘時常見開元錢粘泥附硯相狼籍以錢證硯硯可知當是唐時人手澤吾聞盧綸尉閬鄉又聞盧奐守二壘豈其後人隱是村借端猶奮文人烈不然尋常陶埴家好名孰抱如斯癖其時澄泥

雜記四

九

出虢州更傳石琢稠桑驛唐人硯譜竟寶之勝於龍尾斧柯石二者年來早失傳搜羅不得人爭惜此硯當時不著名胡爲歷劫難磨滅尾圓頭銳腹低凹一池似月環其額案頭昂首類於蟾裙邊舒足跋同鱉偶爾金壺勺水傾積旬會未虞枯竭研之三匣墨如雲一泓終日凝靈液瓦當銅雀世紛紛孰優孰劣無能別詞人寶愛過琳腴銀箋珊瑚管動同策吁嗟乎作字張芝尙有池吟詩魏野常留宅足與黃流底柱共千秋誰知更有區區陶瓦稱奇絕

竹葉亭雜記卷五



桐城姚元之伯昂

董相國文恭公年五十大拜入直軍機三十餘年見人從無疾聲厲色禮貌之周到雖於童子亦不肯忽也而退直入家則性氣殊急出門能謙恭數十年如一日實亦人所難能也公鼻中有淤肉閉塞氣不得通每當嚴冬入西華門撲面風來則張口迎之或風甚氣逆則小立暫喘老年得上氣疾至冬恆劇蓋亦由鼻息之不能轉運也

座師朱相國文正公晚年恆閉目養靜門生故舊至公倚桌坐以杖支頤杖頭置青絹一幅蓋以拭目也與客談亦不睜目語喜談諧翰林院土地相傳為昌黎文公故有文公祠公以為代文公者為吳殿撰鴻一日丁祭畢昇轎過文公祠公自轎中回

雜記五

首作拱介大聲曰老前輩有請矣乙丑除夕余至公家問公歲事如何因舉胸前荷囊示曰可憐此中空空押歲錢尙無一文也有頃聞人以節儀呈報曰門生某爺某爺節儀若干封公因謂余曰此數人太呆我從不識其面乃以阿堵物付流水耶其諧謔如此自以為前身為文昌宮之盤陀石因號盤陀老人有請此者謂公係文昌二世儲君名淵石故字石君奏請加梓權封號行九拜禮卒之日臥處一布被布褥而已 上親賜奠

駕至門即放聲哭且 賜以詩有半生唯獨宿一世不談錢傳曰知臣莫若君信哉

青烏之術似不可信然亦有可據者蓋亦在其術之精與否也朱文正公其先浙人曾祖客於京業鍛有江西一士善地理而道不行迤邐已甚居與朱翁隣每出入扃戶則屬朱翁為視焉

居數歲快快將歸謂朱翁曰承翁愛已久愧無以報德意中卜得佳城二三處翁能移殯此乎翁謝以無力置地術士言此地價不昂我力尚能買以贈翁也因以千文買蘆溝西鎮岡塔前地一區為植榆一株謂曰他年移殯來樹下即穴也前後左右視此樹均即葬後嗣當大貴然須堅屬後人若貴切無以土塚不華別加土山與石坊享堂等物也公嘗為余外舅言如此故公雖入閣惟土墳一邱樹二三十株而已公歿後公之姪山東方伯錫爵於墳後培以小土山中央畫一紅日居無何公子四品卿遂亡公之孫觀察涂年未四十而夭方伯亦禡職責成姪孫某守常州府亦降職比部某病廢累世簪纓頓嗟零落余為公會孫道其顛末歸不告家人竟至墓所將土山毀去之乃舉於鄉由教習得縣尹公後起乃有人矣誰謂術士之言盡不可

雜記五

信耶

靜海勵氏大姓也四世翰林為直隸望族三代皆官司寇少寇文恭公杜訥少嗣於杜家故姓杜後欲歸宗不知其姓

仁皇帝特賜姓勵故雖為大姓人丁不多大司寇廷儀其子也少司寇宗萬其孫也會孫翰林守謙字子大嘗以臘月宴客擇客之有貂裘者邀之重簾幃風圍爐炙火客至其堂不知其外邊之有寒也及入席益以火鑪客熱甚加以酒愈熱客皆脫裘而飲宴罷欲去紛然覩裘俱不見喧喧問主人出他表一一衣客且人與質票一紙謝曰歲事迫人無可為計諸君貂裘俱已借入質庫矣客無如何唯唯而散一時傳為佳話

仕宦之通塞實有子平所不能推者休寧汪薰亭閣學滋晚凡日者皆言官不過同知因頓場屋始就鹽場大使乾隆戊申赴

部候選自分風塵夢不作大羅天上客矣候選者例每月朔到部投供開學平生喜門馬弔一日歡會繼之以夜次日爲月朔不忍舍之散同室人有投供者倩之代同室人到部忘之是月出缺汪以月朔未投供也不得選悞恨無及不得已入闈應試是科獲售聯捷成進士官翰林不二十年至內閣學士使同室者一爲投供則早已執手版聽鼓轆門矣然平生不知幾經精子平者推算竟無一許其爲木天人也亦異矣哉或曰凡鄉居無日規卽有之或遇陰晦則誕生之時多由意度蓋時辰不得真也理或然歟

燕湖黃左田司空鉞乾隆庚戌進士授主事怏怏而歸設帳江左自分終老湖山矣嘉慶己未朱文正公入京招之來薦爲內廷供奉定例南書房非翰林不能行走黃乃以候補主事

雜記五

三

入直 懋勤殿每日入直例南齋供奉由 乾清門出入 懋勤殿供奉祇帶領匠役由石門入黃以年近六十且多病恆有浩然之志歲甲子 駕幸翰林院黃格于例不得與 上以黃當差有年 特賜翰林又以其頂戴六品若與編修頭銜有似降等因授對品翰林以 一未經補缺之主事卒爾得開方翰林實 異數也由此典試督學總裁不及十五年官一品庚辰八月入直樞密老福正未可量也當候補戶部主事時 上念其貧命戶部尙書侍郎每歲助銀五百兩尤爲異數 滿州蒙古由翰林出身者不數年必至閣學侍郎若至十餘年則不多有蒙古法學士梧門先生名式善能詩性情灑落有飄然出世之態以□□科翰林起家□□年不過四品然每及四品輒躓今已屢躓屢起矣先生喜與文士游所居爲李西涯之

故居蘇齋翁閣學顏其西室曰詩龕人因稱爲詩龕先生晚喜食山藥又名其齋曰玉延秋館性不能飲然有看花飲酒之約雖風雨必至又愛畫朱青上素人野雲時往來其門號三朱嘗要三朱作詩龕圖青上寫太湖石素人野雲分司竹樹亭榭焉詩畫之會一時稱勝嘗蓄王麓臺山水小卷前爲 南齋諸公題詠因凡入 南齋者俱請之題已已余供奉 南齋亦與名楮尾焉暮年好學益篤卒以學士終壬申冬召余與孫平叔爾準至其家告曰有事屬二君二君其爲吾祭文墓銘乎神色沮

喪居無何果卒先生壯而無子夫人病痿者已若干年買妾久不有一歲有娠先生夢窗前桂花大開然實無有桂也喜而醒則家人叩扉報公子誕生矣因名曰桂馨未弱冠成進士先是未第時求婚於英大冢宰照齋先生吾鄉方葆岩制軍精子平

雜記五

四

冢宰以桂屬之推制軍極贊成之桂以進士授中書羣謂先生平生學問爲文人領袖公子將光大以食其報也不三歲亦病瘵卒復無嗣天道不可知也猶記詩龕一聯十六字錢梅溪隸書云言論大蘇性情小謝襟懷北海風度西涯可作先生像贊俗言凡大貴者多有異人處此語或然曹文恪宗伯秀先臥被僅四尺餘只覆胸腹而已赤兩足寘於被外雖甚寒亦然劉文清相國臥被甚長睡時將被摺爲筒疊其下半揆入之家人俟其入被中並將上半反疊如包裹狀雖酷暑亦然亦是亦罕聞之事 五來之說鑿然有之紀文達公殆自精靈中來也人傳公爲火精轉世此精女身也自後五代時卽有之每出見則火光中一赤身女子羣以銅器逐之一日復出則入紀家家家人爭逐則見

其逕入內室正譚然問內報小公子生矣公生時耳上有穿痕至老猶宛然如曾施鉗環者足甚白而尖又若曾纏帛者故公不能著皂靴公常脫屣示人不之諱也人又言公為猴精蓋以公在家几案上必羅列榛栗梨棗之屬隨手攫食時不住口又性喜動在家無事不肖坐片時也又傳公為蟒精以近宅地中有大蟒自公生後蟒即不見說甚不一或謂火光女子即蟒精也以公耳足驗之傳為女精者其事或然惟公平生不穀食麵或向一食之米則未也飯時只肉一盤熬茶一壺耳宴客肴饌亦精潔主人惟舉箸而已英煦齋先生嘗見其僕奉火肉一器約三斤許公旋話旋啖須臾而盡則飯事畢矣此故則人所不解

紀文達又善喫煙其煙管甚巨煙鍋絕大可盛煙三四兩盛一

雜記五

五

次可自 圓明園至家吸不盡也都中人稱為紀大鍋

劉相國文清公卒之歲臘月二十一日封篆公坐內閣堂上座後有一白貓臥於褥體態甚偉當其未坐時固無貓也此物自何來人亦不知堂上中書供事等羣見之而不敢言公退貓亦遂不見二十四日早公卒或謂所臥之貓蓋狐也

蘊大司空布家中窗戶俱用竹簾雖隆冬亦無用氈布者蓋其性嗜軒敞不使眼界閉一室也冬日退朝只衣綿袍凝寒亦不善裘臥時以被平覆於身四圍俱不摺拂其睡亦無定所一夜嘗易數處此亦稟性獨異者有老媪嘗役於其家出則為人言之余見施吉士鑿坡隆冬亦不著裘即皮帽皮領亦不著其事略相似

前輩善喫者首推曹大宗伯文恪公次則達香圃宗伯椿人言

文恪肚皮寬鬆搗一二疊以帶束之飽則以次放摺每食肉王公大臣人攜一羊鳥又皆以遺文恪轎倉為之滿文恪坐轎中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轎倉中之肉已盡矣故其奏中有微臣善於喫肉之句道其實也香圃宗伯家甚貧每餐或不能肉食惟買牛肉四五斤以供一飽肉亦不必甚爛略煮之而已宗伯人極儒雅惟食時見肉至則喉中有聲如貓之見鼠者又加厲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親戚壽日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遺宗伯每生日餽者多是日但取燒鴨切為方塊置簾箕中宴坐以手攫啖為之一快傷寒病起上問尚能食肉否對以能食於是 賜食肉乃竟以此反其病而終

座師長沙劉文恪公誕生時是夕村人見燈火燭路挑者抬者

雜記五

六

車推者絡繹前來約半里許即之則皆酒也意村中無此大肆可容貯者俟其過尾之而行望至劉宅門首蜂擁而入眾趨視寂無一人門固扃也正驚愕問門內有喜聲報生男矣公平生飲最豪可三晝夜不輟盃終亦不醉同飲有一日半日潛逃者公皆稱為喫短命酒宋周益公生時家人聞厨室有人言曰醬至矣葱猶不至奈何益公生平不食葱俗有食祿不曾帶來之說信哉

劉文恪公傳是鍾離祖師後身故公即以仙之名及字為名與字而面圓色紅鬚微常帶笑容與世所畫八仙中之鍾離仙宛肖公少時家貧為文不能延良師家有札每課文求札仙筆削督責頗嚴一日文偶冗長仙謂不宜公乃短章仙怒因不閱悔謝乃免及成名始去五來原有自仙來者而乃有仙為師亦奇

矣

戴可亭師相於任四川學政時得疾似怯症成都將軍視之告以有峨嵋山道士在省曷請治之因遣道士至署道士謂與其有緣病可治因與對坐五日教以納吸之法由是強健道光乙未余典試西江揭曉之次晨甫撤棘而師相至是年正九十壽精神步履如六十許人惟重聽耳余問及飲食師言每日早飯時食稀粥多半茶盤晚餐時食人乳一淺盃余曰即此飽耶師拍案大聲曰人須喫飽耶年九十六卒聞師飲食如此已多年蓋峨嵋道士傳有秘法也

桂文敏公芳以少農軍機大臣奉

命赴鞠案中途授漕督

因旋蒞莅任行至荊州患病桂之祖總督兩湖沒於楚父恆官湖北督糧觀察又沒于楚都人聞公病皆危之以其先不利于

雜記五

七

楚也桂在京時與曹文正公同掌翰林院事而彼此過訪未曾登堂病時曹夢桂來訪坐廳事告云吾已物化矣惟吾祖吾父俱不利于楚是何故也曹曰君尊人豈官楚乎桂曰前吾家書煩君攜寄乃忘之耶言已復曰吾今約君往履安寺彼地絕佳可樂矣曹不欲往桂起坐牽其衣曹堅退桂曰可相待二十年曹驚寤次日桂凶聞至曹追憶寄書事乃其典試湖北時桂會倩寄家書不誣也桂二世官楚俱不利乃至過楚亦不利三世厄於楚此中豈有因果歟文正沒時恰符二十年
座師英煦齋先生庚辰四月十四日五十壽 仁宗錫以詩章并有文綺荷囊等物謝摺有云惟 國家際 周甲延 禧之盛會澤必同沾而臣工無五旬拜 賜之前聞 施 眞逾格是年爲 六旬萬壽之次年舊典亦無 賜臣

工五十壽者蓋

曠典也時先生爲冢宰兼步軍統領故摺

中又有統七校而周巡俾先宿衛首六官而步治泰正鄉階之句亦可謂極一時之榮

至玉庭照甲戌授庶吉士先是令弟奎芝圃權以辛未庶常授編修煦齋先生作示兒詩有應呼乃弟爲前輩敢向而翁認晚生句一時榮之德文莊公以乾隆

翰林起家官至大宗伯

先生爲乾隆癸丑翰林玉庭昆仲後先繼美爲滿州科第第一

人家成親王爲書一匾曰祖孫父子兄弟翰林今玉庭長公子

錫祉又以乙未科編修擢司業四世翰林誠玉堂嘉話也

煦齋先生未婚時和相欲妻之德文莊公辭焉和銜之乙卯先生以庶常散館和密令監試者索詩稿記其句將欲黜之是日

有索稿者先生輒與之及繕寫別爲一詩登卷次日閱卷遍索

雜記五

八

先牛之卷而不得是科滿州留館只先生一人和由是益快快故文莊公歎歷中外垂四十年卒不得一證嘉慶 年始追錫易名之典焉人皆服文莊之識遠先生應事之捷也

鄭侍御敏行未釋褐時夢几上列大印一四角無數小印圍之

解者以爲異日必掌封疆小印乃屬吏象也乙丑鄭以言事左

遷禮部主事補儀制司管鑄印局始恍然前夢已驗官止此矣

囚乞歸

長牧菴相國麟撫山東時每歲臨清闕有解巡撫公費若干兩

相國欲奏歸公其長公子懷亦亭雲麾新方十餘歲以爲不可

曰大人不取此項不足爲廉若一奏入瓜代者至將必仍舊貫

是令司闕者倍出之矣不聽果如公子言相國亦稍悔所見之

不遠也及爲喀什噶爾辦事大臣也先是新舊奠定之初一切

賦稅較之準噶爾時有減無增同民悅服其喀什噶爾同民內有伯德爾格一種素皆販運營生絕無恆產歲例稅金十兩金絲緞二疋乾隆二十七年有阿奇木莫薩者於正貢外索普爾錢二十千文辦事大臣海明查出即將此錢作為正賦相國具奏以為既非賦課舊有應革又伯德爾格初只八十餘戶迨乾隆四十五年有四百餘戶辦事大臣瑪興阿議增貢金四十兩相國以為無論中外百姓同民生計日繁則生計日難從無計戶增賦之例應裁又喀什噶爾看管菓園同民歲進葡萄一千觔辦事大臣永貴議以徒勞臺站只收二百觔餘八百觔每觔作錢十文折價存庫相國以事雖細微體制不合宜免此節殊得綏番之體

松相國督兩廣時余堂叔蘭辰運同時丁內艱在其幕府一日

雜記五

九

相國宴客邀之同座食間關部遣紀白事相國命之入其人見相國宴客餽饌必豐因屬目焉相國見之意其人之垂涎也曰汝愛食吾餽乎取二盃與之相國之小僕詫其事自座後翹足而望相國回首見之意小僕亦垂涎也曰汝亦愛食此餽乎復取二盃與之存其餘以食客客頗快族叔亦為之惶然相國不之顧也盡醉而罷松相國除吏部尚書入京行抵涿州八喇嘛遣人迎之相國乘一馬喇嘛之使人乘一騾易騎而行自涿連宵至 圓明園其家人戚友迎於長新店者俱不知也到園已四更扣軍機章京直廬之門呼葉公起為具摺葉公者戶部郎中葉公繼雯也是日葉公非入直期其同事重松相國之為人亦不敢辭而相國亦不問其姓名即以葉稱之而已次日面聖即呈講大學首章以為治國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出

借勒相國肩輿候客家人始聞相國之已到都也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中門相國顧謂長公子曰此誰家戚誼也長公子曰此某姨娘耳相國乃恍然問曰汝今亦老矣其為人曠達如此

人之癖好實有不可解者米南宮有石癖趙魏公有馬癖盧氏莫宗伯清友先生名瞻萊別號韻亭有扇癖不論冬夏居則几上架上榻上座上無非扇也喜為詩又喜畫有能畫者必屬之畫扇畫竟即題詩且一題再題多至十數題無不疊韻俱細書於扇頭畫有空處則補以詩焉畫之優劣亦無去取但藉以題詩耳先生兼管順天府尹時以在私室審斷公事左遷以太僕正卿終壽先生愛客家人善製捶雞及燒賣都中有莫家捶雞莫家燒賣之稱善畫蘭亦不擇筆隨興畫之淋漓飛動在天池

雜記五

十

板橋之間

莫清友先生又喜論時文愈老而文思愈勃勃然未嘗落筆也丁卯除夕家人設酒果度歲先生忽欲作文頃刻而成元旦朝賀回已繕清本邀余至其家讀之題為式負版者興致酣暢書卷富有如墨卷中當行之作先生為進士至此已廿餘年全無荒蕪之意亦人所難能也因命其長孫熟讀以為揣摩長孫受之而未讀是年河南鄉試即此題其長孫入場悔之莫及矣以是科命題而先生於除夕忽作此題文亦似冥冥中莫或使之非偶然也而其孫竟不讀文且不得一薦此理殊不可解雪菴和尚喜書八大人覺經用筆俊勁深得魯公三昧明萬曆辛卯夏包副憲檉鐫石曾見其為弟子惠福書者其傳於世者不知尚有幾本寶五峯冠軍奎藏有墨蹟一卷字較包刻覺稍

小誠所謂鐵畫銀鉤無纖毫敗筆是卷間鐵冶亭先生總督兩江時曾勒石未之見也五峯沒以之殉葬真蹟不復在人間矣固不獨蘭紙之入昭陵也按雪菴名普光字元暉號雪菴俗姓李氏大同人元至元間特封昭文館大學士賜號元悟大師圖繪寶鑑但載其善畫山水學關仝墨竹學文湖州而不知其能書也

揚州梅蘊生孝廉植之續學士也能詩又善琴方弱冠琴已擅名喜深夜家人睡靜後獨坐而彈一夕曲未終見窗紙無故自破覺有穴窗竊聽者俄而花香撲鼻已入室矣乃言曰果欲聽琴吾為爾彈吾顧不願見爾也急滅其燈曲終乃寢自是每鼓琴窗外必有窸窣聲間亦有鬼至滿室如臭溝之味乃曰此味殊不可耐乃不彈鬼亦去昔師曠奏於郭門空天鶴至敬伯彈

雜記五

十一

於洲渚劉女魂來妙音感通琴其最也梅君之琴蓋妙矣而深夜無人鬼來不怖其膽亦不可及也

揚州朱素人名本行四善畫尤工花卉一時能品也嘉慶壬戌癸亥間曾作炕上小屏十二幅為莫韻亭大京兆壽花果翎毛蟲魚無不一一飛動余嘗仿之幅末未署款亦無年月道光辛巳商山司馬由濟孟緘寄屬題余為誌其顛末云畫屏十二幅揚州朱素人本為韻亭宗伯夫子壽計已二十餘年矣商山官任城檢點舊藏重付裝潢郵寄京師屬元題談素人精繪事稱能品茲畫筆墨淋漓尤為傑作元時學塗抹嘗集於三花樹齋月餘不見夫子必招致之至則筆研縱橫杯盤狼藉甚勝事也今夫子騎箕天上素人埋骨青山撫今思昔能不慨然輒書數言不勝車過腹痛之感題畢以無便未寄壬午五月書來索取

重綴兩絕于後汶上迢迢遠寄將摩挲舊蹟益神傷如今畫手看前輩嵩岳高高江水長重展遺縑向暮天當年雅集已雲煙房公老去廷蘭死零落人間有鄭虔筆墨韻事特記之

古今孤介之性惟能詩畫者為多而畫家尤甚倪迂蕭尺木輩性不能與人同也蓋邱壑幽邃花竹清閒之氣蘊釀已深故畫品愈高而其性愈僻朱昂之者常州人字青上一字青立善山水酷近大癡兩目上視蓋觀摩古畫久而習成也其姊之夫官錦縣招之朱前往道過都中留月餘落落不與人往來其同里孟麗堂名觀乙善花卉得憚家三昧而獨以幽勝時不得館余邀之同居朱與孟少同窗且相善也來視孟余因得識之朱長余十二歲而以余生於申渠亦生於申又所生月日時皆同又名若字又與余參差同其半而又獨重余之為人遂相友善然

雜記五

十二

每過余但飲茶耳若饑則出袖中巾取數錢令僕人購餅以食余欲備則去一日來別余言祖道古人不廢余尚可食客乎迺約日製春菘一器煮肉二斤飽食之及出關至錦以官署不勝恬恬遂亡去其戚踪跡得之已逃禪矣拘之回送歸吳其性之孤僻如此麗堂善啖無室家兒女一身子然居京十餘年亦不與人結納目短視作畫時常以筆蘸色每誤蘸水則以水塗之及紙乾但存魂而已與其善落筆則必精心於高古一派以其人俗則作俗畫與之然其所謂俗者每得佳畫所謂高古者半水半墨若在煙雲縹緲間矣若不喜其人則以其紙作畫而他贈焉其性之幽僻又如此

人有生同年月日時而命絕不相似者星家因言所生之地有不同也汪文端公廷珍與盛京成司馬書同年月日時生汪進

士第成僅一舉汪官六品成必五品汪五品成則四品成官侍郎汪則三品官階每成大一級今汪官尙書而成猶侍郎其爵位猶不甚相遠所可異者二公面貌酷肖入字同而乃面貌亦同此則罕聞事也其曩時丁內外艱年歲亦畧相同

張姬盱眙汪孟棠觀察云任愛姬也早卒汪固深於情者思之殊切都中友以繭子呼之謂其多情纏綿若繭也汪即別號繭

茲家伯山太守為姬作傳汪歸舟詠長律三十首曰秋舫吟官番禹時新安汪玉賓浦顧子紹遠承陳務之務滋摘其句為圖

三十幅筆墨高秀各極意致殊足供案頭清玩汪詩亦纏綿如其人如比翼禽棲連理枝長教相守不相離也知此願非虛語

未必他生有見時供養曇花新畫本迷離燈火舊題詞怪他牛女空靈爽腸斷秋河月半規幽明消息渺愁子手把清尊問碧

雜記五

十三

虛無地可埋人世恨何由能達夜臺書苦心領略瓜應似薄命思量絮不如少小便教飄泊甚雙眉曾未一朝舒劇憐嬌鳥冒風沙繒微聲中逼歲華萬里依人何竟死一生多難久無家秋潮旅櫂隨萍梗暮雨靈旗下荻花千種相思無限恨亂拋筆硯燬琵琶倩女歸來信有靈夜深時見火青熒雁驚殘月呼前浦鬼語荒蘆聚遠汀山與雲昏天黯黯樹如人立影亭亭船頭吟罷招魂句秋水微茫數點螢讀之令人心惻惜幅長不能備載其好句如徵實事留今日想憑虛心寫舊時容却看曙後燈猶熱不道春前草竟枯記得西南圍畔路四無人處哭棠梨信有詞堪誓天地須知恩不在形骸夢到醒來嫌太短花從落後想初開摘花露重紅侵袖門草煙濃綠滿裙鍼樹笑聲聞得蟬菊屏清韻佐持螯簾每放遲歸燕子窗常開早飼鸚哥一秋拚向

西風哭酬爾當年淚萬行怪底此身如薤露不堪回首望蘆溝舊事只餘鴻雪印春心分付絮泥沾皆清俊可人為畧記之其畫三十幅汪居十七如雙眉曾未一朝舒珠帕求詩蕪淚痕滴花露重紅侵袖題絃小令字能抄二月風寒掩病幃芙蓉涼露泣秋江蓬窗燈影自低徊烏棲風柏滿天霜為種春花瘞繡衾顧之千林雜葉聲爭響不堪回首望蘆溝陳之春心分付絮泥沾商畧移蕉伴曲欄等幅尤為雅致

同年吳中翰蘭雪嵩梁舊官國子博士善詩有姬名綠春姓岳氏山西文水縣人也善墨蘭余丁卯夏避雨蘭雪齋中蘭雪命姬出見對客揮毫天然韶秀姬年十五歸吳十九而天蘭雪傷之姬生時最喜梅家有梅將花嘗曰梅不但花可愛影亦可愛也及花開而姬卒蘭雪乃作梅影詩臨水柴門久不開寒香寞

雜記五

十四

莫委荒苔獨恰一樹梅花影會上仙人藕袂來蘭雪時有母詩喪姬亦服素詩具一往情深之概法時龔學士讀之曰可稱梅影中書歲辛巳余使滬陽歲暮懷人詩有贈蘭雪一首即用此稱詩云清思都在飲茶初蘭雪善飲茶今日詩家合讓渠欲識蓮花舊博士即今梅影老中書琉球國遣官生入監讀書自康熙二十二年部議准行無年限每逢冊封之年請於使臣回京代奏其來也四人率以四年而歸歸其國則授四品官嘉慶十年其子弟來吳蘭雪時以博士教之頗聰穎十四年已還國過山東蔣別駕第護送之其子弟有贈蔣詩者有詩草即今傳海國筆花何止屬江郎之句工秀可誦蘭雪衣鉢傳之海外矣後蘭雪為候補中書嘗作詩云鳳凰未識池邊樹桃李先栽海外花亦韻事也

琉球人作書大率皆學十七帖惟子弟遺入學者始學作楷其書札與中華無異但以閣下字易稱曰門屏耳官制宰相曰法司王族子弟之俊秀者曰若秀其國以得蘭雪詩爲珍寶嘗得詩藉子弟寄禮物謝之刀扇雪酒花布蕉布銅壺護壽□□八種護壽者紙也□□□烟也得吳姬墨蘭亦酬以八種刀以圖扇易之

僧慧朗者九江人能詩有句云雲濃暗溼遊山屐雨細斜侵聽水人人以爲可爲蘭雪之徒因師焉蘭雪贈之詩有九峯雲裏一詩僧之句

浙江鈕殿撰福保戊戌進士余督學浙中按部湖州歲試烏程虞增附與試者三十一人余視點冊其祖與陳大士同名三十一人皆同祖兄弟也因問廣文何以如此之盛廣文答曰除已

雜記五

五

登科出仕者本年大魁及拔貢入都 朝考皆同祖者因問究有若干人答曰八十餘其祖生子八人子之子或十餘或八九或七八不等余贊歎久之廣文曰其兄弟至多皆讀書無習匪者此尤世間所難有者也鈕氏之德益厚矣余新取入學福登亦際泰孫

汪司馬官同知時車行堤上忽風雨雷電大作避大柳樹下及霽下車欲洩迴首猛見車窗內坐一人揮扇童子侍揭簾視之則現影車窗玻璃中由是不散家以爲異取而供之歷二十餘年家中兒童作弓矢戲適破之玻璃不全而影不散余通家張石卿侍讀亮其甥也持此示余平視之一殘缺玻璃片耳向陽斜視之一仙坐其中儀容甚偉面微紅雙眸炯炯白鬚甚長髮上著紅色道冠衣紫伸右臂執羽扇儼然鏡中人也所侍童

子衣缺其半平視之仍一無所見達摩像見於面壁之石蓋九年精氣所積此則雷雨片時雖有仙靈避劫者何精氣數十年不散亦可異也

同年朱虹所閣學方增留心堪輿之學自謂新得蔣大鴻秘傳非尋常青烏家所能道有錢君者年未三十以青烏術自命庚寅夏僑寓宣武門外大街徐星伯同年與往還錢寓之對門某店有高竿徐問此竿當門無礙乎錢曰有此大佳我爲是移寓來也徐以虹所爲問錢曰頗聞其人尙未入室一日朱過徐徐因言錢居不遠朱即倩徐同往候之與語大悅相謂今海內言是學者殆莫我兩人若也朱卜宅兵馬司中街修理既協移居焉十月錢卒十一月朱卒卜吉得凶甚矣學問無窮人固不可自信也

雜記五

六

朱閣學官翰林時寓宣武門內絨綫胡同初有子三人一日出城行至大街忽有旋風起於車前塵灰騰沸不能見人乃旋車回未幾其夫人及子相繼而沒閣學固好行善事者皆不解其故然行善愈力歲庚寅冬有疾閣學素知醫每煎藥熬大黃濃汁爲湯取勸之不顧服大黃十六斤腹瀉不起時其夫人有娠方八月余爲聯輓之云上蒼有靈八月定教昌厥後大黃爲厲九泉應悔自知醫道其實也

斌廉訪笠耕說某家宴客客有以世族相誇耀者繼而相詭繼而揮拳斌爲解之乃釋吳中翰蘭雪說吾鄉劉孟涂開在江西與同學數人論道統中有兩人論不合繼而相詈繼而揮拳因憶翁覃溪錢樺石兩先生交最密每相遇必話杜詩每話必不合甚至繼而相搏或謂論詩不合而至於搏猶不失前輩風流

若論道統誇世族至於相搏殆未可以風流目之也

許秋巖漕督兆椿由貴撫遷漕運總督過楚中有一縣令方摧

武剛刺史與許初無往來而銳於酬應作稟賀許稟中漕字俱

寫作漕字許乃於稟後判一詩還之詩曰生平不作醉鄉侯

奉新漕運置郵豈可尚書加勉部漕字俱漕字應

分魚漕過客風原馬牛聞道名已遷轉武岡是否五缸州

慶雲崔孝廉旭字曉林號念堂嘉慶庚申科與余同為張船山

先生門下士善詩困於禮闈已二十年矣已卯春榜後不歸教

讀都中以待庚辰之試也復下第八月將歸其先德事母孝冬

夜自起煮豆粥進母念堂為作寒宵煮豆圖求文士題詠因亦

屬余余題云花落棠梨春樹枝百年魚菽不堪思與君共有咳

南淚未忍題君煮豆詩念堂刻詩集二冊又為題詞余賦七言

斷句二篇潦倒西風落木多一杯相屬且高歌清詞合共香山

老雙屐龍門載酒過吾師一去吳江冷落遺編付刻藤傳得

佛馱鐵如意人人爭識雁門僧船山先生守萊州乞養歸蜀過

吳門因暫留歲甲戌春遂卒於吳門夫人以喪歸零丁飄泊惟

三女依母存焉石琢堂廉訪蘊玉為同年生為刻其遺稿二十

卷念堂為詩深得師傅故次篇云然題畢不禁南豐之感其少

君又刻補遺六卷

舊友楊秀才天玉丙子秋赴金陵錄科前一歲丁本生母憂是

時降服已闋而學官未之申明格不能試附船而歸及燕子磯

風浪大作舟覆同舟十四人皆沒於水江故有救生船因浪大

俱袖手坐視潛山柳舍人際清寒士也時為諸生赴金陵應試

適見之泊舟懸賞以募救者獲起七人楊公與焉柳為之解衣

贈路資七人由是得生而柳之試資已罄竭蹶至金陵稱貸以

畢試事是科獲雋連捷成進士授中書柳之釋褐在救人之後

未始非陰騭有以致之也

江甯吳葆恬者業醫住細柳巷一日門首問眺翹一足於戶外

俄頃聞聲音嫋娜舉動娉婷宛一女子矣自言我明代某家女

避亂落煙花隊中悒鬱投水死適過此吳某不應以足阻我故

禍之百計讓解不去越十數日乃曰管先生善為文知與管善

能丐管先生為作傳當即去因乞於管不可堅請之曰生平不

為若輩作傳終不可鬼亦不去時值鄉試有徽人某者亦善醫

能以鍼刺鬼乞治之乃鍼吳右手鬼窠少商穴鬼痛楚作聲再

鍼而鬼逃矣管先生名同字異之嘉慶孝廉從家惜翁為古文

其不為女妓為文宜也但此女能死亦可嘉憫堅請不許抑亦

甚矣

朱孝廉雲錦客揚州僱一庖人王姓自言幼時隨其師役於山

西王中丞直望署中王喜食驢肉絲厨中有專飼驢者蓄數驢

肥而健中丞食時若傳言燭驢肉絲則審視驢之腴處刮取一

窩烹以獻驢到處血淋漓則以燒鐵烙之血即止鴨必食填鴨

有飼鴨者與都中填鴨畧同但不能使鴨動耳蓄之之法以紹

酒罈鑿去其底令鴨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鴨頭伸于罈口外

用脂和飯飼之罈後仍留一窟俾得遺糞六七日即肥大可食

肉之嫩如豆腐若中丞偶欲食豆腐則殺兩鴨煎湯以湯煮豆

腐獻之豪侈若此宜其不能令終也

雜記五

七

雜記五

六

竹葉亭雜記卷六

桐城姚元之伯昂

吾鄉張暎沙先生若濂初官熱河巡檢

高廟巡幸日張

治道塗有內監過不禮於張張杖之

高廟嘉其有膽擢

縣令游升南路同知其生平爽直有如此者歸田後於西郭外
創一園名逸園欲速成然燭施工樓臺牆屋草草而已有言其
不堅者答曰我之年幾許矣此足娛我遑問我後耶園額跋云
平地起樓臺樓臺起平地平地分樓臺樓臺分平地此四語甚
有意味足發人猛省生平喜作詩不甚求工諧謔語頗多趣致
嘗記其嘲大鼻五律末聯云江南一噴嚏江北雨濛濛嘲矮人
末聯云陽溝三寸水呼喚渡船來嘲面黑末聯云有時眼漆樓
秋水共長天傳聞此二句令人絕倒
係後人改易

雜記六

曠沙先生總憲公弟也總憲八十生辰先生以杖為壽仍繫以
詩云鄭重提攜此一枝枯藤亦有化龍時須知手足關情重莫
待顛危始執持讀此詩者孝弟之心可油然而生矣
外祖費西觀察柵軒張公乾隆乙酉科江南鄉試題為鄉人儼
一節文已入殼副考欲作元而正考閱得吳珏一卷欲以此卷
次之副考不肯曰留為下科中元可也竟不獲售後以戊子科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題發解前一歲十月有懷甯江君夢試
此題文成不得意輒毀之再作再毀及三作苦思竟不能成有
一老人云何自苦乃爾欲見解元文乎以稿示之請再讀許之
因默記之醒則急挑燈錄稿熟讀之久漸有知其事而索觀者
江恐人之見之也乃焚其稿及入場時聊背誦則不能成篇入
龍門則併題而忘之矣及題下果然同號者皆欣然作文江猶

思之若癡人多交卷乃草草而納一出龍門元文乃依然爛熟
於胸中也十六日歸舟夜泊采石月下柵軒公坐船頭朗誦其
文江散步江邊聞聲輒躍入船中大叫曰為解元賀公愕然江
背誦一字無差因道其夢榜發果然豈冥中前一歲已有元墨
耶又何以先露其機耶若前副考可謂能識文矣

姓堵張子畏寅於書攤上見抄錄奏稿一本皆乾隆九年京察
自陳題本也首即其家晴嵐先生後為漕督顧琮蘇撫陳大受
甘撫黃廷桂浙撫常安晉撫阿里衮川陝督慶復江督尹繼善
福撫周學健共九件今錄晴嵐先生一通以存舊式且先生出
身履歷吾鄉後輩恐不備知錄之更以昭吾鄉之盛事焉奏云
乾隆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通政使司通政使臣張若靄奏為遵
例自陳不職懇 賜罷斥以肅察典事准吏部咨開自乾隆六

雜記六

年起至乾隆九年京察屆期在京部院等衙門三品以上滿漢
官員於乾隆九年三月令其將三年事蹟過愆據實自陳等因
竊臣年三十二歲由臣父張廷玉吏部左侍郎任內廕二品官
生雍正八年十月內奉 世宗憲皇帝恩旨張廷玉著給一
等阿達哈哈番永遠承襲仍加二級又奉 旨世職准長子
張若靄承襲仍准入場應得恩廕照例移給次子張若澄欽此
中雍正十年王子科舉人中十一年癸丑科進士殿試第二甲
一名奉 旨今日諸臣進殿試卷朕閱至第五卷字畫端楷
策內公忠體國一條頗得古大臣之風因拔至一甲三名諸臣
皆稱為允當及拆號乃大學士張廷玉之子張若靄朕心深為
喜悅蓋大臣子弟能知忠君愛國之心異日必為國家宣力大
學士張英立朝數十年清忠和厚終始不踰張廷玉朝夕在朕

左右勤勞翊贊時時以堯舜期朕朕亦以皋夔期之張若藹秉承家教兼之世德所鍾故能若此非獨家瑞亦國之慶也因遣人往諭張廷玉使知朕實出至公非以大臣之子而有意甄拔乃張廷玉再三懇辭以為普天下人才眾多三年大比莫不想望鼎甲臣蒙恩現居政府而子張若藹登一甲三名與寒士爭先於心有未安儻蒙皇恩名列二甲已為榮幸之至朕以伊家忠盡積德有此佳子弟中一鼎甲亦人所共服何必遜讓張廷玉跪奏云 皇上至公諸臣亦無私曲以臣子一日之長叨蒙恩取但臣家何等恩榮未備只算臣情愿讓與天下寒士求皇上憐臣愚衷若君恩祖德庇佑臣子留其福分以為將來上進之階更為美事陳奏之時情詞懇至朕不得不勉從其請著將張若藹改為二甲一名即以二甲一名沈文鎬改為一

雜記六

三

甲三名以表大臣謙謹之誠並昭國家制科之盛事朕之私中公張廷玉公中私之心迹亦令普天下士共知之五月內奉旨張若藹原取中鼎甲著照鼎甲例授為翰林院編修旋奉旨張若藹著辦理軍機處行走十三年六月內奉旨署日講起居注官凡此數年以來忝叨 恩廕濫列詞曹珥筆 形廷趨承 講幄登膺賞賚備沐慈仁深慚教育之恩未效駑駘之力雍正十三年 皇上龍飛御極臣父以總理事務又荷 恩綸賞給世襲頭等輕車都尉嗣經部議歸併為三等子仍令張若藹承襲奉 旨依議欽此九月二十一日奉 旨張若藹在南書房行走乾隆元年六月奉 旨張若藹著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欽此二年五月 乾清宮御試蒙 恩取置第五名陞授翰林院侍講十二月以臣

父總理事務告滿辭退蒙 恩賞給騎都尉奉 旨大學士張廷玉在內廷行走多年輔弼贊襄勤勞懋著朕之親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一切恩眷均屬一體今大學士鄂爾泰因賞給騎都尉由一等子照例授為三等伯張廷玉亦著加恩由三等子從優授為三等伯仍著伊子張若藹承襲欽此四年二月奉 旨張若藹著補授翰林院侍讀學士五年閏六月初一日丁生母憂七年十月初一日起服旋奉 旨張若藹著仍在南書房行走又奉 旨兼在懋勤殿行走十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我朝文臣無封公侯伯之例大學士張廷玉係格外加恩彼時伊奏請給伊子張若藹承襲之處不合今著帶於本身伊子張若藹不必承襲欽此八年三月補授翰林院侍讀學士四月 正大光明殿 御試欽取二等第三名閏四月

雜記六

四

陞授通政使司右通政使七月蒙 恩特授光祿寺卿乾隆九年三月初三日蒙 恩補授通政使司通政使伏念臣一介庸愚遭逢 聖代荷 兩朝之恩遇決體淪肌際累世之昌隆戴高履厚朝朝視草虛糜廩祿於西清歲歲簪毫深愧曠濼於東觀親 龍光於咫尺身愈近而惶悚彌深瞻秘殿以趨踰職既虧而竭蹶尤甚納四門之敷奏常期早達雲霄沛萬姓之 恩膏猶恐稍遲雨露寸衷莫補徒奉 絲言綸詔之頒半管難窺謬則玉管瑤籤之列茲當庶績澄清之日益顯微臣隕越之愆伏乞 皇上俯鑒愚忱即 賜罷斥庶不職愆而官方以勵大典肅而臣分得安矣乾隆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欽奉 諭旨凡大臣自陳乞罷者令各舉德行才能堪以自代之人隨疏奏聞欽此籍臣看得太僕寺

少卿陳其疑爲人樸實辦事明練堪以代臣之職謹據臣所見舉以自代伏惟 聖主垂鑒爲此具本謹奏

吾鄉左上舍兆薇忠毅公裔孫也厲金陵一日游洞神宮見數輩請札皆金陵人因觀之札忽書一絕云先輩風規舊識荆講堂猶記勳鐘銘東林君子攻西廡明德於今有後昆又書明禮部主事陳禮獻不知所謂詩蓋爲左君而書也以生平欽識之人忽見其孫不覺欣喜而發耳人神同一性情哉

吾鄉錢明經忘其名善詩賦每歲督學科歲試詩古錢必冠軍一歲題爲天柱賦錢入場時飲酒過多竟大醉入號輒酣睡同試者疾其每試居首不肯呼之使醒有納卷者過其旁乃告之錢始書然已無及矣卒爾問題書七言絕句一首詩云我來揚子江頭望一片白雲數點山安得置身天柱頂倒看日月走人間

雜記六

五

學使得卷評云此人胸中不知吞幾雲夢仍取第一
丁上舍廷樞云士子應金陵省試舟行回家者當過天門山即梁山在蕪湖北舟中有將獲雉者其舟尾必有水蛇數頭銜而過水口試者以爲驗相傳天門山口不容蛇虺徑入蛇每欲入必隨有貴氣者乃得入人之貴賤蛇亦能知異哉
縱楊有張姓行十九者以漁爲業人皆以張十九呼之一日漁於三江口得一鯉甚巨邀眾昇之約幾二百斤鯉腹有文宛然朱書諦視之文曰生在黃天蕩死在三江口江湖八十年付與張十九此鯉巨如此乃不得化龍爲張十九所網豈有宿孽耶抑定數耶張亦由是改其業
乙卯二月余在籍一日喧傳滌岑前明遺老陳先生焯舊宅園名也有大樹自鳴聞者甚眾至晚觀者亦眾以爆驅之聲少歇少頃復鳴如此

數夜其聲若人長吟乍高乍低不知何怪言者俱以爲不祥後亦無他異有老人云鴉鳥生子後即不飛俟其子啄其肉以自哺啄時即哀鳴數日食盡則止有人搜樹視之果然可知少見多惟天下事往往如是也

吾邑科甲仕宦在江北稱盛然科第中獨缺狀元探花嘉慶甲戌龍汝言始得狀頭鄉人向有沙塞三江口桐城狀元有之諺此三江口在樅陽爲桐邑地十餘年來江口果長沙灘驗矣然有之不能留豈其地仍有不宜耶

嘉慶壬申大考以前孫少蘭侍御夢其外祖張樞亭先生以筆二管屬以贈余告曰此時嵐閣學若藹之筆也不解其故及余考列一等四名擢侍講乃憶晴嵐先生以大考一等第五升侍講夢筆蓋預兆也及戊寅大考或謂晴嵐先生平生大考二次

雜記六

六

一次升侍講二次以二等游升不復與考矣筆兩枝蓋其兩考所用者此次殆應以二等游升耶試畢余列三等十一名以爲夢筆但爲侍講兆耳至道光甲申余考列二等由此游升不復與考始悟贈筆兩枝之驗樞亭先生雖爲余外祖行而未嘗一而鬼神先知巧爲預兆如此數豈可不信哉然天下往往必有預示其兆者其理究不可解
吾邑有大貴者樅陽江口必有大龜入河向縣而拜漁人每知之伺以爲驗張勤恪公若淳之受擢也龜入河拜甲戌前一歲又入河而拜次年龍殿撰汝言大魁天下又張氏五畝園有大皂莢一株不輕結莢每結一莢則張氏應科者必得第一人結一小莢必得一副車外祖貴西觀察柘軒公以戊子發解是年樹結莢一叢計七枚每至科場張氏以此爲驗吾家有貴者前

一歲除夕戴安山即大祖墳必有火光見者以為火也即之則無叔祖鐵松中丞巡撫江西時前一年除夕火光見癸酉又見則余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五月即督學中州鄉中人云墓下子姓每獲第亦常見火但大小有不同耳又余老屋竹葉亭後即路會通竹葉亭有大皂莢一樹每結一莢則老屋內必死一人凡有死傷以此為驗此樹今為火燼無復可驗同一皂莢張氏以為瑞吾家以為妖此理殊不可解

吾鄉浮山勝地也勞在茲徵嘗圖其勝境十六幅為一冊絹本者色山水李古塘憲各題一絕仍各繫以跋不知此物何以流轉入都歲辛巳有持以求售者鄉人故物意欲留之適以乏資還之勞在茲此冊筆墨欠深厚未足為珍而古塘題句殊清雅可喜且為鄉中勝地題詠邑乘久不修他日藝文恐其無徵特

雜記六

七

為錄之以備異日修志者一助耳 華嚴寺云近倚峯陰接水光林間樓閣照斜陽紫衣舊賜恩猶在山鬼聞鐘拜御香寺有神宗存新建一樓貯之 寶藏巖云洞門雲氣冷飄蕭閑處堪容挂一瓢我欲餐霞煮白石丹梯有路指青霄由寶藏巖上凌霄巖甚險非捫石拔壁不能到 妙高峯云何當搔首問青天呼吸將通帝坐前下界煙波如此闊不知經幾變桑田妙高峯乃茲山之最高處 醉翁巖云垂簷覆戶石流蘇聽罷談禪酒一壺向道環滁山色好玲瓏得似此中無巖名醉翁以歐陽文忠公得名 金谷巖云樹勢蒙籠石勢欹金身似見住山時參來文字禪何用幻出千尋無字碑巖內奉丈六金身巖頂一石名無字碑 紫霞閣云十丈垂虹一徑盤俯臨絕壑仰層巒攔蘿更踏蒼松頂江上青峯為探看援閣而上為首榜巖鐘景陵題云望長流若帶九華若筍 天然橋云石梁并駕若龍游霞重嵐深水漫流偶遇樵人笑相問前途

可許到瀛洲雙石跨欄下覆如屋上通人行一名遊龍橋 會聖巖云丹巖蒼壁列層層九帶曾參最上乘要識禪機何處是洞中清磬塔前燈遠錄公塔院所在建九帶堂於其上 浩笑廊云豁然中朗杳一名會勝者巖洞之多此處為勝焉

然深到此應忘入世心高唱惟存詩一句乾坤怪處少人尋廊一名陸子巖一名蛇盤貴遊人題詠滿壁性雷半兼乾坤怪未了之句傳耳 石龍峯云天矯爭看出翠微松濤聲裏勢如飛漫驚風雨騰空去留與遊人一振衣

峯在會勝巖之前丹井金蓮花石云幾瓣嫣然着雨開丹砂千歲養成胎若非天女空中散即是曇摩海上來關口至山頂皆石中有紅

雨後九鮮明可玩 連雲峽云流丹滴翠聳崔嵬似補青天煉幾回燕子只疑蓬島近啣泥飛上講經臺與海島佛母諸巖相連巖中巢燕最多

棋盤石上云黑白徒爭方罨中千秋一局暮雲籠知音若解來聽法片石如逢遠錄公相傳遠錄公為歐陽公因棋說法于此 張公巖云昔

人出世愛求仙藥白丹爐尙宛然可惜不留黃鶴在借騎相訪萬峯頭宋有張野夫修真於此如海島巖亦有呂純陽遺跡 觀音巖云絕險原無路可攀整開石寶即禪關菩提莫歎風濤隔只隔桃花水一灣一名巖過桃花洞而入 橋山云望中巖市浸湖痕縹緲方壺半島

雜記六

八

心只恐神鞭鞭石去獨留一柱作雲根浮山臨湖自湖上望之如浮舟回抱此山取義亦曰覆山焉 天池同學招遊浮山勞子既作一十六圖余因各系以絕句詩成已久於甲戌春天池始見之遂委書博笑不知何時續此勝遊也弟李憲并識 小絨線胡同某家有舊書兩架急欲售余聞之往以錢五十千得管子莊子初印韻府及類函事文類聚六臣注文選元刻楚詞北堂書鈔四庫總目等書但其直咄嗟而辦殊不易易因借張表弟相如衣裘質以子之問主人何故賣書答云贖當耳賣

書贖當借當買書亦可留為異日佳話

先七世祖開化公諱文燮字經三號蕪湖又號聽翁博通今古
工文辭書畫稱名家中順治甲午舉人已亥進士與王漁洋先
生善先生居易錄稱公詩畫皆有名年六十餘忽病不識字即
其姓名亦不自知醫不知為何症也竟以是終公生於明天啟
丁卯卒於康熙壬申年六十有六公之得此奇症也家乘無傳
則公之遺事為子孫之所不知者又不知凡幾矣可勝慨哉
歸庵先曾王父曹州公自顏其柩也且作記公在塞外六年辛
苦艱難怡然自若讀是記而曠達之懷百年如見矣檢舊笥得
稿因書之以留佳話記曰姚介石名興滇桐城巨族曹州太守
乾隆己巳有軍臺之役軍臺者準噶爾蠢動設置塞北之郵遞
也自張家口出關至鄂爾坤新城共二十九臺長亘三千餘里

雜記六

九

委蛇曲折臺丁就水草遷徙不常其實不止此也每臺處蒙古
十七家於其間每年出資以養之介石派坐二十二臺踰瀚海
西北更十餘程地名桃李樹木不生鳥獸絕跡悲風晝夜呼號
飛沙朝夕霾霧飲惟酪食惟臚幕荒涼孤身寥寂冰山雪窖
酷冷奇寒介石居常以命數自安處之尙覺坦然惟是其俗人
物故後棄於荒野聽犬狼食之如食之速則以為魂魄登仙不
食則謂成鬼道矣人皆畏之即富厚之家亦不數日血肉未乾
即火而棄之葬事固未之聞棺木從不之識介石以清白之軀
既貧且老既老且病託跡穹廬草霜風燭未可定也固不敢以
父母遺體飼犬狼即委之灰燼亦所不忍聞北千里外爾登兆
其地肝木稍可因託人購之木價二兩八錢運價八兩儻命數
已定全屍而南不亦幸歟語云生寄死歸故顏其前曰歸庵題

之日姚介石之柩僥倖生還作將來一段佳話未為不可或謂
之癡或謂之達不問也時乾隆十五年庚午介石年五十有六
歸菴成因為之記並附以詩死歸生寄兩茫茫不識他鄉與故
鄉五十六年都是幻於今撇却臭皮囊庚午九月十九日介石
自記並書

塞外竹枝詞注云基城主人俚調先曹州公戲作也自識云盧
抱孫出塞集有竹枝詞十三首工妙異常惜不盡夷民情事故
補寫之其已道者不及也續貂之請所不計云 到此寧教心
不灰非風即雪更塵埃瓊帷幾處山均裏一似生人在夜臺夷
所處盡蒙古包多在山坳中以避風雪 席地鋪將幾片瓊羊
上尖下圓頂微平圍以白氈渾似墓塚 羔牛犢繫當前中央不是尋常火冬夏無分馬糞燃坐臥皆在
其中中央設糞火一爐以便 鮮品何由到大荒夕殮一碗米
炊粟牛犢羊羔亦繫於側

雜記六

十

稀湯煖年酥迭差生活 雖具人身實可傷 夷地菜蔬一無
乳為食呼奶茶為酥迭差富厚者傍晚 釀成馬乳不須沽上
煮粟米稀湯一餐長年如此誠可憐也 品波羅韃辣酥劇飲何嘗分晝夜從教醉倒在泥塗 酒每飲必
爛醉而後已其波 家家來牧叱牛羊幾處山頭下夕陽鄂博
遙看知遠近如飛一騎馬蹄忙 夷人每出必騎馬必馳騁墨小
偶爾驚聞武默嗚嗚咽咽作哀聲淒涼境界傷心淚鐵石
肝腸亦動情 呼駝為武默狗其羔以食乳母駝號駝羔悲涼
其後我母在亦如是 焉知地獄與天堂一定身屍飼犬
我矣矣孝子哉惜夫其諱 瘋言是生都不若尚教麻海落人腸 夷人死後必棄置曠野
登仙不食則謂成鬼 入門摩六各先施卜而汗尊西北陸幾
人皆畏之內名麻海 卷靈文勤捧誦慈雲妄想見牟尼 夷俗敬佛以西北隅為尊入
首謂摩 男女咸欽是喇嘛恪恭五體拜袈裟頂心一掌殊驕
六各

貴佛在何方莫認差見喇嘛必五體投地如拜佛然拜畢將頭就其側喇嘛則以手撲其頂男女皆然謂其五指有五尊佛 見面捫都禮數恭差烏纒罷又掛鐘瓜田在荒唐妄誕如此 見面相見云捫都問好之詞也

李下尋常事幕內公然温榻濃夷人相見云捫都問好之詞也 識同處 畢世何曾見沐湯肌膚垢汚齒牙黃焉支枉自誇顏

色那得消魂別有香男女自出胎一洗 裝飾珊瑚髮垂羊

裘狐帽賽男兒弓鞋笑說金蓮步手製新靴嵌綠皮男婦驟難不束腰帶穿耳 對人也解作嬌羞口肯連聲不轉頭臨上馬

時纔一笑故翻纖手掩雙眸呼聞女為口 見慣夷粧別樣新

一般嫵娜小腰身歸時莫教雙鬢侍惟恐釵裙詫異人 遠出

龍沙已二年幾回搔首向南天不須更作蓬萊想但到中華便

是仙 後又識云予不識夷文無從翻譯篇中夷語不過就其

音而書之字之確否不得而考也元之按蒙古語奶茶當為酥

雜記六

十一

台差近釵音差即茶也台訓有言茶中有酥也呼駝為忒默近音

肉當為禱哈佛當為布爾汗汗音近叩首當為摩爾郭問好為

捫都捫音唾為温塔温音近去聲塔音近他字上聲閩女當為叩肯

先端格公官刑部尚書時作一聯云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

上苦人多北平黃叔琳錄版懸於普濟堂又吾鄉張文端公書

室一聯云讀不盡架上古書却要時時努力做不盡世間好事

必須刻刻存心粵西陳榕門相國一聯云惜食惜衣豈為惜財

原惜福求名求利但須求已莫求人仕宦者果能胸中生意常

滿能刻刻存心能惜福求已必無貪酷鑽營等事貧窮者果能

胸中生意常滿能刻刻存心能惜福求已必無邪辟奸詐之行

以之勸天下教子孫數語用之不盡固不獨可作座右銘也

江西臨川驛壁間有女子題詩云無端驅馬向南天迴首吳山

隔暮煙一點鄉心飛雁外五更歸夢落燈前曉風殘月三千里

水綠蘋香二十年愁絕明朝聽杜宇又隨芳草過臨川清俊綺

麗書法亦明秀一時傳頌款署曰姑蘇女史虞桐鳳羣以不知

其人為惜余亦初愛其句家辰沅觀察蓮溪先生與潔能詩賦

引 見入都為誦之先生笑而不言後乃知即所作也書者

為同邑顧含章坤顧書學董以秀媚勝茲特效女子用筆加柔

嫵焉先生以桐城人僑居姑蘇時官鳳凰廳司馬撮合恰如女

子之名虞姓乃隱姚氏也可知几驛壁旅店女子題詩如鑲紅

旗下說明珠之類皆文人一時遊戲嫁名為之耳未可信為真

雜記六

十二

晚風亂撲征衫對涼月牀空夜闌昨夕山東今朝薊北明日河

南天然恰當其地正合有此一詞

桐城姚元之伯昂

辛未七月彗星見長五尺餘問之欽天監以為含譽星唐懿宗咸通五年彗星見司天奏以為含譽瑞星宣示中外居易錄載康熙中彗星見給事中粘本盛上言以為含譽星案晉書天文志彗星三日含譽光耀似彗喜則含譽射唐司天蓋又以彗似含譽而名之矣志又曰妖星一日彗星見則兵起大水此次星以七月五日戊初後見於中台屬柳宿至牛宮約百日至天漢中案是星行緯度順天市垣歷星張翼軫角亢氏房心尾箕至牛斗間方隱故行百日史記天官書曰柳七星張三河謂分野也晉天文志曰自柳七度至張十六度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又曰河內入張九度漢天文志曰妖星不出三年其下有

雜記七

軍歲癸酉九月滑縣有李文臣牛亮臣之亂是年睢州上汎河決甯陵一帶俱為澤國考古驗書有血及廟門句廟門謂太林清之亂 紫禁城內殺人 太廟後牆血及矣周禮疏引春秋緯運斗樞文耀鉤併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緯書之說後世多疑不經道光壬寅噴夷有欲來天津之謠都人有設乩卜問者太歲真人丁邁降壇判云殷天君即過此當邀之有頃神降問者問神何往判云將往天津會議五帝輪遞值年一帝管五百歲今時為赤熛怒帝值年若有大事仍集五帝會議茲靈威仰諸帝尙未到天機不可洩也然則緯書可盡目為偽託歟說文魚覆蓋也从皿會聲烏含切玉篇於含切廣韻屬二十二

覃諳字下烏含切按說文注作合是乃含字之誤蓋宋本刻工之錯汲古閣仿宋大字本額約齋仿宋小字本俱不敢擅改也今人遂以魚字有平仄二音非也

有一友宴客席間客話及贈馬事在坐一少年卒然問曰母馬耶父馬耶滿坐匿笑主人解之曰馬有以母稱者即可以父母稱翼日友言於余因檢史記平準書而乘字化者擯而不得聚會注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踴鬻故斥出不得會同又史記秦紀徐廣曰秦地有父馬生駒父馬二字甚典雅

娃娃說文吳越之間謂好曰娃今通稱幼孩為娃娃雇工王姓名秋兒年二十許矣女僕高媼舊與之同村居一日稱秋兒為娃娃舉室愕然晚問詢之據段媼云北方謂人在某地生者則

雜記七

曰某地娃娃如京裏生則稱京裏娃娃屯裏生則稱某屯裏娃娃謂秋兒為娃娃者蓋追言其所生之地也說頗有理若陝西人直稱年三四十許者亦曰娃娃書此以備方言一則吾鄉俗稱日至未刻為日偏西當是日平西之訛耳日平西高麗詩人曾用之李齊賢詩曰木頭雕作小唐雞筋子粘來壁上棲此鳥膠膠執時節慈顏始是日平西唐雞據高麗詩當是鳥名京中有人家門首貼一聯云竈下已無新晉馬釜中猶有舊唐雞自與高麗詩有別聞晉馬唐雞二物翁閱學紀文達皆不識為何典未查出古詩遺我雙鯉魚中有尺素書高句羅溟州有女子與書生約為婚如父母欲別納婿女子以帛書屬魚書生烹魚得書遂往諧約焉此亦魚中寄書之一證

餈餈古之饌饌也玉篇饌饌餅屬廣韻餅也資暇錄畢羅者蕃
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因名今字從食非也升庵外集北人呼
為波波南人訛為磨磨按今京中書為餈餈有硬麵餈餈發麵
餈餈槓子餈餈筴子餈餈實子兒餈餈等名又新歲用水煮食
若南人所謂餈子者曰煮餈餈名義考京師人謂餅曰饜饜當
為母母禮八珍酒母煎醃加黍上沃以膏者是也按今餈餈製
法與酒母絕不相似即煮餈餈亦無須加黍沃膏名義考之說
誤矣餈玉篇蒲沒切麵餈廣韻同北人呼入聲字音近平如呼
粥為周之類餈餈特轉音為波波耳名義考謂為饜饜玉篇饜
莫波切饜食也出異字苑廣韻莫婆切列摩字下是即升庵所
謂磨磨也今河南呼為磨磨字當作廣京中呼為波波字當作
餈以母字解者遠甚

雜記七

三

俗說三不知意料不到之辭也但不知所本伯山族弟云左傳
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俗說當本此

俗說強盜不入五女之門漢光祿勳陳蕃諫桓帝曰鄙諺言盜
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俗說出來久矣

京中俗語謂何時日多早晚早字俗言 讀音近蓋隋書藝術傳樂人王令

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

彈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

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族弟
伯山曰然則此語蓋由來已久

山東李鼎和曾得屏賊盜呪語羈旅路宿頗可預防呪曰七七
四十九賊盜滿處走伽藍把住門處處不著手童七童七奈若
何學此呪清晨日出時向東方默念四十九遍勿令雞犬婦人

見之

玉田劉方來言辛未七月天津大風暴雨雷電碎轟自德州西
來若逐物者至柴炭廠霹靂震地廠中大火雷電復東去至海
岸而止似有物被追避匿柴炭廠中雷一擊不中物復東逃入
海迫至海岸被獲也烈風迅雷中糧艘傷桅數百或半折或拔
去或中裂焚燒無算及霽海岸有大魚一長十數丈脊高過人
有蜘蛛一大如巨羅剔去兩目余聞秦州人言龍獲重譴必抉
去兩目而死秦州出龍骨常有 龍人皆見之此二物蓋獲天譴大魚疑即龍
也

居易錄載康熙三十八年青州修葺府學學訓某多侵漁一日
得狂疾大呼子路擊之宛轉數日竟死余聞前輩言張尙書某
即張文以藥殺仲副憲永檀張歸至仲家淺見子路以椎擊其
敏照也

雜記七

四

首亦以是死子路為聖門禦侮之賢數千年後猶猛烈疾惡如
此

額岳齋司農云舊聞嚴嵩當國時凡質庫能得嚴府持一帖往
候者則獻程儀三千兩蓋得此一帖即可免外侮之患金陵三

山街松茂典猶藏此帖以為古玩帖寫嵩拜二字字體學魯公
大可五寸紙四邊不留餘地乾隆四十五年會親見之

戊寅七月九日哺時平谷縣大風有黑雲起於天望山若旋舞
之狀自山而西復折而東過西閣村屋皆倒拔其椽盤空而舞

屋瓦翩翩如燕子其風直至獨漉河邊陷地作坑寬三畝餘黑
水注焉或曰龍為之或曰蛟為之余謂蛟龍行必以風雨而蛟
之起未有不被水者是日但見黑雲挾風而奔無雨無水不知
何怪殆非蛟龍也

三河縣姜福山甘泉寺俗傳唐太宗征高麗借兵於寺僧僧不與軍回圍寺寺前有兩石狗太宗夜聞狗吠挽弓射之一發沒鏃今寺前有石狗一身有箭瘢年久鏃亡鐵鏃處猶宛然可驗其一狗逃去今在狗兒府名村身沒地中首出地外傳說有人掘之其身仍隨土而下究只一首露於土上二說香河張汝俊拔貢爲余言之

宣武門內武公衛胡同桂杏農觀察舊卜居焉宅西有園曲榭方亭之前鑿小池砌石爲小山有一石屹然蒼古爲羣石冠蒼蘚蒙密摩挲石陰得萬曆三十年三月起堆壘山子高倪修造十六字杏農屬余書小額詳記之

今之象碁與古不同晁无咎象戲序云蓋縱橫十一碁三十二爲兩軍耳今碁仍三十二而縱紙十路橫紙九路以車馬象士

雜記七

五

按之橫九路已足餘二路正不知如何位置豈礮亦與車馬同路耶牛僧孺元怪錄汝南岑順於呂氏故宅夜聞鼙鼓聲介胄人報曰金象將軍傳語與天那賊會戰順明燭以觀之夜半後東壁鼠穴化爲城門有兩軍列陣相對部伍既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擊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于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須臾礮石亂下因發掘東壁乃古冢有象戲局車馬具焉據此馬則斜行三路車直進不回與今馬祇斜行二路縱橫回轉無定者相異此今與唐宋不同者也而胡應麟筆叢引元怪錄岑順事云馬斜行三路正與今同則明時馬猶斜行三路今則又不同矣

德勝門內積水潭龍王廟曰滙通寺乃乾隆間勅修者壘土

成山砌石蜿蜒有致廟之後有一石相傳爲落星徧身如雲頭捲成者叩之聲如銅質堅而有白點詢之定如和尚云非落星因其身有白點故謂之星星石耳廟前河地雜種芰荷大可遊憩亦一小勝也

西郭八里莊慈壽寺內有一太湖石高四尺餘瘦露秀三者俱備矣

寶西園比部得一太湖石堅白如玉兩峯淨峭高三尺餘爲同寅舒靈阿借去玩供卽攜歸西安駐防矣舒君行四於浙江泉近見蘭林泉得一煙壺乃玳瑁瑪瑙一面有背面鍾馗神致勃勃一面有魚一蝦一無少人力不事牽強亦佳玩也

南苑新宮門外二鐵獅極有神致上有除邪辟惡鎮宅大吉後有一花押不可識前有皇祐十年月日又前有彰德安陽縣銅

雜記七

六

冶鎮及冶工姓名四五人古氣磅礴座之四面一面卽字欵其三面皆陽文荷花水草亦極有致疑是金輦宋物也

京城驟車近多踵事增華卽買賣車之站口跑海者裏幃亦有綉綾窗亦有玻璃矣市中製車供人僱用曰買賣車終日置備跑額約齋司農云乾隆初祇有驢車其先德農中丞起初在部當差時猶只驢車惟劉文正有一白馬車人見白馬車卽知劉中堂來矣自川運例開驟車始出其時名驟車爲川運車適讀吾鄉劉海峯徵君贈姚道冲歸里詩有驟車日日穿衢衢句道冲爲余叔高祖名孔鏗以雍正戊申保舉人才來京然則驟車雍正時已有之矣大興金春甫克諧云乾隆三十年後京中惟馬車漸多驟車尙罕見蓋前此或有自川運始盛行也車之有旁門則紀文達始創也車旁開門礙於轉軸於是將輪移後始

有後撫之製

王漁洋居易錄載甘肅民間名字率多四字如馬毛向上之類近見黔中一役卒名沙臥赤雞亦奇

池北偶談載宋郎中師那工書邁風疾左手把筆其工不減於舊又引老學菴筆記載陸元長宗室不微梁子輔皆左手作字趙廣左手畫觀音大士云云余同年光州吳黼庭玉堂王戊進士乙丑補殿試考試差皆左手書奏摺小字更奇按杜子美晚枯右臂有悠悠伏枕左書空句明范叔成字元白以左臂畫花鳥山水得名陳湘以左臂畫山水人物得名吾鄉陳遐伯為賊傷右腕書畫皆用左錢田間過遐伯詩云丹青一隻手智慧再來身

天之生物雖五方之地燥溼不同未有不以得雨為膏澤者西

雜記七

七

域則畏雨蓋得風則穰得雨則歉也其俗男女遇於途有相識者必以接吻為敬溺然作聲更以聲大為能星伯同年見之不禁大笑天地異固無怪其習俗也

道光十一年辛卯海口潮涌江水因之泛溢自江西以下沿江州縣被災貴州則有蛟患吾鄉亦蛟水併發東南鄉宛在水中大水時一女子避未及水幾沒腰有一人急援手救之女子乃呼號大哭曰吾乃數十年貞節何男子污我左臂遂將同被災者菜刀自斷其臂仍赴水而死惜不知姓氏恐天下窮而貞者似此湮沒不少也

又有被荒女子年未及笄與幼弟乞食於村館中適先生外出借筆題云沿門乞食施恩少仰面求人受辱多欲賦歸來歸不得臨流悵望涕滂沱題畢揮淚而去先生歸見詩詢諸弟子追

之不及次日聞人報有女子同幼男死於河中惜未知姓氏日者王璞菴行三山西大同人生不茹童時讀書古寺九歲畧識文意見道書喜之頓有出世之志十二歲逃入宣化府之華陽山慮家人阻之也力避於人跡不到處欲尋洞穴棲止山有五洞俱有人在焉先一洞其人甚癯無衣惟下體被以樹葉言皆鳥音不能辨以樹枝畫地作字相問答蓋康熙間參將學道入山者忘其名別一洞其人鬚髮可怖語言不通問之則畫地告以雍正間某盜逃入此者其三洞人見之皆不禮問之不應山中無食祇食松毛有一種果味似杏必先食此果而後食松則有味否則不可下咽風雨至則癯者令避入其洞晴則臥洞外一日游山後為家人尋見強之歸其所見之人蓋皆百餘歲矣深山之中殆常有之不獨華山為然也

雜記七

八

漁洋載覺隱喫飯事嘗疑其傳聞有誤甲申正月二十日圓明園引見贊善歸過胡默軒九思家見一人持一畫卷求售係圻公畫覺隱書成邱物也上有大同山翁疑始子題云時圻公能詩善畫不知何許人或隱或顯當是避世之士與覺隱同心同德覺隱到處此公亦到覺隱本不能畫畫皆圻仙之筆然有覺隱題圻仙方肯著筆卻有一件奇特處覺隱喫飯此公不舉筋只靜坐及乎飯畢起身圻仙亦飽鼓腹而歌若圻仙喫飯覺隱亦飽時人莫測其旨因書以誌之據此則漁洋非寓言然亦奇矣此卷成邱題字兩行亦言初以漁洋為疑後乃信之李進士薛河南遂平人生未及歲乳母抱之立門外閒望有肩菜者過李卒然問曰汝非某某乎何以至此乳母驚仆以為妖也自是乃不言三歲認字讀書過目不忘其家皆以遠大期之

自知前生姓薛因名曰薛六歲時本家昆仲就別塾讀書爲文一日塾師改課文小講甫就有事他出置文於案眾徒亦爭出游戲掩門而已晚塾師歸見文已改完併師所改小講亦有更易之句師大駭問之衆徒別無客至意東家亦無是人也越日又改課文故置於案託言有事又出潛於外伺之午間回見門開闐然逕入見薛方蹲於師座執筆點竄未輟也師乃驚服古人詩云書到今生讀已遲信不誣也李中乾隆丙戌科進士惜乎不壽蓋根基未深也

人病有怪症古籍常載之戊寅九月有一人大解移時糞不得盡久之始畢自疑糞不得如此之多回視見出一蟲狀似蛔以竿挑之長幾丈餘驚駭成疾邀余內表弟胡伯初治之診視本無病乃以驚得病也醫之半月始愈其蟲胡亦不識卽云是蛔

雜記七

九

竊疑人腹亦不得容如此之大蟲也後與蘇舍人都禮話及蘇自言曾得此病但覺胸腹悶脹欲解及解時有蟲出移晷不得盡呼人曳之蟲蠢如拊指長丈頭扁而黑睛曳出後亦無異蘇亦知醫不能指其名也

人生邀福之心過甚則事之斷無是理者亦據信而不疑青鳥之說不可廢然一爲所惑則必終爲所愚京中有趙八瘋子者創爲醫地之說嘗爲武清一會任縣令者卜地告之曰適得吉壤在某村某家之窟下去其屋則得吉某令遂別構地造屋遷其人而購其室及毀窟趙又熟視曰此地借爲窟所洩地力弱矣某令曰爲之奈何曰醫之自能復元藥當用人參一斤肉桂半斤俟得此二物付我餘藥我自爲合之某令如其教備參桂授之越日掘地下藥又告曰三日後夜半立於一里之外若遙

見此地有火光浮起則元氣大復矣乃潛施火藥於地外陰令人潛往約以某夜遠見有籠燭前行者卽燃之及期至某令家邀其夜中籠燭往視漏三下曰是其時矣遂往遙望其地果有火光迸發乍喜曰君家福甚大不意元氣之復若是之速也某令亦大喜然爲藥物故家資已消耗過半趙售其參桂家稱小康無何趙子俱亡趙亦得奇疾身如死但能飲食而已始大悔平生所愚者不止某令而所售參桂之資亦歸於盡身受其報天道當然而爲所愚者絕不思理之有無又愚之愚者也

有醫者習大拘竈之術每至人家輒知其家之事藉以自神其陽宅陰地之學有人召之者入其門以手摩挲門戶便言其家祖墳何向去家遠近若干某某時當見某事某某人當有某疾豪釐不差人以爲神若召之卜地乃預令其徒潛往熟視以告

雜記七

十

及至其所畧踟躕數步便言此地某山某向某龍入首祖山或廉貞或貪狼俱能言之因告其人曰以此地論當是大吉但隨我所指觀之左當有何等山何等坡作龍是否有右當有何等山何等坡作虎是否水當何等去朝當何等峯下關當何等高低是否則真吉矣其人見一一與所言合亦不禁大喜因請點穴擇期深信不疑矣嘗爲某家擇日下葬告曰是日特奇至時當有鳳凰過此爾輩伺之鳳一至是卽葬時矣乃預以錢三百買白雄雞一卽令醫雞者抱雞於某時向某處葬地走過雞仍付之至時問有鳳來否鳳當白色當謹視之無忽少頃醫者抱雞來人咸曰不見鳳唯有白雄雞來乃喜曰雞卽鳳之類天下誰見有真鳳耶吉時至當速葬葬者亦心喜以爲特奇也而不知墮其術中矣

天津鹽商某患一奇症胸膈間有一物梗悶久之知有一小人在膈能言語惟病者自聽之旁人不之聞也小人若言欲食何物即須與之食如有食物至小人言不食即不能下咽病者苦之百治罔效聞某善醫邀治之令取大蛛網數十枚層疊貼於胸前背中仍敷以藥無何小人在內呼細縛甚楚蛛網亦漸入皮內醫者言此小人若能生出之是一至寶欲生出之病者覺腹脹不可忍乃以藥化之及化下身體俱無惟存其首長寸餘宛然一姣好童子矣輟耕錄載都下兒患頭痛有回回醫官用刃割開額上取一小蟹出蓋皆理之不可解者也

人死後回煞之說南方謂之回煞京城謂之出殃常雲庵言地安門外某家有新死者延陰陽生檢出殃日生檢查告以期且曰此殃大異於尋常當為厲合家徙避仍恐不免於祟唯有某

雜記七

十一

鴉番烏克神即看街兵之稱膽大能敵當邀至家以禦之其家甚恐至日奔訪某鴉番烏克神邀之酒食畢告以故某亦素負其膽不肯辭至夜聞棺蓋作聲視之蓋已離棺中人欲起矣急躍棺上力按之相持竟夜雞鳴棺中人始帖然某仍合其棺及其家人至問夜來情景某不言但以無事答之而歸其家復以無事告陰陽生生愕然曰是吾誤檢日也其究殃之歸正在今日耳然其厲不可言狀矣欲禦之仍非某不可其家復至某處求其再來某心欲卻而恐失膽大名欲去恐力不敵姑應之而心自疑慮偶至街前見一測字者卒然問曰爾有何心事當告我可為籌之某怪其無因而先知乃告之故測字者曰鬼甚厲而將不敵我有爆竹三枚相贈但至事急時放一枚三放可無事矣然不可在屋中當登屋以俟某至如測字者所指及半夜棺蓋

裂聲甚猛果不似前夜蓋方裂尸已出四望無人即出院中復四望見某在屋上躍而登將及矣某放一爆應身倒少頃復起如是者三爆盡而雞鳴尸不復起矣其家人至備悉其狀昇尸復殯往告陰陽生家入門生已死身若火燃者確確氣猶未散也其人大駭復詢知此生素恨某欲因此殺之且亦神其術欲圖人而使亡者先受暴露之毒冥冥自不能恕其為人所傷固天道宜然此等術士之能為禍亦復可懼測字者不問先知是亦可疑者也

三國演義不知作於何人東坡嘗謂兒童喜看三國志影戲則其書已久嘗聞有談三國志典故者其事皆出於演義不覺失笑乃竟有引其事入奏者輟耕錄載院本名目有赤壁鏖兵罵呂布之目雍正間札少宗伯因保舉人才引孔明不識馬謖事

雜記七

十一

憲皇怒其不當以小說入奏責四十仍枷示焉乾隆初某侍衛擢荊州將軍人賀之輒痛哭怪問其故將軍曰此地以關瑪法尚守不住今遣老夫是欲殺老夫也聞者掩口此又熟讀演義而更加憤憤者矣瑪法國語呼祖之稱

桐城姚元之伯昂

安倭何國語木變石也木之變石惟松則然關東多有之非奇物也隙光亭雜識引墨客揮犀云泰山有柏木一枝長數尺半化為石又錄異記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誤墮水中化為石今嘗見人蓄松化石為玩可驗其說非誣蓋古人不知此物故以為異揆愷功雖見殆亦不知此物之多耳案此石惟松能化墨客揮犀之所謂柏恐亦松之誤矣關東人取此石製為佩刀形安以柄用以磨錯鐵刀如泥古所未聞也今不惟木能變石草亦有之草結即上水石也孫少蘭給諫案頭蓄一石如畫家合解索披藤皺而文細過之高可尺許皆數千百草根團結成者蓋枯草芟夷後其根水流一處日久凝結名曰

雜記八

草結言惟鳳陵中有之不可多得案此石三門等處亦有售者出自黃河中草根絕細水沫之形俱在蓋亦如水精之結而成石也名曰上水石文秀可玩其質亦輕但性脆耳惟出之鳳陵之語殊未確

同年謝峻生松言其家舊藏宣紙若干卷約高八尺苦無長篋貯之有賣柏木者命工作為箱香潤可愛數月取視紙皆黃白駁斑乃知柏木走油紙俱印透竟無一幅完好者記以告人一切篋笥當慎辨柏木也

華山出小松長二三寸登華者西峰道人以此為土物餽遺以淨甌盛水置其中則青葱可愛行則夾置紙本經年累月雖乾不瘁見水仍活名華山松其實則苔也

曹南牡丹譜霑化可園主人蘇毓眉竹浦氏著余家書笥中有

抄本可與鄧江周氏洛陽牡丹記薛鳳翔亳州牡丹記並稱惜但有其名而無其狀然曹南之勝已可想見今為錄之

其譜曰牡丹秦漢以前無考自謝康樂始唐開元中始盛於長安每至春暮車馬若狂以不就賞為恥逮宋洛陽之花又為天下冠至明而曹南牡丹甲於海內五雜俎載曹州一士人家牡丹有種至四十畝者康熙戊申歲余司鐸南華已酉三月牡丹盛開余乘款段遍遊名園雖屢遭兵燹花木凋殘不及往時之繁然而新花異種競秀爭芳不止於姚黃魏紫而已也多至一二千株少至數百株即古之長安洛陽恐未過也因次其名以列於左

牡丹花目

建紅 奪翠 花王 秦紅 蜀江錦 萬花主 一簇錦

雜記八

丹鳳羽 出賽糴 無雙燕 珊瑚映日 姿貌絕倫

以上皆絳紅色絳紅之中各有姿態豔冶不同

宋紅 井邊紅 百花妬 鰲頭紅 洛妃粧

以上皆倩紅色

第一嬌 萬花首 錦帳芙蓉 山水芙蓉 萬花奪錦

以上皆粉紅色

焦白 建白 尖白 冰輪 三奇 素花魁 寒潭月

玉璽凝輝 天香湛露 滿輪素月 綠珠粉

以上皆素白色

銅雀春 獨占先春

以上皆銀紅色

墨紫茄色 煙籠紫玉盤 王家紅 墨紫映金

以上皆墨紫色

栗玉香 金輪 瓜瓢黃 擊雲黃

以上皆黃色

豆綠 新綠 紅線界玉

以上皆綠色

瑤池春 藕絲金纏 斗珠 藥珠 漢宮春

以上皆間色

胭脂點玉 國色無雙 春閨爭豔 胡紅 惠紅 枝紅

金玉錫 軟玉溫香 海天霞燦 楊妃春睡 龍白

紫雲仙 碧玉仙 掌花案 狀元紅 伊紅 雪塌

烏姬粉 平頭粉 金玉交輝 映水潔臨 何園白

嬌容三變 花紅剪絨 紫霞仙 亮采紅

雜記八

三

以上諸品各色不同

又嘗見斌笠畊太僕藏江緯畫內園牡丹二冊白者有鶴裝紋

絹白龍乘辨中微有霞舉每辨若拖長穗黃者有卿雲黃檀

心暈花白而微黃黃金買笑淡黃羅浮香綠者有么鳳宛如鬻粟粉

紅者有富爐面十日觀心如銀紅者有火棗紅木槿精色有國

色無雙絳紅者有勝國香楮雲紅藕合者有天台奇豔花口尖

心中若細長數寸捲淡藕合有劍氣葦宮仙花瓣紫者有瑪瑙

盤墨暈花深紫紫貝花深紫心大紅者有勝扶桑瓣多類虬素

春紅命名或一時各異然花多異品習所罕見冊前有江自記

一幅記後一詩記云牡丹自李唐來愛者甚眾舒元與云天后

之鄉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種其花特異天后歎上苑之有闕

因命移植焉由此京中日日浸盛至今傳其種類四海皆知所

尚惟江南亳州山左曹州土水相宜蕃衍者較異於當年子夙

慕之每以不得見為恨甲戌春因 上構採新異種類必先

繪圖以獻次選其本移栽 內廷予藉以從事歷春而秋得遍

涉諸園及事竣省其栽培之法復別其種類植之小圃又經年

而辨其色朵枝葉之不同洵知水陸草木之花無更有齊其美

者予亦不願自私其獨得爰譜之以公諸海內名公畫家採擇

焉未必無小補耳五月初四日辰時在暢春園進呈寫生牡丹

二十八種冊子恭承御覽顧問口占記事文章半世無知遇賴

有丹青供 聖明惜未繪圖呈菜色敢題花句效清平老迂

江緯鈐江緯之印文白天章朱文余題其後云老迂此冊用筆兼洋

法而著色鮮豔花葉如生真能品也冊本二十八幅今失其四

為可惜耳茲書於曹南譜後以見牡丹之盛然聞甘肅和州此

雜記八

四

花最佳傳者絕少又不知何如也

金銀花一名鴛鴦草隙光亭雜記引墨莊漫錄云治中菌毒取

鴛鴦草生嫩即金銀花也鴛鴦草可對蝴蝶花

琉球謂馬蘭花為水翁花羅漢松為檜木冬青為福木萬壽菊

為禪菊蓋未識古來草木之名以意名之耳抑或彼國俗稱如

此記之可供詩人採用

胡桐淚本草此物出西域自葉爾羌至阿克蘇千餘里所在皆

有之其本質朽腐不中材用但可作薪回人謂薪曰活同不知其字

是耳 故指此木曰活同中國人不知其故因以胡桐名之實

非桐類也其根下初生條葉如細柳及長則類銀杏孟康注謂

有二種葉是也其叢生之地有曰胡桐窠修志者不解其地以

為樹不應稱窠即改為鴉鵲窠注曰鳥名大誤矣徐星伯云其

淚似松香之珠粘於木上取其珠則板片即隨手下其腐如此
五台同人售此最多大小成片有作偽者取其木用根下沙粘
其上以充之此城也非淚也當辨之

養花法

蘭 春不出 夏不日 秋不乾 冬不溼

此花最喜魚腥水

凡澆灌不可過頻類則根爛水在根下一過而已

蟻最喜食其根須用油骨引去之或用閩中鱖魚尾曰鱖

帆插於土中亦去蟻

土底不可太緊緊則不能發暢且不易過水

牡丹

牡丹最喜肥種時根下宜以猪羊腸胃鋪之則開花鮮茂

雜記八

五

根總宜於暖又名鼠姑根下時埋死鼠則茂

梅花

花開後必生葉葉乃另生之枝須即將開過花之舊枝剪

去俟新枝長至六七寸時又將尖掐去至冬方能有花且

夏不落葉若任其長發則至夏必落葉即焦枯死矣花總

生於葉之根夏之一葉即冬之一花也夏五六月之曝日

宜早辰不宜中晚切忌

碧桃

盆中碧桃開花後亦將其殘枝剪去留新芽清明時移栽

土地霜降前入盆遲數日再入室新條亦須掐尖方能有

花

荷花

種藕斷不開花須擇其細如指而長者乃花根也種之不
用河水河泥亦能開花市肆賣者皆藕也非生花之物止
足供蔬而已

寶五峯云善緣菴在海甸有象棋三十二子石體堅硬有黑地
白紋者有白地黑紋者皆作冰裂紋每匣中有菊花一朵頗堪
清供

圓明園西北紅石山麓舊有蘭若寶藏寺產菊花石石性巖鬆
不佳其紋儼然菊花故名斜側反正悉備亦有致趣惜其不堪
把玩耳

西路烏什一帶出花石各色俱有其紋皆有鳥獸人物之形且
有鬚眉毫末俱足者鐵冶亭宗伯夫人號如亭得一石紫質而
白紋上一如字小篆文下有一茅亭不事牽強居然成其闡號

雜記八

六

此尤奇也予親見之

五峯又言令兄西園比部郎于西郊拾一石上有觀音大士像
眉目手足端然可見

瑪瑙花紋頗有成形者博垣齋冠軍有一煙壺上有螭螭一支
螭足具備

紫英石中有水者頗多寶西園比部郎有一金魚中有水二滴
如魚之腦其令弟五峯冠軍有一扇墜中亦有水二珠如穀米
大搖之可動

蘇仙公土桃出湖南郴州蘇仙公祠即東漢時蘇耽也祠旁往
往掘得土毬狀如桃核大如橄欖而扁其質似土之結成而又
似沙之凝固文亦若桃核之文搖之空其中有物作響亦有偽
者惟以搖之作響若空青者為真矣星伯云可以治目

嶺南果品其類甚多新會橙為最佳荔支次之黃皮果又次之
余至廣時已中夏尚有藏新會橙者食之果佳荔支正熟以挂
綠者為尤美聞有名糯米養者更美未之食也此外余徧嘗之
味皆不善惟彭婆一種蒸食之去皮五層肉如新栗其味亦似
且有新栗之嫩者問之久客嶺南者皆未之食蓋以其形異而
忽之也此果形如肥皂莢色亦如之擘開色深紅如俗所謂癩
蒲桃者子亦如皂子而稍大其色正黑皮屢去乃見肉是嶺南
之佳品也或以為稱蘋婆此果非蘋果而亦稱蘋婆
揚州洪氏園中蓄一鳥似鶴而大高三尺許色純白喙長尺許
而青腭下至頸有皮下垂宛同牛噉日飼小魚四五觔守園者
稱為海鷺殆即爾雅圖所繪鷓鴣者注俗謂之痴鳥
雄雞生卵南方人家以為不祥余館於長相國家一日大徒持

雜記八

七

一雞子示余曰此後院雄雞卵也甚訝之及見居停懷亦亭雲
麾了無異色因問之居停曰此卵可賣京錢數百喇嗎每歲供
佛必用此幾十枚余訝每年焉得有如許之多居停乃言其法
將雄雞圈入籠內四外多放雌雞雄者急不得出終日躁跳不
使飲水三日則必下卵矣故喇嗎所用不能窮竭但此卵有青
無黃翌日小徒於書室中破之果無黃者乃知見駱駝馬腫背
少見必多怪也紀文達閱微草堂筆記載阿公迪斯言雄雞生
卵之法正與此同而所言大如指頂并治目疾則異豈大小偶
不同歟治目疾則未考

徐星伯同年言伊犁道中見一鼠如常鼠見人則拱而立詩所
謂相鼠也晉公昌鎮伊犁時蓄鼠數種惜未能考其名矣禹貢
鳥鼠山郭景純注謂在隴西首陽縣今甘肅蘭州渭源縣是也

一名青雀山爾雅云其鳥為鷦其鼠為鼯注鼯如人家鼠而短
尾餘似鷦而小黃黑色星伯同年言賽喇木淖爾岸最多皆穴
地而窟天將明鳥先出翔翔形如喜鵲而小綠身長尾鼠如常
鼠蹲穴口願望漸走平地鳥張翅登鼠背一鼠負一鵲夏氣生
涼野地平闊往來互馳半時許方散然則不僅渭源有之矣形
與注亦少異

徐星伯同年言龍觀察萬育在陝省辦理三省教匪時坐屋內
聞空中有飛聲院中適有擲地聲出視見地上堆一物高幾二
尺許方圓亦徑尺許熱氣尚蒸蒸騰上也怪之其同事某云頃
見一大鳥飛過遂有物擲地上蓋所遺糞也此鳥不知何名龍
在烏魯木齊親為星伯言之

雜記八

八

或偶露跋扈之態願則撫其首曰虎兒毋若爾虎則俛首帖耳
然堂以下差役及訟者無不戰慄訟以是稀願即以是使無訟
焉厥有驚馬莫敢誰何願恃其多力前制之胸為所傷歸室祖
示虎虎為之餒傷處不輟兩日即愈秦中丞承恩撫陝其太夫
人聞之欲見虎秦以告願願乃吉服牽虎往市人大驚趨避入
轅門馳報太夫人門甫啟太夫人遙望見之亦駭然避撫軍但
大聲曰好虎好虎請速回越時願以事公出勢不得與虎諧留
之書室令一僕飼之婉慰而別家人終不免戒心不與之食俟
其力微戕之願歸虎已死悲不能已葬之有言及者猶感傷不
置旋亦辭官去云古者豢龍有法豢願亦有法以豢虎歟列子
言梁鸞養虎願豈其人耶虎之於願若家人然是亦異聞矣同
年徐星伯學使松言之

王春亭刺史言多餘山侍郎慶之戚某以善騎稱嘗買一馬乘之出廣渠門甫出城有遠來大車一輛此馬瞥見長號一聲即橫於車前羣馬聞聲惶悚俱不敢進是馬屹然而立某不知所爲僕人某者知其故即解衣物遙擲與其主人主人接之馬知騎者已得物也乃飛奔而去迅不可遏遇深溝短壁一躍過之遇推小車者亦一躍過之落荒而馳至於曠野無居人之所兩蹶前跪俯伏不動若斂跡避人之狀某乃得下詢諸僕始知其爲響馬也蓋盜劫人財如此馬亦習與性成矣是亦格物一事禁宰耕牛地方官之一責也北地日宰數十百亦不之禁或言此係茶牛別爲一種余以爲未嘗使之耕耳若耕未見不可也張上舍大宗言客甘肅時曾以問人據言耕牛脊有駕木之骨茶牛則無故不可耕也

雜記八

九

葦仙喜獵云獵狼不可造次凡狼獨行者可施鎗若兩狼行則當擊其後蓋狼行雄者在前雌者在後若雄者被害雌者必登高處以瞭見人即前捨命以鬪鎗或施藥不及必爲所傷若雌者被擊則雄者即逸矣若三狼亦止擊其後者狼之行恆以三足其一爪曲以護其喙狼喙最畏人擊故以爪護之所以禦擊也狼若中鎗長號之聲如鬼加厲最不可聞又狼性隨煙鳥鎗火出煙必回退狼中鎗者即隨鎗煙回撲獵者於施鎗後隨躡於地轉首向後右手拔短刀持向左耳前以備狼之回撲以刺之也若其時有風鎗煙不能回退必先直上空中而後散狼中鎗亦必上躍與煙齊而後墜地以斃也狼性亦最狠矣然猶能死其雄人之謀其天者視之何如也

都城市中有戲海豹者圍以布幔索錢三文乃許入視其物實

魚而狗頭喙若虎四足類鱉黑質黃斑若豹皮長三尺餘其噓如吼與之食物能以前兩足據桶出水而奪之狀甚猙獰戲者謂之海豹按山海經北嶽之山諸懷之水出焉其中多鮪魚魚身而犬首說文有鮪鮪那蘭泉農部謂極似今海狗登州海中

有之豈卽臘脯耶

麀卽今之四不像也似鹿非鹿似麀非麀其角可爲決時所稱堪達罕平也此獸角根如掌中如腐朽色黯黑以之爲決周圍黑道勻透者爲貴然百不得一其皮可爲半臂衣之愈久則愈厚愈久亦愈軟若爲油水所汚俟其乾揉之仍復如故凡皮見水則硬衣此者若嫌其污可加澣濯焉聞此衣油垢既甚可禦火鎗刀不利卒爾亦不能刺也關東兵卒多衣之

徐星伯言阜康縣至綏來縣相距五六百里有一白鹿大如馬

雜記八

十

往來各城或亦至衙署見則人喜所過城市競以芻秣飼之多不食食則其人必福所入之署官必有喜長文襄自伊犁將軍升任陝甘總督經阜康鹿立於公館門外次日啟行復至間數年文襄以平張格爾封威勇公

天啟好貓貓兒房所飼十五成羣牡者人稱某小廝牝者稱某丫頭或加職銜則稱某老爺比中宮例闕賞見陳棕天啟宮詞筠廊偶筆所載尙不詳

元人賣貓有契永樂大典載其契云一隻貓兒是黑斑本在西方諸佛前三藏帶歸家長養護持經卷鎮民間行契是甲賣與鄰居人看三面斷價錢隨契已交還買主願如石崇富壽如彭祖福高遷倉禾自此巡無怠鼠殘從茲捕不閒不害願牲等六畜不得偷盜食諸般日日在家宅守物莫走東去與西邊如有

故遠走外去堂前引過受符鞭年月日契

太常寺有仙蝶褐衣色一稍大一稍小有一翅微缺人以老道稱之偶見飛來或出手祝之曰老道我輩欲得見顏色請少住蝶即飛落手中若人有戲之之意祝之不住也德文莊公官大宗伯兼管太常甚久蝶常往來於院中文莊歿後蝶忽來殯前旋繞意若來弔依依不置良久乃去蓋文莊生平公正足以感之然亦見蝶之通靈也

格物之學無窮盡也平陰朱葦仙云蛇之交恆以清明為候至時層至動以千百雌蛇盤屈雄者以大小層疊於上疊至五六以極小者為頂如砌塔然移時乃解雌者去別一雌蛇隨即其地盤屈反其尾以向上雄者復層疊焉午前如是若午後則雄蛇之極小者在下復以次層疊雌者居上如塔倒置山東名曰

雜記八

十一

蛇霧蛇霧之日周圍數十里內之蛇皆至一處或一畝兩畝之地皆滿所交之地每年必於是地過此則無或言地卑溼則然或言地暖處則然交時見人不畏擊之亦不動或以竿挑之則委地如死交必天大霧之日蓋亦陰氣所感也

草中有螿草間之久矣而未得其詳朱葦仙言之頗悉此草高寸許葉微似艾八楞三尖有毛每霜後草枯而此獨鮮恆於立冬時放花花着於葉之近本處如石竹而小黃色心似菊有紅色一線圍之花時凡蜈蚣蝎蝮諸蟲紛趨旋繞三四匝銜其葉而去最後則蛇至且食其花及葉與莖而去去則螿矣諸蟲之來先於蛇次春出亦在蛇先蛇最後螿故出亦在後蛇之行屈曲及食此花行不百曲即止昂首若噎少頃復行行復如是至可螿處以首着地而後盤屈不動焉百蟲不嗅此花不能螿也

在平有王氏婦一日拾薪於野歸覺頭暈但昏睡醫診視無病不食亦不起如是者兩月餘立春後漸醒驚螿忽起病恍然失家人問故乃言拾薪時見有鮮草開花蟲競來嗅花因亦摘食之有頃但覺頭暈其沈睡初不自知也此草或云即俗所謂透骨草努牙時近根四圍之草皆外向此草出及一寸中心放一花花中白心一線獨抽即挺莖也春着紅花秋後莖夷既盡交冬陳根勃發是謂螿草則未之審也

甘肅徽縣多蝦蟆精往往晴天陡作黑雲遂雨雹禾稼人畜甚或被傷土人謂之白雨其地每見雲起輒以鎗擊之轟聲羣振雲亦時散平時有入山者見山谷間蝦蟆無數不論大小口俱銜冰泉蘭沈大尹仁樹為徽縣少府時有陣雲起眾鎗齊發雲中墜一皂靴送置城隍廟翌日失所在沈之姪親為星伯同年

雜記八

三十一

言之蓋蝦蟆陰類陰氣所積時或為災北地亦常有之此精乃喜着皂靴殊可怪也

嘉慶己卯秋河南省黃河決蘭陽口鄭州延津水皆圍城河流向由儀封而下未決時人見儀封有黑氣一道橫亘於河如是者一日餘黑氣中見有大手河水遂不下流乃由旁決此黑氣與大手不知是何異矣先是春夏間鄭州城壕偏地皆蛙大小層累連銜幾無隙地斃於履斃於車者不可勝計何由而來何自而去皆莫能曉及秋遂有河決之患蛙陰類也常止於窪大水則不能容先見是為大水異常之兆次年密縣城壕亦如此殆有勝焉人皆驚恐而卒不驗此理不可知也又己卯夏汜水決先是春間有一足鳥大如雞鳴集縣之文廟桐樹上人以爲商羊見主大水汜水縣果有水患次年密縣之超化寨有蟲鳴

其音如云二丈五適其時城壕蛙見俱以爲水來當深二丈五矣卒復無事然此蟲究不知爲何蟲也

江蘇寶山濱海舊去城三十里今已至城邊嘉慶丁巳歲秋月天大雷電風雨一晝夜不止海水暴漲水自城頭下城門俱閉次午始晴明城中人咸至海塘間觀見大魚五或身首截分爲二或從腰斷或頭截其半刀痕甚齊其魚首多類牛頭非常魚之狀一首重至千斤當是海中怪也然大雷電相搏一晝夜神力幾不得勝此怪亦非常矣家弟輩俱見之

龜說文舊也介蟲之長四靈之一其爲物也壽故古人多以命名宋代尙有之不知何時以爲惡物相避不以爲名與字嘉慶己巳朝鮮國遣陪臣韓用龜進表以龜命名猶存古意

雜記八

三

珍小者直錢百餘余購得數枚裹以紙置行笥中越數日取出透風少飲以水仍包置笥中可遠行也

山中時使出戲衣

道土養一龜狀如錢置

王漁洋居易錄云近京師筵席多尙異味戲占絕句云灤鮑黃

羊滿玉盤菜雜紫蟹等間看漁洋時已覺奢靡甚矣近日筵席必用填鴨一鴨值銀一兩有餘魚翅必用鎮江肉翅其上者勛直二兩有餘鯉魚脆骨白者勛直二三兩一席之需竟有倍於何會日食所費矣踵事增華亦可懼也

鯉魚脆骨鯉魚頭也出黑龍江余使瀋陽聞其土人云嘉慶十一年前此物甚賤一魚頭大者須一車載之不過售錢五百自京中以此骨爲美品魚頭遂不肯售竟相曝曬發賣每一勛亦須銀八九錢矣會記莫少空清友先生宴客設此味座中有其鄉

人以爲涼粉也翼日見先生問曰前日食君家所製涼粉特佳會令人學製總不能及不知何以有此味也聞者笑其村蠢余殊嘉其朴誠

爾雅鱖大蝦李和叔林元使琉球記云龍頭蝦長尺餘絳甲朱髯血睛火鬣類世所畫龍頭徐葆光傳信錄云一名鱖爾雅注鱖大蝦也無龍頭之說

魚之飛必自銜其尾畜魚者運蹇則其魚自飛入他人之池吾鄉松山湖多魚畜魚者甚夥張李廉介純嘗於冬至月游湖邊候忽間似有風起俄而水中潑刺聲守魚者哭問之曰時當冬深魚皆潛伏水底今忽有聲魚將飛矣頃見魚皆自銜其尾圓若環密如飛蝗投於他池須臾而盡魚豈能飛蓋有使之者寶冠軍使奎宇五峯號文垣記養魚之法頗有足采者錄之

雜記八

古

龍睛魚 此種黑如墨至尺餘不變者爲上謂之墨龍睛其有純白純紅純翠者又有大片紅花者細碎紅點者虎皮者紅白翠黑雜花者變幻花樣不能細述文人每就其花色名之總以身軀而勻尾大而正睛齊而稱體正而圓口團而闊要其於水中起落遊動穩重平正無俯仰奔竄之狀合觀者神閒意靜乃爲上品又有一種蛋龍睛乃蛋魚串種也

蛋魚 此種無脊刺圓如鴨子其顏色花斑均如龍睛唯無墨色睛不外突耳身材頭尾所尙如前 又有一種於頭上生肉指餘厚致兩眼內陷者尤爲玩家所尙此種純白而紅其首肉爲上色共名之曰獅子頭魚逾老其首肉逾高大此種有於背上生一刺或有一泡如金者乃爲文魚所串之故不足貴也

文魚 此種顏色花斑亦如前亦無墨色者身體頭尾俱如龍睛而兩眼不外突耳年久亦能生獅子頭所向如前有脊刺短者缺者不連者乃蛋魚所串耳 此三種月有洋種無鱗花斑細碎尾又軟硬二種

世多草魚花色皆同此而身細長尾小佳者以紅魚尾有金管白魚尾根有銀管者為尚亦無墨色者名曰金魚

又有赤鯉金鯽皆食魚所變無三四尾者皆直尾也不過圓池中蓄以點綴而已養法亦如各種亦能生子得魚 此三種月有洋種無鱗而花斑細碎其尾又有軟硬二種

養魚斷不可用甜水近河則用河水不然即用極苦澁井水取其不生蟲新泉水尤佳

魚水綠乃活不可換其色紅或黃必須換

雜記八

五

凡換水必先備水一缸曬之曬兩三日乃可入魚魚最忌新冷水也 水頻換則魚褪色

大缸一口養大魚五六寸者二三對足矣多則開熱擠觸不安必致損壞

魚喂蟲必須清早至晚令其食盡如有未盡者及缸底死蟲晚間打淨夜間水靜則魚安不然亦致魚死之道再沙蟲中亦有別種惡蟲亦須略擇

子魚初生以雞子煮熟掉其黃於布上攤於水中子自知食之及三四分大不能食大蟲乃將蟲置細絹羅內於水面篩之有小蟲漏下者與之食至五六分大則居然食蟲矣

魚子出淨之後至能於水中遊行時須輕將隔草提於他器內以水投之有魚仍取回原缸水定後缸內有蟲如蝦而扁

口如蜈蚣最能嚼小魚宜揀淨不然則盡為所害矣

魚缸養魚總須明官密缸雖破百片亦可鋸補瓦亦用明官密缸瓦外用鐵屑泥之則不漏矣

曬子須用紅沙淺缸取其曬到底耳

魚偏身起泡如水晶乃天熱水壞以新涼水激之不然即潰爛死矣

魚瘦暗不歡乃病也即以鹽擦其偏身月盆養之使吐黑涎即愈鹽納入兩腮亦佳

魚蝨如臭蟲而白色透如蝦色一着身斷不可落能使魚死必須撈出以鹽擦之亦佳

魚子不可過曬過曬則化不曬亦不能出故須樹陰或覆以篩之亦可三日必出魚矣

雜記八

六

凡魚生子總在穀雨前後視其沿堤趕咬乃其候也即將鬧草縛小石墜於缸內任其穿過即有子粘草上亟取出納別

水缸內若不取恐為公魚所食其趕畢一次後隔十餘日一次看其趕即須放草接子矣水近缸沿則每被鴿子連魚飲去故水不宜過深子初出如蟻不可見伏於缸上或草上出

魚後三五日內不可亂動其水恐有傷於尾也

冬收缸入向陽無油煙屋內魚不食亦不生子其水總不必換俟春半時出屋換水其屋冬亦須火不使冰過凍而已亦

不宜太煖每歲於霜降收入春分時出屋然亦須看天時冷暖耳出屋後仍有數夜見冰亦由是見天時也

或云魚不可曬或云魚必須曬又云可曬不曬子見養魚者未嘗不曬究不知何以為憑也姑記此以待試然子家魚每

過曬則生水泡滿身或予之缸新有火乎俟得良法再記
魚熱則浮冷則沉然春秋朝日每亦停水面曝陽則非熱也
魚之雌雄最難辨有云脊刺長為雌脊刺短為雄者有云前
兩分水有疙疸癩硬遊手者為雄否為雌者又有云前兩分
水大者為雄小者為雌者又有云儘後尾下分水雙者為雌
單為雄者皆不足憑之論也其雄雌動作氣質究有陰陽之
分近尾下腹大而垂者為雌小而收者為雄麤者為雌細者
為雄此秘法也其餘諸法皆愚人之論耳諸體未備時其種
類亦不易識惟視其色黑為龍睛青為文魚蛋魚極易辨也
缸底魚矢須用汲筒汲出若水至晚太熱緣曬甚也須用生
涼水添之

魚生子若人不知則粘於缸上有落底者則自食之矣若早

雜記八

七

見缸上有子即換缸不然則可一日不喂蟲伏秋間雖有子
亦不能甚長不能出息也

秋日不可過換水天寒不可多下蟲寒則魚不甚食然秋中
喂大魚則來年子早而壯

魚子出後水極清不必換本水養之魚乃不傷元氣

有養魚不換新水者即換亦於本缸內水徹舊添新此法魚
最弱市語謂之水頭軟若即從舊缸移入新水者謂之水頭
硬云此法所養之魚強壯

魚尾根札者難於過冬縉尾者易養此論最驗

冬入室時水不能曬即用生水次日移入然須於院中見冰
後入屋

驚蟄時即可出屋若天寒亦可遲幾日春分前後亦不必曬

水天寒井底暖新水不冷若曬則反冷矣

又法養魚先要講究水之活魚得長生矣如居家喫水缸內
投以食魚其能經久存活者以其每日去舊更新非取水之
故也蓋新水入缸三日必渾三日後澄清四日水性側立方
可下魚下魚之後春末猶寒隔一日撤換新水一次交夏之
後一日撤換一次撤換之法先用倒流吸筒吸出缸底泥滓
添入新汲井水不用甜水河水如盛五擔水之缸每日撤換
一擔視缸之大小以此類推有魚之水七日必渾渾則當移
魚他缸刷淨原缸全換新水曬過三四日之水再入魚入魚
之後照舊撤換一交秋令水自澄清無俟添換矣缸內不放
開草一恐魚蟲藏匿致魚不得食二恐草爛水臭以致魚生
蠶蟻之患穀雨前後便可喂蟲一交九月節魚自不食矣至

雜記八

六

魚無故浮水面口出水上空吸吐泡者乃是受熱之故速添
新汲涼水以解之若魚沉缸底懶動是受寒之故速撈入淺
水內曬之魚或歪倒浮遊或如死水中及動之腮仍能張翕
急取出以鹽擦之另盆養之猶可得活俟其涎沫吐淨方可
置原缸內

冬魚出房不可太早於清明前後置於向陽之處用木板蓋
覆天若和暖一日撤板一塊漸次撤去若驟然不蓋夜間寒
霜侵入魚必受傷

夏月伏暑之時必當半遮半露不可使魚受熱毒雨水性沉
日色蒸曬必致發變著雨後一俟晴明即用倒流吸桶撤淨
缸底雨水則無害矣若降雨之先將缸添滿或缸有水孔隨
落隨流雨水不能到底則不必撤之矣

冬月蓄魚之法不須喂蟲亦不必曬水添撒只要視水有渾色便取新水換之以純陽之性在地下井水性暖故也置放處不可令缸底實貼坑上須用矮架托之亦不可過暖即水面有薄冰亦無妨缸口用紙封之不致於落灰塵更省遮蓋也

喂魚之法須將撈來紅蟲用清水漂淨否則蟲之臭水入缸淨水為之敗壞矣喂魚蟲不拘時候日不可留餘蟲也夜恐蟲浮水面魚不得受甘露之益若一時不得魚蟲或用雞鴨血和白麩曬乾為細蟲喂之或用曬乾魚蟲及淡金鈎蝦米為末飼之皆可

分魚秧之法先用洗淨揉軟棕片一塊擇開草四五束去根以繩線縛之繫以石塊墜草於其水中間不可散放後看化

雜記八

九

魚跳躍急烈有欲擺子之勢即取放水淺缸內入公魚二尾恐一公魚追趕不力俟母魚沉底懶於遊泳便是已擺子之候即將公魚取出遲恐為其吞食魚子缸須置向陽之處切忌雨水聽其自變不過七八日便能生動如螞蟻蠅蛆之狀生長最速俟其化成魚缺先以小米糊晾冷用竹片挑掛草上任其尋食并用蘆夏布口袋盛蟲入水中任其吞啄即透出小白蟲三四日後雖能趕食散蟲亦須先擇白色小蟲飼之即可食紅大蟲時亦不可喂之過飽恐嫩魚腹脹致斃也沙蟲之極小者名曰麩食白色在水皮上如麩之浮不能分其粒數初生小魚食之甚佳且易長而堅壯
小魚長至半寸許即宜分缸每缸不過百頭至寸餘則每缸三十足矣多則擠熱而死竟至一頭不留漸長漸分至二十

餘大則一缸四五六對至三寸則一缸不過四頭六頭而已然養缸如此若庭院賞玩則一缸一對至多二對始足以盡其游泳之趣而觀者亦可心靜神逸也
魚不可亂養必須分隔清楚如黑龍睛不可見紅魚見則易變翠魚尤須分避黑白紅三色串缺花魚亦然紅魚見各色魚則亦串花矣蛋魚紋魚龍睛尤不可同缸各色分缸各種異地亦令人觀玩有致
子出魚後夜夜須將缸蓋起次日日出後開之否則每至凍死一缸為之一空

雜記八

十

尖陽叢筆卷之一



海寧 吳 審 槎客



周禮夏官玉璽讀如薄借其之其結也皮弁之縫每貫結五采十二以為飾謂之其詩云其弁伊其其賈公彦疏云薄借之語未聞按說文縉字注帛蒼父色詩曰編衣縉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縉蓋薄借其即不借縉以此為未嫁女所服故云不借也楊用脩引草履名不借者以合之非是

海寧演武場在宣德門外旁多隙地乾隆戊子有耕者發地得古塚志銘刻于甌取之以歸而仍掩其墓按銘為唐故汝南周君墓志并序其文曰君諱文遂字道從祖諱岳先父諱通君即通之長子也幼讀儒書長而習禮弱冠之歲咸與所知內孝親姻外稷僚友不能苦濫于琴酒乃縮職于監司三五年間榮擢奇獎何期末申公表奄卒壯年嗚呼霜劍摧鋒鳴琴絕軫春秋三十有五大中二季三月十五日終于天長之私館也以其年十月廿九日附于先祖妣王夫人列域以為窀穸禮也娶宏楊氏恭孝內諧舉案從禮一子三歲名曰小君令弟二人文過文造恨鴛原而遽絕誰濟急難荆幹推雁行何續敢忘死友銘誌弟恭固請長詞用彰後紀者為銘曰嗚呼周君亡命奚促三十五年禍來衝福手劒摧鋒身紳棄玉歆濟舟傾風前失燭一旦歸冥百齡何贖千歲之中再生王國右凡二百四十八字脫一

字下脫
原字原

亡原字原
當是世字即
此謂漢字也

字漫滅一字真書字法蒼勁如歐率更甄之上瘞花瓷瓶蓋甚多俱為穰鉏所毀今此甄藏周范兮大令家明雲夢鄒郎中觀光常于先塋側掘得唐人墓志銘乃大中元年十月癸卯日所葬其姓氏多剝蝕不可攷與此甄時僅先數月而此甄姓氏猶歷：可辨尤足珍也鄒得誌為文而瘞之

詩草蟲章舊注大夫行役于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之如此朱康流先生云此詩小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余讀此序而知讀詩之難也向讀此詩以為舊注之說確不可易矣及再四思之凡人離別之久念之而憂之之而傷苟得一見則憂傷之情快然冰釋矣出車之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是也此詩則曰既見矣又曰既覯一似沉吟反覆徐然後解者何其舒緩而不切于情也以此詳究之其為咏初嫁者無疑泛見曰見接見曰覯初嫁之時惟恐不得當于君子而詒戚于父母故憂之而至于傷悲是其所憂者不在于難見而在難於相接故憂之釋必于既見而又既覯也其謙畏自持之況于二語想見之以是知序之首語非後人所能揣摩也按康流此論與正義正合惟既覯鄭氏引易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之義以為既婚之後男女精氣相覯遇以覯訓媾微不同然視舊解理為勝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集傳以為皆不祥之物人所忌見者箋疏謂

歐下當脫陽
字原字同

君臣同惡無可分別之意讀詩略記云晉成公綏烏賦序曰烏之為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為吉鳥漢書御史府有朝夕烏去數月而御史大夫罷唐書柳仲郢每遷官必烏集其第是漢唐以前皆以烏為祥也狐為妖以喻小人烏為祥以喻君子赤者其色顯黑者其色晦莫赤匪狐以喻顯者皆小人莫黑匪烏以喻晦者皆君子也

按江南烏夜村晉何準宅準女生之夕羣烏啼女後為晉穆帝后冊立之夕羣烏復啼是晉時亦以烏為吉鳥也

陸文裕深傳疑錄嘗疑水經注之偽據通典以為吳越春秋越絕書之流近德清胡東樵渭云隨經籍志有兩水經一二卷

郭璞注一四十卷鄺善長注皆不注撰人名氏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元注閩百詩云璞注山海經引新唐志遂謂漢桑欽作欽

成帝時人而所稱多東漢三國時地名故先儒皆疑焉又按潔水鄺注引桑欽地理志易水濁漳水並引桑欽他注中或舉本

文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于欽無直斥其名之理元注唐人義疏稱孔君或曰欽作于前郭鄺附益于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

于經並非蓋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其名無可攷非一時一手之書也又云是書傳習者少錯簡闕文訛字不可勝計舊按或謂原本當有弱黑注洛海沱等篇趙誠夫水經注釋已補宋初猶未散佚而崇文摠目云鄺注四十卷亡其五則仁宗

之世已非完書矣

按唐李吉甫有刪水經十卷金蔡珪有補正水三卷元歐陽

原功序謂可正蜀板遷就之失錢尊王有影宋抄水經原跋

都府學宮元祐二年運判孫公得善本校之才三之一耳乃

補正重錄凡益編一十有二共成四十卷此豈歐序所輯蜀

板書今並不傳明南昌王孫朱謀埠水經注箋雖多校正而

譌舛尚復不少歎項氏踵而刻者但有勦襲之陋略無是正

之功其餘明刑俱無佳本東樵與閩潛邱黃子鴻校閱水經

頗為詳審子鴻又從而為之圖鄺全吉士祖望有七校水經

注陳和叔黃中撰水經糾誤仁和趙太學一清亦有刊誤及

水經注釋以為原本有大注有小注別為疏錄并補水名引

注最廣歸安沈東甫炳震及其弟炳異有水經擇惜未之見

他如胡氏之禹貢錐指齊氏召南之水道提綱並可補水經

所未及惟黃築洲徵君之今水經乃未成之書故水道言之

多不備

王孫一名而具五義史記淮陰侯傳吾哀王孫而進食蘓林曰如

言公子也蟋蟀名見詩疏太湖洞庭兩山間有蟲類蟬聲如鳴

箏土人呼王孫椰子厚有憎王孫文乃猴也本艸云王孫即牡

蒙

世說新語注云桓元不立忌日惟立忌時南史張融傳融有氣義

忌月三旬不聽樂後世但知忌日而不知忌月并忌時亦未嘗

水不脫性字

刑書是刊

言也通典晉穆帝納后值忌月范汪與王彪之書以九月為康帝忌月王以禮經無忌月之文竟定九月納后

昔人慎重家忌非特男子即婦人亦不敢忽王得臣塵史載

丁晉公三十六事某氏女子嫁時篋有祿衣一襲祿疑作縣問其

故曰若婦在家遇私忌則服之以慰舅姑耳蓋女子既嫁猶

守其私忌可想見宋時禮教之重

劉原父晚年病不復識字至日月兒女都不能辨或謂知永興軍

多發墓求古物所致劉跋暇日記云

咸淳臨安志載臨安縣東山塔影倒垂以為異吾州硤石東山智

標禪師塔其影獨見于秀水縣北一小池中蓋相去百餘里也

楊李真如寺北壁有三塔影天陰闔戶則影愈顯而此地並未

嘗有塔不知影從何至又江寧牛首山寺塔其影獨照伽藍殿

上供桌倒立甚分明北京彰義門外天寧寺塔每于殿門掩時

窺之其影亦倒

共山觀音殿前一石盤陀安指南鍼其上則轉而北指又東十餘

里談仙嶺側一石亦然俗稱倒針石蓋下有慈石所致

蔡洲凡有三一在襄陽峴山東南一里漢水之上後漢蔡瑁所居

魏武帝造焉王維哭孟浩然詩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洲指此一在金陵上元縣西十

二里宋高祖破盧循處見元和郡國志一在衡州耒陽縣水經

注耒水西北過耒陽縣之東側注西北迳蔡洲西即蔡綸故

宅

今之遊蘭亭者求右軍故迹不特茂林脩竹即流觴曲水之地亦

無可據蓋今所謂蘭亭去舊址遠矣晉時蘭亭在天章寺側元

末寺與亭並燬于火明永樂中僧智謙重建于今地距舊址幾

二里

水經注云晉太守王廙之嘗移亭水中今亦無可攷

甬上萬指揮文淵永樂中倭倭海上頗著威名嘗夜中以舟師下

哨象山之鋸門遙見雙燈來海上以為寇至挽弓射之一燈應

絃而落俄頃風濤大作一軍盡沒始知所射落者龍目也指揮

時年二十有二鄉人立廟祀之號曰射龍將軍後此龍嘗化人

形就鑿者治其目鑿以藥傅之而去他日復來鑿治如前遠有

小女從門隙窺之則儼然一鱗蟲也大驚而呼忽風雨晦冥

失龍所在自此不復至但時入東錢湖養其創云

錢孝直敬忠鄞縣人也父若賡萬曆中知臨江府忤神廟首坐事

論死長繫三十七年孝直自幼從獄中受書萬曆己未捷南宮

若賡年已八十老病危篤孝直不赴廷試迨歸侍湯藥若盧中

會熹宗踐祚亟走京師上疏救其父不得則請以身代父死情

詞懇惻聞者皆為墮涕疏三上終格于吏議遲久未得命旨孝

直益憤激每夕為文額天泣盡繼之以血自誓必死又念徒死

終不能出父罪乃囚服跪午門外哀訴閣部諸臣為已轉請若

賡竟得釋以天年終於家孝直後成進士官刑部主事乞休養

母幾二十年母終出為宣城守免婦甲申後僑居硤石踰年卒
殯于審山邑人查孝廉繼佐為誌其墓後其子肅樂返葬前青山

國山在宜興縣西南六十里上有東吳天璽元年封禪碑立信中
郎將蕪建所書高一丈圍徑一丈二尺面廣而旁狹其形似圓
而略有方勢文周四面蓋仿秦泰山石刻之制也按吳志陽羨
山有空穴中廣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以為大瑞乃命兼司徒
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予嘗詣碑下拓其文書體兼篆
隸瓌璋奇雋頗有先秦遺意惜文多漫漶惟近土一截尚
完好文稱朝為大司空而吳志以為兼司徒此亦可補三國之
注也

此碑全文載雲麓漫抄凡九百餘言當時不可識者尚七百
餘字而今可辨僅得其半蓋碑立山巔上無覆蔽風雨之所
剝蝕樵牧之所侵伐日甚一日故三國至宋字畫由深至淺
尚多可讀由宋至今自淺而之漫滅竟莫可識此亦理之必
然者今碑西南兩面俱有裂紋再推搗數年必致斷落考金
石錄分為上下二碑王象之輿地碑目分為封禪國山二碑
似皆誤此碑俗呼圓碑以其形圓八出也王漁洋分廿餘話
又混以圓碑為天發神識碑九謬天發神識則天璽元年紀
功碑在建業紫金山乃皇家書俗謂之三段碑也盧熊跋以
為此二碑

皆蕪建書
鄞縣全吉士祖望相傳為同邑錢公肅樂後身人未之信其後吉
士舉子初墮地而錢後人之來賀者已在門詢其何知之遽也
曰夜未聞影堂中人言曰謝山舉子可喜可喜是以知之耳謝
山全別號也故吉士有五月十三日舉子詩云釋氏語輪迴開
之輒加嗔有客妾傳會謂我具宿根琅江老督師於我實前身
一咲姑應之燕說漫云三昨聞正氣堂豫告將維辰在我終弗
信傳之頗驚人聊以充談助用怡湯餅賓先是謝山有兄生而
穎悟其舅蔣夢佳自為神童六歲而殤母哭之慟忽張目曰
無哀當再來補之後十年而謝山生故小字補兒

朱康流先生朝環湛溪經學其讀易春秋三禮詩書俱有略記凡
數十萬言雅為姚江黃梨洲徵君宗義所推重為人仁恕吏事
非其所樂其知德旌縣也庭可羅雀每視事聞答聲輒以袂
自障其面吏曰緣為奸亦弗問一旦得巨盜康流故短視相對
久之曰觀若狀何酷類吾河東三舅耶盜即飾為舅誑詐百端
遂相持而泣終不加刑其實舅死久矣未幾憂去遂著書以老
鍾致和海昌人也工詩及長短句風調清逸而知之者頗少靈璧
途中絕句云二月征袍尚拂霜北來氣候異吾鄉春風到此渾
無力草木吹青柳未黃暮投茅店暫停驂歌枕繩床室似龕
一夢依稀是何處酒樓燈火似江南又靈璧即事望江南詞云

靈陽地何處足怡情瘠土春深稀見柳荒城樹少不聞鶯誰說
是清明靈陽地空濶少人蹤野塚鬪骸寒叫月陰崖魑魅冷吹
風如古戰場中今遺稿多不傳

端溪硯自唐初開取便為世所尚其名目辨別故自不一要以下
巖產者為勝所謂水坑是也米元章獲右軍紫金石硯其妙不
傳唐時青州亦產石可為硯間有金星紅絲而質粗鈍不為
世重惟柳公權獨喜之以為墨易冷墨之冷熱人多不解大
板硯質粗澁墨有沸沫縷筆熱也其平行凝勻者冷也青州
硯能不作沸但燥漆不能停墨亦非佳品而誠懸獨愛之殊
難解也

萊陽宋荔裳先生疏自浙西觀察移官四川康熙壬子蜀中寇
亂荔裳方入都聞家人俱被難憂憤而卒有女才及笄汴洛至
滇中為王某室踰年而寡遂祝髮投中山為尼名道啓有侍婢
王氏亦相隨入道名曰慶光至壬戌五月二人避兵入山突遇
悍卒悅其姿強之東下且逼令蓄髮宋以死自誓間用匕首戕
胸幾殞卒度其志終不可奪行至偏橋委之而去二人徬徨道
左計無所歸回憶舊侶有海成者結庵省溪江口款姓依焉而
又不諳道路偶遇浙西商人董某相約同行抵銅仁為避卒所
疑送于官太守葉滋齋廉得其實憐其為名家女欲遣還鄉
里女泣謝曰妾生不辰橫罹顛踵傳聞父母並已下世報焉

本報載

此身縱不能死亦復何顏以見桑梓邪苟得寄迹菴長齋
繡佛懺除夙孽私願足矣時楊少司馬自西方撫黔飭所屬從
其請同邑查悔餘內翰時在楊幕中為賦中山尼一篇以紀事
今載敬業堂集

近見秀水盛氏袖堂筆談載濟南教授萊陽周某言玉叔女
實未遭辱有侍女挺身代之然此事查悔餘先生在黔中目
擊之似不應不實或宋鄉人為之諱而云然未可知姑識之
以備攷

古人製裘俱以其毛向外漢書匡衡傳云富貴在身而列士不
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說文表字篆作𦍋徐鍇繫傳
云古以皮為裘毛皆在外故衣毛為表

徐夫人燦字湘蘋東吳人陳素庵相國繼室也工長短句有拙政
園詩餘行世按拙政園在姑蘇齊門內故大宏寺基也林木極
勝有御史王某侵之以廣其宮既而歸徐氏沈石田文衡山輩
嘗為作圖而賦詩者也明末兵興為鎮將所據最後乃歸于
陳相國自買此園在政地十年不歸及得罪與湘蘋同徙遠左
終戍所蓋雖有此園實未嘗一日居也園有寶珠山茶窠奇
古前人多題咏之

趙南仲避暑水亭嘗作詩云水亭四面朱欄繞菰蕩遊魚戲萍
藻六龍畏熱不敢行海水煎徹蓬萊島身眠八尺白蝦鬚

頭枕一枝紅玳瑁甫成三韻倦而假寐一侍婢援筆續云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執袴子弟試書之座右可抵一服清涼散也

江南山谷產紫蛙其形視青蛙稍大四足尤長皮如蟾蜍遍身有疤常居深巖邃壑中土人呼為石獷亦曰山獷以之薦客充好羞為義興尤多陳其年竹枝詞云紅槽薄醉蒸山獷銀縷如絲切柿狹按穆氏蟬史山蛤一名南風蛤又名石蟪生深山谷中遇南風則出背黑色斑磊兩股甚長孝豐人珍之為上品連皮蒸熟味在于皮也又按尤思蜀都賦云蝻蝻山棲龜龜水處劉遠注蝻蝻鳥名也今所謂山雞長洲何義門云蝻蝻類蛙而大俗

名山雞注謂鳥名非是蓋蛙類甚多故其名不一猶吾鄉名陂塍間者曰田雞也此可證文選之失

脫注字

京口瘞霍銘自山谷定為右軍書後人都疑之而莫能破其的考劉昌詩蘆浦筆記云瘞霍銘或云逸少書圖經亦載義之書六一先生已論其非云至或亦頑况作銘蔡端明則以字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而山谷乃斷然曰王書不疑何也今攷銘引雷門鼓事按臨池記昔有晨飛鶴一作鶴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洛陽孫思斫鼓鶴飛去思起共攻會稽殺逸少子凝之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斫鼓必此時則書豈出于逸少哉漁隱攷訂華陽真逸為陶隱居推原本末或庶幾焉

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出而遊學道逢上虞祝英臺僂為男粧梁與共學三載一如好友既而祝先返又二年梁始歸訪祝于上虞縣知其女也悵然而歸告諸父母請求為婚而祝已許字鄮城馬氏矣事遂寢未幾梁死葬鄮城西清道原一云梁為其明年祝適馬氏經梁墓風雷不能前祝知為梁墓乃臨穴哀慟悲感路人羨忽自啟身隨以入事聞于朝丞相謝安請封之曰義婦塚載寧波府志今宜興善權山石室相傳為梁祝書處巖側又有碧鮮庵遺址好事者往往留題石上豈即當時學處邪山南又有祝陵俗謂即英臺墓處此尤不可解者又曰有水英臺墓秀水蔣薰過之有詩并紀其事

東林外索云鄞縣東十六里接待寺西祀梁山伯號忠義王云

硯為文房清秘朝夕所必資端溪舊產既已日少苟得歛坑之佳者轉可以傲視端溪然不能精究其石色坑名徒蚩為惟硯是求是與冥行擅埴者何異嘗見元江光啟送侄濟舟售硯序云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子長城里因為硯自是歛硯聞天下其山為羊關嶺之巘兩水夾之至盡處乃產硯石其一曰緊足坑次曰羅文坑今日舊坑又次曰莊基坑相去羸百步而石品絕不相似其舊坑之中又自歧為三曰泥漿水心綠石去舊坑才數尺石品亦異自莊基北行二里沂溪微上曰眉子坑則東

子於心于

坡所謂者坑今在水底不可剝其陵谷變遷之驗歟舊坑絲石為世所貴硯材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直悉如之刷者先剝去頑石次得石為硯材而極粗工人名曰粗麻石之心最緊處為浪又出至湧處為絲又外愈博處為羅紋故吾郡雙溪王公之記曰緊處為浪湧處為絲至論也今以吾鄉杉木板譬之木心為浪出外為絲愈外為羅紋亦物性之自然者也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數以石理勁直故紋如絲而旁為牆壁獨吐絲甚奇平視之疎三見黑點如洒墨側視刷絲粲然工人所謂硯寶獨舊坑赤心坑或有之蓋石之精吐出光彩以為絲也至

精字原而不一補註脫筆字

元十四年辛巳達官屬發源縣尹汪月山求硯發數郡夫力石盡山頽斃死數人乃已今之所得皆異時椎鑿之餘隨湍流出數里之外者每梅潦初退工人沿流掇拾殘珪斷璧能滿五寸者蓋寡世之求研者率求端方中尺度非是不取工人患之乃取他山頑黝滑枯植燥而有絲紋之石銜于舊坑之下或反得高價真石卒不售三衢絲石黑而頑南路絲石紅而枯水池山絲石枯而燥俱不宜筆墨予家去產硯所三十里而近故知硯為詳舊坑在雙溪時已墜不知何年再闢至元辛巳再墜而石盡時獨繫足頗有大石今至疑有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墜聲如雷隔溪屋瓦皆震鳥獸奔駭數年前工人告予繫足石刷鑿

已盡予不之信至是果然觀此江序則歛之舊坑自元世已絕響在今日較之端溪下嶼尤為難得矣歛硯又豈易言哉江此序明陸文裕公深歛硯志多用其說

注之也轉音也

拙政園臺池林木之勝甲於中吳明嘉靖中御史王獻臣始闢之其子以博進償徐氏傳子及孫又歸于陳素庵相國遷謫後改駐防軍府未幾為某氏所有蓋大事結構以侈遊觀中有楠木廳九楹四面虛欄洞榻極極宏麗柱凡百餘礎徑三四尺高齊人腰皆故秦楚豫王府物車駝輦致所費不貲某敗後官悉毀之柳廢蕪亦嘗寓此中有曲房乃其所構陳其年詩云此地多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馬糞穢莊閣學得驢鳴倚西欄其荒涼又可想見矣康熙中改為蘇松糧道署今則散為民居惟寶珠山茶尚無恙往年有虎入其中亦異事

對案以宜在德元二案字

武林某氏子家貧落魄常結黨為棍埋一時城內外無主邱壠多遭檢括嘗至通江橋項氏居側入一隧道遇石扉闔甚固從之良久其始啓然陰風凜冽火炬過之輒滅眾皆股栗莫敢前有二人者素髯胆勇乃束葵藿為蘊燃之以入遇陰風則焰轉熾餘皆伺于石扉之外俄頃聞甲號呼負乙而出則已死亟詢其故云初至中一室有四鏡人共擊一棺朱色棺前石碑一署吳越國妃某氏墓餘無所觀轉至東壁間有小室戶垂銅簾拂之鏗然有聲意此中必寶藏也乙遂披簾先入投足適履其機大

聲若雷震隨有黃泉奔注臭如硫黃而寒冷異常乙觸之即倒昏迷不醒某幸在後因急負之而走聞內戈鋌鬼嘯聲隱隱不絕稍遠亦為穴中之鬼矣於是眾皆愕然以藥救乙數日始甦而甲亦大病幾死云

按水經注載盜發南陽張詹墓垂簾一皆金釘飾之此鏗然有聲者安知其非金釘之類邪又南部新書云蜀蔡蕙作火把猛雨中不滅其束蔡黠為蘊殆祖此意乎噫盜可無術哉

又嘗聞風篁嶺下多古墓因與數人從督井而入穴中懸一棺非桐非梓形類蠶繭漆絮合併為之者乃鑿前和出其屍骸骨殭而不腐衣裳冠履悉剪絛所製面色若死灰獨雙目炯然矚動不已眾大驚急委之而走大水隨後湧至比拒督井則已沒肩若少淹俱溺死矣此皆其親語人者

錢唐元妙觀在吳山之麓舊有李北海書蜥蜴碑湮沒日久莫可踪跡頃有人從瓦礫中掘得斷碑下截高尺餘僅存數字皆漫滅惟乾坤二字猶完好後有大字一可識止一亲字按亲即古榛字

凡江海潮信感于晦朔其長在子午二時過此二日則水勢日縮而至期亦日晏武林元妙觀中有子午二泉一長于子時一長于午時每日如此無論晦朔此與水經注灘水之朝夕塘皆不可以常理測也

唐元宗遷居西內後為李輔國所弑史家多不載惟王性之默記述晏元獻識玉髓事頗詳又稗記云明皇不得其死人罕知之後溫韜發唐陵見明皇首乃破兩半以銅絲縫合不知元獻所見者即此顯否又樵書載明道雜誌云長安有安民得明皇髑髏光作紫金色家遂大富事之甚謹後析民居爭髑髏致斧為數片人分一片而去据此則明皇一顯生而劈死而合之而復劈何其苦也何其勞也

昔人云借書一癡還書一痴或曰癡乃執之謬蓋借書還書並當

以執酒往耳元吾行閑居錄云瓶乃瓦甕以承其書籍古書無方冊恐其遺落耳愚謂古人承書者或以衣說文帙或以履尚

乃納策于金藤之匱中鄭或以囊說文囊或以匡出道或以筒氏曰凡秘密書藏之于匱或以篋說文篋或以篋

麓之屬獨未聞納于瓦甕者况道路挈携瓦甕非便且書則有繁簡安在其必為一瓶邪

前載王孫一名具五義又按紅姑娘一名亦具四物本草雀瓦一

名姑蜥房一名紅姑娘又錦荔枝苦瓜並名紅姑娘又有草葉旁結一紅子如楊梅差小亦曰紅姑娘

行
字
原
李
尚
地

共陽叢筆卷之二

海寧 吳 騫 槎客

陸放翁鍾情前室周公謹齋東野語劉厚村詩話並載其事野語較更詳第所紀歲月尚多參錯因為重定于元云陸務觀初娶唐氏士閨女也於其母夫人為姑姪仇儂相得而不獲于其姑既出未忍絕之則為別館時往焉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變也唐後改違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遊相遇於禹迹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遺致酒齊翁悵然久之為賦釵頭鳳一詞題壁間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官橋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寶紹興己巳歲也未久唐氏死至光宗紹熙壬子歲復有詩序云禹跡寺南有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詞一闕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刻小闕于石野語無此五字從劍南集增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榭葉黃河陽愁髻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迴向蒲龕一炷香自未久唐氏死至此野語誤次慶元己未歲後今改正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城上斜陽西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鶯鶯照影乘桴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

猶弔遺踪一泫然野語此首在前蓋慶元己未歲也又至開禧已丑歲暮夜劍南集作十月二日夜作兩絕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發綠醮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飛花不見人玉屑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園後屬許氏又為汪之道宅

友人鮑君以文嘗疑未必實有其事或放翁于沈園別有所遇偶題詩詞好事者因而傳會亦容有之細玩終不似仇儂語也姑識于此俟博洽者詳之

古今言地理謬誤者多而水名尤易混亂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沈存中指其謬矣孔安國註三江既入震澤反定謂自彭蠡江分為三以入震澤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東坡辨其非矣班孟堅謂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魯衛與濟汝淮會于楚夫一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又濟水自後千乘入海安得會于楚鄭當時言關東漕渠泛渭水道九百餘里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以至河易漕按渭汭至長安徑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澧數大川固無緣山成渠之理劉貢父譏其失矣如此之類極多而酈道元水經誕妄處十二三也右沈明遠寓簡所論古今辨三江者人各為說幾如聚訟觀此則知言水道之誤者又不獨三江為然

借親之說蓋起喪亂之時相訟既久遂不能革今謂之荒親此非禮之甚者按宋趙崇劬難助云父母死未即入棺仍禁家人輩未得舉哀奠親喪之禮而諱用色之儀實括髮之戚而脩結髮之好此禽獸之所不忍為而世俗俱效之至簪纓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不為怪不知作俑者誰耶然則此風宋時已有之至今踵而行之者仍復不少有欲正人心而敦風化者斯亦其首務矣

夷堅志載蔡京死四十二年遷葬其屍皮肉俱化盡獨胸骨隆起成一卍字高二分許宛如鐫刻按竺乾氏書謂釋伽文佛背負圓光胸題卍字京之奸慝乃亦尔邪恐即其餘党造為此說以欺人洪氏不察遂從而志之與

宋嘉祐中呂夏卿預脩新唐書撰直筆新例四卷時摭其事者如宋景文歐陽公間有取焉然以今新唐書校之頗多不同蓋當日在書局諸公各据其所聞見自為書未嘗一轍正如五代史初脩于薛居正歐陽公以其繁猥失實別為脩定藏于家公歿後朝廷聞之取而刊行其書始著夏卿唐書惜已無傳幸此書尚存猶可想見髮髻也

新唐書作者既多即舊書亦不獨劉昫一人之本攷吳縝進新唐書紀謬表云五季天福之際大臣趙縉之徒綴輯舊聞次為實錄艸創卷帙初興規模然則舊唐書實濫觴于縉

按縉字元暉華陰人晉中書令歐公五代史縉與劉昫二人傳中皆不言其曾脩唐書

唐李鄴浙河館詩有青蛇上竹一種色之句何義門詆為外道按吳越山間有蛇形類蜥蜴四足身長者尺餘色青如蛙土人呼為竹葉青又異苑汝南人入山伐竹見一竹枝葉已生而蛇首未變相傳蛇可化竹復化雉李詩似未可輕議

南史褚彥回為高齊佐命高帝時進位司徒賓客滿座後弟焯數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按彥回拜中書時年四十四而云期頤之壽此史氏之失也

困學記聞公羊傳於襄公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感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而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攷予按諸家固多不齊就中公羊之誤尤屬顯然深寧偶未之思耳上云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十一月安得復有庚子日耶宋景濂孔子生卒歲月辯定為襄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蓋由庚辰推至庚子二十一日此亦本家羅壁之說闕百詩駁

之云文憲于孔子生主公穀歲己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近黃太冲以歷上推日斷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建酉月之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脗合予歎其確云攷是年在庚戌歲十月甲戌朔推至庚子正二十七日也至何休公羊疏于襄二十一年云歲在己卯則尤誤矣

北史齊後主皇后穆氏小字黃花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后既貴改以穆大姬為母提婆為家更不採輕霄史用採字僅見于此

越燕居海島中千百為群冬月入蟄其羽盡褪未蟄之先竟啄海

粉置巖穴中以備他日之乏其色如銀而形類花瓣俗謂燕窩島居每皮服皮履攀藤懸崖探而取之食經尚為珍品而養生家又稱其有益肺和胃之功然洗刷不可不慎常有中其毒者胸膈煩喘鼻漸黑須臾九竅流血而死蓋有鳩鳥落羽其上故也急以菘豆煮飲之間有得生者

宋李文懿辟箋注王荊公詩集為世所稱海鹽張氏用元槧本重雕其注皆為劉辰翁芟節失鴈湖本末面目予友鮑君以文得宋刻半部箋注並全每卷末又有庚寅補注不知出自誰手即晁氏讀書志亦未之及或疑即鴈湖所補竊攷鴈湖以寧宗開禧丁卯出居臨川箋注詩集當在是時其卒也在嘉定壬午至

理宗紹定庚寅鴈湖沒已八載安得復出其手或其門人如魏宦山序中所謂李西美之流為之則未可知耳

梁散騎常侍周興嗣奉詔次韻王羲之千字文見梁書本傳淳化

閣帖首載漢章帝書八十餘字皆興嗣千字文中語黃伯思云

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于文中語耳歐陽公以為漢時學書者多為此語至劉后村遂謂千字文非梁人

作玉峰顧氏嘗辨其妄愚謂此興嗣作無疑也夫音韻之學盛

于江左故齊梁人最重雙聲疊韻此書於此道尤精惜未有人論及者其起結首尾四句中已藏五雙聲天地元黃洪中間雙

聲疊韻層見叠出不勝悉數即淳化閣帖中所書八十餘字元

治古今鞋及日知錄中凡雙聲十二列宿海賊龍師始制壁非

並云百餘字似誤從政所興溫若思慎終學優攝職背叩疊韻二特已此豈出自漢人耶為邪至如于文中閏餘成

歲律呂調陽閏餘律呂本雙聲的對無可移易唐智永誤書作

律呂相洽成謬或反以律呂為非如南部新書之類此皆由唐以後學者罕究心於音韻之過也

錢國賓字君穎本廣陵人明萬歷中寓于武林以醫名尤善治奇

症鎮江錢青藜足跟偶響逐漸至頭竟若雷鳴療治七八年如

故國賓曰此骨雷也切其脉五部皆和惟腎孔大舉之乃見蓋

腎敗症夫足少陰之經起于小指之下上而貫脊腎虛則髓空

髓空則鳴響自足至頭即雷從地起響于天上也以六味丸加

紫河車膏骨膠猪髓枸杞杜仲方治之瘳武林土橋張林妻
病卧三年不起于床醫以為瘳國賓診其脉沉大至骨數十至
中一鼓或隱或現形色蒼脫所居暗室國賓曰此非瘳乃陰邪
所干今急徙卧室檢褥上得白毫數莖其長寸餘始知為狐魅
也張延道士禳之妖至反數復求救于國賓思之良久因製毒
藥授之令密俾其妻塗于體是夕妖斃于床下則一元狐也間
生白毫人皆竒其術蓋狐以舌交故中毒輒斃湖州戴氏女年五
歲生而前陰下復有竅溺出于上其下亦流倩國賓為治國賓
曰此天生雙陰治之何為楞嚴經云五種不男之人即此類也
長而經行生子如常蓋以上為正

琵琶記為元高明撰所述蔡中郎贅牛相事人皆究之明徐充暖
妹由筆云史稱蔡邕三世同居父子同朝又稱邕至孝侍母病
不解衣廬墓致瑞蓋非負仰于隣而賴妻治莖者也此實東晉
慕容眇事傳寫之誤遂以為蔡伯眇耳按慕容複姓名眇字伯
眇鮮卑慕容廆之族自廆受晉命為平州刺史而鮮卑人多入
中國眇之祖父占籍陳留眇有文學應元帝詔為議郎時牛金
以小吏私幸母后竊乘相權招眇為壻眇棄父母于陳留連遇
饑荒所在盜起音問不通卒為餓殍其妻趙克養克葬報夫
同歸事載野史高明或見時人有類於慕容眇事特託以諷刺
歟然陸放翁詩云斜陽古道柳家庄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

非誰管得滿村爭說蔡中郎則中郎受誣似不始于高明矣
高麗僧希闍鍊子著濟北集二十卷中有云正和壬子四月十二
相之海水變赤西自豆駿東距武總三百餘里朱瀾丹濤汪洋
浩淼人民驚怖或濡以絰或染以粟皆應手而赤或恐其為沴
子按元中記東方有大魚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產
則百里水為血今海之赤得無是乎後三日水復碧國家晏然
正和蓋彼國紀年不知實何歲也

頃歲有商于日本者得古文孝經孔傳凡為章二十有二經文千
八百六十一字乃日本所刊有信陽太宰純音訓此書自唐末
五代之亂失傳宋雍熙初日本僧裔然以鄭注今文孝經十八
章來獻獨不及孔傳之二十二章豈獨歐公所謂逸書百篇今
尚存今嚴不敢傳中國者耶其經文視司馬溫公古文孝經指
解間多不同如續莫大焉作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作故親
毓之類頗多與漢藝文志所言符合惟字數較桓譚所紀尚
少十一字譯云千八百七十二字豈流傳歲久遂不免脫誤池北偶談云
耿隱之言曾見古本孝經庶人章末引詩云晝尔于茹霄尔索
綯若以補入則僅少一字第不知耿所見實何本也

或謂周文武成康四陵並不在咸陽縣帝王世紀文武葬于畢括
地志文王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寶渭
水之而南咸陽縣乃在渭水之北蓋所謂文王武王者乃秦惠

文王悼武王之墓耳然則成康二陵豈亦秦之成公康公耶

天台齊息園先生為諸生時讀書杭之萬松書院一日假寐夢于

原本校錄二
此系別詳詩法

忠肅公告曰昔景皇納黃琬言易儲事某實上疏諫止以留中

故人無知者此寃至今未雪君他日幸為我物色之未幾息園

成進士入詞館預脩明通鑑經目得入皇史宬觀累朝奏疏息

園憶夢中語徧檢公疏獨此不得見嘗為詩以紀其事

朱上舍奇齡字與三康流先生從子也以經學世其家有周易蠡

測春秋測微又嘗以王圻續通攷尚多濶略撰通攷續補凡為

類一十有五曰百官補典禮補貢舉補歷象補律呂補田土

補戶口補賦役補食貨補國用補國用刑法補刑法志疆

域補武備志與三為此書垂三十餘年始脫稿未幾下世今

稿猶藏其家

此稿補字原高

米元章得褚河南臨蘭亭真迹割為袖珍本後有范文正王文忠

及米氏父子題贊董文敏舊物也其跋甚詳文敏早年嘗館于

海昌陳氏此帖實質于陳遂刻入渤海藏真中行款悉依原本

但自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二字至俯察品類之盛凡六行三十

五字文敏獨掣而藏之然後質于陳以期必取故渤海藏真帖

中缺此六行其後陳氏墨跡散出歸于錢塘龔氏玉玲瓏閣而

文敏掣出之六行展轉流傳亦為龔氏所得此帖復成完璧衡

圃既沒圖書盡散帖流落人間者又不知幾何年質沒于携李

此字當
從字原高

典庫武塘查宣門開以八百金買之携至廣陵運使署中後不

知所終

瓶山在嘉興縣治西宋時設酒務於此貯酒陶瓶散積日久穹然

如小山土人因目為瓶山竹垞詩所謂一簣瓶山古木秋者也

按明一統志嘉善縣瓶山今尚有掘得者高尺餘腹徑三四寸上

亦有瓶山今無可攷瓶今尚有掘得者高尺餘腹徑三四寸上

下直相若而口微窄色淡綠外塗以釉間有未遍者製甚朴古

或以養花花落能結實但不碩耳或謂此即岳氏背坑軍所用

楊無頭者海昌戚姬術氏也為人忽而貧嘗隨海舶至越中擔薪

比已滿舟人遣楊持百錢市肉賽水神而后解維楊買肉返中

途聞有呼己名者湯應之則數少年素未相識前謂楊曰楊無

頭即君耶望子久矣共挽之行約里許入一古廟中楊惘然不

知所以問與諸君素未謀面呼某至此何為答曰某等並劉姓

青田人也吾祖犁眉公昔嘗藏鏹于此今者當出遺教洵謂楊

某至而後發但素未識君故日呼于此一旦果得君豈非數之

前定耶楊愕然曰某山野鄙夫負販于此素不習望氣之術何

由知君家金穴乎皆嘆曰無憂矣故在是第煩君一啓封耳苟

得金君亦無不利也於是即取楊所買肉烹之以祀主藏之神

醉飲既畢共昇神像于側即座下令楊揮鉏先發衆荷鍾隨之

啟發裁尺餘鉏下鏗然有聲視之一物其形如柁衆以授楊曰

吾祖以此報君之勞善藏之君畢生衣食盡在是矣須臾又得

素未相識
原字原高

白金一餅復以與之曰此以償君肉價於是諸少年爭自發穴取金而令楊先歸楊懷所得還舟人詢其還之邊并問所買肉何在因具述始末衆未之信及探所懷物及餅金示之乃大驚急令楊前導擬踪跡諸少年而分其金迨登陸竟失故道皆悵然返舟更出其所謂形如柅者相與撫玩意此必黃金也弁鑿其端審視實銅耳楊寶之終其身竟無他異楊既死予得之其子形圓而微長上有紐可貫以索下有跖蓋實權耳通高二寸六分腹達五寸三分一面隱起九十兩字一面陷文稍剝乃至元十八年造六字並正書重廣法一十六兩六錢形製甚古雅而青綠偏體亦極可愛賞玩家謂之土古也青田取此鎮藏當必有意書此以俟知者詳焉

後漢書列女傳孝女曹娥父盱以五月五日溯大江迎婆婆神為水所淹而死致淳于子禮曹娥碑云盱能撫節安歌婆婆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此蓋言盱以逆伍君即今覺渡之俗婆婆本舞態盱為巫祝故能歌儻樂神蔚宗直以婆婆為神名殊莫終也

水經注沂水又南與蒙山水合東流逕陽都縣沂水又左合溫水水上承溫泉陂而西南入于沂水者也蓋沂水上有溫湯陳臧器云浴溫湯可已一切病論語曾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浴于溫泉蓋如上已袪除氛穢之意後儒紛紛論辯以魯無川浴

之俗皆不知沂上有溫泉也宋平菴項氏亦有浴于溫泉之論弟以冠者五六人為五六三十也童子六七人為六七四十二人引漢初祈穀祭舞以證周人之事則鑿矣

梁溪顧震滄氏撰春秋大事表視顧連叔左傳事類年表尤加詳志其列國地形犬牙相錯表嘉興府下引嘉禾百詠注有東顧西新等四城並吳越戰爭時所築後俱廢今嘉興縣西二十七里有市曰新城稅務亦曰新城土人呼曰新市當往來大道即西新城之遺址按新城今在秀水縣境亦曰新塍宋時設酒務于此曾魯公嘗監新塍酒務即此俗又呼為新盛若新市在石門縣北三十里屬湖州府德清縣界新城在其東北尚數十里即土音亦未嘗相混顧氏似不能無誤

陸永脩先生家於洛塘有樓曰蜜香藏書萬卷閣曰瀟雲貯法書名畫順治乙未仲冬不戒於火一時盡付之煨燼嘗自悼以詩有云劫火空群相狂花幻有回琴書千載後風雨十年中水脩以詩名海內遊京師與王漁洋諸公唱和尤密同邑查梅餘內翰詩時庵宗伯皆其壻也並于早年賞識之悔餘初以詩為贄有絕竒世事傳聞裏最好交情見面初之句水脩擊節不寔遂以女妻之時庵少時傑驁不習讀書其兄潛飛嘗為文會水脩家挈之以往前一夕水脩夢綠蚪繞柱及旦聞潛飛至亟出迎見時庵身衣綠布袍抱其堂柱盤旋以為戲詢知為潛飛弟也

試令為文下筆多不冗語永脩曰天假之緣也是日即以女許焉

南宋古銅器姜娘子王吉二人所鑄皆得名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予家藏宋方爐一其銘云紹興二年大寧殿臣蘇漢臣監督姜氏鑄至德壇用凡小篆二十字四面並同此鐘舊在曲阜孔東堂博士家王漁洋嘗見之載于居易錄中以為姜氏即姜娘子蓋姜乃南宋初人曹昭格古要論謂姜王俱元人誤

明崑山顧文康公世廟時位至台輔父恂以文康貴贈太子太保其苦身流落人間為裝佛者所有予購得之錄其文如左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聞古名臣碩輔崇勳樹業必有所本夷攷人倫祚必昌於陰隲德恒感于義方肆國家緣子貴父古今之通道也况我左右輔導元臣為天下重輕者哉爾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碩恂乃今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昂臣之父畿輔善良江湖隱逸孝友慈惠敷尚詩禮蘊崇既久發于今予特擢貞嘉名實並隆顯休台昂茲朕冊建皇儲君臣同慶特加贈爾為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嗚呼有陰德者曾高駟馬之門赴深期者果正三槐之位申錫寵命式表前修制曰母道均慈子德惟孝人倫世教此為切務國家推恩庶僚于父子母罔有弗逮焉爾累贈一品夫人吳氏乃故禮部主事司

主事凱之長女下闕七此休光益延慶祐制曰朕惟家正子女子成于母彝倫政教所關至要故子之顯揚國之褒卹予所生無間焉爾累贈一品夫人楊氏乃今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碩昂臣之生母端貞淑順內範著聲以夫之刑家知化彰于貳室以子之事國知教由於賢母爾一人之所關不亦大哉茲特仍贈為一品夫人嗚呼昂寶之養雖遺恨于風木珈玉之榮式委耀于泉臺有赫絲綸永光閭閻嘉靖十八年閏七月二十四日右軸用五色重錦有制誥之寶及廣運之寶書法遒勁似顏平原勅云冊建皇儲蓋是歲世宗始立莊敬太子也今有崑山雜劇中以文康為侍婢所生頗為嫡母所虐豈即楊夫人耶

按王文恪摹撰太安人楊氏墓志云楊氏世為崑山農家正室吳安人過之甚嚴厲安人承事惟謹及昂貴以上兩宮徽號封為太安人楊憮然不悻蓋念吳之弗獲是典而已獨被其榮似吳卒在楊之前据誥則楊先吳卒可證文恪之誤

高郵靈筋祠本名鹿筋梁相傳有鹿至此一夕為白鳥所囓至曉見筋故名見酉陽雜俎及江德藩聘北道記其訛為女郎不知始於何時查田先生詩云古驛碑殘幼婦詞飛蚊爭聚水邊祠人間多少訛傳事河伯年三娶拾遺

北寺巷海寧舊名舊有程姓工為紙硯以諸石砂和漆成之色與端溪

龍尾無異且歷久不壞故藝林珍之然前此未聞也按東宮舊事云皇太子初拜給絙硯一枚此豈其遺製歟

齊民要術言一石注云當今二斗七升不知何以若是之小今江南民間有器其形如甬上口微窄而下漸大俗呼曰栳容二斗五升九二栳為一斛二斛為一石後魏時之石蓋僅與栳相等姑蘇師子林為倪迂手叔泉石勝甲于一郡今為新安黃氏別業中有小礮水色常黯嘗于石橋下得一錢函封錮啓之甚難或請以火攻方置爐上輒風雷大作急送還礮中少頃而止聞至今尚在

戴山先生嘗著太學古文叅疑及古記雜言諸書其意頗尊信豐氏石經古文吾鄉前輩陳乾初先生山陰高弟也晚著大學辨一書同時若桐鄉張考父山陰劉伯繩海鹽吳仲木仁和沈甸華諸君交移書爭之而乾初不顧蓋其實有所師承也乾初晚家泥橋深離坎輻中論著不輟每有所就即設山陰先生位祭而告之其文有曰墓書非古大學非經確也闢之不逞敢寧蓋其意可見獨伯繩戴山之子而其見亦乾初異殊不可解

告山陰先生全文附載于此明我師雖死猶生我呼我號在天之靈墓書非古大學非經確也闢之不逞敢寧嗟如之人否塞晦冥莫我能信習解相縈矧越後世豈惑矣勝確為斯懼憂憤填膺至聖大賢千秋孔曾赫靈爽確敢妄櫻粵

程朱子有宋之英疇曰非賢日升月恒偶焉薄蝕終仰其更何當眾咻遂閉堅城師同雒閩頡頏孔庭雖越千載靡異親承上資宣聖下質朱程是邪非邪昭然甚明確之誣罔是殛是懲如其未謬寧弗我矜大啓我後如寐斯醒葬依周禮學歸正誠格致非始誕妄悉屏俾是聖學遽底清若大路然既康且平師之厚德永世其馨敢陳告辭激切屏營

南唐時有姚景者不知何許人始事劉金為廐卒金暇日至廐見景畫暝有二赤蛇悠揚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奇之引為親信裨將金俄以女妻之烈祖亦重其為人使典親兵至清淮軍節度使至周雪客南唐書箋注今雜劇中以為漢劉智遠事蓋傳聞之異耳

尖陽叢筆卷之三

海寧 吳騫 槎客

姚辯武威人本周將降隋任元光祿大夫當時頗積戰功而史書

闕載賴歐率更所書墓碑傳而辯事始暴於後世予頃得一舊

榻本書法蒼秀與元碑無異而文頗不同即其所卒之歲月出

處亦殊究不知何時錫本姑志於此以俟博古者詳焉隋故元

屯衛大將軍元光祿大夫姚思恭公墓志內史侍郎虞世基撰

文太常博士歐陽詢書丹公諱辯字思辯武威人也導清源于

媯汭肇崇構于軒邱世祀相承名德不墜及乎龍戰秦谷霸業

是基虎變周原雄圖斯啓五世泓為晉所滅子孫播越居于武

威曾祖撫軍將軍驃騎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內外諸軍事封東

平公祖冠軍將軍武威太守昂並以碩量偉才佐時匡國父寶

散騎常侍疑脫武威太守志略沈毅雅度淹遠譽宣獻納爰美共

治公稟秀山川降神象緝勞而風韻開朗志節通亮弓殫百步

懷萬人之教就養晨昏天情孝友率性仁義收已謙虛風以勇

氣馳名遂以材官人選周保定四年起家宗侍延攬下士天和

二年奉詔領宿衛兼摠管雁門公軍受降于荆楚既而上計虧

勝群帥見囚公頻進奇謀竟口能用乃以舟師先濟朝廷稍遷

承御二命領宗如故進授都督兼統營校撫養士卒勸課農桑

莫不家寶倉廩人知節義周武親巡軍府特加賞賜詩云夢想

歐下脫陽字係同

名園久深開錦澤旁烟霞常掩映松竹互青蒼峰頂標朱閣波

心倚石梁三冬凝暖氣六月生微涼草木繁茂國安民和十二

年轉授元武侯將軍尋為涼州道行軍總管十五年為合州道

行軍總管式過有方邊烽寢候義幟旒裘望風欽迹十七年使

節靈州總管諸軍事兼靈州刺史境臨口鄙人雄多傑黠公御

以銜榮化之請靖俗易風移政成暮月十八年授原州道行軍

總管開皇九年授環州道行軍總管校檢河北屯田事其年又授

河州道行軍總管摠戎律特精邊事每秋風起塞口騎揚塵殺

街之任非之莫可推國疑數授柯隱如敵國授疑援擢揚旆威

震口庭仁壽改口授元武侯大將軍進爵上蔡景陽郡開國

公食一千五百戶大啓土宇誓以河山寵章邁于千室盛德垂

于百世皇帝欽明御錄睿聖纂圖特荷天眷恩過隆重密勿

禁衛知無不為大業以先朝大臣久任心膂與尚書右僕射蘇

威等同進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如故以母憂去官其年有詔

奪情起復如舊職別降恩勅遣使敷口公孝性自天幾於毀滅

佞俛王事而復起以官方創授金紫光祿大夫改授左屯衛大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大業十三年薨于軍幕嗚呼臣隸悲慟人

民號呼如喪考妣志諸聖珉以告哀傷

辯墓誌銘金薤琳琅中載其全文闕四十餘字細讀亦多紕

繆及可疑處此碑雖出于依托然彼此優劣亦互見若不得

京碑此本亦不可廢也

武林趙氏居錢塘門內有學士樓藏書甚富凡宋元珍本皆不惜

厚價購之嘗於眾安橋側遇童子挾書一冊求售趙買之翌日

有老人叩門曰昨有一書為童子所賣與君此某案頭所時

閱者請贖之趙觀其狀甚褻褻心輕之不許言至再終弗聽臨

去謂趙曰君勿相輕僕非人乃西湖之龍也書不見還吾將自

取之趙叱之遂不見未幾雷雨大作竟失書所在而趙氏從此

日敗不數年學士樓之書悉化為雲烟過眼矣惜當日所買童

子之書竟不知其名

米海岳研山本南唐李後主物宣和中索入九禁後流落人間為

台州戴氏所有明季新安許文穆公得之又歸於秀水朱文恪

太傅家流傳數世又屬之高淡人宮簪至今尚在當湖嘗觀錢

園山叢談云米老研山有二其一曰芙蓉者頗嶮奇時東坡亦

作一研山而上亦自為二研山咸視江南所寶流亞爾據此則

當時研山凡有五獨南唐之物至今無恙而其餘皆莫可踪

跡豈區區片石之存亡亦自有幸不幸耶

北窓爨錄錄二卷宋藍官施彦執德操所著彥執生不婚宦惟銳

意于學與橫浦為莫逆交故編中發明先哲緒言餘論頗多前

輩如祝希哲朱錫鬯全紹衣諸公皆嘗為之跋謂可與孟子發

題並傳愚獨不喜其中一則云家兄門生有孫力道在鄉校與

一同舍舒子進相友善子進本富家子後大困有孀婦挾二孤

壘然從子進既不能為之資年浸長嫁無售者力道深怜之每

自念使我忝一第必娶之無何力道果登第時年雖近四十然

美風姿貴官達官爭欲婚之者十數力道皆謝去遂歸語舒氏

婚及舒氏歸已白頭矣力道與之懼如平生嗚呼世祿劉廷式

之義謂千載一人今力道之事奚減廷式哉力道蚤年以負不

娶乃獨以教學養孤遺平生所行皆忠厚事然未嘗與人言示

罕有能知者云云夫力道憐孀之貧養之終身可也何至遂娶

之使白頭孀婦喪其所守而已又蹈不孝無後之責彥執于是

為失言矣

金玉珍寶以之送死昔賢所戒其理固然以予論之即銅錢器皿

凡屬難朽之物亦不宜置之墓中子曰死欲速朽正此意也錢

園山叢談云大觀初倣李公麟考古圖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

藏古簋敦鏡甗尊彝之屬為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

其所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者

於是天下塚墓破伐殆盡今觀比干銅盤銘等類大抵皆出于

邱墓中物由此觀之則宣和博古圖等雖謂之破塚書可也故

張釋之云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富哉言乎

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

達齊亦謚也論語疏引之少陽篇必有所據胡明仲云彼已去

國隱居終身尚誰為之節惠哉予疑此或周為之謚耳凡一代之興于勝國遺臣必施仁澤矧武王伐罪弔民式商容之盧封比干之墓方尼齊叩馬之時太公以為義士迨其死也而謚之當亦事之所有世紀綿邈史傳或有闕耳謚法安心好靜曰夷執心克莊曰齊祝子遷世喬明隆慶戊辰進士累官至潯州守少時屢困場屋而讀書不輟嘗自歎曰愈讀愈不中世喬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世喬何

高麗舊以銀瓶為貨東國史略載庶使朱印遠惡聞鳴鶴聲令人嚇以弓矢一聞其聲即銀瓶徵即此也按銀瓶又謂之濶口制象其國地形以白金為之重一斤辨于明孝王三年亦有高下

忠肅王十五年資贍司奏定銀瓶價上品瓶折價布十疋帖瓶折布八九疋違者科罪至恭愍王元年從諫官議廢瓶用銀錢蓋銀瓶既重正如中國大錢不便於民用故至今惟用銀錢矣偶從杭肆中見古銅鏡一如鐘形下豐而上殺高尺餘廣四五寸上有紐背有鼻啣大環銘曰王氏子孫其永寶用凡十字皆古篆作二行下有一獸不辨何物餘為水草諸文製作殊古雅銅色青碧丹砂俱備第不審何代之物姚氏殘語云近見一鏡如鐘樣鼻有大環有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角後走有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其字恐是甲午字謎也其形與此鏡相類而銘則不同

按今威據銘詞釋為甲午字謎細推之似尚未甚當昔趙德潤藏鏡如杏葉樣背有大錢環迺掛鏡也上有銘云人有一口前牛無八角牛口走殊不可曉下有一牛轉頭前有草一叢下有篆辟崇驅邪兩旁亦有字細考之乃丙午造三字其下牛與草必寓年辨耳此周草牕雲烟過眼錄所載鏡形大略相似銘釋亦較勝於姚故并記之

困學記聞云荀子賦篇請占之五泰或作五帝何此瞻云非此幾不復見五泰之文近世行本皆作五帝予舊藏元槧荀子纂圖互注本作五泰楊倞注五泰五帝也今作五帝本并削去此注按荀卿賦蠶云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古之明于占

者倞注五泰五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荀雖或寓言亦無五帝同占之理且皇圖要覽謂伏羲化蠶黃帝元妃西陵氏勸蠶稼今多不及之反稱五帝何也

蕭子雲賦云長卿晚翠蘭子秋紅或稱其長卿蘭子屬對之工蓋長卿即樂中徐長卿蘭子見齊民要術及廣志一名疾騷勇生緣樹實如梨赤如雞冠核如魚鱗味甘且冷可以消酒輕身蘭字從草從間古閑切讀如姦古人未嘗有名蘭子者或云蘭子即錦荔枝本艸之苦瓜詩之瓜苦也

世傳公治長能辨鳥語其說昉于皇甫侃論語義疏宋邢昺為正義以其說不經棄而不錄義疏既晦于世有留青日札記治長

札

食虎駝羊事最理鄙可笑不若義疏為近古也今按皇疏云別有一書名曰論釋云公治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塚上聞相呼往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治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返當是已死不知所在治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即嫗告村司村司問嫗從何得知之嫗曰見治長道如此村司曰治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因錄治長付獄主問治長何以殺人治長曰解鳥語非殺人主司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使相放也若不解當令償死駐治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嘖嘖治長含笑更啟主治長咲雀語是似解鳥語主教問治長雀何所道而笑之治長曰雀鳴嘖嘖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壯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果如其言後又解猪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皇氏所引論釋不知何人所著據所言則治長不特解鳥語并通猪言是亦知獸語也沈佺期燕詩不知黃鳥語能免治長灾唐人用事其不苟如此

按海錄云公治辨鳥雀語云嘖嘖白蓮水邊有車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與前小異殆葉曾氏見皇疏而小加刪改其文

董文敏未第時客於海昌最久與陳增城先生獄為莫逆交至其日用簿亦有文敏為之登記者然增城甚器之文敏夫人嘗至

陳氏叙荆羣布而已陳氏素豪華皆竊笑之增城獨曰勿輕視董夫人他日富貴未可量也

漢書唐以前惟尚音義自顏師古奉太子承乾令集諸家注解出而人咸重之以為班史忠臣迨宋余靖為秘書丞上言今國子監本史漢多誤請行校正詔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直講學士王洙洎靖于崇文院讐對悉發三館秘書以相條校凡是正數千言踰年上之于是諸人校本又盛行于宋世明以來所刊又多用顏本校間有用宋校者不過元大德時刊本俱經刪改非復宋時之舊予家藏宋槧漢書殘本其音注多與近刻不同者幾什之二三以此知宋刻之佳今偶記數或于此反則離騷資姬娃之珍鬋注鬋音徒計反下有韋昭曰姬當作頰梁王魏嬰之美人曰閭頰鳳皇翔于蓬階兮豈駕鸞所能捷注蕭駕談音義曰談按說文曰渚水出常山中邱逢山一曰渚小洲晉音之與反又自談按談字至又字九廿五字今本無卷薛並與若惠注皆草也是作香下云薛音禪服虔音禪談謂薛亦是穀稗之稗亦是香草薛荔之薛在穀則為稗也又引字林云漚久清也一候反菌案字林云地單似蓋巨隕反自薛音禪至此一段在宋初曰棍疑混作之上其餘不同處尚多不具錄

匹夫匹婦皇氏論語義疏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共用一匹故云匹夫匹婦也此言殊近穿鑿竊謂匹者當是單獨之章意孟子力不能勝一疋雞亦豈以衣裳喻乎

班孟堅幽通賦溺招路以從己方謂孔氏猶未可安惜而不能

方卒墮身乎世禍曹大家曰惜之亂貌能避也今論語作惜之

鄭康成與史記並作悠

文選廣絕交論語注引張升反論語曰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

張升不知何代人反論語之名亦未見于隋唐書目

宋殿前司分掌馬步諸軍以直禁衛有都指揮使都虞候十將

虞候又有都頭虞候等名祿秩有差詳史職官志故當時民間

日軍校亦曰都頭虞候至娼妓亦有都虞候之稱不知其何所

取義軒渠錄云東坡有歌伎數人每燕客必請云有數個搽粉

都虞候欲出來伺候也

几雷書者水皆倒而字體亦不一國史補載岳州玉真觀火焚後

一柱有雷書云謝仙火宜興善權寺有雷書三柱一曰詩米漢

雲麓漫抄作

候未謝誤 一曰謝均記 一曰詩米漢謝均之記三柱並行書

湖州項王廟覺海寺亦有候米等字謝仙據何仙姑言是雷部

中鬼名夫婦俱長三尺色如玉掌行人試檢道藏果有謝仙

之名始信詩米漢謝均或謂亦雷神名宜興張渚鎮承福殿亦

有雷書一柱作凸曰凸己字大連六七寸入木約四五分廟祀

張大帝重叔于大德初雷書不知作于何時至今猶存予嘗親

搨之書法似篆隸甚奇古真有不可思議者

尖陽叢筆 卷三

實不然也晉中興書安帝義熙三年六月霹靂震太廟鷓尾

徹壁柱若有文字此雷書之所助與

紹興崇化寺有甄塔二或于土中得塔記甄一方廣尺五六寸記

曰崇化寺西塔基記吳越王長舅鄭國公吳延福載興塔二

所香泥木石為此磁基厚二丈餘其固若山他日製為請無疑

也唐下元戊午年七月二十八日勾當并給塔僧契莊勸緣僧

延祝凡七十三字書法古質有唐人遺韻按吳越王莊穆夫人

吳氏觀察使仲浙女此云長舅當是夫人之兄然延福之名及

其封號皆不見于吳越脩史十國春秋等書此亦可補其所未

備也

按吳越崇化寺有尊勝石幢天寶四年建葉九來金石錄補

謂寺在臨安城中恐臨安乃紹興之誤

黃氏日抄云一念之善則天瑞地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

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君子必慎其獨觀大節必

于細事觀立朝必于平日平日起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

平日失約負期他日必欺君罔上矣故君子必矜細行此張九

成橫浦日新之格言好事者書為門屏予謂欺君罔上易為忘

親賣友似更勝

邵灣山之東有孫灣山麓多幽峭海鹽張明經燕昌遊焉於山側

得摩崖書手搨以歸銘曰南國子華營父墓于山南淳熙六年

春筆法甚蒼古不知南國子華為何人今墓亦無攷按宋自南渡後宗室世家散處鹽寧二邑者頗多此南國子華豈亦其流故不欲顯其姓氏乎

淵明詩皆和平清淡罕艱深詭僻者惟述酒一篇其意殊不易曉黃山谷疑有闕誤獨湯東澗知其微意以為靖節為零陵王而作攷晉元熙元年劉裕廢恭帝為零陵王明年裕遣張偉持毒酒醜王偉自飲而卒裕又令兵士踰墻進酒王不肯飲遂掩殺之靖節感其事又不敢顯言故托言述酒蓋避詞以避禍也東澗名漢字伯紀謚文清東澗其別字見宋史文苑傳其注陶詩凡四卷世傳甚少予見宋刻本甚佳桃花源記聞之欣然規

往世行本俱誤作親往東澗明于易城復于隍其命亂也困學紀聞嘗引其說

人參唐宋以前不甚言及傳子云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若河內諸縣去北山絕遠而各調出御上黨人參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人參之貢殆自典午始與

說苑趙簡子謂陽貨曰夫樹堯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實焉按桃李多熟于夏而云秋得實者蓋周之秋正夏之五六月也猶棊母遂注孟子秋陽以暴之曰周之秋陽夏之盛陽也

伯魚之死在顏淵後而論語顏路請子之車古本無以為子白鯉之榭四字也死云昔人皆疑之或謂是夫子設喻之詞義亦未安毛西

河云按史記及家語所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疑當是四十之謫若改三為四則顏淵前後踪跡俱無所誤而以此攷伯魚之死則在淵死之前按家語夫子年十九娶宋之上官氏一作又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二十歲史記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以二十加五十正當夫子七十歲為哀公之十三年是魚死在七十歲淵死在七十一歲先後相距則值一年鯉死喻引痛正切如此則論語可讀史記家語諸書可據孔氏不必誤案按孔氏似謂安國論語注云孔子時為大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謙也毛據正義孔子五十六為司寇顏淵之卒孔子年六十一是時已去位孔子以為時為大夫不知所據今若以淵死在孔入十一歲則距為大夫時益遠而王肅不必疑矣此論誠足祛千古之云孔子不必誤者未詳

惑蓋古人書三十俱作卅四十俱作卅三十四十所爭只一筆故易于誤乃一誤于史記再謫于家語遂不可復正矣然西河以三十為四十之說明蔡復賞已言之

漢孔安國宣聖十一世孫武帝時為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又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以儒素見稱歷左僕射此又一孔安國也安國見晉書儒林傳

綠珠有女弟曰宋禕先為王敷妾後歸謝尚世說有與尚問答語六月九日校書

尖陽叢筆卷之四

海寧 吳 騫 樞密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

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云夫淝氏族略王孫氏姬

姓王孫滿之後滿頃王孫也考秦師襲鄭在襄王二十五年時

頃王尚未即位果如鄭言則爾時王孫滿乃王曾孫也

謝道韞論語贊曰衛靈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

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庶則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歸

宗養者非本妙極令終嗟我懷矣與言攸同孔子曰民之於仁

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矣右見藝

文類聚然所贊似未必係此二章當更攷之

李善文選注云孟子雖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為周威王師其

事孟子及史記列傳未見

南宋孫觀內簡集蘊逢除右司郎官制詞云其官某朕紹休鴻緒

思用老成注相方深慈遺興歎懷人念遠知孤突之教忠崇德

象賢庶泉陶之濟美以爾儒術之茂嗣其先人忠厚之資信於

當世屬靖康之初政褒元祐之舊臣故家尚存遺風如在肆子

續紹相見儀刑擢自臺郎延登宰屬益思勉勵光賁前人遼東

坡子過之弟也世傳觀為東坡微子果尔亦當時一佳話

漢淮南王謀反自殺民謠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

二人不相容許慎淮南子注云一尺縉好童一升粟春蓬之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二書所載各不同

古字未有翻切但云讀若至高誘呂氏春秋注崔杼之子相與私

闕讀近鴻緩氣言之慎行許慎淮南子注恣爾思民云恣讀人

謂恣然無所知之恣龍口言乃得要暑又牛號之泠無尺之鯉

注泠潦水也泠讀延祐昌問急氣閉口言也非真訓按延祐昌

此華嚴字母開口閉口之權輿歟詩遠送于南釋文沈協乃林

此緩字蓋猶云韻寬又非緩氣急氣之謂

嘉興府治頭門磬石為基高數十尺上蓋飛樓勢極高聳樓西一

間中有古棺一鏡維懸其四角前和有字云金花帖睦爾之柩

至今尚在樓中遇風則動搖

論語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韓氏筆解次以子曰宗族

稱孝二句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四句次鄉

黨稱弟焉下云行已有耻為上文簡編差失也唐去古未遠其

言必有所据第惜漢石經已亡不知何如耳

嘗見蔡惠一帖云澄心堂紙一幅濶狹厚薄堅實皆類此乃佳

工者不願為又恐不能為之試與厚直莫得之見其緒細似可

作也使人只求百幅蓋宋時尚能造此紙故至百幅猶云只求

今則金粟山宋藏經紙且不能仿明宣德內庫牋則畧得其髣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吾山井禹七經孟子攷異作歌而過孔子之門初讀頗疑之及觀陸德明釋文云孔子下色氏曰下二車也鄭云下堂出門也然則山井氏所據乃鄭注本此可補釋文所未備也

錢塘姚進士之駟少博學洽聞為諸生時嘗彙古今事為類林新詠三十六卷藝林稱之又纂後漢書補逸東觀漢記八卷謝承後漢書四卷薛瑩後漢書一卷張璠漢記一卷華嶠後漢書一卷謝沈後漢書一卷袁山松後漢書一卷司馬彪續漢書四卷共二十一卷今類林新詠以便于檢習學者幾於家置一編而後漢書竟不知其存亡可惜也

近俗孫曾在襁褓服祖父母若曾祖父母之喪輒曰花之孝按姚旅露書京師期功以下服孝帽頂心皆綴紅絨一系曰花之孝莫知所自始俗稱蓋猶沿于此

雕漆器明時謂之剔紅乃永樂中果園廠始仿宋製宋剔紅多金銀為裡明則以錫木為胎漆朱至三十六編為足或至七十二遍宣德器色較永樂剔紅而鮮妍過之

梁武帝嘗訓釋論語而梁書南史本紀皆不載經典釋云於事君數引鄭世主反謂數已之功勞也武帝音色具反注同皇氏義云數言計數也此當即武帝之義陸云注同者蓋謂安國注中數字音同爾朱氏經義攷誤會而云武帝亦同鄭解非也又按資暇集云梁武帝讀字子畫寢畫胡卦反謂畫飾其寢也

文

據此則昌黎筆解之說亦瓶自梁武矣階侯白注論語亦以畫為畫山陰楊處士賓以書法擅名家藏碑刻甚多嘗著錢函齋題跋人竟傳抄予得其墨跡數幅皆論書法其一云姜西溟少時學未董有名然至戊辰後方用第四指懸腕學晉人書丁丑後方聽余言用大指專工小楷是時年已七十餘矣使其少時即知筆法力學至老豈非豐考功之後一人哉蓋自負如此

賈公彥周禮正義叙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實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盛咸孔演命明道經學者往之不能句讀攷易緯通卦驗實作宜曰作白鄭康成注云矩法也燧人在宓戲之前始王天下但持斗機運之法指天以施教令作其圖緯之計演時無書刻白蒼精牙肩之人能通靈之意謂宓戲將作易也昌文王名也又將成之謂觀象而繫辭也

按馬驥驛史引作燧皇始出握矩表計實圖其刻曰蒼牙通靈孫穀古微書引作其刻曰蒼渠通靈又與此文并不知所據何本也

經書言頌命者九三成王頌命見于尚書葉公頌命見禮緇衣篇論語周公謂魯公曰孫綽注謂此乃周公頌命魯君之詞晉綦母邃世次行事不可攷嘗注孟子七卷見于隋書經籍志孟子正義見隋志梁有綦母邃注之語遂以為梁人誤也隋志又載邃有列女傳七卷又注三都等今皆亡逸不可見所注孟子

惟李善文選注引數條夫子當路于齊云當路居要地也伯夷
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為也云隘謂疾惡太甚無所
容不恭謂禽獸畜人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恭秋陽以暴
之云周之秋陽夏之盛陽也驅龍蛇而放之沮云澤生草言粗
列女傳則未見有引之者惟史記趙武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
曰美人兮方顏若若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集解引蔡母
遂曰陵苔之草其莖紫又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人莫已知貴
盛羸滿也觀此似遂所作者乃列女傳注耳隋志或脫注字未可
知也漢劉向著列女傳晉皇甫謐亦有列女傳遂殆在謐後也
嘉興譚聖俞太僕萬歷中為山東督餉參政與島帥毛文龍不協
為閣黨所扼憤懣嘔血卒于任居官風節尤表表于貞良孫吉
璉竹垞皆為志其墓石太僕事祇略見于靜志居詩話蓋語焉
而不詳也予見沈耿嚴未刻稿有明太僕譚公傳一篇載之甚
志可與五經進士墓表小譚夫天墓誌銘參觀日附錄于左間
讀漢紀至東漢永興延熹之年內則寺人執國之柄外則吏黷
民流亂萌四起其時公忠亮達如朱公叔皇甫威明經理雍冀
諸州官方肅清戎馬綏靖足以有為矣然皆觸忤奄豎橫權置
且綱威明以幾哲幸公叔卒憤懣發疽以死又讀晉紀永嘉建武
間如陶士雅劉越石慨宏濟輯寧并豫皇經有再興之望乃
賊臣搆難于上契瑜判刃于下越石竟以禍終而士雅感激發

病以死漢晉之亡其國事人才大率如此小雅節南山之篇曰
民言無嘉惜莫懲嗟又十月之篇曰不慈遺一老俾守我王皆
嫉邪憫正之詞而國祚隨之噫何其傷也及近按明季喪亡其
釁至毒天啟之璫禍極矣爪牙搏擊于外使材賢幾盡如漢晉
之末數君子者其禍賊尤甚焉予曰敘述明太僕譚公始末而
不禁為之案歎而涕洟也太僕諱昌言字聖俞號允同嘉興人
萬歷甲午首解額辛丑成進士初知常熟縣有惠政調婺源刊
朱子遺書千餘卷開金焦隄雙湖土人行旅皆便之呼譚公嶺
復知樂城抑巨璫王進忠削其免役田什七諸閹斂迹而募民
鑿井六百溉高邱四十餘村迄今成沃壤以課最遷南兵曹補
北車駕司出提學福建矢公慎首相藥向高孫應童子試勿錄
也門拜真宗師先是禁撫順不宜出師言果驗以知兵除山東
督餉參政兼登萊海防監軍時山東事孔棘登萊于額兵外增
召募兵八萬島帥毛文龍欲由海道濟師御史游士任招募淮
兵無見糧而嘩連民航海避難者數萬巡撫陶元暉疑不納飄
泊海濱將為亂登萊旦夕虞沸公聞兼道赴官密擒嘩兵為首
者斬以徇餘志不問分插遠人于登萊青山三郡二千六百有奇
編列戶籍給牛種流移得所居無何濰縣兵民相鬧維令以遠
眾反聞巡撫檄兵會勦公單騎入登營執遠將李進忠手曰遠
民即我民遠將即我將誰言反者傳箭慰諭之將士皆感泣不

煩兵而事解督撫上其功舉直省監司卓行第一詔不次擢用
賜金加卹尋推山東巡撫當是時島帥毛文龍之鎮膠東也籠
海外織皮駝馬之饒括金貝以飽中人之府其帳中擁觀軍容
之虐威呼噏權輿捷桴鼓外輸約信以數百萬而斬馘部民邀
俘獻功謂旦晚侯封可待者自節鉞以下莫不怵息以承島帥
之尻公則每事必遏其姦帥掠平民毒其舌咽其喉詐為獻俘
計公則多方全活之以顯斥其因而朝鮮李倣弑篡請封帥甘
其重寶導之來以介于璫公怒曰弑賊不討而封之何以示屬
國拒不許登岸帥患事權不足以指勒文臣私請勅使得兼舉
刺公具揭力爭其非制不可于是璫與帥之疾怒次骨矣會御
史魏光緒給事中魏大中各疏其罪狀文龍疑出自公因購蜚
語借一司柙同知翟棟詞連及公謀煨煉成獄公念一身不足
惜痛權奸覆國莫可救止憤懣嘔血卒于官邸山東百姓莫不
哀其心而恨其事崇正即位忠賢伏誅錄以死勒事諸臣贈太
僕寺卿賜祭葬復下禮部議謚法會明亡事遂寢公生平執義
勁彊公忠許國不以利害奪所守至應機緯務具深識遠略當
其任南兵曹也時福藩遷延未就封特迫廷臣請詔來春之國
而故索江南解艇五百艘為發裝時方秋度冰堅不及赴公慮
內廷以舟之不集為藉口立遣官就北按輯速訖報聞福乃就
藩隱然有安儲功識者躉之子四人貞嘿登進士貞良以五經

登進士乙酉典粵東試貞良子瑄舉孝廉官給諫以文學直節
著于時予昔以明史脩貞史館綱繙嘉廟寔錄及志乘諸書未
嘗不歎息嚮往于公今給練君復出行狀暨諸行事介同里查
聲山庶常請予為之傳予益有感于明季喪亡其養相履輟解
不券合于漢晉淪滅之年當太僕經略登萊間戢亂撫流定禍
敗于呼吸之間其于皇甫祖劉之威信權宜奚遜焉若夫啟詐
俘之罔上拒逆節之獎奸爭侵官之悖制是朱公叔之所以尊
國體而遏異萌也向使遇英群為之驅除其于匡主救時功業
可勝道哉且公死無何而撫臣李嵩李精白疏建忠賢景仁祠
蓬萊閣與諸省響應報可設公未死安知無顧忌于強項使
君之髮衝冠也乎鄭昌有言山有猛虎藜藿不採追青齊之
故迹孔北海死而後移鼎之迹形矣國其可以無人乎哉乃踣
踏于權逆之鏖錙既不能為威明之幸全同昔之二臣感憤以
空歿僅不嬰匹碑處仲之毒特一間耳嗚呼安得不悲其志而
惜國事之淪胥以終也

海鹽彭太僕殉節于江西公子孫貽在家聞變不避兵革徃求父
屍僧人指以墮垣之下發之弗識也刺臂血驗之得實遂奉歸
葬焉右楊園言行見聞錄所紀按其後十餘年又有義士曾充
昶送太僕骨歸海鹽歷言太僕殉節事甚悲舉家驚異以滴血
法驗之良是始知前孫貽所葬者蓋猶未真也於是號慟幾絕

楊園先生所記者殆在真骨未歸之前歟吾鄉陳乾初先生確聞曾義士送太僕之骨味特作彭觀民先生味骨記然不及海鹽縣續圖經所記之詳也

梁中書侍郎劉臻少觀班史讀田甯為田甯元帝問之答曰家有舊本以雌黃塗之改甯為甯帝無以難之今漢書仍作田甯不作田甯按史稱臻就悅經史終日單思至于世事多所遺忘嘗欲詣劉訥誤至己家既扣門臻猶未悟大呼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趨迎臻驚曰此汝亦未耶其子答曰此大人家願盼久之乃悟蓋臻雖好學而非明敏之士或偏信誤改之書未足深憑也唐開成石經今在西安府學九經而外益以孝經論語足凡十

二經及九經字樣五經文字按池北偶談云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自開成至今七百年無好事及此者近賈中丞漢復始為補刻以成完書據漁洋此言蓋石經中有孟子者乃賈氏刻本也又康熙中西安方伯阿敏圖石劉刻大學中庸

陳際泰書論有云再一傳而賊射天逐太康而立仲康此與莽搽何異其行義和之征稍能見武此適促其忌耳高貴卿公之不免千載一揆焉在其不然也國統中絕少康嗣興而書無聞焉豈遂奄不振乎按史記夏本紀太康既崩弟中康立時羲和涵淫廢時亂日允姓之作允征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康立放傳記言太康為羿所逐而仲康未聞有為臣下

試遵之事今大士以高貴鄉公擬之未識其何所據也

却掃編引漢書食貨志官與牢益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言碩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益鬻為益也鬻古賣字今煎鹽之器謂之盤以錢為之廣表數文意益之遺制也今鹽場所用皆元豐間所為製作甚精非官不能辨然亦有編竹為之而泥其中者烈火然其下而不焚物理有不可解至如此按今世煮鹽之盤錢與竹並用之錢盤廣不過數尺竹盤則編竹而塗以石灰不待其燥約旬日一易亦無甚大異也

尚書宅岵夷陸德明云尚書攷靈耀及史記竝作宅岵錢按錢即夷又與鐵同集韻六脂有錢字延和初注岵錢東表之地是錢與夷音義俱通不過寫法不同耳近人作古今文尚書辨竟作宅岵鐵是音義俱乖矣

世傳歐陽集古錄跋尾或云原書已亡乃文忠子棐撰集此語恐未然觀跋中題歲月多在公生時下又每跋注見真跡及見集本蓋公藏金石文字千卷殆皆散跋卷尾未嘗編次成書至公沒後其子棐始從各卷編集為一書耳不然如皇祐嘉祐治平熙寧等歲文忠尚無恙乃棐竟題跋以入公集無是理也

劉一清錢塘遺事載萬回哥之神不問省部吏曹市肆及娼家無不奉祀一飯必祭其像蓬頭笑面身着綠衣手左擊鼓右執棒云是和合之神可使人萬里外亦回故名萬回隆興鉄柱觀側

武當福地觀內皆祠之按唐徐彥伯有萬回神跡記史惟則八分書開元二十五年作見金石錄不知此石今猶存否

京房易傳有一世至六世及遊魂踈魄此皆以卦變言之凡八卦一變者卦之始也謂之一世六變者卦之終也謂之遊魂七變而返者卦之體復也謂之踈魂

姤初六繫于金柅趙汝棹周易輯聞柅所以運篲之以繫然之有時而絕柅之運愈繫而不愈窮一陰初生固漸進而必壯九二繫之終不能出吾弼綸防範之外金柅之喻取象其精按篲亦作篲王縛切方言云篲棨也袁豫河濟之間謂之棨今江浙亦謂之篲子柅者女履切舊注止車木集韻又丑利切音四篲柄也若依趙說當讀如後音

宋進士有免解免者特奏名等稱按明黃忠端公尊素宋科目攷今三年鄉試一省彙所屬郡邑而試之宋則諸州各自為試各自發解與路分無與惟有官鑠廳應舉者及避嫌遠鄉之人試于轉運司及謂之別頭試今士人一經鄉舉則當會試之期徑借計吏不復取解宋則有恩例始得免解或減一舉而已其下第進士雖曾中省試即今來科仍復解試中格然後得上省試也今殿試不過名次升降無有黜落宋初于御試特重苟不中格則省試皆虛也所謂特奏名者凡士貢于鄉而屢絀于禮部或御試所不錄者積前後數舉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徑

可附試其薦舉者不試于州郡唯試禮部不中亦許赴御試故有免解免者之條

明泰和王文端公直博學有才辨嘗作夷齊十辨凡數千言一辨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二辨首陽山所以有夷齊之跡三辨山中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避紂之事七辨道遇文王與周紀書來疎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后行者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誤原于輕信逆詩十辨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文端之說大抵孟子而糾史記之說莆田鄒守愚又有反夷齊十辨論者終以文端為長

去余居里許濱海有捍沙廟相傳神姓張名祿或云張夏廟無碑記可攷未知創自何時明貝清江土偶對曰海岸有古桐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科然而烏鳶噪其巔入其戶則毒草芴然而蛇虺蟠其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闕五百春秋矣云云據清江五百春秋之說蓋創于宋時也談遷海昌外志謂咸淳間曾賜額今亦無可攷

洋紅與洋青俱出大西洋國而洋紅特貴白銀一金易一兩四兩為一金色殊鮮麗可久歲以供內庫見印光任澳門紀略

漢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徙濟南伏生受尚書蓋歐陽生

字和伯而亡其名歐陽永叔作家譜自言出于子乘歐陽欽之
生三子曰容述興並受業濟南伏生歐公疑容即儒林傳之和
伯述興無攷夫和伯之名漢唐諸儒皆不知不應後來族譜翻
有之而又不著其字且譜又曰容娶夏侯氏生子巨娶戴德
之女生子遠娶兒寬女生子高高師古曰字子高娶孔安國
女凡累世所娶悉皆儒林傳中人女亦可異矣按儒林傳云歐
陽生授兒寬又授業孔安國則三人之年當不甚相懸據譜則
歐陽生之孫為兒寬塔而曾孫又為孔安國塔傳言安國早世
安得有如是之少女何其舛錯之不倫耶蓋族譜之不可信雖
歐公猶尔何況其他

明泰州周廷芳先生蕙得薛文清之傳門人洒掃設座跪而受教
性至孝以父久客江南不返渡揚子江尋之舟覆溺死馬伯循
先生生理三原人學行醇篤與呂涇野竝為關中學者所宗以地
震與其妻俱死天道之不可知如此

程淮伊川先生六世孫咸淳間為安慶倅後居池陽元時其族尚
蕃婦人不纏足不貫耳蓋其家教如此淮所著有太學中庸理
粹一編見白珽湛淵靜語

徐繼畲流
宋志畧十
卷化城奴
風土人情家
詳備刊於道
光二十五年

渡海輿記一卷不著撰人雍正十年知將樂縣安岳周子仁序記
臺灣及海外諸國風土甚悉其論宇內形勢云中華之地道理
雖廣以天樞揆之偏在東南而東南半壁又皆海也自遼陽為

中國東北極際綠海而南為天津次山東之登萊青三郡有沙
門等五島與遼東朝鮮相望一帆可即次膠州次江北安東縣
黃河之水由北入海次狼山揚子江出焉次崇明上海為吳淞
三泖震澤諸水所歸次浙江之柘浦海鹽次錢塘次寧波府有
舟山廣八百里今為定海縣又有普陀巖觀世音香刹在馬
次台溫次沙城為浙閩之交過此為福寧州次閩安鎮是閩省
門戶次興泉漳三郡泉漳間有金廈二門山各廣數百里商船
通外洋諸國者悉由廈門出入漳與粵隣漳之南曰南澳屬澳
潮郡次惠州次香山澳次高雷廉渡海港為瓊之南為崖為
岡皆粵東地自遼陽至此中國南面已盡瓊崖之間實為東南

隅緣海轉西則為中國之南面矣盡粵東地而西為粵西更西
為貴州省又更西為雲南省雲南者中國西南隅也然雲貴盡
處不盡于海而盡于山崇山複嶺探之苗夷所居又有緬甸國
皆瘴癘害人不能入而海港亦斷於粵而未遠雲貴也自瓊
崖間渡海港而南水程七更抵東京國名本交趾地明黎氏為
外家所据遂另為一國
東京又渡海港十二更抵安南安南即古交趾國東京安南西
海港自港口橫渡雖甚廣漸西即隘而海亦止蓋海之支汊也
故東京交趾山川實與貴州雲南連屬不斷漢伏波將軍征交
趾立銅柱不以海為限而以分茅嶺為限則接壤可知交趾山
南曰東浦寨曰暹羅曰六崑曰大年曰柔佛曰麻六甲凡六國

皆與中國連中國以其鄙遠弃而不收麻六甲為西面盡處惟北連中國餘三面皆海凡海船由廈門直指南離至東京水程七十更安南七十二更暹羅一百八十更漸偏而西歷六崑大年又轉北過柔佛始抵麻六甲水程二百更至此約已轉出雲南緬甸後矣雖曰海道皆依山而行實未嘗渡海也自麻六甲渡海斜指西北四十更為咬啣音葛始渡西海咬啣以西北為啞齋產黃金鑿石取其形方正不假錫鍊啞齋之外中國舟船不得往相傳尚有英吉黎名英圭立產西洋布嘉文席玻璃器血哆囉呢啤咬與咬啣等而皆優荷蘭國即紅大西洋等國皆在西海外莫可究詰只就咬啣以言其山最大又最遠自咬啣以綿巨西南為萬丹又極南萬里為馬神皆產胡椒蘇木沉香黃檀諸香自馬神轉東迤北為文萊無所產極為蘓祿產大珠有重三五錢者然少為呂宋山至此又陋極負為蘓祿光澤中國人名為淺水珠在中國極東海外萬里矣又轉北為文武樓山以迄呂宋海船欲至馬神者仍行安南水道既至咬啣以依山而南過萬丹達馬神水程四百六十更非故紆其途也以南海水道未諳不敢渡耳往呂宋者由廈門渡澎湖循臺灣南沙馬磯斜指東巽方經謝昆尾山大小覆釜山遠出東北計水程七十二更往蘓祿者從覆釜直至東南水程一百四十更計自咬啣以從西北海中至極南又轉極東再回東北迄於呂宋連山不斷蜿蜒數萬里較中國遼陽至雲南道遠過倍徒惜其割裂分據不能一統

而城郭人民又無幾也以上諸國皆有商船往來貿易其山川道里風景人物土產皆得悉知之惟荷蘭大西洋遠在西海外相傳有黑洋晝夜如墨人不能往商船不通至咬啣以而止咬啣以本非荷蘭特為紅毛所占設官分土不知者因目為紅毛英圭黎亦然荷蘭人驚悍狡獪大西洋又甚焉近歲呂宋亦為紅毛所據分土番為二十四郡紅毛與西洋人雜治之故荷蘭者大西洋之附庸也此書述海外諸國道里最悉可與裨海紀遊相為表裏

太平御覽引說苑曰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有畫者賜之錢狂卒敬君居常饑寒妻端正敬君工西貪賜西臺去家日久思念其妻像向之意嘆傍人瞻見之以白王王即設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謂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惶惶聽許致今說苑中無此條然文亦不甚似中壘筆世行御覽譌舛特甚豈誤列他書之名歟

山井鼎作孟子攷文謂原本趙注每章注末即繼以章旨孫奭作疏時去之譏其妄作不知作孟子疏者乃邵武士人偽托朱子嘗言之豈海外書少而神君彞未之知耶

江都傅溪徐氏歲古銅鬲一有銘三百餘言篆文皆完好略無損蝕歟汪肇龍稚川為釋文尤詳其不能釋者則仍其原文而揚州汪德量成嘉復考定釋文且為之章句錄其文于左

周大堞散邑廼即散用田虞自瀆涉且南至于大沽一表且
陟二表至于邊柳復涉瀆陟寧殫遠隊且西表于鄰城林
木表于孟若木表于孟若衛內陟若登于丁涼表都麻隊陵
二剛麻表于單衛表于原衛表于魯衛且東表于將東疆右
還表于廣衛且南表卻禾衛且西至于塢莫廣邢邑田自稿
木衛左至于邢邑表衛且東一表還且西一表陟則三表降
且南表于咸衛陟州則登麻降秦二表大人有嗣廣田第且
牧政父西宮襄且人虞考祿貞師氏右孟小門人絲原人虞
蒸淮嗣工虎孝而豐父鳩人有嗣荆考園十又五夫足廣大
舍散田嗣土出葵嗣馬單眾邦人嗣工駮君宰德父散人字
廣田戎牧父教昧人魁之有嗣橐州京攸從單以散有嗣十
夫唯王九月辰在乙卯大俾第且異旅誓曰我既付散氏田
器有爽實余有散氏心賊剔受于罰于傳與之第且異旅剔
誓廼俾西宮襄政父誓曰我既付散氏田牆田余又爽變
受于罰于西宮襄政父剔誓舉為圖大王于且新宮東庭

舉左親饗史足中焉

焉高六寸連一尺五寸半深
三寸二分互徑一尺二寸深亦三寸二分耳高三寸並今之
裁尺
重四十斤今之十
六兩秤銘在腹花紋螭首繞其外德董云右周散
邑焉銘汪氏曰文九六章末繫以分題與文間連書之曰

二表曰十又五夫曰十夫曰第祖某旒則誓曰西宮襄武父
則誓凡經傳篇內分題繫章下者題或別簡其或不別簡者
如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之為世子也句鄭君注云題上事
教世子及周公踐阼句注亦皆云題上事又荀卿子賦篇雲
禮茅漢書禮樂志桂華美芳之屬並皆與文間連不別簡
而俗儒乃謂誤衍字句今證以此銘益可以識古書而祛其
未寤矣首二章繫以二表一題其下四章各一題第六行第
十三字以下為第二章其上為首章第六章分題記為圖末
行記饗史蓋小邦諸侯壤接而相與爭田亦若虞內之為
者既而得諱于是正別疆域而盟焉盤則饗以軟血銘文

篆跡遠古且記曰殷人作誓其亦殷季物與量案文凡十章
首五字一第五行至廣二降械三二表四十有五夫五十夫
六第且某旅則誓七西宮襄武父則誓八東廷九末行十而
第四章二表實總結上二章之義器有足四末復作焉字實
焉非盤也篆法雖古然非商器觀魯原諸地名皆與周封
建合且亦不類商器款識首標周而未繫以焉因名之周太
僕散邑焉銘第某旅西宮襄武父皆不類國君名且如周
器齊侯鐘宋公鼎皆稱名而必冠齊宋公侯之稱未有不
繫國名者第或小國而西宮則姓苑載之通志氏族譜謂以
地為氏者其非諸侯無疑以地考之在周魯之間殆周畿內

宋地王之卿士也成嘉既作章句十章復以意為地圖凡銘所載陟降登陟之地及立表之處俱略可按識茲不具錄丁小足學博拓馬銘寄予道失之爰據釋文載之如右

日本山井鼎輯七經孟子攷文補遺三十二卷據所列彼國下毛足利所藏古經舊本有宋板五經正義正德板十三經注疏嘉靖板十三經注疏萬曆板十三經注疏永懷堂十三經注古本禮記足利禮記古本尚書古本周易三通足利本周易古本畧例古本毛詩二通古本論語二通足利本論語皇御義疏論語古本孟子足利本孟子古本孝經等皆據以攷證補遺其中古本間有唐以前所遺者惜獨少漢魏以來之石經耳

東京賦狹三王之趨趨軼五帝之長駘或謂二句若乙之則韻叶見二初齋讀書記予疑長駘與趨趨四字舊本誤倒耳乙之不特韻叶而文義亦順趨趨小步也蓋湯武以征誅而得天下故曰長駘五帝時制作多未備故以小步為比與下二皇遐武相應李善以為趨趨局小貌猶未得其解也

元大一統志一千卷奏進者為集賢大學士資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李蘭肝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秘書監岳瑛等其書不知何時所進而二人姓名亦未見元史按元秘書志太祖至元二十三年蘭命脩大統志至成宗大德七年始成總六百冊一千三百卷詔藏秘府李蘭肝秘書志作下蘭禧

元一統志卷帙既繁徵採亦博間有可疑者如彭州古跡九女冢下引舊經云唐則天朝劉一統志作陳易從為彭州長史決崇寧沱江水溉數縣鄉民獲利九女以斷絕地脉共訴于則天伏誅百姓思易從之德為立廟後九女被理而誅九女事不見于史又官迹門云陳易從彭州古今集唐高宗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易從父工部尚書左衛大將軍為吐蕃所掠諸子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勅聽次子省之即易從也比至父已病卒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步萬里負之以歸見者流涕其後易從為彭州長史決唐昌并沱江鑿派流合壩口歧水溉九隴唐昌田大獲其利後易從李敬業事就州被害民皆憐之為立祠云此二事時既相近而事迹亦略同一人耶二人耶要之攬攘宏廣畫成衆手自不能無可疑處姑書以俟攷宋仁宗御書天下昇平四民清七字作飛白行書石刻向在杭州府學載府志中不知何時為民居取作墻基己亥冬烏程陳焯映千權仁和訓導始訪得而搨本貽友人石有慶歷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小字蓋書此時也又有皇三十九字陳疑南渡後刻列朝御筆所記石數也周松靄大令謂飛白不用篆隸體而用行書體此飛白之變也下字昇字民字清字共七點之法奇絕殆歐陽公所謂出于李唐卿三百點之外者乎長安鎮覺皇寺後有三女堆舊傳為吳大帝第三女談遷海昌外

志曰吳志孫權步夫人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弟前配周循後配全琮後與孫峻私通謀殺孫琳遷豫章前嘉靖志載全琮赤兔嶺事則三女堆即琮妻無疑第班居長所云第三或琮之第三娶也此言甚謬按步夫人傳云步生二女長魯班前配周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弟前配朱據後配劉纂裴松之注引吳錄云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小弟為繼室是權第三女實後夫劉纂而非全琮也

爾疋草木鳥獸之名往往多合雙聲至于草之邛鉅木之柎柳獸之蝨岨以二字相合為一物大抵無甚意義不過取雙聲耳此亦天地自然之理

高唐州治庭中有石在塔下偶歲大疫獄囚赴讞者跪此石上疫良已他囚爭求跪之皆驗既而州民聞之奔赴無不立瘳州守異之命發石蓋古碑半截也洗其背有文皆殘闕可辨者數字今錄于左石高二尺六寸濶一尺二寸後移濟南署孟琢亭先生在此州時曾拓之凡五行

口是口安口口口
口口絕口口后口口
口口秩都口口口
神口口口見功譽
口元口口口口口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第四行
第五行

韋保衡

易頤之六四其欲逐之陸氏釋文引子夏傳作攸攸蘇林音迪說文作攸音式六反按攸當作波即滌字漢書叙傳云六世耽耽其欲波之師古曰波之欲利之貌

李贛與王鐸進士同年後俱得路嘗恐鐸之先相而已在其後也迨路巖出鎮益失其勢鋒弱易制中官愛馬泊幸係衝將欲大拜不能先于息地將命鐸矣贛陰知之挈一壺家酒鐸曰公將登庸美吾恐不可以攀附也願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以飲鐸妻李氏疑其董焉使元奴傳言于鐸曰一身可矣願為妻兒謀贛驚曰以吾斯酒為鴆乎即命一大爵自引滿飲之而去右見玉泉子葉石林謂贛當時藩鎮名跡不少槩見此亦其一端餘竝詳于槐溪客話

尖陽叢筆卷之五

海寧 吳騫 槎客

元海鹽尹頌令君陳山鹿龍君記墨跡嘉靖中系孫猶藏之今尚

有後居上胥里徐子正諸公皆有題跋綺川王大猷安福臺南

劉守謙碣山陳化此三人爵里未詳予舊藏此卷首有朱西村

其仍歸頌氏

容齋隨筆秦碑凡二十三十四等皆有廿卅卅每四字為句史

記輒分為五字句太史公誤或後人傳寫之訛耳騫按雲麓漫

抄載國山碑文其誤正同

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坐見

黃州再閨兒童畫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飲相勸老東坡云

何當遠去人生反事來往如梭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

前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賦漁蓑右東

坡滿庭芳詞乃將自黃移汝贈別李仲覽者尤清警為東坡樂

府之冠後將至陽羨復作滿庭芳詞惟畫樓東畔天遠夕陽多

句佳宜興邵民瞻遂取天遠以名其堂

壽夢之戈 重十兩四錢 康字戈 重七兩七錢五分 四孔素戈 重五

兩三錢五分 五孔素戈 重五兩八錢 商瑯戈 重四兩九錢 此諸

古銅戈皆予所藏也

徽俗好稱小字雖卑幼于長老皆然曾不以為恠也按容齋隨筆

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起呼三公

小字晉人浮虛之習如此觀此則宋人亦嫌呼小字矣

西南湖 橫港橋 東關廂 廂外有城 址尚存 北關廂 二座 西關

唐家街 南寺橋 洋北橋 長球 以上硃石十關廂 周孝廉宗彞作

明世宗時有周柱善鑲嵌奩匣之類精妙絕倫時稱周嵌常為嚴

氏所養嚴敗被籍諸器皆內入府故人間流傳絕少

餘冬序錄載沈萬山妻麗娘死萬山作離思碑于墓上有云玉骨

土融百形皆幻紅脂塵化萬態俱空云云則萬山亦復情種非

蠢然一富民而已

黃梨洲常戒弟子曰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吾人置書亦當明

此意

元貢玩齋墓在海寧河塘里墓碑現存海鹽續圖經云貢尚書墓

在紫雲山下似未可信

陳善捫虱新話云中庸本四十九篇今一篇獨存細讀似亦非全

文

明大內各箋不如宣紙有楮皮者耳細而白有宣德五年造素馨

帝印

右軍十七帖張彥遠帖錄載廿二則今 內府藏宋本三十則南

宋脩內司本廿八則黃伯思謂南唐澄心堂十七帖廿七則明

邢子愿摹本缺十五行

秀餐軒帖本吳江某氏刻石陳增城購置于玉烟堂中帖凡四冊
今皆散軼予見楮欄河褚姓殘石三塊

苙澤叢書今所行本皆分甲乙丙丁四馬者然予見數本有七馬
有五馬殊不遜于四馬者按宋元符庚辰郫人樊開刊于蜀者
七馬是為蜀本政和改元毘陵朱衮又刊之蓋即分甲乙丙丁
四馬者中吳紀聞云龜蒙為元方七世孫著苙澤叢書若干馬
是在宋時卷數亦無定也

宋令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而嫁中吳紀聞述其祖姑許字碩
沂方居父喪碩引此聞于朝得旨成禮

崑山學記張無垢作當時謂無垢有托諷朝士故不刻石而橫浦

集亦不載今具見中吳紀聞

西湖金鼓洞前峭壁甚高乾隆辛丑秋日有仙書飛來野鶴四字
草書左行大可徑尺極秀逸飛舞之狀是日頽廣州光適遊于
寺中入門時尚素壁留連俄頃迨出則四字儼然墨跡如新度
其勢非人力可以猝成咸稱異事云

朱春圃芬元有校正說文首一條云昔人有以五音韻譜作說文
者故後刻說文者加解字二字乃有說文解字之目此說甚謬
慎作說文解字十四卷明載後漢書本傳可得云後加耶

蘄屋趙子函孝廉有雨聲堂及偏園等集今不可見唯石墨鐫華
後附載詩若干篇予嘗從趙氏竹塲見便面一律云姑懷秋色

入長安錢騎如霜曉更寒千里封疆新授鉞一時文武繼登壇
黃金叱撥人爭口碧海蒲桃客共歡獨有耐恩三尺劍願從前
拒斬呼韓送念東老師備兵西寧趙岫斯亦竹塲所謂尚存康
王遺格者與

奚廷珪墨詩云贈爾烏玉瑛清泉硯瀆潔避暑懸葛裳臨風度梅
月

元時攻漆器者有張成楊茂二家擅名一時明隆慶時新安黃平

沙造剔紅一合三千文

明初金陵楊墳汪家彩皆擅漆技又有漂霞砂金蚶嵌堆漆等製
新安方信川尤有名

染宋箋法黃栢一斤槌用水四升浸一伏時煎至二升止聽用椽
斗子一升如上法煎水聽用胭脂五錢深者方妙用湯四盞浸
椽出紅三味各成濃汁用大盞盛汁每用觀音蕪堅厚紙先用
黃栢汁拖過一次復以栢斗汁拖一次再以胭脂汁拖一次再
看深淺加減逐張晾乾可用

古人戈戟多通稱牧擔稱尔戈比尔干注戈戟干盾也孔穎達曰
方言云戟楚謂之干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攷工記戈
秘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
短異名而云戈即戟者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
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為戟也

武王伐商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蓋自陝西至河

南九廿五日見書武成注

尚書顧命釋文云顧工戶反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

垂孔傳謂戣瞿皆戟屬疏曰戣瞿蓋今三鋒矛云蓋者猶若意

度之詞予家有古銅器其形如劍而短濶下有祀安邑宋葆淳

謂此即瞿未審是否近黃小松拓寄古戈內有古戈字形微相類疑此印戈也

呂刑其罰百鍰孔傳曰六兩曰鍰之黃鍰也正義謂古者金銀銅

鐵總為辨金今別之以為四名此傳言黃鍰舜典傳言黃金皆

是今之銅也

宋板書多稱麻沙者麻沙乃閩中坊名宋時麻沙崇化二坊皆閩

中翻刻書籍之所而麻沙本流傳尤多

杜牧之詩云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何義門謂禪智

山光竝揚州伽藍名予按徐騎省寄喬亞元歌云禪智寺山光

橋風瑟之芳兩蕭則山光乃橋名而非寺名也

說文婢女汙也漢律云見婢變不得侍祠婢音半

梁蕭莊魏元法僧并南詔陳友諒皆有天啓紀年見蔣之翹宮詞

注

風俗通謂秦繆公殺驥臣百里夷以子車氏為殉故謚曰繆其說

與春秋異

朱宋梅云九學錄書當先雙鈞五七徧執管要懸腕平移然後臨

摹始得古趣而易成宋梅名誠之字耕可海鹽人

烟霞侶明揚李陳氏所造墨名其精不在方程亞今間有存者陳

氏以厚資置樂肆號大年堂此墨亦收入藥籠中也

東觀餘論云相宦經今不傳惟馬摠意林及李善注舞雀賦抄出

大略

風俗通義孟子絕糧於鄒薛因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

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學者但以孔子絕糧於陳不知孟子亦

嘗絕糧於鄒薛也

趙文華像在秀水項氏每歲除日楞嚴寺設茶果祀各鄉賢遺像

至今文華像亦創其間

予嘗得古銅器形如棗核長寸餘中圓兩頭銳一頭三棱如觚一

頭圓皆自腰而分青綠甚古不知何用按抱朴子云吳景帝時

成將于廣陵掘諸冢取板以治城一大塚內有重閣銅人立侍

凡數十破其棺中一人髮已班白面如生藉以雲母及玉甚多

兩耳及鼻孔中並有黃金如棗許大疑此亦古人耳鼻所塞之

物

洪容齋云魏銅爵瓦絕大艾城王文叔嘗得其一以為碗餉黃魯

直東坡所為作銘者也其後復歸王氏硯之長幾三尺濶半之

先公自燕還亦得二硯大者長尺半寸濶八寸中為獸形背有

隱起六隸字甚清勁曰建安十五年造小者規範全不逮而腹

亦有六隸字曰大魏興和年造興和東魏孝靜紀年也

漢元儒先生婁壽碑云大布之衣稿糶之食按稿與糶同糶不知

何字洪氏隸釋亦不釋隸辨入疑字類

古錢中有世高通寶無可考錢同建元類聚亦云此辨無攷

陳大武談問鍾毓曰皋陶何如人荅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也然則鍾繇之繇當讀如文今人作由聲者誤

金樓子志恠篇曰重者應沈而有浮石之山輕者當浮而有沈羽

之水今海寧有浮石沈蘆二物同出于硤石之紫微山麓及藍境之橫山

南齊書東昏紀後宮遭火後更起仙華神仙玉壽殿刻畫彫彩青

好金口帶青好未詳好字書亦無攷好疑是茲字然金口帶亦不解何物

凱風之詩孟子但謂親之過小者也亦未見其母定欲改適若夫

節是又安得謂之小過乎按漢章帝與東平王書猶云今送光

烈皇后假紉等物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夫欲改適之母豈可以

引喻太后乎足徵古無是說也

孟宗有泣竹生笋事晉劉殷九歲曾祖母冬月思笋殷泣林中得

以供饌孟恭武事楚國先賢傳謂母思笋藝文類聚以為母亡

泣林中得笋以祭二說互异晉書殷傳謂是冬月思董二即鳥頭味苦有毒疑晉書誤

注蘇詩者人但云施注不知吳中顧景範寶預其事東坡長短

句今皆無注容齋隨筆云紹興初有傳洪秀才注坡詞鏤板錢

塘今亦無傳

孟子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趙氏注非禮之禮陳盾娶婦而長拜之

非義之義如藉交報讎也邵武云正義云二事史傳有之卒不

指實竟不知陳盾事見何史傳也周勤補孝廉云陳盾當讀

如贄蓋古昏禮用贄故曰陳贄娶婦

明永樂中監察御史劉有年獻儀禮逸經十有八篇後亦不顯有

年沅州人有學行尤為尚書黃福所重

東坡嘗醉中與陳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秀英君當是陳姬人

名

朱子藏書閣書厨字號銘曰於穆元聖繼天測靈出此謨訓惠我

光明永言寶之匪金殿藏舍英咀寶百世其承據此則朱子家

藏書亦止三十二厨昔崑山徐氏傳是樓藏書至百二十厨亦

可云富矣

宋時有黃銅鏽牌長二寸餘廣約五六分規上而方下首有小圈

孔可以繫繩文楷書面曰臨安府行用背曰准五百文省亦有

三百二百者餘未見曰省者蓋宋時之省陌也按容齋三筆云

皇朝曰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太平興國二年始

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為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

皆然故各省錢銅鏽牌見于至正直記而宋史食貨志不載究

不知何朝所作予疑是思陵初駐臨安時天下軍儲財幣俱未

充權鑄此牌以當錢耳故但有臨安府行用而未見有他府者

名人書函于岐縫處用合同印者始于南唐容齋三筆云南唐有

內合同印

陳振孫名淵湖州人見慎子評語屬鴉云安吉人字伯玉珥直齋

端平中為浙西提舉移知嘉興府按直齋嘗著書錄解題家有

名而明徐獻忠作吳興掌故鄉賢著述門中皆不及之殊不可

解

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為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午之少也婉以

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強志而用命守業而

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

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于臣也此雖曰

知子莫若父然亦譽兒之祖矣

楊子虛解嘲頌頌折頌頌漢書作頌北監文選作頌列子周穆王

時得偃師造木人頌其頌則能語頌與頌音義同

左傳烏鳴于亳社如曰譖出中午宋宋伯姬卒此蓋與公

治長事相類知古之解鳥語者正不獨治長也

少陵詩每用雙聲疊韻夫于五七言句中使人乍讀之不覺細玩

乃知其下字之巧文心雕龍聲律篇云雙聲隔字而每外疊韻

襟句而必睽夫音韻之學莫盛于齊梁而彥和之言猶若是杜

陵所以云老去漸于詩律細也

傳芳略陳昉得蜀糖輒以蜜澆之曰與蜜本莫逆交接莫逆二字

正切蜜字澆與交同音

馬衍齋上舍居插花山下築道古樓藏書之富為時所稱晚年業

為之消然嗜古不少哀其花山馮懷詩有云近來常莫印翁富

賣與山田得買書風致可想按周公謹稱其先人酷嗜書至鬻

其負郭以供筆札之用詩語蓋本于此

漢西華嶽山碑郭香察書察書二字辨者紛明南潯董選周云

道安法師撰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云阿難出經去佛未

久尊者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以證察書之說郭香見

續漢書律歷志
詳馮景春集

容齋隨筆謂古莫愁有二一為鄂州石城人樂府所謂莫愁石城

西艇子打兩槳者也一為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所謂十五

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名阿侯者也唐吳子華莫愁曲云聞歡

下揚州相送楚山頭似為鄂州之莫愁沈佺期盧家少婦辭金

香海燕雙栖瑤瑁梁似指洛陽之莫愁容齋評宋周美成西河

一闋專咏金陵有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謂似誤指石頭為石城

然予按南畿志金陵亦有莫愁湖在三山門外豈復有三莫愁

耶

余于吳中得古戈內之兩面竝有燕鳥文一戈字此古所謂瑠戈

也薛氏鐘鼎款識有夏瑠戈然夏以後亦有之按扶風美陽鼎

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柎邑賜爾旂纛翬瑠戈是也惟此戈篆

與薛摹商瑀戈無異而鈿金猶隱，可見薛謂是商初接虞夏之器故定為商瑀戈不疑耳。

邢子急跋淳化帖云前代拓帖墨後漸以駱駝油少澤之其光可鑒而無邪清膠黏氣此本是其法也。

宋元章十紙說云唐人漿礮六合湯麻紙書經明透歲久水濡不入按今流傳宋藏經紙光明瑩徹墨色若新以水浸之出復如故蓋本唐漿礮法也。

邢來禽與王百谷書云春中祝融不仁延及外藏一二研石化為池魚煩公為購一枚值可十千而殺者子急先生筆札妙天下得一十千而殺之研已足供其揮灑蓋時去宣德萬歷開端漢未久故佳硯猶易購今雖倍之不過下駟耳。

歲首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本東方朔占書今吳下又增九天十地何妃瞻云浙中則曰九蠶十麥徽州則曰九麻十豆流俗相沿又不知其何所本。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魯城外門蓋郭門即今之子城又謂之月城也按太平寰宇記魯城凡七門次南第二曰石門子路之宿石門蓋孔子時在他國偶使子路歸省其家迨其將往復命于孔子不覺日晚再出城而郭門已閉遂就宿于石門俟旦過行晨門職司幾察出入當是時必見子路有汲之狀故疑而問之子從誰氏來耶子路答以自孔氏晨門非唯知孔氏為即孔子

即孔子之出處行事無一不了，于中是以聞子路之對輒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此乃士之避世而託跡于晨門者故當是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篠丈人荷耒等一流人四書釋地謂子路宿于石門迨旦門啓晨門訝子路早行始詢之云：似非實情蓋閭氏必以晨門為專司啟門者耳其實司啟亦司閉也正如周禮閭人云幾其出入以時啟閉無晨昏之分也。

孔子同時賢者避世若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篠丈人荷耒晨門等並譏切孔子而聖人皆未嘗遠絕之卷之馬務曉以大義此聖人之心也如聞接輿之歌則下車欲與之言荷篠丈人則使子路往見之此皆在他國或歧路逆旅至無可物色然後已耳若夫晨門則近在鄉國石門又非僻處何以與子路一問答之後不聞更有過之者殊不可解豈晨門自此以後亦適而他往如徐福之變名乎。

劉子威續吳錄黎瑤石內翰嘗為子言秘閣書止可三大屋許亦往之為人竊出之。

介葛盧公治長能知鳥獸語見元白珽湛淵靜語明董師張曰治長辨鳥語見史記注騫按治長解獸語亦見皇侃論語疏又葛洪神仙傳成武丁聞群雀鳴知市東車翻覆米相呼共食也俗以桂花初放者連枝斷寸許鹹酒浸之用以點茶清芬可愛又有用橄欖子者此法竝見于前人題韓偓詩云蜀紙麝煤添筆

媚越甌犀液發茶香犀液即醃桂也貢師泰詩海風舡候檣柳
信溪兩茶煎橄欖香即以橄欖子入茶也

古男女燕處之服內外皆直領故唐人詩有胸前瑞雪燈斜照之
句但看流傳舊畫可見至韓致光之粉著蘭胸雪醒梅則此地
居然傳粉矣

論語車中不內顧陸德明釋文曰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按李善
注文選東京賦魯論語曰車中不內顧陸李皆唐人而考經不
應不同疑文選注為後人妄增不字

吳都賦注曰孟浪猶莫絡也不委細之貌司馬彪注莊子孟浪鄙
野之言莫絡字今人却罕用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
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按右軍隸頗少傳或謂隸書即
今真字

唐王定保著撫言十五卷紀唐進士登科應舉各雜事同時何晦
亦撰唐摭言十五卷陳振孫謂其序言太歲癸酉下第於金陵
鳳臺旅舍癸酉者開寶六年也時唯江南未下海蓋其國人與
娑羅樹唐天寶中進狀言出拔汗那國不比凡草不止惡禽李北
海楚州淮陰縣娑羅樹碑云非中土物產所宜有者惡禽翔而
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洪容齋謂此樹宋時尚存今海寧安國寺
藏經閣前有一株不知何時物甚有古致種其子多不出歐陽

公謂之七葉木

周禮大司徒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愛四閭為族
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
使之相賓鵠冠子云五家為伍十伍為里四里為偏三為之長
十偏為鄉其上為縣為郡其不奉令者以告偏長此余與周
官不同按鵠冠子楚人所言殆楚制與

葉子格謂起于南唐周后然唐已有之鄭谷有龍州韋郎中先夢
六赤後因打葉子詩云紅蠟香烟撲西楹梅花落盡庾樓清光
輝圓魄銜山冷彩鏤方牙著腕輕寶帖牽來獅子鎮金盆引出
鳳皇頰微黃喜比莊周夢赤重新擲印成寶帖一連直似今之
馬吊矣

尖陽叢筆卷之六



海寧 吳 騫 槎客

立信校尉吳時有此職茅山志云杜契音薛杜陵人孫權用為立信校尉後學道入華陽能隱形孫皓封國山碑又有立信中郎將蘇建陸抗傳赤烏九年迁立節中郎將立信蓋其同類也

顧景怡歡益官人梁書高行傳云祖趙隆昌中避亂徙居南史謂

其家世寒賤父祖並為農夫竊意趙之名載于史傳未必真一

農夫或避亂而為農但其始初爵里世系莫可攷耳

昔初作履者婦人負頭男子方頭負者順從之義所以別男女也

晉太康初婦人皆履方頭識者以為去其負從之義見宋五行

志蓋未纏足者弓鞋時婦人之履如此

張南軒作經卅紀年二卷其自序曰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紀

甲子起于成周共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世浸遠

其事雜見于諸書靡遺折衷則亦傳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節

邵先生雍出于河南窮往知來精極于數作皇極經世書上稽

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為編年譜如之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

知之乃合于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成湯之後蓋實傳

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

四年耳又正武皇伐商之年蓋武皇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

十有一年而復稱十有三年者字之誤也是類皆自史遷以來傳習之謬一旦使學者曉然得其真萬世不可改者也某不自揆輒因先生之歷攷自堯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三年列為六圖命之曰經冊紀年以便觀覽蓋紀年之書自皇極經世出而后甲子始粲然可攷以前皆不免傳訛雖司馬遷之說猶未可為據也

閻百詩徵君生平于宋人中最所欽服者劉原父李仁父王伯厚

馬貴與嘗為詩曰原父後仁父經奇史亦奇辭科推一手國論

屬吾兒有宋雖烟海斯人獨羽儀網羅遺失盡異代即同時自

注三句謂深寧著玉海為博學鴻詞科而設四句貴與父廷鸞

卒後為冥官謂其鄉人曰可憐吾兒讀書將來有用處蓋自元

迄今徵古者必于文獻通攷鬼固已先見之矣又余嘗集四公

逸事為一帙足補宋史列傳之略及馬無傳故落句云然

梁書阮脩容傳云脩容諱令羸本名石會稽餘姚人齊始安王遙

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高祖納為綵女南史所載

略同予考梁元帝金樓子內載脩容始末甚悉云隆昌元年齊

世祖因荀昭華薦以入宮時值少主失德好為虐戲必斂容正

色少主非直深加嚴憚乃反賜金錢及建武之時始安王遙光

聘焉遙光敗天監元年選入為露采女賜姓阮進位脩容據此

是脩容在宋曾入壽林王宮亦屬天節日不應抹然此可歲二

史之失 金樓子又以脩容為會稽上虞人而二史俱誤作餘姚人

凡古相傳寺觀名雖出于俚俗然未有確証不宜輕改杭城梅東巷有范明廟相傳以為宋范文正公仲淹然亦未見于前志康熙中嘗鼎新祠于海昌沈翰林珩適在郡謂范明之名不典宜改稱范文正公昭澤祠并為作碑載于耿叢文集至今祠額大書范文正公廟而不知其誤也昔馮山公景居隣廟左少時每過之必入廟瞻拜意甚誠既而夢神告之曰予北齊范某也血食此土久矣今俗皆不知予名以他人代之君當為吾白其誣也山公後檢隋書果得其名因載之于其所著解春集中

四忌銘見後耳目志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

長洲徐大臨編脩載于畏壘筆記蓋亦深有味乎其言也鄭樵通志六藝略中有吳國山天篆一卷天篆不知何書國山在宜興縣西南五十里未知通志所云即此國山否予嘗登山拓孫皓封禪碑了不見有所謂天篆者亦不審天篆為何物按東坡續集有天篆記云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帚為子姑神或能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奇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歲黃人汪若谷家神更奇以著為口置筆口中與人問荅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為人吾是以降焉著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予余三十字云是天蓬呪使以釋字釋之不可所謂吳國山天篆者

疑亦此類

唐韋續五十六種書五十三曰鬼書宋元嘉中京口有人震死臂上有篆似八分也今日雷書按此即宜興善卷寺及祠山廟柱上雷書之類

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宋廬陵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晉司馬保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近婦人又永平府志七百斤一重千三百斤觀此知安祿山之重三百三十斤不足異矣

明楊忠愍公以嘉靖丁未成進士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時海

簡

鹽鄭端簡為攷功司郎中一見深器重之遂相莫逆忠愍以諫馬市謫官復擢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不數月轉兵部武選司時端簡方為南光祿卿臨別謂忠愍曰俟時而動無蹈前車忠愍領之至都竟以言事被禍其在繫時與端簡書云別後一路日食奏稿成日夜奔趨至京師十八日到任日食次日賞本至端門聞擊內靈臺打一百知題目不合即趨出連日快至十八日故又有此奏二王事本後原有一段大意謂賊臣之得專權皆原於皇上父子之不相見後俱削去止存此二句猶有此禍打後兩腿出血膿約四五十碗肉爛幾見骨今幸將平復逐日心亦坦然略無懼慄意南都之事主張贊成專望老先生言

不盡意統惟鑒諒初會湖翁有欲老先生還朝之意竝報二月十一日頓首具左地端簡手跋左方云癸丑三月五日應天府當談林居龍從京回附此信至得見椒山先生手書始知天相正人無恙喜甚喜甚海上大笠生曉謹識右墨跡舊藏鄭氏今歸予家墨跡後名人題識甚多鄭履滄跋謂丁丑四月三殿災人皆見忠愍青巾素服憑殿西角檻指搗若救護狀移時方隱此事又史籍碑狀所未及者

晉齊王攸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塚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大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詞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陸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筮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

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十字初發冢者燒榮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又以今文馮之見晉東晉傳杜預春秋後序不及此之詳故脩錄之今所傳汲冢紀年蓋又非當時原本曹秋岳侍郎嘗輯學海類編聚書凡三百二十餘種分經史子集四門予在桐鄉金雲莊主事家見其凡例一卷有門人陶越艾村按語艾村嘉興人聞原書二十冊今嘉興陶氏尚有藏本毘陵志三十卷咸淳四年州守四明史能之脩元延祐丁巳教授三山李敏之重修予在吳門見舊刻本如此陳直齋書錄解題及文獻通考並云毘陵志十二卷教授三山鄒補之撰按明正德中張愷為常州府志序云毘陵舊志昉于宋教授鄒補之續于咸淳太守史能之又按能之毘陵志序亦云毘陵有志舊矣病其略而續之蓋鄒寶叔于前而史續成三十焉于後明洪武初郡人謝應芳又續成十卷成化中朱昱又續脩毘陵志四十卷顏子髮早白竟天天年故世謂鬚髮早白者都不壽然考晉書王彪之年二十鬚髮皓白時稱為王白鬚後至尚書令卒年七十三則亦有不盡然者

晉書鍾雅傳元帝時有事于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教於京坻府君為元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以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義取于重孫可歷世其名無改也按此是曾孫之曾音當如層而世作增音者為非矣今新安俗多讀層音

吳趨陸紹曾處士有銅壁一廷五寸許厚半寸肉倍于好上有花紋微類蒲葢之象銅壁不見于考古博古二圖按漢書元后傳冠軍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今此壁有花而無文又不知何代之物

通雅官制門枝官校官也下引趙彥衛云溧陽縣有東漢潘長史枝官碑或疑其為校官字按後漢書永平十年南巡狩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召校官子弟作雅奏鹿鳴帝自御瑱苞和之則東漢鄉縣有枝官矣竊按校官碑明著于洪氏隸釋作枝官碑殊不可解此殆因商氏所刻靈巖漫抄中誤刻校官碑作枝官碑而方氏又誤記下文或疑其為校官作或疑其為校官遂著此一條嘗得舊抄靈巖漫抄善本則枝官碑實枝官碑通雅此條殊可刪也

鷹窠頂在海鹽縣南孤峯峻嶺鷓鴣之所宅每當秋風高厲居民家事羅網捕獲以鬻四方其維之下者以供庖謂之菜鷹歲以為常不知始于何時按鄭文寶南唐近事云烈祖輔吳日羣校

多從禽聚飲近墜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問于嚴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勅奏與海鹽諸縣罷採鷹鷓鴣可不令而止由此觀之則海鹽出鷹其來尚矣而五季時海鹽屬吳又可補圖經之闕

杭董浦先生輯歷代藝文志用數十年之功搜羅記注誠鉅觀也稿存于家其子以半部質于維揚馬氏玉玲瓏館半部質武林孫氏壽松堂今馬氏藏書俱散不知歸誰何矣

崇文總目云三國典略二十卷唐汾州司戶參軍邱悅撰以關中鄴都江南為三國起西魏終後周而東色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今卷第多遺自二十篇以下卷闕據崇文總目所言則典略在宋時已闕而不全近有從永樂大典抄出者僅止一卷蓋闕佚又不止如總目所云矣

勅吏部侍郎兼太子左諭德聞人拱辰卿分六職政籍統于文昌吏掌三銓事九叢于武選倘非老成已試之舊曷稱小宰不次之除具官聞人拱辰端亮不回誠明自得學以致道豈徒擣章繪句之為事不辭難每有利物愛人之志久徘徊于外服深簡在于予表肆旌持節之勞亟下予環之寵記言丹陛啟沃者多嘉謨嘉猷論德青宮輔翼者皆正言正事自攝銓衡之貳益高鑒裁之功朕每歎才難欲效唐虞之政績見諸法守求如裴馬之知人爾其司我官簿扼其吏姦唱擬註聞無謂有司之事諭

司獻納尚殫許國之忠爾其體思益恢遠業勅如右牒到奉行
紹定六年十一月廿一日下右勅用白麻紙高一尺一寸長二
尺一寸八分紙色微黃上下有花紋書法蒼健如山谷體如
右牒上璽一篆文八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與輟畊錄
所載畢景儒本傳國璽同十一月上亦有璽一文不可辨勅後
附拱辰像自腰以上至項凡高八寸其人豐頤廣額微有須冠
烏巾兩脚垂于肩無題字紙色與前勅相類然更堅厚未附
文之山跋恐不足據此卷今在洛溪許城方茂才家拱辰事跡
未見于史傳姑識之以俟博學如南村者攷焉

臧方又藏淳化帖一內鍾繇宣示帖後有戎路帖他本皆無之昔

王弱林司勳云曾見海昌楊次也淳化帖內有戎路帖豈即此

本耶每卷尾奉聖旨聖字他本與前二行平而此本高一字

鍾鼎款識摹秦繭玉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古篆八字以為最古

乃畢景儒輟耕錄所傳予見紹定墨勅亦用此璽豈後世帝王

所做摹耶然宋史輿服志及文獻通考等皆不載

安邑宋明經淳淳得銅帛符二一曰騶男右五一曰五原左一按

五原左一蓋是五原太守之符騶男不知何時所設

嘗於吳門陸貫夫所見明張峻尚書聘子婦書辭旨既佳書法亦
極通健有宋元風格按古人聘書皆親為之非若後世但據拾
套語而已宋秦會之報郭知運聘書云某人東第華宗南宮妙

選乃官不卑于作贊何詞可拒于盟言其夫人欲去贊字秦曰
如此方束縛得定亦此類也

貫夫又藏明魏濬自書虛白齋記行文頗得古意末一印曰湛盧

劔閣豈湛盧之劔至明猶在耶吾知其必不然矣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孔安國解黨類也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

小人之過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若當其所則為仁也

按應璩新語云十室稱忠信觀過必黨里是應氏以里黨解黨

字與諸儒釋異

張靈對酒詩云隱之江城玉漏催勸君須盡掌中杯高樓明月清

歌夜知是人生第幾回竹垞以為絕唱

宅京記二十卷為亭林晚年所成之書蓋踵肇域志及郡國利病

書而成者卒後崑山徐相國從遺書中檢得始為之序時庚午

之春也未有亭林嗣子衍生跋云先府君著書數種俱有自序

載入集中茲編告成晁晚甫脫稿府君捐館徐相國遣人取去

自念雲泥勢阻無能往索至相國歸田後始獲檢還復錄二本

一貽潘太史一贈靖逆侯不肖某泣誌觀跋意似有所不滿

于相國者然予觀此記上自三皇而下訖于元有明一代皆不

及或疑為亭林未成之書又按立齋序謂肇域志天下郡國利

病書歷代宅京記皆本之二十一史及一統志天下郡縣府州

諸志是三書皆至元而上初非未成也

止

長安志云漢瓦形製工妙工極精緻雖塵壤積蝕殘缺湯沸破之如新人有得其瓦頭者皆作古篆盤屈隱起以為華漆其文有曰長樂未央曰長生無極有曰漢并天下有曰儲肯未央有曰萬壽無疆有曰永奉無疆亦有作上林字者昔人有于東倉得秦瓦文曰羽陽千歲羽陽秦武王宮也以是知古人製作不苟雖一瓦甃必有銘識不特彝鼎為然耳又有得瓦作楚字者亦秦瓦也秦作共國宮室于咸陽北坂上意者必用其國號以別之歟又未央字凡離宮故基亦皆有之今杜陵碎瓦中皆有未央長樂等字亦不知其何故也

又云古瓦陽面多作小窩泡狀如雨點亦有作繩痕者予嘗過巨鹿臺下見其敗瓦亦然乃知秦漢以前製皆作此但不知所以製之之意或曰蓋仰用者以固泥也說亦有理又唐瓦有如漆者蓋是碧瓦歲久而色變也漢瓦皆素獨故城中未央瓦皆黑堅如鉄錫今不多得其所者皆離宮瓦也

吳守墨嘗在志館見朱稼翁出竹垞先生遺筆已五十餘年顏色不變用之與新穎無異始知俗稱筆陳如草之說為非萬論也宋史王應麟傳載所著書卷帙多與今玉海所刻不同如詩攷五卷今一詩地理考五卷今漢藝文志攷證十卷今無證通鑑地理通釋十卷今通鑑答問四卷今集解踐阼篇補注急篇六卷今共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今王會自玉海二百卷詞學

指南四卷姓氏急就章六卷今上下漢制攷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今上下今未見者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蒙訓七十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小學諷咏四卷而玉海又有周易集鄭注一卷本傳未載

論語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鄭康成注云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皇侃疏云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美未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今邢昺論語正義誤以善為美殊失本義李善文選注引鄭注亦作善

孟蜀石經今世所傳甚少予嘗從趙氏竹垞庵見在傳教葉凡經三百二十餘字有杜氏注唐開成石經及宋臨安府石經皆無注也晁公武云蜀石經左氏三十卷不題書人姓名亦無年月文中不缺唐諱及國朝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刻石也此石在成都府學不知何時散失考曹能始四川名勝志石經諸刻今皆不存所存者孔門七十二子象石經禮記有數段在合州賓館中然則趙藏左傳殘碑雖不全亦舊榻之可寶者矣堯典正月上日鄭康成注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建丑舜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至歲二月東巡守鄭注又云歲二月者建卯之月也按禮記王制疏云巡守皆以夏仲月者律歷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故

取四仲月然則舜受終于文祖則用堯正建丑之月而巡守則用夏正建寅之月孟唐虞之制如此非鄭自相矛盾也

湖州府治頭門下有暗水頗深其色黑不知通何地相傳夙有怪魚為害州郡有滕公郭公者鎮制之遂潛伏不出至今五更樵樓擊柝猶作滕公郭公在之聲云

宋太學石經為高宗宸翰在今杭州府學文廟之兩廡墮置壁間雖闕失漫漶而間猶可讀左氏傳後有跋云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自古聖王在上則君師之任歸于一故堯舜之世萬邦咸寧公屋可封者治教之功効大驗也伏惟主上天錫勇口撥亂世返之正又於口口之餘親御翰墨盡書六經以及論語孟子左氏傳朝夕從事為諸儒倡口因口請刊石于國子監頒其本編賜口官堯舜君師之任口幸獲親見之夫以乾坤之清夷世道之興起一人專任其責所為經綸於心表儀以身者勤亦至矣所望於不應者豈淺哉詩不云乎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幹臣願與學者勉之紹興十有三年秋九月甲子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脩國史提舉寶錄院提舉詳定口口勅令提舉編脩玉牒所魏國公臣口檜謹記右跋不可識者僅九字餘尚完好朱竹垞杭州府學宋石經跋謂秦檜一跋已為明巡按吳訥推碎者殊誤跋引詩維周之禎以禎作幹蓋避仁宗嫌名也然此數句

豈必不可易乎檜之不工筆札也甚矣

檀弓子夏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此可見子夏居喪之盡禮孔氏正義必欲据家語及詩傳以為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衍之而樂以合于曾子喪爾親使民未有聞之語過矣

海島有蟹其匡宛具一人面蠶眉鳳目隆準豐頤絕類漢前將軍海濱之人呼為闕王蟹見明李頴續南華頴字考叔錢塘人諸生毛文龍守皮島時頴常在其幕中尤長于詩

共陽叢筆卷之七

海寧 吳 騫 槎客

武林鳳山門外里餘有二石如人形一奮拳縱擊一俯跪作乞哀

狀村民相傳稱秦岳石見續南華

高麗試士二場有律詩五首故士多能吟咏見李穎航海說

予于武林得漢馱勝錢一枚通長五寸七分廣一寸八分重三四

五錢上有一龍一馬下如圭鏤空若符篆者兩面隱起粟文與

博古圖所載第四品胎合博古圖以為漢武帝作而陸贄夫曰

或言是夏龍馬幣此錢龍首微折疑是錢塘莫雲卿舊藏物昔

厲樊榭嘗借張祖望經孫同觀載于東城雜記雲卿名如京文

雅好事毛稚黃贈詩有昔字雲卿者君其伯仲間之句

張遂辰字卿子錢塘人博覽工詩為雲間陳眉公重思曰所賞明

未隱居里巷為暨自給嘗歲暮誡子弟曰家足過年之用座無

寒士之求不惟有愧本心抑且無別庸俗斯語誠可書置座右

杭人至今猶稱張卿去聲子巷

古人招魂而葬皆不作棺槨但以衣冠入壙蓋恐滋來者之感也

其法起於黃帝

錢塘黃松官濟南新拓郭巨墓石室碑圖刊列人物與武梁祠像

相似予常見二幅蓋尚未全其高約三尺上廣二尺有餘下廣

五尺形類覆斗臚列人物舟車駝馬禽獸諸形左方有隸書數

行多泐滅惟四月廿四日字可辨右方有隸書安吉二字按書畫譜

據金石錄謂巨墓在平陰縣東北官道側據金石錄謂此圖似是

後漢時人所為然予觀圖中人所執戈形皆以援刃向上與後世

之誤作考工記圖治氏為戈相同恐非東漢人所為又攷王存

九域志東平有郭巨墳穎昌有郭巨冢汾州有郭巨墓黃所拓

究不知何處者趙祿生茂才謂是隴東王莽感記實非郭巨墓碑

載驅齊子豈弟箋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為閻弟古文尚書

以弟為閻之明也孔穎達正義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

無以悌為閻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地有五曰閻注云閻者色

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閻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閻故

鄭依賈所奏從定為閻於古文則為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為

閻騫按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為閻而孔氏乃言今文作閻明與

鄭意相違蓋由古文尚書失傳孔氏信偽古文為真故強為此

說耳

華陽國志楊終字子山成都人也年十三已能作雷賦通屈原七

諫章按傳休奕七謨序云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

劉廣世崔駰之徒承其流而作者紛焉獨未及屈原之七諫

古人字取表德大抵嘉祥是尚後世乃有別號則惟意所之或故

求奇別錢塘丁處士敬字敬身博攷金石通六書尤于篆刻人

謂有斬丁截錢之致因自號鈍丁晚境頗屯蹇後人俱不振且

多無後鈍丁之稱若為之識者昔玉川子生子名添丁及以王
 涯事下獄竟受獄卒添丁之禍曹爽從司馬懿乞及丁即日令
 自盡張洪靖節度節度盧龍恭佐常雍輩詔責將士曰爾輩挽
 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後遂殺雍何丁之不利于人也如是
 復社姓氏

太倉

張溥 趙自新 王家穎 張誼
 顧夢麟 管士琬 王瑞圖 張達孝
 何南春 吳偉業 孫以敬 胡周勇
 蔡仲 張濬 張王治 周群

張源 王啟榮

吳縣

楊廷樞 徐鳴時 錢禧 朱鑑
 袁良弼 朱袞 邱民瞻 許元弼
 許元愷 周茂蘭 章美

長洲

許元溥 顧企宗 劉曙 華渚
 沈明掄 王棗 戴之傑 陳性
 管正傳 錢位坤 葉襄 薛宗廉
 戴之俊 盧汪材 徐籀 張芑

吳江

吳有涯 吳昌時 沈初馨 呂雲孚
 沈自炳 張澤 吳昌迪 張堯
 吳晉錫 周燦 孫紹奎 吳翹疑作
 龐承源 孫聚奎

常熟

楊彝 許士驥 蔣芬 趙士春
 王日俞 許瑤 祝謙吉 顏琅先
 祝升吉 祝泰吉 朱鑣 許斐

崑山

王志慶 陸世鏊 王志長 陳言先
 顧繼紳 晉瓚 曹開遠 歸奉世

嘉定

朱三尚 曹訥 侯岐曾 徐時勉
 陶士升 沈宏祖 陳舒微 江貞泰

松江

夏允彞 朱灝 徐方廣 周室勳
 周希文 陶履備 徐鳳彩 夏鼎
 張壽孫

華亭

周立勳 徐孚遠 彭賓 余廷諾

顧開雍 戴度遠 徐焯 徐桓鑒

徐致遠 徐績若 周李勳 吳忻

盛仲輝 趙候

上海 潘巨 馬元調 宋存標 朱在錫

潘劍錡 范鰲弘 潘堯納 王元玄

青浦

陳子龍 宋存楠 杜麟徵 趙侗如

李雯

金山

盛翼進 杜麟琪 姜爾珠 宋與琦

陳秉教

武進

韓鍾勳 劉憲章 鄒嘉穀 徐法

宜興

徐洽 顧澹生

江陰

徐懋賢

黃毓奇 徐時進 徐遵賜 袁珍

鎮江 周鈴 王重 談兆龍 賀玉醇

丹徒 周鍾 周銘 周鏞 張明弼

史宏謨 高遇 劉國欽 周欽

王士寧 蔣鳴玉 蔣煥 周而沛

周鉞

丹陽 荆良 荆廷寶 荆廷璧 賀儒琛

盛順 賀裳 燕徽

徽州 程允晉 江知默 朱泰陽 江調鼎

江靜 吳承中

宣城 沈壽民 沈壽國 徐貞一 孫文煌

梅朗中

涇縣 萬應隆 趙初浣 王徽 萬壽祺

貴池

青陽	劉城	詹政	吳應箕	劉廷鑾
吳鍾	孫象壯	吳中美	吳介	
孫象震	姜寅	張國教		
太平	邵錦	邵鑽	邵晃	邵鑑
蕪湖	沈士桂			
安慶	蔣臣	趙相如	范世鑑	潘映
	姜左毅	方啟魯	江之水	吳過
淮安	夏曰湖	白受藻		
鹽城	張樹屏			
安東	王啟運	劉符赤	齊日盛	蘇國美
桃源	王立身			
宿遷				

江都	陸奮飛	姚禹命	陸奮武
鄭元勳	李元介	顧聞	李樞
呂尚經	梁於溪	湯允中	
高郵	楊先春		
興化	許同詵	王允士	
寶應	成明義	成明善	
徐州	萬受祺		
合肥	程以慈	程以德	
舒城	郭士豪		
杭州	張玄	宋瑤	鄭垣
	徐郭佐	錢可	聞啟祥
錢塘			沈受震

陸運昌 吳思穆 吳太冲 馮延年
 趙往麟 陸鳴鑾 陸鳴時 俞時篤
 蔣庸 嚴季榮 魏介

海寧
 沈澹思 林泰業 孟應春 卓人月
 陳濬 徐翺 卓霜回 潘魯綬
 徐元燦 徐永平

餘杭

顧有棊

嘉興

孫淳 陳恂 徐邠臣 趙汝璧
 項聲國 張次柳 孫振 金維恭
 程定國 沈嗣選 錢嘉徵 陳恪
 馬玄錫 譚貞良 葉燦 孫耀祖
 沈嗣徵 徐白 張宗一

秀水

常彛 朱茂暉 色鴻遠 卜昇
 吳翺 錢昌 謝澗 朱茂鳴
 徐天復 周禹錫

嘉善

錢旃 錢繼章 錢棻 魏學濂
 吳之錫 顧潛 戈用忠 支如增
 郁素 夏緇 魏學洙 蔣時
 錢繼振 錢繼禧 錢格 陳舒
 劉芳 呂萬 趙韓 徐鴻祚
 陸文機 舒盞 陸上澗 屠象美
 施洪烈

海鹽

張奇齡 蔡士奎 陳梁 張瞻韓
 朱學章 馮景裕

桐鄉

盛涑 盛漪 朱萬鈞 朱萬欽
 盛方涵

湖州

嚴啟隆 沈中台 閔中正 韓昌箕
 盧肇塔 潘基依 章年 嚴或

歸安

沈緒奎 李令哲 陸熙運 丘志昊
 陳韶 沈緒來 韓曾駒 章上奏

閔自寅 沈維顯 閔元京 鍾錦如
吳振鯤 尹衡 尹任 凌爾翰
凌森美

烏程

温以介 姚延啟 黎樹聲 錢瀛選

沈清 潘基慶 韓千秋 韓奕祖

錢鶴 顧翰 嚴承寧 嚴珮

費景浣 沈光允 陶鑄 沈鈞

嚴思鏐 沈策

德清

章美瑾 章美瑜

武康

駱宏珪 卓漢魯

安吉

潘基行 潘基新 沈建吳

紹興

李宗 閔銘 章重 徐騰

金增 孟稱堯 孟稱舜 趙之蘭

吳應芬 金停 表師孔 吳維修

顏綸揆

寧波

董守諭 陸符 錢玄錫 費隱

馮湄

金華

傅崑 葉幹 倪仁楨

衢州

翁祚 徐泰徵

南昌

劉斯陞 萬時華 余正垣 仇鏞

黃維藩 衷崇禧 黃國鎬 羅高俶

徐元朗 楊昌 章士鴻 劉斯陞

楊耆 易道泰 喻周 喻士錦

熊文舉 吳奇杰 吳廷猷

新建

陳宏緒 鄧履右 萬曰佳 徐世溥

甘元鼎 李奇 萬搏 郝思謙

姜之祥 陳宏綸 徐應芬 徐世清

楊鳳學 梁天爵

進賢

李光倬 陳維謙 朱徽 饒有政

陳維恭 熊人霖 饒有致 陶人疇

豐城

胡學洙

臨川

陳際泰

章世謙

王秉乾

謝賓王

陳士鳳

吳程

陳士驥

游為龍

宜黃

徐黃

南城

吳氏

鄭之元

新城

張之奇

廣昌

何三省

劉大千

南豐

曾升

上饒

徐自定

玉山

董思玉

弋陽

李調鼎

鉛山

費飛甲

泰和

曾文饒

楊學憲

蕭秉鎮

廬陵

趙爾圻

吉水

揭希周

劉大年

劉大常

鄭仲夔

徐自寧

費映環

劉捷

龍起弘

楊嘉珩

蕭令甲

郭承瑚

曾世冲

梁天爵

康毅

黃象震

劉同升	李陳玉	劉孟欽
安福	傅鼎臣	伍以宏
永新	賀貽孫	
饒州	羅伏龍	
袁州	易嗣重	
新昌	季之漑	潘嘉祉
寧都	楊文彬	楊文彩
福州	陳肇曾	陳元綸
	董河	曾異撰
	鄧壽	陳奎輝
	董謙吉	許彥
	林昕	陳知章
	邵錦文	葉有祿
		曾人翰
		陳金鉉
		周之夔
		周恂
		張利民
		張利民
		齊莊
		張綸
		林兆清
		卓震
		韓廷錫
		陳世濬
		陳燕翼
		周之夔

林逢經	莫爾清	陳屯相	林正立
李時盛			
泉州	顏茂猷		
興化	曾世家	徐允鉉	翁顯
	周言	黃吉	林尊賓
延平	羅明佐	竇永齡	
汀州	裴春清	李世熊	
武昌	劉敷仁	戴垣	孟登
	游明哲	李楚生	劉日襄
	蔡仕		張仲
嘉魚	任宏震	任喬年	熊升元
漢陽	謝惇培	易道暹	龍慣
	程性學	易為瑞	易道三
		易為鼎	易為瑚

易為璉 瞿然 朱叅宰 劉文運

胡世忠 胡有牧 何履順 何履吉

蕪水 馮雲路 金阡 官撫邦

黃正色 官撫極 官撫辰

麻城 梅之煥 王都 俞揚魯 劉伺

李春江 周應華 劉輝 曾之棟

耿應衡 周邦炳

寅安

耿如志 耿如思

蘄州

張宿 邱三宗

江陵

徐養心 王南國

公安

袁祈年

石首

劉長慶 夏雲鼎

襄陽

歐陽化

景陵

譚元春 譚元禮 譚元方 趙家棟

京山

王偶豐

孝感

辛昂

桃源

闕士奇

華容

張斯搏 黎志陞

廣東

黃舜年 蔡承瑚 吳道坤 王學

黎遂球 梁志勤 鍾新 陳士貴

陳象明 凌容勤 林佳相 莊珩

陳衍慶 韓汝璜

河南

陳表一 賈心明 吳從周 蔡琮

賈開宗 張光世 張正誼 鄭覲光

山東

尖陽叢筆卷之八

海寧 吳 騫 槎客

皇甫謐高士傳摯恂字季直伯陵十二世孫也按伯陵即峻漢武時人隱居阡山人稱阡山居士恂順帝時人武帝至順帝相距僅二百餘年不應遽歷十二世唐陸龜蒙漢三高士贊謂季直是伯陵之孫又不應止隔一世疑兩說均不無為舛當更攷之昔人論鬱金有二種鬱金香出罽賓國色正黃若蓮花可以香酒古所謂鬱金者蓋以此其一川廣產者形類薑即藥中所用也顧世鑿言鬱金無真藥估多以薑黃質之則殊不然日觀山人嘗辨之曰天下偽之亂真也久矣即以鑿論一藥之投生人殺人其間不容以寸可不慎哉予行蜀道所過草藹無非良藥世多有故勿論獨于鬱金附子著為辨之其似是而非也按本草列薑黃為一種鬱金為一種曰薑黃葉青綠似紅蕉而小盤屈黃色類生薑有節故名鬱金苗似姜黃根銳圓有橫紋如蟬腹是姜黃鬱金明屬二種矣予至蜀按譜求之所得鬱金皆小薑黃也後寓成都遇老鑿細詰之老鑿曰噫子固讀本草而誤者耶夫鬱金薑黃同本而異體也請刷諸土中以示子因見薑黃狀果如本草言但其根駢生如掌之有指之之有節之內又有根如絲穿入土或二三寸或尺許所結比棗實而大過之即所謂鬱金也約薑黃在地一年則根抽漸深而鬱金之大因之

宋繼澄 宋瑾 王茂泰 趙士驥

宋琮 孫鳳毛 宋璜 宋瑀

宋瑚 左懋第 趙爾汲 姜瀾

宋瑾 楊維楨 左良輔 任夢饒

楊曇 楊泉

新城

王與夔 王袞

山西

韓霖 韓均 田二卿 陶世徵

四川

張尚章 章鉉 莊祖誼

陝西

田而腴

貴州

楊文驄

右張慎旃原本計之得七百人沈懋華云此當是崇正己巳復社初成尹山大會名籍次年金陵再會越二年壬申有國表之刺同社姓氏有上下二卷則皆孝廉諸生較此多數倍且皆著其表字蓋復社姓氏至是始備此特其略也

歷年久鬱金漸大而味全今人竟取小者非也其製法洗淨蒸
熟烈火焙乾則色微黃縐紋如綺縠若不用火從風中候乾者
色微黑其體凹凸不耐時日然而俱佳也予因知本草之誤
分兩種尤誤于橫紋如蟬腹一語遂使鬱金不得自效其佐使
而竄竊者多且謂天下無鬱金竟哉老鑿曰未也薑亦有二種
一曰薑黃蜀人稱黃薑一曰白薑白薑根苗比黃薑更大下
抽絲所結亦與鬱金不殊但色澤微白耳予因黃白二種同一
製法黃者味極甘香美異常白者味淡無香及焙乾切片黃者
則有金井玉蘭望之燁々有光而香更馥郁白者如枯礬味加
苦老鑿曰此有毒不可用也今肆中牟利輒以白者充之又搗
黃薑汁入釜同煮則皮色硬黃故用鬱金者須看有金井玉蘭
嚼之味香為上若外皮硬黃而肉白味苦者則白薑也右人遠
所辨如是通雅述廣中言鬱金似紅蕉本根即薑黃旁附即鬱
金形似蟬腹其言尚在疑似之間故詳錄之

也墻附則底不必平頂不必正皮色黑細視之上有微毛其角
壘塊離奇此因法製後天然無造作故體圓矣小者或八九錢
大者或一兩五六錢皆可用若西附則純乎人功不具錄
孟子對齊宣王述夏諺云予友俞太學思謙疑今也不然至為
諸侯憂皆夏諺之辭以其皆有韻也周孝廉勤補取其說入孟
子四攷

姚黃字黃容海寧郭溪人也少補博士弟子晚歸浮屠氏號易庵
朱爾邁故友易庵日和尚塔銘略云易庵姓姚氏名黃初字一
夔祖父治生起家少儻有大志不屑一切也六經子史諸
書無不畢覽嘗遊學雲間從陳卧子徐闇公諸先生交倡和為
詩古文辭遠近藉藉有聲邑令林子野先生一見異之易庵亦
心識之為知己未幾留都之變作林葉官去易庵泣數行下曰
正人去國余將安仰決志從之其結禱甫二年方舉一女勿顧
也跪請于母許之間閱數千里從林公于閩南者三年以白
衣參侍多見信用丁亥七月林公死易庵號泣奔赴經紀其喪
癸巳元日遂落白黃檗山更名性日字獨耀號易庵亦曰旦巖
從其志也所與遊者嚴給諫甬之通吳高士子方楷林孝廉小
漁勉林吏部孔碩之蕃茂才鄭爾政秉衡林思謙鍾爵陳季長
震皆一時有志之士丙申思歸省其母以四月重至郭溪北堂
宿草生妻去惟弱女已字于農家昆弟見而莫識乃掉頭去嗚

呼易庵之志亦良苦矣余與易庵交自辛丑春從趙子秋崕始猶憶蒼筠古栢之下一見恨晚久之語深為相向泣從詩歌往返者凡五年乙巳余遊京師易庵走四方余于途次作短詞懷之未寄也孰知易庵竟先我而逝耶余方與趙子謀于董子思東將買龍山一坊地招易庵之魂而葬其衣冠題其碑曰處士一夔姚子之墓一日者少燈元焰儼然造焉曰某易公之弟子也易公受法于金粟而某更受法于易公已于某年月日親負其骨建塔于平陽之化鹿山以先生知吾師深請塔銘以助不朽余惟易庵之為人不必藉余文而傳然非余文不足以明易庵之志易庵之志則大矣惜乎當時無所用其才而委諸艸莽吾儒不能究其學而屬諸空門可勝悼哉云：竊按易庵所著詩文集及編輯昔賢詩文疏稿甚夥略見予所輯海寧經籍備考

子貢詩傳出于豐坊前輩多不之信以為即坊所托沈耿巖嘗有子貢詩傳辨曰自來辨詩序升降異同鈎摘博說從未有據子貢詩傳以為言者詩傳出于明之中李廬陵郭相奎中丞得之黃文裕秘閣石本鍾鼎篆書古法森然摹篆書刻之蜀中夫孔門高弟子傳詩之撰曠二千餘年之久經各代諸儒搜攷之勤從未有一發其藏者乃至黃郭一二嗜古之家而後顯噫亦奇矣西蜀白下諸本已不得見所見吳興凌濛初刻本所載李

本寧宗伯序謂嘗見人云得之外國是其書似謬悠不足信而濛初云攷之國史經籍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既言國史載籍濛初必有確證寧或敢誣第秘府之藏往三清襟失真亦未可恃也然郭中丞李宗伯竝用博雅擅名其于聖賢經籍之文有不審真偽而姑為市異以眩世者哉第就詩傳之文可議者有三則十五國風之篇次與毛本不同也一則三百篇之事義與小序不盡合也而吾謂詩傳之不可棄實則正在此十五國風之次諸儒据毛本抵隙索瘢意見踵出而小序之以事義見斥指為肆意妄說正復不少今以詩傳合之往有足以拄其古而通其所未致思者吾故曰真偽去存之間君子安可以不慎焉抑商賜同列聖門宜乎聞見記注若一而顧多異辭何與豈以子夏足不出乎其鄉其未止教授西河而已不過守一家之言而子貢結駟連騎于齊晉吳越之區所交遊當世名卿大夫其采攬宏詠如太史遷作史記某地見其長老或其子孫云云之類正非列國序詩之文所能悉知而綴述者與是殆未可知也予故為之論次如右而稍撮其傳文之有當者標諸左方俟言詩者別擇焉按耿巖之為此辨于詩傳之真贋蓋猶疑信參半至論凌濛初所云見國史經籍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遂疑國史既有載藉濛初必有確證云云殊不知凌所云國史經籍志乃焦弱侯所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當即豐坊之本耿

嚴豈未覩此書耶

古三墳書有宋毛漸正仲序故後人疑即漸所撰或又以為張商英然舊刻本有七名氏後序云傳曰河圖隱于周初三墳亡于幽厲洛書火于亡秦治世之道不可復見余自天復中隱于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古文三篇皮簡斷脫皆篆字乃上古三皇之書也觀此是此書實出于唐宋當即此人所造非毛漸亦非商英漸以元豐中得之泌陽民家而傳之好事耳然據後序謂是篆字而漸序則云墳乃古文傳乃隸書所說已自不同何也

閩何元子先生作周易訂詁徵引古經號稱詳博然其中亦間有訛舛如豐六二豐其蔀注鄭元薛仁貴本作蔀云小席蓋按陸氏釋文蔀鄭薛作蔀云小席陸所云蓋鄭元薛虞也中經簿錄有子夏易傳薛虞記陸所引鄭薛非一皆指虞仁貴著周易新注本義書久失傳且陸氏釋文未嘗引本朝人何氏何所依據抑偶記憶之誤耶

從來以傳國璽為至寶或為之畜或為之攷或藉以梯榮取媚指不勝屈偶讀元郝文忠公傳國璽論真可祛千古之惑據其大略于此上古帝王所以立政傳信攷文議禮則有瑞玉章服節左契各為一代法製而不以為傳故唐虞夏殷周之制代各不同其受命也莫不革故而易新其所以為傳受而守之而莫敢

或置者在夫道而已矣至秦始皇并天下奮私智盡滅上世帝王之制以滅趙所得楚和氏璧詔丞相斯篆其文刻為傳國璽其文謂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將欲傳之萬世乃二世而亡子嬰降而漢得之漢之佐命如有意于三代陋秦而從周以為是物既亡楚又亡趙又亡秦乃滅國所得與斬白蛇劍並藏之武庫傳示無窮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并為一代寶器取藍田渾璞刻為大漢受命之璽以示維新可也乃自比秦之子孫遂以為傳國璽是重神詭偷國之盜莫不睥睨挪揄欲以為己有縮于周勃問于霍光而奪于王莽挈于王憲專于更始上于盆子復歸于光武至使肘後之石誤張豐于死東漢之亡劫于董卓獲于孫堅拘于袁術卒入曹丕之手魏傳之晉愍懷之難入于劉石復歸于金陵天下之人遂以為帝王之統不在于道而在于璽以璽之得失為天命之絕續或以之紀年或假之建號區區數寸之玉而為萬世亂階矣厥後晉傳之宋傳之齊梁陳傳之隋傳之唐而五季更相爭奪宋靖康之禍為金所有由漢以來始有傳國璽十餘代千有餘年竟不能復二帝三王之治所謂天命心性仁義禮樂與夫經紀法度治世之具而皆不傳始則雜于王霸終則盡為苟且其篡弒奪攘蹂躪血肉污穢皇極者不可勝言嗚呼傳者而弗傳也弗傳者而傳其治亂相反也宜哉昔湯伐桀于三駿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以為

非而作典寶言帝王自有常寶豈可以亡國之寶為寶也當新莽奪璽之日元后罵曰若自以有金璽符命為新皇帝當自更作璽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雖一時忿激之言實為得理者也孰謂後世帝王無是二臣一婦人之言哉近世金亡而獲秦璽以為亡國不祥之物委而置之不以為寶一帝一王各為之寶不以為傳雖曰變古乃所以復古也故著論以推其本云

朝廷之上尊君卑臣蓋自秦漢以來莫不皆然若周官所謂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之禮已久不行獨明之思陵于時國事日紛宵旰憂勞嘗元旦御朝東向揖輔臣稱先生一時侈為未有之榮惟周挹齋退而不懌或詢其故

曰主上優禮逾格將來責備愈深矣噫此真好臣之尤也哉

錢塘王昭平職方道焜少日踈達不羈工詩文書法師董香光兼度曲天啟辛酉以房首獲雋揭曉前夕集梨園演西廂院本方傳粉登場而賀者踵至曰待畢州橋驚夢衆強促之不得已即服其冠履以赴鹿鳴時目為狂乙酉六月殉國變妾某氏本出樂籍亦殉死詳查樓園國壽錄

息媯始末見于春秋左氏者詳矣按列女傳云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更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

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視于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然則息夫人初未嘗失節而有所謂不言等事中壘父子皆崇左氏獨此異說蓋必有以知其誤歟予疑不言之息媯當別是一人或媯之弟妹而媯于息者實非夫人也

吳志孫皓天璽元年都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海治太平始云予疑吳九州句似當在楚九州句上傳本誤倒其文耳乙之則辭義俱協且裴注引江表傳云皓見石文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益可見其誤矣

宜興善權三洞東曰乾洞大水洞西曰小水洞極窮瘳瘳條宛如廈屋一泉自洞口流出其內深不可測大旱資以溉田可數千頃其上鍾乳下垂五色陸離點滴泉中琤琮作鐘磬音晝夜不絕洞口石極瑤瓏刻昔人題名甚多其背即董山孫皓封禪山碑在焉按吳志天璽元年吳郡言石室開皓侈為大瑞當即此乾隆癸丑正月元日昧爽小水洞忽崩塌散若震雷數十里內鷄犬皆驚逸今僅存峭壁而泉亦幾堙昔人題字無一存者亦異事也

鍾彞叙名調海寧諸生初究天文象緯之學嘗累几至于餘獨坐

其上以觀天星間道機祥多驗又按杜氏通典之法欲求諸葛木牛遺制遂自運斤為小木牛高二尺餘初未能行殫思又二年忽悟其機在古更稍斷削果能動且躍過檻蓋亦一奇人也見張承之明經燕獲軒筆記

黍離疏釋昊天蒼天鄭既言爾疋不誤而又從歐陽尚書說鄭爾疋與孫郭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疋與歐陽說同

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束脩正義曰先儒以為栗取其戰栗束取其早起脩取其自脩也疏釋云惟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于事也按司馬相如吊二世賦汨滅報以永遊方注平暴之廣

行觀衆樹之翁蔭芳覽竹林之榛之行平聲榛渠年切

詩幽風正義武王年九十三而崩時成王十歲是武王八十四始生成王也又以文王崩之明年而生成王夫八十餘之人又居喪而生子皆不可解也王肅以為文王崩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崩三年成王年十三則庶乎近之

禹貢殿籩元纁鄭注書胤征曰籩殿元黃孔穎達詩鹿鳴疏謂籩殿元黃當在古文武成篇康成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用

孟春紀常籍田高誘注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藉初學記引蔡邕月令章句天子藉甲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

借人力以成其功故曰帝藉二家之注相同高注少一句似不及蔡之明晰

資暇集云月令蔡邕云周公所作予按孟夏命太尉贊傑俊鄭氏曰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曰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正義云俗人謂賈逵馬融之徒皆云然故王肅用焉然則此語不始于伯喈也又馬季長乃康成受業之師亦不得言俗人

詩由儀疏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又曰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錄不得者詩之逸亡必有積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足得亡之也按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有五至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返魯時年六十八矣然後正樂刪詩蓋自周初至宋公為昭子賦新宮時六百餘歲而猶存自昭公至哀公僅三十餘年而詩遂佚此夫子所以有宋不足徵之數與

易城復于隍先儒云隍城下池也古城池皆相連春秋時惟齊國有城而無池左傳文十八年齊懿公遊于申池杜注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惟此門左右有池據此則是齊城無池也懿為桓子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而國有城無池是其所謂守在四裔者與

左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一節宋本及舊本俱在後卷經襄公二十六年之前毛氏所刊注疏移居上卷二十五年傳之後非也

司馬法四井為一邑而亦有以一乘為一邑者襄二十七年衛公與免餘邑六十下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正義引論語百乘之家為說

左傳哀十年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勸子期以務德安民杜氏疏其年謂季氏時年九十餘矣孔穎達疏引孫毓以為季子食邑於州末世稱延州來季子猶趙氏世稱知伯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按古人六十不服戎季子雖賢豈有九十餘猶能將兵乎孫說近是設如其言季子亦可謂世濟其美矣

往年姑蘇重建渡僧橋得一石刻乃胡御璣書丹程都林少府云御璣未識何時人亦無年月可攷

東陽山水記晉陳留阮搖公之弟妻劉氏伶之小女性愛山水渡隱于白陽山

王銍嘿記載宋平江南大將得李後主寵姬夜見然燈輒閉目云烟氣易以燭則云烟氣愈甚問宮中不燃燈耶曰宮中每夕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晝日也此蓋好事者之所附會耳按賢愚因緣經檀彌離緣云王昇七寶殿彌離夫人在其殿上所坐之

床用紺流離更有妙床請王令坐彌離夫人答言王來大喜但王衣服有微烟氣令我泪出非是相憎王便問言今汝家內不自然火耶答言不也王問曰以何煮食答曰欲食之時百味飲食自然在前王復問言冥暮之時以何為明答言用摩尼珠即使閉戶及諸窓牖出摩尼珠明逾晝日然記云之似脫胎于此

仲尼錄詩次商頌于周魯之後非錄商也蓋錄己之所自出也宋自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孔子正考甫七世孫也錄詩既畢復取商頌五篇附于周魯之後猶司馬遷作史記紀傳而後因以自序然噫聖人之旨微矣

外舅魏氏洪濤先生祖塋在海鹽南門外平家橋側有石牌坊題云海軍衛世襲冠帶提旗魏公墓餘不可識按王文祿海軍衛志職黃志云武職有公侯伯下指揮千百戶視子男乃世襲指揮上有把總都指揮參將總兵都督乃流官不世襲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千百戶有正有副有百戶有試有冠帶總旗衛鎮撫視千百戶所鎮撫視百戶指揮使曰昭勇同知曰懷遠僉事曰明威正千百戶曰武德副千百戶曰武略爵俱將軍百戶俱曰昭信校尉有開國功有靖難功有征蠻功有平寇功有下西洋功有海運功有開屯功云云魏公不知以何功得封其名亦不見于志宋沈丞相該者易小傳六卷專釋六爻兼論卦變多本春秋左氏

傳占法直齋書錄解題云又有繫詞補注十餘則附之卷末今通志堂刊本中無之不知舊本猶有存者否

六陽叢筆卷之九

海寧 吳 騫 槎客

易有蜀才注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吳夏侯該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記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為偽書故罕傳也右略見顏氏家訓又陸德明經典叙錄易蜀才注十卷按李蜀書云姓范名長生一名賢隱居青城山自號蜀才李雄以為丞相蜀才注易今多不傳惟李祚集解中徃之引其說

宋有兩王矣竝孝宗朝進士一字晦叔婺源人初除著作郎至軍器監奉正大夫與朱子友善著讀易筆記十卷學者稱雙溪先生其一為四川宣撫加樞密使歷觀文殿大學士考亭與直卿書偽學之禁前此劉元秀薦王炎為察官程篁璩以為晦叔未嘗為察官疑別指一王炎豈即為樞密使者邪

楊繪字元柔漢州綿竹人皇祐五年進士終天章閣待制長于易書春秋所著有易索蘊書九意陳后山云沛周郊以易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廣凱傳揚繪傳所著索蘊乃其學也按索蘊今世罕見其書唐荆川稗編中有繪論坤卦不言方一篇意即索蘊之文而書九意不知猶有存者否

吳梅村嘗輯春秋氏族志十八卷子觀其書所載亦不止春秋氏族凡在春秋得姓之後史傳有名者徃之續載其後蓋不純乎

春秋之人也

海鹽秦駐山有梁碑天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樹文多殘缺其可辨者云前賢灼之後聖茂哉始皇承天越授帝命業超上古殲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大古道深前王 埒炎昊美冠 顯黃通靈七代敬搆商堂縱聖凝賢將 百 菴藹餘輝蜚聲 萬祀右判史敬素立石碑已不存此見王文祿海寧衛志詳其 文義似秦紀功德之碑而梁時重樹之也

世傳劉子五卷五十五篇袁孝政注謂是北齊劉晝孔昭著唐志 劉子十卷以為劉勰著固非而孔昭之書昔人頗多疑其不真 黃東發謂書中多避唐諱如以世為代之類宋景濂獨取其清

神篇中萬人變貌而向一鵠能無中乎萬目眩曜以惑一生 生能無傷乎之語况第亦有所觸而云也

芑芳大令有抄本劉處玄集紙色甚舊細視其書即世所傳之劉 子五十五篇不知何以寫作劉處玄集按道藏目錄有仙樂集 五卷乃劉處玄造皆詩辭歌頌耳意者後人又以偽劉書書託 之處玄乎大令謂劉書書乃實處玄作未知然否

翰府名談白龜年遇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 地獸言龜年後遊潞州太守召問之庭有二雀啾啾而過守曰 彼何言曰城西民家有廩餘粟在地相呼食之守使驗之果然 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此何言曰槽中料熟不可食時近清明

將吏驅羊二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守問羊不行有說乎曰 羊言腹有恙將產然後就死乃留月餘果生子龜年樂天之姪 也据此則周官辨鳥獸語之術唐人猶傳之

注爾足之孫炎有二一魏人字叔然其一蓋唐時人不知其字邢 昂爾足疏序云其為義疏者則俗間有孫炎高種皆淺近俗儒 不經師匠觀邢氏之說則此孫炎必非叔然矣疏中所引孫炎 說蓋皆是叔然而非俗間之孫炎昂既斥為淺近俗儒斷不復 引其說以與叔然相亂故高種亦無一語及之也

戎狄是膺荆書舒是懲魯僖公未嘗有此事孟子曰周公方且膺 之則明是周公事矣詩傳遺說乃云此是孟子讀詩不子細處 從來善說詩者莫過於孟子而謂其不子細是何言與

王魯齋為詩辨說謂秦火而後詩無獨全之理意夫子已刪去之 篇容有存於閭巷之口漢儒復取以足三百篇之數而淫奔之 詩三十有二篇當俟有力者請於朝而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 穢云魯齋之學淵源出于何文定黃文肅二公本于考亭考亭 既不信小序而斥之魯齋并欲刪詩亦可謂勇于自信者矣今 列其所摘三十二篇之目于左

野有死麕 靜女 桑中 氓 有狐 邱中有 麻 大車 將仲子 遵大路 有女同車 山 有扶藜 採芣 狡童 褰裳 東門之墀 丰

風雨 子衿 野有蔓草 溱洧 東方之日

綢繆 葛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波

王充之為論衡可謂辨矣至于謂伯夷叔齊為庶兄奪國餓死首陽山豈得為賢人鯁也死有棺而無椁孔子時為大夫乘三馬何不貨兩馬以作椁乎昔孔子作士之時乘二馬尚晚一以賻舊館何重舊人之思而輕父子之禮不貨車以葬子豈不貪官仕乎此等議論尤為悖理馬總領採之入意林其駁義安在

晉孫毓嘗著毛詩同異評十卷春秋賈服異同略

卷按陸氏釋文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晉豫州刺史隋書經籍

志詩類云長沙太守人孫毓集六卷云汝南太守毓乃武帝咸寧間人所著今皆不傳惟孔穎達毛詩正義中引毓詩評頗多毓又有成敗志三卷亦不傳馬總意林存其二條云水性雖能流不導則不通人性雖智不教則不達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又云密者天地之際會成敗之機要故陰陽不密則寒暑不能以成歲棟宇不密則九層不可以庇身

錢懋登厚語云崑山顧未齋閣老鼎臣子孫恒齋自幼勤敏讀書

右領鄉薦雖貴介不尚驕亢如寒賤士王肅齋太守時禁漁戶入海網黃魚有以白金二千兩曲求弛禁排置桌上動之恒齋視如污垢目不少睇噫宰相之子片辭可以反覆當路而峻節

如此亦云難矣

骨牌之製不知實始何時陳乾初先生嘗為骨牌頌云千古文奇河圖雒書兩儀四象八卦是殊因而重之以成變化遂申義畫以教天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先師成訓誰曰不然委心任運四分有截其成其敗疇能懸決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物各有主則安用智巧理以制欲私不勝公展考君子和而不同不同之同是為大同無成之成乃為大成相得而合無往不利人和之功以參天地

大學致知物格脩身等語漢人多不甚說惟淮南子曰格致脩身之為本而家國天下之為末

陳乾初先生作大學辨謂大學宜還之戴記又祭告山陰先生文曰堯書非古大學非經若謂此本山陰先生之意然予觀山陰先生書中無一處不尊崇大學之旨至詔其子以讀書之法則曰先之小學以立其基進之大學以提其經次之中庸以究其蘊繼之論語以踐其實終之孟子以約其旨云：恐山陰先生實未嘗有此意

張舜民畫墁錄云唐印文如絲髮今即文如筋開封府印文尤麗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予得宋十都虞侯朱記端拱二年鑄其文瘦勁如絲蓋宋初猶沿唐制又得南宋招撫使印則粗頑與後時官印無異矣

孔穎達曰皇甫侃傳禮經是木落不歸其本

鄭氏詩譜序一篇文獻通考曰或云此序宋均作子按唐劉子元

上孝經注議辨孝經可疑者十二條內有云宋均於詩譜序云

先師則均是傅業弟子也今詩譜序中並不見有先師二字然

則均別有詩譜序耶

明葉培恕序王平仲周禮刪翼云孔子因諸侯之去冬官籍作春

秋以輔之

嚴氏詩緝大明篇引李氏曰國語鄭語云前河後莘按鄭語作前莘後河

昭注云莘國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侯登有莘之

墟杜元凱注云莘故國名今此詩云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則是馮

翊之間與鄭衛之地全不相干涉當以此詩為證左傳國語闕

之可也按太任乃有莘國女據此則莘國當在洽渭之間又因

學紀聞云鄭語依疇歷莘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莘水經注黃水

逢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

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

以證今本之誤據深寧此說則莘字乃傳刻之誤非韋注之失

也今鄭氏詩譜亦作依疇歷莘與史記注合

歐陽公作詩本義自謂于鄭氏一家之學可謂盡心焉爾然鄭氏

深論歐公深析鄭學以為多喜改字如吉蠲為饁鄭以吉為主

吉主為饁則韓詩之言也素衣朱襪鄭以襪為絹素衣朱紉則

齊詩之言也其耕澤之鄭以澤為釋其耕釋之亦爾雅之言也

舟人之子鄭以舟為問之子則朱育集字之言也艷妻煽

方處鄭以艷為問之妻煽方處則漢杜欽傳之言也鄭改字初

未嘗出于臆見然則永叔之于鄭氏正坐只究康成一家之學

而未及博求他說故爾

古文尚書晉人皆以為至東晉始出近程廷祚晚書訂疑謂實至

劉宋方顯按金仁山尚書表注序云至蕭齊始備蕭梁始行

顧亭林旅中隨筆云關公唐以前未之有聞唐以前崇奉朱虛侯

劉章家祠戶禱若今之關公云迨宋以益池一事關公遂著威

靈而朱虛之祀廢矣然其事亦有不可解者張道陵于漢季為

黃巾妖賊關公以破黃巾起家而冥之中又聽天師號令使

其偽耶則當顯戮之使其真耶吾未見道陵之賢于關公也

黃氏曰抄云薛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聞前輩言有扈者皆同姓

之國見堯舜皆與賢而啓乃繼禹扈不服一戰于甘自是終夏

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來臣於商故作臣扈之書

成湯放桀于南巢國不義之終商六百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

而後巢伯來朝於周故作旅巢命之書是說也嘗於經廷奏進

理宗以上皆曰抄之言觀此知武庚祿父之背周亦未為不韙

惜不能修德以光復舊業併欲求如有扈南巢之國而依之且

不可得也

明黃之璧自稱閉關潛夫嘗有贈陳廣野太常詩云雞林鹿死為誰降歲晏懷君不隔那東國詞華已寡二兩京諫學况無雙抱書閣止觀滄海泚筆臨池賦大江聞道元龍高卧好披帷容與對南窓詩甚工穩明詩綜不錄一首豈集皆散失與

蔡允恭仕後梁為著作佐郎梁亡入陳拜尚書庫部郎復入隋唐著後梁春秋今亡明姚士舜復撰後梁春秋二卷世多傳之

近黃小松司馬拓得郭巨石室西像前已見或謂即北齊隴東王胡

長仁感孝頌然但有西像而未見有所謂頌者按趙德甫跋感

孝頌云濟州平陰山頂有古冢隧道尚存塞其後而空其前類

杜預所見邢山鄭大夫冢上有石室制作工巧其內鐫刻人物

車馬似是後漢時人所為水經謂之孝子堂隴東訪之者舊以

為郭巨墓此段亦見釋觀此言蓋長仁見此西像以訪耆老知

為郭巨之墓後人誤指石室西像為隴東王感孝頌者似皆失

于深攷潛研堂金石文跋尾謂隴東王感孝頌今在泰安府肥城縣孝堂山曰孝子而名

今里俗細人每有阿某之稱考漢韓勅後碑所列名姓有徐阿道

徐阿獲吳阿標徐阿仍吳阿歐吳阿綬吳阿席諸人蓋漢時已

如此

嘗得方林宗翠天一墨每笏重四兩形如牛舌旁署太監陳燾監製放明史宦官傳陳燾萬曆中為永稅太監貪橫不法後以事伏誅此蓋當時貢墨製作頗精好邢子愿墨談云向見江南奉

使大璫製進御墨多龍紋采翠塗金屑珠色奪朝曦益九竅正如內法醞濃郁饒舌然之清遠邢所論蓋指此種然林宗名手終非近日墨工所能企及也

黃氏日抄云蔣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聞前輩言有扈不服一戰

于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來臣於

商故作扈之書騫按淮南齊俗訓云有扈氏為義而知義而

不知宜也高誘注有扈夏啓庶凡也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

伐啟之之據此是扈不弟夏同姓國且亦禹之子矣日抄又以

為扈至湯伐桀始來臣而淮南注曰啟之之扈之者蓋絕之非

滅其國也此亦見啟親之之義也

方宓之通雅辨為詳博然亦有失于深攷者如罷用門辨西縉云

愷今作幘陸放翁有跋西橙作橙者渭南集跋西橙云茶罷偶

展此軸摩挲久之覺指爪皆香計此物著霜時子歸鏡湖小園

久矣是陸所跋者實是西橙而牽合作橙類于竹格蓉綃之屬

何耶閻潛邱多不滿樂地殆謂此類歟

往在吳門購得汲古閣精抄毛詩闡秘書不分卷乃魏叔子

所著自序謂在毛氏授經秦叔斧季凡弟為闡發經義者此書

時在天啟四年告成後秦叔黼季各有手跋黼季跋云商邱宋

漫堂撫吳日嘗遊虞山登汲古閣留信宿偏觀藏書見闡秘書

節嘆賞欲捐俸為刻之黼季以其師所秘授不忍割愛卒不果

從誠其後人當什襲珍護時康熙辛卯歲也黼季跋後又有休寧令虞山丁斌跋稱為程生而題程未詳何人蓋此書毛氏散出又歸于休寧之程也

硤石有人夜宿遂旅值大雨夢一人冠矮烏巾面潤文餘眉兩道色青而赤細視之皆蜈蚣雙目則赤蠅蛇也掣其人出戶外俄而室內墻崩床榻悉成齏粉始知所夢見蓋墻神也周松靄說予嘗從倪氏六十四硯齋所藏宋刻淵明集摹刊靖節墓圖及祠堂圖祠旁餘地皆有畝數按宋曾達臣敏行獨醒雜志云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陶淵明所居之地詩中所謂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淵明祠洪芻駒父為之記祠前橫小溪

中盤屹一石人謂淵明醉石也土人遇重九日即携酒擲菊酌奠祠下歲以為常集中所刻淵明祠圖豈即宣和時所建乎

臨平山宋時有空塔波東坡詞所謂不見臨平山上塔亭之迎客東來送客行是也蔡京祖墓在山今亦無攷昔方臘作亂攻陷婺歙等州嘗入錢塘觀燈遣人發掘蔡氏祖墓露其骸骨則臨平之墓殆亦毀于方臘耶

興陽叢筆卷之十

海寧 吳 騫 槎客

孔子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趙注以為陳侯名周郝楚望駁之云攷史記年表夫子來陳當湑公之六年湑公懷公子名越孔子居陳三年復去適衛則湑公之八年也湑公在位二十四年楚惠王伐陳殺湑公滅陳貞子與陳侯同死者故曰陳侯周臣周臣即忠臣也春秋傳衛宗魯與齊豹云吾將死之事子以周與此同義可證周之即忠也黃太冲孟子師說取之云但郝氏言貞子先在宋後去仕陳此仍注疏之誤只因司城為宋官名司城不過掌營城邑安知陳無是名字既已仕陳而叙宋之官名亦無謂也

古文尚書序全不似西漢文字且字之周到如今人作呈狀惟恐露一閒隙為人所指駁者此豈出于子國之手哉至後云奉詔為五十九篇作傳而又曰既畢會國有平糶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夫安國既奉詔作傳則書成當即奏上亦豈有因他事而併廢此詔耶此皆於理上說不去

祝文彥聞見危言石門勞卷星家有鐵蕉樹幹高不過四五尺而層層剝嚙若蠹蝕又葉如鳳尾草以手拂之堅勁欲刺不敢近頃時以鉄釘密挿其幹月餘則銷蝕殆盡一次需錢十餘斤後其家貧不能具鉄蕉乃枯萎垂絕鉄蕉產滇中五行金克木

今本乃克金此反克之義也

又曰永樂大典勅儒臣胡廣王洪等所編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

卷因卷帙浩繁未得刻板止有寫本於文樓安貯嘉靖間大幸

未至災閣臣徐階復命儒臣照式摹抄一部自嘉靖四十一年

至隆慶元年始竣日用官生一百八名每名日抄三頁古今書

之大部無出于此者八百七十卷韻石經

義經十一翼明慈谿傳文地者分太初易古周易玩詞觀變觀象

玩占等篇推明古易序次辨論漢儒亂易根因為學者所推

厄言謂唐書能挽而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丁當是丁字之訛本意

謂兩石弓不如一丁字也續世說亦曾辨之

銀河棹六壬書也不見于經籍志或以為劉伯溫著予嘗見

其書率淺鄙不經疑非真本按聞見厄言余少館友人家見有

抄本術書今忘其名其中天文地理飛昇黃白以至行兵劫陣

及取物呪人之事無所不具友人篤信之值世亂欲藉以倡事

不成而死今此書不知落在何處因思劉誠意當年得銀河棹

一書亦大約相似所以江南卜者用為課命之秘劉得此遂為

行兵二機據此則非誠意所著可知已

楓窓小牘載汴京閨閣宣和已後多梳雲尖小額髻撐金鳳小家

至為剪紙襯髮膏沫芳香今武林俗尚有此風蓋猶沿東京遺

風歟

宋理宗朝閩貴妃攢所在顯慈集慶寺載咸淳臨安志按寺在西

湖九里松淳祐中勅建今杭城益橋人家後圃有古塚或云閩

妃墓且時見靚粧婦人豈別一間妃耶閩妃在理宗朝寵擅一

時山房隨筆及隨隱漫抄錢塘遺事中俱有其事

海鹽金粟寺法堂有獨奏鼓相傳孫吳時戰鼓也近人頗著于題

咏予細察之殊不似千五六百年物疑未可信昔錢武肅王嘗

過金粟寺留蓮道場或者曾捨此鼓于寺後人傳訛以吳越為

東吳未可知耳

明馬后嘗以銅床炙死碩妃吳越錢元珣驕縱不法用鉄床炙屬

吏臭滿城郭兇人作事大都有兩本故君子惡夫始作俑者如碩

見南京太常寺志

乾隆初年海寧南門外有海馬二乘潮而至潮退遊于沙岸色黃

而赭風鬃霧鬣神駿超卓異于凡馬有時戲于浪中出沒如遊

龍觀者日數千人或投以瓦礫然終莫能近自餘始去昔徐鉉

嘗入直澄心堂至飛虹橋馬輒不進發裂鞍斷轡御手韉却立鉉

遣信咨僧贊寧曰下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

隨毀者是也鉉斲土果得巨獸骨若段柱然積薪焚三日不動

以腐糟漚之遂爛焉

朱文公至臨安嘗寓于李博士橋按在今中河與棚橋于勝橋相

近李博士名性傳字曰成之宋宗正寺主簿李舜臣之子寧宗

嘉定四年進士歷轉運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同進遷武學博士
寓居于此以修武志故名其巷曰武志橋曰博士橋最位小
國朝康熙中重建

人家墻壁間有蟲不見其形聲隱隱如以筋頭叩几案一呼吸
間常十餘聲移時不絕此殆所謂劫蟲也按封演聞見記人家
有小蟲至微而響甚細尋之卒不見可俗人以其難見辨劫蟲
云有此者不祥余曾觀此蟲大如半胡麻形類鼠類有兩角白
色振其頭則有聲或時暫止須臾復振床壁窓戶之間暗黑之
處多有之拾遺孟詵朝貶賀州作竊蟲賦比之鬼蜮似都不識
此蟲

崔林玉露載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
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人間
益公廬陵人也對曰金相玉板筍銀杏水精葱又問一侍從
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婁牙上為之一笑羅以為四
者皆海鮮也余亦浙人生長海濱至今不知此四者為何物當
俟博聞者而叩之

王梅溪嘗上疏劾史浩世傳荆釵記乃浩門客所作以蟻龜齡不
知然否予嘗觀螢雪叢說云金人有致祭仁宗皇后文楊大年
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曰惟靈巫山一片雲闌苑一團雪拖
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尚饗仁

廟大喜今荆釵祭江亦有是語如果史氏客所為則非特名節
所關且欲陷夫人于大逆其意亦甚酷哉

世以靈飛經為鍾可大書此因董文敏所定也金壇王荊林云是
唐經生手筆其言曰靈飛經自宋元來不著至有明萬曆中始
有名於時董思白深愛此書以為鍾可大每欲寫法華經必縱
觀許時而後書之余按後款稱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長公主可
大生平未有斯號則知非可大書余得唐經書三弥座論于淮
陰與此書字形筆法毫髮無異其非可大書無疑可大人固無
取思白位高名重妄以己意題署百餘年來無敢有異論故特
正其謬据荊林所謂唐經生書雖亦出于臆度之辭然吾鄉陳
氏刻渤海藏真帖中靈飛經直刻鍾紹京書則亦乖闕疑之道
矣

宋鄧表文作甕牖閑評中駁洪慶善解論語云魯人為長府閔子
騫曰仍舊貫如之何必改作謂魯因子騫一言遂不作長府
以春秋不書知之也然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魯欲逐季氏而昭
公居于長府則是魯已作長府矣非因子騫一言而不作慶善
失之子謂魯人作長府蓋魯人見長府或偶有傾頽遂欲撤而
更新之閔子以其勞民傷財故勸其不若就現在規模稍為修
治所謂繕完葺墻而已魯人亦未嘗因閔子一言而竟棄長府
于不顧又安見昭公倉卒避亂必居改作之長府而不居仍舊

貫之長府耶又按長府本魯藏名魯雖空乏當不至并府藏之
所皆無之閔子之告以何必改作亦是貴德而賤貨之意表氏
云之殊味本旨

續筆

曠疑獠

疑以制其
性或性字
乃用之訛

昔人云州食押不盧雖死元不死押不盧古本州所不載
按志雅堂雜抄回國之西數千里地產一物極毒全
似人形如人參之狀其名押不盧生于地中深數丈或
從傷其皮則曠毒之氣著人必死取之之法則先開大
坑令四傍可容人然後輕手以皮條結絡之其皮條之
首則繫于大犬之足用杖打犬之奔逐則此物拔起犬
感此氣即斃然後埋他土中經歲後取出暴氣別用
藥以製之其性以少許磨酒飲人即通身麻痺而死雖
刀斧加之不知也然三日別以少藥投之即活蓋古華
佗能剗腸滌臟治疾者皆用此藥也聞今御藥院中有
二枚此神藥也白廷玉聞之盧松屋云

吾邑陳樹屏于蕃歲銀爵五傳為仁和沈開平太史故物
太史名筠康熙己未以庶常舉鴻博除編修值其父蘧
翁生日同年共製銀爵以介壽每一爵中鑲四人姓名
施閏章尤侗彭孫適袁佑為一爵秦松齡汪楫朱彝尊
沈圻為一爵李來泰毛奇齡錢中諧黎騫為一爵方象
瑛龍燮周慶曾龐塏為一爵曾禾李澄中喬萊曹宜溥
為一爵凡二十人未及其半也樹屏祖巨高祠部嵩為
太史塔當時以充奩具物餘惜無攷矣爵皆有舟製極

精雅樹屏珍之與高周彝器等周范兮大令春嘗倩工
績圖而歌咏之騫與陳敬貞萊孝俞秉淵思謙沈呂黃
開勳陳仲魚鱣俞雲章賢華及樹屏竝有作頌為好事
所傳謂之詞科餘韻云

昔先大父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潛志探討學甚博而識
甚超兼好網羅遺事軼聞搜別名蹟古器多所表著平
居賸記所及間復參以論說隨時筆之積久成若干卷
家近海上之尖山因名曰尖陽叢筆此雖未盡所蘊而
其搜括詳明議論精確已足為學者攷證之資是本甫
出鈔帛字多訛舛晚年審定時尚有增損塗乙及引舊
存疑之處朱墨燦然皆大父手筆也且其中論詩諸條
已載琴經樓詩話故此書未即付梓藏之篋衍傳示後
人而已今親故中雅有餘慕數之訪求遺緒向漳索觀
焉竊慨所存撰著未刊行者猶十有餘種漳卒未暇
編讀先取是編畧校亥豕將重為寫定以應索觀遺著
者謹書數語於後聊志執硯之感云爾道光丙申歲九
月望日孫之淳敬識於竹下書堂

丙辰仲夏伍笈並湘洲文卷卷以稿先生手
稿本傳祿卷中重見別認謹條叙文以獲
筆後之謂重付鈔者先而節去也鄙意以
先生所刻抄稿極其謬誤語學字皆
已浸佚而印本又係傳世少不忍割愛爰
錄之以仍原本之舊云
後學陳勝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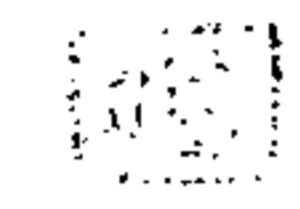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五一八

原本一紙未具久而管中今藏讀雜家類
杜門多暇乃復切對一過善以卷閱照
讀之

丁巳莫春泐記



桃溪客語

序

義興爲東南奧區吾友吳君槎客寓遊其間旣著國山碑考復著桃溪客語搜剔溪山爬疏人物博而且精洵不負此地矣昔倪迂家於祇陀屢遊荆溪題咏甚多余最愛其題畫贈王光大云荆南山色青如染卜築正當溪水南浪舞漁舟鷗泛泛雪消沙渚柳移移涼軒楓葉晴雲綴秋浦荷花落日酣舊宅不歸幽夢遠吳松聊結小禪龕讀之覺荆溪勝概宛在目中光大蓋亦由吳移居於此者故落句云爾雲林又嘗於春暮冒雨過郊九成舟中與劉德方郎官論詩煙渚翼日快晴移泊綠水岸側仰睇南山遙瞻飛雲夾岸桃柳相廁如散綺霞九成因出片紙索畫眼前景物雲林爲題句有云復遇武陵守其尋花滿川是荆南地故饒桃其佳處正不減淵明所記槎客方結廬國山之下流連觴咏於昔賢何多讓焉乾隆五十三年歲次戊申暢月耕厓弟周廣業纂

桃溪客語序

桃溪客語目錄

卷一

甄仲氏墓

岳武穆詩

喪元勇士

唐家巷

龍池曉雲

靈官巷古塚

張居詠

夢芝

盧公故居

國山封禪

石獮

芥茶

國山城

張水曹

毘陵志

鄒補之

桃溪客語目錄

醒醉石

竹菇

蘭

蠻宅

隄

縣齋紅梅

徐騎省

漢上易傳

陸希聲

國山天篆

雷書記

茶墨

元時造墨

杜樊川詩

長橋

荆南酒

碧鮮庵

鰈魚

善權寺石刻

翰墨香

拜經樓正本



山亭山

滄隱園記

李夫人

陸氏易傳

易本老氏

金沙泉

梁祝同學

大石自立

卷二

東坡易傳

斬蛟

風土記

月臺

封禪碑

夏甲申雨

倪高士

陶得和墨

李蟻詩

蔣竹山

桃溪客語目錄

浣紗女廟

茶舍

中江

小蘇盞

高棧翁詩

董令升

恨這關

東林黨人

雷書逆上

史玉池

武穆題屏

三洞題名

祝陵

所前橋

立信中郎將

潛庵語錄

祐陵批旨

香祖習說

君陽序易傳

吳大本

拜經樓正本

傅待制墳刹	承福輓銘
孫堅釣磯	芙蓉山石
省莊	孝感塋
陳坦公	忠肅遺像
皇甫茂叔詩	金沙寺題壁
俞安期	歷陽山石文
靳文僖	
卷三	
洞山茶品	桃溪
馬元康	山花
周生烈墓	鮑郎山灣
兪貂鼠	鱖魚
湖中鐵錢	西溪詩
葵壺	臺陽百咏
陳遠	陳子哇
毛禹門	秃角龍
盧錫侯	水榭遺址
周孝侯碑	荆南唱和集
釣臺經學	紅字唐類函
賀方回墓	陳述古詩

桃溪客語目錄

三

拜經樓正本

鸞籠書生	東坡買田
崇靈廟	石林侯
蔣仲永	沙隨論易
刀削雷書	周廟著靈
小水洞題名	杜辭晦
翠碧	李蟻贖寺碑
李蟻為節度使	義興異夢
比之匪人	宜興再召
吳楓隱	孝經章句
堵牧遊	忠肅佩刀
古靈羽化	夾紵玉仙
卷四	
永定海棠	三江
百瀆	銅官仙桂
王文恪	婦人集
荆溪雜興	長溪賦
鹿乳	天花茶
沈无咎	詩人墓
卓去病	戴叔倫墓
藏芥茶法	盜印

桃溪客語目錄

四

拜經樓正本

葉文忠詩

谷繼宗

水利議

小水洞紀異

東西沈辯

李定臣

內簡尺牘

朋溪瑞蓮

寺壁題詩

密有二堂

張真君

耿君用

張公洞雷題

祠山事要

開元石幢

聽秋軒詩刻

司農劉夫人碑

許太尉廟碑

香蘭山寨

桃溪客語目錄

五

拜經樓正本

卷五 續編

東坡四事

東坡在陽羨月日

通真觀

天遠堂

李定臣詩辨誣

喻鳧

陳昭詩

鐵厓張公洞詩

釣臺遺址

任彥昇詩

銀龍銅馬

李蛭

洞靈觀

陽羨春歌

兩到詩

夜明竹

燒香臺

瀟山集

檀弓逸文

仙李巖

張公洞唐人雷題

空輿阨陜

桃溪客語目錄

六

拜經樓正本

桃溪客語卷一

予揭來荆南樂其風土之間曠人士之傳淑賢

田學稼結廬國山之下日與田更野老相往還

輟畊多暇偶有聞見則筆而識之積久成帙以

其叢脞鬼瑣一若道聽而途說之命曰桃溪客

語若夫摭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世有東

都主人能無所然而笑乎丁未冬日海昌吳騫

承福殿在張渚西南一里祀漢張渤卽世所謂祠山

大帝也不知創始何時俗傳赤烏或云天監今殿

乃元大德丁酉重建頃歲土人更新之得人骨一

桃溪客語卷一

拜經樓正本

軀於殿西古牆下骨幹極偉而鬪體九鉅莫詳何

代人土人製碑而遷之予戲徵鄒潤甫事爲題曰

甄仲氏之墓

桃溪一曰張溪乃宜興至廣德要道宋建炎四年六

月岳武穆提兵經此嘗館於張大年家有題屏書

詳雲麓漫鈔又有贈張完絕句云無心買酒謁青

春對鏡空嗟白髮新花下少年應笑我垂垂羸馬

訪高人完次答云相別相逢不記春眼前非舊亦

非新聲求色相皆虛妄莫認無疑是昔人玩二詩

蓋武穆至桃溪非一次矣完字安國石刻舊亡今

在前河墘張氏祠中者乃完後人所重刻詞海遺

珠載武穆湖南僧寺詩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

句亦佳

喪元勇士者盧姓名象貞忠肅公族弟也少年驍勇

明季土寇肆掠象貞甫弱冠率鄉兵立柵東州門

以爲保障賊攻柵象貞出禦首爲賊所斬其軀植

立不仆轉步入柵內賊賊以爲神遂遁去鄉人葬

之獨山之下碣曰喪元勇士順治乙酉八月大

兵破碣石周五重弟啟琦巷戰死頭已落尙屹立

持戈兵叱曰公無頭猶力戰耶遂仆地陳梓爲作

桃溪客語卷一

拜經樓正本

無頭將詩此與元一統志載唐花驚定事皆絕奇

唐家巷在南門內疑菴先生之故居也疑菴雖家武

進尤愛桃溪之勝其自南太常免歸常往來二邑

間故卜築於此

龍池曉雲爲義興八景之一山在桃溪東十里峯巒

聳峭巖壑杳冥真樓神之勝地也唐疑菴太常每

喜登龍池觀朝旭復捐資重建禹門禪院而爲之

記

敢發每有所見禳之輒已

張居詠南唐時為門下侍郎兼平章事後罷為浙西

節度使桃溪張氏以居詠為始祖十國春秋居詠墓在金陵有神

碑道

明何武莪給事家桃溪今何家橋及桑園皆其故址

武莪少孤父為族人所害母吳私以血衣曝桃枝

桃輒為枯夜夢老人持一靈芝與之曰此而家報

復之機三七以為驗武莪舉于鄉忽一芝生于空

桑吳泣曰此復讐之時矣遂出血衣授武莪時族

人黨於魏闢俾至京圖之其冤始白計距夢時正

桃溪客語卷一

三

拜經樓正本

二十一年云

九台盧公其先本浙人宋南渡後徙居宜興之茗嶺

復徙桃溪所前橋實公始生之地既而又徙于新

橋之側公嘗擬創園于此號曰湄隱先為之記其

園竟不果成公將出師時與夫人書予嘗見之書

法秀整絕類趙承旨夫人王氏金壇人康熙中嘗

賜杖有司歲給粟帛壽九十餘

國山在桃溪東北十五里即離里山也其下一小山

吳孫皓封禪碣存焉俗以其遺董朝所封故謂之

董山常州府志以此山為國山非是

石嶺生山礪中形類蟾蜍而皮色深紫四足甚長蓋

南風蛤之類也柿狐即果子狸食柿則更肥美二

物土風以充珍饌陳迦陵詩曰曾數他州品無

厨娘風調冠南都紅槽薄醉蒸山嶺銀縷如絲切

柿狐

荆南茶惟茗嶺為最以山嶺絕高峻 露獨深也

茶最先蓮心次毛尖次白毫次花香大抵毛尖為

勝至陽羨界茶夙推廟前廟後俗傳漢元廟在安上茂才云本茶

宿廟以宿秀音同致譌一片舒之可得茶一甌又若君山懸

脚嶺所產者唐時修貢均絕響久矣

桃溪客語卷一

四

拜經樓正本

古國山城周廣二百九十步有濠西臨潭溪太平寰

宇記云晉初置于離墨山西後徙平曠隋廢今遺

址在五洞橋東耕者往往得古甌猶城堞也

九斗壇在善權山高三尺周廣一十三步有九峯形

類覆斗梁天監中禱雨不應武帝夢神告曰陽羨

九斗山有神號張水曹能興雲雨帝遣使築壇致

祭果降雨今壇址猶在寺東仙人橋側

常州古毘陵郡昔之為志者宋則有鄒補之毘陵志

十二卷史能之重修毘陵志三十卷明初則有謝

應芳毘陵續志十卷成化中朱昱王儉續修毘陵

志四十卷正德癸酉張愷又續修常州府志八卷

鄒補之字公袞開化人受業於朱子及東萊之門淳

熙初舉進士為常州教授判江寧府史能之字子

善四明人彌遠從子也第進士淳祐中尉武進有

廉名嘗補新江砦以禦金成淳初知常州

宜興邑治中舊有醒醉石元豐中令李元盈嘗題詩

今石不知所存昔李文仁平泉別業有醒醉石每

酩酊輒踞之嘗誦愛人曰有以平泉一石與人

者非賢子孫也至五代時醒醉石為全義監軍

所得其孫延古從全義求之監軍忿然以語觸全

義遂為所殺

蒙齋野乘以為此石亦豈有相爭斂

者而庫乎姑書以發笑

竹菇產于南山者佳三四月多色赤如丹砂味不

減海鹽永安湖之松花草沙溪諸山所出菌類名

目亦不一綠而有斑者曰菜豆白曰茅黃者

曰牛矢曰狗肝黑者曰芝麻皆微有毒大抵以春

初之桃花秋後之鴈來為最黃梅則味淡薄雅不

逮矣此種菌譜未備

桃溪之蘭近山山谷皆有之凡春夏秋三種春蘭

亦曰草蘭一莖一花亦有一莖二花者俗稱並頭

蘭亦曰重蘭瓣以荷花為上柳葉為下玉板

蠟板為次心有純素及桃腮鶴頂紅西施吐舌等

目大要素心而荷花瓣者為上品好事家每遇花

時則設讌會以第其高下夏蘭即蕙也一莖花自

六七至十五六品與春蘭略同素心者尤珍貴之

有山僧嘗得蕙一本莖十餘花花十餘瓣各口

紅點一心紅素攜以出售香開一市人不之識日

以為怪竟不酌而去雲南有蘭一花九瓣名曰滇

蘭陳子文太守嘗為茗溪一友寫滇蘭圖并繫詩

云異質固須然勝賞奇材真是出天工不因遠筆

桃溪客語卷一

收圖貌誰信炎花九葉聚然滇蘭雖九瓣而莖止

一花蓋春蘭之異種僧所得莖十餘花乃蕙之異

種尤不易得而人目為怪一草之微其亦有遇不

遇歟秋蘭形同春蘭葉短闊而柔香過春夏二蘭

頗不易得

毘陵之俗多於幽暗處築小室祀神謂之蠻宅神形

人首蛇身不知所自始祭上舒鳧而舍燭夜蓋以

鷄與蛇不相能也按北山經自單狐至隄山管涔

至敦題其神皆人面蛇身殆此類與

野百合瓣似蓮花色白如玉味甘而柔糯勝家者遠

甚毘陵志謂蚯蚓所化子初未之信後人掘得一
枚其半猶是蚯蚓始知爾雅翼離下所云不謬也
宋嘉熙間近局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
舊麗華榮交蔭半畝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
明獨步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妙綽約瞥然過前
蹶之數十步而隱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寤
言或癡坐竟日其家愛之有老年吏頗知其事乘
閒白曰昔聞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天其
家遠在湖湘因槩葬於此樹梅以識之疇昔之夜
所見者豈卽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蟠絡老梅根

桃溪書語卷一

七 拜經樓正本

下兩橋微蝕一竅如錢若蛇鼠出入者啟而視之
顏貌如生雖妝飾衣衾略不少損真國色也趙見
爲之惘然心醉昇尸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
和柔非尋常僵尸比于是每夕與之接焉既而氣
息愾然疲齋不可治文書其家乃乘開穴壁而焚
之令遂屬疾而殂見癸辛雜志弁陽老人自謂得
之于親舊所目擊者明湯義仍作還魂記傳奇髣
髴溢觴于此

徐騎省有走筆送義興令趙宜輔一絕云聞君孤棹
向荆溪隴首雲隨別恨飛杜牧舊居憑買取他年

藜杖願同歸趙蓋南唐時爲義興令而邑志未載
鼎臣父延休天祐中攝義興令多治績鼎臣少嘗
隨侍故有藜杖同歸之語

桃溪書語卷一

八 拜經樓正本

漢上易傳引用古注多不可盡信如坎六三來之坎
坎險且枕引陸希聲曰枕闕礙險害之貌按此解
已見陸德明經典釋文蓋是後漢陸績語而以爲
希聲且釋文本云閑礙險害之貌閑礙蓋卽輔嗣
所謂枝而不安意朱復譌爲閑礙闕之與礙音義
略同不應重出又若引子夏易傳古本與世行之
張弧十一卷本錯雜無別大抵宋人著書疎于考
訂如此類正復不少

葛立方韻語陽秋云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
沙寺其故宅也嘗著易傳十卷自序謂夢三人偃
臥云遂悟八卦小成之位質之象數有若符契
又云今年四十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傳以
授門人崔徹王贊之徒復自爲注今觀其書無可
取者而怪誕若此後避亂死于道路蓋不能終君
陽居之也

鄭夾漈通志金石略有吳國山天篆一卷不知何書
今國山上亦未見有所謂天篆者豈卽善權寺之

雷書耶蓋雷神之書固可稱天篆矣

桃溪之雷書有二今皆不存予嘗作雷書記略附於左義興善權寺舊有雷書于柱者三曰詩米漢曰謝鈞記曰詩米漢謝鈞之記文皆倒當逆讀之體在篆隸之間或以為行書者謬也書最奇古昔人多載之于書以為唐迹明正統間周文襄嘗遊寺見而嗟異之 國朝康熙中寺燬于火遂失雷書所在予少時客桃溪每來遊善權輒叩住僧以雷書之形罕有能舉其彷彿者未嘗不為惋惜或有告子曰桃溪西南承福殿雷書見存試往觀之果

桃溪客語卷一

九

拜經樓正本

得於左偏庭柱凡四字其書亦倒字徑五寸入木可四五分下去地尋餘筆勢雄偉奇古特未知作于何時亦未見諸傳志考邑乘此殿元大德間重建則雷書或作于元以後歟夫善權既燬則斯殿巋然獨存為魯靈光矣顧土人亦不知愛也歲庚子復客桃溪聞殿已毀急往尋之則柱委于瓦礫中未幾復新承福殿雷書竟遭斤削惜哉夷考雷書之見于前載者頗多而名稱亦不一晉中興書安帝義熙三年六月霹靂震太廟鳴尾徹壁柱若有文字唐人謂之鬼書非續五十六種書五十三

曰鬼書宋元嘉中京口有雷死臂上有篆似八

分亦曰雷書李肇國史補岳州玉真觀火焚後一柱有雷書云謝仙火作何仙姑言謝仙是雷部中鬼名夫婦俱長三尺色如玉掌行火又湖州項王廟覺海寺有雷書侯米等字宋人又謂之龍書見歐陽集古錄又曰天篆鄭樵通志金石略有國山天篆一卷世又傳有雷斧雷楔者每于震霆後得之土中雷之奇跡憲憲若是歐陽公乃謂龍書恐是簿筏中記號過矣惟是謝仙謝鈞詩米侯米之等說者謂皆雷神之名而今承福殿之迹乃作

桃溪客語卷一

十

拜經樓正本

曰凸己四字或疑己卯口口何雷公好作此狡獪伎倆令人莫測如是耶聊記之俾好古者得以考云墨與茶皆宜興土產載明一統志今茶尚有而墨不可得茶山下有金沙泉唐嘗充貢見唐書地理志杜牧之謂此泉修貢時出罷貢即絕今其迹久湮元於材仲宜興人工製墨與朱萬初杜清碧齊名見輟畊錄又若吳國良湯生不知其名李文遠吳善並荆南造墨名手倪元鎮屢有贈詩載集中大抵茶盛于唐而墨盛于元也

杜牧之茶山詩云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削符雖

俗吏修貢亦仙才溪盡停巒棹旗張卓翠苔柳村
 穿窈窕松澗渡喧歷等級雲峯峻寬平洞府開拂
 天聞笑語特地見樓臺泉嫩黃金涌牙香紫碧裁
 拜章期沃日輕騎疾奔雷舞袖嵐侵潤歌聲谷答
 迴磬清藏葉鳥雪豔照潭梅好是全家到兼為奉
 詔來樹陰香作帳花逕落成堆景物殘三月登臨
 槍一杯重遊難自尅俯首入塵埃又李侍郎幼卿也
 于陽羨里富有泉石牧亦於陽羨粗有薄產敘舊
 述懷率成長句四韻云冥鴻不下非無意塞馬歸
 來是偶然紫綬公卿今放曠白頭郎吏尙畱連終

桃溪客語卷一

拜經樓正本

南山下拋泉石陽羨溪頭買釣船欲與明公操几
 杖頭聞休去是何年何紀瞻學士曰梁簡文帝望
 長當出九居此古人用頭字出又正初酬歙州刺
 史邢羣詩云明時刀尺君須用幽處田園我有涯
 一壑風煙陽羨里解龜休去路非賒其他題咏尙
 多卽此數篇觀之牧之之眷眷於斯土也至矣
 風土記云陽羨縣前有大橋南北七十二丈橋中高
 起有似虹形袁君所立按此卽所謂長橋袁君者
 袁記也孝侯嘗斬蛟於橋下南唐時吳越構兵飛
 焰及橋梁遂焚燬有司以聞賜錢八十萬重建徐

鉉爲之記今僅長二十餘丈故王百穀謂斬蛟橋
 實在西九中非今長橋也

穿石山在宜興縣東南二十里有石刻唐盧肇崔光
 遠題名輿地志云穿山石內潛空上受許陂長流
 下注民田十道志云曾有大蛟卵殼可容三斗
 吳興統記荆南酒最佳是荆溪水所釀故張協七命
 曰酒則荆南烏程按盛宏之荊州記淥水出豫章
 康樂縣其閒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爲酒酒極甘美
 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稱鄱淥七命曰乃有
 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景陽似指荊州烏程鄉之酒

桃溪客語卷一

拜經樓正本

而吳興統記蓋因吳興之烏程縣與荆南山接壤
 遂連累言之然今兩地亦自多名酒張元之山墟
 漢荆王賈登此得名
 乃荆溪水所自出
 善權寺大殿及藏經閣俱燬于火殿後石壁有巨碑
 書碧鮮庵三大字字逕二尺餘前後無款識筆法
 瓌瑋雄肆絕類顏平原旁倚石臺臺高一丈餘其
 上又有明邑令谷蘭宗題祝英臺近詞石刻草垂
 裳花帶鬢春笋細如筋窈窕岩妃苔印讀書處幾
 行墨洒雲煙光流霞綺更誰伴儒粧容與無塵慮
 恰有同學仙郎窗前寄水語芝砌蘭堦便作洞房

觀只今音香青鸞穴空丹鳳但蝴蝶滿園飛去石
刻上有橫額題碧鮮巖三字蘭宗歷城人

荆溪中出鰈魚宋陳克子高陽羨春歌石亭梅花落

如雪土鰈爛斑竹菇赤祝陵買酒清若空煮糯蒸

魚作寒食按鰈音役亦作鰈別作鰈四足如龜長

尾而行疾聲似小兒善登竹廣韻云出文字集略

此魚今亦罕見

善權寺圓通閣下舊有石刻深居二字乃宋張卽之

書明時閣廢而石刻尚存故沈石田詩云張公南

渡誇名筆勁刻猶存玉質完作屋誰能仍舊號蓋

桃溪客語卷一

三 拜經樓正本

茆深護翠雲寒今並石不存

荆南之水皆清甘芳冽最宜于酒予嘗取周孝侯祠

下水按以釀法名翰墨香閒以分餉友人往往見

於篇什語水方蘭如處士薰為作荆溪漉酒圖竝

繫七古云兔床山人有道稱一杯獨笑張季鷹性

耽樂山兼樂水放船東下遊宜興孝侯祠前水如

乳取水作釀殆維醕料量麴米有心傳髯蘇之經

子野譜酒成郁烈餘正味滿饗餉人誼良古惠及

野人恣鯨吞狼籍不顧衫上痕黃嬌此日獨泥客

紅友當年幾葉孫東坡與單秀才在宜興野夫眼
主人餉酒曰此紅友也

踈先累口老醫投劑勸止酒未逢杯斝煩叮嚀豈

得酣醺論卯酉山人書來教晦藏不云飲事便作

殃只嫌斯意猶未足不寄釀方寄港方子病日免
床以張港

贈范武子金雲莊比部德輿詩云雅愛荆溪溪水

清糟床合麴釀初成梨花風裏催歸棹竹葉吾鄉

枉擅名朝來五斗許分嘗餉客何須更過牆識得

此中真味在十年交誼倍難忘陳仲魚茂才鯉云

恨難平者古人千載不可求去無情者落日一竿

誰能留惟有讀書兼痛飲拍浮差足消閒愁東海

之濱有仙客平生夙負詩酒癖竭來更泛番溪船

桃溪客語卷一

古 拜經樓正本

欲往名山討奇迹孝侯祠下水粼粼取水作酒酒

更醇載歸許我一浮白醉到梨花滿地春

風土記山字不見于說文未詳命字之義錢曉
在縣西北徵宮詹疑草書區之譌蓋區本有歐音
轉譌為上聲耳按廣韻區鳥侯切姓出歐冶子
後然則所謂山姓者又安知其非區姓之譌與

盧九台先生雖身處兵戈倥偬而故國溪山之勝未

嘗或去于懷其澗隱園記略曰陽羨桃溪在邑西

七十里萬山環匝林壑鮮深溪水淪漣其中復有

平疇墟落映帶左右真習靜奧區也出城舟行卷

畫中凡數百曲乃至溪澗余家讀書園在焉千柳

垂垣清流繞坳蒼巒繡壁當其前遠岫煙村遠其
後籬落鷄犬景色蒼鬱術門數尺不容車馬今將
鑿石為額曰滄隱園門以內松逕桐蹊花棚竹塢
及所謂雙桂軒斑衣亭豹隱齋聽鶴山房皆創自
家君年來稍擴旁址得曠地十餘畝余思築室而
歸休焉擬構書樓五楹卽顏曰讀書樓列架滿其
四懸籤萬為朝夕自課地樓須高敞週以複道繞
以迴闌丹堊不施綺綉不入虛其中前後洞達令
溪山煙月據我坐上時時遣我岑寂啟樓後望作
露臺與複道平寬廣可十餘武列怪石盆草磁磬

桃溪客語卷一

十五

拜經樓正本

石几之屬夜深人靜月冷風長瑤琴一彈洞簫吹
弄此亦吾之丹邱也臺名倣居鐫片石識之去臺
二丈許高垣圭竇別為院宇曲室數區宛委而入
東西莫辨岩壑同幽為避暑室三楹日月窟為煖
室三楹日旭塢大寒暑則入而盤礴焉過此開隙
地植女桑弱柘菜畦稻隴其閒值山雨乍晴吟誦
餘息荷鋤戴笠親執其役以察物理攸宜四時亭
毒曰明農逸墅此樓以下之天槩也樓前三丈許
鑿藕池半畝引流以入星布怪石于蓮葉間可踞
坐以釣盪石為島嶼時平中流荷香穠時或一披

襟其上亦不減登華頂看玉女洗頭盆也再前丈
許編柏為蒼屏作高軒五楹名之曰石友堂堂與
雙桂軒近矣客過予者當止於是勝日偶逢良朋
適至汲清溪以煮茗採園果而開樽藉草飛觴蔭
桐點筆樂不取乎絲竹禮不拘於送迎於石於友
有取焉花須茂密樹貴蕭森松檜竹柏棕櫚高杉
有不瘁之顏後凋之操吾愛其貞牡丹芍藥桃梅
海棠有歡悅之色吾尚其不寒儉蘭桂蠟梅茉莉
有激烈之香吾欣其不柔媚而臭味佳芙蓉垂柳
梧桐蓮菊以及水仙秋海棠之屬竝以韻勝石葛

桃溪客語卷一

十六

拜經樓正本

蒲葦荔芭蕉以及古槐老藤之屬竝以幽冷勝橘
柚葡萄香櫞佛手銀杏之屬枝柯已極可玩果實
復具珍味咸當博求佳種多植遠移夫吾園之富
有至于如此視古人三徑松菊蓬蒿一室不太奢
乎然木石煙霞造物不忌吾將奢取之平生無他
嗜好林泉圖史之字苦不可醫一行作吏與山靈
別且十五年隔溪長松再翦再茂今又丈餘能作
怒濤聲聞於兩岸矣長鬚從里中來話其厓略尊
鱸之思寧待秋風而後起乎家有藏書千卷久束
高閣日事車塵馬足方當覓綠醕紅飲縱情歡樂

顧以讀書名樓作老博士生活又遠去城郭索居
荒寂想聞者當為捧腹然亦各從其志不可強也
猶憶少時讀書至生于憂患未嘗不低徊三復斯
言年逾二十筮仕得司農郎持籌窮日夜如是凡
三載出守天雄值軍興徵發如雨訟獄錢糧之苦
視為郎時十倍如是復四載尋備兵畿南鎮撫郎
楚再拜簡命督七省將士與大司馬洪公同事征
討躬冒矢石大小數十戰不宿署舍歲且三週無
云家矣今年又有兵闖入上谷近畿稱警倉皇奉
詔入衛介馬馳三千里兵旋退去再佩賜劍督諸

桃溪客語卷一

七

拜經樓正本

路勤王之師遠出塞外登木葉山周視邊地振旅
西還及灤陽而宣雲之命又下矣時勢孔艱天語
亟趣受事因馳觀邊隘冒風雪束馬渡飛狐之塞
屈指前後在兵閒八年矣每追奔逐北波血馬前
深入窮搜分餐劍首軍吏林立煎迫所求叠叠牋
書紛紛奏檄唇焦腕脫無閒晨宵禰袞歆腸之輩
復環伺而思刺刃嗟乎余之經歷憂患至矣獨蒙
聖主生全以有今日豈非倖哉然深悔服官太早
未及多讀古人書所枉蹈危履險觸忌招尤先哲
所云濟變勘亂之才未之聞也國恩深重報稱無

期今年三十有七馬齒漸長心血已落夙興夜寐
効一割于鈔刀倘邊疆稍有起色當控天聰亟避
賢路角巾竹杖歸釣溪涓盡發藏書流覽今昔究
養生之祕典窺述作之藩籬致甘旨以奉二親討
義理以訓子弟昔日溪中魚鳥應有狎予者山靈
豈終相笑乎或問盧子今桃溪之上君家廬舍數
楹而已未有改也紙上園林得無為烏有先生之
論耶余曰不然蘭亭梓澤轉瞬邱墟何物不等空
花豈必長堪把玩向者邯鄲盧生一枕熟睡畢四
十年貴賤苦樂此吾家故事吾園又何必不作如
是觀客首肯揖余而去

桃溪客語卷一

六

拜經樓正本

九台母李夫人最賢嘗以紡軒鉞衛佐公讀書之資
平居教督甚嚴夫人孩提時匍匐門外誤墮井中
水方及肩家人聞聲自井出亟救出之則水深不
可測矣此與劉器之母墜棧道事頗相類詳墨莊漫錄
唐陸希聲相昭宗初天下方亂隱居于湖汶金沙寺
其故宅也地近君山之麓自號君陽道叟嘗著春
秋通例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冗以通春秋之旨書
凡三卷又周易微旨三卷皆設問答考崇文總目
云希聲作易傳十篇易圖旨說釋變微旨四篇初

隴西李阮學其說以為上下經傳二篇思屬近妙故希聲自為之解餘篇差顯不復為注蓋近世之名家與今二篇外餘篇逸按總目所云二篇者蓋即上下經傳也今陸氏所著多不存惟時散見他書所引耳

紫桃軒雜綴引陸希聲論易云文王觀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則老氏正易之根治易者不可明老乎按輔嗣以老注易觀陸氏之論如此故晁說之謂其不能脫輔嗣之藩籬也

桃溪語卷下

拜經樓正本

風土記陽羨縣西南有泉常有紫黃色浮見水上出金之地也又義興記云陽羨縣塘西潛壤中有黃土色如精金者舊名金泉時獲真金也以上竝見太平御覽按今金泉區在邑西南七十里與永豐區相連即舊金泉鄉源出礦山又小心唐貢二山下俱出泉如金色禹貢揚州貢金三品傳謂金銀銅陽羨既產金漢時復設銅官銅官山以蓋三品此得名中所欠惟銀耳

梁祝事見于前載者凡數處寧波府志云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出而遊學道逢上虞祝英臺儂為男

粧梁與共學三載一如好友既而祝先返又二年梁始歸訪于上虞始知其女也悵然而歸告諸父母請求為婚而祝已許字鄧城馬氏矣事遂寢未幾梁死葬鄧城西清道原一云梁為鄧令而死其明年祝適馬氏經梁墓風雷不能前祝知為梁墓乃臨穴哀慟悲感路人羨忽自啟身隨以入事聞于朝丞相謝安請封之曰義婦塚蔣薰爾素堂集清水縣有祝英臺墓嘗為詩以吊之又舒城縣東門外亦有祝英臺墓今善權山下有祝陵相傳以為祝英臺墓何英臺墓之多耶然英臺一女子何得稱陵此

桃溪語卷下

拜經樓正本

尤可疑者也又談遷外索云鄞縣東十六里接待寺西祀梁山伯號忠義王云
吳志五鳳二年陽羨離里山有大石自立太平寰宇記石高九尺三寸大十三圍三寸攷古以五寸為一圍一抱亦為一圍然此云十三圍三寸似為五寸之圍漢時尺尤小據其所言高與圍計之亦甚卑小安得謂之大石殆傳聞之譌耳此石今尚在國山碑之東百十武約高十丈合十許人抱土人謂其有神不敢毀鑿故得久無恙又按晉書五行志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攷

京房易傳云庶人爲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于山同姓平地異姓千寶以爲孫皓承廢故之家得立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予細觀此石銳上豐下不過一峯之小者蓋亮好言祥瑞郡縣卽以自立給之大抵當時紛紛舉報諸奇異珍怪事無一足信者乃未幾而休皓之立皆應之豈非所謂妖由人興也乎

桃溪客語卷一

王

拜經樓正本

桃溪客語卷一

桃溪客語卷二

東坡著易傳謂卦不可爻別而觀之其論卦必先求其所齊之端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未嘗鑿而通也東坡之易本受之于明允與子由共述之其後東坡書先成子由亦送其解與兄故蒙卦中猶存樂城之說陸放翁云時方禁蘇氏學故謂毘陵先生傳毛西河獨不取東坡易蓋亦意見有不同耳

桃溪客語卷二

拜經樓正本

祖台之志怪云義興郡渚長橋下有蒼蛟吞噉人周處執劍橋側伺久之遇出于是懸自橋上投下蛟背而刺焉蛟中數創流血丹溪自郡渚至太湖句浦乃死古今載孝侯斬蛟事類多迂誕惟此似得其實

宋單子發嘗修風土記今其書多不傳惟舊志閒引之按子發乃單錫猶子舉政和五年進士錫字君賜嘉祐二年進士與東坡同榜相契坡以兄之子妻之至義興常館其家錫嘗修風土記子發殆踵而成之

何直指士晉父爲族人所害里有土豪黃某實陰佐之黃黨於魏閣藉其勢以陵轢鄉里未幾而收今

斷橋湖西北名月臺頭有樓十八楹制甚宏敞樓之後月臺故址具存相傳皆黃之舊也

吳志孫皓傳天璽元年秋八月鄱陽言歷陽山石文

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

天子四海治太平始按楚九州渚句疑當在吳九州都句下說詳卷末又

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

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大常周處至陽羨縣

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按此段以國

山封禪碑證之頗多可疑據碑云旂蒙洽協之歲

得上天玉璽乃以柔兆涒灘之歲紀號天璽蓋以

桃溪客語卷一

二 拜經樓正本

天冊元年乙未歲海鹽角里山得石璽文曰吳真

皇帝而遣官封禪國山改明年丙申歲為天璽元

年是以集古錄墨池編皆以碑為天冊元年立又

鄱陽郡有歷陵縣而無歷陽縣胡三省通鑑注已

辨其誤兼司徒碑作大司空是歲變為大司徒又兼大常

周處五字疑屬衍文蓋當日實止遣董朝一人至

陽羨封禪國山耳觀碑自丞相以下十餘臣具名

而處不在其列且處為人素剛正豈肯假此以諂

其主乎毘陵志又謂處仕吳止東觀令無難督無

有兼太常之事意史氏見處陽羨人遂附益之理

或然也周必大泛舟錄亦云史氏之誤

周益公泛舟錄謂宜興人最畏夏甲申雨云堯時夏

雨甲申而致九年之水今俗但以夏甲子雨為忌

亦不聞有甲申雨之說者

倪高士於元末明初往來荆溪窮山水友朋之樂故

集中詩述荆溪者尤多予搆荆南倡和集謀重梓

常欲采元鎮詩別為一卷附其後蓋迂翁與周履

道交最莫逆故顧阿瑛謂周畫亦極似倪而三人

之詩則其趣向工力實堪鼎足也

雲林有贈陶得和製墨詩麋膠萬杵搗元霜螺製初

桃溪客語卷一

三 拜經樓正本

成龍井莊悟得廷珪張過法古松煙細色蒼蒼桐

花煙出潘衡後依舊升龍柳枝瘦請看陶法妙非

常一點濃雲瑤楮透得和未著何地人是時荆溪

多製墨名手如吳國良吳善李文遠潘生之流雲

林多贈以詩諸人自於材仲外志乘俱佚其名故

具錄之

唐李贛有題善權寺石壁詩云四周寒暑鎮湖關三

臥漳濱帶病顏報國雖當存死節解龜終得遂生

還容華漸改心徒壯志氣無成鬢早斑從此便歸

林藪去更將餘俸買南山按贛集今不傳其詩僅

見於此舊有石刻今亡

蔣竹山在宋末以詞鳴人方諸辛稼軒王叔明嘗為
盧恆作聽雨樓畫并篆於卷首一時名流多有題
咏吳韓奕為書竹山聽雨詞少年聽雨歌樓上銀
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天闊雲低斷鴈叫西
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
情一任空階點滴到天明奕書其後云右竹山先
生所賦之詞今偶獲觀此卷因舉是詞誠甫俾書
于卷末夫聽雨一也而詞中所云不同如此蓋同
者耳也不同者心也心之所發情也情之遇于景

桃溪客語卷十一

四

拜經樓正本

接于物其感有不同耳誠甫中年人有樓名聽雨
吾意其與在僧廬之下者同其情誠甫乃曰吾聽
雨吾知在吾之樓而已遂書竹山姓蔣名捷字勝
愆一作勝義興人也卷中諸先輩之先輩詞之腔虞
美人也以上朱野航珊瑚木難具載之竹山宋德
祐進士元初遁跡不仕大德閒憲使臧夢解陸屋
交章薦其才卒不起生平著述多以義理為主有
小學詳斷家于竹山學者稱竹山先生

西九之瀨有浣紗女廟斜對泮泖口廟前一楹頗廓
隘中設女像未審創于何代按投金瀨在溧陽縣

西北四十里一統志謂卽子胥逢浣女處李太白
曾為作溧陽瀨水貞義女碑勒於道周獨不言有
廟意者溧陽與宜興接壤投金瀨卽西九之上游
宜民俯溪流之潑紆感浣女之激烈為之立廟以
崇風節亦所謂飲水思源之意歟太白碑詞云皇
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成熙天秩
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明
節尤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
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遠琬
珉不刻豈前脩博達者為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

桃溪客語卷十一

五

拜經樓正本

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
十不移其志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
身激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王虐忠助讒苛虐厥
政芟於尚斬於奢血流於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
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
火傷弓於飛鳥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
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形與
口滅卓絕千古聲陵浮雲激節必報之警雪誠無
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
殞肆槩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卻三軍之眾漂母

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異爾卒使伍君開張閭閻傾蕩鄧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為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也望其溺所愴然低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榮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閒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寶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

桃溪香語卷十一

六 拜經樓正本

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頽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鄰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汜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右碑不見於金石錄未審當日何人所書余謂瀨上有碑而無廟西溪有廟而闕碑安得好事者重書一通勒之貞砥藏於廟中俾貞義高風永垂不朽豈非荆南一勝事乎

茶舍在罷畫溪側去湖汶甚近唐於此製茶修貢金石錄載唐義興縣新修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為芳香甘辣冠於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廣遂為任土之貢每歲選匠徵夫至二千餘人云右碑金石錄闕其目不知書撰人姓氏及歲月德父跋云予嘗謂後世士大夫區區以口腹玩好之獻為愛君此與宦官宮妾之見何異而其貽患百姓有不可勝言者如貢茶至末事也而調發之擾猶如此況其甚者乎羽蓋不足道嗚呼孰謂栖筠之賢而為此乎書之可為後來者戒且以見唐世義興貢茶自羽與栖筠始據羽言是茶亦取其辣今之賞陽羨茶者多未知也

桃溪香語卷十一

七 拜經樓正本

前漢地理志中江出丹陽蕪湖縣東至陽羨入海宋易山齋釋周禮謂空輿境中高水皆東西分流中江無自而通所論未確蓋中江自蕪湖東南合宣歙金陵諸水匯于荆溪出太湖東至松江入海故建康府志開元中蔣日用作本縣城隍記云此縣南歷中江風波不借舟楫無施縣宰喬翔創浮梁

以便行旅則中江唐人尙能指其處也餘詳四卷

蘇叔黨善作怪石叢篠咄咄逼乃翁東坡有觀過所

作木石竹三絕以為老可能為竹寫真小坡解與

竹傳神亦善山水並詳畫繼雲林題畫有云小坡

曾寫鷄栖石猶在荆溪山寺中幾欲規摹渾忘卻

可憐零落墜秋風至若荆南山水之勝昔賢吟覽

之餘往往託於圖畫如周砥銅官秋色圖見書畫

秘藏陽羨圖周砥沈周義興山景卷並見王弇州兩

目僧某荆溪秋色圖倪雲林曾為卜陳維允荆溪

圖亡名氏荆南精舍圖並載珊瑚倪瓚荆溪快晴

圖重居寺南山圖贈岳道士畫並見雲徐賁蜀山

圖朱澤民荆南舊業圖見青沈周張公洞圖至今

好事家猶僅有藏者

高槎翁有贈賣墨陶叟詩云龍井老人稱墨仙有家

近在荆溪邊鐵臼秋鳴竹屋雨瓦簫春掃桐窗烟

元玉初成敢輕用萬里豹囊曾入貢日長小殿試

烏絲光迸驪珠欲浮動世閒潘李今已無黃金滿

篋爭來沽詞臣供寫上林賦畫史藉作瀛州圖文

物年來頗凋弊喪亂誰言少知貴便須從子乞雙

螺醉草檄書磨盾鼻陶叟當即雲林詩中之得和

案龍井在婺源縣合倪詩螺製初成龍井莊之語

則得和實歛人而家於荆溪者著此以補前考之

未及云

朋溪在宜邑東北五里下流見度志港之支流也朱

董弁嘗僑居其地自謂與溪為朋故名曰朋溪孫

觀嘗為之記弁又于溪上建橋自為之記又作楚

頌亭今皆莫可考邑志又載董待制弁墓在填山

填山之名不見於方域志填字書亦未載意當夫

朋溪不遠惜未有表識之者弁字令升東平人迨

子紹興五年為吏部郎建議裕祭太祖宣正東向

之位見宋史禮志弁諱六年試中書舍人累知衢

嚴婺三州紹興末以敷文閣待制降集英殿脩撰

終李心傳繫年要錄載其歷官始末頗詳又費袞

梁谿漫志曰後漢馬文淵路博德並嘗為伏波將

軍皆有功于海上政和修九域志以睢陽雙廟例

合祀兩神紹興乙卯董令升舍人弁為吏部郎以

嘗持節廣西乞兩廟封爵一等詔從之令升守嚴

陵曾修嚴州圖經予見宋槧本楮墨極精好首有

紹興己未弁自序惜已散佚不全錢曉徵官曆曰

升所著有新定志入卷蓋即守嚴時所撰又有開

燕常談三卷取士相與談仁義於開燕之義廣川

家學三十卷述其父道之學其在西掖以主持伊
川程氏學罷斥禮志所載請正太祖東向之位當
時雖未及行迨寧宗時竟用其說可謂特立不阿之士惜史不為立傳

河南有恨這關相傳關公過五關有立馬迴頭恨這

關之句盧忠肅督師至此賦詩云千古英雄恨這

關疆分豫楚幾重山龍泉羽士嫌岑寂鳥道征人

嘆往還劔削芙蓉身欲奮幽棲巖峯意仍閒遐思

壯繆當年事歷盡江山識歲寒又聞人林宏文

夜度恨這關詩云楚水東邊別恨多秋風夜半動

離歌迢迢恨這關前月獨照行人過汴河按恨這

關在應山縣北七十里又曰平靖關亦曰杏這關

桃溪客語卷十一

拜經樓正本

接信陽境即古冥阨也見德安府志壯繆過五關

本小說不經之語忠肅提兵經此偶有所觸而賦

之爾

魏忠賢定東林黨人榜自李三才至何吾騶凡三百

九人宜輿則蔣允儀第四十二陳于廷第四十九

湯兆京第五十六毛士龍第八十四何士晉第一

百八十七史孟麟第二百八十二以天啟五年十

二月乙亥朔頒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經

削奪者禁錮兆京卒于萬曆之季至是已垂十年

忠賢之黨猶追恨之故亦列其名與宋熹曹于汴

等謂之前鋒云

易乾鑿度云易氣從下生蓋易逆數也氣從下生以

下爻為始自下而上乃成卦雷出地奮亦自下而

上故雷書字皆倒逆上讀之此誠天地自然之理

也

史玉池太僕平日師事涇陽友事忠憲為學好談工

夫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玉池作性善說闢之

同時楊晉庵復移書辨論以為誤會陽明之意然

玉池之論學曰今時講學主教者率以當下指點

學人此是窳親切語及叩其所以卻說饑來吃飯

桃溪客語卷十一

拜經樓正本

困來眠都是自自然然的全不費工夫見學者用

工夫便說本體原不如此卻一味任其自然任情

從學去了是當下反是陷人的深坑不知本體工

夫分不開的有本體自有工夫無工夫即無本體

試看樊遲問仁是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却教他做

工夫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凡是人于日月閒

那個離得居處執事與人境界故居處時便恭執

事時便敬與人時便忠此本體即工夫學者求仁

居處而恭仁就在居處執事而敬仁就在執事與

人而忠仁就在與人此工夫即本體是仁與恭敬

志原是一體如何分得開此方是真當下方是真自然若饑食困眠禽獸都是這等的以此爲當下卻便同于禽獸這不是陷人的深坑且當下全在關頭上得力今人當居常處順時也能恭敬自持也能推誠相與及到利害的關頭榮辱的關頭毀譽的關頭一死的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不是真工夫卻沒有真本體故夫子指點不處不去的仁體卻從富貴貧賤關頭孟子指點不受不屑的本心卻從得生失死關頭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這次顛沛必於是舍生取義殺

桃溪客語卷二

十一

拜經樓正本

身成仁都是關頭時的當下此時能不走作纔是真工夫纔是真本體纔是真自然纔是真當下往李卓吾講心學于白門全以當下自然指點後學說個個人都是現現成成的聖人間有忠節孝義之人卻云都是做出來的本體原無此忠節孝義學人善其便利趨之若狂後至春明門外被人論了纔去拿他便手忙腳亂卻一刀自刎此是殺身成仁否此是舍生取義否自家且如此何況學人故當下本是學人下手工夫差認了都是陷人深坑不可不猛省也玉池之論亦未嘗不切中時弊

非徒託諸空言者惜當日在朝直言讜論俱不能用至奸黨喬應甲誣爲東林護法而削其籍玉池嘗恐中朝有牛李朔蜀之憂不意竟如其言也

岳武穆題桃谿張大年家屏上云近中原板蕩敵兵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將帥無能不及長城之壯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總髮從軍小大歷二百餘戰雖未能遠涉遐荒立功異域亦且快國事之萬一今又提一壘孤軍振起宜興建康之城一舉而復敵擁入江倉皇宵遁所恨不能匹馬不還耳今且休兵養卒蓄銳待敵如或朝廷見念賜予器甲使

桃溪客語卷二

十二

拜經樓正本

之完備頒降功賞使人蒙恩卽當深入邊庭迎二聖復還京師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時過此勒功金石豈不快哉此心一發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飛書武穆後陷入罪其家洗去之而迹猶隱隱可識考中興小歷及宋史武穆本傳建康失守諸將潰去多行剽掠惟飛屯宜興不擾居民晉陵士大夫避寇者俱賴以保全圖其像祀之兀朮渡江而北大肆焚掠飛邀擊于靜安鎮又大敗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是其時也又按高宗紀建炎四年六月甲申岳飛破戚方

于廣德軍是月辛未朔甲申乃十四日則望日乃乙酉實破威方之明日方喘息未定而汲汲焉志切匡復其詞感慨激發殊有枕戈擊楫之遺

善權三洞旱洞小水洞昔人磨崖題名及詩詞最多悉為苔蘚封蝕不可句讀小水洞口惟明人一二處尙可識大水洞側似無題字蓋路逕益險巖遊者至此皆自厓而返矣

祝陵雖以英臺得名而墓道則不知所在民居闕闕頗稠密按咸淳毘陵志曰祝陵在善權山其巖有巨石刻云碧鮮庵蓋祝英臺讀書處昔有詩云

桃溪名語卷十一

西 拜經樓正本

蝶滿園飛不見碧鮮空有讀書壇俗傳英臺本女子幼與梁山伯共學後化為蝶事類于誕然考寺志齊武帝以英臺故宅創建又似有其人特恐非女子耳地故善釀陳克詩有祝陵買酒清若空之句竊嘗疑祝英臺當亦爾時一重臣死即葬宅旁而墓或踰制故稱曰陵碧鮮庵乃其平日讀書之地世以與僂粧化蝶者名氏偶符遂相牽合所謂俗語不實流為丹青者歟

元時桃溪有批驗茶引所在前河埭北名茶園提領所明嘉靖初省歸本鎮巡檢司公廨粥為民居今

所前橋即其地也有忠肅盧公誕生故宅尙存

國山封禪碑書者為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蘇建建之名載王象之輿地碑目及陶宗儀書史會要立信中郎將未見于續漢書百官志及三國志等書按吳書權遣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又元劉大彬茅山志杜契杜陵人孫權用為立信校尉是吳官有立信之號矣又吳志陸抗傳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周孝侯廟碑父飭立節校尉九真太守碑又有立忠都尉蓋皆其類也石高八尺圍一丈篆文周繞凡千餘言其形上銳無蓋及跌如米

桃溪名語卷十一

五 拜經樓正本

困然故俗謂之固碑明沈時暘詩云莫歎莓苔蝕螭首故宮禾黍已離離其實此碑無螭首也湯文正公語錄云天地何時不生才雖衰晚亦有之顧用之何如耳明季如盧九台孫白谷蔡雲怡都是有用之才萬吉人亦不易得

善權寺自齊梁以來並禪和所棲舊志謂宋宣和中改為崇道觀建炎元年詔復為院子按雲麓漫鈔載寺碑略曰準內門承奏院刑司帖據清訟院申有常州善權寺僧冲偉執狀立橋稱抑屈者右似此立橋等人當司奉批旨就問仍取文字遂領到

冲偉責問據狀先在義興善拳寺住持寺牆內有
 九斗壇自來屬寺建隆元年被縣令歐陽度奏陳
 改差道流主持蒙下吏禮部太常寺刑部定奉批
 旨下待制院本院不詳省寺元定卻改付道流續
 次陳奏蒙下御史臺臺司卻牒過省部廳並不與
 冲偉理定緣此立橋乞下按鞠院諸司行遣奏元
 承刑部牒奉制中外諸司刑獄如有冤訴竝大理
 寺推覆大理寺有冤卽送御史臺斷又未息訴卽
 命大僚置制院推覆此件公事合命大僚詳覆御
 批此小事何勞大僚詳定但問累朝典創如何耳

桃溪客語卷十一

六 拜經樓正本

之道流耳志之言不知何所據也
 謝皆人太學少以詩見賞王漁洋與陳涪洲諸公交
 最深自以爲得四助晚尤篤志于學嘗著曲禮廣
 義約禮通義士喪衍義總名之香祖習說多發揮
 先儒遺意而辭致雋潔令讀者幾忘其爲近世人
 語至于正人心厚風俗良非小補也節其大略于
 左 思噉親食無齒欲娛親案而止 親在而忽
 忽焉過而思夢而泣者眾也詩曰父兮母兮誰久
 留木杪杪人子憂 生辰如母忌闔戶辭賓 愛
 其親者慮周于虎子 穀既熟薦香秬及秬菽巨
 勝之屬佐以芳葩春以蘭秋以菊君子祭芳香必
 備焉 鮒蟹之肪薦于高堂親命酒歌詩以侑
 或曰初冬當墓祭與曰孟冬之朔霜隕墓而哀其
 亡 君子稱八之富則言文稱人之貴則言德
 兼三王者周公也夜以繼思繼周公者孔子也夢
 亦見之文在茲文在茲 裘短不勝寒位卑難以
 福國矣 周禮尙書漢有遺經之二女 河開獻王
購周禮于
李氏伏生之
女口受尙書 父母之塋時至兄弟之塋歲至
 益友服三月可也厚矣乎范式之于張劭李自之
 子指南 喪以浮屠凍水伊川之罪人也 石曲禮
廣義

桃溪客語卷十一

七 拜經樓正本

漢壽亭侯無慾而剛孔子所願見而不得者也
枇杷寒至而葩負霜而孕黃蘗生其貞果乎

君子朽骨不朽德 惡如足垢濯之無咎 久雪
而禽斃于饑以是知鶯燕之能避也 著書其年

至而學至乎曾子之書老而出孟子之書毫而出
右約禮 父母生不再得即死之日亦不復再得

也二泉之言痛矣乎 喪伺門戶謹男婦恆視燎
登儲水過他日 姜上均日儲水過他日一字一淚 殯設靈座整

衣履誤著陳之圖書列於側借父書者乞還 士
庶人之沒於外者猶客子之思歸也柩返於室而

後葬和之不題非制也 吉跪先左足凶跪先右
足 淹柩於堂非禮也茂林野土神所娛異時館

舍非其居 毋浮屠毋淺葬悠乎忽乎獸之宮乎
衣藏于廟著書藏于廟理廟徑時來宿儒 三

年之喪君子習其常孝子悲其速 右士喪衍義

陸希聲易傳自序子乾符初任右拾遺歲暮端居夢
在大河之陽曠野數百里有三人偃臥東首各長

數十丈有告者曰上宓儀中文王下孔子也三聖
皆無言意中甚愕寤而震悸伏而思之河與天通

圖之自出三聖衡列乾之象也天道無言示人以

桃溪客語卷一

六 拜經樓正本

天將以易道界予乎由是考核少小以來所習

諸家注說貫以自得之理著易傳十篇傳上經為
第一下經為第二所以列象象之微詞測卦爻之

與義第三篇演文言之純粹以顯聖人之曠第四
篇伸繫辭之微意以彰易道之神第五篇原作易

之如述列卦之序第六篇釋說卦之義辨反對之
相資第六篇窮盡卦象之由生著奇耦之極第八

篇明權輿律呂之末制作禮樂之原第九通天下
之理第十成天下之務別撰作易圖一卷指說一

卷釋變一卷微言一卷又以易經文字古今謬誤
桃溪客語卷一 九 拜經樓正本

又撰辨證一卷漢上曰陸氏易傳削去爻象自謂
彌縫其明 以發其辭體正如子雲作太元俾

學者為進易 梯階至於言義則自有中否
明吳綸字大本築別墅陽羨溪山閒與沈啟南交最

厚至吳門則過啟南留連旬日而去他無所詣也
嘗約啟南遊善權不果啟南酌以詩云久要三十

年契好未始曠慰老辱招拉山水 正清放鄭重三
百里迢遙累孤舫病溼如塞窘美意成蝕 正滯

惟心馳日暮生悒快把袂未忍判彼此賦相向翩
翩楊柳花撩亂白髮上物亦似人情兩戀聊一酌

踐約須過月山林綠陰王突奮誰我沮指日語敢
誑登堂謝所負一笑賀無恙善權尋舊夢蜀山發
清況諸公如不棄詩酒要醉倡浮生感流光石火
急難仰行樂在及時得失亦叵量坐看西飛雲悠
然情莫忘

宋傅待制楫陳述古壻也有墓在祝陵崇寧間楫以
徽宗潛邸恩乞善權寺以爲墳利此舊志所載也
案宋史楫字元通仙遊人少從孫覺陳襄學徽宗
朝累官中書舍人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楫在朝
見事寢異竊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楫笑曰

桃溪客語卷十一

拜經樓正本

後當信吾言遂上疏丐去以龍圖待制知博州卒
年六十一帝念其藩邸舊臣賜絹三百疋今墓不
知所在觀傅公之先見誠老成達識之士當日卜
葬于此者蓋逆知天下將大亂雖王侯公相之墓
且不能保甚至有楊璉真伽之禍惟窮山幽谷始
可安其窀穸而獨依善權寺以爲墳利視當時諸
臣競求天下名藍鉅觀以爲香火功德院者異矣
頃歲重建承福殿予嘗得垣中故甃甃側有陽文一
行曰常州路宜興州蓋元時埴也分隸極古雅海
鹽張芑堂明經燕昌收古甃甚夥予贈以一枚嘗

拓其文貽友人云在晉咸和梁天監之亞

煙山在桃溪西北二十里峯巒環峙山上有漁磯俯
臨深谷陳沂南畿志云舊傳孫堅嘗釣于此古來
陵谷遷變誠不可以常理測今十里瀨子陵釣臺
東西相峙其下臨水際且數百尺也煙山又有孫
氏祖墓有葬其旁者夜輒聞號呼聲俗稱弔打墳
自芙蓉迤東山多奇石佳者瑤瓏秀峭不減韶英洞
庭諸產予嘗搆得數枚載歸小桐溪置竹下書堂
前張君芑堂一見大賞之以爲龔氏之玉玲瓏查
氏之縹雲無以過也予遂割數峯爲贈時歲暮風

桃溪客語卷十一

拜經樓正本

雪中欣然載之以去蓋芑堂之癖更有甚于予者
此石旣歸海鹽芑堂手寫載石圖見寄并系以二
絕殆欲慰予海岳研山之思也予亦作贈石圖報
芑堂一時頗傳之芑堂詩云訪古捫碑快勝遊探
來山骨助清幽多情最是蛟橋水千里相隨一
舟小桐溪畔讀書堂分我嶙峋玉一筐君自拜經
我拜石拜經樓棧客研山寒翠落繩床予詩云老
我唯知學臥遊搜奇誰肯顧巖幽亦饒墨嶺身雲
可上山陰載雪舟無邊歲月去堂堂疾似江流
飯筐飯筐見多謝新詩兼畫讀不容塵夢到匡

床俞君秉淵思謙集太白詩題卷後云女媧戲黃
土攬彼造化力煉石補天維綿微無一隙散在六
合閒峯嶂亦冥密連綿向江開島嶼佳境色善權
讓天子冥棲在巖穴曠哉至人心一載空石室吾
兄青雲士乘輿任所適還來荆山中云弄竹溪月
捫天摘匏瓜明星如白石滿載剡溪船賞弄終日
夕誰知張仲蔚解榻時相悅爲君寫真圖探元入
宵默我隨秋風來尋嵇此相得魯叟談五經樓高
碧海出稽首再拜之求古散縹帙題詩留巖屏惠
好庶不絕

桃溪客語卷二

三 拜經樓正本

南畿志云邊莊在宜興縣南四十五里又有省莊南
唐封疆止于此與吳越接畛爲營屯戍守之所按
邊莊卽今石門省莊在桃溪東龍池山之下蓋省
莊以北屬南唐以南屬吳越張居詠居桃溪入仕
南唐而不歸吳越此亦可證也
孝感墩在邑東三十里周孝侯母疾思甘草孝侯竭
誠籲天墩產甘草故又名甘草墩此事在阮孝緒
求人獲之前而世罕知之者
陳坦公名安金華蘭溪人故盧公建斗部將也公沒
後坦公依公弟中書象觀逃象觀死于小梅坦公

亦殉于新橋之下其屍越宿不仆里人感其義收
而葬于塔基山按坦公邑志作蘭溪人任王谷作江西人
忠肅公遺像凡數見裝束各不同在新橋故第者冠
朝冠衣綉蟒在南門盧氏者戎裝傍侍二烈士一
爲楊陸凱一爲俞振龍此殆後人追爲之在邑東
門忠烈祠中者被袈裟席地而坐蓋居其父崑石
先生憂時以墨經從軍不能解官行服故寫此以
識其恫與公狀極清朗秀眉疎目有古儒將之風
其夫人像子亦見之隆準豐頤面色微紫思陵賜
物甚多今所存惟瓷碗五每歲初新橋之裔設公

桃溪客語卷二

三 拜經樓正本

像于石友堂陳之爲祭器云
唐皇甫茂叔酌裴十四詩云淮海每聯翩三年方一
見素心終不易元髮何須變舊國想平陵春山滿
陽羨鄰鷄莫遽唱其惜良夜晏茂叔本丹陽人天
寶中爲無錫尉避亂居陽羨子尤愛春山滿陽羨
之句非身歷不知其語之工也
金沙寺在邑東南四十里湖汶本君陽遁叟讀書處
宋熙寧初賜額爲金沙寺岳武穆嘗題寺壁云余
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陪僧寮謁金仙徘徊
暫憇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後立奇功安社

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不勝快哉明時寺有老僧
工爲陶壺吳拳石家僮供春頗傳其法也遂擅
名天下

俞安期既自松陵徙家陽羨益縱情遊覽畱意詩古
文辭所著寥寥集初出深爲瓶甌弁州太函江夏
諸公所推獎而名益噪其小像自題云乃公鑿地
來久作人閒寄辛亥夏五月行年六十二傳神我
友曾鯨也波臣字丹青素練光識者詫相類頰詎
益三毛準還點二痣自視筋肉豐幸乏丰姿媚面
目或不憎軀骸信爲累偶對相似形略述平生事

桃溪客語卷二

西 拜經樓正本

少且鮮奇資老復無長計外若寡合容中無難測
地能將心赤推能握肺肝示典籍恣編搜文詞浪
遊戲往昔妄馳心發揮遠遊轡秦楚信淹畱燕齊
每卽次五嶽到已三九塞歷亦四七年行始休萬
變參仍備道路卽多艱山林庶無媿逝矣縱遐觀
歸與成遠志醪醴過漿家饗殮仗書肆出觀盡良
朋入侍有便辟閨秀三少姬兒曹四童穉似續計
已成聲色意兼遂愛河老已枯欲火漸無熾悟彼
幻身幻涉茲義海義元具大士慈竊慕身室智慧
行師願王頌念師勢至安宵栴人天不求補佛位

思結九品臺普爲眾生利蔭界出光明大地霑法
施宗乘置不談淨因導深植寶地徐往生火宅猛
出離憑籍後因緣懺悔前好嗜百凡不諱藏一往
聊誌記安期足蹟半天下平生尤篤于友誼嘗在

金陵鷲峰寺設無遮道場薦交友至百七十有奇
凡三月始畢又續薦二十人于瑜伽道場皆爲位
以哭設饌而祭噫世有若安期之才願有鬱鬱久
居人下乎宜乎二沈子句皆稱之爲異人奇士也
吳志孫皓天璽元年秋八月都陽言歷陽山石文理
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

桃溪客語卷二

西 拜經樓正本

子四世治太平始云此卽國山碑文所謂九州
吉發顯天讖章者也予疑此文首二句當日吳九
州都楚九州渚蓋流傳本譌倒耳苟乙之不特韻
正而義亦當且觀裴注引江表傳皓聞大喜曰吳
將爲九州作都渚乎則其譌益顯然惜溫公通鑑
亦未之正也

明斯文信公貴嘗愛義興溪山之勝因卜居焉陸文
裕公深爲作荆南精舍記見儼山文集文信丹徒
人康陵東宮舊學南巡時會公薨車駕將臨其喪
辭臣擬祭文罕稱旨者乃御製一章云朕居東宮

先生為傅朕登大寶先生為輔朕今南巡先生已矣嗚呼哀哉諸臣咸斂手歎服

桃溪客語卷二

三 拜經樓正本

桃溪客語卷二



桃溪客語卷三

周高起洞山芥茶系羅芥其與而南踰凡九十里浙直分界只一山岡岡南即長興山兩峯相阻

介就夷曠者人呼為芥履其地始知古人制字有意今字書芥字但注云山

耳云有八十八處前橫大礪水泉清駛激潤茶根

洩山土之肥澤故洞山為諸芥之最自西九迥張

渚而入取道茗嶺甚險惡縣西南自東九溯湖汶

而入取道經嶺稍大才通車騎老廟後者為第一

品新廟後棋檠頂紗帽頂手巾條姚八房為第二

品皆洞頂廟後漲沙大哀頭姚洞羅洞王洞范洞

白石為第三品下漲沙梧桐洞余洞石場了頭芥

畱青芥黃龍炭竈龍池皆平洞本芥也長湖背青口簪莊

顧渚茅山芥為不入品皆外山也

趙彥衛擁鑪閑紀云張渚鎮有張氏名大年臨溪為

圃號桃溪嘗倅黃藏書教子一子登第一恩科岳

侯館其家有題屏書云然則桃溪之名蓋自大

年始與

宋馬令輯南唐書三十卷其祖元康世家金陵多習

南唐舊事未及撰次而李令纂承之實崇寧時也

書中多言徐鉉湯悅被詔作江南錄之疎略元威

桃溪客語卷三

拜經樓正本

光煥金陵志求得其書併爲之音釋書始顯于世
令陽羨人志乘多闕載

山花見毘陵志土產門云或曰防風苗莖纖弱而長
味甚甘脆與竹茹並產宜與惠茂吉嘗有賦按山
花今土人稱山花蘿菔狀頗類土人參味甘而香
皮黃中白又微似白朮能補脾而降肺氣藥肆用
充粉參毘陵志以爲防風之說恐非是桃溪近山
所產尤多凶年資以禦饑視郎其爲易得畱心荒
政者不可不知荆南唱和集有天
花菜詩似卽此

毘陵志又云洮湖有得斷碑者乃周生烈所作又洮

桃溪客語卷三

二 拜經樓正本

湖之西有其墓論語疏博士周生烈燉煌人仕魏
三國區立豈越境終於是邑耶按周生姓名烈士
文逢或云
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嘗注論語今斷碑
亦無可考

獨山東岸有平山坡陀相屬延袤可二三里桃溪貫
其中人呼爲泂溪山山之北岡勢稍折曰鮑郎山
灣亦未審所由名余昔有竹枝詞云桃花水暖鮑
魚肥寒食東風燕子飛日日鮑郎山下宿如何不
見鮑郎歸

俞振龍本以販豐貂爲業人稱俞貂鼠見陳鼎東林

列傳

荆溪外紀載薛士龍善權洞詩云幾如禪觀適遊鮒
戲澄灣注今小水洞存鮒魚四足考益部方物略
鮒魚出溪谷及雅江有足能緣木其聲如兒啼又
爾疋鮒大鱧郭注鮒似鮎而大白色爾雅翼謂口
腹俱大者爲鮒背青口小者爲鮎然則鮒之與鮒
形絕不同與鮒卻相似陳子高詩所謂土鮒爛斑
者卽此魚也薛詩注鮒字疑誤

烏溪港在蜀山東南港外卽太湖乾隆乙巳夏大旱
太湖水涸數百里土人于湖底掘得獨木舟長二

桃溪客語卷三

三 拜經樓正本

丈餘廣深四尺中有古錢可三百餘千半雜沙土
不知何時所沈也競取其錢毀舟以爲薪錢質輕
小而色青民間頗不利于用予求得數枚觀之面
有五銖二字背文四出徑七分蓋鐵錢也考洪氏
泉志引梁書武帝紀普通四年冬十二月戊午始
鑄鐵錢又隋書食貨志梁普通中議盡罷銅錢更
鑄鐵錢人以鐵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
鐵錢遂如邱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不計數
唯論貫耳顧烜曰此錢徑一寸一分而洪氏以爲
鐵錢今世有之輪郭厚字迹微漫背文四出徑七

分重三銖六索蓋洪所云乃梁時私鑄今此錢極
重大小恰與洪合其為梁時私鑄無疑問舟中尙
有鐵刀一長尺餘余以鐵錢分餉友人周勤補孝

廉廣業作詩紀事云陳子克恕示我五銖錢鐵質

好郭面方圓面文半漫可辨識其背四出連輪邊

重約三銖徑無寸鼓鑄云在蕭梁年何時卻沈太

湖底類此乃浮三百千去秋亢旱昔未有巨浸成

陸生黃煙漁翁拋網操舂錫說見獨木剝為船長

可二丈博四尺中實以錐多且堅愚民愛錢不愛

古攫取那問名品公烏溪巷口乘舡去蕭斧雲集

桃溪客語卷三

四 拜經樓正本

供炊燃吳子構錢得數十緘寄其一來幽燕詳書

始末貽好事證以泉志鄱陽編我為摩挲重歎息

舊稱錢神非虛傳金石寒泐有不免獨爾歷久形

模全靈威丈人謹呵護鮫龍噓吸餘腥涎憶昔普

通始冶鐵盜鑄輕重隨所便大同山積祇論貫東

西蹠墊奸因緣風波一失葬魚腹殉財未已軀為

捐重淵淪沒隔千載角錢復見豈偶然萬頃洪濤

一朝絕無柰龜坼膏腴田賣妻鬻子歲在己饑黎

賀賀天垂憐米出窮山錢出水今春安徽泰和縣掘地得米千餘石

得此亦幸充粥僧吾觀周官說泉布義取流行無

枯偏藏富之源本不竭民用須藉子母權浸假變
船作金穴坐令十萬腰閒纏入手易盡難救早願
湖終古碧連天

東川有西溪李義山為東川判官時恆遊息其地故
集中西溪詩凡數見東坡在鳳翔愛玉女洞水甘

冽恐人詭取剖竹為調水符并紀以古風之二者

與宜之西九玉女潭風馬牛不相及也而為邑乘

者輒掃摺及之地志之疎謬如斯之類指不勝屈

矣錢唐靈隱山有玉女泉志家亦引東坡調水符事辨詳咸淳臨安志

陽羨磁壺自明季始盛上者至與金玉等價百餘年

桃溪客語卷三

五 拜經樓正本

來名輩既盡時工所製率粗俗不雅或塗以丹黃

無一可入清玩者夷考古來名手其姓氏尙可指

數如金沙寺僧不知其名供春董翰號後趙梁梁亦元

暢或作袁錫時朋亦作朋及子大彬號少李養心字茂及

子仲芳徐士衡字友歐正春邵文金文銀蔣時英

字伯陳用卿信卿閔賢字魯陳光甫陳仲美沈士

良字君邵蓋周後谿陳俊卿周季山陳和之陳挺

生承雲從沈君盛陳辰字共徐令音項真字不損

諸沈子澈並勝國名手至其品類則有若龍蛋印

方雲螭蟬竿漢瓶僧帽提梁卣苦節君扇面方蘆

席方誥寶圓珠美人肩西子乳束腰菱花平肩蓮
子合菊荷花芝蘭竹節橄欖六方冬瓜段分蕉蟬
翼柄雲索耳番象鼻鯨魚皮天鷄篆珥海棠香合
鸚鵡螺杯葵花茶洗仿古花樽棋花鑑十錦杯之
等大都炫奇爭勝各有擅場姑舉其什一耳
周澍臺陽百咏云寒梧垂蔭日初晴自瀉供春蟹眼
生疑是閉門風雨候竹梢露重瓦溝鳴自注臺灣
郡人茗皆自煮最重供春小壺一具用之數十年
則值金一笏觀此知陳定生秋園雜珮所謂時壺
名遠甚卽遐陬絕域猶知之良不虛也

桃溪客語卷三 六 拜經樓正本

國朝宏興陳遠工製沙壺形制欵識無不精妙予目
中所見及家舊蓄者數器意謂卽供春少山無以
遠過也遠字鳴遠號鶴峯或稱壺隱挾其技以遊
四方名人勝流競相延結海寧則楊晚研曹廉讓
諸公尤所契賞故至今遺器獨多海鹽則涉園張
氏假館亦最久

陳子畦徐次京孟臣鄭寧侯竝沙壺名手第不詳何
代人或云子畦卽遠父
毛禹門總憲少與何武莪太僕同里相厚天啟中復
因太僕與楊左請公文爲魏閣所嫉以法譴戍平

陽隨遣緹騎追之禹門挈其子潛逸去有壘門投
止之風竟以此獲免崇正初復官今毛家壩側有
毛氏荒圃皆其故蹟也

友邑東北有岳山鹿陵志距邑二十餘里岳字書不
載土人讀若几山巔一池昔有禿角白龍潛其中
將雨則見蔡肇詩云南山蓼蓼天作鼓號召諸龍
盡行雨惟有禿角最先到潑墨雲中雪鱗舞宋時
嘗築祠山上今久廢每歲早禱雨則至龍池山頂
池中取蜥蜴貯之以歸謂是龍子也亦往往而驗
盧象晉字錫侯諸生大司馬象昇弟崇正中嘗疏請

桃溪客語卷三 七 拜經樓正本

步騎三千屯田關外不許後棄家爲僧死以缶殯
見儲大文盧忠烈傳記序卽杭董浦詩所云有時
忽來告葬所瓦棺聖周非其壻者也或云臨殯
元張伯雨杜牧之水榭詩序云杜樊川水榭在義興
東郭宋紹興開卽其地創招提今廣福精舍是矣
僧古田築屋三間仍以水榭名牧之寄許七侍御
詩云塵意迷今古雲情識卷舒他年雪中棹陽羨
訪吾廬刻石爲山中故事古田諸孫易道上人從
子遊求子賦詩題其處好事來續未艾也愛此招
提絕世氛何因水榭得名聞幽篁嘉木知誰其塵

意雲情若個分陽羨溪頭黃葉路晚晴賦裡白鷗
羣詩僧文采居然別解道曾留杜使君按邑志廣
福寺在縣東九里宋紹興開僧宗賢建今毀合二
說觀之水榭遺址當不離東九左右明人修一統
志時蓋廣福已毀矣

周孝侯墓碑題為晉陸機文王羲之書昔人多疑其
偽託至文中以身殉國不亦可乎下忽接云韓信
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公輸縈帶之勢早擬連踪莫
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戎士捍其封疆農人展其
耕織秋風纔起追戰勇于雷霆春水方生揮鐮同

桃溪客語卷三

八

拜經樓正本

于雲雨立功立事名將名賢乎元康九年因疾增
加庵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
傅之禮親臨殯壤此段非特與史傳乖謬且文勢
亦不貫直似取他人碑誌竄入尤可笑也未書唐
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
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碑前試太常協律郎黃口
書朱錫鬯疑文字皆陳令所託予謂文中插入韓
信一段或出自黃某所為未可知今孝侯廟中此
碑有二其唐所樹者在正殿碑而多米蒸斑剝之
蹟俗稱麻碑一乃萬歷閒邑人吳駁得宋拓本屬周天

球重摹上石為亭以覆之萬士和嘉興李光映得
兩本著之金石文考略疑而不決似未知明人有
重刻也

梁溪周履道元末避地荆南山中主于周氏最久與
邑人馬孝常為莫逆交嘗輯其詩為荆南倡和集
凡百七十九首時人以方皮陸履道工書兼擅六
法義興富人多置酒招之一夕遁去張士誠據吳
履道從軍至會稽卒於兵高季迪為作荆南倡和
集序季迪死徐幼文又題其後

鈞臺任先生銳意經術尤研究易旨所著周易洗心

桃溪客語卷三

九

拜經樓正本

大意主象數每卦之下先列錯綜互變與明梁山
來氏知德國朝光山胡氏照之說殆相表裡而
喜為新奇之論嘗自言生平苦不能貫通發憤探
索恆至通夕不寐一旦臥病忽神出委身如蛻自
客館昇歸一同死者雖妻子號慟不知也越旬有
七日始甦神初出若遊乾坤圖內旋轉出三環即
自撰先天圖由黑暗地漸到光明始見八卦乾坤坎離
之象如日輪出海火光四射坎黑如主柱撐天拄
地耳聞人語曰如此無一毫遮蔽無一息閒斷方
成個心體又曰撐天拄地方可言才伊尹聖之任

纔盡坎之用又曰至要只在大明終始一語汝體
會著又曰習坎維心亨不習無不利汝意云何以
爲此卽遊魂爲變因作古詩以示學者時鈞臺年
已六十餘其所述易象之語如此不知果有神人
告之耶抑亦襲陸君陽之故智耶

宜故多盜愈安期輯唐類函初成嘗載百十部以出
中道被掠他物稱是追捕久無所獲安期乃復印
數百部以紅字目錄印書側鬻之未幾盜書亦出
以無紅字詰之遂首伏人多其智好事者爭買紅
字唐類函因此乃大售今世猶貴紅字唐類函其

桃溪客語卷三

十 拜經樓正本

實與黑字無異也周誌兮大令說

研北雜志云賀方回故居在吳中昇平橋所居有企
鴻軒罷志誤作醋坊橋方回有二子曰房曰廩廩
字豫登紹興二年二月甲子進方回手校書五千
餘卷得官特添差平江糧料院方回葬義興之篠
嶺其子孫尙有存者按篠嶺在邑東南五里三隴
前後連互有石塔刻所作銘在墓傍今無致

陳述古嘉祐六年出守常州有惠政嘗濬湖去望亭
堰民賴其利題張渚道中詩云班春無術勸蒿萊
五十年間此一回黃髮路旁應怪問使君何事入

山來考公是歲年四十五故有五十年間之句公
本光州人徙家閩之福唐元豐中薨于京師葬宜
興箬山孫覺誌墓後裔嘗建祠于桃溪劉彝有夜
宿善權寺懷述古詩曰精誠世所希直道古稀有
伊人雖云亡遺德不可朽嘗厭石渠遊是邦聊出
守浚河納湖波股派活畎畝學宮起城隅塗人或
薪樗旣富而教之薄俗適忠厚矧子平生時昏弱
賴磨揉其擷姬孔微旨出臬稷後醇源浩罔涯實
行靡容苟猶其老巖阿寂寞待同叩天平奪大成
旅茲宜興阜我來薙荆榛兩淚滴松酒慟哭起秋

桃溪客語卷三

十一 拜經樓正本

風落葉紛林藪永懷三益恩語報乏瓊玖願子生
人閒世世爲親友詩元周益公歸廬陵日記彝字
執中建州人少從周安定學述古女弟之婿故未
句云然

義興許氏皆宗漢太尉許毓許彥遇鴛籠書生事邇
修家乘者亦載之故罹時夏詩云書生變幻新聯
譜幼婦迷離叟勒銘下句指許碑重立也彥吳大
元帝爲東觀令史詳吳均傳齊諧記

東坡先生買田陽羨歲得九百斛三子之裔共享之
叔黨之孫峴尙居宜興乾道中爲大府寺丞見周

省齋集

崇靈廟在陝西渭南縣尹村周孝侯與齊萬年戰沒處秦人愍孝侯之忠而廟之金大定間賜額元王博文嘗為廟碑明人誤以孝侯為渭南人且指到獸山為孝侯殺白額虎處縣東赤水橋為即長橋其傳會可笑如此

姚寬西溪叢語毘陵古寺柱間有雷神書字一行云石牀侯十三人火下有緒月二字緒月見佛書此雷書似又在侯米漢謝仙火之外第不詳古寺之名今莫得而考矣

桃溪客語卷三

十一

拜經樓正本

蔣億字仲永宋淳熙中令鉛山有善政嘗修復縣學朱子為記稱億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滾滾不窮蓋嘗有意管兵萬里為國家立非常之功云云億義興人也

程沙隨周易古占法云張芸叟疑大觀在上之文且言陸希聲深病爻辭之不類輒欲去取歐陽公童子問王景山儒志亦疑於易文

董質甫碧里雜存余遊荆溪善權寺正殿乃唐大中年造庭下古柏乃蕭梁時植殿中三柱一書謝鈞記三字一書詩米漢三字皆楷書一書詩米漢謝鈞之記七字皆草書每字各方徑尺許皆倒書也

周文襄公命以刀削之隨削隨深懼而止今窪處猶存據此則雷書隨削隨深而承福殿之雷書子親見其一削而泯豈能神於善權而不能神於承福耶抑緇流故神其說以欺人耶

雜存又云周孝侯墓在義興城中有廟諡歷代加封王爵救災捍患代顯威靈嘉靖乙卯五月賊焚無錫宜興告警忽處基煙氣轟天若豎黑旗二面滿城人皆見之連夕皆然後又添一面宛然在望近視則不見時子姪鯤作令所目擊者親為文致祭

桃溪客語卷三

十一

拜經樓正本

後賊過境上竟不為害蓋沒已千二百年而神之昭著若此所記與邑志飛蟲如旗幟事略異小水洞怪石林立有明人題名一則云大明宣德四年春三月廿四日道善權三洞時員外趙珩陳善上人如仲真公口中復公喆公頡公共覽勝槩題名以紀歲月云錢塘周羽書餘宋元人題名及詩詞隱隱石上多莫可辨識

杜解晦牧之子也自南曹郎為趙公隱從事於宋方王郢之叛趙相國以撫御失宜致仕辭晦罷職時北門李相國在淮南辟為判官辭晦以恩門休戚

解不受命退隱于陽羨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相
國鎮淮南又辟爲節度判官方始應召狂於美色
有父遺風赴淮南之召略經常州李瞻給事方爲
郡守解晦於祖席上忽顧營妓朱娘言別掩淚大
哭瞻曰此風聲嬾人員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
乃以步輦隨而遺之解晦自飲筵散不及更衣步
歸舟中以告其內子性仁和聞之無難色遂而
迎之其喜于適願也如是以上見劉崇遠金華子
李瞻與王祝唐末相繼守常皆名重朝廷瞻罷秩
後退隱茅山得免黃巢之難祝竟爲王拱所害觀

桃溪客語卷三

西 拜經樓正本

於解晦之事瞻之識超于石季倫輩遠矣

唐李潛松廳雜錄記物之異聞有張公洞翠碧翠碧
不詳何物張公洞又產苔梅亦異品宋高宗居德
壽宮嘗謂孝宗曰苔梅有二種宜興張公洞者苔
蘇極厚花極香一種出越上苔如絲長尺餘今歲
二種同時著花不可不少畱一觀詳見武林舊事
按毘陵志云蘇梅最奇
古蘇梅殆卽苔梅也

葉石林云宜興善權張公兩洞天下之絕景也玉子
夏余罷建康歸大雨中枉道過之張公洞有觀訪
其舊事惟南唐李氏時碑言張道陵嘗居爾善權

有成通八年昭義軍節度使李贇贇寺碑蓋嘗
于會昌中贇以已俸贖之贇自言大和中嘗于此
親見白龍自洞中出洞之勝處不可盡名但恨通
明處少略行三十步卽須乘火而後可見大抵與
張公洞相似贇當時藩鎮名迹合見于史而略無
有惟碑先載贇奏狀后具敕書云中書門下牒牒
奉敕李贇云 宜依所奏仍令浙西觀察使速準
此處分牒至準敕故牒與今尙書省奏事不同今
四方奏請事出有司者畫旨付逐部符下因人以
請者以劄子直付其人而逐部兼行尙書省皆不

桃溪客語卷三

五 拜經樓正本

自行也勅後列平章事十人稱司徒者三一日崔
二日杜三日令狐稱司徒兼太保不出姓旁書使
者一稱左僕射杜者一稱司空夏侯者一皆帶檢
校不名司徒杜者棕也令狐者絢也左僕射杜者
審權也司空夏侯者攷也此皆以平章事故繫姓
有稱中書侍郎兼刑部尙書路者嚴也門下侍郎
兼戶部尙書曹者確也中書侍郎兼工部尙書盧
者商也此皆見宰相也七人與史皆合惟司徒崔
與司徒兼太保無姓及曹確後有工部尙書韋劼
書使亦當爲又見宰相三人紀其表皆不載疑有

誤不應有遺脫此不可解余家藏碑千餘帙多得
前代故事與史違誤嘗為金石類考五十卷此後

所得不及錄也按此碑今已不存錢曉微宮詹曰

後列平章事十人石林以史考之僅得其七子以

新舊史通鑑證之其云檢校司徒崔者慎由也云

仲也云工部尚書韋者慎由也云仲也云工部尚書

時見任宰相惟路繼曹確徐商三人若杜棕合狐

此七人皆當旁書使字而石林僅舉其二又誤以

徐商為盧商此非不刻之誤石林偶誤記耳盧商

宣宗時宰相卒于大中蟻疏前列銜為昭義軍節

度使中散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

金魚袋邑志謂其曾為相考新舊唐書不為立傳

亦不見于宰相表宰相世系毘陵志謂蟻因夢蝨

易名而語焉不詳按南楚新聞李司空初名虬將

赴舉夢名上添一畫成虱字及寤曰虱者蟻也乃

改名果登第

石林謂碑刻多得前代故事與史違誤予嘗觀舊唐

書懿宗紀咸通四年三月以戶部侍郎李蟻檢校

禮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昭義節度觀察

處置等使據其繫銜微與碑不合抑或別有遷授

又考通鑑咸通四年十二月昭義節度使沈詢奴

歸秦與詢侍婢通詢欲殺之未果乙酉歸秦結牙

桃溪客語卷三

十六 拜經樓正本

將作亂攻府第殺詢五年正月以京兆尹李蟻為

昭義節度使取歸秦心肝以祭詢蟻不知何時復

為京兆尹而四年三月五年正月唐書與通鑑又

復不同未解其故然即前數事及題善權寺石壁

詩以觀蟻之藩鎮名迹庶幾略可考見沈詢字誠

為人美丰儀時目為神仙中人按北夢瑣言云詢

有寵婢夫人甚妬因配與家人歸秦婢旦夕在詢

側歸秦憤恚遂作亂與通鑑小異又按溫彥續侍

兒小名錄云詢在昭義嘗燕府中賓友詞著詞令

日莫打南來鴈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休使兩

分離及歸夫婦並為嬖妾歸秦所殺以歸秦為嬖

妾則更誤矣又據新舊唐書本傳代詢為節

度使而討奴者乃劉潼非李蟻附議以備考

義興異夢篇雲林所作其詞曰辛卯之歲寅月壬戌

我寢未興戶閣於室爰夢鬼物黯淡慘慄或禽而

角或獸而獘夔足駿奔豕形人立往來離合飛搏

跳擲紛攘千態怪技百出予茲泊然抱冲守一廓

如大虛雲斂無迹晨鷄既鳴冠櫛斯畢涉庭而咏

已化奚恤春風雅振亮月在席凋瘵何損榮華匪

益獨以圓悟境無順逆愚夫說夢轉墮迷惑滔滔

天下病者良極俟我大雄拯此羣溺按辛卯為至

正十一年雲林此詩豈為張士信困辱之後而作

與

陸希聲少工書嘗以筆法授沙門晉光光後入為翰

桃溪客語卷三

十七 拜經樓正本

林供奉希聲猶未達乃寄以詩警光遂爲之引薦
昔人謂希聲究易不知比之匪人之戒蓋指此也
予又觀續侍兒小名錄云余媚娘者才婦也夫亡
以介潔自守陸希聲時爲正郎聞其容美而善書
巧智無比俾行人中善言者遊說之媚娘乃約媒
曰陸郎中若必得見侍巾櫛須立誓不置側室及
女奴則可爲陸家新婦希聲諾之居二年夫妻敦
睦無何希聲又獲名姬柳舜英者姿殊麗逾于媚
娘媚娘知而深怨之密啣不發異日令迎入宅與
之同處比閒候希聲他出卽召舜英閉私室中手
刃殺之是希聲不特昧于比之匪人之戒且不知
輿說輟之凶其不能終於君陽之居而死于道路
固無足論矣

桃溪客語卷三

大拜經樓正本

黃太雅太傅宦夢錄云某日過濟寧遂遇周公船病
未愈挾一醫一僧自隨叩余別後狀余不便深言
第云上嫌公巧耳周公曰巧之一字我不敢辭上
如此聖明豈一味拙直所能伏事委曲彌縫亦將
以求濟也爲畱話逾久夜禁舟人鼓角聲慮傷其
意明晨仍過別周公業載木自隨情景悽然知同
永訣如杜甫送鄭廣文台州時黃所云周公者玉

繩也是時太傅方解綬歸田而宜興復召相與解
后于途中所謂白首同歸青山獨往時也

吳楓隱別業在南岳之蘭墅其地三面皆山獨闕其
北中有竹旗峯升之可望西瀟湖其下有瀑布葺
池亭館竹樹雅相稱其城居有雲起樓正面銅官
楓隱少日嘗從高忠憲公講學于樓上蘭墅雲起
樓王百穀董香光輩皆爲作記而繪以圖楓隱名
洪裕字問卿年十八舉孝廉祖父俱顯楓隱獨淡
於榮利日置酒召客多蓄古書名畫有黃子久富
春山圖懷素草書墨迹尤所寶愛晚無子將終焚
二卷自殉奠之以詩遺命必葬我于竹旗峰上并
捨蘭墅別業爲僧院卽楓隱禪寺今廢

桃溪客語卷三

大拜經樓正本

任鈞臺作孝經章句大抵本朱子刊誤刊誤經一章
傳十四章章句經一章傳十五章自敘謂嘗於山
右佛龕得鈔本有傳之十章其文同戴記而今本
無之孔子言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之始立身行
道揚名後世孝之終又言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
于立身傳釋不敢毀傷及事親事君而去立身于
義何居知此必逸文也因補傳之十章日子曰君
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

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所謂孝也孝之本曰敬其行之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久為難久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右蓋取大小戴記哀公問于孔子大戴曾子大孝篇呂氏春秋孝行覽等以成文竊意江右佛龕之說終未敢信堵牧遊先生少居官瀆父母俱早卒家貧甚附村塾讀書每遭侮遺歲饑轉徙錫山僧寺復為僧徒所逐公散笑行歌自若也族人某獨奇公嘗厚給之

桃溪客語卷三
三
拜經樓正本

俾從師力學遂成名初其父維常未有子禱于茅山夢神昇以牧豎及將產母復見牧兒笑投其懷留聲嗚嗚然故號曰牧遊公自少迄長好學不倦所著禮經澤書成于諸生時詩經澤書成于孝廉時春秋說義成于軍中詩有耐可吟等皆手定姚東照者鉅鹿諸生也為人慷慨知大義盧公象昇之戰賈莊也惟提饑卒五千所在州郡受樞臣指閉關絕餉東照出家粟餉軍與侍左右聞師行趨往祖公方被甲立軍門次第指麾諸將出東照叩馬請繼見期公慨然解腰下佩刀與之曰苟無相

忘見此如見我矣遂鼓而前明日公戰死棠水橋東照家世實此刀後公從曾孫豪然為威縣令求得于姚氏寡婦攜之歸里刀長四尺餘無鞘蓋距公解贈時已百餘載矣寒光瑩澈凜凜有生氣見者多為之歎息王今遠曲周嘗為之記豪然字傑夫雍正甲辰舉人公仲弟象晉曾孫也治邑有循聲

苦倦翁問道空輿詩云買田陽羨說東坡想見溪山勝槩多曾是中營誇繡帽疑作幟尙傳遺廟鎖瑠戈斬蛟義槩人猶記化蝠仙踪事易訛我欲問津先

桃溪客語卷三
三
拜經樓正本

訪古古靈題蹟試摩抄自注空輿張公洞刻古靈題蹟客有為予言古靈後乃仙去者末句故云按今張公洞古靈題蹟莫可考而其仙去事亦罕有傳者矣

天申宮為宋章獻皇后禱嗣之地有所賜夾紵玉仙苦肅之詩粹儀夾紵疑紵盛花鈿人說先朝祀玉仙是也按舊志載宋大中祥符四年賜金帛一新棟宇賜夾紵玉仙殆亦在是時惜無能攷其形製

桃溪客語卷三

桃溪客語卷四

安舊無西府海棠東坡自銷官攜至永定邵氏瞻家

荆南始有其種公詩所謂日暖風輕春睡足者也

陳定生嘗記于秋園雜珮今空地佳種絕不易觀

而定生原文已失惟其子宗石所補及史司李夏

隆永定海棠記載之尙可想見其風致也善權仙李巖南

白秋海棠亦異品

自漢以來諸儒釋三江者紛綸糾錯幾于聚訟由三

江非一又有經流源委之不同古今堙通之異勢

說愈繁而歧愈多按鄭康成曰左合漢為北江右

桃溪客語卷四

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又曰三江

于彭蠡為三孔東入海徐堅初學記三江一源三

孔入海猶言三處入海也漢地理志南江在會稽

吳縣南東入海按水經注河水引吳記曰一江東

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出為澱浦以通巨海疑即

南江入海之道志又有分江水出丹陽石城縣過

郡二行千二百里東至餘姚入海水經以爲亦南

江之原委其故迹久堙今無復可攷然餘姚之于

南江無論疎隔難通即地勢論今自海寧上河

迤西而南已高下懸殊俗諺云切了長安填沒却

吳江塔自此地勢益高南江又豈得與北江在毘

陵縣北東入海明監本無上北字宋本有之與續

道之中江出丹陽蕪湖縣西北東至陽羨縣入海

拜經樓正本

合荆溪由安興縣東南入海以上乃鄭氏所謂三孔入

海者此禹貢之三江也又按吳地記松江東北行

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松江

中此三江皆傳近海口要實鄭氏所謂三江之一

耳又越語子胥諫夫差曰吳國三江環之三江蓋

指岷江松江浙江與此不同別詳于吳三江攷

太平寰宇記荆溪即漢志蕪湖之中江此水宋時

尚通荆溪迨明初東垣既成後中江始不復東而

胡東樵禹貢錐指謂漢魏閒蕪湖水已不復東故

水經有南江北江而無中江謬甚丁升衡學博云

桃溪客語卷四

百瀆之名全列于毘陵志元任仁發浙西水利書僅

疏其知名者四十有入邑志所載凡九十有九外

此不在百瀆之內而相傳近者又二十餘瀆大抵

時移世易川陸通塞不常百瀆之名亦往往隨以

遷改難盡復當日之舊邑西又有夾苧于瀆宋單

鏐吳中水利書云夾苧于瀆東至瀆湖及武進縣

界西南至安興北至金壇通長塘湖西接五堰茅

山薛步山水直入荆溪此瀆蓋古所以泄長塘瀆

湖之水入大吳塘口白魚灣高梅四瀆開此瀆則

他州入震澤之水皆迴流深有利于三州之田也

拜經樓正本

三州謂蘇常湖夾苧于瀆及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等則又在九十九瀆及二十餘瀆之外而毘陵志等所未載者也

吳跋劉居宜與西門外有給使曰蓮盛嘗歲正月初樵于銅官山中同行數輩忽聞木犀香甚烈因其迹之果見古桂七八樹枝葉連蜷花方盛開與秋月無異眾競前以樵斧折之各攜數枝而出至中路始悟此非花時得無誤入仙境乎時已薄暝約明早更入山探之及抵家莫不驚異詰朝偕眾復往竟不得故道惘惘而歸其花蓄之旬日始落此

桃溪詩話卷四

三

拜經樓正本

與晉劉麟之采藥入恒山頗相類聞蓮盛今尙無恙

沈時陽亞卿與震澤王文恪公交最厚其居在黃瀆嘗招文恪遊張公洞文恪至中途風雨交作舟不能前榜人請先遊善權公笑而許之因寄沈詩云孤村徹夜雨浪浪思入荆溪轉渺茫湖汊無緣隨去棹善卷有路且鳴榔特因赴約翻成爽豈謂尋閑竟得忙寄語休文莫相訝好風晴日會須償王公此舉與昔賢姑遊廣愛者是一種襟度卻恨遊廣愛者無此作也

陳其年為婦人集發首述長平公主事餘若閨房之變孽亦復不少下至總章挾瑟之流雜然並列于其間雖文辭可觀一何蕪穢之不擇乎

王文恪荆溪雜興詩卷凡古今體五首書法蒼秀得晉人風格卷前有嘉靖庚申長洲陸師道子傳補寫荆溪圖圖中千巖萬壑真咫尺有千里之勢前古松蔭蔚下繫偏舟蓬底坐一人作宰相官冠服蓋卽守溪也意致極閑曠考震澤先生集荆溪雜興詩乃作于正德己巳下距嘉靖庚申已五十二年公之流風餘韻使人久而不忘如此卷今藏海

桃溪詩話卷四

四

拜經樓正本

鹽吾上舍以方家子嘗借臨之

蔣京少云宜興蓋有五溪皆分長溪之枝流隨所派別各擅勝名謝康樂作長溪賦賦不傳傳其逸句騫按藝文類聚載謝靈運長溪賦云潭結綠而澄清瀨揚白而戴華飛急聲之瑟汨散輕文之漣羅始鏡后以如玉終積岸以成沙舊志皆收之以為長溪卽卷畫溪殆因任彥昇詩有長溪水東舍之句也以予觀康樂他作罕有涉于義興者其謂長溪卽卷畫溪似未足深信康樂于會稽始寧別業遊息最久山居賦有口二巫結湖兩習瀟瀟河之

馮子虛賦倏呻倩涓張引脩堤之逶迤吐泉流之

揖曰涓疾流也音練浩淼山巉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自注云兩習

皆長溪外又云長溪甚遠故曰泉流安知前所賦

者非會稽之長溪邪且越中山水湍激故賦語云

然若捲畫溪紆餘平遠神理亦甚不似此與義山

西溪詩東坡玉女潭詩並志家一例混入惜不能

起京少而細論之

鹿乳未見於本草氣味甘平大補虛勞羸瘠尤宜小

兒痘瘡不起服之有回生之功山人首重之凡鹿

哺子以犁明每子吸十二口度一時則消一口獵

者得鹿子急殪而剖之其大若圓碁子歷歷可數

故得于清晨者乳多而得于日旰者乳少又須伺

其離母而后捕之設逢其母即以足畫地成符諸

子皆不見矣

周履道天花菜詩云天花產雁門惟此生炎洲名同

實不然事固多謬悠發春萌芽怒傷石已潛抽修

纖荇帶紅散亂蓴絲柔采援諒及阜非時誰見求

芼蘆濟芳烈投酢羅瓊羞縈筋忻照耀入盤慨網

繆側聞長老言味與防風侔惟當存下體用紆凶

年憂玩詩意天花菜似卽毘陵志土產門之山花

桃溪客語卷四

五 拜經樓正本

按五臺山出天花菜形如松花色白而大于斗香

味俱美見菌譜殆卽所謂天花出雁門者耶又七

脩類彙謂北地有天花菜滇人作料絲燈必用天

花菜點成今常州人亦工製此燈不知用何物點

成也

鮑鈇亞古叢書長興沈無咎字子慕獨行士也避地

義興所居一晦之宮水周于屋屋外隙地皆種梅

花又善藝菊最多佳種四十不娶後有湯氏女歸

之頗解韻語唱訓相得有偕隱之志嘗以夢華集

一卷見投詩皆古體似漢魏六代樂府參以昌谷

東野家法子亟賞之後復攜其內湯朝所著蕉雲

彙相示朝自號華嚴女子詩亦清婉可諷

叢書又載沈无咎樵客吟云明光殿上羞執戟歸來

深山作樵客山深木魅晝迷人每逢怪樹斫作薪

抱薪下山路逢虎斫虎頭上一百斧殊古拙可喜

華嚴女子詩嘗與其夫合刻之名笙磬同音集蕉

雲金壇人先无咎卒无咎爲作傳築埋詩亭於墓

上墓在蜀山東坡書院側或云在川步未幾无咎亦卒

于其鄉鮑鈇爲葬之碣曰清詩人沈无咎之墓昔

宋李龔卒趙王孫孟奎葬之弁山下樹梅數百本

桃溪客語卷四

六 拜經樓正本

題曰宋詩人李薈墓二事彷彿相類

仁和卓去病先生少負經濟才常以天下事為己任平生師事許孚遠友事高攀龍與胡同嘉同學相契舉萬歷壬子鄉薦歷工部員外郎左遷大同府推官時盧公象昇方為總督兵戈倥偬去病頗贊碩畫哈卜二酋請開馬市時議將不許之去病奏記象昇方今邊隅多故宜寧戢二酋且諭西哈保全殘卜以存中國大體而安邊境牽制敵國象昇深以為然即請行之量移兩淮運判歲大稔為淮人請賑語直切多忌諱坐是罷歸年七十餘卒去

桃溪客語卷四

七

拜經樓正本

病湛深經術有易學詩經春秋辨義文震孟進講春秋將錄以獻會去不果予嘗構得易學凡五十卷蓋其精究易旨而尤詳于象數之學靜志居詩話謂去病著述等身惜不甚傳斯其一斑與近有作秋鐙叢話者載乾隆甲子常州荆溪開引河巡檢張某董其役掘得古塚碣曰唐詩人戴叔倫墓復有銘曰筮之吉卜之凶六百年後遇大工云考新唐書本傳叔倫金壇人德宗時為營管經略使封譙縣男碣不應僅稱詩人且德宗至乾隆甲子不下九百餘歲而曰六百年後是干紀歷近

遠且懵然至銘詞之鄙謬斷非出自通人之手舊傳獨松關故塚輒文筮言吉龜言凶百年墮江中蓋好事者竊取之耳

日觀山人藏芥茶法芥茶製成後不可近火若用炭焙則香氣全失而色亦變入錫瓶亦然藏者須用磁罈極大者焙乾放塊子石灰斤許上再加竹箬燥竹紙然後將茶傾入紮好歷以大輒用時隨取出一二包則味與色俱全若錫瓶內只可供數日用耳昔陶石簣與袁中郎品茶謂龍井頭茶雖香尚作草氣天池豆氣虎邱花氣惟芥非草非花類作金石氣又若無氣所以為佳真者斤二千子寬之數年僅得兩許可見當時風俗醇朴好事如袁中郎尚不能多得今則以偽亂真且比比矣而人復有愛其偽者遺其真者一物雖微足以論世也夫

桃溪客語卷四

八

拜經樓正本

宋建炎中盜郭吉哨聚宜興官軍莫能討問岳武穆至遂遁入太湖武穆追擊大破之復遣辯士說馬臯等盡降其眾今宋史岳飛傳並脫說字宜盜以平往年有遊張公洞于石壁中得銅官印大小若干枚上塗以金或疑吉所藏者吉之黨又有張威武武穆以單

騎斬之見本傳

福清葉文忠公以天啟甲子秋日遊善權洞題詩四

首同遊者為周警餘封君陳百三大參李念劬方

伯萬元治郡丞蔣鍾 憲副毛伯高給諫周玉繩

中允張國瑗葉伯英蔣文遠三山人詩曰曾說張

公洞最奇此閒奇絕到方知半空忽見瑤臺起四

壁爭看玉乳垂絳節東西時往返丹梯上下各逶

迤不知混沌何年鑿畱與遊人好採芝松門深鎖

石牀虛不許塵凡更結廬洞自仙人畱鬼斧寺從

浩劫見雷書雲中鷄犬聲常寂潭底蛟龍氣尙嘘

桃溪客語卷四

九

拜經樓正本

若識勝遊能有此黃扉早已賦歸與方外從來說

善權棲真今見洞中天巖懸瀑布皆成雨石傷丹

邱盡作田震澤波光搖杖底荆溪峯翠落尊前山

靈莫笑初相識曾讀南華第幾篇天開洞府似層

樓一半玲瓏一半幽滴瀝泉聲偏入夜籠蔥樹色

最宜秋山僧漫說真人渡野老爭誇宰相遊勝地

幾時能再到每于臨發更遲畱按明史宰相表文

忠以是年秋致仕然則其出都歸途卽為此遊與

詩刻石今在善拳寺中書法若秀頰類董香光

谷繼宗嘉靖中宰宜興在任三載嘗謀興復水利惜

時未能用按伍餘福三吳水利論曰夾苧干宜興

志無也惟宋畢錡遺書論及其事而今無復有知

故道者近得聞其詳半在宜興半在武進半在金

壇東抵漏湖北通長蕩湖西接五堰蓋昔人以泄

長蕩湖之水以入漏湖泄漏湖之水以入大吳塘

口白魚高梅四瀆及白雀溪而北入常州運河以

歸大江于水勢甚便自五堰既廢之而後其所謂

夾苧干者亦復湮塞皆為桑麻之區雖有清東清

西相去百里終非水道至于橋名亦譌鴨嘴之呼

將掩其舊以圖其新去其不利以冀其利而其鄉

桃溪客語卷四

十

拜經樓正本

父老亦有能知利害者曰是禹之利也為鯀壅之

是欲去鯀以就禹也始信錡之言不誣而今縣尹

谷繼宗者相與議以為一勞永逸之計蓋此計一

行上可以接漏湖而運河有功下可以遠荆溪而

震澤無害錡稱深利于三州以予觀之豈直三州

然哉惜乎自宋以來一奪于漏湖之田戶再奪于

兩浙之豪民良法美意寢而不行至今識者惜之

而二縣之民亦置之何有噫繼宗邑志歷城人考

進士題名碑云山東濟南衛官籍臨淄縣人嘉靖

丙戌進士善拳寺碧鮮菴碑作谷蘭宗蘭宗殆其

別字

三吳水利議又云縣志稱百瀆在宜興者七十四在武進者二十六顧其亦有不能盡如古者何則時異而勢亦殊利盡而弊亦起安能為之一哉孰如志有五千瀆而冊則亡冊有大墟瀆而志則少其名號已不能無魯魚之譌而況古人所謂瀆者吾恐未必然也或者勢家豪族有去彼取此之意乎不然何另立一名以淆之也吾觀其地勢縣東南為上瀆縣東北為下瀆古人以荆溪不能當眾流奔注之勢遂于震澤之口疏為百派各為分域而

桃溪書卷四

十一

拜經樓正本

又開橫塘以貫之約有四十餘里蓋橫塘者水之經也所以直南北者也百瀆者水之緯也所以列東西者也然則荆溪之害可以謂之無而未必無震澤之利可以謂之有而未必有豈其天作而人壞之耶

小水洞穹窿窳窳勢與乾洞無異惟乾洞可秉燭而入小水洞則水直穿山腹而出深不可測屏之窮歲岸可灌田數千頃洞口怪石瓊瓏鍾乳滴水中琤琤如鐘磬音晝夜不絕乾隆癸丑正月乙未味爽洞忽傾圮聲聞遠邇沙填石壓谿水為不流

所謂穹窿如室者今僅遺峭壁昔人題字無一復存矣

顧亭林郡國利病書宜興縣有東九水西九水居人不識其義加水為汎郡縣志水利考諸書俱作汎字按汎音軌側出泉也豈得音九漢書地理志云北江從會稽毘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案漢書地理志作西南此蓋傳寫之誤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水經及荊州記云江出岷山至潯陽分為九道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右中江東北至南徐州為北江金陵志云中江舊

桃溪書卷四

十一

拜經樓正本

經溧陽州界今永陽江亦名九陽江在州西北三十里即其遺迹前漢地理志桑欽水經皆云出蕪湖縣西南東北至陽羨縣入海開元開蔣日用作宜興案當義與城隍記云此縣南歷中江風波不借云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濠作五堰拖輕舸饋糧其遺迹在溧陽界銀林雙河東壩之地蘇東坡奏議云溧陽縣之西有五堰所以節宣九陽江之眾水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販賣簾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阻因給官中案水利書廢去五堰既廢則宜欽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暴漲皆入

宜興之荆溪而趨震澤矣時元祐六年也是時中江尚通其後東壩既成中江遂不復東惟九陽江水入荆溪耳據此則東九西九正所謂九陽江耳何得為汎乎案亭林以汎為九之譌語誠是但謂即九陽江則恐未然金陵志云九陽江在溧陽西北三十五里溧陽又在宜興西北九十里則九陽江距宜興且百數十里安得以為二九即九陽江果如所論則今湖州府東南有水曰南潯亦可謂是即潯陽江乎予細考邑志合城外遠近所注溪流凡一十有八其在東南與東北者八曰荆溪新溪泖溪朋溪吳溪陽溪東瀉溪東溪即東在西南與西北者十曰慈湖溪忻溪考溪連河溪爛路溪寒溪了溪屋溪桃溪西溪即西安知昔人不因東西皆九水所匯故謂為九而俗又誤加水旁作汎乎閱世既遠雖各溪或開或塞未必皆合當日之舊然其所以命名之意大率不過如此舊志又謂自泚洲至西九三九二十七里故謂之九不知東九又何說耶王百穀荆溪疏作汎又作汎云汎亦字書所無要皆不足據也

唐李戡字定臣渤海敬王奉慈七世孫也幼孤好學

二十舉進士吏唱名乃入戡獨恥之翌日歸江東隱于陽羨里陽羨民有鬥爭不決不之官而詣戡以辨論著凡數百篇後為平盧節度使王彥威從官卒于洛陽而歸葬陽羨戡又名飛杜牧之為作墓志銘戡嘗惡元和有元白詩多纖豔不逞而世競重之乃集詩人之類夫古者斷為唐詩以譏正其失詳唐書宗室傳戡詩文不多見荆溪外紀載其陪侍叔相公遊善權一絕似偽撰此題不足據辨詳五卷至邑志於玉潭山莊下稱戡為李刺史尤謬孫仲益自象臺歸卜居湖汶晚歲精力猶不衰周益公嘗過之時仲益年八十有七矍鑠不異少壯壽

逾九十而沒內簡尺牘中與張季楚宣幹云粉白黛綠乃疾病之根一刀兩段不可復疑也觀人品不足齒而雷意于內景卻深

朋溪以董令升得名在宜興縣北五里王徐二志北五十里宋令董升居此皆大謬令升僑居宜興嘗卜築溪上買廢田數十畝鑿為池種蓮以娛母齊安郡太夫人池中比三歲產異蓮人以為瑞及母喪將葬冬月大寒後圃木芍藥忽發一花千葉重跗累萼送客莫不嗟異爰因作圖以示客詳孫觀朋溪雙蓮記南畿志宜興縣古蹟有瑞蓮亭今縣北尚有亭子坪疑皆令升故蹟惜無可攷

詞海遺珠載陽羨溪寺壁間無名氏詩碧雲亭上碧
 流飛竟日迴環面翠微梅萼破香知臘盡柳梢含
 綠送春歸風前古澗琴三叠雪後羣峯玉一圍遙
 想上人清太甚水晶宮裏說禪機今題詩雖不可
 考要非龍巖金沙龍池玉女諸勝不足盡其趣也
 郡國利病書郭瑛曰陽羨縣有張公洞密有二堂今
 宜興有張公洞予與韓克一曾入其中信為瓌奇
 然不知孰為二堂也縣西北案當作西南又有善卷洞
 者上下二重若堂室然豈璞以善權為張公耶竊
 疑此亦亭林之誤張公洞從後洞入穴口僅如甕
 拾級如蟻懸空而下路皆通暗然炬行數百級有
 石室漸大仰望穹窿若厦屋傍多怪石如玉柱丹
 竈仙人田等此一堂也更行數百武漸有天光然
 路復稍隘再向東南行百武天光愈豁石室愈大
 有盤陀可坐百十人即宋時築燒香臺處此又一
 堂也第昔人相傳遊張公必須由後洞入則所見
 如是若從前洞則一覽輒盡無復餘意而橫關阻
 礙險隘甚多顧韓之遊想不得此法故未能盡其
 要領又案爾疋山如堂者密若善權乾水二洞雖
 一高一下遠望勢若重臺而又不可謂之密有二

桃溪客語卷四

五

拜經樓正本

堂矣姑識之以俟博洽者詳焉
 祠山在廣德州西五里祠漢張真君勃相傳真君烏
 程人治水有功後化于茲山因立廟祀之靈顯屢
 著故廣德建平深木高淳長興等皆有其廟而宜
 興亦有數處案盛希年祠山廣惠廟埋藏記神以
 西漢神雀三年二月十一日生深明水火之道嘗
 自長興荆溪疏鑿聖瀆志欲通津廣德是荆溪亦
 神迹所經其舂鑿固宜
 明耿炳文父君用從太祖渡江積功為管軍總管授
 宜興與張士誠將爭柵力戰死炳文襲職遂領其
 軍取廣德進攻長興詳見本傳是君用實為立捍
 寇難而死亦宜祠之忠義炳文之卒實在洪武二
 十七年劉三吾所撰炳文墓志確鑿可證而紀傳
 皆云建文命帥師討燕至燕王稱帝之明年被譖
 懼而自殺竝譌枉蓋由實錄為西楊改削文獻無
 徵不可據為典要詳朱錫鬯與馬寒中書此事尤
 有關係因論君用事井及之
 王象之輿地碑目載張公洞唐人留題及南唐韓熙
 載洞靈觀記今張公洞唐人留題尚有存者而會
 仙岳上唐人留題尤多并有勅一通茲錄于左勅

桃溪客語卷四

共

拜經樓正本

請道修□□□五岳四瀆名山右第一行大川十國

化所□□□告□□右第二行十二年三月廿五日

□洞靈觀修右第三行章醮功德□□度□□□

右第四行使朝散大夫行內侍省內侍魏成信右第五行

□□□元都觀主賜紫□□王嵩右第六行字左旁靜

右第七行判官儒林郎行掖庭監作邵國右第八行

承務郎行掖庭局丞魏青□□右第九行使常選常守

貞道士賂真運右第十行從口修功德使檢校官常

州口試光祿卿辛□□右第十一行都知檢校官常州衙官

守安州義安府折衝□□右第十二行賜紫金魚袋

楊檢右第十三行朝散郎常州錄事參軍韋誕右第十四行

將仕郎守義興縣令桂□□右第十五行洞□□奉

義郎試義興縣丞□李勳右第十六行右勅正書在會

僊尚上惜歲月莫可考其餘古今人雷題尚多詳

予陽羨摩厓紀略

祠山事要指掌集八卷宋嘉熙乙亥周秉秀著中述

張王有妃一人夫人二弟九子五女一又有方使

者亦佐王治水別祠于方山廣德州志又載王治

水常變形為蝦夫人餉之約桴鼓為候一日偶遺

粒鼓上鳥啄之有聲夫人急餉王倉卒不及復形

遂入祠山而化故今廣德俗每歲遇神誕決旬禁
食豕肉祭必以鵝即豕膏露唇立遣神誕歷試不
爽惟宜俗稍寬耳

靜山菴在宜邑北二里有唐石幢失其蓋僅留下載
高四尺餘八面上方各有一佛像下刻陀羅尼經

文多漫滅末有大唐開元廿六年歲在戊寅二月
己亥凡十五字猶可識書法端整類顏平原作邑

志者不知為陀羅尼幢但謂之唐國碑尤可哂也
顯親光孝禪院在城南二里舊為法藏寺別院宋建

中靖國初蔣樞密之奇請為墳利賜今額元至正
初僧方厓建聽秋軒于萬竹間虞邵菴柯丹邱輩

俱有詩不久燬于兵明洪武時僧成大移建今地
厥後又屢更興廢今聽秋軒已鞠為茂草惟邵菴

丹邱及明王問等詩刻數石猶存
司農劉夫人墓碑其文平輿許子將撰洪氏隸續所

載已止半截明盧熊猶得舊刻而案其韻句今殘
碑久亡拓本亦不可復見開合隸續與荆溪外紀

所載而校其同異于左漢故第一行司農夫人祖
自會稽山陰姓劉氏伊述夫人受特貞剛體性純

淑非禮不行關一人洪仁洪關四字石洪無沈哲
關二字石關五字

桃溪客語卷四

拜經樓正本

槍洪關三字沈無九族穆洪關三字同洪無沈三字不沈爭沈

子孫息盈房導南以洪關七字篤關七丹洪無儀三

字容德配古列任似為關八宮洪空一字復關金洪

十一字沈金酒洪甘香車騎陣關七陣沈公沈關

巖口沈無奉洪關七字侯相口沈無迎醫極悠遠沈作

索沈作名洪關九字幽藏咨嗟酷洪關十字鄉人

命洪無沈德洪關四畫圖像甄采其沈作典關七字

沈關五字不忘夫人為太尉許械之妻蓋立碑時

械猶未為太尉故稱司農夫人此碑與太尉碑歐

趙二錄皆不載故其歲月莫可考洪氏謂劉夫人

桃溪客語卷四 九 拜經樓正本

碑蓋立在光和之前想當然爾太尉墓在城南周

瀆今其地人猶謂之許墓

許太尉廟今雖莫可考大抵與墓道不遠吳處厚青

箱雜記云開元中諸孫重刻碑陰有八字所謂談

馬礪畢者也司農劉夫人碑至南宋初猶在許氏

墓而太尉廟碑則已不可見雲麓漫鈔云紹興丙

子冬過頤山訪故人邵子門驚案隸續又載建康

君殘碑偉與子門不知是一人否有殘碑云舟

行許墓側得之洗而按讀知為械碑也所有字古

隸與今文相錯舊隸漫處則以今文足之疑後人

不忍礪去舊文以今文刻于漫處所謂許碑重立

也據趙氏所言是原碑故未嘗盡亡殆開元中其

廟已毀而碑多剝蝕故諸孫以舊文補刊而重立

于墓上初未嘗別礪一石也

宋時有香蘭山寨在邑東南五十里蓋以備太湖者

土兵頗累民紹定中岳肅之將之淮東經湖汊至

青口居民有以摘山為寨兵所擾肅之為直之後

數歲復過此遇數老父攜筐筥拜道左曰適見騶

從聞公之姓曰是姓稀必吾官也敢以新茗為贄

肅之卻之詩以識感云路旁迎拜正紛紛為憶鉏

桃溪客語卷四 十 拜經樓正本

山話事因老去可憐心尙在姓稀猶是耳曾聞驛

追少日傳行客犬吠多年絕過軍慚媿一錢無以

稱殷勤為謝若溪雲時蓋嘉熙庚子歲也武穆有

德斯土故其後亦有居宏興者輟耕錄載岳王墓

在杭樓霞嶺元初以來漸傾圮江州岳氏諱士迪

者于王為六世孫與宏興州岳氏通譜合力以起

廢廟竊意所謂通譜者當是通江州與宏興州岳

氏之族合力以起廟寺非必若後世之攀援強合

者謂之通譜也肅之雖不居宏興守嘉禾日嘗出

貲屬邑令戴桷佐建王廟其校正九經每卷後有

方印曰相臺岳氏刻梓荆溪家塾今傳本世猶珍之

附 朱竹垞與馬寒中書

劉三吾集千乞覓借愚一觀緣集中記有為耿炳文作墓碑乃奉於洪武二十七年此明徵也今正史野紀俱載建文命之出師討燕此一大可疑事蓋實錄為西楊改削文獻無徵不可不為辨明恐貽誤國史所關匪小耳竊按此書真蹟今藏海鹽張選巖太學家予嘗據竹垞之說以載於前然劉三吾坦庵集有洪武二十七年

桃溪客語卷四

王

拜經樓正本

為耿炳文撰三代祖墓神道碑而並無炳文墓碑蓋竹垞偶爾誤記似未可據以為實頃陳仲魚孝廉為攷之如此故附識卷末以正前說之

嘉慶丁卯十月記

桃溪客語卷四終

桃溪客語卷五 續編

周益公自紹興癸酉迄淳熙己酉三十七年間凡六至空與屢欲攷東坡在此月日後得空與主簿朱冠卿續編本邑圖經載東坡四事其一黃土去縣五十五里東坡與單秀才步田至焉以酒見餉謂東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真活人邑人舊傳此帖今亡其二長橋元豐元年火焚按王升長橋歿謂元豐二年火焚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忻濟未東坡過邑為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按今在橋側曰晉平西將軍周孝公斬蛟之橋凡十二字乃宋謝

桃溪客語卷五

拜經樓正本

采伯重刻此刻石道傍崇寧禁錮沈石水中其三所記疑有訛刻石道傍崇寧禁錮沈石水中其三東坡初買田黃土村田主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之其四邑人慕容輝者嗜酒好吟不務取進家于城南所居有雙楠並蓋東坡訪之曰為雙楠居士王平甫亦寄以

益公攷東坡在陽羨月日甚詳有足補紀年錄年譜所未備者今錄于左云蘇文忠公以元豐七年量移汝海四月離黃州五月訪文定公于筠七八月之交畱連金陵遂來常州度九月間抵空與聞通

真觀則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不知凡爾幾日

也今觀楚頌帖及公孫季真所藏淵明丈夫志四

海詩皆題十月二日又云空輿舟中寫詩西宏興

不過旬餘復回郡城按紀年錄及年譜但云東坡

年會至常州遊陽羨自此遂趨汝州過泗遇歲除

八年正月四日乃行道申上書乞歸常州三月六

日至南京被旨從所請回次維揚有歸安與曹題

竹西三絕蓋五月一日也同孟震遊常州附舍詩

云湛湛清池五月寒而謝表謂今月二十二日到

常州言其為五月無疑是月被命復朝奉即起守

文登次韻買耘老云東來六月井無水仰看古堰

橫奔牛七月二十五日與杜介遇于潤之金山贈

以古詩八月二十八日復贈竹西無擇長老絕句

則在是月日歷歷可攷其冬到郡五日而召自此

出入侍游以及南遷逮靖國辛巳北歸竟薨于常

不暇踐種橘之約矣其帖今藏寓客董伯揀家董

氏世為東秦名儒祖暨大父在高皇時學外

制士林榮之伯揀亦篤學嗜古能濟世善也右

並詳益公全集董伯揀借未知其名疑當是令升

之裔蓋令升嘗構楚頌亭于朋溪故楚頌帖猶藏

其家也

郭知訓提舉字宅心樞密三益子宅在觀巷自謂東

坡舊居門外數步即通真觀造于陳大建三年志

二初名宏道唐改興道宋賜名通真觀有雙柏紹

興二十八年大風拔一柏去其一甚大未幾亦不

存又有丹井相傳呂洞賓屢至此以其有丹也唐

人嘗作觀記南唐徐鉉亦為之鉉亦為篆額見歸

廬陵日記與邑志互有詳略

東坡至陽羨嘗館邵民瞻家邵時為邑中大族有園

臨水最擅林壑之勝中有天遠堂蓋取東坡滿庭

芳詞畫樓東畔天遠夕陽多之句又移蜀中西府

海棠宏邑始有其種皆由東坡致之也

荆溪外紀所載詩文多不可信若李戡陪侍叔相公

遊善權一絕尤為可疑按戡為渤海敬王奉慈七

世孫是時宗室之為宰執者惟程石宗敏夷簡程

石為戡六世祖行宗敏夷簡並戡大父行不知所

謂叔相公者何人也竊意此必作外紀者偽撰蓋

以俗稱李贛為宰相故假造此題以贛為叔而戡

為姪不知戡卒于開成二年贛至咸通八年始以

俸贖善權距戡之卒且三十年即使少時或與同

桃溪客語卷五

拜經樓正本

桃溪客語卷五

拜經樓正本

遊戡亦斷不肖謬認蟻為叔且題曰陪遊而詩又云十里亂山畱俗客自嗟無計到禪林何耶

舊志列喻鳧于人物傳致謝昇羽睦州詩派序云新定自元和至咸通以詩名者凡十八人內列喻較書

鳧及喻坦之二人則鳧實嚴陵人也鳧有夏日因懷陽羨舊遊寄裴書記云落日太湖西波涵萬象

低藕花薰浦激菱蔓匿鳧鷺樹及長橋盡灘迴七里迷還應坐籌暇時一夢荆溪鳧開成五年進士

姚合送鳧詩有闕下科名出鄉中賦籍除之句疑鳧本陽羨人登第後或徙睦州耳坦之鳧子明人

桃溪客語卷五

四

拜經樓正本

輯唐詩亦以坦之睦州人可見

陳陳暄為後主所輕狎後以艾灼悸死其詩多纖佻浮靡殊乏警鍊之致見昭作流傳尤少聘齊經孟

嘗君墓云薛城觀舊迹征馬屢徘徊盛德今何在惟餘長夜臺蒼茫空隴墓顛頽古松栽悲隨白楊

起淚想雍門來泉戶無關吏雞鳴誰為開此詩音節瀏亮殆勝于喧也詩見文苑英華

楊鐵厓張公洞詩云五月八日記遊仙三十六天洞靈洞洞中窗戶夜不扃地底風雷日相哄巉巖靈

骨誰手鑿納納虛衍芴時頰龍頭虎臥絡薜蘿委

蓋垂旃挂鸞鳳莖高玉屑陳金梓窪陷瓊漿流礪

瓮元田鴉色白於鷗丹室蛇光紅似蠓石函綠字紫泥封元圃瓊華青子種白驪有跡踏石田金虎

無聲飲銀汞樵柯已爛商四朋藥輦初過茅二仲牛車望氣待著書螺女行廚時進供胡麻畱飯阮

郎來林屋刺船毛父通夫聲或作迴音河過也王生石髓隨手堅吳客求珠空耳繼九靈太廟苞氣母五岳真

圖特兒弄書傳丹篆爾何須石化黃金本無用玉盆濯髮天雞鳴鐵笛穿空神馬鞭符行律令鬼承

呵聲出腦官龍聽頌未應片石隔仙凡溪上桃花自迎送此詩瓌奇幽異古今遊張公洞詩罕有出

桃溪客語卷五

五

拜經樓正本

其右者按鐵厓以至正丙戌至空輿張公洞口摩厓有題名云至正六年口月八日會稽楊維禎領

客富春吳復口七人來遊賦詩殆即是時任公釣臺舊志在縣北一里臨荆溪而不能指其故

址周益公汎舟遊山錄云丙戌食後汎舟度長橋至邵園邀方遠小酌天遠堂荷花盛開其旁即吳

師尹宮教之園初任叻釣臺在水涯師尹夷之別築臺於傍師尹近死園已荒而古跡湮為菱葑矣

據此是釣臺自梁迄宋經六百餘年而後為吳氏

所夷也

任彥昇集到漑為建安太守時昉嘗從求二綵段寄以詩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為惠須及時無待涼秋日考隋書食貨志謂梁鐵錢至為惡薄民間貿易至以車論而任詩云兩當一蓋以車論者乃民間私鑄而官錢則仍兩當一而已又金疊子載漑酬任昉求雙絲段詩云予衣自百結闕鄉空入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者貪前任所求二絲綵字疑絲字之譌蓋二絲段即所謂雙絲段耳

志家相傳孫皓國山封禪刻石埋銀龍銅馬其下乾

桃溪香語卷五

六 拜經樓正本

隆癸丑予與唐荆溪仲冕及同人謀結石亭碑上以庇風雨啟土至底見碑下乃山頂一片石鑿平無少空嵌可埋銀龍銅馬者始知千百歲之傳聞不如一朝之目睹也

李贛與王鐸進士同年後俱得路嘗恐鐸之先相而己在其後也迨路巖出鎮益失其勢鐸柔弱易制中官愛焉洎韋保衡將欲大拜不能先于恩地將命鐸矣贛陰知之挈一壺家酒詣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攀附也願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以飲鐸妻李氏疑其壺焉使元奴傳言于鐸

曰一身可矣願為妾兒謀贛驚曰以吾斯酒為鴆乎即命一大爵引滿自飲之而去事出玉泉子此亦石林所謂贛之名迹也

洞靈觀在宋時累有降賜真宗天禧中右金寶牌其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仁宗慈聖光獻皇后有玉杯琰上上大吉中平不利又聖母殿小池乃京師醴泉觀水蓋不獨章獻皇后之夾紵玉仙而已觀中石刻則有唐長慶四年楊漢公題名南唐保大九年韓熙載記文宋蔡肇可並見歸廬陵日記今無一存者

桃溪香語卷五

七 拜經樓正本

宋臨海陳子高嘗作陽羨春歌一篇明人輯唐詩誤收於李郢後遂有踵其失而不察者按此歌發端云石亭梅花落如雪土飯爛斑竹茹赤祝陵有酒清若空煮糯蒸魚作寒食無論石亭之古迹竹茹之土產清若空之酒名皆未著於唐時至云風光何處最可憐邵家高樓白日邊蓋宋時宏興邵氏最為鉅族臨溪有名園所謂天遠堂者尤才人勝流之所集周益公言之甚詳故歌中猶云爾也其非李郢作必矣

任彥昇為御史中丞嘗與彭城劉綽劉苞劉孺吳郡

陸陞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武原到溉到洽文
酒交遊時號蘭臺聚九人在當日皆文學知名亦
人人有集迄今詩文流傳惟兩到最少溉猶有數
短章而洽竟無一篇之遺豈因孝標廣絕交而後
人皆薄其兄弟爲人并所著而唾棄之耶

世但有夜光木未聞有夜明竹宏興邵孝子墓獨產
焉孝子名志珪九苞里皋陸人也天性至孝少業
儒家貧棄而力農以養親弱冠時父得危疾聞醫
言糞不甜滑可治乃私嘗之復割股以進父旋愈
又數年無疾而卒志珪晝夜哀泣既葬廬墓側未

桃溪客語卷五

八 拜經樓正本

嘗歸宿迨母喪畢亦然雖祁寒酷暑不少閒久而
墓側夜光之竹生竹初生無異于常亦不甚修偉
數月籜解枝葉漸枯至夜輒有光熒熒然若熠燿
之在葱管中自雍正庚戌七月至于冬日始熄遠
近見者莫不嗟異具疏其事聞諸當事請旌其廬
志珪自陳力辭遂中寢志珪既沒又五十餘年至
嘉慶丙辰春而夜明竹復生子初未之信得一枝
目驗之良然藏于篋中近百日乃已按孝經援神
契曰庶人孝則木澤茂浮珍舒恪草秀水出神魚
噫聖經之語不誠信哉餘詳予夜明竹記

張公洞中有平坡號燒香臺舊志謂宋淳熙初宏興
尉趙伯津築按周益公歸廬陵日記隆興元年四
月遊此云入張公洞初至燒香臺頗平廣隆興元
年下距淳熙初元十餘載而已云然疑本有此臺
伯津或增修之非創于其手矣

董令升集不見于宋人簿錄故詩文流傳不少槩見
朱翌有陪董令升西湖觀競渡詩云馳波鬥艦疾
輕鴻歌鼓喧天保歲豐直而北風吹雨過卷簾斜
日照樓紅吳兒戲水川長技太守行春如醉翁社
稷中興豈無日羣魚躍水正飛空行樂何妨縱水

桃溪客語卷五

九 拜經樓正本

嬉勸耕猶喜及花時風和官柳未飄絮綠滿園桑
無附枝訓練指麾談笑裡清涼滿酒古今空西溪
雨足歸舟穩會送高帆入鳳池又有次韻董令升
尋幽亭競秀亭性樂堂玉泉四絕竝見潛山集疑
皆令升守新定時倡和之作蓋新仲紹興中嘗僑
寓桐廬

謝愚山先生云檀弓梁木其壞下劉向書美家藏禮
記有則吾將安仗五字任鈞臺作禮記章句以爲
今家語亦有此句遂取以補入此先儒之所知之
而不敢也

善權乾洞口有草懷李會伯摩厓題仙李嶸三大字
筆甚雄偉仙李之名前此未聞不審長孺當日以
己與嶸經皆賴卿之裔故以名嶸抑別有仙李之
事乎惜記載闕略莫得而詳之

王象之輿地碑目張公洞唐人題注云見張公洞

下按今碑記全書已軼其文無可攷予以嘉慶丙

辰五月與鳳臺符大令繩武同遊張公洞徧閱摩

厓石刻略記于左勅請道修云凡十五行正大

歷口年歲次甲寅口口口月十日奉勅口口口張

公洞口口二行承奉郎知常州義興縣丞一行李

正書桃溪客語卷五 十 拜經樓正本

隱芝王衡產樞司馬經綸貞元廿年春三月十三

日四人題樞侍姑尼圓義衡從姊尼幻通遊十一

書以上唐開元二十二年秋住山梁口口口明

會仙岳口刻于洞口二行正書以張公洞其餘宋元以來甬題及

書甚古而無歲月可稽者別詳予陽羨厓紀略

宏興之為邑北為水道東西皆崇山峻嶺東南有太

湖之巨浸惟西南平曠少山直通廣德宣歙諸路

故南宋于此設寨以土兵屯守且視為江浙之門

戶宋史劉光世傳給事中程瑀言光世兵未渡江

金人或渡淮江浙必震光世方遣人按行宏興湖

泫之閒以備退保上以章示光世又今南門外有
岳隄乃武穆師行築此以通騎道則斯地在當時
為劉岳諸將往來經略之所迄今閱數百年黃童
白叟鑿井耕田罕有能指其阨隘者蓋天下之平
久矣

桃溪客語卷五 十 拜經樓正本

鏡窗叢錄卷一

中華書局
編輯所
影印

句 吳 吳 翌鳳

世稱倉頡始制爲字宋衷皇甫謐俱以倉頡爲黃帝史官不知伏幾居黃帝前已言作書契不應先有書契後有字且管仲言古三王以前封禪者七十有二君皆紀號泰山莊子言十三代之封有紀勒者千八百餘所夫曰紀號曰紀勒則必皆字也春秋元命包敘帝王之相曰倉頡四目則倉頡者乃伏幾前一帝號也故蔡邕曹植皆稱曰頡皇呂不韋亦曰史皇氏

鏡一

其謂爲黃帝史臣者謬也

古算法有五曹算經五曹者田曹兵曹集曹倉曹金曹也生人之上用天道下分地利故田曹爲首既有田疇必資人力故兵曹次之既有人衆必資食飲故集曹次之衆既會集必務儲蓄故倉曹次之倉廩貨幣交質變易故金曹次之

今所傳女孝經乃宋侯莫陳邈妻鄭氏作侯莫陳三字

氏也今竟作陳邈誤矣
云後魏金瓶石錄見又邨塾所讀三字經宋末區適子撰見廣宋遺民錄

周禮奚三百鄭氏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無

才知者爲奚即今之侍史官婢此說非也周禮無縣官之文孟子固嘗言罪人不孥矣雖甘誓有我則孥戮爾之文然此乃臨三軍之矢辭非通行之法令也借曰有之必大逆無道者然後沒之周公立法何以逆知後世大逆無道者如是之多而立制奚女必三百人乎又天官所統有女酒女漿女籩女醢女醯女鹽女羶女史地官所統有女春枕女饋女棗皆非罪女也而鄭概訓爲女奴夫沒罪人妻子者春秋戰國事也至今遂爲律令漢因之鄭氏以今訓古不可通

鏡一

二

矣又許叔重說文訓妾字謂有辜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案左傳僖十七年晉惠公在梁梁伯妻之孕過期卜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及生男名圉女名妾皆以賤名之非以罪人名之也
日句踐行成於吳請臣請妾是固罪人之稱矣豈必得接於君乎漢以來公主命婦皆自稱曰妾蓋臣事之通稱爾

禮記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楊升菴曰古注孚尹者浮筠也
言玉之德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微之出門行詠采玉事云求之果如言

剖則浮筠賦蓋用古注

宋太祖取武人以車軸身琵琶腿為準格

元時進賀表文觸忌諱者凡一百六十七字著之典章

逮明太祖恩威不測每因文字少不當意輒罪其臣

當日有事園丘惡祝册有予我字將譴撰文者桂正

言於帝曰予小子履湯用于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廟

以古率今未足深罪帝怒乃釋一百六十七字者極

盡歸化亡播晏徂哀奄味駕遐仙死病苦沒泯滅凶

禍傾頽毀偃仆壞破晦刑傷孤墜隨服布孝短夭折

災困危亂暴虐昏迷愚老邁改替敗廢寢殺絕忌憂

切患衰囚柱棄喪戾空陷厄艱忽降埽擯缺落典憲

法奔崩摧殄殞墓橋出祭奠饗享鬼狂藏怪漸愁夢

幻弊疾遷塵亢蒙隔離去辭追考板蕩荒古述師剝

革睽違尸叛散慘怨尅反逆害戕殘偏枯眇靈幽沈

埋挽升退換移暗了休罷覆弔斷收誅厭諱恤罪辜

愆土別逝泉陵此延祐元年十一月取定擬至三年

八月寬其禁矣然如仙靈歸化泉陵諸字州縣名犯

此者極多不知當日作何迴避也

安祿山肚垂過鄰重三百五十斤見姚汝能祿山事迹

及錢希白南部新書

僧家祇律首在戒淫法秀道人嘗呵綺語乃經典所載

三十三天色界欲界居其二七佛皆有妻有子如來

為太子時有三夫人有六萬采女上天之最尊者莫

如帝釋而采女多至四十三億萬二千五百人娶修

羅之女以其美也後與采女戲池中女以告修羅遂

有戰鬪之事閻浮王晝則治事夜仍與諸采女行樂

又佛所說男女情欲有日以相視為樂以相有為樂

以相抱為樂女以相觸為樂男以出不淨為樂其穢

褻有甚於閻巷之所談議者吁可怪也

涅槃經有秃居士今人罵僧曰賊秃亦有本梁荀濟表

鏡一

四

曰朝夕敬妖怪之 鬼曲躬供貪淫之賊秃

天智玉名逸周書甲子夕紂取天智玉五環身自焚注

庶玉則銷天智不銷紂身不盡也

吳王之女名二十故吳人呼二十為念見兼明書

漢之取士其射策中者謂之高第又尹翁歸以治郡高

第則不獨甲科有第矣隋唐以來始有及第之稱又

隋書百官志公侯封郡縣者境內稱之曰第下是又

第宅之第

進士乃唐科目之一凡試是科者通謂之舉進士有舉

進士不第者如孟浩然應進士不第皇甫鎮舉進士

二十三上不中第是也今殿試後始謂之進士其中會試而未殿試者謂之中式舉人與唐制異

宋張鄧公士遜與寇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過張齊賢王隨復往卜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顧而笑以退因是卜者銷聲不復有人問之窮餓以死其後四人皆如其言夫一日而識四宰相技亦神矣而卒窮餓以死甚矣古人之不好諛也

康熙末常熟杜昌丁入藏過瀾滄百里其部落曰狝狝有小女名倫幾卑者聰慧明豔能通漢語昌丁來往

鐙一

五

屢主其家見輒稱木瓜呀布木瓜者尊稱也呀布者猶言好也彼此有情臨行以所挂戒指爲贈揮淚而別天倉沈光祿起元作歌貌其事

歸田園在吾郡婁門內明刑部侍郎王公心一所創也其西卽陳相國之遴拙政園陳旣敗更數主今爲葉蔣二氏所有土人競指歸田園爲拙政園非也中有蘭雪堂古木參天池清石秀向與其後人彭齡商賢交時過之商賢沒已四十年而園亦摧敗零落盡矣古文趾作止漢書刑法志左止右止食貨志引詩四之日舉止郊祀歌獲白麟爰五止師古曰止足也時白

麟足有五蹄

今人稱謂做縣做郡做省叻於左傳之做邑蓋謙詞也唯京師 至尊所在不敢稱做字

明依漢世之法封建宗室其後日益蕃衍廩祿不給婚嫁不時至有男年三十六歲女年四十歲而尙未有家室者嘉靖四十一年御史林潤言天下歲供京師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借令全輸猶不足供宗藩廩祿之半況吏祿軍餉皆出其中乎故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下多不能自存飢寒窮苦勢所必至常號呼道路聚訟有司守土

鐙一

六

之官每懼生變賦不可增而宗室日益蕃衍可爲寒心觀此言當時朝廷旣無擢用之方又無處置之法宗室飢寒而國家亦大困矣

宋元嘉起居注韋朗於廣州作銀塗漆屏風二十三牀綠沈屏風一牀牀座也南朝呼筆四管爲一牀北史源賀傳彊弩一二牀是凡物皆可云牀也又一夫一婦爲一牀北齊賦民之法

昔本作管字有數義說文管乾肉也張參五經文字云後人以爲古昔字周禮三酒有昔酒注昔酒無事而飲也月令月昔靡艸死謂終也左傳爲一昔之期穀

梁傳夏四月昔恆星不見昔卽夜字注日入至星出時謂之昔樂府有昔昔鹽猶云夜夜豔也尸子君子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昔席猶細席所謂廣廈細旃也

洪遵錢志集顧烜張台封演董道李孝美陶岳諸家之譜成之號稱詳博然實多可議鼂氏譏董氏載太昊葛天氏之幣以爲無稽今洪氏又一疆爲之圖項梁大錢公孫述鐵錢王則河陽錢吳越王錢並如今錢幕狀又如宋景和鵝眼錢乃民間私鑄不當入正品歲時記牽牛借天帝錢二萬佛書曼陀多王以神

錢一

七

力兩寶錢說本無稽洪彙作一卷曰天品輕影清水孫先生嚴先生之類亦作一卷曰神品極可笑風俗通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田文生而嬰告其母令勿舉且曰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余攷南史王鎮惡以是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其祖猛曰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故名鎮惡唐崔信明生時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觀此則俗忌之說固不足信也施彥執北窗炙輠錄云仁宗嘗與宮人博才出錢千既輸卻卽提其半走宮人皆笑之曰官家太窮相既輸

又惜不肯盡與仁宗曰汝知此錢爲誰錢也此非我錢乃百姓錢也我今日已妄用過百姓千錢又一夜在宮中聞絲竹歌笑之聲問曰此何處作樂宮人曰此民間酒樓作樂處因又曰官家且聽民間如許快活都似我宮中如此冷落落地仁宗曰汝知否我因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爲渠渠便冷落矣嗚呼此真千古盛德之君也彥執名德操海昌人張九成子韶之友生不婚宦病廢而歿子韶以文祭之云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亡公又繼去其和彥執詩云環顧天下閒四海唯三友三友者彥執及

錢一

八

姚進道葉先覺也葉無攷姚名述堯張孝祥榜進士有簫臺公餘詞社集始於宋末之月泉吟社至明隆慶萬歷閒青溪社集而始盛天啟甲子復有應社合吳郡金沙橋李僅十一入張溥天如張采受先楊廷樞維斗楊彝子常顧夢麟麟士朱隗雲子王啓榮惠常周銓簡臣周鍾介生吳昌時來之錢旂彥林分主五經文字之選後又推添之遂有廣應社貴池劉城伯宗吳應箕次尾萬應隆道吉蕪湖沈士柱崑銅宣城沈壽民眉生成來會崇禎之初吳江吳翹扶九結嘉興孫淳孟樸等

肇舉復社於時雲閒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又有歷亭社席社崑陽雲簪社而吳門別有羽社朋社匡社武林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扶九思欲合天下之文甄綜之孟樸請行扶九乃出白金二百鎰家穀二百斛以資孟樸閱歲羣彥胥來大會於吳郡舉凡應社幾社聞社匡社南社則社席社盡合於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其盟書曰學不殖將落毋蹈匪彝毋讀非聖賢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厥長毋以辯言亂政毋干進喪乃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者擯僉曰諾是役也孟樸渡淮泗歷齊魯

鏡一

九

以達於京師賢士大夫必審擇而定於契然後進之於社先後大會者三論其文爲國表復社之名動朝野野曰悅元此其人並非復社一不忌介以其親來悅之舉元非復社維時烏程溫相之子求入社不許於是斂怨實深崇禎十年正月蘇州民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庶吉士張溥知淮川縣事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遂下督學察覈而閣臣從中搆之蘇州府推官周之夔者與溥同年舉進士初亦入社至是希閣臣意墨經詣闕訐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不結讒言罔極至有草檄以聲復社十罪者大略謂派則

婁東吳下雲閒學則天如維斗臥子上搖國柄下亂羣情行殊八俊三君迹近八關五鬼外乎黨者雖房杜不足言事業異我盟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或呼學究智囊或號行舟太保傳檄則星馳電發宴會則酒池肉林所云行舟太保者蓋指孟樸言之至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給事中姜埰各上疏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復社一案准注銷先是壬午秋今據作乙社姓或作序南國諸生顧杲等一百四十人具留都防亂公揭逐閣黨阮大鍼有云某等讀聖賢之書明討賊之義事出公論言與憤俱但知爲

鏡一

十

國除姦不惜以身賈禍云云大鍼恨刺骨日思報復泊福藩稱制大鍼瀚雪復用適有王鼎實東南利孔久溼復社渠魁聚斂一疏大鍼語馬士英曰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至欲陳兵於江次以爲防禦雖心知無是事而意在盡殺復社之主盟者時崑銅暨宜興陳貞慧定生輩皆就逮繫獄眉生及桐城錢秉鐙幼光亡命得脫會王師渡江南都失守諸君子始得免禍焉月泉吟社者浦江吳渭清翁所創也清翁宋義烏令元初退食吳溪作爲此社延致鄉遺老方鳳詔卿閩謝

翔皋羽括蒼吳思齋子善司月且以春日田園雜興
 爲題於丙戌小春望日發卷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
 月終結局 正丙戌 二月 十三日 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
 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榜第一名三山連文鳳
 字伯正賞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貼墨五笏第二名
 義烏馮澄字澄翁賞公服羅一縑六丈筆四貼墨四
 笏第三名杭州梁相字必大賞公服羅一縑五丈筆
 三貼墨三笏第四名至十名各春衫羅一縑筆二貼
 墨二笏第十一名至二十名各深衣布一端筆一貼
 墨一笏第二十一名至三十名各深衣布一端筆一貼

錄一

十一

第三十一名至五十名各筆一貼墨一笏吟箋二沓
 通榜仍各送本社新詩一册又明廣陵鄭元勳超宗
 家有影園崇禎庚辰園中黃牡丹忽放一枝乃大會
 詞人賦詩且徵詩江楚閒得百餘章超宗悉糊名易
 書送海虞某鉅公評定甲乙南海黎遂球美周居第
 一超宗鐫金罍遣儻致之曰賀者牡丹狀元風流盛
 事不減月泉黎後死贛州之難

青溪社集者陳芹子野知寧鄉縣謝病歸隆慶辛未歲
 所創也時有費參軍懋謙朱太守孟震唐太學資賢
 姚典客澗胡民部世祥華廣文復初鍾參軍倬黃參

軍喬棟周山人才甫盛貢生時泰任參軍夢榛先後
 入社其與而未入者張太學獻翼金山人鑿黃山人
 孔昭梅文學鼎祚莫山人公遠王山人寅黃進士雲
 龍夏山人曰瑚紀亳州振東陳將軍經翰汪山人顯
 節汪文學道貫道會沈太史想學程文學應魁周文
 學時復也癸酉復爲續會則吳文學子玉魏廣文學
 禮莫貢士是龍邵太學應魁張文學文柱與焉每月
 爲集遇景命題卽席分韻錄而刻之名曰青溪社彙
 前會許石城先生序之後會吳瑞毅序之其載於朱
 乘器停雲小志者如此乘器卽孟震字也後七十餘

錄一

十一

年虞山某鉅公復序金陵社集詩曰海宇承平陪京
 佳麗仕宦者詩爲仙都游談者指爲樂土弘正之閒
 願華玉王欽佩以文章立埤陳大聲徐子仁以詞曲
 擅場江山妍淑士女清華才俊欽集風流宏長嘉靖
 中年朱子价何元朗爲寓公金在衡盛仲交爲地主
 皇甫子循黃淳父之流爲旅人相與授簡分題徵歌
 選勝秦淮一曲煙水競其風華桃葉諸姬梅柳滋其
 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萬歷初年陳寧鄉芹解組石
 城卜居笛步置驛邀賓復修青溪之社於是在衡仲
 交以舊老而在盟幼于百穀以勝流而至止厥後軒

車紛選唱和頻煩雖詞章未嫻大雅而盤游無已太
康此金陵之再盛也其後二十餘年閩人曹學佺能
始回翔棘寺游宴冶城賓朋過從名勝延眺縉紳則
臧晉叔陳德遠爲眉目布衣則吳非熊吳允兆柳陳
父盛太古爲領褒臺城懷古爰爲馮弔之篇新亭送
客亦有傷離之作筆墨橫飛篇帙騰涌此金陵之極
盛也戊子中秋予以銀鐙隙日采詩舊京得金陵社
集詩一編蓋曹氏門客所撰集也嗟夫日中月滿物
換星移舟壑夜趨飲臘且改白門有烏無樹枝之可
繞華表歸鶴悵城郭之并非撰文懷人吁其悲矣謂

鐙一

十三

我何求亦無謦焉覽其文者謂盛衰今昔之感盡於
此矣又南都新立有秀水姚澣北若者英年樂於取
友盡收質庫所有私錢載酒徵歌大會復社同人於
秦淮河上幾二千人聚其文爲國門廣業時阮集之
填燕子箋傳奇盛行於白門是日句隊未有演此者
故北若詩云柳岸花溪澹泞天恣攜紅褰放鐙船梨
園弟子覘人意隊隊停歌燕子箋

國初社事猶盛吳中則有慎交社彭瓏雲客宋德宜右
之德宏疇三尤侗展成主之七郡之士從焉嘉興則
有十郡大社連舟數百搜集於南湖太倉吳偉業長

洲宋德宜實穎吳縣沈世英彭瓏尤侗華亭徐致遠
吳江計東武進黃永鄒祗謨無錫顧宸崑山徐乾學
嘉興朱茂喟彝尊嘉善曹爾堪德清章金牧金范杭
州陸圻蕭山毛奇齡山陰駱復且會稽姜承烈徐允
定等皆赴自此已後風流銷歇矣

龍泓山人丁敬字敬身又自號鈍丁居杭州候潮門外
釀麴自給身廁傭保未嘗自異酷好金石之文嘗著
武林金石錄分隸皆入古尤工鐵筆不輕作人得其
一二奉若瑛璧性兀稟意所不可輒嫚罵累日夕不
休以是人多畏之晚歲所居不戒於火買宅將遷矣

鐙一

十四

而以其母及長子之柩先往或告以不吉勿願其復
如此弟子海鹽張燕昌亦嗜古別見余懷舊錄中
五代史任圜傳崔協不識文字虛有其表世目爲沒字

碑

水經注云楚人謂冢爲琴六安縣都陂中有大冢曰公
琴世傳卽咎繇冢

張伯雨外史晚居茅山罕接賓客一日有野僧來謁童
子拒之僧曰語而主吾詩僧也胡爲拒我不得已乃
爲入報伯雨書老杜花徑不曾緣客掃之句使持以
示僧僧略不運思足成之曰久聞方外有神仙只住

華陽古洞天花徑不曾緣客掃石牀今許借僧眠穿
雲去汲燒丹井帶雨來耕種玉田一自茅君成道後
幾人騎鶴下蒼煙末二句頗涉譏刺伯雨得詩大驚
延入置之上坐留連數日

孫弈示兒編云五行一也大禹謨則曰水火金木土穀
惟修洪範則曰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月令則曰
春木夏火中央土秋金冬水其言先後不同何也曰
聖經之言各有所主大禹謨之所主者養民之政故
以五行之相剋者言之剋下為財故也洪範之所主
者自然之數故以五行之生數言之舉生數則成數

證一

十五

可知矣月令之所主者四時之令故以五行相生之
序言之是以不同也

沈存中筆談云舊尚書禹貢雲夢土作又太宗得古本
尚書作雲土夢作又詔改從古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余仕于吳郡嘗見長洲宰其圃扁
曰茂苑蓋取諸吳都賦余曰長洲非此地也問其故
余曰吳王濞都廣陵漢郡國志云廣陵郡東陽縣有
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東陽今盱眙縣故枚乘說
吳王曰長洲之縣服虔以為吳苑韋昭以為長洲在
吳東蓋謂廣陵之吳也曰佗有所據乎余曰隋虞綽

撰長洲玉鏡蓋煬帝在江都時所作也長洲之名縣
始于唐武后時王氏之言如此然用者承誤至於今
不改

俗多以廣陵濤為揚州其誤久矣枚乘七發觀潮于廣
陵之曲江秀水朱氏曰曲江即浙江曲與折義均也
故其詞曰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注以為骨
母胥母之謬也水經注浙江水流兩山之間江川急
濤兼濤水晝夜再來至二月八日最高潮水之前揚
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海水上
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其詮釋最確曾鞏

證一

十六

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
里去浙江不遠而錢唐郭外有廣陵侯廟迄今猶存
至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二年時乘已卒不應
先見之于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也明矣又元至
正元年省試羅利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
唐江為曲江遂聞於時號曲江居士載記歷歷可證
顧世人以廣陵二字遂誣曲江在揚州指城東小水
以實之尤可笑也

有學究言人能力行論語一句便是聖人有執綉子笑
曰我已力行三句恐未足稱聖人問之乃食不厭精

膾不厭細狐貉之厚以居也聞者大笑

明蘇州顧以行年三十餘始為學生應鄉試問搜者何為曰恐懷挾曰叱以行始試童子猶忍之既為學生則古所謂士也古者待士有司敦請駕車以待金世宗試士解髮袒衣索及耳鼻省臣奏非待士禮因立沐浴官令親沐浴更衣今堂堂聖朝以囚待士吾不忍也拂衣出自號東山先生喜為奇詭之行代衛軍押漕至京山東飢舉以賑即亡去官追賠急鬻田以償又好大言嘗云足迹周六七萬里見計子勳子即勳又言黃金可成特不為耳其任誕如此兄曰宗儒有

鐙一

十七

八妾妾一子而疎嫡宗儒之子敦負母走雞公嶺距父居三四里質明省父歸奉母早舖不問寒暑風雨家有古樟夜見物自樹中出如狗數盜賓客屢敦曰聞之松老孕怪厥名句婁梓老孕怪厥名怒牛榕老孕怪厥名仙都樟老孕怪厥名彭猴怪而能言是曰雲陽形如小兒亦曰魍魎今知其名不復出矣果遂不出事類彙編

杭州桑文侯以鬻纒為業居艮山門內大樹巷性至孝父病隔以羊脂和粥而進父死抱鐙而哭人為繪抱鐙圖子即嵌甫先生也名調元登進士第官工部屯

田主事棄官遊五嶽著五嶽集晚主大梁書院以文章學行名于時

俗稱子曰豚犬攷越語范蠡欲速報吳使國民衆多令國人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三十不娶皆罪父母生丈夫與酒三壺犬一生女子與酒一壺豚一世俗稱謂蓋本于此

山西應州治西北百步有釋迦佛塔建自遼清寧二年上下以木為之高三百六十尺以外舅外姑為丈人文母唐時已有之柳子厚集有祭楊詹事丈人獨孤氏丈母文

鐙一

十八

尹直瑣綴錄云天順間新制早朝班定各官將奏事皆豫咳一聲文武班不約而同聲震如雷且有痰咳者

鐙窗叢錄卷二

句 吳 吳 翌鳳

古今圖書集成當時唯大臣得以頒賜乾隆中 詔訪求遺書凡官民以百部獻者得賜一部甚盛典也書總一萬卷凡三十二典曰乾象典歲功典歷法典庶徵典坤輿典職方典山川典邊裔典皇極典宮闈典官常典家範典交誼典氏族典人事典閩媛典執術典神異典禽蟲典草木典經籍典學行典字學典選舉典銓衡典食貨典禮儀典樂律典戎政典祥刑典

鐙一

考工典每典復分門類共六千一百九部計五百二十函又目錄二函武英殿銅板活字印行歲久殘缺乾隆三十八年印四庫書易以木字 賜名聚珍版著有程式一卷許民閒仿為之

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聞其中古書極多有世所不傳者然皆分韻散收日久殘闕無全書矣

皇史宬明代藏寶訓實錄之處案成與盛同義訊文成屋所容受也

玉茗堂開春翠屏新詞傳唱牡丹亭傷心拍遍無人會

自指檀槽教十伶此湯養仍先生句也義仍填詞妙絕古今牡丹亭院本相傳為刺曇陽子而作弇州四部彙有曇陽子傳稱其得道仙去友人孫瓖公執修竹徑詩云有時蔽而窺羊求外來初不知蔽窺二字所出偶閱周密澄懷錄引林敏修語云張牧之隱於竹溪不喜與世接客來蔽竹窺之或韻人佳士則呼船載之或自刺舟與語俗子十反不一見怒罵相踵勿顧也孫詩正用此事

鐙二

遭笑當年指望京官好到於今低心下氣空愁惱要解得箇中辛苦耐人熬聽從頭說曉 幾曾見傘扇旗羅紅黑帽叫名官從來不坐轎只一輛破車兒代腿跑賸有個跟班的夾墊馱包傍天明將羸套再休提游翰苑三載清標只落得進司門一聲短道 辦事費推敲手不停披目昏眊那案情律意都用把心操還有滑經承弄筆蹊蹺與那瘦貼寫行文顛倒細商量坐把精神耗 纔約伴回堂畫稿大人的聰明洞曉相公的肚量容包單只為一字寬嚴須計較小司官登答周旋敢挫撓從今那復容高傲少不得改

稿時要顛頭簸腦上堂時要垂手呵腰 西院路非
遙候堂官偏難湊巧東垣事更饒鈔案件常防欠早
受用些汗流浹背的秋陽照沙飛撲面的冬風暴那
願得頭顛心搖腸枯舌燥 百忙中錯誤真難保暗
地裏隻眼先瞧只望乞面去呆須臉燥那知道乞雷
回唬得魂銷若是例難逃律不饒忙檢舉也半邊焦
只怕註誤因公幾降調幸得霹靂聲過兩點小趕辦
過平安暫保 公堂事了拜客去西頭須先到約債
去東頭須親造急歸來棚閉溝開沿路遠淡飯兒纔
一飽破被兒待一覺奈有個人兒恰把家常道 道

鐙一

三

則道非絮叨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促早
家人的工錢怪少這一隻空鍋兒等米淘那一座寒
舖兒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食傍門號怎當得啞巴
牲口沒麸草況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沒絲毫 空煩
擾空煩擾五旬外頭顛老休嗟悼休嗟悼千里外家
山渺無文貌沒機巧怪不得辦事徒勞陞官尙早
回頭顧影真堪笑把平生壯氣半向近年消這便是
做司官的行樂圖兒信手描
詩人多用玉東西似是酒器而不詳所出後閱呂大臨
攷古圖云漢高祖以玉杯爲太上皇壽以其橫長故

後人謂之玉東西又宋人詩玉東西對花十八

陸鴻漸文士也性嗜茶著茶經三卷遂著名於世而佗
文不顯宋鞏縣有瓷偶人方陸鴻漸買十茶器始得
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見費袞梁溪漫志
噫嗜茶而遭困辱若此豈不重可笑乎

古之太學卽國學也昔武帝始別起國子監學唐制凡
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國子監學生七十二員取三品
已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已上四
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已上郡三等上郡學置生六
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

鐙一

四

十爲差庶人皆不得入律書算學始有庶人兩宋太
學養士最盛以七百人爲率入其中者皆胄子也例
監始明景泰元年以邊事孔棘令天下納粟納馬者
入監讀書限千人止行四年而罷成化二年南京大
饑守臣建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孫納粟送監禮部尙
書姚夔言太學乃育才之地直省起送四十歲生員
及納草納馬者動以萬計不勝其濫且使天下以貨
爲賢士風日陋帝以爲然卻守臣之議然其後或遇
歲荒或因邊警或大工作率援往例行之迄不能止
然納粟入監皆係生員其以白衣未知始於何時也

南宋太學人才極盛然動以埽學要朝廷慶元初臺臣鄭昭先請勿用青蓋唯大臣用以引車從之太學諸生以爲既不許用青蓋則用皂絹爲短簷如京師賣冰擔上所用者人已嗤笑之而邏者猶以爲首犯集執持蓋僕送京尹程覃杖之翌日諸生羣起伏時相門譟京兆時相戒聞者勿受謁諸生競詣闕譟覃覃亦白堂及臺自辨諸生攻之愈急時相以爲前京兆趙師異既因賈楚諸生罷去亦諸生所譟也既罷一京兆矣其可再乎且撻僕與撻諸生孰重孰輕諸生得毋太橫堅持其議不以上聞諸生計無所出遂治

鑑一

五

任盡出太學真綾卷於崇化堂望闕遙拜而去學爲之空觀者驚惻以謂百年所未有也會永陽郡王楊次山本右庠經武諸生偶遣人致饋舊同舍寂無所覩歸以白王王廉得其事因慈明以啓於上上卽批御札令學官宣諭諸生使速就齋免覃所居官諸生始奉命焉

明洪武中國子監生出使視行人如覈天下土田稽百司案牘督吏民修水利出有賜還有勞永樂初頒詔諭訪輯高皇遺文至同十三道御史問刑慮囚皆舉重務以試之也然雖勞績有成無不復監宰業者其

後有長差短差之例長差若清黃寫誥之屬短差若承運庫試字司禮監勝本禮部寫民情中書科謄黃之屬短差復監長差則例滿附選待除不復監矣並見明太學志又云國子生由廣業堂肄業以漸升至率性堂然後積分量與出身

天台王世芳字芝圃以歲貢生授遂昌教諭年已九十餘矣後以祝 孝聖皇太后萬壽過吳門余得見之時年一百十歲面長尺許腰若植鑄自言少居鄉遭耿逆之變與諸妹豆棚閒坐一妹頭忽不見蓋爲飛礮擊去也與第三子同行白髮飄蕭背轉偃僕問

鑑一

六

其長子曰不幸夭亡矣問夭亡之年曰八十五歲王善噉步履如飛好事者多索書壽字形長而筆勁入都與九老會加翰林侍講銜又二十餘年乃卒

本朝從祀孔廟者一人平湖陸稼書先生也先生名隴其康熙庚戌進士知嘉定縣廉潔愛民舉博學鴻詞丁外艱服闋補靈壽知縣徵入試四川道監察御史憲臣劾不稱職罷歸尋奉 旨起用學臣而先生歿已逾年矣著有四書大全松陽講義困勉錄三魚堂集等書行世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廷乾隆元年追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諡清獻

本朝重赴瓊林者四人一史文靖公貽直一侍郎黃崑
圃先生叔琳一太史熊隆齋先生本一嵇文敏公璜
石經自漢熹平中議郎蔡邕刻立鴻都門外厥後魏正
始唐開成孟蜀廣政宋淳化至和嘉祐紹興俱仿前
規以示模式今諸刻皆缺落無遺零章殘字僅見洪
氏隸釋惟開成所刻巍然獨存後儒得以參攷異同
功至鉅也釋氏亦有石經直隸房山縣白帶山一名
小西天中有七洞皆藏石經經石約方三四尺層累
相承肇自北齊南嶽慧思大師盧東土藏教有毀滅
時發願刻石其徒靜琬法師承師屬付自隋大業末

鐙一

七

迄唐貞觀大涅槃經成後歷宋遼金僅卒業焉至今
稱名經山寺曰石經寺

郭璞江賦玉珧海月注珧蚌屬本草曰一名海月其肉
瑩光如玉腥不可聞中有肉柱二條味絕美卽所謂
江瑤柱也字本作珧謝詩挂席拾海月卽此周櫟園
閩小記曰江瑤柱出興化之涵江形如三四寸扁牛
角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肉不可食美在雙柱
祛瘧咒一日瘧理迦醢迦三日瘧墜帝藥迦三日瘧怛
唎帝藥迦四日瘧特托迦或將殊書江西人討木頭
錢要緊要緊繫臂閒瘧鬼遠避

京師呼巷爲術術世以爲俗字不知術字出山海經勞
水多飛魚食之已痔術又食鴈鳥可以止術郭璞注
術下也音洞獨術字不見所出術術二字元人有以
入詩者術字載於說文收於廣韻非俗字也

音字之切

元立醫學十三科曰大方脈雜醫科小方脈科風科產
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兼金瘡科瘡腫科鍼灸
科祝由科禁科其程試科自每三年一試期以八月
中選者來春二月赴大都省試其法考較醫經辨驗
藥味合試經書則素問難經聖濟總錄本草千金方

鐙一

八

也時重其選故名醫特多明則試醫士不過論一篇
歌訣一首今則罷是科不試矣無怪乎庸醫徧天下
也

唐時制科之目明算居其一凡十經定制孫子五曹五
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丘建夏侯陽各一歲周
髀五經算各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紀遺三等算
皆兼習之

周公問數於商高作爲九章卽周官之九數保氏以教
國子者一方田二粟米三差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
輸七方程八盈不足九旁要漢易差分曰重差去旁

要而易以句股又夕桀一篇義不可曉

孟子殺三苗於三危三危山名見禹貢而前後漢志並

闕略不載攷隋書地理志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

括地志亦云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里舜遷

三苗於此樂史太平寰宇記云山有三峰故曰三危

朱子云三苗國名未詳所在余攷張守節史記正義

曰據吳起言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名在

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南與青草湖連彭蠡亦湖名

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今江州鄂州岳州三

苗之地也杜佑通典則以岳州潭州衡州爲古三苗

鐙一

九

國也方氏通雅曰舜所竄止於三苗之君故其種類
仍在故地

舉嚴名博古圖有辛父舉已舉丁舉如杜蕢洗而揚鱗

以飲平公因謂之杜舉是也

妯娌亦作築娌揚子方言築娌匹也注關西兄弟婦相

呼爲築娌

儀禮大射儀曰贊設決朱極三注極放也以朱韋爲之

所以韜指利放弦也此卽今之扳指

漢書西域傳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注累謂妻子家屬

也今人亦稱妻子爲賤累

古無出痘者故痘字不見經傳薛生白徵士嘗云西漢

以前無童孩出痘之說自馬伏波征交阯軍人帶此

病歸號曰虜瘡不名痘也語見醫統

乾隆初桐城張文和公廷玉七十壽辰 上賜對聯

云路國晚年猶矍鑠呂端大事不糊塗常州程文恭

公景伊薨 上賜對云執笏無慚真宰相蓋棺還

是老書生

吾郡都少卿穆居南濠既貴猶好讀書相傳有娶婦者

夜大風雨滅燭偏乞火無應者衆皆曰南濠都少卿

家當有讀書鐙在扣其門果得火穆字元敬弘治己

鐙一

十

未進士歷太僕少卿致仕著有金薤琳琅南濠文跋

南濠詩話等書行世

吳中處士之尤無過王百穀趙凡夫二人生萬歷承平

之世富有才藝百穀有飛絮園相傳家居時申文定

公方予告歸里車騎填門賓客牆進兩家巷陌各不

相下凡夫卜築寒山搜巖別壑又得陸卿子爲婦靈

均爲子一門風雅詩酒留賓貴游鬻至幾同朝市吳

人語曰城裏歇家王伯穀山中驛遞一作趙凡夫甚

言其賓客往來之盛也

國初遺老之有氣節者我吳甚多尤以徐枋楊无咎鄭

敷教顧苓金俊明徐樹丕諸先生爲冠枋字昭法文
靖公汧子文靖殉節後昭法隱居上沙之澗上草堂
足迹不入城市湯文正公撫吳屏車騎往訪之不見
賣畫自給恆至絕食无咎字震百維斗先生子幅巾
布衣杜門不出敷教字壬敬號桐菴周見洽聞著吾
猶及吳中文獻也苓字云美工篆隸書尤長刻印得
秦漢遺法居虎丘之塔影園著述自娛汪鈍翁琬贈
詩曰家鄰綠水長洲苑人在青山短簿祠可以想其
高致俊明初名袞字九章後改孝章號耿菴又號不
寐道人初爲諸生筮易得蠱之艮曰天將欲我高尙

鐙一

十一

其志乎遂謝去構春草閒房於城北雙林巷杜門著
書以善書名吳中畫梅尤精晚乞友人賦生輓詩引
陶元亮自祭文以況年七十四卒平生好錄異書不
閒寒暑仲子侃亦陶繼之矮屋數椽藏書充棟皆父
子手鈔本今尙有流傳者樹丕字武子號活埋菴主
人子晟字禎起一字損之皆積學之士武子著識小
錄所記軼事尤多向於一友齋頭見之未及傳鈔至
今爲憾

楊補字無補號古農亦吳中遺老畫似黃子久並工詩
嘗有句云閒魚食葉如游樹高柳眠陰半在池海虞

某鉅公書之扇頭爭相諷詠其見賞如此

吳城東北隅有七姬冢元浙江行省左丞榮陽潘元紹
之妾也時外難方興敵抵城下潘日臨戰一旦歸召
七姬謂曰我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脫有不宿誠若等
當自引訣毋爲人恥也一姬跪而請曰主君遇妾厚
妾終無二心請及君時死以報君毋令君疑也遂趨
入室以悅自經死六人者亦相繼經死實至正丁未
七月五日也潘以其骨瘞之後圃合爲一冢七姬者
程氏翟氏徐氏羅氏卞氏彭氏段氏至今猶稱七姬
冢云

鐙一

十二

桃花陽準提菴卽唐六如桃花菴也有跳唐樓相傳六
如讀書其上寧王遣使來聘跳而避去後人因以名
之菴內有瘞文冢康熙閒宋漫堂撫吳重修葺之碑
題唐六如先生墓其實墓在橫塘之王家邨見郡志
嘗見一書云燕人諱言四十五歲人或問之不曰去年
四十四歲則曰明年四十六歲不知何所避也

康熙中金陵布衣袁古香芮瀛客並工詩遊京師客康
親王邸袁老矣芮年少後至意輕之常短袁於王前
一日王命宦者封一題出付客是賀人新婚限階乖
骸埋四字爲韻外銀二封一重一輕作此詩者取重

封留邸不能者取輕封作路費歸芮辭不能而袁獨吟云裴航得踐遊仙約簇擁紅燈上綠階此夕雙星成好會百年偕老莫相乖芝蘭氣吐香爲骨冰雪心清玉作骸更喜宵來明月滿團圓不爲白雲埋王大欣賞芮慙沮即日辭歸

大業拾遺記信都獻仲思棗長三四寸

史記司馬相如傳揚雄爲靡麗之賦云云丑若虛白前漢書全引此語余嘗疑之案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云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間耳而雄

鐘十一

十三

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游京師年七十一卒於王莽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始生遷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江氏棗云雄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附益之耳

建寅之月有稱十三月者尙書大傳夏以十三月爲正月平旦爲朔是也漢人亦稱正月爲十三月陳寵曰十一月陽氣萌諸生蕩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十三月者幽風所謂三之日也商

洛鼎銘曰惟十有四月幽風所謂四之日也攷趙明誠金石錄又有稱十九月者疑不可曉

夏建寅周建子秦建亥漢興因秦之舊以冬十月爲歲首至武帝太初二年始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唐武后永昌元年十一月朔改用周正以永昌元年十一月爲載初元年正月至久觀元年正月復用夏正至於今不改

齊諧記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戴良有夫父零丁即今之尋人招子也

述異記曰豫章之爲木也生七年而後可知也郭子章

鐘一

十四

續衣別記云豫章木名然非一木豫今枕木章今樟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別
禮內則國君世子生接以太牢注接讀爲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彊氣也竊疑其非是後閱京山郝敬讀書通曰此謂世子生君以太牢饗羣臣耳如注所言母新生子而食之太牢是速其死矣此說近之
後漢有歐刀之誅即今之械鬪也或謂歐冶所鑄之刀非是

枚乘七發九寡之珥以爲約李善曰約音的琴徽也陳江總有山水納袍賦又劉裕微時伐荻有納布衣襖

今俗譌爲柄

風俗通謂笛爲武帝時丘仲所作非也高祖初入咸陽宮得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銘曰昭華之琯在武帝前

廣韻散字下云又姓史記文王四友散宜生朱子孟子集注亦云散氏宜生名攷大戴禮帝繫篇堯取于散宜氏之女漢書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女則單作散氏者非也

宋有術士袁大韜者頗爲孝宗所眷以其術往來公卿間一日訪兵部侍郎尤棐時尤在華藏寺與客飲雲

鐙一

十五

海亭上漁人網得八大蟹其內有二大幾一斤非復平日所見尤喜甚而大韜適至留與劇飲大韜曰某近遇一異術能知人食料尤曰今得八蟹一主六客孰兼食者大韜默坐屈指數十回算之面漸赤大叫曰異事異事七人俱不得食蟹衆皆大笑大韜復默算者久之謂尤曰公五年以內未得食蟹尤亦大笑未幾客有朱朗卿與其弟遂卿者偕去酒方數行催庖人治蟹甚急忽遂卿奔來曰吾兄催蟹啓釜觀之覩一落足甚巨取而嘗之頃刻眩倒衆共奔視朗卿死矣二三客迎醫治木各司其事至暮遂不能救大

韜手取諸蟹傾於湖濱偶遺一二足落于岸左一犬食之亦斃而湖濱大小魚之死者不可以數計乃召進蟹人問之云得于湖岸大垂楊下尤命僕夫持插掘之得赤首巨蛇數十蟹之大者以久滄毒氣也尤甚憐朗卿厚葬之而恤其子弟厚賜大韜數十金終身戒不食蟹

古今稱揚州曰惟揚蓋撮取禹貢淮海惟揚州之語然此二字殊無義理作揚又揚若謂可用則佗州亦可稱惟徐惟青矣又多以江陰爲澄江意取謝元暉澄江靜如練之句然元暉作詩初不指此地言也

鐙一

十六

伯叔父謂之諸父兄弟之子謂之猶子故皆可稱爲父子漢二疏傳受乃廣之兄子而曰即日父子俱移疾是也

鐙窗叢錄卷三

句 吳 吳 翌鳳

江南巡撫始自廬陵周文襄公忱文襄撫江南凡二十二年以經濟名世後有三原王端毅公恕亦為名臣事載前史 本朝尤推湯文正張清恪兩公湯公名斌字孔伯號潛菴睢州人登順治九年進士歷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下車之後請蠲浮糧嚴禁淫祠為政簡靜下令期於必行賊吏蠹胥悉搖手屏足相戒不敢犯大變吳中豪侈

鐙三

之俗雖窮鄉僻壤莫不感頌其德里巷因公之姓至以諺語呼公清湯云二十五年春擢禮部尚書吳人空一城痛哭叩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圍阻公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踰千里不絕及公渡淮乃已方公之在吳也前公巡撫江南者時方柄用勢焰張甚忌公聲望出己上又嘗以事徵賄巨萬於吳有司有司議率民財以應公禁不許遂銜公刺骨公既去吳還朝 上眷注益厚忌公者日用蜚語譏公於 上前必欲寘之死地時公已患病會有輔導 皇太子之命公以疾辭忌者欲藉是

加罪 上不聽僅令回奏鐫級留任而忌者謀中傷益急公適聞太夫人病乃上疏乞暫歸省不允當公之乞歸也忌者宣言 上怒將隸公籍旗下得旨猶祕之急 召公詣閣中公以病扶掖上輿道

路譁傳湯尚書入旗矣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者數百人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還始散是時微 上保全公禍幾不測尋改工部尚書不數日薨於位年六十有一 上遣滿漢學士以潼酪奠公命其孤馳驛護公喪歸 詔予祭葬如故事先是吳人思公不忘為公建生祠於學宮至是民

鐙三

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無不號慟失聲者乾隆中補諡文正張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敬齋儀封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由中書歷官江寧按察使 聖祖南巡問督撫曰張伯行居官何如對曰好大學士張玉書亦曰好 上曰佗實不要錢又問江南還有如此好官否皆曰無 上曰然則汝等何以不保舉之今朕自保舉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為明君若貪賊壞法天下笑朕不識人 駕至松江即令巡撫福建尋移撫江南時兩江總督噶禮大張威福甫蒞任即奏罷撫藩人人惴恐公至吳即檄禁屬員饋送

延訪地方利弊時蘇州守陳鵬年臬司焦映漢糧道
臧大愛皆廉謹奉職總督率以不便於己撫事効去
之公每事與總督違異鬱鬱不得志以病乞休不許
辛卯秋趙晉典試江南與總督交通關節榜發譁然
蘇郡士子昇財神入文廟正考官左必蕃不自安具
疏奏聞公亦據實陳奏 上命近臣出按其事公
偕總督暨安徽巡撫會鞠督臣持其事使臣瑟縮不
敢問匝月不得定案明年春正月公劾督臣抗 旨
欺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道疏上總督聞之
密購疏稿捏款揭參星夜馳奏 上命俱解任質

鐙三

三

審使者疊審皆歸曲於公應革職治罪噶禮免議奉
特旨尙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往徹底審明審如前
公仍革職 上不從所請以公爲天下清官第一
復命九卿翰詹科道議 特旨留公任而黜噶禮方
公之解職也百姓罷市撤業幾萬人團集公館哭聲
殷揚城且欲相率赴京叩關公慰諭再三環繞不肯
退姑蘇等郡相繼報罷市者紛紛翌日維揚士民扶
老攜幼具蔬果至公館以獻公辭不受皆泣曰公在
任止飲吳江一杯水今將去子民一點心不可却也
不得已取腐一塊菜一束遠近饋餉者皆委地而去

審畢回蘇寓楓橋士民雲集獻蔬果如在揚時秋七
月復赴揚聽審回蘇比戶焚香遮道自楓橋至葑門
二十餘里擁塞不可行及聞公復任士民懽抃呼萬
歲者以萬數行數千里詣 闕跪香進疏願各減年
壽一歲祝添 聖壽萬年 上聞大悅而福建
士民始則奔號呼籲繼而頌 皇恩祝 萬壽者
與江南不謀而合自是公名益顯直聲浩氣震天下
在位五年 朝廷遣部使者按事鎮江劾公狂妄自
矜疏凡六上 上不得已允之解任送鎮江看守
擬以重辟閱半載奏上 聖祖不允所議令使臣

鐙三

四

同公入京仲冬二日渡江至維揚父老數千人焚香
拜岸上士民夾岸隨舟而行四十里不絕至淮安河
督迎會見舟壞大驚爲易舟伴送官胡某儉人也暮
夜趣渡河細雨方霏同雲如墨濤瀾洶急從舟傾覆
公以河督所易舟先濟得免至京 召對於乾清宮
尋奉 特旨署總督倉場侍郎旋補戶部左侍郎
世宗登極遷禮部尙書雍正三年正月以疾薨於
位加贈太子太保 賜諡清恪兩公皆河南人又皆
以理學名世湯著有洛學編一卷睢州志一卷詩文
若干卷張有困學錄二十四卷續錄二十四卷正誼

堂文集四十卷續集十卷官濟寧道時撰居濟一得五卷或行於世或藏於家

儀封張公之重被逮也歲在乙未部使者偕制府即訊於潤州而羈管公城隍廟非著門籍不得出入門生故吏無一人往者有華豫原渚家無錫聞難疾馳一晝夜踰三百里至京口唁焉既抵廟門不得入方傍皇間顧見有官人傳呼來帶弓韉騎而從者數人至門門焉者皆卻立官人下馬入從者皆入豫原則闖然隨之入數折而達張公寢室門外即又不得入徘徊往來所以屬其門者萬端然卒不得入門者曰客

鏡三

五

何爲者始吾以爲客從官人來故不誰何客今乃知妄男子耳不去且得罪制府怒不可犯也豫原大笑應曰若乃以制府嚇我邪向令我惴惴制府者吾安得來此且天下事不可知往者張公嘗與噶禮訟矣部使者按事至再無直張公者賴 天子明聖張公撫吳自如而噶禮卒抵罪以去此近事也今張公雖就逮萬一 上復有後命如異時事君等何面目復見張公乎言已則索筆大書其姓名里居付門者達張公曰可達達之不可則以此紙上制府言狀惟制府死生之時日漸夕豫原語侵制府益急門者

既已無可奈何則入白守者而守者亦頗聞餘語色

動爲言於張公命之入豫原乃入良久辭去越數日張公雪而部使者之祠報燬矣初部使者視學江左有聲吳中人士爲祠於江陰尸祝之當張公之與噶禮交訟也部使者按事至吳吳中士民遮馬首以千萬數願毋奪我張公而部使者顧不直張公欺衆人固怒甚及是役也部使者與制府劾張公欺謾罪且至殊死吳人涕泣不知所爲而會豫原自京口來且言張公就逮良苦則益洶洶然願無所發怒豫原遂言曰狄梁公之有祠魏州也其子景暉弗類魏人燬

鏡三

六

之不復祠今日之事豈復有香火情邪吾欲云云如何於是衆數千人爭至江陰燬其祠呼聲動天埃起漲數十里明日制府聞狀大駭陰使人廉問主名疏以去然竟無如何也當是時豫原雖幾不免然亦以此名聞江淮聞豫原名希閱讀書善古文著有廣事類賦行世以涇縣訓導中江南辛卯副榜丁酉試京兆復得副榜主試者即故撫吳張公也後 上卒直張公果如豫原言

陳滄洲先生鵬年守蘇州重遊虎丘賦詩曰雪樓松龕閱歲時廿年餘迹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

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
亭上馮闌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刪餘半响閒青
鞋布襪也看山離宮路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
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遊人
散一任盟鷗數往還時總督鳴禮務欲盡去僚屬之
異己者以兩詩爲誹謗逐句傍注而劾奏之摘印下
獄 聖祖諭曰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
織以入人罪命復其官尋擢霸昌道仕至河道總督
諡恪勤

康熙中詩僧石濂名大汕浙江嘉善人主廣東海珠寺

鐙三

七

交通公卿安南國王師禮之其寺塑金剛與彌勒環
坐題對聯云莫怪和尚們者般大樣試看護法者豈
是小人以貨幣結往來賓客分三等翰林某以所贈
平等作詩文詈之石濂亦以詩文交詈翰林入都
適臬司某赴任廣東屬其猝擒治緩則有救之者臬
司如其言刑僇倍至遞歸旋殞

雍正間京師伶人劉三以色藝冠時公侯貴人得一接
手爲幸獨與吳江李玉洲太史交好吾郡張少儀觀
察鳳孫方爲諸生時尊人印江令之瑣謫戍軍臺少
儀徒步入都爲父贖罪沿門托鉢尙缺五百餘金偶

於玉洲席上言及此事劉適在坐慨然曰此何難公
子有此孝心我能相助遂徧告其儕曰諸君助張如
助我也擇日張筵於江南會館諸豪貴皆集劉乃纏
頭而出一座傾靡擲金錢者如雨竟得五百餘金盡
以予張而印江之難遂解吁此輩中亦有豪傑是可
敬也

猗覺寮雜記云某縣有尉夜半擊令門求見甚急令曰
半夜有何事請俟旦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
入坐未定問曰事何急豈有盜賊竊發君欲出捕不
可失時告行邪曰不然豈家有疾病倉卒邪曰不然
然則何爲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間農事方興百姓
皆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笑曰然則君有何
策曰某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養蠶在冬爲便令
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奈冬無桑何尉瞠目不對久
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矣伏惟安置

鐙三

八

子者男子之通稱若文字間稱其師則曰子某子復冠
子字於其上者示特異於常稱曰吾所師者則某子
云爾列子乃其門人所集故曰子列子公羊之書其
弟子稱之爲子公羊子至隱十一年子沈子何休注
云子沈子後師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也其

不冠子者佗師也朱子自以淵源出於程子故大學中庸章句亦稱爲子程子今人不察或稱其朋友至或以之自稱皆失之矣

爾雅江南曰揚州李巡注云江南其氣躁勁厥性輕揚故曰揚州余嘗疑之禹別九州揚居其一歷三代秦漢以迄於今雖更徙分合不常而名終不易信如前說則揚人俱非良士美俗矣是豈古聖人所以名州之意邪攷太康地志謂東漸大陽之位履正合天文氣奮揚故取名焉至劉熙釋名謂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固非確論李匡義資暇錄乃謂地多白楊故曰揚

鐙三

九

州抑又誤矣

宋至道二年司天楊文鑑言歷日後六十甲子之外請更留二十年以爲當存兩甲子共成上壽之數太宗欲使期頤之人猶見所生年號司天奉旨遂爲定式不知何時又止留六十至本朝乾隆五十年奉旨仍留兩甲子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始雨水者謂天所雨者水非雪也鄭康成注月令云夏小正正月啓蟄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疏引漢書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兩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

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也愚攷蔡邕月令問答云既不用三統然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也孟春月令云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仲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據此則三統未嘗改雨水於驚蟄之前改之者四分歷耳且漢志亦先驚蟄後雨水

余家藏宋寶祐四年會天歷一本初名元曆名天曆會天曆保章正荆執禮譚玉靈臺郎楊旂相師堯判太史局提點歷書鄧宗文等算造具注頒行寶祐理宗年號四年歲在丙辰元日立春其款式與今不盡同藏書家無

鐙三

十

著錄者唯崑山徐氏有之朱竹垞鈔其副及此而三耳

太白詩步綱遶碧落卽道家罡風之罡崇禎中給事中劉徽疏請裁驛遞有旨裁十之三省郵傳銀六十萬兩戶科給事中倪嘉慶獨昌言曰驛遞之設貧民之不能自食者賴之裁之太過將挺而走險此盜生之源也不聽俄而李自成果以驛卒被裁走入高迎祥隊中遂以亡明

魏縣劉永錫字欽爾崇禎丙子舉人選長洲儒學教諭兵後隱居相城有大吏彊之仕劉禮禡疾視曰我中

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伍躍馬鳴鞘兩河豪傑
誰不知我奈何欲見辱邪取壁上所挂劍欲自刎門
下士抱持之得解既而妻女相繼餓死子爲盜所殺
劉久之乃卒門弟子葬之虎丘山塘

徐白字介白號笑菴吳江人卜築靈巖題其室曰白髮
前朝士青山半屋雲

憚南田少時漂泊受知於太倉王相國有監司某延之
作畫不卽赴乃迫致蘇州拘於官廳明且將辱之南
田乃遣急足持書至婁江乞援時已二更相國急命
呼舟將出復擊案曰馬最速舟次之遽跨馬命僕以

鐙三 十一

竹竿挑鐙縛背上行九十里抵郡城尙未五鼓也守
門者知是相國遽啟門直至監司署問南田所在攜
之以歸監司知之隨詣太倉謝過乃已

余奮字生生四川青神人康熙初客吳門自言爲梅花
作主人酒間得三絕句云市上何人識故侯青氈阜
帽稱心遊相逢頭白留詩別細雨孤帆下虎丘遄歸
見說爲梅花鄧尉風光滿眼誇我夢相隨便東去一
天花壓帽檐斜花時歸客怕花殘烽火漫漫道路難
斷送春風多少恨馮誰留寄一枝看

吳綺字蘭次江都人康熙中水部郎出守湖州爲治尙

簡靜放衙散帙蕭然洛誦嘗有詞云詩瓢酒盞茶鑪
閒中簿書可想見其風概也喜賓客四方名士過從
無虛日卒以此罷官流寓吳門最久後歸揚州晚自
號聽翁嘗作聽翁傳略云翁多惠政不畏疆禦以忤
上官投劾歸歸而貧甚不能自給長壻江子辰六醜
金築室於廣陵之南門曰天地閒亭翁於是乎有居
癸亥遊粵東制府吳留邨贈以買山錢歸得粉妝巷
趙氏之廢園而移居焉翁於是乎有園又以錢二百
緡得東陵田七十畝翁於是乎有田園荒無樹木花
竹有索翁詩與文者多以樹木花竹爲潤筆不數月

鐙三 十二

而成林因名之曰種字林偕內子江夏君以詩酒自
適又曰以修短衰健聽之天以利鈍榮辱聽之人以
是非毀譽聽之千百世而後流行坎止吾何心焉故
自號曰聽翁又曰爲文章好作孝穆子山語所作填
詞小令童子皆能習之有毗陵閨秀日誦其把酒女
祝東風種出雙紅豆之句以爲秦七黃九不能過也
故又號紅豆詞人云

乙集記永樂大典尙有未盡案曲阿姜紹書韻石齋筆
談云成祖命儒臣纂集係湖廣王洪主其事徵召四
方文學之士累十餘年而就因卷褻浩繁未遑刻板

止寫淨本至弘治閒藏之金匱嘉靖三十六年大內
火世宗急命那敦書幸未焚敕閣臣徐階復令儒臣
照式摹鈔一部當時供膳寫者一百八名每人日鈔
三葉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隆慶元年告竣是當時
原有二部也

沈存中筆談屋翼謂之榮東西則有未知前榮在何所
藝苑雌黃以為不然攷禮記云洗當東榮又升自東
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偃佺之徒暴於南榮則所謂
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有風雨
交四榮之語榮為屋檐即屋四垂也亦謂之楣又謂

鏡三

十三

之栢屋栢兩頭起者為榮

潘安仁餉人酒曰一經二經至五經乃五餅也見趙德

麟侯鯖錄

東漢無二名者相傳為循王莽之禁案公羊傳哀公十
三年晉魏多率師侵衛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
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是單名不始於新莽矣
一字之字唐世最多見於史者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
籀李衆字師李琇字琇張巡字巡郭曜字曜宇文審
字審李恢字恢李條字堅竇思仁字恕張義方字義
又騎都尉李君碑名文字緯

明宛平米萬鍾官水曹郎日築園海淀之北名曰勺園
又曰風煙里自念園在郊坰不能日涉因繪圖中景
為鏡丘擊亭臺纖悉畢具都人爭尚之號曰米家鏡
嘗於上元夜集客賦詩麗水呂太常邦曜口占二絕
云玉綃翦出上元郵雙炬縣來景物繁恍惚重遊丘
壑裏米家鏡是米家園輕舟寒夜渡無冰波入銀綃
訝月升宛是寢中曾一照米家園是米家鏡一時和
者數百人

鏡三

十四

宋漫堂冢宰有別業曰西陂在歸德府城西二十里中
有淥波邨釣家葦蕭草堂和松菴芟梁放鴨亭諸勝

乾隆壬子余客商丘故人秀水王復為邑宰欲同往
訪之詢其後人則云頻遭黃水之厄久沒沙土中矣
宋氏藏書甚富斥賣殆盡余得十國春秋一部猶有
其少子蘭揮京兆小印

洗字法用西瓜一個半熟者約重三斤帶邊開一孔入
官礪砂三錢五分砒三錢五分礪三錢五分共為細
末入瓜孔內縣一七日霜自出以翎毛掃下又一七
日收取用時先將清水濕字以藥蘸上再用乾翎掃
淨紙白如新又去硃法用黃瓜一條帶邊開一孔入
官礪砂一兩依前法取霜用之

宣德七年賜御用太監王瑾銀印四曰忠肝義胆曰金
貂貴客曰忠誠自勵曰心迹雙清又司禮太監金英
范宏各有銀印之賜景泰于興安王誠舒良輩亦有
賜與憲宗賜司禮太監譚昌牙記二曰忠誠不忘曰
謙亨忠敬銀記一曰才華明敏石記一曰補袞宣化
世宗賜司禮太監張佐銀記四曰集輔謀臣曰端忠
誠慎曰輔忠曰勵忠賜麥福銀記一曰公勤端慎具
見明典彙其不及記者又不知凡幾而英宗於王振
至呼爲王先生而不名既致土木之難身死於外復
辟後猶復其官刻木爲像招魂葬之祀於智化寺賜

鏡二

十五

額旌忠 國朝祠像猶存乾隆七年御史沈廷芳奏
請毀像及碑人共快之

朱氏曝書亭集云魏忠賢逆祠之建始浙江巡撫桐城
潘汝楨擇地于關壯繆岳忠武兩廟之間祠成聞于
朝額曰普德由是封疆大吏尤而効之清苑閻永泰
巡撫順天總督薊遼保定大同軍務於所部建魏璫
祠七所天津則巡撫永城黃運泰長蘆則御史合肥
龔萃肅薊州則巡撫杞縣劉詔保定則巡撫代州張
鳳翼房山則部曹何宗聖蘆溝橋則工部主事臨川
曾國楨宣府則巡撫蒙陰秦士文南直隸蘇州則巡

撫遂安毛一鷲巡按新州王瑛揚州則巡鹽御史藁
城許其孝巡按莆田宋楨漢淮安則總督漕運戶部
尙書濰縣郭尙友徽州則知府祁縣頡鵬應天則指
揮李之才山東濟寧則總督河道工部尙書南樂李
從心德州則巡撫潁川李精白登州則巡撫榮河李
嵩山西大同則巡撫魏縣王點代州五臺山則總督
閩中張樸巡撫興州曹爾楨巡按臨邑劉宏光河東
則巡鹽御史縉雲李燦然河南開封則巡撫大名郭
增光巡按餘姚鮑奇謨參政海寧周鏘祥符知縣秦
興季廡庸陝西延綏則巡撫萊蕪朱童蒙固原則巡

鏡二

十六

撫武定史永安湖廣武昌則巡撫慈谿姚宗文巡按
東莞溫皋謨至都城內外建祠尤多勳臣則保定侯
梁世勳博平侯郭振明武清侯李誠銘詞臣則庶吉
士大興李若琳臺臣則日照李蕃廬陵黃憲卿壽張
王大年旌德汪若極平定張樞河閒智鋌府尹則陽
城李茂餘若主事張化愚上林監丞張永祚爭先營
建六街九衢祠宇相望有建于內城東街者於時工
部郎餘姚葉憲祖私語人曰此天子幸辟雍馳道也
駕出土偶豈能起立乎值者以告忠賢即日削其籍
祠以宏麗相尙瓦用琉璃像加冕服有沈檀塑者眼

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腸腑則以金玉珠寶充之警空一穴簪以四時花朵其褒頌之辭有曰至聖至仁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每建一祠必以上聞閣臣輒以駢語褒答尤悖逆者國子監生陸萬齡以忠賢作要典比于孔子作春秋忠賢殺楊左周魏諸公比于孔子誅少正卯請建祠國學之右扁額曰配聖會哲皇帝晏駕乃止忠賢既誅諸祠宇悉為士民所毀凡建祠者盡入逆案額名可記者有永恩感恩祝恩瞻恩隆恩洽恩廣恩留恩湛恩懷德昭德懋德戴德瞻德晉德彰德顯德崇德隆德

鐙三

十七

成德萃德仰德褒德崇助茂助鴻助隆助崇助元功報功旌功懷仁崇仁隆仁存仁廣仁景仁嘉猷懋猷德馨德芳留敬鴻惠隆禧永愛著愛餘難悉數

鐙窗叢錄卷四

句 吳 吳 翌鳳

國家定鼎燕京分列八旗拱衛皇居鑲黃旗居安定門內正黃旗居德勝門內並在北方正白旗居東直門內鑲白旗居朝陽門內並在東方正紅旗居西直門內鑲紅旗居阜城門內並在西方正藍旗居崇文門內鑲藍旗居宣武門內並在南方蓋八旗方位相勝之義而無黑旗兩藍旗即黑旗也其東方色則以漢兵綠旗補之

鐙四

一

烏斯藏梵唄從天竺譯來即唐古忒字也元初用唐古忒即史名長吾見後師其意制為蒙古字 本朝國書以二合三合成者與蒙古同今經館先以蒙古譯唐古忒復以清文譯蒙古其源流可知也上同 嘗見一書云故明一鉅公致政家居偶過友人書塾詢其子弟所讀何書曰史記問何人所作曰司馬遷又問渠是某科進士曰漢太史令非進士也鉅公取其書略觀之即掩卷曰亦不見得

錢氏私志曰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有遼國名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

度使對中人以上語卽稱小人中人以下卽稱我家
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自以對天童豈可稱我于是
凡稱我者皆改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
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
小人之稱其來尙矣而施之于經是可笑也

洪武初嘉興金綱子尙知蘇州府以百姓苦官民田賦
不齊里胥因緣爲姦乃上疏請減賦額觸高皇帝怒
賜死吾郡有如此以官殉民之大夫雖屬異代而吳
人莫有能舉其姓氏良可歎也

吳中舊有身丁錢歲納四十五萬有餘宋大中祥符中

鐙四

二

詔除免之自是民間無計口算緡之事見高德基平

江記事

元末徐達左良輔築室太湖之光福曰耕漁軒名士留
題者甚多彙爲金蘭集無錫倪瓚作圖河南高巽志
作記會稽唐肅作銘郡人王行作序蜀人楊載作說
沙門道衍作後序具見朱存理鐵網珊瑚其後人名
堅字友竹者善書畫年八十餘矣仍居光福與余善
黃虞稷俞邵嘗蒐羅有明一代人著作詳述爵里門分
類聚比於唐宋藝文志之例王鴻緒明史彙本之惜
未見其書

松江顧小厓先生名成天康熙丁酉舉人 世宗登

極簿錄某官家得其哭 聖祖詩有已增虞舜巡

方歲竟少唐堯在位年之句遂蒙 召見 欽賜翰

林院編修 上書房行走乾隆二年以老乞歸加侍

講銜年八十二而卒

常熟王次山先生名峻風格嚴峭未第時館蔣文肅公

家嘗不戒于酒肆口嫚罵蔣家人羣欲毆之文肅呵

禁明日待之如初先生不自安辭去雍正甲辰成進

士歷官侍御以彈劾都御史某罷職文肅薨哭以詩

曰回首卻傷門下士少時無賴吐車茵愈見先生之

不諱過也

鐙四

三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益都馮相國致政歸上微臣去國

戀主一疏中列五事一曰 皇上不宜費財二曰

不宜遠出三曰勿輕遣官四曰臺灣不宜輕剿五曰

關稅鹽課不宜增額 上嘉納之在京邸時延致

仁和吳農祥吳任臣王嗣槐海鹽徐鴻蕭山毛奇齡

宜興陳維崧皆積學之士號佳山堂六子

常熟汪杜林先生名應 康熙戊戌以第一人及第時

年已四十餘身長面麻腰腹十圍買妾京師有小家

女陸氏粗識文字平日愛觀彈詞曲本以爲狀元皆

美少年欣然願嫁結婚之夕於鏡下見先生貌大失
所望業已鬱鬱矣是夕諸同年勸飲巨觥先生量洪
興豪不覺沉醉登床後復嘔吐狼籍陸氏恚甚未及
五更雉經而亡先生才華發露與時齟齬罷官遊楚
大吏聘修省志猶有彈劾之者紀消養雞主於不鳴
有以也夫

康熙四年 詔鄉會試廢八股文復經書策論三場舊
制從侍郎黃機請也七年七月 命仍以八股文取
士

康熙二十四年給事楊爾淑疏請會試及順天鄉試四

鏡四

四

書題俱乞 欽定從之

白圭有二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

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云云蓋天下言治

生者祖白圭此一白圭也圭乃其名孟子白圭曰吾

欲二十而取一又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此又一白

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本不同時其傳會為一

人自趙岐注孟子始太原閻百詩曰韓非書白圭相

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

中山中山人惡之乃去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

璧案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

至梁凡七十三年為國之將相者尚能存於爾時乎
縱存於爾時尚能為國築隄防治水害乎苟皆能之
孟子與之晤對其爵之尊壽之高當何如隆禮而但
曰子之吾子之云乎哉我故斷其為兩人也案列於
孟子之時蓋即孟子書中名丹者讀者每溷而為一
故備著之

夏弘基孔門弟子傳略云南宮适之為敬叔非也朱彝
尊孔子弟子攷云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是
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遽云是孟僖子

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

鏡四

五

無其文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縉是已有二名矣

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

仲孫閱是又有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

疑二也孔子之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

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取于彊族矣豈孔子得以兄子

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若而人者豈能抑權

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邪則敬叔

之與南宮适皎然二人矣余攷春秋名號歸一圖仲

孫閱即南宮敬叔孟僖子之子孔子弟子也而不及

紹适夏氏亦以爲南宮縉又名适字子容者爲一人而以仲孫閱諡敬叔者爲一人劉向說苑有南宮邊子夏氏謂是适字之誤

孫奕示兒編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嘗徧考載籍艾皆訓老並無美好之說或又改艾爲女更屬不經原孟子之意卽荀子所謂妻子具而孝衰于親之義人少之少作去聲慕少之少當作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爲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其說頗通

又曰閔子侍側聞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

鐙四

六

侃如也此三句非夫子之言乃當時記事者之言也繼之以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云者乃夫子因子路行行遂指其病而爲是言子樂當作子曰蓋音相近而誤謂爲說抑傳寫之時又誤爲樂也若固以由也不得其死又何樂之有

又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甚哉放字流傳之誤有以瀾經旨也夷攷於書並無放之之文自太甲既立不明乃舉湯顧諟天命以訓之及其罔念聞也又舉湯之坐以待旦訓之至于未克變也乃始營於桐宮欲使之密邇先王其訓始終告誡啓迪之意無非

訓之而已孰謂伊尹而肯爲放君之事乎原伊尹之意不處太甲于亳而處之于桐使近先王之墓以終其喪故曰王徂桐宮居憂而已惟其克終允德所以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以冕服奉王歸于亳乃始卽吉服也故獨止于三年之久焉雖復辟之後猶以終始惟一之說反覆訓戒之未始少怠而以伊尹爲放君吾不信也况書曰密邇先王其訓孟子亦曰太甲悔過以聽伊尹之訓已則知書序爲教諸桐也明矣且舜放驩兜則驩兜之罪不可赦湯放桀則桀之惡不可揜太甲惟不明初無大過何放之有蓋放字形相

鐙四

七

近教所以致誤必求龍斷而登之斷字當如字讀龍斷者岡龍斷而掘起上小山也四顧無礙故可左右望而網市利

示兒編曰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爲東周乎乎反辭也言公山氏如用孔子則必興起西周之盛而肯復爲東周之衰乎

又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未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佛老之害止者也

又曰周公作七月備陳一歲之事而正則迭用夏周何也意其夏正建寅順四時之序便于農事乃以月言周正建子明一陽之生以改正朔乃以日言蓋周公以日月分陰陽謂陰生於午是以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皆屬焉故以月言之謂陽生於子是以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皆屬焉故以日言之若夫夏之三月不曰五之日而曰春日載陽言可蠶之候所謂季春之月躬桑以親蠶事也夏之四月不曰六之日而曰四月秀蓂蓋正陽之月嫌於無陰亦猶十月嫌於無陽謂之歲亦陽止也

鑑四

八

又曰春秋紀元必書春王正月所以尊周也尊周則必用周正以建子爲歲首取一陽生之月正也或謂夫子作春秋以夏時冠正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亦無位而不敢自尊此大不然即如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此夏之十一月也使屬夏之春日有南至乎又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實夏之五月也使屬夏之秋麥尙有苗乎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若非周之春冬冰霜何足爲災乎文公二年自十一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七月若非周之秋不雨耳何足爲

傷乎由是觀之則知春秋之用周時無疑矣且周公周之冢宰改用建子乃其制作之大者使夫子之于春秋反不用其時是敗常亂紀自夫子倡之尙何以律佗人乎 以上數條皆有功經學故備著之

朱竹垞云東漢風俗之厚期功之喪咸得棄官持服如賈逵以祖父戴封以伯父西鄂長楊弼以伯母繁陽令楊君以叔父上虞長度尙以從父章義楊仁劉衡以兄思善侯相楊著以從兄太常丞譙平槐里令曹全以弟廣平令仲定以姊王純以妹馬融以兄子陳寔以期喪皆去官范滂父字叔矩以博士徵因兄喪

鑑四

九

不行圍令趙君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陳重當遷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至晉而嵇紹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陶潛以程氏妹喪自免見之史傳及碑版者如此之多蓋古人尙孝義薄祿位故能行其心之所安也通典曰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之服不得去職自是因咽廢食之見後人於父母之喪且有不去官者矣 婦人分婉曰坐草見魏志黃初三年孔羨表世說陳仲弓爲太丘長民有坐草不起者回車往治之 射十二箭爲一發詩言壹發五靶是也注猶言中必疊

雙蓋一箭不能中五豕故朱注云然

山海經有獸名視肉郭璞曰視肉形如牛腰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更生如故南華逸篇人而不學謂之視肉蓋本諸此

今人言病塊亦有所本夏人圍靈武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

周禮天官亨人職內外饗之饗亨煮注饗今之竈主于其竈煮物儀禮士虞禮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親饋饗于西堂下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一少牢禮雍饗在東南北上廩饗在雍饗之北門詩傳雍饗以

鏡四

十

腊饗亞之北上饋饗在東壁西南特牲饋食禮主人煮肉饗廩以炊米則知饗不一處而亨與饗亦不同也

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舞樂記作釋菜鄭氏曰合舍采者謂舞者皆持芬芳之采如蘋蘩之屬舍即釋也采讀爲菜言釋置此祭饌也歐陽公謂釋菜無樂然無樂安得有舞文王世子則曰釋菜不舞與周禮異書格于藝祖史記作格于禰祖漢書及白虎通作格於祖禰當以禰字爲正夫受終于文祖猶曰美其稱也至是遂變爲六藝之藝無論藝爲俗字即使作執作

秬皆因樹執制字至三代方爲六秬之秬至後世又

借六藝爲經用堯時古樸不應又以藝代文也

鄭康成箋謂美目倩兮目上爲明目下爲倩亦既覯止謂爲男女交媾之媾五日爲期謂妾年未五十必與五日爲期五日不御故思其夫言從之邁言將自殺以從之迂繆可笑

公羊傳稱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西狩獲麟子曰吾道窮矣案西狩獲麟在周敬王之三十九年魯哀公之十四年是時子路尙未死也至明年冬衛蒯聵入衛子路死之孔子爲之覆醢安得預

鏡四

十一

歎其死于獲麟之時乎此可笑也

春秋成公二十七年盟于宋衛石惡在焉公羊傳曰惡人之徒在是矣夫石惡名惡耳其行未嘗惡也而公羊直詆之爲惡人又何稽乎

左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賦詩伯有賦鶉奔趙孟斥之曰牀第之言不踰闕非使人之所敢聞也然則其它之賦野有蔓草有女同車及籟兮等俱非淫奔之詩明矣

月令毋燒灰呂覽作毋燒炭謂草木未成不欲燒之注謂天物也夫仲夏物長故戒伐木燒炭若灰則何以

燒爲注謂爲傷火氣是彊爲之說也

詩人多用河鼓字爾雅河鼓謂之牽牛注今荆楚呼牽

牛爲擔鼓擔何也則當爲負何之何自從人不從水

矣

郝京山曰宵衣玄色衣也故特性饋食禮云婦宵衣以

其繼喪祭後吉爲辛變于素也鄭氏改宵作綃引詩

素衣朱纁爲證余謂宵取黑爲義當作宵且綃與纁

亦不同

小弁我辰安在箋以辰爲六物之吉凶六物卽左傳歲

時日月星辰歲星之神也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

鏡四

十二

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辰爲在天日月

相會之辰詩舉辰而該歲時日月星也

詩東有啟明西有長庚韓詩外傳曰太白春見東方以

晨爲啟明秋見西方以夕爲長庚

外有南斗北斗天帝垣亦有斗五星道家又增出東斗

西斗中斗誣亂不經然鄉諺有云西斗如磬東斗如

鐘則東斗西斗究不知何星參同契注云唐大衍冬

至日次東斗此東斗卽南斗也玄龜七宿北方之宿

故曰北斗又詩維北有斗注箕斗二星夏秋之間見

于南方云北斗者在箕之北也太玄經曰斗一北

而萬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皆指南斗若北斗但有

東西無南北

山海經天帝之山有鳥黑色而赤翁注頸上毛音卽如

汲甕之甕史游急就篇春草鷄翹鳧翁濯注既爲春

草雞翹之狀又如鳧在水中自濯其翁也今人用鳧

翁字多作平聲音義兩失

左傳因生賜姓胙土命氏自太公始溷而爲一于秦

始皇曰姓趙氏漢高祖曰姓劉氏然攷左傳昭十七

年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任齊薛之姓非氏也姓氏

溷淆已開子長之先矣姓出鄭 漢伯 趙之 後云 劉出 氏

鏡四

十三

姓出鄭

周憲王元宮詞云獨木涼亭錫宴時年年巡幸孟秋歸

紅妝小伎頻催酌醉倒花前阿刺吉張光弼塞上謠

云妖姬二八貌如花留宿不問東西家醉來拍手趁

人舞口中合唱阿刺刺皆以元國語入詩未免近于

填詞然填詞必準周伯清中原音韻而吉字止作上

聲刺字止作去聲以中原音韻作詩猶且不可況逸

出中原音韻之外乎

世傳包孝肅爲閻羅王嘗閱元遺山續夷堅志云包希

文以正直爲東嶽速報司則當時已有此語

嘉定李流芳長蘅買一丘于吳郡鐵山之下盡覽太湖之勝思以十千錢構一草閣名之曰六浮踞梅林之上寫圖兼題長句而終不果作六浮者一長浮二白浮三箬浮四苧浮五茅浮六箭浮皆湖中山也其崇卑大小形殊或斷或續迤邐隈隩之間康熙末長洲張氏始建閣其上卽以六浮爲名遂爲遊人登覽之勝

韓蘄王墓在靈巖山西麓豐碑屹峙高可三丈闊當高五之一額曰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爲孝宗之御書文則趙雄所撰周必大所書字尙完好又有廟在

鏡四

十四

郡學之東破屋三楹蒿萊不翦反不如社姥田公得享邨巫簫鼓也

元末虎丘築城不載郡邑志乘吳人罕有知之者明初高士王賓仲光集虎丘詩一卷中有郝經仲誼詩云虎丘山前新築城虎丘寺裏斷人行同時和者甚衆呂敏志學云山上樓臺山下城朱旗夾道少人行曾朴彥魯公闔閭冢上見新城無復遊人載酒行僧寧居中云公餘聯騎入山城老衲追陪得散行又周南老正道有至正丁酉冬督役城虎丘詩八首一云奉檄趨功城虎丘一云四疊新城繞澗隈案丁酉爲至

正十七年是年張士誠方降元未叛不知城何所防也今山後尙有高壘似其遺址未審山前以何處爲界絕無踪跡可尋矣

黃冠有家室者名寄褐宋開寶中詔禁之今謂之火居道士

師曠占曰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蒺藜也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薺也二物正相反

漢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顏師古注曰倚瑟卽今之以歌合曲也後人稱填詞爲倚聲本此

春秋元命苞玉衡北兩星爲玉繩杜詩不遠銀漢落亦

鏡四

十五

傍玉繩橫

芍藥之盛舊數揚州劉貢父譜三十一品孔常父譜三十三品王通交譜三十九品亦可云瑰麗之觀矣今揚州遺種絕少唯聞京師豐臺連畦接畛荷擔市者日萬餘莖惜無好事者圖而譜之也

范蔚宗撰後漢書表志未成而卒唐時取梁劉昭所注司馬彪續漢書八志以補其闕卽今所行本是也讀者不察以爲范氏史著書引證輒曰後漢書某志云云誤矣又宋右迪功郎前權澧州司戶參軍熊方補撰後漢書年表同姓王侯二異姓諸侯六百官分上

下各二凡十卷經進於朝自宋刊後傳鈔頗罕余家
有其書世有好事者刊雕范史而以熊氏年表附之
以成一代之完書不尤快哉案八志唐時本附入見
杜氏通典洪容齋則謂宋乾興二年所附或又謂孫
宣公爽判國子監校勘官書時刊入並非
西湖僧明中工詩乾隆辛未 聖駕南巡明中迎于
聖因寺 上以手撫其左腕明中遂繡團龍于袂
袂之左偏客來相揖者以右手答之而左臂不動杭
董浦太史有句云夸道賜衣僧借紫竹邊留客曬袂
袂蓋譏之也

鏡四

十六

尤琛者長沙人少年韶秀偶過湘溪野廟見所塑紫姑
神甚美愛之手摩其面題詩於壁曰藐姑仙子落煙
沙土作闌干水作車若畏夜深風露冷權籬茅舍是
郎家是夜三更聞有叩門者啓之則紫姑神也曰妾
本上清仙女偶謫人間司雲雨之事今蒙郎見愛故
來相就尤大喜攜手入室成伉儷焉嗣後每夜必至
手一物與尤曰此名紫絲囊吾朝玉帝時織女所賜
佩之能助人文思生自佩後即舉於鄉成進士選授
成都知縣女助其爲政有神明之稱忽一日置酒謂
尤曰妾將行矣妾雖被謫滿後原可仍歸仙籍以私

奔故無顏重上天曹地府又以妾本上界仙人不敢
收之鬼錄自念終非了計雖托迹君門尙無形質昨
將苦情求之泰山神君神君許將妾名置冊上可照
例託生十五年後可以重續愛緣未知君能勿娶專
相待否尤唯唯涕泗交頤女亦淒然大慟而去自此
尤作官不能如前之明白公正註誤以歸後人有議
婚者毅然拒之年將四十猶嫠居也如是者十五年
房師朱某爲之議婚生又堅拒並道所以朱駭曰若
果然則吾堂兄之女是矣女生十五年不能言語每
聞人議婚則書待尤郎三字得毋即汝邪拉至其兄
家請女出見女隔簾書紫絲囊在否尤解囊送驗女
點頭者再遂成婚合卺之夕女仰天一笑即能言然
從此絕不記前身事矣

鏡四

十七

鏡窗叢錄卷五

句 吳 吳 翌鳳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
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
者是也亭林先生此言極有味

昔人有言日者閱人命蓋未有見年月日時同者縱有
一二必唱言于人以爲異嘗略計之一時生一人一
日當生十二人以歲計之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
一甲子計之止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而已今祇

鏡五

十

以一大郡計其戶口之數尙不減數十萬况舉天下
之大自王公大臣以至小民何啻億兆雖明于數者
有不能歷算則同時生者必不爲少矣其間王公大
臣始生之時則必有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
富之不同邪

嘗讀後漢書陳寔死天下會葬者三萬人郭泰死門人
制襦衰者以數千樓望教授諸生著錄至九千人蔡
元著錄者至萬六千人而其中未聞有傳道者可見
東京尙名隨聲附和風俗之善

古之學者專門名家箋注經文者不一其徒各守其師

之說所以某氏易某氏書某氏詩傳授異派自唐太
宗詔諸儒撰定五經正義於易取王弼於書取孔安
國於詩取鄭康成於春秋取杜預由是佗說盡廢
經典稱夏曰夏后氏殷周皆曰人班固白虎通曰夏禹
受禪故稱氏殷周征伐故稱人則舜曰有虞氏亦以
堯禪爾

建寅不始于夏堯以中星定四時尙書二月五月巡東
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皆以寅正仲月故孔安國王
肅皆謂自夏之前皆建寅也劉道原通鑑外紀書禹
卽位仍有虞氏以建寅爲歲首又商湯卽位乃改正

鏡五

二

朔
孔子問禮老聃見之史傳然老子之教主于清寧無爲
其著書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莊
子傳其學而有絕聖棄智剖斗折衡滅文章散五采
毀絕鈎繩而棄規矩之論則聃之學又何禮之可問
乎蓋由莊子假借孔子之言以尊老者禮記家語史
記皆出莊子後乃承其說而不知誤也

楚辭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此非今之所
謂蘭蕙也案本草蘭似澤蘭生水傍紫莖赤節高四
五尺綠葉光潤尖長有歧葉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

五六月盛可佩飾又云蕙薰草也生下濕地麻葉方
莖赤花黑實氣如麝燕可以已厲陳藏器注即今零
陵香也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
不變故可刈以為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其花雖香而
葉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為佩
也漢官儀尚書郎含香握蘭上殿豈有握生蘭花面
君之理是必燥物可囊者又魏武取蕙花為香燒乃
後來蘭湯之類若用今日所謂蘭蕙則腐草耳何香
澤之有乎

古者居室貴賤皆稱宮初未嘗分別也禮記云父子異

鑑五

三

宮又云儒有一畝之宮秦漢已來始以天子所居為
宮矣

春秋以前無以屋稱殿者當是殿最之殿轉為堂殿之
殿耳凡軍後曰殿从屏會意殿辟後也說者謂秦始皇
始作殿然魏策蒼鷹擊于殿上則不始于始皇也
若皇居稱殿則霍光傳鷓鴣鳴殿上黃霸傳先上殿注
殿丞相所居之室三國志魏為張遼殿則不必以皇
居稱殿也

古者以錢為幣用濟凶荒非民間日用長行之物孟子
曰以羨補不足農有餘粟女有餘布百工交易皆粟

布也漢時黃金價賤上下通用之一斤當錢萬錢
粟帛交易南宋兵火之後國用不足乃鑄鐵錢復行
交子會子與見錢並用元世始終用鈔而錢幾廢矣
明洪武初欲行鈔法禁民間行使金銀八年造大明
寶鈔圖錢十串為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然民皆重
銀錢而輕鈔有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者成化中
鈔益賤一貫僅值錢一文故銀一兩當鈔千貫弘正
已後鈔法廢不行明初止有商稅未有船鈔至宣德
間始設鈔關蓋藉以收鈔而通鈔法也後鈔雖廢而

鑑五

四

關則相仍不廢云

權茶始于唐德宗稅半天下怨毒于民至南宋而極光
宗立制自五品已上其家始得食茶金章宗定制七
品已上元末則旬追催併非法苦楚明初尚沿元制
茶禁猶嚴洪武十四年駙馬都尉歐陽信以私販扑
殺厥後禁漸寬罪條所列惟日出園茶無由引客與
販者初犯笞三十再犯笞五十三犯笞八十惟偽造
官引乃處死其後止嚴于邊市而內地聽牙行填報
于是茶利歸民矣今俗稱開門七件而茶在其中矣
觀為日用當然不知其害且不知古之有是禁也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江南徵酒稅官爲給票每酒一斤
納錢一文改槽坊爲官店違者依私鹽律治罪從總
兵官杜宏域請也案周禮萍氏掌幾酒謹幾酒謹謂
酤鬻多少及非時者不盡禁酒也漢高祖時禁酤三
人無故飲酒罰金四兩猶未權稅也文帝賜酤許聚
飲五日武帝喜兵國用匱乏始權酤王莽引詩無酒
酤我爲周酒在官之證設官賣酒犯科條者罪至死
唐建中以還私釀私鬻者家產沒入五季相沿法益
峻後漢犯私鬻者棄市後周鬻至五斤者死江南吳
越及諸國莫不權禁宋有天下有司議開酒禁朝廷
謂相習已久一旦開除不便乃少寬之私鬻至十五
斤酒入城三斤者始死後又斷城郭私造至二十斤
鄉邨三十斤者始死敢持酒入京城五十里諸州二
十里內至五斗者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酤酒而私
酒入其地一石者棄市乾德初詔至城郭五十斤以
上鄉邨百斤以上入禁地三石以上有官署處五石
以上始死此攘雞以月終兄姑徐而史稱爲法益輕
亦掩耳盜鈴之說也夫酒先王之所不禁幽風曰爲
此春酒曰朋酒斯饗此民自造酒大東之四章曰或
以其酒不以其漿逸詩曰何以贈之清酒百壺此民

鏡五

五

相遺贈以酒未聞酤于官且禁往來也伐木之詩曰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鄭康成曰酤買也此詩人頌王
之恩意言王有酒昔之無酒則酤買之然則王酒且
有時買于民間矣莽之言豈足信哉
蘋有二種柳惲詩汀洲采白蘋此水蘋也莊子風起于
青蘋之末此陸蘋也方氏通雅謂之田靡草
余友陶淨衡居杭州北關門外之長板巷一日方啓門
有黑團滾入急逐之入後圃而沒舉家惶駭越日天
大雷雨震霆挾火繞室內如搜捕者旋入圃中有頃
黑團亦出兩相迎距雷火赫然而黑團者漸小摩蕩
良久雷火攝之冲天而去究不知何物也
明世宗時袁文榮煒以青詞得幸相傳西苑醮壇對聯
是其所作云洛水靈龜雙獻瑞陽數九陰數九九九
八十一數數原于道道統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
威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
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
張江陵試童子時學使者出一對云玉帝行師雷鼓電
旗雲作陣兩箭風刀張對云常娥織錦天機地軸日
爲梭星經月緯學使者曰此太平宰相也
茅菴草屋風雨一興輒欲顛覆至廣廈大屋雖疾風震

鏡五

六

雷頓撼天地而安若泰山藩籬鳥雀風動草搖則驚
飛竄伏而豐牛巨象雖長鞭大箠猶扶之不動行人
之度量其相縣亦如此

張世南游宦紀聞云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官建康忽

得癩疔之疾重墜大如杯有道人教之以取葉珠

用東方壁土拌炒成黃色然後去土將米煮爛入

砂盆內研成膏每服用無灰酒調下三錢即消後隨

沙先生晚年亦得此疾辛授此方服之亦消

治腎虛腰痛將杜仲用酒浸透炙乾搗細為末無灰酒

調下即愈亦見游宦紀聞

鑑五

七

元遺山續夷堅志阿魏散治骨蒸傳尸癆寒熱消羸喘

嗽用阿魏三錢研青蒿一握細切東北桃枝一握細

剉甘草如病人中指許大男左女右童便二升半先

以童便隔夜浸藥明旦煎取一大升空心溫服分三

次以進次服調檳榔末三錢如人行十里時更一服

丈夫病婦人煎婦人病丈夫煎合藥時忌孝服孕婦

病人及雞犬腥穢之物見服藥後忌油膩濕麪冷硬

之物服至一二劑即吐出蟲或泄瀉出更不須服餘

藥若未吐瀉即當盡服病在上者吐在下者瀉其蟲

自出如人髮馬尾形當日即痊又五臟虛羸魂魄不

安即以茯苓湯補之用白茯苓一錢茯神一錢人參

三錢遠志三錢去心龍骨二錢防風二錢甘草三錢

麥門冬四錢去心犀角五錢呶咀生乾地黃四錢肥

大棗七枚水二升煎八分分三服溫下如人行五里

許更進一服仍避風寒若猶未安明日更作一劑服

之即瘥

又治發背腦疽一切惡瘡初覺時採獨科蒼耳一根連

葉帶子細挫勿犯鐵器用砂鍋熬水二大碗熬及一

半瘡在上飯後徐徐服候吐定再服以盡為度瘡在

下空心服瘡自破出膿更不潰爛瘡上別以膏藥傳

鑑五

八

之

又治一切惡瘡取縣瓜萐一枚去皮用穰及子生薑四

兩甘草二兩橫文者佳細切生用無灰酒一碗煎及

半濃服之煎時不犯銅鐵病在上食後服在下空心

服

鄭所南先生福之連江人初名某以太學上舍應博學

宏詞科侍其父來吳虞條坊巷德祐北狩憤恨欲死

遂改名思肖字憶翁作心史一卷癸未三月與所作

咸淳集一卷大義集一卷口興集二卷併入鐵函投

承天寺井中時距德祐之亡已九年矣崇禎戊寅十

一月八日承天寺後山房僧達始因旱浚井啓而得
之計藏之時至是又三百五十六年不濡不滅完好
如新又有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
集一卷文集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圖一卷并先生之
父震菊山集一卷傳于世

淮陰龔開聖子負才尙氣節嘗與陸丞相秀夫同參廣
陵幕府宋亡寓于吳家貧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
名浚每俛伏于榻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髮霜鬢
豪幹蘭筋備盡諸態居郡日與高郵龔瑋爲忘年交
人比之漢二龔

鑑五

九

文信國柴市臨刑南向再拜索筆書二詩曰昔年單舸
走維揚萬死逃生輔宋皇天地不容興社稷邦家無
主失忠良神歸嵩嶽風雷變氣壯燕雲草樹荒南望
九原何處是塵沙黯黯路茫茫衣冠七載溷旂裝顛
頓形容似楚囚龍馭兩宮匡海月貌貅萬竈海門秋
天荒地老英雄哭國破家亡事業休唯有一靈忠烈
氣碧空長共莫雲愁見趙弼所撰文信公傳世但知
有贊而不知有詩然其詩頗不似公語備錄於此以
俟博雅

宋无吟嘯集云張千載一作千載字毅父廬陵人文文山

友也文山入北毅父留燕中潛造一檣文山受刑後
卽藏其首仍訪文山妻歐陽夫人于俘虜中俾出火
其屍毅父拾遺骨寘囊并檣南歸付其家葬之程敏
政南宋遺民錄亦同又王炎午祭文丞相文序亦云
張千載心自燕北持丞相髮與齒歸似得其實而劉
侗帝京景物略乃謂有十義士者昇公藁葬都城小
南門外五里道傍大德二年公繼子陞至都遇公舊
婢綠荷告其地遂以歸葬不足信也

鑑五

十

王炎午咸淳閒太學生忼慨有氣節文丞相兵敗被執
炎午欲速其死作生祭文丞相文其自序云丞相再
執就義未聞豪傑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牀
共賦感慨嗟惜之堯舉先賦云天留仲子墳孤竹誰
向西山飯伯夷余問下句之義則謂伯夷久而不死
必有飯之者矣余謂向字有憂其飢而顧人餉之之
意請改在字何如堯舉然之余以寂寥短章不足用
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其召首進狂
言願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
請購准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佗所議論
尤多懇語丞相嘉納令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
僕以身在太學父歿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

難效忠退復虧孝倥傯感泣以母老爲辭丞相憐而從之僕于國恩爲已負于丞相之德亦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遂相與謄數十本自贛至洪黏之於驛途水步山旅牆店壁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炎午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于大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周魯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及東西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

鑑五

十一

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蹌子胥脫走丞相自殺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障閩廣則田單卽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義亦已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然聞者驚惜豈丞相尙欲脫去邪尙欲有所爲邪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邪抑舊主尙存不忍棄捐邪伏橋於廁舍之後投筑於目矐之餘欲以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智矣尙欲有所爲邪識時務者爲俊傑昔東南全盛尙不能

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項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正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君臣皆爲執矣臣子之于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于就義當以臬卿張巡爲上李陵降矣而曰吾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况形拘勢禁不及爲者什八九惟不刎頸豈足以見志况使陵降後死佗故則頸且不得刎志豈得自明哉

鑑五

十一

丞相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忼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綏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死邪惟蘇子卿乃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師讎也丞相之事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劍於鞞曰脫不利當自刎不可辱於賊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其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俟彼刀鋸麟於是哀泣進刃于帝而亦自刎今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邪痛惟千載之事既負于前一得之愚敢獻于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

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太祖語孟昶母曰爾勿戚戚
行將遣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
蜀契丹遷晉出帝李太后安太妃于建州太后疾革
謂帝曰吾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虜地鬼
安太妃臨卒亦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魂魄得
返中國也彼婦人爾一生一死尙眷眷故鄉不忍飄
棄讎仇外域况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死自梅
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廡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
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甲尊矣宰相
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得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氏

鑑五

十三

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
瓜蒂噴鼻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獸死輕
一死于鴻毛虧一箸于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
趙盾爲弑君亦將悔伯仁之繇我則鑄錯已無鐵噬
臍寧有口哉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閒聞
赴則哭及丞相就義炎午又作望祭文丞相文云相
國文公再被執時余嘗爲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
載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髮齒歸丞相得死所矣嗚
呼痛哉謹慟哭望奠再致一言嗚呼扶顛持危文山
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事文山張巡殺身

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閒人不
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簣何知
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燕臺乘憤捐軀壯士
其或久而不易雪霜松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
者天不易者心常山之髮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
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干將
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
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邪炎午字鼎翁號梅邊安福
人有吾汝彙傳世

鑑五

十四

錢唐汪元量字大有號水雲以善琴受知宋主國亡奉
三宮入燕留最久元世祖嘗命奏琴因賜爲黃冠師
南歸時宮人王清惠陳真淑黃慧貞何鳳儀周靜真
葉靜慧孔清真鄭惠真方妙靜翁懿淑章妙懿蔣懿
順林順德袁正淑章麗真袁正真金德淑一十七人
分韻賦詩以餞其行水雲歸後少帝亦有詩曰寄語
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冠臺下客飲是不歸來詞甚
悽惋

宋少帝三宮入燕元世祖命宰相出迎接于通州黃羅
帳幔先燕三宮于會同館然後十次開筵月支根萬
石日支羊肉六十斤俱見汪水雲詩集其待亡國君

臣有禮如此與金人迫辱微欽迴不侔矣

明吳中有貴公子周姓者家有美玉俾工治作杯玉色粹白傍有赤文九工琢之為盤螭既成裝以重錦盛之檀將自郊關以入周氏子慮城闔甄石之或墜也緇布於木由女牆升降張燕會賓客或進之曰人不目子為周九癡乎今玉工乃刻盤螭九乃以子為戲也周氏子大恚太監孫隆聞之購以五百金進之御定陵愛玩焉每夕必舉以飲及李自成陷京師杯流落人閒不知所在矣

佛書諾俱那與其徒八百衆居震旦國五百居天台三

鐙五

十五

百居鴈蕩故梁克家三山志載懷安大中寺有八百

羅漢像

浙東用火哺鴨其未成者嘉興用香鹽炮之為春月佳味名曰鴨餛飩方回詩跳上岸頭須記取秀州城外鴨餛飩是也今俗名嘉蛋

京師風俗入冬以花藏土窖中四周以火逼之故隆冬時即有牡丹謂之唐花其法自漢已有之漢大官園冬種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爨煨火得溫氣諸菜皆生召信臣為少府謂此皆不時之物有傷于人不宜以供奉養奏罷之噫後人踵事亦何所不至哉

鐙窗叢錄補遺

張小青居唯亭老為口字彈監故俗諺有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唯亭張小舍之語小青名浩字彥庚是南坡沈石田之外祖也

梁武帝善通六年北魏較正元法僧稱帝改元天啓明初陳友諒始據江南亦稱天啓明年四月改天定萬曆庚申熹宗即位詔以明年為天啟元年宰相不

古年號者有矣未有 及勝國掌故者也左

傳魏之大也天啟之也故竟天啟之世魏忠賢為政逆璫之得政又閒正魏應徵據之豈非天啟之乎此語

鐙補遺

一

夜漏五五相遞為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是也至宋藝祖以坐隱庚申受禪問國修短於陳希夷有只怕五更頭之言藝祖命宮掖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二點首初更去其二點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即轉六六更謂之蝦蟆更至今相承不改蓋庚更同音藝祖至理宗景定元年夏五庚而亡正應五更頭之說

神仙粥專治感冒風寒暑濕頭痛骨痛并四時疫氣流行等症初得病兩三日服此即解法用糯米半合生薑五六片河水兩碗於砂鍋內煮一二滾次入帶鬚

大葱白五六个煎至米熟再加米醋小半盞入內稱
勻乘熱喫粥或只喫粥湯卽於無風處睡以出汗爲
度蓋以糯米補養爲君薑葱發散爲臣而又以酸醋
斂之屢用屢驗非尋常散養之劑可比也

鐙補遺

二

鐙窗叢錄跋

右鐙窗叢錄五卷補遺一卷句吳吳翌鳳撰翌鳳字
伊仲號枚菴漫士休寧商人僑居吳縣干將里諸
生中歲應湖南巡撫姜晟之聘繼主瀏陽南臺書院
於學無所不窺酷嗜異書從人借鈔目爲之皆卒年
七十八著有與稽齋叢稿叩須集吳梅村詩集箋註
東齋脞語諸書並已刊行此鐙窗叢錄或記載客語
或鈔撮古書時與東齋脞錄相出入向未刊行函芬
樓藏舊鈔本五卷末附補遺卷三有乙集記永樂大
典云云今此條見卷二知枚菴當日但分甲乙也庚

鐙跋

一

申春日無錫孫毓修跋

道光乙巳正月

琴榭叢談

惠允壬題



琴榭叢談 自序

宣郡為秦漢上谷地山川阻險修德慎刑
 剽悍其民樸僿而椎魯其俗質樸若札若之
 莒之僻陋踰蟪蛄者咸惻惻存若玉之思窮塞之感焉
 余假郡符凡四閱月承前政苛惠之後補亡羊除害馬
 亟亟焉琴瑟之更張顧性不耐拘檢遇事輒蕩佚簡易
 吏民頗安余之拙而樂余之漫治事餘暇不廢嘯歌錢
 唐吳君更生吾邠風雅士也相與登靡笄之山渡桑乾
 之水弔耨斤之故宮尋曜辣之舊壘酒酣耳熱作為歌
 詩時復焚香枯坐默憶舊聞或琴瑟清談閒話風土叢
 殘瑣屑輒摘烏桺葉拉雜書之投置古罍盎中受代後
 探而出之甄錄得如干條分為上下二卷扉之百偏有
 射圃焉為窟從遊讌之所隙地十笏老屋數楹水木清
 華几格明淨顏曰琴榭以著其潔因名是書為琴榭叢
 談說文無榭字春秋成周宣榭字止作謝今云榭者通
 俗文也道光十年上章攝提格霜月之靈皇極之日柴
 辟亭長沈濤序於樊輿寓舍之苑廬

琴榭叢談 自序

瑟榭叢談卷上

嘉興沈濤撰

宣郡東南三十里有鴉兒嶺鎮志云即古藥兒嶺唐李可舉破李克用兵於此案舊唐書僖宗紀云廣明元年六月代北行營招討使李琢幽州節度使李可舉吐渾首領赫連鐸等軍討李克用於雲州時克用令其大將傅文達守蔚州高文集守朔州克用率衆禦燕軍於雄武軍秋七月沙陀三部落李友金等開門迎大軍克用聞之亟來赴援爲李可舉之兵追擊大敗於藥兒嶺五代史唐本紀亦云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會幽州李可舉雲州赫連鐸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拒雄武軍其叔

瑟榭叢談卷上

友金以蔚朔州降於琢克用聞之遽還可舉追至藥兒嶺大敗之唐書地理志雄武軍在蔚州蓋克用是時聞有軍討自赴幽薊以拒王師及聞薊納款乃取道此嶺而回爲可舉追擊所敗通鑑注藥兒嶺在雄武軍之西雖不言何地而自雄武至蔚朔實自東而西此嶺在所必經鎮志所言未爲無據惟新唐書藩鎮傳言可舉遣軍司馬韓園詔擊沙陀藥兒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朱邪盡忠等收牛馬器鎧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抑若先至藥兒嶺後至雄武軍者於地理頗爲乖舛僖宗紀又言李可舉及李國昌戰於藥兒嶺敗之不知可舉所敗者乃克用非國昌新書之抵牾一至於此宜矣

嶺有糾謬之舉矣鴉兒嶺一名坳兒嶺見周伯琦扈從記行詩序

宣化縣響水鋪之東有嶺名老龍背石脊隆然車行崩男志乘皆所不載名稱不知起於何時歸安巖海珊遂成有詩甚佳詩云老龍化爲石石勢感龍象蜿蜒尾南垂鬚鬚頭北向中高良其背背俯時一仰檀車簸兩輪行如轆釜響前奔栗馬股倒退汗牛額脚底怕雲雷破空發龍掌呵吸桑乾河農田藉滋長何不以前來而乃以電往功罪坐倒置天公虛豢養東海王所宮視遠青蕩蕩

瑟榭叢談卷上

宣化縣東南三十里有燕然山舊志云相傳爲竇憲紀案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元年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朔陽塞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北鞬海憲遂至燕然山勒功而還章懷於燕然山無注其注雞鹿塞云今在朔方窳渾縣北並引闕駟十三州志云窳渾有大道出雞鹿塞竇憲傳亦云憲出雞鹿塞鴻出朔陽塞皆會涿邪山大破北匈奴於稽落山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漢書匈奴傳貳師深入北至郅居水上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速邪烏當即涿邪山速涿聲相近魏書蠕蠕傳神龜二年世祖出東道平陽王長孫翰從西道同

會賊庭綠粟水西行過實憲故壘次於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通鑑亦言魏太武擊柔然至粟水西行至菟園水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唐書回鶻傳貞觀三年來朝明年以回紇部爲瀚海多覽葛部爲燕然號都督府突厥傳麟德初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回紇是燕然山在漢爲北匈奴境在魏爲柔然境在唐爲回紇境去雞鹿塞三千餘里北臨瀚海與此了不相涉又唐書地理志羈糜州關內道回紇燕然州開元元年來屬僑治回樂河北道突厥順州貞觀六年分思農部置燕然縣僑治陽曲是皆非燕然而冒燕然之名此山不知何時始有此稱而志卽以爲

瑟樹叢談卷上

三

宣帝紀功之燕然誤矣赤城縣又有燕然臺尤爲附會可笑燕然山始見穆天子傳河宗柏天逆天子燕然之山天子大朝燕然之山河水之阿宣府東有上下花園鎮志以爲遼蕭后種花處明葉文莊公盛記云雞鳴山之西三十里爲上花園又三十里爲鎮城上花園相望爲下花園並遼后種花之所遺址尚存涿人頓長史鏡詩嶺雲沈日暝烟斜見說窮邊亦有花應是漢宮青塚怨不甘玉貌委龍沙懷來縣歷陽山一名歷山相傳卽虞舜耕處史記五帝紀正義引括地志媯州有媯水源出城中者舊傳云卽舜釐降二女於媯汭之所城中有舜井城北有歷山山上有舜廟水經灤水注引魏土地記云潘城西北三里

有歷山山上有虞舜廟案媯水卽今之媯川河發源延慶歷懷來縣境西南流入桑乾河唐改北燕州爲媯州因此水得名攷水經河水注河東郡南有歷山舜所耕處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南曰媯水北曰汭水西逕歷山下尚書所謂釐降二女於媯汭也是歷山媯汭皆不在此媯川河卽灤水注之清彝水今俗尙名清水河蓋清彝二字訛合爲媯後人因此附會耳周處風土記又謂歷山在上虞鄞善長已辨其誤懷來縣有橋山相傳卽黃帝葬處案史記五帝紀集解引皇覽曰黃帝冢在上郡橋山漢書地理志上郡陽周縣橋山南有黃帝冢是黃帝所葬之橋山初不在此魏

瑟樹叢談卷上

四

書太宗紀泰常七年如廣甯幸橋山遣使者祠黃帝唐堯廟亦止云黃帝祠不云黃帝冢也蓋上郡上谷郡相涉而誤又黃帝都涿鹿之阿卽今之保安州而釜山曠泉皆在境內後人因以傳會宣鎮志兩山相近中有一石如橋闊五尺長丈餘可通行是山因此得名爾雅山銳而高曰橋凡高山皆可名爲橋猶龍門縣之龍門山豈得謂卽導河積石之龍門耶懷來縣桑園堡泰山行宮內有磐石端平滑潤上有婦人纖趾痕跡之則凹拊之則凸土人呼爲趾石余上谷咏懷古蹟云想像光圓六寸膚一卷留得影雙趺不知何代征人婦化作千秋石望夫

赤城雲州堡卽元上都路雲州故城遼之望雲縣也若唐雲州乃雲中郡今之大同府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徙治定襄縣永淳元年爲默啜所破徙其民於朔州開元十八年復置見唐書地理志石晉賂契丹之雲州五代史亦謂大同與此了不相涉元袁伯長開平集雲州詩乃云天間雲中郡豈非兩雲州并爲一談乎吾鄉秋錦山人宣府詩云行宮寂寞雙槐樹御氣銷沈舊酒樓自注正德閒中官手植槐樹並駐蹕酒樓遺址尚存今則不可攷矣武宗實錄江彬勸上於宣府治行在越歲乃成糜費不可計復葺豹房所儲諸珍寶及巡游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云云行在

瑟樹叢談卷二

五

蓋卽所謂鎮國府第舊志言正德十二年建安樂堂以居誓御嘉靖七年巡撫劉源清奏改上谷書院則故址當在今貢院之旁至皇城街西草廠乃谷王舊邸故有王城之名後乃誤王爲皇鎮志指爲武宗駐蹕之所非是若俗傳爲李晉王府則又不足辨矣唐書地理志居庸關北有狼山今在懷來縣西十五里一名狼居胥山見元周伯溫扈從北行日紀攷漢驃騎所封之山在代北二千餘里何以此山亦冒狼居胥之名是猶竇憲紀功之燕然去雞鹿塞三千餘里而宣郡亦有燕然山也伯溫又以懷來榆林驛謂卽漢之榆溪長塞亦誤

雞鳴山右有石橋橫列洋河左岸其形正方高三四尺圍亦如之以四楹爲一行歷歷可數有時水落覓之下有石底虞道園謂漢太守王霸欲作橋會有兵役罷去然詢之居民對岸並非行徑無可問渡當緣洋河水性湍急至是爲兩山所束勢必建頷直下不能停蓄惟排立石楹分殺其勢然後從旁引渠以資灌溉古人於水利每用此法道園指爲未成之橋誤矣

隸續帝堯碑然後堯迺受命蜀鹿案蜀鹿獨鹿之省卽涿鹿也古涿獨通字周禮壺涿氏注故書涿爲獨杜子春云獨讀爲濁其源之濁音與涿相近書亦或爲濁周書史記解阪泉氏徒立至於獨鹿是獨鹿卽涿鹿之證

瑟樹叢談卷二

六

善傳言堯都平陽不應於此受命然帝王世紀謂堯始封於唐卽今中山唐縣涿鹿爲今保安相距不遠或受命於此而遷都於彼今懷戎廣甯之閒民俗樸茂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西園城東有八角井相傳爲漢李后汲水處攷五代史漢家人傳高祖后李氏晉陽人當時燕雲十六州已賂契丹李后何從來此流俗附會不足深辨方志載之可謂無識武昌林大林感辨順聖川晉王山頗能援據史傳乃亦摭拾不經之談作八角井詩可怪也懷來縣西土木驛卽明英宗蒙塵之地錢唐吳更生州倅長卿謂其平原四戰無險可守宜六師之潰敗不可

救當日何不急趨居庸以扼形勝余攷明史英宗本紀
帝下詔親征羣臣請駐蹕居庸關不許遂如宣府大同
致有土木之變然跡其北狩之由實因中官手握兵柄
持人主如嬰兒非盡在形勢之不便也更生土木懷古
詩云莽莽平原殺氣浮蟲沙獲鶴一時休蒙塵幸免嶽
欽辱歸國重煩呂卻謀不忿薰胥緣穢里頓教戰骨付
哀邱君王倘憶當關險黃屋應先扼上游余亦有土木
驛詩云荒城雉堞半凋殘凍雀聲聲怨紇干捺鉢何年
張大幕統軍底事屬中官天邊紫塞沙猶積地下青燐
骨已寒中外一家三萬里而今莫作戰場看土木本各
統墓店因店北舊有統軍墓故名見王惲中堂事紀一

瑟樹叢談卷上

七

各統幕鎮志遼主游幸嘗張大幕於此故第三句及之
遼史營衛志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元陳孚統幕城詩不
知何代開軍府猶有當時統幕名則游幸張幕之說非
也又通鑑武德六年秋七月辛巳高開道所部宏陽統
漠二鎮來降則統漠之名唐初已有方輿紀要謂即開
道所置
唐初懷戎浮屠高曇晟因縣令具供與其徒襲殺令僞
號大乘皇帝以尼靜宜為耶輸皇后建元法輪尋為高
開道所并見唐書高開道傳曇晟以僧人為天子與明
太祖同而成敗事異余上谷詠懷古蹟云紛紛割據到
懷戎媯水紫迴繞故宮不見龍潛皇覺寺漫將成敗論

英雄

萬全縣張家口前明與俺答互市之地小境門上層樓
卽當日市臺又有大境門重關設險今則中外一統四
門洞闢矣余有詩云偃仄難容突騎豪誰憑一障限天
驕千年城窟泉猶咽五月關門雪未消不見車書大無
外漫將貢市說前朝太平閒煞幽并健且俯陰山學射
雕

宜興儲龍光上谷雜詩注首座寺有范銅秘密佛像六
軀形容醜穢跌下鐫字一行云烏斯藏大慶法王諸占
班丹發心造康熙中某縣令毅然欲毀之營將惑於邪
說謂可辟兵竭力護持竟不毀舊志首座寺在城北五

瑟樹叢談卷上

八

虎街儲雍正朝口北備兵是爾時佛像猶存今則并寺
俱毀土人無復知之者余上谷詠懷古蹟云秘法空傳
演撲兒橫陳嚼蠟味誰知如何亦墮金人淚歡喜諸天
少護持

張獨二口塞外有太子城遺蹟已不可考每黎明時從
遠望之見有城郭湧出地上樓櫓雉堞宛然如新須臾
日出卽隱不見元郝伯常有化城行殆卽其處納蘭
安宦遊筆記言塞外或廣野或山巒有時宛然一女牆
雉堞層疊高下有時參差樓閣淺深戶牖一一刻肖有
時若禪院若真堂古木森森遮繞似遠似近欲澹還濃
此猶萊蕪山市登州海市之類納蘭氏謂天地之氣細

緝盪滴回薄變幻何往不有洵然

水經聖水出上谷酈善長注水出郡之西南聖水谷東南流逕大防嶺之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高廣四五丈入穴更崇深穴中有泉案所云聖水谷蓋即懷來縣之聖水洞也

水經注濡水有二其一即今灤河當時謂之難河酈善長謂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訛蓋濡誤為難難又訛為灤耳其一出高陽縣東北春秋昭公七年齊與燕盟於濡上即此又有小濡水見魏土地記

保安州龍門山斷崖中闕飛瀑長懸其冰景尤為奇詭州人楊聖功明經養正譔記云衣瀑而成形如巨橐曰

水經注卷二

九

冰窶石破其底冰噴噴而下綴縷縷焉繼繼焉曰冰窶窶有二水俯射而噬其一之半如鶴曝於石而垂羽曰冰翼渠潰而注繼以搏風冰如霧鬣如繁纓又擬鬣鬣老人曰冰鬣云云明經所著心仙集搜訪未得記中所稱冰窶諸名頗為刻畫盡致足資談柄

承德府紅石巒梁據熱河志由熱河至八溝必經之道其高倍於青石梁絕頂尤為險隘過者皆下馬而行土人呼為紅石拉余初不解拉字之義後見林佶全遼備攷云邊外多山戴沙土者曰嶺戴石者曰拉亦作礮

爾雅釋鳥鷓鴣冠雉郭璞注鷓大鷓似雌雉鼠脚無後趾歧尾為鳥鷓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一切經音義引

爾雅善注今鷓大如鷓肉美俗名突厥雀生於蒿萊之間朝野僉載謂露後有鳥大如鷓色如鳥雀飛若風聲

千百為隊時人謂之鷓雀亦名突厥雀事物紺珠沙雞又名鷓五雜組萬歷開京師市上有鳥大如鷓鷓毛色淺黃足五指有細鱗如龜狀名沙雞云是塞外至者味亦似山雉合觀諸說是沙雞即爾雅之鷓鷓芹城小志

盤山志居易錄諸書皆指為半翅非是案戒葷漫筆半翅鳥倍大如鷓鷓性極癡又謂之半癡亦曰癡半斤好視紅物飛不遠輒下歇人著紅裘襖誘之則凝視不去故可得稗史彙編半翅飛不過三四尺可以杖擊之而得即朱垞詩所稱低捨白龍堆也今宣府冬月以二物

水經注卷二

十

為常饌形質亦復不類沙雞略具文采半翅則純褐色而味較脆美

周禮羊車鄭注訓羊為善非真以羊駕車也晉時始有羊車宮中游幸所乘今北地小兒嬉戲間亦乘之然不足以行遠若吉林之以犬駕車則引重致遠用同牛馬矣元於遼陽設狗站十五處遼史儀衛志總纛車青臆車涼車皆駕以馳元李公饒夜行烏桓道詩乘馳駕輕車怒項不肯

發袁伯長開平客舍書事詩亦云馬解避馳車是當時漠北兼用馳車任載今則不聞有此耳

元迺賢金臺集居庸關詩注關北五里今敕建永明寶相寺宮殿甚壯麗有三塔跨於通衢車騎皆過其下云

云今三塔已亡其二寺亦改名塔下刻經咒甚多有漢字有梵字有蒙古字有畏吾字顧亭林據元史泰定帝紀以為指揮使兀都蠻所刻余嘗盡拓以歸皆不著刻經人名內惟一條云至正五年歲在乙酉九月吉日西蜀成都寶積寺僧德成則所刻非一時一人之筆矣油麥形似小麥而弱味清微苦核之本草當即燕麥油燕聲之轉耳油一作夜關北宣大圖朔諸郡民間皆以為常饍太倉彭甘亭兆菴有夜麥飯詩序云油麥不見諸書夜乃田器郡志即以此字當之未詳所據作詩以補廣志要術諸農書之缺云云蓋亦未知其為即燕麥也

瑟樹叢談卷上

十一

宜郡產石雞色似班鳩有黑文而大若雌雉短尾鬚距皆赤能食石及瓦礫張獨口外產火雞大如鶴羽色斑雜好食然炭又有雪雞毛羽如雪形肖鶴而大兩眉微紅足有氈毛飲啄雪中人無以辨惟尾末雜黑線得以識之
白翎雀形如鶴合而小翅有白翎產今獨石口外所謂烏桓城下白翎雀也楊廉夫稱其能制猛獸尤善擒鴛鴦王士熙又有小小白翎能念詩之句今此雀但能學百鳥之聲並無解為人言者且亦不聞其能制猛獸豈古今物產之異歟元以前未入中國宋史吳在木傳鳥有白翎雀獸有青尾鹿乃謂雀之白色者非此

迤旗璣言宣府教場東西幾十里南北二十里蔚州城墻磨磚所砌語云蔚州城墻宣府教場是今城外西南一帶皆前明教場地也

口外馬乳迤北八珍所謂元玉漿也蒙古人釀以為酒色如清水味微甘香各阿爾氣如以為力薄復入鍋蒸又量加酸乳重釀而出名阿爾占三釀者各和爾占四釀者名德普舒爾五釀者名沾普舒爾六釀者名薰舒爾又馬乳置於暖處每日用箸縱橫攪之數日味如酸漿力可敵酒名曰七格皆見宦游筆記

瑟樹叢談卷上

十二

塘詩有肉須供世無魂亦似麀蓋與麀相類惟麀角大而黃羊角小又其尾短而根白色為差異耳戴侗六書故竟以黃羊為麀固非邵二雲爾雅正義又以釋畜類羊黃腹當之亦誤周禮疏爾雅在野曰獸在家曰畜黃羊其可畜乎漢陰子方祀龜之黃羊當即爾雅之燿

周書王會解高夷嘍羊嘍羊者羊而四角迤異記周武王時東夷進六角羊案元楊允孚滌京雜咏皮囊乳酒鑼鍋肉奴視山陰對角羊自注羊或四角六角者謂之迭角羊迭義未詳以其角之相對故曰對角毛角雖奇香味稍別故不升之隅想云云今口北所屬之多倫諾爾與元滌京相近其地產四角六角羊形質與常羊不

殊惟角多為異蓋即古之噉羊耳畢氏山海經注乃謂
錢來山之羶羊疑即噉羊江都陳穆堂述衡周書補注
又以述異記六角為四角之誤皆未知今口外固有四
角六角羊也

宣化郡北為古長城遺址即造陽地也漢書匈奴傳燕
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史
記絳侯周勃世家勃追盧縮至長城即此張守節正義
乃謂即馬邑長城不知馬邑在朔方世家云定上谷十
一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一十九縣漁陽二十二
縣與匈奴傳所謂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
距胡者正合縮為燕王封燕故地境固不得至朔方也

正義又云亦名燕長城在媯州北是似馬邑在媯州者
更誤矣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被縮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媯
州懷戎縣東北有馬蘭溪水恐是也馬蘭溪今志乘不
載方輿紀要云在懷來衛東北按括地志但云懷戎有
馬蘭溪張守節引以證史文上蘭之地曰恐是者疑而
未定之辭顧氏乃云括地志以為即上蘭水誤矣
史記楚元王世家於是迺封其子信為羹頡侯索隱曰
羹頡爵號非縣名以其鞞釜故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羹
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五十里案高祖取其山名為
侯號者怨故也余謂羹頡不得為爵號當是高祖借羹

頡之名以寓鞞釜之恨自當以正義說為是然漢世侯
封或以縣名或以鄉名或以亭名從無以山名者必是
羹頡以山名鄉高祖伯子封為羹頡侯耳山在今懷
來縣

厄魯特本元阿魯合部 國初時有噶爾丹者自立為
汗侵掠其隣喀爾喀部

聖祖親統六師討平之先殲其妻阿弩嘎吞於陣後迺
生擒喀爾丹朔漠遂定為

皇朝開邊用武之始而兩部構釁之由實因爭一琵琶
女子雖女戎召禍自古為然亦豈非天假之以成

聖世武功之盛哉乾隆閒徐芝仙爾赤陵姐琵琶歌詳

琵琶歌卷上

十四

述其事今錄於此歌云邏沙檀上紅紋蹙龜茲國唱無
愁曲尤物皆乘氣運生天教色藝空金屋千年大漠藏
龍蛇化為女子顏如花生長赤陵呼作姐能將蕃曲譜
琵琶琵琶宮調八十一別有新聲緩挑出韻並風生樂
萬方國王喀爾一見加諸膝其王分地跨與和西與山
戎厄魯接壤多閒起侵陵緣互市終修和好悔操戈鼓
聲坎坎冰天裂艷妝正踏山頭雪一枝春色照黃沙兩
國兵端從此結虎奪龍爭秋復春朝為楚媵莫為秦掌
上青娥偏解舞原頭戰骨幾生塵皇皇 天子修文德
頡遣行人頡玉敕蠢茲猘猡噶爾惡浮天為一婦人滅
一國旌旗出沒黑山阪風雨惡陵青海頭塵起百靈爭

訴帝霜高屬國盡防秋維時五月三日暮 至尊駐蹕
 香泉戍冠騎倉皇走大荒龍驤浩蕩來西路羽林年少
 爲余言親見闕氏陣前仆喀爾丹之妻四寸文綦么鳳
 飛週身細鎧秋金鏤芙蓉十隊化寒烟剩有殘英泣斷
 泣鬢點雪霜亡普贊命餘鋒鏑出祁連理藩院裏秋槐
 老階堆猶把琵琶抱宛似蝦蟆陵下人潯陽江上傷涼
 倒聽彈一曲別郎官弦上傳來意萬般未死若憐胡地
 隔得歸翻戀漢恩寬曲終上馬風蕭索風吹淚逐哀弦
 落何須淚逐哀弦落木黍油滿沙漠君不見傾城傾
 國代有人若個老歸生處樂况爾歸時國有君太平無
 復強侵弱

五

五

楊養正馬德良傳德良字完秉保安州人博涉藝文崇
 禎祭西舉於鄉
 皇清兵入保安德良以家行居遼十二年不仕躬耕負
 薪癸未秋尋殂妻朱氏殉焉弟德鑾及婦王氏是日亦
 組頸死云云夫古今言兄弟之友愛者如陽道州之沒
 齒同衾已屬罕有迺德鑾以身殉兄并及其婦亦可謂
 千古之畸行矣
 金史列女傳哀宗寶符李氏國亡從后妃北遷之宣德
 州居摩訶院日夕寢處佛殿中作幡旛會當赴龍庭將
 發卽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其門紙曰寶符御侍此
 處身故余上谷詠懷古蹟云大節從容淨土留幽蘭殉

瑟樹叢談 卷上

國共千秋不須更羨梁園死金水河頭弔玉鈎
 宣郡北山亦呼爲小恒山山寺中有石磬懸殿中橫木
 上高可尺許廣二尺有餘厚二寸石質深黝上有白斑
 就斑點處叩之其聲高下不一中合律呂余嘗擬移置
 郡署以及瓜未果鬱林之載始信古人真好事耳
 吾家忠愍公錄謫戍保安後復因宣大總督楊順巡撫
 御史路楷承分宜風旨劾公不道遂被慘禍隆慶改元
 公子襄上書訟冤華亭柄國逮順楷下吏論死遂獲昭
 雪今祠在懷來之新保安明之保安衛也余展拜祠下
 作詩二首云但餘熱血洒空腔絕少刀圭治頸瘡塞上
 萬願爭慟哭公因楊順安殺難民爲詩刺之有白草宮
 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覓頭顱之句

瑟樹叢談卷上

五

中十日太披猖路楊死益人心快瞿鄧名先誦籍香天
 水冰山在何處荒祠累代肅齋嘗貢市紛紛乞罷兵憂
 危竝議到儒生萬言封事批鱗切一賦籌邊走馬成忠
 憤豈應論左道英靈猶欲請長纓白蓮風定餘霞散來
 奠椒漿雪涕橫周櫟園書影載分宜籍沒時携一方書
 出監者問曰有刀瘡藥能醫得楊繼盛沈鍊頸瘡否故
 第二句云然

吾鄉張博山邵出關詩胡麻作膏油生味和蔓青入口
 先嘔惡胸逆顏爲頰蓋關外烹飪多用胡麻油邊庭所
 產氣味惡劣不可嚮迺其莖織直而短花開頂上作藍
 色與內地脂麻花白而莖分四稜六稜者形質全別不

得誤仍為一也

博山自定木威詩稿竹垞檢討稱其鏘鑄百子有日鑪風炭之手古體有似羅浮屈五道士今體則排募近人其歎美如此余謂木威詩樂府尤佳集中行路難二首為出關時作今錄其一云有舟莫渡黃河水有馬莫登太行山黃河濁流幾時息太行驚沙無日閉如何更出居庸關虎豹巖巖不可攀朔風如刀積如簇使人須刻凋朱顏積雪何皚皚亘古不得開嗟爾遠游胡為哉羊皮作裘薄如紙蕃兒生長冰窟裏朝來亦凍山谷死君不見黃雲城邊白登臺旌旗萬乘埋腥埃况爾獨行踽踽土木之形骸行路難歸去來真不滅九歌草堂擬古

琴樹叢談卷上

十七

諸作

孝女張富姐蔚州吉家莊人父張奉久患瘵疾女侍奉不懈山水驟至女扶病父出避同歿於水女抱父屍髮髻簪環均未散亂顏色如生道光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事此今之曹娥叔先雄不可不為表彰也

今京師用錢以五百為一千名曰京錢宣郡以三百三十三為一千名曰宣錢通州以東至山海關以一百六十六為一千名曰東錢不知起於何時相傳前明兵餉不足以故減短之數因地而異攷梁武帝時破嶺以東錢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九十為百名曰長錢錢陌多寡不同自古有之然

我朝各省兵餉皆制錢足陌從無蹺減之事而民俗尚因仍勝國之舊殊不可解

張光弼塞上謠云馬上氍毹歌刺刺往還都是射離兒又一首云胡姬二八貌如花留宿東西不問家醉來拍手趁人舞口中合唱阿刺刺阿刺刺蓋當時塞歌助語之聲二詩一作仄聲用一作平聲用

遼史地理志歸化州有炭山又謂之陘頭有涼殿承天皇后納涼於此山東北三十里有新涼殿景宗納涼於此此歸化州之炭山也今在萬全縣境遼史太祖紀三年五月甲申置羊城於炭山之北以通市易五代史四夷附錄阿保機漢城在炭山東南深河上有鹽鐵之利

琴樹叢談卷上

十六

乃後魏滑鹽縣也通鑑注引宋白曰阿保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地其地深河上源西有鹽泊之利則後魏滑鹽縣也此又一炭山準其地望在今獨石口外興和故城東北土人稱為黑龍山又名黑老山與歸化州之炭山絕不相蒙且歸化隸西京奉聖州石晉始割獻太宗不應太祖時即置城通市其非一地可知至遼紀內每有清暑炭山之文而天祚紀亦云射虎炭山此皆興和城北之炭山若歸化之炭山地志明載承天皇后及景宗涼殿遺蹟初非謂累朝世主皆在此納涼也明一統志諸書率以兩山并為一談口北三

廳志又疑歐史通鑑注之誤皆不明遼時故有兩炭山耳

周伯琦近光集立秋日書事詩鐵利標山影自注云上京西山上樹鐵旂竿高數十丈以其下海中有龍用梵家說作此鎮之元史文宗紀至順二年命僧於鐵旂竿修佛事然則今良鄉之琉璃河俗呼王彥章鐵旂者卽鐵旂竿之類也

遼史地理志西京奉聖州礬山縣本漢軍都縣山出白綠礬故名有礬山在州南六十里其地當在今保安州境若漢軍都縣則在今懷來昌平二縣境元省礬山入永興不得遠至昌平遼志誤也宣鎮志礬山在懷來縣

瑟樹叢談卷上

九

保安衛地

唐書突厥傳言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以爲災異也今塞北盛夏而霜固無足異卽三日五日並出亦時時有之蓋寒氣逼人疑爲此狀非真日出也徐芝仙和友人雪後行獨石口外詠所見云明沙灘上雪鋪銀天作穹廬覆遠人覆到晚來天亦冷羲和鞭出日三輪劉公是檀州詩市聲衙日集海蓋午時消自注每旦海氣如霧至晚消盡土人謂之海蓋索檀州卽今順天府之密雲縣余嘗句當公事往來其間並不見所謂海蓋詢之士人亦無知者豈古今氣候之異與然密雲初不近海而云海氣如霧殊不可解

陸游南唐書盧文進傳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胡一人問之曰此謂之笄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言曰方午也攷文進爲契丹平州刺史今之永平府固無笄日之事卽遼上京臨潢府今爲奉天之錦州亦不聞常有此異大抵是時南北分域從虜中來者輒造怪異之談南人未至其地遂無一難之傳聞異辭踵訛承謬笄日之說亦海蓋之類耳

笄日南部新書作笄節日

瑟樹叢談卷上

三

漢書地理志上谷郡秦置縣十五今之懷來縣地卽秦漢之上谷也隋唐之上谷郡乃治易州而以懷來昌平等縣隸涿郡兩上谷絕不相謀程大昌北邊備對乃云漢緣邊九郡上谷易州是以隋唐以後之上谷爲漢之上谷誤矣

史記貨殖傳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正義曰種在恒州石邑縣北蓋蔚州也代今代州秦漢之代郡卽今蔚州與唐之代州不同種代當是一地張氏分而二之誤宣府地近塞外頗染蒙古之俗貧民無力營葬者多棄屍山谷余於城東措置滙澤園一區海昌查梅史刺史揆爲作宣化府義冢記今錄於此 沈西雍太守以經學爲政凡所修舉必斷合於古有非尋常吏師能通其意者道光十年春權宣化府事甫三月州縣胥樂其爲治郡之廢陸汲汲求復其舊惜其暫而未得大見所欲

為也府城東郭外故有義冢歲久不可攷太守憫焉通捐俸錢別買地於城東七里臺為畝十而蜀教諭余璉董其役地既開廣席藁畚鍤灰釘之屬無不盡其地計葬瘞者無算可久而不廢矣乃述其事於其鄉人查探俾文之以記年月揆察歛葬之政見於史傳者夥矣然或以旱瘵斃或以隸寡無告或以凶荒兵革道殣戰死皆一時一事非有定制至宋始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瘞後乃有漏澤園則郡縣皆行之矣今太守亦循乎世俗吏所為乎抑斬合古之所為乎月令孟春掩骼蕪骨許鄭皆以為兼鳥獸之骨人固至重矣而必煦煦及於禽獸竊以為仁政之大未必然是非湛深於經而

藝樹叢談卷上

三

精求其用意不能通也古之儒者通天地明陰陽以為政事之本洎流弊所極競言災祥圖讖於是經學衰而治術亦疏矣按月令明堂言陰陽者也鄭氏於掩骼蕪骨謂死氣逆生氣高誘謂順木德而尚仁恩此則經之所為仁政已異乎史又何疑於許鄭耶先儒董仲舒劉向父子等其論政必辨五行陰陽由此以通天人之奧得治化之源使死氣鬱蒸以逆方生之氣則水旱凶札癘疫之為害皆由是起然則掩葬之所係者為甚大太守所為斬合於古者乎易泰為正月卦象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夫天地之道陰陽之道也天地之宜陰陽之宜也天子財成輔相於上

三公宰相寅亮燮理於下士大夫以學問政事贊毗於一時一事使寒暑不忒四時和平胥是道也其事則備著於月令如掩葬其一耳而孔穎達援大司徒及職方貢物之宜已未合乎扶陽抑陰之本旨至偽子夏傳乃以結網罟作耒耜當之以是為財成輔相可乎宣化府為苦寒地山谷幽阻水澤涸冽其嚴凝亭毒足以抗陽和召陰情況暴露者又從而醞釀之是固大守宜加意者矣徒曰慈愛惻隱而已則凡為吏者優為之也太守窮經而善於其政故揭太守之意而記之如此時道光十年六月日也

藝樹叢談卷上

三

瑟樹叢談卷下

嘉興沈濤撰

懷來故文學張濟績學通經著有春秋經異十二卷詩傳題辭故四卷論語異文輯覽四卷行世當及後漢盧子幹隱居上谷學為儒宗何以近代以來不少概見文學能通漢儒訓詁不為方聞所囿可謂有志之士天不假年未竟其業惜哉

歸安孫二山孝廉春爾主宣郡柳川講席出其尊人遲舟編修辰東種紙山房詩稿見示中有送溫明府之崇安詩云御茶堪配崑崙水絕品人間或未知最是官齋清絕地一甌吸向退衙時自注茶味武彝第一水味黃

瑟樹叢談卷下

河第一余謂此論足補季疵茶經又新水記所未備編修以乾隆壬辰第二人及第其從祖祀瞻司空在豐康熙庚戌通籍甲第名次相同里人因目編修為小榜眼云

大興余子方學博珽可鐸宣邑有吏幹才余整飭書院捐置義冢諸事皆賴其匡勳之力嘗以弟子禮事余瀕行又以一鶴為贈予作詩謝之曰臨別何曾選一錢此行原不辨蒲覓腰纏多君幽贊能忘俗贈我胎禽似欲仙萃野未偕呦鹿至花陰好伴疾琴眠官貧爭柰橫添口為汝休糧一羶然更生戲題二絕云此身曾到鳳麟洲一聲應吸九秋盡道相人如相鶴使君雙眼勝浮

瑟樹叢談 卷下

邱公田種秫已無餘薄俸難償乞米書我有調言誰主張仄飼他羊續舊懸魚

子方和予謝鶴詩云籠禽應費辨蒲覓餐錢譜入琴絲別緒纏剩有高懷矜羽翼留將瘦影伴神仙近依碧漢聞宵唳倦倚青松趁晝眠羨汝得隨旌節去屋烏同愛亦忻然余復疊韻酬之云拔釘錢與將鬚錢腰瘦何堪十萬纏五賦可無詩煖鶴一麾聊當夢游仙簿書堆裏清娛伴帶草香中自在眠雨霽冲霄張仲舉莫因小別更潸然子方考滿當薦故結句云然

瑟樹叢談卷下

錢唐陳闓玉別駕裴之故人雲伯大令文述之子亦號小雲有雋才中年殂謝士林悼惜其姬人王氏紫湘秦淮曲中人歸陳數年病瘵而天閨玉甚悼之因仿董宛君梅影葦故事作香晚樓憶語數十條可為青溪板橋添一佳話當桃葉渡江時停橈京口上元歐陽嶽葦孝廉長海阻甬江千兩舟相值嶽葦因調慶春澤慢云帆葉寒霞檣枝搖月好風吹送蘭舟載了輕盈而今不載閒愁繩河剛報星期近駐仙雲數過涼秋盼圓蟾三五紅橋先照紅樓素娥青女遙相妬妬婢娟最小艷福雙修琴膝詞成畫眉人待鴛鴦江皋便欲凌波去肯輸他陌上春游祇難忘燕子歸來舊日簾鉤紫湘沒後閨玉自金陵歸吳嶽葦復用前韻送之云畫鼓淒烟總帷弄雪送伊如此歸舟君自淒涼無端觸我閒愁蘭橈親

見迎桃葉到而今才幾番秋勝些些綺識重提燕子空樓
彩雲莫惜輕飛去便花殘月缺已算香修昨夜紅窗
有人絮泣紗幮春風難遣羅敷恨况頻年羅隱狂游
道輸伊四載銀屏百幅銀鈎蓋嶽蒼所卷茗卿讀聞玉
憶語凄然感觸故下半闕及之嶽蒼今客緝萃亭觀察
勒恭頌 署出小畫舫齋詞稍見示讀此二闕不勝金粉
凋殘人琴零落之感

蟲有名紅娘子者似莎雞頭翅赤見事物紺珠嶽蒼詞
南鄉子賦之云一樣可憐蟲樂府偷呼小字工幾日秋
衣剛換着重重貼裏衫兒茜色籠 瘦影不禁風癡盼
雙飛願許同恁向豆棚瓜架去恁恁佳耦尋來紫相公

瑟樹談卷下

三

體物工雅可入茶烟閣集紫相公主蔬神見清異錄

嶽蒼問字於余以詞代贄較子方之鶴尤為弦韋韻事
調倚春從天上來云願託雲霞勝靈山香火拜倒楞伽
飲水清心為霖巨手江南曾試栽花若个蒼生似我依
倚處竟在天涯感年華只淚彈知己敢怨紅紗 憐才
定推真賞恁珠掄玉采披到泥沙一月春和萬閒厦廣
飄零肯惜殘葩恰怪桑乾絲柳甚恁不繫仙槎調高
牙待他時載酒儻許侯芭余牽絲江左故詞有蒼生之
語云

族姪卜歐世枚 容宜郡先後十餘年土風民俗軼聞瓌
事記憶甚多撰叢談頗資討論之力詩亦清麗可誦

尤愛其苦雨一律云漸覺重城海氣浮朝來閒倚仲宣
樓一簾濕霧留寒淺半榻涼雲壓夢愁往日心情猶殆
酒頻年詞賦易悲秋人閒已是無乾土滴碎梧桐未肯
休幽憶怨斷中更極纏綿悱惻之致

宣化李烈女名够姐年十八未字逆奴周九窺女如廁
乘閒狎抱女極力撐拒並以爪收奴面十指盡裂奴碎
女首斃官置奴於法而上其事於

朝廷旌異焉嘉慶己巳八月十二日事余以有關風教
作詩弔之並邀更生同作余詩云白茅包死鷹何物感
我脫女蘿倚貞松期保歲寒會狂且彼何來夫豈治吞
海粲粲拒霜花肯作飄瀾穢矢志不汗九死余未悔

瑟樹談卷下

四

古八指先斷禽息首立碎睢陽齒既穿常山舌亦潰嗟
古烈士風此女跡無愧蔚州宋家女疇行軼流輩正氣
留乾坤百載迨相對我無朱竹曹卷筆紀事歷如繪作
詩俟采風悵望一酒淚更生詩云流泉在山清彩玉韞
石美女貞凌嚴冬豔不敷桃李一旦吹狂巖狎猶欲劇
齒草乏護門功花同落溷跡不周觸頭願太華挾手指
日慘雲模糊乾血染苔紫平生慕守正臨難肯惜死世
豈無鬢眉媿此弱女子護門草出常山見物類相感志
明史常遇春傳遇春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
其宗王平章將士車馬師還至柳河川暴疾卒年僅四
十柳河川在宣郡北門外余有柳河川弔常開平詩云

紅巾擾攘真人出，緩臂將軍勇無匹。饑來就食識英雄，杖策軍門氣蕭瑟。擒權馘亮吳漢空，長驅直北誰當鋒。非不能戰慮輕戰，終先士卒成大功。橫磨十萬燕雲路，鏜鼓聲喧柳河渡。將星忽見殞前川，嗚咽川波至今怒。吁嗟乎自來開國多雄猜，功高震主奚為哉。酒置舊宮蒙被臥，弓藏虞部抗疏來。錄成姦黨胡藍獄，武安若在詎免族。髮屍便當角巾歸，為爾臨流一慟哭。

大興李子文孝廉 雲章 蔚州李氏兩僕行序云：嘉慶壬

申夏在桂林蔚州孫紳泉明府 摺 述其鄉人李氏義僕

事李先代為盜所得，奴子某持刀力鬪，脫於難。又虎噙

幼主一奴一斧，斫虎得免。兩奴皆受巨創，其家尚藏其

瑟樹叢談卷下

五

刀與斧焉。相傳奴本舊家子，遭難失身紳泉不能舉其

姓氏，恐終淪沒存之篇。什詩云：蔚州李氏兩僕忠且武，

一殺賊一殺虎，皆於危難中挺身救其主。主曰：余生實

維汝鄉里，驚誇色飛舞。兩僕於今已黃土，主人猶存舊

刀斧。嗚呼刀斧亦區區，兩僕之武可不書。書其大節能

忘軀事主之義，如是夫。若兩僕者，胡為奴。此奴非碌碌

破巢之卵兒，上肉惜哉。姓名不得詳，我據所聞書。兩僕

嘗慨志乘失，修義烈事多。湮沒弗彰，得子文此詩。兩僕

千古矣。

吾鄉乍浦市中賣餅家有光餅一種，中為孔穿如錢，較

大質以紗線可負而行，相傳戚繼光行軍時所作。為三

軍畏糧之用，自來說餅者未見題詠。錢唐吳中林司馬

廷華光餅歌云：初疑穿破沈郎錢，還如壓匾韓嫣彈。體

物極工司馬嘗補蔚州志，較之魏氏原書頗為精核。

宣郡固圍在鎮解之西，四面孤懸，旁無附麗，牆外即通

行路，每遇風雨晦冥之際，愁雲慘霧凝結不散，人俱不

解其故。嘉慶癸酉永康潘質鰲刺史 國記 宰宣化，更治

獄牆，掘地得髑髏數百枚於郊外，瘞之。此後遂無所睹

矣。問之故老云：是地前明為首級庫，邊功獻捷歸元於

此。少陵詩：天陰兩黑聲啾啾，洵有是乎。

質鰲服官三十年，所至有惠政，生平以理學自命。嘗於

某觀察酒坐見有優伶，即拂衣起，觀察嘉其守正，言於

上官，立予卓薦。時人兩賢之，詩不多作，而時出秀句，嘗

有夜靜月親人五字極佳。

錢唐蔡華腴大令 任 由庶常改官畿輔，三黜屢空，困頓

不偶，歿於龍門任所。虧帑鉅萬，遺囑凍餒，不暇恤。未聞

有如魯望之憫承吉者，亦可慨已。大令多髯，人以髯蔡

目之。詩純學大蘇，遺稿散佚，錄其龍門即事云：八口猶

僑，露水濱單車，犖抗黃塵始知塞上風。雲變不似關

中草木春，投筆何須侯，萬里飛書尚欲辟千人。紫薇花

上一鉤，月願乞君思老，此身以龍門誇於關內諸君。

云：臨流負郭得清娛，斗大山城頗不孤。四堡毘連成犄

角，一關陡絕控幽都。邊陲莫使愁荒遠，景物居然入畫

瑟樹叢談卷下

六

圖二十年前香案吏暫司筦鑰縮劍符長安嶺云官如
靈運與猶豪側嶺橫峯敢憚勞轍石乍驚輪有角面山
可惜土無毛路侵雲脚成虛步泉帶風聲作怒濤喚作
長安偏日遠京華北斗仰天高數作皆與酣落筆豪氣
未除讀之猶似見碧庭鐵珊館名酒坐掀每四顧高談雄辨
時也

余曾在方鐵珊參軍廷珮席上贈莘腴云此中空洞寧
無物不合時宜一肚皮競笑使君毛繞涿故應吠犬足
生釐能消塊磊無過酒豈謂饑窮竟坐詩拔劍向天公
莫舞古來壯士幾揚眉鐵珊笑曰此東坡效山谷體也
江都林小桐少尹報會性傲多才尤善漢隸為宣化典

蘇謝叢談卷下

七

史以忤前守幾至落職余到郡時已量移大典整妮將
行口占贈之云舉世何人擅八分桑乾河上又逢君空
齋欲遍留君字君是當年蕭子雲巖關絕塞漢秦餘金
石摩挲願竟虛喚取襄陰舊賢令磨厓共作擘窠書此
輩何勞識姓名青泥一襍到公卿端應喚作書牆客好
配吾家畫壁生張雲巖姊霖亦工隸書曾假西園縣
事故第二首云然

長白普次雲太守俊權口北觀察篆作上谷雜詩句如
洋河風急雲如馬孤嶺春深雪滿山紫邏詩成邊月小
青袍人老野雲多皆極悲歌感慨之致
次雲出所藏元人李易安小像索題余為賦二絕句云

漱玉聲疑響環春殘幽恨苦相關易安有傷心柳絮
泉頭水種出蘼蕪綠徧山月上新詞最斷腸纏綿兒女
意堪傷不應人比黃花瘦却道全無晚節香嘗謂朱淑
真菊花詩寧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實鄭所
南自題畫菊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二語
所本志節傲然即此可見斷腸一集特以兒女纏綿寫
其幽怨月上柳梢詞見歐陽公集明人選本嫁名淑真
致蒙不潔之名亟應昭雪易安何等女子況未亡時年
已垂暮汝舟之適亦恐近証

蘇謝叢談卷下

八

一首尊聞錄又載其登燕子磯濤聲寒夕照亭影落孤
鴻之句余於宣郡志內見其榆林土木二詩甚佳今錄
於此榆林云四山如列垣平地類井底中有百雉城扼
要勢莫比前險懷來橫後險居庸峙登陴一長眺目力
盡百里遙青共邇碧歷歷羅案几時清斥堠閒春深草
木美荷鋤者誰人三五聚沙嘴歸耕定何日不覺三嘆
起土木云旭景照荒城行行詣土木據鞍話前代鑄此
一大錯萬乘等兒戲一擲向沙漠千官為鬼雄碧血染
劍鏃天地十年閉廟堂三日哭幸賴環錫謀再造乾坤
局不然晉愍懷無亦微欽續千金戒垂堂白龍困魚服
何物小閭豎青史有餘戮崇祠榜顯忠遺碑不忍讀

楊升庵滇載記元梁王女阿禧愁憤詩雲片波濤不見
人押不蘆花顏色改注押不蘆花北方起死回生草名
攷白湛淵續演雅草食押不蘆雖死元不死注漢北有
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然以他藥解之卽蘇是押不
蘆並非起死回生草蓋死而尙可復生故禮用之傷段
功之竟死耳今口外有斷腸草人馬誤食之立斃或卽
是歟

上谷無鳴蜩入關後忽聞蟬聲因調齊天樂一闕詞云
新聲蕩訴齊宮忽依稀乍吟還咽蕩婦空闌羈臣曠野
倦客關山離別幽懷忍說料鬢添華髮痕凋葉搖曳涼
柯有誰與爾並高潔 秋魂都被喚醒亂山殘照裏干

瑟樹叢談卷下

九

樹凝碧泛梗愁長炊梁夢短入耳難禁騷屑冰天響寂
甚獨抱孤清也因人熟聽農餘音似催歸思切

輟耕錄至元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
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
死朱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
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
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王逢浯溪集有感宋遺
事云五月無花草滿原天回南極夜當門龍香一篆魂
同返猶藉君王舊賜恩注云至元十三年正月伯顏丞
相入杭二月起家三宮赴上都五月見世祖皇帝尊命
幼主爲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十二日內人安康朱夫

人安定陳夫人二侍兒失其姓浴罷蕭襟閉門焚香於
地並雉經死衣中有清江紙書云不免辱國幸免辱身
不辱父母免辱六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踰
三百春躬受宋祿羞爲北臣大難既至守於一貞焚香
設誓代書請神忠臣義士期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
血書所載輟耕錄相同而詩語較詳且云不免辱國
詞意尤合知南村所載爲漏略耳楊瑀山居新話所載
與浯溪詩注同大難既至下又有劫數回輪妾輩之死
八字

瑟樹叢談卷下

十

名子作詩曰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望大家
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白獼籠載趙從善增像
會稽賢牧堂事郡士朱萬年題詩於堂亦有此二語今
俗諺作大風吹倒梧桐樹者誤也更生據元人院本謂
元時諺語作鳳皇飛上梧桐樹然攷山居新話載桑哥
擅權時同僚張左丞董參政二公皆以書生自稱凡事
有不便者多阻之桑哥暗令人作一狀無人名事實但
云老書生小書生二書生壞了中書省云云促省採再
讀之張起身云大家飛上話短長自有旁人梧桐樹是
當時諺尙如此張戲倒其語耳
嘗與更生論婦人裹足緣起更生引古樂府雙行纏詩

新羅綉行纏足跌如春妍以為六朝已然然亦未為確證惟酉陽雜俎載葉限女金履事云隨汗國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無一稱者諾皋固屬寓言可見當時婦人以足小為貴其不始於五代可知韓偓詩六寸圓膚光緻緻唐尺六寸尚不足今四寸耳

又與更生論兒貓女貓事顧亭林日知錄山東河北人謂北貓為女貓隋書外戚獨孤隨傳貓女可來無往宮中是隋時已有此語余謂隋書所言迺貓女非女貓也女貓二字見園怪錄所載崔紹事蓋其語起於唐時又開天傳信記有婦人投狀爭貓兒云若是兒貓即是兒

貓若不是兒貓即不是兒貓初觀似不可解細思之見貓當即牡貓之稱園怪錄稱牝貓為女貓則牡貓當稱兒貓古者婦人稱兒謂若是牡貓即此婦人之貓耳兩兒字不可分此其所以可笑也

楊貴妃盜死馬嵬傳記無異說到夢得詩貴人服金屑酒用晉書賈后傳趙王倫矯遣尚書劉宏等賈金屑酒賜后死故事以喻當日貴妃賜死情事耳或遂疑貴妃寶服金屑誤矣

燕翼貽謀錄尉職警盜村鄉爭鬪憚經州縣者多投尉司尉司因此置獄拷掠之苦往往非法咸平元年十月己丑有司申警悉毀撤之詞訴悉歸之縣案今令甲禁

佐雜不准擅受即此意也

金史忠義傳烏古論黑漢為唐鄧元帥府把軍官權制史行帥府事城中糧盡殺其愛妾啖士此又一張巡

今俗語以人之老病而死者為燈盡油乾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七火部引桓譚新論曰余與劉伯師夜坐燈中暗炷燋禿將滅余謂伯師曰人衰老亦如彼禿炷矣則此說漢時已有

今俗呼龜為王八不知所起史記龜策傳載八名龜之名其八曰王龜各本皆作玉今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鱗介部所引蓋為龜中之王也所謂王八者或本於此

能改齋漫錄仁宗朝周湛為江西轉運使以江西民喜訟多竊去案牘而州縣不能制湛為立千丈架閣法以成月為次嚴其遺失之罪朝廷頒諸路為法此今各衙門架閣庫之始也

戴埴鼠璞琉璃自然之物彩澤光潤瑜於眾玉今用青色琉璃皆銷冶石汁以眾藥灌而成之始於元魏月氏人商販到京能鑄石為琉璃採礦鑄之自此賤不復珍非真物也案抱朴子論仙篇外國作水晶碗實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者云云蓋亦冶石琉璃之類是晉時已有不始於元魏矣

楓窗小牘太平興國中蜀人張思訓製上渾儀其製與舊儀不同為樓閣數層高丈餘以木偶為七直人以直

七政自能撞鐘擊鼓又有十二神各道一時至其時即執辰牌循環而出云云此全與今之自鳴鐘相似然則巧捷之法又豈必外洋哉

北方呼物之黑色者皆謂之青思之每不得其解太平御覽四十五地部引隋區宇圖志云周太祖諱黑因改

黑山爲青山則知北方以黑爲青實起宇文之世又太平寰宇記澤州陵川縣黑嶺山在縣西五十里唐李德

裕詩烏嶺金坑跋扈臣是也周文帝諱黑改爲烏嶺

金史劉豫傳捷懶攻濟南有關勝者濟南驍將也屢出城拒戰豫遂殺關勝以降秦癸辛雜識載冀聖予宋江三十六人贊有大刀關勝或卽其人蓋江等皆受招安

以討方臘見東郡事畧臘平之後當各受職故勝得爲濟南將耳

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吳錄云臨海縣海水中生江離正青似亂髮卽離騷所云者是也然則今之頭髮菜卽古之江離

元人院本獅吼記演陳慥故事內有變羊一齣乃本妬記京邑士人婦大妬異常以長繩繫夫脚夫密與巫姬

計以繩繫羊婦自咎悔誓還復本形云云與院本關目畧同見藝文類聚三十五人部引

元史英宗紀至治二年閏五月癸卯禁白蓮佛事白蓮佛卽今所謂白蓮教也

佛卽今所謂白蓮教也

漢書薛宣傳高陵令湯湛櫟陽令謝遊皆貪猾不遜宣手自牒書封與湛卽時解印綬付吏移書顯責遊亦解印綬去此卽今勒令告病之始又奏粟邑令尹賞與頻陽令薛恭換縣而兩縣皆治此卽今人地未宜互相對調之始

今閩中有溺女之俗生女率多不舉按孫公談圖云閩中唯建劍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夫家亦然章邵公建州人生時家姬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有呼於梁者曰相公家人懼甚遽收養之然則宋時閩中不惟溺女且殺子矣

空同子懷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以麥秋爲蟲名甚奇五雜俎今俗指麥間小蟲爲麥秋北人指七月間小蜻蜓爲處暑

博物志載劉園石千日酒事甚怪案周禮酒正注云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疏云昔酒爲久冬釀接春清酒久於昔酒是酒名千日極言其釀日之久耳後人遂附會爲一醉千日之說左太冲魏都賦醇酎中山流酒千日是俗語丹青盛流於典千矣

避暑錄話安祿山作櫻桃詩云櫻桃一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寄懷王一半寄周贊或請以一半寄周贊句在上則協韻祿山怒曰豈肯使周贊壓吾兒耶案新舊唐書懷王乃史思明之子朝義周贊亦思明臣而此乃屬

之祿山並云見祿山事蹟殊不可解

周書蘇綽傳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今官文書用朱標蓋始於此

通鑑齊紀注郡姓者郡之大姓著姓也今百氏郡望蓋始於此案今百家姓旁注郡名疑即宋之百氏郡望

老學庵筆記永康軍導江縣迎祥寺有唐女真吳彩鸞書佛本行經六十卷多闕唐諱然則彩鸞不僅書唐韻矣放翁稱彩鸞為女真蓋彩鸞為當時女冠之能書者

曰仙神奇其說耳

老學庵筆記張子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趙明誠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放翁

老學庵筆記下

十五

不曰張汝舟妻而曰趙明誠妻可見易安無改適之事

茶山乞貓詩云青筋裹鹽仍裹茗煩若為致小於菟又云江茗吳鹽雪不如更令女手綴紅裙今鄉俗乞貓無不用鹽蓋沿宋時舊俗也而恰不用茗

元湯炳龍山村集題姚靜齋女柔德一日三封股救其兄云女生他人婦兒死誰養親到股與紵臂孰仁孰不仁到股療兒事不恒有若宋呼延贊到股為羹以療其子尤所罕見矣

傭吹錄曰孔子有兄老子有妹董閻石尊卿發筆謂老子妹無攷案莊子天道篇士成綺問老子曰鼠壤有餘

蔬而棄妹是不仁也老子有妹當本此錄不著撰人名

頓巖西顛序文知為文鏡巖所作鏡巖名德翼江西德化人崇禎甲戌進士嘗為嘉興推官皇華紀聞載其却屬吏金事甚詳

古人言翁翁猶今人言公公也碧翁翁蜜翁翁太平翁翁之類皆是又稱某丈為丈丈見全唐詩話諸母為母母見紫微筆記皆今人稱謂所無

馬上賣解之徒明時謂之走解見彭時筆記朝野僉載即有所謂一手捉鞍橋雙足直上捺睛喚者彭以為金

元遺俗非是西河詩話載淮妓賣解有舜子投井秦王立碑道旁拾芥笠裏藏身諸名

近世竊鉤之徒窺身都市潛於人叢中割取佩物俗呼

剪箔二字見明人說部京師則稱為小李 國初釋借山 元璟京師百詠有小李詩都門喧熱名利區白日特

老學庵筆記下

十六

走良可虞中有小李善剽竊如鬼如蛾滿路隅云云案田汝成委巷叢談宋時臨安四方輻輳浩壤之區游手

游食姦黠繁盛有翦脫衣物環佩者謂之覓貼兒知此風南宋已然小李之名見葉文莊水東日記

東坡岐亭詩不見盧懷慎蒸壺似蒸鴨此乃鄭餘慶事見盧氏雜說非懷慎也宋林洪茹草紀事云唐盧懷慎

為相召客食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客以為非鵝即鴨也巳而下粟米飯惟葫蘆一枚而已亦以此事屬之懷

慎恐是承東坡之誤非別有所出耳

慎恐是承東坡之誤非別有所出耳

容齋續筆載胎子錄云同年小錄是雙雙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隻相向而坐元以東爲上餽以西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突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攷王定保披言期集一條同年到集所團司所由輩參狀元衆郎君訖俄有一吏當中庭唱曰諸郎君就坐隻東隻西與此所云雙隻相向而坐正合雙隻蓋謂名次之奇耦先輩本進士互稱容齋謂雙隻先輩他無所見何耶

夢溪筆談言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虻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爲蚊虻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爲蚊虻所毒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獨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

志樹叢談卷下

七

之木馬挽車者皆衣韋袴云云案此數地皆在今天津河間等府郵傳經商往來如織均無不敢乘馬及泥塗牛馬之事若獨輪小車所在而有初非爲避蚊而設也存中嘗按察河朔親至其地不知何故作此妄語余嘗辨聘北道記鹿筋梁乃鏡梁壞之誤後人遂附會鹿爲蚊食見筋之說又轉爲露筋更謂人爲白鳥咭嘍血滴筋露見西陽雜俎江淮固多蚊蚋亦無有囚蚊而死者大抵昔人記載好爲已甚之詞非盡古今氣候之異惟筆談所云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謂之凌床則至今如是耳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庚戌罷宴南會川

路采碧甸子案碧甸子疑卽今所謂翡翠漢書游俠傳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罪今軍法有插耳箭游營蓋漢時卽以此示辱矣

北夢瑣言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詭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悚案雲溪友議蜀前將軍關某守荊州夢猪墮足自知不祥果爲吳將呂蒙麾下所殛荊州玉泉山祠天下稱四絕之地或言此祠鬼助土木之功祠成日三郎神三郎卽關三郎也尤敬者則彷彿似觀之然則三郎卽壯繆矣

志樹叢談卷下

六

今人筆墨之佳者呼爲名手隋經籍志有名手畫錄一但呼烏舅此燭用烏舅油之始

卷

清異錄江南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蠟灌以烏舅油今柏鄉光武廟古千秋亭遺址廟有二石人半身俗傳光武斬石人處案後漢書世祖紀命有司設壇塲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章懷注其地在今趙州柏鄉縣水經注曰亭有石壇壇有圭頭碑其陰云常山相隴西狄道馮龍所造壇廟之東枕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焉據此則二石人迺翁仲耳周燁北轅錄云至趙州經光武廟有二石人首橫於路俗傳光武欲渡河二人致餉慮洩其蹤迺除之又云遇二人問途不答怒而斬之已而

皆石也則其說由來已久溢水集柏人光武廟詩舊物
餘翁仲是金源士大夫已知俗說之不可信矣

今人以乞養他人子為過房錢少詹恒言錄引元史刑
法志諸乞養過房男女者聽奴婢過房良民者禁之更
生又引元史食貨志論鈔法云豈有故紙為父銅為過
房兒子者乎皆以為起於元時案石林燕語元祐初哲
宗將納后得狄仁詒女宣仁意向之而庶出過房云云
然則過房之名北宋已有之矣

抱朴子黃白篇故方有用後宮游女僻側之膠案僻側
猶言秘密蓋即女子天癸之類

玉臺新詠梁簡文帝戲贈麗人詩羅裙宜細簡畫屨重

玉樹叢書卷下

十九

高牆今人呼裙褶為襴字見篇韻迺唐以後俗體六朝

只用簡字

樓羅二字有數解說者多并為一談唐書回紇傳加册
可汗為登里頭咄咄登密施舍俱錄英義建功毗伽可汗
舍俱錄華言樓羅也顧亭林以為聰明才辨之意鶴林
玉露優儂俗言猾也蘇鶚演義云樓羅幹了之稱也細
素雜記云言人善幹辨於事者謂之樓羅此為一義五
代史劉銖傳諸君可謂儂兒矣盧仝示添丁詩婁羅
兒讀書何異推枯朽亦謂兒之聰敏與幹辨之義相近
北史王昕傳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
此樓羅字乃昕擬鮮卑夷語之音今人謂方語之難解

者猶有此語與聰明幹辨之義迥不相涉南齊書顧歡
傳論蹲夷之儀婁羅之辨以婁羅對蹲夷亦似擬其音

而言至宋史張思均傳子承恩為三班奉職思均起行
伍征討稍有功質狀小而精悍太宗嘗稱其樓羅自是
人目為小樓羅焉此樓羅雖亦與幹了之義相近而小
樓羅之稱則今人說野史平話以之目綠林徒夥當必
宋時已有此語又宋史外國傳元豐四年于闐國遣蕃
部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僂羅有福力量知文法則又為
外國可汗之稱梁元帝風人辭城頭網雀樓羅人則為
兜攬歷鹿之義與諸書所言樓羅又不相同若酉陽雜
俎言天寶中進士多會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則尤不

玉樹叢書卷下

二十一

足辨者

吳更生瑟榭記 宣化郡治之乾維有射圃焉地拓百
弓曲徑屢折室橫十笏虛牖傍通決決泉流琴筑表其
幽韻落落樹影几席分其餘清每當靄霧晨開鮮鳳夕
動綠穿苔溜乍漾恬鱗紅逕藥欄頰喧逸羽小憩眠雲
之石重攜釣月之竿洵足寄遐尚於甯川標勝情於上
谷者矣匏廬太守符支鶴料蹟狎鷗盟判牘破閒傳牋
關捷花覆一棹而作緬薛侵雙屐以留痕耽此崢泓助
其蕭爽顏日瑟榭意本諸桑經鄙注也或謂瑟之為器
柱促則節乖絃絀則軫絕甚至自矜別調競託繁音徒
貽卓磬之譏難免益竿之謂是非相伴幼眇宣鬯鬱運

又鳥能穆羽召和清音厲響也哉太守道腴養瘠心粹
易滴五蠹潛形三蠹罷訟於是援髡柳踐茸莎門峙七
松籬安六枳檻茸庚辛而涵白石題甲乙而浮青酒聖
推襟詩星接襪翔葢未墜折波欲平會心在濠濮間置
身於巖石裏固不僅看山拄笏選樹移牀崔沔著陋室
之銘庾信成小園之賦而已

道光二十五年孟春重鐫 咸豐二年 增定 改新印

醒世一齣

青玉山房藏板

序

古稱三不朽立言居一夫以聖經賢傳垂教萬世固已次如諸子百家其說與經傳互相若明若暗並稱不朽焉迨世士君子銳志科名者徒求文藝之工空談性理者求究精微之益而有浸淫老軸採輯攷證

諸家風標飽學歎哉亦言不朽實難言之及梅軒鄭君平生敦尚力行抗心古學讀古得一解即志希實踐學問生人日用之習何一非其所慮中無主宰則道在當前而不可見雖以師道友朋切指陳之領悟卒解故先生口不引古人之言而身實佩



古人之訓著書五卷自名之曰一經錄示通
抑也然其言天地物理鬼神提要鉤元入
深出顯即格致之學也仙佛與楊墨同害
嗣之而人心亦正人遂乃立印戒正之學也若
人事一毫必以造化自然非印以利為本之旨
乎改以福命有定印不知命者為君子

之旨乎修心悟理中雅把印君子時中未可
與權之旨乎蓋先生所著皆格致為學庸四
子之精蘊更修嗣古未盡之奇破人若月
正之感如天文泰西法而不信天主所居之者
況地理窮此極而獨日中旋濫人之真詮物理
通古今修德生著發修德而陰陽消長之

機若馬鬼神隨氣運能悉因人體物而
狀尊禱祥之故顯焉後解高起持論中
正使先生以與者儒碩彥共相切劇之遺訪
必常何如抑使日展所學其理也之才必必有
六過人者以呈梁椅系晚鍵戶若去以此編
為傳家之訓亦可知先生志之所存已余以意

友訂新交日受而讀之反復玩索因憶忠什
梓廬為醒之之資并步此以弁其簡端云
戊戌仲夏日同里弟顧思好撰
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仲冬歲在顧文標書



序

詩書自古崇抑而義理乃心皆具乃能
體其心之所知上契乎先民之訓而加
而發明之推廣之此其乃不以高譚道
德可於信命世止才也乃不以讀解歸
焉可自負巨儒止日也即一不止士苟
以其所真知者已盡盡太說亦足已維
持世道而所獲類厚然非如學漢密尚

不足已語此精軒軼去少不由乃奇意
趨倘其學未嘗司所師承惟予居邇一
事以爾其原竟其秀所造既深得解正
設其於事物止本末念惠了然於有中
醞釀久之不能自已焉普一辨錄五齋
本凡乎五經止正溫而精物致知止功
而司匠肯乃所未隸尚其言天地本无
中生司祇已中旋一勤而成世唯乃事

皆謂此自然與杜知天與命已亦賢聖
物理本有極其期陰陽相濟為合德而
夫律天與也乃外為釋但射慈悲一
念屬心機而岐嶷以據也司鬼神乃
所繫知已能獲噴發幽已闡其精蘊而
向其赫赫禎祥漸茂而成一家言可已
所更可已警世蓋其學識廣而少過乃
尚焉夫世止陳尚觀不讀古乃盡觀觀

心善性善或悞於異學挾數任然尚且
人於赫赫茲於羣情滄亂中獨能洞幽
明幽性理崇正學魁脫說信信加尚咸
趨坦蕩止壘助此盡所係豈淺鮮哉豈
予已古未權量不同不繪其去而空言
尺度則幾等於天楮數學推然天盡不
察其終而漫言句般助繁雜而莫用於
是益止已朋編并序乃乃藥是亦不屬

身相躬屬良醫止壽予甫子已後自檢
所著尚多蘇蘊又舉其止所經百止所
親記載止所可據自一證一也推止所
濼九州止念尺可已廣見聞而昭鬱斷
者續而錄止已補考書止其時洋洋乎
少觀度幾踴躍而滿志矣亦亦煉尚新
寺於青玉山房屬書入止人世扒黨所
精物已應舉事扒變助成命已處一心

計射其肯後所錄讀止不可知其志向
止所抄而太品止統一不雜哉等據其
太書小百階屬止序云爾同是器機濯
粹序
道卷二十甲季歲杜中辰孟煉器機
書於青玉山房



題辭

不其先生著作十洽聞殫見精而該我欲效秦求趙璧何期
青鳥御將來正襟危坐選技讀雙眸眩豁出塵埃豹文何止
一斑見拍案驚起絕疑猜太極兩儀生天地無極之前孰胚
胎赤縣周環大瀛海指陳歷三包九坂渾沌無人亦無鬼神
傳方外徒喧喧提細挈領務民裁三餘博物及黃龍噴波在
人好怪誕齊諧等志供談詼司農淵博浩如海囊括眾說加
刪裁先芬自誦家學遠廣羅遠事真恢二繪圖述古奇且確
不逐瓦釜同鳴雷猛思先生抱經濟萬目中澤驚嗷哀手袖

一編歎當路大興水利祛荒災邇來雀符肆劫掠楚夢忽起
凌江隈智勇深沈更難匹長纓竟縛厥渠魁遮莫雄才奮提
勇當起魏汲咄鄂枚在令開門忘歲月掃九千免疫松煤古
稱立言毒不朽史家文苑齊三台試問庸三守章句何如卓
卓成通村藏之名山燭萬丈珠光劍氣欣昭回鳳閣詞臣會
編纂收拾稗史豈蘭臺書生自愧眼如豆拘堙管見從茲開
顏挹春風侍几杖彷彿帶巾遊前栽
道光二十二年歲次癸卯夏六月世姪朱邦任拜頌

自序

我生以前歲月凡幾我無與也我生以後歲月凡幾我無與也我生於世僅一瞬耳何可不惜光陰然光陰之惜非僅耕鑿之能力誦習之克勤也當自有身心之要焉夫聖賢大道如平路履蹈為難庸眾昏愚成錮疾鉞礙不易徒具人形儀儀而後世易足貴乎大凡生人善惡心為之主心之職思人心繫焉道心繫焉義利之途判於是邪正之念分於是苟不慎所思則畢生之非經悖聖者多矣余也志好研窮而曾無卓識半生留意祇愧徒勞惟自戊午歲後偶思不寐無以開心因取日用開行之不著習矣不察之事物人情玩索其理覺夜靜之心較且晝加清思之思之時有微會

自序

迨書窗閒暇輒濡毫記之其意總期醒世而其說多出臆見違大眾同然之論而不慮人之譏評抒一己獨得之言而不避人之嘲笑積久漸多不忍捐棄分作五篇等之齊東野人之語不亦可乎則我姑妄言之人姑妄聽之曰天地者人所戴履者也故首之曰人事者人所當盡者也故次之曰物理者人所宜知者也復次之曰方外曰鬼神者人所易惑不可不力為剖析者也故後之殿之竊思我生數十年矣嘗見失學之人食肉飲酒遊戲徵逐好行小慧務為輕薄得意揚揚也而叩以真知灼見則茫乎若迷閱數十寒暑其與草木同腐耳亦有資稟清高不隨流俗曾觀書史自詡博綜而至理未及講求心多悞用卒至受人欺而不悟貽厥咎而

不知無他察識未精嚮往非正路也余成此一編不務取他書所載前人所道之陳說據而誇多惟即一己至微至陋之見聞者為獨得豈不遺管中窺豹之譏哉因自名所錄曰一斑俾觀此書者諒余之志可耳

道光二年歲次壬午重九前三日鄭光祖自記時年四十有七余才疎學淺乃欲於當世事物之繁人道之要議論短長固自知舉重而不量力矣然積半生之聞見探賸索隱著此一編儻得高明宏博之士開其茅塞牖其聰明將蕪詞俚句刪改而成雅馴之文何幸如之是不得不將原稿存而有待也惟嫌稿中事理太畧為增益之戊子孟夏之月也時年五十有三

自序

智求其深而尚淺慮欲其遠而仍近余自愧殘年學無精進將前存稿重為檢校覺不免草率且多缺畧乃於新秋之暇重為修飾刪去者十之一增入者十之三再錄存之乙未仲秋之初也時年六十聖賢之書務明道道者人所當為之事也當為之事而不為何以為人故人非下愚皆難自解免而可與為善以云因果報應則卑之無甚高論矣雖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聖經載之然此亦言其理之當然耳後世乃採古來顯然之果報著感應篇等書刊行勸世而人終不克盡勸且不能必信者何也蓋揆諸當世之人事其善惡果報不盡然也此編於聖賢之旨畧有微會或

可為初學致知之助而於善惡之報亦多徵信又可為勸世聞理之資立說介乎兩間亦期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而已余今年齒益衰心思日窒後必不能復有所得矣因又增人世所宜知之事於其末別之曰附編獨是才力短薄既限於天之所付見聞淺隘又限於學之未深必漫謂所言有當余不敢自信也姑錄而成帙以待卓識者評之戊戌季春又記時年六十有三異學立說久已深入人心積習所成又且潛移人性余著此書莫與二三知己守正理由正路不至人於匪僻斯可矣乃屢經刪改而草率如故缺畧如故今於甲辰之冬再為勘訂未達者引伸之支離者裁抑之不足者增補之修飾既定正書與附編

自序

三

大半重新雜述記余一生聞見又為移易增補更定遠方異域又採他人之聞見著為舟車所至一書從此年力衰邁不克復有所事矣歲次乙巳春刊成時年七十



一斑錄目錄

卷一 天地

卷二 人事

卷三 物理

卷四 方外

卷五 鬼神

附編 權量 勾股 醫方

雜述一 六十一條

雜述三 六十七條

雜述五 六十四條

雜述二 五十五條

雜述四 六十一條

雜述六 七十六條

一斑錄

目錄

雜述七 九十二條

雜述八 九十條



一斑錄卷一天地

天地大略

琴川鄭光祖梅軒著

凡人一生居天之下不知天之形體猶一生寄居人家不知其家何姓其主何名也人一生居地之上不知地之形勢猶一生託足人家不知其家田房多寡陰陽向背也可不究其故而顯以其證乎
天空於外地旋於中人居地上不知地之旋於中而謬謂天之旋於外猶坐舟中從穴隙外窺反認兩岸行動不知舟之載已而行也

一斑錄

卷一天地

以天地全勢論之有中外無上下蓋大地如球實空懸無著中卽是下外則六面皆上也七曜日月五星因地之旋而隨之旋行黃道與赤道斜絡近地者隨地較速月最近地故每日隨旋十三度遠地者隨地漸遲日已遠地故每日隨旋一度恆星更遠故七十年隨旋一度猶以竹竿攪缸中之水使之旋愈中則旋愈速也
分周天作三百六十度人於地上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低一度南極起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反是以三百六十度而計其全知地球之周九萬里也以周求徑周一徑三三八知地球之徑二萬八千六百四十七里有奇凡北極出地之度同則其地之晝夜長短與四時寒暑靡不同若南極出地之度與北極同則其地之

晝夜長短與四時寒暑相同而相反此日長彼日短此炎夏彼隆冬耳以大地而計其全朝暮晝夜循環於地上春秋冬夏剝復於兩間古今遞嬗而無窮也

天地原始

天地以前無天地也祇以一動而天地成陰凝於內而爲地陽空於外而結日地雖五行皆全其實不過水土兩物當其初尙未分山海其後歷年久遠天上之日月星辰定大地亦稍有變動大水盡歸赤道之下而成海洋而地下之山川河嶽亦漸定今觀層巖上尙有嵌空之朔石平地上尙留莫大之沙堆非當年大水衝成之實證乎卽塞外沙磧地勢已高在當年亦皆水底至開山而知

一斑錄

卷一天地

山石片片擗井而見土性層層非大地始凝之遺跡乎石片本無故側其有敬側者歷年久而不動之物亦不能不動也若近海之鄉土亦層層各異其中多銹鐵如指如豆則前此曾有滄桑之變也

世界由來

有天地以來陽日照臨於外地球旋轉於內地球之面萬物化生始生蟲魚繼化鳥獸生化既衆於是生人各土各生其人而成各國迨人事既盛定人倫興禮樂語言各異文字各異風俗各異久之或因寇賊兇殘戰爭夷滅一小劫也又久之或更因水旱饑荒厲疫災害至各土胥空一巨劫也自後各土又各生人語言文字

風俗一切各與前異初不知其地前曾有人亦不知其地後尚有劫又焉能知劫後再成人世如是歷百千萬變以迄於今成今日久安長治之世界凡食毛踐土者皆得常享太平之福矣

中國

大地周環九萬里亦分作三百六十度每度二百五十里以上合乎天北極之下至南極之下一百八十度其腰兩極相去各九十度為赤道之下東西一綫其下北來二十度進中國又北二十度至邊外此二十度中自東亘西數萬里為中國與高麗日本及西藏回疆大小西洋等國物產繁華人材俊傑皆因地勢居中寒暑相稱也而中國獨生聖人建中立極以昭文物聲明之盛何也蓋大地有中

十班錄

卷一 天地

事

國如人之有面焉天文書列宿之分野多屬中國或不誣與

外夷

大地周環九萬里中國東界高麗東洋有琉球三十島日本七十島南洋有呂宋蘇祿諸國西南界交趾即安南暹羅緬甸諸國外聯小西洋之國遂多其名西界西藏西北出嘉峪關三千里烏魯木齊又千餘里伊犁其外為布魯特哈薩克安集延等國直聯大西洋在俄羅斯土爾其伊犁之南為回疆和闐葉爾羌諸城在星宿海之西其外為巴達克山克什米爾等西域間見稱溫都斯坦者是也若長城以北為蒙古四十八旗之土地南北千餘里畜牧多田苗已少再北喀爾喀地多大漠專恃水草為畜牧南北千餘里其地之民無屋廬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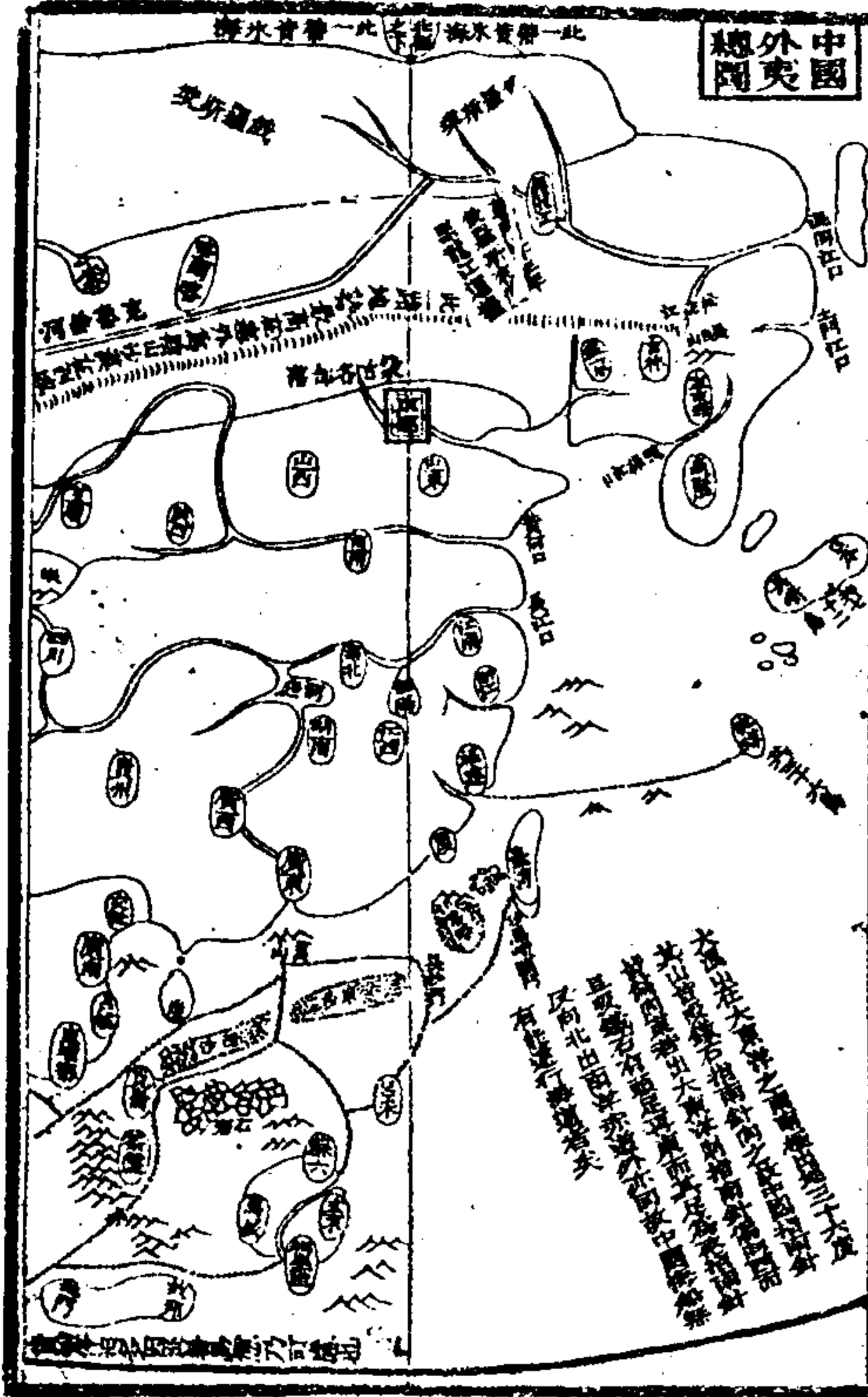
種帳逐水草無土著地皆沙磧間有山溪與水澤樹木絕少非必不可種植殆牛羊牧之也若其間全無水草一片黃沙者謂之大漠或數十里及百餘里與瘠土錯雜重以寒暑交愆真不堪投足之地矣嘉峪關外亦有數站此係地脊天生苦寒以限西北亦如江河之為天塹也若過地脊溪河大小盡向彼地流行又北至俄羅斯土地較優南北二三千其國西北鄰控噶爾外聯大西洋直北近北極之下其下二十度以內地皆冰海人莫能至南洋廣東崖州之外有長沙與石塘重疊如衛其外海道渺茫尚有噶喇吧馬辰地間等國已漸近赤道之下其遠出赤道之南盡屬空洋即有荒島人跡不到惟大西洋船有至大浪山者大浪山在東南赤道

十班錄

卷一 天地

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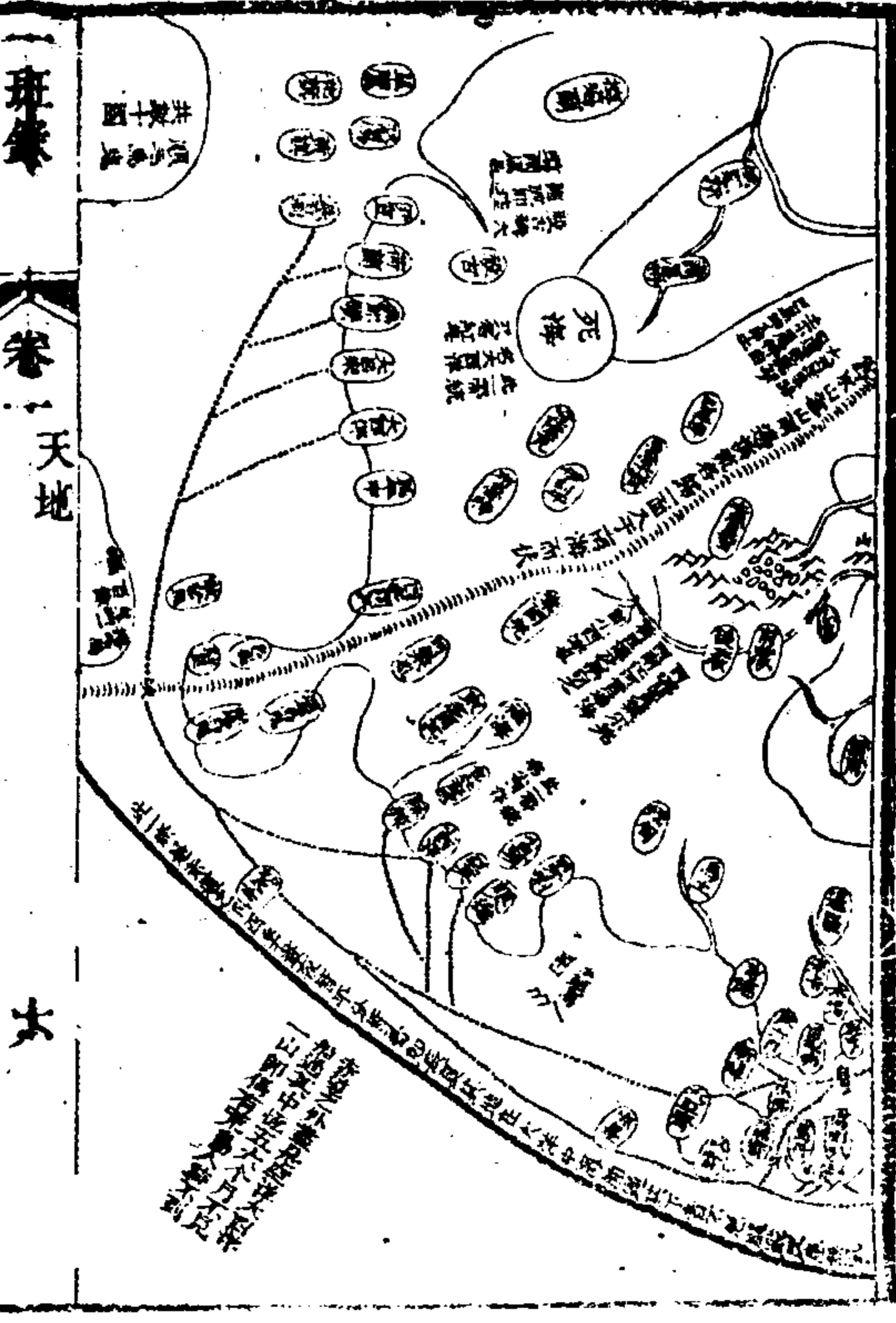
之南其地南極出地三十五度距京師一百五度計程約二萬七千餘里大西洋船來中國直南八十度出赤道之外見大浪山乃折而北入廣東計程十餘萬里在空洋中往往六七月不見一山近五六十年則有峽路可通不必遠出赤道之外矣惟由峽路來東土風水皆順三月可到若由東土回西國風水皆逆必遲至五月乃到此何以故蓋因大地之面自西旋東故大西洋來去其順逆難易如此若人於千里百里中東西來去實亦有順逆難易之別特所差較微人不察耳 中國行海程計更數每更約六十里投木於水人循舟旁疾趨隨之其速同日合更一晝夜行十更投木於人日過更則行較速人先於投木不及更則行較遲洋中必望



山島為識認若無山島計程未免約略所特指南鍼即羅紅鍼實
 向大浪山在中國京師則紅鍼偏東五度四十分各省各若在大
 洋行遠紅鍼竟不足恃故中國海船未有能出赤道外者若大西
 洋海船精識天上度數正南方以日東出西入定之即無山島識
 認廣行空洋亦無差悞故能遠出赤道之外
 明時大西洋人利瑪竇龐迪義熊三拔等先後至皆稱歐羅巴意
 大里雅諸國人其地距京師東西相去九十九度半日在天行三
 時二刻八分地上約程二萬里陸路亦可通須假道士爾扈特俄
 羅斯經巴里坤入嘉峪關若由海道盤轉即有峽路可通計程亦
 必六七萬里

十班錄 卷一 天地 車

北極出地	周天三百六十度每度 六十分每分六十秒	
益古塔	四十四度四十六分偏東十三度三十五分	
琉球	二十六度二分	偏東十一度三十分
黑龍江	五十度一分	偏東十度五十八分
朝鮮	三十七度三十九分偏東十度三十分	
盛京奉天府	四十一度五十一分偏東七度十五分	
江蘇蘇州府	三十度五十分	偏東四度
浙江杭州府	三十度十八分	偏東三度四十一分
福建福州府	二十六度二分	偏東二度五十九分
江南江寧府	三十二度四分	偏東二度十八分



福建臺灣府	二十二度	偏東二度
山東濟南府	三十六度四十五分	偏東四十分
安徽安慶府	三十度三十七分	偏東三十四分
京都順天府	三十九度五十五分	定東中線
江西南昌府	二十八度三十七分	偏西三十七分
直隸保定府	三十八度五十分	偏西一度十分
河南開封府	三十四度五十二分	偏西一度五十六分
湖北武昌府	三十度三十四分	偏西二度十七分
廣東廣州府	二十三度十分	偏西二度三十三分
湖南長沙府	二十八度十三分	偏西三度四十二分
十 天 地		
山西太原府	三十七度五十四分	偏西三度五十八分
廣西桂林府	二十五度十三分	偏西六度十五分
陝西西安府	三十四度十六分	偏西七度三十四分
廣東崖州	十九度	偏西八分
貴州貴陽府	二十六度三十分	偏西九度五十三分
越南	二十二度十八分	偏西十度
四川成都府	三十度四十一分	偏西十二度十六分
甘肅蘭州府	三十六度八分	偏西十二度三十六分
雲南雲南府	二十五度六分	偏西十三度三十七分
黃河源	三十四度四十分	偏西十九度二分

哈密	四十二度五十三分	偏西二十二度三十二分
巴里坤	四十三度三十九分	偏西二十三度
烏魯木齊	四十三度二十七分	偏西二十七度五十六分
庫車	四十一度三十七分	偏西三十三度三十二分
伊犁	四十三度五十六分	偏西三十四度二十分
和闐	三十七度	偏西三十五度五十二分
烏什	四十一度六分	偏西三十八度二十七分
安集延	三十七度	偏西四十度
葉爾羌	三十八度九分	偏西四十度十分
喀什噶爾	三十九度二十五分	偏西四十二度二十五分
十 天 地		
布魯特	四十一度	偏西四十四度
右北極出地與偏東偏西各度數錄一二備查		
自順天直北六千二百里 <small>其地在俄羅斯夏至日子時不晦地即環上冬</small>		
至日午時不明 <small>地即環下</small> 再北六千里則北極在頭頂日行橫環		
春分至秋分半年常晝秋分至春分半年常夜其地在俄羅斯以		
北為冰海人不能到 自崖州直南五千里即赤道下南北兩極		
皆平地四季晝夜長短皆平分其地在大洋中汪洋浩渺過此則		
南極出地矣		
節氣		
自在天為地帶轉 <small>每日其所行為黃道與赤道斜行</small> 行至黃道極北 <small>去</small>		

道二十度半為夏至行至黃道極南去赤道十二度半為冬至行至黃道與赤

道交處為春分秋分其餘按配一年為二十四個節氣每個節氣

一交則天下所同豈有此遲彼早之別然同一節氣之交東土日

已過午而未西土日尚未午而已故東方稱遲西方稱早今就各

地節氣時刻之差錄於後以考東西相去之數一日十二時每時八刻每刻十五分

塔什干在新疆為中國極西地葉爾羌比塔什干已伊犁又遲一刻九分

烏魯木齊又一刻十哈密又一刻七分雲南又二刻六分

甘肅又四分四川又一分貴州越南又九分

陝西又十分廣西又五分山西又九分

湖南又一分廣東又一分湖北又五分

一 地理 卷十 天地

河南又一分江西又六分順天又二分

山東安徽又三分江蘇又六分福建又三分

浙江又三分奉天又十四分吉林朝鮮又十三分

黑龍江又二分琉球又二分三姓又三分

右自塔什干起至三姓止共遲二時三分合周天六十度赤道下東

西相去每度二百五十里中國在赤道北每度以次漸狹東西相去一萬二千里

中國惟崖州夏至日午正日在頭頂偏北三度其餘各地在春分

以後秋分以前日出沒雖皆偏北而午必偏南

日月星

日為火陽也諸星與月同質皆陰也以所主言日主氣運五星曰

緯星主人事恆星二十八宿曰經星主萬物月主萬物之精

日月五星名七政日所行為黃道月與五星之行皆循黃道惟月

出入黃道五度五星更出入黃道十二度而已但日行黃道在夏

至時最高去地較遠在冬至時最低去地較近月星隨之故七政所行皆不

與地同心而其距地各有高低之不同其最高最低之數皆以地

心至地面半徑一萬四千三百準之

日距地為地半徑者最高一千一百八十二最低一千一百二每

歲十二月計三百五十五日而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一周天

故積而生閏

月距地為地半徑者最高五十八最低五十二月行二十七日有

一 地理 卷十一 天地

奇一周天二十九日有奇與日會為一月

填星屬土距地為地半徑者最高一萬二千九百三十二最低九

千一百七十五二十八歲以成數下同一周天

歲星屬木距地為地半徑者最高六千一百九十最低五千九百

十九十二歲一周天

熒惑星屬火距地為地半徑者最高二千九百九十八最低二百

二十二歲一周天

太白星屬金距地為地半徑者最高一千九百八十五最低三百

隨日而行一歲一周天此星在西曰長庚在東曰啓明即曉星也

辰星屬水距地為地半徑者最高一千六百五十九最低六百二

十五亦隨日行一歲一周天

右七政皆隨地轉而行黃道五星忽順行忽逆行自成小圈以行黃道

日行不循赤道而循黃道者為作一往一復之勢定四時而成世界也乃其所行黃道又夏高冬低而不與地同心何也蓋地運盛於赤道以北為大地之正面若赤道以南是大地之反面日過赤道以北因正面地運之盛則激而加高為日亦加久春分至秋分一百八十七日秋分至春分祇一百七十八日月與五星皆不與地同心亦可推也

日球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日徑十五萬七千里

十班錄 卷十一 天地 土

月球小於地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月徑八千五百里

土星大於地九十倍又八分之一徑十二萬九千里

木星大於地九十四倍半徑十三萬八百里

火星大於地半倍徑三萬二千九百里

金星小於地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之一徑八千七百里

水星小於地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倍徑二千二百里

恆星高三萬二千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四十五里其隨地甚

遲與日有歲差每歲東行五十一秒自唐堯至今已差六十度周

天除微細小星其數難計外其餘可測之星分六等

第一等大於地一百六倍又六分之一其星一十有六

第二等大於地八十九倍又八分之一其星六十有八

第三等大於地七十一倍又三分之一其星二百有八

第四等大於地五十三倍又十二分之十一其星五百一十有二

第五等大於地三十五倍又八分之一其星三百四十有二

第六等大於地一十七倍又十分之一其星七百三十有二

右恆星六等共計一千八百七十八此皆南懷仁所測無他書可核姑照錄之

遠鏡窺日見日面有黑點大小多寡不一相為隱顯接續行於日

面前點出後點入十四日方周此知日是火黑點是燈花生定日

上行於日面乃日輪自轉也 遠鏡窺月見月體多凹凸之形

日月大小懸殊而日遠月近人自地上望之其大略同日月在天約並居半

十班錄 卷十一 天地 土

度何也蓋天地配定二曜以主地上陰陽非偶然也

彗星之體通明如玻璃水晶故能借日之光於其背日一面發光

如彗低於日則見長高於日則見短再高則其星隱 彗星非常

之星也彗星光四出亦皆低而見高而隱

景星明宣德八年閏八月景星青黃赤各一見西北方大如椀聚

半月形

大星東昇三晦三明在天大小諸星閃爍不定皆為地氣薰蒸也

二十八宿

赤道周環分三百六十度二十八宿環列周遭各居度數人仰瞻

天象自西至東計之明已先參而後觜今仍先觜而後參恆星自有動移

照道光九年七政四餘萬年書所定各度數並錄於左

箕八度五十五分

斗二十二度五十三分

牛七度四十分

女十一度四十八分

虛九度五十八分

危二十度七分

室十五度四十分

壁十三度十六分

奎十一度三十二分

婁十二度五十八分

胃十二度三十八分

昂九度二分

畢十五度十五分

觜五十九分

參十度三十六分

井三十度二十七分

鬼四度三十四分

柳十六度五十九分

一 天 地

車

星八度二十六分

張十八度三分

翼十六度五十九分

軫十三度五分

角十度四十分

亢十度三十六分

氏十七度五十一分

房四度五十一分

心八度十四分

尾十五度十二分

附周天十二宮列宿自東而西過宮數

斗二十二度十四分入子

箕一度六分入丑

氏十七度十六分入寅

角八度三十二分入卯

翼八度三十四分入辰

星五度五分入巳

井二十七度五分入午

參七度四十二分入未

昂二度五十六分入申

奎九度五十分入酉

室八度五十分入戌

虛六度五十九分入亥

本朝順治元年甲申去陶唐元載甲辰計四千一年此可信中天之景運重開也陶唐元載冬至日在虛八度順治元年冬至日在箕三度今道光九年冬至日在箕初度其歲差以黃道之極為樞又如北極中舊有一小星今此小星已漸移去極三度猶星唐時在參前三度元在參前五分及明已入參宿今仍退至參前其所行亦如五星之自為小圈亦竝以黃道之極為樞蓋黃道與赤道斜絡日月眾星雖隨地轉而必循黃道月成朔望日成冬夏星成今古胥本於是

一 天 地

霜

流星

一切大小流星非星也天上諸星皆定分位即微細小星古今雖有增減從不流墮其流墮者乃近地一氣中化出其光如星或有聲或無聲高低無一定或散落如雨休咎皆不易測古來大臣薨逝每有大星下墮武鄉侯大星先已落前軍是已偶閱宋明紀事云宋仁宗時王曾薨前一夕有大星墮地神宗時韓琦卒前一夕有大星隕州治樞馬皆驚明憲宗成化八年正月尚書魏驥年九十八卒前一夕有大星隕其鄰庭中若遍稽史冊正不知凡幾也居常薄暮每多如月如燈之光從空墮下高遠皆不過一二里色

紅者俗謂之火殃白者謂之災殃均不可信其墮不皆到地開有
著屋到地或再飛越或盤旋而減雖不皆應驗均主非吉

日月交食

日食月遮日也日當最高之時其形較小月當最低之時其形較
大此時適食則明盡遮而星斗皆見不然則否

日月高低相去甚遠日高於月二十倍京師日食四分閩廣可以食既故

日食南北各地所見不同東西各地為時不同

月食地球遮日之光也月借日光而明光被地遮則食照南懷仁

所推日月五星大小計之則日徑十五萬七千里地徑二萬八千

六百四十七里日光過地三百五十五萬里而地影絕月之所經

十班錄 卷一 天地

地

地影應尚有二萬餘里之徑以八千餘里之月入此地影故易於
食既然明史又日月體之大作十五分則暗虛即地影之大作二十
六分月體全入暗虛而晦又行過十二分而生明則必無差有時
月入暗虛而形未全晦者借大星之光也惟月食所見之處皆同
故地東西相差可以此定之

日月將至地平為地氣所暈雖已入地平望之仍在地上故月食
適在出沒之時日月東西並見而已就食不知者疑其食非關地
影遮隔 星與月同質明亦借日之光而不食者星高遠在地影
已絕之外也於時地影相映而星光較微亦可證已

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敬天之怒也古之時見二曜忽虧即肅然知

權誓奏鼓裔夫馳庶人走後世謂請見於天似不必然蓋月遮日
而日蝕地影遮日光而月食在日月初無所傷今雖朔千載以上
推千載以下竝可周知兩曜運行理有一定前代歷法未精故有
當蝕不蝕自明利瑪竇來中國永無前弊則日月之蝕應不可且
為天變而救護之典尙延姑從儆戒以昭慎重也

中土歷法自古已有究未知大地空懸六面皆自上大西洋利
瑪竇等先後迭至辨而明之并測北極出地節氣時刻日月諸
星大小高低其法精矣余撮其大要錄之以備考訂至諸人不
謂地之旋於中而謂天之旋於外則不敢知且分天為十二重
以最上一重為天上帝所居之處亦不敢知又既以為地球

十班錄 卷一 天地

未

不動於內第十二重天不動於外卻以為其間各重天或自東
旋西或自西旋東尤不敢知又以為日月五星之麗諸天如木
節在板諸天自內及外如蔥白層層包裹然日與金水火三星
彼此上下無一定此四重天何以忽內忽外錯雜竝行則愈不
敢知余學淺未敢輕辯姑俟質之高明

雲雨雷電風霜雪霧露虹蜺

雲乃水氣雖騰起如煙實皆星星屑屑之水粒神龍攝取地氣上
蒸皆此若起自海洋鹹味不隨而上

余在滇黔日見山川出雲無足異一日見薄雲上翳殷殷雷聲連
掛赤火下擊山麓則黑雲迅起須臾天地為晦即起狂風雲皆隨

風而去此實雲陣之興也可知龍與雷皆能興起雲陣冬月龍雷
並蟄故無雲陣余嘗歌轎雪地見煙雲從雪地蒸蒸然起轎幔衣
帽均爲之潤又偶過山腰陟山頂適遇煙雲排山倒海或下大澤
或過高峯衣轎亦潤又偶歇山店雨至簷溜涓涓及上山一二里
即晴日當天回首山下依然雲翳雨未已也
空中溼氣勝則薄霧過頂即致傾盆燥氣勝雖雲陣濃密亦無甚
雨蓋雨雖藉端於雲實非雲獨致之也
雲向空盡形散而氣猶存與江海上蒸之氣皆溼氣也日落光收
溼氣降而爲露寒即凝而成霜晦庵朱子謂高山之上無霜露未
知確否

一斑錄

卷一 天地

七

者皆龍扶而來勢倍猛於尋常之雲陣春夏天氣下降地面則熱
三霄則冷龍扶風雲雷雨疾驅於至高之處水氣自結冰塊俗傳
龍攝於冰山水坑則齊東語也若冬日之雪成於低處
雷以聲音電以光言實一物也天地真陽之氣沛乎空中與雲氣
相磅礴雷神乘發揚之氣泄其機不皆有所著也若著草木則焦
折著屋宇則摧崩著人畜則傷死嘗聞某處某人味良死於雷蹶
捧砒霜云云及探其實盡屬子虛有真爲雷斃者厥罪亦不白然
人至顯受天誅鬼神諒無佚罰聖人亦神道設教可以記惡垂戒
莫輕謂天道遠人道邇也
雷聲所聞遠不出十里易曰震驚百里不僅謂一聲雷也若鍾砲

之聲值風順而微夜靜而晴實可聞於百里

雷有斧有楔有壘人不易得然實有之

霧似雲非雲陰氛也火鎗可以打散

五色彩雲盡是日光烘染雲乃水氣非有色也

虹乃日光照雲雨之氣對面成彩色一彎或重彎或交彎以雲雨

之氣偏左偏右又重疊也兩脚到地觀白牆紅綠可觀若行近跡

之則又漸移而遠實無物也故人背日向牆隈噴水則水花中亦

有彩虹一道 月光所照對面或偶有白虹若日爲白氣所貫非

虹也或兩脚到地或在天團轉如環此偶然變異也

風乃氣之流行東南風則暖西北風則寒陰陽有順逆也大海之

一斑錄

卷一 天地

八

中颶颶驟發長江之上神暴忽至舟艦遇之檣傾樯摧此天地之
厲氣鬼神若有意助水使險爲江海之災
地上氣悶則起旋風即羊角風也主旱
滇省冬春多大風民舍準用筒瓦凡烈風過屋上多不入戶室中
燈燭安然也又大理府洱海之風朝從東至暮轉西來四時不爽
舟帆便之
龍乃神物風雲從之虎不過猛獸人猶能制而風亦從之可知物
具非常之質負猛鷲之氣即足以變氣化動鬼神故舌來有命在
天者鬼神即顯爲之助昆陽之戰靖難之兵非皆因風致勝乎
凡山洞深無底者其始爲地水外通之窟後則爲地氣外通之窟

類有地風吹出如貴州大風洞其風之出冬暖夏涼勢亦不小西域關展東北有風穴每風之出必掀山飛石為行旅患越日又吸氣入內非大地呼吸之竅乎

寒暑隨日

日光所照萬里無私而寒暑不同處處各別是寒暑亦因乎地然其冬夏之寒暑不同則隨乎日也

赤道之下一歲日兩過天頂四季皆如夏晝夜皆平分舟過其下不思颯颯思無風在船貨物久停因暑易燬乃可慮也自赤道以北以南遂漸有夏暑冬寒之異在閩廣猶不大異至江南則冬有嚴寒夏有溽暑北地則冬寒較甚夏暑僅午未申三時早暮必涼

一 班錄 卷一 天地 无

長城以北冬寒更甚夏秋亦有驕陽而早暮涼甚夜半如冬再北則暑漸減寒愈增北極下冰結不解半年晝夜人莫能到

南夷之地極暑三夏烈日所曬山石流汁名猛火油其油然火得水愈熾三邊極寒冬月曉開城門鐵鎖亟寒著人肌膚立損不知者悞以手探則皮皆被揭如受炮烙一則暑之極一則寒之極

在雲貴天時略同閩廣夏無大暑冬無大寒四季晴明則暖陰雨必寒蘇東坡在廣有詩曰四時俱是夏一雨便成秋是也然高山之上必冬寒夏涼下濕溪邊必夏暑冬煖有數十里之隔而天時大異者 新疆地勢亦北地氣多寒而黃河源火燄山相近亦溽暑非常

潮汐隨月

月主萬物之精水地之精也故潮汐隨月

潮起於大洋赤道之下赤道以南與以北同近赤道之處其勢猶小故呂宋

等國潮高不過二三尺遠赤道之處其勢漸大故中國潮高逾丈然各省海外皆有沙島攔阻惟浙江當東南大洋潮來之衝外無攔阻而江底又甚淺故潮至激成高浪也

以一歲論夏潮每早於冬潮為夏日在赤道以北月與日會必隨而北故赤道以北之地夏潮較早於冬潮 以一日夜論潮汐兩至水為陰物故從耦也汐必較大於潮陰易夜長也故海邊潮溢內地水生均於夜為易

一 班錄 卷一 天地 无

瓊海地勢四僻潮至盤曲每月大汛潮已較小他地小汛竟有數日無潮 洋中島國有日至四潮者為島門分隔一潮之至先從左門入旋從右門入也

今以中土月朔第一潮著明東南各地潮到之候

子到福州 卯到普陀 辰到鎮海 巳到寧波

巳到槎浦 午到錢塘

辰到寶山 巳到上海 午到福山 申到常熟 未到江陰

酉到鎮江 亥到金陵

潮汐上下乃隨月自東遞禪而西不可拘一處海港之長落而以橐籥呼吸喻惟此乃大地自然之理故其所到則內江之水實與

應和嘗觀焦山門水流迅疾其高低豈止尋丈乃潮汐上湧則水
平焦山門至海尚遠數百里水應尙有高低乃余處海濱習見潮
汐其最高亦不到一丈何故上流反見其甚若金陵在焦山上流
幾二百里且江分小港以入又屈曲入城又屈曲十七八里
而至盡處其水因潮長落無片刻停也

黃河

河源星宿海在新疆烏魯木齊南一千里受回疆冰雪諸山之水
匯於一處沮洳千里土人以魚爲糧中有大湖曰札陵周二百餘
里曰鄂陵周三百餘里眾水歸之四面皆山不通別地自鄂陵流
出卽黃河也復多受兩旁諸水曲折成渠川以入中國其在甘肅

一 班錄

卷一 天地

主

居民大霑其利及北出邊外復南入中國尙兩山夾水及至潼關
又轉而東經河南以歷江南則爲患莫甚蓋水擁沙行沙澄而水
淺溢決堪虞則加高隄岸坊之久而河底反高於平地故治之無
良策也 河沙推入海中日無已時自古至今亦已多矣今河口
海中淤淺之地極廣名五條沙西洋船畏其淺不敢近一方倚爲
金湯日後積淤必成沃土

淮河

淮源桐柏山歷二千里入洪澤湖皆在黃河之南至清江浦與黃
河合流四十里仍分兩河入海則淮水清者反歸於北黃水渾者
轉在於南此天地特示其奇非人力所能致

梁武帝築淮堰壅淮水北灌魏地其堰南起浮山北抵嶸石今屬
府長九里高二十丈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樹以楊柳
列軍壘於其上可云堅且壯矣或諫曰四瀆天地所以節宣其氣
未可久塞不聽四月堰成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
里沿淮城戍民居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所傷倍蓰所克人事違天
至於如是當知不僅淮堰然也

長江

江源在河源西南千里外會回疆外夷冰雪諸山之水東南過西
藏經番地於岷山進中國受全川及滇黔諸水出巫峽經湖廣江
西江南又會三省之水以入海與黃河橫亘南北爲中土兩大限

一 班錄

卷一 天地

主

江水亦推沙不若黃河之甚沙亦不停而淺故無汎決之患
江自宜昌府城在平西溯流三十里入山以上數千里皆兩山夾
水雖會百川之流支分派別均是兩山夾水其中惟成都府至敘
州府一片沃野向稱千里爲平地耳若自宜昌府順流而東直至
江南出海數千里盡是平地處處安瀾無築隄防溢之慮惟荊州
府城外三里有大鎮曰沙墅臨江前者岸圯不止壑屢水齧段段
鎮以鐵犀江勢西來至此一曲稍折而南江中漲一洲近南長三
十里蘆葦滿之當地有富豪金姓擅其利遂歸咎於金人凶家破
近危疑之地而射利者宜鑒此

錢塘江

錢塘江會浙江江自西來近省城忽折向北而東故名浙江全省之水以入於海潮來

東南海中至海鹽州地界江闊二十餘里北岸有尖山插出在海

東南五里潮被鎖束而入江底已淺十二里過潞轉廟江底更淺在湖

盈尺遂起白浪逐漸推入一時三刻過杭州府城至六河塔計程

一百六十里而白浪平上流江漸深也從來論潮者均不知白浪因淺而

起則千言萬語盡屬浮詞矣 潮小大相差自二三尺至一丈五

六尺雖汛有大小亦因風之順逆時之水旱無一定也隨潮上下

皆底淺之舟海船不能入故皆聚於槎浦 錢塘江北岸自仁和

海鹽海鹽槎浦數百里並築石塘以扞潮溢其費不貲

黃浦

十班錄 卷十 天地

奎

海口各港地自為主本有者人不能使之塞本無者人為開濬不

能永久不塞長江以南錢塘江以北惟黃浦一港是太湖之水出

海尾閘槎浦亦有小港從海入內終不可通而黃浦受太湖大水

必由上海寶山以入於海豈非地自為主之明證乎

海洋

海為眾水所歸故稱歸墟眾水皆淡或不能無濁若大洋之中水

鹹且澀而甚澄清水深二十托視之其色月白三十托色轉藍四

十托色油綠五十托色轉黑六十托則黑如墨矣實則水不自有

色深與淺成其色也內洋外洋之隔中有分水洋一路往琉球

之如白虹然是海底有沙岡凸起一條故水色如之紅水是近岸

泥土所混而成非下有物映 糠洋苗洋皆水底沙沫泛結而成

常經巨浪不飄別處者地氣攝之也 大地渾圓凡江河湖海之

水皆隨地圓轉大洋浩蕩勢若中高職此故也

落際

落際是海洋之水入地非一處也明鄭和奉使至瀟山國知西洋

有落際日本東去水向東流知東洋有落際就其近者言之在臺

灣西南五百里去南灣水程七更有一沙島名南灣氣吸四面海

水以入沙中并入地腹海船候入不能出毒水洋近澎湖又波流

迅駛而南灣亦歸於此

地活物也非塊然者也人知地有五嶽四瀆發形於外抑知有脈

一班錄 卷十 天地

奎

絡縱橫流行於內地徑二萬八千六百四十七里土為肉而石為

骨水火氣三者蘊含默運於其中火如灰中藏伏熾炭然偶於數

處決其機則燄山火井見之矣氣如肺容瓠受然偶於數處決其

機則風穴風洞泄之矣水如長江大河然偶於數處決其機則江

淮河漢源之矣江淮河漢終古流入於海源不竭而海不溢者有

落際為之關鍵也落際吞海洋之水以入地腹盤旋腹中亦如江

淮河漢分百千萬絡區鹹淡別清濁散伏各土源百泉而潤地脈

循環於無窮焉

伊犛河西行七百里全入沙中而伏星宿海黃水向東亦入沙而

伏隔重山復出即在中土濟水伏流忽於阿城見其端即為阿井

其餘溪澗流行多源泉亦多水伏是皆陸地之落深也

冰山雪山

北極下有古今不化之冰中土邊省亦有古今不化之雪嘉峪關外冰山雪山為尤甚其向西南一路或起或伏蜿蜒數千里經回疆遠服以達南海其向東北一路接大漠經喀爾喀徑向東直達長白諸山其於地猶魚之有背脊也兩邊水澤流行各歸一而彼此無可通之勢地為陰氣所聚故冰雪常凝而中產雪蓮雪雞雪蛆等物其性則熱此見陰極陽生

燄山火井

西域土魯番冬無祁寒夏極炎熱火燄當天炎風匝地東南沙山

一斑錄

卷十 天地

畫

絕無草木名火燄山三夏及秋如洪爐熾炭周百餘里中皆飛灰投物入之立刻灰燼擲以石煙燄暴起良久乃定人不能近其上飛鳥亦不敢過地近河源而河源山巖多洞夏秋夜來望之巖洞點點如星皆火也亦潺暑非常冬無霜雪而火則彼此皆伏惟南洋噶喇吧火燄山煙火薰天冬夏不息

四川東南各屬類有火井邛州犍為縣等處尤甚以大鋼條舂地成井口大僅如甕盎而深至數十百丈下有氣上騰點以火炬甚大有硫氣以竹通節埋地分五路排五竈燒鹽當地藉以代煤十抵四五其地鹽井有油而無火火井至深下或有油亦可兩用火汛有大小等海潮小汛力微炬存一息僅供路人乞火或戲以豬

厚蒙竹管受其氣縛令不洩攜往他方以鍼刺管迫使氣出點火如放銀花然 滇省阿迷路上石壁有穴路人以煙筒伸入吸之得火石壁刊有碑記

天地元機

大地空懸無著六面皆空六面皆上也即六面皆天也無物之處謂之空空者氣所貯也不空之處皆是物物者氣所凝而成之者也氣本乎日日者氣所主也地之面陰陽交會而生氣成萬物為氣鼓舞以生以殺以盛以衰若五百里之上生氣盡而無雲千里之上生氣遠而無風再上而至月天再上而至日與五星天再上而至恆星天再上而日光漸遠再上而日光漸微再上而日光竟

一斑錄

卷一 天地

畫

絕昏暗如深夜不獨萬物皆無也因無氣亦無空蓋物為氣所凝空為氣所貯日光不到尚有氣與物乎細求其故方知天地祇以一動而成原は無中生有再為思索其所窮盡竟不可得是夜夢一道人告余曰子欲知天地之至理乎夫天地一幻相也人生其間一夢境也余曰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川河嶽事事皆真何得云幻人之身有視聽言動人之事有子臣弟友亦事事皆真何嘗是夢道人曰人當入夢亦以夢境為真迨醒而知其為幻也吾與子同生天地間但以一切為真不知一切是幻是同在天地大夢之中而未醒也夫天之內一個有字天之外一個無字就天之內論其所有之物皆為真有合天之外論則所有之物皆屬虛無洩

其機曰幻相所以釋存而不論之疑也正其名曰夢境所以醒大
眾同然之寐也子何疑焉余曰道人既有是說應必有據不然恐
無異一死生之為虛誕齊彭殤之為妄作也道人大笑笑余無知
日子以是言為無據是亦未嘗無據也子但思天地之間凡物小
有盡而大無盡大極於天矣天之外於何窮盡大無窮盡此非天
地之所以為幻相乎余欲置辯不得其詞忽然甦醒方知是夢奇
哉怪哉不禁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回歸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
我知也後輾轉思之不得不嘆是夢之妄定論以天地為真形然
卻無以解大無窮盡之故姑俟淵博者參之

一班錄

卷十一 天地

幸

一班錄卷二人事

琴川鄭光祖梅軒著

造化有自然之至理

天地間萬物並育萬事並行極錯綜參伍之變其理皆出造化之
自然知其理而順之則吉不知其理役私智以鑿之則凶
生人動作云為皆在造化之中雖人事有當盡之處而亦有必當
聽其自然之處曠觀宇宙之大人物之眾其間至理所寓何一非
天機之洋溢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無可形容證之微物故余
也嘗觀飛蟲之化育喻人體之元機覘野鳥之神奇得人為之妙
蘊

一班錄

卷十一 人事

十一

夏月飛蟲莫不各具精微之理今即蟬一物言之以土中所出之
蟲即知向樹木所在緣而上其蛻也初似艱難終必羽化此本造
化之自然也人若見其難而助之使速則適以害之由是推之人
事有當聽之造化者必須任其自然也
牝獸生子竝不見難婦人生子每多難產何也蓋獸無私智純任
乎天能合自然之理人則飢飽勞逸喜怒動止多失其天以向失
其天之氣體又或嗜欲甚於胎前智計私於臨產於是顛倒橫生
一切之事變生矣世刊達生編雖不足重然反覆告誡總期毋欲
速毋勉強聽其自然則此書尚知至理也
庄下嬰孩切不可信俗論務去其口中惡血兒在母腹飲母血久矣所留在口不足云

惡尤不可於乳哺時先將大黃黃連等藥汁滴兒口使食蓋赤子
渾然元氣竝無胎毒得產母護持長養純是天機一為穿鑿便失
自然或且因此悞事弊實同於助蟬蛻殼也

人生必出痘一次輕重雖不齊而數十人中必有數人以痘殤若
種而出者百難損一如是而云痘不必種其誰聽之不知自出實
造化至理種出則不無矯強兒命不辰縱暫免於痘終難保於後
也然種痘稍違造化於人事尚無所害人自為之亦無不可
右言血氣變化須任自然若人事紛紜舉世皆有自然之理豈
可役私智以穿鑿哉以此該之可也

山林野鳥亦莫不各具精微之理今即雉一物言之既不能巢居
十班錄 卷十一 人事 十一

高樹伏卵只在蔓草荒原設無有為之護佑如何免蛇虺侵欺乃
其伏卵所在即有雄黃潛伏土中要一見其巢即掘使毒物遠跡
細推其故實自然之理也蓋事當如是鬼神助焉且雉母飼雛匪
易聞雉母振翼欲飛眾雛悉銜其母腹羽毛拖吊竝騰以往四處
覓食得資長養細求其故則又自然之理也蓋事當如是神智生
焉夫禽鳥亦何足計古來成大事建大功者如漢兵至滹沱而水
便冰元師屯錢塘而潮不至豈非鬼神相助如漢祖之不罵假王
光武之能安反側豈非神智自生以此知常人日用行習凡事當
本自然事不當然而欲以私智為之補救其何由濟
右言世事變化亦出自然與上言血氣變化共一理也

造化至巧人至笨至巧者理本自然而笨伯擾之可乎
細窮物理而見鬼神細推鬼神而知天命細思天命而達化機
以小物喻人事之大蟬與雉何容心焉

福命有一定之限量

人之為事雖當以智力相經營而總須循己之分與時勢相推移
不可用心太巧以佔便宜尤不可作事虛幻以圖趨避孔子曰不
知命無以為君子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此在中人以下誠
難與深言然即目前所共知共聞之俗事發明之似亦顯然可證
也

一我邑常昭城市中錢鋪用票乾隆嘉慶間十千百千祇以片紙
一 班錄 卷十一 人事 十一

書數即可通用輾轉相受窮年不向本鋪點取日積而多存貯
盈萬該鋪以此錢營謀生息屢樓海市計亦良得以為必佔便
宜於無窮也後乃十敗七八始本知像後漸好者始本安分後
違定若鄉鎮店口多小本經營福命甚薄鑿錢鋪之射利競出百文
錢小票通用嘉慶十五六年此風最盛頗為鄉里害而其敗立見當局者誰
則知之
一富家大戶好攀權勢結津要聲氣相通雖志屬好高而到後卒
多貽悔
一詩書之彥小貴可挾或有以儻來之物當歲收在寒士亦不可
以已平若藉為利藪更或從而甚之日後功名不利祿命減薄

孰知其所以然也

一 人之體質易倦藉藥力以振精神或囚公務忙迫暫借以濟一時之用亦所難免然若俾晝作夜藉以恣所欲為久必成疾雖自知悔欲罷不能孰得孰失何弗爽然悟乎

一 鄉里中有善呼盧者每與數人合局致勝即可操券其家始而小康者繼而大裕雖不必藉此而於此亦小有所助終至家底多不順或禍患自外來伊焉能知所由乎

右偶舉數事證命之有定明命之難強人不知命至以勢求財以財求勢更藉計之工藥之靈技之精以為人謀可以違天孰知人即可欺天不可欺觀其後來究竟方知前之取諸人者皆

一班錄 卷十一 人事

內

自取日後命中所有之福以供一朝之妄用也舉數事言之其不勝言者可以類推

人之智計以正則吉行私則凶己之富貴貧賤天所定也非其道而強致之謀愈力事愈左若他人之富貴貧賤亦天所定也非其道而欲相助相害者謀愈多亦愈左

人事限於命為得為失一氣鼓舞而成凡事百端湊合以為至巧而非巧也於理萬難相信以為甚奇而非奇也必也見其巧而知其非巧見其奇而知其非奇然後知命

福命所定亦出自然人能盡人之事不役私智以違定命則合天

命不可恃

或曰福命既有一定則有福者定有福人可自暇自逸以待命之自至乎余曰不然人之受命於天也猶吏之受職於君也一生獲福幾何猶吏之一歲食祿幾何也吏必勤慎乃無罰人亦必勤慎乃無悔樂善不倦天嘉其能若是也益之以福姦違悖德天惡其至於是也減其多福故人當諒己之分地知天之使我為何等人斯龜勉而行何等事循分供職即素位而行也若恃己之處境甚優遂以天命為已定而恣肆焉試看人情雖甚愛是人而是人愚妄不足愛於是瞻顧之意漸淡久而意或轉向他人天猶人也故曰裁者培之傾者覆之

一班錄 卷十一 人事

五

孔子曰天生德於予信天命也削跡於陳微服過宋盡人事也不怨不尤知天命也下學上達盡人事也富貴在天聽天命也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盡人事也聖人因時處事天人交盡不皆以命為可恃如此

命分厚薄

死生有命人共信之然此為安常處順者言之也若時勢相迫則造次顛沛中有幸不幸焉必也命有厚福則雖涉危險而無妨幾見有鬼神隨其所在而呵護之哉蓋鬼神體物不遺到處充物一氣相感萬理咫尺任世途之多變定福命之攸歸即或仇讐兇孽寇賊乘機雖百計圖之不濟也

命之理微

偶到熱鬧場見有問卜者曰有錢會將舉一詢能得否或曰何必
先事求知曰儻不能得將以謀諸會可先得者余不覺失笑曰會
之得否可預卜而知是必已定於命也會之得否可以術而致是
必未定於命也爾信命而又不信命一失不兩失乎其人莫喻仍
為所欲為將烏乎語之 然則命非妄言定數也世上何一事不
聽人為人當盡人事以循正路數之有定無定非我所知也此之
謂知命

福命隨運

草木天生而滋長必逢其時生人福命天付而利達亦必逢時同

一斑錄

卷一 人事

六

此時運正受之始得和平偏享之便生乖戾試思一代之隆佐命
者秉非常之福而混世者何必無福之人乃廣歌颺拜者股肱寄
之方命圯族者流放隨之蓋此應春和之運彼應肅殺之運也常
人受天之祐或安榮享之或奢蕩消之宜亦若是
生人之福靈秀所鍾者秉於天祖父之積功累仁及身之修仁行
義皆本諸人天生易人為難君子何可畏難當思人定勝天以俟
時運之至

智力隨運

至易明之事而不能明至易喻之言而不能喻何也命主之運限
之同具神智而竟昏昏矣諺曰福至心靈人窮智短然哉故明明

見若人之昧於事理喻之不可知其福命有不迫焉論語忠告而
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命根於天運以時至人之心思謀
慮隨乎運實本乎天天意將然人不自知其何故而輒生感動若
有勤之而不聽強之而不願者其失天亦概可知

天爵人爵並膺天命一守天地之正氣佐道統一作朝廷之良弼
佐治統匹夫卿相分雖各殊而毓秀鍾靈則一也是以上士聞道
不違如愚孔子與回言終日是也中士聞道將信將疑子貢對曰
然非與是也若下士聞道自必大笑之矣老子豈欺我哉

因果隨運

南宮括問羿稟禹稷而夫子不答是可證聖門不談因果也若善

一斑錄

卷一 人事

七

積成名惡積滅身與餘慶餘殃之說祇言其理耳然人世因果實
隨乎運運當隆善果見運屆衰惡果見是不爽也
命與運於何可證為探蹟索隱而擬議之凡人運之流行如由路
然道途不能無踣躓之處命途亦不能無窒滯之時妖術可以移
於不值其時命之所定無可移易也值其時而移易不符乎命因
果乃見

市井交易一錢必償若有所關係則負欠重大而難計校凡事限
以福命雖小必彰果報猶一錢必償也人遂信凡事皆然不亦半
得半失乎有時善惡雖著因果難明人又疑凡事皆可以智力取
不又半得半失乎

勸善之書多端引證非無至理及一念伯夷盜跖之說又茫然莫解殊不知人之善惡果報亦隨時運夷齊運值其窮雖後世名垂不朽而當時則無報也吾甚惜人逢時運之隆而前無積善比之于歆膏腴僅黃稗之是獲矣

樹木發榮於上根生於下下得力上蕃滋人之運隆於冥冥人之事順於昭昭冀樹者隔年見其得力積德者隔世見其得力人何不努力自愛於三十年之後收其效乎

人世善惡果報雖是福命與時運主之然其善能合至理與其惡實出已甚者必彰果報亦未可悉諉之命與運也

人物隨運

一珠錄 卷十一 人事 八

同為一邑運有盛衰當其盛人材輩出著為名區及其衰人物彫謝遂成僻壤常昭鄰境崑山前本名區因發洩太甚而文風忽衰科第較少嘉慶間小試常昭文章六七百員新僅三百城內巨室頽廢為瓦礫之場者比比且當地人士或質朴而少文秀地運既衰人物亦隨之變也近十餘年來其運又漸轉矣

私智久而見左

人為日後計與為子孫計須存公正之心則其計或全得或半得半失不全失也若一任利己之私當前之運既過後之所遇與前之為計大左有觀笑其自貽伊戚當局者應如何
人存政舉法久弊生前之立法盡善後之貽累尙多況役私智為

善後之圖哉故人須以義方訓子弟子弟賢良富貴乃分內事若以姦巧作遺謀抑何計之拙也

人世錢財不能不重而取諸人者務公正若盡利得得一經運去前之積累欲為子孫久遺計者適以長子孫之過惡使早知如是亦焉用錙銖必較

藥餌不可過信

人身難保無疾病飢飽憂勞有內傷風寒暑溼多外感醫師補救亦自然之理然藥餌只可用安穩之方便易之劑以合機緣貴重難致者固不必求多不知者徒多耗費違情行險者尤當知戒不明者每蓋因悞事死生有命命當死醫亦難與奏功命不當死祇受一番災晦耳竭

一珠錄 卷十一 人事 九

力求醫不心勞日拙乎

人之疾病或因失於保養或因偶然感冒良醫隨緣治之何必無起死回生之效若病是天成之質或由漸而來是必根乎命也宜行善以修陰陽保養以延天年

卜筮不可悞信

卜筮之說由來古矣左氏浮誇言卜筮者自難深信若以下筮者尚其占孔子繫辭於易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箕子陳範於周聖經王道亦可議乎然武王伐殷卜龜不吉眾懼欲止太公不可乃成弔伐之功可知古聖人臨大事決大疑雖有卜筮亦參活用不意後世之惑於卜筮者多也 大抵後來禍福卽有定命亦必不克

先知其曰可卜而知皆世俗談星論數者欺人以謀利也然鬼神往往藉此弄人不可不知

從來寇盜之起其始原慮事或無成而卜之於神動得奇吉於是眾志煽惑漫為狂悖及後一敗塗地何嘗如初所卜蓋人原不當輕信鬼神信之則鬼神候人不小人其戒諸

傳聞前朝兵至某邑當地合謀抗拒不可與口舌爭有生員沮之以計出謂眾曰此地武廟素靈應我儕虔奉久矣今舉此事盍往禱告試以帝大刀投河若能浮也則事有濟眾疑不可生員曰昔寇萊公插竹可活劉先主砍石可判今奚擇焉眾從之是廟大刀係真鐵鑄生員私意鐵無不沈而不意竟浮於是相與鼓舞致成

一斑錄

卷二 人事

十

大禍乃知凡事可為不可為君子當裁之以理若不克明理而問之鬼神鬼神能知以後事乎祇以臨事而懼遂示不吉一為精誠所感氣焰所攝遂示奇徵如此

今人犧牲雜卜事無大小悉聽命於鬼神本所當為之事而反不為本不當為之事而反強為於義乖違於世里礙更或造端不善遺累無窮此雖鬼神之悞而實自悞也安得家喻而戶曉之

風水亦難深信

人家造宅作墓無不任風鑑求全而不聞獲福然房屋不聞有吉而卻有凶居之易致疾病易生不測偶或有之若墳墓為父母藏身求地勢之安以安我心耳有何吉凶 或言父母骸骨與子孫

一脈葬吉地則吉但枯骨尚有一脈之效若父母現在其效宜倍蕪也乃見人家父母顯榮者子孫不必皆吉又或不幸而父母沙場暴骨江海沈屍子孫亦不必加凶一杯黃土尚冀枯骨有靈亦太愚矣

人子生受罔極之恩死猶欲以枯骨邀富貴是苛求於父母也即有吉地恐地理不能勝天理

墳墓大小禮宜稱家然心存謙抑者少佔良田規模易保惜福固然亦久遠之計

符術純是惑人

人之事有力所難能者終須勉己之力由正求之不可旁開其實

一斑錄

卷二 人事

十一

由徑取之取之或適合乎命彼且幸其所取有徑豈知由正亦必無所枉乎若更因難而求助鬼神弄及符術則尤當痛戒夫人命有厚福亦何至以符術是用蓋以符術治疾病則目前取效後晦必倍以符術致富貴則陰陽一損隕越立見即以此治一切雜事術雖甚著其靈究亦同於作姦作偽以欺世無一絲實濟者也今論人事先斷之曰純是惑人細詳其害於鬼神篇可也

以上始言造化出於自然次言福命本乎天定末言時運又有盛衰雖有人事祇宜盡人事順之不可徇人欲違之所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也以下言身心之理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也

為人必藉乎學

生人最上之質知能天縱不可以意計測度者莫如古時虞舜其居深山也何處得有師承乃一見禮樂名物一聞古今事變觸類旁通雖深於學者弗可及斯亦奚待學乎然惟其如是之聖卻又好問好察邇言反與下學不異此其所以聖益聖也若上智以下質有美惡不齊均須濟之以學記有之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可不奉為典則乎姑以臆見言之

一要用格致之功夫我之閒事物之內在在皆寓至理悉心求之使方寸有主斯可與之言學矣

一要需師教之益人雖能自樹立而性情必有所偏倚心思必有

一班錄

卷二 人事

主

所窒滯得受裁成於先覺憤則啟悻則發親近而薰炙之學由是進矣

一要尚論先正典型自古聖賢其謨訓宣布詩書其品節昭垂史冊一為攷核皆我所不迨也研求誦習師友之外又與古為徒學由是深矣

一要周知當世事務 昭代之禮制人文異方之人情風土概未前聞冒襟未免狹隘是宜觀光問俗攷校而游覽之學由是愈加廣博矣

學中况味愈足而愈知不足與年俱進無止境也然亦祇反求其本耳蓋萬理實具我心而一心不能無味必由學而復明者也獨

是德者得也得魚忘筌得意忘言始為有德若意念稍僞物而不化則各弊滋焉嘗見積學之士或未達人情漫引古言以為證或未諳實理漫取虛言以為解或不揣當前之時勢但執生平所學以為斷或不明天下之通義妄說忘情齊物以為高拘泥放誕不自知非此豈學之快人實其心與天理人情未能融洽也吾人共稟之吾人共勉之

學貴守約

古書無不讀世事無不曉學亦博矣聖賢何必不如是而亦何必如是家語考獐羊於掘井聞萍實於童謠桔矢知為肅慎巨骨識是防風為孔子誇張者備至而孔子之所以為孔子者心融萬理

一班錄

卷二 人事

主

應變隨時以行其至中至正之道而已矣後之學者據所傳之書終日談講而不厭極之隱微杳渺而不憚其煩究莫喻真詮於前聖又豈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乎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善學者宜體此

聞魯廟災而知桓僖見商羊舞而知天雨至誠如神或者不爽若因此而信百世之事孔子皆可先知則妄

性兼理欲

自古言性惟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二語為至當蓋性含心中具義理亦兼氣質以善感之則義理見以欲誘之則氣質見若云性無不善非禮非義之心乃外欲所染豈知心中苟無氣質之性則外

欲亦何能漸染

人之一心猶之一國義理之性君子也氣質之性小人也君子當權小人聽命而國家之善政與人心亦猶是耳

習與性成

人之性情嗜好秉於天亦成於習試觀文身鳥語之番出入佩刀
生嗜殺魚鼈之腥不假火化蛇蟲之毒類能活啖而其生下嬰
孩體態啼聲全不異也若攜入內地生長一如內地之人即內地
言之風俗各土不同易以觀必兩相笑好尚古今亦異踵前事則
增其華至若禮多繁節事信虛無眾情皆莫知返矣人欲自好須
慎防乎習性因習移難智者亦難為之謀 人之心思猶目力也

一斑錄

卷二 人事

南

近者視之真而切猶習者思之周而密天良各具須長養有方故
君子所處擇鄰所為擇術

嗜古不可泥

三代之時地廣人稀故可畫疆授井貢也助也徹也一井田之制
也後世民生既庶山陬水涯苟可耕稼勢必盡地力而計之實變
遷之良法從此善治生者比櫛崇墉富盈百室不善治生者淫心
全力資無立錫其中陰存進賢退不肖之義以昭褒貶順人情
尚後德勤欲復古以為仁政必始於經界苟明知不可行則意別
有在若真以為可行則有前車可鑒者在也

官之制自是一王之大法後世分職任事制異而實同仲尼所

云百世可知是也若必欲改照舊名似但以名為重矣

讀書難盡信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燕來時適生契如云簡狄吞鳥卵而孕豈
詩旨乎

姜嫄祈子郊禱是上帝降降之所也行其地即為履帝武安有巨
人之跡及生子名棄必別有故因其名棄而訛寒水鳥翼之言雅
詩亦因訛而作也乃後世不能辨正祇神之而已

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不應尚幼成王即位年十三歲況成王多弟何至無

兄豈武王八十歲以前竟未經有子

孔子謂鄭聲淫非謂風詩淫故放其聲而不刪其詩朱子註詩多

一斑錄

卷二 人事

圭

指為淫奔殊難使人取信

珠之寶貴自古已然其潔白有光彩則有之必云昏暮發光可以
照乘或非真有

今人之能可云無所不至故象可馴獅可蓄然未有能象龍者蓋

龍神物也如果可象今人豈肯讓古人獨擅其能左傳蔡墨對魏

獻子雖似歷歷可據終不足信

螺贏土蜂也蜈蚣青蟲也詩言土蜂負青蟲化為其子豈知土蜂

本自有子負青蟲飼其子使長大成蛹乃蛻為土蜂

螻蛄鳴土穴中詩人誤認為蚓竝稱蚓笛蚓豈能鳴而漫加以笛

號

聖賢道學之別

堯舜之道由仁義行故其道至純其教至神孔子即仁道講明之正欲人顧名思義切戒言不顧行也後之學者慕仁義之名動引堯舜仲尼之言為據豈真能體堯舜仲尼之道行之乎蓋身教與言教判誠偽也 子貢述仲尼好學於老子老子譏之曰中無主而道不可居此即譏道學之弊在孔子知行並重名實交顧豈有此弊哉後世惟王陽明致良知略似老子之言然致知之功即是學是與仲尼左右逢源也

君子小人之異

天之生君子也予以寡欲重義之性濟以切磋琢磨之益成以便

一班錄

卷二 人事

七

易自然之勢步步與小人殊途幾莫解人生何至入於匪僻在小人步步與君子殊途亦不知生人何以得保身心獨是有所誘掖下士或莫蹟於山忽遇坎珂賢者或反蹟於垤人慎毋半生幸免竟信無愆前路多虞遂甘自棄

盛衰可畏

凡事外當極盛中已就衰以一晝夜論之正午宜熱甚而熱必甚於午後正子宜涼甚而涼尤甚於子後是知人之運極盛人事猶未盛人事至極盛運已就衰矣可畏哉人事之盛也猶得宴安恣肆以速其衰耶因是思炎夏無酷暑秋來涼亦晚三冬亦少嚴寒人於極盛時留其有餘庶幾善為日後地乎

禮義塑人

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耳苟無禮義豈不同於禽獸然禽獸之知識寡飽其飲食安其巢穴而已人之知識多其放縱且無所不至則禮義遂無往可缺若棄禮義而逞爭奪人之惡且甚於禽獸其欲冒為禽獸然且不可況欲冒為人乎或曰為人必循禮義比之塑佛必用土木謂舍此必不成也則謂禮義塑人亦可解頤

善守者不嫌不足

人但慮其家之貧而不知倫常貴和人但慮其體之弱而不知氣血亦貴乎和家富不和倫常乖舛立見消亡體強不和氣血交攻立致疾病常見人家父子兄弟和睦雖貧亦得至樂人身五臟六

一班錄

卷二 人事

七

腑和平雖弱亦無大患人當善守其固有毋徒慮處境之不足庸鄙之夫智能才技一無可取而不自不足錢財利慾大可用而貪得如故何其顛倒哉夫身心之用精之則聖賢忽之則禽獸若勢利所趨豈有盡境愈求而愈不足遺誚貪夫之徇此兩途何去何從吾人當慎所擇

知悔者方能改過

人生有過不勝數者未有終身無過者若昏然不自省悟孰為之提撕警覺哉惟能察前之所以有過者而悔之則後來之事庶知預為之地

嗜欲繁多以禮節其心性情偏執以義制其氣得志須防驕縱失

意毋任頽靡見機而作亦隨遇而安約舉其要言之

一曰守正則寡悔 一曰謹慎則寡悔 一曰忍耐則寡悔

一曰勤儉則寡悔 一曰謙退則寡悔 一曰少言則寡悔

吾人以一身應百事勉之未必見功忽之即易成過惟日日悔過庶功多過少亦功過相抵不至有過無功

生人須以前字作悔字何也以前之事至今思之未有無悔者也又須以後字作患字何也以後之事到後過之未有無患者也此言可發大喙然細思之卻有至理

人能極於自勉使當前所做之事到後無悔則一生之便宜佔盡矣或曰人焉能預知其當前所為之事到後生悔也余曰若果不

一珠錄

卷十一 人事

六

克預知是本無用悔也惟自己亦明知其事之不當為而或宴安以便戲豫或縱恣以逞馳驅或冒險以圖徽倖或任性不顧是非如是而遺後悔誰之咎與 後來之事誠難預防一年中豈得無疾病十年中安保無事變焉能先事知之然君子兢兢必吉小人泄泄必凶

知貴乎真

人言仲尼莫不加敬謂敬其德乎實敬其名耳夫宗廟百官及門且不得盡見豈常人能窺其美富然理亦人所同具道亦人所共由其曰難知人當自愧不可但諉之官牆數仞也蓋不深求而好附和者人之通病君子即不克獨異亦不可與俗波靡

智貴乎大

能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無是理也乃世人行事多類是今有人焉外貌似才能世俗以為可人也卒至日究污下蓋失其大者遠者焉又有人焉外貌頗魯鈍世俗或輕之終亦不墜所守蓋其大者遠者未失焉

世人多百伶百利者不能成事百兇百佔者不克起家蓋外有餘者內不足器量小不載福也

人宜自好

生人大節已成餘行皆從末減若一朝失足有善亦無可原嘗見忠義之人流芳史冊及搜羅野史知其平時品節不盡純也又見

一珠錄

卷十一 人事

末

倜儻非常之人立身行己人莫能及乃至時勢相迫事出兩難不得已而苟且為之卒至辱身玷行為可悲矣君子惡居下流端木氏之所見遠哉

真修苦節每多湮沒不彰一節幸成竟得名垂千古在君子何必務名沒世無稱亦自無憾然公論不容無也惟冀世之君子立德立功務其大者勿遺其細名成耶名不成耶兩無愧於天斯可矣所懼過不掩功一端不慎良朋知己無可援救焉是不得不為儆惕也

人須方正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易著其經或曰舉世多趨便利而我獨

守古方未免受人愚弄便宜被人估去余曰居心誠正作事端方君子本應如是若世情儂薄要在心思才力禦之無用變我本來與彼較逐也況直內方外皆為己之學人莫已知君子何患即或人共欽為正直所往均無不利君子亦不計及也以視世之猥瑣齷齪趨便利而不顧禮義者等於浮雲矣

人戒輕薄

世間凡事皆蘊萬理為義為利各隨所喻見仁見智各視其人隨園詩話曰縱教訴盡癡兒女豈有如來更笑人此游戲之言也我謂可藉以喚醒塵世之夢蓋人之入世凡事每易動人嘲笑惟君子見人昏庸則憐之惜之無用笑也即知為邪佞姦詭則怒之惡

一斑錄

卷十一 人事

圭

之亦無事笑也一為嘲笑即涉輕薄自問居何等乎

人宜自省

人為萬物之靈天之生人也予以秉彝先已不同於眾而人之待已也具此官骸何可不自異於眾況人孰無父母妻孥孰無親戚故舊其期望我者必皆從厚我若不克躋賢入聖下又不克成家立業悠忽而至於無狀此不獨負期望之人也人豈無妒我忌我銜怨於我者皆深中其意而不勝暢快於心矣可不清夜捫心稍知自愛乎

人毋自欺

凡人觀人則甚明而律己則甚闇故於他人之中藏無不肺肝如

見即有城府阻深令人莫測者到後亦必能喻其私曲至於己之心胷苟有不可告人者必以為人莫我測不亦愚乎宋太祖使四門洞開曰此如我心司馬君實曰我生平事無不可對人言古來大聖大賢原無此病不道今人之犯此病者多也

人遇一得意事必自矜其才智之優或諷之曰子亦適逢時運彼焉能信遇一失意事必力諉為時運之厄或又諷之曰子似少欠才智彼愈不信人偶然得意或戒之以塞翁得馬彼必憎為迂腐之談偶然失意或慰之以塞翁失馬彼必喜為知己之論人情類是其如之何

前歲余以年逾花甲市木以備不虞稱家作事僅足為藏身計耳

一斑錄

卷十一 人事

圭

而適逢木貴甫成木價即大落竊自歎生平無事不喫虧詎料此事尚不能免豈非命乎聞者無不大笑後因念以喫虧諉之命若不喫虧必自矜才智之優矣余實自欺何必論人

凡人必須知忠

或曰吾儕身未貴顯無由効忠余曰不然凡人雖未擔爵受祿享太平之福當知感激雖未奉職宜勞盡尊親之分即同報効每歲賦稅早完忠已見於樂輸凡事成人之美忠又見於勸善周急體貧以補恤民之政忠也修橋治路以助惠民之政忠也鄉里中與人為善且戒人為不善人盡如是天下之刑簡矣天下之化同矣豈不忠乎居恆作事既警惕於法網之中又循分於法網之外使

吏治不患法網之疎豈不忠乎一言一語不與訕謫聞人訕謫以
理論之此言語之忠也隱微夢寐均無傲慢之思此心性之忠也
訓誨子弟皆敬恭奉上之計此傳家之忠也亦安往而非忠乎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詩之垂教遠矣

凡人必須知孝

自古忠臣孝子多矣乃忠臣不著訓忠之典孝子亦少教孝之書
蓋他人共欽其至行而若人方抱愧不遑也惟吾人不知恥躬之
不逮姑著之於言

以爲人子事親不可望親之慈愛己非賢聖心性必不能純若又
從而慈愛焉其放縱不知何似也故親而嚴己之幸也親而過嚴

一斑錄

卷下 人事

圭

是厚幸也從此或稍知自好不至入於匪僻皆親之賜雖當其鞭
撻挫辱似覺難堪及親歿之後回想當初真佳境也即願以後來
之時日仍易當初之境遇安可得乎

至若孔懷無助則擔荷尤重或親更慈仁而無一日之養愈難自
慰也讀左至爾有母遺豈不情傷讀詩至生我劬勞能無心惻於
是一言一動宜切水淵愛其身即愛親之身保其行即保親之行
全其名即全親之名善其事即善親之事親有所囑之言何忍或
忘親有所遺之物何忍或棄歷時已久感春露秋霜而悽愴怵惕
焉

人死有鬼乎曰無有也無有焉用祭曰此人子不得已之苦心也

蓋歲時動念無以解不忍之故於是以祀事致其誠詩曰緜我思
成蓋親已不在思而成之也孔子祭如在亦謂先人如在非謂有
鬼來享也孝思不匱謂先人雖歿其精靈必在天壤冀其來格來
享此即思成此即如在無非一往深情若以爲有鬼則妨於智以
爲無鬼則妨於仁執一者其知道乎如人死果然有鬼古孝子何
不將明器實之哉

君子之事親也百計無能滿願君子之思親也終身何日可忘是
以觸景生情常抱憾於奉養之不足因時動念每感懷於欲見之
無由

君子之事親也父母安則子孫安君子之思親也子孫安則祖先

一斑錄

卷下 人事

圭

安是以柔盛酒醴當感格於祭享之肫誠兒女孫曾當昭告以家
庭之豫順

君子之事親也已欲盡孝尤願人同其孝君子之思親也已難盡
孝庶幾成人之孝是以朋友相箴感發其同然之至性婢僕雖聞
將順其一節之天良

君子之事親也奉養於生前繼未慊承親之志君子之思親也努
力於畢世務有以慰親之靈是以子孫雖愚義方有訓勤儉是務
耕讀傳家長幼饒雍和之氣門庭無刻薄之風若一事違情一行
失德皆非孝也

人之爲子縱能盡愛親之道終難及慈親懷抱之恩欲報之德須

體父母所望我何如者而力圖之更體父母望我所未及者而引伸之始得上理 后王降德備詳奉事之經而用力用勞亦須合父母之情不可拘為子之節蓋拘其節則窒會其情則通能得其通雖游行自在無往非事親之道也此之謂善事親者

閨門必須有訓

家庭之閒第一重內助賢能其上者婦德何可殫述其次必須知戒一戒溺愛兒女二戒刻薄奴婢三戒輕信鬼神四戒愛藏珠寶知所戒而戒之庶足佐理家政而克昌家道又有四可四不可一可通文義不可看庸鄙之書二可修容貌不可嚴弓足之例三可工鍼黹不可務錦繡纂組之細四可見親黨不可寬三姑六婆之

一班錄

卷十一 人事

善

防苟違此訓其弊亦難殫述也

子弟必須有教

子弟自幼入學每將俗體帖體一切不正之字畫使之熟習及後究正則前之所習皆差另要用一番更改學力乃得歸正子弟知識初開任將鬼神仙佛一切邪曲之說使之熟聞及後講求知前之所聞皆謬必須力革其漸染另予以真知乃得入聖賢之路不已多所枉乎是在父兄之教慎之於始也他書訓發齡者多矣僅舉其要書之於左

一言語不可任他說慣非理之語異日廉恥實根於是若任他說慣輕薄邪僻穢褻之言後來必心與言合訓以禮義則難

一存心不可容他有非義之想兩三歲孩提動以慈仁則天良自在習於兇暴則天性漸昏為父母者須長養其固有之性勿使看宰殺牛羊等事此一點不忍之心乃生人至寶後來大則可以成孝悌忠信之行小亦可以敦任恤睦嫻之誼若天良早喪日後得意則驕縱失志即匪僻父母老來亦必被他忤逆身後亦必被他敗家不可不早為之計

一平時凡事不可長大他膽家雖饒裕索錢只與些少索食必須有節若因便易而隨意多與使其膽一大必至看錢物甚輕或至肆意暴殄以後必無善狀必難保家

一讀書固要約束用功然不可太寬亦不可太嚴小兒頑耍其天性也若束縛太過使一日中無可自得之時積久性違他日必成書獃處世不達人情遇事不諳利弊悉由於此前代讀書多驚頭其以是乎而且幼時管教太嚴後或得縱一切嗜欲更易沈溺不可不知

一班錄

卷十一 人事

善

馭下必須有恩

人幸居上流而有奴婢侍我恃己之貴耶恃己之富耶皆非也恃福命之較優耳夫福命可恃而不可恃若任意刻薄將小童小婢酷虐不依人理豈不思福命有限我身即無慮其如子孫何然若輩馴良者少頑劣者多有易於令人刻薄者因立善養之法於左

富貴之家一呼百諾在清貧之士亦或有一二使令養之之法一半束縛一半將就聽其所為不可全合我意亦必不能況我非聖賢豈能知足一事合我意又必求全他事亦思彼惟頑鈍無知天故使之為我服役若其才且能也而使之至是天下未必有此不平事我亦何可作此不平想 賣來小童小婢尤宜寬待彼父母迫於飢寒鬻及兒女此何情也即使困窮自取殊不足恤而與小兒女何干想其含淚別父母兄弟孤身而入我家此亦人子也何忍視之如寇讐 大約粗糲為食飢必使之飽布縷為衣寒必使之溫一日中有正顏督率之時亦必有和顏獎勵之時有使趕緊作事之時亦必有聽其游戲自得之時有失錯頑劣等事責怒之

一斑錄

卷二 人事

素

勢可大而鞭朴宜輕偷竊食物或我慢藏誨之躲避勞役或我無節致之良辰佳節使之同其樂事疾病痛苦撫之同於己子庶幾天理不傷陰騭無損

殺牲必須有節

雞鴨羊豕蠢然之畜宰而烹之亦天地生物養人之道然須節之以禮是以無故不殺著於禮經乃或花朝月夕逞意而多繁費之需燔炙薰燒弄巧而為殘虐之事可乎更或淫心舍力已無功於人世運衰祚薄又無福於後來於是因果立見

每見好酒者猜拳拇戰亦人情之常乃有不分晝夜以爭勝負不嘔吐不止將精美殺饌吐作滿地污穢曾經遇此適翻淨桶眾皆

掩鼻急令掃除有客戲言曰去斯二者何先一客正色曰必先去吐此豈非作事顛倒之因果立見於目前乎

循環之理宜審

生人富貴貧賤有循環之理富貴則易耽逸樂逸樂則驕奢生驕奢即貧賤之機也人當貧賤苟有志向上必能刻勵自持若能刻勵必能增益智慧而才力過人則又富貴之機也君子修身養性皆為己之學富貴可貧賤亦可豈有願乎外者然當其處貧賤宜奮振作有為之志處富貴宜切持盈保泰之思

方圓之理宜參

仁智圓也禮義方也時勢圓也忠信方也

一斑錄

卷二 人事

素

自古帝王首出其道上法乎天天一圓所該大而無外乃大一統之象也若一圓有外即列國各據之象圓圓相植勢不兩全聖人致治其道則下法乎地地因方立義以順承天乃綏萬邦之象也故方方相配若合符節以方道治圓之中聖人直可使方之治外合乎圓算圓之法始算圓中容四方次算圓中容八方十六方以至容數千方而外合圓體即是聖人用方治外合之義是即德配天也然方之治雖可使外合而圓之體實無理可推天既無理可推而猶欲以一圓所恢論治理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圓者達權者也聖王以之取天下出奇制勝萬變而不窮方者守經者也聖王以之治天下禮樂刑政一成而不易



ZW 21101000819374

常人履王之士遵王之路成就方理然人各有境遇須循時勢之自然是方理同而圓理獨也乃或者為境遇所迫至生有不用慮有不避焉則圓中又有方矣 境遇之圓是方中之圓即循理以合時宜不等方外之圓無理可推者也然理既從圓則方理已融而隱隱與外圓相映矣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是以聖王審慎以出治有法天之經又有坊民之道

為人格言

格致而喻至理者心迓天庥居處而合至理者身獲天壽天壽豈必期頤到頭天必佑之勤勤勉勉加數年焉天庥豈即富貴凡事天不傷之淳淳悶悶得善果焉據理而推宜必若是

一斑錄

卷十一 人事

夫

人我對句

為人之道立志不妨孤高不可從眾作事必須從眾不可乖違漫製一聯於左

對曰

立志常願人如我何可令我如人
作事須教我隨人不得要我隨我

中權圖

理自天成情由人出中乃古訓權自心參讀書而得為人之要曰情曰理而已曰中曰權而已情不可縱務循乎理理不可執務達乎情權乎天理人情之閒而得其中則以士希賢以賢希聖無他道也爰抒臆見將情理中權之用繪圖於左

在上堯

權權權
權權權
權權權
權權權
權權權
權權權
權權權
權權權
權權權
權權權

天理

在下顏

人情

一斑錄

卷十一 人事

夫

一第113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14 版五九